

释大愿
主编



欧阳竟无著述集^上

欧阳竟无 著述

赵 军 点校

欧阳竟无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天柱文化丛书]

释大愿 主编

欧阳竟无著述集

(上)

欧阳竟无 著述

赵 军 点校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天柱文化丛书》编委名单

主 编：释大愿

副 主 编：释登觉 陈洪强

常务编委：释禅理 王雅玉 赖煜琳 欧汉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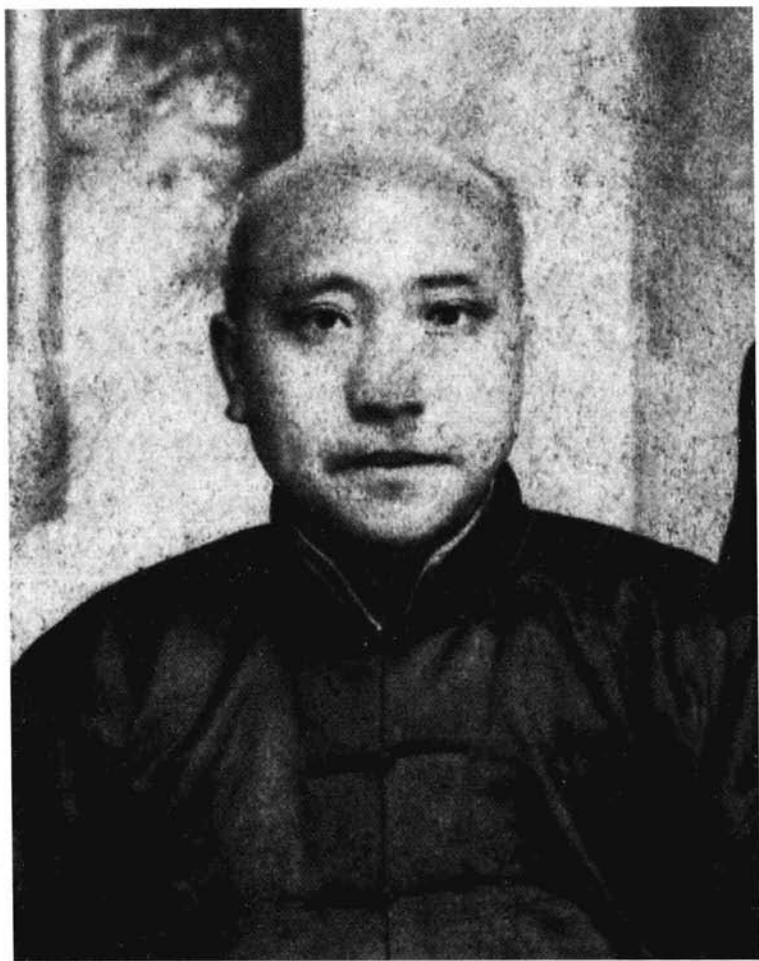
詹树兴 叶锦泉 曾 伟 袁 进

何上福 史幼波 贾海涛

编 委：周茂盛 周建军 程 峰 何 胜

郑如中 李亚康 王利雄 陈小棱

吴惠禅 何桂荣 莫邦显



欧阳竟无先生像

总 序

自从近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各种内忧外患的矛盾不断加剧，为了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社会上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曾经出现了复古派、洋务派、革命派等等。这时期，佛教不仅被作为个人出世超越的方法，也成为了入世救度众生的途径，许多有识之士开始从佛教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论中汲取思想源泉，希望能从中寻找出个人的思想出路与社会的救济良策。

梁启超先生曾总结当时情况，认为“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教有关，而凡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作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者，杨仁山指出，就“目前论之，支那之衰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并认为：“泰西各国振兴之法，均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通商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设有人焉，欲以宗教传入各国，当以何为先？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无悖者，莫如佛教。”他提出“佛教渐兴，新学日盛，世出世法，相辅而行”。因此当时杨仁山本人曾把中国佛教的复兴作为有利于国家振兴的一个重要途径！

杨仁山认为：“我国佛教衰坏久矣，若不及时整顿，不但貽笑邻邦，亦恐为本国权势所夺。”特别是“近代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隳坏之时”。在杨仁山的引导下，中国近代在佛学复兴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人物，他们以太虚、虚云、弘一、印光、谛闲、倓虚等为代表的出家高僧，以桂伯

华、欧阳渐、韩清净、江味农、蒋维乔、江谦、梅光羲等为代表的在家居士，以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汤用彤、王思洋等为代表的学者专家。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时代都会涌现一批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名家大师与民族文化代表人物，以及凝聚着他们一生心血而研究与探索的各种著述。这些著述以其睿智的思想、丰富的内涵，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影响着以后的历史发展的进程。

此次我们搜集与整理了近代以来一批佛教名家大师的各种重要著述。因为各种因缘，这些著述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得到认真的搜集与整理，它们有的分散在各地图书馆作为孤本保存，有的仅在子女与学生之中珍藏，有的只被整理出版了少量而不能看到全貌。时光荏苒，对于这些非常珍贵的著述，倘若再不及时地进行抢救性的搜集整理并安排出版，就可能会逐渐损毁乃至湮没，这将是中国佛教界与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搜集与整理这些佛教文化名家大师的著述以供当代人阅读与研究，这是当代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文化建设工作，也是落实“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之一，并希望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一些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13年10月

编校说明

一、欧阳竟无(1871年—1943年),又名欧阳渐,江西宜黄县人,字镜湖,四十岁之后改字竟无。1911年,杨仁山逝世时,以金陵刻经处编校事业嘱托竟无先生。欧阳竟无支那内学院,致力于法相唯识学,为中国现代佛教研究之先锋,著名的弟子有吕澂、王恩洋、熊十力等人。

二、此次出版的《欧阳竟无著述集》主要以金陵刻经处《欧阳竟无先生内外学》为底本。该底本分甲、乙、丙三函。甲函有《支那内学院院训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叙》、《〈瑜伽师地论〉叙》、《〈大涅槃经〉叙》、《〈阿毗达磨俱舍论〉叙》、《藏要叙经》、《藏要叙论》、《法相诸论叙合刊》、《五分般若读》、《〈心经〉读》、《〈成唯识论〉研究次第》、《唯识抉择谈》共十二种。乙函有《内学杂著》(上、下)、《〈中庸〉传》、《孔学杂著》、《竟无诗文》、《竟无小品》、《〈楞伽〉疏决》、《〈解节经〉真谛义》、《在家必读内典》共八种。丙函有《经论断章读》、《四书读》、《〈论〉、〈孟〉课》、《〈毛诗〉课》、《词品甲》、《词品乙》共六种。

三、本书附录部分有《心学大意》、《佛法非宗教非哲学》、《支那内学院研究开学讲演》、《法相大学特科开学讲演》、《今日之佛法研究》、《谈内学研究》、《龙树法相学》、《难蓊汉微言成内色义》、《〈观所缘缘论释〉解》、《〈摄论〉大意》、《〈藏要〉第二辑叙》、《〈维摩诘所说经〉叙》共十二种,均以民国十三年(1924年)南京支那内学院创办的《内学》年刊为底本。

四、此次在校勘整理过程中，若遇诗文没有标题时，则由编者加上了“无题”并标记“*”。

五、欧阳竟无是民国期间著名的佛学大家，其绝大多数著述一直未以简体横排、新式标点的形式整理出版。此集是编者目前能够搜集到欧阳竟无晚年亲自编定的主要著述集，希望诸位专家能够协助搜集与提供其他重要著述，以便本书再版时予以补充。

欧阳竟无大师渐传

盛 成

先师欧阳先生，讳渐，字竟无。生于清同治十年十月初八日，卒于民国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佛学家兼画家。家于江西抚州府宜黄县岳前，为越王勾践八十七世孙，欧阳文忠公修弟侄后裔。父晖公（仲孙），官户部主事。师庶出，六岁失怙，三母一嫂三姊，俱寡居，师系全家望，刻苦力学。年二十，入泮，因不合时流，遂薄举业，从叔显公（宋卿）读于南昌经训书院，弃制艺而治汉学，博涉经史，兼工天算。

甲午，中东战起，慨杂学无济国事，乃改治义理之学，以陆王为宗。甲辰，年三十四，以优贡赴廷试，南旋，谒杨文会仁山居士于宁，得佛学开示，归办正志学堂，自编读本课诸生。明年，分发邻邑广昌县教谕。丙午，生母汪病逝，哀恸逾恒，遂断肉食，绝色欲，杜仕进，皈依佛法，求究竟解脱。期年，赴宁从杨居士游，已而渡日学密，识章炳麟（太炎）、刘师培（申叔）等于东京。戊申回国，任两广优级师范教员。因病归九峰，营农场。

宣统二年，再赴宁，从杨居士学唯识瑜伽。明年辛亥，光复前二日，居士示寂，以金陵刻经处编校相嘱（原作属）。民国元年，以佛教会奔走南北二京，稍暇，辄与章炳麟等，辩论瑜伽。后返九峰，闭关治梵经者二载。三年夏，至金陵主刻经处勘校事，广刊玄奘所译经论，并讲学。复以来者日众，设研究部。因刻法相典籍，只身走甘肃，就同门蒯若木筹商刻费。归而爱女兰已病

卒，年仅十七，哀伤悱愤，以治瑜伽，遂了解法相与唯识，本末各殊，判若二宗。其叙法相绪论中，反复阐明，不容淆乱。因教门人先治《摄大乘论》世亲释，为入法相与唯识学堂奥之门。又教先习小乘《阿毗昙》、《六足》、《发智》、《婆沙》、《俱舍》、《顺正理》，乃至《成实》等论，以衔接大乘《阿毗昙》、《集论》等。又尝讲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及唯识等书。既成《瑜伽师地论序》，竟杨居士未竟志，虽名为序，实一巨著，发出一本十支之奥蕴，成为慈恩宗正义，不仅是法相、唯识学全体系概论，且于佛法钩玄索隐，发前人所未发。审名言，辨法相，以了唯识，是舍染取净、入门升堂之学。又合刻唐人注疏，与宋、元、明、丽诸藏本对校刊行，及唐末五代以来久佚孤本。

七年，承杨居士遗嘱刻经须设道场，商诸沈曾植、陈三立、章炳麟先生等，创立支那内学院，广弘至教，将法相宗一本十支之学，提要讲习；因筹经费，九年春乃南游滇，讲《维摩》、《摄论》。是年冬，又北至京师，讲唯识；翌年又西赴兰州讲学。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潮激荡，有以佛法为宗教迷信，有以为哲学玄想者，师独倡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说，正理昌明，海内震异，遂不敢轻议佛法，四方问学之士毕至。师云：佛法重瑜伽，瑜伽相应义。相应者，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

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内学院开学于南京公园路，始讲《唯识抉择谈》，学人云集。梁启超且来受业兼旬，张君勔亦负书问学。十二年秋，次子东（震元）溺毙于吴淞，年十九；发愤读《般若》，许（一鸣）、黄（树因）二生又于是年早夭。年终，始编印内院年刊及杂刊。十四年，立院训，以师、悲、教、戒揭明在家众可住持佛法之义，奠定居士道场之基。此时共有学生四十余人，比丘与居士均校刻法相、唯识要籍，如《瑜伽论记》、《唯识述记义》、《演钞秘蕴》、《俱舍光记》等，皆唐著百卷以上之大部。

十六年夏，国府奠都南京，因驻兵停办特科，二院缩为一院，集中人力，编印《藏要》，前后印成三辑，五十余种，三百多卷，全藏精华撷取殆尽。是年，姊淑卒，十七年，聂生（耦庚）又卒于沪，乃发愤治《智论》，舍染取净，娴习般若，闭关作《叙》，成于四月七日。乃进治《涅槃》，作取净论，年六十，作叙不成，乃游庐山数月，与陈三立晤谈，始得以无余涅槃为毕竟空义之宗趣。

十九年秋，成回国，请讲孔孟学，答以《藏要》已不堪重负，人世之学，最好去问太炎。“九·一八”之后，鼓励门人抗日，陈铭枢发动“一·二八”沪战，命我南下从军。翌年立秋后，与赵曾传（寿人）随师至上海同孚路同福里访太炎先生，出谓余曰：“今而后方知太炎不能教汝治人世之学，我必教汝儒家。”随师返京，居月余，为我讲《中庸》，以狂狷为真孔之中庸，而诋乡愿为伪儒之中庸。讲《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于穆不已，穆即幽深玄远。师分体中之体、体中之用、用中之体、用中之用四者，穆为体中之用。讲《论语》、《孟子》及《公羊》。

二十六年七月一日，集门人讲晚年定论，至十八日始毕。时卢沟事变已起，梁漱溟来，因韩复榘不抵抗而曲为之辨，抛粥碗于地，并令鸣鼓而攻，以示内院为真是真非之所在。道场提示无余涅槃三德相应，融合瑜伽、中观于一境，行以密严，则可尽知唯识唯智学；亦可尽悉性相二宗，为瑜伽般若学。且可以此，尽摄《中庸》隐微与《大学》格物。于是，佛学之究竟洞然，而孔子之真面目亦毕露矣。

“八·一三”，日寇入侵，内院徙四川江津，建蜀院，仍讲学刻经。二十九年秋，妻熊夫人及子格先后卒，中情惨戚，益发悲愿，终成《〈心经〉读》，此乃临终之论著。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逝世于江津，厝于蜀院院园。

师著作等身，晚年手订《竟无内外学》，其要目为：《内院院训

释》、《〈大般若经〉叙》、《〈瑜伽师地论〉叙》、《〈大涅槃经〉叙》、《〈俱舍论〉叙》、《藏要经叙》、《藏要论叙》、《法相绪论叙》、《五分般若读》、《〈心经〉读》、《唯识决择谈》、《唯识研究次第》、《内学杂著》、《〈中庸〉传》、《孔学杂著》、《四书读》、《〈论〉、〈孟〉课》、《〈毛诗〉课》、《诗文》、《小品》、《〈楞伽〉疏决》、《〈解节经〉真谛义》、《在家必读内典》、《经论断章读》、《词品甲》、《词品乙》。凡二十六种、三十余卷。谨为赞曰：

世出世间，如车两轮。

唯佛与儒，融实圆成。

唯识唯智，圣教经纶。

阿斥乡愿，以伪乱真；

民以真立，国以真存。

呜呼吾师，大雄永生！

宜黄大师欧阳竟无居士

于凌波

欧阳渐(1871~1943年),字竟无,江西宜黄人,清同治十年(1871年)10月8日生。父亲仲孙公,曾任户部京曹,沉浮郎署,20余年不得出头。竟无6岁的时候,仲孙公与世长辞。

竟无自幼刻苦攻读,精于制艺,二十岁中秀才,又入经训书院,从他叔父宋卿公学,由曾、胡、程、朱诸家之言,上溯经史百家,兼修天文数学,可谓得风气之先。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之役,中国战败,竟无慨于国事日非,杂学无济于事,乃专治陆、王之学,欲以此补救时弊。他本来不注意于佛学,后来受到同乡桂伯华的影响,始知有佛学,而走上了学佛的道路。

桂伯华是江西九江人(1861~1915年),年长竟无10岁,曾任全椒县书院山长。他学宗顾亭林,诗宗李杜,国学很有根基。他也是受到甲午战役的刺激,到上海《沪萃报》任主笔,参加康梁的变法运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岁次戊戌),梁启超离开湖南赴北京时,曾举荐伯华接他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的职务。伯华尚未成行,而“六君子”难作,他仓惶潜回故里,匿名避祸。是年岁暮,他患了疟疾,中夜孤灯难寝,在书架上找了一册《金刚经》,一读之下,不忍释手,从此专心研究佛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迁居南京,从杨仁山居士学佛。后来回到南昌,影响了欧阳竟无。

伯华初劝竟无学佛,竟无无意接受,且以陆王之学与伯华辩

论。伯华不与他争辩，以《大乘起信论》和《楞严经》两本佛书送给他：“这两本书，姑且置之床头，做为引睡书如何？”竟无不能拒，由此而开始学佛。

还有一位江西临川人李证刚，也是受了桂伯华的影响而学佛，后来这三个人在佛学上各有成就，时人称之为“佛门江西三杰”。

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竟无三十三岁，以优贡到京师廷试，南旋之时，到南京谒杨仁山老居士，得到老居士的开示，学佛的信念益坚。回到家乡，设立了一所“正志学堂”，斟酌科目，体用兼备，自编课本为学生讲授。翌年，朝命授为广昌县教谕。

竟无36岁那年，母亲汪太夫人病逝。时竟无在广昌任所，匆匆赶回来，仅得在母亲咽气前见着一面。竟无是庶出，6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一个嫂嫂，一姐，皆寡而贫，都来相依寡母。一门两代三寡妇，阴霾之气充于家庭中。汪太夫人以老病之躯，周旋在这样环境中，终至茹苦以卒。竟无哀恸逾恒，即于母亲逝世之日起，断肉食，绝色欲，杜仕进，皈心佛法，以求究竟的解脱。

他在乡守制经年，赴南京再到杨仁山老居士处求开示。然后东渡日本，停留了几个月，访求佛教遗籍，学习密宗要旨。在东京，结识章太炎、刘师培等一班学人，经常在一起讨论佛学。回国之后，为生计所迫，到广州任两广优级师范讲席，未久以罹风湿病而辞职。后来又与友人李证刚，在九峰山经营农场，又因为大病濒死，而经营不下去。至此，他乃决计舍身为法，不再为生计谋。这时是宣统元年（1909年），他已40岁。

是年，他再到南京金陵刻经处，依杨仁山老居士，专任校对经书之责。并从仁山老居士学唯识法相之学。宣统三年（1911年）8月17日，仁山老居士示寂，以刻经处编校之责托嘱竟无。

越二日，武昌起义，未几革命军攻南京，竟无在危城之中，留守刻经处 40 日，经版赖以保全。

民国元年(1912 年)，他与李证刚、桂伯华、黎瑞甫等七人发起组织“佛教会”，曾得孙大总统复函，准予筹设。竟无乃撰缘起及说明书，还写了一篇《警告佛子文》，原意是勉僧徒于佛法式微之际，要团结自救，文字沉痛感人。不意却引起了出家缁众的误会，认为他们斥骂僧尼四众，显欲一举摧灭之，由此引起了缁素相诤。后来，竟无解散了“佛教会”，专志于刻印经书，研究佛典，不复再问外事。又因有感于刻经处规模未充，经费困难，要广刊经典，又苦于刻版之费无着。民国三年(1914 年)，他只身走陇右，去找蒯若木商借刻版经费。及至由陇右回来，知他 17 岁的女儿欧阳兰已在他出门期间病卒，这使竟无哀伤悱愤，不能自己。

蒯若木也是杨仁老很重视的学生，曾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政界做事，杨仁老逝世时，他和竟无、梅颢芸等都在刻经处照料。民国七年(1918 年)，倓虚法师到北京讲经，临离京时，时任铁路督办的若木，和曾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各捐二千银洋，倓虚法师此款开办了“观宗学社”。

竟无 40 年来，笃学力行，皆激于身心而出，无丝毫假借。他尝说“悲愤而后有学”，这也是他的切验之谈。爱女逝世后，他在刻经处治“瑜伽学”，常日以继夜，达旦不休。这样才研究出来“法相”与“唯识”本末各殊，未容淆乱。民国六年(1917 年)，刻经处刻成《瑜伽师地论》50 卷，竟无为作长序，分“唯识”、“法相”为二宗，阐明“约唯心门建立唯识义，约教相建立法相义”的宗义纲要。

民国七年(1918 年)，竟无考虑着为广弘正法，作育人才，在金陵刻经处开始筹设“支那内学院”。但还是为了经费无着落，迁延着没有结果。为此，他曾经南到云南，为唐继尧督军讲《维

摩诃经》、《摄大乘论》；北到北京，为蒯若木督办讲“唯识”，在这二人处得到了一部分资助。

竟无到云南昆明，还遇到了虚云老和尚，是年老和尚七十九岁，也应唐督之邀到昆明。《虚云和尚年谱》中是年载：

“已岁暮矣，适欧阳竟无与吕秋逸居士到滇，为‘支那法学苑’筹经费，同住圆通寺，请伊讲《摄大乘论》，在昆明度岁。”

像这样辛劳数年，内学院终于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成立，十二年九月开学。但为时不久，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因北伐军打近南京，北洋军的守城部队以金陵刻经处作为驻兵之所，内学院就停办了——事实上，经费困难也是原因之一。

民国十六年（1927年），内学院因驻兵而停办，而他守寡多年、孤苦无依的同胞姊妹（名淑）又病故了。这对他又是一重打击。他悲慨莫名，唯有沉浸于学问中，吕澂在《亲教师欧阳先生事略》一文中称：

“师悲慨发愿，循龙树、无著（原作着）旧轨，治《般若》、《涅槃》诸经，穷究竟义，次第叙成。其间更辑印《藏要》经论二十余种，各系绪言。莫不直扶本源，得其纶贯，而尤致意剔除伪似，以真是真非所寄自信。一时浮说游谈，为之屏迹。”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继之民国廿一年（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争，国难日亟，竟无忠义奋发，屡屡撰文呼号救亡。吕澂《事略》一文中说：

“一·二八抗日军兴，师筮之吉，作释辞，写寄将士以激励。继刊《四书心史》，编《词品甲》，写《正气歌》，撰《夏声说》，所以振作民气者又无不至。于是发挥孔学精微，上承思、孟，辨义利，绝乡愿，返之性天，以为寂智相应，学之源泉。孔佛有究竟，必不能外是也。”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南京受到战争威胁，竟无率领内学院工作人员及重要经书向后方迁徙。这样到

了四川江津，在江津成立了“支那内学院蜀院”，继续刻经和讲学。在这段时间中，先后著作出《中庸传》、《方便般若读》、《五分般若读》、《内学院院训释》等，以顿境渐行之论、五科次第立学院大纲。

竟无晚年，对《般若心经》夙夜参究，以期彻悟幻真一味之旨。参究三年，以自己切身的体会，曾写出《〈心经〉读》一书，这是他一生最后的精至之作。

他晚年的生活颇为孤寂，德配熊夫人先他数年而逝。有二子，一名格、一名东。东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9月，年19岁时，在上海因游泳而溺毙。格亦早死，一女兰，民国三年（1914年）病故于南京之金陵刻经处，年17。有孙应一、应象，孙女筏苏、勃苏，俱就学国外。所以，竟无晚年是以院为家，尝谓“悲愤而后有学”。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2月6日，他患了感冒，因年迈体弱，转为肺炎，至3月23日晨七时，转侧右卧，安详而逝，享年73岁。因无家属在身边，由以吕澂为首的门人们治其丧，权厝于蜀院后园中。

竟无早年的著作，多以播迁散佚。晚年手订所存者为《竟无内外学》，包括著作二十六种，计为：一、《内学院院训释》，二、《〈大般若经〉叙》，三、《〈瑜伽师地论〉叙》，四、《〈大涅槃经〉叙》，五、《〈俱舍论〉叙》，六、《藏要经叙》，七、《藏要论叙》，八、《法相诸论叙》，九、《五分般若读》，十、《〈心经〉读》，十一、《唯识抉择谈》，十二、《唯识研究次第》，十三、《内学杂著》，十四、《〈中庸〉传》，十五、《孔子杂著》，十六、《诗文》，十七、《小品》，十八、《〈楞伽〉疏决》，十九、《〈解节经〉真谛义》，二十、《在家必读内典》，廿一、《经论断章读》，廿二、《四书读》，廿三、《〈论〉、〈孟〉课》，廿四、《〈毛诗〉课》，廿五、《词品甲》，廿六、《词品乙》。

竟无治学，虽由唯识而般若，而涅槃，但世人仍以其法相唯

识学重之。大师于南京弘唯识时，北京韩清净居士亦以唯识著名，时人有“南欧北韩”之称，足见其同为时人所尊崇。

竟无江西宜黄人，后之学者，尊称宜黄大师而不名。

总 目

支那内学院院训释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叙

《瑜伽师地论》叙

《大涅槃经》叙

《阿毗达磨俱舍论》叙

藏要叙经

藏要叙论

法相诸论叙合刊

五分般若读

《心经》读

《成唯识论》研究次第

唯识抉择谈

内学杂著

《中庸》传

孔学杂著

竟无诗文

竟无小品

《楞伽》疏决

《解节经》真谛义

在家必读内典

经论断章读

四书读

《论》、《孟》课

《毛诗》课

词品甲

词品乙

附录

目 录

(上册)

欧阳竟无大师渐传	1
宜黄大师欧阳竟无居士	5

支那内学院院训释 /1

支那内学院院训释	3	威力三(上)	19
释师训第一	3	威力三(下)	21
作师一	3	功德四	27
求师二	5	起悲五	29
师体三	6	劝学六	33
师道四	7	释教训第三	36
辟谬五	8	导引一	36
衰亡六	14	释义二	38
释悲训第二	15	说教三	46
体相一	15	三昧四	52
差量二	17	文字五	57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叙 /67

五周叙事	69	实相般若四	89
舍利弗般若一	70	方便般若五	102
须菩提般若二	72	绪言	114
信解般若三	81		

《瑜伽师地论》叙 /117

总略第一	119	十支第四	138
五分第二	119	十系第五	149
十要第三	127	绪言第六	152

《大涅槃经》叙 /157

《阿毗达磨俱舍论》叙 /191

且初九品叙事	193	六舍经部义取俱舍义	207
次阿毗达磨	194	七舍余部义取俱舍义	210
三五天时学	195	八舍俱舍义取大乘义	210
四俱舍称学不称宗	196	九称赞世亲	214
五舍有部义取经部义 ...	197	十略说其余	215

藏要叙经 /217

大般若经·第二分	219	无尽意菩萨经	234
舍利子般若(四品) ...	220	维摩诘所说经	235
方便般若(二十品) ...	221	大般若经·第十六般若波	
大般若经·第五分	223	罗蜜多分	241
解深密经	226	合部金光明经	244
大方广佛华严经	228	《大般涅槃经》正法分	
华严·十回向品	231	(凉译)	250
大涅槃经·师子吼品 ...	233	大乘密严经	254

藏要叙论 /273

《藏要》第一辑叙	275	摄大乘论本	295
中论	277	唯识二十论	297
辩中边论	280	成唯识论	299
《大智度论》初品	282	因明正理门论本	313
《瑜伽师地论·本地分》		品类足论	317
中《菩萨地》	287	异部宗轮论	321
集论	293		

法相诸论叙合刊 /325

《百法》、《五蕴》论叙·····	327	《杂集论述记》叙·····	336
《瑜伽·真实品》叙·····	327	《佛地经论》叙·····	340
叙·····	334	《成实论》叙·····	343

五分般若读 /347

《心经》读 /359

《成唯识论》研究次第 /369

唯识抉择谈 /381

内学杂著 /389

《内学》序·····	391	二、刻藏整至教以永	
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		慧命·····	400
序·····	393	三、刻藏办法·····	402
《瑜伽法相辞典》序·····	396	得《初刻南藏》记·····	402
支那内学院经版图书展览		附：吕澂《南藏初刻考》···	404
缘起·····	398	辨方便与僧制·····	409
精刻大藏经缘起·····	399	初辨明方便·····	410
一、刻藏拔苦痛以慰		一、团体创制之为方	
忠魂·····	399	便也·····	410

二、利物利人之为方	三、无梵可核	421
便也	四、译名有违	422
410	辨唯识法相	423
三、各族现身之为方	附：解惑二则	425
便也	与章行严书	426
411	覆陈伯严书	430
四、引外入内之为方	覆魏斯逸书	431
便也	答熊子真书	432
412	覆欧阳浚明书	434
次辨明僧制	与李正刚书	435
412	答陈真如书	436
一、出家者应行头陀，居	再答陈真如书	442
兰若也	覆梅撝芸书一	447
412	覆梅撝芸书二	449
二、出家者不应参预世事，	覆梅撝芸书三	450
又不应为名利，亲近国王、	覆梅撝芸书四	451
宰官也	覆梅撝芸书五	452
413	覆梅撝芸书六	454
三、出家者不应服官，	覆梅撝芸书七	457
不应与考也	杨仁山居士传	461
414		
四、出家参政，大违戒		
律，亦有碍世法也 ...		
415		
辨虚妄分别		
415		
辨二谛三性		
417		
附：解惑四则		
420		
一、论宗不合		
420		
二、五论未决		
421		

《中庸》传 /465

绪言	467	《中庸》传	470
----------	-----	-------------	-----

孔学杂著 /489

孔佛	491	附：示陶道恕	518
孔佛概论之概论	493	与陶闾士书四	518
《〈中庸〉读》叙	497	与蒙文通书	519
《〈大学〉王注读》叙	499	覆梁均默书	519
附：读《大学》十义 ...	500	与熊子真书	523
《〈论语〉课》叙	505	覆张溥泉书	524
《〈论语〉十一篇读》叙 ...	505	覆万君默书	529
《〈孟子〉八十课》叙	507	覆陶闾士书	529
《〈孟子〉十篇读》叙	508	与王化中书	530
《〈毛诗〉课》叙	509	覆李贞白书	530
夏声说	511	覆冯超如书	531
与陶闾士书一	514	跋《〈中庸〉传》寄诸友 ...	531
与陶闾士书二	515	覆蒙文通书	533
与陶闾士书三	516		

竞无诗文 / 537

《词品甲》叙	539	邱晞明居士墓志铭	560
《词品乙》叙	540	蜀儒陶闾士墓表	561
《心史》叙	541	诗(五十首)	563
《见闻琐录》叙	542	无题*	563
《宜黄东皋黄氏十二修族 谱》叙	544	喜真弟脱皇家酒店火险 ...	563
邓蟾秋七十寿序	546	无题*	563
“支那”为文明之美称解 ...	548	徘徊歌(寄衡如,示化中 闾士)	563
散原居士事略	550	中秋(五年)	564
九江桂柏华行述	551	示晞明(清末年)	564
黄建事略	553	别张广建将军	565
欧阳东溷毙哀纪碑	554	夜坐(三年)	565
许一鸣墓志铭	556	抱一夜梦,为人所食,诗 以警之(三年)	565
—陈金益墓志铭	557	和忤华(三年,用原韵) ...	565
烈士杨鹤守墓志铭	557	和姚玄木(民三年,用原 韵)	566
殷母孟太夫人墓志铭 ...	558	病中吟(清末年)	566
秦文光雍孺人、国光李孺 人墓记	559	赴陇道中	566
唐迪风墓志铭	559		

谢散原约游黄龙观双	无题*	570
树并示悲鸿次彭(二	无题*	570
十年)	和道恕	570
566	无题*	570
别衡如赴蜀省亲(十	悲鸿画庐山黄龙寺双树,	
五年)	安置予于其间石上	571
567	和梁寒操(寒操见示近作,	
别文通(十四年)	仓卒未能和。真如过我,	
567	代索字,和而书之)	571
和伯华东京赠别(用	送别黄朋其	571
原韵)	閻士病,不与人日会,赋	
567	诗不乐,和以广之	572
题许贞女芸窗小草 ...	和真如人日大会诗,并示	
567	德三、佛心诸友	572
和俞生	休憩得句寄渝诸友 ...	572
568	示格儿	573
和魏建侯(改名庄叟,	读李煜词	573
用原韵)	寿梅撝芸	573
568	五更	574
和庄叟法孝游山(用	聚奎教授碧柳逝世八周	
原韵)	纪念	574
568		
宜黄兵退山,妻放还。閻		
士、衡如、东明诸友邀游		
玄武湖并有诗和之		
(用原韵)		
568		
和陶閻士(用原韵) ...		
569		
和赵尧生赠诗		
569		
和陶閻士(用赵韵) ...		
569		

竟无小品 /575

题庐山散潭	577	致张孟劬	585
题匡老反韩复孟室	577	致龙伯纯	585
跋王阳明客座私祝	577	与李正刚	586
题平山堂	578	答符九铭赠铜刻小印 ...	586
卢冀野《中兴鼓吹》题语 ...	578	谢陈独秀寿仪	586
跋龚秋秣《元明以来书法		复毛邦汉	586
评传墨迹大观》	579	与黄朋其	587
跋《石鼓文》	581	致陈真如	587
题《缪篆文集》	581	谕格儿	587
跋桂写《唯识论》	581	与吴生	588
写陶诗寄言	581	与院友语	588
纪王心三事	582	再与院友语	588
复孙思昉一	583	赠盛成中	589
复孙思昉二	583	赠聚奎学校中华青年救	
复孙思昉三	584	国团	589
与蒯若木	584	赠翁照垣	589
复崔树萍	584	邹母蒋太夫人谏词	589
赠友《藏要》	585	温鲁生先生谏词	590

公苻先生像赞	590	无题*	595
余氏黄太夫人像赞	590	追悼“一·二八”十九路军	
鹄颺先生像赞	590	抗日死难	595
题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		代真如挽树因	596
公墓	591	无题*	596
无题*	591	无题*	596
一赠张溥泉	591	无题*	596
二赠王竹邨	591	无题*	596
三赠刘抱一	592	无题*	597
四赠胡展堂	592	无题*	597
无题*	592	无题*	597
挽孙中山先生	593	挽许学荣之母	598
挽程衡玉丈	593	无题*	598
无题*	593	哭黄树因	598
挽李觐臣	593	无题*	599
无题*	594	无题*	599
无题*	594	无题*	600
挽梁任公	594	无题*	600
无题*	594	无题*	600
挽苻九铭夫人李夫人 ...	595	新厦落成,仲子授室(代) ...	601
无题*	595	无题*	601

无题*	601	挽胡展堂	606
无题*	602	代挽尼玛鄂特索尔	606
刘衡如挽吴梅修	602	无题*	606
代黄延庆挽吕秋一之母郭		挽曾孟朴母尤太夫人 ...	607
太夫人	602	再挽梁任公	607
无题*	603	挽吕秋一之母李太夫人 ...	607
陈真如挽十九路军抗日烈		魏紫侯八十寿	607
士(政)	603	挽章太炎	608
挽曾孟朴	603	寿周少猷七十	608
挽李正刚太翁	603	挽陈散原	608
挽大嫂张夫人	604	再挽陈散原	608
无题*	604	挽修庵太夫人	608
挽大讷、西莲	604	哭挽晞明	609
无题*	605	挽文伯鲁	609
赠许学荣婚	605	挽陶闾士	609
挽梅斐予	606		

《楞伽》疏决 /611

百八句第一	618	解深密第四(凡十六节) ...	646
知法义第二(凡十节) ...	633	超一切量第五(凡十六节)	668
辨中边第三(凡五节) ...	641		

(下 册)

《楞伽》疏决(续) /691

五法三自性第六

(凡十三节) 693

八识二无我第七

(凡十二节) 709

陀罗尼第八 723

《解节经》真谛义 /725

《〈解节经〉真谛义》 727

不可言无二品第一 728

过觉观境品第二 737

过一异品第三 740

一味品第四 743

《解深密经》圆测疏引存

真谛说录余 749

在家必读内典 /755

佛说父母恩难报经 757

大方便佛报恩经·孝养品 ...758

佛说孛经(亦云《孛经抄》) ...765

佛说演道俗业经 779

善生经 788

十善业道经 797

优婆塞戒经·受戒品 802

佛说鹿母经 810

银色女经 817

玉耶女经 822

佛说长者法志妻经 825

佛说七女经 828

佛说月上女经	833	修学品第二之余	870
优婆夷净行法门经	857	瑞应品第三	880
修学品第一	857	四十二章经抄	886
修学品第二	863		

经论断章读 /891

叙	893	妙法莲华经·方便品	944
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	895	华严经·净行品	950
密严经·胎藏生品	896	华严经·梵行品	956
《大智度论》十喻	897	华严经·十忍品	958
大般若经·念住等品	907	华严经·普贤行品	964
《大智度论》八念	913	《金光明经》舍身饲虎故事	967
大般若经·第二分空性品	937	《涅槃经》阿闍世王故事	970
大智度论·般若波罗蜜	939		
瑜伽师地论·胜义伽他	941		

四书读 /997

《中庸》读叙	999	《大学》古本旁注	1015
《中庸》读	1002	《〈大学〉王注》读	1018
《〈大学〉王注》读叙	1012	《论语》十一篇读叙	1023
序	1014	劝学第一	1025

君子小人第二	1027	气第一	1063
为学第三	1028	士第二	1072
仁第四	1032	民第三	1078
礼第五	1035	义利王霸第四	1086
性天第六	1038	仁政第五(上)	1089
达道第七	1039	仁政第五(下)	1092
为政第八	1040	孝弟第六	1100
圣德第九	1044	君臣朋友第七	1105
群弟子第十	1050	学第八	1107
古今人第十一	1058	非彼第九	1112
《孟子》十篇读叙	1061	自宗第十	1117

《论》、《孟》课 /1125

《〈论语〉课》叙	1127	《孟子》叙	1137
《论语》课	1128	《孟子》课	1138

《毛诗》课 /1151

叙	1153	江有诰古韵二十一部
目 录	1154	总目
《毛诗》课	1156	1214

词品甲 /1217

叙	1219	百字令(一首)	1248
贺新郎(九首)	1221	祝英台近(一首)	1248
六州歌头(五首)	1224	石州慢(一首)	1249
满江红(五首)	1226	陇头泉(一首)	1249
沁园春(十一首)	1228	汉宫春(一首)	1250
摸鱼儿(二首)	1232	蓦山溪(一首)	1250
水调歌头(二十三首) ...	1233	江城子(四首)	1250
念奴娇(五首)	1241	诉衷情(二首)	1252
水龙吟(三首)	1243	浣溪沙(二首)	1252
莺啼序(一首)	1244	南乡子(一首)	1253
西河(一首)	1244	小重山(一首)	1253
无愁可解(一首)	1245	西江月(一首)	1253
满庭芳(一首)	1245	阳关曲(一首)	1254
永遇乐(一首)	1246	破阵子(一首)	1254
声声慢(一首)	1246	鹧鸪天(一首)	1254
昼锦堂(一首)	1247	相见欢(一首)	1255
八声甘州(一首)	1247	霜天晓角(一首)	1255
木兰花(一首)	1247		

太常引(一首)	1255
浪淘沙(一首)	1256
谢池春(一首)	1256
菩萨蛮(一首)	1256

渔家傲(一首)	1257
点绛唇(一首)	1257
六州歌头(一首)	1257

词品乙 /1259

叙	1261
沁园春(一首)	1263
六州歌头(一首)	1263
好事近(十三首)	1264
卜算子(十三首)	1265
水调歌头(八首)	1268
西江月(八首)	1271
减字木兰花(七首)	1273
临江仙(七首)	1274
朝中措(五首)	1276
满庭芳(五首)	1277
清平乐(五首)	1279
浪淘沙(五首)	1280

南歌子(三首)	1282
行香子(三首)	1282
念奴娇(二首)	1283
感皇恩(二首)	1284
蓦山溪(二首)	1285
昭君怨(二首)	1285
江城子(二首)	1286
水龙吟(二首)	1286
贺新郎(二首)	1287
如梦令(二首)	1288
南乡子(一首)	1289
点绛唇(一首)	1289
双鸂鶒(一首)	1289

柳梢青(一首)	1290	虞美人(一首)	1294
渔家傲(一首)	1290	视英台近(一首)	1295
鹊桥仙(一首)	1290	八声甘州(一首)	1295
风中柳(一首)	1291	剔银灯(一首)	1295
柳枝(一首)	1291	将进酒(一首)	1296
霜天晓角(一首)	1291	苏幕遮(一首)	1296
凤栖梧(一首)	1292	忆帝京(一首)	1296
声声慢(一首)	1292	桃源忆故人(一首)	1297
一枝花(一首)	1292	诉衷情(一首)	1297
永遇乐(一首)	1293	蜂蝶令(一首)	1297
红芍药(一首)	1293	相见欢(一首)	1298
眼儿媚(一首)	1294	耐江月(一首)	1298
一剪梅(一首)	1294		

附 录 /1299

心学大意	1301	标示正旨分	1304
詮解名义分	1301	条申体义分	1306
敷演因缘分	1301	因果第一	1307
料简余宗分	1302	法相第二	1308

观行第三	1312	法相大学特科开学讲演 ...	1341
护持第四	1316	今日之佛法研究	1343
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		谈内学研究	1347
时所必需	1317	龙树法相学	1354
附:佛法为今时所必需 ...	1330	难菴汉微言成内色义	1361
支那内学院研究会开会辞 ...	1338	《观所缘缘论释》解	1363
其一,研究性质	1338	《摄论》大意	1387
其二,研究规模	1339	《藏要》第二辑叙	1396
其三,研究效果	1339		

支那内学院院训释

支那内学院院训释

训支那内学院。举四句：曰师，曰悲，曰教，曰戒。次第释之。

释师训第一

作 师 一

有出类拔萃之物类，固应有出类拔萃之人类，即应有出类拔萃之思想，出类拔萃之先觉，与夫先觉觉后觉之事，而师之为物以立。识与识皆充法界，皆相梵网，故人与人、人与有情、有情与人、有情与有情，皆相系属，皆相平等，性分质分，莫不皆有师之为物者在。充人之量，充有情之量，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充人之量，充有情之量，刹刹尘尘，法界法尔，位之育之，无余而灭度之。是故人之所以为人，有情之所以为有情，莫不皆有作师之责者在。佛者第一义也，师者第一义也，今而欲作师，是之谓作佛。菩提心者第一义也，师者第一义也，今而欲作师，是之谓发心。果之胎孕曰因，因之产生曰果，其为物不二，但厚薄、坚脆、浓淡、终始之差别。第一义之果必本于第一义之因，第二义之因不可得第一义之果。作佛即作佛耳，发心即发心耳，作师而已耳。索食而蒸沙，需润而阳燄，东的而西矢，北辙而南辕，是故不能。

今天下荒乱矣，推根究极，岂不曰但知有己都不负责之由致耶？夫此但知有己都不负责，又谁实使然耶？澡发读书，天壤名立，国人师友，新知旧习，冉冉悠悠，寒暑数十，曾不闻诏之第一

义，告之以作师。有英挺之姿，凌霄之志，曰古之人，古之人，非斥大慢，即目狂骜。嗟乎冤哉！此慢若狂，毗卢遮那顶上行，宗门何为赞之？尔见甚辄礼拜，又何为斥之？且孔子又何为恶乡愿而思鲁之狂士哉？（今时有谓圣经深理，不适孩提，当废读经。嗟乎冤哉！并此冥种而亦荡然，有死之极无生之气矣。）反复沉痾，谁能超然？非无奇士，不甘随同，然而第二义之因，终不得第一义之果。神明潜蛰，劣菌弥密，徐而移之，回而旋之，终亦必止知有己都不负责而已矣。

又学佛者谁不曰难行苦行，而奈何不曰作师？师者第一义也，难苦第二义也。无所谓难，而后乃能行难，变鱼饲虎，称鹰炙鹿，夫亦晚食安步而已耳。无所谓苦，而后乃能行苦，热铁洋铜，青莲赤莲，夫亦操缦安弦而已耳。苟作师也，唯曰众生，念念众生，悲之所至，无所不至。月在上方，清流浊流，容光等照。如或不然，已视为难，况能行难；已视为苦，况能行苦？僻执舛戾，终以自败，何足道哉！

难者曰：师者第一义也，若是，则参第一义已耳，何为独作师？

曰：觑破无明，麟角一人，弘法传灯，菩萨度众，宗门澈悟，不少大机，然多独觉。是故大乘不舍众生，作师第一。

又难：作之君，作之师，不舍众生一也，何为独作师？

曰：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然君也者，所以学为师也，十王大业，天人师果。由前而言，于师取资；由后而言，于师为的。唯世、出世，胥应作师。嗟乎！天下同心，曷闻斯语，投袂而起？语在《华严》：菩萨摩訶萨，常生是心，我当于一切众生中为首，为胜为大，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为导为将，为师为尊，乃至为一切智智依此者。语在《瑜伽》：善男子，善女人，见诸浊恶众生，十随烦恼之所扰乱，能发下劣声闻心者，尚难可得，况于无上正等菩提？我当发

大菩提心，令此恶世无量有情，随学于我，起菩提愿。

求 师 二

发愿作师，实践作师，夙乎尚矣。而乃不知师有其真，作有其法。苍莽孤特，艰苦卓绝，神之不宁，心之不平，唯私唯隘，唯乱唯慢，大愿奇难，复溺而陷，岂不冤哉？以是因缘，作师方便，求师第一。师有二义：一、法尔义；二、善巧义。

法尔义者：凡物滋生，法尔有因，法尔有缘，缘至而因通，缘慳而因塞。孤特无枝，安能扶苏；钱搏芟夷，谁若待时；徒涉万里，何如舟车？荒漠之指南也，迷茫之洲渚也，歧途之向导也，险道之商主也，智慧之于师也，一也。因由自办，缘必依他，唯先德之他，与同法之他，均足以增上也，一也。

善巧义者：生灭阴阳，苦乐麻良，恩怨忆忘，过现未来，支配迭相，若是者为史事，为言文，为思想，而皆谓之有漏。史事不获现，言文不可道，思想不能到，绝对不待，唯证乃会，若是者谓之无漏。夫所谓学者，亦史事、言文、思想已耳，不现、不道、不到之境，乌乎能入？学之径绝，入之术穷，徘徊狐疑，邪见丛起，不忍世间有无漏事。嗟乎冤哉！思想者，独一无二之物也，天下若有超思之轨，不许超轨之思；既许超轨之思，胡乃不忍世间有无漏事？然而径绝，然而术穷，望而不能即，思而不能由，其奈之何哉？绝而能融，穷而能通，不谓善巧，岂可得乎？漏但当阳，无漏但藏，非谓众生无无漏种。既有其种，必得其显。天下有不可亲而引之以同类者，阳燧方诸火腾水液是也；天下有不能真而引之以相似者，嘷颐而鸣嚶鸟出林是也。师能圣言，圣言者，无漏之等流也，是之谓同类之引。师能施闻，受闻者，无漏之托变也，是之谓相似之引。初但随顺，浸假相似，浸假临入，浸假而无漏当阳，漏种潜藏。于斯时也，不谓善巧岂可得乎？师有二义：法尔，善巧。实践作师，学道归命，而不求师，岂可得乎？

难者曰：后佛师先佛，先佛师谁佛？心、佛、生无差，不妨我作古。

曰：事无其前，自我作古；古既可因，何劳虚牝？文史不用而递迹结绳，图籍不探而乘槎通汉，是之谓不知类。

又难：世无孔子，不应在弟子之列；世不出佛，谁可为师？

曰：依法不依人，雪山半偈，罗刹可师。《缨络》十无尽戒，夫妇六亲互为师授。无常迅速，长劫孤露，不应我慢，焦种灭枯。

又难：大丈夫事，超祖越佛，理非佛专，我亦佛说。

曰：诸法法性，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常住不异，四十九年未说一字。尔若证真，说亦无说，无说已同佛说，谁为超佛？有说尚异佛说，况能超佛？今日且谋证真，固应借径佛说。嗟乎！天下同心，曷闻斯语，投袂而起？语在《华严》：菩萨尔时作如是念，我以一句佛所说法，净菩萨行故，假使三千大千世界大火满中，尚欲从于梵天之上投身而下，亲自受取，况小火坑而不能入？语在《华严》：善男子，若欲成就一切智智，应决定求真善知识，勿生疲懈，勿生厌足，皆应随顺，弗见过失。时善财童子一心忆念，依善知识，事善知识，敬善知识，于善知识起慈母想，于善知识起慈父想。得闻法已，欢喜踊跃，头顶礼足，绕无数匝，殷勤瞻仰，悲泣流泪，辞退南行。

师 体 三

师以知见为体，不以得果或但仪式为体。此中理者，《摄大乘论·入所知相》：多闻熏习，如理作意，能悟入者，决定胜解资粮菩萨。若师得果，不能淹贯，而唯显通，求法弟子从何得闻？闻既无得，凭何作意？意且误作，安能胜解？若唯仪式，色见声求，尚行邪道，衣冠优孟，宁容相应？是故《法苑义林》引《十轮经》云：若无初三沙门，必不得已污道中求，其有破戒而不坏见者，亲近承事听闻法要，若破见苾丘诳惑有情，令生恶见，师及弟

子俱断善根，当堕地狱。如是死尸膨胀烂臭，若与交游共住同事，臭秽熏染，失圣法财。坏戒有见，因得续戒；善根既断，戒亦随无，故唯知见是天人师。此中教者，《妙法莲华》：诸佛世尊，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大涅槃经》四：诸佛所师，所谓法也。《瑜伽师地》说有三师，亦主知见：第一大师，所谓如来立圣教者，开许制止一切应作、不应作故；其二绍师，第一弟子如彼尊者舍利子等，传圣教者；其三袭师，谓轨范师、若亲教师，若同法中能令开悟、能令忆念随圣教者。绍师、袭师，时时教授教诫转故，当知三师能说、传说及随说故。

师以知见为体，理亦如是，教亦如是。浚淪知见，求以是资，教以是师。是故《显扬圣教》成就十事，名说法师：一者，解了法义，六法十义善解了故。二者，能广宣说，多闻闻持，其闻积集故。三者，具足无畏，法不倾动，复何所畏，于刹帝利大众等中，声不嘶破，汗不流腋，念无忘故。四者，言词善巧，语工圆满，八分成就故。五者，法随法行，不唯听闻语言为极故。六者，威仪具足，说正法时，手足不乱故。八者，勇猛精进，闻未闻法，常乐不疲故。九者，说法无厌，常为四众，广长宣说故。十，具足忍力，诃责轻蔑，不报不戚故。若为师者，具有知见，能如《显扬》十事而行，则能使人踊跃欢喜，则能使人有所悔悟，则能使人当下发心，则能使人即赎慧命。

师 道 四

师体曰慧，所谓知见。师道曰悲，所谓为人之学，充人之量，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天地不隅，日月无依，四时不拘，鬼神无私，合天之人，复礼克己。是故学亦是为人之学，教亦是为人之教，师亦是为人之师。是故教人，《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教人为仁之方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曰其恕乎？己

所不欲，弗施于人。孔家师道有如此者。

胎、卵、湿、化，色、想、有、无及与俱、非，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无或人、我、众生、寿者，尽未来际，利乐有情。发心以前，举足下足，当愿众生；发心以后，辗转善根，回向众生。必使众生无恹无贪，必使众生慈悲喜舍，必使众生佛之知见，必使众生放大光明。众生广大至何境界，修证浅深至何位次，众生尽佛，己乃是佛，众生是弃，是为自弃。是故种姓初殖，止是众生，极果终圆，止是众生。三世诸佛，为师之道，有如此者。

道之不明也，自私自利以为学，攘夺压迫以为政，而其所以为师者，解惑授业而已。有何道之能传？而其所以为业者，衣食住为业，发展维持强权为业，物质为业，人生日用支配为业。而其所以解惑者，解其业所不通而已。今夫数十周寒暑，数千年史事，数万里方轨，数千百群团体，诚不足宥人之思，充人之量。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孔家此言，何曾六合以外置而不议者哉？因果范围伊谁能立，而必辗转根据不许超逾？以是而学，以是而教，尽大地人滔滔皆是。往哲有言：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国理。盖自自私自利之学兴，攘夺压迫之政行，而师道亡矣。

辟 谬 五

不得已而立教，不得已而制学，不得已而作师，皆非本然，无非方便。律不许说出家过，何以《涅槃》维持比丘付诸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佛法寄于声闻，何以《涅槃》大经独付嘱诸菩萨？修行必离阇芮，何以《维摩诘经》，父母不许出家，发菩提心即是出家？羯磨凛遵无违，何以《善戒经》中：像前受戒，得果成佛，同归一致？法通，而窒之奈何；法广大，而隘之奈何；法超，而范围之奈何；法唯一不二，而歧之奈何；法有其意，而迹象求之奈何？非僧不许为师，非出家不许为僧，种种封畦，创为异议，执之不移，遂使大教日即式微凌夷，至于今日也。嗟乎冤哉！当揭至

教，开示群迷。

一、唯许声闻为僧，谬也。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云：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以无量阿僧祇声闻为僧。又云：我当以无量阿僧祇菩萨摩訶萨为僧。龙树《智论》释云：释迦文尼佛、千二百五十比丘为僧，无别菩萨僧。弥勒菩萨、文殊师利菩萨等，以无别僧故，入声闻僧中次第坐。有佛为一乘说法，纯以菩萨为僧。有佛、声闻、菩萨，杂以为僧，如阿弥陀佛国，菩萨僧多，声闻僧少。按此经论，有菩萨僧，有声闻僧，有声闻、菩萨杂僧，非唯许声闻为僧。释迦会上，无别立菩萨僧，然次第入中坐，则亦僧类而已。又《首楞严》三卷，释迦于一灯明国无有声闻、辟支佛名，但有菩萨僧，是则释迦会上唯声闻僧，亦不可得而执矣。

二、居士非僧类，谬也。

《法苑义林章》有一类师，引《十轮经》：若有成就别解脱戒，真善异生，乃至具足世间正见，彼由记说变现力故，能广为他宣说开示诸圣道法，名最下品示道沙门。而释之云：依彼经说，真善异生持别解脱戒，具足正见，说圣道法，名为示道，真实三宝通异生类。其有异乎此者，则驳之云：内理无诤，外事和合，可名僧宝，设非沙门而住圣道，理无诤故，得名僧宝，与诸沙门种类同故，其非沙门，但住戒见，于理非和，云何名僧？按此经论，居士虽非正僧，而得许为僧类，诸师皆同，但后师主得果居士，前师则主正见居士，稍有区别而已。然《涅槃》第六：声闻之人虽有天眼，故名肉眼；学大乘者虽有肉眼，乃名佛眼。则知我佛所重，乃又在于正见也。正见所披，虽非无漏，随顺无漏，趋向无漏，是亦无漏。是故有人出世，具烦恼性，与四沙门果同列四人，佛劝迦叶，舍命供礼，见《大涅槃经》第六卷。

三、居士全俗，谬也。

异俗为乘，三乘者，菩萨、缘觉、声闻也。在家居士授菩萨

戒,发菩提心,六度四摄,虽非入地,称菩萨乘。《报恩经》中:鹿女夫人、五百太子修道得果,不从师受,名为独觉,有多同行,名为部行,如上二界六欲天等,二果四果无出家相,此为居士称独觉乘。《杂阿含经》三十三:在家得三果。《优婆塞戒经》:优婆塞得三果。《俱舍》:杂心比丘尼得二果,四众得四沙门果,然值无佛世,亦在家得四果。《俱舍》二十三:预流至七,有逢无佛法时,彼在居家,得阿罗汉果。既得果已,必不住家,法尔自得苾刍形相。《大智度论》四卷:四众尽漏通名声闻,此为居士称声闻乘。按此经论,大小俱许在家三乘,岂其披剃缺缘,但认迹形,屏为全俗?

四、居士非福田,谬也。

智者疏《梵网》第四十三:无惭受施戒,在家未当,田任未制。执不知权,遂谓居士绝对不田,不应化缘。然《首楞严经》,文殊答言:有十法行名为福田,如须菩提无诤三昧,为诸声闻、辟支佛中第一福田;能十法行,佛菩萨中第一福田。《集一切福德三昧经》:若善男子、善女人,欲集一切诸福德者,当发无上正真道心,有初发菩提心者,则能得一切福德三昧。三法布施,四法布施,持百福相为大福田,养育一切诸众生等。《法苑义林》:异生戒见,能生物利,是真福田,非僧宝摄,无圣道故,福田义广,宝义局故。维摩居士,妙香世界分卫佛食,还作佛事。胜军居士,德重智高,时人不敢斥尊,德号曰抱跋迦,此云食邑,以其学业有余,理当食邑。按此经论,在家发菩提心,是大福田;在家戒见,亦真福田;在家弘法,理应得食。云何居士不为福田、不应化缘?

五、在家无师范,谬也。

智者大师为护比丘住持,权说在家无师范义。若遂执为真实,则有自教相违过。《梵网》卷下,第十八无解作师戒、第四十拣择受戒戒、第四十一为利作师戒,智者所疏,三众在家无师范义,不为彼制。然义寂不许,俱据《缨络》夫妇六亲互相为师,并

及其理，辩驳无余，著述俱在，是故有过。晋译《华严》、魏译《十地经论》：菩萨常生是心，我当于一切众生中为师为尊，而下文乃说若欲舍家云云。又说菩萨于一切众生生师心、大师心，众生常为无明所覆，我应令彼无障净慧。《瑜伽师地》：善男子，善女人，乃于末劫浊世众生发菩提心，令此有情随学于我。《唯识述记》：世亲时人有火辨者，形虽隐俗，而道高真侣，释此本颂称十论师，胜军居士亦称论师。按此经论，非唯比丘乃即称师，居士虽贤必不可师。

六、白衣不当说法，谬也。

白衣高座，比丘下立，不合仪式。若非高座，云何不可说法？释迦会上，众多在家宣助阐扬，佛时赞叹，云何白衣不当说法？王舍城中，颰陀婆罗善守十六而皆住家，毗耶离中宝积王子，瞻波国中星得长者子，舍婆提国导师居士，弥梯罗国那罗达婆罗门。是诸白衣，非为持一佛法轮故，发无上心，乃至非为持不可说三千微尘佛法轮故，发无上心，尽教一切十方众生，说法无希望，巧说因缘法，无数亿劫说法巧出。《大智度论》历历详叙，处处经中不少此类，皆足取据，云何白衣不当说法？智者大师疏《梵网经》，于四十六说法不如法戒中言，在家不全为法主，止说一句一偈，不如法亦犯。诸不善读，执而不通，谬倡誓言，在家白衣于法止说一句一偈，非为法主不可说法，三藏十二部遂锢一隅，渐积陵夷，谁之过欤？

七、在家不可阅戒，谬也。

《瑜伽师地论》四十，即《善戒经》、《地持论》同本，言或是在家或是出家，先于无上正等菩提发弘愿已，当审访求同法菩萨羯磨受戒，如是菩萨，若在家品，若出家品，住律仪戒，有其四种他胜处法、四十三种有所违犯。其第二十五不许学小戒，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净戒律仪，起如是见，立如是论，菩萨不应听声闻乘相应法教，不应受持，不应修学，菩萨何用于声闻乘相应法教听闻

受持、精勤修学？是名有犯，有所违越，是染违犯。又第八戒，如薄伽梵于别解脱毗奈耶中，将护他故，建立遮罪，制诸声闻，令不造作，菩萨于中，应等修学，无有差别。圣典煌煌，大应学小。奈何在家发菩提心受菩萨戒，不应详阅比丘戒律？有古大德发如是论：在家阅戒，于小为犯。然若精熟用化有情，虽有违犯，净而非染。如是清净，犯亦无碍。是等圆通，最堪崇敬，吾于密部，亦如所云。

八、比丘不可就居士学，谬也。

《瑜伽师地》八十九：复次，心清净苾刍有五种法，多有所作。一正教授，谓有三种正友所显：一者大师，二者轨范尊重，三者同梵行者及住内法在家英睿，如是名为三种正友，诸有志者从彼应求积集善门真正教授。《华严·入法界品》称善知识比丘五人，尼一人，长者十一人，优婆夷四人，婆罗门二人，童子四人，童女二人，女二人，王二人，夫人一人，仙人一人，外道一人，船师一人，神十人，天一人，菩萨五人，一一请求，殷重授受，云何比丘不可就居士求学？观音六字大明传于居士，舍利弗等不二法门闻于文殊及维摩诘，玄奘法师唯识法门，五天独步，此土创垂，然其就学，乃在胜军居士一年有余，载《慈恩传》，可细披寻。云何比丘逞其封固，弃甘露味，自绝生途？尚慎旃哉！慧命摧残，何嗟及矣。

九、比丘绝对不礼拜，谬也。

《涅槃》第六，佛告迦叶，若有建立护持正法如是四人，当舍身命而供养之。即为说偈：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应供养恭敬礼拜，犹如事火婆罗门等，亦如诸天奉事帝释。迦叶问言：若护戒长宿从于年少，若护戒年少从破戒长，若出家人从在家人，礼则犯戒，不礼诸人，此偈虚妄。佛告迦叶：善男子，我为未来诸菩萨等学大乘者说如是偈，不为声闻弟子说也。是故《华严·入法界品》：求菩萨行，不问僧俗，既闻法已，头面礼足，绕无数匝，辞退

南行。是故德光论师求法睹史，见弥勒尊非声闻像，而不礼拜，终不得闻。比丘不拜天子，理也；比丘不拜善知识，非理也。必执一说而固守之，亦小乘人毫无悲心而已。

十、比丘不可与居士叙次，谬也。

《大智度论》：释迦会上，不别立菩萨僧，菩萨入声闻中次坐。《梵网》第三十八垂尊卑次第戒，先受戒者在前坐，后受戒者次第而坐。义寂法师注叙三义：一、师但受菩萨戒为次第。二、师未受菩萨戒，比丘坐菩萨下；若受，比丘依旧夏，不依新定。三、师不问声闻、菩萨差别，但先受戒，即在前坐，文殊、弥勒入声闻众次第坐故。然太贤谓和尚云，据实菩萨虽是在家，坐于声闻大僧之上，如《阿閼世王经》云：文殊云迦叶上坐，以耆年故（三义）。迦叶让言：我等在后，菩萨尊故（一义）。舍利弗云：我等亦尊，已发无上心故（二义）。迦叶云：菩萨年尊，久发心故（一义）。故文殊所将二千在家在前而住，迦叶等五百声闻在后而坐。又《阿閼世王经》：迦叶与五百比丘入城分卫过候文殊，文殊著衣，谓：迦叶前行，我今从后。迦叶、文殊辩论要义，卒复文殊在前，诸在家菩萨随中，声闻悉从在后，便俱向道。按此经论，诸所争者，在前在后而已，岂谓出家在家不可入中，不应叙次？

上来诸谬，就居士品边合并而观，非僧类，非三乘，非福田，非师范，不应说法，不应阅戒，乃至不可入比丘中行、坐、叙次，但应奉事唯谨，一如奴仆之事主人，压迫不平等，乃至波及慧命。而为居士者，谦退又退，无所容于天地。嗟乎悲哉！情形若此，遑冀清超特达，行毗卢顶，干大丈夫不可思议、不可一世作佛大事！

就比丘品边合并而观，不广就学，不拜善知识，不与人同群，间有参访，如不得已，忍而获求，行将速去，外顺同行，中怀慢志。嗟乎哀哉！买菜乎，求益也；攫金乎，宋人之盗市也。佛法封于一隅，一隅又复自愚，颡慢日炽，知识日微，又乌能续法王事，作

诸功德，尽未来际！迫不得已，发沉痛语，应亟醒迷，幡然易趣，不应生误，谓虐谓鄙。

哀 亡 六

君所不臣于其臣者，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释奠于先圣、先师，天子北面拜。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颜渊死，子曰：天丧予！车以为椁。子路死，子曰：天祝予！食遂废醢。孔子歿，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相向而哭，皆失声。子贡筑场，独居三年，然后归。数千余年至于赵宋，杨时事程颐，入室，颐假寐，时侍移晷，门外雪深三尺矣。由是观之，师之尊也，师弟之际，情之至也，义之尽也，骨肉之无逾也。以是严厉，以是精神，以是恳惓，虽造天地，铸宇宙，不难也。

楚元王礼师设醴，王戊即位忘设焉，穆生退曰：王之意怠，不去将钳我。已而申公白生果胥靡，衣赭衣，杵臼碓舂于市。嗟乎冤哉！师无其道，猴沐而冠，潮流所趋，又易以艺，梓匠轮舆，计功而食，贩夫鬻妇之场，叫嚣争斗不止，陵夷至于今日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孔氏世间学，人道义。天地者人生之本也，先祖者人类之本也，君师者人治之本也。故礼有三本：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佛则不然。世、出世学不独一道，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及与俱、非，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故唯一本，谓天人师。慧命者，天地所不能生也。无漏者，先祖从无其类也。无碍者，君师所不能治也。从佛口生，从法化生，故止一师，非寻常师。断臂焚身，无与其恩，继志述事，乃称佛子。故夫学人，止有誓愿，止有求善知识，止有念念众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师以是贻资，资复以此贻资。今也不然，师不必贤，弟不必学，唯衣食住以续以嗣，养父假子云初百世。大厦已倾，言亦曷济？悠悠

苍天，奈之何哉！

释悲训第二

体 相 一

悲者，法尔如是，自然而具，现成不求，固有不后，尽人能由，而不知其所由。有悲者，有情；无悲者，顽冥不灵。有悲者，含识；无悲者，木石。无想外道无六识，不害心法长夜沦失。有悲者，有用；无悲者，无功德。有悲者，有生趣；无悲者，焦芽败种，万漑不殖。有悲者，不住涅槃；无悲者，沉空趣寂，断灭而醒醉。法界之所呈，世界之所成，一悲之流行而已矣。智者隐也，悲者显也。隐固须研索，研索而有得则乐。显不待研索，证而得，不证而研索，终日睽隔。谈虎而色变，固有异乎众人之所畏者矣。请言其相：有悲恻，有悲切，有悲迫，有悲凄。

何谓悲恻？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疾雷动，震惊百里，百谷草木皆甲坼。悲亦如是，一恻然，而天地万物之情周洽彷徨，沦肌浹髓矣。足奚不语，头奚不履，百骸五官各封其域，老死不往来，终古不相袭。然有脉络，速于置邮，捷于响应。牵一发而全身动，针一孔而周身痛，病一目而充满其身，若无所容，夫乃谓之一体一身一人。悲亦如是。父子不同财，夫妇兄弟分崩离析，何况路人异国？凶年饥人相食，何况禽犊？一恻然，而我、人、众生痛痒休戚，咸归一致，达乎百为，贯乎万事。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蠕动蛸蠃，草木金石，有情无情，以顺以祥。悲恻之为用也，岂不大哉！

何谓悲切？蹢躅如仪，五月居庐，而不见其瘠；三视兄子疾，而帖然竟夕。礼非不善也，执之且益其慢也。心脾之痛，缠而愈缠，无隙而他容，无情而异用。如箭而的趋也，如锥而下入也，三

军环列而无视也，赴蹈汤火而不知也，故唯悲也，有是切也。《地藏本愿经》：婆罗门女以母崇邪，时已命终，悼必随业。昼夜哀恋，遂卖家宅，广兴供养，礼觉华定自在王像，自伤悲念：佛一切智，今日若在，必告母所。垂泣缠恋，久不能已。忽闻空言：念尔逾常，告尔母处。女则举身投扑，支节损折，苏苏有觉。续闻空言：尔但返舍，端坐思惟觉华名号。女如教行，一日一夜，忽到业海，谕母出狱。此业海者，二事乃到：一者，菩萨悲力；二者，众生业力。此之所谓切也。《大智度论》：阿育王弟韦陀输王，王阎浮提，上妙五欲。七日过已，阿育问言：所乐畅不？答言：不见、不闻、不觉。何以故？旃陀罗日日振铃，唱：七日过，汝当就死。我闻是声，虽王阎浮，上妙五欲，忧苦深故，不闻、不见、不觉。此之所谓切也。

何谓悲迫？空之至也，大地平陆，不得不沉。大浸之稽天也，九州下民不得不垫。劫火之兆也，金石不得不流，土山不得不焦。大风之扬也，巨木百围不得不于喁，海不得不飞，山不得不移。悲之迫也，身命不得不施，人、我、众生不得不夷，大位、大富贵不得不弃。境亦为之夺，人亦为之夺。世界三千，动、起、踊、震、吼、击，六种十八相震动。是故那罗延力不如业力，业力不如愿力。愿力能有威力，由于悲力。

何谓悲凄？与乐之谓慈，拔苦之谓悲。苦何为拔？凄之象不可一息留者也。万物自由畅遂，由有生意，生由于缘，缘由于集，集由于相应不相违。需火而冰至，需水而热至，需空而塞至，需明而暗至，需盛而衰至，需称而讥至，生意索然而自由剥矣。万缘相违乃至法界全违，斯苦之至矣。差重而极无间、阿鼻，差轻而极天下不如意事，皆凄之象，一息而不可留者也。然而生意畅遂，集苦之媒，生必有死，黑暗其妹，光明其姊。是故菩萨知苦之来，得苦之实，亦以为至凄之象，一息而不可留者也。是故拔苦之道不曰生意，而曰平等平等；遍一切一味，不曰畅遂，而曰涅

槃静寂。

悲之流行也，孔家得其恻，墨家、道家得其切，唯凄与迫，谁亦不能得。兼之而大之，又复不可思议者，菩萨行也。悲之体相如是，一产生妙有至强有力之母而已矣。

悲后有众生，有众生后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有大乘，有大乘后有六度、四摄，有六度、四摄然后有一切智智，有一切智智然后有诸所分别。如或不然，悲则无有而诸所分别，则无源之流也、无根之木也、无的之矢也、无果之芽也，禽犊之言也，儿戏之行也，君子不贵也，有心人之所伤也。是故如来，若有请问菩萨、菩提谁所建立，皆正答言：菩萨、菩提，悲所建立（《瑜伽》四十四）。是故菩提心为因，方便为究竟，而大悲为根本（《大日经》一卷）。是故大悲是一切诸佛菩萨功德之根本，是般若之母，诸佛祖母，菩萨以大悲得般若，以般若得作佛（《大智度论》二十）。

差 量 二

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必有悲。大鸟兽丧其群匹，越月逾时，反巡过故乡，翔回焉，鸣号焉，踟躅焉，踟躅焉，然后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雀，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乃能去之。此悲之发乎鸟兽者也。丧群落魄，冤幽孤孽，亲亡戚离，国陨家索，变征风骚，天地暗色，此悲之发乎人者也。凡若此者，局于一身，止于当境，以悲还悲，随顺天然者是也。不局于一身，不止于当境，一身之外必及其他，当境之余乃有施設，匪独陶写，匪任丧颓，极其庄严，尽其神力，则出世圣人一绝大事。《三昧海经》：悲者见众受苦，如箭入心，如破眼目，心极悲苦，遍体雨血，而欲拔之。如此悲者有百亿门，广说如大悲三昧。兹总略说，有三种悲，如《无尽意问经》：一、众生缘悲，二、法缘悲，三、无缘悲。

众生缘悲者，以悲相应，恚恨怨恼一切都无，广大无量善修

其心，遍满四维上下十方世界众生，名众生缘。是等多在凡夫行处，或有学人漏未尽行。

法缘者，破我相一异，但因缘续，生诸苦蕴，其法原空，众生不知而欲除苦，愍之令除，为俗法故，名为法缘。是等多在漏尽罗汉、辟支佛行。

无缘悲者，不住有、无为，不依过现未，心无所缘，缘自不实，众生无知，分别舍取，乃以智慧令知法相，是名无缘。

是等悲相，但诸佛有。如给贫人，有是三等财宝真珠，三缘差量应如是取。《大智度论》：四无量悲名小，十八不共法悲乃名大。余人心中悲名小，佛心中悲名大。菩萨之悲视佛为小，视二乘为大。小悲观众生种种身苦心苦，怜愍而已，不能令脱；大悲怜愍，而能令脱。遍满十方三世乃至昆虫，悲彻骨髓，心不舍离，众堕恶道，一一代苦，得脱苦已，欲乐、禅乐，悉令满足，比佛大悲，千万分中不及其一。何以故？世间苦乐，欺诳不实，不离生死故。《智论》又言：大慈大悲，乃不应如迦旃延法分别求相。诸师取用迦旃延法分别显示，不应信受。迦旃延言：大慈大悲一切智慧，是有漏法，系法世法，是事不尔。大慈大悲，是名一切佛法根本，云何乃言是有漏法、系法世法？

虽有难言：佛法本乎悲，如莲出淤泥。然无碍解智一切法净，一切习尽，悲亦应净。

虽有难言：慈悲不能离众生想。然唯罗汉不得众生相，取相而生悲；佛不思议，不得众生相，不取而生悲。

虽有难言：无漏净智不缘一切，唯有漏缘，然非佛说。迦旃延说，有漏缘假，无漏缘真，故唯无漏方缘一切。

略述经论，了然朗然，不俟疏释。抉择取最，循而行之，是在有智。

威力三(上)

天下非人情，逾常理，最不可索解者，舍身饲虎、大地震动二事。身至宝也，舍至轻也；虎至残也，饲至奉也。轻其宝而奉于残，惑之甚，绝诞，不可以训。至坚者大地，至脆者震动，乃坚而脆用，地厚载物，藐焉一身，浑然中处，乌获举千钧不能举其身，一人发愿而大地震，绝诞，不可以训。然而释迦行之矣，然而行之而释迦矣！其要奈何哉？曰：此大悲之威力也。常见者不知也，二偷者不能也，无悲者不足与谈也。然而有情多悲，愿与谈舍身饲虎义。略举十义：

一者，舍身饲虎义，是唯一义。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一举以为重，万退而为轻。若举鸿毛，泰山可轻；若举蝉翼，千钧可轻。以珠弹雀，以子治味，以国、以头颅、以名、以业博嬉，不问其谁何，然能趋于一。此之所谓一者，拔众生苦而已矣。

二者，舍身饲虎义，是决定义。身者危脆，决定不可留，不舍于今必舍于后，不舍于功德必舍于死魔。虎者有情，决定依食住，强时自饲，羸时他饲，有物物饲，无物身饲，物势屈饲，菩萨宏愿饲。众生苦决定拔，无漏无苦，涅槃无苦，无漏其轨，涅槃其乡。先其烦恼，次其寂静。

三者，舍身饲虎义，是至极义。施王位，施妻子，乃至施脑髓心脾，是为施轮之极，身以外无有加于其所爱也。与有德，与旃陀罗，乃至与虎狼恶兽，是为受轮之极，虎以外无有加于其所不爱也。皮船渡海，沉于一孔；千仞之堤，溃于一蚁。建立者不留隙，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中庸者至善，至善者事理当然之极，曰扩充，曰致，曰建极。亦何尝极端为害、模棱中庸哉？

四者，舍身饲虎义，是快足义。侠士复仇，所志遂，所求得，死而含笑。菩萨拔众生苦，众生苦拔而快，菩萨自不得不快；众生快而足，菩萨之快自不得不足；菩萨无自乐，以他乐为自乐故。

五者，舍身饲虎义，是无碍义。计较一碍，踌躇一碍，恐怖一碍，我爱一碍，深恶一碍，他阻一碍，无助一碍，痴惘一碍。舍身饲虎，诸凡障碍，一切皆除。

六者，舍身饲虎义，是不挠义。胜己不挠，能忍不挠，且谈能忍。大象入阵，直冲不缩，能忍鼓声、螺声、角声、大叫唤声，能忍寒热、蚊虻、毒虫、风雨、饥渴，能忍锋镝、弓弩、箭稍、戟剑、刀铤，如是能忍，则为有力，超胜一切，则可以语舍身饲虎事。

七者，舍身饲虎义，是平等义。自他不等，人畜不等，恩残不等，顺逆不等，受拒不等，生死不等，有空不等。舍身饲虎，一切平等。

八者，舍身饲虎义，但顾自义。但顾自愿，不问福田不福田故。又但顾他义，但顾他苦，不问堪任不堪任故。

九者，舍身饲虎义，是蓦直义。蓦直是现量，是本真，非鲁莽，非灭裂。何以故？愿夙植故，悲所驱故，精审于他日故。

十者，舍身饲虎义，是习成义。其力已充，其念能举，其行能致，不于一佛二佛乃至已曾供养百千万亿诸佛故。

略叙十义，举之而无上，挥之而无旁，敌之而无当，对之而无将，任其所行，恣肆纵横，威力之至，有如此哉！悲之至于舍身饲虎也，岂不威哉！有舍身饲虎之精神，然后乃有为人之学。舍身饲虎，陈义如是。大地震动，应续而谈。

妙善唯识，了知大地震动义，是法尔义，非奇特义，见分挟相，识识交网，此一义也。本乎斯义，则知自所于自能，为挟带相分，大地必为之变易；此所于彼所，为阶上相分，大地亦为之震动，成住坏空，唯心所现，心净土净，此一义也。本乎斯义，则知吾愿若满，而应有大地必见创成；吾愿正发，而已有大地固应震动。

妙善唯识，奥义络绎，不能备举。但取足喻，威力之差：一者，无情、有情。有情刺激飞鸟哀鸣、大兽狂趋；无情刺激大地震

动。二者，坚固、流行。流行感变天地昏黄，灾雹冤霜；坚固感变大地震动。三者，全体、一分。一分暴露，邓林旋没，苏迷裂帛；全体暴露，大地震动。威力至于大地震动，无论有情无情、坚固流行、全体一分，斯亦绝对、决定之至者矣。大悲威力非独二事，诸佛菩萨种种威力非独大悲，不及其余，亦足以观而请止。

威力三(下)

威力义略陈一二，威力事不应缺如。十二部经本事、本生，虽不胜详，然应述略。发愿以后，悲为先驱，舍身有力。入地以还，悲则增上，众生能等。故应多闻熏习，长养种姓，振起悲愿，自在纵横。爰录藏中十有二事：菩萨人中舍身四事，为畜舍身叙其三事，菩萨畜中舍身四事，菩萨忍辱叙其一事。舍身固难，忍辱波罗蜜实为最难。

乃往过去，罗阇国王持七日粮，微服孤行，避难邻国。还复入宫，抱太子须阇提膝上，夫人怪王神情离丧。王曰：汝不知耶？罗睺大臣杀我父兄，深仇即至，速行邻国。向邻有二道，王初孤往，拟七日道，三人荒迷，入十四日道。道迂远险难，无水草，食尽，无可奈何。王不欲并死无益，设方便，拔刀趋夫人。太子谓王：何处有子啖于母肉？应以子肉济父母命。然不可杀食，易腐臭耳，应日割三斤，二分父母，一分自支。肉且尽而道未达，又复净括余残，于是太子独不得前。新肉香，蚊虫啖食遍体，太子忍楚，发声誓愿：宿殃此尽，后不复造，今以此身供养父母，济其所重，愿我生父母得十一福。又以余身施诸蚊虻，皆使饱满。我作佛时，愿以法食除汝饥渴、生死重病。发誓愿时，天地六种震动，日无精光，禽兽驰走，须弥山王踊没低昂，忉利诸天皆亦大撼。帝释下化师子、虎狼，张目眦眦，腾吼而来。太子微声而言：欲食便食，何为作恚？帝释谢解，而问其愿。太子答言：我亦不愿生天作梵，愿求无上正真之道，度脱一切众生，假使热铁轮在我顶

上旋，终不以此苦，退于无上道。所言不妄，身体如本，血反白乳。即时如言，溃身平复。此为菩萨人中，割肉救父母事。

乃往过去，贾客众行，夜迷邪径，无依无归，谁与光明，若天若神。外道仙人，于空林大泽草庵中住，闻是悲唤，而作是言：若我不救，虎狼、狮子、大象、野牛，心恼彼声，来夺彼命。遂报之言：汝等毋呼，须臾光明。疾以毡衣缠裹两臂，以油遍灌，以火燃之，光明彻林。时彼贾客甚为稀有。时彼仙人悲心转增，乃大发愿，愿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邪道众生为作法明，示正道行。贾客天明趋视仙人，仙人以净施因缘故，两臂平复，疮瘢都无。此为菩萨人中，焚臂救贾客事。

乃往过去，佛为大力国王，设大施会，金银、宝物，奴婢、象马，恣人须求。提婆达多时为帝释，化婆罗门来破彼施，不乞余物，但乞身分。王知是事，语婆罗门：与汝身分，截取持去。婆罗门言：得无悔耶？王言：不悔！四方来集，悉应令足。婆罗门言：今我一人，尚不充足，何论四方？王欺人哉！王即以刀自割其臂，与婆罗门。当割臂时，心平无异。以能舍弃一切法故，臂自平复。于是调达福尽，应堕阿鼻。如来威神之力，调达第一不知恩义，临狱闻言：痴人调达，瞋恚于佛，横起杀业，今当堕于阿鼻地狱。即时大怖，深生亲好，作大声言：我今唯以骨肉，一心归命于佛，心即得乐。以是因缘，调达出狱，得生人中，出家学道，得辟支佛，号曰骨髓。此为菩萨人中，割臂胜施障事。

乃往过去，不流沙城，饥馑疫行。时王亦病，夫人拔摩，因出祠天。时有产妇，饥虚欲死，念无余计，唯有啖儿。心极悲感，举声大哭。夫人过而闻声，既伤惨切，就舍而求得其情，倍复悼愍。语彼妇言：莫杀其子，我到宫中，当送尔食。妇人答言：夫人尊贵，或复稽忘，我命呼吸不逾时节。于是夫人便取利刀，自割其乳。便自愿言：今我以乳，持用布施，济此危厄，不愿转轮天帝、魔梵，愿求无上正真之道，度脱一切众生苦厄。即便持乳与彼妇

人。适欲举刀更割一乳，应时三千大千世界为大震动，诸天宫殿皆悉动摇，无数诸天虚空悲泣，泪如盛雨。天帝问愿，夫人即誓：今我所施功德审谛成正觉者，乳当如故。即时如言，乳处平复。此为菩萨人中割乳救啖儿事。

乃往过去，尸毗国王得归命救护陀罗尼，精进慈悲，视一切众生，如母爱子。时世无佛，释提恒因处处问难，不得断疑，忧伤愁烦，沉索而处。毗首羯磨告有尸毗不久作佛，二天遂下，欲观其真。毗首变鸽，帝释变鹰，鹰急逐鸽，鸽入王腋，举身战栗，动眼促声。鹰在树言：还我所受。尸毗抗言：我先受此，我初发意时，受一切众生而欲度之。鹰言：我非一切耶，而夺我食？王言：相当给食。鹰言：须新杀热肉。王念杀一与一，何如割肉相易。乃刳股持与。鹰言：轻重勿欺。王言：便持称来。以肉对鸽，转展不准。王割二股、两踡、两髀、两乳、颈脊，次第肉尽，鸽重肉轻。王虽溃血模糊，欲人观触，敕勿安幔，攀称而上，肉尽筋断，不能自制，上而还堕。乃自责言：汝当自坚，奈何迷闷，一切众生忧苦大海，汝今一人誓欲渡尽，此苦甚少，地狱苦多，以此相比，于十六分犹不及一。汝今获有智慧、精进、持戒、禅定，犹患此苦，何解狱中无智慧者？王更攀称，语人扶上，即时天地六种震动，大海波扬，枯树华生，天降香雨，天女歌咏，鹰鸽还形，至心归命，偈赞菩萨必得成佛。王心不瞋，溃身平复。此为菩萨人中，割肉救鸽事。

乃往过去，王子三人，波罗、提婆及与萨埵，游赏山林。波罗心念：今日怵惕，将无及难。提婆心念：身无足吝，爱别离苦。更复前行，果遇母虎，产生七子，才经七日，诸子围绕，饥羸将死。波罗乃言：哀哉此虎，必啖其子。提婆乃言：仓猝无求，唯有舍身。婆罗复言：一切难舍，无过己身。萨埵乃言：当怀悲利济，空百千生，烂弃何益。各起慈心，凄怆伤怀，熟视徘徊，久之而去。尔时萨埵便作是念：我舍身命，今正是时。观身不坚，于我无益，

如贼可惧。若舍此身，则舍无量痼疾恶疾，百千怖畏。是身唯有大小便利，如泡虫集，血脉筋骨，节节连持，甚堪厌弃。我今于日，当使此身修广大业，于生死海作大舟航，弃舍沉沦，长夜出离。我今应求究竟涅槃、无上菩提，定慧熏修，福德严密，获微妙身，成一切智，拔众生苦，法乐无极。尔时萨埵大勇弘誓，悲心转增。更虑兄惧，方便遣离。独至虎所，脱衣竹上，委身卧就。慈悲威势，虎无能为力。即上高山，投身于地。复为神仙接足无失。即起求刀，又不能得。乃设方便，干竹刺颈，血涌淋漓，徐近虎边，虎遂得食。是时大地六种震动，如风激水，日无精明，如罗睺障，天雨华香，缤纷堕坠。父母二兄，哀恸逾常，收残起塔。此为菩萨人中，舍身饲虎事。

乃往过去，宝灯焰佛时，有千童子发菩提心，死为千梵王。复因辟支佛足现文字十二因缘，禅思证果，又发大愿作佛度人，过此辟支百千万倍，死为千圣轮王。千圣轮王至是修施，天乐天女，国家王位，一切弃舍，入雪山学道。各立草庵，端坐思惟，发弘誓愿，当度一切而求无上。宿世报故，山神供果，五通腾虚，寿命一劫。时雪山中有大夜叉，身长四十里，狗牙上出高八十里，面十二眼，眼出迸血，光过熔铜。持剑持叉住圣王前。高声唱言：我今大饥渴。千王施果，夜叉怒詈：我父夜叉啖人精气，我母罗刹啖心饮血，速施心血来！千王踌躇，夜叉为之偈言：观心无相，四大所成，一切悉舍，应菩萨行。时雪山中有婆罗门，名牢度跋提，与闻此偈，独至其前，白夜叉言：唯愿大师为我说法，不惜心血。乃脱单衣敷为高座，请夜叉偈。夜叉偈言：求无上道，受割截苦，能忍如地，不见受者；心不悔吝，普济饥渴，如救头然，应菩萨行。牢度跋提闻已，踊跃欢喜，将出心血，持剑刺胸。地神止之。牢度偈言：幻焰随灭，响已不更，四大五蕴，势不久停，千万亿岁，未为法死，勿障胜慧，成佛度汝，于是以剑刺颈，施夜叉血，即复破胸，出心与之。是时天地大动，日失精光，无云而雷。

有五夜叉从四方来，竞裂食之，食已叫跃空中，而告王言：谁能行施如牢度跋提，乃可成佛。千王怖退，夜叉又为之说偈，乃默然住。此为菩萨人中，出心伺夜叉事。

乃往过去，雪山王边有五百群象，中一最大，体貌可爱，多力多智，以为其主。高山险难，唯有一道。尔时猎师见此象群，夜于险处，大作坑坎，朝遂驱逐，向坑陷之。象见大坑，徘徊无计。时大象王急极智生，舍身横坑，趁力作桥，五百群象，大踏其脊，次第而过。最后力尽，有一未渡，势将堕坠，急持忍痛，遂得安济。象王心喜，作势踊跃，入其群聚。此为菩萨畜中，舍身殉群事。

乃往过去，鹿百为群，随逐美草，侵入人邑，国王出猎，遂各分迸。鹿母怀妊，饥疲失侣，遂生二子，羸悸堕踰，悲鸣不已。猎师见而心喜。鹿乃稽首陈言：即生二子，朦朦始视，未知东西，乞假须臾，将至水草，使得生活，旋来就死，不失信誓。猎师惊怪不许。鹿说偈言：不能林藪，入踰应死，何惜腥身？但怜二子，虽昧人义，奈何虚伪。恩放不还，罪甚五逆。猎师悚然，乃自叹言：可以人而不如鹿乎？痴贪欺残，胡乃若是！便前解踰放鹿。于是鹿母至其子前，低头吟舐，示好水草，一悲一喜，而说偈言：努力自活，世无久合，误堕猎手，应就屠割。即便弃子而去。二子呜啼，恋慕追随，顿地复起。母顾命言：毋为母子并死。然子悲号，俱至踰所。猎师憩卧树下，惊觉而起，感鹿笃信，志节丹诚，释鹿母子，乃具以闻王。国人咸感，遂废杀猎。此为菩萨畜中，舍身殉信事。

乃往过去，有古弥勒，以《大悲海云经》教人作佛。有婆罗门闻经发愿，入山千年，乞食诵经，一心除乱。时连雨不止，洪水暴涨，仙人不食七日。时彼林中，有五百白兔，中一兔王，哀念仙人命不久留，法幢将崩，法海将竭，当令久住，不惜身命。即告诸兔：一切诸行，皆悉无常，众生爱身，空生空死，我今欲为一切众

生作大桥梁，令法久住，供养法师，汝等宜各随喜。诸山树神即为积薪，以火燃之。兔王母子围绕七匝，白仙人言：今我以身供养仁者，为法久住，令众饶益。即别其子，今后汝可随意水草，系心三宝。兔子跪言：如尊所说，无上大法欲供养者，我亦愿乐。子即投火，母随而入。即时天地大动，色界以上皆雨天华，供养菩萨。菩萨肉熟，树神白仙人食。仙人悲不能言，以所诵经置树叶上，因发誓心：愿我世世常不啖肉，乃至成佛，制断肉戒。作是语已，自投火坑，与兔并命。是时天地六种震动，天神力故，金光晃曜，照千国土，国人蒙此光者，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此为菩萨畜中，舍身殉法事。

乃往过去，菩萨独行，时有恶兽来夺其命。临命终时，心发大愿，愿此死后，于空林泽中作大畜身，诸来食我，令悉满足。所以者何？是诸恶兽常食小虫，多起杀罪，饥虚不饱，甚可怜愍。菩萨乘愿即作大畜，如是辗转百千万亿那由他世，若以一劫，若减一劫，悲心拔济，作畜施食。又尝为鱼十二由旬，屠十二年，济世饥谨。此为菩萨畜中，舍身济饥事。

乃往过去，忍力仙人，受如是法不生瞋恨。恶意弊魔，遣巧骂千人，前后围绕，恶口鄙秽，苦切备至，止时亦骂，行时亦骂，到聚落亦骂，入聚落亦骂，食时亦骂，食已亦骂。如是从座起，从聚落出，还至林间树下，一一皆骂。如是坐卧经行，息入息出，常随逐骂，凡八万四千岁。又仙人入聚落时，屎灌其头，著钵涂衣，粪埽洒其顶上。忍力仙人，终不瞋恨，终不退没，终不自言我有何罪，亦复不以恶眼视魔。千人至是，知不可坏，殷重忏悔，发生道意。所以者何？菩萨自念：我常长夜于诸众生如父母想，愍其孤穷无有财物，往来生死险难恶道，愚痴无智，常盲慧目，谁能示救？唯我一人。若有众生，恶口骂我，苦切责我，瞋我打我，我终不报。我应常与一切众生拔究竟苦，施毕竟乐。我不应与一切众生毫发恼恨。是诸众生谁能忍者？则唯我能。是故，我今应

学众生无上忍法。此为菩萨忍波罗蜜事。

功德四

悲以功德而大，功德以智而成。不作功德，无所用其一切智智；不有其悲，亦无所用其功德。本乎大悲，而因于菩提，竟于巧便。是故功德者，悲智之寄命，悲智之橐籥，而菩萨之所以为行也。菩萨功德摄于十度，而精进遍于一切，则九度者功德之用，而精进者又功德之体也。何为精进？相续增上，是为精进。难行苦行，遍一切行，不思議行，是为精进。日月以续而明，四时以续而成，涓涓之滴，续成江河，青青之茁，续成寻柯，悲悲不已，续成萨婆若。

夫凡圣同情，悲惻皆生。不续则凡，续则成圣。而法相不住，念念皆新，若必相续，非寄命于功德则不可能。功德不住，亦顿起顿灭，若必相续，非寄命于精进则不可能。牵引而生后，触类而通旁，辗转而增上，功德以悲力而益彰，悲力以功德力而益壮。三千大千自界现象，自界庄严，自界光明，则亦功德之为用，而精进之为体故也。五稀奇，五不稀奇，五平等，五饶益，五报恩，五欣赞，五加行，五无量界，是四十法中，观其难苦，观其普遍，观其超特，必有一物，是率是行。是使悲与功德，大莫与京，充量过量，则亦功德之为用，而精进之为体故也。

《摄大乘论》：何故声闻乘中，不说赖耶？以彼声闻，不于一切境处转故，虽离此说，然智得成，菩萨一切境处转故，若离此说，不能证得一切智智。是故唯识学者，大悲之作具。大悲行者，唯识之作业。声闻无悲，不生功德，用不藉于唯识。大悲菩萨，功德业宏，唯识则证，一切智智则成。十二分教、四谛、四道理、三乘，是为四施設建立。智之能施設也，龟毛、兔角而有用也，是智之极也。蕴、界、处、谛、无碍、依资、觉分、止观、缘起、一切，是为十善巧分别。智之能善巧也，迷谬重障，莫予毒也，是智

之极也。有施設善巧之知，为一切功德之作具，何法不续，何行难苦而不遍满非不思議？则亦功德之为用，而精进之为体故也。

十王大业，智增菩萨，不作铁轮，乃至初禅，唯四天下，变易生死。悲增菩萨，则初地铁轮，十地四禅，七地以前，一向分断。此犹可尔，毕竟阐提但问功德，不问证期，谁能承此无果之为？难之又难，有地藏菩萨，众生入地狱无有穷已，地藏菩萨住彼地狱无有出时。此一功德也，菩萨摩訶萨精进之尤也，闻之而可作也。取净妙土，摄调白人，功德严成，悲尽未来，一千四佛，悉亦如是。独我本师释迦牟尼，取不净土，摄不净人。此一功德也，如来世尊精进之尤也，闻之而可作也。

乃往过去，宝藏佛世，转轮圣王为阿弥陀，其千太子，观音势至，文殊师利，金刚智慧，虚空印，虚空日光明，师香普贤诸菩萨等。佛入三昧，现多佛土，或净或秽，令各愿取。是等菩萨，皆取净妙，离五浊世，无声闻众。释迦本师，时为大臣，见于诸人取净摄白，五逆十恶，三有四流，不净恶众，诸佛净界所不能容，罪积如山，摈集娑婆，无有救护。乃白佛言：我今心动，如紧树叶，心大忧愁，身亦憔悴。此诸菩萨虽发大悲，不能取此五浊恶世，令彼众生堕黑暗痴。我当于此娑婆贤劫，寿千岁时，行菩萨道，生大悲心，调此罪众，头目血肉，难苦行施。我行六度，三世诸佛所不能及，为仙为兔，而皆舍命以应求乞。自初发心，乃至涅槃，有闻我名，怪未曾有，摄彼邪众，为植善根，于十劫中入阿鼻狱，受无量苦，畜生饿鬼，贫穷下贱，一一庄严。于其中间，不愿生天受诸快乐，唯除一生兜率成佛。寿百二十时，世界粗弊，我于是时证无上道。三乘化小，苦行化外，他方恶众，来生我国，等一度化。其有犯重，一念悔已，即为受记。其有怨贼，出佛身血，大悲梵音，而为说法。誓愿五百，一一成就。又复我之所证，施戒闻思，悉与地狱一切黑众。若有闻法开释，而业未尽，我为代受而令生人。愿令我身大如须弥，数如刹尘，所觉苦乐一如今身，以

此身代十方刹尘阿鼻众罪而久其苦。是愿若成，此会大众，唯除如来，皆当涕泣，赞言善哉。说是语已，弥陀座起，悲泣滂沱，敬礼赞偈。观音以下，一一如应。

菩萨四法懈怠：一者，取净世界。二者，调白众中施作佛事。三者，不说声闻、辟支佛法。四者，寿命无量。如是菩萨非猛健丈夫，非深重大悲，非方便巧慧，非平等善心。譬如华田，是乃杂华，非分陀利。

菩萨四法精进：一者，取不净界。二者，不净人中施作佛事。三者，说三乘法。四者，寿命不长不短。如是菩萨是猛健丈夫，是深重大悲，是方便巧慧，是平等善心。譬如华田，是分陀利，非彼余华。

唯我本师释迦牟尼，是大精进，非是其余。唯我本师三十二相，是流血成，非祥善成。梵牙索目，坚牢乞耳，蜜味索手，卢志乞足，尼乾索阴，又复乞皮。肉山臂烛，应饥渡厄。施目如恒沙，施血如海水，施肉如千须弥，施舌如大铁围。又复舍耳如纯陀罗，舍鼻如毗富罗，舍齿如耆闍崛，所舍身皮如三千大千所有地壳。唯我本师，于无佛世，粗恶语言，怖化众生，是余业故，世界弊恶。唯我本师，于无佛世，作夜叉像，怖化众生，是余业故，菩提树下垂证觉时，天魔波旬扰乱侵坏。唯我本师，于无佛世，唯摄黑众，他国来生得度因缘，是余业故，说法会上立声闻僧。

起 悲 五

谁不有悲性，谁不欲起悲度众，名字远闻？然无方便，悲不得起。悲不得起，或怖自苦而为声闻，或破自惑而成缘觉，是故直往菩萨起悲第一。起悲方便，第一中之第一：一、多闻，二、清净，三、不离众生，四、发愿布种，五、修慈滋润，六、多作功德，七、观众生苦，八、观众生倒惑，九、取相作观，十、习以成性。苟能如是十种方便殷重不已，悲念不生，如来世尊则为妄语。

云何多闻而起悲耶？智由悲起，悲亦由智起。悲起之智，能自抉择，加行、根本及与后得，遂尔次第而成。起悲之智，数他珍宝，七事四理，深信不诬，遂尔知见有力，触感根心。是故必得多闻，而后知苦真实；知苦真实，而后不同苦役；不同苦役，而后能观众生役苦以起悲。必得多闻，而后知法真实；知法真实，而后不同法执；不同法执，而后能观众生执法以起悲。若不知苦真实，则又不能代众受苦；不能代众受苦，虽或能悲，乃亦不能念念相续；不能念念相续，刹那已灭，乌得谓其真能起悲？若不知法真实，则事有触而应悲者，由衷而出，不免为世俗附庸；非由衷出，不堕于口惠之随风，即堕于感情之躁动。凡若此者，又乌得谓其真能起悲？

云何清静而起悲耶？五百盐车截渡，浑浊丧真，沧浪之清，物来必鉴。久氛尘镜，黑暗冥顽，不染一埃，空灵照烛。感触捷应之机，掇则失用，净则精通，理固然也。是故物至而悲起者，清静无秽之心境也。《大宝积经》：如是大悲，由于不谄而得生起，譬如虚空永出离故。如是大悲，由于不诳而得生起，从增上意而出离故。如是大悲，非由诈妄而得发起，从如实道质直其心而出离故。如是大悲，由于不曲而得生起，极善安住无曲之心而出离故。如是大悲，由彼无有骄高怯下而得生起，一切有情高慢退屈善出离故。

云何不离众生而起悲耶？悲是能缘，众生苦惑是为所缘。草木河山，骚士情人，因之而多感。羌无寄托，则秋风肃杀，或亦喜彼威刚；落日昏黄，时则赏其索寞。唯夫有情疾痛，相对黯然，盖未有不悲从中来也。空山趺坐，飞鸟不闻，足音趵然，定中憎扰。肝胆楚越，人事迷茫，苦且不知，从何悲起！是故大乘大悲，当处人间尘坌阗闹，然后乃得众生业惑，情伪离奇，然后有动乎中，酸辛悲愤。奈何菩萨如彼声闻，了自业缘，避人逃世？是故《大庄严论》：菩萨大悲，略以十种众生而为境界。《菩萨藏经》：

菩萨大悲，略以十六众生而为所缘。

云何发愿布种而起悲耶？行菩萨行，但是行愿，发愿为因，愿满为果，因果不二，但是其事，不必事圆，是故不能起悲，但应悲愿。愿则易举，德辄如毛故；愿不可毁，金刚不坏故；愿则能引，招同类故；愿则能续，恒长养故；愿则不断，恒希望故；愿则能展，久具计故；愿则能赴，机相应故；愿则能任，力渐充故。是故不能起悲，但应悲愿。悲愿者何？不舍众生而已。众生与悲，如命与息，当愿众生，起悲第一。《华严·净行》百四十一当愿众生，愿在发心前。《缨络本业》有二十四当愿众生，愿在发心后。佛前佛后，皆普贤行，而皆行愿，愿此众生，愿此众生，大悲无已，尽未来际。

云何修慈滋润而起悲耶？取与舍对，乐与苦对，交相系属，即交见栽培。与之以乐，不能不拔之于苦。悲为因缘，慈为增上，因缘增上，乃得成办，法性自尔，智者能知。《大庄严论》：悲树六事成，根出以慈润，由有慈者见他苦已，生悲苦故。

云何多作功德而起悲耶？菩萨功德，十波罗蜜：施度、忍度、力度，详于威力；进度、智度，详于功德；慧详多闻；戒详清净；愿度详愿；惟禅、方便，须续而谈。舍身代苦，若觉其难，即应退堕，但告奋勇，而难为继。故有方便修三三昧，五蕴皆空，无愿，无作。此观若成，能所俱寂，三轮清净，得大涅槃。然三三昧若无方便，必乘果报生长寿夭，退失悲心，堕于小、外。因悲而空，因空而悲，禅与方便，交相利用，有益无危。《大智度论》：大慈大悲，用方便力，不随禅生，不随无量生，不随四无色定生，在所有诸佛于（编者案：原文似有误，予更符合文意。原文为“於”）中生。众生著空堕大地狱，是故菩萨深入大悲，悲因缘故，得无量福德，生值诸佛，从一佛国至一佛国。是故大悲不妨实相，诸法实相不妨大悲。

云何观众生苦而起悲耶？诸圣声闻，苦谛现观，证苦深远，

厌俱行心相续而转，悲故微薄。菩萨正观，堕百一十极大苦蕴，正熏心故，悲亦正强。是百一十应悉披陈。云何是耶？一、流转苦，二、欲痴苦，三、三苦，四、别离、断坏、相续、毕竟苦，五、贪、瞋、疑、悔、昏沉、睡眠苦，六、因果、财护无厌、变坏苦，七、生老病死、怨、爱、不得苦，八、寒热饥渴、自逼、他逼及不自在一类威仪苦，九、自他亲财、戒、见、无病，现法、后法一切衰损苦；十、食饮衣乘、庄严器物、香鬘乐伎、照明给侍，一切乏匮苦。如是增数，有五十五。宿因、现缘，有一切二苦；长时猛利，杂类无间，有广大四苦；狱、鬼、傍生，善趣所摄，有一切门四苦；他触、自缠、现造、当趣、界不平等，有邪行五苦；父母、妻子、奴仆、朋友、财位、自身，一切流转，有不定六苦；长寿、端正、多智、胜人、族富、大力、一切不得，有不随欲七苦；妻子贪增、饥俭、怨敌、野难、属他、根缺、槟杀、一切损恼，有违害八苦；坏时、尽时、老、病、死时、无利、无誉、有讥、希求一切必至，有随逐九苦；无乐受、因不断、结、寻、逼、匮、不平、爱、坏、粗重，有一切十苦。如是增数，复五十五。此百一十，是菩萨行悲所缘境。缘此境故，悲不生起，是为木石，非有情类。

云何观众生倒惑而起悲耶？如来大悲三十二种救护众生，众生于法发生颠倒有二十四，又于有情发生迷惑而有其八，如来一一观诸众生而起大悲，而为说法，菩萨大悲，依此修习而得生起。云何然耶？一切法无我、人、众生、寿者，而众生以为有，菩萨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体无住，无执藏主宰、事物、我所，而众生以为有，菩萨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生无灭无垢，离三毒，无来去，无造作论戏，而众生以为有，菩萨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空、无相、无愿，缘生静寂，而众生以为不然，菩萨于此而起大悲。是谓观诸众生于法颠倒有二十四，而起大悲。世间众生，诤论瞋恨，倒见邪行，饕餮互陵，为妻子役，恶友近习，邪命自活，居家浊秽，堕小舍智，菩萨于此而起大悲。是谓观诸众生于有情

迷，有其八事，而起大悲。菩萨若能如此修习，大悲熏炽，则为已入阿鞞跋致。

云何取相作观而起悲耶？《大智度论》：菩萨学悲无量时，先应发愿，愿诸众生拔种种苦，取拔苦人相，摄心入禅，自诸亲族至十方界。取相作观，虽近小定，然入观根本，一主厌弃，一主拔济，所趣自不相淆，方便不妨一致。

云何习以成性而起悲耶？酒嗜痂癖，吾生以尔为命，人之所恶，彼之所好。中有开导，临事不造。法性自尔，悲亦何独不然？从他苦生悲，从悲生自苦，从苦拔他苦，从拔他生乐。夫至于乐，则成癖成嗜，非此不适。是故信、行位怖苦，未见自他等，未触如实苦，习而未性故。净心位怖苦，已见人畜等，已触如实苦，习已成性故。铜钟感应，天下易事，无过成性，菩萨念哉。

劝 学 六

人于兽，兽于禽，禽于余动物，递嬗迁流之迹，彰彰不诬。日月星辰，山岳江河，草木矿石，递嬗迁流之迹，彰彰不诬。物本天然，无所得而畸轻畸重。宇宙之坏及与不坏，既无所容其心；人物之安及与不安，亦无所先天下。浪漫支离，浮萍无与。如是之学，古史有之，天下多趋之。取天下之物，率天下之人，下之衡之，作之驱之。养其欲乐，使不得失所，制其品类，使不得绝足而驰。鳃鳃焉虑，孜孜矻矻，群分焉而治。古史有之，天下多趋之。二者之学，世之所谓极纯而至要者也。世俗之道，是则然矣。

虽然，君子有究竟之学。何以必须宇宙，何以必须山河大地、人、物、动、植？此一理也，研之乎未也。何因而忽有宇宙，何因而忽有山河大地、人、物、动、植？此一理也，研之乎未也。宇宙何为不惮烦如是，山河大地、人物、动、植何为不惮烦如是？此一理也，研之乎未也。烛照洞然，彻终彻始，置之不理。徒迹其已然，破碎支离，烦于一隅，以统大全，以纵横学，君子谓其细已

甚，甚足悲也。故事之起，环顾无绪，物境之变，不可思议。治之所生，乱之所始，救其所救，又救救者，世界殆尽而滋救不已。非谓其不成也，物以治物，性自尔也。乱不遏止，甚足悲也。是故君子有为人之学，悲乎众生不得无余涅槃是也。学悲有十胜利，应作而起：

一者，法界同体。悲惻不云乎？一惻然而天地万物之情，周洽彷徨，沦肌浹髓。法界繁赜，刹刹尘尘，然无大小内外，无分量古今，一举而悉举，一沉而悉沉，胜妙一毫端，宝王十方建。

二者，于事易举。《瑜伽师地论》：菩萨以所修悲熏修心故，于内外事无有少分而不能舍，无戒律仪而不能学，无他怨害而不能忍，无有精进而不能起，无有静虑而不能证，无有妙慧而不能入。

三者，群生知己。他心宿命，修习其通，无逾径热。观苦既久，洞径靡遗。身受者难言，而旁观者隐挾。苦虽未拔，而有知者，则感泣涕零矣。

四者，祥光安隐。鸽入舍利弗影，战栗不已；入佛光中，回翔自在。兽观猎师，顶有血轮，身生奇具，遂尔殢殢。修悲既久，充实盎然，应有祥光，饮人无量。

五者，坦无城府。言涉吞吐，行经几曲，是为有覆。有覆者，惑之本，害之最独。然实不得已，惧亏而留步，常时快足，既无为难，冲怀而出，岂不善哉！

六者，偷性灭尽。绝望者不偷，无委者不偷，救火追亡不偷，举重若轻不偷，悲之所至，如闻涂毒鼓，必死无疑故也。

七者，无不平等。但惻隐故，不择而加故，自然无有强弱、高卑、隆杀、贵贱故。

八者，与智无二。离悲之智曰小智，离智之悲曰外悲。既不可说分别为智，即不可说爱胜为悲。具虚灵故，具不昧故，皆所同故。

九者，容易得通。《大智度论》：入悲三昧，现在得五功德，入火不烧，中毒不死，兵刃不伤，终不横死，善神拥护。

十者，大雄无畏。师子不欺，香象澈底，行之既久，必坐菩提。作猛健大丈夫，谁怀斯志？

渐之姊淑，二十归于邓，未逾年而寡。邓有兄无赖，家破，姊大归侍母。训溱弟、琳侄、格儿蒙，因以为蒙师者若而年，得资治翁姑丧如仪。邓兄有子，又无赖，抚之而逃亡，乃子其族儿名拱璧者，教而婚之。初，邓幼，与予同学。岁暮过其家，邓兄呼舅，子骇奔询母，则正于是时许邓不诬，无奈何也。予一兄三姊，骨肉凡五，婚姻皆以幼，皆草草定，又不出弹丸小城。嫂及诸姊以故寡，又贫，霾阴悍鸷之气充于庭，无宁日矣。姊有德，包荒左右焉，又不惜其资，家人安之。不幸母死，不得已举家入山，趋空门倚佛，霾阴悍鸷之气充于山，无宁时矣。女兰，有知，愿随父。予入陇数月，返金陵而兰死，年十七耳。姊哀而聚宁数年。儿东，泯毙，姊哀而聚宁一年。今复可得而聚哉？姊既皈佛，作功德，格儿奉以资，施支那内学院。住宜黄龙泉，请藏，作藏经楼。工兴，露督而疾作，庸医投凉剂。子年来窘，不能如所须。道梗，药与资不达。其家时怨逼，百方违缘，而姊已矣。寒假，作《院训释》文，《释悲》已半，正月三日凶问至，心痛不自持，已辍。然无益，吾何以将吾姊，应续作以回向。乃秘之，制之，振之。胸煎热，头涔涔目眩，身寒噤如疟，数数不自持，复数数自责，今幸粗率成，实不能再作也。自今以往，吾悲愿：念念愿众生，念念拔众苦，本师所为，吾悉愿为，悉以回向吾姊。又愿读吾文而怦然者，拔一切苦厄，而先拔吾姊也。

民国丁卯上元日。

释教训第三

导 引 一

证智无戏论，佛境菩萨行，此之所谓教。

何谓无戏论耶？无著释龙树八不偈云：非灭不灭，非生不生。应知诸句皆如是说。不可说此法非灭故名不灭，世谛不异第一义谛，一相无相故。亦不可说此法无灭故名不灭，非灭中复有灭故，涅槃无体不得遮生遮灭故。盖非灭不灭云者，说灭戏论也，说不灭亦戏论也。根本此事非谈生灭，而以生灭作此事谈者。反覆转展皆戏论也，是故非之、不之也。《般若经》云：菩萨安住诸法无自性中，观蕴、处、界，乃至观一切智智，若常无常，若寂不寂，皆戏论也。念谛应知断、证、修，戏论也。念静虑、觉分乃至一切智智应修、应证，亦戏论也。应观种种不可戏论，故不应戏论。戏论是三界二障之所自出，不其戏论，则正性离生之所从入也。

何谓佛境耶？不其戏论，非一切法断灭无有，而内证圣智之异其所依也。《般若经》云：愚夫异生所执，非一切如是有故，如无所有，如是而有。又云：如如来如实通达生相法，如是而有也。能证乎是，是为证智。证智所缘，是为佛境，法界真如是也。毕竟空也，一切智智也，无余涅槃也，第一义谛也，一乘道也，无学也，无位也，顿证也，一也。

未得证智，以生灭心随顺佛境，趣向佛境，临入佛境。《般若经》云：初学菩萨，若欲疾证一切智智，于善知识所，能闻广略教相，受持、读诵、思惟、观察，令心、心所于所缘相皆不复转。又云：从初发心至坐道场，无容横起诸余作意，唯常安住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令心、心所于境不转。又云：于诸法中不作二想，名无上菩提修菩萨行，思惟在一切智智。一切智智者，无性为性，法

界为相，所缘亦无性，行相亦寂静，正念而增上是也。

发心作佛，念念是佛。而不然者，二想杂想，间断不续，又乌能佛境为主，戏论为客哉？而不然者，学四谛则落声闻乘，学十二因缘则落缘觉乘，学六度万行则落菩萨乘，空则恶取于空，有则非善巧乎有，各端其极，水火不融。如来所愿，顾若是哉？唯有一乘道，无二亦无三，于无性无动，于智智不转。以谈瑜伽则离言自性，以谈般若则是法平等，以谈涅槃则佛性中道。万派千流汇归瀛渤，无不同此法界流，无不同归一法界。若其发虑，则所向有殊，所施各异，说相说性，说常无常，释迦说法四十九年，何尝自语相违？是则相反无不相成，是则汇流无如趣一。

何谓菩萨行耶？本性空也，二取空也，三自性也，道相智也，无住涅槃也，二谛也，三乘也，行、引、修也，渐次之历位也，分证也，一也。既佛境矣，而菩萨行何耶？不得已之作也，自然之趋势也，巧便之施設也。不能用顿，则方便用渐，三智三渐次，三阿僧祇劫必能顿证。处梦谓经年，悟乃须臾顷，亦无渐之非顿而已矣。不能用圆，则方便用分，菩提分法满即菩提，以法学法界，复以法界学一切法；以法学无所得，复以无所得学一切法，积土成山，积水成渊，亦无分之非圆而已。不能遍一切一味，则方便用通，一摄一切，一入一切，则一法成佛；一切摄一切，一切入一切，则法法成佛；无住涅槃，观空不证，川纳众流，海纳百川，亦无通之非遍而已矣。是故行三自性于毕竟空，大悲度情有依能遍也。行道相智于一切智智，行无住于无余，无穷无尽而无遗也。行俗谛于第一义，熟情严土，后得智圆也。行三乘于一乘，行分证及行、引、修于果境，径无不通，无碍自在也。

是故无佛境，则渐不能顿，分不能圆，通不能遍，滞于一隅，朝宗无期也。是故无菩萨行，不能用渐而顿，不能用分而圆，不能用通而遍，彼岸天涯，无航可渡也。是故僻执久行者，破碎支离，磨砖作镜；高谈一乘者，凭虚凌驾，娱乐乾城，皆以不得方便

善巧故也。《般若》云：菩萨不从佛及善友，闻说殊胜方便善巧，虽亲近诸佛、种诸善根、承事善友，而不能得一切智智。是故方便为究竟也。是故新学菩萨于最初学极不可忽者，方便善巧是也。是故佛境、菩萨行合，而后为教也。

释 义 二

将欲释佛境、菩萨行至义，必先明不可思议三事，三事既明，义乃有据，不蹈虚臆。

一、真妄主客事。《胜鬘经》言：此自性清净如来藏，而客尘烦恼上烦恼所染，不思議如来境界，有二法难可了知，谓自性清净心难可了知，彼心为烦恼所染亦难可了知。据此，则真与妄法并时发现也，非止一真更无有妄也，非妄灭然后有真也。《楞伽经》云：诸有妄法，圣人亦现，然不颠倒，妄法是常相不异故，心意识转，即说此妄名为真如。若无如来藏名藏识者，则无生灭，然诸凡夫及以圣人悉有生灭。《解深密经》云：如实了知离言法性，于有无为决定无实，然有分别所起行相，犹如幻状迷感觉慧，不如所见坚固执著谓为谛实，彼于后时不须观察。此则说妄非为无有，而不执也。然《密严经》云：赖耶与能熏及诸心法等染净诸种子，虽同住无染。又云：藏识与七俱，体性而无染。此与《胜鬘》说染不同者何耶？据《辨中边论》，如水界、金、空，则此染者真妄不离，是故云染；非同世说和合一味，是故非染。此中辨析，厥有二义：一者，涅槃唯真无妄，不与生灭相应故。无余涅槃无损恼寂灭中无边功德，如如不动，其一分现前者，皆由先时菩萨愿力发起而来。譬如灭定，由先加力出起游行。是故说真如缘起者，乃邪说也。一真法界，诸佛自证理同不异，谓之为一。而言别有一境众共一心，亦邪说也。二者，菩提真妄不离，与生灭相应故。生灭相应，八识遂变根身、器界、心及心所，名之曰藏。依藏净种曰如来藏，依藏染种曰阿赖耶。同一八识，增立九识，

亦瞽说也。

二、智、如非一非异事。以法言非一，《楞伽》、《密严》俱称五法。《密严》云：法性名如如，善观名正智。《楞伽》云：真实究竟，自性可得，是如如相；不生分别，入自证处，是名正智是也。以义言非二。《般若》云：变化与空，如是二法，非合非散，此二俱以空空故空，不应分别是空是化。若以生灭言，又非是一。智与生灭相应是化，如不与生灭相合非化。《般若》云：真如名为无生无净，如实知见诸法不生。诸法虽生，真如不动，真如虽生诸法，而真如不生，是名法身。其言真如虽生诸法者，依于真如而有一切法生，非真如生一切法也。法若即如，法尚不生，何况真如而有生法？如、智既分，明与无明，义自相对。《密严》云：法理相应，明了能见，说为正智。《般若》云：于无所有不能了达，说为无明是也。若无明对如，则体用不分，法相淆乱，不可为教。

三、法法成佛事。《般若》云：诸菩萨摩訶萨于诸行相状，能正显发道相智者，遍于如是诸行相状，皆现等觉。与《华严》位位成佛义无差别。盖般若学蕴、处、界空，以自相智入正性离生矣，复回而观蕴、处、界空，业、学、行三渐次而修六度、六随念，乃至一切善法。是故一入一切，一切入于一切，金刚道后菩萨佛等，而无间行仍称菩萨，不必但三昧证空称佛也。所以必法法成佛者，《般若》中有三义：一、令有情法无倒解。二、知有情意乐睡眠为作乐利，遮障示修。三、知有情诸根胜劣，于所说法终不唐捐。三事既明，乃释至义。

佛境，毕竟空；菩萨行，则本性空、二取空。云何本性空耶？龙树有言：毕竟空者，无有遗余；本性空者，本来常尔。毕竟空者，三世清净；本性空者，但因缘和合，无有实性。毕竟空者，是其深空；本性空者，是中道空。毕竟空者，一切佛行；本性空者，菩萨所行。本性有理破不心没，是故新学菩萨无不取用于本性空，为惊怖空而设方便故也。《般若》云：非别实有不空涅槃，然

我为新学菩萨说涅槃非化。善现问：云何方便教诫教授新学菩萨，令知诸法自性常空？佛告善现：岂一切法先有后无，而不常空？然一切法先既非有，后亦非无，自性常空，不应惊怖。应如是令知诸法自性常空。

云何二取空耶？为导俗故，为导俗以趣空故。导俗趣空，立依他如幻；如幻更执，遂生二取为遍计执；如幻自然，即二取空为圆成实，是为无住异门说三自性。此三自性皆心境上事，皆相用边事，但有此施設事、缘生事、实相事，非如幻上更有自性事。是导俗以二空，绳非蛇而所空，麻非绳而能空，岂增语以三性，更八而不增名，复九喻而增相？是故龙树为取真而无性，此之无性但无增语，非性全无，以有实性曰无性性。无著为导俗而自性，此之自性但有此事，非主宰有，以无主宰曰性无性。大士婆心，各以方便异门论空，使人明了。奚必舍义，别滞于文，法苑长悲，执竞千古？

佛境，一切智智；菩萨行，则道相智。一切智智何以为佛境耶？一切智智有二相：一、寂灭相，谓一切法皆同一相，寂灭相也；二、遍知相，谓诸行相状，能表诸法，如实遍知也。菩提涅槃，是称为佛。佛之知见，一切智智是也。佛之知见依于为境，则无性为性，法界为相。无性为性者，所缘亦无性，行相亦寂静，增上于正念也。法界为相者，法即法界，法界即法，学法界于法，学法于法界也。

道相智何以为菩萨行耶？能往一切智智为道。道相智者，赅用三智以为其相，行至于一切智智是也。三智者，小果蕴、处、界为一切智，极果一乘毕竟空为一切智智，自果发心至证觉为道相智。发心至证觉有二事：一、诸道般若，统摄三智，法法成佛；二、无相般若，不住有相，除遣一切。自始至竟，念念菩提，曰菩提道。被大功德铠，任不思議事，曰菩萨道。境以佛道，为顿而总；行以自道，为渐而分，曰菩萨行。行乎自道，曰菩萨行行于道

相智也。行相纷繁，渐分为四：曰地前、地上、地满、地竟。

地前行者，植基在一心，得道在善友。植基在一心者，思惟一切智智念念不忘，死急事来都应遣去，深信成种乃可为基。经所谓圆满无性为佛，渐证无性为圣，深信无性为贤善士也。经又言：行、引、修三慧，以般若力，破蕴令空是涅槃相，出定住情还念寂相，悟一切空，地前行慧也。不可说有无，言语道断，则初地引慧。入甚深禅，复以般若破禅与禅缘，又地地修慧也。得道在善友者，与人巧便，方为善友。巧便云者，非诸善根，非诸善法，而佛之知见。亲近诸佛，承事善友，种诸善根，而未得闻殊胜方便，终不能得一切智智。初发心人，于佛圣贤及正知处多闻闻持，应深作意。既得巧便，不其戏论，于声闻道遍学满已，即以自乘，由三三昧而入正性离生，是之谓地前行。

地上行者，一用小道，二用极道，三用自道。遍学八地，胜智超人，复由诸道渐次修证一切智智。声闻果向，断智即菩萨忍，熟情严土，不离一切相故。如是驯至八地，则一切智尽，梵行已立，不受后有，是为一用小道。一摄一切，一入一切，菩萨为欲圆满布施，即于布施中摄受一切而行布施，由此因缘而无二想。一切入摄，与佛无二，故云成佛，是为二用极道。初地至六，配修六度，是有三要：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也。无实成转灭入诸法相，无所作能入诸行相也。泯有无想即是顺忍，亦是修道，亦是现观，得自在转得受记忍，虽得胜果而不取证也。驯尽六地，即出世间，即为无相。七地无相尚有功用，驯七地尽无功用矣，是为三用自道。是之谓地上行。

地满行者：熟情严土，神通大用也。无量无边，几佛功德，入大地狱，事十方佛，割济旁生，饶益饿鬼，烧殿警天，世、出世间，法施微妙，有如是稀奇。一法成佛，一入一切；法法成佛，一切入于一切。虽一切一切而法未尽，尚见行修，故名为行，亦名为渐。菩萨十度，前六自分，后四增胜，方便增施，愿增精进，力增禅定，

慧增般若。以有增进，方能广大威德，入佛法身，富乐庄严，不沉湎于尼夜摩性。是之谓地满行。

地竟行者，菩萨行圆满时，断一切习，觉一切相，得一切智，几与佛齐，为究竟行。道相智至此，举足下足皆如来行，为究竟行。佛与菩萨性本无异，但位不同。金刚道后解脱道生，一刹那顷即成正觉。此刹那顷，出时称佛，入刹那时，犹称菩萨行。由本性空而毕竟空，一切一切，已能顿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须分法，是之谓地竟行。

四行分布，析佛无遗。求总于分，得顿以渐，诸有智者，譬喻而明。水大周世间，诚不可思议。然设方便，积集观全。小德历遍川流，汪洋穷于瀛渤，岂其大量绝无方便推测而知欤？又如帝京千里而遥，神通如壮士，屈伸臂间即至。未得通人，率履周行，夕露晨霜，时哉不失，岂其佳地达竟无期欤？

佛境，无余涅槃；菩萨行，则无住涅槃。无余涅槃者，涅槃寂灭。无余则二寂灭：一、寂静寂灭，解脱身能得。一、无损恼寂灭，无量无数广大甚深，非得法身不能显现。人恶空无，难语寂灭，迫不得已，略譬万一。中夜中天，一轮孤月，万籁俱寂，玉宇无云，寂照河沙，无品不净。当此时也，方寸翕然，谁不乐寂，而况乎大道非色，绝对非喻者哉？是则无余至亟，而菩萨无住，何耶？直迫在佛，诚惧落于声闻；力进在学，又恐湎于无为。故于无余人游观定，非得少为足，证而长居。涅槃八相：尽、善、真、实、常、我、乐、净。声闻唯六：以其得解脱身，尽、善同佛；不得法身，不真不实。以其得无漏圣道，安乐清静；不得般若，无我无常。

云何为常？有佛无佛，法性常住，法住刊量，入大定窟而非入灭，是故为常。释迦牟尼，于娑婆国舍一根身，于一灯明入一器界，出没隐现而非涅槃，是故为常。云何为我？大我有八自在：一、一身多身，二、一微尘身满三千界，三、满身过沙界而无障

碍，四、一心不动令众有心，五、一根知六，六、以无所得而得涅槃，七、说一偈义长劫不穷，八、虚空不现令一切见。恣肆淋漓，纵心所欲。若不如是，不能尽未来际作大功德于无边也。是故非仅解脱涅槃，而三德涅槃。无住者，必得般若、法身，入一乘道，而无住于解脱涅槃也。八地几灭，以佛呵斥而圆满其行。声闻趣寂，佛恶焦败而禁人与俱。是故经言：观空不证，箭箭注槽也。此之谓菩萨行也。

佛境，第一义谛；菩萨行，则二谛。无著释龙树论：若说二谛，此如是说，不异世谛，而更别有第一义谛，以一相故谓无相故。以如是义，《中论》偈言：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若人不知此，二谛之义者，彼于佛深法，则不知真谛。以无自体如，本性空如，此则是谛。一相无相，于此不破，据此而谈，谛非无俗，但唯一相，俗不离真。不二法门，离言默契，曰第一义谛。众生不知第一义空，方便说教，令俗易了，故曰俗谛。第一义谛但缘总相，俗谛为众分别令知。是则无言无别之真，是佛境；言说分别之俗，是菩萨行也。是则总非一合相，应具多分，说真中有俗。分出于总相，无非是总，说俗中有真也。是则三科四谛，无不依于法界真如，而皆是真；三科四谛，于依他上二空圆成，而皆是俗也。是则真不自真，待俗故真，即前三真亦说为俗。俗不自俗，待真故俗，即后三俗亦名为真也。说真说俗，为依他故，为立教故。佛言：心性本净，而有客尘，是为依他。若破依他：一、恶取空，二、拨无俗谛，三、拨无染净，四、无后得智，五、无立教地。过失无边，戕贼胡底，夫安可哉？是故立四真谛：一、三科，二、四谛，三、二空，四、一真。立四俗谛：一、瓶盆，瓶盆遍计从能诠说谛。二、三科，缘起实有。三、四谛，为安立谛。四、二空，非安立谛。

佛境，一乘；菩萨行，则三乘。射人先马，擒贼先王，止有此乘，无二无三，直趋所的，毫不人情，是谓一乘法门。说一乘法，

今举七教：一、《般若》，以无所有破执一、三，即毕竟空义。二、《密严》，赖耶胜教，内证圣智义。三、《楞伽》，能取所取空，俗谛空义。四、《胜鬘》，说第一义，为法身义。五、《法华》，佛之知见，一切智智义。六、《大法鼓》，如来解脱，则解脱义。七、《大涅槃经》，无上醍醐，是佛性义。种种所说，诠各不同，而皆一味，一味于佛境而已。

今涅槃学，教叙《涅槃》。经云：是经三大义：如来常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大般涅槃》说一乘法，以说一乘法故，信则龙女顿成，谤则善星生陷。不可思议，以譬而明。譬如大海，众宝蕴藏故；譬如须弥山，众药根本故；譬如虚空，一切住处故；譬如猛风，无能系缚故；譬如金刚，无能破坏故；譬如恒沙，无能算数故；譬如帝幢，法网无边故；譬如商主，趣涅槃城故；譬如导师，引入海故；譬如日月，顿破幽冥故。是应剥皮为纸，刺血为墨，以髓为水，析骨为笔，书写如是《大涅槃经》。雪山半偈，布施身命，以我热血，供彼夜叉，而况全经，汪洋曲尽，不可思议者哉？多生难闻，唯此佛境。

是则直趣一乘可矣，而又说菩萨行，而举三乘何耶？是有五义，岂容矛盾：一、甚深义，二、广大义，三、众生根器义，四、出生义，五、缘助义。一一应以经详。

一、甚深者，经云：大海八不思议，深而无底。或说不得菩提，不转法轮；或说常，或说无常；或说一乘，或说三乘。是故甚深。

二、广大者，经云：大海八不思议，众宝所藏。三十七品，圣梵天行，诸善方便，众生佛性，三乘及佛乘功德，六度与无量定慧，蓄蕴难测，其无津涯。又云：海受众水，三乘如来所入之处，名大涅槃。三三昧、四禅、八背舍、八胜处、十一切处，随能摄取如是无量诸善法者，名大涅槃。又云：听《大涅槃经》，断一切疑，知法知义。

三、众生根器者，经为声闻、缘觉，方便说三，而乘唯是一，教则有三；教唯是一，乘则有三；顿渐二家，诤论不解。以吾观之，但文字障，义则无殊。乘为行具，乘而行之，以达菩提；教为导引，引而导之，以证正觉。其为循境而行，以期成佛，一而已矣。故虽唯赐白牛，而一雨普被，诸草各别；化城使息，慰彼疲劳。故虽分谈五姓，而姓以习成，但种非性；小能回大，不以格绳。一乘刊定，三乘朝宗。斯无不同，中间小异，何足纷纭。

四、出生义，经云：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佛亦如是，从佛出于十二部经，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从修多罗出《方等经》，从《方等经》出《般若波罗蜜》，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经》，犹如醍醐。虽非生因，而是所出。以出为生，故经又云：因乳生酪，因酪生酥，因生酥得熟酥，因熟酥得醍醐。

五、缘助义，涅槃不从作因有，从了因有。了因即是缘因。众生为正因，如乳生酪，六波罗蜜为缘因，如暖醇等。然三十七品、六波罗蜜，虽是了因，但涅槃因。无量阿僧祇助菩提法，乃得名为大涅槃因。是故经言：师子大王，安处岩穴，四足据地，晨朝出穴，顿伸欠呿，四向顾望，发声震吼。为众生、为破邪、为小悔、为四部不畏，从圣行、梵行、天行窟宅频伸而出，观益众生决定而说，十住菩萨能修三行，则狮子吼。三行者，五行中三菩萨自乘。五行前一是为病行，为声闻行；五行后一为婴儿行，佛与菩萨相共所行。夫道相智者，摄小赅佛，不局于自，全体而行，为菩萨行行于五行者也。病行，在蕴、处、界；圣行，在戒定慧；梵行，慈悲喜舍；天行，十波罗蜜；婴儿行者，不能来去语言，不知苦乐、昼夜、父母，不能造作大小诸事，未知正语，但能婆啍，杨叶而止其啼而已。能行五行，乃得十德。

何谓十德？一者，知法义，断疑曲，了三句。二者，得通自在，闻见知胜。三者，舍阐提慈，得如来慈。四者，不逸成佛，福

田净土，灭余断缘，净身无相，离怨离惑。五者，根具不边地，天爱宿命智。六者，金刚三昧，破一切法。七者，友及三慧，涅槃近因。八者，远离蕴见，念定菩提，四梵一道，心慧解脱。九者，信直持戒，近友多闻。十者，觉分入寂，说经示性。十德虽非得究竟果，自位圆满，而得胜进，亦庶乎其不差矣！

说 教 三

毕竟空义，无所云教。而众生不知，方便大悲，教乃权立。是故染净之谓教，是为教中之义。是故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之谓教，是为教中之法。今所详说，说取舍义，说唯识、唯智、涅槃之学。其五法三性，识及无我，如是诸法，适于其中随宜而说，不复更详。舍染取净，诠以三德涅槃。则舍染义为解脱义，离二障空二取，因之有唯识学。以舍染而取净义，为般若义，不戏论观实相，因之有唯智学。取净义为法身义，染亦是净，无非中道，因之有涅槃学。

唯识学云何舍染耶？染生于虚妄分别，若不成立虚妄分别，则系缚解脱即应皆无，如是便成拨无杂染及清净失。无修无对治，无教无出期，遍此一法界，皆波旬势力。是故立量：虚妄分别有，许灭解脱故。谓灭此乱识上二取，得二空所显真解脱故。虚妄分别性是依他，成立依他，舍染取净，教然后立。依他起上，二取是无，是遍计执，犹般若之不其戏论也。依他起上，二空是实，是圆成实，犹涅槃之常、乐、我、净也。而皆在依他上显者，三性不离唯识，三界心、心所是虚妄分别故也。

法真而妄立何耶？此法尔如是也。妄中唯有空，于空亦有妄，《中边》所谈也。似色相续染为依故，若不尔者，非义起义倒不得有，即二障清净俱不得有，《摄论》所谈也。自性清净心烦恼所染，难可了知也。然《中边》云：先染后净，二差别相，是客非主。又云：虽先染后净，而非转变成无常失，如水界、金、空，出离

客尘，非性转变也。

唯识学染如何舍染耶？一、多闻熏习，如理作意。等流无漏，闻思所出，仗真实依，为引发因，十法行句，于斯为重也。二、对治，贪观不净，瞋观慈悲，痴观缘起，慢则析根，疑复数息。三、伏断，烦恼见伏在于地前，断则见道；烦恼修伏，入地乃尽，断必金刚。所知见伏在于地前，断则见道；所知修伏，十地乃尽，断于地渐，于金刚顿。四、离言自性无分别智，起八分别，出生三事，妄依缘事，及见慢事，贪瞋痴事。破遍计执，破恶取空，唯有平等远离分别，最胜空性广大胜能。五、四寻四实，寻思在暖顶位，如实在忍法位，必名义空自性差别空，然后入地生如来家。六、善巧相应，三科善巧，乃能馭俗，如是六善巧，十善巧，开合随情。七、后得智圆，生摄地行究竟瑜伽，圆满菩提皆后智事，方愿力智，辅助六度，遍周法界，亦后智事。八、转识成智，修十波罗蜜，断十地粗重，证十种真如，得二法转依。无住涅槃，四智心品，应详其事。如是八义，为唯识学染得舍事。

唯智学云何以舍染而取净耶？无义、不义、非义，是舍染义；不异义、即义、平等义，是取净义。观一切法自相皆空，无实、无成、无转、无灭，入诸法相；知一切法无作、无能，入诸行相义。增长觉分熟情严土义，以无所得为方便而求一切智智义，实相相应平等平等义，是为舍染而取净义。既非为舍染，又非唯取净，则如来藏事应辩而明。一切染净法种蕴八识中，名曰藏识。阐赖耶义者，曰无漏寄赖耶中转。阐如来藏义者，曰烦恼客尘缠于藏识。实则染净诸种子，共聚于藏识中也。种聚于一处，而《楞伽》曰：如来藏藏识者，是净种所依。《密严》云“如来清净藏，和合于习气，变现周世间，与无漏相应，雨诸功德法”是也。唯识称阿赖耶藏识者，能藏、所藏、我爱执藏，是染种所依。《密严经》说：变色翳见，生识作业，似色似我，无不依于赖耶而转。《瑜伽》亦说本转互生是也。是则染净有异，非识有异也。然赖耶种亦非

唯染，唯识三性中谈，分别缘所生，应知且说染分依他，净分依他亦圆成故。是故《密严》以赖耶立教，曰赖耶即密严，曰如来清净藏，世间阿赖耶，如金与指环，辗转无差别。盖言净藏赖耶，犹俗谛不异于真谛故也。

随缘不变，非是真如，是八净识。《密严经》云：识随分别种，无思及分别。无处不周遍，见之谓流转。不死亦不生，本非流转法。赖耶本无过，过在于末那，无始戏论熏，变境弥世间，意执我我所，思量恒流转，诸识类差别，各各了自境。赖耶为变熏，复增长余识，更互以为因，相续而转生，常无有断绝，是故应断七。唯识对治断，作意在御七缠缚；唯智迷悟断，作意在八不随缘，所趣不同故也。

唯智学何以染舍而净取耶？一、归依，通途为三，兹则取一。《涅槃》归依佛性，《法华》归依佛见，《密严》归依密严，《胜鬘》归依法身。二、信，佛体是信，皆有佛性，皆有佛体，皆得成佛，性自是佛，但无分别，一往直前。三、住，得无分别，支解不动。四、解行，闻法而觉悟，离文字分别，入三解脱门，是名为得悟。此闻法者，闻阿赖耶即如来藏之净法也，唯识解行在一引发，唯智解行乃在一悟。五、法相善巧，色、心、不相应，有为与无为，皆是无分别，不同唯识论后得智。六、四谛，以四谛而得涅槃，非由苦集灭道谛，非由苦集灭道智，但由平等实性，即是涅槃，苦灭非坏，常住自性而已。七、定，一依无自性，从初发心，历遍十地无有转移。八、净土，《密严》微妙善说赖耶，《瑜伽》所生胜于极乐。如是八义，为唯智学以舍而得取事。

涅槃学云何取净耶？取净者，取于毕竟义也。毕竟义者，常、乐、我、净之涅槃也。此常、乐、我、净之涅槃，唯佛为能，而说一切有情皆有佛性则皆作佛，是为一乘法毕竟义。四十九年最后说者，众生外道四倒，是故最初方便引导，说十二部经无常，而声闻又四倒，是以最后开权显实，说此一乘法《大涅槃经》常也。

若使众生早知毕竟空，声闻能悟毕竟空，则早说一乘法常，不必最后说耳。说一乘法者，说众生有佛性能得涅槃常也。若是，则佛性义应辩而详。

成就恒沙佛法名为法身，即具足无边佛法名为佛性。人有百体如佛法身，胎具人骸如众佛性，唯见不见，判显不显，是以异耳。此有法具，亦有人具。

法具者，无明有爱，中间生老病死之苦，是名中道。《宝积》亦说离二边而处二边之中，为中道也。以是故十二因缘名为佛性。佛性者，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赅遍于一切。因是十二因缘，因因是观缘智，果是菩提，果果是大涅槃。彼无明因行果，行因识果，则无明亦因，亦因因，识亦果，亦果果。以是十二因缘，不生不灭，非因非果，常恒无变，与佛性同，名为佛性。见一切空，不见一切不空，乃至见无我，不见为我者，不名中道。见空与不空，无常与常，苦之与乐，无我与我，一切平等，是第一义空，名为中道。烦恼即是菩提，香味无非法界，山河大地不现崎岖，翠竹黄花尽成般若，此之谓毕竟义也。

人具者，上至后身菩萨，下至为一阐提，是为一切有情，佛说皆有佛性。阐提断善，固无佛性，而言有者，世无真阐提，佛无决定法，此之谓毕竟义也。说毕竟义，尊极一乘，无别及二。是故乘急，戒亦可缓。能教是乘者，长宿于少年边，护禁于破戒边，出家于在家边，皆如婆罗事火，天奉帝释，恭敬礼拜，供养舍身。四相说口密般若，身密法身，意密解脱，伊字密藏。四依于昔，法不在人，故唯依法；四依于今，人乃有法，亦依法人。四谛则唯一真谛。四倒则常、乐、我、净乃不为邪。归依不二，中道无二，此之谓一乘毕竟义也。

涅槃学云何取净耶？见性而已矣。有眼见，有闻见，唯佛眼见，自初发心历至九地皆为闻见，入地稍见而非了了，最胜微妙犹仗佛闻，故曰闻见。必如何而后见耶？亦戒定慧三学而已矣。

经云：身、戒、心、慧，修而后见。若不修身，则不能观无常怨害，入最初法门。若不修戒，善无梯陞，出生无地。若不修心，狂象无钩，恶本不制。若不修慧，无明不坏，无漏安生，况能见性？唯见植基，如来于时叮咛重戒，曰持究竟戒，持菩萨戒，为正法戒，为众生戒，定共三三昧戒，性自能持戒。云何性自能持？持戒为心不悔故，不悔为爱乐故，爱乐为安稳故，安稳为禅定故，禅定为如实知见故，知见为生死过患故，过患为心不著故，不著为解脱故，解脱为大涅槃故，涅槃为常、乐、我、净故，常、乐、我、净为不生灭故，不生不灭为见佛性故。如是十三趣赴，由戒而定而慧，以达于见，皆自然得，法性尔故，是故性自能持。经又复云：修定慧舍，得无相涅槃而能见性。定唯一境取色，慧则定中观常无常，舍于定慧都不见相。

既重戒矣，又何为修定耶？能知五阴出没相故也。曰五智三昧，无贪，无过，常念，身意专净，因果俱乐。曰六事三昧，观骨，观慈，觉观，观生灭，观十二缘，阿那波那。如是七觉分，八解脱，九次第定，十一切处。如是空三昧门，金刚三昧，首楞严定，无量百千均应修习。

云何修慧？了知世、出世，总别破，四真谛，不逸庄严自在，恶果、善根、烦恼。

云何修舍？定空，慧无愿，舍无相，无非详说三三昧耳。

经又云：修八圣道见性，读经见性，十二部外闻《涅槃经》，雪山忍辱，余草不同。又云：十法见无相涅槃而见性。信戒近友，寂静精进，观谛六念，软语护法，给伴具慧。又云：菩萨以十法稍稍见性。少欲知足，寂静精进，止念定慧，解脱赞解，涅槃化生。如是诸义，为涅槃学取净事。

上来舍染取净，教中三学，分别而详，实非圆相。然摩尼以方，各呈其色；水火非一，莫可聚谈。既别不淆，便可总说。经云伊字，离亦不得，合亦不得，纵亦不得，横亦不得。一道清静，离

则二三。法相不乱，合相斯淆。一刹那事，纵亦三时。法无高下，横则左右主中。经云：伊字三点，并则不成，纵亦不成，别亦不成，解脱之法，亦非涅槃；如来之身，亦非涅槃；摩诃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异，亦非涅槃。如是则必一法具三玄，一玄具三要。凡一法上，具性与相：法身为性，唯识为相，相相应于性，厥称般若，此所谓一法具三玄也。如涅槃二边，平等平等，无非中道。此之中道，瑜伽分别上非空非不空中道，般若因缘上空假中道，皆边不执于一，乃玄则具于三。又涅槃寂灭，其寂静寂灭者解脱，其无损恼寂灭者大悲般若也。如唯识二空所显，二空则般若无所有，所显则涅槃无边德。又唯识说二转依，菩提是般若果，涅槃是法身果也。如般若实相方便，实相无戏论，则择灭无为；方便法圆满，则法身沙界。又般若如来藏，空如来藏则解脱，不空如来藏则法身也，此所谓一玄具三要也。

解脱道生刹那证觉，一念般若相应即佛，佛藏出缠即是法身，岂有如来不通一切？夫明星彻悟，唯一毫端。此一毫端，在唯识家言是识，在般若家言是智，在涅槃家言是性。然极位了识，大觉称智，唯佛见性者。平等平等是佛境界，识智与性，不有一隅，不离一隅故也。譬如神珠，辉室止尘，百端妙用，而唯是怀中一粒；譬如朗月，遍照三千，阴晴圆缺，而止是中天一轮。作如是观，或相契有期欤！

— 复次，般若唯是名，法相又称相，相无名亦无，何处有分别？唯识唯智学，归于无分别。法身无分别，直趣于智如。唯识立依他，般若遣遍计，法身即成实。八识随七缘，三学要在是，总之教肝髓，在一无分别。我有情理义，情为有主宰，龟毛兔角喻，无即说为无。理为寂灭本，灯灭炉犹存，有即说为有。有我无我二，中道如实说。经云：如来有因缘，故说无我为我，而实无我。虽作是说，无有虚妄。有因缘故，说我为无我，而实有我。为世界故，虽说无我，而无虚妄。佛性无我，如来说我，以是常故。如来

是我，而说无我，得自在故。

三 昧 四

参禅贵在死心，学佛要先肯死。肯死云者，决定一往而已。是故三归乃曰归命，八念修于死想。若不如是，任尔六度万行，如意随心，三藏十二部，悬河舌辩，而一隙捐于幽隐，知见必留世间。则千仞之堤溃于一蚁，星星之火势至焚天。若不如是，安能难行苦行，大作功德？舍身饲虎，割肉称鹰，求得法而断臂，求弘法而抉明，皆不能办。为悦群情，侃侃侃侃，世无拔俗大丈夫雄。若能如是，则独往独来，纵横上下，世无险巇魔难。径路虽绝，而风云可通。若能如是，则何玄不证？一乘毕竟空，涅槃一切智智，斯可问津。堂奥之基也，木之本、水之源也，乌可忽也。既植基本，禅乃可谈。曰三十七菩提分三昧，曰三三昧，曰金刚三昧，曰一行三昧。为唯识、唯智及涅槃学，修是四三昧。若论禅定，百千亿万，无不俱修。

菩提分三昧者：菩提是宗，其总粹难。方便修分，有三十七事：曰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为解脱分最初修事；曰五根、五力，为抉择分事；曰七觉分，为见道分事；曰八正道，为修道分事。如是菩提分，能总得菩提，其基则在四念处，四事推之至极，则如来事矣。此无著《中边》义也。龙树亦言：三十七菩提分法至涅槃城，其根本在四念处也。《涅槃》亦云：我说梵行是三十七助道之法，离三十七品不得三乘果，不证菩提，不见佛性。修集三十七品，入大涅槃常、乐、我、净。

四念处者，通言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也。盖有漏生死身，非常、乐、我、净，而无常、苦、无我、不净也。无漏法身，即其无常、苦、无我、不净，而得常、乐、我、净也。小乘身处不净五相，生处种子自性自相究竟，而详于九想观。小乘受处有漏皆苦，无漏不苦，心不著故，虽是无常，不生忧悲苦恼故，

道谛摄故，不离三三昧十六圣行故。小乘心处过未心无，现心去疾不觉受乐，生灭如幻，念念不停，无有住时，不得实相。小乘法处法识是心相，非神我相，心则颠倒，颠倒计我，何以不他身中启我？小乘四念处，有性有共有缘，如《千难品》中详。小乘四念处三界俱有，其三十七品，初禅都具，未到除喜，二禅除行，中间三、四，除喜与行，无色除喜、行、语、业、命，有顶除七觉分、八正道分，欲界亦然，此声闻观也。

摩诃衍身观者，观内身为行厕，缘成身车，识牛牵旋，是身无坚无常，相不可得，不觉无知，如墙壁瓦石，菩萨观知是身非我身、非他身、不自在，是身身相空，妄缘所生；是身假有，业缘所属，是身不合散、来去、生灭、依倚，循身观无我，故空。空故无相，无相故无愿，缘合所生，缘亦无相，是为观于实相。

摩诃衍受观者，观内受无来去，但妄想生属先业缘，不在三世，观知诸受不合散、生灭，入不生门，不生故无相，无相故不生，如是知己系心缘中，心不受著亦不依止，入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

摩诃衍心观者，观内心三相无实，不在三世，不在内外中间，妄缘合生，外缘内想，强名为心。相不可得，无相无住，无生者，无使生者，无合散、三际、形对，无我、无常、无实。性不生灭，是静，客尘相著，名不净。智者观生灭不实，不分垢净，而得清净，不为尘染。

摩诃衍法观者，法不在内外中间，不在三世，妄缘合生，无实无主，相不可得，无合无散，如空如幻，性净不污，以无所有故，心、心所乃虚诳故。法非一异，缘生无性，是为实空，空故无相，无相故无愿，无愿故不见法生灭，入无生法忍门。此菩萨观也。

更有大乘观法。《大萨遮尼乾子经》：四念处有二义：初义，如般若；二义者，观身念处是净义边，我今因不净身，故得净法功德身，得一切众生乐见身。作是观已，能得二行：一者无常，二者

是常。观一切众生身，毕竟成就诸佛法身。以有法身，得平等心、无分别心，不起诸漏。观受念处，众生受苦而起悲心，众生受乐而起慈心，不苦不乐而起舍心。观心念处，观于自身菩提之性，不忘不失，正念不乱，如自性相，众生亦尔；如自心空，众生亦尔；如自心平等，众生亦尔。观法念处，不著常见，不著断见，行中道见，以法眼观，不著不失。

三三昧者，经言：菩萨以空无我行相摄心一趣，名空三昧；以寂灭行相摄心一趣，名无相三昧；以苦无常行相摄心一趣，名无愿三昧。声闻定多，常观空门；菩萨慧多，常观无愿；如来则定慧平等，常观无相。又一相无相为空，无实成转灭入诸法相为无相，无作无能入诸行相为无愿。经言：依此三门，能摄一切殊胜善法；离此三门，所应修学殊胜善法不得生长。能学如是三解脱门，亦能学真如法界三科、四谛、六波罗蜜、无量无边一切佛法。以三三昧总摄一切妙善法故。龙树亦言：唯佛一切智智，能达诸法实相，而菩萨以三三昧门，得实相慧，亦无所不通。

三三昧是实法，四念处是方便，行者自三十七品至涅槃城，从三三昧入涅槃门。夫无生法忍，必先以柔顺忍而乃无弊，习定趋势然也。六波罗蜜，般若主也，而必导以五度。三三昧般若也，而必导以三十七品。三十七品亦般若也，而必助以诸禅定法。

龙树有言：入三三昧有二种观：一者得解观，二者实观。实观者是三十七品。以实观难得，次第说得解观。欲界心散乱，当依上界禅定，四梵、八背舍、八胜处、九次第定、十一切处中，试心如御试马，曲折随意，然后入阵。得解观中，心相柔软，易得实观。用是实观，得入三涅槃门：一者空门，观法我空，缘生无作者、无受者。二者无相门，无有实法，但有其相，而男女相、一异相皆不可得。三者无作，既知无相，都无所作。三定是慧，而说三昧者，定得实相，慧不从定来，则狂心发语。又三既三昧，而同

慧来者，定不独生，力不独作，三昧如王，慧如大臣，君臣共营，行乃得成。空有二行，曰空、无我。无相四行，尽、灭、妙、离。无作十行，无常、苦、集，因、缘、生、道，正与迹、到。是三门，于四禅、未至、中间及三无色皆无漏性故，或系为有漏，不系无漏故。初在欲界，成就其行，在色、无色。

若摩诃衍三三昧者，则不同小。小空生慢，学无相门，灭取空相。于无相中复生戏论，学无作门，不起三业，不求三界生身。大则三三昧是一法门，以行因缘，说有三种。法空名空，空中不取相，是时空转名无相。无相中不应作为，无相转名无作。不得一时入城三门，直入事办不须二门，通途更塞由他门入。小空缘苦谛摄五蕴，无相缘一法谓数缘尽，无作缘三谛摄五蕴。大则通缘诸法实相，以是三昧观诸世间，即是涅槃。佛或一时说于一门，或说三门。见多说空，缘生无性，无性故空，空故见灭。爱说无作，法无常苦，从因缘生，见已厌爱，即得入道。爱见等者，为说无相，男女等相，无故断爱，一异等相，无故断见。菩萨遍学知一切道，故说三门。

《分别瑜伽论》：修瑜伽法不离三三昧，有教授二颂：菩萨于定位，观影唯是心，义想既灭除，审观唯自想。如是住内心，知所取非有，次能取亦无，后触无所得。义想灭除为空门，所取非有为无相门，能取非有为无作门。《分别瑜伽》既不得来，修三三昧从《般若》说。又《大乘经庄严论》说五现观伽他，如《摄论》引。

金刚三昧者，最后最上三昧也。念处为初，金刚为终，三昧乃全。夫祸患生于七识，非三昧不能屏除。四惑相应，无明住地，有履无记，日夜思量，起执计我，七识性也。

唯识家言：金刚道后，执种尽净，二障伏断，至此乃圆。唯智家言：安住如幻五取蕴中，了知实相修金刚定，住此定中，除如来定，一切三昧具能入住，然一切界都无所得，超诸声闻，证入菩萨正性离生。

涅槃家言：修大涅槃得金刚三昧。譬如金刚，坚实无比，所拟之处，无不碎坏，而是金刚无有损折。无常无实，破散一切诸法，虽行六度，不见有一众生。譬如金刚，宝中最胜，摧伏难伏，一切三昧悉来归属。譬如金刚，净见无碍，生灭出没，如坐四衢，观诸众生去来坐卧。譬如金刚，摧破烦恼，终不生念，我能坏结。譬如金刚，于一念中，变佛无量，断沙界惑，一色现多，一音解普。是则研穷三学，金刚三昧，为毁破七识而来。或阻七不扰，或安八不随，或寂灭而静，乃知金刚三昧为穷源究委之大定也。得此三昧，近佛乃能，随顺趣向，亦凡夫法，但知空门方便可修，不必定证实相也。

无著《金刚论》：如画金刚形，初后阔，中则狭。是般若中狭者，谓净心地。初后阔者，谓信行地、如来地也。《般若经》：行、引、修学，初以般若力破蕴令空，入寂相后出住六情，还念寂相知一切空，地前行慧如金刚初阔也。不可说有无，言语道断，初地引慧如金刚中狭也。入甚深禅，又以般若破禅与禅缘，二地与七地以去，修慧如金刚后阔也。初中后三，皆从事摧破，学一切法而学无相，除遣一切是学无相，不住有想是学除遣，是为能破。成实家言：金刚三昧，实唯一空。般若家言：金刚三昧，唯是实相。以一实相，遇法遇行，无不摧破，则修金刚三昧也已。

一行三昧者，菩提非智，烦恼非惑，而实相同。四谛非以谛证，非以智证，而平等得。第一义谛分别都空，一相无相是为定相。尘沙界，都现太平，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不将迎于一法，亦不远离于一法也。于此有疑：金刚三昧，破坏于一切；一行三昧，收容于一切，岂非相反，何可相成？然无疑也，皆无想也。说此无想法，是诸法除遣，即此无想法，亦诸法不背。但能无想，兀兀腾腾，不著一念，瀑流恒转，捐不相随，则破坏与收容，无相妨碍欤？于此又疑：四念处定为无常、苦与无我、空，而一相定则常、乐、我、净，岂非相反，何可相成？然无疑也，皆实相也。有漏

实相，无常、苦、无我、空也；无漏实相，常、乐、我、净也。一相实相，非常非无常，非凡、外常，非声闻无常也。解脱对治是谓非常，般若实相非常非无常，法身中道一切是常。三德一时，云何相反而不相成？是之谓一行三昧也已。

复次，龙树有言：小乘修定以定为近门，大乘反以戒、慧为其近门。盖言修定，不可执定于定也。数息观、不净观者，最初修习，佛常为教，佛弟子舍利弗等亦以接群。龙树有言：是二定者，诚甘露法门也。无著《六门教授习定论》，举止舍亦至要也。

文 字 五

文字般若能娴，而后观照般若不谬；观照般若既习，而后实相般若相应。故文字之功，斯为至大。如来赞叹月夜毗昙，佛弟子从事设界结集是也。文字之研，亦为最始，无著重多闻熏习，般若重十法句义是也。从十二部出修多罗，于是有大小通慧文字。从修多罗出《方等经》，从《方等经》出《般若波罗蜜》，于是有相、性二慧文字。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犹如醍醐，于是有究竟极慧文字。

通慧文字，诸学由来，舍此无基，故为《俱舍》立科。此菩萨行道相智中之一切智也。

二慧文字，因果差别，行乘两轮，故为《瑜伽》立科，为《般若》立科。此菩萨行道相智中之自乘法也，此龙树、无著学为菩萨行自分子也，此玄奘、罗什诸译为菩萨行根本文字也。

极慧文字，江汉所趣，一切一味，故为《涅槃》立科。此菩萨行道相智中之一切智也。甚矣！毕竟空难知，如来垂迹，夫乃昌言，学者粗钝，安可骤悉？然佛境、菩萨行既已立教，如何佛境，如何菩萨行，不明极慧，一切懵然，自始至终都非全相，举足下足滞于一隅。所谓媛媛姝姝，一先生谈，乌足以谈佛法也。

万派朝宗，先须的认，峰非止境，愈扩愈弘。弗云解耳，将以

行证。弗云初耳,种不可诬。是故四科文字,应须悉嫻。初必分详,继应融贯。四科阐义,当于别明;四科读法,应于今叙。

初,《俱舍》文字科。是科应分三段,以次研读。初,有部、经部;次,《俱舍》、《正理》;后,《杂集》、《毗昙》。

且初,有部、经部者:五事分部,曰上座、大众。大众由《增一阿含》来,多大乘义,义必分别,如大中道,不执一隅。是故二百年间,即分九部,皆可谓之分别论。有部从《六足》而来,一味和合,三百年初,始有雪山上座。时分别论则势极盛行,世友恶其不纯,建立《发智》,号一切有。崇论如经,方之曰身,《六足》虽师,侪以为足。五百罗汉复为广论,曰《毗婆沙》,叙一切异己,尽情斥毁以定一尊。此虽武断无情,而诸部凋伤,反因此而犹存梗概也。

道非决定,心岂畦町,虽三百年犍子、正量相继敦本,而化地、法藏极端相违,更出饮光,亦难阿顺。迨四百年,经量部出,其所净理,视化地之乖为尤烈也。经量部者,初为譬喻,不遵《发智》而《法句》是崇。童受著书,《喻鬘》、《痴鬘》,几等《庄严》。阿梨跋摩,亦譬喻师,《成实》论义,多符一心也。由譬喻趣进经部,其譬喻之细心一心,同于《摄论》一类师者,难以自存。经部细微,随界多界,救义以生。既足以破《婆沙》,又足以启大乘。此真部执之最上者也。室利罗多无惭上座,经部《毗婆沙》惜未传来。更有世亲之师曰佛陀蜜,又有世亲后出曰婆薮跋摩,作《四谛论》,粗细具详。盖始于《出曜经》,终于《四谛论》,研而有系,经部之说思过半矣。是为初段有部、经部也。(经部一段,采用吕秋一说十之八九。)

次《俱舍》、《正理》者:世亲朋经部义,破有部执,学《婆沙》于迦湿弥罗,作《俱舍》于建陀罗国。新萨婆多众贤崛起,救返有部,大破《俱舍》,作《显宗论》及《正理论》。《显宗》明目,《正理》破他。西域称《俱舍》为聪明论,世亲则称《正理》为有思想而为

命名曰《顺正理》，一斥《雹论》，一云《正理》，度何至哉！二论诤义，应值钻研。奘师所闻西域众说，均授普光，则光《记》其最也。圆晖、遁麟虽有精华，然顺有部，不可训矣。是为中段《俱舍》、《正理》也。

后《杂集》、《毗昙》者：《杂集》一分救《俱舍》，一分阐法相。其一分救《俱舍》有三义，曰：阿毗达磨，曰组织规模，曰随顺经部。

且初，阿毗达磨者：《俱舍》题名曰《阿毗达磨俱舍论》，《杂集》题名曰《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均为阿毗达磨。以《杂集》一分阐述法相，别之曰大乘，以蕴、处、界广分别，有三十八种法门，均之曰阿毗达磨。《俱舍》之阿毗达磨，为世亲小乘之终，《集论》之阿毗达磨，为无著大乘之始。无著《集论》，固自用阿毗达磨法门，以分别大乘法相也。至安慧《杂集》，则意取大乘法门，以救其阿毗达磨之《俱舍》矣。

组织规模者：安慧救《俱舍》而糅《杂集》，规模针对独在《发智》。《发智》组式，法则为三科，修则为四谛，凡叙一法，而皆以摄相应成就法，立自简他。《杂集》三科、四谛，正用《发智》法修，摄相应成就，亦用《发智》工具，但于各门，俱增大义数条而已。至于《论品》，则作论、辩论悉详，而于因明亦所不离，犹《解深密·成所作品》之用意也。

随顺经部者，此正营救《俱舍》之至意。《杂集》敷义，诚不若《唯识》微妙无疵，《唯识述记》辩论所在，亦不仅数条，披寻自了，不用赘谈。《杂集》营救，姑叙三义：世亲弟子营救《俱舍》，不独《杂集》。光《记》所叙，皆从西域师来，最宜用意。

以是三段义，是故此科应读《婆沙》、《六足》、《出曜》、《成实》及《四谛论》，而终之《正理》、《杂集》。《俱舍》之研，足殿小乘，而业告成。

次，瑜伽文字科。是科宗在舍染，《解深密经》说十一粗重

故。宗在舍染，故先须读《辩中边论》。《相》、《障》、《真实》，以染为境；《对治》菩提分，舍染为行；《分位》、《得果》，不净、净不净、清静，五果、十果、三乘，通以择灭为果也。独提《般若》无上大乘，金刚十句，远离二边，为《中边》立论，舍染而直证菩提也。《中边》熟读，此科得髓，乃足广研。应分二门：唯识、法相。法相糅古，唯识创今；法相广大，唯识精纯。顾法相结局，亦必精微而归诸唯识，故总曰唯识学。唯识学有二要：一汇小，溯部执沟浚，入大乘江河，法来有自，法通无衰也。二汇大，统散漫奔流，归汪洋瀛渤，彼恶取空方广道人无势也。不研唯识，其心不细，易入歧途。其陋不除，易流笼统，是故学佛入门，须始唯识。

唯识门者，始研《摄大乘论》，终读《成唯识论》，中间开钥，有《二十唯识》、《百法明门》。

《摄大乘论》，立染污末那，成藏种赖耶，是为创建，以是谈《依》；三性缘起，以是谈《相》，是为对小之境。无分别《入》、而《因果》、《差别》，十度、十地，依《般若》、《华严》。又三学增上，皆对小之行。《断》从无住，《智》叙三身，又对小之果。古人著书乐说创立，而悉有《阿含》。《摄论》纲目十相，本《阿毗达磨经》。境、行、果三，摹《解深密经》是也。

《摄论》创初，持义未审，《成唯识》义，博大精微。此科大本，渊深挹注，在《成唯识》，故读斯《论》，应大研求。《论》分相、性、位三段：相以能变、所变、有支三性为论；性以真如识性为论；位以渐次得果为论。其能变中，五教十理而立八，五教六理而立七，创而有因也。三性依他，以毗昙义叙也。其间种熏四分，三依四缘，义至多也。最初别破外、小我法，学至博也。

此科创立于无著，而光大于世亲。世亲而后，继续有陈那，而集成于护法。十大论师，难陀、亲胜虽有别立，而势甚微，唯独安慧与护法，义乖诤至多，厥后清辨亦与护法，诤辩尤烈，非复聪慧夙习、陈义能微，而谁堪语是？后有法称，其学不纯，从其说

者，种种过生。西域以是而止，东土因以开宗。

樊师学法相于戒贤，学唯识于胜军。出其门者，厥有二派：一为窥基，百本疏主，现存《述记》、《枢要》、《别钞》，辅以《法苑义林》而已。灵泰《疏钞》，智周《演秘》，道邕《义蕴》，如理《义演》，皆此派附庸；而慧沼、慧日论《了义灯》，则此派捍城，陈述敌义，犹《毗婆沙》足存诸家梗概也。一为圆测，籍虽不多，视所对辩，亦知其略。泰贤《学记》，集叙多家，可当读本。自此而后，微乎渺矣。陈那之《观所缘缘》，《掌中》观相，清辨之《掌珍》，凤毛麟角，此方犹存。以研唯识，至足宝也。

法相门者，略于《杂集》，广于《瑜伽师地》，中间《五蕴》、《庄严》，是其将伯。《杂集》三科四谛，摄相应成就，式虽小用而义则大糅。《瑜伽师地》五分十七地，汪洋广博，法相之繁翳谁能并？《本地分》境摄九地，行摄六地，果摄二地。《抉择分》则抉本精华而立新义，瑜伽自分尽于此矣。更解经仪，则曰《释分》，释名义，别曰《异门》，释三藏三学要义，曰《事分》，又因论生论，而广大之也。《本地》行六地中，菩萨学相最要，《真实义》外，在《力》、《种姓》，《庄严》于是开一为六。《瑜伽》大悲，百十一苦所缘生起；《庄严》大悲，三十六偈相用分别。

详其异处，《瑜伽》糅古不尽，《庄严》又踵事增华。抉择菩萨功德破恶取空，糅《宝积经》十六相义为教授资，引《解深密》全经不遗为研求依，此其心中心、要中要也。若夫糅古，观其所详，则五分皆有，不独一二。《寻伺》三地，糅《缘起经》。《三摩呬多》，糅《出离经》、《离忧经》、《荡尘经》、《静虑经》、《三相思惟经》、《四检行定经》、《四趣道经》、《四净胜经》、《五支经》、《心清净苾芻思惟五相经》、《六出离戒经》、《六境不受想无想经》。《思所成地》，糅《诸伽陀经》。《声闻地》，糅《狮子吼经》、《普贤经》、《难陀经》、《七日记》。《菩萨地》，糅《转有经》、《无尽意经》。此《本地分》所糅古也。《抉择·寻伺地》，糅《出爱经》、《八苦经》、《三士经》。

《抉择·三摩地》，糅《身念处经》、《摩诃俱瑟耻罗地因缘经》、《眠经》。《抉择·声闻地》，糅《月喻经》、《伐地迦经》、《乞食清净经》。《抉择·菩萨地》，糅《五种过恶经》、《尸佉罗迦经》。此《抉择分》所糅古也。至若《释异门事》，彼三分中多糅四《含》。糅古无边，此唯大略。总之，不熟十二部，不足知《瑜伽》海若之弘；而不娴《瑜伽》，不足解十二部幽玄之妙。能容而后广，多集而后大，枯守五分，宥十七地，而曰瑜伽师在是，吾不敢知也。

或曰：《瑜伽》百卷，多文从节，曷读《显扬》？然《显扬》阐教，非节《瑜伽》。《瑜伽》糅古，《显扬》又糅《瑜伽》。九《事》四《净义》，《胜抉择》义，则舍染取净之所以立教。七种《善巧》，乃九事中泛应曲当之根。四无倒品，《现观》、《瑜伽》及《不思议》，又九事中无边功德之积。糅古立教，九事、四相与胜抉择，名之曰《摄》。创新乐说，所余八品，名之曰《成》。

以《中边》始，以《显扬》终，此所谓无著无上学也欤？

三、唯智文字科，是科宗在舍染而取净。有漏种依净藏，而七识执取赖耶；无漏种寄染藏，而八识随缘末那。《密严》灭胎藏染生，断我识害，则七不执取。《密严》标如来净藏，悟无分别，则八不随缘。实相般若，法法不其戏论，则七不执取。方便般若，念念一切智智，则八不随缘。此拔本塞源之学，亦即舍染而取净之教也。娴唯识后，继之唯智。从事净藏，不滞染藏。赖耶不随缘，得舍染顿义，以是见佛慧之大也。是故学佛升进，应研唯智。龙树学者，唯智之最上学也。

《龙树传》中，叙龙树学，厥有四分：一者，《无畏论》十万颂，《中论》及释，学之宗主，义之精奥，悉于此详，是为总《中论》。其支有三：抉二十七品之十二品为入门之径，曰《十二门论》，补《三相品》中未尽义，曰《七十空论》，汉无藏有。阐《观缘品》余义，曰《回诤论》，此一分说，是创立义，是精微义，义明中道，中道是二谛，而归旨于一相无相。补《中论》缺，使之大备者，其唯提婆乎？

有四宗论而边见可以包容，举假实义而二谛更不落虚，其龙树之三益者乎？

《四百论》中之《百论》及《广百论》，此土幸存矣，继起有罗睺罗，释八不义以常、乐、我、净，赞般若义以二十二颂，亦足多也。释《中论》有八，此土唯来其三。青目本《无畏疏》，是以极纯，安慧、清辨如何可及？《般若灯论》，品品最后引大勇猛，证毕竟空，余所不谈，俗有真无之说因是以立，而大异于《中观》正论。月称之后，转展互破，以是胶葛不宁，而《中论》学晦矣。清辨《中观心论本释》、《中观摄义论》，亦彼破瑜伽正异说之书欤？八家之说，佛护、寂护略见引于《灯论》，唯然灯智不详。

二者，《大智度论》，十万颂，解《般若经》。《般若经》十六分，前五全叙，中五散出，后六分论六度，而最后一分论毕竟空。《智论》所释，在前五之第二，析为五般若，曰：舍利弗、须菩提、信解、实相、方便。《智论》释最初《序品》百一十法门，已得三十四卷，以后除经文二十七卷，唯三十九耳。什公云：论十万颂，若都详释，何止千卷？此方根劣，译十之一，释经之论，但顺文解而已。然方便般若陈义络绎，犹足资挹，而于《中论》实大有裨。如云先说分别后致之空，如云若不执取佛亦说四缘义，是其例也。若使全译，所可取者，不更多欤？悲夫福薄，实无可言。此一分说，是糅古义，是广大义，未见其继，东土三论，亦不称四，是何故耶？

三者，《十住毗婆沙论》，五千颂，解《十地经》。今所译存，但初、二地，已十七卷，若使全译，无逾百卷，汪洋广博，《智论》之伦。忍、进、止、观，修习无路；方、愿、力、智，圆满难知。应发大愿，继述什公。

四者，《菩提资粮论》，五千颂，阐菩提分义。《资粮》其始，《中论》其至，《智论》、《婆沙》又复广博。其斯为龙树学也欤？

《密严》是唯识、唯智之通经。论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之为教，三界轮转，源于赖耶，与唯识同。然独尊如来藏，赖耶即

密严，心境界非真，真为慧境界，悟无分别，生密严国，岂非与般若同欤？《密严》云：《十地》、《华严》等，大树与神通，《胜鬘》及余经，皆从此经出。如是《密严经》，一切经中胜。据是，则《华严》、《胜鬘》、《楞伽》，皆是通经也。《华严》为唯识六经之一，又与《般若》安住一切智智；世亲注《十地》，龙树释《十住》，地前三方便，十地断十障，渐次而行布，与唯识同。位位皆成佛，一切入一切，行布而圆融，与般若同。诠根本无所得，详后得无边行，总别、同异、成坏，妙义重重，唯识、唯智之通经决然矣。《胜鬘》诠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而为客尘所染，与唯识同。说灭谛常住，自性清净离诸烦恼，与般若同。亦唯识、唯智之通经欤？《楞伽》与《密严》，皆以五法、三性、八识、无我为教，与唯识同。《楞伽》与《密严》，皆诠如来净藏，与《般若》同。是不亦唯识、唯智之通经乎？

经固有通，学何必封？龙树、无著，如车两轮，慎毋惑解经家，误陷迷途可也。

四、涅槃文字科。此科以《大涅槃经》为大本经，说一乘，说常，说佛性。说一乘以《法华》为先导，诸说一乘，举有七经，如先所说。四教醍醐，亦如先说。如来四十九年说无常义，临入涅槃，乃说常义，开权显实，法住是常，如来不灭，常是法身，乐是涅槃，净是正法，而我则是佛。众生虽未成佛，而有成佛之性，后必成佛。于是《大师子吼》说众生皆有佛性，以视《法华》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得一切智智，更别具以一义也。夫木有其本，然后扶苏；人有其源，然后江海；人有佛性，然后成佛。是盖与人以决定义，俾知作佛，更有依据，无所恐惧，斯乃不可不治之经欤？说法以《涅槃》最后，设教以《涅槃》究竟，研学以《涅槃》圆融，文字以《涅槃》美满。是故学佛毕事，应治《涅槃》。

《涅槃》，遵据世亲《涅槃论》，立四句义以读经：起《哀叹品》讫《大众所问》，为法句；起《现病品》讫《高贵德王》，为法行句；《师子吼》为法义句；《迦叶》、《桥陈如》为法用句。最初二品，叙

当时事，非四句摄。

法句之法，即常、性、经三。云何得长寿，凡二十三偈，作三十四问；佛就常、性、经三，深微奥义，一一酬答，则法句也。

法行，为五行十德，皆一乘之由来。葛藟庇本，勿伤于斧寻；天岂阶升，而通于方便，则法行句也。

法义有二：一、明佛性，辩眼见、闻见；二、明涅槃，修道见性、读经见性。佛性虽同，见不见异，而圣凡各别，则法义句也。

法用为：一、用根，二、用净，三、用分别，四、用随自说。皆如来境界，则法用句也。此略提纲，若欲详谈，见诸别册。此经以外，有诸附庸：曰《金光明经》，详法身义；曰《大法鼓经》，详如来解脱义；曰《大云经》，详法界义，详四倒四不倒义。姑举一二，以例其余。

《大涅槃经》有四大要：一、戒，二、定，三、修，四、三德相应。戒亦为涅槃，由戒而定而慧，以相应于寂灭。若非为涅槃，则戒可缓，经所谓乘急戒缓也，经所谓为取秘经，戒亦可犯也。定亦为涅槃，金刚三昧、首楞严三昧，入无余、入无相、入大定窟，若非为涅槃，则世界禅定、四禅三空，三界流转，亦何所为？修亦为涅槃，五行十德，举足下足，皆涅槃道。《无量义经》四谛十二缘，法犹是也，而义则大异于缘觉、声闻。若非为涅槃，三学不出生死，亦何异牛狗炙身之苦，一类威仪之拘，邪执边执之惑欤？三德相应，更为大般涅槃。

《经》云：解脱之法，亦非涅槃；如来之身，亦非涅槃；摩诃般若，亦非涅槃。解脱非涅槃者，声闻无大悲，亦耽寂酒，必真如出所知障，大悲般若常为辅翼，必如来藏出缠，法身尽未来际作诸功德，乃大涅槃也。法身非涅槃者，佛常非入灭，佛我大自在，必悉佛境无过非尼夜摩性，又必知佛境证空为毕竟全空，乃大涅槃也。般若非涅槃者，有得即烦恼，有证非菩提，必观缚解都无所得，又必本法界以学一切，乃大涅槃也。

诸学佛人，毋谓侈谈凡非圣境，新学菩萨，文字穷源，不数年间，必知梗概。先得佛之知见，念念皆一切智智，则无论何科，所学归极，滴滴赴壑，法法登峰，岂不懿欤？若不知通，昧于其的，任学何科，都堕隅负。大道自全，得少为足，又如之何其可哉？

复次，四科之外，为论议资，又必学习因明。此学必尊陈那，籍重《理门》，三十三过以研似立，十四类以研似破，皆《理门》所生也。学中艺伎，日研日精，后有作者，必胜于前。月称而还，应留意焉。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叙

叙曰：应学般若学。般若者，五度之目，万行之鹄，三世诸佛之所自出。有母然后有子，有般若然后有世间人天、出世圣贤。般若者，智也；智也者，用也；用也者，以空为具，非以空为事也。是故空有二义：非义、不义、无义之空，空亦应空；如义、实义、涅槃义之空，空不必空。般若之相，无住涅槃；般若之行，瑜伽巧便；般若之至，无上菩提。是故应学般若学。以四门叙：一曰五周以叙事，二曰十事以抉择，三曰诸经之所系，四曰诸家之所明，而以绪言终焉。

五周叙事

曰五周以叙事者：《大般若》十六会，初有五会，义海全潮，有统有系。中有五会，河汉江淮，巨流时出。后有六会，六度各六，一度系属。全豹窥观，应于初五。初虽五分，文异义同。详略文异，应为三类：初分为一类，文四百卷，是为极详；四、五为一类，但有四周，而缺方便，世称《小品》、《道行》，四会是也，是为极略；二、三为一类，具叙五周，而缺最后方便付嘱，然秦译详，世称《大品》、《放光》、《光赞》，二会是也，是为酌中，最便研读。今循二会，按文提系，谈五周叙事。

此经五周说般若也。以经名智慧，舍利弗智慧第一，故初周佛诏舍利弗谈菩萨智慧，谈菩萨二谛，是为最初舍利弗般若。般若多说空义，须菩提好深行空法，又慈念众生，故次周佛诏须菩提谈菩萨三解脱门，谈摩诃衍摩诃萨，是为第二须菩提般若。《金刚能断论》云：欲令佛种不断者，未成熟菩萨闻多福德于般若

起信解，已成熟心入甚深义，已得不轻贱者修多功德不复退转，已得净心令大乘久住。本其意义读索此经。佛以帝释久闻能记，许与问论，而谈般若福德，令初发心咸生信解，是为信解般若，亦为帝释般若。佛于《中含》为弥勒授菩提记，又于此经为弥勒说菩萨行，菩萨行佛所行，得亦无得，令已成熟入深般若，是为入甚深般若，亦为弥勒般若。合上二事并为一谈，应说为第三信解般若。龙树《缘起论》：此经为说阿鞞跋致相故，为说魔幻、魔伪、魔事故，为说当来世人供养般若因缘故。佛为显示种种，令久修人功深不退，是为第四不退转地般若，亦为实相般若。佛境而菩萨行，菩萨行者，妙于方便，境、行、果三，此周特胜：经之为摩诃衍，人之为摩诃萨，法之为大菩提，亦于此周阐发无余，是为第五究竟地般若，亦为方便般若。

舍利弗般若一

舍利弗般若者，般若是智慧，智慧一切相应，法中最胜，此经所明，是故应叙在经始。七事叙初，放光集众，全经之所属，亦此周之所系。如是说《缘起品第一》。

大乘义门，三性二谛。三性《楞伽》所论，二谛则此经详尽。三性二谛，名异义一，真摄遍、实，俗即依他。遍计简尽，成实斯彰。曰不、曰非、曰无，显第一义。若说功德，则摄俗论。夫能安住般若者，应以无所得方便，而学三乘无量无边功德，非空之是归而菩提是趣，舟车必用，用历山川，是故佛为略叙应学声闻十种、菩萨九种、如来十三种功德事。若欲成就世、出世无量无边功德，当学般若波罗蜜。菩提不可至，求方便于空而可至，所谓功勋必赖经猷，作业必资作具，是故佛为略叙世德、佛德九十三种，皆须学于般若事。若能如是，诸天亲供，梵行护成。全经之所属，而此周之所系。如是说《欢喜品第二》。

大法既重揭示，行果应续而谈。《观照品》者，般若之行果相也。行有其二：曰无著行，曰相应行。果有其一：曰授记果。

初，无著行者，以二空故。不见人、法境，不见修般若行，由不见故，不生执著，是为能取空义。人自性空，法自性空，均空故不离不异，不异则无，无一切法相，无生灭染净相，是为所取空义。所取空故，能取自空，能取空故，但有假名，如是而行，行故无著。是为菩萨般若，以无著故，声闻但空般若所不能及；以无著故，悲心入空大作功德，声闻不能；以无著故，行无所得而有方便，声闻不能。

次，相应行者：一、与空相应；二、不见相应；三、互不相应。

与空相应者：蕴、处、界谛支有无为，及与七空，与空相应，法空不二，空中无法，应言与般若相应。

不见相应者：不见六度、三科、觉分、佛道、三解、三际诸法相应，不见一切智与如是诸法相应，不著有无倒解，不行诸有所为，如是相应，应言与般若相应，如是智慧，报得五利，功不思议。

互不相应者：法与法，法与法界，法界与空，三科、四谛、觉分、佛道诸法与空，都不见其更互相应，应言与般若相应。如是相应，空应第一，授记不堕，严土证觉，而亦不见，是为最尊最胜，毕竟清净。

此般若相应菩萨，有种种生相，三处来生佛处没往，得妙方便，虽入静虑而生佛世，为度有情，生欲界人天梵世睹史，游于一切诸佛国土。此般若相应菩萨，有种种行相，利根顿证，自在入定，三乘度人，速久成佛。为化有情净业断趣，一度上首，随趣择严，相好致爱根利不慢。以其所修不堕恶趣，常作轮王，不离十善，不起罪业。或复净粗重业，净菩提道，不著一切真趣菩提，成胜智，净五眼，引六通。又复能以互融六度及与四摄，严净一切智、一切相智道，而成正觉。菩萨如是功德，最上最妙。菩萨如是功德智慧，一切声闻但空智慧所不能及。

授记果者：三百苾芻发无上心，佛记星劫作大幢相佛。六万天子，弥勒授记。一万有情愿生净土，佛记成佛号庄严王。若诸有情般若相应，命终往生，当生东方不动佛国。如是说《观照品第三》。

般若行果，略说已竟。舍利弗与目犍连、须菩提、大迦叶、富楼那等，合掌同声，以三十一一种名号，称扬赞叹般若波罗蜜。称是菩萨最尊最胜，具大势力，能行无等等六度，疾证菩提，满足功德，人天应礼。佛言如是。如是说《无等等品第四》。舍利弗般若竟。

须菩提般若二

须菩提般若者，般若以空为用，用于功德。须菩提善空，故此有三门：初，字空般若门；中，字义般若门；后，广字空般若门。

未谈三门，先应有叙。佛和大众度于一切，答舍利佛问，已放光明。更为余人，命须菩提说空教诫，放光集会。于时会中，那庾多众，观相发愿，已悟无生，佛记作佛号觉分华。是为此周开始序分，未入正宗所谈三门。如是说《舌根相品第五》。

初，谈字空般若门。是门亦三：曰字空，曰功德，曰三解。

字空者何耶？须菩提住空三昧，不见人、法，故一闻佛命教授菩萨，瞿然而惊。云何菩萨？云何般若？佛为述成，菩萨发心乃至佛道，皆毕竟空，都不可得，以如是教即般若教，即所命教菩萨之教，所谓我、蕴、处、界、内身、外事、三世诸佛，皆不可得，譬如梦幻，法假、名假、方便假。不应以四倒、三解、寂静、远离、杂染、生灭而观诸法。善达实相，一切无著，便益六度入菩萨位。是为第一章，佛自教菩萨概略观法。

如是空观，人或犹豫，佛即反问须菩提：若法不空颇有，即离诸法，是菩萨不？颇有诸法，增语四倒、三解、寂静、远离、杂染、

生灭，是菩萨不？须菩提入深不疑，直答佛言：法性尚非有，即离增语，更何可言？菩萨假人，又何可言？佛赞：善哉！应如是学，非但菩萨见不可得，法界与法见亦不得。若入空中，外法不得，心犹可得，则便恐怖，都不可得，更何忧悔？是为第二章，佛命须菩提教诫菩萨概略观法。如是说《善现品第六》。

功德者何耶？须菩提，非恶取空，能作功德而善用其空。乃白佛言：若菩萨欲圆满六度，当学般若；欲遍知三科、六大、十二支，当学般若；欲永断三毒结缠等等，当学般若；欲修行禅空诸定、觉分佛道如是等等，当学般若。初品广谈当学，此亦略说当学。初品欲得而赞，此已闻味而赞。无般若方便法爱顶堕，有二十空观正性离生。如实知三科、六度、禅空无量不应执，如实知菩提心、无等等心、广大心不应执。是心非心，本性清静，于一切法无异分别，蕴至菩提，应知亦尔。舍利弗言：善哉！善现，离空解脱，涅槃无门，三乘习空，一切善巧。如是说《入离生品第七》。

三解者何耶？此三三昧，小以为住，大以为路；小以为证，大以为行；法一用异，说空是共义，亦是根本义。初，空解脱，三门诠叙：曰谦让门、不住门、明体门。

谦让门者，上品菩萨字不见，云何能说法？此品菩萨字增减，不知不得，说法我当有悔。菩萨般若，世法圣法，义无所有，名则无住，亦非不住，非住不住，人、法字空，云何教授教诫菩萨？复以异门破诸名字，所谓和合因缘，二名乃立，梦幻影响，但诳耳目，若求一法，实诠二名，遍一切中，无处可说，云何教诫教授菩萨？于如是义不惊不怖，未得无生，而已证其阿鞞跋致。

不住门者，法爱难遣，已说重说。法即空故，不应住色乃至菩提，若无善巧，执法住法，不能修满成一切智。又复不应摄受色至菩提，本性空故，若能以空观一切法，心无所行，是则已得无所摄受三摩地门，作用无边，声闻不及。大乘经中种种说空，小乘经中亦种种说空，如胜军梵志得随信行，尚能

于实相空中都无取舍，何况大乘办一切业，不能于非相法中而无所著？

明体门者，审谛观察：何是般若，何名般若，谁之般若，般若何用？于法无所有、不可得中无可征诘，般若乃至一切智智都无所有而不可得，由二十空故。若于空义不惊不怖，便于般若常不舍离。能如实知，法离自性，便于般若常不舍离。自性无性，性相互离，成一切智。无生无成，乃其所成，毕竟清静，化生度情。如是说《胜军品第八》。

次，无相解脱。空解脱门，名无所摄受三摩地；无相解脱门，名无所取著三摩地。行无巧便，是行其相，住想胜解，于法加行，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诸有所作，皆不得成。行有巧便，不行于相，倒与不倒，定及非定，寂静佛道，及其非相，一切不行，法即是空，能成正觉，不取四句，不取不取，作用无边，声闻不共，云何不证无上菩提？健行宝印百十五种及余无量诸三摩地，深入其中皆能证觉，不可执说般若是空、三昧分别，两不相涉。定、慧与人，三无差别。菩萨入定时，不念证入，不作想解，皆无所有，一切不起，般若气分，乃在其中。如是无得，是为正学。我及诸法是其无得，无得无为，名毕竟净。如无所有，如是而有，名为学法。愚不能了，名为无明。执著二边，不离三界，不办三乘，不信法空，不住六度，于一切法执著有性，是为不学般若，云何能成正觉？必二十空无得方便，然后乃名正学般若。必学般若，然后乃成一切智智。如是说《行相品第九》。

次，无愿解脱。一切种智心定相求般若，是为有愿有缚。如幻三摩地，无愿解脱门。法即是幻，幻无染净生灭，云何能学般若、能成正觉？于蕴中想立假人、法，亦无染净生灭，亦不学不成，菩萨若能如是修学，乃为能学般若、能成正觉。幻士五蕴，无性为性，二十空门，不可得故。此如幻三昧，新趣菩萨，若有方便，善友摄持，不惊不怖；若无方便，恶魔侵害，有怖有惊。以应

智智心，观无常无我，苦空寂静，相不可得，于诸圣道一切无著，名有方便。以无得方便，劝人趣菩提，名为善友。离智修法，有得有恃，名无方便。为说六度文颂者造，不为说知魔幻佛形种种烧扰，令离六度，宣声闻藏，汝无觉心，不退证觉，一切不能，无我、我所，何用菩提？世无三乘，但乐声闻，三解速证，涅槃乐易，舍身苦难，一切诸法实有可得，说如是事，名为恶魔。如是说《幻喻品第十》。

中，谈字义般若门。字空般若破假名字，字义般若不坏假名。非空即了，应续谈义。作佛以菩萨始，菩萨以上首极，上首以大乘至，大乘以般若契。佛说法主，始说句义。鹞子善现，智空第一，此经相应，次说句义。富楼那者，转轮第一，转大乘轮，于此特最，后说句义。是故此门有四：曰佛说两句义，曰舍利弗、须菩提说摩诃萨句义，曰满慈因摩诃萨转摩诃衍义，曰摩诃衍即般若义。

佛说两句义何耶？菩提萨埵，二既不生，句于其中，理亦无有，故无句义是菩萨句义。法说难会，喻说易明。十八种喻，喻句义无，非应不应，一相无相，当勤修学，应正觉知。于一切法皆非实有，所谓世善不善、有记无记、出世间法、有漏无漏、有为无为、共与不共，如是诸法，无二无动，是菩萨句义。如是诸法，无分别执著，是菩萨句义，当勤修学，应正觉知。摩诃萨者，三乘圣道，大有情众，当为上首。由彼已发金刚喻心、胜心、大心、不倾动心、真乐利心，常于此法，爱乐欣喜，方便住空，修诸圣道，住金刚喻乃至虚空胜三摩地，决定决定，于大有情能为上首，如是说《譬喻品第十一》。

舍利弗、须菩提说摩诃萨句义何耶？舍利弗以巧便说法，令诸有情断我、断常，蕴、处、界，谛乃至涅槃、转法轮见，名摩诃萨。须菩提则以欲证菩提，发无上心、无等等心、不共声闻心而不取著，异生、圣佛，蕴、处、界，谛乃至不共，一切不生，无漏平等。而

有差别者，但随俗施，非第一义。以斯义故名摩诃萨。如是说《断诸见品第十二》。

满慈因摩诃萨转摩诃衍义何耶？是亦三段。

第一，满慈以三事诠摩诃衍：曰被功德铠，曰发趣大乘，曰乘大乘。

被功德铠云何？为一切有情修行六度，拔一切有情于菩提涅槃，令一切有情满无边圣德，都无选择，亦无齐限。度各各别，力小魔留，度度被六大军海倾。又复与诸有情回向菩提，不取不得，不著禅定。摩诃萨名，遍十方界。

发趣大乘云何？般舟为父，般若为母，一切圣法般若所摄，般若产生结胎禅定，此谈发趣，应禅定始。菩萨修八禅空，起四无量，以无得方便，与诸有情回向菩提。复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依禅空无量，修行六度，及修念住一切圣法，普为有情发趣大乘。摩诃萨名，遍十方界。如是说《六到彼岸品第十三》。

乘大乘云何？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无得为方便。虽乘六度而不得度轮，为遣修故修一切法，菩萨及法但有假名，施設言说不可得故。虽他方闻法，而无佛土想。虽应身随顺，而不离大乘。摩诃衍名，遍十方界。如是说《乘大乘品第十四》。

第二，佛与善现广演三事。广初一事，而有四义：一者，为其能义，能六度、觉分、二十空门、十力、三智、化度放光，如是等等。二者，为能如幻义，幻法无实，以是作大轮王六度教众，于邪恶处示现同事，以是菩提作意，大悲为首，空为方便，普立有情，于诸圣法而无所择。三者，不被为被义，法相空故功德相空，为空而被铠，人、法造作不可得，故功德不可得，为不可得而被铠。四者，无缚无解为被义，诸法本来无有，远离寂静，无生灭染净，是故十喻三时、善世有漏、诸五蕴等，无缚无解，是故一切六度、

二十空门、觉分、十力、菩萨行、一切智、真如、菩萨、有为、无为，无缚无解。如是微妙，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如实知，应勤修学，应熟其情，应严其土，常不远离如是圣德，常作如是法事，是为被无缚无解大乘功德铠。如是说《无缚解品第十五》。

广次二事，而有五义：一者，大乘相。谓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无得为方便，自行、他行六波罗蜜，回向菩提，谓本性自尔，非常非坏二十空门，谓希有微妙一百十三胜三摩地。如是说《三摩地品第十六》。

又，大乘相者，无得为方便，修四念住至八圣道、三解、十一智、三根、三寻伺、十念、九次定、十力、四无畏、无碍、不共、陀罗尼门。如是说《念住品第十七》。

二者，大乘发趣。修行六度，从一地趣一地，无所从来，亦无所趣，不恃不思维，而不见彼地，是为大乘发趣。初地十业，二地八业，三地五业，四地、五地皆为十业，六地六业而有二种，七地为业而有二十，八地、九地皆为四业，十地后业，与佛无别。如是说《修治地品第十八》。

三者，大乘出至。大乘从三界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然乘与智二，非应不应，一相无相，过未今时，何出何住？若令无相而有出住，是则法界空，乃至一切法空，亦应出住。然自性空而无出住，是故以世谛故而说出住，以无二方便故实无出住。

四者，大乘所住。诸法住处不可得故，大乘以无得为方便，都无所住。法界乃至无为自性空故，破有非住，世谛非不住，大乘以无二为方便，住无所住。

五者，谁乘是出？我乃至见者不可得，法界乃至无为不可得，非已得今得当得，毕竟净故。大乘亦尔，无乘大乘而出住者。然无所得而为方便，乘于大乘，从三界生死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穷未来际利乐有情。如是说《出住品第十九》。

第三，佛成善现五赞：一者，超胜于一切。若三界乃至十八

界，是真非妄，无异不倒，是实是谛，如所有性常恒无变。有实性者，若法界乃至转法轮是为实有非非有者，则此大乘非尊胜上妙，不能超胜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以不然故，超胜于一切。如是说《超胜品第二十》。

二者，乘等于虚空。譬如虚空，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皆不可得；又如虚空，长短高下、方圆邪正，皆不可得，有如是喻二十五事。

三者，空普容有情。有情、虚空、大乘，三事递无所有，三事递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虚空、大乘、无量、无数、无边，六事递无所有，以无所有容无所有故。如是我乃至见者，六事递无所有，如是我乃至见者递至一切相智，又六事递无所有。以是一切，皆无所有不可得，故说大乘，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

四者，空无去来住。一切法无来去住，一切法本性真如，自性自相无来去住，若动若住不可得故。由此因缘，大乘无来去住可见，犹如虚空。

五者，空无前中后三世，三世平等超出，菩萨、大乘诸如是等，一切皆空。空无差别之相，是故大乘于一切相，俱不可得。三世一切法空，空中空尚不可得，何况空中有三世一切法可得？三际法平等，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三际法可得？三世诸佛，乘是大乘，得一切智。如是说《无所有品第二十一》。

摩诃衍即般若义，何耶？一切善法菩提分法，声闻、独觉、菩萨、如来，诸出世法，无不摄入甚深般若，非应不应，一相无相。故说大乘于说般若，了无违越，乘于般若及于一切，都无有异，性无二故，名异义一故。如是说《随顺品第二十二》。

后，广字空般若门。须菩提常乐说空，常以空门利益众生。是故赞字义已，复广字空。是门有二：曰无边际，曰远离。

无边际何耶？初，以十二事广人空；次，以观法不生不二，广

法空。初，十二事者：

一者，有情及法，无所有、空、远离、无自性，无二无二处，是故三际菩萨，无所有不可得。

二者，一切法性空，三际不可得，说如虚空，是故法无边际，菩萨无边际。

三者，法非法，法非法性空。空中法非法，无所有不可得，是故即法、离法，无所有不可得，菩萨无所有不可得。

四者，法法性空，法于法无所有不可得，是故于一切法，以种处时，求诸菩萨，不见无得，云何令以般若教诫菩萨？

五者，法非名，名非法，非合非散，性空、假设，一切法名，唯客所摄，是故说诸菩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

六者，我至见者，色及三乘，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是故我至见者，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

七者，和合性空，法无合性；法自性尽，非常无去；法本性尔，非常不灭，是故亦说诸法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

八者，一切诸法本性不生，非所作所起故，作者、起者不可得故，是故蕴乃至乘，一切诸法，毕竟不生。

九者，法本性空，不可施設生灭住异，是故说毕竟不生，则不名蕴乃至名乘。

十者，毕竟不生即般若菩萨，菩萨般若即毕竟不生，无二无二处，是故说我岂能以毕竟不生般若，教诫毕竟不生菩萨。

十一者，不见离毕竟不生有般若菩萨及一切法，般若菩萨一切法与毕竟不生，无二无二处，是故说离毕竟不生，亦无菩萨能行菩提。

十二者，见法如幻现有无实，闻空生喜，是故说菩萨说不惊不怖能行般若。

次，观法不生不二者，菩萨观察诸法，于法无受取住著，亦不施設为我者，不见法故。不见法者何？法性空无生灭故。法不

生不灭即非法，以法与不生，无二无二处，非一二多别故。法不二即非法，法入无二法数。如是说《无边际品第二十三》。

远离何耶？初，以异门广不生不二；次，明净菩提道。异门广不生不二者：上破一异等生，名无生；今破眼色有无等二，名不二。上无生自相空，今不二是散空，以是异门故。云何菩萨？勤求菩提，利乐有情，具如实见，遍知法相，而无所执，是名菩萨。云何般若？有胜妙慧，远有所离，远有所到，是名般若。云何观察诸法？法非四倒、三解、寂静、远离，非不四倒、三解、寂静、远离，是名观察。云何法不生不灭即非法？法法性空，性空中无生无灭，无一切法故。云何法不二即非法？若法不二，非应不应，一相无相故。云何法入无二法数？法不异无生，无生不异法故。

复次，菩萨观察诸法，见法无生，毕竟净故。此法不生，而能勤修得果，证觉转轮者，非我于彼无生法中，见有六趣三乘，亦非菩萨见苦，起苦想而行苦，一切人、法皆不可得故。我不欲以生无生法有所证得，但随俗设有得、有现观、有三乘圣果、有业果熟染净故。我不欲令未生已生生，自性空故。我不欲令生与不生，生与不生，非应不应，一相无相故。如是于不生法，有乐辨说，亦非应不应，一相无相故。如是于不生法，起不生言，此法及言，亦无生义，能说所说及听说者，亦无生义，本性空故。是故不著一切法，于法得自在，善能酬答，诸法性空，内外中间本无依故。

净菩提道者：菩萨修度，应净诸法菩提道。若以世间有得修，是实不净；能以出世空轮修，乃名清静。净道以无量功德聚成，无量功德聚以般若势力成。所谓般若善法母，三乘从彼生，三乘人所住，三世佛所行。然菩萨闻般若，心不疑闷，于无所得住大悲作意，与诸异生，于如是住及此作意，等无差别。何以故？住及作意，与诸有情及一切法，皆非有无实，无自性空，远离寂

静，无觉知故。

善现说法已，佛赞：善哉！若欲说法，应如汝说；若学般若，应如汝学。随汝说学，速证菩提，转轮度众。于时三千大动，十方世界同说般若，无数天、人、阿素洛等，得无生忍，无边有情发正觉心。如是说《远离品第二十四》。须菩提般若竟。

信解般若三

信解般若者，《阿含》：帝释是须陀洹，龙树则谓是大菩萨，是为法位之始。《阿含》：弥勒授记补处，是为法位之终。位既始终，说亦始终，始修般若未成熟者，必使信解；既已成熟，求毕竟者，使入甚深。信解以歆福而起，入深以随喜、回向而大，以无相随、回而住。然龙树有言：说功德故以白衣证。白衣帝释大；说般若故以出家证，出家舍利弗、须菩提大。是故此周将谈功德，鶖子、善现以三解脱先谈其体。帝释诸天较量胜利，正谈其用。然龙树又言：佛命善现教诫教授，中间帝释多说功德，弥勒顺意，还欲返本深谈般若。是故此周虽谈功德，弥勒现时法会，演无相随、回，将来下生说无缚无解，皆以甚深法义，为已成熟者，继功德而谈故。应析此周为四大门：曰三解脱门，曰较量功德门，曰甚深义门，曰大赞叹门。

一曰三解脱门者：诸天集会，蔽于常光，暨乎会终，多门赞叹，非正宗摄，终始宛然。

今谈正宗，此周正宗，功德较量。谁之功德？三解之功德；谁与谁较量？三解与诸行较量。故应先谈三解，后谈功德较量。

如幻义是无愿义。然帝释三问：何谓者问般若体，体是空解；应住者问深入究竟住，究竟住是无相解；应学者问初入方便行，方便行是无愿解。则又而空，而无相，然后乃能及于无愿。

体是空解者：唯利根人直闻顿悟，若欲普度钝根，则教发一

切智心。以无得方便，先于诸法思惟四事、八事、十四事，方于诸法思惟寂静、远离，无生、灭、染、净、作为。作如是观，唯有诸法互润增圆，计我、我所，菩提回向互不合得，如实都无，菩提回向，心皆非心。心与非心，四句回向，都所不应，非心即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即是非心，二俱无有，无所有中无回向义。心无自性，无回向心义。若作是观，是谓菩萨般若波罗蜜。

究竟住是无相解者：法法空，人人空，无二无二处，应如是住。不应住法。不应住此是法。不应住法于常、乐、我、净、寂静、远离及彼皆非。不应住果于有所为所显、无为所显。不应住沙门是福田、菩萨递十地。不应住初发心已，念我当修、当圆、当证；已得修已，念我当递证修满。不应念我速成正觉，作诸功德。以如是住，有所得故。如来之心，于一切法都无所住，亦非不住。此应住不应住法，如幻如梦，汝等天子当何所解？此法法性亦非深妙，施設不及，文字皆离。如是说《帝释品第二十五》。

方便行是无愿解者：毕竟深法无解非妙，说听亦无，初入方便，茫乎无涯。诸天于是益疑：为何等有情，说何等法？善现乃言：为幻有情，说如幻法，设更有法胜涅槃者，我亦说为如幻如化。必四种人，乃堪信受：一、不退菩萨，二、愿满罗汉，三、植众德本，四、善友所摄。若有善友，凡初亦能，以如是人、法空不别，能信所信，都无显示，是故能入。然复广说三乘神通妙辩者，仍于一切法中，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由二十空故。如是说《信受品第二十六》。

无生义是空义。天喜般若，化华设供，善现心念：华非树生。帝释旋难：华既无生，不应计树。善现反诘：既了无生，何华不华？帝遂折伏。问：但华无，诸法亦无？善现即言：一切不生，不生非法。善现不坏假名而说实相，法与所说俱无违顺，是为善说无生义者。菩萨若知法但假名，不于法学，不见诸法可于中学。法法空故不见，不见故不学。不可法空，见于法空故。不可法

空，于法空学。不于空学，方为空学。不于法空学，方为法空学。以无二为方便，于一切法学。无量不思议佛法，一切能学。不为法增减故学，不为摄受坏灭法故学。能所内外空故，不见有法可摄受坏灭，有人能摄受坏灭故，以不摄受坏灭方便，成一切智智。不见法生灭、取舍、染净、增减故，法性无有不可得故。

不即不离义是无相义。舍利子依持佛力，答帝：求般若当于善现说中求者，佛无依持，随俗说有。是中非即非离此三，谓：一、无依持，二、无依持真如，三、无依持法性。而可得此三，谓：一、如来，二、如来真如，三、如来法性。又是中非即非离此三，谓：一、色等，二、色等真如，三、色法性。而可得此三，谓：一、如来，二、如来真如，三、如来法性。又三，于即离色等非应不应，谓：一、如来，二、如来真如，三、如来法性。非即与离，非应不应，无依为依，即其所依。复次，舍利子答帝：求般若，不应即法离法求者，般若于法于求，非应不应，一相无相。般若于法、于法真如、于法法性，固非所即，亦非所离。

善现说三解脱已，帝释三赞之：般若波罗蜜，是大波罗蜜，是无量波罗蜜，是无边波罗蜜。法已必赞，此经通义，如是三赞，后品綦详，如是说《散华品二十七》。

曰功德较量门者：此门是此周正谈，曰功德之谈，曰较量之谈。

一功德之谈有三：曰授记，曰现法胜利，曰现未胜利。

云何授记？天赞善现：般若无得，而有三乘施設。佛因详谈，乘与圣行非即非离，有能无得而行圣行者，应礼如佛。我昔掩泥莲供，闻妙然灯。方便为无，不离圣行，菩提授记，号释迦牟尼。业已现前，佛宣般若，度无量众。

云何现法胜利？佛观四众，而命天帝：若诸天于此般若智心方便，行十法行，有四胜利，尔等应礼。以能三解故，魔不烧害；以能慈故，人、非人等不能烧害；以能施故，恶缘横死，一切都无；

以能空故，旷野险难，不惊毛竖。诸天酬佛。由是菩萨令世永离灾兵恶趣，令世便有三乘圣法、三界豪贵、三宝福田，故应礼护，不令灾侵。佛为校福，供一初发心胜无量声闻，以佛不出声闻故。如是说《授记品第二十八》。

云何现未胜利？上说现法胜利已，帝赞希有，是能承事诸佛，十二圆满，至无佛土，三乘度生。佛乃为帝说现未胜利。于此般若，行十法行，魔欲破法，适受其殃，拔众沦迷，令修六度，当来不久，证觉转轮，是为现未胜利。又魔但起心，反为所转，莫耆威势，驱去饥蛇，能灭诸见及诸法著，天护息灾，佛被增善。自能离修，亦教他能。计念当来不行六度，不免卑劣，何况修圆，是为现未胜利。如是胜利，若无方便，行世六度，便起高心，不回种智。若复三轮体空，出世行度，高心乃伏，种智斯回，如是说《摄受品第二十九》。

校量之谈有三：曰宰堵波校，曰设利罗校，曰异门校。

宰堵波校者：初说胜利而校，中因实证旁及其余，后复续说胜利。初，说胜利而校者：一校、三赞、六劝。

行十法行，安乐无恼，战阵不伤，毒害不及，随所居处，人及非人，灾横病疫，一切都无，八部天龙，恭敬呵护。或书供养，或载身囊，吉祥安稳，尊重遗经，有如是胜利。夫悲深福众，舍利斯留，作佛因缘，基于念处，三宝系世福田，何独揖推深典？诚以种智相好，根本乃在遗经，般若菩提，根本非于遗体，是故庄严经典，起宰堵波，二福校量，前多于后，是为一校。

然此三千，不能修道，少分住地，多退声闻，般若不能，遑谈余德？以无敬怡，福易而难，是故佛与帝天，为诸世间，歆动因缘，殷勤三赞：第一佛赞，第二帝赞，第三天赞。从一七宝，至三千大千，不及供经无量无边，是为第一佛赞。恒沙有情，满界经劫，起宰堵波，不及行十法行供养写经无边无量。诸法总藏，三乘法印，除此般若，谁则能然？是为第二帝赞，如是说《宰堵波品

第三十》。

帝非智人，或疑其说，佛亟印成，更为推演。如是说《福生品第三十一》。

第三天赞者：三千大千所有诸天，同声白帝：是般若法，益天损魔，不断宝种，获圣果行。应于是经，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尊重赞叹。是为三赞。

既因三赞，又复六劝。佛告帝释，应十法行，无边胜利：一、恶魔息争。二、衰时心泰。三、经耳证觉，咒王摄遍，如月资星。四、毒病不伤，除先定业。五、官事不遣，王臣问讯。六、随所生处，见佛闻法。故应行十法行，恭敬供养，是为六劝。如是说《功德品第三十二》。

中，因实证旁及其余者：一、谈实证。于时会上，梵来求短，魔军奋威，帝诵深经，一时没隐。般若威力，除暗发光，若有行人，应礼如佛。种智于般若求，般若亦于种智求，种智、般若，无二无二处。如是说《外道品第三十三》。

二、旁及其余。说此般若，与余五度，乃至不共，为尊为导。必回种智而修施等，乃名真学。必能方便无二无得，乃许能回。由般若能回种智，由种智令法究竟，般若与法，为所依止，为能建立故。

后，复续说胜利者：功德未已，应知即佛，殊胜五蕴，非声闻能，以故种种胜利不可穷诘。以智智心无得方便，行十法行，天来受教，助力宣扬，为驱遮障，魔不成军，难不胜立，常无惊怖。圣凡爱护，广成众德，降伏异冤。夫敬经护经，皆为有情，是以经处时有天来。宿业现轻，除兹无恼，香乐光明，足验圣临。故应经在，七宝庄严。若复系想不移，寝应好梦，或见光明，或闻奥妙。此方他国，佛事纷纭。又复为佛悲护，身便心微，即但书严，亦胜严塔，是为说《天来品三十四》。

设利罗校者：佛设利罗以般若熏，乃能受供，帝答佛征，于此

二分，宁供深法。如实般若，不与种智，不舍杂染，不随二行，一相无相，精勤修学，必证菩提。应礼深经，如凜帝座。诵忆契心，无诸怖异，相状言说，一切都无，决不堕趣，及退声闻。故设利罗校此写经。宁供经卷，从一佛宣十二分教，乃至十方恒沙佛化，所有功德，与十法行平等无异。佛设利罗依于般若，如负债依王，径直依王，宁依负债。又如神珠却无量苦，是故足重。佛设利罗，般若熏故，圣法依故，是故亦重。供养般若，已见法身，亦为已供舍利色身，为见二身，应以有为、无为二种法性，修观佛随念。般若秘藏，皆由世俗，广说三乘，是故应以般若为尊为导，修一切法圆满。然施他校自福为多，已成佛来，还依而住。是等深义，如应须知。如是说《设利罗品第三十五》。

异门校者，先以行校。十善、八定及与五通，由瞻部洲至一切界，尽化有情，福校般若，远非所及。般若秘藏，广说无漏，如理思惟，摄一切法故。又复教他解义，胜自思惟，巧文开演，胜于实说。无得宣示，胜有所得；有得不圆，无得能满；有得相似，无得方真。

后以果校。四沙门果，发心不退。直趣菩提，得不退转，由瞻部洲至一切界，尽化有情，福校般若，远非所及。又复教一人不退，胜瞻州趣觉；成一人拔众，胜瞻州不退。藉所说法故，求速证觉故，大悲深切故。帝释，佛圣弟子，利乐有情，应作事已，善现赞之。如是说《经文品第三十六》。

曰甚深义门者：一、弥勒表甚深，有无相随、回义；二、舍利弗、须菩提表甚深，有住义、引发义、信解义、清净义。弥勒表甚深者：必入甚深，信解乃固。菩萨心缘，胜诸声闻无边勤勇。随喜以劳力，回向以登极，巧便不可阶，更复无相。无相者，观行之究竟也。是为弥勒所表甚深义。二乘为自，调伏涅槃；菩萨为他，随喜回向。但是所取心，无是所缘事。既无其事，而非想倒、心倒、见倒者。久修菩萨非二不二、自相皆空，如实知心与所缘

事尽灭离变，以无二心，俱时而起，能随所随、能向所向，皆不可得。而复有能回向菩提，故无三倒。

新学菩萨，若得善友令人离生，或复未入令不离法，令不怖魔，令不离佛，闻如是教而不惊疑，随其所修习，与其所普随，皆共有情回向正觉而不起想，则亦不堕三倒。普随者，全佛功德、全弟子德、全世界德，集合于一，而皆随喜也。应如实知福离诸法，法离自性，一切无得，随向菩提。若作是解，虽不取相而所作成。欲成所作，应学般若，如是而回，则为取相，如杂毒食。如诸如来通达善根，有是性相而可随喜，我亦随喜；如诸如来通达福业，应以如是回向菩提，我亦回向。不堕三界，不摄三际，自性皆空，乃不杂毒。三千大千，十善四果，趣无上觉，福逊无著，随喜回向，不可称计。天赞佛赞，有得无得，长言较量。如是说《随喜回向品第三十七》。

舍利弗表甚深者：弥勤随、回甚深，无量大利群生。鹫子虽复漏尽寂离，而亦欢欣，多方赞叹。赞已发问：为果而致修，应问所住；何因而得入，应问引发。得闻法已，应生信解；信解已生，毕竟清静。是为舍利弗表甚深义住义者。一切圣法，般若所生，般若即佛。应住般若，如住大师；应礼般若，如礼大师。

引发义者：五度生盲，般若前导。虽复互摄，能到智城，然具大力巧便速圆，应尊般若。不为引发一切诸法，是即名为引发般若，法无自性故。不与一切诸法和合，是即名为引发般若，法不可得故。远离般若，有是二种：一、执与法合与不合，二、起是想无所有者，非实无坚，亦不自在。是故应信般若，不应信法。如是般若是大波罗蜜，于一切法，不作种种大小、集散、量与非量、广狭、强弱。新学菩萨，于此不作，不随四句，便真是行。人、法无生，般若无生，无性无有，空不可得，不可思议，无坏无知，力不成就，故说般若是大波罗蜜。如是说《大师品第三十八》。

信解义者：菩萨从于十方法会来生此间，多劫勤修，了知法

纯，无二无得，无见无闻，以是信解，生于久学。有初发心，能甚深法，亦能其余，常不离法，常不离佛。有多见佛，而修有相，由宿习力，闻说甚深，弃舍而去，以是信解，非于久修。弃法不闻，便生毁谤，堕入三涂，多劫多方，不能穷尽，其罪之重，重五无间，若悉形量，喷血命终。是等谤法，由有四缘：一、邪魔所扇，二、不解深理，三、受恶友摄，四、自高蔑彼。恶友断慧，信解尤难。诸法甚深，无缚无解，无所有性以为自性，诸法清静与果清静、般若清静、互摄清静，无二无别，无坏无断。恶友不净，净不相应，是故信解尤难。如是说《地狱品第三十九》。

清静义者，是义四法明：曰毕竟净，曰无执著，曰如虚空，曰遍十方三世佛说。

毕竟净者：自性清静，入法初门，毕竟清静，无余证得。舍利弗发希有心，说净甚深，如是所说，有十二事。须菩提说我净、法净，如是所说，有其五事。佛过彼见净无所著、净体亦不著，曰毕竟净。菩萨了毕竟净，成道相智，法不知法，住正定聚。

无执著者：若有巧便，不转二想，我能行证如是行证，达十八空，故无所执著。若无巧便，起种种想，便知执著。应劝有情，忘其所能，自他无损，乃离执著。更有微细念取佛相、随喜无漏、共向菩提，皆虚妄故，亦名执著。知法无证、无性、无作，远离执著。无著般若，不可思议，离相不生，亦无造作，是故难了。如是说《清静品第四十》。

如虚空者：虚空无著，若不行法，不行法倒、法满、法执及与非倒、非满、非执，是行般若。尚不见法，况倒满执、非倒满执，是为无著。菩萨于此说与不说、修与不修，俱无增减，如空般若，而勤学不退，是为难事。又复为此如空有情修一切法，甚为希有，尔等诸天应深敬礼。然此般若虽非其有，而亦非无。应如虚空如是而学，应如虚空如是而护。知法如幻，而不执法是幻、由幻、属幻、依幻。

遍十方三世佛说者：诸天神力，遥见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皆说般若。善现上首，帝释问难。佛智见后，慈氏下生，亦如是说，非倒不倒，非缚非脱，非过现未，证毕竟净，说毕竟净故。无生故法净，法净故般若净。无生故虚空净，虚空净故般若净。法与虚空，不可取故无染，无染故般若净。一切法无生灭、染净，毕竟净故，般若清净。

曰大赞叹门者。善现赞叹：行十法行，身泰天护，六斋日宣，诸天集听，获无量德。如是般若，解苦施乐，是大珍宝。如是般若，开示圣法，入位证真，名大宝藏。此大宝藏，不说少法生灭、染净及与取舍，不说此法即是此法，名无所得大法宝藏。此大宝藏，不说妙法是能染污，亦无少法能染般若，名无染污大法宝藏。如是般若，有能善修，无相无慢，疾证菩提，般若于法不与不舍，有佛无佛，法性常住，而非有作。彼天唱言：转第二轮者，而非转轮。人、法般若，皆自性空，不为转还出现斯世。然诸菩萨通达法空，而依般若证觉，转轮度无量众。虽证菩提，而无所证；虽转法轮，而无所转；虽度有情，而无所度。一切都无，标帜名言，皆不可得，是故般若名大波罗蜜。如是说《无标帜品第四十一》。

善现赞大波罗蜜已，遂以智慧入种种法门，如海无边，纵言大赞：如是般若，是无边波罗蜜，如是般若是平等波罗蜜。以如是等波罗蜜多，遍赞般若。如是说《不可得品第四十二》。三十一赞舍利弗般若竟，九十一赞信解般若竟。

实相般若四

实相般若者，《瑜伽·菩萨地·菩提分》持以三门叙：曰所学处，曰能学人，曰如是学。相应如理，曲尽其致。《般若》、《瑜伽》，等一以视，彼菩提分，此实相义，固应等一。是故此周三门读文：曰所学处，曰能学人，曰如是学。

初，说学处。体是所处，般若以用为体，生之谓用，子以母生。般若者，诸佛之母也。学处正谈，应谈母生，然欲畅生，应祛留难，留难不来，应根信解。是故此门，虽为实相以谈母生，而事以序从，应如是读：初，信解；次，留难；后，母生。

且初，信解者：一周开始，或集众放光，或赞德劝学。此谈信解，帝释、鹞子俱赞久修，礼十法行。佛可其说，一切出生，唯般若能，若欲成就十种果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是为序分劝学。

般若于法不住不习，可住可习不可得故。般若于法非住习非不住习，三际不可得故。甚深难测无量法，真如如是，般若如是，不行法如是，是行般若。法如是，非法故是，故信解极难，非于新学，乃在授记。牧野近都，无山近海，春华近果，孕重近孳，信解之人，受记近觉，未记近受。如来甚奇，摄受付嘱，是诸菩萨四摄摄生，自修诸法，亦教他修，教沙门果而不自证。菩萨甚奇，成就圆满大功德聚，法无性相，不作不转，虚妄不实，无觉离我，修般若时，不见诸法增减、是非、三际、三界。法不思议，如来所说不可思议。修般若时，于法不起若可思议、不思議想。是故信解极难，必久植善根，多事善友，法与相性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以是诸法不思议故，乃称久修，乃能信解。诸法甚深，如是般若极为甚深。能与有情一切法宝，如是般若是大宝聚。一切诸法各各清净，如是般若是清净聚。

次，留难者：一、现世不留难，二、当来不留难，三、广叙留难事。现世不留难者：此会广说，留难不生，现事现前，佛神力故，无价珍宝，留难必多，书写修习，思惟宣说，疾驰尽力，竟于一年。十法行人，佛神力故，法尔令魔失留难力，护念是人识知，是人令作皆成。十法行人，已近正觉，深解般若，获大财利，大果异熟，至不退地，不离圣法。

当来不留难者：佛出东方，双树灭后，般若至南，日月五星，从东而南、而西而北，般若流行，亦复如是。雪山冷故，药能杀

毒。由是北人，信等五根柔软，得势多行般若，利根忆念，钝根书写。后五百岁，甚深经典于东北方大作佛事，诸佛赞叹，诸魔不坏。是大乘人，发宏誓愿，现在过去，佛皆随喜。信大、施大、根大、报大，回生佛土，时闻深法，度彼土众。恒修六度，相应经典一切时得，无不得时。如是说《东北方品第四十三》。

广叙留难事者：辩不应其说，度不圆其修，行事而解生，书诵殊无味，听经作是念：我不得授记，经不说我名，及生处聚落，应舍弃而去，何用听彼为是等迷惑人，减德获罪障，修难行苦行，久乃复本德，当知是为魔事。复次，舍《般若》求余经，此有七喻：饿狗舍大家食，从仆隶觅；舍香象，求其蹄；舍大海，观牛迹；舍帝释宫，求日月居；舍轮王相，求小王威；舍百味食，求啖稗稊；舍无价宝，取迦遮末尼，当知是为魔事。复次，书写经卷时，起劣寻、伺而不书，非无性法能书无性，起无性想而不书，依经执文，依法非文，又执无文，国土亲朋种种作意，当知是为魔事。复次，行十法行时，为大名闻供养恭敬，俗典小经相应受学，当知是为魔事。如是说《魔事品第四十四》。

复次，有为诸法，缘合则生，行十法行，师弟同心，乃得成办，叙四十四种两不和合，当知是为魔事。复次，魔作苾芻像，说有相法，劝沙门果，十法行时，有相似度、相似空、相似如、二乘典，当知是为魔事。复次，魔作苾芻像，说内外空，三十七品，三解脱门，令离正觉，威仪庠序，令深爱著，当知是为魔事。复次，魔现佛身，相好光明，现佛说法，苾芻围绕，菩萨庄严，欲彼愿学。夫般若法中，法本无有，而不可得，若法不得，众亦不得，一切性空，亦何欣羨？当知是为魔事。瞻洲七宝，福薄难求，破十法行，亦云福薄。痴人魔使，为恶友摄，自障障他，获无量罪，法行既破，一切不圆。必得佛力，及不退菩萨力，加护是人，行十法行，乃无留难，成一切智。如是说《两不和合品第四十五》。

后，母生者：一处不容二事，已生不复更生，故欲其生，必契

于空；而契于空，必为其生；但空焦冥，生空灵妙；实相是空，而宁说生？此母生门，两周以示实相，两处以明成办。

初周示实相者：初，明子报母恩。佛法佛智，世间实相，般若母生，恩真罔极。十法行人，母命斯存。康乐长龄，除灾却病，拥护之摯，岂足言宣？以故留难不生，菩提速证。

次，明母与子德。一、示人、法实相，二、示种种心行实相，三、示法法一相无相，皆明无所有不可得义。夫无所有不可得义者，产生之纪极，而万行之所以成万行，世界之所以成世界也。一、人、法实相者：五蕴本空。成坏生灭、断续染净、增减入出、际性界系，一切区分，俱非空法。甚深义中，人、法无有，施設亦无。都不示现，一切一切，般若尚空，况有示现？如是示世间人、法实相。二、心行实相者：佛如实知世界有情略心、散心、善恶无记心、有三毒心、离三毒心、广心、大心、无量心、无见无对心、无色无见心。法性不可得，尽灭远离，贪与非贪俱不可得，广狭大小、量与无量亦不可得，皆无心相心不可得，以不可得知一切相。又复如实知出没屈伸，皆依蕴现，依蕴执我常与无常、边及无边、命即离身、有与非有，死后四句，如是示世间心行实相。三、法法一相者：如实知蕴，戏论都无，蕴如即有情如，有情如即出没屈伸如，出没屈伸如又即蕴如，如是蕴如即处如，乃至即一切佛如。佛如、情如、法如，无二无二处，唯一真如，无容分别。如是示世间法法实相。是为般若佛母初周实相。如是说《佛母品第四十六》。

次周示实相者：佛谈般若，或空或有，果报罪福，都无一定。不定幻相，微妙难知，诸天集会，散华顶礼而问定相。以是因缘，佛与善现，复明般若，示世实相。初则总谈无相，后复别明实相。

总谈无相者：般若以三解为相，以无造作、生灭、染净性相为相，以无依住、断常、一异、去来为相。胜义则无，依俗设有，相与无相，互破互了，而皆不能。非法所作，不可言宣，无碍智转，住

如是相，为诸有情，分别开示各各法相。而如实觉此各各法相，都为无相。如是示总相无相。

别明实相，有其四类：一、以知恩报恩明。如来依法而住，赞叹护持，知恩报恩。于一切时，乘如是乘，行如是道，无作无成，无生智转，复能知此无转因缘。是为示世实相，名如来母，能生如来。二、以不生为生明。一切诸法，空不自在，不坚无依，无生起知见。虽生佛示相，而无生无示，以不见法名示法相，由不缘法而生于识，名不见法。是为示世实相，名如来母，能生如来。三、以种种显相明。显一切法世间空相，佛以所显，令诸有情受、想、思，了一切皆空。又复使佛，见不思议，远离寂静，诸空无我，种种各相。是为示世实相，名如来母，能生如来。四、以五事出现明：一、救拔有情大事，二、如来四性不思议事，三、非情界趣生所量不可称量事，四、非情界趣生所知无数量事，五、非世间人、法所等无等等事。非独四性，余法亦然，真法性中，心不可得。法性不可思议故，法不可施設、思议、不思议性。法相不可思议故无限量，无限量故不可得，不可得故法不可思议。以一切法不思议故，如来四法亦不思议；思议灭故，不可思议亦唯增语，有如虚空，悉废穷诘。是为示世实相，名如来母，能生如来。说是法时，千百四众心解眼净，二千菩萨得无生忍，贤劫受记。如是说《示相品第四十七》。

法处明成办者：般若何以五事出现？为能成办一切一切故。事嘱大臣，国王端拱，佛以三乘，付诸般若，般若于法，无执无取，成办有余。不见诸法可执可取，由不见故不取，由不取故不执。佛亦不见如来觉法可执可取，般若亦不见如来觉法可执可取，是故修行般若，若能相应，执取应无。如是说法处成办。

行处明成办者，是有四明：

一、以三乘所依明。深法难知，解必证觉。声闻但少分忍，一日思惟胜其长劫，然所差是福，而所业皆成。三乘都依各成其

事，而于妙法无减无增。

二、以生此闻法明。人中他方睹史天来，行十法行，成殊胜德。先世闻法，不问义趣，生此复闻，难可开悟。虽问义趣，不事精勤，生此开悟，而易退堕。是故甚知新趣大乘不十法行，不摄有情，不随种切六度诸法，便不为护，大事不成，退声闻地。如是说《成办品第四十八》。

三、以五喻明：泛海有尸囊，必登彼岸；度旷有资粮，必至乐国；没井有熟瓶，必食寒冽；载物而装治，不丧资财；毫疾而扶持，必达所趣；摄受有般若，必证菩提。

四、以我执明：修一切法而无巧便，著于三轮。我、我所执，恒相随逐，长夜沉沦。法无如是能所分别，此彼岸歧，而故相违，必堕声闻，难成正觉。若有善巧，一切反是，速证菩提。如是说《船等喻品第四十九》。

次，说能学人。小乾慧地，大乘发心，未得顺忍，是为初业学人。小乘性地，大得顺忍，是为信解学人。小乘见地，大无生忍，阿鞞跋致，是为不退学人。

初业学人，先应近友：善友所教，教以无得方便，回向菩提，弗应取相。教以弗生贪爱，法性原空。后应发愿：幻、梦、像、响、光、焰、化城，虽达性空，而为世间得义利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与世间饶益、安乐、济拔、归依，为作世间舍宅、洲渚、日月、灯明，为作世间导师，将师一切所趣，哀愍世间生死沦胥，受无量苦，发趣正觉，随其所应，精进炽然。如是说《初业品第五十》。

信解学人，先叙相貌：贪瞋痴毒，调伏远离，乃至毒无，能生净信，及于胜解。

次叙其行：一者，趣向一切智智，若能向智，则与有情为所归趣。二者，摄度有情甲冑，若能人、法不见，毕竟空无，求智度情，非于少分，则能不堕声闻劣地。三者，修除遣法，无能、所、处、由，修虚空一切不实，无所有、无摄受除遣，除遣于一切，是名修

般若。四者，观察不退菩萨，行法不执，非但恃他，而能自净，不离六度，不舍菩提。五者，相续、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而行般若，虚空如幻，不行法而行。随顺向入，无能作所住，不可以一切法证，皆一真如，无二无别。如是说《调伏贪等品第五十一》。

后广深义：一者，真如义。以三事明：一、法说甚深。般若即菩提，菩提于证无能、所、处、时。虚空法界甚深，无生灭染净甚深，有情命者蕴乃至智甚深，是故此法甚深。此甚深法于一切法而不取舍，惟世有情行于取舍，若为取舍所修不成。此甚深法于一切法而皆随顺，无碍无生亦无处所，空性平等，法无所得。二、是法皆如。善现随如来生，善现与佛及与诸法，同一真如，如无来去，无碍无作，一切一切，不二不别。三、法不即离，善现不由法如，不非法如，随如来生。法与随生，俱不可得。法尚不得，况如可得？

二者，法同趣异义。三解脱门，修观共相，离一切智而无巧便，便证实际堕于声闻；不离智智巧便大悲，虽是观空而能入位。大鸟无翅，必死赡洲；不取相修，菩提决定。

三者，信证难易义。应证诸法自相共相，乃获菩提，而法则究竟净空，证亦无能、所、处、时、由，难信难证。但能信证无能、所、处、时、由，即是信证无上正觉，法性修观，本不可得，则又易信易证趣觉而中道退屈，难信难证然即离法如，于无上菩提而无退屈，法如法界离法如法界，于无上菩提而无退屈，则又易信易证。都无退屈，乘应说一，不必说三。然法如既其都无，三一宁能定有？若信都无，便离退屈。

四者，应住不应住义。欲速证觉，应审所住，于诸有情平等四梵心，谦直调柔心，利乐无碍心，亲友师弟心，圣尊愍护心，无得三解心，以如是心与如是语，是所应住。翻对诸心及违所语，所不应住。一切圣法，自他修圆，应如是住。于法无碍，不可摄受，应如是住。说是住时，二千菩萨得无生忍。如是说《真如品

第五十二》。

不退转学人，先叙相貌，成就如是二十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于人、法行而皆不著，于一切法转而不住，不徇外道俗尚，不堕恶劣趣生，行十善六度，通十二部经，不疑深法，除盖静仪，内外身洁，三业亦净，行杜多行，摄法归性，恶魔化种种像来至其前，或以狱苦过退、或以文颂劝违、或以相似法迷，而皆不动，常不离教学，不随魔事、恶友境界而转，坚勇如金刚。如是说《不退转品第五十三》。

复次，成就十二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不见少法而入无生忍，魔事种种不坏菩提心，能入诸定而不受定果，不矜诸法，居家不染，金刚密护，不作下士邪命，不爱文艺、外俗。复有二十细行，不乐众事、王事等。更有十一大行，不动魔言大乘非佛说等，护法不护财，得陀罗尼门。如是说《转不转品等五十四》。

次叙深义：一、显涅槃义。三解、无生、涅槃、真如、法界、法性，名甚深义，然深义增语，皆显涅槃。涅槃与法，皆名甚深，法如深，故法名甚深，法如于法，非即非离故，法如名甚深。然佛甚奇，微妙方便，为不退菩萨遮遣诸法，显示涅槃。若如教住，依般若学，善根无量，超劫无量，如多欲人念端严女，经一昼夜，炽注无边。如是功德，为余供养宝乘，修度施众，离深法修一切一切，布施回向，普缘回向，所有功德，邬波杀昙不及其一，菩萨乘此道，疾至无上菩提故。

二、显空义。不可数在有无为中，名无数；三际不可量，名无量；边际不可测，名无边；一切法自性空，亦说无数无量无边。如来巧便种种立名，皆共显空，义无差别。

三、明集证义。安住般若修行法时，不念增减，但唯名想，持此作意回向菩提，由此回向遂乃证觉。法如即觉，法无增减，如无增减，不离般若而住法如，不见增减，以此集德而证菩提。此集证义，有若燃灯，非即、离初后焰能使炷焦，而现见燃灯实焦其

炷；非即、离初后心能证菩提，而修般若，渐集善根，菩提遂证。

四、明心生灭真如义。心已灭不更生，已生定有灭，有灭定当灭。心住等如住，住不等如常，法如为甚深，如即离非心，心即离非如，如乃不见如。能如是行，为行般若，而都无行处，都无现行，都无行者，是胜义谛，不取不遣。菩萨住法相空中，为度群生，入三解脱，悲愿引逼，依以熟情。如是说《甚深义品第五十五》。

后叙其行：一、梦行。梦行三解，不可定言非益。若梦若觉，要有所缘，方起思业；要于见闻觉知诸法相中，有觉慧转，方起染净。虽业缘事空，而由自心取相分别，世俗施設，得有所缘，故说思业由所缘起。梦修六度共向菩提，不可定言是实。弥勒言：能、所、处、时、由，不见有法可答、可记、可证，一切皆空，推征无得。然菩萨善巧，行深般若，不生犹豫，我于菩提为得不得，但念我于菩提定当证得。如是说《梦行品第五十六》。

二、愿行。菩萨行深六度，见诸有情种种少福、种种疾苦，思惟拔济，作三十愿：我当勤修熟情严土，疾证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种种少福、种种疾苦。菩萨由此，疾能证得一切智智。如是说《愿品第五十七》。

现见菟伽天女，佛前发愿，而得授记，未来星劫作金华佛，殁生东方不动佛国。菟伽天女久植德本，佛授记时，已发觉心，今不退转。如是说《菟伽天品第五十八》。

三、不证行。习近三解、觉分、十力、不共，应观法空，令心不乱。如实知法，而不作证。未入定时，系心于所缘，为学诸法，藉观于空，非但为空而作其证；已入定时，则不系境，不退诸法，不证漏尽。成就如是微妙大智，住空觉分，乃至诸法，乃至小果，今时应学，不应作证。壮士护险途，坚翅腾虚空，后箭射前牯，必至菩提，中道不坠。不舍未脱有情而不证空，常乐观察深法而不证空。应趣正觉，为诸有情，断种种想执而不证空。虽未作证，亦

不失法。应趣正觉，为诸有情，断三四倒而不证空，诸德未满而无愿定圆；应趣正觉，为诸有情，断我法行而不证空，诸法未满而空定圆；应趣正觉，为诸有情，断诸相行而不证空，诸法未满而无相定圆。若诸德圆而堕三界，无有是处。已善觉分而必及余，是不退相。如是说《习近品第五十九》。

四、无慢行。菩萨乃至梦中不乐凡、小，见佛说法显通，梦见可怖，思三界妄；梦见三途，愿国无有；梦见火烧，愿灭即灭。诚誓拔苦，非人驱去，为无慢行。是不退相，若未学法，但发诚誓，魔驱非人，受欺而慢。或复受欺尊号虚名而慢，或复受欺相似远离，但论境地，不论业行而慢，如是慢人，外似菩萨，内多烦恼，应离此患，求证菩提。求证菩提，应供知识。供知识者，三乘圣人，能说六度善士，是善知识，一切圣法，亦善知识。为师、导、明、炬、灯、烛，为解、觉、智、慧、救、护，为舍、宅、洲渚、归、趣、父、母，一切诸佛由法生故。欲证菩提，熟情严土，当学三乘，四摄度生。

五、空离行。般若空离，诸法亦空离，而以有情执我，生死驰流，施設诸法，为染为净，然行空离，不行诸法，能、所、处、时、由，不可得行，故能如是行，不为他伏，疾证菩提。能示有情，俾亦作意，所获功德，供佛供乘，所不能及。不著四无量，六度大光明。虽未证觉，已到彼岸福田，云何不堪受供？如觅失珠，恒时作意，不杂他念，云何虚受信施？作意及法，虽性空离，而如实知如是空离，非谁所作，法尔常住，即为作意般若及一切智。如是空离，无增无减，能正通达，即为不离般若及一切智。般若即菩提，原非多一，此修彼证，曾无增减，不碍空离。

六、不行行。菩萨行般若，非即、离般若空行，非即、离般若行，非即、离空行。非即、离法行，非即、离法空行。而能行般若者，不行为行，故不见有法行般若，不见般若是菩萨行，此不见法亦不可得。不可得法，无生无灭，即是菩萨无生法忍，不退授记，直证菩提。生与无生，如是四句，不得授记，法于能所皆不得故，

如是分别，非般若行故。如是说《增上慢品第六十》。

后说如是学，应十解义，读此长文，便得所学，不入歧途。十义者：一、不与声闻同学，二、与住空为同学，三、非尽灭离断学，四、性净修净学，五、愿乐随喜学，六、幻心证幻法学，七、无所得行学，八、无分别学，九、行非坚实法学，十、修为佛所赞学。

一、不与声闻同学者：帝赞十法行，乃至菩提不杂他念，广大善根乃能成办，初发一念相应智心，即胜三千十善、四禅，况十法行？非但福胜，当作如来；非但胜小，亦胜无巧便修大乘功德与其般若。如是菩萨，不学声闻，不为所伏。四王、妙时、乐化、大梵、光净诸天，亦赞学大，莫作声闻，如是学大，病不能侵，魔不能扰。魔所扰者，先世疑谤，不闻解行，亦复毁他，多起诤斗。若谤授记，经劫补过，乃复本来；苟克度生，不必经劫。以是因缘，菩萨于声闻不应交涉；设与交涉，不应共住；设与共住，不应与彼论议抉择。忿恚一起，所作俱崩。当与菩萨同乘一般，视如大师真善知识，如彼所学，我亦应学。彼虽杂染，不离种智，当于其中，每同其事。如是说《同学品第六十一》。

二、与住空为同学者：诸法法空，菩萨同性，住此中学，名为同学；由此同学，速证菩提。

三、非尽灭离断学者：诸法真如，无尽无离，无灭无断，不可作证。若于真如如是而学，是学一切智智。如是学时，是学诸法；学诸法时，是学一切智智。如是学时，至不退地，严土熟情，三转十二轮，不堕于下劣。缘善而邪摧，巧定不长寿，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皆得于清静。

四、性净修净学者：虽一切法本性清静，而愚夫不知，为令其知，修一切法。如是学时，无边佛法皆得清静，令诸有情涅槃证得。如是巧便，终不发起烦恼法执俱行之心。如是巧便，含藏一切。以其威力，遂能摄持，增长引导，一切圣法无不随从。能如是学，于诸有情最尊胜上。供三千界佛，不若十法行。故欲护众

放光，应学如是深法。虽摄声闻功德，观已超人离生，为世真实福田，疾证一切智智。然如是学时，不应作念此能、所、处、时、由，弃舍应舍，定证种智。如是说《同性品第六十二》。

五、愿乐随喜学者：帝作是念：但修圣法，尚超有情，况证大觉？但能信解智智名字，尚获胜利，况发心问经？即于佛前散华发愿：愿彼所求，三乘圆满，愿彼哀众，度生死轮。于初发心至一生系起随喜心，大海知滴，其福难量。然不随喜，祸亦不测，随喜回向，护有天人，不随不回，魔军谁破？故应随、向，无定即、离。

六、幻心证幻法学者：菩提般若，一切智智，毕竟远离；虽非远离，能证远离，而证无上菩提，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是故菩萨以如幻心证如幻菩提，幻法不离于幻心故。

七、无所得行学者：菩萨难事，虽行深义，而于二乘能不作证。然所证法义，能、所、处、时、由，都不可得，无上菩提尚不可得，况所不证但是声闻，是名菩萨无所得行。如是行时，不见诸相，不见我行，不见不行，不见般若是我所行，不见菩提是我所证，亦复不见证处时等。

八、无分别学者：行般若时，不作是念：我远声闻，而近菩提。般若于法，无爱无憎，一切分别，种种分别，周遍分别，皆无有故。欲有所为，而勤修习，既修习已，所业成办，所作无别，甚深般若，法尔于法无分别故。非但般若，一切诸法皆无分别，五趣圣者，无分别中依俗设施，非胜义有。十方三佛，一切诸佛，分别断故。为度群生，可施设有种种差别。如是说《无分别品第六十三》。

九、行非坚实法学者：修行般若乃至一切，行非坚法，不行坚法，尚不见有非坚可得，况坚可得？不证实际，不堕声闻，亦未为难，披甲度众，令人涅槃，乃为希有。调伏有情，如调虚空，离故空故，非坚实故，无所有故。被大悲甲，与虚空战，有情空离，悲甲亦空离；有情非坚无有，悲甲亦非坚无有；调伏利乐诸有情事，亦复空离非坚无有，当知菩萨，亦复空离非坚无有。蕴至菩提一

切法离，即有情离，即所修离，一切法皆非有故，远离寂静无生灭故。闻说般若不沉不没，能如是行，诸天敬礼，诸佛护念，一切圣修速得圆满，恶魔神力不能障碍。有二二法魔不能障：一、观诸法空，二、不舍有情；一、如说而行，二、诸佛所护。

十、修为佛所赞学者：修三解脱，为住般若，为疾证觉，为众所依，十方如来，于彼菩萨名字功德，自然欢赞。如现佛赞，宝幢顶髻及不动佛所净修菩萨，现十方佛亦赞其土净修菩萨，当知菩萨，从初发心渐圆觉道，亦为十方诸佛之所共赞。随不动佛宝幢顶髻所学而行，虽未授记，亦为佛赞。于诸法，于般若，于法毕竟空，寂静远离，虚妄空无所有，不自在坚实，能深信解，未得无生，亦为佛赞。于法空中，成佛度生，依俗设施，毕竟无有，无可惊疑。法性本空，空中无有，谁何惊闷？如是说《坚非坚品第六十四》。

三门叙已，应谈流通：一、授记，二、付嘱，三、起信。

授记者：帝非智人，俨与佛圣长言论议，一周已终，自筹恐误，征佛决疑。不退菩萨，漏尽声闻，离欲人天，会中丛集，而独问难，属帝有学，岂尽法边，佛故可之。随流疾于行陆，阿难常与佛谈，帝记强闻多，明了闻思，能与修慧，问难决疑，每蒙佛可，亦复何怪？最后显义，般若妙法，原非但空，诸有所说，皆依三解，亦依圣法。然住法空，观诸圣法，皆不可得，法尚不得，何况修人？住远离寂静住，住无所有无所得住，住三解脱住，比住般若住亦何能及？惟除如来，最胜妙上。天及比丘散华发愿，佛记星劫作散华佛。

二、付嘱者：实相般若，大法根本，一周已终，灯应传续。遂诏阿难：十法行人过去根深，今能办事，欲证菩提，应学般若。我以般若付嘱于汝，受持无失。他典忘失，其罪尚轻；般若忘失下至一句，获罪无量。亦以六度，同时付嘱，三世诸佛，六度出生，有能闻修，获福无量。退堕声闻，不证菩提，无有是处。

三、起信者：佛现通力，令众皆见不动如来清净法众，旋复收通，妙境不见。庄严净土，对非眼根，不藉佛通，见缘无有。然亦当知：诸法皆尔，法不行法，法不见法，法不知法，法不证法，性本远离，皆如幻等。众缘和合，相似有故，诸有欲取般若边际，如愚取空。是故文句有量，义则无边，当知般若，乃至种智，非三世尽。佛示舌相，遍覆面轮，征言无妄。复诏阿难：《般若经》中，广说一切菩提分法及诸法相，三乘依学甚深般若，能入一切法相，能入一切文字，能入一切陀罗尼门。如是说《实语品第六十五》。实相般若竟。

方便般若五

一切智智，寂灭遍知，无性为性，法界为相。菩萨始终。一切智智，则所缘亦无性，行相亦寂静，正念为增上。一篇之旨要在是也。方便般若者，大方广义，妙圆义，究竟义，是方便义。此方便义，极大甚深，微妙殊胜，曰无所得而施設，曰佛境而菩萨行。假以名相而示以无相，导之善法而空其善法，是谓等所得而施設。毕竟空是佛境，而菩萨行本性空。一切智智是佛境，而菩萨行道相智。寂灭遍知，证而不动，是一切智智。而此道相智，性与佛同。顾金刚喻定，未至最后一刹那顷，犹无间行。是谓佛境而菩萨行。应知佛境菩萨行，以佛境同，道皆一乘，无高下可判。以菩萨行异，位设渐满，有方便可谈。行布而圆融，圆融而行布，乃其所以为方便义也。是故泥其行而诬其境，谤之曰别教。执其境而昧其行，假以为禅宗，皆非也。此方便般若，遵经略、广教相文，分两周读：初略，后广。

初，略教相者。叙有四义：般若要、般若尊、般若相、般若学是也。

初，明般若要。龙树有言：般若为菩提因，菩提为般若果，治

因于果，无二无别，皆虚空不可尽。然《大涅槃经》：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因是十二缘，即中道不共妙观。因因是观缘智，即方便般若。果是菩提，果果是涅槃，即一切智智。是故证一切智智果，由能如实观缘起因。如实观缘起因，由能引发方便之因因。因因不发，果果不证。盖以无所得为方便，相应回向一切智智，因在是，果亦在是故也。无所得者，即虚空不可尽也。以虚空不可尽观一切法，便能引发般若。以虚空不可尽所引般若，如实观十二缘起，便能六度互摄，圆满菩提。如实观者，不见一切法无因生灭，常不生灭，四倒不四倒，寂离不寂离，亦复不见所行及能见所行，并如是不见与断习。异此如魔，焉得不苦？满此如佛，乌得不证？相应回向一切智智者，即趣无尽也。无尽自无碍，无碍自无不摄。施摄余五，余五摄施，谈度摄度，犹未一切摄于一切。是为略相，是为般若要。如是读《无尽品第六十六》、《相摄品第六十七》。

二、明般若尊：（一）以三事得善巧，久时多供满根故。（二）以十喻推般若，前九说般若特尊，五度臣属，后一说法无能所，自性皆空。（三）以般若拔众苦，虽无相用而修六度，速证菩提，是故说无上。（四）般若拔苦，以无所得为方便，摄一切法，入一切智智，是故数数赞。

三、明般若相，是有七义：（一）般若于法无取舍，谓不思惟法与法相，及于所缘，以不思惟便增长善根，具足证智，以不思惟便无所得而不著，以不著而疾证菩提。（二）般若无著故不住，并无著亦不著，以无自性可著故，便不远离一切善法白法，便于摄受、受记、引发、说示，都不远离，非种种过失如有所得。（三）般若非于自性即离，而能不执引发自性。不观四倒不四倒、寂离不寂离，而能引发六度乃至一切智智，住胜功德。（四）般若所行一切法随行，般若所至一切法随至，能令一切法避险恶路，至本所求。（五）般若示道办大事，何谓示道？能往一切智智为道，示令大众

疾证彼道。(六)般若以法住为定量,令众得利乐,示法所作事,而皆无所著,引众趣菩提,而于诸法无生无灭。(七)般若缘一切智智,以六度善根共众回向,而后度圆智证,故应于度勿相舍离。(一)如实观法非相应不相应;(二)不住法非法;(三)四摄摄情教令住度,是不舍离相貌。

四、明般若学,是有六义。

初,劝学。般若于法得大自在,为一切法趣向门,备诸功德,魔外无能,又为诸佛常共护念,以其能修不可得故,能学无所学故。

次,教相。欲得一切智智,于六度略、广教相,必须听闻受持、读诵通利、思惟观察,令心所缘,皆不复转。如实知一切法真如,无生灭住异而可施設,如实知实际而无法际,如实知法界如虚空,无障碍生灭断续而可施設,如实知一切法以无自性不合不离。初修十地,皆于中学能多所作,是为略相。

(三)能入利根而等引,精勤而念慧,夫然后入。入而随学,转近智智,转灭障魔。行修习不已,佛护福聚,住童真地,善入一切法行,善入一切法作意,善入一切法空,善入一切法事,皆三慧之所致。

(四)三慧。统菩萨行全体而分阶级,为行、引、修。以般若力破蕴令空,为涅槃相,出住六情,还念寂相,知一切法空,地前行慧也。不可说有无,言语道断,初地引慧也。入甚深禅,复以般若破禅与禅缘,二地或七地以去修慧也。秦译三慧分释,唐译并一处谈,行、引、修相,谈以七事:初,一心,唯一作意,一切智智,心、心所法,于余不转;二、不施設,知一切智智如真如、实际、法界、我界,一味无别,皆不可得,不可施設,即学不可得不施設。三、无所行,观法自性空,以不增减不生灭学,不起作诸行若修若遣,般若菩萨行,与行者、因及时、处,皆不可得,始于法学无所得,即以无所得学一切法。四、平等,非有所得、无所得为无所

得，而有无平等为无所得，不著有得无得，从一地至一地渐次圆满亦无所得，常执一切法而亦不得。五、无为无作，般若不为一切法行，法无为无作，行亦无为无作，依俗除执，施三乘说。六、变化不住，一切智智无所住如变化，虽复无住而有去来，虽有去来而无真实，化人化法化佛化德，一切无别，由法性定量，作真净福田。七、假名不坏，法性定量，不与法分而动坏法性，然随俗除执，假说名相，诱悟平等。上来七事，论行、引、修义，般若虽玄，而有津涯，循循可入。

（五）三智。善巧方便者，佛之知见，一切智智也。一切智智者：一、寂灭相，谓一切法皆同一相，寂灭相也。二、遍知相，谓诸行相状，能表诸法如实遍知也。一乘寂灭，行佛不共智；蕴、处、界空，小乘共智；观空不证，大乘共智。共不共虽殊，朝宗则一。随顺趣向，皆一乘道，声闻断惑，尽不尽别，体则不别。三乘无为，法空无际，不可语言，依俗施設。

（六）般若波罗蜜。般若是能到其极义，无少可得义，包含真如等义，一相无相义，生发引达义，自相空不可得不可坏义，应行无常等法义，不应行贪等及义非义义。法性于法无义非义故，无为于法非损益故，无为以不二方便得一切智智而不二不可得故，是故以无所得得无所得，般若与一切智智俱不可得故。如是读《巧便品第六十八》。

—后，广教相者。此《般若经》，说法必赞叹，或将欲说而赞叹于先，或说已竟而赞叹于后，于后为深固大法，于先为欲动有情。赞难行，赞如佛，劝敬礼，较胜福，于此而叙。不得有情施設，而为有情求一切智智；不见有情施設，而为拔济求善巧方便。譬如种树于空，是以为难。法与有情，皆真如为定量，是故有此菩萨，乃有一切圣贤，乃有一切法，乃证一切智智，乃知胜根令人无余，是故如佛。受敬获福，文显不赞。如是读《树喻品第六十九》。

今谈正义。学空非证空，由一一证分，成最后证总，曰道相

智。发心至正觉，念念皆菩提，曰菩提道。被大功德铠，任不思議事，曰菩萨道。境以佛道顿，行以自道渐，曰菩萨行。佛境菩萨行，分是佛境分，渐是佛境渐，举足下足皆佛境界，虽分虽渐，实总实顿。佛不可得，菩萨行而得，此其所以方便也。菩萨行，以四行叙：曰初发心行，曰渐次行，曰圆满行，曰究竟行。

曰初发心行者：法法成佛，必趣究竟，无中可止。假菩萨行，叙此初位，始于发心，止于正性离生。文三：一、思惟无性一切智智，于诸法不作二相。二、亲近能巧便善友，而诠释巧便。三、以无戏论，自道智入正性离生，而诠释道相智。

一、思惟无性一切智智，于诸法行不作二相者。发心作佛，念不离佛，思惟在一切智智。一切智智者，无性为性，法界为相，所缘亦无性，行相亦寂静，正念而增上。解了无性，斯为第一。此无性性遍一切法，无和合自性，是故无性。三昧真如实际，法界为其自性，是故无性。虽知无性，而熟情严土；虽熟情严土，而达无性，是故善巧。无性则法离法性，于法无知，若有若无，为拔执故，但依俗说，俗不异真，能令了于非有非无，非使执于实有无相。于诸法不作二相者，既无上菩提以修行，则于诸法自无二相行。既知佛义菩提义，则于法起修，自都无所缘，都无益损、生灭、染净，唯一佛相，证觉度生。如是摄受六度，渐证一切智智，恒时增长一切善法。

二、亲近巧便善友，而诠释巧便者。初发心人，从诸佛所或圣贤正知，多闻闻持，得陀罗尼，随所生处，常不忘失，以善根力，常能熟情严土，是故欲证一切智智，除一心无二外，当亲善友。如是读《菩萨行品第七十》。

夫巧便者，非诸善法，非诸善根，而佛之知见。故虽亲近诸佛，种诸善根，承事善友，而未得闻殊胜方便，终不能得一切智智。云何方便？修诸法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无实、无成、无转、无灭入诸法相，无作、无能入诸行相，恒时增长觉分善根，观

一切法自性皆空，虽得胜果而不取证。以是六度诸定菩提分法，入正性离生，名无生法忍。证入菩萨不退转地，得受记忍。圆满情土，渐次证得一切智智。如是名为方便善巧，以勿希果报故。如是读《亲近品第七十一》。

三、以无戏论，自道智入正性离生，而诠释道相智者。菩萨不证小果，于无性自性无动，于一切法无戏论。离有得有现观四句戏论，离四倒非四倒、寂离非寂离戏论，离种种分别应修诸法戏论，离有无四句、能所处时皆不可得戏论，如是菩萨以无戏论入正性离生。复次，菩萨入乘，非由小道，非由极道，然于声闻诸道遍学满已，即由自道而入自乘。小道内外空，佛道毕竟空，自道则无性自性空。由正性离生，至金刚定最后刹那，为菩萨自乘。遍学八地，胜智超人。复由诸道，渐次修证一切智智。声闻果向断智即菩萨忍，熟情严土不离一切相故。如是菩萨以道相智，入正性离生。

道相智以二事诠释：一、诸道般若，二、无相般若。云何诸道般若？诸行状相能显道相，菩萨于彼皆现等觉，是为法法成佛。所以必法法成佛者：（一）令有情法无倒解。（二）知有情意乐随眠，为作乐利，恶道遮障，善法因果，示道修习，而得究竟。（三）知有情诸根胜劣，于所说法终不唐捐。如来功德，菩萨行者，但总别异，而体性则同。云何无相般若？非合非散，无色见对，一相无相，是故法不取法，菩提分法不取菩提，一切智智应可受用，圣法毗奈耶一法不取。然彼有情不解法空，令正解生，权依俗说，胜义无相，毫不动摇。是故学一切法，非学有相，而学无相；除遣一切，是学无想，不住有想，是学除遣。想有为二，想空不二。行而佛境，法法成佛；佛境而行，除遣无相，是为道相。如是读《遍学品第七十二》。

曰渐次行者：由信念无性，渐次圆满无性是也。龙树有言：诸法虽空，而能起四禅神通，是大菩萨近佛者所行。新学菩萨，

六度、六念，柔软行易，不生邪见。是以业学行三，先粗后细，先易后难，渐渐次第，名曰渐次业学行三，释施、慧、戒或戒、定、慧。自初发心至金刚定，修菩提道，莫不由是。然依位言，自正性离生而阿鞞跋致，始名入位。无性未圆，自非极地。今说渐次，先谈其极，后说其初。

先谈其极者，达一切法无性为性，亦无有想，亦无无想，当知即是菩萨顺忍，亦是修道，亦是现观。达一切法无性为性，得自在转，如来自述往昔修度，四禅五通，一切平等，刹那相应，证得菩提。谓谛无相，无相亦无，功德微妙，以化群生，是盖以无性入禅，以无性神通妙用，以无性菩提具足，以无性三聚益情，有如是自在转。

后说其初者，圆满无性为佛，渐证无性为圣，深信无性为贤善士。深信证果，不证无性是一无性常存，遂发菩提心，念为有情普证涅槃，渐次业学行三，而修六度及一切善法。云何修度？四事五蕴超入离生，熟情严土证觉度生，而都无所得，是为修六度。无念无思惟，业学行三，无性为性，是为修六随念。复以业学行三，无性为性，修十八空等一切善法，而于其中心皆不转。夫无性云者，法无性中，有性无性，皆不可得，非一切法皆应是无，此义不可不深长思也。夫渐修充实，顿然后生，犹之信满，然后心发，资非殊胜，造极循梯，化鲁成奇，是何方便！故施渐次，佛慧第一，此义不可不深长思也。如是读《渐次品第七十三》。

曰圆满行者：八地菩萨，已得无性，当证涅槃，然未圆满。诸佛救护，俾不入灭，修圆满行。圆满行者，非唯一入一切，乃一切入于一切。顾圆修未极，虽一切入于一切，犹称渐行，而又非顿，以一切入于一切行也。其顿以一切入一切者，则究竟行中、金刚定后、无间行垂尽时也。一法成佛，一入一切；法法成佛，一切入一切；此虽法法成佛，而法犹未尽，尚见行修，是故云渐。无相之入是一切入，一心具现，一相具现，众相具现，是为所入。善达无

相，住本性空，是谓能入。熟情严土现通，是为满入。如是圆满，以三段读：一、所入一切，二、能入一切，三、满入一切。

一、所入一切者，是有三义：一心现具，一相现具，众相现具是也。云何一心现具耶？无所得即得、即现观、即菩提，以不坏法界故。无所得得地，得无生忍，得异熟生，神通六度，熟情严土，果德无尽。无所得，无差别，而为有得离染说别。无所得不得一切，而起一切。龙树有言：初发心菩萨，著有无心重，渐渐次第行，今时有无心，悉舍无障碍，能一念中行。云何一念中行？法以般若满，是故一心现起，即能摄受。菩萨为欲圆满布施，即于布施中摄受一切而行布施，由此因缘而无二想。如是乃至为欲圆满如来相好，即于如来相好中摄受一切而引相好，由此因缘而无二想。菩萨以是住无漏心，行一切法而无二想。菩萨以是修行六度：施则不见诸法，不见无漏，并亦不见一切佛法；戒则清净无著，而方便引通；忍则伏瞋恚忍，起无生法忍，而神通自在；进则常圆佛法，常净佛土，而都无所得；定则无间、如电、圣正、金刚三摩地具，虽知幻化，而乘悲愿，虽乘悲愿，而无所不得；慧则不见诸法成就生灭、益损、集离，由信而行，行而异熟。随摄随意，一切异熟，是此行殊异。如是读《无相品第七十四》。

云何一相现具耶？无相虽同，能具为异。前说一心摄具，今说一相摄具。龙树有言：无相无别，已虽不分，其余圣人，观知不爽。梦响影像，阳焰幻化，五取蕴中，无相行度，一切善法，刹那相应，与前无异。但明无差，义应细味。如是读《无杂品第七十五》。

云何众相现具耶？一、希奇，二、说法。菩萨住毕竟空、无际空，化众执于无相，非以无相立一切法差别。化离我、我所，化了如梦无自性，化了无一切法，化离无中妄生有想，化了法性从缘生。善巧神力，直化成佛，虽无性为性，自性皆空，而能安立种种众相，无杂说法。种种众相，甚希奇有。随应摄众，平生普施，入

大地狱，事十方佛，割济旁生，饶益饿鬼，烧殿警天，有如是希奇。四摄财施，又复法施，施世间法不净、数息、四禅、五通等，施出世间法三十七菩提分、三解脱门乃至八十随好等，有如是希奇。

其说法者，毕竟空、无际空，超诸字无得，而说无所说。化佛所化，虽不别不坏，而令众住地，虽人、法无得，而令离妄，无缚无脱。以无得方便，住一切法中如实修遣，如实说示，真如实际无转无越。如是读《众德相品第七十六》。

二、能入一切者，以二义叙：善达无相，住本性空是已。善达无相者，龙树有言：唯佛一切智智，能达诸法实相，余人通达，不能究竟。然菩萨知三解脱门，得实智慧，无所不通。都无所行，如化无事。以他不达，己则能达，化彼名相，令住无相，漏即无漏，皆一无相。学五取蕴如实而知所相皆妄，生灭无由，真如同性。以学一切，莫不如是。复次，菩萨知法即法界，法界即法，学一切法于法界，学法界于一切法，无名相中，方便为众，寄名相说，自他俱行，行于一切。如是读《善达品第七十七》。

住本性空者：实际为量，非度有情于实际，乃度实际于实际。初以德诱，后以空弹，安立有情于实际中，而能不坏实际之相。本性空者，为诸佛眼，名曰法住，然与毕竟空别。龙树有言：毕竟空者，无有遗余；本性空者，本来常尔。毕竟空者，三世清净；本性空者，但因缘和合，无有实性。毕竟空者，是甚深空；本性空者，是中道空。毕竟空者，一切佛行；本性空者，菩萨所行。本性空有理，破而心不没，以是道相智，都用本性空。住本性空，正为有情，说本性空，以此无倒，拔彼有倒，非为菩提求于菩提，为本性空求于菩提。法即本性空，本性空即法，不坏义行，不取舍行，无行处行，久修令满行，般若方便大菩提行。如是读《实际品第七十八》。

三、满入一切法者：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广大神通，圆满时事，三者悉备，极境斯至。菩萨修菩提道，圆满证觉，用方便善

巧：(一)于法不得离，(二)不合不散，(三)不取无障，(四)有情不知本性空、自相空，空性常住，菩萨依俗立幻师，说六度，出生死，令证觉。以如是被功德铠，行大菩提，熟情严土。云何以六度成熟有情耶？此篇说度，发现五处相摄略相，以一摄五。广相发心，法相行相，皆空为基。渐次正修，四行五蕴。无相无杂，一念具六，一相具六。是皆详于自习。成熟有情，则详于教授教诫。教授布施：(一)示本性空，胜义无所得。(二)令修胜除执，法施利他。(三)以布施修行余法。以如是大菩提道成熟有情，一一广说如此布施。如是读《无阙品第七十九》。

云何严净佛土耶？龙树有言：六度是初发心道，三十七品但求涅槃，十八空法但求佛道。唯道相智是菩萨道，总一切法是菩萨道故。修菩萨道：一、知自性空不执，而亦教他不执。二、知自性空无所住，但住菩提。三、为有情起菩提道，而菩提即道，不由他得；修道未圆，不称已得，为近已得，严净佛土。云何严净？先净三业粗重，复净一切粗重，行布施诸法以为回向。于一切行已发深大誓愿，愿行圆满，已所化诸有情，往生而法乐。又复应修殊胜净土，众生闻是名，于菩提不退，邪见受剧苦，度彼受法乐，但不起疑惑，定证觉无遗。如是读《道士品第八十》。

云何广大神通耶？自初发心至最后有，住菩萨正定，不堕恶趣，然说本生，由故思愿，多趣恶道。受白象身慈忍贼怨，独觉、声闻无如是事。菩萨熟情，多受旁生而不染过。为求菩提，一切应满，空摄一切，引发神通，眼、耳、神、心、宿住、漏尽，作一切佛事。如是读《正定品第八十一》。

曰究竟行者：菩萨行圆满时，觉一切相，得一切智，断一切习，几与佛齐，为究竟行。道相智至此，举足下足，皆如来境，为究竟行。世第一法，一刹那顷，初地见道；金刚道后，一刹那顷，证无上觉。然未历一刹那，有行、住、向、果别，非性有别，而位自别。如来毕竟空，菩萨本性空；如来不动，菩萨无间行平等行。

于此究竟，亦于此差别。菩萨为诸有情，昧自性空，建立四谛，而得涅槃，非由苦集灭道谛，非由苦集灭道智，但由般若，了达四谛平等实性，即是涅槃，即是真如，性相常住，无失无坏，名四谛平等性。菩萨如实见空，以奢摩他解悟谛理，无性为性，行于一切，亦以无性救度有情，依俗说法。如是读《佛法品第八十二》。

愚夫不了圣法毗奈耶为其说法，无毛端真实，梦镜响焰，影幻化城，毕竟空故。如是读《无事品第八十三》。

胜义如实，为平等性，叙以七义：

一、法非染净，说一切法平等性为净，是依俗非胜。

二、法如梦幻，一切修行思惟造作，于证大果无资助用，然不圆满，不能严土熟情，虽修圆满，而如实知法，皆如梦乃至如城。

三、不可取法，不证不可取法，然令众离倒安置无想甘露，是依俗非胜。

四、佛证觉时，说证为得，是依俗非胜。

五、有无戏论非平等性，都无有性，亦无无性，亦不可说是平等性，除平等性，离一切法又互不可得，如是说法境空。佛即平等性，凡圣与法，一相无相，都无差别，非平等性是所行境，如是说行境空。

六、三宝无差，皆平等性，然佛不建立，众则不能；佛虽建立，于平等性中能无所动。

七、相异性亦应异，然空性中，一切异相，皆不可得，法平等性，非即、离于凡圣，非即、离于一切，非有为、无为，有无互离，互不可得，是依俗非胜。

总之，胜义离言，处乎中道。此平等性即是胜义，非即业离业，非离有离无，而有无平等，此其所以不动胜义行菩萨行。如是读《实说品第八十四》。

本性空中虽无所动，而令有情远离妄想。变化之法为化，离想之法为空，毕竟空中无二事可得。诸法皆化，化无不空，此本

性空，其性常空，菩提涅槃皆毕竟空，但为新学说涅槃非化。是故佛境为毕竟空，说本性空为菩萨行，先既非有，后亦非无，本性常空，不应惊怖。如是应知诸菩萨行在道相智，在本性空。如是读《空性品第八十五》。

方便般若竟。

绪 言

奘师译《大般若经》六百卷成，叹言：此经东土有缘，传译乃能藏事。文不悼阙，解行浸滋。乃藕益、葛鹑，辛苦唐劳，余无闻焉尔，何哉？龙树、无著学不兴，文汪洋而阻，义幽玄而益阻，斯安足怪？经言：善男子于深般若，若欲书持读诵演说，乃至一岁必令总了。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大宝神珠多诸障碍，文阻也。读诵厌繁，品品皆空，不得滋味，当知是为魔事，义阻也。

积劫孤露，有筏思航。民国纪元前，曾誓于佛，诵《般若》日一卷，六百日结愿，不数卷而废然。十二年秋，儿东溺吴淞，大发愿。兰儿死，弘《瑜伽》；东儿死，宏《般若》。读《大品》于其柩旁一过，如棼而止。日月逾迈，刹那至十六年，姊淑凶问又至矣。骨肉五人，岿然孑存，念朝露之湫至也。汲汲治《般若》，熟之，复之于《智论》一年。春，正月既望，耦庚死于沪。大恐，闭关作《叙》，迄于今四月七日成。明日佛诞，有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者欤？予治此经，三弛三振。亲爱之儿、之姊、之从者，不啻死丧之威以刺之，夫然后仅乃有成，难哉！志欲读者无难，全牛一目，提纲析节，循经约文，一效龙树释经之意，遂不觉其词之长，三万数千余言也。耦庚，聂氏，滇人，年三十三，从予游垂八年，能唯识法相学，作《杂含蕴诵略释》。有奇疾，不永年，吾独何能无恸？恸之不如其益之，乃有斯作也。悲夫！

民国十七年佛诞前一日欧阳渐叙于支那内学院

此叙原有五段：一、五周叙事，二、十事抉择，三、诗经外系，四、诸家所明，五、绪言。今除“一”段读文及“绪言”外，二、三、四段一概删削。又“方便般若”，原多紕缪，今悉改换。盖佛境、菩萨行、道相智精义，全在“方便般若”，今而后提出也。

民国三十年六月识

《瑜伽师地论》叙

总略第一

叙曰：应学瑜伽学。瑜伽，梵语云相应。云何相应？相应者如如，相应者方便善巧，相应者菩提涅槃。学瑜伽学能自他利，曰瑜伽师。摄一切理尽，摄一切事尽，所依能持，其象如地，曰地论。非他师，非他论，依主释，曰瑜伽师之地论。师摄论尽，论摄师尽，持业释，曰瑜伽师即地论。将叙瑜伽，略举四义：一曰五分以叙事，二曰十要以提纲，三曰十支以畅义，四曰十系以广学，而以绪言终焉。

五分第二

且初，五分以叙事者：云何《瑜伽》五分耶？三乘根本，有十七地以为宗要，摄文义尽，曰《本地分》；释地中不尽要义，曰《抉择分》；释地中诸经说解仪则，曰《释分》；释地中诸经名义别异，曰《异门分》；释地中三藏众要事义，曰《事分》。初一是论，故称《地论》，后四为释，释不名地，摄故名分。曰《瑜伽》五分。五分叙事云何耶？曰：本论一分，以三相摄十七地；释论四分，以重明摄本论及经。

云何本论一分，以三相摄十七地耶？今且略举其事。凡教所明，惟有三种，曰境、行、果，是称三相，依境、起行、证果，如是而为教故。境摄九地：五识及意曰境体，一切皆以识为体故；寻、伺三地曰境相，上下粗细别故；等引及非有心无心曰境用，定散隐显别故。行摄六地：闻、思、修三曰通行，三慧修行被一切故；声闻、缘觉、菩萨曰别行，随机修法成自乘故。果摄二地：有余、无余是曰通果，自性无住，别惟被大，此不诠别，惟普被故。是为

略说十七地义。

次复广说者，显由五门，六识身转，谓自性门、所依门、所缘门、助伴门、作业门。此作业一门，意地开十五胜相。此自性五门，色心所摄，意地则开十义。十五胜相者，始于分别所缘、审虑所缘，终于内分死生、外分成坏。成后诸法二十四类，诸如是等。十义者，色聚相应三世四相，四缘三性，增处释名，善巧摄事。增处法差六百六十，诸如是等。法相无边，一识呈现，岂其识外别有因缘？是为五识身地、意地，叙境体事。

显由五门，三界法相，施設建立：一、界门，界地处所业报因果，以九门叙。二、相门，则释寻、伺七相。三、如理作意门，善及福慧，求受正行，三乘资粮，以八相叙。四、不如理作意门，外道异论以十六叙。五、杂染门，烦恼及业以九门叙，生四门叙。是为寻、伺等三地，叙境相事。

又复应知：七与四十本末作意，明定方便；四相、三十二相，明定相貌；五盖、食非食，明定障碍对治。其前安立门，初禅五法，四禅十二支分及其别名，明静虑义。其后经宗要门，明解脱、等持、等至义。如是说等引地。自性不定，有十二相，说非等引地。一、地门，二、心乱不乱门，三、生不生门，四、分位门，五、第一义门，如是说有心无心地。是为三摩呬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无心地，叙境用事。

复次，于五明处听受、忆诵、无倒解了，名闻所成地。内明四相，谓三藏等事，大小乘句四十五想、圣教等义、增十法门、教应知处。医方四巧，因明七事，声明六相，工业十二。如是五明，世、出世间，法相事理，一切摄尽。菩萨利他，如车有轮，如舟有楫，是故应学。

于三种相，相应善巧，名思所成地：一、思性清净，有其九相。二、思择所知，相性有无，各得其五，于有知有，于无知无。三、思择诸法，谓择契经及与伽陀。胜义伽陀有四十四，明无我理；意

趣伽陀有五十一，明三学义；体义伽陀有九十一，明法性别。如是三相，一切了义，抉择无遗，是故应学。

于四处七支，相应善巧，名修所成地。生处无缺，为处所修；闻法圆满，涅槃为首，熟解慧熟，为因缘修；修习对治，为瑜伽修；世、出世间一切种净，为证果修。如是四处七支，广圣教尽，除此更无若过若增，是故应学。是为闻、思、修三地，叙通行事。

声闻地四持：初，种姓持，说其戒事；二、补特伽罗持，说三学依事；三、安立持，说止观事；四、世、出世持，说定慧事。初，持三品。观行所依，先须种姓，故先之于《种姓》。自性建立，相及有情，总略为一，名为种姓。圣道有种，方便趣求，故次之于《趣入》。正入二性、八建立，已入八相、四有情，总略为一，名为趣入。已入圣道，便出尘行，故次之于《出离》。三界世禅，离系解脱，二种离欲及其资粮，总略为一，名为出离。夫资粮者，自他圆满，善法乐欲，戒根律仪，于食知量，恬寤瑜伽，正知而住，善友闻思，无障慧舍，沙门庄严。如是多义，戒学所摄。是为初持种姓瑜伽，说戒事。

次持，十七，约为三聚。初聚，为学，有其六事。能证出离二十八类，由十一义差别建立，如是说品类建立事。有分别、无分别、事边际、所作成办、五停心、五善巧、四禅、四谛，如是说所缘事。谛定神变，说教授事。三学三根，及三解脱，正说学事。十想对治，说随顺学法事。是为初聚六事。次聚，瑜伽，有其七事。四坏四力，作意依缘，学修及果，次第说七。是中有四想修，有三十七菩提分修，为瑜伽修，应勤修学。是为次聚七事。三聚，杂义，有其四事。如是三聚，诸多妙义，是为二持补特伽罗瑜伽，说三学依事。

三持，安立，则有五事。佛法郑重，教学仪轨，如应作已，然后安立。安立五事者：一、储定资粮。二、引定远离。三、正说定相，止九住心、观四种慧，三门六事，九种加行，是为心一境性所

说定相。四、止观净障。五、作意证定，取相得定。如是五事，郑重安立，是为三持安立瑜伽，说止观事。

已得作意瑜伽师，已入少分乐断。或念世间趣，则以作意对治，离三界欲，八定、二定、五通，生处及相，一切有漏功德，次第修习，如是略为一事。或念出世趣，依四谛境，起七作意，乃至证得阿罗汉果。此七作意，分配五位：了相方便位，胜解善根位，远离见道位，观察、摄乐、加行、究竟则修道位，果则究竟位。如是略为一事。是为四持世、出世瑜伽，说定慧事。

声闻三学：戒亦律仪，平等平等；定亦取相，平等平等；慧亦少分，平等平等。然对治适用，非论胜劣，平等非终，根本资始。大乘利他，无不应悉，本乘自利，不厌求详。如是四持，说声闻地。

独觉摄声闻藏，此论简略，惟说五相，今姑不叙。

菩萨地，三周明义，立为四持，开为十法，广为二十七品。

初周十八品者：因持于果，前持于后，种姓为本，有大势力，立《种姓品》，为种姓持。资粮具备，希望遂生，求果利他，自然欣爱，立《发心品》，为发心持。既发心已，方便求学，学相有三：曰所学处，曰如是学，曰能修学，立十六品，为菩提分持。曰所学处者：菩萨观行，利他为本，故先之于《自他利》。行不孤起，必依于理，故次之于《真实义》。既证真实，遂有妙用，故次之于《威力》。威力何作？成熟自他，故次之于《成熟》。如是七法五品，说所学处。曰如是学者：菩萨欲于初所学处，精勤修学，先应发愿，愿是胜解，解已求法，自既得法，应为他说。说已自修，教授教诫，令他修断，便能发起善身语意，为十力种子，名《力种姓》。如是一品，说如是学。曰能修学者：始于自分，中于胜进，终于得果。自分之初，修造自利，故先之于六度。自分之实，修造利他，故次之于《摄事》。胜进之初，行随缘行，故次之于《供养亲近无量》。胜进之实，行内证行，故次之于《菩提分》。因成言功，果满称德，故终

之于《功德》。如是十品，说能修学。立是三学十六品，为菩提分持。是为初周十八品种姓持。

此周明十二住所行之法，详前略后，详因略果，是故名种姓持。《种姓》、《发心》及《自他利》，入道之基，胜仗基起，是故应学。《真实义品》，二智四实，中道义成，凡小偏空，如汤沃雪，论以是为宗，宗以是为依，是故应学。六度各九，《菩提分》中有十五行，曲畅其事，抉择其义，殊胜殊胜，广博难稽，是故应学。是故初周名种姓持。

二周四品者：种姓具备，菩萨相成，故先之于《相》。家及非家，五相依处，故次之于《分》。相分行法，从意乐起，故次之于《增上意乐》。行起于乐而依于位，故次之于《位》。是为次周四品发心持。

此周明十三住能行之法，修造功强，行用渐胜，随彼前法，起此后修，故又名随法持。始于具相，昌于意乐，归于极住。哀愍爱语，勇猛惠施，《解深密经》，是为具相。七相怜愍，十五意乐，十事所行，是为意乐。种姓、胜解，位在地前；极喜三学，有功用住，位至七地；无功无碍，最上最极，位为究竟，是为极住。是故次周名随法持。世俗发心，位在初住；真证发心，位在初地。是故次周名发心持。

三周五品者：始于自分，中于胜进，终于得果。菩萨自分，利乐有情，不取涅槃，长轮生死，故先之于《生》。法尔趣生，法尔度众，故次之于《摄受》。行必依地，自分阶级，故次之于《地》。依地起行，始从胜进，终至究竟，行成熟行，故次之于《行》。大劫勤功，终不唐果，本心畅遂，建立攸成，故终之于《建立》。是为三周五品加行持。

此周约十三住为七地，重明因果，以邻果因，诠极因果，故又名究竟持。无住功德，尽于未来，邻果加行，与初周异，是故三周名加行持。

三持以外,更有四持,但叙品次,不别立文。如是说声闻四持、菩萨四持,是为声闻、独觉、菩萨三地,叙别行事。

复次,有余依三相:一、地,二、寂静,三、依。无余依三相:一、地,二、寂灭,三、异门。是为有余依、无余依地,叙通果事。以上三相六事,略为一处,是名本论一分,以三相摄十七地。

云何释论四分,以重明摄本论及经耶?重明摄论,惟此《抉择》。重明及经,惟余三分。抉择摄论者:初,抉境义。抉《五识身地意地》,略义十门,广义六门。略义门中,因缘八相,分别五相,建立赖耶,大乘教明,唯识宗成。广义门中,自性差别,次第依止,及与摄义,都为六聚,名十九义,色有十义,谛等五聚,如是种种,蕴善巧摄。界相等略,界义等广,都十八义,界善巧摄。处摄六义,缘起五义,处非处四。义及教因,废立次第,次第之中,作业假实,诸如是等八门分别,境无境等依处证得,摄食诸句六门分别。如是种种,根善巧摄。此六善巧,多门分次,中道教明,法相宗成。

二宗事相,《本地》所略,《抉择》所详。《抉择》于《本》,即彼前义摄入重明,为文摄文。前未明义,更复加详,为文摄义。抉择要义,勒不尽文,为义摄文。以抉择智择诸地异,为义摄义。是故治《瑜伽》者,二分合治,义始备悉。此广略义,境中精要;菩萨地义,行中精要。是故古诸译家,全论未暇,《决定藏论》、《地持善戒》,惟独先行。抉《寻伺三地》,杂抉二门,正抉三门。抉《三摩呬多地》五门,抉《非三摩呬多地》,详明十二能所对治。抉《有心地》,明能所依,及俱有依。抉《无心地》,心不生因,有其七种。是为抉择境义。

次抉行义。抉《闻所成地》五门;抉《思所成地》,杂抉五门,正抉则有色、无色、有见、未见,是等广辨二十九门。抉《修所成地》,明十六修义。如是为通行抉择。

抉《声闻地》,总有三门。此初门中,五义通难,成无种姓,无

姓决定，用义斯彰，亘古亘今，无边无际，惟此用义，流转不逾。律仪十三，杂六十四，皆此要义，是故应知。抉《菩萨地》，《发心》、《二利》，皆有抉择。《真实品》中，约五事辨真实义，有十门、十二门；约三性辨真实义，有七门、九门、十一门。《本地》所略，《抉择》所详，中道义在，郑重殷勤。《威力》、《成熟》、《菩提》、《力种》，六度觉分，亦有抉择。《功德品》中，破恶取空，谕不信大，无倒证法，殊胜证住，为初引导。《解深密经》，为后凭依。此与《真实》，惟此宗有。彼性此用，彼初此终，妙味醍醐，智者应学。《住》及《建立》，亦有抉择。此外易明，不复再抉。释《宝积经》，总十六相菩萨教授，于此纂详。如是为别行抉择，是为抉择行义。

次抉果义，《有余依》、《无余依》二地有十四门。是为抉择果义。

如是抉义，一分所聚，是为本论余分，重明摄论。

三分及经者：初，《摄释分》，有二义明：一、说法五分，二、解经六义。说法五分者：诸佛语言，九事所摄，依经造论，不离其则。诸说法师于诸圣教，先为自求，若文若义，次复为他，转五种释。又应勤求师德，十种安立自身。安立身已，处五大众，以可喜乐八种言词，为众说法。又安处他，令住恭敬，无倒听闻。又应先赞大师功德。若有具足如是五分说法者，即令自他乐利，得五胜利。又经中说：住学胜利，慧为上首；解脱坚固，念为增上。依彼五分，分分诠表，是为胜利。但此胜利，惟系声闻，声闻是佛随顺修学真实子故。解经六义者：遍知九事，伏惑趋善，如病行智，厌离解脱，我生已尽，诸如是等，是为初《摄释分》。

次，《摄异门分》。独抉经文，为《摄释分》，并抉其义，是称为门。门一摄多，又称为异，曰《异门分》。白品四聚，师等八门，智等十五，如来等十，欲等九门。黑品一聚，生老死等有十一门。是为《摄异门分》。

三、《摄事分》。云何为事？谓三藏事。初，契经事者，有二十四摄契经尽。且说其四：一者，诸佛语言，九事所摄，为四《阿含》辗转传来，名事契经。二者，十二分教，除其《方广》，名声闻相应契经。三者，即《方广》分，名大乘相应契经。四者，五犯聚过，百五十学，名别解脱契经。如是四经，抉择其要，于未显义，令极显了，名摩呬理迦，谓之为择，亦称为摄。如是择摄，厥有其七：一、行择摄，行即是蕴，有其十聚九十八门。二、处择摄，前有四聚三十六门，后亦四聚四十七门。三、四、五、六，缘起、食、谛及界择摄，缘起四聚三十一门，食一聚六门，谛亦一聚十有二门，界则三聚二十七门，觉分十聚七十三门。综而计之，三十七聚三百有二十门，群经要义，赅备无余，欲明经要，当于是处，综核研求。是为初契经事。

次，调伏事者，四种经外或《阿含》外，世尊所说《别解脱经》，广作问答，辗转传来，名《毗奈耶摩呬理迦》。今更择摄，都为一聚，十有一门。是为次调伏事。

三、本母事者，对法能生余二要义，名为本母。先标名叙，后释名辨，称叙辨摄。此有一难：经律抉择，即为论藏，更无别称摩呬理迦。即有一释：然因略摄，转灭染净，杂说法故，建立分别法相摩呬理迦。初略二门，流转杂染二十二事，还灭清净十有九事，后广八门，如是一聚。又有六门，更十八门，如是一聚。是为次本母事。

如是所摄三藏诸事，是为《摄事分》。如是释异及事，三分所聚，是为本论余分，重明摄经。

以上摄经及与摄论，略为四处，是名释论四分，以重明摄本论及经。

十要第三

说五分已，次说十要。十要者：一、唯识义，二、法相义，三、平等殊胜义，四、相应义，五、依义，六、用义，七、渐义，八、无种姓义，九、异门义，十、依经义。

一、唯识义者：众生执我，蕴、处、界三，方便解救，遂执法实，心外有境，救以二空。又复恶取，是故唯言遣心外有境，识言遣破有执之空，而存破空执之有，具此二义，立唯识宗。以有为空若无，以空为有亦去，证真观位，非有非空。若执实有诸识可唯，亦是所执，长夜沦迷。然此宗义，虽对治二，而心外有境，趋重偏多。一切山河，相分现影，他心神变，并是疏缘；以心观心，人无分别，乃是亲缘。诸修唯识观人，应知有漏诸相，皆依三性之所，悉转八识之能。

又复应知：多闻熏习，无漏种生，寻思意言，得如实智，历次五位无功用行，而后金刚道尽，异熟皆空，唯识之果，于斯遂证。然此无分别义、后得并行，非唯根本，但任运缘说无分别。如是诸义，《五识意地》及诸《抉择》，应善披寻。是为略说唯识义。

第二，法相义者：世尊于第三时，说显了相，无上无容，则有遍计施設性、依他分别性、圆成真实性。复有五法：相、名、分别、正智、如如。论师据此，立非有非空中道义教，名法相宗。遍计是空而非是有，依、圆是有而非是空。依他摄四：相、名、分别及与正智。圆成摄一：所缘真如。是则诠表一切，皆属依他。许有杂乱识，遂有如是事。所谓六善巧事，三杂染事，三界事，五位事，十度事，十地事，三十七菩提分事，二十七贤圣事，十八不共佛法事，诸如是事，无量无边。

然复应知：诸如是事，有而不真，惟是虚妄，犹如幻、梦、光、影、谷响。又复应知：诸如是事，虽是虚妄，然有相在，而非是无。

若能如是观诸实相，能所二取，增损二见，自然消殒，于彼不转。是故法尔尘刹，法尔寂静，法尔功德，法尔涅槃。是故诸修法相观人，莫不于法方便善巧。是故善巧义是般若义。如是诸义，《菩萨地》及诸《抉择》，应善披寻。是为略说法相宗义。

复次于唯识、法相二宗，相对互观，其义始显。略有十义：

一者，对治外、小，心外有境义，建立唯识义；对治初大恶取空义，建立法相义。

二者，若欲造大乘法释，应由三相而造：一、由说缘起，二、由说从缘所生法相，三、由说语义，是故由缘起义建立唯识义，由缘生义建立法相义。

三者，观行瑜伽归无所得，境事瑜伽广论性相，是故约观心门建立唯识义，约教相门建立法相义。

四者，八识能变，三性所变，是故能变义是唯识义，所变义是法相义。

五者，有为、无为，一切诸法，约归一识，所谓识自性故，识所缘故，识助伴故，识分位故，识清净故。又，复以一识心开为万法，所谓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二根、四谛等，是故约义是唯识义，开义是法相义。

六者，精察唯识，才一识生，而自性、所依、所缘、助伴、作业五相，因果交相系属，才一识生，四识互发。又复精察法相，虽万法生，而各称其位，法尔如幻，就彼如幻，任运善巧，宛若为一。是故开义是唯识义，约义是法相义。

七者，了别义是唯识义，如如义是法相义。

八者，理义是唯识义，事义是法相义。

九者，流转真如、实相真如、唯识真如义是唯识义，安立真如、邪行真如、清净真如、正行真如义是法相义。

十者，古阿毗达磨，言境多标三法，今论言境，独标五识身地、意地，是故今义是唯识义，古义是法相义。

是为略说二宗互相为对义。

第三，平等殊胜义者：声闻藏平等平等，菩萨藏殊胜殊胜。十一分教，声闻契经，平等平等；方广一分，大乘契经，殊胜殊胜。一涅槃，二染净，三学，四谛、四念住，五停心，六善巧，七作意，八背舍，八支圣道，九事、九结、九遍知，十遍处，十无学支，十六行、十六心，二十八补特伽罗，三十七菩提分法，如是圣教，平等平等。一大悲，二障断，二如理如量智，三无性、三自性，四摄法、四真实，五法、五明、五真实相，六度，七地，八识，九德大，十地，十三住，十五行，十八不共佛法，如是圣教，殊胜殊胜。律仪聚戒，禁防为体，平等平等。摄善法聚戒，饶益有情聚戒，四重四十三轻，勤勇为体，殊胜殊胜。下地修上地定，平等平等；出入生死长劫大定，殊胜殊胜。根本无分别般若波罗蜜，平等平等；后得有分别摩诃般若波罗蜜，殊胜殊胜。

六度，平等平等；施等九门，广大甚深，殊胜殊胜。

平等平等，如地之有基；殊胜殊胜，如宰堵波之至顶。无基不始，无顶不极；无基不载，无顶不备。是故学必有根本，舍声闻其谁与？学必有穷至，舍大乘其谁归？教则惟一，初固平等平等，《瑜伽》闻、思、修三地是。乘则有三，后遂殊胜殊胜，《瑜伽》声闻、缘觉、菩萨三地是。是为第三平等殊胜义。

第四，相应义者：依于等至，发起般若相应胜行。此之胜行，是大菩提最胜方便，故名瑜伽。一无分别，二不取相。一、无分别者：法与法空，不著有无戏论，名无分别。遍计相无，故法非有，彼假所依，其事容有，故法非无。遍计执相，空无所显，故法空非有，诸法无我，实有所显，故法空非无。有即说有，无即说无，不著戏论，如如相应，名无分别。执遍计无，遗假事有，犯损减过。执有无外，更有一空，名无分别，犯增益过。诸无穷过，非无分别，固非瑜伽，亦非般若。二、不取相者：非不取于离言说相，取离言相，慧到彼岸，如如相应，名不取相。若都无取，慧体

且无，况到彼岸？如是有过。非不取相，固非瑜伽，亦非般若。是故相应者如如，相应者方便善巧，相应者菩提涅槃。是故境相应者，如如六善巧，三杂染，七作意；行相应者，如如五明，三抉择，十六修如如，九心，四慧，四谛，六度；果相应者，如如三身四智。是故有种姓者，各依自乘，如如出离生死，得出世果；无种姓者，依人天乘，如如脱离恶趣，得世间果。所知境，能知智，能知人，广大普被，一切相应，名瑜伽师。是为第四相应义。

第五，依义者：一切生灭法，仗因托缘，而得生起，谓之为依。为彼仗托，有其四义，谓为所依：种、现同时，即说因缘，有种子依；异种同时，说增上缘，有俱有依；现行易位，说等无间，有开导依；见、相同时，说所缘缘，有境界依。更有异门，说十五依，摄因及缘，恐繁不述。一切情器，一切体业，一切染净，各自种子，生不必一时，时不必一事，不有所依，间断纷丛，从何安立？是故为有所依，建立阿赖耶教，披豁翳愆，如实称量。然此赖耶，任运而转，非若神我，主宰特殊，所依虽同，摄持大异，以是善巧，何须疑畏？如是说种子依义。

生种不从灭生，而依灭生；灭种不从生生，而依生生；用种不从体生，而依体生；无漏种不从有漏生，而依有漏而生；识种不从真如生，而依真如而生；识种不从根生，而依根生；造色不从大种生，而依大种而生；自种净土不从他生，而依他生；闻种不从他音生，而依他音而生；灭、道种不从苦、集生，而依苦、集而生；行种不从无明生，乃至老死种不从生生，而依无明乃至依生而生。是故各自有种，是为不即，亦为不一；各有所依，是为不离，亦为不异。不即不离，不一不异，唯识义成，法相义立。一识之中，类类相依，是为一人俱有增上。多识之中，识识相依，是为自他俱有增上。方便善巧，无诸过患，以是因缘，唯识义成，法相义立。如是说俱有依义。

旷劫以前，一切种子，能生因性，无间传来；旷劫以后，遇缘

而生，善亦终古，恶亦终古。何以有漏忽生无漏，在润生位善不善等，以何道理轮转回环？若惟任运，终古不更；若有迁移，终须仗力。故有所依，刹那刹那，开前导后，依彼所依等无间缘，现行王、所、非色非他一类而转，是故入圣超凡，此依是赖。如是说开导依义。

能缘见分，带色等相，为所虑托，名所缘缘。带有二义：挟带、变带。相有二义：体相、相状。所缘二义：一亲，二疏。挟带体相，名亲所缘，相分逼见，无别间隔，故得亲名。有四句别：一、体挟体，为内二分，更互相缘；二、用挟用，心与心所，缘自相分；三、体挟用，自证缘见；四、用挟体，本智缘如。变带相状，名疏所缘。托质（质即是识，实而非虚，心外无境，而不遮识）变相，质为相隔，故得疏名。八识则他质变自，他佛身土（八识因位托他本质，变自相分，果位他佛身土，皆有疏缘）。七识则有漏仗八，后得缘如（有漏七识无力，仗八变影，无漏七识，后得缘如，皆有疏缘）。六识则仗质为疏，不仗非疏。五识则未转依位，依根互根（五识因位之各自依根，及其五根互用，皆有疏缘，果位则无）。

又有异义，四句之中，心缘自相，非是挟带。六识之内，不仗质缘，容变带有。然姑勿论为带决定，为相决定，见必带相，为所缘缘是义决定。有相能缘，始为所缘，有体能生，始得为缘。相若离见，乃在识外，义不具两，不具两义，非所缘缘。陈那、护法树义于前，玄奘大师立量于后。相不离见分，寄言简过曰：真故，极成色，定不离眼识。相不能摄相，寄言简过曰：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相不摄相，亦犹眼识，非眼根摄，曰：喻如眼识。以不离义，心外无境，决定决定。心外无境，心内有境，决定决定。依此境界，为所缘缘，能缘所缘，识相决定。如是说境界依义。

复次，有漏必生无漏，随顺依故。增上缘中，有随顺依，立引发因，谓三性种、现，随顺同类胜法，便能引起同类胜行，引得无为妙法。如是所依，一切疑畏，豁然殆尽，踊跃称心，曷其有极！

是故此论，称为《地论》，地者所依义故。是为第五依义。

第六，用义者：真如是体，体不生灭，无始种子，依不生灭，而起生灭，如实说相，一切是用。用有十义：一、种子义，二、对治义，三、破执义，四、如幻义，五、极微义，六、刹那义，七、集显义，八、周遍义，九、无尽义，十、正智等义。诸有不知种子义者，或执实体，宰一切物；或执无用，一切皆空。实体是染，不可使净；实体是净，不可使染；染净既虚，戏论何益？一切无用，一切无能，善既唐功，恶亦无报，因果既坏，圣教何施？若知种子用非是体，便息分别，如理思惟。熏习义是种子义，与彼诸法，俱生俱灭，而有能生因性，无间传来，为后生因，是名熏习。虽无实物，而有气分；气分者，犹如云起。虽无作用，而有功能；功能者，犹如轮风。云幻生灭，刹那刹那，惟用如是，能有能无。风力广大，排山振海，惟用如是，有大势力。了是以为用，用乃无过，如是说种子义是用义。

漏、无漏种，势用齐均，流转还灭，两敌不并，故对治义安立不摇。诸有不知对治义者，误体为用，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不知遍计空无，惟是体性，体性不二，故有是言。若此依他种既是有，势用自二，故须对治，尽未来际无住涅槃。又复不知对治义者，总为一聚，无相观空。殊不知无相有功用行，地居决定，八地以前，大有事在，非可废弃，一蹴而几。种杂而强，治须缜密。贪观不净，瞋观慈悲，痴观缘起，慢则析根，疑复数息，以楔出楔，方便多施，杯水车薪，犹虞难任，况复昧贼所在，漫曰讨除，欺败唐劳，嗟何能及！

又复观总无力，观别斯神，别观久成，总观乃当。如观无常，五蕴无常，刹那集显，方称现量，否则堕似，饮鸩可哀。是故知用义者，则知对治；知对治者，一切如理。然此对治，非断烦恼，如斧斫木，因缘生法，犹如幻化，故不可断。胜义谛中，诸法皆如，故无所断。当知断者，对治生时，烦恼断时，如称低昂，如明破

暗，解惑不俱，故说言断。十地师，前后相资，一运相续；摄论师，集想修断，能治所治，俱入过去；既昧三时，又昧种义，不足为训，是故应辨。了是以为用，用乃无过，如是说对治义是用义。

无功用行，但是无执，非无相见。猿猱知佛心，佛体众生意，十方如来，但是无执，非无遍计。是故执为众生，执破为佛，破执为法，执之异名为我，破之异名曰用。了是以为用，用乃无过，如是说破执义是用义。

幻师通衢，变现象马，有象马相，无象马体，是之谓幻。有即说有，缘生有境故，如幻有相，是为依他如幻。无即说无，缘生无自性故，如幻无体，是为遍计如幻。幻相之有，非真实有；幻体之无，为毕竟无，是为如幻三昧。诸所分别，诸所施設，诸所显真，摄幻义尽，摄用义尽。了是以为用，用乃无过，如是说如幻义是用义。

诸识变时，随量大小，顿现一相，非众极微积聚而成，最后灭时，亦不至微中间灭尽。是故大乘，无实极微，但以慧思分析诸色，假立方便，法空观成，非若外小，执为我体。了是以为用，用乃无过，如是说极微义是用义。

方量既空，时量亦破，是故三世都无，刹那义立。此刹那义非是动义，前不待后，此不至彼，才起即灭，相似随转，妄相宛然，不可穷诘。如有十五义成立其相，有九因成内十四相，有十四因成外十相，恐繁不述。观刹那义者，不为时限，不为生惑，不蹈定相，不堕执迷，亦复不陷虚空。了是以为用，用乃无过，如是说刹那义是用义。

三世既空，刹那刹那，前后不续，谁复积字成文、聚想成义，是故集显义立。诸字诸想，虽入过去，刹那灭无，而有熏习，作后引因，相应缘生，聚集显现。此集显义，推广施設，有唯识三世义，法相三世义，神通三世义，识上功能影像相生，此实现念托过未种，变似而缘，妄谓三世，而实一识，是为唯识三世义。即现在

种是现自相，亦即现种是过果相，是未因相，虽实一种，分别说三，是为法相三世义。禅定他心通，虽心上功能，而皆证解，无有非量，故与凡异，是为神通三世义。三世非有，诸法宛然，万种无边，刹那集显。了是以为用，用乃无过，如是说集显义是用义。

缘都未起，分别浑无，是为万种一如。独别缘生，无种不挟，是为各种周界。子微上方足相倾，种且非微，乌容有碍？况此种遇缘，显现差别，余种未遇，仍复一如。是故各种周界，水火相处而不侵；万种一如，六根相依而错用。了是以为用，用乃无过，如是说周遍义是用义。

既酬前果，即为后因，相引相牵，金刚后断，有漏种隐，无漏种显，彼去此来，无穷无尽。了是以为用，用乃无过，如是说无尽义是用义。

正智是用，发菩提心成正等觉故。大悲是用，无住涅槃无边功德故，方便是用，一切善巧故。了是以为用，用乃无过，如是说正智等义是用义。是为第六用义。

第七，渐义者：一、时，二、位，三、补特加罗，四、六行伏惑，五、九品断障，六、因果，七、行别，八、果别，九、无畏，十、能入。诸昧渐义而谈顿证者，一切无有，是故有过。

一、时者：谓三阿僧祇，一阿僧祇断皮粗重，二阿僧祇断肉粗重，三阿僧祇断骨粗重。或以见道、八地、极果为差，或以十信、见道、修道为差。若无是时，无量障深，刹那顿断，宁可为训？是故有过。

二、位者：谓十三住。初，种姓住，亦为种姓地，亦为资粮位中顺解脱分，亦为十信。次，胜解住，亦为胜解行地，亦为资粮位中顺抉择分，亦为加行位，亦为十住、十行、十回向。三、极喜住，亦为净胜意乐地，亦为通达位，亦为十地中初地。四、增上戒住，增上心住，增上三慧住，无相有功用住，是等六住，亦为行正行地，亦为修习位，亦为十地中次第二地至七地。五、无相无功用

住，亦为决定地，亦为修习位，亦为十地中八地。六、无碍解住，亦为决定行地，亦为修习位，亦为十地中九地。七、最上菩萨住，最极如来住，亦为究竟地，亦为究竟位，亦为十地中十地及等觉地、妙觉地。若无是位，一切佛法，信解行证，从何安立？安立都无，法何不灭？是故有过。

三、补特伽罗者：四恼、寻思、等分、薄尘，为七病行；声闻、独觉、菩萨，为三出离；未具资粮、已具资粮、已未具资粮，为三住持；法随信行，法随法行，为二加行；信解、见至，加行果；身证、慧俱，修证果；向、四果，四沙门果；七返、家家，预流果；一间，一来果；中般、生般、无行、有行、上流，不还果；退、思、护、住、不动、堪达及不动法，阿罗汉果；是为二十八贤圣果。三界异生，学与无学，欲、色菩萨，欲界独觉，不可思议如来，是为十三界有情。胜解行，增上意乐行，有相无相行，无功用行，是为五修行菩萨。若无如是补特伽罗，言说不易，得失无据，既违世间，亦常怖畏。是故有过。

四、六行伏惑者：苦、粗、障三，为无间道观下断惑；静、妙、离三，为解脱道观上证灭。二乘根钝，断证不融，行故资六。初劫菩萨，初资粮位，亦用伏惑。久修有力，不断烦恼而生上界，方始不资。若无六行，惑何能伏？伏且不能，断于何有？是故有过。

五、九品断障者：三界九地，地各九品，品八十一。分别有断无伏，俱生先伏后断。断分别二障，惟系六识，一心见道，唯一品断；三心见道，则二品断。断俱生烦恼，其六识现行，地前渐伏，初地伏尽，种则金刚无间永断；其七识现行，初地渐伏，七地伏尽，种则金刚无间顿断。断俱生所知，其六识现行，地前渐伏，八地永断，种则十地渐断，金刚永断；其七识现行，地地伏起，金刚加行永断，种则金刚无间顿断。一切习气，地地渐断。是则顿唯七种，余莫不渐，安有废渐而可收功？九品不分，是故有过。

六、因果者：顿义是果义，渐义是因义。世第一法，一刹那

间，顿入见道，是为一顿，然加行以前，有无量事。第八不动，刹那顿证无功用行，是为一顿，然不动以前，有无量事。金刚道后，一刹那间，顿入极果，是为一顿，然极果以前，有无量事。举顿遗渐，是为谈果迷因，有果无因，是为空华结撰。是故有过。

七、行别者：少时毕功之为顿，长劫修行之为渐。我说精进遍一切故，坚固炽然不思住故，久远要期为一日故，无懈无勇心平等故，不贪不厌常如是故，是为行别。行别然后有得，否则怠懈不足言功。是故有过。

八、果别者：念念证极之谓顿，长劫阐提之为渐。净障是业涅槃假名故，悲心胜故，证极亦功德不住故，八相成道为度生故，是为果别。果别然后无得，否则贪著不足言证。是故有过。

九、无畏者：难行苦行，施对治故；生死如幻，不取著故；摄持无漏种，缘至必生故；赖耶蕴染种，多生始尽故；熏习有力，胜愚迷故，是故无畏。无畏然后能渐，否则疑畏，进退无据，苦不胜言。是故有过。

十、能入者：受熏持种，无记性故，是故贵渐。随喜功德，久而能成故，是故贵渐。彼有此种，骤隐不显，久乃现故；彼有此种，势盛不显，杀乃现故，是故贵渐。否则机舛，不足言入，是故有过。是为第七渐义。

第八、无种姓义者：声闻地五义建立，此复略为十解：一者，障蔽不显，乃称为无，粗重常有，种姓常无故。二者，有种姓是随顺密意说，无种姓则真实显了说故。三者，此无种姓，为精进对治者立所对究竟说，非为怠惰对治者断能对究竟说故。四者，有种姓是体，无种姓是用故。五者，建立自性涅槃之体，既依有种姓，即应建立无住涅槃之用，依无种姓故。六者，有对生死之无住涅槃，即应有对涅槃之无边生死故。七者，既许杂乱性之有，即应许无漏种之无故。八者，有无尽功德之能，即应有无尽功德之所故。九者，有毕竟无障之佛，即应有毕竟有障之阐提故。十

者,有声闻趣寂,一分所知障之决定,即应有人天轮转,全分出世障之决定故。是为第八无种姓义。

第九、异门义者:宗经者,论异于经;解论者,释殊于论。此宗著述,言人人殊,岂自教之相违,曷冰销而杜谤?通斯疑难,应悉异门。妙理圆融,顿呈万象,文字有矩,詮限一隅,是故尊圣、重教、契经,惟佛所宣;依理、广文、论议,亦众所说。世尊自广分别诸法体相,于诸经典循环研核,名磨咀理迦;诸圣弟子,已见圣迹,依自所证,无倒分别,亦名磨咀理迦,而皆为阿毗达磨。许佛灭后,三藏之内,对法一藏,通弟子说故。若弟子造,非教藏摄,便圣教有限。若别异詮,非法义收,则妙理不周。是故此宗所述,多异少同,《瑜伽》五分,异门义立。然欲和会,亦非不能,随顺真实义边,此彼义边、能所义边,派别虽差,朝宗则一,琴瑟非专,水火岂极?诸所詮义,恐繁不述。经论会违,详异门义,见诸别册,参考可资。是为第九异门义。

第十、依经义者:一、宗经,二、释经。一、宗经者,经中之经:《般若经》、《华严经》;经中之律:《瞿沙经》、《毗奈耶经》;经中之论:《阿毗达磨经》、《解深密经》。然抉择《菩萨地》,引叙《深密》,一字无遗,是《解深密经》又宗中之特宗,抉择中之最抉择。三学俱多,唯素咀吮;戒定多者,属毗奈耶;独慧学多,对法藏摄。欲生正智,法随法行,宜学对法;欲一总聚,多收散义,宜学对法,对法所重,虽及《达磨》,而最《深密》。以是因缘,《解深密经》智者应学。如是说宗经义。

二、释经者:《寻伺三地》,释《缘起经》;《三摩呬多》,释《出离经》、《离忧经》、《六出离戒经》、《五支经》、《释静虑经》、《四检行定经》、《六境不受想无想经》、《四趣道经》、《释四净胜经》、《心清净苾芻思惟五相经》、《荡尘经》、《三相思惟经》;《思所成地》,释诸《伽陀》经;《声闻地》,释《师子吼经》、《普贤经》、《难陀经》、《七日经》;《菩萨地》,释《转有经》、《无尽意经》;《抉寻伺地》,释《出爱

经》、《八苦经》、《三士经》；《抉三摩地》，释《身念处经》、《摩诃俱瑟耻罗经》、《法因缘经》、《眠经》；《抉声闻地》，释《月喻经》、《伐地迦经》、《乞食清净经》；《抉菩萨地》，释《五种过患经》、《尸佉落迦经》，释《宝积经》；《摄释异门》、《摄事》，多释四《阿笈摩经》。是诸释经，或释数句，或释数分，见诸明文，约略举此。论诸所称，杂释余释，赅摄经典，无量无边。下士钝根，难可稽考，望洋嗟若。我生不辰，所冀同心，广挹甘露。如是说释经义，是为第十诂经义。

以上十义，略举其要，是为十要。若欲广叙，为义葳蕤，恐厌繁文，此姑不述。

十支第四

说十要已，次说十支。十支者，如人有身，必有其足，乃称六足；如木有本，必有其支，遂为十支。足以扶身，支以辅本。《发智》不详，充于六足；《大论》不及，资于十支：一、《百法》，二、《五蕴》，三、《摄论》，四、《杂集》，五、《分别瑜伽》，六、《辨中边》，七、《二十唯识》，八、《成唯识》，九、《庄严》，十、《显扬》。

一、《百法明门论》者：略录《本地分》中名数，而以一切法无我为宗。一切行无常，一切行苦，一切法无我，涅槃寂静，四偈陀南是称法印。然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即涅槃，法印虽四，宗趣唯一，故但说一。初地百法，二地千法，以次无边，为一切法。然闻思教体，见道为极，略修增上，故但说百。《摄事分》中本母事，先略序事：一者，心事，二者，心所有事，三者，色事，四者，不相应行事，五者，无为事。然有其目，而缺别文，故复造论。自性、相应、所缘、分位、及与清静，五惟一识，摄一切法，人、法无我，惟是识故，故属唯识。是为《百法明门论》以一切法无我为宗义。

二、《五蕴论》者：略摄《本地分》中境事，而以无我唯法为宗。契经九事，首蕴、处、界，长夜沦迷，执一实我，世尊方便，俾认为法，是故十二分教，均以六善巧为宗。破一性我，说为积聚，而非是性，蕴且有五，而岂惟一？破受者我，但识生长，处且十二。破作者我，任运而持，无作用性，说名为界，而有十八。是故《百法》以识摄法，法亦是识；《五蕴》以蕴摄识，识亦是蕴。《百法》唯识，识即是性，但说名数；《五蕴》法相，相各有性，故详说性。《摄事分》中，本母事后广辩事，所治、能治有十四对，此论复次，略其所详，故唯十二。是为《五蕴论》以无我唯法为宗义。

三、《摄大乘论》者：括《瑜伽》、《深密》法门，论《阿毗达磨·摄大乘》一品宗要，而以简小入地为宗。依正教文，一阿僧祇授《十地经》，世亲证明得定，将入见修，闻《十地经》，涕泪悲泣，无著授此，俾之作释，是故简小入地，于此独详。佛由菩萨修道而成，菩萨多闻熏种而入，幸福无边，逢兹妙典，一切且置，应此钻研。一、《华严》教海，非此不入故。二、薄伽梵十殊胜语，因果始终，开示明白故。三、独标所知，大所乘故，漏、无漏种，共此所依，舍对治外，无他谬巧故。四、建立赖耶为大王路，一切智智，大所乘故。五、摄三性于唯识，唯识妙义，此独详故。六、能入唯识，加行、见道，为最近故，所入唯识，方广十事、平等六度为因，增上六度为果故，如是能入、所入，详诠入义，大所乘故。七、修道差别，法尔次第，初地为得，十地成办，《华严》修因，正论唯此，大所乘故。八、别显六度，约立三学，三学增上，大所乘故。九、断谓无住涅槃，大所乘故。十、智谓三身，大所乘故。如是十义，显示此论，为大王路，为烛幽炬，胜利无边，不可说言。谁有智者，而不钻研？

复次，十支之中，《摄论》最胜，《百法》、《五蕴》略不及详故；《杂集》法相，博不及要故；《分别瑜伽》但释止观，六度三学，此独详故；《辨中边论》明中道义，对恶取空，此明十地，正论所修故，

二种唯识，立破推广，提挈纲领，此最宜故；《庄严》论大，意在庄严，此论论大，意独在入故；《显扬》论教，意重闻思，此论入地，意重修慧故。是为最胜，应此钻研，是为《摄大乘论》以简小入大为宗义。

四、《杂集论》者：括《瑜伽师地论》一切法门，集《阿毗达磨经》所有宗要，而以蕴、处、界三科为宗。

一者，宗证据，《阿毗达磨》弘文未译，然师子觉言本论依经，括义理尽，斯则就论讨宗，即彼经要；基法师言此论初明三科，即以三科为宗，以是因缘，说宗证据。

二者，宗体义，此论八品。先《本事分》，明三科体；后《抉择分》，别三科义。境必有体，本其体曰《三法》，充其体曰《摄》，顺其体曰《相应》，得其体曰《成就》。约前四品是三科体，为所观法。依境起行，通行义抉《谛》，妙行义抉《法》，行必有果义抉《得》，慧解利他义抉《论议》。约后四品是三科义，为能观法。以是因缘，说宗体义。

三者，宗利益，善三科义，于一现境，随其所乐，心易安定，于一切境，无不如量，正慧圆通，是为止观利益。善三科义，思择决定，于诸异论得无所畏，是为论议利益。《阿毗达磨》问答决义，是彼所事，故立《论品》，叙次篇终。以是因缘，说宗利益。

四者，宗对治，或愚迷心，总执为我，以蕴对治，一为色法，三为心所，一为心王。或愚迷色，总执为我，以处对治，非色有二，色处有十。或迷心色，总执为我，以界对治，色界有十，心界有七，色心界一。上根聪利，但说于蕴，中根说处，下根说界。详诸经论，有五善巧、六善巧、七善巧、十善巧之建立，此独说三，根本立故。以是因缘，说宗对治。

五，宗广略。色识所摄，于蕴门中略而为一，于界处门广开十七。受想行摄，法界法处略而为一，于蕴门中广开为四。又蕴惟有为，界处及无为。能取所取，处惟显生，界则及体，以是因

缘,说宗广略。

以上说宗,以下说义。

六,瑜伽法门。六善巧义,《五识意地》、《本地》、《抉择》,应知其相,《对法》括之,叙《三法品》建立门。有、非有等五十八门、《思所成地》、《声闻地》,应知其相,《对法》括之,叙《三法品》六十义广分别门。情、器杂染,《意地》、《寻伺地》应知其相;寂静觉分,《声闻地》应知其相,《对法》括之,叙《谛品》诸相法门。《菩萨地》所学法,《对法》括之,叙《法品》方广十事门。《菩萨地》如是学,《对法》括之,叙《得品》现观法门。《菩萨地》能修学,《对法》括之,叙《得品》补特伽罗门。因明详于《闻所成地》,《对法》括之,叙《论品》诸相法门。以是因缘,说瑜伽法门。

七,《瑜伽》异义。经论会违,详陈可考,繁文不述,略举方隅。色蕴废立,色二十五,《瑜伽》减一。声十有一,《瑜伽》二四。香六,《瑜伽》唯三。味十二,《瑜伽》唯九。触三十二,《瑜伽》二十。法处所摄色五,《瑜伽》或二、或三、或四。想蕴分六,《瑜伽》总二。行蕴心所本惑开十立五十五,《瑜伽》五三。不相应行立二十三,《瑜伽》二四。是为《三法品》中略举废立义。苦谛义二,《瑜伽》义五。集谛烦恼缘起惟三,《瑜伽》有六;烦恼差别立二十五,《瑜伽》二七;故思造业建立有五,《瑜伽》惟二。十八思断业欲修九无间,此论断三,《瑜伽》断二。道谛九根,四受随一,《瑜伽》无忧,惟三随一。是为《谛品》中略举废立义。菩萨藏中,此论希法,说有其二,《瑜伽》、《方广》说惟其一。是为《法品》中略举废立义。以《杂集》之异《瑜伽》,显《瑜伽》之殊《对法》,古学今学,源流可征。以是因缘,说《瑜伽》异义。

八,部执所归。四《阿笈摩》属《本事分》,《阿毗达磨》属《抉择分》。《本事》叙九事,《抉择》故三科。《本事》转谛轮,《抉择》故观谛。《本事》通三乘,《抉择》故收小。是故《杂集》、《俱舍》,大小《对法》,约义多同。部执竞兴,《婆沙》溺实,蕴处唯假,经部

义长。世亲宾主抑扬，造《俱舍论》，其所树义，若聚集因是假义，若无为不立蕴义，方诸《杂集》，种种不殊。《正理》一破，朋回有部；《杂集》一救，遂入大乘，众流汇极，江汉朝宗。然此假实，厥惟六种：一、聚集为假，非聚则实。二、因于未来，名为假有，现见为实。三、果无其体，施設名假，有体为实。四、所行谢灭，唯念为假，现事为实。五、分位为假，自性为实。六、看待为假，一切随转乃得为实。是六假实，大小共许，辗转立破，由粗入细，如量为至，法相所事。以是因缘，说部执所归。

九，异门说有。依他起性，执为遍计，不执圆成，是故假实有外立胜义有。识种为界，识生为处，处界是识，识如幻相，一切皆假，是故不独蕴义假有为假，处界实有世俗为实，以如幻义，无不皆假。是为三法皆假，以异门义，说如幻有。是为入、法无我，远离二边，惟大独有。以是因缘，说异门说有。

十，众义所聚。此论名集，诸圣所集，不独无著；集诸经论，不独《达磨》；无著《达磨》，称举其最。糅师子觉，安慧标“杂”。以是因缘，说众义所聚。大哉此论，古今之异执，小大之通途，经论之杂糅，群圣之荟萃，义广而赅备，文约而整齐。汪若望洋，昭若揭日，谁有妙典，博大简明一至于此？欲入教海，多闻闻持，大漠指南，不迷所向，以是因缘，智者应学。是为《杂集论》以三科为宗义。

五、《分别瑜伽论》者：弘文未译，然无分别一心为止，有分别多心为观。《深密经》中，《分别瑜伽品》说止观义。《摄论》第六教授二颂，引论所说，皆止观事。是为《分别瑜伽论》以止观为宗义。

六、《辨中边论》者：叙七品以成瑜伽法相，而以中道为宗。有虚妄分别乃有依他，有是依他乃契中道，契乎中道乃成法相，九相显已，空性方谈，此论宗法相，故先之于《相》。境体为相，境用为障，五障障，九结障，十因、三十七觉分、十度、十地障，种种

所障，令智不起，岂其虚妄本性皆空？故次之于《障》。依境起行，观十真实，唯识无相，一切如理，法相谈相，一切如量，是故《瑜伽》、《中边》俱详真实。此有其十：初一能显，谓三根本；次九所显，谓三相四无倒、四谛二谛、二极成二障断、五法摄三性、七真如、十善巧。如量观行，必除我见，故次之于《真实》。相行真实，障行对治。觉分修，三品修，大小别修，修生对治，非任运有，故次之于《对治》。久观久修，必有深浅。于法差别有十八位及与三位，于有情别而有七位，故次之于《分位》。因行既圆，果始足感，五果十果，三乘通得，故次之于《得果》。通果平等，别果无上，故终之于《无上乘》。

无上乘者：一、由十二最胜有十度作业。二、以三慧能观思十度作意。三、以六无乱修止、十无倒修观，金刚十句于此详明。四、以十五边义显诠中道。五、以平等差别诠大小乘异，是为正行五相。次叙所缘，有十二相；次叙修证，有其十相。是谓无上乘诸相。此论七品，诠表法相，简恶取空，中道权衡，边执屏斥，文不他及，义亦精严，境、行、果三，章次赅备，为法相之要典，例《摄论》而堪弘。是为《辨中边论》以中道为宗义。

七、《二十唯识论》者：释七难以成瑜伽唯识，而以唯识无境为宗。一、释四难，梦则时有一定、处有一定，作用能成。鬼则人不一定，而实无境。又以狱喻，四事皆成，而实无境。狱卒既非真实有情，亦非心外大色，更非造业在内、受果在外。受果非外者，教依识种密意说根，依识现相密意说尘。了知唯十二处都无有人，则人我执空。若能更知处唯是识，都无有法，法我执空。然法空密意遣遍计有，离言法性非拨为无。以是因缘，境无识有，唯识义成；以是因缘，非有分色，非极微、非和合、非和集，识外俱非，成唯识义。二、释所证现量难。同时意识虽是现量，一刹那后，起心分别证知此现，见既过去，色亦非今，证境分明，故非现量。非现量境，于理为无，以是因缘，成唯识义。三、释不知

难。梦境非有，觉而后知，大觉证真，方知唯识，凡夫不知，依圣言量，以是因缘，成唯识义。四、释友教难。但论心内自识所变，非遮心外他识有情，自他辗转互为增上，令各自识变自似相，既非外境而有外识，善巧无边，成唯识义。五、释梦无果报难。梦劣无果，觉胜致报，非由外境，唯识义成。六、释意业无罪难，如鬼念力，令人得梦，彼识转变，令此命断，故无身语业而得其罪，意罪为大，唯识义成。七、释他心智难，法执所蔽，他心如自，皆不如实，非若佛智离言称量。由不如实似外境现，而实非境，以是因缘，成唯识义。如是七释，唯识成立，妙义无边，方隅略示。是为《二十唯识论》以无境唯识为宗义。

八、《成唯识论》者：广论《瑜伽》境体，而以识外无别实有为宗。《对法》广论法相，此论广论唯识，赅摄汪洋，堪称两大。然《对法》独论正义，而略别破；此论凡一树义，正别俱详，是故欲治此论，须分两事：一、正义事。世亲既释《摄论》，抽所授义，别广唯识，著述未终，而生睹史。十家造论，言人人殊，糅会贯通，独宗护法，故护法义是正义。折中取舍，权定基师。或初无有义，理教极详，后言有义，理教独略；胜者在初。或前略后广，而皆有义，胜者多后。或理教齐等，前后有义，取舍任情。如是披寻，护法余义亦为正义。二、别破事，外道九十六，大者十三，数论、胜论、声论、明论、离系、邪命、顺世、梵天，诸如是等，或译专籍，或载剩文。小乘有部所系，由萨婆多而经部，而《正理》，而《成实》、《俱舍》等，余部所属，若正量、大众、一说、化地等诸多部执，或译专籍，或载剩文。所破不明，能破不立，外、小未晰，此论难通。无著济龙树之穷，护法纠清辨之失，安慧或朋清辨，难陀亲而未精，是则大乘空宗，本宗诸德，皆所悉究，不厌求详。

大哉此论！诚所难言，今姑逐文，约略其概。异生迷谬，执离心外另有实境，妄计二取，为真为实；大悲除执，说唯是识。是故最初，广论识相，即依他起。虽知此心虚妄显现，而未了达真

性是何，若未知真，乌能别妄？是故次初，明唯识性，即圆成实。入此唯识断妄证真，非少修行可能圆满，故次第三，明唯识位，即十三住。

且初，识相门，先明宗要，后广识相。先明宗要者，离识而外，无别实人，识种与法，互熏习故，有忆识诵习。心、心所法，因缘力故，有造业受果。身心相续，烦恼厌患故，有生死涅槃。诸不如是，执有实我，种种安立，是故有过。离识而外，无别实法。色法之中，其有碍色者，识变似相为所缘缘，见托带彼随量顿生，本来虚脆，为破此粗色，假立彼极微。其表无表色者，以心为因，识变似手，转趣余方，似有动作，假名身表。以心为因，识变似声，生灭相续，似有表示，假名语表。依思或愿，善恶分位，假立无表。不相应行中，依彼诸法，可成分位假立成就；依彼身心相似差别，假立同分；依业引生识种功能住时决定，假立命根；依损心种及伏粗动分位差别，假立二定；依法因缘本无今有、暂有还无、表异无为，假立四相；依语声分位差别，假立名句文身。无为法中，一、依识变假施设有，二、依法性假施设有。是则一真法界，有为无为，一切皆假，唯是识变。诸不如是，执有法我种种安立，是故有过。

然心、心所依他起故，亦如幻有，遣心外境，说唯有识，若执识实，亦如法我，是故有过。如是为明宗要。

后，广识相者：初，能变相，二、所变相，三、理教无难相。相十二门，自相因果所依所缘，行相相应五受三性，流转伏断及与界地。如是诸门，八识则以十门分别，七识九门，六识八门。赖耶、末那教理建立，依据《瑜伽》及与《摄论》而更加详。赖耶五教：《对法》、《深密》、《楞伽》、《庄严》，四为大乘，《阿含》通小。赖耶十理：持种、执受、寿暖识三，受生命终，无心灭定，五义见于《瑜伽》；异熟、食体、趣生体、名色依、染净依，五义见于《摄论》。赅摄广备，惟此论明。末那二教：《楞伽》惟大，《解脱》通小。末那六理：不共无明，六识二缘，思量名意，二定无差，无想无染，我

执不有,如是六义,亦《摄论》有。是为异熟、思量、了别三能变相。此三能变,变于见相,见为分别,是为能取;相为所别,是为所取。二取之外,无别实有,由教及理,十难发明,是为四分所变相。以分别不生难者,以缘生理解。四缘、十因、十五依,说缘义尽;生现、生种,说生义尽。以生死不相续难者,以业取习气理解。习气有三:名言、我执及与有支;有支十二:初二能引,次五所引,次三能生,后二所生,如是前后辗转不竭。以境无三自性无为难者,以性不离识解。虚空、择、非择,七真如,六法、五事,四真实、四谛,三解脱、二谛,凡圣智境,假实异不异,一切唯识,一切与三性摄故。以识有三无性无为难者,以佛密意说解。依三自性立三无性故,是为理教无难相。如是为广识相。

次,识性门,如真如性,即唯识性。

后,识位门,五位修证,资粮、加行、通达、修习,及与究竟,文势易了,此姑不述。此论三分,成立唯识,是故说为《成唯识论》。是为《成唯识论》以识外无别实有宗义。

九、《庄严论》者:括《瑜伽·菩萨》一地法门,而以庄严大乘为宗。三持十法,妙义难穷,更立伽陀,制为此论。法门虽一,论表不同。或详或略,或能或所,或相或义,或常或胜,参观互察,义乃无遗。是故西域大小乘学,悉以此论为其根本,于此不通,未可弘法。此论以庄严大乘为宗者,一、序分庄严,二、菩提庄严,三、教授庄严,四、方便庄严,五、功德庄严。

序分庄严者:大悲度生,立《缘起品》;八因证大,立《成宗品》;劝入胜义,立《归依品》。《瑜伽》直叙本地,故从所略;此论意在庄严,故更加详。是为第一序分庄严。

菩提庄严者:二无姓三十二喻,《种姓》、《发心》,《瑜伽》所略,《庄严》独详;《菩萨地》所学处,其前四品,能所分别,《瑜伽》说所,《庄严》说能;后《菩提品》,十四妙义,《瑜伽》所略,《庄严》独详。古称此论微妙在是,比诸经论得未曾有。是为第二菩提

庄严。

三、教授庄严者：《菩萨地》所学法，《瑜伽》一品，《庄严》开六；《瑜伽》说所，《庄严》说能；《瑜伽》说相，《庄严》说义。趣入有基，七义《明信》；信必求法，十八义《述求》；求而弘之，十二义《弘法》；于此资深邀如来教，二十五义《教授》；见佛闻法从而思修，十一义《随修》；修则业净，四义《业伴》。此有六品，独说教授庄严者，教前修感，前四惟感；教后起行，后一说行，正诠教授，唯此《庄严》。此之庄严，叙次有五：一者，信修劫满，授《十地经》，闻慧得果故。二者，起心修住，蒙佛称德，由闻入思故。三者，善根入地，作诸功德，由思入修故。四者，余地二智，转依利生，修慧圆满故。五者，因大教授，得大义利，劝入胜行故。是为第三教授庄严。

第四，方便庄严者，菩萨地能修学，有三方便：六度、四摄为自分方便，《瑜伽》详七，《庄严》略一；供养亲近无量为胜进方便，《瑜伽》略一，《庄严》详三；《瑜伽》大悲百十一苦所缘生起，《庄严》大悲三十六偈分别相用。《菩提分品》十五行为内证方便，《瑜伽》详事，《庄严》详义。三乘根本觉分为同，觉分根本念住为独，十四胜修于此详说。五十三义成立刹那，观行无常，此义赅备。是为第四方便庄严。功德庄严者，此之一品详略均等，各随所义，异门诠次，此姑不述。是为初持功德随法究竟，《瑜伽》详九，《庄严》略二，是为二持、三持功德，是为第五功德庄严。是为《庄严论》以庄严大乘为宗义。

十、《显扬论》者：错综《瑜伽地》要，而以显教为宗。有染有净，然后有教，以染净事摄瑜伽地，《摄事》第一。既有教事，必有教义，《摄净义》第二。教以四谛为根本，但是苦集而非是染，但是灭道而非是净，染净是假谛之为实，增谛而七，《成善巧》第三。教以四法印为观行，综《瑜伽》义，诠染净事，成《无常》、《成苦》、《成空》、《成无性》第四至第七。教为闻熏，必极见道，《成现观》

第八。现观资粮，要先思议，《成瑜伽》第九。不可思议尤应远离，《成不思议》第十。最胜十相，抉择九事，成《摄胜抉择》第十一。

无著大悲，救恶取空，既请慈尊说瑜伽教，复为难持，约文标旨，说十一品，阶梯已得，升进无难，踊跃欢喜，得未曾有。然有数义，此略抉择；染净为教，不称染净而称摄事者，诸佛语言九事所摄，此之九事虽是异门，然不离事，故名摄事。《显扬》九事摄《瑜伽》十七地者，初之五事摄《瑜伽》境，次之二事摄《瑜伽》行，后之二事摄《瑜伽》果，为诠染净，错综地义，不以地名四囡陀南，不称《无我品》，而称《无性品》者，翻显无性但为无我，非一切无生空属空，法空无我，虽简二乘，实诠法有。是为《显扬论》以显教为宗义。

复次，说十支次第。若以造论人分别，应先之于弥勒三论：广大乘义，《庄严》应第一；观唯识义，《分别瑜伽》应第二；成法相义，《中边》应第三。次，无著三论，立唯识宗，《摄论》应第四；立法相宗，《集论》应第五；阐十二分教，《显扬》应第六。次，世亲四论，为唯识宗作开导依，《百法》应第七；为法相宗作开导依，《五蕴》应第八；为唯识宗作广论，《二十颂》、《三十颂》应第九、第十。

若以读论人方便，为二宗示阶梯，应先之于《百法》、《五蕴》；为二宗示抉择，应次之于《摄论》、《集论》；为二宗示根据，应次之于《分别》、《瑜伽》、《辩中边》；为二宗示广义，应次之于两《唯识》、一《杂集》；为二宗示别义，应终之于《庄严》、《显扬》。《杂集》虽广，附庸《集论》。《二十颂》易，亦可提先。是为读论方便次第。

复次，说十支异名。《百法》名略陈名数；《五蕴》名粗陈体义；《杂集》名分别名数，广陈体义；《庄严》名庄严体义；《显扬》名总苞众义；《摄论》名广苞大义；《中边》名摧邪显中；《二十唯识》名摧破邪山；《三十唯识》名高建法幢；《分别瑜伽》名摄散归观。

十系第五

说十支已，次说十系。诸佛等流，依于言说，此土创教，是释迦文，三藏十二部，结集赅全。然《解深密》说：佛一时中，惟为声闻，以四谛相转正法轮；于二时中，惟为大乘，依一切法无有自性，以隐密相转正法轮；于三时中，普为诸乘，依一切法无自性性，以显了相转正法轮。第三时教，一雨普被，乘则有三，教唯一。是故今所禀承，抉择最后，所遵经典，不滥他时。三时经中，其唯识六经同《瑜伽》外，《庄严》诠德，《密严》诠识，唯独《楞伽》所说具备。八识、二无我，已树唯识之帜；五法、三自性，业开法相之门。十系所演，不出二宗，一脉相承，可得而说。

一生补处，弘三时教，是为弥勒。佛说称经，余惟称论。弥勒五论，首是《瑜伽》，理无不穷，事无不尽，文无不释，义无不诠，疑无不遣，执无不破，行无不修，果无不证。正为菩萨，令于诸乘，境、行、果三，皆得善巧，勤修大行，证大菩提，广为有情，常无倒说；兼为余乘，令依自法，修自分行，得自证果。大本既植，支义复提，显立法相，说《中边颂》；显严大乘，说《庄严颂》；《分别瑜伽》，显观行说；《金刚般若》，显实相说；五论立宗，罄无不尽。若空宗之有文殊，实此学称为初祖。

部执竞兴，众生著有，龙树破执，造《中论》等。无相教立，又复著空，是以无著上请慈尊，亲说五论，下广中道，特创二宗。创唯识宗，作《摄大乘》，传于世亲；创法相宗，作《集论》本，授师子觉；更依《大论》，约造《显扬》，善诱众生，闻熏圣教。若空教之尊龙树，实此学奉为开宗。

世亲菩萨，有部出家，广造小论，聚精《俱舍》。纠彼所短，挟其所长，已汇群流，将亲海若。是以闻《十地经》，悔罪改过，复于大乘，广造宏文。受命最初，作《摄论释》；汇义厥终，作《三十

颂》。中间著述，广博难稽，此土传来二十五种。是故治世亲学，应于大小乘迹，次第披寻，初应《俱舍》，后应《摄论》，二十五种，《三十唯识》，一切应观。然后开小入大，舍常取胜，于普被教，功不唐捐。虽《摄论》学犹有无性，然群奉世亲谓为正派。弥勒、无著，作祖开宗，光大门庭，唯世亲学，位虽未登地上，功实等于提婆。

世亲而后，厥为陈那。有三妙论：一、《正理门论》，论轨论式，幽致未分，爰暨《理门》，重成规矩。古于能立，兼及宗等，此唯因喻。古于似立二十七过，《理门》增二犹多隐义，天主加四为三十三。然似破弹敌具十四类，《理门》义当前后超伦。二、《集量论》，唯识所变，古唯见、相，更立自证，三分义详。三、《观所缘缘论》，极微无相，和合无体，体相具周，方称现量，现量之境，乃是唯识。止此三论，已饮甘露，况更搜罗，妙味何极？诚贤劫之一佛，奉《瑜伽》以周旋。

世亲菩萨有两派学，一、已竟义，汇小归大，融两《对法》，安慧所得；二、未竟义，推广唯识，独诠大乘，唯护法承。非护法义异于世亲，实未竟学不同已竟。虽诠唯识，厥有十家，而能立义周，谁超护法？一者，本有新熏种，容具二义。二者，证自证分，四分成识义。三者，器界随时变，根身各自变义。四者，无色界中，有定果色义。五者，依义，仗因托缘，而得生住，是名为依；决定有境为主，令心取自所缘，名为所依；种、现相生，定非前后，为种子依；五具四种，六识唯二，七八互依，为俱有依；自类非异，开前导后，为开导依。六者，意缘藏识，见分非余义。七者，决定染心，与八随惑相应而生义（沉、掉、不信、懈、放、忘、散，及不正知）。八者，无学无染，非无意依义。九者，人天为忧，而非尤重，鬼畜忧苦，有纯杂异，地狱纯苦，三乘不摄，忧喜乐三，决非无记义。十者，六、七心品执我法者，是能遍计；心熏习力，所变二分从缘生，故名依他起，依斯执实有无一异，名所遍计义。诸所树

义，葳蕤纷纶，且举方隅，说此十义。世亲以后，唯此一人，诚日月之丽中天，堪以座于菩提树下。

护法门人，胜友、智月及与胜子，都善唯识，复释《瑜伽》八百余卷，今得一卷，依以指南。然戒贤树义，独超时辈，如说五蕴无常、善根观心、总一相现，是共相境，非现量摄。见道观心，有五无常，一心五解，称自相境，方名现量。妙义弘文，惜不多见。弥勒、文殊，无著、龙树，护法、清辨，戒贤、智光，两两对称，是法标帜。垂老奇疾，不取涅槃，传法奘师，有逾诚恳。奘师听讲《瑜伽》三遍，《显扬》、《对法》、《正理》一遍，《因明》、《声明》、《集量》三遍，《中》、《百》二论，亦复三遍，如是诸部，凡经五载。结西域之终，开东土之始，此学枢纽，是称戒贤。

此土此学传译先声，魏则佛陀扇多，隋则笈多行矩，但译《摄论》，未可称最。张大译事，厥有三家：一、菩提留支，二、毗目智仙，三、真谛三藏。真谛揭典，十未译一，要籍将全，盛弘《摄论》及与《俱舍》，然树义多异世亲别支。《瑜伽》巨典，唯译三卷，名《决定藏》，文多不畅。北凉、刘宋，《地持善戒》，译亦不良，而使甘露无饮，大法久空，哀痛慷慨，沉沦曷极！

有玄奘法师者，悲深愿切，诚重劳轻，绝漠万里，淹留羁滞十有七年，文字语言，玄思奥义，频于十死，殡于九难，而后《瑜伽》百卷，得真获全。又译场大德二十六人，纲罗奇杰旷世一时，诚所谓供养无量百千诸佛，机感奇缘，非称苟简。然奘师所译，七十四部，千数百卷，视得梵本，九分惟一。奘师著述，独存《唯识》一量，《会中论》、《制恶见论》，凡六千余颂，未留一字，最足憾者。经则《阿毗达磨》、《如来出现功德》，论则《分别瑜伽》、《集量》，小乘则经部《毗婆娑》，朝夕所资，辄不获睹，旁征博采，矧冀其余。古先哲言：东土多大乘根器。其诸必有豪杰，奋然崛起，继奘师后。

奘门多才，太贤、圆测每树异义，《深密》测《疏》，于今犹存。

然昉、尚、光、基，称四大乘，恍若什门睿、融、生、肇。昉尚佚籍，光记《俱舍》，堪表一宗。若夫群义发挥，要论都释，百本之疏，犹存过半。惟我基师，恍惚如对，其糅厥古，先在《成唯识论》；其录存师说，在《法苑义林》；其自所立教，大善因明，流通五姓，则在《因明大疏》、《法华玄赞》。《大论略纂》，尤萃精华，泱泱东海，贻我至宝，研寻有途，不其懿欤！

基师之后，慧沼、智周，承弘五姓，作《慧日论》，其《了义灯》、《演秘》，俱诠唯识，亦有精华。至夫《瑜伽》著述，一切荡然，今所依倚，有遁伦《记》，犹资探讨，因流溯源。自是以来，微乎渺矣。

绪言第六

永明寿师，作《宗镜录》，诠次法相，虽无树义，犹能诠释，古典具在，依据不诬。元末籍亡，斯学沉响，明人壁造，劳而唐功。遂使数百余年，治此宗者，舍《相宗八要》、《唯识心要》以外，无别精研。支离破碎之谈，户牖一孔之见，有天地之大而不能知，有规矩之巧而弗获用，惟望此而却走，谁有事于《瑜伽》？

唯我亲教 深柳大师，天纵之资，一时崛起，道、咸之际，举国沉迷，师以读奇书，获《起信》、《维摩》于皖肆，浸假搜罗，遂通三藏。由是发愿：愿法与劫齐，愿人都法获。私家刻经，始于宋元之际本，次于明武陵方册本，三于明清之际密严嘉兴本。随成随毁，荡然无存。师创金陵刻经处，继第四之私藏，利有情以菩提。顾其所学，由《起信》而净土，由净土而《华严》。华严尊《疏钞》，《疏钞》以唯识释义，由是暮年深探法相。初，于南条文雄氏得《因明大疏》、《成唯识述记》，次第刊行，未遂治刻《瑜伽》，仅成其半而慧日西沦。他日叶元鑒问：《瑜伽师地论》后半若何？师对曰：以嘱诸渐。数日寝疾，命三事，笔以告同人：一、继刻《瑜伽》，二、作《释摩诃衍论集注》，三、编《等不等观杂录》，复速成

《大藏辑要》，附作提要，而陆续以成全藏。

今者，《等不等观杂录》由徐文蔚编成，《瑜伽》亦以机缘幸未辱命。然是《论》刻成，由终溯始，已阅二十寒暑。夫以无著请说之难、奘师传译之难、元明辗转刻而复毁之难，今者重刻又如是之难，敬恭作《叙》，以志其难。其难已往，由文字入实相，庶其无难。乃从而作偈，偈曰：

弥勒未下生，法已先得闻，
由闻而思修，三慧熏种成。
发心速入地，平等转殊胜，
三学伏断惑，转依即证真。
要由有门入，必持摄大乘，
此学郁千载，其籍东海存。
读已即宣告，依法不依人。

民国六年中秋，编者宜黄欧阳渐识于金陵刻经处

《大涅槃经》叙

经叙品第一

纯陀品第二

哀叹品第三

长寿品第四

金刚身品第五

名字功德品第六

四相品第七

四依品第八

邪正品第九

四谛品第十

四倒品第十一

如来性品第十二

文字品第十三

鸟喻品第十四

月喻品第十五

菩萨品第十六

一切大众所问品第十七

现病品第十八

圣行品第十九

梵行品第二十

婴儿行品第二十一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二十二

师子吼菩萨品第二十三

迦叶菩萨品第二十四

憍陈如品第二十五

叙曰，应学涅槃学。《华严》为说法之始，《涅槃》为说法之终。河汉江淮朝宗于海，四十九年十二部经归于《涅槃》。涅槃

为果，境、行所趣；涅槃为体，用、能所依。清净法界所谓涅槃，五行之外有如来行，所谓大乘《大涅槃经》，是故须学涅槃学。先读其文，后决其义。

且初读文者，经言：如是微妙《大涅槃经》，乃是一切善法宝藏，摄一切法尽。此何说耶？诸佛常住无有变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大涅槃经》是秘密藏，如是三句摄是经尽也。夫因佛涅槃乃说常住，因佛常住乃说众生皆有佛性，是则常住一句摄是经尽，安用说三？然对执有经，说非得已。法离断见而涅槃为无，不可不说如来常住；不舍众生而弃阐提，不可不说佛性皆有；法不思议而执一定，不可不说秘密涅槃。是故不应一句摄此经尽，应以三句读《涅槃经》。复有四句读《涅槃经》，法句、法行句、法义句、法用句，综错发明“常住”、“佛性”、“秘藏”三句义者是也。起《哀叹品》，论《大众所问》，法句所摄；起《现病品》，论《高贵德王》，法行句所摄；《师子吼品》，法义句所摄；《迦叶》、《憍陈如》，法用句所摄。而最初二品，叙当时事，非四句所摄。

何言乎当时事耶？音光集众不受诸供，为护法故，受波旬一咒，如是读《叙品第一》。

纯陀，住地菩萨，于迦叶佛所，誓作释迦最后奉施，故佛涅槃，既告其期，还受其供，檀波罗蜜，证觉入灭，等无异也。仗佛堕数，感请长留，岂昧诸行，观空乃慰。谓天中天应寿极长，自在法王应降魔怨。宁舍身命说佛无为，如惭愧女不说有为，虽知方便，不能不忧，覆自思维，反生庆悦。涅槃义明，无所论难，寻与文殊办供而去。如是读《纯陀品第二》。

何言乎法句所摄耶？所谓法者，“常住”、“佛性”、“秘密”三句法耳。云何得长寿？凡二十三偈，作三十四问。《长寿》至《大众》，凡十五品，综错三句义，而作三十四答，问答之前六种震动。止悲征问，若有能问空、不空等十五中边，即当安住三德秘藏如世“伊”字，而诸比丘颠倒醉迷，但请无常，不识真我，反劳如来既

劝正修，复释差别。昔为外道而唱无我，今为涅槃而唱有我。如是读《哀叹品第三》。比丘蚊虫不堪任问，菩萨龙象应付大经，于是迦叶长寿偈问，堪能应佛戒律之征。大觉世尊为法流通，不惮烦劳一一酬答。

一答长寿问。长寿有因，因于不杀。幻化为金刚童子，行慈而放光羯磨。许声闻以驱遣坏法，嘱苦治于四众王臣。戒一何重哉！长寿有果，果是宝常；示寂是化身，世常实盗法。余宝亦常，常乃可依，肉眼不及。如是读《长寿品第四》。

二答金刚不坏问。是身即法身，法身有果，果义有非俗三句，非真八十句，非真、非俗十七句。

三答坚固问。法身有因，因是护法。在家许持刀，出家重师吼。有德、宽德二俱成佛。是真护法，不执五戒；是清净僧，善于解脱。如是读《金刚身品第五》。

四答究竟彼岸问。七譬明宝，常不思议。如是读《名字功德品第六》。

五答广开微密问。口密是般若，身密是法身，意密是解脱也。自正说常，正他则先说无常，后说于常。不听食肉，而随问答说断肉、施肉。戒摄一切，而有因缘渐次而制。然四事是一，一谓是常。灭诸烦恼，寂静鲜白，如木余灰，非灭即绝。阎浮不现而游觉华，是为般若口密也。菩萨住大涅槃示现无边神化，奈何有欲，生罗睺罗？离欲常住，明灭炉存，非大涅槃同于灯灭，是为法身身密也。佛无密藏，以九喻明，三业显然，时或方便，实利非藏。夫非藏者，四十九年不藏其涅槃常义耳。略释涅槃名解脱处，广释解脱，百句不穷。一切众生以受三归而得解脱，如来或时说三为一，说一为三，妙用无方，岂声闻境？常乐非受乐，解脱非虚空，因缘、引喻实不可喻，是为解脱意密也。如是读《四相品第七》。

六答广大为依与罗汉等问。是有八义：一者，解文义人及初

二果、不还、罗汉，名四种人，为世所依。二者，为小说降魔，非魔能惑大。三者，四人知正法，能施正法利。四者，于多佛发心乃能护正法。五者，谤信于正法，罪福不思议。六者，四人应礼供，能方便护法。戒缓固非缓，乘缓乃为缓。七者，真伪以戒判，不判于袈裟。八者，昔人无法依四法，今法属人依四人。何谓今法？“常住”、“佛性”、“秘藏”三句为今四法也。如是读《四依品第八》。

七答天魔留难佛魔分别问。魔坏正法，不一其端。化身而坏，邪说而坏。一生、二步、三入祠、四纳妃、五戒、六德、七经律、八罪福，凡是经言，无一不背。九部无佛性之谈，佛性以烦恼不见，为弘正法而取大名。梦淫而悟悔，教谬而不从，如是无罪，一切都违，是为魔、佛之辨。如是读《邪正品第九》。

八答真谛问。昧常为四，知常为谛。如是读《四谛品第十》。

九答四倒问。涅槃为乐，空寂为常，佛性为我，法身为净，违此都倒。如是读《四倒品第十一》。

十、十一答作业见性问。作业有二，见性亦二。作业二者：一、业缘性起，二、性能起业。业缘性起者，宗仰斯人，因金乍见，还能饮乳，实以药消。若以种种世事，疑性是无者，应知珠陷入体，疮痍是生，药味停山，酢咸致异。更复应知沙砾可穿，金刚自住，是则所谓见有多歧者，性实受蔽故也。性能起业者，知有佛性服甘露而长存，知有佛性即一我为三归，知有佛性离二边而中道。有无之法性不定，无二之性是实性。从缘而生故无二，业能转变二亦无。因《涅槃经》知有佛性，因知有性，覆弃见成。见性二者：一、十住菩萨，少少眼见以十喻明；二、向道凡夫，肉眼闻见以二喻明。如是读《如来性品第十二》。

十二答半满字义问。十四音、三十三声由半字而成满字。文章经论，藉是以诠。学是字本，知法非法，口业清净。然众生佛性不假字净，如来解脱，文字远离，是为能灭半字而成满字。

如是读《文字品第十三》。

十三答娑罗邻提问。诸经无常，《涅槃经》常。而一切三昧皆归涅槃，如彼二鸟不相舍离。如来无忧，而上地知下，随顺示忧，如彼二鸟不相舍离。佛令众生所作已办，即入涅槃，如彼二鸟处原随木，放逸、不放逸，异法是常，异法无常。然下不知上，教彼无常，上能知下，示现有忧，如彼二鸟不相舍离。如是读《鸟喻品第十四》。

十四答日、月、星问。譬如于月，出没、亏盈、大小、遮蚀、长短、欣厌；譬如于日，长短处中；譬如于星，昼隐夜现，皆是世间妄见分别，不称事情。如来亦尔，种种示现乃至涅槃，皆顺众生，而岂真实？是故《大涅槃经》显常住理。日出云消，应深信受。如是读《月喻品第十五》。

十五答尚未发心而名菩萨问。经光威力，毛孔、梦中，未发菩提自然而发，以势必发，是为菩萨，除一阐提。十喻转征，毕竟枯断。

十六答大众无畏问。不见佛性、不顺菩提、不亲善友，谤经邪见，堕一阐提，险道可畏。发露灭除，坦道无畏。又复或随或诽，利养熏心，报不速来，愈益可畏。

十七答浊世莲华问。修《涅槃经》，知性相力，如彼冷风，郁蒸不恼。

十八答烦恼不染病、不污医问。《涅槃经》力，无量无边，拔毒消灭，发心解秽。有十四喻，除一阐提。

十九答大海船师问。如来无上船师，乘大涅槃船，驭大涅槃风，渡诸众生出生死海，应于是经，生清净信。

二十答舍生如蛻问。如来常住示现去来，亦如念师，随意造器。

二十一答观宝如树问。如来示三种身，生长涅槃，如菴罗树。如来示四无常语：无常、苦、空、无我，如先陀婆。然要其实，

如来常住，无有变易，说于常法。一切众生，有如来性。法衰、僧怠，《大涅槃经》如树枯悴，如乳成糜。须作丈夫，毋厌女欲，宁令甘露，潜没地中？

二十二答三乘无性未生受乐问。见性以前，三乘无别，无有是处。同一佛性而无差，涅槃大小而有别。

二十三答得不坏众问。以发速心，故与速记，以避轻慢，不记声闻。护法精勤，眷属不坏。

二十四答为盲作导问。昧宝常住，唇口干焦。若复识常，乃名天眼。

二十五答教示多头问。一音说法，异类等解；各各自言，佛为彼说。

二十六答长如月初问。子生十六月，教语同其音。随声复现形，佛为众父母。如是读《菩萨品第十六》。

二十七答示现涅槃问。光照纯陀，教其速供，亦化多佛，皆悉受施。

二十八、二十九答知性受乐问。非理喻六，偈说十三。止哭发心，知性常住。先所化佛，众喜知常。今菩萨行，能乐佛事。

三十答演说秘密问。如举七偈，各具因缘，亦有余义，亦无余义。

三十一、三十二答毕竟断疑问。常乐善法，是名无余。欲令知二，不使堕边。

三十三、三十四答离一切病，近最胜道问。是二无文。有谓附见以上文中，然不敢从，阙疑而已。如是读《大众所问品第十七》。

上来三十四答，不以空义谈般若而以常，不以周遍义谈法身而以常，不以灭义谈解脱而以常，不以染净义谈四谛而以常，不以无常为不倒而以常，不以法谈四依而以人之知常。以护戒见性判四魔，以一我佛性摄三归，以离言佛性为满字，不相舍离，发

心摄众，无畏无染。诸如是谈，皆以秘藏《大涅槃经》，四十九年无非此法。法则犹是，义则不同。以义不同，法亦全异。任情随自，自在纵横。有如是哉！是之谓涅槃法也。

云何法行句所摄耶？所谓行者，五行、十德而已。初叙五行：病行、圣行、梵行、天行、婴儿行，是谓五行。如来大悲，放光利众。既说法已，复说法行。如来无病，亦无病行，为伏众生，示现涅槃。将欲涅槃，自应卧病，所谓秘密之教也。有病无行，谤大五逆及一阐提，是谓三病难治。有病有行，四果、辟支，次第证觉，是谓五人病行。如是读《现病品第十八》。

闻《涅槃经》，生信出家，而修三学，得二十五三昧，坏二十五有，是谓圣行。佛及菩萨所行，故名圣行。又三乘能奉佛所说义，亦名圣行。此中说戒，说性重戒、息讥嫌戒，若有因缘，使众发心，而得破戒，菩萨戒净，住初不动地。此中说定，修三十七品，菩萨得四念住已，住于堪忍地。此中说慧，即说四谛，随众广开，说八圣道，亦道谛摄。彼经不说无量诸相，上智能知而摄于四。世谛称实，即第一义，亦随众生开二谛谈。如来虚空及与佛法，非苦非谛而是真实。颠倒摄于苦，磨摄于苦集，磨以缘生有为说常，佛以无生无为说常。如来无计，非转法轮，但昔于波罗奈为中根说无常，今于拘尸罗为上根说常。如是论义纷纭葳蕤，菩萨行已，则得住于无所畏地。从佛出十二部经，次第出《修多罗》，出《方等》，出《般若》，出《大涅槃》，如乳五位，佛性醍醐故。《大涅槃》无边功德，雪山半偈，舍命相求，迦叶弘经，合称共赞。如是读《圣行品第十九》。

菩萨住于《大涅槃经》知七善法。法义时足，自、众、尊、卑，而得具于梵行；又复具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而得具于梵行。此于悲、喜略不发挥，独于慈、舍尽情论义。此中说慈有五论义：一、无量必四，二、无量与大，三、慈真非妄，四、慈出神通，五、慈得极爱一子地。此中说舍，有六论义：一、修舍得住空

平等地，二、亦知亦见，三、以知见得，四、无碍、四得，第一义无所得，五、以修戒得知见觉，六、以修六念处得知见觉。说慈、舍已，说《大涅槃经》不可思议，说大法住灭，说阿阇世王灭罪因缘。如是读《梵行品第二十》。

取婴儿十四相，喻如来行，名婴儿行。天行见《杂华》，此经不详，是为五行。如是读《婴儿行品第二十一》。

次叙十德。法行之际，必有所得，行之效利，望果斯遥。此有十德：

一者，闻所不闻。《大涅槃经》能知诸经法义，永断常等四疑，不执四倒、八相，能了三句秘藏。

二者，能得神通，身心自在。闻恒沙界而无定果，见恒沙界唯是因缘。知他心三世而第一义空。

三者，舍一切慈，而得无缘慈。

四者，深根不放逸，决定知成佛。施不观福田，修土以十愿，灭报等三余，净身处觉王，了缘而离怨，远二十五有，及与爱烦恼。

五者，根具，不生边地。天爱、天敬，得宿命智，所得与施异。

六者，得金刚三昧。破一切，摄一切，作一切，如本无相。

七者，亲近善友，专心听法，系念思维，如法而行。所谓行者，知涅槃、佛性、三宝、实相、虚空诸如是事，虚空义是涅槃义。佛现涅槃有多因缘，解释涅槃有多名字。

八者，断五阴，离五见，成六念处，修五定，护菩提心，近四无量。了众归大乘，心慧善解脱。所谓心解脱者，法缘生故有，无自性故无。佛不定说因中有果，因中无果，亦不定说心性本净或本不净。心性与贪不相和合，缘故心贪，缘故心解。

九者，信心直心，戒友多闻。信心菩萨信一乘无三，而亦信于方便分别。直心菩萨先赞人佛性，令发菩提。发心命定不必医故，声闻不定必须医故，阐提命尽医亦亡故。佛性无住，假缘

便见，见即菩提，故真善知识，虽舍利弗等亦不能胜故，真正多闻知佛不说法而亦具足故。菩萨成就五事，能作、能忍、能施，而终不念我能。性本自空，相似相续谓为不空，以彼不空能令其空，而见佛性。

十者，修三十七品，入大涅槃常乐我净。为众生说《大涅槃经》显示佛性。

五行告终，以法灭故，同声恸哭。十德说已，以恶比丘故诘诫丁宁，是为十德。然闻所不闻，有四论义：一、德王论。显一切法如幻，空无有实。二、琉璃光论。以内外生、不生四句，显闻、不闻四句。六句不可说，有因缘故亦可说。性故是常，灭故无常。有漏有生性故能生，无漏无生性故不能生。三、无畏论。以到、不到四句，显闻、不闻四句，而答德王前难。四、德王重论。有三复次：第一复次，显涅槃之体。非本无今有，是常住法；非作业生，以庄严见。唯了因见，非作因有。了因即度，知空、知度、知波罗蜜也。涅槃不灭常乐我净，佛性与宝平等一常，阐提悉有。名闻所不闻。第二复次，显入涅槃不决定，阐提不决定，断根不决定，犯重不决定，诸法不决定，善人不决定，乃至如来亦不决定。释二十句，如来非世天，乃至非有漏、非无漏。欲、有、无明是为三漏，见、思、根、恶及亲、受、念是为七漏，如来无有。离二十五有不度众生，如来无有。一切不决定，是故当知如来实不入于涅槃。第三复次，显涅槃之义：一、世间二乘安乐与如来常乐我净相对义；二、唯独如来大我大乐纯净绝对义。如是读《高贵德王品第二十二》。

上来五行、十德，除婴儿行，皆是菩萨行。佛自菩萨来，涅槃由显得。如来最后敦敦说此，为一切众生有佛性故，为一切众生说修故。三学、四梵、六度通途正行，知见莹澈，身土清净，能闻、思、修入金刚定，能入正道入大涅槃。通途正德，此四十九年之所谈，而最后谈行乃亦不能外是也，义可异也，行不可异也，是之

谓涅槃行也。

云何法义句所摄耶？所谓义者，佛性涅槃义及余义而已。且初，佛性义者，正说有四，广说有五。正说四者，佛以二十二法征问。师子吼从圣行、梵行、天行窟宅频申而出，为众生故而作三问：何为佛性？何义佛性？何名常乐我净？又作三问：何众生不见？何十住不了了见？何十住眼不了了见，而佛眼了了见？佛赞善问而约四答，是为正说四义。

一者，中道名佛性。智者得第一义空，既见于空，又见不空，既见无常，又见于常，不局于边，是名中道。

二者，观缘智、一乘、首楞严、我，诸如是义，是佛性义。观缘智是佛性义者，十二因缘甚深甚深。业不常、不断而得果报，无作者、受者而有业果，无有虑知而和合有。声闻昧始亦昧终，菩萨见终不见始，始终了了之谓佛。佛以为性，是为佛性，是故十二因缘名为佛性。此观缘智所以为佛性义也。一切众生当有菩提，是故我说悉有佛性。一切众生现无相好，我说非佛。一乘是佛性义者，六度为庄严，一乘为究竟。悉有究竟，但障今时。首楞严是佛性义者，一切毕竟而得坚固，名首楞严，以是三昧而令诸佛常乐我净，亦名首楞严，亦名般若，亦名金刚，亦名师子吼，亦名佛性。我是佛性义者，有因缘故，说无我为我；有因缘故，说我为无我。如来是我，而说无我，得自在故；佛性无我，如来说我，以是常故。

三者，破惑、受经而见佛性。破惑见者，盲故不见，以首楞严而亦明了。或见皆无常，或见一分常，然是悉有。受经见者，牛食涅槃忍辱胜草，必出醍醐，食十二部异草则无。然非十二部而无佛性，解了经说十二是非，则知一切从缘故有。知从缘有，则见佛性。经是成就功德，性则功德所成故也。

四者，法见、闻见非了了见。法见不了者，少欲、知足、寂静、精进、念、定、慧、解、赞解、化众，以是十法犹非究竟。菩萨但住

十法，是以见性不了。闻见不了者，闻见慧眼，知自成佛，不知众生悉有佛性，是为不了。眼见佛眼，观于佛性，如观掌中阿摩勒果，是为了了。然此眼见、闻见有五分别：一、对释别，是有六对。二、戒别，由共住久处，智慧观察，知持戒、破戒人。由六复次对辨戒持，知眼见、闻见。由戒而定、而慧、而涅槃，得见佛性。由信友闻而有戒。信心因于听法，听法因于信心。涅槃毕竟无因而体是果，佛性是因非果，以是了因而非生因。三、身别，以度众生示无常身，名眼见。解脱常身，亦眼见、亦闻见。四、见、不见别，十住如来见众佛性为眼见，众生九住闻有佛性为闻见。五、色、非色别，色名眼见，非色名闻见。

四正说已，更复反覆论义，是为广说五义。一者，因果。非因中有果，初以缘因，明非有果。乳为正因，暖酵缘因，酪从乳生为正，非乳有酪为缘。酪缘则角生，酪正必乳生。酪以乳正而生酪，树以乳缘而长树。一切诸法，因缘故生，因缘故灭。种种譬喻，非乳有酪，则知众生定有佛性，但以后缘得见而有，非以今障不见而有。次以了因，明非有果：一、了因非乳时有而当有，二、过未是有，三、非不见有，四、缘不相有。二者，菩提。心非性，迟非退，性非佛，义非世，心退、不退非性，以是五义分别佛性毕竟皆有。三者，缚解。众生缚解，是业非性。以惑而缚，以道而解。凡夫子缚，罗汉果缚。虽五阴空，无修道者。而心心相续，积习遂巧。虽生恶国，以道力强，不修集道，而亦不染。四者，三学。有三复次：一、为自求安，不为众生，不名三学。为众生行，不见一切，是真三学。二、坏十六恶律仪，断世间一切三昧，破世间所有恶见，是真三学。三、为身心寂静，修戒、修定。为坏疑故而修于慧，菩萨如是道修、性见，觉证涅槃，皆为众生，非于一己。生有始终，亦有因果，不名涅槃。是之谓真正三学。五者，共有。众生佛性不一不二，与佛共有，修道而见。雪山忍辱草，牛食出醍醐。众生修无碍，五道性无变。

上来辨佛性义第一，以下辨涅槃义第二。辨涅槃有五义：一者，地时庄严。取拘尸那地者，古有诸佛于此修行，今逐六师于此。师吼取二月十五时者，示法无常，唯如来常。示十一事，佛法无亏。示双树庄严者，能说众生，悉有佛性，唯有如来，非六弟子有此堪能。二者，人无相定名涅槃。凡夫多住，如来无住，而久住拘尸那城，无有是处。佛为种种因缘，于拘尸那入禅定窟，名无相三昧。此无相涅槃：一、修三法，而得所谓定、慧、舍。是慧性不破烦恼，定见五阴出没，具修定、慧，知时、非时，济以六念能大利益。二、修十法而得，所谓信、戒、友、寂、进、念、语（实语妙语，先意问讯，时语真语）、护、供给同修、具足智慧是也。三者，非以报定，永不得涅槃。佛为不信业者说无量报，为不信报者说定得果。然业报有三：一、报不定，二、报定时定，三、报定时不定。时有现生后，现生后时，有善业受，有恶业受，有菩萨发愿受。其报不定者，智重转轻，愚轻转重，以是因缘必修梵行及解脱果。若能修习身、戒、心、慧，重必为轻，生回为现。不修反是，是为痴人。四者，须修道见性而得涅槃，实有涅槃，须道乃得。佛常说义，恒河诸人具有手足而不能渡，岂如来咎？实有佛性，须道乃见。非此佛性住众生中故，常法无住，法界各异，时至则现故。又非佛性与五阴我或即、或离。如来名我，众生无如是我，但以当得第一义空乃至顶三昧而言，悉有佛性。云何乃不勤修圣道？五者，须读经见性而得涅槃。佛性三宝常乐我净，不可思议；有性不知而能信经，不可思议，故读《涅槃》见性证觉。

上来辨涅槃义第二，以下辨余义第三。辨余有四义：一者，菩萨难行苦行义。菩萨不惜身命，入三恶道为药树、鬼身，种种难苦自知不退，决定能得无上菩提。二者，菩萨无边不可思议。三者，《大涅槃经》如海八相不可思议。四者，佛以征信因缘，故胎生不化生。如是读《师子吼品第二十三》。

上来佛性涅槃义甚深甚深。四十九年一向说空，今谈佛性

说不空空，但了生死，义不足也。十二因缘向说烦恼，今谈佛性而说十二。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众生性即如来性。性自无二，不判于性而判于见也。向说三乘，今谈佛性而说一乘，射马、探骊不旁贷也。闻见非见，眼见乃见。解行非践实，证真而后实也。虽有佛性，非定住众生身中而无所恃；虽断善根，非定业必不可移，而能即续，闻涂毒鼓，死尽偷性，是故甚深甚深也。是之谓涅槃义也。

云何法用句所摄耶？所谓用者，用根、用净、用分别答、用随自说、用世智、用他机而已。

且初，用根者，如来称具知根力，知众生根不定，上、中、下互转。又观众生具足善法及不善法，既断善根具不善根，还断不善而具善根。是故用根，如来八喻，视一阐提犹菩萨、声闻。善星五事，卒断善根，生身陷阿鼻，灭于现在，又障未来，佛性虽常而无缘发现。然惧其牵引，受记当堕狱，左右二十年，亦作彼远因，许受戒出家，俾断而还续。

第二，用净者，佛于智人终不说二，于无智者终不说一。譬如医王，转变医方，悉当病苦。定困于执，执为不治。净能拔执，启净以不定，是故用净，说不定法。于一名，说无量名，出二十六；于一义，说无量义，前出十一，后出二十；于无量义，说无量名，略出三十。又复广中说略，略中说广。第一义说世谛，世谛说第一义。以诸众生非唯一性、一行、一根、一种国土、一善知识故。如是说法有二十一事足启净疑：一、佛涅槃、不涅槃。二、有我是性、无我是业。三、有中阴、无中阴。四、罗汉有退、无退。五、佛身是有为、是无为。六、十二因缘有为、无为。七、心常、无常。八、五欲妨道、不妨道。九、世第一法在欲界、在色、无色。十、说施唯意，或即五阴。十一、佛无三无为，或有涅槃及与虚空，非智缘灭。十二、色是四大，有造、无造。十三、有无作色，无无作色。十四、有心数、无心数。十五、佛说五有或说六有。十

六、优婆塞戒，不具受得；八戒斋法，具受乃得。十七、犯重失戒、不失戒。十八、四果得佛道、不得佛道。十九、佛性离众生有，即众生有。二十、四重、五逆阐提有无佛性。二十一、有无十方佛。如是净疑，能摧无量烦恼如须弥山，唯佛能用，非诸声闻、缘觉所知。若于是中，一生决定，即堕执着，即断善根。夫断善根者，非愚痴、顽劣所能，是聪明、黠慧根利能别。但离善友，不善思惟，不如法住，观念二十四事，六无父母，三无因果，九无圣人、圣道，遂尔猖狂一无忌惮，善根既堕，若欲还续，除初入狱或后出时。

第三，用分别答者，答例凡四：一、定，二、分别，三、随问，四、置。深义难知，却复易误，非设方便，焉能皎然？若有问义者，于四例中用分别答。初分别三世及有无答，如来佛性具有七德。后身九住，佛性六德，八、七、六、五俱唯五德。阐提自有如来后身，二种佛性。障未为无，终得为有。如来佛性因世，果亦世、亦非世，余住俱世。众生血乳，初果至佛，次第五味。断善根人，现断为无，常生为有，后以中道分别内、外、有、无答。非内、非外，亦内、亦外，是名中道，即是佛性。一、即阴离阴，二、外道内道，三、相好三昧，四、闻法善思，五、檀度五度，六、额珠宝藏，有如是内外事，非有、非无，亦有、亦无，是名中道，亦即佛性。佛性现见有，非虚空；佛性当得无，非兔角。灯焰子果，乳酪咸淡，亦有亦无，悉如诸喻。

第四，用随自说者，说例凡三：一、随自意，二、随他意，三、随自他意。如说佛性众生悉有，为随自；十住少见，为随他；悉有不见，为随自他。境界不同，作用亦异，不可思议，妙义超然。若无问自说，于三例中用随自意说。一、如来或时为一法故说无量法。如来或时为众生，故作七种语皆悉随自。二、如来佛性，有无二种，随自意语。悉有佛性，云何作解？若能了解阐提有而善根无，或善根有而阐提无，或俱有、俱无，始解圣言而无差谬。三、如来说彼恒河七人，若善、不善，若方便道、若解脱道、若次第

道、若因、若果，悉是佛性。七种果中，远离果者即是涅槃。近因三解脱，远因过去善，皆作了因，而非生因。修八正道名为沙门道，修诸毒断名为沙门果。身、戒、心、慧，修与不修；无上菩提，得与不得，于此具明。四、佛性不名一法乃至万法。未得菩提时，一切善、不善、无记，尽名佛性。如来或时因中说果，果中说因，都无一定。若言菩提，阐提定得，未生善得，或异身得，或定不得，是名谤宝。必说阐提能生相续，方为不谤。若言八正道凡夫定得或定不得，亦名谤宝。若言佛性，众生定有，不作、不生，烦恼不见，或定说无，本无今有，已有还无，是名谤宝。必说非有如虚空，非无如兔角，方为不谤。虚空佛性，皆非世摄，皆非内外，皆无罣碍，空无性常故。有对故性有，无对故空无。广陈十义，证虚空无。

第五，用世智者，世智说有，我亦说有；世智说无，我亦说无。义不及明，而先启诤，佛不为也。凡色惑生，故说无常；佛色惑离，故常不变。观彼漏过、漏因、漏报及漏轻重，修道不懈，即是佛常；不观不修，是凡无常。世说如是，佛亦如是，方便说法，俾世顺易，是为无诤。菩萨具足十法而得无诤，菩萨清净梵行然后无诤。观三漏中，无明因，三涂报；观受、爱、想、欲业，十二因缘中，种种因，种种报，是为清净梵行。雪山毒草，亦有忍辱；众生毒身，有妙药王。然所谓清净梵行者，虽《涅槃经》摄一切法而独说是三十七品，是三十七品根本是欲，因名明触，摄取名受，增名善思。主、导、胜、实，名念、定、慧、解，毕竟名为大涅槃。能修十想，得般涅槃。如是读《迦叶品第二十四》。

第六，用他机者，是十外道证果机熟，佛师子吼，告憍陈如常无常义，迫使自来论难，堕负、皈命、证果。一、阐提性常、谛无常，即数论我及二十五谛。汝法因常、果无常，我法因无常而果常。生因无常，了因则常。二、婆私吒四无，三种药中无三种病，般涅槃中无前三无。三、先尼我遍是一作者。初就烧舍灯炷，破

作身、常身而破于遍；次就镰草、坏瓶，破有知、无知而破于作，是事详于提婆《百论》。四、迦叶梵志无因，风堕绝焰，即因在风。五、富那梵志边见，众生见缚，如来不着。六、清淨。七、犍子，问法无难。八、衲衣自性，纯世间见。九、弘广菩萨，示现外道，久发大心，堪与阿难宣通秘典。十、须跋陀非想定，无相之相乃为实相。是为如来最初度阿若憍陈如，最后度须跋陀罗。如是读《憍陈如品第二十五》。

上来诸用，具见如来大力无边，大雄无畏，大智无前。无规可范，无则可循，无险可言，恣肆纵横。奇哉，不可思议，是之谓涅槃用也。

后决其义者，诸经论中，菩萨学佛，曰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曰回向无上菩提，曰亲证大觉，而《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独言一切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及与俱非，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何哉？菩萨有二转依，用曰菩提，而体曰涅槃。尽未来际作诸功德，必三千大千放大光明，本来寂靜，不灭不生，则一切有情归无所得，未有其用不圆而体独能全也，亦未有其体不呈而用有以行也。是故菩萨学佛，一为体而求体，二为用而求体。

云何为体而求体耶？三界心、心所是虚妄分别。三漏不尽，三毒炽然，终古沦迷，不知实相，是之谓丧心驰外，真我遗妄。谁有智者，甘忍须臾，而不即求真实自我？夫真实自我者，寂灭、寂靜是也。譬如江海，涛势排山，而水性寂然；譬如日月，光辉流转而辰次寂然；譬如明镜，万象纷呈而镜体寂然；譬如逆旅，估客奔驰而逆主寂然；譬如虚空，一切所依而空体寂然。

云何为用而求体耶？非不见真如而能了诸幻。虽有而非真，不了如幻，不能无著，不能无碍，不得自在。悲愿不成，一切损害。有余涅槃，有不损恼有情寂靜；无余涅槃，有无损恼寂灭，为不损于有情。菩萨入地，先得四禅。入舍三昧，能知、见、觉。

为观众机，必入深寂，将说大法，先住大定，然后乃能慈悲无缘，定慧无相，神通游戏，而佛事周圆。是故菩萨学佛，应读《大涅槃经》，求大般涅槃以深抉其经义。抉义有十：一、涅槃，二、佛性，三、中道，四、因果缘，五、经，六、行，七、戒，八、慈悲，九、方便，十、其余。

云何涅槃义耶？是又十义：一、出体，二、释名，三、无相三昧，四、三德，五、示现，六、大我大乐，七、小乘，八、外道，九、世间，十、异门。

一、出体者，此依真如离障施設。其体即是清净法界，非虚妄三界。障覆净性，断障相显，是名涅槃。无有少法，非自性空，有佛无佛，其性常空，是名涅槃。无别实法，不生不灭，离蕴、处、界，名为涅槃，是故无有涅槃。然即经言，明虽灭尽，灯炉犹存，非大涅槃，同于灯灭。如彼然木，灭已有灰。烦恼灭已，便有涅槃。二空所显，真无漏界，常乐我净。诸佛世尊，安隐住处，非有如虚空，非无如兔角，是故实有涅槃。涅槃之相，凡有八事：一、尽，二、善性，三、实，四、真，五、常，六、乐，七、我，八、净。知此八事，即知涅槃之相。

二、释名者，经言：涅者名不，槃者名织，不织之义名为涅槃。如是不覆不取、不去不来、无不定、无新故、无障碍、无和合、无相、无有、无苦、不生烦恼，有如是等名。又经言：涅槃名无疮疣，名真解脱。如是解脱有不生不灭等一百种名，大抵不离择灭无为者近是。

三、无相三昧者，龙树三十七品到涅槃城，即此经梵行八正道是。龙树三三昧入涅槃门，即此经佛入禅窟名无相三昧是。声闻偏定，多空三昧；菩萨偏慧，多无愿三昧；唯佛平等，住无相三昧。经言无色、声、香、味、触、生、住、灭、男、女十相，又言无相之相，名为实相。一切法无自相、他相、自他相，无无因相、作相、受相、受者相，如是乃至无菩提相、无得菩提相。一切诸法皆是

虚假，随相灭处是名实相，是名法界，名毕竟智，名第一义谛，名第一义空，名大涅槃。又言无所得者，名大涅槃。菩萨安住大涅槃中，不见一切诸法性相，是故菩萨名无所得。又言迹不可寻，涅槃之中，无有日月星辰、寒热风雨、生老病死、二十五有。离诸忧苦及诸烦恼，以是因缘佛入涅槃。又言如来为欲教化乐诵读者深爱禅定故，为欲诃责放逸弟子不乐修定故，为令众生尊重所闻禅定法故，以是因缘，如来于此拘尸那城，入大三昧深禅定窟，众不见故，名大涅槃。

四、三德者，经言：三点若并则不成“伊”，纵亦不成，别亦不成。解脱之法亦非涅槃，如来之身亦非涅槃，摩诃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异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为众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解脱则寂静鲜白，法身则自在神通，般若则方便善巧。四涅槃中，有余无余当解脱义，自性当法身义，无住当般若义。自性涅槃，具无量数微妙功德，湛若虚空，平等共有，与一切法不一、不异。言思路断，真圣内证，是故当法身义。无住涅槃，谓即真如出所知障，大悲般若不住二边，利乐有情用而常寂，是故当般若义。末那七识转平等智，一切平等，悲、智随逐，无住涅槃依斯建立。受用身土随情示现，如来世尊三德融一，自在纵横，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岂灰身弃智，沉湎涅槃而一无当于用？

五、示现者，人亦有言，化身涅槃，法身不涅槃。然是法身常恒不变，名大涅槃。化身示现游戏神通，实非涅槃。故自如来入胎受生，乃至证觉转轮，双树示寂，无非化人行幻化事。譬如医父转游他国，譬如月没转现他方，出没无常，羌无故实。一切诸法生灭相和，俱称幻化，而即其性，不生不灭，乃号实常。

六、大我大乐者，常净之义。十住声闻容其共有，我乐之义非其境界，而况外道？一切外道，我遍、我常，我作、我见，格以深义，动辄皆愆。彼就缘生，强立为我，而实不知缘生法中，我毕竟

无。如来之身非是因缘，故名有我。如来法身无边无碍，不灭不生，得八自在，离系超然，不属于他，乃得为我。涅槃一乐，为上妙无伦寂灭之乐；如来二乐，寂灭以外有觉知乐；实相三乐，寂灭觉知以外又有受乐。涅槃虽乐，非是受乐，谬以受乐而诠涅槃，其过无量。经言，以四乐故，名大涅槃：一者，断诸乐故，断乐无苦故。二者，大寂静故，离闹而乐故。三者，一切知故，所知无障而乐故。四者，身不坏故，金刚常住而乐故。

七、小乘者，经说声闻涅槃，凡有六相：一、解脱，二、善性，三、不实，四、不真，五、安乐，六、清净。能断烦恼名为解脱，得八圣道名为净乐。未得菩提名为不实，以不实故，名为不真。当得菩提，故为无常；以其当得菩提，故名无差别；其不真不实，故名有差别。以差别故，声闻于小涅槃而般涅槃；缘觉于中涅槃而般涅槃；唯大菩萨乃于大涅槃而般涅槃，有真、有实、有常故。四涅槃中，三为小有，无住第四唯菩萨能。故不见佛性而断烦恼，唯名涅槃；必见佛性常乐我净，名大涅槃。怖生死苦，计根境灭，唯名涅槃；证自智境，转所依藏，名大涅槃。譬如虚空不因小空，名为大空；譬如有法不可思议，乃名大法。如是我大乐纯净，名大涅槃。

八、外道者，“小”但不得全体，“外”直不离此界。计断、计常、计色、计空，有二十二种：一、灯尽火灭，分别不生。二、境界想离，犹如风止。三、不见能觉，及与所觉。四、常无常见，分别不起。五、怖相求无，深生爱乐。如是涅槃为堕断见。六、觉内外法，有性不坏。七、我、人、众生，无有坏灭。八、计有自性，士夫求那，转变作为。九、福与非福，宿业消尽。十、烦恼自尽，非由智灭。十一、自性是实，而有作者。如是涅槃，为堕常见。十二、一切众生，辗转相生。十三、计证谛道，虚妄分别。十四、求那与者，一异俱非。十五、物自然生，无因无缘。十六、二十五谛，解脱还本。十七、能受六分，守护众生。十八、时生世间。十

九、有物。二十、无物。二十一、有物无物。二十二、诸物涅槃，无二无别。如是涅槃，堕色空见。

九、世间者，凡不事择灭，但舍苦取乐。舍受固乐，乐受亦乐。有间苦受，视无间苦，亦即为乐，乐谓涅槃。此即世间涅槃。经言：如饥得食便尔安乐，而名涅槃；如病少差便尔安乐，而名涅槃；如怖得依便尔安乐，而名涅槃；如贫得宝便尔安乐，而名涅槃；如人观骨不起贪欲，而名涅槃；如得四禅乃至四空，定中安乐都谓涅槃。

十、异门者，如来、世尊、三藐三佛陀、船师、导师、天人师、师子王、大医王，如是种种，但是果义，皆涅槃义。

云何佛性义耶？佛性义难明，悉有佛性义难明，不见佛性义难明。云何佛性义难明？十二因缘是佛性义难明。未证觉前，一切善、不善、无记通名佛性，如是深义难明。诸经恒言烦恼即菩提，若不透此一关，则不二法门终不可得，触处罣碍长劫沉沦。然无难也，有经论在。一者，烦恼法尔灭故，性自断故。若性非断，证大觉时，云何是断？若言慧断，慧自是慧，惑自是惑，法法不到，云何能断？二者，性转变故。经言业生二相。若无明转则变为明，无有二相。转变义是空义，空义是佛性义。刹那刹那生即为转，是为性转。无不转变，无不是空，无不如幻。《般若经》言，若有一法过于涅槃，我亦说为如幻如化。三者，因故。经言一切无明烦恼等结，悉是佛性，佛性因故。从无明、行及诸烦恼得善五阴，是名佛性。众生佛性如杂血乳，血是烦恼，乳即五阴。从烦恼、善五阴得无上菩提，如彼众生皆从精血而得成就。四者，真相故。观缘智为因，十二因缘为果。以智知相，相不谬故。五者，常故。十二因缘所生之法，亦因亦果。夫亦因亦果，不可谓因，不可谓果。非因非果，其法即常故。六者，《楞伽》一切唯心所现。妄亦不害其为妄故。七者，经言无量诸法皆是佛性，然无一法离蕴处界故。八者，无不依于真如故。正行真如、邪行真

如，皆真如故。水结为冰，冰还是水故；形呈镜像，像实是形故。九者，幻相法尔。愚夫不知遍计横生，遂有烦恼故。遍计所执，空无有故。十者，法尔有此生灭大用，名依他起故。即此“依他”，无别实有“圆成”故。

云何悉有佛性义难明？阐提既断善根而有佛性难明。然无难也，有经论在。经言，离如是等墙壁瓦石无情之物，是名佛性。凡物有心，皆能作佛；以能作佛，皆有佛性。佛之性故，阐提有如来佛性，有后身佛性。是二佛性，将来证得，曰阐提有佛性。现断善根，没于圜厕，无毛发许而可救疗，曰阐提无佛性。然观众生具足如是善、不善法，充其不善而善根断，亦充其善而不善断。一切诸法都无决定，断非生断，续自许续。非阐提人，决定阐提；即佛性性，决定有性。决定有性，为师子吼，为如来行，为大乘《大涅槃经》。

云何不见佛性义难明？众生既有而不见难明，后身菩萨离佛一间，而不见性难明。然无难也，有经论在。佛性清净，别一法界，而非即住众生身中。众生虽有，以其情见，偏觅不得。如三种药中无三种病，三种病中无三种药，是以不见。菩萨不见者何耶？一者，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菩萨无力建此句义，以其不见佛性故。决定自知成佛不谬，而不知他悉有佛性。以不知众生故，不见佛性；以不见佛性故，无能建立如是经义；以不能立如是义故，知其不能见于佛性。二者，尚未能证得一切智智。全法界事，未即周知，清净法界，遍于一切是佛性义故。三者，虽能知终而不知始。因成为果，果复为因，是为果因。菩萨现果，不作后因，是为知终。然诸法异熟，金刚道后，证大觉时，一切顿断。菩萨现有异熟，故不知始。以不知始，故不见于性。四者，以“闻”而见，用“比量”明，用“慧眼”分别故。唯佛以“眼”而见，用“现量”证，用“佛眼”了了见故。五者，不能全见，非全不见。如来佛性，有其七德。大我大乐，特有独有。菩萨六德，常、净、真、实、

善与佛不异，唯“见”不同。后身少见，余则当见可见。然初地至五地，善且杂于不善，更与如来大相殊别。余义无穷，互明他处。

云何中道义耶？龙树本第一义空而作《中论》。曰“因缘所生法”者，即经言十二因缘也。曰“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者，即经言“中者名第一义空，无常见无常，常见于常”也。曰“亦名中道义”者，即经言见一切空、一切无常，而不见不空、不见于常，不名中道是也。四十九年见世无常而说无常，然亦说常。《华严》说法界无尽，《般若》说涅槃非化是也。娑罗双树见法界常而说于常，然亦说无常。二月涅槃为破众生如是常心，说一切法悉是无常，教诸众生修无常十想，是人毕竟定得涅槃是也。无著（原作着）本观缘智而述《辨中边论》。曰“虚妄分别有，于此二都无”者，即“因缘所生法”也。曰“此中唯有空，于彼亦有此”者，假中有空，空中有假也。曰“是故一切法，非空非不空”者，空为一边，假为一边，法非二边，即“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也。曰“有无及有故，是则契中道”者，有其无瑕（编者按：揣测文意，疑应为“假”）之因缘及有其互有之空假，即“亦名中道义”也。龙树空、假、中，即无著（原作着）三性：遍计执空、依他起假、圆成实中也。无著（原作着）发挥“有”义，以依他为主。依他起上遍计执空即成实中，假、空二合而为中道，非假、空外，别有一中也。龙树发挥“空”义，以遍计为主。遍计寂然，依他宛然是名中道，亦空、假二合而为中道，非空、假外别有一中也。离蕴、处、界无别法界，就世间事显出世事。空者空世横生，有者有世法尔。二空所显，无言而言。若必离此说空、假外别实有中，则不堕为似我真如，即必堕于应嘿而说。又因明例，以已成因立未成宗，曰即空、即假是中也。不可以未成宗立已成因，而曰即中是假、是空也。倒立、倒合有无边过。是故欲谈“即”义，于龙树中则曰即空、即假、即中，于无著（原作着）中则曰即假、即空、即中。二义论中，中亦显矣，亦可已矣。金刚藏亦言，空有不二，不异不尽。

非断灭空，故言于有。有空互涉，故言不二。离二无中，故言不异。缘生遍于一切，故言不尽也。是则所谓中者，周遍无缺之谓中，实相不妄之谓中欤！周遍无缺之谓中者，经言阴非内外，合名中道；调外本内，合名中道；相好三昧，合名中道；闻法善思，合名中道；檀度、五度，合名中道；额珠女藏，合名中道；二鸟不离，亦名中道。诸如是义无量无边，不能殚述。实相不妄之谓中者，经言无明有爱，是二中间则有生老病死之苦，是名中道。释此深义，即经取义。经言众生业行，不常不断，而得果报，灭而无失，相似相续义也。无作、受者而有业果，无有虑知，和合即有，缘生义也。即此二义，宛然如幻。幻相本空，是名实相。就幻言幻，是名不妄。经言无明缘行，凡夫谓二，智了无二。明与无明，善恶黑白，都无有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是则世即出世，乃名中道，非别实有离世中道。

云何因、果、缘义耶？法界刹尘，无非因果。因成为果，果复为因，递嬗迁流，不知纪极。构造于因果，而根本于诸缘。在因需因缘，在果需增上缘。性境、带质固缘，空华、兔角亦缘。大乘缘无不生心也，缘生之义大矣哉！有漏如是，无漏亦然。发菩提心，现无漏种，得出世慧，证无上菩提，功德尽于未来，皆所生得，莫非缘生，而字之曰用。此常途之所谈也。非所“生”得，而所“显”得。非生之为用，而不生为体，为大涅槃，为佛性，为常乐我净。是则无因，而亦非果。不属三世，而亦非缘生所摄也。虽然，生亦自有其因果，显亦自有其因果；生亦自有其缘，显亦自有其缘。涅槃佛性，非生因果而显因果，非生中缘而显中缘。是故有了因，有缘因。所显为了因，能显为缘因。了因、缘因虽不可淆于生因、作因，而涅槃之了因、缘因，是即菩提之生因、作因也。在菩提为生因、作因，在涅槃为了因、缘因也。佛性常有，而所以见性非常有也，是故发菩提心而见性有基也。现无漏种而初至五地，佛性有五德也。得出世慧而六至后身，佛性有六德也。证

无上菩提尽未来功德而得大涅槃，了了而见于性也。正智以般若而生，涅槃以菩提而显。虽非缘生而即缘显，缘之为义大矣哉！

天台智者，三观三止，已译经论百八三昧、百三三昧，都无其事。未译经论或无或有，尔犹悬度，我固茫然。是事若何，姑勿论议，然其词语，处处乖违。无生非缘，而彼于缘外谈生；无心非缘，而彼于缘外谈心，率意随情，不顾经论。既说因缘所生法，又说心自生心，不须藉缘，藉缘无力，心缘无生（《玄义·卷二》）。既说无病道人，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又说一日一夜常造种种，当自选择何道可从（《玄义·第二》）。既说诸法不自生，又说问观自生心，一念自生心（《观心论》）。如是种种，犯自语相违过，犯自教相违过，又犯随一。似此随情立教，谁能受过盲从？

云何经义耶？是经秘密说，诸佛如来常存不变；是经殊胜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经微妙说，尽摄一切所有法藏。大海、须弥、金刚、帝幢乃至日月、霜雹、妙药、桥梁，无量无边难可譬喻。又复生死地狱，不生厌弃，乃至胎境了然，无师自觉，不可思议，难究难穷。不畏魔、不染秽、不堕恶。肉眼即佛眼，重报转轻报，断善能续善。是经有如是功德，法中之圣，经中之王。即大乘，即一乘。曰大乘，《大涅槃经》；曰一乘，名为佛性。大乘、一乘无以异也。经言从牛出乳乃至醍醐，是为最上。从佛出十二部，从十二部出《修多罗》，从《修多罗》出《方等》，从《方等》出《般若波罗蜜》，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犹如醍醐斯为最上。

天台智者，以味判权实，涅槃生酥，十二权、四实。然其四教臆说无征，圣言量离根本不立，乌足判经？彼言引《涅槃》五譬成四教位，若不将四教释譬，譬不可解。若信五譬，位义易晓。若解诸位，彼譬冷然。彼此相须，可谓兼美云云。夫所谓成者，已成不待成，未闻举因立宗而因尚待成。五譬待成，以不成之四教成之。纵使待成，亦无因以成。五譬既云不可解，又犹预因而不

可成。因明例，欲以因成宗，不欲以宗成因。成而可相须耶？除非因明不适论议。是佛过丛生，则天台兼美。将欲立义，教理必齐。如立赖耶五教、十理，既无圣教，其谁信之？然此五譬，并非无解。解脱身平等义，极果皆醍醐。习气未除义，支佛犹熟酥（《南·卅二》、《北·卅三》）。回心向大义，声闻同净乳（《南·九》、《北·十》）。前二逆配，后一顺推，以经解经，似亦通顺。若觉不通，问取弥勒，何必私意强配经文，更以配文横罗教纲？

云何行义耶？菩萨应于《大涅槃经》，常修圣行、梵行、天行、婴儿行、病行五行。然婴儿行是佛境界，病行五人非菩萨行，菩萨行者唯独三行。经言佛为众生破邪生悔，从圣行、梵行、天行窟宅而出大师子吼。十住菩萨能修三行当知亦能如是师吼（《二十七》）。又言，佛为教化众生圣行、梵行、天行故，于拘尸那城入禅定窟（《三十》）。又言，《涅槃》八不思议圣行、梵行、天行，名第五宝藏（《三十二》）。又言，菩萨闻佛得果，发愿修天行、梵行及以圣行，而不退菩提心（《二十八》）。三行事者，圣行说三学事，梵行修四无量事，当知天行说六波罗蜜事。云何知耶？经叙圣、梵二行已，而曰天行品者如《杂华》说（《二十》）。《杂华》即《华严》。《华严》住、行、向、地皆天中说，故曰天行。天行详六度，经谈六度，都说如《华严》。如佛与德王论檀与波罗蜜已，而曰尸罗乃至般若如佛《杂华经》广说（《二十二》）。又如佛叙菩萨知、见、觉，以能“六念”故。念施为涅槃因，广说如《杂华》（《十八》）。盖三学、四梵、六度，乃真正菩萨行，根本菩萨行。渐亦应如是行，顿亦应如是行。境、行、果三，于此说行。夫三学曰增上，四梵曰大无量心，六度曰摩诃波罗蜜多，斯亦无上复无上矣。更复三学归趣于慧，四梵根本于舍，六度上首于般若。又复慧之三智：加行、根本、后得。舍十一空，内空乃至大空，沟通般若实相方便，则慧亦如幻无相也，舍亦如幻无相也，般若亦如幻无相也。般若不能离一百一十事而独行，一百一十事不能离般若而独行，斯亦

圆而又圆者矣。

天台智者，奈何立论，《涅槃》为世众说法，苟得《法华》意，不从其行可也？今世学者不得《法华》意，亦复不事翔实，不屑渐，不事小，不能细。拘执而穿凿，儻侗而风谈，大法凌夷，谁之过欤？《菩萨藏经》摄三学于六度，而先谈四梵，简约而赅备也。《摄大乘论》摄六度于三学，而亦谈四梵；《瑜伽·菩萨地》摄三学于六度，而亦谈无量，简约而赅备也。先此经论而读《涅槃》，复应博求大藏、小藏。诚以斯事极溥，不局一隅故也。

问：《摄论》谈行有二法门，因果差别。因果、十度详《大般若》，差别十地详佛《华严经》。经于六度乃举《华严》，何耶？

曰：《华严》十地配于十度，行不离位，全体具明。行举而位举故也。

问：经婴儿行即如来行，而曰五行以外别有一行曰如来行，即大乘《大涅槃经》者，何耶？

曰：婴儿行者，佛诸经之通行也。如来行者，佛此经之特行也。详下方便，此姑不赘。

问：学与梵、度为菩萨行，以何因缘三十七品是清净行耶？

曰：言行则摄于一切，言定则三十七品。从修三学得二十三昧，断二十五有，无殊修三十七品，断一切烦恼故也。

云何戒义耶？一者戒因缘故，二者制戒故，三者戒具足故，四者戒差别故，五者依戒故，六者护戒故，七者破戒故。

一、戒因缘者，此经明得大般涅槃如来，最初征问戒律，遮断烦恼而得涅槃，莫善于戒故。经言，以何因缘受持于戒？为心不悔故。不悔为受乐故，受乐为远离故，远离为安隐故，安隐为禅定故，禅定为如实知见故，知见为见生死过患故，见过为心不贪著故，不著为得解脱故，解脱为得无上大涅槃故，涅槃为得常乐我净故，常乐我净为得不生不灭故，不生不灭为见佛性故。复次，为众生得常乐我净故而持于戒。经言，修戒为身寂，修定为

心寂，修慧为断疑故。断疑为修道，修道为见佛性，见性为得上菩提故，菩提为得涅槃故，涅槃为断众生生死烦恼、有界及谛故，断此为得令常乐我净故。复次，菩提不为他事故而持于戒。经言，不为生天，不为恐怖，乃至不受狗、鸡、牛、雉戒，不作破、缺、瑕、杂戒，不作声闻戒，受持菩萨戒、尸罗波罗蜜戒。

二、制戒者，经言，如来为众宣说十善增上功德，随事因缘渐次制戒。波罗提木叉者，离身口意不善邪业也。律者，入戒威仪，深经善义也。遮受不净之物、不净因缘，亦遮四重、十三僧残、二不定法、三十舍堕、九十一堕、四悔过法、众多学法、七灭净等。又言有二种戒：一者性戒，所谓四禁。二者息讥嫌戒，所谓不作贩卖、轻称小斗乃至不宣说王臣、盗贼、斗诤、饮食等事。又言断大慈种不听食肉，若梦行淫，寤应生悔，饥世不应自手作食。有如是等种种论议。

三、戒具足者，经言，菩萨具足自行五支诸戒。所谓根本业清净戒，前后眷属余清净戒，非诸恶觉觉清净戒，护持正念念清净戒，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戒。前二支作法所受，后三支得法所发也。又复具足护他十戒，然护他十戒自行所出。从根本眷属出“禁戒”、“清净戒”、“善戒”，从非恶觉出不缺戒为“定共戒”。以上四戒亦即《智论》十戒中不破、不缺、不穿、不杂前四种戒也。从护念出不析戒为“道共戒”，亦即《智论》十戒中随道戒也。从回向善提出“大乘不退随顺毕竟波罗蜜戒”，亦即《智论》十戒中所赞、无著、自在、随定、具足五戒也。菩萨具足如是净戒，即得住于初不动地。又经言，一威仪戒，二从戒戒，具二为足；一作戒，二无作戒，具二为足；一从身口而得正命，二不得正命，得乃具足；一求戒，二舍戒，具二为足；一随有，二随道，具二为足。

四、戒差别者，经言，一为究竟，二不究竟；一根深难拔，二根浅易动；一为正法，二为利养；一为众生，二为自身；一须教敕，二

性能自持；一菩萨从初发心乃至证觉而持戒，二声闻为观白骨证罗汉果而持戒。前为大戒，后不应持。

五、依戒者，经言，若僧受畜八法，不应供养。若于僧中有破戒者，不应以被袈裟因缘恭敬礼拜。依法不依人，若人破戒为利养故，所不应依。依义不依语，若有唱言，佛听比丘畜诸不净，所不应依。依智者，众僧是常，无为不变，不畜不净。了义者，不诈威仪、憍慢自高、贪求利养，若复不然，所不应依。佛语、魔语，种种经律皆以戒辨。若欲知人，共事久处，智慧观察，以是四法得其真伪。

六、护戒者。为护自戒，经言，渡海浮囊，手许不惠。宁以此身投炽然猛火，终不毁戒而行不净，乃至宁以利斧斩斫其身，终不以染心贪著诸触。为护他戒，经言，比丘畜不净物驱令还俗。能作是师吼者，破戒人必害之。我听国王诸优婆塞护此法师，应持刀杖不拘五戒。若有比丘为欲摈治诸恶破戒，同其事业、礼拜、供养，为护法故，虽有所犯不名破戒。如婆罗门附旃陀罗，施计令死，复王子位。

七、破戒者，经言，菩萨未得住不动地，为令众生受大乘经，读诵、通利、书写、广说不退菩提而得破戒；若堕阿鼻，无有是处。仙豫国王事婆罗门，过十二年而劝发心。婆罗门言菩提大乘悉无所有。以重大乘，即断其命，从是以来不堕地狱。又经言，为弘大乘，本非罗汉令诸众生谓是罗汉。信罗汉言，悉有佛性，当得菩提。亦使破戒比丘，悉能持戒。是人不知堕“过人法”。若言彼犯“突吉罗”者，忉利天上日月岁数，八百万年堕狱受罪。又言，持戒比丘从耆宿破戒及在家年少咨受未闻，供养礼拜应如帝天。又言，于乘缓者乃名为缓，于戒缓者不名为缓。菩萨于此大乘心不懈慢，是名本戒。为护正法以大乘而自澡浴，虽现破戒不名为缓。

云何慈悲义耶？经言，唯四无量能令菩萨具足六波罗蜜，是

故将修六度，先修四梵。龙树有言，诸有智者不直取空，要心柔软，空则相应，是则修舍先修慈悲。处处经中多说悲义，然《华严经》明普贤行，一切恶业皆瞋所成。将欲断瞋，对治须慈，是则修悲必先修慈。慈于诸经未遑广说，此经详慈，亟应抉择：一、悲与慈，二、无量与大，三、思维非虚，四、为一切善本，五、成一切功德，六、誓愿，七、神通，八、住地。

一、悲与慈者，悲但拔苦，慈则与乐；悲断瞋恚，慈断贪欲；悲断鞭撻恚，慈断夺命恚；悲断瞋非众生，慈断瞋众生；悲（原作慈）断因缘瞋无，慈断因缘瞋有；悲断现在瞋，慈断过去瞋；悲断瞋凡夫，慈断瞋圣人；悲断中瞋，慈断上瞋。以是因缘，应修慈无量。

二、无量与大者，众生缘法、缘名，慈不名大，无缘乃名大也。上乐与下亲、下怨，下乐与上怨，如是转增中乐与上怨，更复转增上乐与上怨，以难成故名慈，不名大。要入初住，心自平等，于一阐提不见其过，乃名大也。声闻以无常、苦、不净、无我及与妄想而行于慈，非六度慈，不利众生慈。不入一乘，不了诸法，不见佛性；有相、有漏，不住初住，不得十力、四无畏，但得四沙门果，如是行慈，名慈不名大，一切反是乃名大也。慈若有无，非有、非无。慈若不可思议，无眠、无觉，无护、无梦，乃至虽生梵天亦无所生，如是之慈乃名大也。舍世谛慈，得第一义慈。舍一切慈，得如来慈，乃名大也。

三、思维非虚者：一能断除诸烦恼故，二能生梵天故。佛昔修慈经世成坏，成生梵天，坏生光音，三十六返作帝释，无量百千作轮王。三与众利益故。除一阐提，若不定者，悉得安快，见修慈者自然受乐。鹄入舍利弗影中犹尚恐怖，鹄入如来影中安然怡适。

四、为一切善本者，经言，一切声闻、缘觉、菩萨、如来所有善根，慈为根本。菩萨修习慈心，能生如是无量善根，所谓不净、出入息、无常生灭、四念处、七方便、三观处、十二因缘、无常等观。

又复能生四加行，见、修道、八圣道、四禅、四无量、解脱、胜处、偏（疑为“遍”）处、三三昧、无诤、十智。故应习慈为众德基。

五、成一切功德者，经言，慈即大乘，大乘即慈，慈即如来，如是慈即菩提道大梵，作众父母。不思議境，大空虚空，常乐我净，佛性甘露，菩萨无上道，世尊无量界，诸如是德，亦即是慈，慈即如来。

六、誓愿者，心本神圣，制之一处，无事不办，唯有誓愿；心本无边，难称其量，而必充盈，唯有誓愿；心本沉挚，达其有极，归其有极，唯有誓愿。心本神勇，誓愿而神勇；心本不可思议，誓愿而不可思议。是故三世诸佛以誓愿成。慈于众生爱入骨髓，故其布施不见受者，是田非田。将行施时，譬如父母瞻视病子；正行施时，譬如父母见子病愈；已行施后，譬如父母见子长大能自存活。施时发愿，譬如父母愿我子孙，承用此物，生生世世富贵吉祥。是故菩萨施食、施浆，施车乘、衣服，施好香、床席，施舍宅、灯明，莫不誓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众生得善智，食具正法味；乘金刚座，常光无量；证涅槃香，获无畏床；处菩萨宫殿，放如来光明。

七、神通者，世亦有言，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思极必定，定极必通，通必达其所思，是故通亦唯是所思。经言，提婆达多放象害佛，狂象蹴踏，见我赤服，狂醉逾常，我唯舒手，象怖五师，慈根力故，指实非师，而令象伏。我为力士，以足拇指，举石掷空，置掌吹碎。慈根力故，举彼难举，而令五百力士贡高心息。王舍城卢至，因缘应度，尼犍沮我，泉池糞秽，丛林伐尽，器械严城。慈根力故，泉清、树茂、城紺琉璃、器械为华。婆罗门女，子死性失，裸而抱佛，呜唼佛口，而言子子。我令阿难持衣与女，为说法要，发菩提心。慈根力故，乃至非子为子，非母为母，现抱唼事。波罗奈女，割髀为曜，愈比丘病。疮苦发声，南无佛陀。慈根力故，我未至彼，而彼见我，药涂疮合，闻法发心。调达服酥，苦胀

发言，南无佛陀。慈根力故，我未至彼，而彼见我，摩腹授汤，令彼平复。五百群贼，为波斯匿王挑目弃林，号啕发言，南无佛陀，无有救护。慈根力故，我未至彼，凉风吹药，满其眼眶，得眼见佛，闻法发心。琉璃太子杀父害释，万二千女刳断截，推之坑塹，号啕发言，南无佛陀，无有救护。慈根力故，我未至彼，而彼见我，洗疮涂药，举身如本，闻法发心，出家受具。

八、住地者，修慈断惑，得不动处。又慈与悲、喜，住极爱一子地。子安隐则喜，子病则毛孔血流，拾秽置口，捉头挑出，舍身终亡，愿与并命。是故慈心菩萨为一阐提，同之入狱，或杀、或畏、或粗犷语，莫非为子一隙求疗，终不舍其沉挚之系。

云何方便义耶？方便为究竟，此句义难明。盖“权”义是方便义，非究竟义；“妙”义是方便义，乃究竟义也。以言“体”义，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也；以言“用”义，则后身离佛不可思议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用义而究竟义也。用之为义大矣哉！经言，五行之外别有一行曰如来行，即大乘《大涅槃经》者。行之谓用，《涅槃经》中所谈佛用是也。《大涅槃经》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曰悉有者，上必极之后身菩萨，下必极之一阐提人。一阐提人已断善根，使见佛性末如之何。而佛用根，众生之根羌无一定。上转为下，下转为上，但须枢纽，施以橐籥。种彼无漏种，必有触应时。如来具足知诸根力，既知其人必断善根，又知其人多历年所必续善根，听使出家教以三学，是为安置枢纽建橐籥也。弥勒尚不知八万劫前髑髅本事，而况其余？舍利弗智慧尚不知牵珠浣洗、错彼修集，而况其余？已入地狱尚救拔心疼，而况故令造业疾趣？唯佛知根乃善用根，余则谁敢而又谁能？阐提不见性，悉有义斯破，为是而用根，此如来行不思议用一也。

《大涅槃经》说大乘经，大乘经义无师智、自然智，亲证乃能，书不必尽言，言不必尽意。若使如来说决定法，信受奉行，差之毫厘，始则不赏于“牝牡骊黄”之外，继则尽亡于“徐六担板”之

中，终则弃掷于魔子、魔民之下，长夜沦迷，遑言大乘？而佛用诤，诤之为害，营私植己，利养僇慢，坏德乱群，君子恶之。若真为道，焉用人情？大事因缘，胡天胡地，一入诤境，启其所疑，夺其所依，窘其所应，穷其所思，径路以绝，风云以通。佛二十一不定法门，般涅槃后，两派争裂分二十部。前破后立，彼破此立，转辗破立，而龙树、无著（原作着），真大乘光，耀三千界。历史具在，佛用斯神。破和合僧，堕无间狱，息争不及，况故使诤？佛唯大乘必须亲证，不诤不得无上法味，乃决用诤。此如来行不思议用二也。

《大涅槃经》说佛性是中道义。众生堕断或复堕常，若知相待，决不堕边，故有“非”义，又有“亦”义。“非”、“亦”二义合则遮边，乃名中道，是之谓用分别答。此如来行不思议用三也。

《大涅槃经》说第一义谛！如来在耆闍崛与弥勒论世谛，舍利弗五百声闻都不识知，况第一义谛。若能识解四句佛性，则不疑难阐提佛性定有、定无。如来为令一切不放逸故，第一义谛中，说诸众生悉有佛性，是之谓随自意语。此如来行不思议用四也。

《大涅槃经》说常义，佛不与世诤。世间智者说凡夫色从烦恼生，无常、苦、空、无我；说如来色远离烦恼，常恒无变。我亦如是，故不起诤，是之谓用世智。此如来行不思议用五也。

《大涅槃经》说佛涅槃因缘。佛为纯陀、五百力士、阿阇世王、六师、十外道如是等等机缘都熟，而唱是言，却后三月双树涅槃，是之谓用他机。此如来行不思议用六也。

一真法界全体自在，而用斯起；无上菩提毕竟通灵，而用不穷；成所作智作诸功德尽于未来，而用不息。是之谓如来行，是之谓此经之如来行，是之谓用，是之谓方便，是故方便义是究竟义。

云何余义耶？一、天亲《涅槃论》：“从初‘如是’至‘流血洒

地’，名不思議神通变示分。《纯陀》、《哀叹》二品名成就种姓遣执分。从‘三告’以下讫《大众品》，名正法实义分。‘五行’、‘十功德’名方便修成分。《师子吼品》名离诸放逸入证分。《迦叶品》名慈光善巧住持分。《憍陈如品》名显相分。”《纯陀》、《哀叹》、《师子吼品》，天亲说义，今则说事。余所事、义，于论无殊。前后合分，无关同异。二、长寿偈，三十四问答。论释精义不能枚举，唯多头以下，惜不诠示。三、本有今无偈。经凡四见：（一）解纯陀疑。举偈言，声闻亦有差别、亦无差别。（二）解无所得。除正解外，有八复次，或言烦恼涅槃事，或言法身相好事，或言常乐我净事。不事故常，不囿方隅。（三）解四句中道。（四）破定有佛性。然天亲《释论》，则谓纯陀大菩萨不致于佛生疑，乃为利益众生破三外道，谓初句破灯尽火灭外道，二句破佛死更生外道，三句破有尽不尽外道。而其自立则本有、今有，过于三世是为正义，从初发心至得涅槃，一味无异故，无生无灭故。又言为体说净，为用故说常乐我。自体故净，对生死故常乐我。又立五常、五无常义，精妙绝伦，得未曾有。四、当机多人皆后身菩萨，少见佛性皆能师吼，故所论议，大异他经。五、佛于众生无非对治。腊时凋落，而示悟道；二月发生，而示涅槃。盛壮生时而说无常，双树灭时而说于常。六、佛重知见。《涅槃》大经付嘱阿难，四人送粮，一未离欲。故大师、轨范师外，有接续师。六法誓弘，余则不论。

民国二十年八月欧阳渐叙于庐山旅次

《阿毗达磨俱舍论》叙

叙曰：唯识法相学，应学俱舍学。木有其本，室有其基，亲有其称。应叙之以十事：曰九品叙事、曰阿毗达磨、曰五天时学、曰俱舍称学不称宗、曰舍有部义取经部义、曰舍经部义取俱舍义、曰舍余部义取俱舍义、曰舍俱舍义取大乘义、曰称赞世亲、曰略说其余。

且初九品叙事

诸行无常，涅槃寂静，五蕴涅槃，各释一印。《俱舍》释一，诸法无我。诸法法事，总谈体用，曰《根》、曰《界》，别谈有漏、果、因与缘，如次品三：曰《世》、曰《业》、曰《随眠》，别谈无漏、果、因与缘，如次品三：曰《贤圣》、曰《智》、曰《定》，无我法理，品曰《无我》，是为九品。

《界品》叙何事耶？叙蕴、处、界三事，蕴等名义六事，见、非见等二十二门，分别蕴等事。《根品》叙何事耶？叙二十二根事，色法俱生事，心等俱起事，心所有法事，不相应行事，六因事，四缘事。《世品》叙何事耶？叙有情生位，三界、五趣、七识住、四识住、九有情居、四生中有、十二缘起四有事，有情住位四食事，有情殁位意识现，受心涅槃上下冷末摩事，叙轮山海州、黑山地狱、日月诸天事，身量寿量事，分齐大小事。《业品》叙何事耶？叙所造业能造大事，表、无表中别解律仪，得戒、舍戒事，释经十事，杂明十事。《随眠品》叙何事耶？叙六七十随眠，九十八使事，五见、四倒、七九慢事，四漏、九结、三缚、十缠、六垢事，惑灭诸事。《贤圣品》叙何事耶？叙四谛、二谛事，圣道加行、五停心、四念住、四善根事，十六心、四果、四向事，诸道差别事。《智品》叙何事耶？叙十智处种种事，十力、四无畏、三念住大悲事，无净愿

智、四无碍解、三明、六通、三导、五通事。《定品》叙何事耶？叙四静虑、四无色、八等至、诸等持事，四无量、八解脱、八胜处、十遍处事。是为九品叙事。一切论藏无不系此法相，无不诠此法义。

次阿毗达磨

《大智度》言，毗昙三种：一、身义毗昙。为《发智经》，详八乾度，百余年后，迦旃延作，后人解此，名《鞞婆沙》。二、六分毗昙。初分前四，婆须蜜作；作后四品，罽宾罗汉；作第三分，为目犍连；作余五分，诸大论师。三、毘勒毗昙。圣舍利弗，能解佛语，作阿毗昙，犍子诵之，名《舍利弗毗昙》；圣迦旃延，能解佛语，时作毘勒，南天竺师，依而行之，亦名《毗昙》。毘勒详谈五戒、七使及与十智，而广分别色、见、对、漏，为报性界种种诸门。

《智论》又言，若人不得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入毗昙门则堕有中；入毘勒门堕有无中。据是二典，有宗毗昙，《发智》、《婆沙》及与六《足》，不免堕有；空宗毗昙，当是毘勒，犍子南天多依大众，大众空流，说堕有无。毘勒不可得而见矣！

今者读《舍利弗毗昙》，而得数义，深同大众。《成实》所宗，请略谈叙：一者，以空定故，而说六空，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第一义空。二者，心性清净为客尘染，凡夫未闻，以故不能如实知见，亦无修心；圣人闻故，如实知见，而有修心。心性清净，离客尘染，亦复如是。三者，诸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界，住彼法界，如来觉已，说无明缘行，乃至生缘老死。四者，最后识灭，最初识生，无有中有，影移日续，日移影续，影之与日，无有中间。五者，欲界系定，若定欲漏、有漏，是名欲界系定。六者，如电定，若定少，少住少时住，是名如电定。七者，二十二根，差配三学，略谈七义，《成实》所资，《俱舍》所违，空、有毗昙，所判如

是。犹有判别，判于南北。北方毗昙，如上所说。南方毗昙，乃有七种：一法聚、二分别、三界说、四人施設、五说事、六双对、七发趣。《说事论》者，后二百年至九百年，帝须所撰，觉音所注，欧西印行，此土未至，操舟缺楫，馭远无粮，游斯径者，如何如何！

三五天时学

方隅适耀，不足故常，九百年后，摩诃般若应时大光，其有渊渊朝海，二十部执除一切有，冶以一炉，不称诸部，不称大乘，而小不负，固大时入林者，谁欤足怪，倘所谓《分别论》者非耶？二十部中除一切有，都具空质。乘时趁势，《分别论》出理必范围。曷以《分别论》义、部义、大义？观其同义，《分别论》义有与空宗《智论》同者，无明、见、爱、慢、心是五遍行。空宗《智论》，意有二种：一者念念灭，二者心相续。为是相续心故，诸心名为一意。《分别论》义有大众部同者，心性本净，缘起无为，菩萨正知入住出胎，拨无中有，说四圣谛一时现观，无色界有色，罗汉定无退。《分别论》义有与经部同者，世与行异乐，净想心通见修断，灭定有心，未断命根。《分别论》义有与犍子部同者，说睡眠体，不相应行，可少有用。《分别论》义有与法密部同者，身力身劣，无别自体。《分别论》义有与旧阿毗达磨同者，信、进五根，唯是无病，异生不成，自性相应等流胜义。四善不善，观其所同，会其所通，物以类从，大道为公。若一切有部者，结集始畛于窟内，铁牒终封于环城，五事谤极乎穷凶，研辨锡予于邪恶，幽锢不第，理迷僻执，何乃仇事。性本瞋无，匪唯伐异，此固《分别》之所不能鸠，《般若》之所不能近者。如善因明，置言自许，要敌舍有，权决所彰，洪维经部，善友斯逢，异门同有，援溺殊实，夺论举经，超宗凭理，不能由般若入大，独不能依瑜伽胜进欤？譬喻论师，旧义今异，《顺正理论》，多称上座。《宗轮论》言，有一味蕴；《正理》则

说,义隶譬喻。《宗轮论》言,胜义有情;《正理》则说,譬喻论师,沙门果体,唯是有为,有为可坏,无为保信。《宗轮论》言,其余所执,多同有部;《正理》则说,一义一理,举足动足,有部都乖。故谈经部,不应但溺譬喻师言,应寻上座于《顺正理论》。

四俱舍称学不称宗

不祧义是宗义,无上义是宗义,库藏义是宗义,族众义是宗义,摧敌义是宗义,标帜义是宗义。世亲留学迦湿弥罗,十有二年,返国衰老,随出随书,《毗婆沙》义,破以经部,日讲日偈,积偈六百而《俱舍》成,曾无几时,咨嗟谤大,割舌赎愆,方欲坛墀遽尔掙帜,万古不祧,何足谈矣!唯识《摄论》,宝性甘露,奴其所主,臣其所天,无上无容,失所尊矣。心所非假,处义非假,除是以外,大本大经,挹资经部,若欲存在,止可称名经部末宗,简其所产,虚库藏矣。阿逾陀国曾未风靡,新日之威,即召外师,资党有几,王何能军,族众凋瘵,灭覆惧矣。新萨婆多,雹击垒显,既不面决,亦不论救,不啻揖疮,云何御寇矣!不违理故,是所宗故,必也正名,言何顺矣!是故俱舍称宗,无乃云汉封疆,愚劳漫漶欤!然必称俱舍学何耶?趣资中有,诞登资渡,种果资莠,创始于经部,结归于唯识,枢机于《俱舍》。若学唯识而缺《俱舍》,虚空无源。君子不然,例此而谈,成实不称宗耶?《成实》之作在龙树后,若犹称宗,是何以异舍家而途,在龙树后而犹成实何耶?《成实》枢机,乃犹《俱舍》,《成实》非自足挹取耶?《成实》多义,虽本经部,善有趣空,造端乃异,何所异耶?唯蕴是实,五阴成人,尘造大根,色香味触成瓶。若对理论,因缘假名,一切非实,不患无明,而患在执,简念唯慧,金刚三昧,治在一空,是为《成实》趋异。吾尝有言:诃梨跋摩,实以经部不善空义,决诸部长,别组论聚。今意诸部决聚之长,见《分别论》,成唯于彼,得毋资

取，然无可考矣！

五舍有部义取经部义

何为如是取舍耶？有部结小有之终，经部开大有之始，于何知之耶？小悉人空，而苦法实；大则二空，真理乃出，三世皆有，三法皆实，终古塞大王之路，长夜无达旦之期，无隙可乘，不舍何待！蕴处皆假，过未非实，虽一极微，功悼亏簋，而法执能除，二空理显，有机可入，不取奚为！表其大略，未能细微，得有所谓趋义者十，比事者三焉。

云何十义？一者，异门有义，是法相义。二者，无别有体义，是唯识义。三者，种子义。四者，依义。此二义是阿赖耶识接近义。五，刹那无住义。六者，无漏智有分别义。七者，依智不依识，依有分别智，不依无分别识义。此三义是法相依他诠用义。八者，一念二缘义，是唯识俱转托变义。九者，分别俱生义，是大乘断障渐非顿义。十者，不依律义，是大乘有所建立教依经论义。云何三事？境之为唯识、五聚、法相九事事，行之有所治业惑，能治三学事，及与果事。

一、异门有义，是法相义者。有部据三世有说一切有，三世有者，作用有别，已作、正作及与当作，说过、现、未各有作用。非体有殊，最极要义。所缘所依，业生后果，系及离系，过未若无，都失所事。经部不然，一破作用，彼同分法，现实无用，而岂无现。二破所缘，我许缘无，云何缘无？诸有达无，第十三处，达无之达，即是缘无，追忆曾相，现在如曾，逆料当尔，现在如未，缘无而缘，得成所缘。三破因果，非过去业，能生当果。然业熏种，引续转变，当果遂生。四破离系，彼所生因，随眠种故，能系烦恼。若随眠断，得离系名，种断不断，系离不离，何关过未？综此四义，岂恃过未，一切事成，若谈圣教，教依现果，说过去因，亦依现

因,说未来果。有灯先无,有灯后灭,以有显无,非无是有。依与果说,业去犹有,依取果说,未来可有,都非实有。若是实有,实有过未,于圣教中非为善说。应如经说,如其所有,而说言有,是名善说一切有者。此异门三世有义,缘无之缘,得成所缘,正符大乘唯识三世。又谈圣教,以有显无,正符大乘法相三世。精义绝伦,能无倾取,以是因缘,舍有部义取经部义。

二、无别有体义,是唯识义者。如不相应行,识分位故。唯识所谈,非别有体,摄境从心。世亲于时瞻望勿及,摄假随实。经部于义,诚见优长,虚空洞然,宁云窒塞!以是因缘,舍有部义取经部义。

三、种子义,是阿赖耶识接近义者。缘生要义,实在因缘,说有六因,唯除能作、相应、俱有、同类、遍行及与异熟,皆因缘性。是有部义别立种子,谓有法体,虽经劫灭,而自相续,辗转相仍,犹为因性。于此种子,随义立名,或名随界,或名熏习,或名功能,或名不失,或名增长。善隐恶现,有随俱行;善根不断,以未断故,犹有可起;余善根义,随俱善根,即旧随界。是经部义,法灭而不断,缘生而不乱者,其唯种子乎!阿赖耶识名一切种,经部不能一切,而熏习功能乃堪符顺,精博不逮,而风起青蘋。以是因缘,舍有部义取经部义。

四、依义,是阿赖耶识接近义者。所依微细,难可了知,厥有三种:一者无心,二者无色,三者生死中间。有部二定,后依于前,定前无间心,引出定心起。有部无色,依众同分及与命根,同分、命根更互为依。经部则无心无色而有种子,心种依色,色种依心,无色由心生,心与心所更互为依。灭定由身起,定内五根,带种出定,其异师者说灭尽定,犹有细心。有部中有,种果中间,有芽相续。大德逻摩,中有名色,引结生识,是为名色缘识。中有识引,生有名色,是为识缘名色。部义如是。此中若立阿赖耶识,则所知依者,心依色依,名中转识,亦互为依。广厦长林,一

切安隐，经部虽不能尔，而身心实物，殊非命根及众同分。依倚冰山，惶恐机陞。以是因缘，舍有部义取经部义。

五、刹那无住义，是法相诠用义者。有部住实，有得体时，即有住时。上座不然，虽得体时，而无有住。《抚掌经》言，刹那显行，有暂时住。余不忍受此言，若由住力能令诸行暂时住者，何不由此令诸有为历千俱胝刹那量住？由此道理，建立前生于后，后依于前。此义不论，夫无住者，大异于小，用异于体，利他异自，有为异无，般若以此无得无留，瑜伽以此善巧方便，妙义观止，宁能不居！以是因缘，舍有部义取经部义。

六、无漏智有分别义，是法相诠用义者。知断证修，正如是知，说名尽智，正如是知，不应更知，名无生智。如何无漏智可作如是知耶？迦湿弥罗观后后得有漏智知；健驮罗国亦无漏智作如是知。大乘后智，于义有四：后得有漏、后得无漏、后得有分别、后得无分别。经部所证，渐能符信。以是因缘，舍有部义取经部义。

7. 依有分别智不依无分别识义，是法相诠用义者。有部五识缘实，经部五根发识。粗唯缘俗，无分别故，如镜照像，不任为依，是故圣说依智不依识。意识分别，通缘胜义，兼依非依。夫大乘至义，无漏有为，尽未来际，作诸功德，智依后得，分别是有。以是因缘，舍有部义取经部义。

八、一念二缘义，是唯识俱转托变义者。如他心智，有部一时一念缘一事境，如缘心时不缘心所、正缘受时不缘想等。经部一念缘二，贪眠俱行，然唯自他心及心所同类实相取为所缘，而俱不取他心所缘及其能缘。据经部义，用勘大乘，托质变影相分非境，犹为极微，不能骤合，而缘自不缘他，三界唯心现。以是因缘，舍有部义取经部义。

九、分别俱生义，是大乘断障渐非顿义者。有部身见，唯分别起，唯见所断；经部身见，更有俱生，为无记性。是修所断，如禽兽等，一法二习，渐义斯阶，虽未一切，乃烛方隅。以是因缘，

舍有部义取经部义。

十、不依律义，是大乘建立用经论义者。律但赴事，因缘譬喻，有是犯事，制是止持。七聚广律，诸足溯源，有是护事，建是作持。二十犍度，何非征实？经论诠义，知法知义，是称知识。事狭义宽，事枯义妙，事固不足，范围乎义！义则实能，发生乎事，溯实量有，株守难移，大漠翔空，开怀有畅。经部既以量弘深悼僻执，岂堪困律，己义沮伸？若夫大乘，义且无方，方广希有，不可思议。现比为理，经论为教，有所建立，亦不以律无疮而伤，因论生论，大唯经论，小教崇律。胁尊者言：部执纠纷，有部正轨。是则律学率由典常，空有两轮。律亦分径，《十诵》极有，《迦叶维》律，极谈于空，《四分》、《五分》及与《僧祇》，空有牵率。精义入微，端资钩索，先应比事，次应属义。五论四律，如治四《含》，大论周旋，此土列匠，励宣素学，皆囿《四分》，极至无趋，漫漶非竟。迦叶维部、广部未来，故治律学应于有部三致意焉。东方缺籍，事以义行，故治诸部应于律学三致意焉。

说十义竟，继说三事。境之为唯识五聚事者，心法且谈六事，心所法且谈四事，色法且谈六事，不相应行且谈六事，无为且谈三事，余义余事，互隶余处。

心法且谈六事者：识，非若有部，唯是了别。要知此非胜义，若谓了时，说名为识，不能了时，应成非识，不应非识，可立识名。

五识，非若有部，通缘现在。要知唯缘过去，无间灭色，现识因故。

二眼，非若有部，俱时见色。要知前后起用，见即分明。

因果，非若有部，俱时发现。要知因时无果，因缘前合，令现事生，东障日光而西方现影，三杖俱起而绳地连持。若互为因，造与大种，心与随相，为因应互。

异熟，非若有部，同异以类，异类而熟；要知同异以时，异时而熟。

见闻觉知，非若有部，眼见耳闻，意知余觉，所证如死，能证立觉。要知五根皆四，五境容起，作用有别，差立四名，意除现见有闻觉知。

心所法且谈四事者：见，非若有部，是实眼见，是实识见，是实像色。要知三和名见，都无有实。

轻安，非若有部，相应各别，而言五识名身，唯漏及散，意识是心，通定无漏。要知心是心所，身为轻触，皆定无散。

寻伺，非若有部，相应一心，要知各别。

色法且谈六事者：色，非若有部，是实有体。要知五识依缘，俱非实有，一微不成，众微则假。

有对，非若有部，强立三种。要知障碍他生，可名有对，境界所缘。都缘自境，岂其有对。

大种，聚中知一知余，非若有部，势增知一，如筹囊针，遇缘知余，坚显流相。要知此聚于余，无有体相，而有种子，经说于水聚中有种种界。

触，非若有部，四大种外，更立多事，别实有体。要知滑涩重轻，及冷饥渴，四大差分，似有别性，色界云何而有冷触。

身根，非若有部，不遍发识，发则散坏。要知全身没水，身根极微，遍能发识。

极微，非若有部，独一而住，唯能变碍，不能发识。要知无一极微，各处内住，变碍义成，且能发识。

不相应行且谈六事者：得非得，若非有部，别实有体。异生圣者，起世俗心，以得差别。要知烦恼断未，可差圣凡，名色种子，于生自果，辗转邻近，转变差别。

同分，非若有部，别实有体。能依所依，一类相等，名有情同分，随蕴处界，各类相等，名法同分。要知相似种类，诸行生时，于中假立，人同分等。

二无心定，非若有部，别实有体。遮未来心，能令不起。要

知定前违余，令余不定，假立定名，出后入前，法无容住。

寿，非若有部，别实有体，能持识暖。要知业住引势，假得寿名。

四相，非若有部，别实有体。诸行有为，由四本相，本相有为，由四随相，随相生一，本相生八。要知四相且无，况复随有？相续行中，初起名生，终尽名灭，中转名住。前后别异，非一刹那，说三有为。若以刹那说四相者，本有今无名生，已有还无名灭，后后嗣前名住，即前后别名异。四相于法，非即非离，缘合即起，何劳生相？

名句文身，非若有部，别实有体。语但音声，名始了义。应知语即是名，非但是声，语一瞿声，能诠九义。

无为且谈三事者：虚空、择灭、非择灭，非若有部，别实有体。总说善常。要知暗无触对名虚空，简余不生名择灭，离择不生名非择灭。有部说有，我亦不说无为体无，但应如我所说而有。有先非有，有后非有，圣于苦谛，见唯是苦，于苦非有，见唯非有，无为非有体，可得如色定，非有用，可得如眼耳。

无为涅槃，非若有部，此体不生，未来乃有。要知涅槃不生，本来自有，熏种不现。说过未断，非设劬劳，为令因灭。

无为无障，非若有部，不障他位，即能作因。要知常非因事，而能与识作所缘缘。

问：叙经部义，应顺《俱舍》因果缘事，而别用五聚何耶？

答：五聚隶法，六足如是，有宗不违。世亲后作《百法明门》，依《瑜伽·本母》分，宗承五聚，法相所同，法义所独，一人所作，前后斯通，大小俱径，故谈境事先之于五聚。

复次，境之为法相九事事者，蕴处界且谈一事，缘起且谈八事，食且谈一事，谛且谈一事，余义余事，互隶余处。

蕴处界且谈一事者，蕴，非若有部，是实物有，一实极微，亦得名蕴。要知聚义乃是蕴义，非一实物而有聚义。

缘起且谈八事者，十二缘起，非若有部，体是五蕴。要知罗汉有蕴，而无行爱，然经说三际无智为无明等体。

无明与行，非若有部，过去得名。要知此二通后关系。

行缘识，非若有部，唯是生有，刹那为识。要知由引业力，识附中有，趋赴结生。

名色，非若有部，识后处前，中间诸位。要知具足五蕴，相续一期，说名名色。

受，非若有部，是俱有因，与触俱起。要知根境为先，次三和触，第三刹那，缘触生受。

一心受中十八近行，非若有部，已离贪位，有漏皆摄。要知与意相牵，但摄杂染。

取，非若有部，即系二种，欲贪妙欲。要知但从二生，执即不舍，假名欲取。

缘起，非若有部，起而非生，谓未来法；生而非起，后心过现。要知生唯过现，便违经说，生死非未，便坏三际。

食，且谈一事者，四食，非若有部，段招后有，思住现身。要知初二益身，所依能依，有若养母，养已生故；后二于身，引起当有，有如生母，生未生故。

谛，且谈一事者，世俗胜义，非若有部，瓶衣俗谛，极微胜义，依胜义谛，说有等，是实非虚。要知如出世智，及彼后得世间正智，所取诸法，名胜义谛。如此余智，所取诸法，名世俗谛。

说九事已，且一辨解。五聚隶法，更及九事何耶？《摄论》爱、非爱、缘起齐于自相，分之为二。十二缘起，《百法》不详，详于《五蕴》。九事摄属，非唯小大。空有两宗，皆同法相，是故次之于九事。

行之所治业惑事者，业具谈五事，随眼且谈十事，余义余事，互隶余处。

业且谈五事者：业，非若正量，动名身表。从此至余，非若有

部，形为身表，别起体实。要知三业皆思，加行起思，思应作事，说名思业。更起作思，随前思事，动身发语，名思已业。思及思已，说名表业，表思势力，熏起种子，名无表业。无心有种，无表非实，八记八破，于此应研。

又业，非若有部，但立四业，若于时定，熟无不定。要知广应八业，时即有定，异业不定。

又业，非若有部，一业唯一生受。要知一业能感多生，现强受二，生但受后，后劣不受，但唯一生。

又业，非若有部，身语意三，皆名恶行。意恶行三，贪、瞋、邪见，离思有体，要知贪、瞋、邪见，即是意业。

又业，非若有部，三毒体别，为思业道；前七身语，亦思业道。要知恶趣为道，后起为道，贪等即业，离无别体。

随眠且谈十事者：随眠，非若大众，欲贪心外不相应法。非若有部，无别实体，即九十八使，应知随眠非心相应，非不相应。烦恼睡位，说名随眠，觉位名缠。睡种随逐，觉现缠心，于自体上差别功能，从烦恼生，能生烦恼，说名种子。譬如念种，是证智生，能生当念差别功能；又如芽等，有前果生，能生后果差别功能。

忍断，非若有部，有顶皆见，智断皆修，八地所断，圣见非修，凡修非见。要知异生不能断惑，或复不能断见烦恼。

萨迦耶见，非若有部，萨义是有缘无不生心，缘有乃起见。要知萨之云坏，迦耶云聚，和合无常，有情法尔。

戒取，非若有部，唯见苦断，迷苦谛故。要知戒取，通见修断，迷苦谛因，四义严弹，乌容成立。

常我乐净，想心见倒，非若有部，乐净想心，唯属见断，预流无倒。要知乐净通修，常我唯见，想心八倒，学断未全。

二疑、二痴及与七见，非若有部，止此十一，于自界地，五部诸法，是能遍行。要知十一以外，爱、慢二使，亦应遍行。

无记根，迦湿弥罗依因义是根义，舍慢立慧。健驮罗国，坚强义是根义，舍慧立慢，爱、痴、无记，并立为根。

乾中欲漏，取中欲取，非若有部，说属于界。欲界名欲，要知属境，五欲起惑，说名欲乾，欲贪名取，无关界系。五盖障五蕴，非若有部，昏睡障慧，掉悔障定。要知掉悔障慧，昏睡障定。

四对法中四法说远，其时远者，非若有部，去来于现，世性各别，虽复邻近，亦说为远。要知去来于现，离法自相，未来未得，法自相故，过去已舍，法自相故，是故为远。

复次，行之能为治三学事者，戒学且谈八事，心慧学且谈二事，余义余事，互隶余处。

戒学且谈八事者：近住一昼夜，非若有部，旦日光明，能碍舍戒。要知如来方便，观理观根，量而后授。

斋支，非若有部，七支非斋，八支亦斋，如见如觉。要知总斋别支，不可正见，即正见支。

近事，迦湿弥罗：若离五戒，即非近事。健驮罗国：但受三归，即成近事。

又近事，非若有部，先已具受，一少多满，持犯说四。要知约量多少，随受说四。

不律仪，非若有部，遍于一切有情界得。要知律仪可尔，非屠羊人至亲损害，为救自命而亦欲杀。

又不律仪，人受近分戒，至夜正尽。迦湿弥罗：若不更作，无缘得恶。健驮罗国：如停赤铁，赤灭青生。

又不律仪，非若有部，必无缺支，及余一分，住不律仪。要知随所期限，支具不具，全分一分，皆得名住。

舍戒，非若有部，非犯余罪，有断尸罗，非犯一边，舍一切戒，出家受具，应可再行。要知四重随一，勤策苾刍，一切俱舍，无惭愧力，更能发戒，岂其故抑，不令再行！

念慧，非若有部，以念持慧。要知以慧住念。

觉支道支，非若有部，修近菩提，助觉胜故说觉支增；见道速转，通行胜故说道支增，经随数便先觉后道。要知但于见道建立觉支，如实觉知四圣谛故，总于见修建立道支，俱通直往涅槃城故。

果事者，且谈十事，余义余事，互隶余处。

一、不可思议事：超理无比，小不能知，如佛举意遍知。若有部，寻常推测，为比为占；经部都非；如世尊言，诸佛德用，不可思议。

二、自在事：超事无作，小不能知。如佛留寿行，舍命行。若有部，留伏死魔，舍伏蕴魔；经部都非，为显自在，死则令舍，活则令留。

三、大定事：超定无人，小不能知。若如有部，佛有散心；经部视佛，曾无不定。

四、他方佛色事：超量无数，小不能知。若如有部，十方世界，唯一如来；经部同时，定有多佛，各化三千。

五、佛化生事：超生不测，小不能知。若如有部，佛乃胎生，若化生佛，灯灭无遗；经部不然，信佛有愿，虽是化生，依持愿通，留身长久。

六、佛依身事：超色难量，小不能知。若如有部，归依佛宝，但无漏法；经部不然，诸佛体性，亦摄依身。

七、转法轮事：超法无上，小不能知。若如有部，法轮三转，唯是见道，憍陈如悟，名已转轮；经部不然，三转十二相，四谛转三周。

八、解脱事：若如有部，心慧二脱，即解脱蕴；经部则离脱清净，非唯胜解。

九、罗汉留寿事：若如有部，转富报为寿报，引宿残为现用，但资异熟，限于已往；经部则转拨宿势，引取未来。

十、罗汉退事：若如有部，初果不退，二三四退，退思护住，及

与堪达，俱有退义；经部不然，罗汉无退，初四圣慧，二三世俗，圣慧不退。说罗汉退者，但有漏定，决非果退。

谈果事已，因论生论，而得三事：

一、显于大乘，真是佛说事。无著《庄严》，八因成宗，成于大乘，真是佛说。若如《俱舍》，不必宗因，但选部义，大乘部执，义有同符。云何共此一义？彼部非佛说，此部说为佛，净理得结，应信部执，部义符大，应言大乘。故尝论言：能读《俱舍》，能知经部，显于大乘，真是佛说。

二、凡大立义，有其由来，骤而观之，种子熏习，差别功能，俱生分别，一切种种，创自唯识，穷究其源，基于经部。因其所有，琢瑜锻金，唯大独妙，室家经始，小亦劬劳。故尝论言：能读《俱舍》，能知经部，显于唯识，经历綦多，滥觞攸远，精细斯尽，运用之神。

三、凡小胜进，归其有极，出有部，入经部；出经部，入俱舍；出俱舍，入唯识。如箭引张，如水赴壑，机动势迫。故尝论言：能读《俱舍》，能知经部，显于小乘大乘，咸趋一致。

六舍经部义取俱舍义

何为如是取舍耶？法界法尔，现证现知，无不可有，有不可无。若无心所，三性则无，凭谁幻力，长夜澜翻？以何因缘，涅槃无住？若无无明，爱、取诸事，第二缘起，因果荡然，一切法坏，曷足胜穷！故于经部取而复舍，智人顺势，法尔而然。今且略谈，谈于五聚事者十二，谈于九事事者八焉。

谈于五聚十二事者，不染无知，经部所执，体是智无；《俱舍》不然，未成佛来，有漏劣慧。

十大地法，经部则云：无如所说。此但三种，经说俱起受想思故，眼色伽他，次第义故，说识言故，不离识故，欲为根本，不

了义经。《俱舍》不从，而用《婆沙》十法，刹那和合遍有。

三和合触，经部则云：经但说彼和合众缘，非实触相，和合所生。《俱舍》不从。

欲，经部绝非大地，阿闍地迦经所说故。《俱舍》不从。

慧，经部此于无明疑俱心品，相用无故，非大地法。智与无智，犹豫决定，理不应俱。《俱舍》不从。

念，经部但于过境施智行相，明记而转，无别大地，经说有失念故。《俱舍》不从。

能作动意，于所缘境，此非大地。若于所缘，唯作动意，诸余心所，应不能缘。若亦由斯方能缘者，理不应尔，名作意故。《俱舍》不从。

胜解，经部于所缘境令心决定，此与智相都无差别。《俱舍》不从。

三摩地，经部心体缘境，但不流散，非别有体。一者，若此三摩，令心住一，岂无此体，心转便多。二者，若谓多心，此持令一，唯一堕境，云何又说刹那刹那有三摩地？三者，但见心住所缘，不见此令必住。四者，法有功能，自住自境，何待余法，令彼而行。《俱舍》不从。

色，譬喻论师，十种色界，唯大无造，触中许余，无所造触。诸或许色，无四大种。离日轮光，孤香独触，又或许大，不必具四。《俱舍》破之，坚非是色，眼何能取？色非是坚，身何所觉？造外大种，应别说四。

寿，经部势引，《俱舍》破之。寿体势引，行而无障，往趋无处，毕竟不堕。

异生性，经部是见所断。《俱舍》破之，离欲成就，不染无记，若是见断，苦法忍智，非名圣者。

谈于九事八事者。处，经部非一实微，蕴既是假，眼微聚成，处亦应假。《俱舍》破之，多积聚中，一一极微，有因依故。若不

尔者，根助识生，应非别处，是即应无十二处别。

三界五受，经部有身有苦乐至四定，有心有忧喜至有顶。《俱舍》不然，色界无男女忧苦，空界无五色喜乐。

缘起，经部缘先起后，然非一法先至后生。《俱舍》破之，无明等法，各有蕴聚，十二缘起，是说可然。眼色于识，各为一缘，岂成聚集，故要起位，即亦至缘。

无明，经部说是恶慧。《俱舍》破之，无明暗钝，无猛利见，然与见应，慧不染慧，无明染慧，不与慧应，应恶慧外，别有无明。

非理作意，缘起何支？古时世亲，属取支摄；室利罗多，摄属触支。《俱舍》破之，佛为众生，除三际愚，说十二支，从前生今，今复生后，意别有在。老死有果，无明有因，生死始终，此难非理，属取属触，皆不成释。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经部释经，厥有五师：

一师，上座弟子大德罗摩。施設三义：一者，依此支有，彼支得有；由彼支生，余支得生。二者，依前际有，中际得有；由中际生，后际得生。三者，无明无间，亲有于行；无明辗转，行间接生。此之所义，《俱舍》不从。

二师，异师世曹。非本无因，诸行可有；亦非常因，诸行得生。《俱舍》破之，无因常因，生句已足，有句何须？

三师，上座同学。由因相续，有果相续；由因分生，果分亦生。《俱舍》破之，此欲说生，何缘说住？何故乱序，先住后生？

四师，室利逻多。依此果有，彼因有灭；由因生故，果方得起。《俱舍》破之，经应言灭，不当云有；经应先因，不应先果。

五师，先轨范师。无明不断，诸行不断；由无明生，诸行亦生。有义是种子义，是现行义。《俱舍》从之。

生有心，经部异熟受生，初受生得。《俱舍》不然，欲胎卵湿结生相续，定染污心。

苦谛，有部乐少苦多，谁有智者，痛浇计乐？鸠摩罗多，乐是

苦因，乐能集苦，有苦希乐。《俱舍》不然，乐是行苦，是名苦谛，一非常法，二违圣心。

七舍余部义取俱舍义

所以如此取舍者，入主出奴，人言是倚，矫乱漫漶，斯道何由？君子日新其德，不拘拘于执旧。

有宗根本在一切有，空宗根本乃在大众，舍于余部而得异大众者为十有四，异化地者二，异正量者一，异犍子者二。但顺论文隅举其式，若详学派应广搜陈，今姑且置。

异大众十四事者：一者，以识而见。二者，睡眠之法，是欲贪外，心不相应。三者，不待相续，业与异熟有俱时转。四者，下地随乐，能见上色，如生欲界，乃见上天。五者，四禅灭定，生意成天，位不在九，而在第五。六者，无色界有色。七者，五趣自体，通善及染，经说异熟起已，方名地狱，非说地狱，唯是异熟。八者，结生相续，无染污心，犹如菩萨三时正知。九者，无有中有，质像有间，依境而生。十者，地狱狱卒，是实有情。十一者，是物生已，自然而无，名非择灭。十二者，缘起无为。十三者，预流有退。十四者，诸谛顿现。《俱舍》于此诸谛顿现，而言见与缘事，行相各别，不可约见而说于顿，见一谛时于余自在，说顿无失。若见苦时，而即断集证、灭修道，说顿无失。

异化地二事者，劫坏无种，风从他方飘种而来，无色有色。

异正量二事者，动名身表，狱卒实有。

异犍子二事者，两眼互见，离蕴有我。

八舍俱舍义取大乘义

何为如是取舍耶？有胜利故。取于大乘阿利耶？胜利无

边。择要谈十：一者，信有如是阿赖耶识。二者，信有如是一切法空。三者，信有如是平等平等，身亦不可得，法亦不可得，无所用其坚固僻执。四者，惑障无边，对治无边，坚固炽然，无所退屈。五者，有情无边，悲愿无边，三阿僧祇方便相应，无所用其诞先登岸。六者，入大乘光，遍闻十方一切世界如来妙法。七者，如实了知一切法相，有即说有，无即说无，无所用其寻思比度，虚设劬劳。八者，一切解脱，寂静圆明；圆明寂静，诸苦乐受，皆无有苦。九者，了知成佛，尽未来际，作诸功德。十者，现前安然，恬定不惑，渐历诸境，得大无畏。

复次，阿赖耶识有十大利，小不能知，应深信受：一者，有能。生灭因果，二缘起故。二者，有依。无色无心，此所依故。三者，无外。色心皆识，亲而不离故。四者，无我。本识转识，互为因缘故。五者，非断。相似相续故。六者，非常。顿起顿灭故。七者，无量无边。染种无始，净种无止故。八者，能受能持。无覆有力故。九者，深细。唯佛十力，乃穷了故。十者，方便究竟。一切相应故。法界若不如是圆满整齐，则不到今；法界到今，是必如是圆满整齐。法界观人，一刹那间，证知法界，现见如是圆满整齐，非故如是圆满整齐，比合法界。然言说文字，模填法尔，则亦不妨比合法界，故设如是圆满整齐。

世亲菩萨，小论千部，大论亦千。结小开大，机枢之作，《俱舍》犹留，大作多佚。破毗伽罗三十二品，徒存其目，《维摩》、《胜鬘》，诸论未来。犹足深庆，此土译行除《遗教论》，有二十七，是二十七论者，唯识法相法义俱在。舍于《俱舍》，取于大乘，马迹蛛丝，昭明可揭。

一者，《二十唯识论》成立唯识。此姑谈三：一者，极微。外境病根乃在极微。《俱舍》则和合五缘，实微意知。《正理》则和集相资，一多有系。是二家言，施設至巧。若非现证，谁拔长沦！大乘唯识，极微聚色，觉慧分析，一切俱无。二者，处实。《俱舍》

执经十二处别，尚破经部。若非现证，谁拔长论！大乘唯识，从自种子缘合而生。佛依彼种说眼处等，无别实色。依处而化，入人无我；依唯识化，入法无我。然根是种生，此言精辨有十一过。安慧救谓：由未建立阿赖耶识，破彼外色，根发识用，假名种子。若不说种为根，根便离识而有。三者，根识和合假名为见。《俱舍》如是，然根是色法，不能量境，现见量体，唯心心所。

二者，《摄大乘释论》成立阿赖耶识。且谈数义：一者，若不信有阿赖耶识，熏习不成。《俱舍》前念熏于后念，然无二念，一时生灭，熏习而住。若谓同类，更互相熏，然异相续，熏违自教。二者，若不信有阿赖耶识，三杂染不成，十二缘生不成。《俱舍》心所依心，心依心所。心所如何能为心依？识缘名色，名色缘识，如何兼说？中有及彼结生相续，然《摄大乘论》既别立有染污意识，而兼及第一，犹是意存随顺。

三者，《成业论》成立第二缘起阿赖耶识。诸破表业，破有部形，破正量动，都同《俱舍》。若譬喻师，色为业性，非显非形，心所引生，能动平等，《成业》破之。二定细识，是说第六，《成业》破之，而谓细识是阿赖耶，便感当来爱非爱果。

四者，《百法明门论》成立唯识五聚。《俱舍》心法，为一意识，《百法》开六，而加末那、阿赖耶识。《俱舍》心所，大地为十，《百法》为五，余唯处地开立别境。《俱舍》善十，而缺无痴。《俱舍》本惑，痴入大随，贪、瞋、慢、疑归不定摄，而缺五见。《俱舍》大随，失念、散乱及不正知，三皆缺然。《俱舍》不相应行，缺其十一，而多非得。《俱舍》无为，缺想受灭、不动、真如。总其法数，但七十五，摄义不尽，且多粗误，是以《百法》，创始有作。

五者，《四十唯识颂》，八识诸心所，三性二缘起及与五位，唯识要义，赅摄无余。是与《俱舍》，一结小终，一结大终，未及长行，遽升睹受，可谓开后论师之始。

六者，《五蕴论》成立法相三科异门说假。以蕴摄识，行摄心

所,不及相应。识开八种,义同唯识,门则法相。《俱舍》色法立十一种,五蕴则同。《俱舍》不相应行无流转等十;《百法》则异,《五蕴》则同。《俱舍》意界为无间灭,《百法》则异,《五蕴》则同。《俱舍》无为,缺想受灭及与不动,《百法》则异,《五蕴》则同。唯法相门五姓齐被,一雨普润,广矣大矣,大小一如。若夫唯识,质唯被大,故与小异;然亦可说《五蕴》随顺,《百法》真实。

七者,《辨中边论》成立法相学。唯此唯是法门广义,学世亲学,于《三十颂》而得其真,于此《中边》而得其大。分段义是蕴义,种子义是界义,受用义是处义,于因果用无增减义是缘起义。如是诸义,《俱舍》无是义,对治得果,种种别异。然和合聚义是蕴义,生长门义是处义。《中边》有是义,《俱舍》有是义。《中边》赅广,大小义存;《俱舍》论狭,唯一小分。

八、《佛姓论》成立三性。佛以因缘,除五过失,生五功德。方便权说,悉有佛姓。真俗二谛,不可说有,不可说无;人法二空,分别依他,以是差别,非有非无。以故佛姓非有非无。《大论》无姓以障诠解,《如来藏品》同一真如,非水性异,但秽不秽,判二佛姓。然观此言,非善方便,似无种子,非世亲义。真谛译书,以故难读。

九、《十地经论》成立行果。

十、《弥勒所问经论》成立施、戒、修三,行相功德。十二因缘,一重因果,足显轮转,及离断常、施設两重,实为无用,施而复施,犯无穷过。《十地经论》、《弥勒经论》,都同《俱舍》,两重因果,准窥师说。推勘梵本,《地论》、《瑜伽》都无少异,显是译谬;而言世亲《十二因缘论》亦等《瑜伽》,然其书不可得而见矣。净意郁楞迦,因果两重,与此无涉。

十一、《涅槃本有今无偈论》。本有今无,本无今有,及三世有,都无是处,与《俱舍》说,微异其义。

略读世亲十一论已,对于《俱舍》,非无因承,非无随顺。终

究其旨，诚舍《俱舍》，诚取大乘，取舍因缘，亦是法尔，亦是胜利，已说无遗。然除《俱舍》有关系外，唯我世亲犹有多论，应约略叙而得六类十六论焉：

一者，《法华》、《涅槃》，教所极崇，世亲别义，乘则有三，教唯一，作《涅槃论》。破二明一，作《法华经论》。

二者，般若谈空，遮彼恶取，龙树未及，犹有幽玄，佛义始圆。世亲别义，作《金刚般若经论》，释世尊经。作《能断金刚论释》，释无著论，语意方便，入及大悲，都诠有为。作《胜思惟所问经论》，若《百论释》，纯明空义，何无一及空外幽玄？或取破外，或疑他作，是事应研，不应异例。

三者，净土修持，已成通义，然三界唯心，土原属识。世亲体大而思尤精，唯心净土独所明阐，作《宝髻经四法论》，作《愿生偈》。

四者，禅定修持，已成通义，世亲有作，作《六门教授习定论》，作《止观门论颂》。

五者，法门通义，发菩提心，行菩萨行，教授众生，转于法轮，简持法要。世亲有作，作《发菩提心经论》，说其行果，详于六度。作《文殊问经论》，有十四法。所求满足，有四发心，辩才无碍，有二道十智、十发十行、十无尽观、十对治法、十寂静地、七二修行。如此种种，速得菩提。作《大宝积经论》，十六教授，约广功德。作《转法轮经论》，为二转轮释十四难。作《三具足经论》，具施戒漏，具闻不漏，都具三种，得一切智。

六者，菩萨五明，因明用大。世亲有作，作《如实论》，详能破十四类，及堕负义。论轨论式，惜未来矣。

九称赞世亲

野人贡芹，婴儿坛论，见笑大方之家，然是下情孺慕，选词切

事，以十而谈：一者，精进圣人，抉择有慧，尽舍所短，尽趣所长。二者，精进圣人，大公无我，义悉取人，学不怙己。三者，精进圣人，有度能容，是所宗故，不轻婆沙，命名正理，犹称众贤。四者，精进圣人，不惜身命，迦湿弥罗，入险出险。五者，精进圣人，不恤衰老，留学传学，更别弘学，八十行年，无量文字。六者，精进圣人，强勇有力，妙解小义，谓大非佛说，知是谤大，割舌以赎愆。七者，精进圣人，不顾己位，广论开宗，初地无漏，以明得定，大放厥词，论小以千，论大以千。八者，精进圣人，能以一身，普作多情，龙树大空，无著大有，小空分别，小有婆婆。曾无一人，亦称小乘，亦号大宗。九者，精进圣人，能以诸部贯融一宗，大众、分别、成实三论，万网无纲，散沙乏撮，难可逃异，统不稽同。常山率然，击首而尾应，击尾而首应，击其中间，首尾俱应。惟我法相，唯独斯妙，谁使然欤！十者，精进圣人，舍命不舍学，睹史升后，翳光践约，乃谓慈尊说法，义犹此间，周遍圆音，得未曾有。传称无著先歿，世亲著书，然舍命不舍学，实不渝于此度。《解深密经》言：我说精进，遍于一切。空宗般若，有宗精进，法欤人欤！至心皈命！

十略说其余

问：正理论师，弹劾《俱舍》，不遗余力，世亲不救何耶？

答：不救有四义：一者，破我救他，不出我所已破。二者，不能坏《俱舍》义。传云：我今已老，随汝所为，我破婆婆，不将汝面。汝今造论，何须呼我？有智之者，自知是非。三者，《俱舍》有应破义，何用朋护？如《发智论》，仙人意愤，布洒他时，得杀谤罪，《俱舍》破之。然今《二十唯识论》，仙人意愤，反从所破，不惜《俱舍》，弃之如唾。四者，已舍《俱舍》，已取大乘，不屑屑于细微。

问：安慧糅《杂集》，救《俱舍》何耶？

答：大小对法，会归一致。安慧糅杂，别有用意。

问：光《记》、宝《疏》，引俱舍师破《顺正理》，是何意耶？

答：其细已甚，且汇而存。

问：近有世人，抑《记》伸《疏》，又何意耶？

答：以小诂小，《疏》容细密；冶以一炉，《记》实有心。《记》多旧闻，《疏》参新义。

问：治《俱舍》者何适从耶？

答：都无适从，且读《正理》，详经部义，汇世亲论，剖决从长。

民国十三年中夏

宜黄欧阳渐叙于支那内学院

藏要叙经

大般若经·第二分

菩萨正轨，境之为《楞伽》，行之因果为《般若》，差别为《华严》，果之为《涅槃》。今应谈般若因果，菩提之因是般若，般若之果是菩提，般若、菩提，相应不异，是为因果。自初发愿至等正觉，皆不离于实相，名般若波罗蜜。实相者，无相也，无其执相，非相亦无。其用在三三昧。定名空三昧，声闻多定，故多空。慧名无愿三昧，菩萨多慧，故无愿。舍名无相三昧，唯佛定慧平等，故皆无相。菩萨学佛，应学无相，然菩萨自智是三三昧。声闻能知蕴、处、界相，名一切智。菩萨广大三乘道相无所不学，名道种智。佛一切皆寂，又一切一切无所不知，名一切种智。菩萨之行，行道种智，故必三三昧也。菩萨学小，观空不证，箭箭注楮，直至菩提，是为般若。菩萨能道种智者，其唯此般若乎！

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我乃不相应，是故应学空。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众生苦不知，我皆令人无余而灭度之，是故应学一切智智。一切智智无量无边，空无所有，然后能容。一切智智反正杂处，空无所有，然后无碍，是故应以空为方便，学一切智智。以空为方便学一切智智者，菩萨学佛无相学也。因亦无相，果亦无相，无缚无解，无佛无涅槃，无智亦无得，有得无得，平等平等，皆不可得，是之谓得。巧妙不可诘者，法界也；巧便不可阶者，般若也。以是般若驭是法界，直上青冥，行大王路。自非诸佛聪明圣智，虚空建立，谁能语于是哉！此则般若之大凡也。

《大般若经》六百卷、十六分。《初分》、《第二分》、《第三分》、《第四分》、《第五分》，汪洋瀛渤，大义都陈。《六分》至《十分》，曰《胜天王》、《曼殊室利》、《那伽室利》、《能断金刚》、《般若理趣》，则江汉之支流也。《十一分》至《十六分》，曰《施》、《戒》、《忍》、《进》、《静虑》、《般若》，又一度之各别也。故欲周观，当观前五。

然前虽五，但详略异，而义事同。初为一类，极详，四百卷。四、五为一类，极少，十卷。二、三为一类，适中，七十八卷。龙树《智论》取《二分》释，故读《二分》至为方便。本龙树意作五周般若读：一曰舍利子般若，二曰善现般若，三曰信解般若，四曰实相般若，五曰方便般若。

舍利子般若(四品)

缘起品第一

欢喜品第二

观照品第三

无等等品第四

有佛般若，有菩萨般若，有菩萨、声闻共般若。以菩萨、声闻共般若故，佛常被舍利子、善现说般若。舍利子，人智慧第一，般若之法智慧第一，故五般若初说，应舍利子说。经言，此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即是空相应、无相相应、无愿相应故。经言，诸菩萨摩诃萨除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更无有余要所学法。何以故？三解脱门总摄一切妙善法故。菩萨依此三门能摄一切殊胜善法，离此三门，所应修学殊胜善法不得生长。而龙树说三三昧是声闻法，以是因缘，有佛三三昧，有菩萨三三昧，有菩萨、声闻共三三昧。以是因缘，菩萨之行，唯是般若；般若之用，唯三三昧。以是因缘，此周法叙乃有其四，此周法义亦有其四。

法叙四者，七事叙初，放光集众。虽全经系而此周殊，此周明三三昧故也。以是读《缘起品第一》。菩萨以无所得为方便，应习无边佛法，而欲成就无边功德，当学般若波罗蜜。是则一切智智行所向也，三三昧者行所乘也。以是读《欢喜品第二》。般若大行具四法义，般若大果具二授记。以是读《观照品第三》。说般若竟，诸大声闻以三十一名号称扬赞叹般若波罗蜜。以是读《无等等品第四》。

法义四者：一、菩萨般若是三三昧，二、菩萨三昧非声闻境，三、菩萨三昧有种种生相，四、菩萨三昧有种种功德。菩萨般若是三三昧者，不见义、非义、无义，是空三昧事；不观义、不着义是无相三昧事；不念义、不为义是无愿三昧事。如是三事于蕴、处等境，于觉分、十力等行，行其所行。菩萨三昧非声闻境者，一、观一切法自性空，二、从不舍离一切众生。菩萨三昧有种种生相者，空不生空界而生于佛界，悲之力也。所学有浅深，所生判分量。菩萨三昧有种种功德者，一行摄一切行，道相智趣一切相智。菩萨之所以为菩萨，般若之所以为般若者，当以是义观之欤。《心经》者，舍利子般若之要也，互相读而义益见。

方便般若(二十品)

无尽品第六十六

相摄品第六十七

巧便品第六十八

树喻品第六十九

菩萨行品第七十

亲近品第七十一

遍学品第七十二

渐次品第七十三

无相品第七十四

无杂品第七十五

众德相品第七十六

善达品第七十七

实际品第七十八

无阙品第七十九

道士品第八十

正定品第八十一

佛法品第八十二

无事品第八十三

实说品第八十四

实性品第八十五

方便般若，以十要提义，以四门读文。十要提义者：一、诸法一切非有非无，不可说言法皆是无，不可执学一定实相。二、法界不离诸法，一切皆依俗谛建立。三、胜义不动，而为有情不知，依俗设教，举足下足皆为有情。四、菩萨始由发心，终至正觉。举足下足，皆为一切智智。五、学般若学，应于一切法中学，故菩萨本学，为道相智学。六、遍学声闻断智，以胜智见超入离生。七、以无相为相而遍学一切。八、以无性为性而渐次修学。九、安立众相，一以无际空毕竟空，二以种种众多不可思议甚希奇法。十、一心现起，能摄一切。随修一法无作无相，而能一切一切，周遍圆满。

四门读文者：一曰无尽相摄门。缘起以无尽观，一切以相摄圆。以如是无尽相摄读《无尽品》、《相摄品》。二曰因果差别门。般若十胜利，教相四要略，行引修三慧。声闻、菩萨、佛三智，到彼岸七义。以如是因果读《巧便品》。思一切智，行菩萨行，不二增修，亲近善友，不离巧便。以如是发心差别读《树喻品》、《菩萨行品》、《亲近品》。一、以无戏论入，二、以道相智入，三、以无相遍学入，四、以无性渐次入。以如是入正性离生差别读《遍学品》、《渐次品》。三曰妙相妙空门。无得而德、无相而圆之一相，施身、入狱、饲虎、烧天之众相，以如是妙相读《无相品》、《无杂品》、《众德相品》。不见有情可脱三界，有情所住名相分别，以无名相法寄名相说，是为人空。但为实际行般若，但为法本性空求菩提，是为法空。以如是妙空读《善达品》、《实际品》。四曰功德究竟门。一、菩提道，二、菩萨道，三、严土，四、现通，以如是功德读《无阙品》、《道土品》、《正定品》。一、般若，二、解脱，三、法身，

四、三德显涅槃，以如是究竟读《佛法品》、《无事品》、《实说品》、《空性品》。读方便竟，然后知般若致用如是广大，菩萨度量如是展布，大乘精神如是充满。读方便竟，然后知涅槃常寂，华严无碍，般若善巧，宗各不同，而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摩诃衍义，浩瀚汪洋，莫不一致。不读方便，不知妙用，执一实相，莽莽荡荡。日月悠久，几何不流于败种焦芽、沉空滞寂也哉！

大般若经·第五分

善现品第一

天帝品第二

宰堵波品第三

神咒品第四

设利罗品第五

经典品第六

回向品第七

地狱品第八

清净品第九

不思議品第十

魔事品第十一

真如品第十二

甚深相品第十三

船等喻品第十四

如来品第十五

不退品第十六

贪行品第十七

姊妹品第十八

梦行品第十九

胜意乐品第二十

修学品第二十一

根栽品第二十二

付嘱品第二十三

见不动佛品第二十四

《小品》、《道行》、《四分》异译。五叙中三，而缺前后。叙中三者，叙须菩提般若、信解般若、实相般若也。缺前后者，缺前舍利弗般若，缺后方便般若也。《五分》与《四分》一类，文约而义丰。文约则最便初机，义丰则易知梗概。欲少读文而周知至义者，其唯《五分》乎！今且读《五分》三周般若之文。

初周须菩提般若者，此有其二：一曰三乘三解脱门。无所摄受三昧名空解脱门，无所取著三昧名无相解脱门，如幻三昧名无愿解脱门。三定总持，教唯是一。仁者见仁，乘则有三，非三三昧但声闻事也。二曰摩诃衍三事。悲以被功德铠，定以发趣大乘，空以乘大乘，行是三事而无缚无解，无二无二处。如是等等，读《善现品》。

次周信解般若者，此有其二：一曰帝释般若，为始学人歆之以福。彼功德较量，福之福有边，智之福无边。如是等等，读《天帝品》、《宰堵波品》、《神咒品》、《设利罗品》、《经典品》。二曰弥勒般若，为久学人教诫其极。彼随喜回向，有相义非极，无相义乃极。夫无相义者，绝幪帜名言而毕竟清净也。如是等等，读《回向品》、《地狱品》、《清净品》。

三周实相般若者，此有其三：一曰所学处。信解则却魔，却魔由孝护。般若为诸佛母，能生如来，能示世间诸法实相。般若为拔情大事出现，为佛性不思議事出现，为异生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事出现。如王大臣，一切成办。如是等等，读《不思議品》、《魔事品》、《真如品》、《甚深相品》、《船等喻品》。二曰能学人。初业学人，近友发愿而已。信解学人，离毒胜解以观其相。

求智度生，遣法不执，随顺无边，以显其行。不离法如，不离巧便，住平等心语以阐深义。不退转学人，有十五复次殊特状相，有四复次其余状相，以观其相。涅槃义、空义、集证义、心生灭真如义，以阐深义；梦行、愿行、不证行、无慢行、空离行、不行行，以显其行。如是等等，读《如来品》、《不退品》、《贪行品》、《姊妹品》、《梦行品》、《胜意乐品》。三曰如是学。一、不为声闻及与魔喜学，二、不为尽灭远离学，三、不起一切恶念俱行而摄一切功德胜利学，四、愿乐随喜学，五、幻心证幻法学，六、无分别学，七、非坚固学，八、为佛所赞学，而终之以付嘱久住，示境起信。如是等等，读《修学品》、《根栽品》、《付嘱品》、《见不动佛品》。

善巧义是般若义，于三三昧为无相。空义不动义，则为空、为无作。空然后能善巧，空如不善巧，趣寂声闻，焦芽缺用。不动然后乃善巧，不动如不善巧，一切有情昧本性空。谁复有能长劫舍身，始终求智？故三三昧摄一切尽，而究其至极，唯善巧为尽。持一善巧以馭一切，一切成办，一切如如，自在纵横，无复有过。故唯善巧，能事毕矣。涅槃不思議果，非般若巧便行而谁能至哉？学者莫不谈空，然要知空有二义：一、无所有之蕴执义，二、无自性之佛性义。若准前义，空则无所有，不可得，不可说，不知不见，如是不见亦复不见。夫不见者，不见有情之执见耳，遮遣五蕴以显示涅槃耳。若准后义，空则无尽，无量无边，即是蕴等，亦名真如，亦名涅槃，亦名菩提，亦名法界，又安在其可遣灭也哉！故唯善巧，空然后有用，有用然后能行。般若者，用也；用也者，行也。刹那息风断，非复有生；一息不善巧，非复能行，宁可忽诸？

解深密经

序品第一

胜义谛相品第二

心意识相品第二

一切法相品第四

无自性相品第五

分别瑜伽品第六

地波罗蜜多品第七

如来成所作事品第八

《解深密经》、《摄大乘论》，为无著学。窥基有言，经中之论，《阿毗达磨经》、《解深密经》是。《摄大乘论》者，《阿毗达磨经》所出也。论有二体，二百二法门种种刊定。佛时轨式，大小咸依，此体为阿毗达磨体。但集经律，一切法义都以类萃，而染净不淆，此体为摩咀理迦体。《解深密经》者，经中之摩咀理迦也。应以境、行、果三读其文，而以深义密意之解玩其义。境、行、果三读其文者，《摄论》净土引菩萨藏百千契经序品十八相，《摄论》法释引佛二十一德，又声闻十三事、菩萨十大，合之以读《序品》。无二、超思、非一异、遍一味之胜义境，八识唯识学，三性法相学之世俗境，合之以读《胜义谛相品》、《心意识相品》、《一切法相品》、《无自性相品》。《摄论》以四寻、四实入所知相，以六波罗蜜见彼入因果，以十地见彼修差别，夫是之谓菩萨行。如是以读《分别瑜伽品》、《地波罗蜜多品》。《摄论·彼果智分》详谈三身，此经则十二分别法身功德，大觉大果，无住涅槃。如是以读《如来成所作事品》。

深义密意之解玩其义者：一者，幻有义。有为无为决定无实，非分别所起，其相亦无。二者，唯识义。恐分别执我不演陀

那，非此识亦无。三者，法相义。依相生胜义说三无性，非三自性亦无。四者，种姓义。三乘有情，共一妙道，安隐涅槃，而言一乘，非有情根性差别亦无。五者，事法义。法界理趣，乘无差别，非圣道事法上中下亦无。六者，了义经义。无性有上二时说经为不了义，自性无上三时说经乃为了义。七者，知法知义义。八者，佛地二愚及粗重义。九者，精进遍于一切义。十者，契经四事、九事、二十九事，调伏七相，本母十一相义。

多闻熏习，如理作意，是无著学最初方便。地前菩萨，举足下足在十法行。此经《分别瑜伽品》者，乃瑜伽师辨释瑜伽修习差别至精且要之作者也。曰依法为住，曰于经善达，思得轻安，名奢摩他。曰缘别契经所受思惟，名缘别法；缘一切契经随顺真如，小大无量，名缘总法。曰五相知法，十相、五义、四义、三义以知其义。曰缘总为智，缘别为见。曰缘总止观，入地通达。初业菩萨亦堪随学，是亦可以知所止矣。

大乘有四三昧摄于一切：一曰大乘光。小大无量，经光弘世。二曰集福王。闻法善巧，十王大业以大其用。三曰贤守。大无量总任持不失，以陀罗尼而说于法。四曰首楞严，名决定行，其于说法亦名狮吼。因地修习，果地功德，皆以言音为大王路，是顾可以弃教而别行方便也哉！

晚近学定有二大弊：一、执定一门深入，二、徒矜形式修习。执一深入者，数息持名，乃至般若三三昧，唯识四寻思，种种非一。然龙树《智论》，观真人先有无量布施、持戒，心柔结薄，然后得空。邪见人但以忆想分别，邪心取空。《瑜伽师地》，种姓发心，自利利他，觉分无量，而后四寻、四实，加行入地，行六度行，通达唯识。此经瑜伽属在闻思，然曰有十种相，空能除遣；曰空治一切，就胜说此；曰于三性中都无所得，是则名为总空性相，是故非可执一而不通也。形式修习者，但举止舍，瞑目趺坐。岂知龙树举止舍修，小以为近，大以为远，反以戒、慧为定近门。世亲

六门，亦传作具，而别有作业，定固在彼不在此耳。冥行孤往者流，初乏资粮，中无主伴，后缺赅摄，莽莽荡荡，覆辙丧轮，呼无将伯，殃祸甚矣，乃犹不悟，岂不哀哉！

大方广佛华严经

- 世主妙严品第一
- 如来现相品第二
- 普贤三昧品第三
- 世界成就品第四
- 华藏世界品第五
- 毗卢遮那品第六
- 如来名号品第七
- 四圣谛品第八
- 光明觉品第九
- 菩萨问明品第十
- 净行品第十一
- 贤首品第十二
- 升须弥山顶品第十三
- 须弥顶上偈赞品第十四
- 十住品第十五
- 梵行品第十六
- 初发心功德品第十七
- 明法品第十八
- 升夜摩天宫品第十九
- 夜摩宫中偈赞品第二十
- 十行品第二十一
- 十无尽藏品第二十二

- 升兜率天宫品第二十三
- 兜率宫中偈赞品第二十四
- 十回向品第二十五
- 十地品第二十六
- 十定品第二十七
- 十通品第二十八
- 十忍品第二十九
- 阿僧祇品第三十
- 寿量品第三十一
- 诸菩萨住处品第三十二
- 佛不思议法品第三十三
- 如来十身相海品第三十四
- 如来随好光明功德品第三十五
- 普贤行品第三十六
- 如来出现品第三十七
- 离世间品第三十八
- 入法界品第三十九

读诸经法，根据经中所问所答，作如是问，应如是答。驰驱有范，汪洋有坎。若不然者，臆说狂瞽，安足为教？《涅槃》一偈三十四问，十五品三十四答。《楞伽》古百八法问，百八句答；今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问，品品散答。今读《华严》，何独不然？《华严》三十九品集众说序，为《世主妙严品》。此无问答，通例不论矣。

全书问答，凡六处现。《现相品》四十问，《名号品》三十八问，《定品》二问，《不思议品》十问，《离世间品》二百一问，《入法界品》三十问。应据六处，按品分读。然入法界问，在给孤独园，不在普光明殿。舍利弗等皆已列座，又非始成正觉之时。答虽七位：信、住、行、向、地及等、妙，而是华严眷属，别诠华严余义。

此处作答，叙五十三德，为《入法界品》。又离世间问，虽在普光殿始成正觉时，然论位位法相，不析位位差别，是《华严》之纬，非《华严》之经。此处作答，二百一事，皆陈十义，为《离世间品》。又现相问，虽时、处无异，并义释经名，然所作答，惟佛刹事，是《华严》依报果因，非《华严》正法因果。此处作答，凡有五品，将欲答问，放光集众，为《如来现相品》。佛与普贤智，俾由三昧起，承佛作答，瑞现赞来，为《普贤三昧品》。普贤正答，答法界安立海问，通陈诸佛刹海，为《世界成就品》。答世界海问，别叙本佛依严，为《华严世界品》。华藏妙果必有其因，叙佛本生，为《毗卢遮那品》。

夫一佛证觉，必有一佛之国土，即有一佛之法轮。毗卢始坐道场，华藏应先详叙。然诸佛出世为转法轮，华严法轮为行愿，为差别，为位，为地，为地上、地前、地后，是则依问答处索读法处，其唯名号问欤？定问、不思議问皆摄于其中也。现相问中答未尽者，皆于此中答也。

名号问中大转法轮，初通、后别。通凡三品。能转法者人，答现相问中名号问，为《如来名号品》。人所转者法，答佛说法问，即答现相中佛演说海问，为《四圣谛品》。说通法已，放光众集，复将别转此经法轮，为《光明觉品》。

别中，地前住、行、向三贤。住答十住问，住方便位为信，凡三品，解、行、德，解为《菩萨问明品》，行为《净行品》，德为《贤首品》。住本位凡六品，序、位、行、德、胜进，序为《升须弥山顶品》、《须弥顶上偈赞品》，位为《十住品》，行为《梵行品》，德为《初发心功德品》，胜进为《明法品》。

行答十行问，凡四品，序、位、行。序为《升夜摩天宫品》、《夜摩宫中偈赞品》，位为《十行品》，行为《十藏品》。

向答十向问，凡三品，唯序与位。其行即《十无尽藏》也，序为《升兜率天宫品》、《兜率宫中偈赞品》，位为《十向品》。

地上唯地一圣，答十地问。唯位一品，此为经中心。华严名则华藏世界，义则十地也，亦称《华严经》，亦称《十地经》也。

地后等、妙二极，等于忍品问三昧自在。三昧凡三品，答十定问，为《十定品》。定必有通，答十通问，为《十通品》。通必致慧，答十顶问，为《十忍品》。自在亦三品，数自在，答现相问中变化海问，为《阿僧祇品》。寿自在，答现相问中寿量海问，为《寿量品》。处自在，为《诸菩萨住处品》。妙于不思议十问，即如来地等二十句问，答凡五品，总答二十问，为《佛不思议法品》。别答身问、六根问，为《如来十身相海品》、《如来随好光明功德品》。此普贤行通佛因果，答佛所行问，本愿因行，为《普贤行品》；出现果行，为《如来出现品》。《华严》三十九品，作如是读。其文如是，其义别明。

华严·十回向品

法之至真实者，其唯回向乎！三界唯心，即心即界；普贤行愿，即愿即行。有漏生于识种，无漏集于心愿，谁有智者，不修回向？大乘之所以大者，其唯回向乎！一己故小，众生故大。故为人学是大乘学，生心动念唯一切众生，归其有极唯一切众生，一毫之善唯一切众生。方隅故小，周遍故大，故无量学是大乘学。善根而回向，回向而善根，善根复回向，转展善根，转展回向。沟洫而江河，江河而海若。执滞故小，圆通故大，故无著学是大乘学。回此向彼，回一向多，回有向无，回世间向出世，回有作向无作，回有漏向无漏，谁有妙法，不自回向生？谁有回向，不生于妙法？

回向十位以两周读，前六位一周，后四位一周。位皆有行果，行皆有修益，修皆有随相离相。随相是菩提回向，离相是实际回向。然金刚幢言，普能救护一切众生，应修学三世诸佛十种

回向，是则菩提回向、实际回向，无非为众生回向也欤！前六位者，普为众生事，始是回向事。故始之以救护众生回向，利乐救护，受恼救护，代苦救护，回拔救护是也。回向功德莫先于信，信为功德母，故次之以不坏回向。依信修善，依善修根，依根修供，厚集善根以为回向。有心，有向，有成也。既集善根，应更广大，故次之以等一切佛回向，致一切处回向，无尽功德藏回向。等佛回者，愿佛乐增胜，愿菩萨果圆，愿众生、二乘除染获净，又愿一切众生离三恶道证一切智，乃至瞿如妻子，泛如蝼蚁，无不愿其离苦而证觉也。至处回者，三世一切如来，十方常住诸佛，普至其处，普皆供养，悉尽无余也。功德回者，愿一切三世佛刹，清净庄严；愿一切诸大菩萨，充满其国也。根既广大，复应坚固。诸法坚固无逾于舍，舍则平等，平等是法体性，是故第六随顺坚固善根回向。此回向法为六十一一种施法，财施、身施、求法施、弘法施，无所不施，无所不愿，愿受所施无不入觉也。施为入地之初，即为地前之极，故即为一周之终。以此六位作一周读也。

后四位者，为众生而十向。前后周初皆举众生，故等随顺众生回向。以二利根尽作所回，修施众生，内施外施，又复回此所施以成众生，成其二利，成其究竟也。前周救护拔苦而已，此周等随圆满证觉，广狭浅深所以不同。前周等佛至处功德，为善根三广大；此周真如解脱法界，为回向三究竟，又复广狭浅深所以不同，以是因缘作二周读也。真如回向者，随相回二，倾其所有以为回，如是向菩提有二十愿，向众生有十一愿。触处所见以为回，如是有三十一愿。离相回一，顺如而行，与如而一，唯如可譬，譬广为百，三藏十二部说真如相莫此为详也。解脱回向者，尊重善根回菩提众生有六十一门。三业精进是为总四，自分之别为二十三，胜进之别为三十四。尊重善根回实际有十门，为十无分别，如是皆以无著无缚解脱心行之也。法界回向者，以诸善根摄将回向有三十一门。自分十三，胜进为八，皆向众生菩提实

际，如是皆以等法界无量法行之也。前周相貌譬如十度前六，后周相貌譬如十度后四。前周是善根，后周是回向。前周是菩萨行，后周是普贤行。前周是一切，后周是一切一切。前周成益有量，后周成益无边。前周所得为分证果，后周所得为毕竟果。若细分析，其义无尽。以是因缘，读《十回向》应作二周读也。

大涅槃经·师子吼品

《涅槃》以四句读：《如来性品》是法句，三《行》、《德王》诸品是法行句，《迦叶品》是法用句，而《师子吼品》是法义句也。师子吼者，大无畏，决定说，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也。何为佛性？一切诸佛以此为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佛，其种子为佛性。其体为观十二因缘智。十二因缘，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是因非果，如正因、了因佛性；是果非因，如涅槃；是因是果，如缘所生法。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非因非果，云何不是佛性？故曰烦恼即菩提，十二因缘即佛性。何为众生皆有？众生者，上至除佛，下至一阐提，而皆有者。非已有而当有，又决定有也。一因不成事，有正因，有缘因。正、缘时合，有了因，正因为众生，缘因为六度万行，了因为佛性。但正无缘不了，了非先时有也；但缘无正不了，缘且不了缘，焉能了物？了是合时有也，是故非因中有果而当有也。菩提无常，而佛性是常，覆而不见故说为无，然能修道决定见性。皆有正因，皆能修道，是故非因中无果而决定有也。

唯识谈所生得，生则一切生，一法不可生。故有漏无漏种子，有杂染清净现行，而后得异熟，而后得四智相应心品。《涅槃》谈所显得，显则一切显，一因不可显。故有众生正因，修道缘因，而后得佛性了因也。就佛遍照边言曰菩提是用，就佛寂静边言曰涅槃是体，而皆以见性而得。是故经言，修集戒、定、慧道为

见佛性故，见性为得菩提故，得菩提为得涅槃故。又经言，受持禁戒为心不悔故，乃至解脱为得涅槃故，得涅槃为得常乐我净乃至为见佛性故。见性为转依，转依为见性，是故见性重也。众生性覆，暗昧不见。初地无漏种现而见道，见道以还极至九地，性少分见，是为闻见。十地以首楞严三昧见，如来则了了见，是为眼见，是故须修道也。涅槃为无相三昧，无相三昧以十相得，以修定、慧、舍得，以成信、戒等得，是故须修道也。云何修道？读《大涅槃经》受持禁戒其始，渐次得第一义空、顶三昧等其竟也。读《师子吼品》能寻其义，于《大涅槃经》思过半矣，是又为始中之始也欤！

以上六敍，《藏要》论叙余欵移刻。

无尽意菩萨经

谈《无尽意经》，应如是知，是谈菩萨行，是谈菩萨行中因果行。盖以八十法摄一切法，而法法皆无尽行也。行菩萨行，发心第一，心净、行净而趣毕竟。如是四法先其圭臬，然后道不歧惑，功不唐劳，然后乃能行大菩萨大根本行。六度、四梵以自利，五通、四摄暨四无碍以利他，四依以简别其道德，慧以辅助其道也。菩萨道相智，声闻、缘觉一切小道无不包容，故复行三十七菩提分法，行定、慧，行总持辩才，行四辘轳南，而终之以一道方便。经所谓“方便为究竟”是也，一道自趣方便随应是也。夫一切者博则寡要，而摄其要于八十法。八十法者，散而无归而归其宗于无尽意。云何无尽意？一切法本性无尽，故法法无尽；众生性无尽，众生心行无尽，故法法无尽；如实智、尽智、无生智无尽，故法法无尽，以是因缘名无尽意。经文条理，应如是读。

又复应知是经有三大义：一、普贤义，普贤行者无尽复无尽是也。故不徇国土佛号普贤如来，无尽意菩萨生于其间，如是妙

义与《华严》同。但《华严》谈行中差别，此经谈行中因果异也；但《华严》兼谈刹土功德无尽，此经独谈行法无尽异也；但《华严》兼法摄法，此经普贤、无尽唯义摄法异也。

二、平等义。摄一切法于一法，一法统万法，殊胜殊胜；摄一切法于一义，各各不相统，平等平等。《般若》摄九十三法于般若一法，《华严》摄遍法界法于唯心所造一法，《楞伽》摄一百八法于唯心所现一法，《法华》摄三乘诸法于佛之知见一法，《涅槃》摄无量法于一切皆有佛性一法，诸如是经殊胜殊胜。此经八十法各各不相属，平等平等。既般若部、华严部、法华部、涅槃部为一摄，诸各立殊胜部。应有积集部为不相统属，别立平等部。多闻积集，“积”曰宝积，“集”曰大集是也。谁非方等？宁简殊胜于方等外而以方等别为一谈欤？

三、大集义。所称大者，非独一经积集多法，又一法中赅备多事，故称大集。如戒波罗蜜，龙树《十住毗婆沙论》引《宝顶经·和合佛法品》有六十七戒，于常称大戒十重、四十三轻外多所树义，得未曾有。此经所叙相契无异，则所谓大集者此类是也。然《十住婆沙》传译此土唯施、戒二，余文未来。而此经八十法，法法广陈，等戒波罗蜜，琼瑰葳蕤，应接不暇。其所以开拓心胸、包罗全象者，舍此经外何所属哉！是故智者研求至足重也。

维摩诘所说经

佛国品第一

方便品第二

弟子品第三

菩萨品第四

问疾品第五

不思議品第六

观众生品第七

佛道品第八

入不二法门品第九

香积佛品第十

菩萨行品第十一

见阿閼佛品第十二

法供养品第十三

嘱累品第十四

《维摩诘经》者，乃正法之常轨，大道之通途，世所称常识是也。于此能娴可以共学，此犹不达，凡、小、盲、魔，终古无见天日之期，亦大可哀也已！读是经者，应先判文，次后抉义。最初序分为《佛国品第一》，最后流通为《法供养品第十三》、《嘱累品第十四》，是三易明，今且勿论，论正宗分。正宗十一品，境居其九，行、果各一。境居其九者，菩萨以自他利为境，而先利他。其能利者，方便是也。密谈方便而总叙为《方便品第二》，密谈方便而别叙，叙其昔之化小为《弟子品第三》，叙其昔之化大为《菩萨品第四》，叙其今之普化为《问疾品第五》。显示方便，俾得亲证而易趣入为《不思議品第六》。其所利者众生是也，为《观众生品第七》。菩萨利他亦以自利，以俗谛事自利为《佛道品第八》，以真谛理自利为《不二法门品第九》。别利叙已，继以总谈，为《香积佛品第十》。行、果各一者，行为《菩萨行品第十一》，果为《见阿閼佛品第十二》。其文如是。

其事则文殊问疾，维摩显通，须弥得座，演不思議法门。香国得食作无文字佛事，大士闻尽无尽法以去，维摩取妙喜世界以来。自始至终无非现通，是故《维摩诘经》又名《不可思議解脱法门经》也。夫游于方之内者，数十寒暑数十品类，千年历史、万里区宇辗转相律，不出其域，维彼觉人超量过量出乎其方。是故世、出世间一切离异，不可以世规出世，不可求出世于世。是则

欲知法义先求常识者，舍《维摩诘经》何由哉？

《维摩》经义，姑以十谈：一者，神通义。本自无封，乌得有通？惟世间有封之实，斯菩萨有通之名。盖惟示以本然之义，救其不自然之封而已。封者小不可容大，而维摩丈室容三万二千师子座，谓之为通。封者坚不可入坚，而妙喜国土接入娑婆世界，谓之为通。封者，男不可女，女不可男，而舍利弗作天女形，天女象易舍利弗身，谓之为通。封者，天枢地维不可移易，而解脱人断取佛刹如陶家轮，谓之为通。虽今时地球、星球之说但自绕动，且非赤手断取而犹以为诞也，故夫封者不可以理喻，征之以通，然后乃信。然无通也，一切有为，梦幻泡影。梦本无稽，幻原不碍，泡唯是假，影自重重。世界虚妄，但有名言，都无实事。知其无实事，云何有封？又焉往而不通哉！是故学佛，应知宇宙、人生无非幻化，法无定相，无不皆通。

二者，究竟义。经言方便为究竟。《法华·方便品》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为一切智智。此经《方便品》厌离色身，求乐法身，从无量功德而生。无量功德即一切智智。以三身言应是报、化，而言法身从功德生，何耶？法身是体，报、化是用，即用以显体，就能显而谈所显故也。诸佛得果曰二转依，从无漏种起一切有为而生四智，曰菩提所生得。清净法界一切功德所依，佛众共有而寂灭无为，要须菩提然后乃显，曰涅槃所显。合能显、所显，言四涅槃，自性涅槃是体所显，其三涅槃是用能显。有余无余曰彼果断，以解脱用而显体也，《般若》所诠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是也。无住涅槃曰彼果智，以功德用而显体也，《瑜伽》所诠转依成满入大涅槃是也。凡此断、智二用，皆为显现自性清净之体而发也。无用谈体是为凌驾自欺，无体谈用不堕于焦芽败类，即堕于苍莽无归也。《大涅槃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要藉修习然后乃见。是故众生虽有法身，要藉有为发生四智然后乃显。是故经言法身从无量功德所生也，即能显而谈所显故也。是故

学佛，应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六度万行成等正觉而得涅槃。

三者，平等义。佛为增上慢人说离淫、怒、痴为解脱耳；若无增上慢者，佛说淫、怒、痴即是解脱，此以不增谈平等也。菩萨观法，不见有法非菩提因，烦恼幻化，无处隐藏，无有聚集。法无二性，如烦恼性即菩提性，此以不二谈平等也。又复诸法但有名字无决定性。有二比丘犯律疑悔，阿阇世王大逆恐怖，为说真相，都已拔除，此以不定谈平等也。物性平等，法尔本然，对治但遏流，平等乃清源也。得是平等，纵横自在，入不思议法门。不知平等，我见须弥，长夜沦迷，无有出期。尘沙瞽目，玉屑障视，等无有异。是故学佛，应知诸法差别本无所有，遍一切一味。

四者，圆满义。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般若真实义，瑜伽方便道。如车具两轮，所谓因缘法，即空即假名。分别中有空，空中有分别，是则契中道也。此经三十二通，达佛道以说俗，而如来种为污下所生。三十一不二法门以说真，而无表无示遂尔默然。此经演一切法，先破后陈。先破以说真，后陈以说俗。先破来相见相，而后陈其问疾辩论。先破床座，而后陈其须弥灯王八万四千由旬师子之座。先破杂食，而后陈其香积法食。先破没生，而后陈其妙喜之没，堪忍之生。此经演尽无尽法，不住无为契世俗谛，不尽有为契第一义谛。此其所谓圆满中道义也。是故学佛，应以龙树、无著（原作着）并为一谈，争相、争空为不解事。

五者，大悲为人义。菩萨观于众生如幻如化，如空中鸟迹，而众生自不谓然，执是实有。菩萨因此而起大悲，大悲切至，譬如一子，子病母病。如是众生有病，菩萨亦病，作大医王，多方疗治。于是有为人之学，建立以为大乘。生心动念、举足下足，皆是众生；六度、三学、四梵、五明，皆为众生。毫发善根，回向实际，回向菩提，而皆回向众生。众生有苦，我代其受；众生有亏，

我给其求。为众生故，十王大业入生死海；为众生故，示行烦恼长劫阐提；为众生故，游于十方随机度化。若问菩提，久稽一切智智；若谈解脱，发趣大般涅槃。此岂悲心微薄，但自清静之所乐为者哉！大悲所激奋者然也，故曰大悲为根本也。然佛世尊是菩萨成，非声闻得。是故学佛，须观沧海，莫贪牛迹；应图烈日，勿务萤光。

六者，破执义。对破、坏破、双征破、实事破。何谓对破？在家发心即是出家，观罪性空即是奉律，道法而现凡夫事即是宴座，离缘舍见即是智慧。又复阴无所起即是苦，究竟无有即是空，于我无我不二即是无我，本无所灭即是寂灭。何谓坏破？以五逆相解脱，堕六师所堕，同惑离净，谤毁三宝，不到彼岸，终不灭度。何谓双征破？受记为过去耶？未来耶？现在耶？为如生耶？为如灭耶？天眼所见为作相耶？无作相耶？何谓实事破？华著比丘身，移比丘以女身，施比丘以魔女。惟执之者凭空胶固，遂破之者险诞离奇，纯任精神，羌无迹象，若能不惊不怖不畏而执破矣。世有众生，然后有佛；众生有执，然后有法。岸到筏销，执破法舍，直下本来，有何事哉！是故学佛，须知有八万四千烦恼，乃有八万四千法门。释迦四十九年，何尝说于一字？

七者，苦切义。有苦切之言，有苦切之事。云何苦切之言？猿猴跳梁，种种制御，然后驯习；象马拢悞，楚毒彻骨，然后调伏；刚强难化众生，苦切之言，然后入律。是故教言，是三途八难，是十恶六蔽，是碍无碍，罪无罪，漏无漏，如是种种等。云何苦切之事？难行苦行须过量精神，然此精神非安平有，而逼迫有。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或作雪山夜叉，为说半偈须食热血，逼而出之令行坚固；或作乞者，从乞头目、髓脑、妻子、城邑，逼而出之令行坚固。盖四摄之爱语、同事，先以欲钩牵也。此经之苦切语、苦切事者，后置之于道也。是故学佛，须知是大丈夫事，非爱人以姑息，不谓菩萨行非人情。

八者，佛事无定义。此方教体文字语言，他方佛刹则不尽然，或以光明，或以化人，或以菩提树，或以佛衣服、卧具、园林、台观及以佛身相好、虚空而作佛事；又或以梦幻、影响、镜像、水月而作佛事；又或以净土寂净，无说无示、无作无为而作佛事。而于此方，教外别传，亦复拈华竖指、瞬目扬眉、顾鉴而咦，正不独维摩香饭为非常可怪事，惟一仅有之佛事也。诸佛威仪无非佛事，即八万四千烦恼，佛亦以此而作佛事。是故学佛，须是直探龙骊，触处皆能悟入。

九者，游诸佛刹义。维摩从妙喜没而来生此，文殊游于无量阿僧祇国，盖是大士事，佛意生化身来往自如，与轮回异。若夫维摩入定，令所化人自识宿命，殖众德本，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则是分段生死，丧其忆力，入轮回趣。夫命终蛻脱，依一微尘为中有身。缘至入胎，独入不迷，是生天趣。入住不迷，声闻生世。惟夫大乘入、住、出三毕竟朗然，惟夫凡夫人、住、出三毕竟迷闷。昧其实历之本事，而凭臆妄之推测，拨无三世，充塞仁义，至可哀已！夫业取习气异熟相续，理至切也。习气所嗜各从其类，势至顺也。吉乘人天，凶入三途，残忍自虎，盗窃化鼠，乖气所兆，人死为羊，和气发生，羊死为人，皆其自嗜，又何怪哉！是故学佛，不可有常见，不可有断见。充人之量，穷天地、亘万古未有其极，而以数十寒暑自拘哉！

十者，居士说法义。诸佛立法视机深浅，初无一定。有以菩萨为僧，有以声闻为僧，有以菩萨、声闻杂而为僧。释迦于此土以声闻为僧，文殊、弥勒入声闻僧中次第而坐，而于一灯明国，但有菩萨僧，无声闻僧。若夫说法，则夜叉、罗刹且得敷坐授一四句偈。末世无知，乃倡警言：居士非僧类，无师范，不可说法。遂使大道唯属声闻，佛广流通而故缩塞，岂不悲哉！《维摩诘所说经》与佛说某经某经名称一致，但理不诬，世尊、佛弟子等、四众等，有何别哉！是故学佛，要会其通，不可僻执局于形迹。

上来十义，略谈常识。昧兹常识，或为无慧，恒罔迷盲，倾倒神秘，不通一隙；或为邪慧，宇宙人生，世见陷阱，正见不生。长夜漫漫何时旦欤！若能熟读此经，常识自足，而后深入诸门，读《大般若经》入般若门，读《华严经》入普贤门，读《楞伽》、《深密》诸经入瑜伽门，读《大涅槃经》入涅槃门，然后融会贯通，释迦一代大乘之教。

大般若经·第十六般若波罗蜜多分

般若波罗蜜者，智慧通达实性之名也。寂静更寂静，至涅槃境，与涅槃晤。豁然开朗，净种跃如，是为智慧。金刚喻定由通达慧之所摄受，此通达慧金刚喻定之所摄受，随所观法无不了然，是为通达。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有佛无佛，其性常在；法与非法，无不皆空；平等无边，是为实性。观一切法毕竟空，了一切法毕竟空，是为般若。般若是菩提之因，菩提是般若之果。般若明灯令人见性，菩提生满显大涅槃。菩提与生灭合，无非是化，涅槃不与生灭合，其性常空是乃非化。然菩提、涅槃皆以空空故空，毕竟空中不可分别是空、是化。夫毕竟空者，以异门称曰无余涅槃。四涅槃义，以性言曰自性，以修言曰无余；以体言曰自性，以用言曰无余。邻近无余乃曰有余，充满无余又曰无住。以修、以用，无非是一无余涅槃，故曰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也。

龙树有言，以三三昧入涅槃门。《般若》千百万言反复阐扬，皆三三昧。三昧虽三，又唯是一。唯一者何？一切法毕竟空而已矣。若有问言：以何作佛？予应之曰：般若波罗蜜而已矣。又若问言：以何修般若波罗蜜？予应之曰：观一切毕竟空而不舍离一切众生而已矣。以何观空？一切法寂静而已矣。随顺寂静、趣向寂静，凡位也；临入寂静、游观寂静，入地位也。箭箭注楫，

学空非证，地上位也；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一切空尽，一切智满，八地以去也；法身解脱与般若合，寂灭寂静法界一真，佛果位也。吾唯观一切法寂静而已矣。此之法门不免疑悔，应广寻文读《般若经》。顾读《般若》一大困难，《心经》太略，《金刚》太奥，《初分》、《二分》毋乃太繁，《三》、《四》、《五》分又嫌未备。《藏要》一辑以舍利子五分益以二分方便，略不过三十，而全经之义赅摄无遗，可以已矣。然陈义错综，未经组织，而难有绪，读犹惮之。樊师翻译《大般若经》六百卷成，抚经叹言：此方众生于经有缘，而乃使我译事得竟。夫竟之云者，最后之谓也。最后《第十六分》，文字简略，义至赅备，又有统绪。谈法相门则《解深密经》，谈般若门则《第十六分》，皆境、行、果概论无遗。宁非至幸，而可忽诸？故既为之科段，又复于此而叙其文。

此《十六分》以五句叙：法句、法行句、法满句、法魔句、法智句是也。法句即境，般若无境，以无所得故。一、般若无所得，二、波罗蜜无所得，三、菩萨无所得，四、摩诃萨无所得。般若无所得，以实性无性故。般若非即、离于法，非依于法，非内外两间法，非相应不相应法，而法真如不妄异性如所有性是谓般若。又法无法性，乃至非寂静不寂静，涅槃不涅槃，凡法所摄皆非般若，所摄真如不妄异性如所有性是谓般若。般若不为一切现前而能照令见性，非圆成实难见甚深，本性清净无边无际。如是诠表实性，有五十二复次。菩萨依如是法，行诸境相，知一切境皆无境性，以无边为境、无著为相，而即行于如是无得实性之境。此其所以为境也。

法行句是行，境为行于无得境，行即行于无所行，不于颠倒中行，不缘一切法颠倒行，不缘一切法清净行。于一切法不行不观，三世苦乐、我及我所皆所不行。恃执寻伺知其所害，而于集灭、浅深、常无常等皆所不行。法不可思议，行亦不可思议；心清净不生，行亦清净不生。此其所以为行也。

法满句、法魔句、法智句，三皆谈果。云何满？法无不合，不必修遣，诸法无性，不可修遣。如是不修不遣，心净无著，如是不起，能所如幻，如是无取无执。此其所以速能圆满也。云何魔？一、不学一切、不缘一切，能行无行；二、所缘离系；三、不住分别异分别；四、行无所依止。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是无上咒、无等等咒，唯我独尊，有谁能胜？此其所以降伏魔军也。云何智？一者，合离。不行诸法合离相，净不净及缘相，净不净合离及缘相，起净不净合离及缘相，自性净不净合离相，本性净不净合离及缘相，三世净不净合离及缘相。菩萨以法与法性非为合离而现在前，以是遍知而不驰流。菩萨以如是不行，速能圆满一切智法。二者，著无著。不行诸法著无著，著无著清净，著无著所缘，著无著合离，著无著清净合离，著无著所缘清净合离，三世著无著，三世净不净，三世著无著所缘净不净。菩萨以如是行观，皆有转移、执持、动摇，不复相应，都无所行。菩萨以如是不行，速能圆满一切智法。三者，净显寂离。不行诸法显不显、寂不寂，本性净不净、显不显、寂不寂、离不离，三世本性净不净、显不显、寂不寂、离不离。菩萨以如是行，速能圆满一切智法。四者，不恃执执著。不恃执法，及法净，法所缘净。不执著法，及法净，法所缘净。菩萨以如是行，速能圆满一切智法。五、不住。六、力学。七、无缚无解。菩萨以如是行，速能圆满一切智法。菩萨以是七义行无所行，此其所以证得智智也。速得圆满，降伏魔军，证得智智，此其所以为果也。境、行、果三，条理井然，此其所以为概论也。观此概论，岂不般若全体一切法毕竟空哉！

夫一切法毕竟空学，是清辨学。龙树圣门，唯一大匠，厥推清辨。清辨精义陈于《般若灯论》。论释《中论》，目《观缘品》乃至《观邪见品》，品品结论皆引证言如《般若波罗蜜经》说。夷考所引，皆《十六分》文，是则一切法毕竟空学岂不于此《十六分》求哉！惜哉，恨事！《般若灯论》不可读，文既艰涩，又复多乖。盖

学派辩论，端赖因明。因明不可解，又奚能读欤？

合部金光明经

- 序品第一
- 寿量品第二
- 三身分别品第三
- 忏悔品第四
- 业障灭品第五
- 陀罗尼最净地品第六
- 赞叹品第七
- 空品第八
- 依空满愿品第九
- 四天王品第十
- 银主陀罗尼品第十一
- 大辩天品第十二
- 功德天品第十三
- 坚牢地神品第十四
- 散脂鬼神品第十五
- 正论品第十六
- 善集品第十七
- 鬼神品第十八
- 授记品第十九
- 除病品第二十
- 流水长者子品第二十一
- 舍身品第二十二
- 赞佛品第二十三
- 付嘱品第二十四

《金光明经》者，盖是涅槃部《大涅槃经》属，而以忏悔为宗者也。细读经文而知经义。序有一品，标揭全经，流通则有十八品。“四天王”劝修，“陀罗尼”守护，“大辩功德天”、“坚牢”、“散脂”神增其福智，《正论》、《善集》、《鬼神》以持学，《授记》、《除病》、《流水》、《舍身》以成劝。如是十六品，为学行流通；《赞佛》一品，为赞叹流通；《付嘱》一品，为付授流通。序及流通文皆易读，而无容赘述者也。

正宗八品，于《大涅槃经》抉其精华，扼其要义，不啻泛溟渤汪洋，穷于一览而无有际，故应详叙。大般涅槃者，如世“伊”字，三德所系，不纵不横。四涅槃中，自性为涅槃体，一切法依，一切法性，必充其量，是故应谈法身德；有余无余为涅槃根本，漏无漏别，择灭所得，必究其真，是故应谈解脱德；无住为涅槃增上，菩提智生，涅槃性显，必得其果，是故应谈般若德。是故三德无缺，然后境非趣寂，常我乐净为大涅槃。正宗谈此，不及其余，故曰《金光明经》涅槃部属也。佛寿无穷，警众精勤，密意示现，不长住世。本佛、他佛，王子、婆罗门，发挥常义不一而足。如是读《寿量品》。

既示三身名体，复以诸门分别。假实三利，四寂治立。同异、一多，依及无依，常与无常，四句显现，如是十门，无异毗昙论议。诸经谈法身义，莫此为详；虽复《大涅槃经》，无斯曲尽，其果部之法身结集欤！谈修第次亦复分明。如是读《三身分别品》。

法身既阐义备至，何不以法身名经，而独名以“金光明”且庄严之，何耶？答：《能断金刚》，所有胎、卵、湿、化、色、想，有无及与俱非，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此句摄一切佛法尽，曰皆度，增上而大之耳。究其所度，乃在无余。经从法本，故以为名，复庄严之也。又《涅槃经》，佛垂涅槃，丁宁持戒，盖戒而定、慧，菩提所生，涅槃所显，是得涅槃乃在于戒，择灭而无余耳。经从法缘，故以为名，复庄严之也。离苦得乐，忏悔所期；三业列罪，

披露无余。又复赞佛、发愿、随喜、回向，总别三复次，感梦现缘。如是读《忏悔品》。

既陈宿因，复求今善。初极忏事，次释忏义，后复列忏、成忏障及与灭障各各四法，而解灭障中随喜、劝请、回向诸义，普贤成佛十大行愿，岂一忏、一门、一事、一义而遂已哉？如是读《业障灭品》。

体为法身，用则般若。十度而因果，十地而差别。度因于发心而成于五法，地征于现相而障于无明。度配地行，发心生定，义竟而咒护之。如是读《陀罗尼最净地品》。

三德义陈，正宗分尽。经既庄严解脱，则忏事因缘应复叙而无缺。赞佛之金龙即梦鼓之信相，金光明鼓即《金光明经》，法事诚不思议哉！如是读《赞叹品》。

上来十度、十地，但陈其概，因果差别名号虽知，妙用精微深法未示，故复足陈八空、八不。三空自利，五空利他，摄十八空尽，余可略谈。如是读《空品》。

智者闻不生义，一切可略。否则视其利钝，其余七不，依次而详增。天女证悟，梵天霍解，如来授记。如是读《依空满愿品》。

如是八品读正宗分竟。

问：《大涅槃经》谈常在娑罗双树，金光明会集众非拘尸那城，乃云寿短八十，而预涅槃时事，何耶？

答：涅槃是权，不涅槃是实，菩萨斯意无不了然。将欲阐扬，时时可举，然佛初、中都说无常，说常虽不拘时，亦应是后期胜事，如《妙法莲华》亦谈常义，乃在涅槃将至最后四十九年。

问：此经时如《法华》，此经部属涅槃。《法华》亦部属涅槃耶？

答：此固可然，涅槃由一切智智显，《法华》佛之知见为一切智智；涅槃一乘是佛性义，《法华》以一乘为宗；涅槃为众生示寂，

《法华》化城暂息，医师亦暂往他方。此经舍身饲虎，《法华》焚身供佛，是故可与此经同部涅槃。

问：经既判涅槃部，序不标三德，何耶？

答：标言忏悔所生功德为无有上，又言一切种智而为根本，无量功德之所庄严，不亦明明谈大涅槃事耶？名虽不标，义无不摄。

问：《金光明经》广说明咒，劝示诵持，隋译有十七，唐译则三十有五。又复咒药洗浴仪轨昭然，财物求增，称心如意。安置道场，广修法会，无不安隐吉祥，消灾获福。岂非秘密部摄，而云涅槃部属，何耶？

答：广说明咒，护经久住。护弘法人，诱劝众生。佛说菩萨说，纳受天龙、药叉种种诸说，处处经中略举其概，如《法华》、《楞伽》、《涅槃》、《般若》无不如是，乃至极简《心经》而亦言“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若但以咒而摄密部，则全藏止一秘密，更不必华严、般若、涅槃建立多部，其可然耶？夫散咒不可入真言，仪轨井然乃金、胎事，固然无足辨。然《金光明经》正宗分谈，一句一义皆是涅槃，流通乃有咒及仪轨，谁主谁辅，明照朗然。藉曰秘密，亦不过用秘密部法辅助涅槃部法而已。岂因其辅，遂移其主？更有陈者，经历数译，后多前文，搀杂任情，决非真象。如《金光明经》唯增财一咒，三译皆同。净地、无染、大辩才天，凡十六咒，仅隋、唐合。至夫金胜、护国、如意宝珠、坚牢、药叉及与流水，都凡六品，咒增十八，独唐译有。愈后愈详，真不可解。岂非搀杂他典，增广任情耶？譬如斯经《如来寿量品》，唐译四种十法，抉取《法集经》文。然彼《法集》阐涅槃义惟三种十，最后十法是如来行。唐译举论不般涅槃，岂非搀杂任情，何从得经真相？以彼例此，咒及轨范岂必斯经真实面目？又况现存梵本，尼泊尔九法最足取证，内《法华》、《般若》咒与今同，《金光明经》文同凉译，除增财一咒，一切俱无。

问：《佛地经》清净法界是自性身，四智实德为自受用，而此经法如如，如如智皆属法身，何耶？

答：《佛地》就体、用别，受用则赅自他。自他虽殊，受乐无别，故合自他名受用身，故惟自性独名法身。《金光明经》就自他判，应机显现，惟独为他。自受法乐，非应机事，故他受用不名受用，名为应身；故自受用合自性身，共名法身。又复《金光明经》就真假殊，化依应显，应依法显。平等性智显他受用，成所作智显变化身，唯法皆假，区为类别；自性为理实，自受用身为智实，唯法皆实引为类同。又复《佛地》性用别论门，《金光明经》则性用合论门，曰是二经异门，各据一义，两不相违。虽然，自性自受用，明明有二身，明明体、用二法。此经具含深意，不恤异门合二为一，名为法身。后世凡愚不解因一摄二之深情，遂堕淆二为一之邪见。理智无分，体用莫别，昏迷芜蔓，自误误人。若溺陷阱，长夜沦迷，无有出期，是不可以不辨。

问：《涅槃》护戒，性罪、讥嫌，轻重条列。此经不举戒文而详忏悔，何耶？

答：抉忏深义，经有明文。一切诸法从因缘生，如来所说异相生、异相灭，以异因缘故。无始时来，异相一种子在，发为现行，足障真修。戒但势行现、未，忏则三世皆通。染净途分，植众德本，莫不于一忏行之，其戒之至精者哉！

问：忏为戒本义既然矣，而复赞叹、劝请、随喜、回向，何耶？

答：法不孤立，触类弘通，大乘根本以他为自，故常置念恒不舍离一切众生。小乘制戒但律仪摄，大乘增上更有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策心警心，皆在有情。若在有情，道通为一，如是忏悔即如是普贤行愿，即如是无上菩提，即如是一切智智，即如是一乘佛之知见。

问：忏既然矣，复取鼓声，又取金光明，何耶？

答：忏悔以披露为本，梦现其种，法应于喻，是其义也。昔之

赞佛，今之闻常，触类等流，宿缘梦现，其事如此。《法华》净白，取喻莲华；此经披露，取譬金鼓。如召众白事时击鞀稚声达九天，鼓声何独不然？如集众说法，恒放光明照全世界，鼓光何非其类？披露坦然，畅怀满足，黑业净尽，沙刹光呈，有如是境界哉！即事明义，罄无不详，何必三字三德、三字三位，破碎支离？且“光明”字二，名实一词，强而分之配诸大法，此习此情实为无谓。

问：处处经中阐般若义，莫不推演八空八不，此经独置后谈，而先正谈十度、十地，何耶？

答：般若有二义：一、广义，十度十空是；一、深义，八空八不是。因是以谈，无上菩提是深义，一切智智是广义；无余涅槃是深义，无住涅槃是广义。《金光明经》论大涅槃先广后深，亦无不合，因是以谈。龙树、无著皆谈深广，中观、唯识真俗分论皆谈深义，《十住毗婆沙》、《瑜伽·菩萨地》皆谈广义。以是二义概菩萨行，开示众生正法眼藏，率履不越此大王路。

问：《楞伽》法佛建立，自证智行，离心自相，化佛说施、戒、忍、进、禅定、智慧、蕴、处、界法。又言十地即为初，无相有何次？《涅槃》以婴儿行为无上行，此经独先地、度，何耶？

答：深广二义，平等平等。徒广无深，方广外道；徒深无广，趣寂声闻，君子不由也。《楞伽》、《涅槃》取论深义，《金光明经》取论广义，各据异门，岂相违越？

问：《华严》初住发心，此经十地发心，何耶？

答：发心非但一种，初住发心世俗发心，十地发心真实发心，八地以去则圆满发心是也。

问：信相授记，越无量劫，号金宝盖山如来，现时会众，从此至彼，礼佛作赞，何耶？

答：《华严》九世摄归一念，方量既破；他方佛国摄置掌中，时量亦空。他时佛国，一霎趣至。

《大般涅槃经》正法分(凉译)

寿命品第一之三

金刚身品第二

名字功德品第三

如来性品第四

大众所问品第五之一

世亲菩萨“长寿偈论”，科《涅槃》全文，立为七分。除前后三分，中间从三告以下讫《大众问品》，名“正法实义分”，五行十德名“方便修成分”，《师子吼品》名“离逸入证分”，《迦叶品》名“从光善巧分”。今即依之分段，亦除前后，中间作四句读。读三告讫《大众问》为法句，读五行十德为法行句，读《师子吼品》为法义句，读《迦叶品》为法用句。法义、法用抉而出之，于初二辑矣。今之所辑，则法句是也。

云何法句耶？涅槃正法明三大事：曰如来常住不变，曰众生皆有佛性，曰涅槃微密经典。经言：若有众生于八恒河沙数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如是正法通解护持。所谓如来常住不变，毕竟安乐，广说众生悉有佛性，善知如来所有法藏是也。夫大涅槃者，法身是也。法身是常，是故说常。常是佛性，以解脱而见，以般若而解脱，是故说佛性。三德“伊”字，九部不闻，此经乃显，是故说秘经，是故正法在此三大事也。如是三事广开三十二事，迦叶作“长寿二十三偈”问。世尊循其所问一一酬答，反复丁宁，一何详尽，是乃所以为法句欤！应以世尊所答一一系于偈问，复以偈问一一分系三事，作如是读，无不粲然。

第一，长寿问，常住答。长寿以慈、戒为因，以佛常为果。

第二，金刚身问，常住答。法身不坏，非真非俗。

第三，坚固力问，正法总答。在家出家，护持戒禁。护法因

缘，成等正觉。

第四，究竟彼岸问，秘经答。是经八河归海，八味具足。

第五，微密问，正法总答。正自不说无常，正他后乃说常。不听食肉，随问而说以施肉。戒摄一切因缘，而渐次以制。四相是常，余灰非绝，般若口密也；示现无边有罗睺罗，离欲常住，明灭炉存，法身身密也。九譬解无密藏，三事解大涅槃。无疮一，性广二，解脱三，如是略广百喻，归一佛性，常乐非受，解脱意密也。

第六，广大为依凡等罗汉问，正法总答。四人为世依，知正法，应礼供，乘急而戒自缓，戒真而袈裟犹伪。昔不依无法之人，今乃依人之有法。

第七，天磨留难，佛磨分别问，正法总答。以邪乱正，形乱声乱。乱身，乱戒，乱德，乱经律，乱罪福，谤佛性，背秘藏，立邪教，云何而不供礼上四人耶？

第八，真谛问，常住答。昧常为四，知常为谛。

第九，四倒问，常住佛性答。涅槃为乐，空寂为常。佛性为我，法身为净。违此都倒。

第十，善业问，佛性答。一、业缘性起。宗仰斯人，因金乍见，还能饮乳，实以药消。若疑佛性是无者，应知珠陷入体，药味停山；沙砾可穿，金刚自住，是则见有多歧者，性实受锢也。二、性能起业。知有佛性，服甘露而长存。即一我而三归，离二边而中道也。

第十一，见性问，佛性秘经答。十住菩萨少少眼见，向道凡夫肉眼闻见。实以信顺《大涅槃经》，能见净刀不诬羊角。

第十二，半满字义问，佛性答。文章经论以字而净，须十四音、三十三声出半而成满；佛性不假字净，灭半而满成。

第十三，圣行二鸟问，正法总答。诸法无常，佛性是常；诸经无常，《涅槃经》常。闻经了性，能利人天，无忧有我，无我有忧，

化毕归真，上知下苦。二鸟不离，其事可喻。

第十四，月日星问，常住秘经答。月喻则出没亏盈、大小善恶长短乐厌，日喻则长短处中，星喻则昼隐夜现，无非妄见，不称实情。如来亦尔，随顺众生种种示现，乃至涅槃而岂性实？《大涅槃经》显常住理，日出云消，应勤修学。

第十五，尚未发心而名菩萨问，秘经答。经光威力，毛孔梦中，未发菩提，自然令发。以势必发，是名菩萨。除一阐提，十喻转征，毕竟枯断。

第十六，无畏无过问，正法总答。唯一阐提不见佛性，见佛无常。谤方等经，是故可畏；发露忏悔，是故无畏。利养盗经，是故有过；以命护法，是故无过。

第十七，浊世莲华问，秘经答。修《涅槃经》，知性相力，清冷入身，郁蒸不恼。

第十八，处恼不染、疗病不污问，秘经答。所说教十二喻，说教人二喻，《涅槃经》力，无量无边，除一阐提，无恼不灭，无病不瘳。

第十九，大海船师问，秘经答。如来无上船师，乘大涅槃船，驭大涅槃风，渡诸众生出生死海，应于秘经生清净信。

第二十，舍生如蛻问，常住答。舍身方便，蛇蛻故皮，亦若金刚，随意造器。

第二十一，观宝如树问，正法总答。生长涅槃如庵罗树，法遣计执如先陀婆。示现密语，皆非无常，法衰僧恶，《大涅槃经》如树皆枯，如乳失味。佛性丈夫，毋为欲女，宁潜甘露，沾地蚊尿。

第二十二，三乘无佛性、乐受于未生问，佛性答。见性以前三乘无别，无有是处。同一佛性而无差，涅槃大小而有别。

第二十三，得不坏众问，正法总答。以发速心，故与速记；以避轻慢，不记声闻；护法精勤，眷属不坏。

第二十四，为盲作导问，常住秘经答。昧宝常住，唇口干焦，习经知常，乃名天眼。

第二十五，教示多头问，正法总答。一音说法，异类等解，各各自言，佛为彼说。

第二十六，说法增长有如月初问，正法总答。子生十六月，教语同其音，随声复现形，佛为众父母。

第二十七，示现涅槃示知磨道问，常住答。光照纯陀，教其速供，亦化多佛，悉受群施，是为证示。六喻说偈，决定长存。能依如来誓愿发心即阿罗汉，不能观了三宝常住是旃陀罗，是为说示。

第二十八，法性法乐问，常住答。大众闻常住法是为法性，大众皆生欢喜是为法乐。佛告迦叶，又告纯陀，如来神力方便若是。

第二十九，离病问；

第三十，秘密问，正法总答。七偈方便，皆有因缘。第一偈中正法护持，拔离大苦，何妨兼叙？如来说法，高下随心，义固不必拘牵，文亦奚容担版？

第三十一，毕竟不毕竟决说断疑问，正法总答。常乐无余，余法不定。迦叶疑决，佛赞知微。

第三十二，得近胜道问，正法总答。闻是经名，自非佛境，难知功德，何况于经，行十法行？经言：诸善男子、善女人，多修方便，勤学是典，是人不久当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大乘密严经

密严道场品第一

入密严微妙身生品第二

胎藏生品第三

自作境界品第四

辩观行品第五

趣入阿赖耶品第六

我识境界品第七

阿赖耶即密严品第八

《大乘密严经》者，盖是总大法门之一，而二转依之要轨也。法门无量，区别于境、行、果三。果之为《大涅槃经》，行之为《大般若经》、《佛华严经》，而境之为《大乘密严经》。故曰《密严经》者，总大法门之一也。迷悟依于真如，而密严刹土即涅槃定窟；染净依于藏识，而赖耶生身即菩提慧命。故曰《密严经》者，二转依之要轨也。先读其文，后抉其义。

文为八品，无所谓序分、流通，一字一义，莫不详诠刹土、生身而已。初一诠密严刹土，次六诠赖耶生身。赖耶生身是慧境界，是净土；依止赖耶生身是心境界，是染生。心慧净染皆自所作，生既自作，所生之观行应审也；劝净生身，赖耶之体性应详也；戒染生身，我执之为害应去也。后诠生身即刹土，赖耶所以即密严也。此一经之大较也，应细读之。

初一诠密严刹土者，佛俱密严人，入密严场，说密严法。先示刹土名意生身，后示刹土无量生身常住。夫此常住，以观行言名如来藏，以虚空不坏言名涅槃，名法界，以常住言名法住性、法界性、法决定性。法决定性，舍有情大悲不得究竟慧，菩萨不证，近住而已。必入法身，智、色资用，广大威德充量庄严，而后隐真

不现，则所谓无住涅槃，佛所觉义，此之谓密严刹土也。偈颂残缺，姑置不叙。如是读《密严道场品第一》。

次六论赖耶生身，其净生身者，以三番谈。初番谈涅槃非灭坏义，将谈是义，先事劝修。世幻唯心，证空即入，以是而劝修也。宝在密严，密严所归，是为归依。观世间虚伪缘起，观赖耶无染常住，是为观入。一心密严，不著三界，是为修住，以是归依观入修住而劝修也。夫涅槃者，解脱所趣，智慧所归，乌乎坏灭？法相善巧，唯识无取，百法无别，五法平等，是等知见来生其国，岂彼断灭可得而生？人法依识，习灭识存，微妙转依，乌乎坏灭？求生密严者，应修十智，四教是勤。转识无自性，藏识性决定也。相名分别生，智如无分别也。无别为依、圆，分别成遍计也。生法本无我，无别入密严也。相、名、分别，三皆识现，昧起分别，离乃圆成也。涅槃非灭，故密严微妙，土殊胜，经殊胜，境界殊胜，胜于极乐。所言胜于极乐者，主伴亦同，生众不及故也。

二番谈世间唯心现义。世间众色非他作，非无作，唯藏识作。藏识所以能作者，持种为依，与转共力，蕴习互生故也。然共作而无染，虽作而莫能见，唯定为能见也。又其所以作者，有无、能所迷于其心，本转顿起，遂成境界，而皆依于藏识，一切唯心现，观行久而见也。

三番谈净智深法义。示现色相应化，情与无情而无迷惑，此智之境而不可思议者也。生身刹土以修为、以慧乃能殊胜，修以度地，慧了唯心，善说赖耶三性无我是也。如是读《入密严微妙身生品第二》。

其染生身者，精血和合，业力轮回，诸趣之苦，何如密严？智者所以勤修定也。如是读《胎藏生品第三》。

心慧净染皆自所作者，八九种心与无明转，是生世间而刹那即灭。密严无生死眷属，是故不坏。有情识境，身蕴、处、界，大微诸法，迷心所现，心境非真。真为慧境，心境系缚，慧境解脱，

此一番谈有情心密严境也。密严刹土境胜坚定,转依识体从智所生,非世所量。世间唯心,内外能所,心物瓶色,能性、所性悉从二起。密严妙定,净除贪欲然后能生,汝何著迷而生世身?何不修定而得佛身?又能所幻作皆由分别,迷计观离,不生不灭是为真实。明灯破暗,智火焚薪,霎时间事,此二番谈有情心密严境也。如是读《自作境界品第四》。

所生之观行应审者,在人法二空观而已。修此空观不生染邪二觉,而渐生密严。盖世事由坏起,密严以智成也。如是读《辩观行品第五》。

赖耶之体性应详者,信能成佛必解脱,净其种姓必授记。了分别依于赖耶,见已合于密严;了赖耶圆满净常,境即得于无漏。赖耶在诸识中转而不为所染也,染净依中净即诸乘种也,善恶依中执即轮回果也,赖耶流转成世而非作者也,体微而难知也。此初番以九事谈体性也。赖耶无染现三界十地,其体微妙,唯密严者能见,其体真实非转识之虚幻。诸佛以之立教,如灯镜金石正道之标相也,此次番以四事谈体性也。如是读《趣入赖耶品第六》。

我执之为害应去者,诸唯是识,外道则倡言我执,其为害也如雪山能害,肆其种种诈变,有无、一多、我我所论,杀食有情轮回生死,无有出期,应劝净除,速生妙土。如是读《我识境界品第七》。

后一诤生身即刹土者,初番之所谈为教,先谈五法之相名分别。一切依名,名依于相。从名分别而为事,从相分别而立名,相名分别皆空,但识转变,寻思无体即得住定,以定供佛,以定益生。盖一切染法唯是分别也,一切净法唯无分别也。次谈三性、五法、八识、无我,八不八喻。妄不如实,为遍计性;三合缘起,是依他性;无漏智境,名真实性。名依相起,从分别生。正智如如,远离分别。转依于本,本因于种,种现世间,本转互生。无有二

我，唯赖耶现。赖耶常住，众识与转，悟则无转。赖耶无漏，烧炼钻摇，勤观乃得。勤观生于密严，随乐而应于化也。后抉择谈赖耶，现境、灭计、流转三义应明。现境义者，赖耶无始受于熏习，不悟自心随识境现，了心薪尽无漏能通。净藏与习相应无漏，现净功德。若无思随流，翳眼见色，生识作业，即现似色及现似我，然断染出习亦得果矣。灭计义者，维覆与幻生计之因，维了藏识灭计之果。灭成无漏，悟即缚空。流转义者，赖耶随于诸识，诸识依于赖耶，业习轮转，体业缘别，流转无穷。此所谓初番谈教也。

二番之所谈为定。寻伺喜乐，寂静入禅，四八至十，名等寻常，不思議境非分别所知，如是定。外道、声闻，迷我、迷空，执相、执性，是为有见；执空破智，是为无见，如是定。识依赖耶，赖耶俱识，增堕生死，转依成觉，如是诸依是为定所。行缘则善行、净行，教缘则开权显实，是为定缘。显实者，显密严也，即所显赖耶也。藏相本空，心名丈夫，界生自识，无门作门也。此所谓二番谈定也。

三番之所谈为法眼。由本愿力，口未曾说，眉顶肩膝出无量声，开示法眼，是等威德为密严生因。四教赖耶，说为法眼。名从相生，相从缘起，二生分别，法性如如，了名正智，五法之眼在别无别。名为遍计，相是依他，离则胜义，三性之眼亦别无别。藏以识合，暴流无断，本自无动，八识之眼亦别无别。无别即无我，眼在于法无，此四教之眼即微妙广大之密严道场也。染净皆依赖耶，为除习而说净。净如来藏，世阿赖耶，如金与环，物一名殊。性本清净，清净妙体，密严则同，此赖耶之眼即微妙常住之密严道场也。此所谓三番谈法眼也。如是读《阿赖耶即密严品第八》。读经文竟。

经义以十谈：一、总，二、教，三、经，四、如来藏阿赖耶，五、法身，六、唯智学，七、定，八、身土，九、不坏世间，十、辟谬。

且初总者，一切法仗依，作佛转二依。迷悟依于真如，染净依于藏识。转迷为悟而得菩提，转染为净而得涅槃。教及如来藏、赖耶、法身是染净边事；经与唯智学、定、土、世间是迷悟边事也。何以迷悟依于真如，染净依于藏识耶？能依于所，所依于能故也。无明为迷，正智为悟。迷悟皆变动不居，是故为能；真如周遍常住，是故为所。藏识受熏持种，是故为能；净为法界，染是世间，染净皆真幻可相，是故为所。何以转依必以二也？体用异类故也。菩提是用，涅槃是体故也。然细分别，应谈四涅槃、四体用，应以四涅槃配四体用而谈也。体中之体，自性涅槃是也。自性之名亦称本性，本来法尔毕竟不动，有佛无佛此性真常，有情无情此性皆在，是为法住性、法界性、法尼夜摩性。体中之用，无余涅槃是也。有余属于无余，无余境界是体相之究竟，然必择灭解脱始得而跻，体必仗用以呈，非若自性无所云呈，故曰体中之用也。用中之用，菩提是也；用中之体，无住涅槃是也。无余是根本，无住乃增上，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根本于“无余灭度”，而增上于“我皆令人”。事非异类，诤可不殊，然我皆令人则证真在最后一期，未至其期，则观空不证而必箭箭注括，不第菩提而必一切智智。一切智智，无非正智。正智缘如，缘则交融不可言二，明明智如不可言一。或复言二，帚琴摸像；或复言一，净秽吞鲸，诸佛说为可怜愍者。正智万行，缘如契体，体是用中之体；化事已毕，然后隐真，体乃毕竟之体也。

问：无住涅槃既契真体，功德尽于无际即足为究竟之归，何以必归极于无余耶？

答：对断见之谈，说功德无际；辨体用之性，必寂灭寂静。寂灭寂静，法界然后清静，然后一真。

问：无余涅槃灰身灭智，无益于世而为德本，亦何贵耶？

答：法尔如是，不可思议，不容私心猜疑拣择。又况《无上依经》住无余涅槃，不舍众生利益事，《妙法华经》入灭如来与佛同

化，现涌实塔大演《法华》。盖因德无量，果位现行，竟于未来而无有际，不如菩萨，业必依身。

问：既许转依为二，则无住亦果，云何非竟，必取无余耶？

答：《大涅槃经》因果以四句谈。有因有果，有因因有果果。十二因缘是因，菩提是果。观缘智是因因，大般涅槃是果果。对十二因缘则菩提是果，对大般涅槃则菩提非果果。何为果果？以菩提之果显涅槃之果，最后之归果是涅槃之果也。于此有问儒释之辨，则作答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是儒，我皆令人无余涅槃是释，斯事详于月文。

二、教者。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是诸佛至教，亦释迦如来一代之圣教。无著《显扬圣教》以二事明，曰染曰净。诠解当情，苏迷不动，盖分别之谓染，无分别之谓净。名从相起，相从缘生，此二分别乃是其染，离二智如乃是其净。遍计是名，依他是相，乃是其染；离二依、圆，乃是其净。七、六、五识皆分别生，乃是其染；赖耶无别，乃是其净。人法无我是无分别，无染唯净。五法摄于三性，三性摄于八识，八识之净是阿赖耶，是故经谈赖耶体性，而即断言，此即是诸佛最胜之教理。衡量一切法，如称如明镜，照耀如明灯，试验如金石。称言平等，镜彻深微，灯明破暗，金石表坚。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建立圣教，有经有论，有皇皇圣言，有至正理，香海苏迷，此案不动。

问：《楞伽经》言：如先佛所说一百八种句，又言此百八句皆是过去诸佛所说，云何诸佛至教是五法、三性、八识、无我耶？

答：即《楞伽》言，此五种法、三性、八识及二无我，一切佛法普皆摄尽。又《瑜伽》言，诸佛语言，九事所摄，谓蕴、处、缘起、食及谛、界、佛与弟子、菩提分法、会时八众。《楞伽》亦言，言说法相者，谓说九部种种教法。以九事摄百八句尽，以五法摄九事毕尽，是故五法、三性、八识、无我，如是以立教。

问：《解深密经》三时说教，教有异耶？

答：《阿含》四谛，《般若》隐密，《深密》显了，无不摄于九事，唯善巧之不同，岂所事之或异？

问：四教、五教，台、贤所立，为何如耶？

答：凡诸建立据于教理。教谓经论，理即因明。如五教十理之成八识。《显扬》所成善巧、无常、苦、空、无性、现观、瑜伽、不思议等，莫不皆谓薄伽梵说，如佛所说。若四教之立，羌无圣言，驰骋风云，九州铁错。天台既已自言以涅槃五喻成四教位，而复更以凭空四教成涅槃喻，谓“若不将四教释喻，喻不可解。若解四位，彼喻泠然。若信五喻，此位亦晓，彼此相须，可谓兼美”，是何言欤！夫因明正理，以已成因成未成宗，未闻以未成宗成待成因。又未闻举因立宗翻为举宗立因，更未闻宗因同时交互相成，但见过丛，反矜兼美，所谓相似法，乌足以立教？若夫五教标窃天台，贤首过中又过，有何费力于齿牙？

三、经者。《密严经》言：“十地华严等，大树与神通。胜鬘及余经，皆从此经出。如是密严经，一切经中胜。”此一行半颂，其义可得谈。《密严经》说诸修观行于其欲、色、空、识、非想，种种宫殿，渐次除欲入密严宫，受用无边微妙胜境。而《十地》、《华严》，初地作阎浮提王，二地作转轮圣王，乃至九地作二千世界主大梵天王，十地作摩醯首罗天王，修行施、戒、忍等十度，出现微妙不可思议无边境界。《密严经》说，诸修观行于密严国，皆同诸佛安乐清净刹土境界，无不殊胜。而《大树经》中，五十三圣安住法界乃至弥勒楼阁种种殊特，不可思议。《密严经》说，赖耶、如来藏无二无别，而为诸识所缠。而《胜鬘经》言，在缠为如来藏。是故佛说诸经，密严所出，然佛世尊复说余经皆出于此，是则不独弘演赖耶有《深密》、《楞伽》、《阿毗达磨》、《如来功德庄严》诸如是等，更有余经不增不减，不坏不灭，庄严三昧，法界体性，流转诸有，无上依，如来藏，菩萨藏，同性，法身，佛地，一切一切，亦复诠表依、圆智如八识，是亦得谓密严所出也。

夫至人立教，示人以大王路也。学人勤修，乘诸乘而历诸位也。成人取证，转菩提、涅槃二依也。境、行、果三，经藏之所以结集也，菩萨之所以造论也。弥勒以是造《瑜伽》，无著以是造《摄论》也。《瑜伽》谈境，谈意与五识及阿赖耶，谈六善巧六百六十法门。《摄论》谈境，谈赖耶，谈三性，则法相一大法门，而《大乘密严经》冠其首也。《摄论》谈行，彼入因果，分谈十度，则般若一大法门，而《大般若》冠其首也。彼修差别，分谈十地，则《瑜伽》一大法门，而《佛华严经》冠其首也。《瑜伽》谈行，声闻地谈四谛，则阿含一大法门，而四《阿含经》冠其首也。《摄论》谈果，彼果断彼果智，分谈无住涅槃，谈三身；《瑜伽》谈果，有余依、无余依地，谈有余、无余，则涅槃一大法门，而《大涅槃经》冠其首也。至于境、行、果三，不可摄归专部，平等平等，不容系于一宗。宝之所积，法之所集，则积集一大法门，而《大宝积经》及《大集经》冠其首也。如是建立法相门第一，般若门第二，瑜伽门第三，阿含门第四，涅槃门第五，积集门第六，以是整理一大经藏也。

问：瑜伽、法相是一法门，而乃二之，何耶？

答：非二之也，以境、行为二。对行之境不能不为法相，对行之般若不能不为瑜伽，一物而二用之亦无妨也。

问：何不以十地对十度为行，以法相合瑜伽为境，取地配度义，而行之独为般若耶？

答：古之“十地”独立为经，今入《华严》。复合《树》、《严》，汪洋广大，岂如地配度义之一隅？空有两轮，乘大乘行，要必瑜伽广义，般若深义，融冶于一，斯为大观。《摄论》、《地论》，邱壑小师，乃下乔木，复入幽谷欤？

问：何不以时列次，始华严、阿含，终法相、涅槃，为息争耶？

答：系义于时，非舍义取时，亦无不可。今姑叙义，非必舍时。

问：台教以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叙次，甚契时义，不

适宜耶？

答：法华、涅槃据以经言，不可分时，方等摄于一切。明明《大方广佛华严经》、《佛说方等般泥洹经》，而外华严、涅槃而别立欤？

问：古以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外别集叙次，独为不取，何耶？

答：此除般若佛母一义，余皆无义，但拘初出五部大经，曾何足取？

四、如来藏阿赖耶者。初列其名，有藏识，如来藏、阿赖耶共。《楞伽》名如来藏藏识，唯识所谓阿赖耶具能所执藏是也。有如来藏如来藏，《密严》所谓如来清净藏，亦名无垢智是也。有阿赖耶阿赖耶，《摄论》所谓何处说阿赖耶识名阿赖耶是也。有如来藏阿赖耶，《密严》所谓藏即赖耶识如来清净藏，世间阿赖耶，辗转无差别是也。有阿赖耶如来藏，《摄论》所谓无漏种寄赖耶中转，《胜鬘》所谓在缠如来藏是也。有言其性，有言其相，有言其染净不离，得其名之差别，可以解于纠纷。次释其义。

问：如来藏随缘共转，习覆染缠，受熏持种，为因作果，此一义也。如来藏不动常住，不变无我，本净无染，圆无增减，决定种姓，为大涅槃，此一义也。二义相反，云何可通？若是一识，自语相违，世间相违，决定相违，成何圣教？岂如来藏不可思议体微难知，斯即分别都无、因明可灭耶？

答：是义详于《辨中边论》。于彼亦有此者，前义也；此中唯有空者，后义也。若异，应法性异法；若一，应非净智境是也。盖前之为识用、识相，后之为识体、识性。用依于体，相不离性，二处于一居，前后可得谈。然虽得而谈，不可得而乱。若说性为随缘，乱也；若说相为不动，乱也。乱则非圣教也。

问：识体、识性，谈义无疑；识用、识相，多不可了。如何阿赖耶既说为无覆无记性，复说如来藏而为清净性耶？

答：八识为染净依，依之为藏，染净之为种。就藏为言，说如来藏阿赖耶皆名藏识；就种为言，说无漏净种名如来藏，有漏染种名阿赖耶。阐阿赖耶义者，说无漏种寄赖耶中转；阐如来藏义者，说烦恼客尘缠于佛藏。随所主而为言，非识之有或异。染净依同，其性不同。《成唯识论》，无漏法种虽附此识，而非所缘，非此性摄。缘不及于无漏，故性唯为无记，此《密严经》真为慧境界，远离于众相，慈悲之所行，无相遍一切，缘悉离于有漏，故性得为清净。视其所缘，定其性质，转识可以成智，夫岂用之为物乃决定死常之物哉？

问：缘无漏种即入初地，乃《法苑义林》见道以前烦恼缠位名如来藏，初地以上二障渐断即名法身，其说然耶？

答：此须分别，见道缘于无漏，地前缠位趣向无漏，随顺无漏，亦可得名缘于无漏。经言，若信成佛即得解脱是也。此就无漏言如来藏也，而彼就缠位言也。初地平等身，入定无漏，二障须渐断。出定有漏，赖耶舍于八地，如来藏极于十地，不可谓全分法身也。此就缠位言少分法身也，而彼就净位言也。

问：迷为无记，悟则清净。迷悟非依于涅槃耶？

答：迷悟属于自性，非系其所依。《胜鬘》所谓若无如来藏不得厌苦乐，求涅槃也，《密严》所谓若离阿赖耶即无有余识也。圣教恶友本有种子，各视其增上增长，而各发其所为现行而已。

问：《胜鬘》自性清净心难可了知，彼心为烦恼所染难可了知，作何解耶？

答：前句说性，后句说相是也。心性本净，客尘烦恼所染污故，二句亦同。唯识解心性为心空理，所显真如或为心体也。

问：经言八种九种心，九心即九识，所谓庵摩罗识是耶？

答：九识为言，言于识净，而经下文又言本心，不当立十识耶？不知识止是八，以心为言，识固是心，智亦是心，故有四识，又有四智心品。此所谈心，谈于染八、净九而已。此染净二心，

皆依于藏识而已。

问：如来藏是佛性耶？

答：佛性了因，为所显得；如来藏生因，为所生得。

问：如来藏为无漏种之所藏，而法界之界为因义，非一物耶？

答：如来藏在缠，其出缠者在人名法身，在法名法界。

问：如来藏非法性耶？

答：法性为体，如来藏为用。法相无边，不能一一区别。

五、法身者。经言有佛无佛，法性常住，是则法性为自性涅槃。尼夜摩性，远离后有一切过失，是则法身为无余涅槃。菩萨不舍大悲，以究竟慧，入佛法身，受用如来广大威德，是则法身为无住涅槃。《大涅槃经》，三德所系，不一不异，说于法身而不离般若。此《密严经》，以无住涅槃谈佛法身，发挥慧境而无有余，是则大涅槃、增上涅槃、无住涅槃者，法身义也。然而智为显寂，智但充量，其根本涅槃无余涅槃者，实法身义也。

问：《胜鬘经》言，如来藏者是法身藏。又言，若于无量烦恼藏、所缠如来藏不疑惑者，于出无量烦恼藏法身亦无疑惑，是则谈如来藏必因是而谈法身也。如来藏是智境界，法身亦智境界耶？

答：《摄论》法性即身，故名法身。又身是依止义，一切法所依止处故名法身，是则法身者，一切智智之所依止，而非即智也。

问：《金光明经》，法如如及如如智名法身，非智即法身耶？

答：经谈法身开合多门，意有所指，非决定说。有说一身，《涅槃》宝同真体，说一法身。有说二身，《宝性论》说，一寂静法界身，二由说法因而得法身，亦名法身，是受用变化，俱名法身。《佛地论》说一生身，他受用及变化身是；二法身，自性实报身是，实功德故，功德法所依止、所集成故。有说三身，《金光明经》有七复次说三所由。基师助释其义，谓观佛之身但应说二：一、内身真德，即如如智合名法身；二、为所化生应宜而现，合名应身。

以宜显宜潜开为应化，说为三身。又观彼意应说四身，如如名自性，如如智名报，利他显则名应，隐则名化，然理智冥合，自利是一。自性、报佛合名法身，假德相殊，随机现异，宜隐宜显分名化、应。以是因缘，《金光明经》说如如智亦名法身。

问：《金光明经》作是权说，意何属耶？

答：《金光明经》属涅槃部，以无住涅槃谈六涅槃，显是涅槃菩提是赖，故以智如并一处说。此《密严经》亦谈无住，多说慧境，然于法身未为详论。

问：依于何经非权说耶？

答：依《佛地经》为非权说，不系他义，专谈佛地故。经言，有五种法摄大觉地，所谓清净法界大圆境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法界为一，四智为一。若如、智合为是实说，则大觉地止一法身，彼奚说三始尽佛量，若如、智合，是为实说，则法身摄四，此何列数，平开五种？是故佛地为实说也。

问：四智不属法身，何身所属耶？

答：俱属自受用身，依平等显为他受用，依所作显为变化身。

问：体为自性，用自受用，体用分合可任情耶？

答：分合无碍，淆乱则非。淆体于用，乱用于体，大法光明趣于黑暗，岂若虽合而条理井然？

六、唯智学者。缘生心有法，对无所有境曰一切唯有识，为唯识学；无相之相依决定性，对缘生无自性曰一切智之境，为唯智学。戏论习气，境风所动，起诸识浪，赖耶为依而成其果。业习增长又增余识，一切相应遂起分别而成世间。世间虚伪，转识变化，所谓唯识无境也。若无赖耶，诸识不转，以诸识无自性也。赖耶为依，共成其转，所谓无思无分别，无记随缘也。赖耶非幻，非识转变，然随分别无不周遍。遍处见赖耶，谓之为流转也。赖耶为相，但是缘起，而无所执，无相之相，依于实性，所谓有决定性也。相既依性，则一切境界皆智境界。经言：色声香味触，意

识之所缘，有为无为法，乃至涅槃，斯为智之境。又云：常与无明转，本心坚不动。熏习以相应，体性而无染，则所谓唯智而非唯识也。相从缘起，名从相生，二生分别，是三一体。名无，相亦无，何处有分别？诸法如如，善观为智。名为遍计，相是依他，离名相分别是圆成实性。转识有分别，赖耶无分别；转识染依他，赖耶净依他，本来性无我。此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之境，悉趣向于无分别之无相三昧，是之谓唯智学也。

染净之种，皆依赖耶，迷则染种势用，妄生分别，堕人天趣；悟则诸乘种姓势用无分别，生于密严国，则所谓唯智学由悟而入者也。经言：如是生死转，悟者心无转。若悟于自心，名无漏圣人。了赖耶妙生，如涅槃虚空。择灭无为法，清净常圆满。体性无增减，即便得无漏。了内外唯识，依赖耶分别。是密严知见，无转无漏；密严知见，入地则然。则所谓悟者，见道通达位也。见道以前虽非是智，然既闻法已，一心求密严，随顺趣向智，亦得名唯智。

有归依，归依密严宝，所谓一归依也。有信，信咸得佛，所谓一切有情皆有佛性。佛体是信，若能信此，王诸国土绍继佛事也。有住，种姓一净，佛即授记，得无分别，支解不动也。如是而解行，回向无尽藏，所谓闻法而觉悟，离文字分别，入三解脱门，得证真实理，是名为得悟也。密严是涅槃道场，以三三昧开涅槃门。三三昧观，观三实相，所谓无相，空无分别。初四寻思，相名分别空，人我法我空，觉察于三有，本来即无我，非由击坏无。如是于诸法相，俱得善巧，色心不相应，无为及世间，一切无别异，五法之体性，皆平等平等。《胜鬘》四谛，非坏法故名为苦灭。无始无作，无尽常住，自性清净，离一切烦恼藏故。涅槃十二支，非因果故，常恒不变。性即八不，名为佛性故。如是观行，为唯智学行也。

贪观不净，痴观缘起，瞋观慈悲，慢则析根，疑复数息，为唯

识分对治。此无相三昧，为唯智总对治。经言“远离能所取，寂然心不动，是名真修习，无相观行者”是也。既已觉悟，生于密严。经言：最上瑜伽者，地地而进修，了知而善说，其身转清净。又言：修行于十地，檀等波罗蜜，净业悉圆满，得佛胜所依。是则唯智之行，亦不离十度因果行、十地差别行也。既生密严，安乐解脱。以究竟慧入佛法身，受用如来广大威德，证真行化，尽于未来。化事已毕，恒住真身，如是为唯智学果也。

问：赖耶何为随缘耶？

答：宇宙大用，法尔如是也。缘起依他性，依他摄一切染净事。若无依他，应无杂染，即无清净。不由功用，一切净品由何而知？然有二种，遍计所起唯染依他，无执所起为净依他。此性既为遍计所依，亦为圆成所依。就唯识学说，染依他如怨如害；就唯智学说，净依他亦无倒无碍。

问：相非幻妄耶？

答：相从缘起，非是全无，幻妄何害？害于其执。迷则必执，悟则无执。虽为幻妄，其相如如。如相无相，即为实相。《解深密经》于幻化事不执谛实，而有幻状，彼于后时不须观察。《楞伽经》言，以诸妄法圣人亦现，然不颠倒，分别妄法而得成就佛乘种姓。心、意、意识，恶习转依，即说此妄名为真如。是故《中论》有言：诸佛依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不分别二谛，即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是故若无俗谛，一切智智不成，不能无住涅槃，如何得谈于唯智学？

问：唯识学、唯智学，当言有异，当言无异耶？

答：藏识受熏持种，转识妄生分别，当言无异；阿赖耶一往说有漏种，如来藏一往论无漏种，当言有异。如蛇、绳、麻，蛇知而绳知，唯识学渐境界；绳知而麻知，唯智学顿境界，当言有异。然唯识亦言净边事，唯智亦言染边事；识强智劣言唯识学，智强识劣言唯智学，则又当言无异。

七、定者。有二大定为二转依境界，菩提境界曰首楞严三昧，涅槃境界曰无相三昧。《涅槃经》言，首楞严三昧有五种名：一、首楞严，二、般若波罗蜜，三、金刚，四、师子吼，五、佛性。其义为一切事毕竟而坚固。《大般若经》百三三昧，而以首楞严冠首，则所谓智之事也。《涅槃经》言，佛于拘尸那城入大三昧深禅定窟，众不见故，名大涅槃。无相定者是大涅槃，无色、声、香、味、触、生、住、坏、男、女如是十相，故名无相，则所谓寂之事也。《密严》阐如来藏唯智学，而道场国土寂静光明是涅槃境。虽以无住涅槃求一切智智，而以智显寂，究极于自性无余，故以无相三昧，入涅槃门，坐密严道场，住涅槃窟，而一经之所谈，胥不离于无相三昧是也。一经之所谈，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皆归极于无分别。如来藏缘起，于一切幻妄不执以为谛实，故曰胥不离于无相三昧也。经言：十六种现观，学人数有十。此诸修定者复渐灭于心，第四禅无心有因不能害。无心是无习无相离分别，定之要在是也。经言“有寻伺喜乐，寂静入初禅，如是渐次第，四八至于十”，是四禅、四空、四无量、八解脱、八胜处、十一切入，得一无分别，而无量诸定皆得入也。经言“遍处及静虑，无色无想定，逆顺而入出，力通皆自在”，得一无分别，而逆顺入出及通，无不自在也。经言“于彼不退还，亦不恒沉没”，若住定攀缘，流转生三界，得一无分别，不堕味禅也。经言：天仙姝丽女，来供如观梦。外道持明梵，亦不见其顶。得一无分别，染邪二觉，不于定生也。经言：无量诸声闻，住山间树下，寂静修禅处。善摄诸根故，如以钩制象。然金刚藏答月幢定所之问，以五喻所归，归于赖耶，此言于定所也。经言：善行清净行，出过于十地。种种诱诲已，真实密严现。此言于定缘也。经言：骨鑠满世间，遍处假想观。甜味能除热，辛味除于冷。如是破执有，牟尼由此智，密严而解脱。不见以免角，触坏于大山，如是破执空。此言于邪定也。汝何不修定，定者之所见，定者生密严。举足下足，自定中

来,如是《密严经》诚可谓宣示三昧之全经也。

问:行在三学,《密严》说定、说慧,不说戒,何耶?

答:经言“沐之净戒流,饮以智慧液。由修净戒智,生死得解脱”,岂非说戒耶?意在密严境唯智学,于戒略谈而已。

八、身土者。谓微妙赖耶意生身,而密严寂静土也。经言:佛与诸菩萨,皆是赖耶名。人法一如也。赖耶即密严,身土一如也。请谈净土义:一、土差别。刹土净秽,现身异而显异。自性身依法性土,土唯是净。《称赞大乘功德》言,是薄伽梵住法界藏,说彼经典住法性土是也。自受用身依自受用土,土唯是净,《密严》所谓出帝弓电光妙庄严殿是也。他受用身依他受用土,土唯是净,《佛地经》云,住最胜光耀十八圆满是也。变化身依变化土,土通净秽,维摩诘住广严城是也。此经密严道场,是无垢月藏殿,为十地菩萨所显,故其土唯净也。二、土体性。自性身土虽皆真如理,而说属于佛亦自相性异。佛义相为身,体性为土;智相为身,法性为土。受用变化,咸依自土。四智相应,亦相性殊。而《密严经》言:密严微妙刹,体是转依识。超于分别心,非妄情境界。又经言:密严微妙土,是最胜寂静。亦是大涅槃,解脱净法界。亦妙智神通,观行所依刹。若曰此义相、智相所依之体性、法性有如此,此之谓土之体性如此也。三、往生因。六度、四摄、三十七觉、十善业道皆净土因,而《密严经》言:如来密严刹,无终亦无始。但由无功用,妙智之所生。法相巧庄严,平等而无别。十种意成身,修十地十度,入三解脱门。已焚烧蕴树,而往密严国。又言:此土最微妙,非余者所及。唯佛与菩萨,清静之所居。三乘以出生,最上生密严。又言:极乐庄严国,人非胎藏生。光明净圆满,皆悉具瑜伽。若比于密严,百分不及一。是密严净土,非地上菩萨不生,所生皆胜流,故胜于极乐国也。四、问答辨。

问:净刹无边,独于极乐校短论长,何耶?

答：以皆化生故，极乐为土最殊特故。

问：极乐殊特，而不及于密严，何耶？

答：极乐九品生，又生边地，而密严中人皆入地菩萨故。

问：密严见道生，极乐且不必发菩提心，但十念生，难易如是，抑何故耶？

答：净秽途分，豆不生瓜，火不出水，不发净心毕竟无种，何处生果耶？密严往生是谈正义，极乐十念但他时意趣。《法华》“一称南无佛”与彼意同。世亲《摄论》谓：令懒惰者由彼彼因，于彼彼法精勤修习，彼彼善根皆得增长。如由一金钱得千金钱，岂于一日，意在别时。一是千因，念是生因，非即生也。

九、不坏世间者。《辨中边》言，三界心、心所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有，相从因缘起，以如幻有故。经言：正智常观察，一切诸世间。从于如是因，而生彼诸果。真如非异此，诸法互相生，与理相应心。以是义故，世间智如不相妨碍，则不必坏。经又言：坏有以成无，住有不能出。既坏三和合，因等四种缘。恶习分别者，舍离于自宗，依止他宗法。夫依止他宗为他所胜，律四根本罪曰波罗夷。波罗夷者，此云他胜法也。以是义故，破坏世间成极恶罪，则不可坏。染心缘世间，世间是染；净心缘世间，世间是净。文殊不见山河瓦砾荆棘，但见平等。《成唯识》言，无漏有为，胜用周遍，亦得名圆成实，是说净分依他。诸佛世尊一切智智，尽未来际作诸功德者，此也。以是义故，则不得坏。

问：不坏世间，焉得解脱耶？

答：转其有漏依，回向无漏依，亦转而已矣。次第如来藏熏习，下中上渐增；次第阿赖耶熏习，下中上渐减。既转依已，无异熟识种子而转，一切种永断，说世间灭。

问：《中论·观因缘品》，非破四缘耶？

答：龙树破执缘者，若不执缘而亦被破，是恶取空，与龙树反是。故《中论》说偈：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

佛所不化。是故《智论》有言，如佛说有四缘，但以少智之人著于四缘而生邪论，为破著故，而说空诸法，实无所破。

十、辟谬者。诸佛世尊，今释迦如来立五法为教，见诸《密严》、《楞伽》及种种经论。如是而违反，此之谓大谬，不可以不辟。法既为五，则真如是一，正智是一。明明二事，不可摄智于如，淆如于智。而唯言真如事一，真如之谓体，正智之谓用；真如之谓性，正智之谓相。不可淆体性于相用，淆相用于体性。法尔如是，有性有体；法尔如是，有用有相。凡法尔有，以自为本，立一切本，不本于他，为他所属。真如是一法，正智是一法，此之谓法。如、智一味之谓义，不可淆法于义。知斯四者，则知所以谬，则知《起信论》之所以谬，则知凡根据于起性而立教之所以谬。《起信》立真如、生灭二门，是也；立生灭门，不立正智为本，而一本于真如，谬也。说心性不起即是大智慧光明义，而不知此是智、如一味之义，因是而不立正智之法，谬也。正智是净之本，无明是染之本，本之谓法尔如是也。故经说客尘，不推客尘所自；经说无明，不穷无明所由。而《起信》说无明因于依觉，是为因缘本，非法尔本。说不达法界，忽然念起即为无明。念即无明似为一事，然又说不知真如法一，不觉心起而有其念，依于不觉而生无明与不觉应，则明明以念在无明先，为先一事，无明依念后生，为后一事，说无明，不说法尔本，谬也。相用但依于体性，而实自有其功能，或名如来藏，或名阿赖耶。有漏种子法尔本有，无漏种子亦法尔本有，皆依于藏。种生现而熏藏，藏持种而受熏。净以广其净，染以广其染。染势用而净微，净圆满而染灭。皆相用中事。初无与于体性，而起性真如熏无明起净法不断，无明熏真如起染法不断。不立有漏无漏本有种熏系于藏，而好辗转无明真如。真如无明，乃使一切大法无不义乱，谬也。随缘是相用边事，不动是体性边事。《起信》说真如不动是也，说真如随缘谬也，说真如随缘而不动谬也。经以海浪喻，喻识；不以海浪喻，喻

如也。经但说藏随转识缘也，经但言藏依于性而不动也。清净功德缘起于正智，杂染世间缘起于无明。说赖耶起是也，说正智缘起是也。《起信》说真如缘起，谬也。如何谓之缘，如何谓之起，顾名思义应亦了然也。

总之种种纰谬，生于一因，曰好谈因缘，不信法尔之为害也。好谈因缘，辗转穷归，归于一本，而不觉堕于他胜，所谓数论自性生三德，三德生二十三谛是也。不信法尔，过去未来，虚妄分别，风生、戏论、海市、乾城，及其至也，但狂慧世界，无修证余地。不独内学之为害，此方习尚亦滋蔓之难图也。岂不悲哉！

藏要叙论

《藏要》第一辑叙

十一经、三律、十一论总：

一、《大般若经·第二分》

二、《大般若经·第五分》

三、《华严经》

四、《楞伽经》

五、《大般涅槃经》

六、《解深密经》

七、《菩萨藏经》

八、《胜鬘经》

九、《无量寿经》

十、《法华经》

十一、《杂阿舍经》

十二、《菩萨戒本羯磨》

十三、《十诵戒本羯磨》

十四、《善见律毗婆沙》叙

十五、《中论》

十六、《辩中边论》

十七、《大智度论》

十八、《瑜伽师地论》

十九、《集论》

二十、《摄大乘论》

二十一、《二十唯识论》

二十二、《成唯识论》

二十三、《因明正理门论》

二十四、《品类足论》

二十五、《异部宗轮论》

菩萨藏中，声闻藏中之经、律、论，西土、此方著述，既抉其要，分为六辑，以为“藏要”。又抉经、律、论最要者为第一辑，是为要中之要。犹咒中之中心也。可以便读，可以知概。

凡二十五种：经十一、律三、论十一。经十一者，菩萨举十，声闻举一。菩萨乘有正轨，有便道。乘乎正轨，又有不易之则曰境、行、果。依此抉择而得四经：一曰《大般若经》，二曰《华严经》。行菩萨行有不易之则，一曰因果，二曰差别。因果者，运用之妙，《般若》尽之；差别者，境界不同，《华严》尽之，故《般若》、《华严》者，菩萨正轨之行也。三曰《楞伽经》。古学一百八句，一切自心所现。今学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知法知义于此广博。故《楞伽经》者，菩萨正轨之境也。四曰《大涅槃经》。我皆令人涅槃而灭度之，此佛出世大事因缘。对机则四邬陀南，毕竟则常乐我净，见性而已，又多乎哉？是故《大涅槃经》者，菩萨正轨之果也。

《解深密经》，境、行、果三，都约其要。《菩萨藏经》，但约行中因果差别。《胜鬘》明识，属隶《楞伽》。《无量寿经》，是方便道。《法华》则经中之揭橥者也。

声闻举一，曰《杂阿含》。佛言：诸佛世尊具大智力。总摄诸法安处四种邬陀南中，辗转传来是名“阿含”，传此四句是名“阿含”。《瑜伽》五分释《杂含》多。大小沟通，《阿含》亦大故也。

律三者，《地持》、《善戒》，译非全文，是故戒本羯磨，应抉《瑜伽》为大乘律。北方小戒，论其圆通，《僧祇》为最；究其严密，《十诵》为尤。《四分》、《五分》及《迦叶维》，严不及《十诵》，通不及《僧祇》，是故戒本羯磨唯独取于《十诵》。南方小戒，此土传来但

《善见律》，录叙而已。

论十一者，摩诃衍义创始于龙树，充量于无著。合之则相圆，分之则义窒。岂空有之或异，实遍依之各详。《中论》谈遍计空，《辩中边论》谈依他有，中之义备也。《大智度论》，释经论中详一切法，而详于对小；《瑜伽师地论》，宗经论中详一切法，而详于自大。龙树毗昙为《智论》，无著毗昙为《集论》，是则乘之事备也。唯识为入道之体，《摄论》创始于其先；《二十唯识》、《成唯识论》，昌于其后。因明为拣外之用，而《理门论》者，则又基本之作也。毗昙多种，《六足》为精，《集论》为大乘毗昙之终，《品类足论》为小乘毗昙之始，龙树、无著皆所宗矣。其余部执，则《异部宗轮》亦足知概。此《藏要》第一辑总略如是也。至于二十五种法义，其亦各有略说，各随其品目而发。分之弁各种之首，合之为提要之汇焉。

中 论

观因缘品第一

观去来品第二

观六情品第三

观五阴品第四

观六种品第五

观染染者品第六

观三相品第七

观作作者品第八

观本住品第九

观然可然品第十

观本际品第十一

观苦品第十二

观行品第十三

观合品第十四

观有无品第十五

观缚解品第十六

观业品第十七

观法品第十八

观时品第十九

观因果品第二十

观成坏品第二十一

观如来品第二十二

观颠倒品第二十三

观四谛品第二十四

观涅槃品第二十五

观十二因缘品第二十六

观邪见品第二十七

《中论》者，观一切法实相之中道义也。云何观一切法耶？观生灭去来法，相应于《因缘》、《去来》二品。观蕴、处、界法，相应于《六情》、《五阴》、《六种》三品。观二取法，取之为人法、能所，相应于《染染者》、《作作者》、《然可然》三品。取之为有无为相，根受所依，相应于《三相》、《本住》二品。观十二支法，生死五蕴，相应于《本际》与《苦》二品。无明缘行，三和合触，相应于《行》与《合》二品。有及取爱，相应于《有无》、《缚解》及《业》三品。观二空法，相应于《法》、《时》、《因果》、《成坏》四品。是等诸法，悉以为“观”。观属于染，若观属净，相应所在则人之为《如来品》，相之为《颠倒品》，行之为《四谛品》，果之为《涅槃品》。染净周观，是之谓观菩萨大乘法。观世谛起，观诸见执，相应于《十二因缘》及《邪见》二品，是之谓观声闻小乘法。

云何观实相之中道义耶？“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

是假名，亦是中道义。”缘生无自性，诸有所执、生灭、去来三科，二取乃至涅槃有决定性，如虚空华，本无所有。缘生无自性，生亦无自性，缘亦无自性，都无自性，起而无起，宛然而寂然。所谓染法、净法、大法、小法者，皆如幻如化，不坏假名。龙树于《门论》示最初方便，撮《中论》空，勒为十二。龙树于《中论》示究竟旨归，则曰：“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而于假义，屡详不一详。于三相观曰：“如幻亦如梦，如乾闥婆城，所说生住灭，其相亦如是。”于业观曰：“诸烦恼及业，作者及果报，皆如幻如梦，如焰亦如响。”于颠倒观曰：“色等六皆空，如焰梦乾城，六无净不净，犹幻人镜像。”此之所谓实相，此之所谓中道义也。虽然，幻事所诠容有二种，幻故无自性性，起而无起，宛然而寂然，龙树《中论》固应在是。幻故有依他起相，无起而起，寂然而宛然，要于无著“中论”求之。《中论》破例，两事进退征求，三事周遍穷诘。《中论》破义，非无因，非相违，非无穷，非无体，非无果之因，无因之果，不到，不违教，相因待，已法不更法，一法不二体。有如是等义，能破例、义，朗然易易。而其所破种种外论、种种部执，必悉洞研，方得淹通，免讥盲瞽，斯不亦甚难之事耶？

《中论》注释有八大家：一、龙树自注、无畏疏，二、佛护疏，三、德慧疏，四、安慧《中观释论》，五、清辨《般若灯论》，六、月称疏，七、天奋疏，八、德吉祥疏。此土传来安慧、清辨之说，堪探所破，而文涩难通，井冽不食为我心恻矣。晋用楚材，礼失求野，丹、珠藏中无畏、佛护、月称之书犹然存在。青目依无畏作释，仍青目本而就正于三家，参订于梵、藏颂本，亦千年来未有之胜籍，足以游目骋怀也夫！

辩中边论

辩相品第一

辩障品第二

辩真实品第三

辩修对治品第四

辩修分位品第五

辩得果品第六

辩无上乘品第七

《中论》自性无，诸法缘生故。《中边》虚妄分别有，许灭解脱故。许灭则非实，二取若实，则不可得而灭故。许解脱则非无，解脱是空性，真如非无故。虚妄分别，一分是无，谓之二取；一分是有，谓之空性。既有空性又二取相应，心性本净而客尘所染，是故谓之妄，谓之幻，谓之乱。知相应所染而不为之转，是故谓之灭。空性净心朗然呈露，是故谓之解脱。乱识若无，一切法无。一者，无乱识故无依他起。由有诸识，一切界趣杂染所摄依他起相，皆得显现故。二者，无乱识故无遍计所执，依于依他似义显现故。三者，无乱识故无圆成实，即于依他似义永无故。四者，无乱识故无染净，诸佛设教三藏、三乘皆不得成，圣教依于染净而施設故。五者，无乱识故无染净，乃无障无真。染以二障显，净以四实呈故。六者，无乱识故无染净，而对治则无。染是所治，净能对所故。七者，无乱识故无染净，诸菩萨行，因果差别皆不得成。净趋向以起事，染多少以定位故。八者，无乱识故无染净，而极果则无，纯净为三乘极故。九者，无乱识故无唯识，三界心、心所是虚妄分别故。十者，无乱识故无法相，一切诸法依于俗谛而建立故。本来寂静，自性涅槃，直下明心，原无多事。然法尔有如是虚妄分别，遂法尔必如是施設善巧。谁能了此如

幻有而非真，谁能建立三乘诸多渐次，使我异生行是方便道，直趋大王路？是故《中论》殷重，《辩中边论》更殷重也。《中论》我说即是空，二取本空，宛然而寂然。《中边》此中惟有空，空性实有，寂然而宛然。然其为如幻，其为中道则一也。《中论》眼、耳等诸根，异相而分别，未及陀那。《中边》一则名缘识，第二名受者，已论第八。然其为法相，其为受用缘起则一也。受用缘起者，但论烦恼障，说有支缘起，惟是生死，小乘详之。特论阿赖耶，说自性缘起必挟种子，唯识详之。并论二障，通解三科，说受用缘起显明现行，法相详之。是故《中论》、《中边》皆法相家谈也。

《中边》如何读耶？法以相显，教由染净，九相论妄以立染，五门论空以立净，是为根本一切所依。如是以读《辩相品第一》。染以为先，五障、九障通乎三乘，因障、别障彻乎始终，净则居次，声闻四谛，菩萨四实、五法、七如、十善巧，是为圣教境。如是以读《辩障品第二》、《辩真实品第三》。三十七菩提为因果，趋涅槃城对治不异；十八位为差别，前九小位、后九大位，是为圣教行。如是以读《辩修对治品第四》、《辩修分位品第五》。漏无漏治，但有所得并立果名，是为圣教果。如是以读《辩得果品第六》。本事分已，抉择正行：一、抉因果差别有十二最胜；二、抉闻、思、修有十法行句；三、抉止观有十无倒、十金刚句；四、抉二边有七分别；五、六、抉差无差，地度而外及于一切，是为六正行无上。抉真如、十度、三慧、十地，是为十二正行持无上。抉四缘无阙，证得种姓，循次证极，示现菩提，是为十正行果无上。如是以读《辩无上乘品第七》。《辩中边论》义文如是。

《大智度论》初品

缘起论第一

释初品中如是我闻一时第二

释初品中总说如是我闻第三

释初品中婆伽婆第四

释初品中住王舍城第五

释初品中共摩诃比丘僧第六

释初品中三众义第七

释初品中菩萨第八

释初品中摩诃萨埵第九

释初品中菩萨功德第十

释初品中十喻第十一

释初品中意无碍第十二

释初品中佛世界愿第十三

释初品中放光第十四

释初品中现普身第十五

释初品中十方诸菩萨来第十六

释初品中舍利弗因缘第十七

释初品中檀波罗蜜义第十八

释初品中赞檀波罗蜜义第十九

释初品中檀相义第二十

释初品中檀波罗蜜法施义第二十一

释初品中尸罗波罗蜜义第二十二

释初品中戒相义第二十三

释初品中赞尸罗波罗蜜义第二十四

释初品中羼提波罗蜜义第二十五

- 释初品中毗梨耶波罗蜜义第二十六
 释初品中禅波罗蜜第二十七
 释初品中般若波罗蜜第二十八
 释初品中般若相义第二十九
 释初品中三十七品第三十
 释初品中三三昧义第三十一
 释初品中四无量义第三十二
 释初品中八背舍义第三十三
 释初品中九想义第三十四
 释初品中八念义第三十五
 释初品中十想第三十六
 释初品中十一智第三十七
 释初品中十力第三十八
 释初品中四无畏第三十九
 释初品中十八不共法第四十
 释初品中大慈大悲第四十一
 释初品中六神通第四十二
 释初品中布施随喜心过上第四十三
 释初品中善根供养第四十四
 释初品中十八空第四十五
 释初品中四缘义第四十六
 释初品中到彼岸第四十七
 释初品中中见一切佛世界义第四十八
 释初品中信持第四十九
 释初品中信持无三毒第五十

《大智度论》者，释摩诃衍论也。释初品中如是我闻一时第二乃至释初品中信持无三毒第五十，是为《释序品第一》。顺次以下释《奉钵品第二》乃至《释嘱累品第九十》，是为释摩诃衍论。

经言：是一切法皆摄入般若波罗蜜中。须菩提所说摩诃衍，随顺般若波罗蜜。摩诃衍不异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不异摩诃衍，般若波罗蜜、摩诃衍无二无别。以是因缘，须菩提所说摩诃衍即是说般若波罗蜜。以是因缘，龙树释摩诃衍论为《大智度论》。经中三事论摩诃衍，所谓悲以被功德铠，定以发趣大乘，空以乘大乘，是则摩诃衍者所用之具、所有之事，举足下足，无非般若，除去般若，无所为“衍”。以是因缘，龙树《大智度论》为释摩诃衍论。论之体性，是为毗昙，有见无见，有对无对，有心无心，界系不系，漏或无漏，学与无学，如是等等，料简判定，一法建立，不动如须弥。佛时舍利弗、目犍连、迦旃延等如是之作，承佛印可，是故《舍利弗毗昙》、六《足》、《蜺勒》者，龙树之所引取者也。《发智》、《婆沙》者，龙树之所斥为不正义者也。六百年后，摩诃衍义，如日丽天，龙树实为之创。创始之作，大义应示，小义应简。大小两谈，自非毗昙，乌能成事？是故有龙树毗昙。龙树毗昙者，释摩诃衍论是也。龙树两大论，《无畏》宗经有十万偈，《智度》释经亦十万偈。顾此方《智度》，唯是初品备释广义，二品以下但取了文，以视全篇十唯得一。则所称龙树毗昙者，求于今论，不过万余偈释初品之五十事而已。

略举十例，用读全文。一者，龙树毗昙；二者，大小对举；三者，小亦说大；四者，大不离小；五者，龙树非空宗；六者，必以空为用；七者，一事二义；八者，备举两端；九者，不异于《中论》；十者，不异于无著。

第一，龙树毗昙者。如不杀生法，略出十例：一、身业非但口教，二、口教非但心生，三、或善或无记，四、欲色系不系，五、二种修证是思惟断，六、欲界后得见断时断，七、可见不可见，八、有对无对，九、有报无报，十、有漏无漏（卷一三）。菩萨观种种相，所谓名色、色无色、可见不可见、有对无对、有漏无漏、有为无为等二百二法门，如千难品（卷一二）。是则不同小义，而同小例，义

精法立，大小判矣。

第二，大小对举者。境、行、果三，法法皆对。乘有以境为对者，声闻众生空，摩诃衍法空（卷四）。声闻契经在四《阿含》，摩诃衍契经在三藏外（卷二九）。声闻法喻蕉、空、沫、马，摩诃衍法喻更增乾闥婆城（卷六）。声闻实际住而不动，摩诃衍知实不住，万行全修（卷二九）。乘有以行为对者，声闻三三昧唯缘四谛，摩诃衍三三昧缘诸法实相（卷二〇）。声闻三十七品以毗昙门观，摩诃衍三十七品以空门观（卷一九）。声闻念佛无学功德，摩诃衍念佛从初发意乃至法尽（卷二一）。声闻念天唯是欲界，摩诃衍念天三界皆通（卷二一）。声闻但求脱苦，无陀罗尼名；摩诃衍用陀罗尼持诸功德（卷二八）。声闻入、住、出以为定体；摩诃衍入、住、出为定远门，反以戒、慧为定近门（卷二八）。声闻三昧，解脱、寻伺、五支、五智、四禅、十地而已；摩诃衍三昧，楞严、虚空、师子频呻、威相、炎山如是定名无边无量（卷二八）。声闻十智，摩诃衍十一智（卷二六）。乘有以果为对者，声闻见结生断，思三时断；摩诃衍见思生断（卷二四）。声闻入道，入异于达；摩诃衍于一心中得智坏障，亦入亦达（卷二四）。声闻断少烦恼，随教得智；摩诃衍断一切障，智自然得（卷二四）。声闻十力、四无畏合四谛、十二缘到涅槃说，摩诃衍十力、四无畏合大悲诸法实相不生不灭说（卷二五）。声闻化人化主不俱说法，入定无说；摩诃衍化人化主一时俱说，在定说法，亦能游行（卷二六）。声闻菩提佛座，但说敷草；摩诃衍佛座，众生福多，见敷天蜿蜒（卷三四）。大小不同，于斯见矣。

第三，小亦说大者。真如法性实际，声闻法中亦说，《杂阿含》所云（卷二九），《增一阿含》慈五功德，《网明经》说三十二悲（卷二〇）。谁谓声闻异摩诃衍？

第四，大不离小者。三十七品三三昧等皆声闻法，菩萨用三十七品到涅槃城，用三三昧入城三门，而以四禅、四空、四无量、

八舍、八胜、九次第定、十一切处，作我开门大好伴侣（卷二〇）。

第五，龙树非空宗者。龙树云：我说空者破诸执有，譬如唱言，众皆寂静，以声遮声，非求声也（卷六）。菩萨从初发心求一切种智，知诸法实相慧，是为般若。观一切法非常无常，非我无我，非苦非乐，非有非无，亦不作是观，是为行般若。是义舍观，灭诸语言，离诸心行，本来不生，如涅槃相，是为实相（卷一八）。菩萨观一切法不生不不生，不灭不灭，不以空，不以非空，一心信忍十方诸佛所用实相智慧，无坏无动，是为无生法忍，是为阿鞞跋致（卷二七）。夫此实相，非有非无，不以空，不以非空，奈何漫言龙树宗空？龙树固特标“中”，应与无著上承弥勒，同许之为非空非不空宗。

第六，必以空为用者。佛法中不可得空，于诸法无所碍，因是而说一切佛法十二部经。譬如虚空，本无所有，而一切物皆依以长成（卷二五）。佛或化众而时说有，久后皆当入无所有圣法藏中（卷二六）。

第七，一事二义者。般若有二种：一、与诸天、声闻、菩萨共说，二、与十住具足菩萨说（卷三四）。无所得有二种：一、所求不如意名无所得，二、实相无决定名无所得（卷一八）。无量有二种：一、虚空涅槃众性是不可量，圣亦不量；二、须弥香海，斤两滴数，但力劣不能量，圣则无不量（卷二〇）。意识有二种：一者，念念灭；二者，心相续（卷二六）。法自有其不动周圆者，深密可解，不必滞于一隅也。

第八，备举两端者。诸佛二种说法，先分别诸法，后说毕竟空（卷二六）。法亦有二种：一者，三藏十二部法聚；二者，三学圣道解脱涅槃法义（卷二二）。观相有二种：一者，观一切法有相，地重、水湿、风动、火扬；二者，观一切法无相，和合因缘，生无自性（卷一八）。法门有二种：一者，说有说无，智者入三种门观，知皆是实义不相背；二者，若不得般若，入毗昙门则堕有中，入空门

则堕无中，入赬勒门则堕有无中（卷一八）。菩萨行有二种：一者，观一切法自性本空；二者，从不舍离一切众生。日月悬双，慧轮非一，法尔如是，方斯轨矣。

第九，不异于《中论》者。《中论》非破因缘，《智论》非标因缘。般若于一切法无取无舍，毕竟清静，无诸戏论。如佛说有四缘，但以少智著缘而生邪论，为破彼故而破因缘，诸法本空，实无所破，然是心法如幻如梦，亦无定性（卷三二）。释经、宗经，安可异矣！

第十，不异于无著者。寂然宛然，乘乃具备。龙树阐宛然中寂然，故五蕴皆空；无著阐寂然中宛然，而三科善巧。无不入般若，一切唯有识，皆弹外、小，皆阐摩诃。顾经于方便般若中详唯识多理，释应微妙纷纶可观。惜哉！《智度》略出不全，然犹幸无著诸论存也，宁复封途而顾自绝乎哉！

《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菩萨地》

初持瑜伽处种姓品第一

发心品第二

自他利品第三

真实义品第四

—威力品第五

成熟品第六

菩提品第七

力种姓品第八

施品第九

戒品第十

忍品第十一

精进品第十二

静虑品第十三

慧品第十四

摄事品第十五

供养亲近无量品第十六

菩提分品第十七

菩萨功德品第十八

第二持随法瑜伽处菩萨相品第十九

分品第二十

增上意乐品第二十一

住品第二十二

第三持究竟瑜伽处生品第二十三

摄受品第二十四

地品第二十五

行品第二十六

建立品第二十七

第四持次第瑜伽处发正等菩提心品第二十八

无我无人，唯一法界，法尔一举，全法界举。阿赖耶识具一切种，法尔全转而后识转。堂下蝼蛄，堂上不忍；孺子入井，今人恻隐，法尔万物一体，现见自他不异，是故为人之学是菩萨学。本乎大悲，因于菩提，而竟于方便也。大悲为根本，非自了死生为根本也；菩提心为因，非涅槃心为因也；方便为究竟，尽未来际作诸功德，非证空为究竟也。慈尊一本说《菩萨地》，即一法门而互发明。又说《庄严》，西域不善《庄严》，不任弘法。梓匠轮舆有准绳规矩，学菩萨学，行菩萨行，有《菩萨地》。谁有智者，不读《菩萨地》？

略举菩萨十义：一者，全体义；二者，大用义；三者，离言自性义；四者，异门觉分义；五者，方便般若义；六者，一切增上义；七者，悲无难苦义；八者，修而有力义；九者，妙善回向义；十者，阐

提不证义。

全体者，一切众生为体，非驰物遗己也。他亦一众生，自亦一众生。众生平等平等，自他平等平等。推己及人，己为根本，我执犹存。举足下足，但有众生，全体无我，无我而众生，然后等齐于法界之量。火不能出水，菩萨不行声闻行，毕竟体殊，殊于他自。有菩萨种姓，法尔意乐为人；为有情发心，法尔于他摄受，意乐摄受乃其所以为体也。

大用者，一切智智为用，非溺俗谛而离真谛也。体众生体，用众生用，谛众生谛，运真于俗，为后得智，摄之以俗而移之以真也，利行令人同事随转故也。众生根不同，众生机不同，法界世界，事各不同，故所知境万有不同，非一切智智不足以对机，非日夜观机不足以言摄受。观其根利，观其所蕴，观其所趣所欲，又观其随眠，穿珠子不可习不净，浣工人不可使数息，细审细审，然后乃能摄而度之也。十力最胜者，知一切众生种故也，非一切智智不足以言知也。

离言自性者，唯取其事，唯取真如，又不作念，但行于义，此之谓离言自性。不了离言，起八分别而生三事。由四寻四实，渐契离言。了知分别，不生三事，得五胜利。是故菩萨为一切众生，但离言自性，而不断烦恼，不舍生死。声闻四谛，苦本在集，唯一断集，故烦恼必除。缘觉十二支，虽悟无明，而根本所趣在了生死，故生死必舍。离言自性，妄自为妄，缘而不执，不断烦恼而自然寂静。离言自性，依最胜空，有方便，出生入死而自在纵横。烦恼生自所知，生死由于分别，但不障知，射马探骊，孰斤斤于一己生死而敝敝焉！以烦恼为事，十王大业，留惑乃能，入狱拔情，不来曷济？

异门觉分者，龙树以三十七菩提分到涅槃城，以三三昧入涅槃门。三十七菩提为四念处所摄，四念处以空观而成。三三昧亦以空为本，是则空者，觉分三定之所趣也。而说菩萨观空不

证，以自乘行超入离生，此《菩萨地》亦说了大小觉分而不作证，唯有诸法离言自性为空三昧。觉分三定，大小法门虽无不同，而其所趣一空、一不证空，则大有异。又此异外，广取其余，行有三分。惭坚无倦，解有四分。法义世智，四依四无碍，事有八分。觉分三定外，资粮、止观、巧便、持愿，四嘏陀南，是皆有事于众生而不直趋于涅槃者，此其所以为异门也。

方便般若者，既发菩提心，必证菩提果。般若者，菩提之因；菩提者，般若之果。欲竟菩提，必行般若。十波罗蜜，般若但慧，慧但如理。实相般若，二乘所同也。六波罗蜜，般若摄智，智则如量。方便般若，摩诃衍独也。前之五度，般若资粮也。是则所称菩萨行者，般若而已矣。所称菩萨行般若者，方便般若而已矣。龙树二义，观一切法自性皆空，而不舍离一切众生。方便般若，彼其所属也。此《菩萨地》，慧度所诠，五明三聚，决定善巧，有情义利，方便般若此其所属也。体众生体，用众生用，乘众生乘故也。

一切增上者，且谈戒度。有众生然后有菩提心，有菩提心然后有般若行，有般若行然后有戒。破戒非犯，失菩提心根本大犯。苟能他利，开戒为持；若舍众生，持戒为失，三聚之中本其后二立于律仪。为不顺于有情，重则四他胜处；实基本于六度，轻则四十有三。非不学七聚止持、二十犍度作持，而大戒超然；非不学四禅四空、等持等至，而大定本寂；非不学空，而大空不证，以空为用。此所谓一切增上欤！

悲无难苦者，所称为难，非施命痛苦为难。以舍为摄，取多于少，求净于染，制行于危，摄受十二难，斯其所以难。所称为苦，非十二杜多行为苦。出没生死，饲虎变鱼，随类而不自由，斯其所以苦。菩萨所以能难能苦者，有大悲在。悲势所迫，使尔不得不难，不能不苦。悲势所迫，使尔劳心焦思而得方便，得大方便，快易何难！悲势所迫，使尔无天无地但一情苦，为拔情苦而

入大苦，今而情拔斯乐何极，宁复为苦！此所谓悲无难苦欤！是故六度为入地根本行，四无量者为地前加行行。

修而有力者，胜解操纵于一切，一切听命于胜解。胜解有力，为力种姓学，学先胜解。然胜解行地，一唯一行，不能一行一切行；愿唯是心，不能举而措诸事。若由解而修，事既经多时亦攸久，自然妙巧，不测而生。定久斯通，仪习斯巧，水渊土岳而风雨蛟龙，是故菩萨有圣法威力，有俱生威力，有共不共威力。菩萨所以有如是威力者，修为之也。有不可思议业，有不可思议力，然后乃能乘其本乘，行其本行。菩萨所以大者，威力也；佛所以神者，十力也。

妙善回向者，众生回向，唯一回向；辗转回向，彼此回向。有情顽硬，刚强难化，凡诸所作，为彼所作，法界交通，回向斯转，是为有情回向。六度万行，苦难汇洽，回向菩提，一切有统，是为唯一回向。一团一聚，法局一隅，回向而成根，成根而回向，辗转波旋而无边无量，是为辗转回向。有无互碍，作不作互碍，一多、大小互碍，彼此回向而周遍圆融，是为彼此回向。衍之摩诃，无他巧妙，回向而已矣。

阐提不证者，体众生体，因众生因，果众生果，行众生行。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及与俱非，我皆灭度令入涅槃。有一众生不证大觉，菩提萨埵誓不证觉。而众生界无量，世界无量，法界无量，所调伏界无量，调伏方便界无量，故所事事无有穷期，方便说言三阿僧祇，毋宁质称毕竟阐提而已矣。菩萨极知直下本来，菩提不二，无庸证真；又复极知沉湎涅槃，败种焦芽，为退堕事；更复极知即证觉后，除度有情，亦复何作？故尔安然行吾悲愿。

陈义如是，读文若何？菩萨行有因果，有差别。般若为因果，《大般若经》独诠此门也；十地为差别，《佛华严经》详谈斯事也。此《菩萨地》有其四周，初周因果，次三差别，广于经论，罄无不融也。于何征之？三周《行品》言：四菩萨行，七地皆具，而叙

次其事乃在初周，故知初谈因果，余说差别也。初周因果者，由众生有菩萨行，故先之以种姓发心。如是读《种姓品》、《发心品》。由菩萨行而有方便般若，故次之以所学处，如是学能修学。所学处者，般若方便，为众生而方便。如是读《自他利品》。最胜真实所知净智，离言自性是般若体。如是读《真实品》。大其方便，恣般若用。如是读《威力品》、《成熟品》、《菩提品》。如是学者，应发愿胜解，于五明求般若方便，于教授教诫行般若方便。如是读《力种姓品》。能修学者，五度为般若所资，四摄为般若所履，皆以方便，详陈九种。如是读《施品》、《戒品》、《忍品》、《精进品》、《静虑品》、《慧品》、《摄事品》。龙树有言：般若是佛母，大悲是佛祖母。此菩萨地一切无量名为哀愍，若有问佛菩萨，菩提谁所建立，皆正答言悲所建立。悲之深切，乃学般若遂学方便，供养福助、亲近闻助。如是读《供养亲近无量品》。大其方便，觉分异门，功德遂情。如是读《菩提分品》、《菩萨功德品》。

次三差别者，由众生有数量，由法有数量，乃使行、果有其数量。五菩萨相，堕菩萨数；四菩萨行，邻大觉果。七相怜情，十五意乐而作十事，速证菩提。如是读次周《相品》、《分品》、《增上意乐品》。愿力、自在力，菩萨能四种生，聪睿菩萨能六种摄情，免十二难。如是读三周《生品》、《摄受品》。次周十三住即三周七地，然随法差于究竟，住与地固应差别也，不独住望住、地望地而差别也。如是读次周《住品》、三周《地品》。波罗蜜多，菩提分法，神通成熟，具在初周。而说菩萨始解行地，后究竟地，皆具四行，地地有四行而望地阶级而有差别，行行有十地而望行浅深而有差别，斯义圆妙，独诠《华严》。而斯论略现，所以明菩萨行也。如是读三周《行品》。依住及地详百四十不共佛法，所以明如来果也。如是读三周《建立品》。四周次第易读，不谈可也。

集 论

三法品第一

摄品第二

相应品第三

成就品第四(以上本事分)

谛品第五

法品第六

得品第七

论议品第八(以上决择分)

十二分论议,如来自广分别诸法体相,名摩咀履迦。二藏论藏,精别经义,名阿毗达磨。然弟子自证无倒,显示诸法体相,亦名摩咀履迦。是故释经论唯有一体,所谓邬波第钵体是也。宗经论则有二体,所谓摩咀履迦体、阿毗达磨体是也。摩咀履迦体,以十一相显示诸法,所谓世俗、胜义,乃至过患、胜利是也。阿毗达磨体,以八门转展分别,所谓摄、相应、成就、因、缘、果、自相、共相是也。

无著(原作着)登极喜地,多论议,作论应二体备。是故《显扬》十一品,摄《事》、《义》、《决择》,成《善巧》、《无常》、《苦》、《空》、《无性》、《现观》、《瑜伽》、《不可思议》,是摩咀履迦体也。《集论》八品,本事则《三法》、《摄》、《相应》、《成就》,决择则《谛》、《法》、《得》、《论议》,是阿毗达磨体也。二论法门,皆根本于《瑜伽师地》。《集论·三法品》之三科,即《显扬》九事之五法,又即《显扬》四相中自体之蕴颂。三科广六十门,即九事总中四喼陀南之简择百门,又即四相中自体之想差别四十门。《集论·摄品》即《显扬》九事总中四喼陀南之十一相摄。《集论·相应品》即《显扬》四喼陀南之五相应。《集论·成就品》即《显扬》九事中

心不相应之三得。《集论·谛品》即《显扬》九事之染，又即九事之谛。《集论·法品》即《显扬》四相中自体之闻。《集论·得品》之补特伽罗即《显扬》九事之补特伽罗。其现观亦即九事之诸功德，而与《成现观品》多同。《集论·论议品》即《显扬》四相中辩教之论法也。故谈法门，二论则无不同也。

无著（原作着）登极喜地，证法光三昧，述古而改观，创今而宗立，是故《显扬》所摄，九事则面目别开。《显扬》所成，我相则无，无我相有，离言之取，方便之思，皆非遮遣。其意所在，在救恶取空流。而《集论》所宗，同其一致。三科、六十门，谛审遍观，宗唯无我，灭谛无住涅槃，妙离而常行利益，现观而究竟功德，则亦救拔大空，并超小有。故谈宗趣，二论又无不同也。虽然，事义都同，而论体不同。《显扬》以本母显教，起于九事，殿以三藏，博大而汪洋；《集论》以毗昙辩法，始于三科，终以论议，廉明而严整。《集论》于《显扬》，有若“决择”对于“本事”，最后之作精简易持，受用法乐意在斯欤？谁有智者不学《集论》？

复次，菩萨乘体，亦有其二：一者，深义殊特义。简别于声闻，菩萨增上学，是乘名唯识。二者，广义平等义。通摄于一切，菩萨道相智，是乘名法相。无著（原作着）发唯识之轂作《摄论》，全法相之成作《集论》。《摄论》于《集论》，亦若“决择”对于“本事”，盖《集论》备三科，《摄论》但唯识。《集论》六十门辩三科，《摄论》但教相染净差别，三性分别赖耶，但八何八若之词辩入所知相。《集论》入三藏有十三数门，《摄论》入所知相但四寻四实。《集论》四谛十六行，知断证修；《摄论》彼入因果，但波罗蜜多方广十义。《集论》补特伽罗二十一位，《摄论》彼修差别但菩萨十地。《集论》现观十种，《摄论》但法身功德。《集论》七大门论议决择，《摄论》但三相造论。故不读《摄论》，不能增上学而无决择，然不读《集论》，不能道相智而无本事。“决择”如宰堵坡之顶，“本事”如建筑之有基。植其基而缺其顶有之矣，未有无其基

而独立其顶者也，是故《集论》于菩萨行大乘学所至重也。

三科四谛，四俗之二三，亦四真之一二，以后位之四谛抉前位之三科。《摄》与《相应》赅遍真俗，《法品》抉于其真，《成就》亦赅真俗，《得品》抉于其真，《论议》显毗昙。终一书之旨，以读《集论》，大略如是。世亲既释《摄论》，复约《三法》而作《五蕴》，安慧则糅《杂集》而《广五蕴》。示我周行，入学有方矣。

摄大乘论本

总标纲要分第一

所知依分第二

所知相分第三

入所知相分第四

彼入因果分第五

彼修差别分第六

增上戒学分第七

增上心学分第八

增上慧学分第九

彼果断分第十

彼果智分第十一

所以必须佛法者，转依而已矣。所以能转依者，唯识而已矣。所以不能转依者，一大障碍，执有实色而已矣。天地物我，终古扰攘而不能转，斯不亦大可哀乎！若唯有识，色即是识；识本无碍，色法自转；色法既转，心法亦转；一切智者，依即全转。唯异生圣人以唯识判，唯外道内法以唯识衡，唯小乘大乘以唯识别。行莫妙于般若，学莫精于唯识。释迦以去，唯我龙树始弘般若，唯我无著始弘唯识。无著引唯识作《摄大乘论》，与《华严》十地授诸世亲而使作释。是则《摄大乘论》者，唯识学最初之人，最

初之作也。

凡学，其初也浑，其后也剖析；其初也简，其后也恣肆；其初也随，其后也严密。《摄大乘论》，但见、相二分而不及同种、别种，但闻种生正理而不及本有、始起，斯不亦浑而未剖乎？但无记辨识而不及相应与受，但有四缘而不及十因、三依，斯不亦简而不肆乎？犹谈二意而未能专属染污，犹谈十一识而未能不离之谓“唯”，犹谈熏习而未能摄持之谓“八”，斯不亦随而不严乎？开创之初，便尔尽情，势所不能。然根本安立，后之所基，亦精义络绎。无明通三性，净种寄赖耶，识法互为因，种非条然异，斯不亦至赅且要乎？摄之为体，法尔而然矣。虽然，斯论所摄，不独唯识，若但摄境，唯识可然，行果必赅，乘应全摄。苍茫一览，法海穷潮，其唯《摄大乘论》乎！方便南针，盍先一读。

论遮声闻，是称“大乘”；大乘殊胜，更举殊胜，是称为“摄”。举阿毗达磨十相为宗而摄经无量。如是以读《总标纲要分第一》。

大障所知，标所知依，小唯第六，此故成八。以教成者，大小异门，成大王路。以相成者，三相抉甚深缘起，六义抉种子，四义抉所熏。以理成者，染净有多理，差别更有多理。以性成者，说无覆无记。如是以读《所知依分第二》。

唯识种成，成法相现。有依他相，遍计圆成，各别其相，二喻明义无；见、相种种及与四法，以明识有。因是而谈三相释词，三非一异，三各多种，三无差别。依他不成，一切不成；依他若明，一切皆明。依此依他，读显密经。依唯识法相德业，造诸释论，如是以读《所知相分第三》。

以是所摄，为大乘境摄。入唯识法相，以十事叙，一相、二人、三境、四因、五具、六渐、七义、八定、九修、十简。种姓略谈，谈发心加行，四寻入地，证以二颂，所谓殊胜之殊胜也。十一种差别，所谓遮声闻乘也。如是以读《入所知相分第四》。

四无量略谈，谈六波罗蜜，所谓因果亦殊胜之殊胜也。度详十义，庄严亦同。如是以读《彼入因果分第五》。

住行回向略谈，谈于十地，所谓差别亦殊胜之殊胜也。一立、二名、三得、四修、五时，别修十度，有如是等多义。如是以读《彼修差别分第六》。

本六度别义，立增上三学，四殊胜以学戒，律仪以二戒而建立也；六差别以说心，修四三摩地深密佛语而随觉也；十六相以说根本智，大悲五相而异于声闻也。如是以读《增上戒学分第七》、《增上心学分第八》、《增上慧学分第九》。

以是所摄，为大乘行摄。依他净染，生死涅槃。不舍生死，不住涅槃。六种转依，说菩萨断。如是以读《彼果断分第十》。

一颂十义，大阐法身，更及其余，一乘多佛，所作无竟，然此中念佛净土学者，应亦深长思也。受用六因异，变化八因异，依他法身而说为常，以六因缘化身非住。如是以读《彼果智分第十一》。

如是所摄，为大乘果摄。境、行、果三，大乘竟，摄竟，论以是竟。

唯识二十论

唯识者，诠如实法界之一大法门也。此如实法界，超乎世间乃克谈，非世间见所能及。世见之所以不及者，徂于故常、习非成是，涅目辨色，夫岂堪能？如以为能，则凡即是圣，习即是悟，又安用学？一乡之迷不足倾一国，一国之迷不足倾天下，天下之迷孰倾之哉？大觉世尊超乎世间，立三法印倾天下迷，所谓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法界无我而唯是识是也。世见执常、执乐、执我，焉能唯识？诸于唯识不娴不信，入而复出者，皆辗转于四倒中而不能自拔故也。世亲菩萨成立唯识，详其所成作《三十论》，

略其所成作《二十论》。

略其所成者，但使祛世见、认真法而已，未遑唯识内蕴，曲尽其致也。世见有二：一、食息俗人，二、外、小学者。其所系于唯识者，今举其七：一、明明实色；二、现量所得；三、并不了于觉境非有；四、明明友教，善恶业成；五、觉时业果，大异梦时；六、为他所杀，得杀他罪；七、他心是有，有智知他。解此七执，即超世见而了真法，是则所谓略成唯识也。

解实色执者，俗人执识是虚，无实地实时，同境异心，不生实用，而不知梦于某时见彼村落，业同受等，梦感精流也；又复不知同处同时，众多相续共被狱卒为逼害事也。大众、正量，狱卒是实，然狱必苦，宁天同乐？有部非实，然计业造形而不许识。经部虽许造业在识，而执受果又复在形。所以必执识外有形者，不了契经依种及现，密说十处，而实无我，故无色也。究色边际，名曰极微。超世见者，识转变时，顿呈全相。为破执实，令析至微，复析便空，即证无色。执世见者，从微而起，积微成聚。聚不必真，微非无实。不彻极微，遂证色有。胜论执色一，中有分微，名有分色，然以总离分不可取也。有部执色多，色中各微是眼等境，然彼相隐不可取也。经部和合，实随于假，虽相非隐而无体也。正理和集，微各相资，虽体非无又相不可取也。一实极微，有合无合不成，有分无分不成也。眼等现境、青等实体，设多亦有过，设一亦有过也。反覆明辨，微乃非实。微且非实，色实之执涣然解矣。

解现量执者，梦无外境，现觉非无，境已不留，意宁了现？忆昔似境，岂忆其真？解觉境执者，生死沦迷，无非大梦，涅槃寂照，方乃觉知。解友教执者，托友为缘，变成自境，无非增上邪正攸生。解业果执者，梦劣觉强，不关境事。解杀业执者，增上违缘，相续自断，意成罪大，岂必形交？解他心执者，如知自心皆不如实，不了佛智，称量离言。如斯七解，唯识洞然。如彼七迷，乌

知唯识？悲乎！唯识不明，亦遂长夜漫漫何时旦也。

《二十唯识》略示方隅，若欲精详，应探《三十》。一、立宗无因，应探四量也；二、种岂即根，应探俱有依也；三、他身亦识，应探所变第九难也；四、于他疏缘，佛但称量，应探所变第八难也。总之，汲深修绠、引而申之可也。因论生论，略陈数义，用探唯识，或杜歧途，曰能义，曰用义，曰因缘实义，曰如幻有义。凡学，先必有本根，有取证，而后乃能树义。创唯识学者既已超出世界，现见如实法界，是故法尔分明，演以悟他。其为本根，取证树义，皆现见事，不假分别，曲意推求。凡所辩论，无非以世所通攻其所不通，如是所举，皆非诤自也。所谓现见事者，现见法界为物变之为物也，刹那不变、毫发不变即成死物。法界造物，非造死物也。唯变则堪任克举，故立能义；非顽然不灵，而有所义，刹刹尘尘，能之结撰，能之呈露也。有时谈所，亦将能作所也，而世见则执所。唯变则迁流不住，故立用义；非冥然不动，而有体义，一切一切，用之发生，用之得果也。有时谈体，亦用之出体也，而世见则执体。唯变有能有用，凡所谓实，无非有能有用而已，能、用之为因缘而已，无因缘者谓之为虚而已，而世见则执自性之实。唯变但能但用，凡所谓有，无非但能但用而已，能用之为幻相而已，并幻而无谓之为无而已，而世见则执决定之有。皆世执迷，不娴数义，立义兴论，过尤丛集，斯亦所谓长夜漫漫何时旦也。

成唯识论

有唯识学，有唯识论，略谈唯识学。见真而了幻，求学究竟在唯识性；思假而智实，入学方便在唯识相。唯识相者，无常而能存，无我而能立者也。无常而能存，唯变是适；无我而能立，唯依是从。

变之事则有力有能，风势无象，排山倒海。因缘增上，一切转移，力而后变，能而后变。刹尘之相是呈，故知变体之克实，字曰力能。

变之义则顿起顿灭，刹那不灭即非灭，无间不生即非生，故不顿不足以见生灭，不足以见生灭，又乌足以言变？

变之相则如幻如梦，如镜呈形，还见自质；如众灯明，相网为一，此之谓如幻。虽无外境，而见村园男女，定有其方；虽无彼姝，而感不净直流，定有其用。未开大觉，长夜颠缠，此之谓如梦。

变之妙则相似相续，凡所有相，体用、因果，言一有过，言异有过，法尔无过。法尔非一非异，名之曰相似。等流而相似，异熟以相续。相续则非断，相似则非常，岂第无过而善巧绝伦。凡诸所变因缘分别，分别计执无有，因缘有实非虚。无常而能存，一变之弥纶而已矣。

缘起义是依义，建立末那、六识有根依，建立赖耶转识有共依。转依于本，本依于转，有若束芦，交依不仆。染净依于识藏，相见依于自证。因亦有其依，缘亦有其依，因果以三法辗转而相依。心所依于心王，诸法依于二十二根，乃至地依金，金依水，水依风，人物依于大地，造色依于大种，法不孤独而仗托是资。大乘缘无不生心，独影亦依法起，无我而能立，一依之维繫而已矣。变非刹刹离依，依非息息离变，本是幻形，缘至斯起，是为唯识。知彼相幻，乃见性真。复修而依转，变身土以化万灵，此之谓唯识学。

次谈唯识论。世亲作《唯识三十》，未竟长行而生睹史。竺贤十家继起有作，此土糅集为《成唯识论》。是则《成唯识论》者，唯识学至精至密之论也。应以十门观其所成：一、本颂，二、广论，是二为所成法。三、经，四、论，五、因明，六、毗昙，是四为如是成。七、所对外道，八、所对小乘，九、西土十家，十、奘门诸贤，

是四为能成人。以是读论，观厥成焉。

一、本颂者。二十五颂明境，四颂明行，一颂明果。明境有相有性，八转声中第三声转名曰“由”者，乃有“五由”以诠相、性。由说我法是假非实，但依识变有种种相。而此识变有异熟、思量、了别三能。由转变诸相及其分别皆不可得，唯识可得，说唯有识。由此识种得余缘而变，以辗转力强，遂生分别。由此业种得识种与俱，以后能续前，遂有生死。由计执乃非有，依、圆非一异，说有三自性。相生胜义无，密说三无性，真如遍于一切。随相而性说有三，克实而识性唯一。明行有四位：求住唯识曰资粮，将住唯识曰加行，实住唯识曰通达，修证转依曰修习。明果有一位，四德法身曰究竟。是之谓三分以成唯识。

二、广论者。于三能变中广种子、熏习、四分、三依；于分别生中广四缘、十因、五果、四生；于生死续中广三习气、十二支、二死；于三性中广七真如；于明行中广二障、二见，广十地、十波罗蜜、十一障愚、十真如，广四涅槃、四智心品；于明果中广自性、受用、变化三身。上来本广，诸法建立，于成唯识为所成法。义以法传，知法然后知义，知法、知义然后乃知唯识。

三、经者。《瑜伽·摄事分》由二十四处略摄契经，其二“事契经”，四《阿含》是；其三“声闻契经”十二分教，除《方广》是；其四“大乘契经”，即《方广》是。是则四《阿含》者，三乘契经之通经也，如《增一阿含》具五义故。大乘是佛说，大乘既成，以证诸义，乃免随一。

总成唯识义，证大乘经五，证通经一。其证五者：方便遣执，言识似外生而所缘实不离识证《厚严》；三界唯心证《华严》；唯识所现，似彼说取彼证《深密》；法不离心，俗故八有别，真故八无别，证《楞伽》；有情随心证《维摩》；四智悟唯识证《阿毗达磨》。其证一者，识变十二处证《阿含》。

别成赖耶义，以教成者，证大乘经四：略为法依具种摄法证

《阿毗达磨》，深细暴流证《深密》，缘风起浪证《楞伽》，识名净无垢证《如来功德庄严》。证通经四：有部密说证《增一》；大众、上座、化地密说皆证彼部各《阿笈摩》。以理成者，皆证通经：寿、暖、识互持证《三法经》；识缘名色证《名色经》，有情衣食住证《四食经》，触俱有受想证《十问经》，染净证《染净心经》。余理证经无处得名，应善研求，愧补疏漏。

别成末那义，以教成者，证大乘经一，思量名意七依第八证《楞伽》。以理成者，证大乘经一，意灭缚解证《阿毗达磨》。证通经一，七与四惑俱证《阿含》。不摄之解脱，会通经一，实有末那，方便说六，会《阿含》违。

别成心所义，证通经二：三和合触证《阿含》“起尽”，根境作意生识证象迹喻。

成八识别别义，种子本有证《阿毗达磨》及《无尽意》，种子新熏证《多界经》，种子本始证《阿毗达磨》，二分四分证《厚严》，四分摄为一证《楞伽》。是为证大乘经者四，证通经者二。

成十二支别别义，识通能、所，引无爱于恶趣通《缘起》违，无明生变易证《胜鬘》，变易是无漏通《十地》违。成三性别别义，见真乃了幻证《厚严》，三与五性相摄通《楞伽》违。是为证大乘经者二，通大乘经者二，通通经者一。

成见修别别义，四度助前六证《深密》，声闻无涅槃通《胜鬘》违。后智有二分，佛现身土影，佛缘三世法证《佛地》，佛心恒在定证《无垢称》，无常转常蕴证《涅槃》、《胜鬘》，佛功德非界通《般若》违。

成三身别别义，真如是法身自性无生灭等智，现身菩萨成智，变化三业观智，说法断疑证《佛地》，变化有依他心证《深密》，令化人皆有心证《涅槃》。

统括全论，所证大乘为十有一，固不必局于唯识但是六经；所证通经为十有五，亦不可忽于通经但研唯识。所见会违，大四

通二，又不可死于成言，进退维谷。

四、论者：一、立义引证，二、法门依组，三、会通诸违。一法诸法之义，一家诸家之义，皆一论多论之证，一句多句之证。全书俱是，触处即然，不必征详，但当知例，是为立义引证义。

摄彼论散，组此论聚，摩咀理迦，是其体例。此论取组虽十一论，而《大论》、《集论》、《摄论》为作者殊特所依。盖十支之本，毗昙之终，唯识之始，有固然也。组赖耶多依《大论》、《集论》，组赖耶种子熏习多依《摄论》，组赖耶五教十理多依《摄论》、《大论》，组末那多依《大论》、《集论》，组末那六义多依《摄论》，组了别多依《大论》，组五十一心所多依《大论》、《集论》、《摄论》。而《显扬》、《百法》、《五蕴》以类而赅，组所变则多依《二十唯识》，组四缘十因依《大论》，组十二支虽依《缘起论》而亦多依《大论》，组三性多依《大论》、《集论》、《摄论》，组四位多依《大论》、《摄论》。《深密》虽经，实亦属于《大论》。组果位虽依《佛地》而亦多依《摄论》。研唯识学但凭《大论》，迹其自违，益增迷闷；但凭《集论》，误彼随顺，或堕小知；但凭《摄论》，聊得端倪，乌能深刻？今乃有此《成唯识论》，百炼千锤，成为利器。固法门最后之作品，亦学者神魂之依归。是为法门依组义。

会通诸违者：

会末那中违，其于种现俱有义，随顺经部种灭现生，《集论》说无种已生；其于根非业种义，为破经部实有色根，《二十唯识》、《观所缘缘》就彼发识胜因，假名种子功能；其于开导属心义，夺小因缘而纵其无间，《摄论》说色有等无间缘；其于末那应随惑义，各据别义，《集论》说五，五十五说六，五十八说十。

会了别中违，其于五识三性俱起意，视偏注不注起义，七十六说意同五，但言意缘五境，不说同性；其于五俱意受唯苦乐义，对法随有部说威，六十六随大众、上座，五十五、第五随经部、化地，均说地狱忧俱。

会心所中违，心所位六，《大论》随惑合一而说位五、触三和变异。就引起胜，《集论》但说于根，受、想、诸行，以触为缘；就行主胜，《大论》但说于思；就生近胜，《集论》但说于受。惭、愧以崇拒判，《对法》、《显扬》但依缘起，假说自他，无痴别有其性。《集论》就因果显说体为慧，六十三说欲界于善但缺轻安，五十五就增胜缘说唯六起，六十九就寻伺地说通一切，第一、第五，寻伺唯意，五十六就五俱意能引五起，说五与俱。

会四缘中违，十因二摄。就牵引因缘胜，《菩萨地》说属能生；就牵引去果远，《寻伺地》说属方便。

会十二支中违，识是所引。《集论》依业种名识，说识能引，业及五种转名为有。就正感果，第十但说一业；就亲生当来，五与三十八但说识等五。唯爱望于取，有望于生是因缘义。《集论》假业种为无明，说无明望行亦为因缘。《大论》又依爱、取现行，有属业种说诸支相望乃无因缘。

会三性中违，唯六、七识是遍计执，《楞伽》、《中边》说八分别而非是执；《摄论》、《中边》似二取现而非一切；七十八、五十一虽八缘计而非说唯。

会四位中违，眠断见真，真后见相。《显扬》方便假说世第一法，无间生相而断随眠。

会果位中违，佛身亦蕴而纯无漏。《集论》依小，说十五界皆唯有漏，等成皆报；《摄论》依似智现，说二智属化，佛不思議；九十八但依余处说四事不化。

总上会违，乃知正义不先明，多食而多疾；方便不知指，一义而一窒。渊哉违会！教乃无不通之法，法乃无无权之妙欤！谁有智者，而不学此？

五、因明者。大觉世尊常不离于现观，有音即成至教。非佛立言，皆凭比量。是故证成道理，若因、若缘能令所立、所说、所标义得成立，令正觉悟。若欲悟他，能立之余又必能破。能立、

能破，设例纷纭，统绪研求，应别为学。

今读《唯识》，但略取要，约为十事：

(一)正立量。例如唯识四立量：一量，极成眼等识，不亲缘离自色等，五随一故，如余；二量，余识，亦不亲缘，离自诸法识故，如眼等识；三量，此亲所缘，定非离此二随一故，如彼能缘；四量，此亲所缘，决定不离心、心所所缘法故，如相应法。奘师融四立一，真故极成色，定不离眼识，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同喻如眼识，异喻如眼根。有此五量，唯识极成。学建立宗，宗建立法，法尔立量，揭橥昭明，须弥不动。

(二)不组量。有宗有因，演而伸之成无数量，不胜纷烦约为理破。例如破数论本事能成自性，文但有八，量则有十。破二十三谛辗转有二十三量，总计所破，就文未推，犹尚合有六十一量。

(三)无次第。性相为文，故无次第。解因明者，许是事故。全论体例，应审思准。例如破犍子我量，许依蕴立非即离蕴，应如瓶等非实我故。初因、次喻、后宗，颠倒无叙，有如此矣。

(四)多因一量。一因能立，多亦能立，多因成多理，多理成多方。例如十理成初能变中有量，谓眼等识非异熟心，有间断故，非一切时，是业果故，如电光等。此量则有二因。又此中有量，谓诸转变识，非可熏习不能持种，非染净种所集起，心在灭定时有间断故，根境作意善等类别易脱起故，不坚住故，如电光等。此量则有三因。或一一因皆成三法，或三种因如次成三法，逆次、超间、合二，任作准知。又如大乘是至教量摄，其量则有五因。显然共悉，不烦引矣。

(五)成因后立量。因犯随一，缺无能立。量成因已，用已成因，成未成宗，获果虽远，而方便有门。例如破小有对色中量，先以有碍无碍、有方分无方分破极微非实，破极微已，即用微非实因，成有对色非实有宗，依因立量即免随一。又如破正量部动色量，动非实有，才生即灭，无动义故，此因随一，故必成因，乃谓有

为法灭不待因故，灭若待因，应非灭故，则灭因已成，以成动无义乃无过。

(六)破敌立量及破敌破量。破敌立量者，例如十理成初能变中量，有执大乘遣相空理为究竟者，论谓其立似比量，盖真性有为空，此不许彼胜义而顾说空，犯随一过。有为无为约俗俱有，非空不空约真独无，而乃说空，自教相违，名似比量也。破敌破量者，例如广一切种中假实量，敌之破量，种与诸法既非一异，应如瓶等是假非实。破其破量，真如与法非一非异，应如瓶等是假非实。许则无真，约谁说俗。

(七)双征破者。征设两端，若不得解，进退无据。凡诸经论，破理皆然，若细组立，一一皆量。例如破小乘我执三计中，有四双征，成八比量。初，有思虑、无思虑征破立二量；次，有作用、无作用征破立二量；三、我见境、非我见境征破立二量；四、我见境我见不缘、非我见境我见不缘征破立二量。

(八)极成寄言。所争在互差不离之性所不许义，非在有法能别之所依。所依极成，乃得用以诤义；所依有过，先须寄言简离。例如初能变十理中量，极成意识，必有不共显自名处，等无间不摄增上生所依，极成六识随一摄故，如眼等识。此量意识所别有过，能别有过。后身菩萨不善意，他所别不成；他方佛意，自所别不成。故须简之，寄极成言。能别不成有五：一、不共简八共依；二、显自名处简上座胸中色物；三、无间不摄简次第灭意；四、增上简因缘种子依；五、生简七与八，非亲生依简七与五，非相近依，若不置简有五，所立不成。

(九)汝执寄言。敌量多过，但述彼言而不加简，则堕彼中，无能自拔，是故牒叙汝执寄言。若云：此量汝立，非于我宗也。例如破三执我中量，执我常遍，量同虚空，应不随身受苦乐等。此量有法之我所别不成，常遍之因，亦犯随一。若不寄言，但依量引，有我即违自宗无我，犯自所别，以一执言贯宗、因、喻，一切

俱离。

(十)自许寄言。自量有过,若不加简,先自堕负,焉能悟他?例如五教成,初能变中成“大乘是佛说”一量,诸大乘经至教量摄乐大乘者,许能显示无颠倒理契经摄故,如《增一》等。因中若不自许寄言,必如胜军论师两俱极成,非诸佛语所不摄因,有自不定。人即出过:为如《发智》,两俱极成非佛语所不摄故,汝大乘教如自所许,《发智》非佛语耶?为如《增一》等,两俱极成非佛语所不摄故,大乘是佛语耶?故必自许寄言,而后六《足》置简,大乘经成。

六、毗昙者。以种种法较于一法,使法极成,佛时所许,议论之至精者也。本颂毗昙,成三能变。异熟以十门成,所谓自相、因、果、行相、相应、三性、三受、缘、转、伏断是也。思量以十门成,所谓名,与依、缘、性、相、染、应、三性、三界,及与伏断是也。了别以九门成,所谓差别、自性、行相、相应、三性、三受、依、转、起灭是也。是所谓根本唯识成也。二、广论毗昙。唯识以九难成,所谓唯识所困难、世事乖宗难、圣教相违难、识性成空难、色相非心难、现量违宗难、梦觉相违难、外取他心难、异境非唯难是也。赖耶以十理成,所谓持种、异熟心、趣生、执受、识、生死、缘、依食、灭定心、染净是也。末那以六理成,所谓不共无明、意法为缘、思量名意、二定差别、无想天染、三性带执是也。心所成以性、地、时、俱四一切,王、所非一非异也。遍行以二门成,所谓名、体也。别境以五门成,所谓名、体、独并、识别、受应是也。善以十四门成,所谓名实、摄余、废立、多少、假实、俱起、识别、受俱、别境、相应、性、界、学、断是也。烦恼以十四门成,所谓名、体、俱生、自类、识、受、别境相应、性、界、学、断、事、漏、地等是也。随惑以十五门成,所谓名、体、假实、俱生分别、自应、识、受、别境、根本、性、界、学、断、事、漏等门是也。不定以十四门成,所谓名、体、假实、自应、识、受、别、善、惑、随、性、界、学、断是也。

其别别成者，广三能变中，十门成种子，所谓出体、一异、假实、二谛、四分、三性、本始、六义、生引、内外是也。八理成熏，所谓坚住、无记、可熏、能合、生灭、胜用、增减、所合是也。五义成第四分，所谓皆证、有果、现量、唯内、具能所缘是也。四义成俱有所依，所谓决定、有境、为主、令取自缘是也。

广分别中，三门成四缘，所谓十五依、十因、五果是也。广生死中，二十门成十二支，所谓引生、废立、定世、假实、事、染、独杂、色、漏、为、性、界、治、学、断、受、苦、谛、缘，及与摄等是也。广识性中，十一门成三性，所谓空灭、七如、六法、五事、四实、四谛、三解、二谛、智境、假实、异不异等是也。广行中，五门成二障，所谓名、体、见修、乘，及伏断是也。十三门成波罗蜜，所谓名、体，及相、增减、次第、释名、修、摄、开合、果、学、现种、分位是也。八门成四智心品，所谓差别、多少、摄用、转得、位、种、缘、用是也。广果中，七门成三身，所谓别相五法、功德、二利、土、机、识、变是也。是所谓推广唯识成也。著述有体，无易由言。若欲释经，摩咀理迦应遵类聚；若欲宗经，阿毗达磨应效分别。先型具在，法安得诬？奈何拘文牵字，群籍不罗，楼阁凭空，唯吾兴至，而栩栩然自以为得计也哉！

七、外道者。九十六种，称最超迈，数论、胜论。数论计神我是思，受用一切，非本非变。自性三德，无为常住，而用增胜，能生诸谛，是本非变。三德生大，大生我慢，慢生地、水、火、风、空五大，声、触、色、味、香五唯。大、唯又初生眼、耳、鼻、舌、皮五知根，次生口、便、手、足五作业根，次生心根，名二十三谛，是变非本。三德生谛，而神我为其扰乱。厌谛修道，自性辍用，而神我因之解脱。胜论计地、水、火、风、空、时、方、我、意名为九实，色、味、香、触、数、量、合、离、彼、此、别性、苦、乐、觉、欲、瞋、勤、重、液、润、行、法非法、声、名为二十四德，取、舍、屈、伸、行名为五业。实体以德显，德体以依、实、微、业、时、方、现、比、用等诸法

而显，业体以微、碍、合、离而显。总实、德、业，共诠缘因名同，六句名有。别一实中或德业中，又或实别别地中，总望自、望他为总同异，别望自、望他为别同异，名为同异性，六句名异。能使实、德、业三属而不离，名为和合。实常，而地、水、火、风，子微以上者无常。实唯空、时、方、我、无碍，二微以上皆碍。凡父母微皆比量得，子微以上方现量得。

论说数论执诸法与大有等性，其体定一；胜论执诸法与大有等性，其体定异。是则一为转变，异为积集。思想趋径，类感而同。积集之风多及于欧西，转变之风每尚于震东。震东蔓延，几于无处不然，无思不尔。滥觞于道法自然，泛流于太极两仪，而波及于六粗三细。八种识蕴，各自有种，各自感现，各别相用，为缘增上则有之矣，亦复谁能生谁，而说六粗生自三细？凭彼风尚，逞彼思潮，众口铄金，习非成是。于此唯识缘起之思，施以回生甘露，反若夜光按剑，疑谤丛生，诸佛说为大可怜愍者。数、胜流毒一至于此，论固有所破。初破数论，破二十三谛，破三德；次破胜论，破常无常，破实德，破大有、同异、和合。复次，大自在天体常生法，声生声显，常住能诠，四大极微，能生粗色，色等因量，无常而实，一切皆破。更有部执犍子我蕴非即非离，一例而非。

八、所对小乘者。声闻具一切智，不具道相智、一切种智。《摄论》说彼虽离赖耶而智得成。菩萨求智，正在道相，而趋向在一切种。是故此论所成：一、唯有识，二、殊特赖耶，三、殊特末那。对彼小乘独详三事，余事为兼。佛后二十部，熏炙五天，唯一切有；沟通向大，经部不无因缘。故论所对，独详二部，余部唯兼。

（一）唯有识者。离识无别实色，而部执诸色离识都真。一极微、二根境、三表无表。经部极微有方分、有碍处，假微实、实随于假；有部极微无方分、无碍，七微展积，成大皆实。论固有所破，先破有方分，后破无方分。有部大造根尘，尘仍体实；经部微

成根尘，根尘皆假。其立识所缘，有部则积微和合相或集已相资相，经部则和合似色相，正量则但能生识直取前境。论固有所破，先破内处，后破外处、所缘。有部身业形色极微；经部身业非显非形心所引生，能动手等；正量身业唯是一动，是为表色。大众法密身勇身勤，上座胸中色物，是为无表色。论固有所破，先破其表，后破无表。复次，离识无别实不相应，而有部所执，厥有其六：一、执得非得实。有为属所得，择灭属道而通漏，非择属世所依。二、执众同分实。言智事欲同则斯起名人同分，正理新师别立法同分。三、执命根实。唯命能持身，唯业能持命。无色无心，此界彼心界趣生体，无不赖于命根。四、执三无心实，必有实体，遮心不起。五、执三相实。三法又各有三，古用前后别起，新则三用俱时，但待因缘，起不必顿。六、执名句文实。异声有体，声上屈曲，能诠于义。是为有部六执。论固有所破，委细周详，不能繁述。大众四部执随眠体，论既理破。成实无表戒，正量不失券，正理和合性，例之而已。复次，离识无别实无为。有部三无为，择、非择、空，或一或多。大众四部及与化地皆九无为，除四空定不动三性，两相离异，余一切同，而皆说缘起无为。论固有所破，初破一多，后准前例。

（二）殊特赖耶者。三相十理，诸部所无，是称殊特。二十部执，唯独经部思想超迈，立种子名。然知种子而不知有赖耶，多过唐劳，与诸部等。经部熏种，厥有二义：一、前后熏，前念之识熏于后念；二、同类熏，但识类可熏，不论眼耳。其前义略与上座一法二时相似，其后义略与大众六识俱转相似。经部持种，色根中有心及大种，心、心所中有色根种，色心更互相持，六识转变相持，异法各各种，共生于一果。有部无种无熏持，而以命根、众同分为身之所依，但同类因而皆可生。譬如蕴类，心、色互牵，善恶互引。又三世并有，后识还起，如隔日疟。以较经部，粗疏太甚，摧枯沃雪，焉能须臾？大众无净种，心性以为因，复立根本识，化

地立穷生死蕴，上座立有分细识，而独不立赖耶，何耶？一切法门，大乘唯妙，大乘善巧，巧于赖耶。三相十理与彼小义，一一对观，生解空迷，旦暮间事。复次，种子六义，对小详立。对大众缘起无为立刹那灭，对经部、上座前后念立果俱有，对经部六持种立恒随转，对有部善恶类立性决定，对有部色心类立引自果，对有部三世恒立待众缘。四分义中，十九部皆无自证者。彼之所缘，此似外境；彼之行相，此之相分；彼之事体，此之见分。故无第三分也。

（三）特殊末那者。无明恒行而经部依六则断，意为六依而上座物色非心，思量必现而有部过未体无，无想有染而有部初后无中，三性带执而有部缘缚，大众随眠，经部种生，一切难通，安能说理？立有末那，一切无过，此之所谓殊特也。复有余事，大小乘异，在心所门。触是实非假，经部心所惟受、想、思。作意、遍行，摄有部回趣异境或于一境。受不缘俱触，有部俱触为自性受。舍受招无记，有部寂静但招善。欲但乐境非诸法本，有部心取所缘皆由希望。解印境决定，有部但无拘碍皆有胜解。念起必于习境，有部心起念俱。定起必专注，有部乱心微定起。慧择要不昧，有部昧心微慧起。信必乐善，上座但爱乐，大众但随顺。更及十二支，大乘一重因果，有部设二，观其所异，而邪正判矣。

九、西土十家者。十家本籍，都不获观，但就异义，得睹片鳞。即彼片鳞，犹基说是甲身，测说出乙体。五里雾中，判精粗文彩，读者于此可谢无能矣！晋用楚材，礼失求野。丹珠藏中安慧唯识释犹然存在，用勘斯论，一切昭明。若者为论所糅，若者《述记》不合。十家之说难穷，安慧之真斯在！江汉得望，沮漳不玉可也。虽然，吾犹当以《述记》十家异义，委悉披陈耳。十家异义有二十一，为总论一，识变一，初能变八，二能变五，三能变三，识性三。

次第陈之：一、为何造论。火达空知性，护破邪显理，安证空

断障,菩提涅槃。二、识变于我法。难内似外境即我法,护相见依自而施設。三、种子本始。难熏习而生,护熏本而起,护月本有在十家外。四、行相四分。安自体一分,难相见二分,护证自四分,陈那自证三分在十家外。五、居土谁变。难现居当土,护自地生者。六、变他根尘。安亦变根,护唯变尘。七、触等所同。难一切同八,护诸门随应。八、不退菩萨。难初地,护八地。九、七依赖耶。难唯种,护亦现。十、种子生果。难灭已方生,护种果同时。十一、眼等五根。难谓即种,安谓非种。十二、八俱有依。净谓是七,安谓无依。十三、识开导依。难五依七,六依前六;安则五依前六,六依自及七、八,七依自及六,八依自及六、七;护则八皆依自。十四、末那缘八。火谓见相,难谓体及相应,安谓种子,护谓见分。十五、末那染净。安唯烦恼障俱,护有出世末那。十六、别境心所起。安俱,护不俱。十七、灭定下起。难断八地修,安唯四地惑。十八、五起等无间。难漏无漏互起,护无漏不起漏。十九、所遍于计执。难所遍即计执,护谓增益方谓执。二十、能遍于诸识。安王所漏皆计,护我法唯六、七。二十一、二分于二性。安唯计执,护亦依他。

十、奘门诸贤者。唯识学虽源策于西土,而光亘于东方。戒日无遮,立不倾于一量;玄鉴金牒,论得糅夫十家。可谓西则自护法而终,东则自奘门伊始矣。然糅彼十家,成兹一论。议乃创于窥基,而师说多闻,又复详于《述记》。是则治《成唯识论》者,当奉窥基《述记》为玉律金科也。《述记》羽翼有《枢要》、《别钞》、《法苑义林》,《述记》参详有《杂集述记》、《瑜伽略纂》。至其弘五性,善因明,则《法华玄赞》、《因明大疏》。诸多有作,亦唯识之附庸、支流。百本多亡,要籍尚在,自足精研矣。《述记》文隐,读不终篇,疏剔披寻,又资多籍。于中独最推灵泰《疏钞》,明释本文,更穷源委,其特色也。义犹未尽,则智周《演秘》、道邕《义蕴》亦自可珍;如理《义演》,广集诸说勒为一书,亦复时见别义。以上

列籍皆就自说分疏，若复折冲御侮，披拓见真，大将词锋，一门强干，自非淄州惠沼作《了义灯》，亦复谁能任此？此书原意不过自固其家，观兵列敌，而诸家学说如圆测、普光、慧观、玄范、胜庄、义寂、道证、憬兴，本籍已亡，悼难知概，反复因兹旁引，略见其涯，文献说礼犹赖有此。《义林》有补缺之篇，五姓有慧日之论。附庸亦复兼护，支流亦复决排。劳苦功高，岂伊一哉！樊门多贤，然能与基对敌者，新罗圆测耳，故慈恩派外有新罗一支。圆自多妙，不减洪道，书存无几，如《解深密疏》、《仁王经疏》，皆非其重要之作也。若夫义寂、胜庄、泰贤、元照之伦，义解平平，时从外说。况余自郢，又奚足观？然于此论，存泰贤《学记》，摭辑诸家，义丰文约，既谕古贤，又便诵读，堪与如理把臂入林矣。

因明正理门论本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为学役；鹽其脑而百体唯吾号令，是为学髓。役无超迹济穷之望，髓有产生创立之能。学固不问其髓，而甘心为役乎？木之有本也，水之有源也，学之有理也，一也。因明之术，又何独不然？劫初足目标唱似真，爰暨世亲咸陈轨式，幽致未分，辨无利器。迨乎陈那匡正颓纲，广造八论，中唯《集量》与此《理门》，详论正理，精义络绎。是则《正理门论》者，匡改正理之经，岂依经而造论；大开正理之门，虽称论而实经也。文幽义博，诵读奇难。《集量》未来，悼无将伯。盖自唐后，此术无匠久矣。晋用楚材，礼失求野，丹珠藏中有《集量因轮》，取而对诵，并参基《疏》，斯不亦扣阍有路，而《理门》可读欤？文分立破二门，立分真立、立具。

且初，真立者。乐成所立，不成能立，背此为似，有五相违：现、比、世间、自语、自教。《入论》则同，然宗过有九。能别、所别、俱及相符，四不成过，《入论》则增，《门论》则无。此其所以异

者。《门论》义摄而略，《入论》作法而详也。如宗违因，《门论》既破，《入论》无文。非是师资故相矛盾，宗法彼此极成方生忆念，依此忆念方生了智，依此了智方能成宗。故背初相犯四不成：两俱、随一、犹豫、所依。有体无体，与宗相顺，背亦有过。依后二相而制九轮，二八为正因，翻彼立相违，余皆为不定。然四六翻因，演四相违，共不共外，演三分遍，与违决不违。《入论》则同，法称独缺。法称所以独缺者，根本克实之谈也；《入论》所以相同者，作法取详之旨也。立敌有差别，因于初相增立四违，同品唯分有，因于后二备详分遍，岂是师资故相矛盾？昔时由因而见边，忆取助成，故同品如昔而以因合宗；今日立宗而索证，设式简滥，故异品例今而宗先因后。翻此合、离有颠倒过；若缺离合，有无合不离过；若背宗、因，随一或俱，有不成及三不遣过。如是十过，《入论》无异，法称有增，增三犹豫不成，三犹豫不遣及缺合、缺离。法称所以有增者，盖亦作法之求备也，岂亦师资故相矛盾！

次谈立具，为现、比量。现量有四义：一、五识无分别，二、五俱意识，三、贪等自证分，四、定中离教分别。比量有二义：一、现、比之作具远因，二、忆念之作者近因。悟自悟他，咸归一致，清静所趋，非唯兴诤。以是读能立似立门。

能破似破门者，能破有六类：一、支缺，缺一有三、缺二有三而无全阙；二、宗过；三、不成；四、不定；五、相违；六、喻过。似破建类，足目《正理》凡二十四，《如实》所列为二十二，《方便心论》亦列二十。天主《入论》摄入立中，曾无一列。因明所需，若论克实，即一能立已摄无余。然立、破迭为宾主，即方便必辟四门。譬如立支，唯一宗因已堪自悟，以故尼乾、法称废喻有文。然必悟他，他非易了，故凡孤证未足畅情，既不废喻，以是对治相违及与不定喻又须二。此亦如是，立、破既开四门，似破须更列类。陈那《理门》酌古准情，刊以定类列为十四：缺宗有一，曰常住；缺

因有三，曰至不至、无因、第一无生；缺喻有二，曰生过、第三所作；不成有四，曰无说、第二无异、第二可得、第一所作；不定有九，曰同法、异法、分别、犹豫，及与义准，一、三无异，第一可得，第二无生；相违有一，曰第二所作。除其所复，正符十四。以是读能破似破门。二门读文既已如是。

《理门》奥博，字字皆义，尽举为难。稽其大端，撮立为四。是为四门探义：一、唯一成宗义，二、互不相离义，三、但取适用义，四、方便立破义。

且初，唯一成宗义者。系有法于法者为宗，成其所系，非成其所依，更非成其所余。是故一切须极成，所系须不成，应以极成，成其不成，成其相应之不成，非以法成有法，非以有法成有法，非以余法成法，非以有法成法，非成宗法一分，又非已成更成。若极成不成，宗三不成，因所依不成，喻所立不成。若不成而成，宗相符极成。

二、互不相离义者。因之一分在宗有法中，而与宗中法相连贯；又其一分在喻有法中，而与喻中法相连贯。举初一分之连贯或不生敌智，举又一分之连贯敌智无不生。又以喻中并无因一分并无与宗作同类之连贯者简喻类滥，而敌智更无不生。是故不相离者因明之体，而因三相者表而出其体也。因明之义，因三相尽之矣。依不相离义而因三相生，依因初相而不成之作法生，依因后二相而九轮生，依九轮而正因及不定相违之作法生。是故一切不相离，唯有法与法相离，而成其不相离，知不相离义而因明术思过半矣。有不相离之体，要必有不相离之作法，若因、喻别，即犯三失：一、有过，喻过中举。二、无能，终不能显因与所立不相离性，但有类所立义，终不能显宗因无性有所简别能为譬喻，但异品宗因别处。三、无穷，既不必所作无常相属，声何无常但云如瓶，瓶何无常又云如灯。

三、但取适用义者。一、三支但取言陈，不应言外增言；二、

因喻但取成宗，不应分别差别；三、一切但取成宗，不应更成一切；四、同品但取一分有，不顾其他一分非有；五、以喻合宗但取总相合说，不论声所作即瓶所作；六、异喻但取简滥，不论无体喻，不顺有体宗；七、相违决定但取他过所破，不恤自陷不定；八、遮词但论非此，不必反显是彼；九、立量但取敌对，不必一切须通；十、立量但取作法，不必详谈学理。昧此十义，立固有过，破亦有过。十四破类皆昧此义，过犯累累。昧第一义，于宗法无常外增生起言，有第二无异相似类，有犹豫相似类；增实性言，有常住相似类；于三相外增因至宗、因前宗，有至不至相似类，有无因相似类；增宗未生因，未说有第一、第二无生相似类，有无说相似类。昧第二义，差别可见不可见，有分别相似类；差别咽脐绳轮，有一、二、三所作相似类。昧第三义，征证瓶之无常，有生过相似类。昧第四义，举电非勤发，有义准相似类；责因不遍宗，有第一、第二可得相似类。昧第五义，声应可烧可见，有第一、第三无异相似类。昧第七义，于立非不定而说不定，有同法相似类、异法相似类。总之，狭义是因明义，不趋宽径，思过半矣。

四、方便立破义者。艺不固常，式开方便。有以合宗为因之方便者，如声常无对，破彼不定须举因言。今但举其合宗诘责之言，声非是常，业等应常，故常应可得故。有以合喻为因之方便者，如声常所作，顺成自宗，返破他宗，皆须举因。今但举其合喻具二之言，声是无常，所作非常，故常非所作故。此善方便，若恶方便，一分合喻，例举以显，如说声为常，一切皆是无常故，斯则不能显因且更有过。凡此方便皆《理门》文，智巧日滋，式增无已，应《理门》外，曲尽其凡。然举不胜举，亦述方隅而已。一、纵夺。设缘非所缘，设所缘非缘，见陈那《观所缘缘》。二、关并。汝言如来无一切智，为一切而少有知，为一不知，见《般若灯》。三、并量。有性非实、非德、非业，有一实故，有德业故，见《入正理》。四、性相为文。许依蕴立非即离蕴，应如瓶等非实我故，见

《成唯识》。五、寄言简过。共简寄胜义言，如真性有为空，见《掌珍》。自简寄、自许言，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见樊师“唯识量”；他简寄、汝执言，执我常遍，量同虚空，应不随身受苦乐等，见《成唯识》。

因明学，应祖陈那而宗法称，此若提婆之续龙树，无著（原著作）之有世亲。其于斯学，抑何郑重！然七论不来，《正理方隅》亦无译籍，挈瓶观井，曾何与沧海涵洋，应有何缘一济饥渴欤！陈义如是，设有问因明何事？以第一义应之曰：唯一成宗而已。因明以何为体？以第二义应之曰：互不相离而已。因明以何作业？以第三义应之曰：但取适用而已。因明有决定轨式欤？以第四义应之曰：方便立破而已。因明之学，如斯而已矣。

品类足论

辩五事品第一

辩诸智品第二

辩诸处品第三

辩七事品第四

辩睡眠品第五

辩摄等品第六

辩千问品第七

辩抉择品第八

论藏称阿毗达磨藏。诸一切论，皆阿毗达磨。然论藏体制各别不同，严核细辨而有其三。《显扬圣教论》，佛了义经广辨法相，及诸弟子无倒法相，若字有母，自共相显，名摩呬履迦；即此法相分别无杂，名阿毗达磨；即此法相解释经义，名邬波第铄。此三体总，若再细分又各有别，读六《足论》而得其六。美哉！创制显庸，后有作者遵王之路而轨式有由欤！六体者何？

一曰释经体，目犍连《法蕴足》是。此体释二十一经而论二十一法。先于论端立喁陀南该摄法名，后则依法引经详释文句而显法相，自《学》、《支》、《净》、《果》乃至《蕴》、《界》、《缘起》，有若《杂含》，摄一切智尽。以其引经作释，为邬波第铄；以其二十一法论一切智，为摩咀履迦；以其但显法相，未遑分别，非即纯粹阿毗达磨。

二曰法数体，舍利子《集异门足》是。此体结集佛说，《一法》至《十法》，增一法门。先于数前该喁陀南，后递叙法而释文句，有若《增一阿含》，妙善法数，体即是摩咀履迦。于《一法》中分别食行，俨然毗昙，而余法不然，则亦非纯粹阿毗达磨。奉敕结集，复蒙赞劝，应推此作论体创初。然《二法》无明中一则曰如《法蕴论》，《六法》六界中再则曰如《法蕴论》，稽彼所习，免此衍文，则亦昭然。佛弟子论，《法蕴》为初，《集异门》为后。无著《显扬》，由三种经摄一切佛语言事。一由增十经为《长含》十上，三由集异门经为《长含》众集，皆如来命舍利子说，即此论是。则此论者赅法至广，而无著（原作着）毗昙之所承袭欤！

三曰问答义体，迦旃延《施設足》是。此体抉择经说，设为问答，以博其趣。初亦总颂，后引经问而递答其义，体即为邬波第铄。然以类聚而有三门：曰世间施設门、曰因施設门、曰业施設门。丹珠悉备，此方所译，唯因施設，犹缺第一。以其类聚三门，体亦应为摩咀履迦。所不同于《法蕴足》者，彼引全经而论大法，此节经句而谈细义耳。

四曰破立体，天寂《识身足》是。此体前有二蕴，破目犍连过去未来无、现在无为有，破补特伽罗谛胜定有。后有四蕴，则以因缘、所缘、杂蕴、成就四大法门成立六识身，亦先以总喁陀南列其法名，后以六识随其所法多句分别，体固是阿毗达磨，而法门未备，唯谈六识。

五曰抉择体，世友《界身足》是。此体以《品类·七事》于蕴、

界、处明摄相应，略不及详，抉而作论，分别广说有八十八门，概略而谈亦门有十六。体固是阿毗达磨，而分别未备，唯摄相应。

六分别体，世友《品类足》是。此体法门亦博，分别亦繁。集五《足》之大成，显毗昙之全体。后有作者无小、无大，不越轨持，诚制作之慧轮，法林之智炬欤！毗昙四例，斯论都备。一、本事例。论《五事》、《七事》列名释体，名体先陈，分别斯据，此例是也。二、摄相应成就分别例。三、诸门分别例。论《智品》自类，互摄三门分别；《处品》三科，《随眠》转辗，互摄三十门分别；《七事品》三科，辨摄复辨相应；《随眠品》自类互摄七门分别；所缘相应又四句简，《摄品》增一法门之所分别也；于蕴、处、界、智、识、随眠，辨其所摄，《千问品》一切智法门之所分别也；《法蕴》二十经摄一切智尽而未遑分别，《千问》则一一各各以五十门简。大乘龙树学，凡于一法先以诸门分别后，总摄归空。其所分别，一则曰如《千难品》，再则曰如《千问品》。是则《品类足》者，诸例悉备，毗昙之赅全；而《千问品》者，分别多门，又《品类》之至要者欤！四、抉择例。论《抉择品》抉彼《摄品》增一法门，而于唯本法者详其所摄。四类具备，而其主要则在分别，故于此论称分别体，故于此论分别体称真正阿毗达磨体也。

凡学，其始也简，其继也巨。佛时三论，粗具毗昙而已。佛后三论，驯至《品类》，则括诸粗，具糅一全体，是以如是其整密欤！《品类足》后，如《杂心》，如《俱舍》，凡作者起，界、根、世、业、眠、圣智、定，体制组织，无不例取于斯。小乘如是矣。大乘毗昙驯至《集论》最后之作，义固各别，而体制组织亦莫不同。《集论》于《本事》例，七事摄属五事，五事摄属三科。《集论》于《摄》、《相应》、《成就》例，异门别诠。《摄》有十一，《相应》有六，《成就》则三。所例虽异，而能例不殊。《集论》于《抉择》例，《谛》抉三科，《法》抉摄、相应，《得》抉成就。亦所例异，而能例不殊。大乘四例有如是矣。大乘六体亦莫不同，是故于释经体有《智论》、《地

论》诸如是等；于法数体有《智论》论一切法用增一法门，有《瑜伽》论内明用增一法门，诸如是等；于问答义体，大则有《瑜伽·摄事》于契经、行处、缘起、食、谛、界、菩提分，小则有宝髻、四法、涅槃、长寿，诸如是等；于破立体有《中》、《百》、《唯识》，诸如是等；于抉择体有《门论》抉《中论》，《五蕴》抉《集论》，诸如是等。是则《品类足》者，毗昙之先型；而六《足》者，又凡论之先导者欤！

论藏根本有如六论，应以尊号，应以领称，而乃沿习既久，方便称“足”。盖由《发智》、《婆沙》自称“身”义，裁制六论，抑以“足”名故也。龙树、无著之徒无道身义毗昙事者，六论而外，时则及于《舍利弗毗昙》。《舍利弗毗昙》大众部所宗，有心性本净、无中有身、无为有九，诸如是等句义。体制组织，为问、非问、摄、相应、绪五大总分，与六论异。然其系属于分，亦蕴、处、界、根、业、智、烦恼、菩提分等，分别为门有四十三，与《品类论》未尝不同。更详说定有二百六十三，又详说人有七十四，则又六论所无，足补其缺者。毗昙之学，斯其所尊等同六论欤！

北方毗昙有如是矣，南方毗昙则有七论：一、《法聚》，二、《分别》，三、《界说》，四、《人施設》，五、《说事》，六、《双对》，七、《发趣》。其《分别论》分别为门而有一百二十二，与此六论罄无不同，是又毗昙之学一大资材也。

毗昙体制略说如此，然作论多体，不独毗昙，又有毗勒。毗勒者，非见对色心诸所分别，而广比诸事，以类相从，亦迦旃延佛时创作，后得道人佛后严成也。《大智度论》叙其二门：初，随相门。同相同缘，说一例余，如说四念住则菩提分全，如说自净其意则诸心所全。次，对治门。说病知药，说药知病。如说念处则知四倒，如说三毒则知正道。此毗勒体，悼无其论，真面不明。然即二门而求诸作，大则龙树诸论，小则《成实》一论，犹足知概。龙树立说，多不全彰而常影显，仿佛毗勒矣。若《成实》立《论品》，明明说有同相论门，如说一事，余同相事皆名已说。又如佛

说心为轻躁，则为已说余心数法，此与毗勒有何殊哉？治学立论，荒诞无稽，诚为妖孽。而负隅困守，又何啻无间幽囚？将欲作大事、启后人，其必有精审殊特之概者欤！不违六论，不徇六论是也。龙树有言：若不得般若，入毗昙门则堕有中，入毗勒门则堕有无中。至足味乎！

异部宗轮论

部执分裂，具三大缘，非率尔事。一、依据大乘乃无所畏。煌煌圣言，谁敢作异？然摩诃衍有其异门，圣自异圣，非吾异圣。吾等从圣，是故大勇昌言，复何忌憚？二、富于思想乃有堪任。有情根性法尔，有信行，有法行。信行所至，法尔泥迹，尺寸不移，成小乘器，为部执基；法行所至，法尔师意，变动不居，旋执旋移，转辗超迈而大壑是趋。三、迫于诸境乃能决然。因时而法行，因地而法行，因习而法行，行非空言也。执而多碍，碍而增苦，苦而不可一息居也。续佛所学，维龙树、无著（原作着），相去千年，时一何久。此千年中，南、北学歧。前四百年，但北方学，乃至二十；后七百年，又纷不可纪，派一何繁。毋亦小大极端融洽于一法尔须如是久年，其思想迁流亦法尔须如是复执欤！

《异部宗轮论》，叙前四百年北方之学，始于大众，终于经量。其事则二十部执别别条文，其义则大众为大乘动机。有部为声闻住持，而东方犍子、正量，南方化地、法藏，北方饮光，西北经量者，皆裁制二部，转溃小流而转趣大海者也。斯固非因小而分河，实驱大而遍穷蹊径也欤！

何谓大众为大乘动机耶？入灭之年，王舍结藏，唯尊耆宿而摈后生。虽界外有别编，而历久无乖诤。百年之初，以人事因缘有乞金十事。迦兰陀子于吠舍离次结律藏，东方跋耆多不赞同。嗣遂五事制颂，上座、大众卒以分离。论叙大众四十九义，为佛

十五、菩萨六、四果八，皆超越常途，逼真“方等”。又杂法十八，亦精细则缺，大意可观。盖界外杂藏皆大乘说，而《增一阿含》，详度摄则大类“方广”，述行化则率似希有，更陈本生、本事又都非常可怪之谈。根据滋多，树义斯畅，兼复青年富思，耆宿逼人，是以如是崛然欤！依经树义，依义制行，遂本优波离重制僧祇律。非独十事不从新制，《十诵》学处一百十条，且复弃舍便情存七十七。彼拘此解，彼严此疏，一一对观，见其宽大。

奇哉！大众，乃能于坚壁清野之学林突树敌帜，而使悠悠之梦不沉，化城于焉动摇，是故以株守言，诚破裂之罪，无间之尤。若以胜进言，非夫产生部执之母而发趣大乘之父欤！《增一》首末详大天事，五事之发乃号“大天”，古圣今贤名号同一，毋亦崇之者如天欤？彼《毗婆沙》乃谓大天恶穷五逆，亦犹《僧祇》谓因伽兰初制淫戒，毋亦抑之者如渊欤？内虽分一说、出世、鸡胤，外虽容多闻、说假、三山，然除多闻，不足树帜。宗风所被，虽五事创分之上座，且变为五事旋合之雪山，大众之势诚盛哉！

何谓有部为声闻住持耶？大乘人、法双亡，声闻则无人、有法。二三百年间，阿育王弘教四方，华氏城三集论藏。于时思想解网，毗昙初成，兼复大众势盛，无人有法之谈诚不可以羁囿。守旧之辈，惧坠先型，整理故义，织成统绪之说为一切有部。论叙其义五十有七，其于如来大士阿罗汉果无甚奇特，一顺世情。其于诸法三世皆实、三科皆有，无一隙虚假，是为法有之刊定声闻之正宗也。

《增一·序品》说：先名《增一》，次名《中》，三名曰《长》，《杂》在后。悲愿行化者自先《增一》，大众以之。《瑜伽·摄事》说：蕴等相应，名《杂阿含》，处中名《中》，广长名《长》，数名《增一》。禅观分别者自先《杂含》，有部以之。然悲愿者大乘之事。其声闻本乘乃在一切智，所谓分别三科、缘起、食、谛、菩提分法是也。有部而《杂含》是崇，则法以经藏而住持欤！新旧《十诵》、《毗奈

耶杂事》，无量百千条文迂回繁重，然迹其细意所推，如一着内衣不可高不可下，详至十一事，其严悍充溢之精神，实过量而不可及。法已刊定为有，行宁一丝得苟？有部而止、作特详，则法以律藏而住持欤！迦多衍尼子裁制六论而造《发智》，自称“身义毗昙”，而称旧论乃为六《足》。《大毗婆沙》广简异部，尊论若经；迦湿弥罗保固封圻，视同防国。有部而《发智》创作，则法以论藏而住持欤！释迦以声闻为僧，精华在菩萨，而迹象寄声闻。声闻体性人空法有，法有之说，精悍庄严，极于一切有部，是则所谓真正声闻住持声闻者，非一切有部而谁欤？

何谓诸部转溃，小流转趣大海耶？三四百年间，有部异流虽十一部，然能领袖不过有四：曰犍子，曰化地，《舍利弗毗昙》、《目乾连毗昙》之所传承也；曰饮光，曰经量，十二部经譬喻部之所开启也。犍子末流虽释一颂分裂为四，而能发明，惟一正量。犍子、正量尊《舍利弗毗昙》，不遵《发智》。虽居东方受大众风移而不乐其法体疏略，虽出家于有部而不喜其法界截然，是以犍子有非即离蕴之我，有前转至后之蕴。正量有表业别体之动，有过去不失之券，不同大众，不同有部，独殊思想，随顺世情。一时声教所被，几与二部列鼎而三，或将夺席，盖其立我虽觉卑靡，而其他义亦殊足观矣。

有超出二部之论，必有超出二部之律，惜一明了不足探研也。《识身足论》立识因缘，先破目乾连，后破补特伽罗。补特伽罗为犍子说，目乾连为化地谈。法藏立五藏，惧化地不信，而云吾师采菽之言。化地尊目乾连过去未来无、现在无为有，而不直有部三世有。论叙二十四义，六同大众，除法不至，后法刹那灭，即与有部尽量不侔。盖自大众以来，与有部相反未有如是之烈也。意精分别兼重化行，朋制多山而兴供养，驯至法藏变本加厉，遂竟因是饮水分河。

夷考律藏，《十诵》二百五十七戒，数为至严；《僧祇》二百一

十八戒，数为至宽。而化地《五分》，界乎宽严，独详开制，为二百五十一。其法藏《四分》，则又视化地而偏宽大，为二百二十七。除于塔婆增数十条，几等《僧祇》，少存有部。此土戒律独弘《四分》，毋亦取其宽大欤？饮光持论，惑以断道而灭，业以异熟而无，其律曰《迦叶维》。无我无受者，烦恼轻如尸，非若有宗过犹体在。然未经断熟亦百劫仍存，斯固浸淫于譬喻诸经者，深且长欤。若夫经量，则鸠摩罗多造九百论，直称譬喻师。不崇律，不遵论，而一准于经。论不皆佛说，律局于部执，经则圣言，微妙圆通，深不可测，故唯遵经。天马神龙，更无拘困。经量初起，虽本过去不失之业，影响于犍子胜义之我，然几经探讨，遂弃我义，种子义生。种子精研，而龙树、无著（原作着）之学璀璨光明于法界矣。是则经量者，束四百年部执之终，开一千年大乘之始欤！为其唯遵经故也。

统观十一部，既犍子以异有宗、大众，复正量以异犍子，既化地裁制有宗、大众，复法藏裁制化地，饮光主经而犹有律，经量主经，并律俱无。经异边谈，本摩诃衍。是非径路已绝而风云遂通欤？故曰诸部非他，皆裁制二部，转溃小流而转趣大海者也。

四百年部执，世友有论；七百年部执，不可寂然。由经部而《成实》，由《成实》而《中》、《百》；由经部而《杂心》、《俱舍》，由《俱舍》而唯识。思想之迁流，陈义之弘富，若有作者蔚然大观也。北方之学如是，南方之学亦然。二百年中有摩哂陀传教，三百年中有三藏结集。律则有《铜鑠》，论则有《法聚》七种。部执则此论十八已相径庭，而更复前增三山、义成，后增分别说、北道、大空、说空性、说因等部。若本《论事》，更搜诸籍，组织一论与此论侔，诚别转乾坤，开拓胸次。善巴利文者，大有事在，应不局一《异部宗轮论》欤。

法相諸論叙合刊

《百法》、《五蕴》论叙

相宗六经、十一论。六经者，《深密》、《楞伽》、《阿毗达磨》、《华严》、《密严》、《庄严》也；十一论者，“一本十支”是也。约缘起理建立唯识宗，以根本摄后得，以唯有识为观行，以四寻思为入道。约缘生理建立法相宗，以后得摄根本，以如幻有诠教相，以六善巧为入道。《瑜伽》十七地摄二门尽，建立以为“一本”。抉择于《摄论》，根据于《分别瑜伽》，张大于《二十唯识》、《三十唯识》，而胚胎于《百法明门》，是为唯识宗建立以为“五支”。抉择于《集论》，根据于《辨中边》，张大于《杂集》（《杂集》者，糅《集论》为一论，不别立《集论》支也），而亦胚胎于《五蕴》，是为法相宗建立以为“三支”。无著授天亲《摄论》、师子觉《集论》，皆以瑜伽法门诠对法大义，是为古学。无著括《瑜伽》五分而别出己意以显扬圣教，则《显扬》者一略本《瑜伽》也；括本事菩萨地而别出己意以庄严大乘，则《庄严》者又一《地持》、《善戒》也。是为今学，建立以为“二支”。“一本十支”摄相宗尽，而要以《百法》、《五蕴》为端。唐人之注未窥虚理，不可诬实事。今《百法》有基《注》、光《疏》，《五蕴》虽无注，有安慧《广论》在。汇为一册以饷读者，其诸得其门而非寡欤！

民国五年中秋编者宜黄欧阳渐识于金陵刻经处

《瑜伽·真实品》叙

唯识阶梯《百法》，法相则有《五蕴》；唯识根抵《摄论》，法相则有《中边》；唯识张大《成唯识》，法相则有《杂集》。资粮探讨，固具备欤！然《楞伽》八识、二无我，《百法》诠之，赅简圆明，如观掌中菴摩勒果；《楞伽》五法、三自性，《五蕴》缺如。必如《百法》

方便善巧饷有情，唯有《瑜伽·本地》，抉择《真实品》文庶乎其近。汇而出之，辅以伦《记》，事成而为之叙。厥有十义：一、辨教，二、出体，三、所诠别，四、法相、唯识非一，五、真如、正智非一，六、虚妄分别有，七、世间相违过，八、圣言量，九、修证，十、异门。

且初，辨教者，法相三时说教，一雨普被，乘则有三，教唯是一。难之者曰：一时、二时，有上、有容；三时普被，高唱一极。判别显然，云何言一？解此纠纷，当属机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及与俱、非，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是之谓教则唯一；托质圆音，虽唯是一，闻者识上各变不同，瀛、渤、潢、污率视其量，是之谓乘则有三。四谛、菩提，体非歧异，三十七分，初四念住，《辨中边论》配四谛轮，于谛善巧，烦恼、所知二障俱遣。不宁惟是，四《阿笈摩》属事契经，行择摄中，非声闻藏。佛转谛轮一切解脱，闻者识上故局“人空”，所机对此，称唯摄小。若谈十度，慧外有智；若唯六度，智摄慧中，是以般若谈空，非惟根本。三法印者，无常为一，苦为其一，空及无我合为其一。就体相明，曰“照见五蕴皆空”；就用相显，曰“一切法无我”，体、用不离，乌能歧异？以无所得是名般若，以无所得证入唯识。佛说般若、唯识不离，闻者识上故局一空。阐微补偏，唯识推演，都随其趣，对所被机称唯摄大。

二、出体者，法相之体即三自性，摄一切尽。五法之法，但说“依”、“圆”。相名之相，唯“依他起”。有即斯诠，无即不谈。法相之法、法相之相，都无不通，都无不详，斯实大异。实瓶衣，实军林，实象马，实光影、水月、阳焰、谷响，此之非法，有质非法；龟之毛、兔之角、石女儿、空中华、沙中油，此之非法，无质非法。克实而谈，无质、有质，无义事质，有名字质，辗转传来，托而起相，是故非法之法亦称为法，亦名为相。有相状相，有体相相。真如、实际、法界，殊胜无上，是体相相。非法之法、体相之相，都无

不通，都无不详，斯实法相。

问：相有称相，相无亦相耶？

答：是无相相。

问：实事是相，施設亦相耶？

答：是施設相。

问：有形色，有依住，有攀缘，有取舍，当是其相，无而亦相耶？

答：是无色相，是无住相，是无攀相，是无取舍相。

问：可显现，可了别，可思议，可施为，可戏论，当是其相，不可而亦相耶？

答：是不可显现相，不可了别相，不可思议相，不可施为相，不可戏论相。

“遍计”是无，无即说无。“依他”幻有，“圆成”真有，有即说有。是为法相真实。

三、所诠别者，法性、法相所诠异门，质唯一。体性之性，有里无表，相状之相，得貌遗真，皆非具实，水火徒劳；相用之性，是称相性，体相之相，是为性相，皆周法界，无欠无余。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非是为二、为三，症结不同，遮表异用，善巧不殊，是在观智。说“遍计”空，一切皆空：非生、非灭，非染、非净，非时、非方，非系、非离，非缚、非脱，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唯一性真，了无所有。说“依”、“圆”有，一切皆有：有蕴事、界事、处事、根事、缘起事、处非处事；有四谛事、三十七菩提分法事、二十八贤圣事、十八不共佛法事；有无量诸佛事、无边净土事、相摄相即不可穷诘事；有能缘虚假事，尽未来际无住涅槃，万相森然，方便现有，理自无分，法自不到，相摄、相即不妨奇异。是在观智，模棱两是，为不了事。

四、法相、唯识非一者，唯识家言：既唯有识，云何说有“三性”？应知三性亦不离识，故唯有识。物二同处，是名不离，据不

离言，便非即一。辨此不一设有十义，详《瑜伽叙》，此姑不述。复述六义。譬如被机，唯识被二，不定及大，法相齐被二乘无姓。譬如正智，唯识虽净，唯是相应，而非即智。法相家言，“依他”具二：一妄分别是心、心所，一即正智。譬如论议，唯识有五不判，法相即无不谈。譬如三世，唯识谈种，即一现在托过、未种变似三时，而实一“现”。法相谈相，果相所对便谈过去，因相所对便说未来，三法辗转而实“现在”。譬如六根，唯识缕分，最后判言，若入果位，六根互用；法相家言：法相不可乱，非耳能视，非目能听。种与种相网，执破者无畛限。目挟耳种而现行，而实耳闻；耳挟目种而发现，而实目见。譬如涅槃，唯识无住，但对般若自性涅槃，而俱简小；法相普被，有余无余以为其果。“瑜伽地”中即以标目，略举六义，亦可分析，若论圆音，教唯是一。何狭何宽？何半何满？若论机感，唯识有简，便有其略；法相咸应，罄无不详。

五、真如、正智非一者，唯识家言：真如虽非识变而不离识，故唯有识。识、智相应，说识成智，置不离言，亦非为一。若谓为一，法即唯四，不应说五，《楞伽》、《瑜伽》便非圣言，便有自教相违过。智、如不即，而亦不离，善符诸教，理亦可通。一、体用义，二、能所缘义，三、熏习义，四、与无明相对义。真如是体，如如不动；正智是用，帝网重重。淆用于体，成一合相，便无差别，安有法界？淆体于用，失寂灭相，既异不动，亦非如如。以是说体用义。昧不离义者，说根本、后得非是能缘，说真如、无为非是所缘。能缘、所缘便堕有为，能外有所，所外有能，便同虚妄。知不离义者，说智、如相应，任运冥证，必非有为。说智、如虽二，相摄如一，谁能内外？以是说能、所缘义。有可熏性是熏习性，真如无为，有熏不受。能所熏相应，是熏习性，无明熏于无明，正智熏于正智，有漏不熏无漏种，无漏不熏有漏种，然等无间缘有漏不已出生无漏者，随顺依故，引发因故，增上缘故。虽非无漏，相似

无漏，等流无漏，是故或可说正智熏无明，无明熏正智，而断不可说真如熏无明，无明熏真如。而有所说者，例相似、等流强说熏智，亦不离如一强说熏如，然彼则实是自种，此亦实唯正智。以是说熏习义。善与恶对，净与染对，生与灭对，无明与正智对。觉者智义，不觉者无明义，俱系用义，真如全体义，不可对用中一分义。又相消相长以为“对”义，亦非“如”义，以是说相对义。统此四义，但一真如，无别正智，过即无边；说有正智，不离真如，相应正理。

六、虚妄分别有者，出分别体唯是能缘，具缘用故。此缘有二，后得如量，亦称分别；变、似二分，以为其缘，是妄分别。妄于六、七，而有其执；妄于五、八，但唯任运。二乘无漏、大力菩萨，非执净尽，如来无执，而现其妄。《楞伽经》言：以诸妄法圣人亦现，然不颠倒。《佛地经》言：佛智现身、土等种种影像，因位，无漏有所变现，智应其识；果位，无漏有所变现，识应其智。皆称为妄，缘之异名，依缘而起，名依他起，焉可云无？遍计所执，佛则疏缘，生则亲缘；圆成实相，佛则亲缘，生则疏缘；依他起相，皆是亲缘。若言无有，则无有染，即无有净，无修无失；若言实有，则不能转，即不舍执，应如外道，不称所缘。是故虚妄分别虽是其有，而唯是幻，幻不生过，非是惑因，为幻所惑，从执著起，是《楞伽》义。必除其惑，当舍其执，执舍证真，真证达幻，幻达斯住，是谓如幻三昧，亦名不空金刚。灭幻无用，谁尸其咎？此如幻有，本有始起漏无漏种，法尔具二。漏种起执，异名为我。爰有四惑，无明为胜。见欲、爱、有，生烦恼障；无明住地，生所知障。无明有体，非是明无，必生对治，彼乃无势。说无明无体者，二障不除，逞快谈空，酖饮甘露，长沦莫拔，何嗟及矣！

七、世间相违过者，一切世间，从其本际辗转传来，想自分别，共所成立，不由思惟等量观察，然后方取，是名世间极成真实。五及意俱，自证定境；四现量得，法尔如是，不必或违。若或

相违，有二过失：一、名言过失。立论无倚，说者唐劳；有法皆违，闻者惶惑。二、心行过失。此唯是此，而说非此；彼唯是彼，而说非彼。非彻非悟，驰思丛脞，五心乱而病狂，一切矫揉而心死，是故因明立世间相违过，法相立世间极成真实。然世间现量，五及意俱，惟是率尔。遇贪即著，如量綦难，似定实散，多教分别。若此极成，执一切法是决定有，而云真实，不应道理。菩萨见道，观一切有，如幻如化。幻异决定，若说其幻便违世间，是故世间有言，我亦如言；决定异幻，若见其定，便非真实，是故世间情执，我唯假立。拔济沉迷，方便立量，简过寄言。若自比量，自许言简，无随一过；若他比量，汝执言简，无违宗过；若共比量，胜义言简，世间自教，俱无违过。度生之执，不得不仍众生之习，非限一界，非限一期，非限一趣。不坏假名，而得实相；不毁世间，而入涅槃，若何善巧！决定执有，而或欲常存，而或欲坏灭，漫漫幽暗何时旦也？

八、圣言量者，依止“现”、“比”至“教量”，抉择智所行、所知事，由证成道理所建、所设义，是名道理极成真实。是中“至教量”，亦名正教量，或名圣教量，亦名圣言量。然名“声量”，观可信声，而比义故。陈那菩萨，废彼不立，随其所应摄入“现”、“比”。然有十义，详审郑重，不可率谤：一者，佛入涅槃有“四依语”留赠后人。“依法不依人”，苟其法非，虽佛亦简；“依义不依语”，苟其义非，虽经亦简。但是纶音无可侵犯，是相似教，非此中摄。二者，“四依”中言，“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权语、方便语、不尽语，是不了义经语；实语、究竟语、圆满语，是了义经语。善巧方便，应取其胜，一切盲从，非是智人。三者，因明定例，因、喻之法，不应分别；本以因、喻，成立其宗，因、喻更立，何据为比？无穷无依，斯为大失。圣言量者，因、喻法也，若复怀疑，终古罔决，怖头狂走，伤如何已！四者，圣言无非。恒时无漏，不退有漏。非若异生等无间缘，无漏无间出生有漏，有漏无

间出生无漏。五者，佛如实人，说如实语、自证圣智语、非虚诳语，法尔如是。应有出类拔萃人，自应有不可思议事，则应有超量、过量、无由量、非常量语。六者，未证见道，刹那五俱意，不能须臾，刹那以前、刹那以后，均异不齐。凡属论议，非五俱意。即五俱意，亦依七识我执而起，而圣言特异。七者，五识托八，变现而缘，俗现非真。虽是现量，然不如实，世间所据，充极无余。然犹难恃，圣言何弃？八者，非彼行事，取决于我；非我行事，取决于他。尔如是，我亦如是，先佛世尊，无不如是。相应相契，互用其至，斯固不可盲从于彼，而亦不可只知执己。而我未彻悟，有圣言在。来，吾导乎先路！九者，事无征不信。见缘相分须有自证，然后得果。自证圣智，仗证自证。教、理、行、果，即境、行、果。既有其理，复证于教。十者，不亲缘佛，疏缘圣言。多闻熏习是无漏种，法身等流、引生、显现，赖有一途，宁复不信？不信圣言，号断善根，是一阐提，无间长沦甚于五逆，诸佛说为不可救药者。十日并出，而用萤光，抑何愚若斯之甚者！

九、修证者，爰有十事先须分别，然后修证：一、无漏本有。此若无者，入圣无门，无而忽有不当理故。二、烦恼有种。此若无者，不障菩提，毕竟阐提出生净种故。三、同类能引。此若无者，入圣无门，染净性殊不相应故。四、一切无常，才生即灭；等无间缘，开此导彼。此若无者，染应常存，净应不显故。五、无我智行，是总持行。但得无我，一切法不碍故，过生于不平等故。六、但得法实，了无余事，方便善巧，法尔如是故。七、转依非变种。但主宾易位，圣则智强识劣，生则智劣识强，识于佛果不成智故。八、应知、应断、应作，自性正断，是对治故。缘缚不生，是助断故。九、两种易位，使用失行，是为断相。《对法》有言，从何而得断耶？不从过去，已灭故；不从未来，未生故；不从现在，道不俱故。对治生时，烦恼灭时，平等、平等，如明破暗。由此品离系故，令未来烦恼，住不生法中，是名为断。十、修起于闻思。多

闻熏习，最初方便故，坚立不移故。十事既明，依《瑜伽》“三慧地”次第而行，即无有失。但即修言，《对法》五种修，《瑜伽》十六种修，罄无不详。有教典在，此姑不述。

十、异门者，《中边》、《庄严》都谈真实，不独《瑜伽》。《大论》真实，多谈俗谛，《庄严》开始谈第一义相。有无、如异、生灭、增减，净及不净，五无二相是第一义相。《大论》计执，不摄五事，《中边》属名，《楞伽》名相，《摄论》所属相及分别。《大论》圆成，唯一真如，《中边》如、智，《楞伽》、《摄论》皆同《中边》，《成唯识论》会而通之，而从《瑜伽》。异门义广，略举其概，恐繁且止。

上陈十义，粗谈纲要。法相王路，请熟《瑜伽》。问：境、行、果三，《真实品》何摄耶？答：于五分十七地，属行边摄；于菩萨地，初持中三学，属境边摄。三学者：所学处，如是学，能修学，则是详境、行、果三事。问：《真实品》既属境边，何以不列境中九地耶？答：九地不谈赖耶，《抉择》斯谈，则是一雨普被之意。《真实》五法、三性，究亦摄大，而详于《菩萨地》。问：唯识简小，法相普被，斯实大异。《真实》简小，而属法相何耶？答：五法名法，三性之性即是其相，是称法相。《楞伽》明文自是如是，《瑜伽·真实》，自列行地，自诠菩萨。于五法中不诠遍计，摄法不尽。《楞伽》明文，五法之法，摄一切尽，不应独遣于小耳。

民国十年中秋宜黄欧阳渐叙于支那内学院

叙

（编者按：底本标题仅一“叙”字，疑该篇为《摄论》所作之叙。）

粤稽圣教，世尊说菩萨藏中之论藏，曰《阿毗达磨经》；弥勒说论中之大乘《毗婆沙》，曰《瑜伽师地论》。无著括《瑜伽师地论》法门，诠《阿毗达磨经》宗要，开法相、唯识二大宗，曰《集论》、

《摄论》。《集论》括诠经论全体，《摄论》则抉择而括诠之，括《瑜伽·本地分》中《菩萨地》之功德诸故，此境、行、果三事，彼《深密经》七义故，诠《阿毗达磨经》中《摄大乘》一品故。《集论》宗法相，则以蕴、处、界三科等叙一切法故，识虽尊特，与色受想行并开蕴故；《摄论》宗唯识，则以“一切法唯有识”以立言，所谓一切显现虚妄分别，唯识为性故，摄三性以归一识故。然《十地经》说三界唯心，是则“唯”言为“独”，于圣教海中有所抉择而示尊崇，则不在《集论》而在《摄论》。

复次，《集论》宗法相，导小以归大，五姓齐被，三根普摄；《摄论》宗唯识，诠大而简小，姓唯被二，乘亦摄一。然《深密经》说“一切声闻、独觉皆共此一妙清净道，皆同此一究竟清净，更无第二”，《法华经》说“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大论》、《释论》说二乘及无性，亦依大教，各于自乘断种、伏缠、修善、离趣，是则种虽有五，教唯是一。于圣教海中，教机相应，独加持大而说法要，则不在《集论》而在《摄论》。

复次，《集论》谈中道，依世出世后得智说六善巧；《摄论》谈中道，依出世智说无所得。无所得者，正智缘如，离能所取，无彼戏论，非无相见，是名中道。然《十地经》说不动地无相、无功用，《佛地经》说证入如来清净法海，无别所依，智无差别，智无限量，智无增减，是则依出世智而得转依，于圣教海中，由加行以入十地而证佛地，则不在《集论》而在《摄论》。

上来所谈旨意如是，以是因缘当持《摄论》，今为略说要义。《摄论》诠次云何耶？曰：初十句标纲要故；次所知依、所知相，诠缘生、缘起境故；次入所知相及彼入因果，彼修差别及增上三学，诠加行，通达修习行故；后彼果断、彼果智，诠究竟果故。小不足语大，大于何属耶？曰：大之于赖耶故，转依果海、赖耶因海，共相应故。论云：声闻不于一切智处转故，虽离此说，然智得成；菩萨定于一一切智处转故，若离此智，不易证得一切智故。空宗破赖

耶何耶？曰：恐彼分别执为我故，空宗虽空亦不断，虽有亦不常，赖耶亦非断非常故。法相宗亦大，而非赖耶耶？曰：大之所对有二：一、缘生有相以治空，《辨中边论》首《相品》，《集论》首《三法品》，非特说故。二、缘起大因以治小，《摄论》首《所知依分》，是所崇故。《摄论》舍赖耶名，取所知依名，何耶？曰：小不断所知障故，训释词与转依同故，赖耶多说有漏故。《摄论》因中缺发心，何耶？曰：发心以前为种姓，入地以先为加行。菩萨已得胜解，已备资粮，而将入地，初略发心独谈加行故，次略四十心，独建十地故，十地菩萨位故。然则博地凡夫何入耶？曰：《入所知相》最初一句云“大乘多闻熏习相续”，初造种姓故，种姓有性有习，习力强故。由多闻寻思而发心，寻思通未发心故，三炼磨、四断处、六度、三学，不禁行故。菩萨根本六度，又详三学，何耶？曰：戒四殊胜，定六差别，与无分别智，显大增上，小所无故。《摄论》果中缺有余涅槃、无余涅槃，何耶？曰：非有为、非无为，无为、有为尽未来际，独归无住，非小境故。如是略说《摄论》要义。

世亲菩萨闻《十地经》，悔小悟大，涕泪悲泣，割舌赎过。无著造此，授以作释，后复推广，造《三十颂》大宏厥宗，大事因缘，一何郑重！复有无性，亦释此论，异义纷披，此姑不述。译斯本论，凡有四本：一为后魏佛陀扇多，二、陈真谛，三、隋笈多，四、唐玄奘。陈译多异，余三略同。译斯释论，亦有三本，但缺魏译，亦陈译异，隋、唐略同。读者会观，知其趣矣。

民国五年秋九编者宜黄欧阳渐识于金陵刻经处

《杂集论述记》叙

经藏之为《般若》、《华严》，律藏之为《瞿沙》、《鼻奈耶》，论藏之为《解深密》、《阿毗达磨》。此《阿毗达磨经》与《瞿沙》、《鼻奈耶》未俱来，而三藏之论藏缺经。境之为《阿毗达磨》，行之为《华

严》，果之为《如来出现功德庄严》。此《阿毗达磨经》与《如来出现功德庄严》未俱来，而三相之境相缺经。三学资经，戒、定资律，慧资论藏。论缺其经，如瞽无相，狂慧焉往！依境起行，由行得果，境且无经，威力蹕空，非凡足事。然则奈何？经虽未来，约略相貌可推寻耶？圆测《深密疏》言：“世尊阿毗达磨大乘经中说十种殊胜，初二是境，次六是行，后二是果。”由是无著《摄大乘论》约三无等，说十殊胜；慈氏菩萨《瑜伽》十七地亦辨三种，初九是境，次六是行，后二是果；《深密》亦约三无等，以说三分。是则准《深密》、《瑜伽》、《摄论》法门相貌，知《阿毗达磨经》一切法门相貌。

窥基言：“无著集《阿毗达磨经》所有宗要，括《瑜伽师地论》一切法门而造《集论》，是则准《集论》宗要相貌，知《阿毗达磨经》一切宗要相貌。”法门标名，名所同故；宗要出体，体所别故。今之所知，不在总同，而在别异。《摄论》被大，权引不定；《阿毗达磨》一雨普被；《深密》谈境，详心意识，宗兼唯识；《阿毗达磨》体义八品，系蕴、处、界，宗独法相。《阿毗达磨》多本旧义，《瑜伽》创今，所诠各别。二论异趣，种种非一。是故《深密》、《摄论》、《瑜伽》，法门虽同，依而据之，不足以窥《阿毗达磨经》。窥《阿毗达磨经》，其必于《集论》欤？

无著大悲，救恶取空，既请慈尊降说《大论》。《大论》主《深密》，唯识、法相，平等平等。更欲独显，乃造《集论》，是则法相一门，研几深入，其必于《集论》欤！论释杂糅，是称《杂集》，详斯大旨，乃有十义，见《大论叙》十支第四，今不重述，述四利、六障而已。

四利者：一、无经有论利。唯识以识摄蕴，蕴亦是识，染净俱八，无漏寄存；法相以蕴摄识，识亦是蕴，蕴不摄无为，而摄于界，初品建立门应善其相。唯识唯是一识，百法明门而摄一门；法相舍种种执，观无量门不观一门，初品广分别门六十义应善其相。

如是于《本事分》中立《三法品》。殊特义是唯识义,故说所依赖耶无对;平等义是法相义,故说十一摄相界统同,以平等义独标于摄故。如是于《本事分》中立《摄品》。空故无得,无得故不标相应,唯识言心即摄心所,心、心所外,不作别谈。不空故善巧,善巧故独标相应,法相相应,种多有六,不独同行。如是于《本事分》中立《相应品》。缘起义是唯识义,故原其因说种子相;缘生义是法相义,故究其果说成就相。如是于《本事分》中立《成就品》。《显扬》“六善巧”外增“谛”成七,但是苦、集而非是染,但是灭、道而非是净,此亦如是,观苦、集、灭、道种种法相。唯识不然,如是于《抉择分》中立《谛品》。唯识简声闻藏八万四千法蕴是三藏相,是所缘境;法相则摄方广十事门、菩萨别藏,更摄十二部声闻通藏。如是于《抉择分》中立《法品》。唯识,菩萨别五位、十三住;法相,三乘通二十八补特伽罗。唯识,六现观信戒但引助,真见摄智谛少分,相见摄边智究竟,无声闻现观;法相,十现观平等、平等,前七共习,但不作证,不于下乘出离,而有十一种差别。如是于《抉择分》中立《得品》。唯识精修观行,但说止观利益;法相谛察相貌,并详论议抉择利益。如是于《抉择分》中立《论品》。上来所述虽无其经,而见诸论。爝火并观,寄情聊胜,法相大道,有径有门,以是因缘为利第一。

二、唐疏存在利。相宗六经、十一论,《对法》、《庄严》无经。其有经者,《楞伽》、《华严》都无疏文。唯独《深密》有圆测《疏》。《分别瑜伽》无论。其有论者,唯识宗《摄论》。《庄严》无文,《百法》、《唯识》有基《述记》。法相宗《五蕴》、《显扬》无文,《中边》、《杂集》有基《述记》。《大论》存两:伦《记》、基《纂》,是则两宗肝髓,犹足披寻。护法、戒贤、玄奘、窥基,薪火无简,文献能征,以是因缘为利第二。

三、直叙易入利。《成唯识论》义待论成,法少宗多。每一法门先简别破,后示正义,故于《述记》既详叙外,又详叙内。内又

多宗，纷纭错间，淹贯非宿，率尔难明。《阿毗达磨》先所成义，法多宗少，每一法门，直示正义，不谈别破，故于《述记》，亦略述外，独谈于内。唯内多宗，简明博大，初泛教海，唯力是视，以是因缘为利第三。

四、此学条理利。一本十支，言人人殊，不会其违，滞于一隅。一法不融，诸法不通。故《法苑义林》，基功第一。而此《述记》，每一法相，多门简别，《义林》遗响，慰我悼残，以是因缘为利第四。

六障者：一、体例顿变障。《三法品》建立门，分段系疏，寻章得义，诚足畅怡。自此以下，及与七品，顿变其例。或篇终洋洒，环列多义，或数句小段，错杂出陈。目眩神迷，望洋向若，以是障第一。

二、他师淆杂障。隽师《对法》，别自一家，义异基师，科亦不合，连篇淆杂，能使读者疑于烦复，滞于会通，谁为、谁义，难可分河，以是障第二。

三、详前略后障。《三法》翔实，堪称《义林》，七品以后，数义晨星。基师著述，此及《大论》，均悼此失。境义虽丰，行果枯落，殊使读者探研圣量，智苦不圆。前师后资，唱喁和于。意者，古匠故举大事留待后人耶？以是障第三。

四、颠倒错简障。顺次无眉，披寻可稽有数句杂数十卷后，有数句杂数十卷前，亦复谁能堪耶？以是障第四。

五、章段残蚀障。连山层云，忽然中断，亏篋唐功，焉可喻苦，以是障第五。

六、倭本恶劣障。衍字、缺字、错字、俗字，一发全身，竟日沮废，以是障第六。

艳彼四利，被甲前驱；值此六障，嗒焉神丧！然宋元以来，幽锢千载，筏喻幸在，忍遂不航？于是分割剖裂，前后整理，次系论下，八品划一而障去；基文割前，隽文属后，清其眉目而障去；残

蚀者醒之，衍者节之，缺者补之，错者、俗者甯易之，而障去。盖至是而《述记》通利欤！读《记》以解《论》，读《论》以思经，法相径途，方斯在欤！心力羸劣，治半未彻，起予者吕渭，赓续而成之，黄华亦纠治两条。间关入陇，得蒯君寿枢资而梓之。始治于民国三年，终事于民国八年也。

民国八年中春编者欧阳渐识于金陵刻经处

《佛地经论》叙

境、行、果三，摄圣教尽。《阿毗达磨》多谈法相，属境义边；《十地》说修，属行义边；《佛地》说证，属果义边。以言乎经，经莫重于是。菩萨依地“入”、“住”、“出”三：“入地”加行，《摄大乘》有论；“住地”正行，《十地》有论；“出地”究竟，《佛地》有论。以言乎论，论莫切于是。《对法》、《瑜伽》见释迦、弥勒学；《十地》、《摄论》及其所释见无著、世亲学；《成唯识论》、《佛地经论》见护法、亲光学。玄奘、窥基开此土之始，护法、亲光结西域之终。以言乎学，学莫赅于是。因学以了论，因论以明经，因经而知见正。是故当谈护法、亲光学，当谈《佛地经论》。

经谈果相，云何相耶？曰：断果、智果，摄大觉地尽故；十八庄严净土、二十一殊胜功德，则说因缘分故；断果唯一，法界十虚空，喻通“十难”故。智果有四：一、镜智十喻，照用超情故。二、平等十相，地地各满故。三、观察十因，成佛世界，种种可得故。四、所作十地，三业相分故，和合一味菩萨有故，三身差别五法摄故。是为此经相貌。

此经二宗，何所系耶？曰：清净法界，无二障识之所显故，与智相应，假名为智，唯是识故；三十二相、八十随好、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佛法，种种差别法相所摄，此不详故。是为此经宗趣。

经通于论，论通于学，亲光学可略言耶？曰：此土传来唯此一论，举论所陈与诸师殊，简得十义：所谓如来说法、不说法唯识义，佛会能化、所化唯识义，心体自照有四分义，佛身、佛智有相分义，无佛种姓、不定种姓义，无漏种子本有、新熏义，无明不通善性义，三身略义，见为相因、体为用因义。

云何如来说法、不说法唯识义？佛慈悲增上缘力，闻者识上文义相生，佛不说法，是听法边唯识义；闻者善根增上缘力，如来识上文义相生，佛实说法，是说法边唯识义。论取两边，识非一故。

云何佛会能化、所化唯识义？佛说法时，地前见化身居秽土，地上见报身居净土，由佛平等增上缘力，镜智相应现琉璃身，令善根成熟有情，自心变似如是身根，谓自心外见如来身，是为能化唯识边义；由佛净法界增上缘力，令自种成熟有情，于自法界自识生时，如是作用变现而转，说名如来作诸众生利益安乐，除此更无如来法身能化生事，是为所化唯识边义。

云何净土唯识义？于中种种简得其七：一、量，二、处，三、因，四、果，五、共，六、辅，七、漏。一、量者，自受用土，诸佛难测；他受用土，地前难测。二、处者，甚深所摄，非蕴、界、处，周遍不离，宁有方所？但随所宜，说色界净居或西方极乐。三、因者，胜出世间善根所起，后得胜本谓之为胜，非是无因，非自在因，是故经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而生其国”。四、果者，无漏体相曰大宫殿，识变似宝，非离识外别有实宝。五、共者，山河大地，异识各变，同处相似，不相障碍，如众灯明，假名为共。诸佛净土亦复如是，各佛识变，各各周圆，立以假名，共此法界。又佛现粗，菩萨现妙，亦自识变，同处不碍，谓为一土，共集其中。此意说言，法界共有，非如悬的，唯众矢之相投；有若群灯，乃交光而相网。六、辅者，八部皆变而非真实，为严土故，为化生故，为供佛故。七、漏者，菩萨变土，自其八识，则为有漏；自其后得，则为无

漏。如是七义，独擅胜能；化土虽殊，唯识不异。若能信解通利，修习净土，自利利他，无无穷过。一、遍计所执过。西方非定性有，如幻有故。二、心外有境过。佛不能化生，生不能见佛，佛、生、身土，各自识故。三、有缘无因过。亲因种子，念自性佛故。四、有因无缘过。增上疏缘，念西方佛故。五、昧果迷因过。十念往生，作他时种，非已生故。略举五事，开则无边，且止繁文，应谈正义。

云何心体自照有四分义？内证自体犹如灯光，既能照物，亦能照灯，非必如刀，不堪自割。《摄论》二分创立“相”、“见”，《集量》三分推及“自证”，此论四分加“证自证”。虽是一体，多分合成，不即不离，内外并知，无无穷过。

云何佛身、佛智有相分义？镜智现影，任运转故，而无分别。无分别智所缘真如，不离智体，无别相分。观察现影，若无分别，谁复有能观因果事，说法断疑？后得所缘，虽不离真，而不证真，变真而缘，故说离真。如有漏心，似境相现，但无二取，一切皆同。复次，法身虽无色像，受用、变化由本愿力、自胜行力生起众相，种种圆满。变化自身，有依他心，无自依心；变化他色，则有实用；变化他心，唯相分明。如是说佛相分义。

云何无佛种姓、不定种姓义？有情种姓，法尔具五，第五无姓毕竟不能灭度，一切如来本发弘愿，为有情故，求大菩提。若诸有情尽得灭度，尔时诸佛有为功德何不断灭？诸余经中，宣说有情之类皆有佛姓，皆当作佛，然就真如法身佛说，或就少分方便而说。清净法界，虽遍一切，平等皆有，而由障力所持，如世生盲，不见日月。是故真如一体，随相分多一切皆有。正智说用，障用不行。法尔而无，非一切有。复次，不定声闻虽证小果，有寂静安乐而无受乐，化身涅槃，根身增寿，修习资粮，永劫证果。如是说种姓义。

云何无漏种子本有、新熏义？无漏种子无始本有，依识相

续。发心以去熏习增长，平等观察初地现行，镜智所作最后方起。

云何无明不通善性义？缘生相见，依他起摄，非名法执，妄计心外或定性有，方得执名。法执所在，唯为不善，非见所摄，爱恚无明，非法执处，亦通无记。

云何三身？略举三义：一、摄，二、常，三、共。一、摄者，法界唯法身，四智通报、化。二、常者，法身自常，报、化恒依，念念生灭，而说有常。三、共者，所化无缘，是为不共。诸有缘，佛各现一化，更相和杂，为增上缘，令所化生，谓见一佛，是为共相。如是说法身略义。

云何由见起相，或体起用能为生因义？虽非生彼，能现彼故；虽非亲种，是缘因故；虽无异体，由不一故。如是说见为相因、体为用因义。

以上十义非是率成，无量论师，辗转立破，最后决定，微妙甚深，所谓金刚无能摇转。准亲光义，法界、法身是体，四智、报、化是用；真如所缘是体，正智能缘是用；有姓是体，无姓是用；无为、无分别是体，有为无分别、有为有分别是用。体不可说，用有以行；体、用一淆，是非蜂起。若欲诠表，唯是世俗，能所分明，无无穷过。若欲体用不二，能所一如，第一义空，何须文字？或属观行，非诠法相。相观倒用，两败俱伤，诤讼到今，曾何所益？乘是知见，厚集善根，种姓一成，成佛不谬。以是因缘，当谈亲光学，当读《佛地经论》。

民国六年中春编者宜黄欧阳渐识于金陵刻经处

《成实论》叙

法海难言，难于善巧，是故有菩萨藏、有声闻藏。菩萨藏圆满说、如实说、究竟说，说地上、未入地加行事详；声闻藏一分说、方便

说、引导说，说信解、未信解切近凡、外事详。故不读菩萨藏，弊同摸象，如箕、如帚，虽实真体，而非全相；独谈菩萨藏，凌跨粗略，不暇细入，是为药不当病，服不适身，弊同说食，唐劳无益。以是因缘，大乘、小乘，一切经论，智者应学。

复次，一微不足成物，而水、火、地、空，不必相到。一师之论不足以赅存，而两是之说，又不容以立宗。法曠而宗多，理坚而不和，今且谈于三性。遍计空，则《般若》一切空，空不至《般若》，空之门不净尽；依圆有，则《瑜伽》万法有，有不合《瑜伽》，有之门不善巧。造极于《般若》、《瑜伽》，而渐次于《成实》、《俱舍》。盖佛法至玄，众生至执，转移方便，中间多级，是故不善其义，虽大乘而皆魔；如得其情，无一部而可缺。

今且谈于立破源流。佛后百年，僧祇上座分部。又百年，而萨婆多从上座出，树毗昙义，义近世间说三法实、三世有，义本圣教，说人我无。其经主《阿笈摩》，其论为《六足》、《发智》、《婆沙》、《杂心》，此方备译，是为引凡之近轨，小道之初基。又百年，而经部从萨婆多出，以经为量，不及于律。说蕴、处假，唯界是实；说过、未无，唯现在有。鸠摩罗多造《喻鬘》、《痴鬘》、《显了》等论，室利逻多制经部《毗婆沙论》，而皆未译，是为入大之游路，小道之升进。九百年间，从经部所出又有二部，其接入大乘《瑜伽》者曰《俱舍》。《俱舍》者，世亲以萨婆多不善有义，正之以经部而造论。然蕴假，界、处实，又自异于经部。《正理》朋有部而破之，安慧糅《杂集》以救之。《杂集》者，《瑜伽》之支，三法皆假，是为究竟假、如幻有，大乘善巧方便，以异门而说有。从经部所出，接入大乘《般若》者曰《成实》。《成实》者，诃梨跋摩以经部不善空义，简诸部所长而造论。说四尘实，四大、五根假，则又以界处假而蕴实。其同《俱舍》者，同经部故；其异《俱舍》者，取诸部义故。回小入大，经部一变。此土缺籍，资于二论。以是因缘，《俱舍》、《成实》智者应学。

复次，略说源流已，今且说《成实》要义。称“成实”者，成何实耶？曰：实名四谛，五受阴是苦，业及烦恼是因，苦尽是灭，八圣道是道，成是法实，故曰成实。法空，成而实之，何耶？曰：论意非成法实，对人空故而有法实，近而易明、切而易行故。成四谛实，何耶？曰：唯一独苦，更无其余，故成苦；无明、邪慧患起于执，金刚三昧治唯一空，故成集、灭、道，以是谛实故。若尔，梁三家判为大乘，何耶？曰：成实说灭三心，于信解位中，以闻思智灭假名心；于暖等位中，以空智灭法心；于灭定、无余涅槃位中，以重空义并灭空心。灭法、灭空，小乘不能、大乘能故。若尔，嘉祥判为小乘，何耶？曰：《般若》毕竟空，《成实》析色空故。

又，《成实》虽灭三心，正义在截破假名，五阴成人，色、香、味、触成瓶，苦、集谛中详信解事故，法心、空心详地上事，则大乘般若经论故。又《杂心》，法有体性；《成实》，无而有相；《般若》，体相皆空。所谓空不至般若，空之门不尽故。又灭谛聚中立无，破声，破香、味、触，破意识，破因果，说一切法空。论则以为空智易得，分别法相智难生故，佛说有五阴，智色等一切法有故。若尔，《成实》说法相，《瑜伽》亦说法相。《成实》过“无”，论家言，若“无”，则无罪、福等报，缚、解等法，执无所有，是执亦无。《瑜伽》过“恶取空”亦然。《成实》、《瑜伽》无以异耶？曰：《瑜伽》为空后法相，《成实》为空前法相。空前法相，遍计法相毫发不容有。《成实》过“无”，论家为似破故。空后法相，依圆法相，法尔不可无，《瑜伽》过“恶取空”为能破故。若尔，《毗昙》眼见，《成实》识见，色在知境，识是实法，非大乘一切唯有识耶？曰：大乘依他，有而不实，大乘唯识为遣执境，非真实有故。

又，《成实》不立“末那”分，取行“末”之心，生意识者为意根，有二念俱过故。《成实》不立赖耶，灭定识离于身、命热不灭，出而心生，有识无常过故，是为粗而不细，断而不续，说识不善巧故。陈有慧恺者，称《成实》破立未妙，是不识截破假名，未遑法

心,《成实》意有所属故。

又称《成实》传译参差,则每读十论,迷离不晰,何耶?曰:《成实》一切人有痴心故,色性不可得故,当以是义读《有无相品》。《成实》唯现在有,唯四尘有,当以是义读《二世有无品》、《一切有无品》。《成实》业灭能生,因义成故,当以是义读《过去业品》、《中阴有无品》。《成实》四心有前后,灭法有无量心,又暖、顶、忍中,别缘谛空,次世第一,缘假名用,后入无相缘空一切,当以是义读《次第一相品》。《成实》罗汉以定进退差别说九,当以是义读《退不退品》。《成实》取性无明,遍三性故,不净非客,当以是义读《心性品》。《成实》取性无明,遍通六识,余唯意地,又心受前后相应不同,当以是义读《相应不相应品》。《成实》坚合依坚,四大非实,无心所故,无有相应。复立多心,不住不俱,如是易明。是为略说《成实》要义。以是因缘,智者应学。鸠摩罗什译斯论竟,授命睿讲,谓净论中七破《毗昙》,在言小隐。嘉祥、慧远,俱善《成实》。《中》、《百》、《门》论,具有疏在;《大乘义章》、《维摩》、《十地经论》,《义记》犹幸有存。汇而读之,津斯问矣。

民国五年中冬编者宜黄欧阳渐识于金陵刻经处

五分般若读

般若全潮，聚前五分。龙树释经，乃在“二会”。今取赅简，五分为尤。此会虽不详“舍利子”、“方便”前、后二分，而于“须菩提”、“信解”、“实相”中间三分，义无不赅，辞无不简。若先熟此，具有津涯，泛海探骊，都非难事。“须菩提般若”明三三昧相，“信解般若”明空相、无著相，“实相般若”明般若流布相。般若示世间实相、菩萨行相、菩萨相应般若相。

须菩提三三昧相者，无生三观，无自性空三昧也、性远离无相三昧也、无觉知无愿三昧也。我不见有法可名菩萨、可名般若，使我教何等菩萨，修何等般若？是心非心，本性净故。若无变坏，亦无分别，是则名为心非心性，如是说无自性。我观一切生灭、染净都不可得，无所有法，无定无住。不退菩萨以无所住而为方便，住无所住。不住色等，非作行者能摄受般若故。色不可摄受即非色，般若不可摄受即非般若，名无所摄受三摩地轮。胜军、梵志得离相门，于此能解，以真法性为定量故，是为法性离。不行色、色生、色坏、色灭、色空，是行般若；不取行不行，亦行不行，非行不行，于不取亦不取，是行般若。以一切法离性相故，名无生定轮。广大资具不共声闻，是为行相离，如是说远离。菩萨安住无生定，而不见、不著、不念，已、正、当入，一切不起，受不退记。于如是定，无知无想，以一切法无所有故，如是学时，非于法学。异生所执法，非如有故，如无所有，如是而有。于无所有法不能了达，说为无明，堕愚夫数。若遇善友教以如幻五蕴有情，成办如幻一切智智，虽是新学而不退屈，如是说无觉知。

此三三昧入涅槃门虽是通义，而方便善巧应说至深至广大乘义。不独断见无执称摩诃萨，应谈被大愿铠，发趣大乘及乘大乘事，灭度无数有情入无余涅槃，而无有法及诸有情得涅槃者，诸法实性，法应尔故。一切智智无造作，有情亦无造作。一切法

不染净、缚脱，如彼幻士无所有故，远离寂静无生灭故，是名被大愿铠。勤修六度，能从一地进趣一地，是名发趣大乘。无出、无住、无乘出者，譬如虚空，三世平等，是名乘大乘。大乘者，三定增上也。无二者，无生实相也。云何无二？以是十无。若时行深般若，若时即不取色。色无生无灭，即非色；既无生无灭，即无二无别。若说色即入无二法数。

余释五难：一、我不许无生法中，为度有情修难行大苦。于苦行，作苦行想，不能饶益有情。若发菩提心，为度彼故，苦行乐想，难行易想，有情父母想。又复思惟无所有、不可得，乃能难苦作大饶益。二、我不许无生法中，有得有证。虽有得、证，而非实有。三、我不许一切法，于已未生及生，不生而生，于此无生，亦不说无生相。此法及言俱无生义，而随世俗说无生相。四、诸佛弟子于一切无依著者，法尔皆能，随所诘问，酬答如流，以一切法无所依故。五、恒住无依，不离大悲。悲性平等，菩萨应与有情无别。此虽难义而适成义。有情无自性，性远离、无觉知，菩萨亦如是，无差别故。

信解空相者，菩萨应先发菩提心，大誓庄严直趣大乘。应以空相安住般若，不应住色，住此是色，住色常乐我净，住色无常与苦、无我、不净。不应住大、小乘果、无为、福田、应供、入寂。应如如来心都无住，不住有、无为，亦非不住。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如是而住，以学般若。我为如幻有情说如幻法，彼于所说无闻、无解、无证。声闻、独觉、如来亦皆如幻，乃至涅槃，更有法胜涅槃者亦复如幻。幻与有情及一切法无二无别，皆不可得、不可说故。如是深法，不退菩萨、正见凡夫、满愿罗汉乃能信受。此中无法可显、可示，故信受者亦不可得。

帝释散花，非从水陆草木所生，非从天心化出，无生性故。此花不生，便无花性。如是而学，不依罗汉、独觉学，便学一切智智，即学无边佛法；若学无边佛法，即不学色增减、取舍，即不学

一切法摄受坏灭；若不学一切智智摄受坏灭，名真学一切智智，以无所得为方便故。欲求般若，不应即、离色求。色非般若，亦非离色，别有般若。

甚深般若是大般若，是无边般若。色无边故，般若亦无边；所缘无边故，般若亦无边。云何所缘无边？以三际不可得故。由此所缘无边，般若亦无边。又非有情数多，说为无边。有情假名，无事无缘，名所摄故，本性净故，由此说有情无边，般若亦无边。

凡说般若一义竟，便广说功德劝学：一、功德胜利，二、与设利罗较福，三、广胜利，四、与设利罗抉取，五、较法施。

信解无著相者，初学空有相，久修空无相。空无相者，无知无觉，如是而行是为无著相。一、随喜回向，二、其余无相。随喜回向者，普缘佛及弟子诸有情类，一切善根起随喜心，复以此心回向菩提。如是所缘、所取实不可得，然非想心见倒者。所可用心尽灭离变，以无二心俱时起故；心亦不可随喜回向，心自性故；所缘诸事及诸善根，亦尽灭离变，皆不可得故。于自所起心等及法，无心等及法想，便不堕倒。正知此心及法尽灭离变，非能非所。虽如是知而随喜回向，便不堕倒，不生执故。正知佛及弟子灭度非有，虽随喜、回向亦不可得，便不堕倒，不取相故。善现意义虽不取相，不离般若而所作成，弥勒则说都不可得。取相分别是有所得，名为杂毒。实性无倒，胜于诸定、大施。六度、随、回、过、现、未法，如真解脱。我于如是真如法性，无向背、缚脱、染净而随喜，我于如是无转移、失坏，无相、无得方便而回向。

其余无相者，般若如佛住，为五度眼导，不引发色。于一切法都无所成，说一切智智。起如是想，般若不为生灭、成坏一切法出现世间，而与世间作饶益事，便舍远般若。般若非空非有，无所分别，起如是想，般若空无所有，便舍远般若。般若不显色乃至不显菩提，起如是想，般若于色不作大、小、集、散，乃至一切

智智不作强、弱、广、狭，便舍远般若。有情与般若皆无生、无自性，离灭无知。有情力积集，如来力亦积集。起如是想，我当度生入无余涅槃，是大有所得，便舍远般若。有初心，遇友即能信解。有多遇诸佛，执有所得，久不信解，驯至毁法，便堕极苦。

色非缚、非脱，色三际非缚、非脱。色清净，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色亦清净。从本以来无二无别、无断无坏故，起如想极清净故，毕竟净故，便亦如前舍远般若。著名、著相，菩萨于色谓空，是名为著；于三世法谓三世法，是名为著；谓初发心时无量福生，是名为著；心本性空亦不能回向，执有此心回向菩提，是名为著。复有微细执著，于诸佛故取相忆念，随所取相，皆名执著。诸法实性非三世摄，若于三世深生无漏随喜，共诸有情回向菩提，亦名执著。若诸菩萨知法实性，本性离故，无造作、觉知，即能远离一切执著，说为无著。

不行色、色空、色不圆满，是行般若，色不圆满即非色故。又复不行无执相，是行般若。甚深法性，若说不说，俱无增减。幻士、赞毁、虚空、生灭，都无所著，是行般若。如是而行，即为守护。知法如响，而不观见，亦不毁示，是行般若。慈氏不说色空法，不说色缚脱法故。

说空门无著门竟，发大赞叹：一、清净，二、无染，三、广大，四、无边等四十五赞。

实相四段：一段般若流布相者：一、信解圆满，二、留难不生。信解圆满者，久修乃能信解。一切智智从般若生，般若复由一切智有。不住色、不住色甚深性，是学色与色甚深性；不学色、不学色甚深性，是不住色与色甚深性。此之信解，是不退位已得受记或近受记。王都、大海、妊产三喻，喻是近相，久修乃能圆满。不见色增减，不见法、非法，于色不起不思議想而行般若，速得圆满。不分别十力乃至一切智智，十力乃至一切智智不可思议，色乃至一切法亦不可思议，如是而行都无所行处，是为久修相。

二、留难不生者，读诵般若不能一岁总了，多诸留难。应作是念，仗佛护念，魔不留难。佛涅槃后，于东北方，法广流布。若有信乐，定证菩提，诸恶魔王不能为力。常求不息，一切时得，或自然得，佛护念故。广明魔事有十复次，两不和合有十五复次。新学菩萨若得佛护，无此一切留难。

二段般若示世间实相者，五蕴名世间，般若能示五蕴无变坏相，五蕴无自性故。说名空、无相、无愿，即真法界，非空等法可有变坏也。

佛依般若证知无量有情心行种别。有情散心，由法性故，无散心性；略心尽故、离故，无略心性；贪、瞋、痴心，由如实性，无三毒心，离中亦无；广心无增减、远离，已远离故，无广心性；大心无去来，亦无所住，无大心性；无量心无生、灭、住、异，如虚空无依，无无量心性；无见心无相、无境，无无见心性；不可见心非三眼境，无不可见心性。

佛依般若知有情心若出、若没，皆依蕴生。或执如来死后有、非有，或执我及世间常无常、边无边，或执命者即身、异身。又如实证知真如无二无别。如来真如即五蕴真如，一切真如皆不相离，非一非异，无尽无二，亦无二分，不可分别。一切如来皆用诸法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显了诸菩萨行、诸佛正觉。蕴无尽故，真如无尽；蕴甚深故，真如甚深。蕴与真如，无差别故。

般若以三解脱无生灭依止，无性为相，不可安立破坏。有佛无佛，法尔常住，如实觉知，名正等觉。觉知诸法无实作用，以作者无用故。觉知诸法无所成办，以形质不可得故。般若示世间相而无所生，亦无所示。不见色，名示色相；不缘诸色而起识，名不见色；由不见故，名示诸法实相；世间空故，离净寂故，名示世间实相。般若为大事出现世间，以拔济有情为大事故。般若为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事出现世间。以如来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性故，诸法无自性、自性空、无限

量，亦不可思议乃至无等等。思议、称量、数量、等等灭故、过故，是故佛付般若成办一切大事，如王嘱大臣。是故般若不为执著色故，出现世间。

从他方来能具信解，新学大乘信若坚净，便不退堕。有如是浮囊、熟瓶、固船、健扶四喻。

三段菩萨行相者，新学菩萨有二大事：一、亲近善友，二、发菩提心。教以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勿以色取、二乘取，是为善友。誓为拔济世间，作宅舍、归依、洲渚，示究竟道，作导师、作所趣，发勤精进，是为菩提心。不退转菩萨有四显相：一、空相，二、随如相，三、方便善巧相，四、不退转相。一、空相者，以空甲冑，度空有情。不贪般若，不执教敕。随顺虚空，以为观察。一切智非色，无得、无现观。无智识、生灭、能证、所证，唯可说为无量无边。色与一切智无二无别。二、随如相者，随真如生，与空相应故。说此随如有十二复次。不由色生乃至不由一切智生，但由真如随如来生。三、方便善巧相者，远离方便善巧但取空相，则不知真蕴，如鸟堕地。四、不退转相者，俗谛难信，真谛非难。菩提非实有，无积集，故说难信解。法自性空，断法亦空，能、所证亦空，非难信解。不可以退转难，无退转故。色即离于菩提，真如即离于菩提，皆无退转。谛故、住故，何法退转？不可以三乘难，实则一亦非有。菩萨应于有情起等心，慈悲喜舍心，不异谦下心，利益安乐心，无瞋恼如父母心，如是而学。又不退菩萨相状有七，识魔有四，不染有八。

四段菩萨相应般若相者，有十四相应。

一、毕竟空。般若相应义处，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非有寂静、离染、涅槃增语所显。色亦甚深，真如甚深故。若处无色，名色甚深故。世尊微妙方便，遮遣五蕴，显示涅槃。如教而学，如贪炽盛，超劫疾证，功德无边。云何无边？一切法门无不皆空，空不可说，如来方便或说无尽，或说无量，或说无边。

二、善回向。空不可说，法无增减，菩萨方便善巧不作增减想，但念唯有名相。持是善根回向菩提，如佛微妙，我亦微妙，驯习回向，势力增上，便近菩提。

三、初后不即离。此近菩提，不即离初心，不即离后心，如灯焦炷，实不即离于初后。

四、心如不即离。如是深微缘起，非可于生灭中求。诸法实相，无生无灭。心住如真如，而异真如常住。心不即离真如，如亦不即离于心。

五、不除遣。相应都无行处，现行法不转故，此行胜义谛。取相、行相、坏相、遣相皆非。菩萨不念能断取相想，亦未修学断想之道。断道堕小，菩萨以一切法未圆满故。

六、梦业不著。梦业一题，善现觉有安住，梦亦增益，梦杀庆幸，如觉业增；舍利子业须慧转，若梦若觉，若无所缘，思业不起。二人皆著，故梦施觉回，为实为虚，弥勒不答，而但论本性皆空之至理。

七、依空起愿。菩萨于恶兽、恶贼、饥渴三疾久劫诸可畏事，发愿度生不生怖畏，疾证菩提。恒伽天女，亦发是愿，授记为金华如来。

八、不证。菩萨入空定，先作是念：我为学故观诸法空，不为证故观诸法空，非已入定。又复作念：入时但观蕴空，不令心乱，则如空见法，自不作证，如壮士护险，坚翅腾空，箭射前楫，必不坠于中道。为拯有情，断其邪见、执相、四倒诸过，乃不证菩提而趣圆寂，无有是处。

九、不慢。菩萨应请问诸余菩萨修习菩提分法，引发何心，能令学空、无相、无作、无生、无灭、无性、实际而不作证？然学般若，不退转菩萨能如实显示，应念不舍有情，摄受殊胜善巧不共法相。此不退菩萨梦中不著三界、二乘，而于实际能不证受，乃至梦作佛事，梦除众灾，是为无慢。若增上慢，则受魔诳恶业增

长，是故必亲善友乃可却魔。佛与菩萨及能说法名为善友，波罗蜜多经典亦名善友也。

十、远离。一切法无碍如般若，空远离故。我及我所，本空远离，无染净可施設，然以有情执我流转，就其流转施設染净。常缘相应作意，则能悲度有情。若知自性皆空，无增无减，则不离于一切智智。

十一、不行。不行即离般若行，即离般若空行，及即离空行，以行般若；不行即离空行，即离般若行，以行空；不行即离色行，即离色空行，以行般若及行空。不见有法能行般若及空，不见般若及空所行处，不得此不见。此不得不见，所有实相，即是无生法忍。成就是忍，即得受记，常能拔济恶魔怖畏。魔因有九，罪劫可消，声闻不可近。

十二、圆证。学一切智智，非于尽、不生、离、灭学。佛证真如，极圆满故，说名证觉。真如无相，不可说尽乃至灭故。若念此是般若，由此引发一切智智，则于般若不知不见。

十三、离得。心空如幻，空中不见幻与如幻心，安有心得菩提？空中离幻与如幻心，安有法得菩提？非无所有得菩提故，般若毕竟离，不应修遣、引发。菩提亦毕竟离，云何证依般若？离法不得离法故。然非不依般若而得菩提，虽非离法能得离法，而得菩提非不依般若故。

十四、不分别。佛依俗谛说行难，善现依第一义谛说行非难。第一义谛无分别，如虚空、幻土，如来化作机关等。不证非难，度情为难。行一切法离故，离无所有，何沉何怖？

菩萨成就二法，魔不留难：一者，观察一切法空。二者，不舍离一切有情。又复有二：一者，如说皆悉能行。二者，常为诸佛护念。观察法空，不舍有情，开之为十四相应；十四相应，括之为观察法空，不舍有情。观察法空为植量之本，不舍有情为充本之量。此《实相分》详植量之本，下《方便分》详充本之量，般若要义

始为赅备。本是涅槃，量即菩提。舍本而谈发菩提心，昧量而谈趣涅槃路，外、小盈庭，转依安望？不读《般若》，过失无边，驯至极苦，可不惕哉！付嘱如经。观十二缘起实相，便能证得一切智智，应如是学。

般若五分，“舍利子”相应空义也，“须菩提”举三解脱义也，“信解”阐空、无著深义也，“实相”详植量之本也，“方便”详充本之量也。

《心经》读

此文从《舍利子般若》抉出，旨要唯是表第一义谛，更无其余。如《十二门论》，抉《中论》十二义，示空三昧，入涅槃门，旨要唯是一空义也。又如咒之有中心，十六分六百卷如咒，《心经》寥寥几句如咒心。故不读六百卷，不足以读寥寥几句；而不读寥寥几句，又不足以读六百卷也。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此总摄也。诸佛说法，莫不在第一义谛，第一义谛摄佛法尽，不但《般若》十六分及《心经》全义。《般若》表胜谛，三科、三乘毕竟空，胜谛一味平等，而无所得故。《瑜伽》诠法相，三科、三乘如幻有，法相万别千差，而不可乱故。然以真入俗，而俗必归真。以自体言虽不一，而以相应言仍不二，故说第一义摄圣法尽也。《深密》说胜义谛遍一切一味，一相无相，一味平等故也。所谓《心经》全义者，“皆空”之谓境，“行深般若”之谓行，“照见皆空”之谓果也。

云何“皆空”之谓境耶？皆空之境，菩萨自性空，究极即毕竟空，遍一切一味，佛境也。经言：一切如来皆用诸法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显了诸菩萨行，诸佛正觉。又言：如来如实证知真如无二，如来真如即五蕴真如，一切真如皆不相离，非一非异，无尽无二，亦无二分，不可分别。又言：般若为不可思议，乃至无等等事，出现世间，诸法无自性、无限量，亦不可思议，乃至无等等。故云遍一切一味，故云皆空也。

云何“行深般若”之谓行耶？般若者，龙树谓是观实相慧。涅槃为实相，观慧则相应涅槃也。深般若者，经言：色亦甚深，真如甚深故，若处无色，名色甚深。又言：色无尽故，真如无尽，色

与真如无差别故。是则深般若，唯一真如，更无其余也。行深般若者，观慧相应涅槃，行即相应观慧，相应之谓行也。龙树谓：如弟不违师，是名相应，随其观慧，能得能成，不增不减，是名相应。虽灭观法，而智力故，无所不能，无所不观，不堕二边，是名相应。如是相应，稽诸经言，有十四义，可得而陈：

原夫无余涅槃，厥有二相：寂静寂灭相，为毕竟空，为无所得，为义甚深，在十四相应中为离得行；无损恼寂灭相，为一切智智，为遍一切一味，为义广大，在十四相应中为圆证行。离得行者，般若毕竟离，菩提亦毕竟离，离法不得离法，而得菩提，又非不依止般若。此类相应，以不生不灭故有毕竟空行，甚深相应义处为空、无相、无愿乃至涅槃增语所显处，法不行法，法不见法，法不知法，法不证法是也。如是有梦业不著行，业以所缘起，觉增梦亦增，以是诸著一扫而空之。如是不行行，不见般若，及空能所行法，复不得不见，入无生法忍。如是不分别行，第一义谛都无分别，虚空幻士，机关化作，有何难易？又此类相应，以不垢不净故，有远离行，就众流转，施設染净，菩萨明本性皆空，视一切法无所有故。又此类相应，以不增不减故，有随喜回向行，法不相知相到，无自分胜进之殊，方便善巧，但有位异，而无义别，入以普贤，驯习势厚，迫近而几，所谓初发心即等正觉，所谓菩萨行行于佛境也，此行为入道之大要也。如是有初后不即、离行，如灯燹炷，实不即、离于初后。如是有心如不即、离行，心不住生灭而住真如，虽异常住，而心如互不即、离。上来九行，若能相应，为可称为无所得行也。

复次，圆证行者，佛证真如至极圆满，又复无相，故学一切智智，必于一切有情我皆灭度而学，念念不离圆证为佛境，以修一切为菩萨行。此类相应，有依空起愿行，兽贼饥疾，久劫诸畏，不唯不怖，乃更发愿，愿我众生无此大苦。此类相应，有不遣行，胜义谛相，取行坏遣，一切俱非，将欲证大之圆满，岂犹堕小之断

修？此类相应，有不证行，菩萨先念为学观空，非证观空，念已而入，心虽一往，自不取证，是故菩萨道相智行，须先发无上菩提心，乃能观空不证，箭箭注楫，发心势用，达于无表，力能无量，郑重初机，是亦何可忽于佛境哉？一切智智不娴，空谈发菩提心哉？此类相应，有不慢行，学佛大魔，乃在一慢，应问余友，菩提分法以何方便而不作证？菩萨虽在梦中，不著三界、二乘，虽除灾作佛事，而等若空无。上来五行，若能相应，为能遍一切一味行也。

夫十四相应，括为甚深、广大二义。而此二义，又非二事：探量之本广大，不离甚深；充本之量甚深，不离广大。是则观察一切法空，而不舍离一切众生，不可作二者得兼，而原是一事。是则无所得、遍一切一味，不可歧二，亦原是一事。声闻不能毕竟空，不能一切智智也。菩萨行相应行，一念起时，周遍法界，所言周遍法界者，空智皆周法界也。一切佛法在一毫端上，念念相续，不息不休，精积力久，吞铁浑仑。故唯求佛，于如是相应行而可忽诸？

云何“照见皆空”之为果耶？不见五蕴，照见皆空，是也。五蕴以何不见？不缘故不见，不缘诸法而起识故。以何不缘？不住色，不学色，不观色，所缘无相，非色变碍相，非受领纳相，非想取像相，非行造作相，非识了别相，故云不见。不见，则一切法无所得也。皆空以何照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不见故凡夫，见故证菩提。一切有情，等有真如，不见故流转，见故证涅槃。彼经眼见，此经照见，皆亲缘现见，非比量见，内证圣智，普发现于一真法界，尽未来际，无有止息，故云照见。照见则遍一切一味也。

经言：遮遣五蕴，显示涅槃，不见则遮遣，照见则显示也。然无所得、遍一味，原非二事，有佛无佛，诸法常住，心性本净。凡夫无明，俾障正智，不得缘如；诸佛证觉，譬日当空，纤毫照彻；菩萨无所得，如月如镜，亦能照了也。般若能现世间实相，行相应

于般若时，亦现世间实相，故云照见也。

“度一切苦厄”者，余依有苦，缠眠皆苦。上自地尽，下至情尽，莫不皆苦，故云一切。幽冥异路，水火异势，义利异趣，色空异事，然于一切力能皆同。是故度一切苦厄，须遍一切一味也。经言：自证等觉，施設正教，度众沉迷。一切如来莫不以度苦为事。

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此引申也，引申遍一切一味义也。“色不异空”者，空无自性，色亦无自性，色空真如，无二无别故。如是应谈中道义。无明有爱中间，生老病死之苦，是名中道。十二因缘，不如声闻执为无常，非因非果、常恒无变故。常与无常，不能具说，堕边非中故。“空不异色”者，经言：有为、无为，平等法性，说名胜义，非离有为，别有胜义谛。如是应谈如幻义。经言：是诸幻法，圣人亦现，但不执著。又言：圣以离言假立名相，如幻众事迷惑眼慧，不如所见坚执谛实，彼于后时不须观察。

“色即是空”者，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也。“空即是色”者，经言：幻与有情及一切法乃至涅槃，设过涅槃，无二无别，皆不可碍、不可说故。又言：变化与空，此二俱以空空故空，毕竟空中，非有空、化二事可得。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此引申也，引申无所得义也。“不生不灭”者，无著释龙树八不偈云：非灭不灭，非生不生，应知诸句，皆如是说。不可说此法非灭，故名不灭，世谛不异第一义，一相无相故，无自体如本性空，如此则是谛，若人不知此二谛之义者，彼于佛深法，则不知真实。是则谛不可异，而说有方便，应善读龙树妙偈，偈云：诸佛依

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亦不可说无灭，故名不灭，经言：一切诸法无始来灭，本性不生，无有自体。不得于无自体中遮生遮灭，不得于无自体中而说贪欲阴尽，更不复生是名涅槃，不得灭复有灭、不生更有不生。是则所言不生不灭者，遮遣五蕴也。为显示涅槃，而遮遣五蕴也。涅槃空中，不得生灭、垢净、增减相也。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

此承上义而言也。三界心、心所，是虚妄分别生灭也，执障而流转，对治而还灭垢净也，我慢有所得，变坏而退堕增减也。空相不动，说何生灭？空相平等，说何垢净？经言：菩萨为有情昧空说谛，而得涅槃，不由谛智，但是平等，亦复说何增减？经言：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故无世间三科法，无出世间三乘法，是名无所得。经言：异生所执法，非如有故，于无所有而有，为无所有不可得。于五蕴无所有不可得，乃于一切智智毕竟空义，遍一切一味义也。

“无智亦无得”者，龙树无漏八智，为智；自须陀洹圣道乃至佛道，为得。

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此引申也，引申照见皆空之果，而先之菩萨行、涅槃果也。涅槃性空，般若无所得，由行而引，言语道断，空相所缘，空智能缘，以入初地，是为相应涅槃。以无所得而求一切智智，非一法成佛而乃即止，必法法成佛，一切入一切，一切摄一切，众德具现，大施方便，是为无住涅槃。菩萨行圆满时，觉一切相，得一切

智，断一切习，几与佛齐，举足下足，皆如来境。已能遍一切一味，是为究竟涅槃。

“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者，已入初地，已能不见五蕴，虽未圆满，有何挂碍耶？经言：平等性中，所有不活畏、恶名畏、死畏、恶道畏、大众威德畏，皆悉永离。更有进者，菩萨闻甚深微妙难信解义，不惊、不怖、不畏，已得不退转地故。此不退转，亦名无生法忍，亦名正性离生，自初地以至八地，皆得此名，初不退堕外、小，八不退失佛地故。居不退位，受记作佛，有何恐怖耶？菩萨知法即法界，法界即法，学一切法于法界，学法界于一切法，体亦无所得，用亦无所得，常、乐、我、净，无常与苦、无我、不净，适应中道，有何倒想之不离耶？

复次，未入地前，未得无所得，最初行菩萨行者，必研一切智乃至一切智智，而知佛境。既知此已，发心作佛，念念不离佛，思惟唯一切智智，而于诸法不作二想。一切智智，无性为性，法界为相，如是所缘，亦无性行相，亦寂静正念而增上，解了无性，斯为第一。菩萨亦行声闻三十七品，欲至涅槃城故；亦行三三昧，欲入涅槃门故。如是学声闻一切智已，即以自乘道相智，入正性离生。云何自乘？圆满无性为佛，渐证无性为圣，深信无性为贤善士。深信证果、不证无性是一，遂发菩提心，直趣无所得，复以无所得，圆满诸修证，是为自乘也。是则未入地前，不异一切智；已至地极，不异一切智智；正在地上，渐修圆证，普学一切智及一切智智。大智而大愿，大愿而大悲，大悲而大行，一地趣一地，是为道相智自乘也。

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此承上义引申，而次之佛行菩提果也。龙树：菩提为般若果，般若为菩提因。是则圆满大般若名大菩提，大菩提以相应大涅槃而生，大涅槃以相应大菩提而显。是故转依非一，而不可为

二。不二转依，故大涅槃应谈三德。解脱道生，刹那证觉，一念般若相应即佛，佛藏出缠即是法身。德虽云三，一毫端现，故此谈大菩提果，即已赅谈大涅槃果也。

龙树又言：菩提名佛智慧，萨婆若名佛一切智慧。十智为菩提，十一智为萨婆若。佛之知见，是一切智智，诸佛皆以观慧，相应无所得实相，而得一切智智总相，故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此流通分也。经言般若最尊最胜，故《般若经》凡说一义竟，均备极尊重赞叹。如舍利子说般若空竟，以三十一一种名号，称扬赞叹般若波罗蜜。如信解般若，说空相竟，赞功德胜利，设利罗较福种种，不容具举。然般若出现世间，皆为除世间一切苦，皆为作世间宅舍、洲渚故。能除一切苦，唯有第一义谛遍一切一味故，遮遣五蕴虚妄，显示涅槃真实，然后能遍一切一味故。以此因缘，说遍一切一味，是心中心也。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咒以固之，又以标之。揭谛，度也。波罗蜜多，到彼岸也。僧，众也。菩提，果也。萨婆诃，成就也。

应为之说曰：度，度，度到彼岸，度一切众到彼岸，证菩提果，事成就也。

《成唯识论》研究次第

方便言说，说四喁陀南。一切法空宗为般若，一切法无我宗为唯识。智慧与识属法相事，空及无我属法性事。空是其体，无我是用，唯识诠用义是一大要旨。唯识学本论而外滥觞于《摄论》，而昌极于《成唯识》，宜知是时谈《成唯识》。

识之体曰性，状而名之曰如，如则当谈二谛四胜义（九卷二左）。识之用曰相，状而名之曰变，变则当谈三性（一卷二左析变义，卷八十六至卷九十右详三性）。唯识于谛说世俗，于智说后得，于性说依他。依他为法相肝髓，法相乃唯识所从出，是故依他如幻，百义权舆，最初当研三性三无性段。

安慧、护法三性异义：依、圆非一异义，证真始达幻义，相摄义。（无为真如六法：五事、四实四谛、三解脱、二谛二智、假实、一异。）

变义详析，有所变法，有能变法。所变法者，见、相二分是也，一切有无为，二分摄尽。相分别种，细释见分，必推内二，故次当研识变内二分（卷七十二至十六右），当研八识八段十义中四分段（卷二十六右“然有漏识，自体生时”起，至十八右“了别即是识之见分”止）。

一、六教四量，二、梦定不定，三、为空说处，四、有离言识，五、色依熏续，六、执实非现，七、真觉了识，八、疏缘他心，九、众各有识。

小乘外境是所缘，相分名行相，见分是事。大乘相分是所缘，见分名行相，所缘自证分名事。

能变法者，心意识之八识是也。众缘所生法不孤独，故说识一已具法五，实事有体。初说自性，发生现用必有其依；次说所依，用必有所及；次说所缘，王行臣必从；次说助伴，用有相貌差别；次说作业。然析法五，实惟一用，诠释用义，实惟因果。初谈自性，本识与转识更互为因性，亦尝为缘性，故自性中有因有果。因果所从生又有其缘，因、果、缘三，递相幻化，法界差别遂尔赅

然。赖耶以受熏及持种之受持为自性，当研八识八段十义最初段（二卷八叶左右，三卷九左，“然第八识”起，至十右二行“一切法”止）。末那以恒及审思量为自性，当研七识十门分别最初段（四卷八左初六行）。六识以了别为自性，当研六识九门分别最初段（卷五十右次中“思量”起）。

若究因义必谈种子，根本穷起一切建立，如此当研八识中十门辨种八义释熏段（二卷八右“一切种相应更分别”起，至十六左“是谓略说一切相”止），当研缘生中十五依十因段（八卷一左“如是四缘”起，至四左“进退如前”止）。

辨种十门：出体、一异、假实、二谛、四分、三性、本始、六义、内外、四缘。所熏四义：坚住、无记、可熏、与能熏合。能熏四义：生灭、胜用、增减，与所熏合。

随说——语

观待——领受

牵引——习气

生起——润种

引发——随顺

定异——差别功能

摄受

[	无间
	境界
	根
	作用
	士用
	真见

同事——和合

相违——障碍

不相违——不障碍

（牵、生、引、定、同、不，六因中一分因缘种，名生起因。随、观、摄、相及六因中一分非因缘法，名方便因。）

若究果义必谈五果，然对习必说异熟，如是当研四缘中五果

段(八卷四左“所说因缘”起,至五右“一切容得”止),当研相前说名段(卷二七左“一谓异熟”起,至七右“非谓一切”止)。

若究缘义,必谈缘起。《摄大乘论》有二缘起:一分别自性缘起,二分别爱非爱缘起。了自性缘起,法执自空;了爱非爱缘起,人执自空。

自性缘起者,由一切种变及八现辗转合而为缘生诸法分别,如是当研教理无难相中四缘二生段(七卷十六右至八卷五右“一切容得”止,八卷五右“傍论已了”起,至六右“具广分别”止)。

四缘段广释正广四缘义(藉托之谓缘:亲办自体,藉托为因之缘;助办他体,藉托为增上之缘;带相王所,藉托为所缘之缘;王所前后自类开导,藉托为无间之缘),旁辨十因义。此段为唯识至要义,亦为诸宗要义。何以故?以缘生故。

二生段:现生中一种生现三缘,无等无间,二现生现三缘。无因有六子门:一子门,自他身相望二缘,无等无间。二子门,自识各聚相望,所缘或有或无。三子门,自聚前后相望,一师六有所缘,二师陈那六、五、七有所缘。四子门,自聚王所相望,一师不相缘,二师相缘见不缘。五子门,自聚自体二分相望,相于见有所缘,见于相但增上。六子门,三分相望,见于自证,如相与见,自证于见亦但增上。种生中(种子缘现种起)种于种子无中二缘,现于亲种子因缘增上非亲无因,种于亲种子亦然。

爱非爱缘起者,由三业种及二取种有情生死相续轮回,如是当研教理无难相中二十支段(八卷七左至十六左“唯有内识”止)。

有四复次:初复次释颂,次复次详名言我执有支三习气,三复次以惑、业、苦摄十二支而以十门解释。此十门中前六门是基师《述记》文,后四门是论文。基师所以称大乘基者,岂不以此等故耶?一、列名辨体(此门至要),二、明支得名,三、次第所由,四、总别业用,五、因果差别,六、支互为缘。六门是基师立。七、能所引生(此门至要),八、建立七辨,九、定世破邪(破小乘两重

因果),十、十六门分别(假实、一多、染不染、独杂、色非色、漏无漏、为无为,三性、三界、能所治,三学、三断、三受、三苦、四谛、四缘,惑业苦摄),四门论有。第四复次,详二种生死。

因果缘三,谈自性已,次谈其依,一切生灭仗因托缘而得生住。诸所仗托称现互因,故现果生有种子依;同时增上,故现识生有俱有依;前后无间,故现识生有开导依。如此当研六识中第七共依段,七识中三依段(七卷左四“依止根本识”至“为共亲依”止,四卷八右“诸心心所”至十八右“深契教理”止)。

所依四义:一、决定,二、有境,三、为主,四、令王所取自所缘。五识四种,谓五色根,六七八识,六识二种谓七八识,七识一种谓八识,八识一种谓七识。

开导三义:一、有缘法,二、为主,三、能作等无间之缘。八识各唯自类开导依,此但属心,不属心所。

说所依已,当谈所缘。四缘中说义,八识中亦说事。唯识所以破唯境,长夜沦迷执境第一。

所缘谛审内外道分,唯识之成对此立量。智者于此郑重思惟,如是当研八识八段十义中相分见分段,七识十门分别中缘彼段(八识所缘,二卷十九左至二十一“此色为境”止。又十六左“此识行相”起,至“行相仗之而得起故”止。七识所缘,四卷十六右“如是已说”起,至“此亦何咎”止)。

说所缘已,当谈助伴。心但取总,心所取别。助成心事,得心所名,时依同事处等,得相应名。法界法尔差别,差别必成于心所。是故心所蘄要,如是当研八识、七识、六识诸相应段(八识相应,三卷一左至五左“非谓一切”止。七识相应,四卷十八左“此意相应”起,至二十二右“不违理教”止。六识相应,五卷十三左至十四“种类差别”止,又十七左“前所略标”起,至七卷六左“真俗妙理”止)。

六位心所,以四一切判别。遍行具性地时俱,别境有性地,

善有一地，不定有一性，染则皆无。离心别有心想，亦有四分。

诸门分别如表：

遍行	别境	善	本惑	随惑	不定
教理证有 (五卷十七)					
	独并				
		翻对			
		废立			
		多少			
		○		假实	○
		○	分别俱生	○	
			自类相应	○	○
	○	○	八识相应	○	○
	○	○	五受相应	○	○
			别境相应	○	○
				根本相应	○
				○	随惑相应
		○	三性相摄	○	○
		○	三界相摄	○	○
		○	三学相摄	○	○
		○	三断相摄	○	○
			相分缘有 无事，漏无 漏名，事 境等		

说助伴已，当谈作业。八识则情器内外恒流，七识则日夜思量念念计我，六识则别境粗闲了别而转。三界业妄穷际金刚，四智三身依转业净，尽未来际无有息时，如是当研八段十义中因果譬喻段见分相分段（三卷五左至七左“缘起正理”止。二卷十六卷左“此识行相”起，二十一左“当此亦尔”止），当研七识十门分别中五行相段（卷四十八左四行），当研六识九门分别中三行相

段。七共依门八俱转段,九起灭段(九卷十一左“次言了境”起,至右“如前已说”止。七卷六左“现起分位”至十右“无睡闷故”止),此顺瑜伽五法论识。姑举其概已足了然,必细简别例识摄蕴,应以阿毗达磨三科六十门一一印决。法相唯识熔冶一炉,二论(《大论》、《成唯识论》)而外,亟需《义林》。

唯识论中心、意、识事,亦尚有五受、三性、三断、三界四类,当略聚一处方便研求。五受可摄属心所,是生死本是当境事,故应别释。如是当研八段十义中五受段,十门分别中七相应中解五受俱段,九门分别中六受俱段(三卷二左四行至右三行,三左一行至九行,五卷一左至右“平等转故”,五卷十四左“此六转识”至十七“忧苦事故”止)。

三性可摄属作业,或摄属自性,作用不同,因果大异,故应别释。如是当研八段十义中三性段,十门分别中六性俱段,九门分别中四三性段(三卷三右“法有四种”,至“故名无记”止。五卷一左“末那心所何性”五行,五卷十一右“此六转”至十二右“戏论种故”止)。

三断可摄属作业,圣教大事染净所事,故应别释。如是当研八段十义中八断伏位次段,十门分别中伏断位次段,九门分别中九起灭分位段(三卷七左“此识无始”至十右“一切法故”止。五卷二左“此染污”至五左“皆入此摄”止。八卷七右“及无心二定”至十一左“灭尽定故”止)。

三界可摄属所缘,唯识偏趣,外凡内小,故应别释。如是当研十门分别中七界系别段(五卷二左“末那心所”六行)。

心、意、识三,各聚别简已,应总聚相料,如是当研总料三能变段(卷七十右“是故八识”至十二左“相所相无故”止)。如是研已,当顺论文八段十门及与九门,长篇读诵,融会贯通,无虞碎琐。

夫识能了别,内外共许。以何因缘,必及心意?理多碍故,事无依故,法界如幻不相似故,法界周遍不如量故。建立赖耶,一切自在,是亲证事,比智不可筹度故。是极果知,十地不能赞一词故。是无我境,非无明及慧之法执故。但信圣言智炬自烛,必欲求解少分研文。如是当研八识中五教十理段,七识中教理

证成段(三卷十右“云何应知”起,至四卷七右“应深信受”止。五卷五右“云何应知”起,至十右“实有八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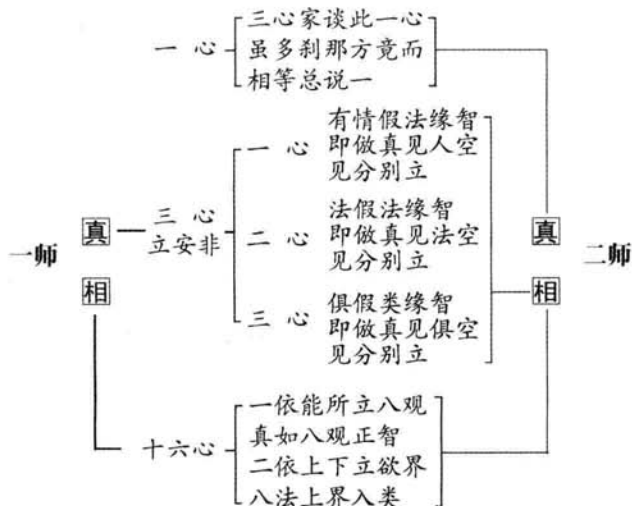
与贪等俱,亦名相应,唯大乘有。

不共 { 恒行
独行 { 是主。见断,迷谛理起,唯分别起。
非主。通修,念别头生,体虽即本,从轻相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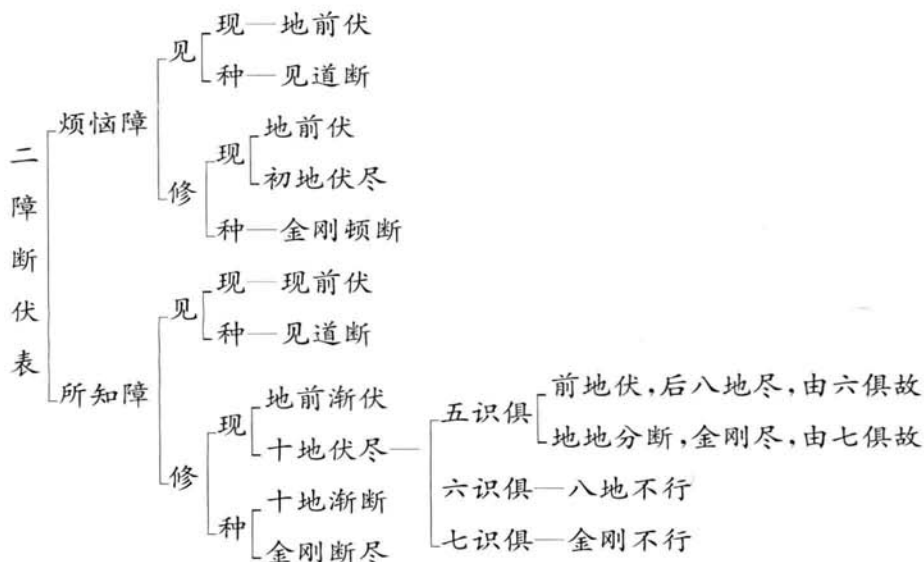
非贪等俱,念十相应,大小乘共。

上来变义谈竟,即是境义说竟。夫行果精义,法相取详,唯识从略,然五位谈识,亦具方隅。外与内异曰无漏异,凡与圣异曰无漏异,学何所求曰无漏求,分何所证曰无漏证。夫无漏者,纯粹洁净,现成法尔,不待造作,不容搀和别为其物也。三界系属曰漏,无漏者离系也。世间万善扩充不到,引而生之是在闻思,射则趋的,水则赴壑,君子所学志则见道。前乎此者种姓胜解以为资粮,加行寻思以为临入;后乎此者修习究竟以了斯事,三身四智分内何奇。如是当研唯识位中资粮五位段(九卷三左“初资粮位”起,至十卷末止)。

见道表



法类三例：一、如智缘，二、别总缘，三、下上缘。今取第二。



十地中修十胜行，断十重障，证十真如，得二转依。



菩提为四相应心品，是相应心品各有二十二法相应，而智用增说智相应，有漏位智劣识强，无漏位智强识劣。为劝有情依智舍识，镜智作智金刚起，等智观智见道起，是故君子引生无漏，见道为的。

净法界身者，一切平等为一切依，而是无为常乐我净，非是一的，众矢所趋。平等皆然，不可差别，说一法界，众生共有。

读论已竟，轻重有权，长短有度。从初再读，内外大小，开卷了然，正义在握，别破无难。如是当研宗要中略释宗相，广破外小段（卷初起至二卷七左“假说我法名”止）。

民国十三年春，宜黄欧阳渐于支那内学院第四次研究会上说。

民国十三年中秋支那内学院识

唯识抉择谈

将谈《成唯识论》之八段十义，先于本宗要义作十抉择而谈。时俗废疾，略而起之，要其精义，络绎随文。

第一，抉择体用谈用义。无为是体，有为是用；非生灭是体，生灭是用；常一是体，因果转变是用。有为生灭因果无漏功德，尽未来际，法尔如是，非独诂于有漏也。是故须知，有为不可歇，生灭不可灭，而拨无因果之罪大。又复须知一真法界不可说，凡法皆即用以显体。又复须知体则性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则修异，流转还灭，语不同年。

第二，抉择四涅槃谈无住。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大事因缘者，所谓无量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是也。遂有歧途曰：大事因缘，出离生死，灰身灭智。故唯识家言，虽则涅槃而是无住，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尽未来际作诸功德。然作功德乃曰无住，而相寂然仍曰涅槃。《金刚般若不坏假名论》亦作是说：无余涅槃者何义？谓了诸法无生性空，永息一切有患诸蕴，资用无边，希有功德，清净色相，圆满庄严，广利群生，妙业无尽。是则无余涅槃者，决非灰身灭智之谓也。此大事因缘亦即是佛唯一不二之教。（诸有不知，说顿、说渐，说半、说满，岂识圆音无非一妙，闻者识上故局一偏。然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礼。执诗执礼，世典且难，况于佛说？）故初发心入资粮位曰顺解脱分，金刚喻定曰无间道，大觉极位得大菩提曰解脱道。问：教既是一无余涅槃，然发心者不曰发涅槃心而曰发菩提心，证果者不曰证解脱果，而曰证大觉果，何耶？答：涅槃是体，菩提是用，体不离用，用能显体。即体以求体，过则无边；但用而显体，善巧方便。用当而体现，能缘净而所缘即真。说菩提转依即涅槃转依，唯识所以巧妙莫阶也。诸佛与二乘解脱身同，牟尼法身不同。故不曰证解脱果。

第三,抉择二智谈后得。加行智,四寻思后四如实,见似非真。根本智入无分别,斯乃见道。然真见一、三,又益之相见十六者,必后得智见乃周圆。真见自悟,相见悟他。有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涅槃,菩萨以他为自故。菩萨于何求?当于五明求。一切智智,五明是资,闻思所成,修慧引生。直往不回心,趣异于初今。若入果位,所作独摄(成所作智唯后得智摄),余三通二(圆镜、平等、观察三智皆通根本、后得)。如理匪艰,如量实繁,尽所有性,斯乃殊胜。此义引伸,读《菩萨藏经》。问:唯识义是用义,于涅槃则无住,于菩提则后得。无住、后得,证以后事,则依智不依识,何不曰唯智而曰唯识耶?答:无漏智强识劣,识应其智,智实主之;有漏识强智劣,智应其识,识实主之。五位而及于资粮、加行,百法而及于烦恼、不定,作意在凡外小内故,法为众建故,舍智标识而曰唯识。

第四,抉择二谛谈俗义。空宗俗有真无,相宗则俗无真有。俗有真无者,于世俗谛一切皆有,于胜义谛一切皆空。《般若》所谈,非义遮义,匪是其表。俗无真有者,于世俗谛瓶盆遍计一切皆无,于胜义谛一真法界圆成而实。然此真俗唯是一重,若说依他,则四真俗。三科、四谛及于二空,真之前三即后三俗。真俗皆有,俗则如幻,真则不空,是诠是表,非是其遮。《瑜伽》所说,不空空显,如幻存,善巧绝伦,于斯观止!空宗俗有乃相宗初俗,是为情有,情则有其遍计瓶盆也。空宗真无乃相宗后真,是为理无,理则无其遍计瓶盆,俱以一真法界不可名言也。若夫真之前三、俗之后三,不可名而可名,不可言而可言,不了义经,乌乎齐量?

第五,抉择三量谈圣言。取舍从违,自凭现量。然真现量,见道乃能;非应无漏,虽现而俗。据俗而评,患生不觉。故唯圣言,最初方便,驯至证真,纵横由我。譬如五根,五识难缘,恃圣言量,以能发识比知有根。譬如赖耶,意识难知,恃圣言量,以能

执持比知有八。不信圣言，瓶智涸海。圣不我欺，言出乎现，问津指南，岂其失已？

第六，抉择三性谈依他。空宗以二谛为宗，故谈真绝对；相宗以三性为宗，故因缘幻有。因缘幻有者，依他起也。他之言缘，显非自性。缘之为种，法尔新生起有漏种，法尔新生起无漏种，都为其缘。有漏缘生曰染依他，无漏缘生为净依他。执为实有曰遍计所执，空其所执曰圆成实。夫以成之为言乃一成不变义者，则是常义，即涅槃常、乐、我、净义；彼依他缘生则三法印者，无常义、无我义、苦义。若以成之为言为究竟断染义者，则净分依他是其所事，体遍而用亦遍，非虚而亦非染；圆实二义，依他别具。三界心、心所是虚妄分别故，净分依他摄属圆成。若分别立名唯目缘虑，则净分、染分皆依他摄。拨因缘无，黜依他有，彼恶取空流，诸佛说为不可救药者。

第七，抉择五法谈正智。真如是所缘，正智是能缘。能是其用，所是其体。诠法宗用，故主正智。熏习能生，无漏亦然。真如体义，不可说种，能熏、所熏，都无其事。漏种法尔，无漏法尔，有种有因，斯乃无过。分别论者无法尔种，心性本净，离烦恼时，即体清净为无漏因，如乳变酪，乳有酪性，是则以体为用。体性既淆，用性亦失（体为其因，因是生义，岂是不生？自不能立，须待他体以为其因，故用性失），过即无边（本论出过备有八段，至文讲释）。

《分别论》：心性本净（一）；客尘烦恼所染污故，名为杂染（二）；离烦恼时，转成无漏（三）。

《起信论》：是心从本以来自性清净（一），而有无明，为无明染有其染心（二）。虽有染心而常恒不变。（中略）所谓以有真如法故，能熏习无明。（中略）谓诸菩萨发心勇猛，速趣涅槃故（三）。

《分别论》：无为法有九，第八缘起支无为。缘起非即无为，

然有无常生灭之理是常是一，说名无为（一），能令缘起诸支隔别有转变故（二）。

《起信论》：以依真如法故（一），有于无明，则有妄心，不觉念起现妄境界，造种种业，受一切身心等苦（二）。

熏习义者，如世间衣服实无于香，以香熏习则有香气。世间衣香，同时同处而说熏习，净染不相容，正智无明，实不并立，即不得熏。若别说不思议熏者，则世间香熏非其同喻。又两物相离，使之相合则有熏义，彼蕴此中，一则不能。如遍三性，已遍无明，刀不割刀，指不指指，纵不思议，从何安立？

第八，抉择二无我谈法无。执之异名为我，烦恼障存则有人我，障其所知则有法执。大乘悲增，修一切智，十王大业，贯彻法空。三科、缘起、处非处、根、六种善巧，法相所修。自性、相应、色，及无为，百法明门，一切唯识。相应如如，归无所得。一极唱高，宁有容上！

第九，抉择八识谈第八。

一、五教十理及于八证而立此识。此义在八段十义后，姑不必谈。然《显扬》先谈建立，后说意业，读者心朗。今虽不能详谈，亦必略表其目。其显近易知者，更抉一二别续而详之。

五教大意：五识无依义。六识无摄藏义。六识无执持法种，执受色根，执取结生相续义。大众根本识，上座有分识，化地穷生死蕴，有部爱乐欣喜阿赖耶，五教外之小教，皆谈第八。

十理大略：唯识十理，《瑜伽》、《显扬》、《对法》八证。

一、持种心——四有种子性。

二、异熟心——六身受差别。

三、趣生体。

四、能执受——一依止执受。

五、持寿暖。

六、生死心——八命终不离。

七、二法缘。

八、依识食。

九、识不离——七二定不离。

十、染净心——二并不初起，三并则明了，五业用差别。

二、唯识以识摄蕴而立此识。羯罗蓝位五识不行，而《名色经》言，识缘名色，名色缘识，则七八仍行。受想行识之名及色为五蕴，五蕴中之识为名中识，但是六识。名色缘识之相依识乃是八识。相依识与名中识互为其缘，即是八识与六识互为其缘耳。法相以蕴摄识，所被极广，及于二乘。是故不善《般若经》，僻执声闻藏，都但说六，信有五蕴，不信赖耶。时多邪慧，正学荒芜，六识不足范围，更恃谁何而堪折正？

三、深细不可知之识是此识。二定、无想天、睡眠与闷绝，此之五位，六识不现，七八仍行。且谈眠闷，粗显免争。死生一寤寐间耳，斯又何奇？寤而复醒，仍依此身，死而又生，但身别易。身依容异，识有是同。但是细微极深无底，非若六识粗浅可知。若以深细不知而即言无，无则现前粗细俱无，云何熟睡昏迷震惊仍觉？此意深长，乌容释究。斯固知八识持种，六虽不现，种为八持，断而复续。职是之由，立有八识，夫然后理可通也。

四、不为声闻而立此识。《摄论》云：何故声闻乘中不说此心名阿赖耶识，名阿陀那识？由此深细境所摄故。所以者何？由诸声闻不能于一切境智处转，是故于彼虽离此说，然智得成，解脱成就，故不为说。若离此识，不易证得一切智智。《深密经》云：阿陀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暴流，我于凡愚不开演，恐彼分别执为我。一则无用乎此，二则益其僻执。不立之由，诚如经论。

五、因为大悲而立此识。云何而悲？观众生百一十苦而起大悲，观众生昧三十二法而起大悲。云何观众生而起大悲？无

人，无我，无众生，皆一心之差别。此识持一切种，遍周沙界；周沙界识网周沙界，相系相维，相与增上，观乎众生自然而悲。心秽则佛土秽，心净则佛土净，悲其秽矣，属其心矣，必了心体，有断然者。

第十，抉择法相谈唯识。一时极唱，性相两轮。明了而谈，一遮一表。都无自性故，所以必遮；相应如如故，所以必表。法相赅广，五姓齐被；唯识精玄，唯被后二。详见他叙，此姑不赘。（《瑜伽论》叙十义、《真实品》叙六义，参看。法相摄《阿毗达磨》全经，唯识摄《摄大乘》一品；法相摄十二部经全部，唯识摄方广一部。）

民国十一年京院讲演原稿

内学杂著

《内学》序

(十三年十二月)

范围之比例，因果之递嬗，天然之模仿，天下古今，世、出世学，尽在乎是，是不可以已乎？虽然，有说。今吾且问：立范围者谁？宁不操柄而听其命！范围有量，量宁局是？范围有数，是数以外何独无事？率尔操柄，是名武断，武断者不足以立范围；听命非创，非创者不足以立范围。宛转虚妄，无可凭据，吾复奈何而荧惑乎哉？因不以因起，是因以前因复有因，因则无穷；果不以果止，是果以后果更有果，果则无穷。无穷者莫可得而穷诘也，谁复有能疲茶神精媾结虚牝？如水呈形，如镜呈影。摄前遗后，显表晦里，语不足阐义，迹不足达旨，扣盘扞烛，璞周风楚。悲夫！执一行一门者之汨汨沉沉，无出期也！离诸根量宗因譬喻，我说因缘非第一义。三世佛冤，如言取义。是故范围之比例，因果之递嬗，天然之模仿，学其所学，非吾党学。

处处经中皆作是言：善男子！尔及诸菩萨摩訶萨应如是学。此复云何？现证而已矣。共所成立，不由审取，地唯是地，非水、火、风，苦唯是苦，非乐、喜、舍，是名世俗现证。诸法非实，如幻如化，如焰如梦，如影如响，水月镜像，乾城虚空，是为胜义现证。云何为现？三界分别，自心所现。云何为证？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世俗谓游方以外，吾学谓还灭自内。应如是学胜义现证，是名内学。现证云者，不可以骤得，不可以一概。禹鼎神奸，一览穷悉。如观无常，五蕴无常，刹那集显，是名现证。一真法界，周遍无外。应如是学，无外之内，是名内学。

吾所亲爱，如一子地，寒暑阴阳，凌蔑失序，一举一动，人之图己，恐恐惴惴，光天无之。吾之爱矣，奈何勿悲？悲之甚矣，日夜迫切以思，求所以医，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尽大地人皆吾一

子,皆失其序,皆吾所悲,吾皆求医。医也者,学也。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无可奈何而后有学,救亡图存而后有学。不如是而有学,其施也不亲,其由来也不真,其究也无归,唐其智力精神。危乎冤哉!天下有如是学,吾其愈益悲也。夫人心理咸其一致,如理者事在一己,如量者发由乎人,不可以不审。

声闻、缘觉悲心微薄,是故声闻出定不识食盐,缘觉化人显通无二,钝之至矣,乌足以言佛!菩萨摩诃萨生心动念莫不皆悲,举足下足无非是学。牛溲、马勃,宝于芝、苓,医方、工巧、因明、声明,但可致用,都非芜菁。惑执无边,慧解无边,过患不已,功德不止,三阿僧祇,岂有终极?其悲也大,故其学也大。应如是学,大往大来,是名内学。(吾尝论之:乱之兴也自无悲始,治之萌也自亲爱起。生心动念唯私一己,天下亡矣。一举一动环顾皆人,世界太平。食不抔饭,坐不横肱,比丘立戒二百五十,多视大众祛彼妨害。任教育者可以思矣,治学问者可以知矣。)

现证者学之自体,悲者学之缘起。然吾病病,又乌知乎人之病?吾亦常、乐、我、净,又乌知乎无常、苦、空、无我寂静?吾亦遍计所执外物真实,又乌知乎幻化梦焰、影响虚空、水月镜像、乾闥婆城?以是因缘,又复须知方便者学之行轨。洪涛无梁,舟楫是从;径路虽绝,风云可通;亲办无因,同类有功;铜山西崩,响应洛钟;火腾阳燄,水液方诸。菩萨摩诃萨无漏种隐,有大方便引发胜品,曰圣言量,至心归命。危惧而不舍,不可得也,不此之往,又何之矣?揜己于其间,不可得也,吾如足智,先已知矣。归命曰信,一信以往,次解次行,大有事在。既非盲从,亦非臆度,研求有的,解无量也。既非冥行,亦非说食,遵道守辙,行无量也。随顺现证,趣向现证,临入现证,学之序也。多闻熏习,熏此现证;如理寻思,思此现证;修断转依,依此现证;三慧渐顿,学之事也。无边沙界,平等现证;尽未来际,一味现证,学之至也。如此而已矣。支那内学院刊一年《内学》,呈诸大雅,质诸同好,自

今伊始岁其有，一星终矣，穠蓂获年。刊成，欧阳渐喜而叙。

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经》序

（二十三年五月）

影印磧砂《宋藏》成，问序于予。予何言哉！亦惟略述是藏三事：一曰刊刻始末，二曰价值需要，三曰影印因缘而已。考“磧砂”为平江府陈湖中小洲，南宋乾道八年，僧寂堂筑庵其上，曰延圣寺。其后水却田增，文物渐起，刻经弘法，此藏之所以名“磧砂”也。

《磧砂》创刻于何人，创始于何年？所应考者，按今陕西开元、卧龙二寺所存之《磧砂藏》，其尾跋最早之年为《宝积经》一百一卷，题“绍定四年七月解制日，范显施刊”，然不足为据，则亦不敢遽决为创始于是年、是人，何也？盖跋中曾未涉及磧砂延圣寺，又笔法杂带行、草，体非方正，作山谷长科形，与诸卷不类，非磧砂本也。且蜀刻依《开元录》始于《般若》，自是南北中外梵本书本，除《弘教藏》外，皆据蜀本始于《般若》。即明《南藏》本依《磧砂》而刻者亦无不始于《般若》，不应《磧砂》反创始于《宝积》，况明明《磧砂》之端平《目录》开始于《大般若经》耶！然则《目录》作于端平，其创始于端平欤？曰不然。尾跋《无量寿》刻于绍定五年五月，绍定在端平前，则不始于端平可知。然则即始于绍定五年五月欤？曰不然。《无量寿》即《宝积》五会异译，既不许始《宝积》，即不许始《无量寿》。且《文殊所说大般若》尾题绍定，《文殊般若》在六百卷外，岂霎时刻就六百卷又成一百二十余卷后而及于《文殊般若》耶？则非始于绍定又可知。然则究始于何时殆无考欤？曰不然。磧砂《大般若》六百卷虽毁于宝祐六年之延圣大火，补于宋咸淳及元泰定至顺天历之妙严寺版，然原刻零本犹有十五卷在，为五八、五九、七一、七七，及二百八二、八三、

八五、八六、八七，三百九二，四百四八，四百六一、六二、六五也。又，日本辻森要修《南禅大藏跋文搜录》载，存十卷为二一、二二、二三、二七，百十六，百三十八，百七一、七二，二百二，三百六九也。合中日现在二十五卷题跋而考之，亦可得其端倪矣。其卷二十二题“延圣比丘惟拱书，大檀越保义郎赵安国一力雕经一部六百卷”，二十三卷题“磧砂破屋道人陆静德书，大檀越保义郎赵安国施财一力雕造此经六百卷”。凡一百三十八卷以上均如是题“大檀越保义郎赵安国一力雕造此经一部六百卷”，凡一百七十一卷以下均如是题“大檀越成忠郎赵安国一力刊经一部六百卷”，而端平元年《目录》上下亦题“都劝缘大檀越成忠郎赵安国”，是则曰延圣比丘，曰磧砂道人者，固明明为磧砂本无疑也；曰保义郎或成忠郎赵安国施雕者，固明明为创刊之人无疑也。而创刊之年犹未知也，此二十五卷尾跋无年月可考故也。然则仍归于不可考之数欤？曰不然。既得其人，推勘有路。赵安国初为保义郎，后为成忠郎。《宋史·职官志》：二郎是武阶小使臣，成忠视保义上一阶，绍兴厘正官职，此类五年一转。据此，则《大般若》之前百三十八卷题保义郎者，应在未转官前之五年；后四百六十二卷题成忠郎者，应在已转官后之五年。又据绍定六年刻四小之《法苑珠林》以资普募为四百六十二卷竣后重订办法之事，其未竣而题成忠郎者，理当在绍定六年前。推至元年至五年，更推而上之百三十八卷题保义郎者，理当在绍定前约至宝庆初年之五年。夫宝庆纪元不过三年，绍定纪元不过六年，合之亦不过九年。此九年中刻得《大般若》之六百卷，刻得般若眷属至《文殊大般若》之一百二十余卷，刻得宝积眷属至《无量寿》之一百五十余卷，都凡总计将不下九百余卷上下。习惯手续古今或同，亦事属情理中也。于此暂告结果，《磧砂宋藏》其可说发起于赵安国其人，而创刻于理宗宝庆初年时欤？考古窘于材料，得其近似告止，博雅君子幸其教之！或得更确之据应亟匡正。此藏

据《圆觉》尾跋，于淳祐十年曾由赵公一补损缺。宝祐大火，景定咸淳所刊甚微，渐渐歇事。未及数载，杭州普宁于至元十五年发起刻藏，施主奔赴。直待至元二十六年，《普宁》告竣，而后《磧砂》始得方便继续其功。然所补刊悉依《普宁》编序，而改端平目次至顺帝至正九年藏毕，凡五百九十一函，一千五百二十一种，六千三百一十卷。斯乃《磧砂宋藏》刊刻始末之大较也。

《磧砂》价值，曰真宋犹存，曰法典增益，曰为南藏枢纽。具此三事，遂成南藏中决不可少之藏。真宋犹存者，考本藏尾跋，除律、论依元版补刻外，大乘经中存《般若》十五卷无年月，计绍定所刊者六种，内《无量寿》较早，刻于五年五月；计端平所刻者六种，内《文殊所说般若》较早，刻于元年三月；计嘉熙所刊者七十一一种，内《法苑珠林》第四十五较早，刻于元年二月；计淳祐所刊者三十四种，内《小品般若》较早，刻于元年六月；计宝祐所刊者十一一种，内《法苑珠林》六十一一卷较早，刻于元年一月；计景定所刊者二种，《须赖》及《菩萨生地》俱刻于五年八月；计咸淳所刊者十二种，内《放光般若》较早，刻于元年四月。又，年月不明而可断，为宋刻者九种，都一百五十二种。小乘经中计淳祐所刊者为三种，合卷之《教化地狱》等，俱刻于五年七月；计咸淳所刊者八种，内四种合卷之《梦见十事》等较早，刻于元年六月，都十一一种。圣贤撰集中，计淳祐所刊者二种，内《无量寿庄严》较早，刻于三年三月；计景定所刊者为五种，合卷之《四无所畏》等，俱刻于五年三月；计咸淳所刊者五种，内四种合卷之《八大曼拏罗》等较早，刻于元年六月，都十二种。此所谓真宋犹存者欤！

法典增益者，端平《目录》止于合字《南本涅槃》，为一千四百三十二种，五千八百五十七卷。今合字下增多八十九种，四百五十三卷（仍有欠缺）。此所增多除前《宗镜录》及后帝师所说“羯磨序”等共二十种外，余皆密部法典，闽湖所无，元、明乃有。盖以元时南北路通，腥秽虽浓，文物即随之而至，亦不幸中之幸欤！

为南藏枢纽者，《磧砂》一部份由南方闽湖《普宁》而来，一部又由北方《弘法》而来。由闽湖来，福州《思溪》、《普宁》之精华固已摄受；由《弘法》来，明南藏本依《磧砂》者即亦依是而又详勘之，以故较北藏本而精。盖《弘法》由印经院来，又依据丹本，本自精绝故也。《磧砂》有缺，应以《弘法》补之，是故有一《磧砂》而南藏诸本皆知涯涘。斯乃《磧砂》价值需要之大较也。

影印因缘，系三人功德：一为朱庆澜居士，一为余友叶居士恭绰，一为范成上人。林下退居，奔走法事，诚韵举也。是藏于二十年发现于开元、卧龙二寺。朱为陕灾，以其声誉募振数百万，活人无算，故能全藏任影，大作功德。不然，康更生名士也。何以一说藏经全陕起而唾之？未几而方便若是欤！叶之为入，综核名实，八方维繫，故能恣其搜罗而多得依助，大其方术而不窘于财。范一朴实办事僧也，陕藏梵篋整理影运，其他诸藏索以补影，如杨惺吾之思溪，青莲寺之普宁，以及景定陆道源本，延祐亦黑迷失本，无不复其方便。间关豫晋，寒暑数易，又得《弘法》翻本。伟哉！劳而有功欤！夫铜山洛钟，诚则相应。古《磧砂》创刊之《大般若》将出而毁于祝融，今《磧砂》影印之《大般若》将出亦毁于祝融，其诸有不可思议之因缘乎！《磧砂》初刻，募施奇难。当时有比丘尼弘道者，断臂激劝，至于三世，愿卒圆满。叶于火后寓书于予，咨嗟太息，然不逾月二批发行，一批补出。发奋勇为，亦仿佛弘道之徒欤！斯乃影印因缘之大较也。众生之福无涯，法宝大发见于晋赵城广胜，三君子何以应之！

《瑜伽法相辞典》序

（二十七年四月）

遍计施設性，相无其实而施設其相，名无其实而施設其名。染净所推，刹刹尘尘，于一毫端施設赅尽。自非如来點慧殊智，

孰能为此！《阿含》三科而已，《般若》加以道相，《瑜伽》则一切智智法界括囊。初地《百法明门》，递次而千而万，《瑜伽》则略录而百，广演无边。又况名相未安，翻经多误，《摄论》、《地论》断港截流。奘师以九死余生，探五分泌要，回环师授，盖亦有年，是以一语之安坚如磐石，一义之出灿若星辰。生石点头，什舌不烂，但凭秘证，孰若显文？渐以为弥勒未来而《瑜伽》先至，直不啻网先佛因陀罗，而生后佛芬陀利也。奘师悲力，甘露披来，乃使迻译将事，用大匠规；研辨登峰，遵大王路，又不啻睹史置篋戾车，而杂华馥淡泊路也。高曾基厚，既勤室家，念我云仍，应施丹腹。曩编《瑜伽法数》，弃置未成，夙夜殊恶。二十五年秋，朱君黻煌述其编《法相辞典》，倩予作叙，彼事未竟，我因未应。二十六年秋，欧阳德三揭朱君所编体例而至，促余叙成，然已战起，乱离瘼矣。岁暮至蜀，遂至江阳，朱君江阳人也，缘何不期而凑。虽陷北平，犹函促叙，乃不得不叙。

《瑜伽辞典》，一用论释，不参己意，悉出卷叶，极便推寻，俾精熟瑜伽者一览而数遍家珍，未谙瑜伽者入目即惊知美富。琼林玉树，大会无遮，功德较量，有数率哉！风雨鸡鸣，伊可怀也；趋跄正轨，殊可敬也。昔者大德，唯建陀罗、迦隰弥罗乃堪论辨，苟非其人，去矣世亲，大道式微，波旬盈衢，尚念之哉！吾因之有感矣。新贵少年译弥勒《辨法法性论》，以实无而现为虚妄，以无义唯计为分别，此可谓弥勒学乎？弥勒《辨中边论》，明明说虚妄分别有，明明说非实有全无。其言无者，无二取也；其言有者，妄中有空、空中有妄也。而彼但以二取名言之现实无唯计，以尽概乎虚妄分别之义。两译并存，是为以一嗣尊，二三其德，去奘留今，则一切奘译俱不必存，而何《瑜伽法相辞典》之作？呜呼！向唯稗贾于名场，今则猖狂于法苑，侮圣言，凌先哲，掩众明，是可忍也，彼何人哉！

支那内学院经版图书展览缘起

(二十七年一月)

立国在端始，灭虜以全力。晋始之东也，有闻鸡起舞之精神；南朝驯至隋唐，国威振于殊俗。宋始之南也，赵构愚痴，贪位忘仇，寡廉鲜耻，民亦浸浸无气，遂使大好河山沦于夷狄。明始之东奔西突也，诸王非其君，弘光、永历之间又无其臣，民亦胥渐泯昏，遂使夷虜入关，数百载恣睢中原。

前车若此，今日何如？今之迁蜀也，非安之也，图抗战也，空前未有也。敌军胜人以猛烈之器，今之抗战坚决长持，胜人以不受尔汝之气。以器胜人者，将骄民怨，崩溃可期；以气胜人者，尝胆卧薪，精神无敌。是则今日入蜀，已端其始也。虽然，气之于人也，必充满于一身，全其体而无或亏缺，而后可作也。民各安其位，尽量发挥。譬如人身，农若筋骨，工为体肤，商犹脉络，士其精魂。所以使一身部位尽量无亏以作其气者，则政府之责也。有力以资无力，有能以教无能，俾皆有独到之精神，蓬勃郁蒸，夫然后可以救亡，可以图存。

予，士也。予之所事，承先待后之事也。释迦以至道救世，承其后者事乃在于流通。迦叶、阿难，结集流通；龙树、无著，阐发流通；罗什、玄奘，翻译流通。自宋开宝雕版于益州，至予师杨仁山先生刻藏于金陵，为刊刻流通。先生之徂西也，付囑于予曰：“我会上尔至，尔会上我来，刻藏之事，其继续之。”予小子顿首稽首，敬以将命，夙夜不敢康。师创金陵刻经处五十余年，予继支那内学院二十余年，合扬州砖桥一部分之版，殆将万卷。今之展览，仅支那内学院一部分，十之一二耳。夫以近八十年之经营，垂一万卷之铅槧，灰飞烟灭，未悉存亡，所留贻于此者，仅十百之于一二，甚可哀也。然此一二，从猛火烈焰中破空而来，剥

之至极，硕果不食，亦可幸也。若据此烬余尽量发挥，充硕果之精神，驯至扶苏蔽亏日月，不又可庆乎？

履端于始，以作气也。树之风声，以致远也。暴露于人，以求助也。此予今日展览之意也。予何以尽量发挥以充其独到之精神耶？予宜黄人也，宜黄有儒者曰谭纶，明嘉隆时，巡抚闽浙，铤鋌拔擢，得俞大猷与戚继光而大破倭酋。予不能执干戈卫社稷如谭襄敏，然友如陈铭枢，子如欧阳格，有执干戈卫社稷之责者，未尝不严夷夏之义而勖以大无畏之精神。若夫以继往开来之事，共建邦家之基，住宁二十五年不出户庭，蛰巨不离有吕秋一，《藏要》成，教义明，图书聚，修绊得。今则《藏要》图书亦如经版，痛什百之存一二也，然犹有存也。内院之友散而之四方，若锡予、十力、幼南、叔吉、质夫、汉章，无论矣！其在于蜀，晞明精研，化中勤说，闾士笃护，文通、文畦、衡如、东明、芸生，质直之伦，虽致力未专，颇能直趋王路，为斯事辅。今将栖息江津，甄延英俊，讲学以刻经，以续古之人，此则精神之所在也。大力菩萨助予无力，堪能大士教我不能，予垂七十，愿敬以从事。

精刻大藏经缘起

（二十九年五月）

缘起说三事：一、刻藏拔苦痛以慰忠魂，二、刻藏整至教以永慧命，三、刻藏办法。

一、刻藏拔苦痛以慰忠魂

抗战三年余，忠魂数百万，国家获无疆之福，死士受无限之悲。报功者报功矣，而饮痛者仍痛。是知报功不若安慰，安慰不若超拔，超拔不若作佛事，作佛事不若刻大藏经。空寂悲智，回向感应，六妙义门，佛归极门。佛在属佛，佛灭属法。神识不灭，

忠魂必在天地间，而法之有寂，周遍法界无所不至，如许忠魂必皆遇于寂中也。梦幻泡影，有何苦痛？执之则苦，舍之痛除，而法之有空，诚真解脱门甘露味，受缚忠魂必脱然于空中也。不可思议是之谓智。化苦为甘转痛为猗，一刹那间事，忠魂得此无不拔也。悬到逾恒是之谓悲，凡痛代受，为苦作替，有依者不迫，忠魂得此无不拔也。因缘增上，回此为彼是为回向，忠因有三，佛法增七，何碍区区苦痛，忠魂得此必能拔也。毫厘不爽，谓之感应，典籍熏名字，诵读而圣贤，圣贤而太平，功德如是大，受福如是大，如是大福生，如是大苦灭。经云：读一四句偈，胜于恒河沙数供养布施，故必刻藏乃慰忠魂。周公植璧秉圭，身代武王之死，翊日王瘳。精诚所至，自拔幽冥，但问关切忠魂诚不诚耳！世有大悲菩萨，必能作此功德事。

二、刻藏整至教以永慧命

《涅槃》遗嘱，以教戒为师，佛在师佛，佛灭师法。阿难、帝须，先后结集；龙树、无著，空有周圆；玄奘、鸠摩，译传独迈。于是而此方教法甘露味真，诚哉！藏之为藏，国魂、民命之所系也。顾何以遍施法界慈云悲雨，而贪心杀气反炽全球？又何以十二部经狮吼雷音，而无畏精神翻滋闾茸？复何以恒河沙界身命布施，而卖国自肥甘心狗彘？则以藏貌虽存，藏真早丧。一丧于金沙杂聚，而鱼目纂珠；二丧于浩渺无津，而久隳简陋；三丧于义深文涩，而屏弃谁披。经律论撰，但日增加，宋元明清，从无整理。

嗟乎！琼瑰虽备，弃不庄严；海藏空罗，任其溃壅。遂使既得金而反矿，久握珠而还贫。教不能行，藏不能读，药不能医，岂不冤哉！故兹之刻藏，整理为宗，以为是先务之急也。整理应分三事：一、删芜，二、严部，三、考订。譬彼六《经》，删削繁芜仅存三百，《诗》然后兴，《尚书》二九、《春秋》十一，亦以辨今古文之真伪，简百二国之不修也，故删芜第一。譬彼六《经》，辨方分职、吉

凶异时,《礼》然后立,故严部第二。譬彼六《经》,参互考订,《雅》、《颂》得所,《乐》然后成,故考订第三。《诗》兴、《礼》立、《乐》成,然后传道来世,藏亦何独不然欤?

第一,删芜者:一、删著述。法自西来,宝蕴译本。疏剔演绎,著述乃增。若谈单译,经二千三十六,律五百二十九,论一千三百一,加密七百八十四,不过四千六百五十卷耳。益以重译,亦不逾六千。若合著述,则万犹不啻。一经演注数十万言,一先生谈动逾百万,学网尚昧,教网先缠。本为病除,又增药魅;蓬山遥远,更隔万重。冤何可言?急删第一。删之云者,正藏崇译,著述人续,仿《四库》例,著录刻全文,存目但评判。余付藏外,任世浮沉。二、削疑伪。疑伪之来源于学谬,由学谬而译谬,由译谬而造作谬。为欲传谬,迫而造据,是以疑伪经论葳蕤纷纶,戕慧命、暗天日、贼圣教,不可长也。此方谬种,源于菩提流支,移译既乖,创宗复误。布濩既广,开导独先,六朝、隋、唐承流奉化,于今为烈,谁撒樊篱,犹可纵欤?

第二,严部者。经律论三,通遵结集,于中分部,则未精严。说圆首《华严》,谈空首《般若》,既非结集源流,亦无圣量根据。今谓之严者,遵《瑜伽师地》五分、《摄大乘》三类,经立部六、律一、论二故也。经立部六:遵《瑜伽·本事分》,立宝积部。大乘《本事》应云《方等》,然《方等》遍于六部,不可《本事》既为通门,又与《抉择分》司别部。今标宝积,同最初四大之一,同各部首冠经名,既通门不淆于别部,亦《本事》实现于《方等》。遵《瑜伽·抉择分》,立楞伽部、般若部、华严部、涅槃部,此之四部又遵《摄论》境、行、果三类,分别次第。

《摄论·所知相》,境也;《楞伽》,古学一百八句,今学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句,于九事所摄中为古开今括,皆诸佛立教、法相所有,谓之境也。《摄论·彼入因果分》、《彼修差别分》,行也,《般若》十度为因果行,《华严》十地为差别行,谓之行为也。

《摄论·彼果断分》、《彼果智分》，果也，《涅槃》解脱相应为果断，《般若》法身相应为果智，谓之为果也。遵《瑜伽·摄事分》，立阿含部，无量佛说辗转传来，名曰《阿含》。《瑜伽》通法，不局声闻，《摄事分》之事，《阿含》之事，无所歧于行、处、缘起、食、谛、界与菩提分法故也。律遵《摄论》，大应摄小，但更增上，大戒列前，小律随后，以是为一而已。论遵《摄论》，大自小来，部执转舍，圆法转成，亦但为辗转增上耳，故亦宗经释经大前小后，以是为二而已。又遵《瑜伽·摄释分》，立释经论；亦遵《智度》毗昙、毗勒，立宗经论也。遵《瑜伽·摄异门分》，收秘密门；教外别传古入杂藏，今亦异门例存，但为方便，不厕正宗。

第三，考订者：一、阐明译本独有精神，译人学说主之。二、力保译文真庐山面目，搜求旧钞，采取初刻，参酌章疏主之。三、发扬吾国殊特文学，刊定句读、条析章段主之。

三、刻藏办法

一、藏本方式，用木版刻，大小遵金陵方册本而统一之，分合流通各视其便。二、编校方面，分三期进行：初期编校稿本，次期编刻并进，三期专事校版。三、刻板方面，亦分三期：初期训练带徒，次期分局带徒，三期各局进行。四、用费方面，以六千卷计，每卷照现在价算约□□元正，总计需款□□元。用途以十之八用于刻版上，以十之二用于编校上。若有不敷，临时筹补。五以十年藏事。

得《初刻南藏》记

二十七年冬，得《初刻南藏》于崇庆上古，喜而为之记。源委考证，秋一有文。予唯记搜藏之事之重且难且至急而已。

结集殊异，界内缜密，界外宽弘，僧祇、上座各有所长，人以

为重且大也。翻译殊异，留支、亲依如彼，罗什、玄奘如此，对勘取胜，人以为重且大也。独版片之学，人则以字体雕镂，琐琐细微无足谈也，而不知此亦重且大也。锥一指而倾海荡，穿一发而举身痛。一字不真，全体皆似；一语或歧，宗祧易位。因缘即空，亦为假名；番梵作即，此是中道。即此云者，龙树、无著于空假外无别有中也。因缘即空，亦名假名，此方亦名中道义。亦名云者，天台、贤首于空、假外更别有中也。海市蜃楼，蹈虚缠绕，中土法坏，一字攸关，宁细故哉！此虽译事，版片相类，是故重且大也。版片官刻，原始于益州，不可得而见矣。吾闻国中犹存数十，须置殷勤。依据蜀藏而不诬者，东北则丽丹，西北则西夏，皆至宝也。版片私刻，创肇于福州，亦不可得。合东禅、开元继续而成一整部闽版者，又乃隐据于倭宫。此皆北宋本也，南宋则湖州，元本则杭州。湖州依据北宋官私，杭州又依据思溪闽本，并依宋、元而别刻一藏者为《磧砂藏》。然《思溪》陷于北平《普宁》，究非至善。脱胎《磧砂》而仿佛者，其惟《初刻南藏》乎！《初刻南藏》以磧砂本全体翻槧，诚足上探闽、蜀。始于洪武，毁于永乐，诚可贵也。永乐续刻有所移易，世所称据，不足珍也。是则版本之研等于结集，南藏之价，闽、蜀是追，盖搜藏之事之重也如此。

唯其重也，是以难也；唯其难也，是以其急也。顾所谓难者，何耶？以通才之难也。娴世典而不深内典，习内明而不学外明，皆不足以言通。不深内典，时则扞牾扣槃，郢书燕说，谬何可言！不学外明，时则孤陋僻执，望文生义，谬何可言！博而要，洞其窍，心细而能忍，乐此而不疲，此之所以难也。秋一住院垂三十年，善内、外明，孜孜以诲人。学生蒋唯心就之学，慨然启迈往之志。二十四年两游晋，初访太原，出雁门，访大同云冈，无所获。后栖赵城，粗粝陋室月余，得识《金藏》源委。承秋一指示，作《金藏始末考》，而后千百年《金藏》之真庐明白于天壤。然其赴赵城也，无端书遗嘱置诸麓，已而涉风陵，果舟覆顶没，救不死。岁杪

奔丧入川，奄岁事毕，促之崇庆上古探《南藏》，途次盗掠之。中夜窃遁，盗觉而害之。遗嘱之讫，幸不死于水，而卒死于兵。法未获而身殊，才足器而命乖，赍志不录，吁其痛矣！复有所谓难者，冥顽之僧满谷，不恤法微，鼠啮虫蠹，盆蚀燹酷，而独恶求法人寓目。情伪之离奇，道路之崎岖，货斧之不给，皆足产生艰阻，盖搜藏之事之难也如此。

国都沦陷，院藏内外典三万卷荡然无存。工作无器，行迈无资，然不可已已。从吾入川者不乏人，德潜英迈，以秋一教导，继蒋唯心之作，住崇庆上古月余，遂得遇《初刻南藏》之真面也。是糠是菽，诚大有年。虽然，岁一终矣，由《南藏》而诸藏，由诸藏而校文，由文审而索义，由义当而法真，由法真而启行。千里之遥，何时获至？盖搜藏之事之急也又如此。

附：吕澂《南藏初刻考》

明《南藏》始刻于洪武间，版成旋毁，后世未尝见其本也（《南藏》有两刻：居顶《续传灯录》序云：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冬，朝廷刊大藏经、律、论将毕，敕僧录司“凡宗乘诸书其切要者，各依宗系编入”。幻轮《释鉴稽古续集》卷三云：永乐元年僧录司左善世道衍等题奏“天禧寺藏经版，有来印者合无要出施利”。此皆可证天禧寺《南藏》为洪武初刻。如惺《大明高僧传》卷三云：永乐七年善启应诏校《大藏经》。文琇永乐十五年《增集续灯录凡例》云：大报恩寺重刊《大藏》，新收《续传灯录》。此又可证报恩寺《南藏》为永乐再刻。天禧寺以永乐六年焚，崇殿修廊，悉为瓦砾，经版当随以俱烬。厥后重修寺宇，改称“报恩”，藏经亦改编复刊。故明初数十年间，《大藏》得有两刻也。初刻流传极暂，后世所见《南藏》皆永乐本，而又误认为洪武时刻，遂无知两版异同者），内院近始于崇庆古寺得之（戊寅春，内院分建于蜀，设访经科，师以属之释子德潜。是年秋，于崇庆古寺得旧本，钞目摹样

寄归勘之，赫然明《南藏》初刻也。秘笈隐沉，既已五百载矣）。

古寺经为明永乐十四年蜀献王所施舍（崇庆古寺旧为唐刹常乐，明初悟空禅师梵修于此。蜀献王闻于朝，赐题“光严禅院”。洪武五年，悟空建藏经楼。永乐十四年，蜀王赐舍藏经，造法轮车，见于嘉靖十年《光严常住碑记》。寺今析为二，上寺藏经一部，略有残缺，又余零本数百卷，皆轮藏故物也），凡六百七十八函，“天”至“烦”五百九十一函为经、律、论，“刑”至“旦”八十七函为宗乘要典。经、律、论末，《中峰广录》用洪武二十年本，要典末《颂古联珠》又用洪武二十五年本，皆与《续传灯录序》所说《南藏》初刻之状合符，断为其籍可无疑也（清康熙中，丈雪撰《古寺藏经楼记》云：明蜀王远聆悟空禅师之风，仰瞻法席。先是宋祖敕造《大藏经》，版刊于益部。太宗兴国八年工藏藏版正因寺，即今之万福也。王于是发帑刷印，牙签缥帙，一匣一函，装潢精致，骇人心目。此乃以经为宋版明印，未详所据。考《佛祖统记》四十三云：蜀雕藏经版成，进上。今存蜀版残本，亦皆有汴京印经院题记，可知经板不存蜀中，明时何从刷印？丈雪臆为之说，未可信也）。

初刻经、律、论五百余函，皆覆磧砂版，其行格疏密波磔欹斜，悉如原式，固无论矣（初刻版式，每页六行十七字，字体与磧砂同。见附图一）。卷帙次第，乃至错简衍文，又一一吻合（初刻经、律、论编目与《磧砂》无异。“冠”十为《护国问经》卷一，而“冠”九为经卷二。又，“服”七为《文殊净土经》，“服”八为《法镜经》卷下，而缺其上卷。又，“瑟”一至五为《大周刊定录》，六至十一为《续内典录》等。而“吹”一以下复为《大周录》，是皆磧砂本错简，初刻同。又磧砂本“姜”九《摩诃般若·发趣品》下重出八品，皆衍文，初刻亦同）。《磧砂》有摹普宁寺本与补妙严寺本者，亦均仍之（“大”十尾存普宁寺校记，“民”四尾及“竟”七中存竹堂讲主校记，此皆《磧砂》摹普宁本者，初刻均同。“大”十见图二。

又,元代续刻之磧砂本约三千卷,大半皆仿普宁版式,如“民”函虚空孕等五经,“伏”函信力入印法门等八经,“羊”函百劫陀罗尼等十八经,“景”函德光太子等二十二经,“忠”函因明正理等九论。若“无”、“学”、“飞”诸函,小乘重单译经,次第不顺;“比”、“兒”等函,诸小乘论,文段参差;“严”、“与”等函,《摄大乘论》各译分卷;“振”、“纓”、“世”函,《景德传灯录》用延祐重刊本;“阜”函,《海意所问经》改定卷数;“济”、“弱”等函,新收《宗镜录》一百卷,皆其显而易见者,初刻亦同。又《磧砂》“天”一《般若》末,用妙严本音释校记;“文”一《宝积》用妙严本;“壹”五、六《涅槃》,并用明初湖州府施主补页,初刻亦同。“天”一见图三,“文”一见图四)。行间补白复存磧砂题记,未尽刊落,尤可为覆版之确证(初刻本“麟”六尾存“沈茂敬书”四字,“翔”十尾存“玉峰邹颖谨书”一行,“乃”七尾存“戊戌嘉熙季冬云谷臞庵书”一行,“率”十尾存“颜显祖书”四字,“养”九尾存“孚刊”二字,“剋”一尾存“章桂”二字,“资”一十五、十六、十七页版心存“仲文”二字,“钟”八尾存“当院比丘清满书”一行,“漆”三首存“张敷书”三字,“相”十尾存“比丘志开书”一行,“纓”一尾存“比丘寿介敬书”一行,“策”二尾存“比丘惟拱书”一行,“合”一尾存“延圣经坊合字号”一行,皆《磧砂》旧题也。“合”一见图五)。

然非谓其覆而尽肖也,《磧砂》经题省略,初刻即随处划补,痕迹显然(“莱”、“重”、“姜”三函《放光般若》,“鳞”函《道行般若》,“位”、“让”、“国”、“有”四函《大集》,“坐”、“朝”、“问”、“道”、“垂”五函《华严》等诸大部经,初刻本品题上皆加经名。“问”三见图六。又,“翔”十原题《仁王般若》,初刻本改《仁王护国般若》,而仍存“奉佛玉峰邹颖谨书”一行。见图七)。编次取材北地,又微有损益焉(初刻本“何”一,合《彰所知论》上、下卷为一。又,“轻”八补入藏文《药师七佛本愿功德经》一卷,“兵”九末增《救度母二十一种礼赞经》一卷,“曲”函增入番《大悲神咒》一卷,

“法”八、九编入“义”、“忠”。《百法论疏》二卷，皆北地流行而《磧砂》未收者。《百法疏》首并有奘师译经图，颇具法度，殆亦慈宗传本也。藏文《药师经》见图八，《百法疏》见图九，译经图见图十）。至于宗乘要典八十七函六十余种，皆新收之籍（各函略目如次：“刑”、“起”、“剪”《四十华严》，“颇”、“牧”《净土十疑论》等，与永乐版《南藏》“起”、“剪”二函目同。“用”、“军”《六祖坛经》、《万善同归集》、《明觉语录》、《最精圆悟语录》，“宣”、“威”《宗门统要续集》，“沙”、“漠”、“驰”《大悟语录》，“誉”至“九”《古尊宿语录》；“州”至“碣”天台三大部等，与永乐《南藏》“宝”至“刑”诸函目同。“石”至“熟”《华严清凉疏》等，与永乐《南藏》“颇”至“禹”诸函目同。“贡”、“新”、“劝”《颂古聊珠集》，“赏”至“孟”《佛祖统记》，“轲”、“敦”《名义集》，“素”、“史”、“鱼”《普灯录》。）首《四十华严》，用弘法寺刊本（《四十华严》于咸平间续刊入藏，覆版存《弘法藏》中，今因之。见图十一）。余为各宗撰述，禅、教、台、贤略备，则以南方通行之版为据（台家要籍，吴越始刊于浙。贤宗章疏，则绍兴中入藏流通，皆南籍也。惟《观音义疏记》末附《普门品》重颂，慈云释乃燕都弘法本，至元后始南行，初刻收之“塞”函第十二卷，有性澄跋文记其源委）。而悉改其行格与经律论同（改版之式见图十二）。禅籍有数种为明僧净戒新校（最精两函《圆悟语录》，题“僧录司右阐教兼灵谷寺住持臣净戒奉敕重校”；“誉”、“丹”诸函《古宿语录》，题“僧录司左讲经兼鸡鸣禅寺住持臣净戒奉敕重校”；“贡”函《颂古联珠》同。见图十三），净戒以洪武二十七年应诏除官（见《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三），参校诸书当在其后，题名付刻又当在校定之时，故此数十函撰述必终刊于洪武末年（永乐再刊本悉删净戒校题，可见题名刊本在永乐以前）。

最后《嘉泰普灯录》一书，永乐版特以《续传灯录》易之，世遂无本流行，亦珍籍也（初刻《普灯录》，见图十四）。夫宋元刻藏，以地域南北而系属各殊。南方闽、浙转刻，至《磧砂》集其大成。

元末兵燹，存此硕果，永为矩矱。今世无《磧砂》完本，海上影印漫以杂版补之，至千余处，面目几不可辨。幸而得此覆版之《南藏》初刻，资以对校。印本残缺，大略可以补正（今从磧砂印本缺全卷处举数例言之：如“地”二《大般若经》，印本杂用普宁版，初刻有刻工荀道珉题名，乃磧砂原本。见图十五。“鳞”六《道行般若》，印本杂普宁版，初刻尾有“沈茂敬书”四字，乃原本。“推”九《毗耶娑问经》，印本亦杂普宁版，初刻音释校详，乃原本。“凤”二《无量义经》，印本杂永乐版，初刻并有序文，乃原本。“大”十《尼乾子受记经》，印本杂思溪版，初刻有普宁寺校记，乃原本。“章”八四经同卷，印本亦杂思溪版，初刻《灌腊》、《绕塔》二经异次，乃原本。皆可据以补正。至于零页缺张可补者，尤不胜记。乃如“钟”八《法苑珠林》，印本未注补版，似所据磧砂本不缺，然初刻此卷音释甚异，尾又有“当院比丘清满书”数字。如图十六。明明为磧砂原式，可见影印之磧砂底本已杂余版，非初刻对校，亦无由辨之也。又磧砂本“武”至“遵”二十八函，乃大德时管主八据《弘法藏》补刊旧亡其目，缺籍难知，今勘之初刻，亦一一明了。如“武”函印本缺卷十二，而初刻有本为《密迹力士大权神王经》，且有延祐己未智昌序文。“密”函缺卷十，而初刻有本为《阎曼德迦阿毗遮噜迦仪轨》。“宁”函印本缺卷三四，而初刻有本为不空译《金刚顶观自在王如来修行法》与《略述金刚顶》、《瑜伽分别圣位修证法门》。“横”函印本缺卷七八，而初刻有本为《地藏本愿经》。皆可补订。初刻本“宁”三见附图十七）。编次错乱，亦得厘定数端（“羔”九印本杂思溪版，“止”十一经同卷，剩有数经附刊于末。初刻则覆磧砂原式，十四经同卷，其序为《阿吒婆神咒经》、《阿弥陀大普贤大七宝陀罗尼》、《六字大陀罗尼》、《安宅经》、《罗亶经》、《咒时气病经》、《檀特罗经》、《辟除贼害咒经》、《咒小儿经》、《咒齿经》、《咒目经》、《幻师经》。又，“功”二三印本杂永乐版，误入《显密圆通》，初刻则覆磧砂原式，为《初分说经》，

《圆通》编在“更”函第二三卷。皆应从之),《磧砂》庐山乃毕见也。

又初刻时晚,所据磧砂有妙严补版,因而覆刻其本独多(磧砂原刻《般若》等部,元、明间版片残蚀,用妙严寺本补刊,初刻皆从之,与影印之磧砂底本略异),妙严精校,颇能撷南北诸本之长(妙严寺刻《般若》等经,用弘法、普宁、法宝、东禅、磧砂五本对校,改订颇精)。故闽、浙诸版,文句错落,亦由《南藏》初刻而刊定(例如“重”二《放光般若》,各版皆有脱文,磧砂印本亦同。今初刻用妙严本,即已校改,故版式行格加密。见图十八)。此实校勘上最有价值者,今人未见其籍,辄鄙弃《南藏》不屑称道,谬已!

辨方便与僧制

不畏圣言,天下无是非,当前之纠谬不能,遂亦无希望于后日,而教之危险何可胜言? 渐既非比丘,亦未从政,又不与闻近时法事。然数十年读书,是非则昭然明白,本其所知陈于当世,俾有不克匡正于现在者,必将有救于未来。世尊之遗嘱云何? 沦胥之悲愿云何? 此固可已于一言乎? 故前于僧人藉佛教会名义请预国选事,尝据出家根本僧制以斥之。乃有谓是考据家言耳,有谓是不知方便之言耳,又谓是偏于小乘不适潮流之言耳。而佛教报章竟载诸文于其篇首不以为异,以是知是非将淆乱于天下,乃不能已于言。夫圣言遗嘱,但为供考据家资料,斯言也吾不欲辨。若夫居革命时代而不知方便、不适潮流,其颠倒是非,动人听闻者,非善巧绝伦乎? 惟其善巧,斯又非辨之不可者也。

初辨明方便，凡四：

一、团体创制之为方便也

究竟为方便(《华严》、《般若》皆有此义)，佛之知见为方便，一切智智为方便(《法华》有此义)。方便者，佛法之极诣，非证果人，不足以言此。是故，用方便于团体者，惟佛乃能。释迦牟尼于一灯明国，以菩萨为僧，而于娑婆此土观众生根器下劣，无堪任能，于是大行方便，于此娑婆国土，唯以声闻为僧(《大智度论》)。以是佛法住持，乃住持于声闻也(《瑜伽师地论》)。佛法住持于声闻，是团体方便，佛为已施于娑婆世界，乌容于方便之余更用方便耶？今僧人请预国选，非个人权宜之举，乃团体变制之为。夫全体变制，此何如事？初不闻咨于四众，访于有知，讨论研求至再至三，先事长时审择所处，但忽尔报载劝人热烈参加，忽尔报载政府已准所请。迨至大义相绳，乃曰是行方便。呜呼！方便云乎哉？古德以个人方便益以团体，今人乃以团体方便益以个人，是之谓以劫夺之手段，行变制之妄为，方便云乎哉？

二、利物利人之为方便也

中国内地僧尼，约略总在百万之数，其能知大法、办悲智、堪住持、称比丘不愧者，诚寡若晨星。其大多数皆游手好闲，晨夕坐食，诚国家一大蠹虫，但有无穷之害，而无一毫之利者。此如不整理、不严拣，诚为革命时之一大遗憾。说者如具方便之心，应思此百万之众如何俾以利国利民，不应但参加国选即以为利国利民也。渐以为，应于百万众中精细严察，朝取一人拔其尤，暮取一人拔其尤，如是精严，至多不过数百人。夫以数百人较四万万民众，不啻九牛之一毛，以是从国家乞舍，如樊师乞太宗舍

基师之例，以为专作住持大教之用，以为教团真正比丘真实宏教之用，以其清静慈悲、超然无诤，为诸大夫国人所矜式。国家万无沮尼之理。盖所舍之民少，而所得利国之益大故耳。其余游民，则俾复公民之位，因以作其真正公民之事，若士、若农、若工、若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则国家岁省百万众之耗食，岁收百万众之力作，夫然后乃得谓之为方便也。今置此不图，乃轻率徒众参加国选，谓为方便，方便云乎哉？在国家，未受公民之实，仍为弃民；在教团，骤受公民之名，翻碍规法。进既不能补于国，退复不能安于团，疚心盲目，未之思耳。狼狈一至于此，方便云乎哉？

三、各族现身之为方便也

佛法之住持声闻者，其事云何耶？被袈裟，住兰若，不婚宦，不与俗事而住持也，如是谓之比丘。白衣麤闹，婚宦务俗，如是谓之公民。各以其类，不可混淆，淆则非驴非马，不可显类。故比丘变相，以无其类而佛教以亡。夫佛化群类，现群类身，观音三十二应，亦各以其类而现其身。弥勒住睹史天，即亦现其天身。菩萨十王大业，初地现转轮圣王身，乃至十地现摩醯首罗身，皆不以本身，皆同所化之身。此固善权方便，不欲众生发生疑窦故也。说者果具方便真心，以其高等以视团众，则应劝其舍比丘身，现公民身，以救世行化也。以其卑等以视团众，则应核其不足作比丘身，但可还其公民身，以各从其类之实也。乃说者以袈裟比丘之身，出而为白衣公民之身，一身跨两头以为方便，方便云乎哉？夫公民为在家人，比丘已舍家而出家，今复为公民，是又舍出家而反俗为在家人也。藉曰不然，则又是骑墙蝙蝠，混沌穷奇，世无其类，立足何依？善巧之谓方便，拙笨至是，方便云乎哉？

四、引外入内之为方便也

出家菩萨行四摄法，法有“同事”一条，非方便之证欤？然四摄之所谓摄者，由世间之外摄之入佛教之内也。比丘参加国选，由出世之内舍之入世间之外也。四摄之同行，正导之不入而诱掖之，诱掖之不入而钩牵之，钩牵之不入而同化之。必目的之是达，一切手段之不择，是何诚挚，是何善巧，是何悲智，故曰方便行也。比丘参加国选，问何目的之是达，而唯手段之不择？诚挚善巧悲智之谓何？应于此判曰：引外入内是方便行，舍内趋外是慕膻行。今说者于比丘参加国选之慕膻行，乃竟误为方便行，方便云乎哉？曲当其情耶，除却不以规矩无一合语，方便云乎哉？

次辨明僧制，凡四：

一、出家者应行头陀，居兰若也

声闻弟子少欲少事，此无论矣。即以出家菩萨而言，应学应行，亦详见龙树、无著、寂天诸家同据之《宝积·郁伽长者会》。此经云：出家菩萨应作是念，我今应住于四圣种，乐行头陀。又云：出家菩萨见十利故，终不舍于阿练儿处（即阿兰若）。可知头陀、兰若，固出家者所应行也。出家何事？学佛而已。自学未成，安能度众？（此义详龙树《十住婆沙》卷一）故如救头燃，专精三学，一念而不可懈。行戒在头陀，则龙树之言也（《十住婆沙》卷十四）。修定先兰若，则寂天之说也（《集菩萨学论》卷十三、十四）。出家菩萨为利他故，固可广受施啖，亦可听法化生伽蓝入众。然根本之行，不能废头陀、兰若。勤行自度，即为度他，超凡入圣，造端于是。龙树大士不厌反复说为出家不共之行，其意深长，可思也（见《十住婆沙》）。我佛在世，游行宏化，不遑宁处，乞

食露宿，时见经文。竹园、祇洹之精舍，集众说法地，非常住也。后世僧制日坏，养尊处优，习于喧杂，故一闻头陀、兰若，辄目为遗世绝俗，至举迦叶头陀第一之说相难，一若此非余人所得行者，何见之陋也。今出家者皆貌为菩萨受梵网戒矣，常应二时头陀冬夏坐禅，非《梵网》明文耶？岂并此亦可忘之耶？

二、出家者不应参预世事，又不应为名利，亲近国王、宰官也

出家菩萨之异于在家者，以其无有摄受父母亲属，营农商估、事王业等种种艰辛遽务忧苦也（见《瑜伽》卷四十七）。出家菩萨必免此摄受俗事者，出入聚落，则见闻声色诸根难摄，发起三毒，六度心薄。又与白衣从事，则利养垢染发起烦恼，弱者不能以思力制心，或死或恼，或舍戒还俗也（《十住婆沙》卷六）。是故佛于《大涅槃经》中最后说戒：比丘不应畜财奴役、种植市易、谈说俗事，又不应亲近国王、大臣。此等经律所制，皆是如来所说（《经》卷七）。又说息世讥嫌戒，不作贩卖田宅、种植，不畜财物，不观军阵，不作王家使命，乃至菩萨坚持是戒与重戒等（《经》卷十一）。又说声闻弟子如修集在家世俗之事，又以称誉亲近国王、王子，受使邻国，通致信命，如是之人，皆魔眷属，非佛弟子（《经》卷二十六）。由是可见，出家不与世事，不亲国王、宰官，声闻固不必论，即出家菩萨，亦悬为厉禁。诚以出家务俗必招讥嫌，既妨修道之专精，复失俗众之信奉。此非自度度他之道，亦非住持大法之要也。佛嘱护法有国王、宰官，但必国王、宰官之自来亲附，非以僧徒趋奉为合法也。

赞宁有言：末代垢重，情移奉身，罕闻为教而亲近国王、大臣者（《僧史略》卷中）。自昔已然，于今为烈，彼奔走权贵，自许国师之流，心地齷齪甚矣，岂可以为教亲近解之乎？且稽之佛传，佛在世时，教化国王、宰官，绝少亲赴。说法或不废王法正论，亦所以引俗入道，而与干政有别。如为禹舍大臣说跋祇国七事难

胜,同时以此喻诫弟子,有种种增长出家七法,不预世事、应居兰若,皆在其数(见《长阿含》卷二)。说者乃引七事为出家参预俗务之证,可谓适得其反也。佛法东流,侧重王护,历代君王乃得以专制淫威,种种矫作,多不可为法。有如罗什之依凉、秦,一再毁戒,莲华泥污,衔憾终身(《高僧卷》卷二)。乃至玄奘,便殿周旋,内宫就译,亦违本怀(《奘传》卷九,表请入少林寺翻译,可见一斑)。至于译场限制,难尽译家之能事,尤难胜论。今者国体已更,教法自主,乃不惜曲解史实,以求引僧入俗,大谬矣!

三、出家者不应服官,不应与考也

出家沙门,宏道利物,敝屣王侯,故能抗礼万乘,高尚其事。六代而还,沙门不礼王者,论议不绝。此非吝于一拜,乃所以重佛法、护僧制,根本壁垒未可弃也。不居其实,即不受其名。故世俗爵秩亦未应施之方外。然南北朝因设僧官,弊端渐启,帝王专制必鄙视僧徒,如卿相而后已。降至宋代,译场诸僧,俯首称臣,一无异辞,而僧格扫地以尽。然此犹止于虚秩也,乃若慧琳因宋文之幸。

窃参机要,贿赂相继,孔叹为黑衣宰相,冠履倒置(《南史》卷七十八),此正深恶其不伦也。今之说者,乃欲举此为僧徒楷模,可谓辱尽佛法矣。赞宁撰《僧史略》,摭取史实以资谈助,不必尽为典据。然其言曰:朝廷行爵,释子竞官,官阶勿尽,贪爱无满,胡不养其妻子,跪拜君亲?有识者于此无取焉(《僧史略》卷下)。此诚快论也。一念之贪,非尽驱僧徒返俗不止,亦非返俗不能尽其官兴也。说者知引赞宁之书,而不知赞宁之意,岂非大惑哉!至于国家考试制度,乃为干禄从公技术人员而设,僧徒不赴考,宜也。必以旧日考试度僧相附会,彼亦秕政,不足为训。出家受戒,《广律》本有专章,简别严净,而皆由僧团自主其事,不可以假手俗吏也。今之僧徒,淆杂浮滥,究其病源,即在不依律实行,故

至为遁逃数为卑田院，不可收拾，岂有关于考试哉？又岂足为参预俗事之藉口哉？

四、出家参政，大违戒律，亦有碍世法也

出家离俗，自有其根本律仪，今三坛誓受，十方证明者，犹古之法，即所行持，亦必期古之人，不得藉口时代潮流，而自丧其信守。《梵网》有言：正见经律，皆应受持。则如前举《宝积》、《涅槃》诸经者，岂复有丝毫可以参政之余地？必一切不顾，戒可毁，经可焚，俗事不可不为，是不但自丧其僧格，抑亦无人格之尤也，何待他人剥夺之哉？且即就参选事论，国法以公民平等而不简僧徒，与佛法放弃俗利而专志道业，两不相强，本无所碍也。今之热中者，不仅欲参选，且必欲获选，故僧徒例同普通公民，本属区域选举之类。一二黠者乃不惜利用佛教会，欲附会于职业团体。然国选名额早经规定，职业团体亦已列举，无所谓佛教会员也。僧徒必欲于其间分一杯羹，势非枉法不止，此所谓大碍世法也。至于蒙、藏僧徒，所奉之教乃显密杂参，非尽出之释迦教，史实、学理皆有可考。日本、暹罗之佛徒，以在家形式而干政，亦非此所论。但此数地，教非常轨，有待我先进，纠谬绳愆，导之正路，非可盲从颠倒所事也。说者藉口，又何足取哉！

辨虚妄分别

虚妄分别，凡诸经论，如《楞伽》、《瑜伽》、《显扬》、《中边》，皆诠依他性。而以之诠一切法相，则《辨中边论》与《辨法法性论》独举。藏传弥勒五论，与奘师弥勒五论，书不相同。是大问题，迄未解决。对于此事，安能遽尔率然？然译者既从藏译五论，则藏人谈《辨法法性》时，与《中边》相提并论，谓其说依、圆实有，而遍计实无，如隆都喇嘛集内《慈氏五法名数录》，即有此义，译论

者不应于此加之意欤？

《辨中边论》谈一切法法相，以非空、非不空为宗，空是其无，不空论有，盖有无并举也。虚妄分别有，言乱识上见、相二分是有也。于此二都无，言乱识上所无者是二取也。此中唯有空，言乱识上所有者是空性，即法性也。于彼亦有此，言空性上所有者亦此乱识也。乱识从因缘有生，不从计执无生。其相如幻，其体是有，所谓其中少有乱识生是也。乱识非实有，亦非全无，许灭解脱故。谓于乱识相、见分上，择灭二取计执，解脱二取缠缚，种种圣道许以虑托。若乱识全无，安所虑托欤？所谓有无并举非耶？

今译《辨法法性论》，谈一切法法相，详其趋势，乃在无边。盖非有无并举，以宗其非空、非不空也。实无而现，无义唯计，无而现有，无有别非一，有无无别非异，最是有无、一异一颂，则竟以全无义边谈法相也。夫谈唯识，偏对外境，无其外义，而内识则唯。若谈法相，则非谈相之作用，而必谈相之体性。体性之质实，体性之赅摄，必一一详之。而《辨法法性论》乃详无略有，何耶？若谓法性是有，法相止可谈无边者，何不举法性真有、法相幻有义耶？若谓观无乃可入真，幻有亦何碍于观无义耶？是则谈《辨法法性论》：一、五论未解决，二、法相异《中边》义未解决也。此论梵文不存，根本无从研核，徒凭重译，辗转相沿，又乌知其中所蕴何若？却怪译者曾不矜慎，匆匆重译，又不署重译之辞，而直书某某所译。一若非译藏文，而直译梵文者；一若原译摩诃阇那等之责，皆可代负者。非所谓侮圣言、凌先哲、掩众明者耶！

复次，分别与计度或遍计之名词，古不区别，初无异议。至先哲玄奘法师时，则界限精严，不容稍混。计度或遍计义，范围甚狭，唯六、七有，五、八则无。分别义宽，既赅六、七计度，亦摄五、八任运也。《成唯识论》周遍计度，故名遍计。安慧八识皆能

遍计，所据理教不能精确，犯过重重。护法破以十义，会以三事，而计度、分别，惟摄属第六、第七心品乃定。自是以后，辨理译文，莫不奉为圭臬，是则计度之范围至狭，不可概虚妄分别之全分也。《瑜伽》七分别，解家以任运分别，为五、七、八识有，余六分别，皆随念计度所摄，计度唯六、七识有。是则必三分别，或七分别，始摄得八种识尽，所谓分别义宽也。

《辨中边论》谈分别，则悉举五、八、六、七识。曰：识生变似义，有情我及了。而《辨法法性论》谈分别，译者但以无义唯计为分别，又申之曰：分别者，谓一切无唯计度耳。又引其师说，妄现为有，妄执为有，二种俱名分别者，以实一切境义，唯自遍计分别故。师弟举分别名词俱，但举计度一面，一若分别唯摄六、七计度，不必摄五、八不计度者。夫其谈妄现妄执于义无失，而名词有失。又使译名词于古时无失，于今时有失。其师是藏人，或以僻远不读中籍，无论矣。译者是中土人，不读中籍而为中国译典，可乎哉？译家不闲千数百年辗转辨别，最后定为一尊之名词，或闲故不用，而徒执先时混沌不分之名相以迷惑国人，又非所谓侮圣言、凌先哲、掩众明者耶！

辨二谛三性

（二十七年七月初与渝友谈义）

大乘有两轮：曰二谛，曰三性。二谛以说法，《中论》“诸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是也。三性以立教，《密严》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此即是诸佛最后之教理是也。说法无二道，其极曰一真法界；立教视机感，其极曰二空所显。既已云一真法界矣，而复曰二空所显者，法界法尔，唯如是真，增益固不得；法界法尔，有如是幻，损减亦不得也。不真无体，幻灭无用也。依真说法，依幻立教，此其所以立二谛复谈三

性欤！二谛诠真，克实唯遮世俗谛；三性诠幻，克实唯诠依他起性。第一义谛周遍有也，依他起性少分有也；第一义谛如实有也，依他起性如幻有也。皆有也。其为无者，二谛中俗谛无，三性中计执无也。真俗以有无判，依、圆以真幻判也。

何谓二谛克实，唯遮世俗谛耶？谈二谛者，莫不依般若波罗蜜，龙树有言：观一切法实相慧，名之曰般若波罗蜜。一切法实相涅槃也，即第一义谛也。第一义谛有，依之以观一切法，则凡不与第一义谛相应者，无也、非也、不也，无色声香味触法，乃至无智无得等也，非常、非乐、非我、非净等也，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等也，此岂言一切法断灭无哉？《般若经》言：如诸愚夫异生所执非一切法如有有故，应如无所有如是而有。若于无所有法不能了达，说为无明生死三界。《般若经》又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如是等诸法所摄，亦非不摄，如是所摄、所不摄法，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如诸如来及佛弟子菩萨所见，是谓般若波罗蜜多。是盖言第一义谛如实而有也。其所谓无者，乃计执之俗谛无也。以计执之俗谛无，立一切法毕竟空义，文殊、龙树、清辨等而以为宗。

何谓三性克实，唯诠依他起性耶？依他起上，若复起执，为遍计所执性，即二谛之俗谛，毕竟无有；依他起上，不复起执，为圆成实性，即二谛之真谛，如实而有。于二谛外别立一性，非无如计执，非有如圆成。而亦有亦无系于一法，继二谛而创立者，其唯依他起性乎？二分之谓识，杂以二取之谓乱。二分识上之二取乱，所谓境无识亦无也；二取乱上之二分识，所谓识体不灭之为有也。此于变似，应得详谈。变之谓能，似之谓所，似于能边谓之为分，似于所边谓之为取，分取相错，字为乱识。亦有亦无，就识边言，则所谓少分有也。此非独影从见如空中华，本无所有也。此由先种今缘，二分变现，不可云无也。云何立此乱识有耶？乱识之谓染，所谓染依他也；乱去之谓净，所谓净依他也。

诸佛立教，莫不依于染净，有染然后有净，去染然后得净。若染依他无，则识本无乱，何所为去？去之云何，又何净至？唯其有染，则有缠缚，乃有解脱。缚脱对治，染去净存，是之谓教。法尔有乱识，法尔建立有，乃诸佛方便立教之深意欤！以依他之染性，非真有、非全无，立一切法非空、非不空义，弥勒、无著、护法等而以为宗。

两宗既立，共谈一义，所趣不同。如共谈计执无义，二谛唯论二取之毕竟无也，三性则必论二取之无，于二分识上有也。如论计执，《密严经》言：诸法不生灭，不断亦不常，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妄立种种名，是为遍计性。又言：诸法犹如幻如梦，与乾城、阳焰、水中月、火轮、云、电等，此中妄所取，是为遍计性。二谛以不义论，唯谈计执无也；三性以如义论，必谈无其执于有上也。又如共谈圆成真义，若二谛边，以真谛有对俗谛无，则有无异也；若三性边，圆成真有对依他幻有，则依、圆同有，不以有无异，而以有上之真幻异也。两宗既立，各论其所论，各极其所至。

经言：文殊观一切法平等平等，不见山河大地，瓦砾砾确是也。经言：若复一法超过涅槃，我亦说为如幻如化是也。两宗既立，各极其至，不可以相讥，法法不相知；不可以相淆，法法不相到。非弥勒不娴般若，非文殊不审瑜伽，既各宗其宗，法相自不容或乱也。然宗虽各别，而道不相离，八万四千门，一妙清净道故也。二谛遮执，三性论染，宗不同也。归极于真有，结果于涅槃，彼云第一义谛，此云圆成实性，道无异也。

不达斯旨，般若、瑜伽之上别立一宗，昧法平等，俯瞰群流，高居统摄，谓为融洽。理不可通，教其无据，是谓波旬，象恭滔天。一或不慎，丧慧失命，诚可哀矣！若欲彻底娴般若、瑜伽于一，是唯涅槃三德伊字，一语三玄，一玄三要，乃称妙旨。须再详谈，今姑且止。故曰：今所宜阐扬者，般若、瑜伽之教，龙树、无著

之学，罗什、玄奘之文。

附：解惑四则

前作《辨虚妄分别》，广《瑜伽法相辞典·叙》末段之义，其根本之点，在《辨法法性论》说分别是无，与弥勒非空、非不空宗有无并举不合，不得视为弥勒学。此学说异也。而又五论未决，无梵可核，更分别与计度译名有违，故云翻译不可不慎耳。文意至明，然犹有惑者，因复略解之。

一、论宗不合

弥勒一切法非空、非不空宗，建立于《中边》。《中边》说虚妄分别，以二分为有，又以空妄互有为有，有故非空；以二取为无，无故非不空。变现之自体，二分也，从因缘生，不可谓无；变现之所似，二取也，计所执境，不可谓有。因二分之现，乃有二取之执，安慧释谓余分别执为二取，其体非有是也。《摄论》随顺《中边》，说虚妄分别所摄诸识，由二性安立唯识性，有相、有见二识别故，此为二分释分别之所据。若云自证之义，实发见于陈那，不可以后难前，而责无著二分之不合也。遍计所执之能取所取二取也，能遍计之能取取与所取取，亦略云二取也，其《成唯识论》之说二取熏习，与由二取轮回者，亦皆就二取取言。安慧、护法翕然无诤，不可误为所执之二取具能熏流转之用为实有也。明分取义，则知《中边》所说虚妄分别，有无并举，始能尽概，义不倾动。《辨法法性论》非有无并举，乌乎可立？论说法法性非一异处，据藏人所传之世亲注疏而释，是谓虚妄分别为无，真如法性为有，故法与法性非一。因法无而法性显，故法与法性非异。又论说入转依处，亦据藏传以释，是谓法性由法无而后显，故法现则法性隐，法隐则法性现。此皆以无义谈虚妄分别，乃达于极点，几视依他与遍计为一，空妄互有亦无以立，其与《中边》

不符，与弥勒非空、非不空宗不合，犹待深论乎！

二、五论未决

奘传五论见《瑜伽伦记》，为瑜伽一系之旧说；藏传五论，则超岩寺师子贤始显《现观》，大梅咀梨波始传《法性》与《宝性》，是乃无著以后六百年中显密杂参之谈。故奘传纯而藏传驳，明明因时代先后而性质以易也。奘传五论中《金刚经论颂》，藏译乃不谙作者为谁。藏传五论中《宝性论》，奘门始断为坚慧所造。又，奘传谓《金刚论》、《瑜伽》、《庄严》、《中边》皆弥勒为无著所说，而藏传则谓弥勒但说《般若》、《瑜伽》，其《庄严》、《中边》及余三书，乃弥勒自造，合为五论。此奘、藏两传，明明因时代先后而内容以变也。（近人《慈氏五论颂合刊序》，于旧译《宝性》，谓原题坚慧所造，于藏文《瑜伽》，谓非出慈尊所说，又谓藏文不闻有释《金刚颂》云云，皆有误。）奘传五论，皆无著、世亲传之，至玄奘、义净不替。藏传则《法性》、《宝性》二论之师承，在宗喀巴一系即有异说，或谓无著、世亲、安慧等历代相传，与《庄严》、《中边》无异；或谓不然，无著后二论失传，师子贤释八千颂《般若》时，犹不知有其书，迨无著后六百年，大梅咀梨波始于荒塔得之，以远承慈氏。（此第五代达赖《尊闻录》之说。由此可知，藏人谓《法性论》有两种传承者，乃对于一种译本之异解而说耳，与译本之同不同无涉也。）揆之史实，后说较信。是奘、藏两传，又明明因时代先后而师承以改也。今既沟通汉藏，两传变迁之故俱得而详，诂不应善事抉择，以期见弥勒学之真欤？不加抉择，即视《法性》与《中边》一类，甚至疑为《分别瑜伽》，欲以阑入奘译之林，学统淆然，其乌乎可！

三、无梵可核

从目录家通例，书之云佚者，以并世不见其本为断，流沙石

室或有埋藏，非所问也。印度、尼泊尔等地已发现之梵本，皆有目录，皆不载《辨法法性论》，故谓梵本不存耳。今译但有西藏本可据，而藏本异文杂出，摩诃阁那等初译，为散文本（北平刻藏文《慈氏五论》收之）。寂贤等异译，又另为一散文本，摩诃阁那等再译，又改为颂文本。据传世亲注解指论文处皆云如修妒路，修妒路是散文体，兼以寂贤异译亦作散文，似散文本最在先出，然与藏传弥勒余论皆为颂文者即不侔。此底本有待刊定者也。娑阁那传《法性论》入藏，授其子摩诃阁那译之。所译先后成散文、颂文两本，以一传承而自岐其例，此又底本有待刊定者也。至三本文义出入，名相异同，亦有审订必要，皆非稽之梵文不可。今梵本不存，研核困难，翻译可不慎之又慎欤？

四、译名有违

分别有自性、计度、随念三种，此本毗昙旧义，故分别与计度，名义宽狭各不同。护法许之，安慧亦许之（见所糅《杂集论》）。以其两家俱许，护法乃能据以为因，而与安慧净八识之孰为计度，孰能遍计。（因明立量，因须极成，未有但自许是因，而可立义以晓他者。奘师唯识量因云自许，乃简因中初三两字，并非简因之全体，基《疏》释之极详。）即在陈那、法称亦许之，《因明论》常说五识离随念计度等分别是也。故从护法，不可混分别与计度为一，即从安慧、陈那、法称，又何得淆分别、计度为一乎？此岂一家私言，而译藏文可不必遵依者哉？旧译名词，精严未逮，自奘师刊定而后，百世译宗，无可改辙。今犹欲概以计度译分别，摄义不尽，所解全非，是亦不可以已欤！（旧译常以计度、遍计为分别，如能遍计译能分别，遍计性译分别性，皆以总论别，故其说泛。新译严其界畔，总说处必译分别，如依他性之为分别；别说处或译遍计，如六、七识之为能遍计，各适其适，俾无异解。此固学说精研之由致，抑亦翻译之例所应尔也。今译虚妄

分别义，于总说分别之处，而以别说计度义译之，是则以别詮总，既异旧译之以总詮别，复异新译之以总詮总、以别詮别。新旧诸译，皆无其例，颠倒解生，断乎不可，又何涉于学说异同哉？故其译札迦注解，既云五识无计度，又云五识唯自遍计分别为境，前后乖反，殆亦计度、分别二名察之未审，而译之不当之故欤！札迦原书具在，可覆按矣。）

辨唯识法相

（二十七年八月初与院友谈义）

前《辨二谛三性》文，明二谛空宗为文殊学，三性非空、非不空宗为弥勒学，而于弥勒学之内容未能剖判，今故继述此文。

盖弥勒学者，发挥法相与唯识二事也。初但法相，后创唯识。弥勒《瑜伽》中詮法相于《本事分》，而詮唯识于《抉择分》。是法平等曰法相，万法统一曰唯识。二事可相摄而不可相淆，亦复不可相乱，此弥勒学也。无著者，亲近弥勒，此间以为初地菩萨，藏中称为三地菩萨也。《解深密经》、《摄大乘论》者，相宗大匠皆据为讲弥勒学之经论也。作论有一定格式者，无著《摄论》，遵弥勒摄释而刊定其法则也。无著《摄大乘》之言曰：若有欲造大乘法释，略由三相应造其释：一者由说缘起，二者由说从缘所生法相，三者由说语义。缘起者，本转种子之唯识也；法相者，三性之一切法也；语义者，佛功德与菩萨行之大悲相也。盖前二为深义，后一为广义；或初一为深义，后二为广义也。此唯识、法相、德义，论本及世亲《无性论释》发挥明晰，不可诬也。所以唯识法相必分为二者，世尊义如是也。

世尊于《楞伽》、《密严》，既立五法、三自性之法相矣，而又立八识、二无我之唯识。《密严》以为最胜之教理，衡量一切法，如称如明镜，照耀如明灯，试验如金石，奈何淆而一之，或乱而易之

哉？唯识、法相、德义之作论格式，试举其例：初如《摄大乘论》，是唯识边论，大乘对小乘，故适用尊胜也。于境则所知依立阿赖耶，由诸声闻不于一切境智处转故；于行则彼入因果立六度行，由诸声闻但于三十七菩提分转故；于果则彼果断立无住涅槃，彼果智立法身，由诸声闻但二涅槃解脱身转故。唯识注重观行，故于因果差别三学之先，提要特立入所知相分也。次如《辨中边论》，是法相边论，三乘莫不皆法，故适用平等义也。一切法者，赅染与净，净法是有，染法亦应是有。若染不立有，则何所灭而何所存耶？《中边》谈一切法中道，必立染有。先于《相品》辨乱识相为少有，而染得生；次故于《障品》立五障、九障、十因、三乘障之染有。若有若无，称法而谈，则染净皆有其真实，故《真实品》立十种真实有。小乘对治三十七菩提分，小大分位共有十八，小乘得果但有所得也。若无上乘则行果异小，正行十波罗蜜行，而修别有六。十波罗蜜之所缘，十波罗蜜之修证，皆广大无边也。凡此皆法相边义也。

又次，如《大乘庄严经论》，是德义边论，不但摄乎大乘而已，而且庄严乎大乘，故适用广大义也。《瑜伽·菩萨地》论菩萨行是广大义，《庄严》品目悉不与异。然《庄严》意存光大，必较《瑜伽·菩萨地》而更充盈，则《瑜伽》所无而必加补，《瑜伽》所略而必加详，于是于德义边而亦赅摄乎唯识、法相。如《述求品》详谈唯识，又加诸相也；如《梵住品》别说大悲有二十六门也，如《菩提分品》三十七菩提一一详叙也。盖《瑜伽·菩萨地》于唯识、法相义，散见于前后诸地，而《庄严》则必聚于一处，直不啻以一论而赅摄《瑜伽》，诚可谓大乘经之极庄严矣！故西域不熟《庄严》不能弘法，意诚当也。举此三例，唯识、法相、德义，体例各别，不相淆乱，弥勒学也；反此或淆或乱，非弥勒学也。

复次，听法众生有乐广文，有乐略文，故经论长行有前中后喁陀南以为赅摄，而极略则在一经论之名。故世尊说一经竟，当

机必请以何名此经,要使一望此经之名,而即知所说之事义若何也。论亦何复不然?《摄大乘论》“十殊胜”殊胜语,止是赅摄大乘,非是详叙大乘。以少摄多,以统摄散,谈唯识边事义,一望其《摄大乘》名而即知梗概也。《辨中边论》立虚妄分别有,乃有染有净,是一切义普能决了三乘法故,非各局于一边谈法相事义,一望其《辨中边》名而即知其梗概也。《大乘庄严经论》说经义,譬如莲华开敷荣茂,非止赅摄,故于其初成大乘宗,而于中后即菩萨地而更详之,谈德义边事义,一望其《大乘经庄严》名而即知其梗概也。即论名字,即论事义,此弥勒学也;反此,或义不与名合,或此名乃彼义用,非弥勒学也。

附:解惑二则

一切法者,《百法明门》摄无为真如法,是知染法不足尽一切,染法之生死法更不足尽一切。处处经中谈染法,皆指生灭而言,不第谈生死,生死义狭,生灭义广故也。今《辨法法性论》名为一切法,实则非一切法,但局于生死一法,名实异矣。又,生死涅槃相翻,通常法门亦平等法门,小乘解脱身相共,不足摄大乘法身,故亦不足尽一切法,而亦不足赅法性之量。今《辨法法性论》,谓抉择依大乘,而又说唯以生死涅槃,是论参差异矣。又,二谛以遍计所执论一切法,则凡与法性不相合者,皆不之无之,故可言一切法无,唯法性有也。三性以依他起论一切法,空中固有此虚妄分别,故不可言一切法无,唯法性有也。

试举其例:《大般若经》四百七十八《空性品》,具寿问如来:永断习气,岂亦是化?佛言:诸法若与生灭相合,亦皆是化;涅槃不与生灭相合,是法非化。是则菩提与不生灭相应,谓之转依,而必与生灭相合,乃堪为用,乃堪尽未来际作诸功德。是故,遍计谈行谈毕竟空,依他谈行乃谈善巧。善巧即与寂灭寂静相应也,焉可云一切法无、唯法性有也?今《辨法法性论》谓一切法

无，唯法性有，不觉诠体而废用，说岂能圆满哉！今为之说曰：若“法法性论”标“生死涅槃论”，则名实相符矣。乃内容生死，而外标一切法，一切法不足，与《中边》谈无欠缺者不同，故曰非弥勒学。

《中边》虚妄分别，性是依他有，境是遍计无，而《辨法法性论》直是但诠遍计无耳。何也？《摄大乘论》遍计所执相，谓于无义唯有识中似义显现，《法性论》不过于此一句演为一颂而已。现二及名言，实无而现故，以是为虚妄，即似义显现也。彼一切无义唯计故分别，即谓于无义，唯有识中也。不得但以现字计字附会《中边》有，遂惑遍计作依他用也。故曰非弥勒学。

与章行严书

（民国十四年八月）

行严先生无恙耶！尝于报纸观见行事翊翊有生气，凋瘵之国，若都如此，外侮内争其不可以熄乎？武人利器杀一团，辩士政策杀一国，学说潜势杀天下万世，使人乐耽狂死而不悟，进化论是矣！（门人景昌极评进化论生命及道德文颇切。）甲午以还，奔走凄惶，无所托足，石埭杨居士讲究竟学于宁，乃与桂伯华诸人相率以事之。不仕不葷，绝男女之欲，悉力精研者二十年，而后豁然淹贯，讲学育才，将以移易乎天下万世，此支那内学院之由来也。别调孤弹，宗教则屏为世学，世学又屏为宗教，舂粮且不能宿，盖垂青者寡矣。

十二年秋，公曾与太炎、印泉、右任诸公，谋所以饮内院者于沪商人，而无效，公与印泉颇闷损。今者时机大至，公为天下教宗，乃作支那内学院非宗教性质，是讲学机关之文，将用以释群疑，呈请左右，必为宣传。呜呼！如先生者，可谓上不负国，下不负友者欤！天下谁不竭诚尽忠，献芹奉曝者，而况于渐乎！谨先

陈支那内学院性质四条外，将一及乎教育之精神肝髓。

所称支那内学院性质者何耶？

一、所学之目的：求得如镜之智，照一切事物能究竟，即用为拯拔群众苦迷之器具，而天下皆脱苦解迷。

宗教有悲无智，科哲学有智无悲，佛法则悲智双运。然其悲亦非宗教之悲，以宗教悲人不为善而生天堂，佛法则悲人不证不生不灭、平等自由之理。又其智亦非科哲学之智，科学因果律辗转比量，不能超量，物理推至原子、电子而术穷；哲学之知识，或谓出先天，然不明先天为何物，或谓由经验，然何以突有经验，更何以历久长存？以故事物穷研，每难结果。佛法镜智但是现量，一刹那间如物而量，不用比证；一刹那间现前明了，不藉先天，现成即是，不用经验。以是佛法能得究竟。夫现量者，术语名无漏种发现，与常人日用行习思想逻辑之有漏种发现者，截然两物。是故，佛法非宗教、非科哲学，而别为一学也。

二、求学之方法：假圣言量为比量，多闻熏习，如理作意，以引生其他日之无漏。由圣言浑涵中推阐以极其致，详前所略，厘前所杂，或疏失之纠修，或他义之资助，以期思想之大发达。

圣言量者，非宗教之教条，但有服从而无探讨，实若因明之因喻，几何之公理也。宗教有结论无研究，哲学有研究无结论，佛法则于结论后而大加研究以极其趣，非待研究而希得其结论。是故，佛法于宗教、哲学外，而别为一学也。

三、现得之学理：（一）群众三苦炽然，而后学兴，一切所学，为他而学。（二）唯识、法相学是两种学，法相广于唯识，非一慈恩宗所可概。（三）法性、法相是一种学，教止是谈法相，龙树、无著，实无性、相之分。（四）教以法义为通途，无大小乘之畛域。（五）教无进化之理，而有递嬗之迹。（六）理非佛说尽，而必从法印而生。（七）世所弃幻相是真相，世所执实相是空相，道在空其所实而真其所幻。（八）一切法相、体用、因果，法尔如是。（九）

法相不可乱，六根互用以耳为见者，耳中具眼种，耳带之发现，而实眼见。（十）三性是一物，无别实物，但是缘起，故明依他起用义而法界立。（十一）不立无漏种说心性自生自灭者，堕外道说。（十二）唯识学有今学、古学之异。（十三）今古学同尊无著、世亲之籍，而传本各异。奘师承今学，译名润文，但存今学传本之精，以西藏异译勘无著、世亲原文，而古学传本之精时见。（十四）古以无不属识为唯，今以无不离识为唯。（十五）古唯受用缘起，今创自性缘起。（十六）能缘挟带所缘而起，古学就所缘种边曰真如缘起，今学就因缘种边曰正智缘起。（十七）真如缘起说无漏则通，说一切不通。（十八）诸行刹那顿起顿灭。（十九）一切有情各自识变，各一宇宙。（二十）各变宇宙，互不相碍，光光相网。

略述二十理，恐繁且止，而皆术语，不能详析。他日内院学理书成，将以呈公，藉饷国人。此二十条中，一至六为总得之理，七至十为法相之理，十一至终为唯识之理。其古今传本之异，法相亦然。

佛法之晦，一晦于望风下拜之佛徒，有精理而不研，妄自蹈于一般迷信之臼；二晦于迷信科哲之学者，有精理而不研，妄自屏之门墙之外。若能研法相学，则无所谓宗教之神秘；若能研唯识学，则无所谓宗教之迷信感情。其精深有据，足以破侗支离；其超活如量，足以药方隅固执。用科哲学之因果理智以为治，而所趣不同。是故，佛法于宗教、科哲学外，别为一学也。

四、现学之科目：一、唯识学，二、法相学，三、因明学，四、印度哲学，五、印度历史学，六、佛法律学，七、佛法心学，八、佛法美术学，九、梵、藏、英、日文学，十、中国古文学。

心理学有与唯识意识中之一部分相似者，物理学有与唯识色法中一部分相似者，哲学有与唯识中多数部分相似者。然唯识学之因果缘依伴业所及，一物之起，实繁有绪，单纯粗率，决不能同。因明之三十三过十四类，以视近时逻辑学亦然。印度无

史，依经比附，全赖佛徒。世史一任其残，斯科乃不称学。大乘之律，舍迹诛心，参其用意，足济世间法律之穷，如何非学！化腐为新，转凡成圣，全恃观力，岂有神奇？万变唯心，组成绪统，如何非学！美术者，适当其可之象征也。思想高迈，构结遂神，此中雕塑画像，独非学乎？周秦邃籍，毫不问津，内典深文，乌容涉径？风骚雅颂已不敌呵呀呢吗之声久矣，留此犍羊，忍云非学！

所称教育神髓者何耶？从民之欲望，趋时之潮流，始事而兆乱者，不得辞其过。然乌头以治风，水来而土掩，因应复因应，亦复何时已乎！夫事有似迂而实神者，端本澄源之谓，游刃于虚之谓也。教育不以兴国为的，而以民能充其所以为人之量为的。国可亡，天下不可亡，明不可失其所以为人耳。夫人也者，仁也。克己之谓仁，无我之谓仁。生心动念，唯知有己，非人也；举足下足，环顾皆人，人也。为仁之方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才有其欲，而立之见为事实者即在乎人，孔子之教育也。

今天下何能之不有？而朝野上下，贤否智愚，第一拳拳止知有己而不负责，岂独武人？夫亦焉往而不灭亡者哉！事已无可奈何，以故不得不创菩萨以他为自之教育。无言之教，不行而至，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阳明而后，谁其继者？以故须复宋明讲学精神之教育，捣虚以实，去器以朴，专门之学愈简愈精，一艺一材必充其量。苟能分门别类，无学而不践其实，而所谓虚骄夸诞之士气，能长存而不变者，未之有也。以故，须趋重学术团体之教育。

渐愚，止足知此，唯公裁之。

八月十五日自南京支那内学院发

覆陈伯严书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承询渐身体学术，敢悉备陈，为长者告。渐虽年未及老，而精力已衰，夜多溺、多梦。食饱梦，盛怒梦，劳思梦，大声读书梦，作文梦，梦高险或幽深。已三年，医皆不知症。细审察久久，是丹田冷，以手温之，梦即止；节劳平气，梦亦止。然不能断病根。建侯示服天生磺，谓应助真阳，服之效。入冬又将服高参，看是如何也。死亦寻常事耳。若天假以年，所愿略辑，则心更帖然。任运而已，可必乎哉！

夫所谓愿者：《大藏提要》、《晚年定论》，二书而已。《提要》分两段：前考据，后义理。考据段，书之真伪，译善、版善，必求精审以饷学者。此一段事，千年以来，已无作者矣。义理段，则文之脉络，科判本以销文，反因药而加病，今须废科判法，以文法叙次，叙次已，应抉择经义。谈到经义，千年以来更芜秽不治。第一，分部不确当；第二，各溺其所宗而诬概全局；第三，敷浅泛滥，充栋汗牛，乃无一纸切当示要之论。今须革弊兴利，成一不刊之典籍，斯诚非易易矣。前段以囑秋逸，后段渐勉为之。好在诸大部经论如《般若》、《华严》、《瑜伽》、《涅槃》等，数十年来已整理有绪，今所增益补治者，中部、小部居多，完成或不大困也。《提要》成，然后温读一过，会通融冶为《晚年论定》之作。此作以简为主，如周子《通书》例，数十条而已。

两书成，束书不读，修观实相以俟死。大约五年可矣。虽则云然，能保人事无障碍耶？此学术之大概，唯长者教之。

覆魏斯逸书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三十余年，得公赐书，无任愉快。顾赐在二月朔，而覆乃在五月下弦者，讲学之说，不容不慎也。且有须俟数文脱稿后意乃得达者，最要是《大密严经叙》文，乃渐晚年论定之学说。文成而清明节近，归宜黄修先人墓。十有八年，一亲乡里，伤心惨目，乱后子遗。知政少年不识疾苦为何物，兆乡民打死科长之变，于是有致熊天翼书。回支那内学院，作《夏声说》，应粤友《夏声》发刊词，寄去而胡展堂死矣。然讲学不可已，作《孔佛》，昨成，而今覆书，是以若是迟迟也。

来书不识太玄能得昌黎、涑水尊许与否。世叔直探孔子者也，玄何足云？有堪千古者在，尊许与否又何足恤？诚学之士，与之谈佛易契，与之谈儒亦入也。耳入之传，儒难与之征信，佛亦资之稗贩耳。经藏充汗，佛之幸亦儒之幸，是说也，识超宋明，千载希声，小儒封锢，乌足语是，而世叔尚矣！

至谓渐以遁之无不利，置正直而谈因果，毋乃径庭。渐之学佛，与他人异。我母艰苦，世叔所知。病魔生死，儒既无术应我推求，归根结蒂之终，下手入门之始，亦五里堕雾，仿佛依稀。乃于我母谢去之一时，功名富贵，饮食男女，一刀割断，厕足桑门，四方求师友闻道，转展难偿，甚矣其苦也。

三十年读书，求诸西方古人，乃沛然有以启我。家不幸，女兰，十七，从予学于金陵，予以刻经事入陇，归则夭歿。中夜号恸，既已无可奈何，乃发愤读书，数数达旦。于是《瑜伽》明，唯识学豁然。乃有滇游，四方之士日至。子震元，英迈有志，又游泳毙，发愤读《般若》，读《华严》，读《涅槃》，次第洞然。驯而至于近年，融会贯通，初无疑义，乃有《论定》学说。一知半解，诚有以窥

见而不谬者在也。返而读孔子书，诚有与宋明诸君子堕封锢之说者异也。此则是渐学佛之明效大验者，彰彰在也。

元年客北平，与蒯若木、章太炎、李正刚、孙少侯及其他多人谈，有举佛义陋程朱义者。太炎曰：诚是，然程朱是自义，今乃借义。须知古人智予而不可慢也。予应之曰：诚是，吾智不及程朱，吾福胜程朱，乃有佛义而可借也。抑今思之，程朱何尝无福？若使启其封锢，丰其浥注，以圣人之书疏圣人之书，其不胜于诸贤之凡情世智说经万万欤？以宋明诸贤聪明研得，其不胜于下走劣陋研得万万欤？而不能然，徒失于封锢，可慨也夫！此吾所以佩世叔之识高千古也。研得几何，何以教我也。

今世唯物学行，阶级资产万力摧破，乃并批判及孔。孔子真髓至理，不昭白于天下，腐烂陈言，苟且谈之，其何以应海潮罡颶之趋势？念先畴之畝亩，又何以播厥百谷于天下欤！

答熊子真书

（二十六年四月二日）

子真来函，三性之说，将依、圆析成一片说去，一方是恒常，一方是生灭。反求诸心，无论如何，总觉其不可通。非敢有立异之私也，亦求其安于心而已云云。此依凡夫妄心，而批评神圣立教。不得已之悲，而不能已之于言。

圣教既于《般若》谈二谛，而复于《瑜伽》谈三性，以建立其两轮者何耶？是有二义：一、圆满详尽，祛除险堕义；二、舍染趣净，阐扬圣教，简别魔外义。二谛简无以显有，三性更简有中生灭虚妄之有，而显有中涅槃真实之有。二谛之俗谛，即三性之依他，既称为谛，妄有非无。《涅槃·四谛品》：不倒为谛，颠倒为四。据此则知俗而不谛，遍计无也。俗谛依他，非即无也。谈二谛而不谈依他者，何耶？二谛直捷明体，不暇详用，但俗之俱非，即真

之顿显,因此而知彼顿之为超悟境界也。然略依他之有,利根超悟无论矣。钝不超悟,必堕恶取空,或别有所堕。驯至于是,一唯我执,上不知世尊,下不容论难,沦堕之险,可胜言哉!谈依他之有,则由用以显体。体既藉显,用亦得尽其能。所谓渐义,由节节相应而圆满相应,更何所堕欤?

魔佛异,外内异,实染净义异。教之所以为教者,染净义也,舍染取净义也。趣向生灭之谓染,趣向涅槃之谓净。染之为流转,净之为还灭,皆用中事。二谛直捷取体,一切皆净,更不举染,故略依他。三性则尽量诠用,必染净双谈,故依他独详。然净依他亦名圆成实,言与圆成实之为圆成实义,各有异门,两不相涉。成实之圆,真如遍于一切也;依他之圆,胜用周遍耳。成实之实,诸法实性也;依他之实,离倒非染耳。至于成之为义,成实则不生灭体常也,依他则舍染取净,舍有漏之不究竟,取无漏之究竟,如是之为成耳。由趣向而临入,由临入而现证,现证之正智缘如时,无术分指若者是智、若者是如,是故智如虽非是一,至此而不可分二。

以不可分二故,而密意说常耳。是则,依他之常,趣向毕竟之常,仍说涅槃常,非说菩提常也。此有三义:一、举果谈因义,举毕竟之后果,谈必竟之起因故;二、将能作所义,将能智之缘如,作所如之融智故;三、概全说分义,此须喻明。喻如百步穿杨,杨喻涅槃常,步喻生灭无常,所发之矢经历步步,而注射直趋于杨。夫此注射直趋步步无常,却步步不落于无常,且步步迫近于常;以所穿之毕竟是常,即可谓能穿之步步是常。此一段义,应参《大般若经·二分·空性品》始明也。是则净分依他,亦为圆成实者,菩提是也。境无识亦无,藤知如蛇知,生灭之染,教所舍也。诸佛如来,劝一切众生发菩提心,示由菩提用显涅槃体,教所取也。是则三性谈依他,建立舍染取净之教也。

于此生疑,不探经论,唯凭妄心,仓卒断言,无有是处。非愚

则妄，云何而不速即沦堕！雪山一偈，教之策源也；《涅槃》一经，教之竟委也。偈说诸行无常，是故流行不可说常；《涅槃》说佛性为我，是故不可说即流行即主宰。佛如是，孔亦何独不然？《大学》知止，知《涅槃》常之为止也；《中庸》改而止，改去汝生灭无常之止，而趣向汝涅槃常之止也。此亦教之趣向毕竟而舍染取净之旨也。

孔书处处无非示人于流行用中，而求其所依之体。月往则日来，日往则月来，欲人知感之无心耳。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欲人知循循然之相应于寂耳。言有宗，事有君，易有太极，宗也君也；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言也事也。天命之谓性，命而必系于天，亦犹依他之净也。维天之命，即上天之载也，于穆不已，即无声无臭也，亦犹净依他之相应于寂灭寂静也。与寂相应，不可说天命是生灭；毕竟空中天命仍在，不可说天命即寂灭。谓之为主宰者，指所应之寂也，其能应之寂，但如心所相应于心王亦称为心，而密意说言谓为主宰也。岂即流行即主宰哉？不然，夫独非以无常为常，而不可通哉！

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释迦一代设教，具有深意。五不可四，淆智、如于一；三不可二，拨依他于无。智、如淆一，如不独尊；如不独尊，趣归无路，行果大乱，学何可为？依他既无，染于何托？无托何舍，无舍何取？一任流转，而无还灭，教何所施？灭教祸世，无有穷极，可胜痛哉！

覆欧阳浚明书

（二十七年九月三十日）

来函谓《法相辞典叙》惹起纠纷云云，甚矣，爱我之甚，敢不如教，上追无诤！顾此次《叙》末寄感，亦实是万不得已之苦衷。

在我辈归依三宝，法将大混，教岌岌危，明见及此，乌能已已？

何谓法混教危耶？文殊弘二谛，而弥勒别弘三性者：一以求真，一以去妄故也。求真在辨别伪无，知一切执无，则知一法界有，故其工夫在悟入，般若之教如是也。去妄在抉根株，在倾势用，必染种上中下转弱，方净种下中上转强，故其功夫在对治，瑜伽之教如是也。对治者，如水对火，必皆有其物。若一虚一实，亦何对之足云？是故贪观不净，瞋观慈悲，痴观缘起，慢则析根，疑则数息，所谓初步五停心也。进则三十七菩提分至涅槃城，三昧入涅槃门，此平等通行之对治也。四无量柔心，进而十度、十地，而菩提得涅槃果，此大乘无上之对治也。

如称两头，低昂平等，如谷久储，朽无生用，是为染去，岂一言染，则谓之无？若虚妄分别无，则亦安用对治？对治不必用，止谈悟入，则教之曲折繁重，岂非多事？如是则戒、定、慧三学可不重矣！世尊涅槃，垂泪殷嘱，于戒特重，顾何为哉？与戒同嘱，是谓为教，又何为哉？大乘不食肉，比丘不开淫戒，而今有别说而可相违，其源皆由不知虚妄分别有，不知有之势用刚强，非戒严、教严，三僧祇劫一息不苟，对治发生不足为胜。不知虚妄分别有，而以为无，一切犯戒，可易引生，并视为不足危惧，几何而不戒绝教灭，而末日时至耶？吾诚哀惧，而不得已于言。若正法未阐，吾侪应急起直追，昌言正论，此责非复渐一人之责也。

与李正刚书

（民国二十八年八月）

学问甚难，渐年七十，始幸沟通。原欲四大德亲就商量，乃先弱一个，悼痛何如！即渐风烛余生，又岂能久住耶？正法须彻上彻下，融于一贯，不可遗弃何段。史实有穷源竟委之系属，遗弃或疏略，皆不得教之翔实，即法不如实也。不可拘牵何段，各

部皆与全体相关。摩尼宝珠不于一显，水不能摄火，法各不相知。然段段义明，即全体毕露，一段而局，即本段亦非，拘牵或概简，亦皆不得教之方便苦衷，亦法不如实也。自小乘经四《舍》，论六《足》，各部执，而归极于《俱舍》。如是中观大般若四论，瑜伽六经十一论，如是而一乘三法，所谓经《涅槃》、《密严》。分为四段，段段精研以为教，不遗弃，不拘牵，彻上彻下，融于一贯，则渐意旨也。

近《答陈真如论学书》，揭出二语：宗趣唯一，无余涅槃；法门无边，三智三渐次，可以知其概矣。悲夫！教之久晦于天壤也！既得其髓，宁皮相以贻人？今后著述编刻，敢轻率徇情？一息尚存，不容稍懈，敬为我知己告也。世人明白者少，惟公法中龙象，当必有以主持明白，不拘拘徇俗欤！晞明不明此义而遽淹逝。化中由晞明述意，未见信来，盖以导俗绳众为归竟也。子真方将其别裁大鸣于世，安所事此？故旧刊落，何论新知。已矣前途，潜焉出涕。晞明著述，我都不知，当视其可存则存。其《杂舍经论》，虽本渐及秋一之义，犹须纠正也。

答陈真如书

（二十八年七月十日）

前数日，冶公寄到弟覆十力书数纸，以为此不过寻常辩论之文，托便寄阅，邀共欣赏已耳，非商量大事、恳求真知灼见以图归根结蒂者，故例置答。今得亲函，有惶恐求责，使知实践不滥议论之辞，并希得覆。是则非寻常辩论之作，而唯一大事之举，又安得不答？直心是道场，不直则道不见。弟覆十力书时，试检其时是何心境，若有一毫求胜之心，岂唯应师友呵斥？若真是商量大事，驳斥背教之谈，则彼被驳者应如何感激涕零、恩同罔极！而翻事呵斥，以塞人口，是何异周厉王杀人以弭谤？告子不动

心，冥然罔觉，悍然不顾已耶?! 明辨以笃行，但有道理，虽佛亦许质难纠缠。讲学而呵责辩论之人，吾未之前闻也。既已辩论，而复求师友呵斥，吾亦未之前闻也。

玩十力之辞，以推十力之意，盖谓杀人须从咽喉上着刀，说食岂能即饱，固亦自具苦衷，而亦岂容抹杀? 所可咎者，自既未得真甘露味饫人饥虚，而徒迹袭宗门扫荡一切之陋习、宋儒鞭辟为己之僻执，遂乃孤明自许，纵横恣睢，好作一往之辞，堕入谤十二部经、谤般若波罗蜜而不自觉。其罪伊何? 宁不省惕耶! 真如据教驳斥，固无不合，然亦只破得十力扫教而不娴教之愆，并不知其立宗而不成宗之谬。又所谈无所有不可得、无念为念诸端，则不知境界，不谙法门，侗颡预，离题太远，诚可呵责! 乃正襟令颜庄重复发语大声判告曰：十力、真如，不知佛之宗趣唯一是无余涅槃，不知佛之法门八万四千，自发心以至正觉，节节境界，节节行持，节节殊异，而非以一法门概也。

无余涅槃为根本涅槃。所谓涅槃无体，寂灭寂静，毕竟空是也；所谓一真法界，一切所依是也。此毕竟空，人人皆具而不能显，谓之自性涅槃。胎、卵、湿生、情与无情乃至俱、非，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我皆令人，则尽未来际作诸功德以充其量，是故不入涅槃，谓之无住涅槃。无住涅槃为胜进涅槃，为大涅槃，而其根本仍无余涅槃也。无余犹俗言质量，无住犹俗言数量也。小乘解脱，虽不若大乘法身数量圆满，然不能因数量不满，遂并略弃解脱质量亦不谈也。

顾何以劝示发心动言三藐三菩提耶? 涅槃所显得，菩提则所生得。生得一分菩提，即显得一分涅槃。涅槃必待菩提而显，故必发菩提以显之。作用在菩提，归趣仍在涅槃也。《大涅槃经》云：菩提为果，涅槃为果果是也。涅槃待菩提显，而大涅槃又必待大乘大般若显、一乘大方便显。发心在无上菩提，充量在一切智智是也。菩提之谓智，智是无分别，必得与涅槃相应，乃能

无分别，乃可谓之智。智亦是无漏，必正智缘如，与涅槃相应时，乃能无漏，乃可谓之智。智亦是般若，龙树云菩提是般若之果，般若是菩提之因；又云能观实相慧，谓为般若波罗蜜。实相是涅槃，慧观实相即与涅槃相应，乃称般若，乃可谓之智。智亦是观缘，《大涅槃经》云：十二因缘为因，观缘智为因因是也。《密严经》云：非不见真如而能了诸行皆如幻事等，虽有而非真是也。了真乃知幻，即与涅槃相应乃能观缘，乃可谓之智。是中如幻义皆属菩提，非诠涅槃。《大般若经》四百七十八卷《空性品》：诸法乃至如来，永断习气，与生灭二相合者，亦皆是化；涅槃常空，不与生灭相合，非化。然变化与空，如是二法，非合非散。此二俱以空空，故空，不应分别是空是化。据空化不应分别义，则知五百五十六卷涅槃如幻者，是就无二无别说涅槃如幻，以皆不可得不可说故也，并非如幻义既属菩提，又属涅槃也。法义不可限，法相仍不可乱也。

观上菩提义、无分别义、无漏义、般若义、缘生义，皆必得涅槃相应义乃成立，是故佛之宗趣唯一，即无余涅槃是也。十力徒知佛门无住涅槃之数量，又错读孔书，遂乃附会支离，窃取杂揉孔、佛之似，而僻执其一途。既恐怖无余涅槃，而大本大源于以断绝，无本之木如何生，无源之水如何长也？常、乐、我、净仍不离无余涅槃，盖不生不灭是常，大寂静离闹是乐，大牟尼名法是我，解脱是净。十力乃云止是自己分上事，究竟属自己分上何等事耶？明德是无声无臭，中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诚是体物之鬼神，易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此与无余涅槃皆有关系。《毛传》解天命即是天道，得经文天之所以为天，包并天之体用全义。宋儒乃有流行命令偏解，而十力泥之。又拘解《系辞》生生之谓易之义，而不尽其妙。遂乃不知孔学根本于寂灭寂静也，是则错也。真如驳十力而不能道出种种，故曰十力、真如皆不知佛门宗趣唯一是无余涅槃者，此也。

宗趣唯一，法门无量，既曰无量，则各自有其境界。无所有不可得，无分别无心，皆般若所行地上菩萨境界，非地前境界也。毛道凡夫二取炽然，何论无所有不可得？一念无心入正性离生，初地菩萨尚入定无漏、出定有漏，而云念念无心耶？《大密严经》：得无分别便入密严宫，密严是大明妙智之殊称。《大般若经》：佛告善现：汝以辨才，应为菩萨摩诃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六百卷《般若》皆为地上菩萨说法也。《智论》谓善现是大士示现于小位，又善现得无净三昧，乐说无相，乐说无相则所说详尽，佛独加持，虽弥勒、天王、舍利弗等皆不得为教授教诫诸菩萨主，是之谓菩萨境界也。于此境界又足借征无余涅槃唯一宗趣已。

唯一宗趣无余涅槃，是则彻上彻下、彻始彻终、须臾不离无余涅槃也。故般若为地上事，为根本智，相应涅槃矣，而三智所系，皆不离乎根本。随顺无漏，趣向无漏，临入无漏，是亦无漏，是即所谓地前加行智，朝宗根本也。以无所得为方便而不舍离一切众生，是即所谓地上根本智，固根本也。一切智智皆从般若而得生故，甚深般若复由一切智智而得有故，是即所谓地上最后后得智，得根本后以之用于世间，而仍是根本行也。

据是三智，有情成佛，凡有初中后三渐次。引生无漏为初渐次，由凡入地历七方便，加行智境也。无相无功用住为中渐次，自初至八烦恼障尽，根本智境也。圆满菩提为最后渐次，一切智智乃证极地，后得智境也。如是或谈五行，或立五位，或开十三住，在何位住，即何境界，谈何行法，不可诬也。故曰法门非一也，而皆以无余涅槃为宗趣也。吾辈皆毛道凡夫，当急求初渐次加行智境界法门，若侈谈无所得，或窃取有所得，非方广道人，即顺世外道，于生死大事何曾涉着一毫，此可欺人或自欺耶？

念念无心，是无漏地上境界；凡夫有漏，从何觅得？然无路可通，而有方便，大智慧人苦心婆心贻我大宝，岂堪忽视？无漏

则无心，有漏则有心，虽则有心，而心之内境有自证分，亦现量得。此之现量，世间现量，但能建在率尔堕心上，稍一刹那则寻求决定染净与六识俱矣。发生六识之根，是四惑相应之末那，缠眠演绎，无可出期。若自证分则有漏中至善，久久缘习，忽无漏生，所谓径路绝而风云通也，此即随顺依处，依之立引发因，能引发无漏法也。诸修道人皆恃此心，而于宗门唯一取用。然此但说心用，而法门则仍有种种可谈矣。

无所有不可得是无漏地上境界，凡夫有漏但是二取，然有方便可以趣入。其在无著《瑜伽》，有四寻思，得四如实智。依识有所得、境无所得生，而所取破，即得暖、顶位；依境无所得、识无所得生，而能取破，即得忍及世第一位。世第一位，一刹那见道入地矣。其在龙树中观，初观无常，驯习以后，继以观空，所谓三十七菩提至涅槃城、三三昧入涅槃门是也。初熟柔顺忍，后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而入地矣。其在一乘《大涅槃》，由圣行三学，进梵行无量，复由梵行所修之舍为十八空，乃得天行，入地六度矣。其在《华严》，地前七方便异常明了，净行修无我，梵行修无法无尽藏行而入地矣。三十七菩提分者，大小共由之路，瑜伽以之修对治，中观以之修无常。虽三十七而根于四念住，虽四念住而要于循身观。修循身观者，初娴数息以定其心，继娴不净以入其境。数息、不净，龙树谓此二观法中真甘露门也。若欲直探般若，则亦必由三慧作意入门，而助伴于十法行句。凡此地前方便法门，任择一途皆可入地，无容夸大、鄙薄轻非。

宗趣唯一无余涅槃，法门则有三智三渐次。非惟佛法则然，孔学亦何独不然！但读《中庸》，二义明了：初段，“天命之谓性”至“万物育焉”，统明宗趣唯一、法门三次。二段，“仲尼曰”至“唯圣者能之”，但明能中庸与不能。三段，“君子之道”至“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分明宗趣唯一。四段，“哀公问政”至“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分明法门三次。五段，“衣锦尚絅”至“无声无臭至矣”，

复明宗趣唯一。

文段既晰，可以谈义。一段，《中庸》是素隐之书，素其隐于不睹不闻，则与无余涅槃相应，譬如狮子据得其窟，然后可以出而大吼，此之谓唯一宗趣。未发之中，天下大本，如根本智；发皆中节，中和位育，如后得智，此之谓法门三次。然天命之性已示宗趣，率性修道已详法门矣。一阴一阳之谓道，成之者性也。一阴一阳则无思无为与涅槃相应，天命即一阴一阳之天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非三渐次耶？三段，夫妇知能费也，圣人不知能隐也，般若无知无能也。天地之大，费也；人有所憾，隐也。大小，费也；莫载莫破，隐也。鸢飞鱼跃，费也；戾天于渊，隐也。忠恕违道不远，无入而不自得，费而隐也。鬼神离躯壳而应于无余涅槃，得物之体而万物无不育，学者如鬼神，初空其身，继空其心、心所，即立于无余涅槃地与鬼神同，体万物而王天下，岂奇异事耶？君子之道，鬼神之为德，一本于无余涅槃而已矣。四段，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诚也，圣人也，是即无所有不可得入地般若行也，则所谓根本智是也。其次致曲，可欲之谓善也，曲能有诚，有诸己之谓信也。诚则形，形则著，充实之谓美也。著则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也。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大而化之之谓圣也。何谓化？转有漏心、心所成无漏四智，异物曰变化也，则入地成圣矣，则所谓加行智是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乃至赞化育与天地参，先知如神，则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也，则所谓后得智是也。此非三渐次而何？五段，入德而天下平，皆归乎隐微乃至无声无臭，则又郑重归结于无余涅槃，唯一宗趣可以想矣。

熟读《中庸》，乃知孔、佛一致，一至于无余涅槃、三智三渐次而已。自孟子外，宋明儒者谁足知孔？唯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知善知恶是良知”，得有漏心之自证分。而转有漏为无漏，随顺趣向于无余涅槃，何曾梦得？三渐次之后得智，更何足谈？若

其余诸儒，一言寂灭寂静，即发生恐怖；恐怖不已，发生禁忌；禁忌不已，大肆谤毁。夫至谤毁而无漏途竭，轮转三途岂有穷极？灭灯毒露，慧命枯亡，痛宁已哉！至三渐次更不足论，明明二之中、四之下也。神圣差等，经数可按，而曰非圣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甘持世俗见解敢与经文相背也！阳明“尧舜万镒，孔子九千”，与经文“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相背，又何足与谈十地差别、十王大业？

至极之果且盲不知，民亦何能得所归宿？宋明诸儒不熄，孔子之道不著，邪说诬民充塞仁义，岂食人肉而已哉！如一阐提铲无漏根，宁细事哉？敬告十力：万万不可举宋明儒者以设教也。应知孔子之道晦数千年，当继孟子后大启昌明也。吾非敢鄙儒，躬行实践，谁敢不敬？但不可以世间之贤，阻至极之路也。嗟乎悲哉！晞明死矣，曾闻何道，得个什么？吾门诸子，其他且置，十力、真如皆行年五十，石火电光，其与几何？商量大事，应如救火追亡，一切客气悉皆屏弃。吾年七十，死亡更促，执笔答此，痛彻心脾。十力、真如：此岂求胜之书也哉！此岂求胜之书也哉！

十力原书云：一念恒持不失自己，三藏十二部都如此得着落，否则都是戏论也。善学者于此把定，不要侈谈无所得与涅槃如幻。《般若》六百卷，满纸是无所得，学人实透般若，乃于无所得而无不真有得矣。真得有得矣，必不漫言无所得也。涅槃只是常、乐、我、净，此是自己分上事，自明自见云云。

再答陈真如书

（二十八年七月三十日）

得本月二十一日覆书，谓于我所答书，循环奉诵，继以日夜，开示蒙昧，受恩无涯。曩学内院，粗知《瑜伽》，近读《般若》，乃知无上法味，层出不穷。师所告诫，完全接受。惟十力我见极深，

乃至与诸佛争胜，师以至义对十力说，均非对症，此书永远宝存，不复转示十力云云。

从善之勇，服膺之挚，心境之光明，谁与吾子？此何如事，为已为人，不应如吾真如哉？今人谈义，既非为已立足于心身性命之场，亦非为人取譬于欲立欲达之地。初无树志凌霄，继乃名利恭敬，而又益之以几卷古书，几条道理，乌得不我见如山，奚能倏尔崩角？三十六种外道，一与佛谈，即尽弃所学，无论矣！老名士董罗石一见阳明，尽弃诗瓢，积缣表挚，岂复见于今日哉？十力究竟不算豪杰，杂毒已攻心矣，我亦奈之何哉，而亦乌足计哉？惟是此篇答书，吾并非止为真如、十力发表要义，吾实为尽天下人发表忠言。盖发表之意有激于自身而出者，有激于唐宋诸儒而出者。

激于自身而出者：渐幼孤，庶出，母长年病。初习程朱，得乡先生大誉，虽足树立，而生死事不了。继学陆王，虽较直截，而亦不了生死。母弃养，无奈何，吾友桂伯华导看《起信》、《楞严》，虽快然知生死由来，而岂知无余涅槃之说哉！于是年四十矣，究极所归，学《唯识》、《瑜伽》而不能入。女兰，年十七，随予学于宁，予入陇而死，痛彻于心脾，中夜哀号而无可奈何，遂翻然求学，通宵达旦，钻研《瑜伽》，于是《唯识》、《瑜伽》涣然冰解。四方之士毕至，真如、十力亦于是结道义之交。于是年五十矣，又岂知无余涅槃之说哉！无端而东儿死，生世十九年耳，聪明而不禄，诚悼痛之，许一鸣同时死，黄树因同年死，于是习《般若》，不能融贯。逾年而同怀姊死，又聂耦庚死，乃发愤治《智论》而《般若》娴习。虽得毕竟空义，犹未敢执无余涅槃以为宗趣也。进治《涅槃》，年已六十，作《涅槃叙》，苦不克就，乃避暑庐山，会散原至，留连数月，而《涅槃叙》竟，而后知无余涅槃之至足重矣。盖“九一八”大水泛滥，东夷猖獗之时也。都城未陷，予于宁院五题讲会，蒙文通、汤锡予二君主持之，大提特提无余涅槃唯一宗趣之

义。会竟而七七事起，竟成宁院讲学终结，岂细故哉？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初以为对小乘之说，继但存疑，数年后，夫乃决知。谁都能有渐之长年，谁非出家而毕生如渐唯此一事？谁于诸宗作穷研融会，征实以得南针？是故知无余涅槃唯一宗趣，不易易也！此所谓激于己而出者也。

韩愈文人，乌足知道，更何论清净寂灭！村姬唯计饱食昏睡，谈何清庙明堂？宋人说理始《太极图》，世俗根由且依稀仿佛，何论出世真诠，又何论涅槃寂灭？辟佛者极恶寂灭，仇而恨之，其非种者锄而弃之。人谓大乘度人，穷极六道，谤者则曰：虽则普渡有情，而所渡仍是寂灭，故佛异端耳。略谈粗义，都讥禅学，试问禅何害于尔，而恶之拒之如是？皆盲昧之流，非恶寂灭，实恶断灭，以断灭为寂灭而恶之也。非恶禅，恶清谈废事，以清谈废事为禅而恶之也。说风是风，盲从不究，世皆败坏，殃及学林，驯至于今，仍是张冠李戴。夫无余涅槃为何如事，天下陷溺为何如危，此乌可已已耶！此所谓激于唐宋诸儒而出者也。

来书请益：无余涅槃，幸加垂示。应重答之，谛听无忽。无余涅槃者，寂灭之谓也。《瑜伽》说有二种寂灭：一者，寂静寂灭。有《涅槃》说四寂静：当来不生，而苦寂静；三毒永断，而烦恼寂静；背恶习善，而不损人寂静；见闻觉知，不忧不喜，而舍寂静。今无余涅槃，增说亦四：无算数言说，而数教寂静；无身，而一切依寂静；无身生苦，而依依苦寂静；不思未来苦生不生，而依依苦生疑虑寂静。此以寂静见寂灭者，依他惑尽之境界也。二者，无损恼寂灭。经说：比丘求寂灭，名真安乐住。又言：由实有无生、无为、无等生起，而有生、有为、有等生起，有永出离。世尊依此密意，说言甚深广大、无量无数，是为寂灭。所具功德难了知故，名为甚深；极广博故，名为广大；无穷尽故，名为无量；有非有不可说，即蕴离蕴不可说，以无二故，不能以数说，名为无数。以其一向无垢，谓之为无损恼也。此以无损见寂灭者，圆成德备之境

界也。《瑜伽论》言：依他起上无遍计执，便是圆成，是故依、圆皆寂灭也。亦可谓依他惑尽，略如《摄论》说彼果断；圆成德备，略如《摄论》说彼果智也。不可说无住非无余，智则异寂，而不明相应义也。

无始时来，恒河沙数诸佛世尊，最崇最上，曰无余涅槃。释迦说法四十九年，最终归趣，亦大演涅槃。以是因缘，而后吾人饮甘露味于一切法海，若全襟骊珠在握，是故智者先务之急在《涅槃经》，岂不然欤！此经说三德：曰解脱德是体，曰法身德、般若德是相、用也。其宗趣有三：曰涅槃是常，解脱体也；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曰一乘，《大涅槃经》见性成佛，法身、般若，相、用也。是三德者，不即不离，不一不异，至微至妙，妙于相应。夫相应者，不可思议，法尔如是境界也。

经言：我今当令一切众生，及以我子四部之众，悉皆安住秘密藏中。我亦复当安住是中，入于涅槃。何等名为秘密之藏？犹如字三点，若并则不成伊，纵亦不成，别亦不得。解脱之法亦非涅槃，如来之身亦非涅槃，摩诃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异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为众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细味经言，而知相应至妙之义，一语具三玄，一玄具三要是也。举一涅槃而即具三德，一语具三玄也。举一解脱，法身以充其量，般若以显其德；举一法身，清净无垢本于解脱，功德无边资于般若；举一般若，因之为无分别起于解脱，果之为一切种智成于法身，则所谓一玄具三要也。皆相应义也。并则一划，纵则一贯，谁居左右，谁为始终？面目无序，君臣无位，淆混一团，法相乱三，是则即也，一也，有过也。别不具三，解脱则有小而无大，法身则详增上而略本质，般若则明用而非诠体，非圆相也。异地而处，三法虽具，不相连属，非妙相也。是则离也，异也，亦有过也。伊之三点，非并非纵，亦非别异，而仍三法。以法相谈，则治而不乱；以至理谈，则融洽无间，相应之妙如是哉！

是故，菩提、涅槃曰二转依，此二皆以毕竟空而空，则无二无别，相应义则然也。寂则凝然不动，智则万化皆通，无碍自在，相应义则然也。佛各具法身，而同一法界，亦相应义则然也。《起信论》开真如、生灭二门，而不立正智法，谈者说同归一法界，则止有一法界，其不明相应义，而过现重重，大都然也。无余涅槃既大小殊，其为异门亦大小异，解脱则同，法身、般若不同，所以异也。寂灭异门，小乘有八，断与无欲、灭谛断知及沙门果有余、无余；大乘无量，略二十六，《瑜伽》说也。《涅槃》解脱一百余门，法身有四：常、乐、我、净。然一百余门可摄于彼二十六门，彼二十六门可摄于此常、乐、我、净四门。常、恒、久住、无变、有法，摄于常也；舍宅、洲渚、救护、归依及与所趣、安隐、淡泊、善事、吉祥，摄于乐也；或摄于我也；无转、无垢、难见、甘露、无忧、无没、无炽、无热、无病、无动，乃至涅槃，永绝戏论，摄于净也。常、乐、我、净可摄于一，一之为归，寂灭是也。诸行无常，寂灭为常也。生必灭故，寂灭为乐也。我得八自在，寂灭则我也。一法界清静，寂灭则净也。是则一百余门与二十六，常、乐、我、净尽之矣。常、乐、我、净，寂灭尽之矣。寂灭者，定境也，名大三昧深禅定窟，亦名无相三昧，无色、声、香、味、触、生、住、男、女十相，无色而住去、来、进、止，如是之义诸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此定境界犹如虚空不可坏灭，名涅槃界，亦名法界，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此性当住，又名法住性、法界性、法尼夜摩性。若有此尼夜摩三摩地者，于诸有情心无顾恋证于涅槃，退转诸佛法门，不得入于究竟之慧。是故菩萨舍而不证，近住而已。一切如来令从定起，超第八地乃至法云，入佛内证作诸功德，如来变化所为事毕，然后住于真身，隐而不现。此寂灭境，佛对小乘说为无色，对大乘说色。无余涅槃，非断灭境，一真法界，清静无垢而已。灯明灭尽，灯炉犹存；燃木灭尽，灰质犹存；烦恼虽灭，法身常存。非胎藏生而微妙身，初地应寂能意生身，此之谓也。

《维摩诘经》舍生死而乐法身，从如是无量清净功德，生如来身是也。定慧相资，乃得生显；慧从定生，不定无慧；定从慧显，不慧无定。刹那相应，不可说二，而寂灭则一也。寂灭就用、就智、就慧相应边言，亦名密严国，是内证圣智之所行，是大明妙智之殊称。《密严经》言：此土最微妙，不假日月明。佛及诸菩萨，清净光恒照。无有昼夜时，亦无老死患。殊胜密严宫，诸天所希慕。最上瑜伽者，地地而进修。其身常清净，而生密严国。得解脱智慧，如来微妙身。三德相应义，此亦如是云。又云：极乐非胎生，光净悉瑜伽，若比于密严，百分不及一。

上来所谈寂灭诸义，于无余涅槃已得其概。略说如是，若欲详明，读《大涅槃经》、《大密严经》。

覆梅撷芸书一

（三十年十二月六日）

连接二函，于菩提、般若义详细明辨，可谓古之勤勇哲人。渐亦何知，但本圣言解析之而已，敬述如下：

来函问：般若与菩提何分？般若是根本智，抑是五及五俱意识，又四真中之前二及率尔或至决定，或现量亦比量，皆是般若否？

答：自唐宋以后，说教多不娴名相，所以纷纭难悉。龙树《智论》，明明说观实相慧是般若波罗蜜，是则非实相观皆非般若也。实相者涅槃也，菩提全体与涅槃相应也。除全体相应而相应者，般若也，是谓般若为行中相应，菩提为果中相应也。龙树说世间现量如牛羊眼，非涅槃相应之现量，为有漏故也，有漏必流转也。嗟乎！般若岂易言哉，必与真应，乃见道，入地称修六度，然初地入定无漏，出定有漏，必六地满尽、七地无相，方称出世，自初至六，配度以次，至是乃可云般若耳。地前所修，随顺般若，趣向般

若，临入般若，权称般若，非实般若也，非波罗蜜多也。般若既称为观实相慧，是为无漏行。如来尽未来际作诸功德，岂无所行哉？般若为佛后般若无漏行，在《华严》为佛后普贤行，佛与菩萨判之以位，岂判之以事哉？审此则一切所疑皆可解矣。

来函问：四智是般若，抑是菩提？

四智是般若上分析之相（依各识而分），般若是四智上发现之行。

来函：三德不说菩提，意涵般若中，或文字通用，否则依龙树言，但有般若而无菩提矣！

答：菩提是果，般若是行，涅槃之解脱身，此一德大小相同，涅槃之法身是大牟尼，小不能与。所以不能与者，有菩提，无大菩提故也。大菩提以出缠真如为大悲、般若，常所辅翼，尽未来际作诸功德，如是而成，此所谓无住涅槃也。菩提者，佛之果名也；般若者，佛所以为佛之行也，即化身、报身之行也，即佛后之行也。三德以法身对解脱身言，而法身以般若现，法身即菩提也，法身亦佛之异名也，非不言菩提也。

来函问：观缘智、十二缘、菩提、涅槃四种名相解释，藉明有因因、有因，有果、有果果之义？

答：观缘智者，观十二缘实相之观慧也，即般若也。十二缘者，中道也，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烦恼即菩提也。十二缘实相是佛性，佛性犹胎中人，佛犹出胎人也。菩提者，佛也，由佛性而佛，即胎中人而出胎也。涅槃者，法住也，清净法界，一真法界也。此所以显得，由菩提显也，菩提则所生得也，成佛然后见性证真也。是故以智而得缘因因，而后因成也。佛性而佛十二缘，而菩提，因果自然之理也。以生果显究竟果，所谓以佛用得佛体也，所谓以果归果果也。略谈数语，详须多读经论，《大智度论》是极要也。

覆梅撷芸书二

(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

前覆书论般若义数条,想已寓目。今复得来书,问般若义数条,想见公用功至勤,研讨深入,故又答之,幸察。

来书一问:般若为用,而言真如是般若;若般若为体,则无法不应是用?

二问:经既以真如为般若,相宗又以真如为圆成实,而经言般若非圆成实,何耶?

三问:经言见闻嗅尝,无常痛箭,又言诸法空相,不生不灭、非染非净,何耶?

一答:凡学须根本义明,本义不明,一切自碍。此有二义:一、二转依非一非二义,二、舜若言是空而无,舜若多言是空性而有义。二转依非一非二者,菩提与生灭合是用(化即是用),涅槃不与生灭合是体(非化即体),不能浑而为一法故,此化、空二法,莫不皆以空空而空,不能分其谁空谁化。盖正智缘如时,能所相应非二相故,一相寂灭而无相故,此是《空性品》经义,请披读其文而研之。般若是菩提因,观实相慧,观慧自是用,而非与体为一也。慧与寂应为智缘如,自不与体条然异而为二也。就慧义边言为用,就应义边言为体,所以文于各处不同也。

二答:三性是依他起上事,与依他异而为遍计,不与依他异为圆成,皆用边事,三性不离唯识也,文既就般若相应义边而言是真如,则非谈观慧用边事,故言非圆成实也。唯识以用圆成为真如,亦其与体相应而已,故曰即是唯识性也。

三答:《心经》“五蕴皆空”、“是诸法空相”,此空是空性也,色空不异而即,则空相即法相,法相即空相,皆实相也。实相之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此空相是实有也,其非系非离系,亦如是

也。非实相之色，空中无是色也，即见闻嗅尝之色，无常痛箭，空中实相无是色也。此问《教训释》稿在正刚处，公可函索，是稿无义不陈，若得一读，公自此诸义冰释，无复疑问矣。然菩萨病为众生病，或是后更多问，亦不可知。

覆梅撝芸书三

（三十一年二月十二日）

顷读三日来谕，敬悉一切，《院训释》已刻竣，前示加入之义，已加入呈览。唯净土义则无从加入，盖与此文谈佛境界、尚顿义不同，又与菩萨行由渐而顿义不同故也。唯智学染舍而取净之第八净土义，言瑜伽所生胜于极乐，已有他力意，但比较极乐之生为胜而已，故亦不必加也。若要另发挥一文，容俟他日为之。

第二函四问，如经论之问，透辟无伦，此是菩萨代众生决隐析疑之作，岂真少读书而幼稚者哉？今为答之。凡人情执，无义不求死式，而绝无虚灵空活之趣，故悟解不生，贯通无日矣。此有五义：

一、无余界非断灭一切人境也，但微妙不可思议而已。所谓一真，所谓清净，一切无少欠缺，故言二种寂灭：（一）寂静寂灭；（二）无损恼寂灭。无损恼寂灭，则无边功德具在也。

二、菩萨学时非证时，学时于无余界但游观而不入住，证时则学满而可入住。然亦入大定窟，而非入灭也。故菩萨无住，以学满而证为止。佛无住，以证后相应先时菩萨发愿，今日遇缘发现以作功德为始也。

三、佛更不复志愿，志愿皆为菩萨时具足，满足而后成佛。无为之状，即为隐、为不现。其作功德，皆应菩萨时志愿而已。化身、报身不论矣，多宝塔中，涅槃佛说《法华》，即是此义。

四、常、乐、我、净具摄三德。小德名解脱身，大德名法身。

所以能法身，惟般若为能，故曰三德。涅槃八相中，声闻但六。六即解脱身，不能真实，即不得法身；不能我、常，即不得般若。常，是法住；我，八自在，大作功德正是八自在威力也。

五、如如、如如智不可言一言二，即空理与色法亦不可言一言二。般若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亦然。总之，微妙境界，一切无缺，非一切断灭也。

略陈五义，四问之疑不出乎是也。隐而不现，佛微妙身，众障不相应、不相见，说隐而不现，入大定窟，无为自适，说隐而不现也。无余涅槃之色，即微妙色，如无色天之泪下如微雨也。法住之常，对断灭或间断说，非如执家说死常也。《内院杂刊》云：如来变化至隐而不现，文引《密严》。此寂灭境至对大说色，引龙树《智论》。

覆梅撷芸书四

（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问：《华严》“一切诸佛身，唯是一法身”半偈不明，疑是译者之误笔。

诚然诚然，藏中此种处甚多，明唯识者当能一一了然，故吾《院训·释教·研究文字》，最初在唯识宗也。欲详半偈，当详一法界，今释之。出缠为法身，佛身者，即法身也。故凡诸佛身皆谓法身，净业圆满，等同不异。据不异言，谓一法身，非尘尘诸佛共一法身也。无法非空，岂犹有刊定一法为一法身哉？法在人，为法身；法在法，为法界，故名一法身，亦可名一法界也。诸佛各一法界，此之所谓诸佛非一佛也。诸佛同一法界，此之所谓法界不异，净业如一也。法界无量无边，周遍圆满，必无不净，故时须三僧祇，有情须皆作得度因缘，然后成佛，谓为法身，一切有情皆一法界中法故也。何谓一切有情皆吾一法界中法耶？托质变

相，皆吾相分，一也；互为增上，二也；皆遍一切，光光相网，三也，故一切有情皆吾法界中法也。诸佛唯一法身，譬如同业众生感报娑婆，皆网于一处，谓为一世界，其实皆无量无边有情之无量无边世界也。

覆梅擷芸书五

（四月九日来函，六月节录以应）

来函谓此次致恩洋信中，精义甚多，可否由公或令门摘出若干段，俾日后及现今十方得读云云。敬遵所命，节各函义如下：

道之不明也，一、不明权实之法，而将权作实；二、不明总别之法，而得总或不得别、得别或不得总。由前而说，是为舍月观指；由后而谈，是为负固不服。欲道是明，焉能忽此，请略言之：

慧日休光，部执竞计，世友以诸部驳杂而立有部，分别以有部执私而变经部，大乘龙树始创空医有，大乘无著复明有拯空，贤首、天台又以性相各诠一隅未能融贯，于是华严圆融、法华一乘之教出。诸宗林立，固自有其谁是谁非、谁正谁颇，今且不谈。谈凡立教者，皆自挟补偏救弊之意以俱来之旨。推其补救之迹，因彼而后有此，此虽成理，卒系于彼起，谁为崛起一峰插天、天外飞来，无因缘而契第一义，则皆非是，是故教外有宗不可谓全属虚妄也。既非虚妄，不应毁弃。所不毁弃者，又非是便其悟、贪其顿也，诚欲直握骊珠、破阵擒王，认实为实，不欲认权为实也！念念佛，法法佛，非教非禅，教之步步为营，宗之念念注的，诚欲其相成也，则所谓佛境而菩萨行也。徒知佛境，知总不得别，禅与天台方便入门之术，觉非尽善；徒知菩萨行，知别不得总，则般若明义，云何后世而增上慢哉？《瑜伽》立教，云何后世而蹈入破碎支离哉？是故负固不服者大可虑也！

遍一切法皆是性、皆是相。性遍一切法故，有七真如；相遍

一切法故，有真如相、法界相。不可分一切法中但因缘所生法为相，但无为法为性。性相二宗之名，为自来讐说所误，今应矫正。

菩萨摄受有情为一体是也，而不达有情本来一体，则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何谓所以然耶？大悲者，佛法根本也，若不从一法界出，有何交涉而谓之根本哉？菩萨摄有情为一体固也，何以有情为有情、我为我，而谈一体而能一体耶？又何以不相交涉，而谈摄受而能摄受耶？必推至一切有情皆吾一法界中法，取怀而予，乃能一体，乃能摄受。是故不达有情本来一体，参理解义终未彻也。

立理事分别之说以判一切缘起。甚矣！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其所谓理，若何为理；其所谓事，若何为事？是不可以彻底明辩欤？一真法界理耶、事耶？岂不谓理，然大牟尼名法，牟尼理也，大牟尼则无量无边功德事也。无余涅槃理耶、事耶？岂不谓理（涅槃是真如异名），然弥勒谓一寂静寂灭，二无损恼寂灭，寂静则理，无损恼则无量无边功德之事。二转依理耶、事耶？岂不涅槃理而菩提事，然《空性品》佛说：是二法皆以空空故空，不能说其谁化、谁为非化。第一义谛理耶、事耶？岂不是真谛理而俗谛事，然无著《顺中论》说：不异世谛而更别有第一义谛，无自体如本性空如，此则是谛，一相所谓无相，真俗不分，理事可分乎？离言自性理耶、事耶？岂不离言是理，然《真实品》中明明说是事，又多义发明是理。色即是空，离言自性之色即是空性之空；空即是色，空性之空即是离言自性之色，色空可以理、事判耶？是故空中无色，无言自性之色，岂无离言自性之色哉？若以理、事立义以成宗，则真实投降台、贤。何也？天台说一念三千，贤首说理、事无碍法界是也。尔以理、事不乱说赖耶缘起，台、贤则以理、事不碍说真如缘起，为有理、事之立义，遂不能徒执不乱义而拒其不碍义故也。是故释义不精，随便立宗，未有不前门拒虎而后门进狼也。理、事二义立宗，并不见《阿含》，惟凭臆见，臆

见可为权度以衡人哉？又言执事为理，何以见染净一如？岂不凡言一如，皆唯是理？然吾但闻说烦恼即菩提，未闻说烦恼之理即菩提之理，盖离言自性之烦恼事，即离言自性之菩提事，事本幻而不实故也。若执死事是实，而又于死实事外，谈非事是一如，事中之理乃一如，如此见解，真所谓堕五百劫野狐禅也。

谈者问曰：此说理事立宗，适暗投台、贤固也，故真如缘起之说，台、贤诚不谬乎？

答：体用不分，乌乎不谬。

问：台、贤既谬，而理事又不可硬作分别，然则以何缘起？

答：以圣言量所说为缘起。《般若》说：与生灭相合为菩提，是化；不与生灭相合为涅槃，非化（说不与生灭合不合，不可说不生不灭合不合），是则为正智缘起。《楞伽》说：自心所现相续而生，生已即灭，名刹那法，如来藏名藏识，所与意识诸习气，俱是刹那法，是则为赖耶缘起。正智缘起、赖耶缘起，持业释也。缘起是正智、赖耶之相，正智、赖耶是缘起之名，有相有名，不可名先于事也。唯识家以其能变所变功能之相而立唯识之名，非持业释如何？今之谈学，每每执死成法，看不活动，如说缘起，必先立理事，又立非理而事，为缘起之因由，是以动辄皆过，则死法之为害也。是故应说生灭之为缘起，万不可说非理而事之为缘起也。

覆梅撷芸书六

（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来书说一法界义，相宗、台、贤都少发挥，欲渐作专论或短文，此是至要法事，敢勿如命，但年来精力衰颓，著作须逻辑精详，诚不能从事，短文亦所不能。无已，则在此覆函中略谈数义：一、法界、法身别，二、如来藏与法身之性得、修得别，三、生因为

正智缘起、缘因为真如缘而非起别。三义既明，足免法相淆乱之虞，聊以慰先生悲愿而已。

法界者，法谓一切有为、无为之圣法，一切圣法生长依因名界，则界即依止义。一切法实性、一切如来自体名界，则界即体性义。清净无生灭，犹如虚空，具足功德，即涅槃，即真如。如来自世、若不出世，此性常住，诸佛有情平等共有，即法住，即法性。《佛地经》以虚空一喻解诸十难，至详且尽也。

法身者，体依聚义，总说为身。体依义与清净法界之界同，聚义则身所独，即此身聚五法为性，兼摄四智心品，不仅与清净法界同，二转依果皆此摄，故《金光明》说如如、如如智故，是则以聚义谈身。三身无别，总名法身，若以体依义谈身，则身有分别，自性身名法身，受用身、变化身不名法身。自性身者，《庄严》由依义、心义、业义说诸佛三身平等无别，《佛地》则说各有同异，虽法身共有无别，而就能证因仍有差别。《摄论》自性法身，依业同《庄严》，而无量现觉则同《佛地》，《金光明经》以多复次诠法身总义，至详且尽也。法界、法身，一切众生平等共有者，性有也，非修得也。修得则唯佛有，下续详之。

如来藏者，圣教染净所由立，而圣修所由出也。《胜鬘经》：自性清净如来藏，而客尘烦恼所染，此染之所由立也。七法刹那不住、不种众苦，不得厌苦，乐求涅槃，如来藏无前际，不起不灭，法种诸苦得厌苦，乐求涅槃，此净之所由立也。在缠为如来藏，出缠为法身。若于无量烦恼藏所缠如来藏不疑惑者，于出无量烦恼藏法身亦无疑惑，此则圣修所由出也。非坏法故名为苦灭，无始、无作、无起、无尽离尽，常住自性清净，离一切烦恼藏，此则性有。生佛不异，而其分位则有差别，法身为烦恼所缠，生灭流转名众生界，厌苦舍欲，于十波罗蜜八万四千法门而求菩提，说名菩萨，永除烦恼垢、清净住法性、一切法自在说名如来应正等觉，此则修有生佛不同。

然修之云者：无漏种子最初本有，蕴如来藏中；次则如来藏中种子发生现行，则见道生如来家；又次正修，于如来藏除染分证法身；终则修满，金刚道后，异熟尽空，如来藏中无垢充塞，遂坐道场究竟修得，流转凡夫又乌能有？如佛身之于佛性，一切众生有佛性而非佛身者，佛性为烦恼所障，而不能眼见佛性也。法身之于如来藏，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而非法身者，如来藏为烦恼所缠，而不能修净于如来藏也。是故学者不恃性得而重修得也。阿赖耶即如来藏，发挥舍染义说阿赖耶，发挥取净义说如来藏也。

菩提所生得，涅槃所显得。生是用能义，种子发生现行，皆用能边事。显是常住不动义，如灯显物，非如功能渐渐生起事。性则终古是性，用则终古是用，既说缘起，便非常住，而又说常住生起，便自语相违。故说缘起者是正智边事，非真如边事。《空性品》说：化、空二法，皆以空空故空。不能辨别谁空谁化者，虽则均在空空中不容分别，而法法凝入，亦不容淆乱故也。

然见道必须二障全伏，相应涅槃，然后菩提种起发为现行者，何耶？独头菩提力能羸弱，不堪自起，须得涅槃强力，助之而起。亦如所云慧由定生，定为慧助故也。涅槃虽非缘起生因，而是缘因。是故说缘起者，起则证智边正因事，而缘亦真如边助因事也。此义是灵泰义，樊师解正智缘如，挟带体相为缘，是谓以能带相。灵泰则说相亦带能，譬如病夫无力自起，强者挟其两腋而起之；譬如竿袋不能自起，仗腰间带，带而起之。病夫竿袋为智，强者腰间为如，如能助智而起也。谛审此义，是增上义，作意如理，因即采之，解决一切。

乃直判之曰：真如止可为智助缘，不可遂说真如缘起也。自如来藏中本有无漏种子发为见道现行，皆生起边事，故可昌言正智缘起也。《起信论》所以种种堕过者，堕在不立正智以对无明也，故直揭之曰：正智不可不立也，五法也，二转依也，圣教如是

也。又直揭之曰：正智对无明，不可不立也。《大般若经》说：若于如是无所有法不能了达，说为无明。《密严经》说：法与理相应，明了能观，见说为正智。是故所知障，无明也；发菩提心，去二障，正智也。而不立此，转辗堕过，职是由欤？

染净依于藏识，迷悟依于真如，染净自是有漏种子、无漏种子也。如来藏之净种、阿赖耶之染种，皆名藏识也，染出于无明，净由于正智也。无明为迷，正智为悟，以迷悟而成种。而其所以迷悟者，则依于法界，仗法界力助之而起，是故因缘须仗增上也。是故学者须由多闻熏习而起，发心有四因、四缘、四力，而皆不遗增上也。是故无明、正智为对治事也。

此义易明，而人皆蔽。读台、贤书，粗得智如不二，即说真如缘起，而不能辩其非是生因；固定唯识，执死智如不一，但见说一法界种种义，即斥为真如缘起邪说到来，而不能辩其非无缘因，是皆徐六担版汉，不可与之谈佛法，且终身堕五里雾中而不求廓清之道，诚可哀也！

三身义，窥基说如《十地》、《金光明》、《楞伽》、《金刚》、《般若》、《涅槃》、《胜鬘》、《解深密》、《法华》、《无垢称》等经，《瑜伽》、《摄大乘》、二《般若》、《对法》、《佛地》、《唯识》、《宝性》、《庄严》等论，《法华》、《无垢称》等疏，广辩其相。然于《不增不减》、《如来藏》等经，《法界无差别论》、《法苑义林章》，亦所当究。

覆梅撝芸书七

（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

来书云：《楞伽》、《维摩》于众生如幻义虽详，然未说众生一体，发生大悲毋乃大难，愿为详说一切众生一体义。承示如此，此之知见，非直探骊珠、问鼎轻重者，那能道得？盖此一体义不明，侗者不得精微谛当，谈圆顿义终属支离，严界者不得广大自

然，行大士行终非亲切。有鉴于此，径情发问，是真度众生者，是真探法界者，故应作答也。

所云众生一体者，诸佛以法界为自性身，则体者法界也，谈实体于众生，而无边法界皆同一味，是为众生一体。若是应谈法界众生义，此有四义：一者，法界系众生界义，是一体义；二者，众生界属法界义，是一体义；三者，一体义，是增上义；四者，一体义，是毕竟空义。四义悉明，一体义晰，亶其然乎！

云何法界系众生界是一体义耶？《胜鬘》说：如来藏是法界藏，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众生如来藏于法界中，有是三法：一、依本际相应法界体，说众生有自性清净心；二、依本际烦恼所缠法界体，说众生客尘所染自性清净心；三、依未来际一切法、根本一切法具备平等法界体，说众生即法界异名，是故众生界是法界。《涅槃》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者，诸佛皆以此为性，即如来体性也。体性是法界，而在众生身中，是故说众生界是法界。《涅槃》又说：佛是有情成。凡是有情皆可作佛，一切众生皆是有情，是故众生界是法界。《瑜伽》说无余涅槃，其无损恼寂灭中，所有功德无量无数，难可了知。凡言功德，皆不离一切众生，是故众生界是法界。《唯识》说：大牟尼名法。法身之牟尼必大，大于作功德度众生，是故众生界是法界。均是法界众生，云何不为一体？

此其义不明，必舍众生而求法界，但计法界清净，契尼夜摩，何恤焦败是嫌，沉湎永溺！如非法身而解脱身，非大寂灭而寂静寂灭，无上法王永无希望。无上法王者，一切众生界所积而成也。法界无边，众生界即无边，一切法界清净周圆，一切众生皆得灭度，然后大业咸熙，证等正觉，是故优钵昙华时一出现，三阿僧祇仓卒难成也。鉴于此义，是故行菩萨行，念念法界而念念众生。

云何众生界属法界是一体义耶？《般若》以实际为刊量。经

言：非度有情于实际，乃度实际于实际。是故菩萨观满法界众生，实为观满众生法界也。是故说法界是众生界。经云：众生众生者，即非众生，是名众生。无著五例释段段文，释“即非众生”句为安立第一义。第一义者，清净法界是也。是故说法界是众生界。经又言：胎卵湿化等灭度，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众生本无，实唯一法界是也。是故说法界是众生界。众生均是法界，云何不为一体？

此其义不明，一者，必谓众生实有、实度众生，是则生实度实，云何毕竟空义？唯毕竟空是佛境界，非毕竟空，云何为佛弟子？经言：若菩萨有众生想者，即非菩萨。说非菩萨，则外魔也。《般若》以无所得为方便而求一切智智，又云学法界于一切法、学一切法于法界，若修学菩萨最初不明无所得佛境，而惘惘然行一切法菩萨行，则功德愈弘大，有所得者亦必与俱弘大，又安所望于归其有极？二者，必谓众生与法界为二，是则众生非法界中物，彼摩诃衍以他为自者，终不得解而疑无根，无根之修虽信不了，虽坚强不息，其后遇缘必仍退堕于声闻小乘。又寂灭寂静之法界如此，希奇胜赫之功德如彼，既不相融矣，则《华严》之举足下足，当愿众生，《般若》之举足下足，求本性空，均无刹那互相容忍，何以圣教动称不二法门？若知唯一法界，凡所修行非度一切众生，乃圆满于一法界，斯则一切无碍，冰释涣然。

云何一体义是增上义耶？《瑜伽》说阿赖耶相，谓赖耶亦是有情互起根本，一切有情相望，互为增上缘故。所以者何？无有有情与余有情互相见等时，不生苦乐等更相受用，由此道理，当知有情互为增上缘。《唯识》因缘不涉外境，而《瑜伽》增上相网如一，众生所以一体也。众生一体，于法界中，何独非然？是故华严世界帝网重重，于一毛孔中容十方世界，将此都世界并碎为微尘，亦一一尘中又具无边界。世界无增减，众生无增减，夫然后广大不可思议，则增上义之所致也。

此其义不明，一者，方广道人说圆顿象，堕一合相，无所条理，无所解析，莽莽濛濛，几何不类娑毗迦罗所谈冥谛？二者，因噎废食，以执因缘，却忘增上，但闻一体惶惧不安。岂知以一体义，法乃广大，以一体义，众乃亲切，以法日广，智乃日增，以众日亲，悲乃日炽，念念一体，悲智所系，此之所谓摩诃衍，非几近于声闻乘。《唯识》析义虽甚精微，而《瑜伽》行修却独广大。行大士者，当一谈增上义于《瑜伽》欤？

云何一体义是毕竟空耶？诸佛是空，法界是空，一切法是空，一切众生是空，空是实相，实相是刊量，故得毕竟空相应，去菩提不远。

来书所云《楞伽》观众生如壁画，《维摩》观众生如五大、六阴，而不说众生一体，云何起悲者？此正是说众生毕竟实相，此正是说众生以法界毕竟空为一体，此正是说无缘大悲之所由起。菩萨以实相为刊量，无念无依不在实相中，众生是吾一体，一体空而不空，以是悲起；众生同一法界，法界空而不空，以是悲起。《思益梵天经》云：一切法无我、人、众生、寿者，而众生以为有，菩萨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体、无住、无执藏、主宰事物我所，而众生以为有，菩萨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生、无灭、无垢离三毒、无去来、无造作戏论，而众生以为有，菩萨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空、无相、无愿，缘生静寂，而众生以为不然，菩萨于此而起大悲。菩萨悲起而行修，诸佛悲起而立教。若众生自知毕竟空，菩萨不必行修，佛固不必建立至教也。是悲切于一体，悲切于一体之人，不自知其实相空也。

此其义不明，则所起之悲皆不外世间相，皆有缘之悲。骨肉之痛，痛彻心脾，悲也，而非大悲也。观一切众生百一十苦而起悲，大悲也，而非究竟大悲也，皆不免有情缘与法缘也。夫有情与法缘皆非二空，异毕竟空义，君子不以为极至。《华严》：善财入弥勒楼阁，羡慕无边功德。弥勒弹指，使其出定，示为梦境。

《华严》叙述功德不可思议，而皆谓为梦现，则毕竟空义，无缘之悲之所生故也，斯乃所谓极至也。发智观空，空应智彻，然后悲竟，是故根本大悲生于智，而增上大智生于悲。

四义如此，是则众生一体是法界义，是毕竟空义，佛境在是，佛境菩萨行在是，先生以为何如？

杨仁山居士传

（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清末，杨仁山居士讲究竟学、深佛法，于佛法中有十大功德：一者，学问之规模弘扩；二者，创刻书本全藏；三者，搜集古德逸书；四者，为雕塑学画刻佛像；五者，提倡办僧学校；六者，提倡弘法于印度；七者，创居士道场；八者，舍女为尼，孙女、外甥女独身不嫁；九者，舍金陵刻经处于十方；十者，舍科学伎艺之能而全力于佛事。菩萨于五明求，岂不然哉！

此土思想，涵盖浑融，善而用之，登峰造极，故曰：中土多大乘根器；其不善用，则凌驾颛顼，毫厘千里，亦足伤慧命之源。北魏菩提流支，重译《楞伽》，大异宋译，译籍虽多，岐义屡见。于是《起信论》出，独帜法坛，支离笼侗之害千有余年，至今不熄。盖《起信》之谬，在立真如门，而不立证智门，违二转依。《般若》说：与生灭合者为菩提，不与生灭合者为涅槃；而《起信》说：不生不灭与生灭合者为阿梨耶识。《瑜伽》：熏习是识用边事，非寂灭边事；而《起信》说：无明、真如互相熏习。贤首、天台欲成法界一乘之勋，而义根《起信》，反窃据于外魔。盖体性、智用，樊乱淆然。乌乎，正法！乘教何分，而教网设阱，都谈一乘，胡薄涅槃，天台过也；不明增上一皆合相，圆顿奚殊，袭四而五，贤首过也。柴师西返，瑜伽、唯识日丽中天，一切霾阴荡涤殆尽，诚胜缘哉！有规矩准绳，而方圆平直不可胜用，法界一乘建立，自无殒越之殊。

独惜后人以唯识不判五法，圆顿甘让华严，而一隅自守，职其法义，精审有余，论其法门，实广大不足耳。

仁山居士，学贤首，遵《起信论》，刻贤首《起信论义记》及《释摩诃衍论》，而集志福等注以作疏。博求日、韩，得贤首十疏之六，与藏内十余卷，都二十种，汇而刊之，曰《贤首法集》。刻《玄文本论》，而详论五位以笼罩一切法门。然其《与桂伯华书》曰：研究因明、唯识，期必彻底为学者楷模，俾不颛预笼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觉。明末诸老，仗《宗镜录》研唯识，以故《相宗八要》诸多错谬。居士得《唯识述记》而刊之，然后圭臬不遗，奘、基之研讨有路；刻《门论》、《百论》等，然后中观之学有籍，而三论之宗复明。尝示修禅，曰离心、意、识参，曰守当前一念，曰《中峰广录》善，然后禅有彻悟之机，而宗门可入。与日人论十念往生，而必发菩提心，然后净土之宗践实。唯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柏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等，亦云伙矣。然其临寂遗嘱，一切法事乃付托于唯识学之欧阳渐，是亦可以见居士心坎！

居士喜奇书，有老尼赠以《金刚经》，数年后又于皖肆得《起信》、《维摩》、《楞严》，循环研索，大畅厥心，因而遍觅经论，又卒不一获。于是发愤而起，与王梅叔、魏刚己、曹镜初等谋刻《大藏》全经。独江都郑学川最切至，厥后出家名妙空，创江北刻经处于扬州砖桥鸡园，而居士创金陵刻经处于南京。居士在英牛津时，与日人南条文雄善，后仗其力由海外得古德逸书三百种，抉其最善者刻之。而倭印《续藏》，居士亦供给多种。然以为《续藏》芜杂，应区别必刊、可刊、不刊三类而重刻之也。

居士尝谓，刻经事须设居士道场，朝夕丹铅，感发兴致，然后有继，以渐而长。昔年同志共举刻事，乍成即歇者为多，虽砖桥刻经不少，而人亡业败，以故设立学会于金陵刻经处，日事讲论

不息。今以避难移川，而刻事犹未衰歇者，由是而来也。

居士谓比丘无常识，不通文，须办学校。当时金陵南郊、扬州、常州，皆设僧学，而金陵刻经处办祇桓精舍，僧十一人，居士一人，以梵文为课，以传教印度为的，逾年解散。因询居士何因歇废，居士以无学生答。意以奘师未游印时，《婆沙》诸籍精熟无伦，今欲印游，须研解固有学义，而后法施资粮不匮。今时印通，若谈游印，非仍居士之说无当耳。

居士于事纯任自然，每有水到渠成之妙。尝谓渐曰：牛应贞女梦中读《左传》全部，以志不遂而夭折，此父母不善处之之过也。故于女圆音任其出家，于孙女辈听其独体。辛亥八月十七开护刻经处会，居士问几钟，而曰：吾刻事实落，吾可以去。即右胁而逝，盖自然如此，生死亦自由矣。

居士于事又复能舍，金陵刻经处经营五十年，刻经三千卷，房室数十间，悉举而公诸十方，以分家笔据为据。此犹物质，而精神亦舍。居士聪慧娴科学，从曾惠敏赴英、法，又复从刘芝田赴伦敦，广有制造，悉售于湘时务学校，而以其资创金陵刻经处。居士善工程，李鸿章函聘不往，曾国藩密保不就。志在雕塑，先事绘画，成《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灵山法会图》，布列数十人无间隙，雕刻则极其精微，而又一本《造像度量》，使人观想不误。

居士名文会，字仁山，石埭人。父朴庵，成进士，官部曹。居士二十七失怙，家贫世乱，跣足荷枪从戎，百炼险阻以成器，而一趣于佛事，年七十五而卒。著有《等不等观集》若干卷，《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一卷、《注》一卷，《十宗略说》一卷，《观无量寿略论》一卷，《阐教编》一卷，《阴符》、《道德》、《南华》、《冲虚》四经“发隐”四卷，《论》、《孟》“发隐”二卷。子自新、自超、福严，孙庭芬、桂芬、颖芬、智生、缘生、雨生、祥生，曾孙时逢、时中。塔于金陵刻经处，遵居士嘱，经版所在，灵柩所在也。

赞曰：居士有言，末法有七千余年，初分时经论不昌，安能延

此长久？居士初生，母梦古刹有巨瓮，启笠则一朵莲华。殆天生居士昌大教于初分时耶！元明来，书则有缺，倪倪仳仳以迄清末，居士出而宗风畅。呜呼！岂偶然哉！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一月支那内学院蜀院识

《中庸》传

绪 言

一、学有概论，乃有系统，虽不得全，犹知其概。孔学有系统谈，止是《中庸》一书，《大学》犹所不及。顾幸有概论，而又为乡愿所诬，则与无概论等。虽然，概论而原无，不害其无；概论而乱有，实害其有。故欲探学，必辨概论。

二、认寂本体。人非丧心病狂，无不知重自家本体。何为本体？寂灭是也。寂灭非顽空无物也，乃人欲净尽，灭无一毫，而后天理纯全，尽情披露。寂灭寂然，是其相貌，故寂灭为本体也。天下充量，动曰全体。全体者，广大义，顾广大谁逾于寂？天下至竟，动曰实体。实体者，精微义，顾精微谁逾于寂？是故寂之为体也。体但名字，广大精微之寂，则实相也。人但缘目前小境，不肯缘全体大寂者，小儿不知天厨糗备，自不舍手中饼饵，无怪然也。此有三事：一、错，二、骇，三、怖。达者则异。一、错者，不知人欲毫不可留，不知天理别有乾坤，但认寂灭全体无存，此其错也。韩愈误清净寂灭，遂恶清净寂灭，并使千载至今，张冠李戴，岂不冤哉！人何以服韩而不信圣？书难读也，习易从也，蔽之为害也，须辨也。演若达多，晨朝揽镜，自怪其头，骇绝狂走，盖由误来，乃至恶自而骇自，宁有目而返自，故宜辨急也。误而骇，骇而怖，然无可怖。鱼日在水中，人日在寂中，寂焉可离，怖亦不得，但辨之，即哑然也。故欲研《中庸》，须先认寂。

三、为众立教。止有寂灭，是大王路，曾无人道歧于天道，然人质有殊，而皆可尧舜，是以方便，依天道性，立人道教。依天道性，虽杂染种，而随顺清净种，由随顺趣向，而引发转变，乃胎脱其凡家生于圣。是则教与非教之判，判之于寂灭清净是依，流转

杂染是随而已，而世见不知也。形色天性也，然是杂染种寄居清净种之场，而不可随也。教之为舍染取净依，于清净而引发其种也。是故性无顿渐，而教有等差。

四、切求功夫。功夫止是一，不已而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是也。性修非二，二则功夫全然不是；性修非一，一则已至，不用功夫，故曰不已。不欺也，善推其所为也，苟能充之也，拳拳服膺也，固执也，立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同见其倚于衡也，一物也。心莫知其向，何所术而使之不已，然有二方便，曰：厚植善根，增上善知识。厚植善根，不外乎时习，譬如牧牛，若趋水草，徂之归路，久则驯熟而有势引。势引者，根力强厚，如开导依，开前导后，谓之曰引。诗翁陈散原，一日谓予：作诗如有嗜好者，役命于瘾，转辗不舍，功于是深，瘾之为言引也。善知识者：一、人，二、法，三、作观，四、离扰。人，为师友；法，为图书；作观，如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如《净行品》一百四十“当愿众生”；离扰，则可已之缘应远离，持戒第一。

五、非一人之中庸，非高谈性命之中庸。谈者曰：习定是个人事，然则治天下国家，须终日扰攘耶？丛脞之谓何？故知非一人之中庸，而天下之中庸。谈者曰：《中庸》高谈性命，何补经权？然则所谓九经不必一诚耶？离位育参赞，诚不知其复何所为谓之实事。

六、非乡愿中庸。中国自孟子后数千年来，曾无豪杰，继文而兴，盖误于乡愿中庸也。狂狷中庸，义利之界严，取资之路宽；乡愿中庸，义利之实乱，取资之径封。似义实利，别为一途，如半择迦非男非女、亦男亦女，如不死矫乱，非是非非、亦是亦非。其曰无过不及之谓中，则迷离惝恍，无地可蹈也；其曰平常之谓庸，随俗浮沉，无萃可拔也。东海西海，圣人心理无不皆同，而斥为异端，简为禅学，防为淫声女色，一不相避即入其玄，无非凡心支解圣量，遂使心思慧命，戕贼天下后世于邪慝之手，乃犹曰中庸

法尔而然也，人皆尽承曰中庸法尔而然也，嗟乎冤哉！

为上六端，作《中庸传》。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欧阳渐述于江津支那内学院

《中庸》传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庸。中，即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之寂；庸，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通。《庄子》：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之谓道，易穷则变，变则通也。寂曰大本，通曰达道，寂而通曰中庸。未发寂也，与寂相应而中节，发亦寂也，寂即隐也。《中庸》有隐名，无寂名，故曰《中庸》素隐之书也。

《中庸》三大义，曰修道，曰素隐，曰不已。隐，道也；素隐，修道也；素隐而不已，修之成也。文论三义，为三科：曰略论，曰广论，曰结论。第一科略论，有三，初论修道。人皆可以为尧舜，而中下人多，特开方便，建立修道之教，虽修属于人，而道则皆天，趣向于天，修而不已，成功则一，故于人道而溯源天道。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初论修道。命，犹道也。天命，天之道也，先天而天弗违之道，一阴一阳，现成天然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天命不已，贯彻终始，谓之性也。率性者，后天而奉天时之道，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亦天然现成也。此率性，是生知安行事，自诚明谓之性，天道也。修道，以仁、礼所生也。有至德在位而作礼乐，为国以礼，谓之为教。此修道，是学知利行、困知勉行事。自明诚谓之教，人道也。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

独也。

次论素隐。天命不已之为性，故须臾不离之为道。须臾之不离是毕竟道，故不睹，闻之戒惧，为毕竟修。毕竟者，大本也；大本者，中也；中者，隐也，乃其所以为中而素隐也。诚不可掩，大德必受命，虚妄则忽焉没已，真实则日月常昭。用为见显，体是隐微，有大本之体中，然后乃有达道之用庸。君子慎独，独者隐也，乃其所以为庸而素隐也。莫见乎隐，君子之道，费而隐也；莫显乎微，鬼神之神，微之显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后论不已。本曰大，道曰达，量不局于一隅也，充大与达之量，必天地位、万物育，其体在隐，其功在致。在隐，则喜怒哀乐未发上求，发皆中节上求；在致，则拳拳弗失仁勇上求，温故知新上求。其次致曲，致而不已，至诚如神，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矣。人道天道，一也。

第二科广论，文分六段：一段，广修道之德；二段，广道之隐；三段，广修之诚；四段，广修之不已；五段，广修道之礼；六段，广致中庸之成。或分三段：初，道隐，为境；次，修诚、修不已、修礼，为行；后，致成，为果也。初段广修道之德，有三节。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初节，小人反中庸。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以时中。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是以无忌惮。君有短垣，而自逾之，无所不至矣。上天下泽履，履者，礼也。为国以礼，辨上下，定民志，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本实先

拨，天下大乱而不止矣。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次节，民鲜能中庸。饮食过量不及，量是一事，饮食知味是一事。中不在过、不及上求，亦不在非过非不及上求，扞烛扣槃，盲焉得日？髻珠怀宝，不悟终贫。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后节，君子能中庸。有二：初，分述达德；后，总明达德之行。初分叙达德，又三。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一不能中庸者，不如舜之知也。好问则裕，自用则小也。夫妇密迩，察以至天地也。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也。齐乎物论，道并行不悖也。素隐不已，用中于民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二不能中庸者，不如回之仁也。颜子心斋坐忘，三月不违仁。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

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三不能中庸者，不如子路之勇也。辞爵不报，南方之忍；蹈刃不厌，北方之劲，皆不能中庸。君子和则中节，中为天下立本，而始终不变。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史鱼之风者，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此孔子所以恶乡愿而思狂狷也。

下总明达德之行。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素隐之名立于此。素之为言本也，隐之为言寂也，不言本寂而言素隐，则中庸之言也。达德乌乎行？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诚也。君子居素隐之名而行离道之怪，不诚非知也。然君子遵道而行，而不能始终不已，非仁也。君子依中庸行，不知而不悔，则神勇也。《易》曰：“龙德而隐者，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也。怪行，虽有述而弗为。中庸而不悔无所得行，地上无漏者行也。

二段广道之隐。此有二节：一节，君子之道费而隐也；二节，鬼神之神微之显也。费而隐，即道不离也；微之显，即莫见莫显也。此所谓素隐之中庸也。费而隐节又三：初，费即是隐；次，隐不离费；三、素位而行。夫费即是隐，芥子所以内须弥也。隐不离费，无量不出乎现量也，知隐周法界，而后费之大小可以不拘。君子居素位之行，而惟恃有素隐之功，此其所以为中庸也。岂不必素隐，而但素位之为中庸哉！中庸三大义，根依惟在素隐，修道立教，为素隐而立教也；推行不已，为素隐而不已也。明乎素隐一义，而后可以谈彼二义。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明道唯是隐也。道唯是隐，诚为物体也。譬如百体，听命天君，心不在焉，视而不见，不诚无物，无费不隐。诚，隐也；隐，寂也；寂，广大精微也；广大精微，无穷无尽也。有量有边之费，即无穷无尽之隐之所寓。举费，则夫妇与知能；举隐，则圣固不穷尽。天地大小，费也，大犹有憾；莫载莫破，则无穷无尽之隐矣。飞跃造端，费也；戾天于渊，察乎天地，则无穷无尽之隐矣。费而隐，盈天地间皆道，盈天地间皆隐也。象山悟宇宙原是无穷无尽，悟宇宙内事即吾分内事，吾分内事即宇宙内事，知隐也。《楚辞·王注》：“费，光貌也，察视也。”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此明隐不离费也。盈天地间皆隐，故人之为道，道不离乎人，彼不离乎此，恕不离乎忠，彼之所求，不离乎此之未能也。何谓道不离乎人、彼不离乎此耶？道不远人者，人之为道也；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若以道远人，不可以为道矣。若执柯伐柯，视此人之则，造彼人之治，人我之界存，道亦犹以为远矣。

是以君子以人治人，但改而止。而，汝也。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改止，君改其不止于仁，臣改其不止于敬，子改其不止于孝，父改其不止于慈，交改其不止于信而已，所谓思不出其位也。何谓恕不离乎忠耶？能止曰忠，充忠之量曰恕，但是一施，无间乎人之与己，一贯之为，吾道也。何谓彼之所求，不离乎此之未能耶？人二而道一，人封而道通也。隐不离费，是故君子处费而素隐，言行于庸，必求乎中节而应乎中，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也。言行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此明素位而行也。盈天地间皆隐，君子能素隐，故行但素位，素位即所以素隐也。随其行于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之位，而无不得其自于中庸之隐。无不得其隐，则所谓不陵、不援、不怨、不尤，俟命而反求，亦何惮而不为欤？卑迩而高远，宜家而父母顺，亦无非素得其隐而已。君子本素隐之中庸，而行于素位，乡愿则创素位之中庸，而不言素隐。媚世求容，何所用凉凉跼跼、藏身求固，何必不懂懂尔思？乃使天下之人循习安常，老死牖下，曾无豪杰，不文而兴，醉梦悠悠，安知身外？盖未有害于尔家，凶于尔国之至于此极也。

下第二节，微之显也。微之显，又二：初，鬼神体物之显；次，

先王制礼之显。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

此鬼神体物之显也。死归于土，谓之为鬼。其气则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百物之精有所附丽，谓之为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总一诚之为之也。鬼神不可视听，微之至也。然为物体，无物可遗，则显之至矣。至诚交于神明，如在格思，显至如此，又可掩欤？诚不可掩而必举鬼神者，鬼神隐也，隐而后诚也。

下，先王制礼之显。亦二：一、舜受命之显，二、文王以武周制礼之显。先王与鬼神合德，立于礼，犹不遗于体。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舜受命之显如此！

子曰：“无忧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

也。”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文王以武、周制礼之显如此！五礼莫大于丧祭，三年之丧，达乎天子，但有良心而无贵贱，立人道之大本，物之受命于心也。庙中者，四竟之象也，族姓之不淆也，上下之有序也，才能之有选也，群众之得情也，老之有敬尊也，一日之有事，一国之化治也。礼乐而尊亲，死亡而生存，事帝祀天，皆以至诚之极。达至微于至显之场，虽参天赞化而不难，又何有于治国！

三段广修之诚。自“哀公问政”，至“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家语》亦载此文。有四节：初，明修道之概端；次，明行道以德，行德以诚，终无顿渐之别而始有引导之宜；三、明修身以及天下国家，不外知三行一；四、明诚与诚之者，其始有别，而终则同。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此明修道之概端也。为政在人，人必修身而修道。修道以仁义，而极于礼，故君子修身事亲，而极于知人知天。知人则俟圣不惑，知天则鬼神无疑，此唯诚为能。诚者，天之道也；天道

者，诚也。

下明行道以德、行德以诚，终无顿渐之别，而始有引导之宜。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此明行道以德、行德以诚。五、三，一是也。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此明终无顿渐之殊，而始有引导之宜也。朱氏云：“闻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自强不息，其至则一。”吕氏云：“愚者自是，自私者殉欲，懦者甘下人。好学非知，然足破愚；力行非仁，然足忘私；知耻非勇，然足起懦。”

下明修身以及天下国家，不外知三行一。

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此知三也，用诚之具也。下行，一也，用诚于所事之九经也。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九经之目。

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九经之效。

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廩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

九经之事。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自修身以至治天下国家之事，一是用诚为本，犹《大学》之条目也。

下，明诚与诚之者，其始有别，而终则同。初，明善；次，天道人道，差而无差。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初，明善也。以四类征豫之立，言行事道。而道自治民，五推而至明善，乃知止在于至善也。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

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次，天道人道，差而无差也。诚者，天道；诚之者，人道。标也。

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率性则全善在握也，全善在握无所事于知仁勇，不勉而无不仁，不思而无不智，从容而无不勇，此所谓诚者天道，行无所得行，入地圣人能之。其次，则诚之者人道，不能握全善，犹能明善而得一善，又能以仁勇而固执之也。释也。

学、问、思、辨，是择善事；笃行，是固执事。学知利行以之。知行不已，百倍其功，神勇若此，明强必矣，况非愚柔哉！困知勉行以之。惟有致力，曾无成败，教有困勉，圣无独据矣。广释也。

自成之诚，握全善之明，为率性之性。自中得一善之明，执之不已，至自成之诚，为修道之教。及其成功，诚明不二，天人无差。结也。

四段，广修之不已。有四节：初，明天人不已之殊；次，明诚与不已之所以；三、明不已之呈象；四、明不已是天与圣行之体。道以不已而大，功以不已而成，圣凡以不已而判，修道之具，不已而已，此孔学之惟一义也。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此明天人不已之殊也。天道之圣，但以四事以充其量，以至

于成，其性、人性、物性、天地化育，尽而赞之，与天地合德矣。至夫人道之君子，不能四事充量，则必由六等之教推而致之。自初至终，念念不已，则亦至诚矣。夫所谓不已者，不已于不勉不思从容之圣道是也，道惟有一，顿亦由之，渐亦由之也。六等之中：善、信、美、大，是加行智，地前有漏境界；圣、神，是根本、后得智，地上无漏境界也。

其次致曲，曲一善也，一善而致之，可欲之谓善也。曲能有诚，诚自谦也；自谦而自得，有诸己之谓信也。诚则形，形则著，充于内者溢于外，成形暴著，充实之谓美也。著则明，焕乎其有文章，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也。凡此皆加行智也。明则动，有漏善引发无漏善也。动则变，变之为易种也，烦恼相应有无漏种如莠，寂灭相应无漏种如嘉禾，种各不同，趣向易位，谓之为变也。变则化，浑然无漏，发生现行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则根本智而入地矣，所谓大而化之之谓圣也。夫道一而已矣，是非歧二不谓之道，有漏、无漏异种之说，外典所无，此文有所义，应以内典释而明之。释而明之，而后千载以后圣凡有判，因果有趣，不系三有，咸入涅槃。至诚全体之明，在前而知后，物自呈形，不由人索，故至诚前知如神，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也。地前，惟加行智；初地至八地，根本、后得智；八地至十地，唯后得智。中庸一宗趣，详于素隐；中庸三智三渐次，详于此文也。然后知中庸为修道之教也。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故至诚无息。

此叙诚与不已之所以也，诚何以为自成耶？本心之谓自，即一阴一阳之谓道也。无欠之谓成，即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也。

《大学》述诚意曰毋自欺，盖后念本心不异前念本心，即继之者善、止于至善也。曰自慊，本心无欠好恶至于快足，即成之者性也。合三经而读之，乃得确解，曰诚者本心无欠之自成也。率性为道，道不离乎自也，如是凡物皆不离乎自也。君子知诚、物不二，其于物也，见诚不见物，诚贯终始，故物有终始。众人离诚、物为二，其于物也，见物不见诚，终始无诚，故终始无物。格物以诚意，曰君子贵诚。诚者贵，诚之者亦贵，此一句也。全体为诚，于己自成，于物亦然。择善而固执之，是为成己之仁。明照于全体，是为成物之知。性成而德得，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合内外全体之道，而发皆中节，无往不宜也。曰至诚无息，诚之者无息，诚者亦无息，此一句也。

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鼉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此叙不已之呈象也。朱义：久常于中，征验于外，悠远、博厚、高明，皆验于外也。覆载成物，与天同用，配天地而无疆，与天同体。如此者，章不待见，变不待动，成不待为，即体即用，即寂即通，盖至诚不息之呈象如此。此一句也。博厚高明，悠久为物不贰，天地山川生物不测，盖天地不息之呈象如此。此一句也。

《诗》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此叙不已为天行圣行之体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为天，所以为圣，既得之矣，天与圣而违我哉？此中庸所以为须臾不离全体，见显而素隐也。成以言境，不已以言行，厚殖种姓，善友增上，致行之始功也。

五段广修道之礼。分四：初，叙礼必德而行；次，叙修德之足乎己；三、叙修德之信乎民；四、叙君子作礼之效。为国以礼教之至也，故微之显叙丧祭之显，修身为政，以礼所生为政，此之修道以崇礼、制礼为修道也。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此叙礼必德而行也。育物制礼，必圣人而在天子之位，故曰待人。又反言以足之。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此叙修德之足乎己也。尊德性，率性也；道问学，修道也。随顺、趣向、临入，则修道亦率性也，此句言修道也。广大，达道之庸也；精微，大本之中也；致、尽，皆扩充意，即致中庸之意，此句言素隐也。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即道问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即尊德性也；瑟兮僴兮者，恂栗也，即尽精微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即致广大也。《大学》以格物言，《中庸》以致中和言

也。必极其功效于高明配天，而率履乎时中庸德。时习其故有，而增进其新知，皆不已之意。如是笃实修德以钦崇于礼焉。君子时中，是以崇礼，不骄而忽征，不倍而越尊；小人无忌惮，是以轻礼。骄不求征，倍越其尊，吉凶判矣。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

此叙修德之信乎民也。信乎民而民从者有三：一德，二位，三征。征又开四：天地、鬼神，以知天；前王、后圣，以知人。

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此叙君子作礼之效也。己足民从，有所动作，有所言行，乌得而不风靡？是以君子素隐。

六段广致中庸之成。有三：初以如天赞成，次以配天赞成，后以其天赞成。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帙。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

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此以如天赞成也。一、序成，二、明赞。朱义：远有所宗，近有所法，运本自然，理循一定，知天知人之大成也。覆载而并育不害，错代而并行不悖，盖大德之化无疆，所以并育并行也；小德之流有系，所以不害不悖也。取辟四事，赞所成之大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掘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此所以配天赞成也。一、序成，二、明赞。朱义：聪明睿知，生知之质。其下四者，仁义礼智之德。充积于中，时发于外，庸德之大成也。天德及民，民信从之；圣德及民，民信从之，乃无少异。所以以配天赞成也。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以其天赞成也：一、序成，二、明赞，三、叙知圣之难而自赞叹。经纶大经者，即是九经，所谓达德之庸也。立大本者，即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知化育者，即天地位、万物育也。生天生地，为一切倚，而倚一切哉，中庸之大成也。朱义：以经纶言肫肫，以立本言渊渊，以知化言浩浩，以其天非特如天，以赞成也。聪明圣知，虽生知全善，然与学、困之得，一善无殊，如阳明所谓镹两不同，真金则一也。达德为智仁勇，达天德则所以行之惟一

诚。苟不固执其择善而达德于一诚者，其孰能窥识圣相而表彰之哉！此子思子之知圣而自赞叹也。

第三科结论，结于素隐也。略、广论《中庸》已竟，复又结而论之，如《骚》之“乱”是也。一、入德以隐，二、修己及人、治国平天下以隐，三、示隐之真相。

《诗》曰：“衣锦尚絺。”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

此叙入德之隐也。朱义：淡、简、温，状暗然之象。不厌而文且理，状日章之象。远之近，见于彼者由于此；风之自，著乎外者由乎内，此言大本在中也。微之显，此言寂无不通也。知二者之在隐，则知素隐，而有方便之门。

《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此叙修己及人、治国平天下以隐也。引《正月》诗而无恶于志，隐以修己也。引《抑》诗而敬信于不动不言，隐以及人也。引《烈祖》诗而劝威于不赏、不怒，隐以治国也。引《烈文》诗而百辟刑于不显，隐以平天下也。《大学》明明德于天下，《中庸》素隐于天下也。

《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未也。”《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此示隐之真相也。明德、中庸，名异义一。示明德真相，即所以示中庸真相也。举声色之不大，以状明德也，而不知声色已根本非是。举毛之本微以状明德也，而不知毛犹有对而非是。绝对之象，声臭且无，非寂灭之境而何？是则明德之象，寂灭象也；中庸之象，寂灭象也。寂灭之为至善矣，止矣，箴以加矣！示隐之真相如此。

合观略、广、结论，则“略”之为不离见显而素隐也，“广”之为费而隐、微之显而素隐也，“结”之入德与修己及人、治国平天下莫不皆素隐也。诚哉！《中庸》之为书也，素隐之书也。

孔学杂著

孔 佛

有体,有用,有依体之用,有用满之体。宇宙万有,群众思虑,莫不依于一心。心必有其体而后心,状体之相貌,强而名之曰寂,非寂而谁足以当之? 心必有其用而后能心,状用之相貌,强而名之曰智,非智而谁有以能之? 智非寻常分别之慧也,必有以见寂,而常与寂相应也。宇宙万有,无非幻化;群众思虑,莫非习成。于斯时也,幻有廓然,习思不起,一切皆空,身涉其境,谓之见寂;见寂而不住,百为万事,以致其巧便之能,谓之为智。

此智与寂,须臾不离也,若须臾离,则邪见偏见,执断执常,狂瞽异端,是非蜂起。须臾不离,则凡所为,丛脞而条理井然,权变而适当其可,大小内外,时措之宜,无不自得,寂静而有为,有为而寂静,斯谓之为应体之用。是用也,与体相依,而致力图功,乃在于用。是故正名谓之为行。寂则有全体大寂,智则有一切智智。全体大寂尽人所有,圣亦不得而增,愚亦不得而减,障而不显之谓凡,障净全显之谓圣。一切智智则非尽人有,所谓常人但有其种,种须发生,生充其量然后乃有。寂以智生而显,智以障去而生,障以修积而净。净一分障,生一分智,显一分寂。净纤悉细障,生一切智智,显全体大寂。寂固无为也,不生也,仗智之有为、智之发生以为显也。

此寂与智,亦须臾不离也。若须臾离,则灰身灭智、沉空趣寂,但了一身,焉知大道? 须臾不离,则观一切无所有,而不舍离一切众生,必使宇宙齐放光明,然后真身证住清静,斯谓之为用满之体。是体也,以用而显,而目注心营,乃在于体,是故正名谓之为果。知行果之解义者,可以谈孔、佛矣。

孔道,依体之用也,行也。天行健之谓性;君子法天,自强不

息之谓道。天命不已，天之所以为天；文德之纯，文之所以为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健也，不息也，不已也，纯也，不舍也，皆所以为行也。然君子素位而行，思不出位，位也者，中庸也，寂然不动之谓中，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谓庸，知能大小、费显、隐微不可得而限之，随举一隅，毕张全体，行然后可以素位。知如此之为中庸，然后可以入德。入德之初诚也，及其成功至诚也，无非诚也，诚固物之终始也，必极于鬼神不测、无声无臭，是之谓见寂之智，是之谓应体之用。

佛法，依体之用，而用满之体也，行而果也。二转依之谓佛，空其所知之障，转所依为智曰菩提；空其烦恼之障，转所依为寂曰涅槃。有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具诸功德无生无灭，湛若虚空，所谓全体大寂也，名之曰法身。有无余涅槃，烦恼既尽，依灭无余，由此而证得全体大寂也，名之曰解脱。有无住涅槃，无余无为，为令众生皆入无余，则必有为，而于无为依而不住，所谓依寂之智也，名之曰般若。由般若而解脱，由解脱而法身，顿证之时，三德不分，故谈果者，皆举无余涅槃也。所谓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菩提为果，涅槃为果果是也。证大涅槃则法界清净，法界一真，常我乐净，安隐而住也。何谓常我乐净耶？金刚不坏之谓常，得八自在、离系超然、不属于他之谓我，非受非觉、上妙无伦寂灭之谓乐，无障无染、一味平等之谓净。有如是不可思议之乡，是故结愿在是，趣向在是，归止究竟在是也。顿空其分别所生之二障，窥见真如，谓之见道。渐空其无始以来之二障，真如多分显现，谓为修道。二障全空，真如出缠，顿证佛果，圆满转依，谓为究竟道。故曰依体之用，而用满之体也。故曰行而果也。

上来所说孔、佛如此。知孔道之为行者说生生。生生，行也，非流转于有漏，奔放于习染也。知佛法之为果者说无生。无生，果也，非熏歇、烬灭、光沉、响绝之无也。淆孔于佛，坏无生

义；淆佛于孔，坏生生义。知生生而无生，是依寂之智，则知行之相貌有如此也。知无生而无不生，是智显之寂，则知果之相貌有如此也。佛与孔之所判者，判之于至不至、满不满也，其为当理，适义一也。

孔佛概论之概论

佛学渊而广，孔学简而晦，概论所以需要也。顾概论亦难，今日且谈概论中之概论。

毗卢遮那顶上行，六经皆我注脚，求人之所以为人斯已耳，何佛之学，何孔之学？然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求然之同故，佛须学，孔须学。孔学是菩萨分学，佛学则全部分学也。斯义亦据圣言量耳。知必以圣言为量，故不具四例，不可以为学。

一、不可以凡夫思想为基，而必以等流无漏为基也。

有漏称凡夫，杂故染故，无量劫来烦恼扰乱，识海汪洋，充满其种。譬如读书，岂能一字一字如定者数息终日不摇？处囊之锥东西突出，空中楼阁结撰奔驰，一息之条贯不能，万里之蛛丝安索？盐车之浑水无灵，尘刹之根株何鉴？以如是杂染心判断不可思议无上法门，而曰圣言之量不如我思之量也，天下有如是理耶？若夫圣言，则等流无漏也，从心所欲不逾矩也。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三畏；小人则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乌足以为学？

二、不可主观，而必客观也。

主观心实，客观心虚；主观有对，客观无对。实故不入，虚故能入。有对故封拒，无对故到处皆学。主观者先有结论，但采纳以为敷佐，可利用则断章节取，有何义之研讨？客观者先无结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比较而择善，舍己而从人。主观有心，客观无心。深山有宝，无心于宝者得之，故主观不可以为学。

三、不可宥于世间见，而必超于不思议也。

公孙宏曲学何世无论矣，子诚齐人，但知管、晏，且畏蒍蕤、皇，况秕糠尧、舜？是故顺世外道，无当于理事。仲尼之徒，不道乎桓、文，盖身在山中，不识匡庐真面，欲穷千里，要知更上一层也。豪杰之士，举足下足，自道场来，动念生心，无非尚友。临济观佛有鼻有口，曰：我可作佛，他日竟作祖开宗。象山幼时思天际不得，读古往今来，悟无穷无尽，遂为南宋大儒。一乡之迷倾一国，一国之迷倾天下，天下尽迷，谁倾之哉？如有，必为圣人之志者，是必超于不可思议也。

四、不可以结论处置怀疑，而必以学问思辨解决怀疑也。

天下有二种人：一、盲从，盖无知识、不用思想者，此无论矣。二、怀疑，是有知识、能用思想者，学以是而入，亦以是而得也。疑必求析，若急于析，则稍相应，必作结论以是处置怀疑者，古之人、今之人，驱而内诸罟罟陷阱之中，盖比比也。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学不析则问，能问于不能，多问于寡，则无不可问矣。问而不析，又思，思日慎有矩有绳矣。思犹不析，则彻底而剖辨之，所谓明辨是也。分析必于极微，至教不可以人情也。以是而析疑，而疑可析，结论乃得焉。

四例既具，可学矣，可以谈孔学、佛学概论矣。略举四义而谈：一、寂灭寂静义，二、用依于体义，三、相应不二义，四、舍染取净义。四义皆本诸二家之经，佛家则凡大乘经，除疑伪者皆是；孔家则性道如《中庸》、《大学》、《论语》、《周易》皆是，文章如《诗》、《书》、《三礼》、《春秋》皆是。

一、寂灭寂静义。自韩、欧诸文学家，误解清净寂灭以为消极无物、世界沦亡之义，于是千有余年仇弃根本，不识性命所归，宁非冤痛！原夫宇宙人生，必有所依以为命者，此为依之物，舍寂之一字，谁堪其能？是则，寂之为本体，无可移易之理也。寂非无物也。寂灭寂静，即是涅槃。灯灭炉存，垢尽衣存，烦恼灭

除，一真清静，所谓人欲净尽，天理纯全是也。欲明斯旨，佛家当读《大涅槃经》、《瑜伽师地论·无余依地》也，孔家应读《学》、《庸》、《周易》也。孔道概于《学》、《庸》。《大学》之道又纲领于“在止于至善”一句，至善即寂灭寂静是也。何谓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就相应寂灭而言谓之道，成是无欠谓之性，继此不断谓之善。道也、性也、善也，其极一也。善而曰至，何耶？天命之谓性，于穆不已之谓天，无声臭之谓于穆。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则至善之谓无声臭也。至善为无声臭，非寂灭寂静而何耶？明其明德而在止至善，非归极于寂灭寂静而何耶？不知寂灭寂静，是无本之学，何有于学，何有于佛学，何有于孔学？吾为揭橥孔学、佛学之旨于经，而得二言焉。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我皆令入涅槃而灭度之。

二、用依于体义。寂灭寂静，常也；不生不灭也，真如也；涅槃也，体也；变生万有，无常也；生灭也，正智也；菩提也，用也。体则终古不动，用则毕竟是动。动非凝然，非凝然者不为主宰，故动必依于不动，故用必依于体也。此依即依他起之依，依他有净即菩提是，依他有染即无明十二因缘是。盖用之为物，变动不居非守故，常幻化而幻化之，是曰菩提；幻化而真执之，是曰无明也，用之性质有如此也。是故说用依体可也，有去来故也；说体随缘不可也，祖父从来不出门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余一不用也。不用者，何也？与体相应也。何以必与体相应耶？盖不用而后能生用，用根于不用，其用乃神。孔家肝髓，实在乎此。发而皆中节，根于未发之中；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根于寂然不动；两仪、四象、八卦，根于太极，皆是也。然此不用，非即是体。何也？仍是五十内之数，数之性质犹在也。凡孔家言性、言命、言天，皆依体之用也。易之道广矣、备矣，而命名为易。易者，用也。曰交易，阴阳交而成卦也；曰变易，六爻发挥，惟变是适也；曰不易，与体相应，无思无为，而能冒天下之道，所谓生生

之谓易是也。吾尝有言：孔学依体之用也，佛学则依体之用而用满之体也。

三、相应不二义。用依于体，而用犹在，不可说一；明明相依，不可说二。是故阐《般若》义者曰不二法门，是故阐《瑜伽》义者曰相应善巧。既曰相依矣，相应于一处矣，无孤立之寂，亦无独行之智，而言无余涅槃者，就寂而诠寂故也。独阳不长，不可离阴而谈阳也，而乾之为卦，六爻纯阳，就阳而诠阳也；孤阴不生，诠坤亦尔也。是故谈涅槃者须知三德，伊字三点，不纵不横，不即不离，是涅槃也。唯有不二法门，唯有相应善巧之可谈也。

四、舍染取净义。舍染取净，立教之原，无著菩萨显扬圣教，作《显扬圣教论》，一部论旨，唯明是义而已。扶阳抑阴，孔学之教：阳，善也、净也、君子也；阴，恶也、染也、小人也。扶抑即取舍，则孔亦舍染取净也。《易》之夬、垢、复、剥、泰、否六卦，于义尤显，比而观之，可以知要。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

阴势已微，犹扬犹号者，极其力而夬去之也。

䷫垢，女壮，勿用取女。

阴之初起，侈而言之曰壮，厉而禁之曰勿用也。

䷗复，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养之令长如是。

䷖剥，硕果不食。

珍之护惜如是。

䷊泰，小往大来，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否。大往小来，君子道消，小人道长。

往来消长而判泰否，其义又如是。

了此四义，可知人之所以为人，天之所以为天，孔、佛为二，循序渐进，极深研几，是在智者。

《〈中庸〉读》叙

中庸，以一言之，曰诚；以二言之，曰中庸、曰中和、曰忠恕；以三言之，曰费而隐、曰微之显。无所谓天地万物、中外古今，止是一诚；无所谓天下国家、礼乐政刑，止是一诚；无所谓智愚、贤不肖、知能大小、曲直险夷，止是一诚。诚至，则生天、生地、生物不测；诚不至，则一切俱无，心非其心，境非其境，事非其事。以之为己，乌乎能存；以之为人，乌乎能信；以之为天下国家，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变态谁究，又乌乎能行？及其至也，不敢知其人，不足以为国，岂不哀哉！

诚者，物之终始，但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而天下之大本以立；但庸德庸言之行谨，而天下之达道以经纶。天下大本，非贯彻于无声无臭、不睹不闻之无可贯彻，不足以立也；天下达道，非推极于继志述事、参天赞地之无可推极，不足以经纶也。中庸之实，一曰费而隐，逆而穷其源也；一曰微之显，顺而竟其委也。不如是，不足尽终始之量也；不如是，不足尽中庸之量也。道通为一，非畛非域，中即渊深，庸即高明，亦何怪哉！道之不明也，一言中庸，而一切过、不及之名，平常之名以至。何者过、不及，何者平常？但是空言，都无实事。明明经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观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即行实地，不劳揣摩。明明经文“庸德之行”，继以“素位而行”，素患难，行患难，为人君止于仁，即庸德之行也。

千有余年，后儒之说行而圣训晦，名句之学徇而实事疏，否塞晦盲，酿为风俗，沉渊刳股，致死藐诸孤，精诚格鬼神，独不利儒者之口。天下奇男子，行人所不能行，而不能以一盼。乡党自好者流，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全家保妻子，簞食豆羹见于色，又何恤乎邦之阨陞？黠者于是乘其弊，窃其器，以钳制一世，

而复任艰无伎，私炽无智。于是乎，日蹙国百里，强者乃吞噬不已。揆厥病源，皆不识中庸之道之所致也，而岂细故哉？

或问：如子之言，中庸之道高深若此，圣人之事，常人乌能？

答曰：万物皆备，四端固有，但是有心，皆是圣人。圣人与人同，人自异于圣，直下自承，念念悉诚，则亦博厚配地、高明配天而已。若本非圣，而求作圣，望空出华，宁非虚妄？！

又问：直下自承，心若不纯，险不可言，敢卤莽耶？

答曰：诚者自成也，待他而成，杂而不纯；现成自成，焉得不纯？不学而知，其良知也，何险之有？不此之恃，复何所恃？若他可恃，何必定此？惟其门外天涯，皆荆棘也。

又问：世态万变，而独一诚，迂不可行，不合世情，奈何？

答曰：至诚无息，不言而信，参前倚衡，夫然后行。诚为物体，情伪无物，无物必反，为时不远。

又问：天下国家，万几丛胜，独以一诚耶？

答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所以行之者，一也。

又问：若是，则枯坐寂然，大道是禅，何须学耶？

答曰：禅亦须学，况此非禅。中庸有所以为中庸者，“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也。为性而学，学以尽性，是宗旨也。认明宗旨，学问思辨大有事在。唯天下至诚，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然后溥博渊泉而时出之。谁谓是诚，而顾可以不学哉！

呜呼！千有余年，中庸不明，人不务诚，失其本心，大义不行，浩然之气不存，盖已非复人间世矣。南渡君臣，偷安寡耻，河山恢复，初亦未始无心，但恨不能作气。日月駸駸，安然无事，自有肺肠，俾虏卒狂，父母苍天，人之无良。陆象山发愤，作《大人诗》曰：“从来胆大胸膈宽，虎豹虬龙亿万千，从头收拾一口吞。有时此辈未妥帖，哮吼大嚼无豪全。朝饮渤海水，暮宿昆仑巅，

连山以为琴，长河为之弦。万古不传音，吾当为君宣。”嗟乎，象山！天下大乱，孔学将亡，吾乌得其人，而旦暮遇之！

二十一年十月

《〈大学〉王注读》叙

擅一世之雄者，以其能欺人也。虽然，人不可欺，自欺而已。自欺者无志，不图胜事而甘劣迹；自欺者无气，不胜艰巨，巧于趋避；自欺者无耻，不恤鰥寡，但畏强御；自欺者丧心，不事清明，而工虚妄；自欺者自戕，未有虚妄而不速亡。末世不自欺者，谁哉？宜救火追亡，讲大学之道。阳明之言曰：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道，毋自欺而已矣。人禽判，此也；圣狂判，此也；治乱兴亡判，此也。如是其重大也，如是其切近也，如是其易简也！或以为高远难行，或以为迂阔无当，终不胜其人欲之私，而不一试焉，可痛哉！

阳明又言曰：意者心之动，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是则知也者，即心之体，心之动体也。是则此知非知见之知，而心体之知也。知为心体，即《中庸》之诚也。诚者物之终始，无物非诚，即无物非知也。如其诚而诚之，谓之致知，即谓之诚意。用当而体复，谓之格物，即谓之诚意，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谓之诚意，即谓之致知。慎独谓之诚意，即谓之格物。夫道一而已矣，屋漏是独，大廷亦独；进德是慎独，修业亦慎独。道不可须臾离，慎独可须臾离乎？此《淇澳》之诗所以为格物事也。道学者，道问学也；自修者，尊德性也；恂慤者，尽精微也；威仪者，致广大也；优优大哉，威仪三千是也。是则《中庸》之所以主张而贯彻者，皆格物事也。孔道至大，一言以蔽之，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天下一人也，万物一体也。黍黍以量乌乎丈，铢铢以称乌乎钧？器原有若是之广且大也，必先治其国，乃至致知在格物

者，费而隐也；物格而后知致，乃至国治而后天下平者，微之显也，皆诚之事也。故曰：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其心之谓忠，如其心之谓恕，忠恕之道，诚意而已矣。忠恕所以正心，所以修齐治平，亦诚意而已矣。忠恕之道不行，忿懣四者有所，心不在不正，而身不修也。忿懣何害？害于有所故也。王赫斯怒，临事而惧，仁者乐山，作《易》者有忧患，心在无所，亦何害也！忠恕之道不行，亲爱五者而辟，身不修而家不齐也。老安、友信、少怀之志，明德于天下之志，忠恕之志也。曰孝者所以事君，曰上老老而民兴孝，非老者安之乎？曰弟者所以事长，曰上长长而民兴弟，非朋友信之乎？曰慈者所以使众，曰上恤孤而民不悖，非少者怀之乎？而曰所藏乎身必恕，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非忠恕之是事乎？则亦诚意而已矣！

民为邦本，长国家者，其知之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民具尔瞻，辟则天下僂，峻命不易，失众则失国。圣人所以重民，所以垂示于为民上者，丁寧反覆，深且切矣。长国家者亦知惧乎？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亦知反乎？孔子歿，大学废，秦汉数千年来，体国经野，建官分职，岂为民极？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视民之疾痛，固若秦越人之肥瘠。国有大灾，民自拯之；道路桥梁，民自理之；强邻噬食，民自起而抗之。匪唯忽之，又从而挠之、害之。媚嫉有技，聚敛悖入，亦既灾害并至，善者无如之何矣。嗟乎！天下不忠恕，死丧无日哉。呜呼！为民上者，庶几念民而忠恕哉！

附：读《大学》十义

读《〈大学〉王注》竟，有须阐明者十义，录之为行远升高之助。

一曰大人之学也。大人亦不过充人之量而已，四端皆具而谁非人？大人亦不过与天地合其德而已，尽性知天而谁无性？故人亦第为大人，又何事而非大人？然而人皆可尧舜，而尧舜不再见，何耶？风气力强，习非成是。自有生而少长而老死，自家庭而朋友而国人，曾不闻先王之法言，日夜与非圣为伍，交相习也，成自然也。冉冉悠悠，沓沓泄泄，溺淖失知，自视日卑，见义不为，危机无惕。譬如二人俱值非常，有鸿鹄志者，仓卒定谋，化家为国；作富家翁者，徘徊终夜，恋栈而亡。盖一则有触斯通，一则本无其事故也。而况穷性命之源，了生人之本者哉！国可亡也，种可灭也，人类可熄也，而终不胜其一己之私也。非故污也，非自戕也，非不欲为也，而终不能一鼓作气也。然而掷一粒于平沙万顷之地，而见雨即芽也，多方以植之，而蔽日参天也。苟试为之何如也，群而习之又何如也！作圣而日臧，不作圣而日亡，亦何惮而不为大人之学哉！夫大学者，大人之学也。

二曰天下之欲也。板屋之材，不足供明堂之用；斗筲之器，不足作釜钟之归；乡党自好者流，不足临大事、决大疑，任天下艰巨。推己及物云者，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也，非谓小知而可扩之大受也。有圣人之量者，然后可以圣人；有天下之欲者，然后可以天下；始之函乎天下者，乃终之尽乎天下者也。为仁之方，己欲立而立人也，诚者所以成物也。明明德者，非明明德于一己也，而明明德于天下也。是故格物者，为天下而格物也；致知者，为天下而致知也；诚意者，为天下而诚意也；正心修身者，为天下而正心修身也。是故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鞭辟近里著己，崖岸高，门户隘，异同之祸烈。宋明以来，儒者之学，非孔子之事，洁身之概量，非万物一体之气象。

三曰孔子之志也。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又云：大道之行，丘有志焉，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是谓大同。又云：盍各言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大学》平天

下则曰：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数者合，有以异乎？无以异也！孔子天下至圣，以言所达，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帔。以言所本，则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是则孔子之志，本其不忍之心，而达之为大同之政而已矣。《春秋》太平世，内外受治，老安少怀，则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挈矩之道，上下前后左右全体均平，皆大同之政。吾故曰是数者合，无以异也。虽然，《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天子大事制礼，而礼生于仁。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盖《诗》亡然后《春秋》作，彰善瘅恶之秋霜，乃继于温柔敦厚之春露也。五始之元，即四德之元，元者善之长，而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也。平天下不言夏时商辂，而曰好恶无辟，慎德好仁也。以是知大同之政其达，而其本乃在不忍之心也。孔子不得位，大同之政不容现，谓之为志，而至悲天悯人之怀，则又无息而非实现者。学者于此三致意焉！若夫侈口大同，毫无悲愍，空谈圣志，不解圣心，乱天下者，必此人也。故下之为夸诞之学，而上之有优伪之政。

四曰忠恕之道也。格致诚正修者，忠也；齐治平者，恕也。先修其身，乃至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者，忠也；而后家齐，乃至而后天下平者，恕也。自明不已，所以亲民止是修身、止是诚意者，忠而后恕也。惟囊括宇宙、包并六合者能恕，惟大公无我能恕，惟舍己从人者能恕，惟顺其几之自然者能恕，惟行其所无事者能恕。而不然者，则矫揉造作矣，功必自我成，名必自我居矣，不以欲从人，而以人从欲矣，此天下所以骚然矣。夫亡国之君亦自有才，但恨其不能恕耳！夫千圣百王，岂有神奇，亦不过行其恕耳。是恕也，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五曰得国之宝也。水积成渊，蛟龙生焉；土积成山，风雨兴焉；众志成城，而国立焉。毋谓兵强，民不畏死，强于兵者亡于兵。毋谓财聚，生之不众，而源竭不来。毋谓政柄在我，民可得而欺，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毋谓今不与于古，情切而无

迂，明明箪食以迎师、火热而望霓，不诬也；挾秦楚之坚甲利兵，不诬也；外患不足患，天灾不足灾，民涣而国涣，不诬也。吾所恃以敌强梁者民，奈何并民而敌之？吾所恃以植基本者民，奈何舍民而他植之？锄异而异炽，噬我不我恤，而民不然，奈何独于民而弃之？得国之实，在得民心，得心有道，无逾《大学》。《大学》之言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民性，而灾必及身，彦圣不通、有技媚嫉者，仁人放流之，是谓能好人、能恶人。民具尔瞻，辟则为天下僂矣。峻命不易，失众则失国矣。征诸近事，岂迂谈哉！长国家者，顾不求实哉！

六曰格物之功也。泥德性者，先立乎其大者而无事矣，及其弊也，六艺废，礼乐崩，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泥问学者，穷致事物之理而多事矣，及其弊也，支离于文字，逐物而谁归？私意补经，欺今诬后。格物之不明，圣学之不行，千有余年矣。阳明释《淇澳》之诗曰：引诗言格物之事，于是而格物之说明，证之于《中庸》，而格物之说愈明。自修而道学，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也。为性而学，学以尽性，以是为格物之主张也。威仪而恂（↑※漂），即致广大而尽精微也，以是为格物之贯彻也。君子之道费而隐，所以知远之近、知风之自、极于无声无臭者，为格物事也。鬼神之道微之显，所以知微之显，极于参天赞地者，亦格物事也。《中庸》言可以入德矣，《大学》言格物而后知致，乃至天下平矣。夫道若大路然，未有若一丘一壑一先生之言者矣。格物之说建立不摇，天下自此平欤！

七曰孔颜之乐也。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诚之事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诚之有得也，快也，足也。所谓乐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君子造道自得，则安居资深，左右逢源，有诸己之谓信也。是则乐也者，诚也，而即信也。仁义之实，事亲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是

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是也。是则乐也者，诚也，信也，而即所谓乐也。仁义智礼信，而即仁义智礼乐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之谓孔颜之乐。与其云蔬食而乐在其中、陋巷而不改其乐，谓之为孔颜之乐，曷若云不厌不倦、拳拳服膺，谓之为孔颜之乐欤！学孔颜之乐，毋宁学孔颜之诚欤！或问：何谓孔颜之诚即孔颜之乐？曰：当下安心而已。又问：有杀身以成仁者，乐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八曰真实之知也。知止而后有定，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于是学者谈行，必求其知；于是学者求知，不求于盲师，必求于故纸。夫知也，不求诸自我，不求诸现在，而顾可得而真实哉？阳明之言曰：非实能修身，未可谓之知修身。此言乎知，为其证知，非徒解知也。骤言证知，凭何而能，是有妙术不可思议，则必为圣人之志是也。譬如复仇，怀必死之心者是也。制之一处，无事不办也，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也，是之谓真实之知也。

九曰《学》、《庸》之事也。夫学有区径，有方术，有效果也。《中庸》之书，三者具备，孔学之概论也。费而隐、微之显者，道也，区径也。诚者，行也，方术也。赞圣者，极也，效果也。若夫《大学》，止示方术，唯是圣行也。格致诚正，止于至善也，修齐治平，止于至善也；皆行也。君子欲学问思辨，读《中庸》；君子欲笃行，读《大学》。

十曰《学》、《庸》之序也。常言《学》、《庸》，先《大学》而后《中庸》，为曾子之师，先于子思之弟，此说出朱晦庵，而不知其所据，故不从。《史》记子思作《中庸》，而未言曾子作《大学》，一也。《戴记》明明《中庸》列前，《大学》列后，二也。程子亦言：《大学》，孔氏遗书。不言曾子所作，三也。阳明旁注，径题“汉戴圣撰”，四也。今之意，先欲明孔学概论，而后谈孔学圣行也，故《中庸》先，而《大学》次也。

嗟乎！孔学之不行久矣，盖支离之为弊，而迂阔之误视故也。《王注》读，而支离之为弊祛；十义明，而迂阔之误视除。盖实有不能已于言者，而岂好事之徒，哓哓不已者哉？

《〈论语〉课》叙

能使其国必亡而无可救药者，偷与私也；能使偷私之祸深锢而不拔者，乡愿也。求生则害仁，谋道不谋食。而乡愿同流合污，奄然媚世。积习中于人心，豆羹箪食是图，而何有于国？大厦将倾之势，而聊乐我员；流血百万，乃视若无睹，听若无闻。若之，何其救之也！疾雷破山风振海，僦足以动之；烈日当空，僦足以明之。

其必曰：孔子真精神，严之以义利之界也欤！义利之界明，譬之播种，始可以言耕耨，以是谈学，志不离道而游不废艺，学祛其蔽而思通其神，忠必参前倚衡，恕必人立人达，诗必于思，礼必于本，性天必至寂，而上达乎不可思议。若夫为政，则大同之世，必极于均和而安。孔子之道有如此夫！义利之界不明，二千余年晦盲否塞，反覆沉锢，以极于今日也。《论语》至言，视之如秋日惨淡而无光也，嚼之如土饭陈羹而无味也。以是谈学，乡愿也，伪孔也。国危如是，人心如是。孔子真精神，严义利之界，于《论语》中表而出之，课己课天下，溺以是援，愤以是启，诞先登岸，德以不孤，诚先务之急哉！诚先务之急哉！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叙于江津支那内学院蜀院

《〈论语〉十一篇读》叙

佛学有结集，有毗昙，三藏浩瀚，循其统绪而可读。孔学无是，既厄秦火，又复年湮，于是老师宿儒，曾不能答具体之求，而

世无真孔。世既不得真孔，尊亦何益于尊，谤亦乌乎云谤？苟可取而利用，崇之如天，或不利于其私，坠之如渊，于孔何与哉！东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而愚者不然，曰此禅也，非圣也，死于门户之拘，一任众芳芜秽，天下不知务者又如此也。呜呼！孔学亡矣。

若能精内典，娴般若，兴晋以秦者，文武之道犹不尽坠于地欤？般若直下明心，孔亦直下明心。盖墨子短丧薄葬，一切由事起；孔子食旨不甘、闻乐不乐，一切由心起。直下明心，不愿乎外，是之谓一；无人而不自得焉，是之谓贯也。然因是而有疑意见之心直下危险者，而不知般若固自性离言，但行于义也，般若固无知也。般若离言行义，孔亦离言行义，所谓时行物生，天亦何言也。般若无知，孔亦无知，所谓问我空空，叩端而竭也。然因是而又有疑乎？纯任天然堕落无事甲里者，而不知般若固相似相续而不绝也。般若相似相续，孔亦相似相续，所谓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也。

于穆不已，天之所以为天；至诚无息，人之所以为人也。非尽心知性不足以知天，非知天之所以为天，不足以知人；非知人之所以为人，不足以知仁。仁者，人也，孔之所以为孔也。如是集《性天篇》而读也。直下明心，不由事起，故求仁得仁，无与于父命天伦，殷有三仁，无与于去奴与死，忠清难行而无与于仁，欲仁至仁而无与于远。仁也，性天也，一也，然达于事，则分别非一也。事亲，仁也；从兄，义也；知不去乎二者，智也；节文斯二者，礼也；乐斯二者，而乌可以已，乐也。义集而快足也，意诚而快足也，有诸己之谓性也，是则乐也者，信也。兴诗立礼而成于乐也，知之好之不如其乐之也。是故孔颜之乐，岂吟风弄月以归而仓卒可寻也？如是集《仁篇》而读，集《礼篇》而读，集《达道篇》而读，集《为政篇》而读也。直下明心有诸己而信，循至美大圣神而高坚前后不可为象，然有其方，则下学而上达是也。博文而约礼，文行而忠信，不息悠久则博大而高明，如是集《为学篇》而读

也。温恭而安，悲愍而为，如是集《圣德篇》而读也。始之集《劝学》、《君子小人篇》而读，以定其趣也；终之集《群弟子》、《古今人篇》而读，以博其义也。

孙辈读经，苦无课本，类而聚之，曰《论语十一篇读》也。仓卒应求，粗疏无当。若必组织成统绪谈，须萃群经，大其结集，然后有济，此儒者所有事也。呜呼！先畴畎亩，芜秽如斯，在我后之人，又安能忍与此终古哉！

民国二十年辛未十月欧阳渐叙于支那内学院

《〈孟子〉八十课》叙

文武之政在方册，人存政举，人亡政熄，故为政在人。然久之而不得其人者，其故何哉？一、畏言圣人，二、不畏乡愿，三、生死事大、仁义事小，四、贵势不贵自，五、不知轻利而重义，六、不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七、不知心之为圣，八、不知学之至易，九、不知学惟不已，十、不知虚名可耻。以是十因，而草野无贤：一、不知民为贵、君为轻，二、不知政乃不忍之心之所寄，三、不知废兴、存亡之系于仁政，四、不知御侮之在于自强，五、不知时势之易为，六、不知政外之政，七、不知巧便以行其政，八、不知王霸之辨，九、不知杀人兵战之不可用，十、不知人民、土地、政事有根本之创制。以是十因，而国家无政。一、不知事功之非极，二、不知势禄之非泰，三、不知圣教之差别，四、不知成人之差等。以是四因，而天下无道。无道则无人，无人则无政，无政而天下乱，乃至于亡。反而言之，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有政，有政而国理以强。若是乎，教之至足重哉！夫教必自童蒙始，蒙以养正，圣功也，先入者主之。人皆可以为尧、舜，植基之教，不择而施焉。乃断章取义于《孟子》，得八十课而课之。

民国二十五年夏欧阳渐叙于支那内学院

《〈孟子〉十篇读》叙

生孟子后二千余年，取其书而读之，若周穆王游化人之居，光影所照，目眩不得视；音响所来，耳乱不能听。何物圣言，夺人神识若是！盖浩然之气，盛大流行，穷天地、亘万古而常新者也。浩然之气集义所生，是故孔子言仁，孟子言义。羞恶之心之谓义，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名节事极大，生死事极小，唯一义行，恣肆纵横，举之而无上，挥之而无旁，敌之而无当，至大至刚，何弱何强，天下若此而可侮哉！生死事极大，名节事极小，转移于时势，有人而无己。偷习中于膏肓，无往而非畏葸，一却一前，自伐自毁。轻河山于一掷，坐以待毙而已。均之为国也，择术不可不慎也。

月征日迈，锲而不舍于物质之有形，货财而甲兵；月征日迈，锲而不舍于道义之无形，磅礴而弥纶。其致力也平，其充分也等，固无足轻重于其间者矣。然而有形有律，受配于数，常不能越量而非常。听命于时势，不敢自主而超势；倚物而后起，不能凭虚而愤起，一机械之器而已矣。若夫无形，履虚若实，变动不居，匪守故常，不可思议。优败而劣胜，甚险而至平，自倚于长城，其游于天之庭乎！是谋国之楨干也，奈何骇视扶苏而忘其楨干乎！楨干先拔而扶苏不害乎！利或时不利，义则无不利。吾故曰：均之为国也，择术不可不慎也。今天下亡矣，横议炽矣。有奋勇自拔者，弹之曰“唱高调”，而上达之机斩矣；有坏法逾闲者，护之曰“私德不干涉”，而下流之居保障矣。上之日偷日懦，而无所谓国矣；下之自衣自食，而无所谓国矣。佻佻倪倪行，直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矣！沉渊溺淖，至矣极矣！疾雷破山风振海，十日并出，金石流，土山焦，振聩聩于今日者，其唯《孟子》乎！

人之所以为人者，气节也；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也；是三者，

天下之大本也，如是读《气第一》、《士第二》、《民第三》。仲尼之徒，崇本而黜末，如是读《义利王霸第四》。民往而归之曰王，归之于仁也，如是读《仁政（上下）第五》。事亲者，仁之实也；孝弟者，尧舜之道也，如是读《孝弟第六》。父子主恩，君臣朋友以义合，如是读《君臣朋友第七》。仁义根于学，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孔子之学诚而已矣；孟之学孔，易简而快足是矣。性善也，义内也，四端固有、万物皆备也，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立乎其大、小不能夺也，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也，凡若此者，易简也。充其量也，尽其才也，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也，自得居安，左右逢源也，凡若此者，快足也。如是读《学第八》。孔子之学一贯，当下心安，孺子入井之恻隐，即亲死委壑之颡泚也。墨子兼爱，二本而失本，孰不可忍也。如是读《非彼第九》。有私淑艾者，如是读《自宗第十》。疾雷破山风振海，十日并出，金石流，土山焦，振聋聩于今日者，其唯《孟子》乎！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叙于支那内学院

《〈毛诗〉课》叙

迨天之未阴雨，绸缪牖户，谁敢侮予？今则流血百万，惨不可言矣。事前有备，谓之未雨绸缪；事后追随，谓之亡羊补牢。然今日之亡羊补牢，又他日之未雨绸缪也。绸缪在作新，作新在作气，作气在观感而愤悱。声音之感人，成于乐而兴于诗。古人于诗，朝会燕飧则歌，乡饮乡射则歌，迎寒逆暑则歌，一室琴书歌声，若出金石。盖无时无处、无人无事不歌，此其所以日新不已也。合乐曰歌，乐亡而歌亦亡，吾独奈何哉！王阳明歌诗，二人堂上舒徐节奏，十余人堂下随其节奏密咏酣吟。徒歌曰谣，亦善权方便而可法欤？沪战烈，渡江栖六合，两阅月成《毛诗读》三册，节彼三百篇之三十，以为

课也。绕梁裂石，奋然起矣！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叙于江津支那内学院蜀院

目录

六月 采芑 小戎

元戎先启，师干之试，殄狁服而荆蛮威，国基立矣。歌《六月》、《采芑》。虽妇人、女子亦知其勇于赴敌。秦之强也，歌《小戎》。

七月 东山

民为邦本，衣食住以福之。民莫不用情，悦之以使之。歌《七月》、《东山》。

鸛鹑 蟋蟀

未雨绸缪，忧深思远，朝野上下得自强之道，歌《鸛鹑》、《蟋蟀》。

蒹葭 白驹 卷阿 柏舟 黄鸟 缙衣 巷伯

疾之命寄于医，政之命寄于贤。执有我而不知有人者，败也。为天下得人难，尧不得舜而忧，歌《蒹葭》、《白驹》、《卷阿》。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贤倾国瘁，疾痛呼天，歌《柏舟》、《黄鸟》。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坐谈而已。好贤如《缙衣》，恶恶如《巷伯》，天下不足治也。歌《缙衣》、《巷伯》。

版 荡 抑 十月之交 节南山 正月

君子道长则泰，小人道长则否。幽暗厉虐，暗则昏耄，一任小人。虐则自恣不恤下情，亡国杀身，百不一失。于厉王歌《版》、《荡》、《抑》、《十月之交》、《雨无正》，于幽王歌《节南山》、《正月》。

常棣 伐木 角弓 小弁 谷风 氓

亲亲而民有族也，中国延数千年命，以是而存，所谓葛藟犹能庇其本根，而纵寻斧焉者，何耶？思深者，笃于亲，歌《常棣》、《伐木》。昏耄者，残及骨肉，歌《角弓》、《小弁》。化行国俗，夫妇

之道大坏，歌《谷风》、《氓》。

泉水 匪风 载驰

天地间有至情，诗之所以为诗也。托之于家国，歌《泉水》、《匪风》、《载驰》。

黍离

《诗》亡然后《春秋》作，歌《黍离》。

凡三十篇

注用毛、郑，节约之而系于经文两旁。郑《笺》用圈记别。断句用诸家古韵，而录江有诰《古韵二十一部总目》于最后，以判部。序中笺、释、传文亦节录之，而用括弧记别。

夏声说

人必有所以为人，然后能人，然后谓之曰人。人之所以为人者，恻隐、羞恶、是非之心是也。堂下穀觫，堂上不忍，况乎国将亡、族将灭、种将绝？痛之所不胜，不得不大声疾呼，奔走号咷。大声疾呼，奔走号咷，而后举国震悚，万众一心，出其才力智能以自拯。蹴尔嗟来，宁死不屑，况乎谓他人君、谓他人父，妻子生命系其所属？耻之所不堪，不得不雷声狮吼，诛心褫魄。雷声狮吼，诛心褫魄，而后大盗不能移国，神奸不能蠹国，强暴不能噬国。颠倒不平昭释于路人，况乎周孔例桀跖、操桧侂曾史？倾天柱地维，溺人心于必死，忍之所不能，不得不直声执言，日光明照。直声执言，日光明照，而后莠不能乱苗，紫不能夺朱，乡愿不能乱德。

本人之所以为人之心，以发其至大至刚至直于声，称之为夏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是则无人而无夏声也。中国蛮貊之所之，舟车人力之所至，日月霜露之所被，吾夏声一呼，宜乎尽人愤悱，而相应以起

也。孔子之道不著，轲之死不得其传，夏声乃不得不发。夏声者，孔子之中庸，孟子浩然之气也。夏声者，以一言之曰诚，以二言之曰中庸，以三言之曰直方大，以四言之曰浩然之气。人之所以为人，其为物不二故也。

中庸何以是夏声耶？君子之道费而隐，鬼神之神微之显。合费隐、微显于一物，谓之为中庸。至真之物不可以费隐、微显囿也。民质之日用饮食，即包并乎知化穷神，天命之微妙玄通，无以异乎日月呈露。小以诚小，大以诚大，幽以诚幽，明以诚明，不诚无物，诚固物之终始者也。何谓终始？譬如车行，跬步其始，千里其终，轮廓锥地，转点转积，以得一周，积周成里，积里成千，盈亿累兆之周，而不能缺锥地之一点，缺一点于锥地，即不能成周成里，其势然也。参天赞地，点之至于千里也，愚不肖知能，点之起于跬步也；受命制礼，点之至于千里也，不睹不闻，点之起于跬步也。千里之点即跬步之点，点固无殊也，举费即举隐也，举微即举显也，费而不遗隐，微而不离显也。真实周通是谓中庸，故曰夏声为中庸也。是则直方大之夏声，亦诚而已也。

今夫人心之奸伪，而无术以止之也，为之斗斛权衡以量之、称之，则并与斗斛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仁义以信之、矫之，则并与符玺仁义而窃之。治老氏学者曰：掊斗折衡而民不争，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玄同矣！无为而自然，希夷微而一。此虽得中庸微之显之理，而不得其费而隐之道。据未来将至之几，而不顺素位现在之诚。若是谓之希声，异方直大之夏声，包藏祸心者，又并此而窃之曰老成谋国，委曲以将事，于是鬼域充于朝野，国真无以为国矣！致用之所至，容或一相似，而以为大本大经者，则君子不由也。

国之瘠贫，民之寡恩，闻墨氏之风者，又作而起矣，节用短丧薄葬，裁物质之赢亏，以抑其性情之抒发。君子曰不然，诚不可戕贼，而均则无贫。兼相爱，交相利，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

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君子曰不然。吾诚于身而爱身，吾诚于人而爱人，若为人之爱我而兼爱人，则爱不诚，所为二本也。此亦异乎直方大之夏声也，君子不由也。

君子之正人心也，必中庸是由，不诚无物，故君子贵诚。诚非第成己也，所以成物也，故至诚无息。诚则至矣，尽矣，蔑以加矣！请益，曰不息而已。不息则久而征，博厚而高明。昭昭之天不息，而日月星辰以系；撮土之地不息，而华岳河海以置；卷石之小不息，而草木禽兽宝藏以聚；一勺之水不息，而蛟龙鱼鳖以生，货财以殖。天之所以为天，文王之所以为文，皆于此不息寓之也，又何人心之不得其正哉！此不测之义然矣。

请舍不可思议，而证以目前浅义，亦无不效也，久于其道，天下化成故也。久则是非之大明也，神咒呼名，鬼域藏形，效一。久则识种之触应也，人非一成善恶环生，效二。久则有征之足信也，冰山非倚，金石足恃，效三。久则主客之势移也，喻利拜金，闻义依心，效四。久则多寡之势敌也，敌彼咻楚，丁宁钟鼓，效五。久则环境之变迁也，素视琦宝，须臾弁髦，效六。久则仁义未尝不利也，信遍国人，广誉施身，效七。久则监伪之无终也，赵孟贵贱，董叔系援，效八。久则清议之不容也，落魄无归，有腠无依，效九。久则垢秽之无伤也，四凶不谷，元恺迭出，效十。故曰君子正人心也，必中庸是由也，是则救人以夏声，亦久于其道而已也。

古之所谓夏声者，诗三百篇、圣贤发愤之所作，《节南山》以下诸诗是也。《孟子》七篇，则疾雷破山风震海，直方大之声，振聋启聩于末世，无以逾焉。勾践灭吴精神，见于《吴语》、《越语》。《史》、《汉》之刺客游侠、党锢独行，凛凛有生气。下而至于韩之文，杜甫、陆游之诗，辛弃疾之词，史可法之疏，乃至忠肝义胆，片言舒郁，莫不皆夏声之所寄。夫夏声者，人之所以为人之心，人莫不皆然，吾乌知今必异于古所云？丁宁淳于振铎，急起行之而已矣！

与陶闾士书一

(二十七年四月六日)

乡愿何以为德之贼？孔孟何以必取狂狷？盖相似法流与义利之辨之所以必讲也。

孔子开口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孟子开口曰：舍生取义。必如是充类至义之尽，而义利之界始明，乡愿、圣人之分始晰。是则存一毫生望以为学，便是小人喻于利；有一毫苟且，淆袭神明不快足，便非君子喻于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子虽微，发生乃大，不辨于初，必堕于终，人禽之分一成不易，可畏哉！阳明有言：不抉其根，日滋灌培，但培其恶，可惧哉！是则不欲为人则已，如欲为人，则必学圣。不欲学圣则已，如欲学圣，必辨义利以端其趣也。

乡愿不然，谋食不谋道，舍义而取生，既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凡人又乐易于习俗而难有出类拔萃之志，如是辗转相承，无非乡愿。以两可为中庸，以淆袭为道义，亦复谁能觉察哉？

孟子直指其立足曰“奄然媚世”，销青年向上之芽；又直斥其毒害曰“为德之贼”。明白若是，尚可诬哉？有恒产而有恒心者，为一般平民言也；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也。又直断之曰：士何事？仁义而已矣！一簞食，一瓢饮，贤哉，回也！贤哉，回也！捉襟见肘，歌声若出金石，吾党之士则然也。呜呼！士既困于特立独行之无资，而又困于贤父兄之不得，销沮英雄，往往若是，千百万群有一于此不受困缚，而又缚于不愿人为圣贤，侪落于氓之蚩蚩，何其不幸哉！有平民之教，有豪杰之教。若不轻乎群众，孟子则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已矣。

嗟乎！闾士，立教不当如是哉？救今天下，应以舍生取义之

教。世无圣人，大乱不止，政变必不能善，虽强如列强，可以已哉？政变之变，变岂有极哉？

与陶闾士书二

（四月七日）

昨发长函，辨明立教之邪正，大抵生灭立脚为邪，无生立足为正，孔孟与释迦不异。若不先事辨明，息息直追，他日何能见危授命？夫见危授命，已是今之成人，并此而推翻之，曲顺世求，此其所以多汉奸也！如某某者，学问文章、政治科学，擅绝一时，前后都以汉奸为藏身之所，盖无以植基，声誉日隆，浸假而入于岐途而不觉也。舍生取义，今日植基；见危授命，他日将事，不可错也。寡尤寡悔，禄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忠信笃敬，蛮貊亦行，奈何惧政变饿死而改其趣！故既辨明立教之本，而复咏歌其事，得偈凡六。吾子不俗，当可谈欤！

艺堪盟主千生造，文到惊人万死来。

解放且寻吾故我，黄昏杜宇一声哀。

八十行年十二耳，古来七十且稀奇。

莫将文字来求我，六念先应死念追。

求生的是利边存，肯死方为义入门。

琐尾流离必有事，金刚威力自然尊。

孔子毗昙弥勒天，向来水火不同年。

中庸无臭涅槃寂，菩萨原来倚佛边。

涅槃非一复非二，横固蹈非纵亦非。

一语三玄玄三要，个中消息莫相违。

须知初步研唯识，二步还应唯智研。

三步涅槃探果果，我常净乐秘经传。

与陶闾士书三

(四月二十二日)

两函谈义利之辨，认明生之为利，谋生而徇俗，是乡愿之根株，此为入德最初法门。于此方针决定，无一毫夹杂，他日必圣贤。于此方针不定，谋食、谋道，纷然杂出，善斯可矣，何为踟蹰？今日乡愿，他日焉得而不汉奸？故不得不反复丁宁也。世之所以一说圣人，即奔走骇汗而不愿闻者，为其舍生也，为其舍生则于数事不可解也。饿死之教不可普及，仰事俯蓄不可不理，科学致用不可不悉，三事是也。

兹为解之：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明明为士言也。其为民言，明明说“有恒产而有恒心”也。士者，民之中坚，国之所基，而教之所寄，乌可以齐民恕哉？然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必究乎民之所以为民，则去兵乃至去食，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而至谈人之所以为人，则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政可宜也，教不可移也。齐民可随也，士不可恕也。樗栎梗楠视其种，江汉泽淖视其趣，决定革命不惑保皇，决定抗虏国不可亡，近事取征，矧谈大道，而立大教。“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孟子此言为齐民言也。士于事蓄乃无不足，衣敝缁袍而负米百里，歌声金石而藜藿晨昏，但见古人过量精神，未闻饿死豪杰父母。习胶贵族而梦绕玉堂，便不可织屨辟垆，便不可泥涂胼胝。寄生之路塞，不得不趣高官厚禄一途，纵饫鸡豚，而岂其养志？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岂犬马之养已哉？大同之政不兴，学供终归无术，若但恒年粗粝，岂必稚子凄其？

君子喻义，已立初关，以此成材，自须博学。譬之艺术，播种植根，其始也；枝叶扶苏，其继也。立志办道，其体也；多才多艺，其用也。岂惟科学致用应亟学也，文章渊雅岂废学哉？然君子科学意在致用，小人科学乃以谋生，趣各不同，国家收获，亦凭判丰歉。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体用兼备，乃称全人，然亦之云者，犹有最上一层在也。今之成人，体用难并，姑先其体，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此言亦者，但具人格，异非人而已。体之为物，人禽之路，邦家之基，祸福之胎，而可忽哉？

先不言体，遽谈无体之用，且以致用之用作谋生之用，盗明堂之器，咽卖饬之簫，何教不摧，何法可益？为之斗斛权衡以信之，则并此斗斛权衡而窃之，亦穷于术哉！呜呼！世之败坏，至是极矣。观国是者，莫不归过于贪污之官吏，豪劣之士绅，苟且偷堕之社会，此固然矣。然亦知病本之由来乎？二千余年，孔子之道废，乡愿之教行。孔子谋道不谋食，乡愿则同流而合污；孟子舍生而取义，乡愿则曲学以阿世。既有令名，复求寿考，腰缠十万，骑鹤扬州，以视枯槁独行，动辄骇俗，其于世间心理，孰得孰失？其于尧舜之道，孰入孰出？当判然矣。

天下之理，不上即下，岂有中流杂染无误？岂有安乐忍性动心？亦习偷者之姑息自欺而已矣！夫人岂甘下流哉？无主于中，饥寒迫外，众习所徇，牵率依违，不能自拔，随风堕溺，渐染渐安而不自觉。缘起于不能舍生，依据于乡愿以立足也。今日者，流血百万，安全之地乃偃仰栖迟，曾不能掀床露柱，刺激淋漓，而阉阅委蛇，衣食奔走，若不阐明孔子真精神，何以建国？何以全爱？何以慰惨？夫孔子固温良恭俭让，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与也？但得其似，则中庸者，曲学阿世之媒；无可无不可者，包藏祸心之逋逃藪也。千秋万岁，遂至于今，孔子哀之，特于和平雍穆

中，表而出之曰乡愿，德之贼也！此则孔子之真精神也。

再言乡愿，亦止是义利之界不明，杂食于道，两岐之立足而已。孙中山先生革命是一条鞭，不可杂保皇党开明专制。今日抗战到底是一条鞭，不可收容主和败类。孔子谋道不谋食，孟子舍生取义，踽踽独行，不可夹杂乡愿、两边立足之相似教。

附：示陶道恕

（四月二十六日）

君子先志而后事，孝慈之志不立，建国救亡之公忠不植，而遽言科学，科学利用急需之要，以图其植私谋食之媒，以学以教。此神奸巨蠹埋葬英材而不用畚锸也。百万忠勇流血于前，而曾不动不移于毫末，有良心哉！深锢如是，尚有国哉！人不为国谋，国可存哉？国之不存，身将安傅哉？孔子大声疾呼曰：乡愿，德之贼也！君子谋道不谋食也，舍生而取义者也。七十二子，谁不身通六艺？而必先立乎其大者，先其道而后其食，国与身俱强；先其食而后其道，身与国俱亡。供家小教习固非，识字田舍翁尤非。世兄亟须办志，然后谈事。

与陶阎士书四

（五月二十日）

昔有参道者，左参遭斥，右参遭斥，万道俱塞，百思无术。最后愤极，乃得一决定法，索性不参，遂豁然爆发。又有一参者，坐攀树上，祖师教放下，乃下一足，再放下两足，手犹攀枝。祖师大声：放放！乃放一手，最后一手抵死不放。祖师呵棒不已，并其一手亦放，遂尔顿坠，然未至地，忽然爆发。

渐参死字，不下十余年，今国破家亡，人生处处危险，无一毫

安全可望，乃于儒门舍生取义，忽然开朗，快乐万分，有把握无恐惧又千百万分，证之佛说，乃无不合。遂欲与人共同享受，以诸函之来，正相触动，因此喋喋多言，乃无一毫苛责人意，非背东门不得入西门，非置生死度外不得直趋涅槃。谋食以谋道，无此杂种，杂种不生稻而生莠，断然之理也。此又非高谈性命，乃生死呼吸脚踏实地也。

来书谓今日走高径，他日反因以坠失者，此是“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之意。须知此种人，皆始念之志不真，继念之学不笃，未得障堤而洪涛即至，是以随流下驶也。若志真学笃，神明之地有无表色（小乘名词）生，能为闲阌。劣种日销，强种日炽，毫厘纤悉与心无欺，精积力久兢兢业业，但循其道消息盈虚，他日见危授命，可息息自验矣。舍此则节节放松，泄泄沓沓。圣人无安坐以致之理，又况其植种之不同哉？本为解说，并无他意，乃不觉言之又长也，请止。

与蒙文通书

人日大会，千载一时，苟勉为之，虽那烂陀不是过也，奚论鹅湖、鹿洞哉！儒佛之焦点都在涅槃，儒立足之根，在平等平等、不思不勉之为诚，孟子所谓心然。苟违平等，心则不然，不违平等曰是，违则曰非，合而出之于一时，为是非之心。必扩而充之至，大而能化，则有漏种转无漏种现矣，此大会发明至精之义。孟子养气集义之学，宜于是时急起直追以赴之也。

覆梁均默书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承赐书及大作，盥诵之后，无任钦佩！思想开展，触处生发，

旧学新知，政教融冶，吾无间然矣！乃复竿头更上，询于刍蕘，虚谷若此，安忍愒然！然予于大作诚无置议，唯年来私臆别有发明，窃以为孔子真精神，必至于是始大披露，略呈一二，藉作参考，可乎？

一曰中庸误解也。中国数千年社会养成不痛不痒之局，职是之由，孔子恶乡愿思狂狷，而世偏崇无过不及，处处模棱。及其至也，人格且不堪问，谈何改革，说何创制显庸？盖中庸实有其事，实地可蹈，非拟议揣度虚而无薄。如所言不偏之中，中无定所，平常之庸，庸堕卑流。中无定所，适足藏奸；庸堕卑流，暴弃之藪。今天下竞谈建国建国矣，而中庸之误解不纠正，其可哉！云何中庸实有其境，实地可蹈耶？经明明示尔“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陈白沙谓“观未发时气象”是也。未发气象即《易》之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之“寂”，亦即佛家之“涅槃寂灭”。顾数千年来一谈寂灭，骇而却走，动辄谓宗教术语，何必涉及！是所谓欲其人之存活而先褫其魄，斩其命根也。寂灭者，人欲净尽之谓耳。然此中有辨，天人不同种，人欲之种故必灭尽，天理之种乃克纯全。此义精微，姑不详释。寂灭之境即是定境，固有之智为欲所蔽。定明欲尽，智乃显现。一泓秋水，荡涤纤尘，乃至涟漪不起，寂灭寂然，则天光云影相与徘徊，人物山川悉于中现。物无形遁，一日二日万几，取怀而予，不事安排，先天而天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若不如是，器小泥近，焉能宽容亲证全体？所以异于器小推测也。如是则发而皆中节谓之庸，亦即《易》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又即佛家之定能发慧也。夫道一而已矣，是故中庸以一言之，曰诚、曰寂、曰定；以二言之，曰中庸、曰忠恕、曰明德、曰涅槃，曰悲智；以三言之，曰费而隐、曰微之显；乃至以无量文言，无边詮显，三藏二酉，亦无非阐此一物，而岂有异哉！不甘下人，其亟中庸，可乎！

二曰智、仁、勇不得全解也。仁非止爱人而已，修道以仁，而

曰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尽心知性乃能知天。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见宾、承祭境界与寂然不动相应，所谓忠也，亦即中也；己所不欲，弗施于人，所谓恕也，亦即庸也。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则人欲净尽，复礼则天理纯全。欲尽为寂灭之寂静，理全为寂灭之无损恼也。一曰克复，致中和也。天下归仁，位育象也。为仁由己，而非由人，则无我、无人之怨也。视听言动之必礼，格物而至于物也。大悲爱人之为仁，而实定能生慧之为仁也。用其中于民谓之大智，中立而不倚谓之君子之强。所以经文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所以行之”之句不刊定，则不得达德之真，又安能为入道之门？

三曰不知明德即未发之中也。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说者以声色之不大为明德，而不知声色即不是。德輶如毛，而不知毛即不是，必无声无臭，寂然不动境界方始至明德境界也。此“至”即“止于至善”之至。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是则至极至之善而止之，乃所以明其明德也。定、静、安而趣寂，所谓未发之中；虑、得而发生大智，所谓中节之庸。而必先之知止，则此一知也。宇宙在乎手，明明德于天下，充量而来，此一知也。辟天关，叩帝阍，作圣之基，脱凡之始，此一知也。义利之界，人禽之判，是以经文曰“‘绵蛮黄鸟，止于丘隅’，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何其痛切哉！

四曰格物偏取一隅也。诚意、致知、格物，原是一事。心之所发谓之意，意之力能谓之知，知之涉及谓之物。欲得意诚，必先知诚物，诚体物而不可遗，是则物之大本在鬼神之寂。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则物之全用在成诚之自。有物必有则，必至其所则之处而亲切实验焉，夫乃谓之格物。格之为言至也，至其所则之处而后诚于物也。涉及之力能至所则之处，而后诚于知也。物诚知诚，意焉得不诚？夫此力能至于物则，是为明

睿，所照即始而见终也，颜子所以闻一知十也。物不亲睦全体披露，而谈致知，极其力能不外推测，推测而知，因此而识彼也，子贡所以闻一知二也。凡科学之比量，哲学之因果律，皆闻一知二之推测也。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无觉者是贤乎！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是之谓神，盖全体洞然也。如此谈知，此知之所以难也。苟不固聪明睿知达天德者，又乌足语此？知知难之知，乃全体洞然之知，而后先天弗违，非常能变，大握机先，安所落后。因是而谈，则格物工夫诚非一二端所能概尽。道问学，格物也；尊德性，格物也，合而赅之犹有事在，况分而局之乎！全体洞然之知涉及于物必广，故经引“淇澳”之诗证明其事。此语是王阳明语，然与中庸德性节相合，故又必合两处经文而详之。“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即道问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即尊德性也；“瑟兮僴兮”者，恂慤也，即尽精微也；“瑟兮喧兮”（编者按：《诗经》原文为赫兮喧兮）者，威仪也，即致广大也。优优大哉，威仪三千是也！盛德至善，亲贤乐利而没世不忘，岂不高明配天，而位育仍在致中庸。温故知新，则悠久无疆矣。以两经文而求格物，格物诚不可草草释解。达道由大本来，亦非凭粗鄙世见所得而知，故曰知难也。

五曰恕不免有人有我也。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曰终身，则全体之行，舍恕无他道。平天下以恕而不免人我界存，天下得平，谁欺哉！《大学》一经，忠恕尽之。据学义谈，似又为曾子所作也。何以言无人、无我之为恕耶？《中庸》说人之为道，即孟子“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自人之人与他人之人皆人也，仿自人之则为他人式，而谓“执柯伐柯，犹以为远”者，以其有人我之界存也，离道远也。夫道无人我也，人亦无自他也。若以自人之人之治，为治他人之人之治，而无人我界存，则所谓无人、无我之恕也，故曰“为仁由己，而非由人”也。但若自人为君则止于仁，他人为臣则止于敬，

改汝所止即是也，而治之所施，犹乎自人也，故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也，故曰求其他人子臣弟友之道，而但尽其自人君父之事，及其事兄先施之能。中节之庸不足，则勉有余不敢尽。云何不尽？《易》：“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庄子》：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劳神明为一谓之朝三。故不敢也，稍异平常，投降世见，作如是解而谈不敢尽。此种恶乡愿，如农夫之务弃草焉，截其本根，无使能植，则善者伸矣。顾何以《大学》谈忠恕耶？乃正告之曰：《大学》古本原无缺残，诚意、致知、格物，原是一事。盖求未发之中，全体亲证之知，必格致也，忠也。心、身、家、国、天下，所以行之亦无非一物，盖中节之庸也。中节之庸，平等无人我界，恕也。忿懣有所亲爱而辟，止知一偏，不知平等，夫焉能恕？恕不藏身，絜矩不行，好恶反民，有人我界故也。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与其聚敛，宁有盗臣，无人我界故也。

孔学入门勒为概论，止是《学》、《庸》。千百年来讲学家流，但凭凡心推测圣量，又复故封疆域，他宝不容，是故中国实无孔学。此如语谛语，非诞言讐言也。东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以西圣人之三藏十二部，解东圣人之四书五经，求圣于圣，方便莫大。本是贫子而忽得无价明珠，愿天下明道度人之人皆起而先读佛书也。

屡月以来，午夜失眠，小解频数，晨起昏疲，遂不敢用心，稽覆祈恕。五条或不合尊作，公诚善人，存为参考，是或一道欤。

与熊子真书

鸡鸣风雨，乱世思君子之志。生天生地，吾党大事。漱冥近日所学，觉其颇得儒者一段精神，实斯世不可少之人。但儒者一

段支配，为要尤大。希即努力，请以斯旨达诸漱冥。质直素朴，以之端本有余，以之摄众不足；以之明体有功，以之致用多过，幸察之哉！佛之悲智，实是相因而生，而其方法在多闻圣言，念念思惟，体之于己，悲自生矣，智自生矣。此间亦有国文一课，因及孔言，孔自能以三乘妙理出之人道中，后儒每不能知言外意，则所谓善信不出有漏范围，而孔则弊矣。仁礼相倚，皆本于固有之良，然不精礼，不足见圣量之大，“美富”之说，其在斯乎！然非能龙树、无著学，又乌足知之。

覆张溥泉书

（二十九年一月二日）

辱书：教我提倡墨学，墨义种种切到，儒偏中和，不适抗战时用。盥诵之余，曷胜钦感！然吾有义陈前，幸鉴夺之！

抗战是非常时期事，节节非常，应具一段真精神，触处求益。今之抗战，贞元交会，为非常非常时期事，不但非常异昔日之常为非常，又于造他日非常之常与之不异为非常非常。盖建国也，应具一段超远精神，触处自在，是则取古以资今，但我合，而无他缚。万不可执一先生学说处理一切，亦不必屏谁氏子论议，俾不入场，此一义也。

借资须权，而自树必经，所谓立天下之大本。大本刊定，异则简之，同则收之，必求大本相符，非取谁家谁氏，此又一义也。

人皆知墨，墨义于抗战非常，多可权借。人不知儒，公亦曲从世称，谓儒偏中和。嗟乎！此岂儒哉？取此伪儒，唯害于尔家，凶于尔国，人用侧颇辟，民用僭忒，由昔平时取用至今，家国人民已如斯矣。然一谈儒，无非举伪，数千年前，儒已堕伪，彼篡此位，此代彼诛，帝阍三十三天鸣冤何处？九幽十八层地狱无此沉埋。朝野上下，此类尤多，必截根株，应明真孔。盖吒阍补单

那咒呼其名，然后去也。新周故宋王鲁，革命之义出于《公羊》，而伪儒以为说经义齐驳，岂是鲁纯？民为贵，君为轻，民权之义出于《孟子》，而伪儒专制之奴，谓孟子泰山岩岩，英气甚是害事。大同出于《礼运》，而伪儒竟谓《礼运》大同之说非孔子之言。凡不合其奴性组织，皆武断废除，职其根据，皆自诬蔑中庸而来。真孔以狂狷为中庸，伪儒以乡愿为中庸。真孔中庸还我实落，伪儒中庸但有美言。朴者堕迷，奸人利用。曾子忠恕，子思素隐，孟子集义养气而后，谁为豪杰，辨别孔子中庸？孟子集义，粉碎无遗，尚余浩然之气一分，不失时呈。宋明节义之士，如文、史诸人，皆有造于国家，乃至今日抗日犹能长时，无非赖是。但有一毫真孔，得福不可道里计，恒河沙数所不能尽，而况全体哉？真孔既分别，人皆知孔矣。孔义不但于抗战非常，多可权借，尤于抗战建国非常非常，足以经宗。盖中国哲匠，猥起林立，于我大本，唯孔相符，同则取之，俾我大本之通于国中也。辨真孔而已，此又一义也。

何谓大本？求寂、主一、达情是也。

何谓求寂？思议者，测施有方，规矩不逾，范围所及之事，用莫善之。范围不能摄，思想所不到，不知所从来，乌得其究竟？则不恃思议，而恃有不可思议。夫不可思议者，非神秘也，深隐连属之根株，运转密移之经历，全体披露，洞鉴无遗，先此后此，正方异方，供彼取用，一奠万年，人莫测所来，强而名之曰智是也。妙智由洞鉴来，洞鉴由披露来。披露由何来？由二千年鄙儒谤弃之寂灭来，由二千年乡愿诬蔑之中庸来。惟天下至诚，为能立天下之大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即是寂，故曰求寂。

先说寂象，求寂工夫，此姑不谈。寂之境界，人欲净尽，天理纯全境界也。一泓秋水，荡涤纤尘，涟漪不动，寂灭寂然，于此悟人欲净尽境界，佛家名寂静寂灭。天光云影，人物山川，悉于中

现，无劳一睇，于此悟天理纯全境界，佛家名无损恼寂灭。小乘寂灭，止用寂静，大乘兼用无损恼。今谈治国，应大乘同，触处洞然寂灭全体，故曰真孔中庸，还我实落。

墨不能然，《天志篇》者，《墨》之谈本也。以天之赏罚，知义从天出，以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知有义无义，转展环征，还不一毫实落，倒果为因，因明犯过，乌乎能立？亦何异伪儒无过不及之中庸耶？异我大本，是故简之。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是也。是以坐而论道，吁咈都俞，上之燮理阴阳，中之经纶天下，下之格君心之非。尧、舜、汤、武之为君，禹、皋、伊、旦之为臣，知斯理而建国矣。自此以往，以汉高帝、蜀昭烈、唐太宗之荦荦大度、器量聪明，足以学道。以子房之冲漠无朕，诸葛之宁静致远，李泌之静若用智，而玄奘之法门龙象，都为修道有得之人，乃未闻有坐而论道之举。余则子孙基业之不了，救时宰相之尚难，是以补苴罅漏，苟且数千年，外侮内偷之至于今日也。忽闻建国，奚翅登天，大道将行也，求寂之芹献，乌容稍缓须臾哉？

何谓主一？一则真，一则能生，一而不已，所生之数量不测。是故建立大本于一，为学为政，以是焉进退。疾呼子慎，梦应而惊，孺子入井，怵惕惻隐，忽时变时，亦不失一矣。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势用强大，天地万物皆甲坼矣。为物不二，生物不测，宇宙海岳，精英谁悉矣！是故亲亲之杀，尊贤之等，为国以礼，不取兼爱。简宽而狭，简杂而纯，一之为不动因也。

难者曰：大同之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主一者何解耶？

解之者曰：此数量边事，非质量边事也。亲亲子子，质之真也，其亲其子，隘于一也；不独其亲其子，不隘于一也。千里之行跬步起，起足跬步，毕乎千里，仍跬步也；而千里也，未闻始起跬步而千里也。天行健，天之所以为天也，大道之行以不息，文王

之所以为文也。一而不息，乃大同矣。诚者自成，至诚不息，所以成物矣。明德自明，自明用其极，而新民矣。忠者不欺，忠而不已，谓之恕矣。吾道一以贯之也。大同以不已生，非以兼生也。而不然者，舍质而谈数，初政必大同，则民族主义几何不因以随逐而动摇？

难者曰：大悲之冤亲平等，主一者又何谓耶？

解之者曰：判凡以执，物以执封，界以封限，此限此界，不通于彼，彼限彼界，不通于此，色不通声，香不通味，戚不通疏，是以冤不通亲，不平等也。圣判于无执，执无故封无，封无故人我界无。界尚无矣，从何所限？是以皆通，通则无不平等也。故曰：冤亲平等，圣者边事。凡者以直报怨，法界不乱，法界乱而世界灭亡矣。是故求学当求不执，毋开口平等。

难者曰：爱人者，人恒爱之，亦主一者之言，墨子兼爱何害耶？

解之者曰：兼不真，李种桃种，无桃李种。兼无力，千钧而二用之，生之能耐不强。兼者顿象，渐而后继，顿则不继。以是故，兼之为害，不可胜言。黑白之于色也，义利之于理也，忠奸之于人也，不严其界而故谈兼，初假其名，后反其真。今之发现变态怪形以危害邦国者，尚何言哉！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行岐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也。目不两视而明，耳不两听而聪也，是故君子结于一也，诚恶乎兼之为害也。自动者有力能，有精神，有继续，作新民者应激民自动。唯性情是自中物，唯性情是相率自动，舍性情而用感情，毋曰互助也，已弃自动而被动矣。墨义无非感情互助来，感情互助，宁有种乎？感情互助，力能势用过自动乎？感情互助，百年不变而不息乎？

何谓达情？仁者，人也。仁爱结撰之谓人，是故人类之立，立以情。过此不生，谓之死边，死边以往，衣食住行，乃至文物声明，世宙以生存，谓之达情。唯王建国，设官分职，举国勤动，夙

夜匪懈，谓之达情之行。五行百产，天之所生，源源不尽，谓之达情之供用。是故物受支配于情，但可为情而益物，不可因物而损情。假达情之名，行纵欲之行者，情不称物，谓之暴殄天物。物已尽而情莫达，情与物俱害也，如是须节用爱物，是谓节财之流。夫节财之流，亦唯求其情之达而已矣。至若物不称情，不当损情而当益物，是谓开财之源。夫开财之源，亦唯求其情之达而已矣。墨不达情，役于物者，但有节流。情不称物，节流也。物不称情，宁抑损情，仍节流也。曾不闻一论开源，履短而削足，冠小而戮首，其与几何，亡无日矣！至爱者谁逾父母，大事者谁逾送死，哀痛迫切之余，桐棺三寸，掩不及泉，三月无事。伤情无奈何，又摧其情于喘息未定之际，与其生也，无宁死。动感以乐，奋发以乐，鼓勇以乐，赴汤蹈火以乐，宣郁以乐，通幽以乐，使民久而不亡以乐。季札闻乐，判十五国之治乱兴亡，乐固可非哉？墨以酣歌恒舞之巫风，毁钟鼓笙竽之圣雅，惩羹废食，吁其甚哉！

夫抗战达情也，达羞恶之义之情。丧葬达情也，达恻隐之仁之情。乐达情也，达四端之情。俱情蕴，俱本心，而谓相碍不通，不互助，不相成，乃至相克。固矣夫，何其重物若是，而轻情又若是耶！夫为逸乐以暴物，人见而易刺也，至为偷习以暴物，则多所忽而不察矣！避难后方，建筑、藏版、印订、流通，凡木工、瓦工、土工、杂工、印工、订工，材料所需，无所爱惜，摧残与作成，大者一与一之比，小者不啻一与三、四之比，以此而推天下暴物，可算数譬喻哉？人世三十年，送死所费，准其所生，上者不逾十年，下者或不能一年。养生所需之摧残，费不啻一倍二倍。若设工官，竭诚研究，督断摧残，以视短丧薄葬，谁赢谁绌，必有能辨之者。

上来大本所称求寂、主一、达情，荦荦大端，墨氏皆违，违则简之。然则墨义无所取耶？夏后氏尚忠，禹勤民事，足胝手胼，诚适用于抗战非常之时。除《天志》、《兼爱》、《短丧》、《薄葬》、

《非乐》诸篇，余则应深研几，信受奉行。如公来书，《尚同》者，服从主义，不容异议，抗战之成，首在是也。《鲁问》者，大国不当攻小国，抗战极合也。《贵义》者，赴汤蹈火，积极精神不回顾也。《非攻》者，弱小民族不可犯也，反侵略不可缓也。亲戚私好乡人，不可偏重，是故《尚贤》。细文繁礼悉除，是故《节用》。必尽人力，毋委气数，是故《非命》。抗战死士忠魂不灭，是故《明鬼》。其他《备穴》诸篇，无非兵法，切用于目前，恳挚精诚，沦肌浹髓。诚甘露味，吾当与公共宣布也。

公则应于大者、远者，极深研几也，求寂、主一、达情是也，非伪儒说也。

覆万君默书

惠书敬悉，奖劝益恶。道一无二，二则邪僻。孔与佛同，但量不及。故渐谓欲了人之所以为人，须先习佛以为权变。不熟佛，焉知孔？然不全体研藏，不知大法宗要，又乌足知佛？近欲趁此未灭之躯，悉心谈是，而学德不敷，殊愧也！何以教我。

覆陶闾士书

佛法非以退让不管闲为般若，要须适当，其可为通达。大道不明，须有清议是非，尤须有护佐阐扬之人，此吾所以深仪于吾子也。弟病深若此，而又决心不留恋。人生谁不死，不怖不著，可以谈最后之学，收一得之功，幸莫甚焉！弟病肾脏，起于心太苦役，当择一无恐慌处而迁之。不，则在屋前或后山掘一防空壕亦好。临终有二途：一、自力入寂灭定，二、他力念佛。然在渐意，终主张自力。若临终能相应，则对师友，对一切皆办到矣，一切无悔矣。今所称寂灭定者，不即穀上无余涅槃，亦非及得灭尽

定，但非先明其途径，知其境界，决定趋向，一心沿习，能不游移，能不间断，不管有效，心不走著，即已得矣。舍此，又谁有办法能使尔不入究竟场耶？但得贤善死，足矣！此儒之所谓“没吾宁”也。寂灭境界何耶？无十相是也，无色、声、香、味、触、法、男、女、日、月也。此亦不能办到，但“舍”之一字，即无不办。舍嗣子、门楣之立，舍亲戚共困之念，舍一切学问、师友之爱，舍五官、四体之涉。四种诚舍，赤裸裸地本体自显，此可信矣。本体倘显，即是归真，此可信矣。夫人一生，至少至老，纷纷扰扰，谁能一念休放？若能事此，病不起则归真，病若愈即入德，子其勉之！渐《与真如书》详在杂刊之五六，须息心一读，缓读不急。若不明瞭，放下即是，无苦尔心。

与王化中书

（二十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人日大会，在思想不在辩论，在力行不在言说。又，孔之所以不违佛义者，在平等一义。一阴一阳，何思何虑，平等也，即涅槃也；《中庸》无声无臭，不思不勉；孟子心之同然，皆是也。平等而然则是，不然则非。为是非之心，扩而充之至大而能化，为有漏种转无漏种现，孟子集义养气之学在是矣。今时士大夫奄奄欲息，无救国亡，宜大讲斯学矣。行有不慊于心则馁，赴义之不暇，一息堕千里且不能自知，方便云乎哉！

覆李贞白书

国都沦陷，院宇、图籍，荡然无存。亲戚、故人，散四方，转沟壑，无可问。敌我，年余流血死伤不下数百万，自生民以来，未有如是之恶劫也。搜求其故，皆乡愿之教造成。舍义取生，贪争以

起，奸偷以炽，兽行汉奸各以其途而现，大祸乃至斯极，悲哉！人日大会，吾将发明孔佛真精神，能赴会欤？

覆冯超如书

弟介绍张太仆诗文，具见热烈肝肠，表先哲以启斯民之至意。《信国》歌显，《大荔》歌隐者，非独官职高卑、时代文名诸义所致，亦以其学其艺而判也。《信国》道义为之根，学源孟氏；《大荔》一真动静，学出濂溪；天地王侯得一之说，又本于老，此学之不同也。凡文字之传，以启发感动人所必需为主，德行与文学分科，有德又必有言。诗不必三百，思无邪之为三百也，此有言而必有德也；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谚有之云，不若诗歌文颂慷慨淋漓，泣数行下，此有德而必有言也。《乾坤正气集》，岂不人人尽节，取义舍生？顾文不足，未终篇欲睡，反使烈烈轰轰之举，没覆于陈陈冗晦之文，是表彰忠烈而不得其所以表彰之法也。吾初亦欲书“不二歌”如《正气》，细读其文，辍然而止。太仆正气长留古今，不以歌晦而晦，歌显而显。文与义判然两事，所欲作新万民者，非止文字一端。然就文论文，所以动人，固有所在欤。

跋《〈中庸〉传》寄诸友

每年人日大会一次，贡献以言。入川三年，今其三次，贡此一册。世乱由汉奸，源出于乡愿中庸。书生不能从戎，然有道。天下溺，援之以道。道也者，寂灭也，涅槃也，孔、佛之道一也。寄呈若木先生，须识此册继孟子学旨，唐宋以来，诸儒皆背孟而行，此其所以产乡愿而乱世也。请细读此册，竟无非七十之年不能说此，毋轻视之。不薄今人爱古人，公豪杰，有此态度。（蒯若木）

入川定道友一年会一次，时在阴历正月七日，名人日大会。会上必贡献以言，今会谈此册。君虽不与，而奋兴逾人，爰赠此册以表敬意。天下乱于乡愿中庸，真实中庸，请精研此。前君寄文，敬佩，非力争上流者，不能道其只字也。（傅冰芝）

人日大会，去年谈《心经》，今年谈《中庸》。渐自认识佛义在，无余涅槃，转读孔书，始粲然矣。此作系七十之年乃能，毋轻视。衡如聪明，何所不能，顾知之易，而行之难也。（刘衡如）

閤士死矣，行谊不愧古人，斯亦足矣。无人传意长者，乃径情直达，未具正式笺候，不敬欤？孔、佛原来无异，而唐宋人异之。无病而药，又药以医药。饶舌哉，然不可已已。（赵尧生）

孔、佛通，通于此册。渐非七十之年不能说是，幸毋忽之。一字一句，皆有根本。孔书本孔，不牵于佛，解经家法，法尔如是，唯我文通，始足与谈。孔学聊发其端，大事无量，甚望我弟继志述事。（蒙文通）

寄此册，阅后与倪、毛、王诸君同看。能扩充宣传，俾人人知狂狷中庸，然后佛法乃大昌明也。（虞修庵）

孔学，文通外唯君尊重。寂灭义，厄于唐宋元明清，犹不提出，可谓无心肝人。不敢苟从，亦我芸生所计及也。（彭芸生）

閤士去，我怆然，公愈甚也。卫武公髦而好学，寄此册求匡正。乡愿中庸为数千年，乃不能不提出狂狷中庸也。（李泉涌）

君不能与会，大减色矣。虽然，讲学亦不在见面，寄呈此，必有以见教矣。（赖以庄）

孔家义唯君讲，孔与佛无异义亦唯君谈。顾无沟通，著述不得，今寄此册，视如何耶？此不过概论，略呈。多大事，希续现于世。（梁漱溟）

此书以寂灭寂静为趣，力辟乡愿中庸，救今时汉奸之蔽。（杨叔吉）

覆蒙文通书

(三十二年二月一日)

昨日得二十五函，更发此函，心中无限欣悦，不觉琐琐詹言也。云何喜耶？喜吾弟能以所学会友，孔门生趣将自此发动。昔以洙泗之传，期诸漱溟与弟，果不负所期哉！陈学源君，相见于南京内院，颇多时日，今犹不倦所学，诚难得也。曾义甫君，与弟同赴人日大会，虽未倾谈，然挹德深矣。诸君子济济一堂，各以所得，发明妙义，向往何已！盖不减稷下诸贤，而上毗邹鲁之盛也。呜呼，足矣！渐老无用，得见诸君子之林，诚不为不幸矣。欣悦之余，乃将私见一陈于前，可乎？

道之不明也，于此数千年，究其原始，乃在孔子既没，无结集大儒，缺毗昙大教，秦火汉仪，安知道之攸寄，如阿难、迦叶之于佛教者？故佛学尚有典型，而孔学湮没无绪，可胜叹哉！今欲不忘大教，以正人心，应谈最胜、极最胜三事。

第一，道定于一尊。一则真，二则伪。孔一贯，孟一而已矣，经旨具在，而可诬哉？！中国推至全球，唯有孔、佛，理义同一，余则支离曼衍，不可为道。陆量弘而程量隘，东海、西海，圣同心、理，淫声女色，强忌于先，识者知所判别矣。是故欲尊孔而有力能者，当先握生天生地、唯一不二之权，乃可整顿乾坤，位育一世，虽有万魔，无损毫末。孔道不行，式微中露，尚惕然哉！

第二，学得其根本。根本者，性道、文章。性道，仁也；文章，礼也。性道略以《易·系辞》谈性，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句，所谓天道，语言心行俱灭），继之者善也（二句，善无准则，续乎天道为则），成之者性也（三句，性非苟得，圆满充足而完成）。《大学》则谈诚意，曰：毋自欺也（自即语言、心行俱灭之天道，凡人皆具，始念常见。不欺者，继其始念也，所谓善也。孔学全在不已，在

止于至善，止于不已而已也。天行健，所以为天；自强不息，所以为君子，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此之谓自慊（慊，快也，足也。则诚至于成也，所谓圆满充足之性也，此之谓尽性）。《中庸》则淡诚之不已，曰：诚者，自成也（《易》一句同），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物之终始即格物，无别格物。《易》二句同）。诚者，所以成物也，故至诚无息，则无为而成（《易》三句同）。修道原于率性，既诚于道，而可忽于性天哉？性天不可闻，子贡闻而叹息不置，犹佛书之得未曾有也，遂谓不谈性天，岂理也哉！子罕言仁，亦不作口头禅而已矣。文章不但礼，而礼为干，克己复礼，充之为国以礼。居庐郊禘，见精神极其贯格；法制政刑，见巧便不离其宗，故性天为未发之中，文章则中节之庸。仁融于心，而礼寄于事。自乡党以至朝廷，自小学以至大学，举足下足，皆礼是蹈，礼之为孔道之达哉！

第三，研学必革命。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世间霸图，尚须包藏宇宙之机，囊括乾坤之量，况大道之所寄哉！毗卢顶上行，直探第一义，依文缀字，三世佛冤矣。曰古之人、古之人，虽无文而犹兴，在陈思鲁，狂简萦于梦寐矣，价阁黎须仔细，此何如事，与无担当人商量乎？补清末所缺，事也，非志也；比肩郑、马，上溢董、刘，事也，非志也；极追游、夏，犹事也，非志也。删修大事，有德必有言，若使颜氏子在，安知不能赞一词哉！颜、曾、思、孟，是一流人，不恶于志。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故必先定其志欤？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无志失士名矣（宋明程、朱、陆、王最足崇拜，在能尚志）。观唐虞夏商周于《尚书》，得伊尹、周公之志。继以《诗》，则记言、记事之外，采风什雅，感人音律，幽歌雅咏，胥见其志，见盛周之全也。《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志在《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故必有志，然后乃可言学。数千余年，学之衰弊，害于荀子，若必兴孔，端在孟子。

《诗》、《书》、《春秋》，统归而摄于《礼》。《荀子·礼论》无创制之意。《中庸》本诸身，征诸人，皆制作之能。学《荀》未免为弊人，学《孟》然后为豪杰之士也。有志然后能文章，更能进于性天。《礼》须囊括宇宙，《易》则必超于六合之外；《礼》唯集中国之大成，《易》则必契般若、瑜伽之妙，而得不可思议之神。《中庸》之素隐不已与修道，语语皆与涅槃寂静相符。渐既揭之矣，而《易》之契般若、瑜伽者，留待能者可乎？自来说经，唯《易》采道家语，而犹未能融佛氏理，蕩益《禅解》，八股时文最足害人。发菩提心，超祖越佛者，干云直上，唯见遍周沙界，真幻一味，则必不遗《易》与瑜伽之参究者欤！

三段私见，若解经家都愿学孔，或不河汉视之。

竟无诗文

《词品甲》叙

菩萨视众生将堕三途而不得不悲，视罗刹之必赤人族而不得不愤。既悲且愤，不得不奔走呼号。盖亦异乎大愚不灵，大哀心死者矣。山河破碎，上下晏然；秉国不均，民将无气。若使无气，则砧俎宰割固无妨，赧颜事仇亦何害！人生至此，尚足问哉？吾焉能忍与此终古？国之强也，气之炽也；国之亡也，气之馁也。谁能使气之炽而终于不馁耶？要此锥心刻骨之事，常目在之而后可也。

昔吴王以阖闾之死也，出入必使人呼曰：“夫差！汝忘越王之杀汝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遂报越。吾不惧乎国破家亡也，吾惧乎灭亡之事，与时俱去，曾不一怵惕也！悲愤之激，不得其平，要使穷天地、亘万古而不没者也。果穷天地、亘万古而不没也，无涯之悲愤必得其平，会有时也。身、语、意业无有疲厌，林、池、树、鸟皆演法音，且将转五浊恶世于极乐国而无难也。痛定思痛，奔走呼号；冤霜夏零，杞哭城崩，天地亦为之动容矣，独有情乎哉？精卫衔木石，群马悲鸣而不食，百族且为之伤感矣，独人类乎哉？农伤于陇，工叹于肆，商忿于市，乃至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殒，举国黔首，日夜腐心，咸扼腕裂眦而不可已矣，独士君子乎哉？士君子者，怀宝楮珣，坐视陆沉，帝胄左衽，歌声裂石穿云，振古而今。是故此一篇者，乃奔走呼号之一声也欤！凡物写真，其状至蹟。司空图继梁钟嵘作二十四《诗品》，词亦何独不然？花间大晟，秦、黄、耆卿，后梦窗而前美成，此一品也；浩气超尘，东坡、芑林，此一品也；仙风清爽，世外希真，此一品也；胸中不平，议论纵横，稼轩、后村，此一品也；去国哀思，羁愁沉郁，李煜而后，遗山、彥高之伦，此一品也。既谈斯事，应区品类，曲尽其致。然今天下溺矣，救火追亡，直奔走呼号而无及，

故其他一俟承平，而先发奔走呼号之一声。事竣，格儿请梓，愿出资。急国难，应如是，从之。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叙于支那内学院

《词品乙》叙

建国于自由、平等，非建国于杂霸、功利。杂霸、功利，欧祸蔓延，不可已已。中国数千年神圣之教，不受尔汝之义根于心。以之抗敌，即以之建国。不受尔汝之义，忠于己，曰自由；恕于人，曰平等。以之建国，即以之大同、致太平世。世界先导师产生母，今中国也。宜知是时，宁用终日？夫以不受尔汝之忠为自由，则必不以纵横恣睢、唯吾不违为自由也。又以不受尔汝之恕为平等，则必不以均势分利、各霸一隅为平等也。有自由平等之心，然后有自由平等之行；有自由平等之行，然后有自由平等之果。福生有基，祸生有胎；植种不纯，趋势演绎。日寻干戈，安所望于饮和食德？无自由平等之行，而得自由平等之果者，未之有也。

见群龙无首吉，是故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舜视五臣，皆舜之才，皆为舜事，是为五舜。五舜皆为，一舜乃可无为。若乃以一为五，量局小康，苟简自用，上行下效，捷于影响，则割据嚣然，凌驾竞起。民亦各有其家，各利其利。四亿五千封建国制，有何公益？无自由平等之心而能自由平等之行，未之有也。夫所谓自由平等之心者，何耶？天下何思、何虑？由仁义行，非行仁义者，孔子之教也；息其烦扰、恼乱，而现其寂灭、寂静者，释氏之教也。顺化也，息机也，不事安排，大公无我，天然自然也，此则自由平等之心也。

相貌难言，诗人言者，取酒、取懒。夫所取以酒者，忘机天籁之是取，非沉湎昏昧之是取也；而所取以懒者，不事安排之是取，

非消极废事之是取也。昏昧废事，则尔汝甘受，有何人性，以视杂霸且天上人间？不娴斯意，不能读斯词也。抗敌以不受尔汝之忠，气不愤排不能忠，《词品甲》语，悲歌慷慨；建国以不受尔汝之怨，气不和顺不能怨，《词品乙》语，清净幽闲。非相违也，而相从也。不娴斯意，不能读是词也。人日大会，真如、超如、孟如、冶公、德三、佛心、茂芹，相率远至，报之斯册，公之天下，愧亦邦家之基欤！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叙于江津支那内学院蜀院

《心史》叙

有由我，有不由我。由我者，咒愿是也。小之洞金石，塞沧海，移太行、王屋；大之生天、生地，生物不测，造极乐国。但一诚之所至，无不皆至。不由我者，现量是也。事本现在，不由乎人。望后、扳前，事自现成，不由乎人逞私营己（似应为“己”）；事原显现，不由乎人索隐钩深。运不守乎故常，理非极于一往。过时必复，皆不人由。若能永贞其由我，而时乘其不由我，天下事蔑不济矣。

古之志士、仁人，循是道以收其效者，比比皆是，郑所南其一人也。郑所南作《心史》，其久久书，屡屡叙，疗病咒，永贞乎由我者也；不起义兵，但以心志移灌后人，绵绵以俟时，乘乎不由我者也。元运终八十年，而河山恢复。所南心志竟成，非天下事蔑不济欤？夫人有心，国亦有心。心之精爽，是为魂魄。精爽至于神明，强死犹能为厉。魂不附乎肢体，何论人事阴阳？悲乎！有国、有家者不知也。徒眩人，不信自，惕惕而无气也。虏强我弱，时也。神明之胄必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而不移也。不信自，无魂魄也，亡矣，直需时耳。若欲不亡，应信自，应信神明之胄必强，应摄持其魂魄。古今慷慨悲歌之士，镂肺肝，括肪髓，

不得已而发乎文字之声者，皆魂魄之所寄也。中国有百千万亿如是之声，如之何其必亡也？中国有百千万亿如是之声，如之何若存、若亡而不一敷布也？敬恭告天下，天下今日迫切复迫切，殷重复殷重者，心学也。

呜呼！世之舍心言学，以提倡于国人也久矣。《四库》于《心史》，曰不避讳，错人名，文词蹇涩，纪事与史不合，斥为伪，不著录，是蘄蘄于郭外，不知魂魄、肺肝何物！夫以不知魂魄、肺肝何物，率天下后世学，人奈何有气？国焉得不亡？事急矣！学不可不变。格儿二十年读《心史》不得。得读，出资请梓，因叙而梓之，以贻国人学。

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叙于支那内学院

《见闻琐录》叙

九弟溱刻叔父《见闻琐录》成，以予侍叔父久，知故事，而问叙于予。予不显不文，不足迪前人光，然叔父言行所以昭示来兹者，予既知之矣，又乌能已于一述？

尝闻叔父言，祖兄弟四，以次轮养曾祖母。祖母值月，质当称贷，蒸以一鸡卵以为供。食罄，叔父舔其余味，不啻享天厨异品也。叔父衣败絮，目赤而疮。程家表叔贵公子，衣服丽都，时或来。曾祖母抚弄之。呵叱叔父“乞勺子不得前”，祖母痛甚，时流涕。叔父遂发愤读，读于潭坊外氏，通宵达旦不息。日光射窗隙，油灯密吟如故也。冬夜抚熏笼，倦而假寐，袍为之焚，而不觉也。如是者数年。作《城濮之战赋》千余言，不日而毕。表伯邹小帆，名士也，谓之曰：“君家兄弟不可当，为尔尽披靡矣。”游皖，景学使其浚幕。中秋宴会，景偶言能咏《绿牡丹》用“六麻”全韵者，大观也。时一幕友，奋笔已数十韵。一座惊艳，无所措而散。叔父则就其人下拜、问学，多有所得，然所得者口耳尺寸之学耳。

血性男子，直心坦怀，无一毫利害之计、祸患之惕，则叔父所自有，又谁得而教之？

洪军达宜黄，予家避山中。予父官北平，予兄同生在襁褓，病剧。叔父冒险求药，偷渡洪军垒，二将持矛夹击之。疾驰数十里，汗涔涔下而免。族人以荫生守南昌城门，自以为富贵也，将易其妻。诬以帷薄不修，图不利于彼。以给怒我叔父，以为大助。叔父惑之，献时乃悟。叔父以为既已误矣，何避、何讳？径造法庭直认一时之非，遂陷于狱，经年而不解，衣领革而后全。予兄，少冲幼废学，叔父垂涕泣而道之，且扶、且哭予父。尝授予一帙曰：“此尔父教我之文，今以与尔。”展视则端书竟册，无一字苟。盖所以致感者深矣。

予尝为人曝书，拂拭不经意。叔父忽瞋目大呼：“尔奈何为人不出力！”持书紧拍，声彻于庭。予陡然悚惕，魂为之夺。自此数十年，小事不敢忽，难事一切舍也。予与桂伯华谒云照律师，不遇。遇其像，予亦不经意。伯华忽委身扑地，如泰山崩。予慢性之盘结于衷而不可解者，不觉受其推动，随彼身而降，清凉冰释，帖然而拜。自此数十年，待人接物不敢庞然自大也。予生平得两刺激者有如此。

叔父于事，无论细微，如狮搏兔，必用全力。予父早世，护予家弱小，乃至人有小负欠，如临大敌而讨之。性嗜博，输即酬直，千金不吝。乃至为诡局所倾，亦必货以偿之，遂尔所负累累。又复久困名场，而一生为诸侯宾客矣。

南昌梅小岩，河帅年丈也，坦直、倜傥与叔父等，聘叔父教其子子怡、子肇。茶余饭后之谈，无所不至。此《见闻琐录》大半皆是。子怡、子肇童子试，叔父与河帅观榜于学使辕门。立候须臾，抵掌谈天下事。予从叔父读河帅家，举家赴金陵、过九江。登岸，随河帅行，坐城下饮茶。河帅喟然叹曰：“大乱其至，予老不及见，后生之责重哉！”此老风度若此，叔父于彼诚生平大快

意。盛事不常，河帅谢世，而叔父亦老矣。然贫，安能休养？奔走于四方，又岂其愿哉？

大梁松帅，聘海其子。河干之别惨然，独呼三兄前曰：“汪儿，在家宜规矩。”而涕泗滂沱矣。天幸松帅北，叔父欢然返。作而曰：“既未风云宇宙，便须雨露乡闾。”自此经营蚕桑，欲以富一邑。夫以一穷诸生创如此巨业，惟有精神、性命搏奋而前耳。亲赴湖州买秧、聘师。中途阻雨雪，饥寒煎迫，度除夕、元旦。然不数年，一乡之桑蓬郁，丝亦陈于大市。予尝曰：“国困于乏人，士荒于生计。若能道以养心，艺以养体，士而农、农而士，如我叔父之行，国与士之困皆解，天下不足平。”

呜呼！叔父为人如此，见闻所及，乌能不一录再录？虽然，今之闻见又非复昔之闻见也。叔父如在，三录四录势所必及。浪墨金壶，无穷血泪，丈夫之性如是欤！摩娑手泽，追叙生平，予复非人，如之何其勿恻也！

民国二十年夏五月敬述

《宜黄东皋黄氏十二修族谱》叙

《宜黄东皋黄氏族谱》，有一大殊特事，盖文献未缺，使言其故有足征者是也。谱始于宋淳祐丁未，距今民国乙亥，凡六百八十有八年，时不为不久矣。中间谱《序》，为宋《序》者一，为明洪武壬戌、嘉靖丙戌、万历己酉《序》者三，为清康熙丁未、乙酉《序》者二，乾隆己巳、辛亥《序》者又二，道光庚寅、同治辛未、光绪乙巳《序》者又三，凡一十一《序》，文不为不多矣。而无一佚，岂寻常事哉？

春秋黄国，都于江夏，以国为氏。战国有黄歇，东汉有黄香，三国有黄盖。至宋惟德公，由金华随父任崇仁县尉，徙居宜黄东皋感应山，四传而菊泉公立《谱》。姓始，族始，谱始，有可考者，

资于一修、二修《序》也。颛帝曾孙陆终受封黄国，传七十四为惟德。由惟而才，又二十七，其昌百世矣。所谓招四而上乐一以下，皆不失其世次者，资于七修、九修《表》及《源流》也。宜黄税浮于亩，又矾峻湍怒，子宁公布衣伏阙，改运兑为轻资。狱吏乘囚，渴肆贪虐，子宁公颁详，掘井疏准，天下之狱，援例浚泉，功德在民，东皋之族日益大者，资于六修、九修、十修《序》也。明初，邑南《徐谱》有敬伯名，而《涂谱》无敬伯名，则知六修谓子宁夫人为涂敬伯女者非，七修作徐敬伯公女者是。而使厥初生民不涉虚诞者，资于十一修《凡例》也。

为人子者数典而不忘其祖，知先业伟大而亦不诬其所自出，可不谓其所资为殊特事欤！顾何以知殊特事之足重也？墨翟之学，短丧节、用薄葬，视事之轻重以为设施。孔子之学，孝友睦、姻任恤，一唯其心之所安，视事设施者物质重。而父子、兄弟可以泛泛然若萍水之相逢，唯心所安者则不然。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举己之心推加于四海，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老皆有所养，幼皆有所长，而况一本之木、一源之流者哉！小康之世且可见矣。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封建之制也。封建废而郡县，其所以固结亲亲之恩者，犹有存在。宗有祠，祖有祭，所以示属离之谊而有所归也；族有长，所以解民纷难而治其不齐也；所亲无力能，婚姻、丧葬大事，义必有所依也；矜寡、孤、独、废、疾不聊生者，情必有所恤也；岁暮疾苦无控告者，或容其有所贷也。贫以富而生，弱以强而存也，此中国之所以立国也。货产斗争救以平产，以是欧药误投中病，而民不从。徒使劫火横空，惨无遗孑而已，岂不冤哉！

家谱者，以亲亲之恩，寓历史之意，使之永永不替，又立国之至重也。是则《黄谱》殊特事，非至重之至重欤！宗宋、养天、立中三君子，昔尝与予求阳明心学，十一修《谱》皆与其事。今十二

修，又间关图事于流离颠沛之余。贤者之心，诚无所丧，立国有源，非异义夺，以是事成而索十二修《序》于余也。黄帝子孙皆同此心，皆图立国之源。河山虽碎，日军虽强，复何患哉！

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序于南京支那内学院

邓蟾秋七十寿序

自适其适，非人之适，是适者，天之民也，无上之荣也。无疆之福，不可说之愉快也。儒高名，商高货，佛高逸，皆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欤！宗族交游，光宠弃之。逐什一之利，豪富雄一邑，散货以逃禅。贤者焚修自了，不肖者名利恭敬。而慈、悲、喜、舍，终日为人谋。非儒、非商、非佛，亦儒、亦商、亦佛，吾好是从。名不能绳，财不能窘，习尚不足以移，交于神明，淋漓恬畅，古之哲人有在是者，吾邓蟾秋先生闻其风而悦之。

邓氏，江津望族，先生兄弟七人，举于乡，贡于朝，列于学。先生尝为予背诵《名家制艺》，精熟无伦也。以父命改习商，尝为予言不胜其愤，而尽焚所作诗词文赋也。习商赢数十万。尝为予言：“商贾之情，无躁动、无失机，乃无不利也。”已富家翁矣，散其财而不留。盖又尝言：“集财非难，散财为难。集而不散，用而不当，非道也；遗之子孙，资之作恶，尤非道也。”先生观世其有所得欤！何致力凝神于布施之道若是欤？且夫布施之当难言哉。经云：恒河沙数身命布施，不若教人一四句偈，较量功德，算数譬喻所不能及。盖生命之延，诚不若慧命之延之究竟也。而又有世间慧命、出世慧命之别。抗战建国，充不受尔汝之义于学，世间慧命也；悲智、空寂，达自由、平等之极于道，出世慧命也。先生其知之矣。

石泉义仓储谷二百石，春贷农人，秋收之，取息一分备荒赈。另储无息贷金二千，优恤赤贫。凡荒、灾，国家、社会之募，皆应

而为之倡。凡亲戚、朋友之难，无不急。以予目睹，熊某者，其侄婿也。弥留不永诀，必先生至，有殡葬抚恤，而后目瞑。其他可知矣。其兄同年黄泽民，娶日妇而死。日妇抱其子去，而托其女于先生。先生抚而养之，长而后归之。盖先生于生命之施有如是者。亲、旧之留学日本者四，留美者二，留英者一，留法者一，留比者一，留津、沪、汉各大学者数十，皆资之。以父所立聚奎书院改小学，扩为中学。为女子教育创新本中学一，为乡民设平民学校二，皆资之。于重庆青年会建蟠秋图书馆，于集建江津图书馆同发起，又无不资焉。东渡刺得田中义一侵略满蒙毒辣计划，捐印数千警国人。先生盐船撞没米船，官已判舵工之失，非货主事。乃闻其人泣述，米是彼聚奎毕业升学之费，遂亟偿之。盖先生于世间慧命之施有若此者。

先生既散其资，则娱情山水。泰山、南海、五台，足迹无不到，遂得闻无上之道。延法师至江津，开道场说经。金陵陷，支那内学院挟其经版图书入川，将于江津刻经、研学，分立蜀院。先生布千金，张茂芹兄弟让地，购得院基以兴建筑，流通刻经、研学已三年矣。盖先生于出世慧命之施有若此者。唯不局于儒，乃能信佛之知见；唯不溺于商，乃能散资作佛事；唯不局于儒，乃能经商而有资可散。达之于其所为，而无所枯窘；安之于神明之地，而无所顾忌，古之自适其适，终身受用之君子也夫！然不背儒。嗣其兄之子燮孳，有孙五人。去年父子遇轰炸于重庆而全命，则又佛之因果报应也。

尝试论之。《诗》、《书》、《礼》、《乐》、《春秋》，世间慧命也；《周易》则又出世慧命矣。六经之赞定、删修，大类阿难结集，儒何殊于佛？唐、宋、明、清，芜充塞藏，视道之重，一删芜、二去伪、三示正，亦何惮而不效孔子所为？予亦七十，拟风烛余生，集资百万，作十年匍匐，从事于刻藏。天下之大，奇异之多，岂必断无其人如先生者，一舍百万，畅所欲为，以自适其适也哉！先生今

七十矣，有五人焉，避难江津，仪先生之为人，感先生之方便，谋所以寿先生者。据其弟鹤丹先生所详事略，推欧阳渐序而书之。为长住祝，邦家光，国人观感。五人者：怀宁陈独秀、邓仲纯，桐城方孝远，霍邱台静农，宜黄欧阳渐也。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月日

“支那”为文明之美称解

“支那”是梵语，具云支那泥舍，省云支那。此方译名，或为汉国，或为唐国，实为神州之总称（《戒本疏》云：“昆仑东南方五千里号曰神州，亦曰赤县”）。此方译义，为有思维，为能计作，为声明文物之邦。兹细考之如下：

《梵语杂名》云：梵云支那泥舍，此云汉国。又《西域记》云：至那提婆瞿咄罗，此云汉日天种，又云至那仆底，此云汉封。皆翻支那为汉名也。《玄应音义》第四云：支那，此云汉国也。又，无正翻，但神州之总名也。《西域记》云：摩诃至那（至那，即支那，详下），此曰大唐。案：支那，或云汉，或云唐者，在汉时属汉国号，而言汉；在唐时属唐国号，而言唐，皆非正翻。正翻地名，但是神州之总称，《玄应音义》是也。是则“支那”之名，本诸佛说，既有证矣。支那之地为神州，既有古籍矣。然顾名思义，支那之义为何？则又为至极优美之义也。《慧苑音义》云：支那，此翻为思惟，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作，故以为名。《华严疏钞》第四十五云：支那，此云多思惟，以虑多端故。《婆沙》云：支那，此云文物国，即赞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案：此诸义，曰思惟，曰计作，曰文物国，非至极优美之义而何？《洪范》：思曰睿，睿作圣。支那人能思则圣矣。《孟子》：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此为大人而已矣，支那人能思则大人矣。《易》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论语》：君子有九思。支那人能思则君子矣。能圣

人，能大人、君子，能思患而豫防之，支那人性质之美为何如也！

《国语》：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支那人能计作而思则善心生矣。《康诰》曰：作新民。支那人能计作，则民新矣。《易》曰：庖牺氏作八卦，作结绳、网罟；神农作耒耜、作市；黄帝、尧、舜作舟楫，作乘马，作柁，作杵臼，作弧矢，作宫室、棺槨，作书契。一代兴王必有制作，支那人能计作则王矣。能善、能新、能王，支那人性质之美为何如也？

世间圣人既美思、美作、美文物有如是矣，若夫出世之义亦莫不重思、重作、重文。佛为世、出世间一大思想家，其意云何？盖佛观众生生、老、病、死之苦，而即拔众生生、老、病、死之苦，以是为佛，其得力在思；又，佛教众生观三界、五蕴之无常，而即诏众生善用三界、五蕴之无常，以是为佛，其得力在思。故经论常曰：如理作意思惟；常曰：闻、思、修。外道虽未彻悟，然曰神我是思，则亦知重思矣。又，罗汉曰：所作已办。佛尽未来际作诸功德，菩萨六度，精进遍于一切，则莫不重乎作矣。释迦文佛称为“文”，戒律条列彬彬可观，则文之至矣。支那人有此思想，有此作为，有此文物，扩而充之，敬而爱之，去其害马者而扶持之，在世间则人人禹离、家家尧舜矣；在出世间则光光相网、佛佛相逢、地狱尽空、黄金匝地矣。区区物质文明直不啻大地爪土，而皆蕴涵于“支那”二字之中也。乃敬告世人曰：此“支那”二字，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字；此“支那”二字，为香、华、灯、涂礼拜供养之字；此“支那”二字，为摩醯首罗、为须弥山极尊、极最之字。哀彼蚩蚩，吠尧、吠日，解而宣之，岂独为我支那人芹献哉！

《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云，“尔时，世尊复告金刚密迹主言：‘我灭度后，于此瞻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振那，即支那，如下），其国中有山，号曰五顶（即五台山），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云云。按：“支那”，佛称为“大振那”。“大”之云者，尊重、赞叹至极之词也。号称为佛教国者，

不得背叛佛言。佛尚敬之，乃敢鄙之！佛尚大之，乃敢小之！地狱如箭，无知妄作，哀哉！

支那亦称震旦，亦称振旦，亦称真丹，亦称振丹，亦称振那，亦称脂那，亦称至那。种种名称，但音微异，实是一名。然《玄应音义》云：或云振旦，或云真丹，并非正音。正音应言支那。是则种种名称虽是一名，而必以支那之音为正。

散原居士事略

改革发原于湘，散原（原作源）实主之；散原发愤不食死，倭虜实致之。得志则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则抑郁发愤而一寄于诗，乃至丧命。彻终彻始，纯洁之质，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而亦不可以诗人概也。光绪丙午，予始识散原。因梁任公谈道定交，乃在民国壬戌。公生平事，殊昧然，不堪传概。然先生尝谓予曰：“石埭稿编不善甚，至人自有千古，此亦何足重轻？”以是观之，不堪传概何害？虽然，予犹得有述者。光绪丁未，散原督办南浔铁路，恨无献替，则施其薪于金陵刻经处，办祇桓精舍。未久，格人事废罢。丙戌，予自陇归，同事有遗言，散原以诗戒予曰：“对子怪且叹，未碍须弥尊。万缘自推转，万蠕自吟呻。生天亦安之，守死诘其真。”是虽戒予，亦自道也。越二年戊午，支那内学院建立，散原又作《缘起》曰：“世无往而非阶乱、造劫之具。”续石埭未竟之志，谬冀进之清净悲智，推穷无复之之运会于百一也。

越数年壬戌，梁任公研唯识学来，尝相聚于散原别墅。一日酒酣，嘘唏长叹。盖散原、任公湘事同志，不见二十年，见则触往事而悽怆伤怀也。任公语予，蔡松坡以整个人格相呈，今不复得矣。散原语予，蔡松坡考时务学堂，年十四，文不通，已斥。予以稚幼取之。以任公教力，一日千里，半年大成，今不可复得矣。

酒阑，絮絮语。余谓任公：“放下野心，法门龙象。”散原曰：“不能。”任公默然。散原问何佛书读免艰苦？任公以《梦游集》语之。散原乃自陈矢，今后但优游任运以待死，不能思索，诗亦不复作也。

辛未夏，散原避暑北平。升车，将发，忽不适，而住庐山。予叙《涅槃》久不成，乃亦住庐山，月余而就。稿甫脱，亟视散原。悲鸿、次彭俱在，距跃无已。散原翌日造予，邀游黄龙观双树。予献诗曰：“剩有娑婆一散原，天工鬼使滞征辕。才探《般涅槃经》秘，便示娑罗双树痕。散木斧斤终莫夭，至人渊嘿总无言。黄花翠竹都饶笑，秀北能南两弗谖。”散原曰：“永矢勿谖也。”自后一晤于支那内学院而住北平，遂不复见。寄余书曰：“住北平，终日不出户庭，寂坐如枯僧。”予以为“优游任运以待死”也，而岂知“发愤不食忿怒亡”哉！吾知之矣。墟墓生哀，宗庙生敬，情用不同，所以为情一也；天倪曼衍，正气舍生，所以诘真不失本心一也。大杀戮，社将屋，惟彼木石冥顽不此怒。夫散原者，固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始终一纯洁之质者也。

九江桂柏华行述

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无一廛之居、一瓶之粟，父母、兄弟、亲戚所资，以事蓄者不下十余人，乃不以夺其志，废其学；意之所至，无富贵、贫贱、威武、患难、夷狄；名倾海内外，欲然不自足，晚近中有是人乎？其诸九江桂念祖伯华是欤？

九江名士蔡泽宾说之，妻以女，有绝句云：“好古能文稚齿才，规行矩步亦奇哉。半生潦倒吾甘受，博得东床快婿才。”未婚而女死，伯华感知遇，终身不娶。盖其节操在弱冠时已然矣。

伯华身世经涉，及其所学，凡三变。初，父丹岩先生病盲，使

伯华教学乡里，博升斗粟。伯华恶其僻陋在野，将以堕其志也，虽父命而不可。全眷移南昌，藉书院膏火存活。初以豫章、甄得二名，卖一名买米。继则经训，屡列前茅，而晨昏菽水乃不匮。然以艺不工不止，或尝过时违限，文不得达阅者所，困亦甚矣。昼粗粝，夜攻苦达旦。无烛，苦蚊，以蚊香映读，苦亦极矣。而其学以是时丕变，学宗顾亭林，解经主今文家言，诗崇杜、苏。凡注疏诗集，无不全部录读。生平不草一字，造次执笔皆工整。教人有法度，以点书入门而一驭以开合法：篇开而章，章开而句，句开而字，必使开无可开而止；然后合字为句，合句为章，合章为篇，而筋髓毕露。金溪知县杜怜光聘为书院山长，诸生未通文法者，数月斐然能文。

弟桂元度、妹桂圆成，皆能文。元度举于乡，伯华亦丁酉副举。以甲午受刺激甚也，戊戌从康、梁变政，主笔沪萃报馆。梁任公离湘，时务学堂举以代。未行而难作，六君子死，缉康党急。伯华匿于乡，岁暮病疟，中夜孤灯依床褥。得《金刚经》一册晨、夕读，恍然于人生虚幻。疾愈，趣金陵，依杨仁山大师学佛。盖其学至是又一大变。

伯华为人口吃，顾雄于谈，语语从肺腑出，娓娓动人。教人则孜孜不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惟恐人不知，设多方便。科举时谈佛大忌也，而伯华昌言之。先辈、同辈交相斥为怪物不稍动。予时屈以王阳明义，不争辨，但纳予《起信》、《楞严》曰：“姑置床头，作引睡书读，何如？”予不觉为之牵转也。昔以求学全眷移南昌，今则以学佛全眷住金陵；昔以文学遍导弟妹，今则以佛学遍化家人。父母、兄弟、姊妹无不素食持名，大阅经论。圆成适李正刚氏，如迦叶、金色女故事，夫妇而宾客也。正刚之父母不悦，乃为之纳妾，迎圆成以归。赤贫之士安得金钱干此，乃乘乡试隙，为人捉刀，赚资以集事。此固不可常，事蓄之日长。乃兄、若弟留学日本，藉官费以存活。则又举其全眷住东洋，与《民

报》诸革命家友善，相感以佛化。迎月霞法师东渡说《楞伽》，听讲有章太炎、苏曼殊、孙少侯、刘申叔夫妇、蒯若木夫妇若而人。伯华乃喟然叹曰：“自来辜负讲经人，今日则辜负听经人矣。若再开讲，须自登座。”盖伯华分疏经论，淹通条贯，诚不赅寻常讲经法师所谈。将安心著述，尽贡所学以饷世。元度不能为兄所为，走归故国。冰炭填膺，郁邑佗傺，发狂死。伯华哀之，以为方便不足疗治其疾于生前，神通不能了澈其趣于死后，日夜疏剔文字奚益？乃尽弃所学，从事真言，日夜持咒观想。盖至是而伯华之学三变矣。

久之，母死。临终，垂念桂氏后。伯华哀之，将谋所谓娶妻生子者，以俯蓄艰难不果。伯华留东十余年，住楼下三铺席。饮食、居处、读书、会客，胥于是在。久之，病湿偏枯溃澜，以丧其命，时民国四年三月五日也。死之日，予命陈铭枢东渡视疾。夜至，伯华喜为一饭，娓娓而谈，垂达旦。次日邻家火起，铭枢背负伯华行，安置别旅馆。甫定，视故所居一切灰烬，著述无复存。伯华无所动，强起易新衣，安然以歿。先自挽句云：“无限惭惶，试回思曩日壮心，只余一恸，有何建白！惟收拾此番残局，准备重来。”圆成以其丧及母丧归国，葬九江，为立桂氏后。圆成以是佗傺，二十年至今不愈。

民国二十四年一月述

黄建事略

唯识学展于安慧，空、有二宗学纽于安慧。此土不正学，影响极大而久，亦无不涉于安慧。陈那菩萨、无性菩萨者，唯识中最胜大匠也。诸德论著，玄奘、义净不及备译乎前，后人精唯识学、能梵文苦不得兼具。宝不易遇，遇不知贵，贵不能显，遂使学者千数百年枯槁沉沉，润泽发明一无足凭。

黄树因者，得藏策《三十唯识颂》安慧释，《庄严经论》安慧释，《论轨》德慧注，陈那《集量论》本及释，《摄论》三种释，《庄严经论》无性释。幸甚哉，天日睹矣。树因能忍第一，镇日研一字，穷年究一事。循习委蛇无厌苦，以故善唯识、能梵文、辟幽径、抉伏藏，无难也。

树因年十八，毕业南洋中学。姚柏年引之听讲，佛学趣向定。十九从予游，其母惧儿厌世也，禁之。树因乃能旋转母意。脑痛瞢，不克用，乃朝夕习拳技。白昼、中夜趺坐，日读《瑜伽师地论》数行，仿完白山人书数字，要期于毕世。其往学拳技也必以夜，道距十里，风雪甚不间。技师鬻业茶肆，必为之堆检几案，乃能施技，树因不为苦。如是者垂四年，神于是旺也，体于是壮也。

年二十二，从德人雷兴学梵文于山东。年二十四，从俄人刚和泰学梵文、藏文于北京。今年二十八，业成，将归金陵支那内学院次第译要籍，且穷数年学，作游印、藏资粮，以竟玄奘未竟之业。今乃赍志饮恨，一切乌有，悲夫！

树因不婚，不肉食，居古庙，饭粗粝，且不克时应，忍之数年，以竟厥事，难哉！予友桂伯华，不婚、不肉食，学日本金、胎两界，忍苦十余年，垂歿而恨，恨不致力西藏也。若使尚在，恻也何如！先师付嘱渐，十余年来，得超敏缜密之吕秋一可以整理，得笃实宽裕之黄树因可以推扩，吾其庶几乎！噫！树因死矣！树因名建，广东顺德人，家金陵。忤华其兄，典华、兴华其弟也。于十二年五月某日，歿于北京卧佛寺，忤华归其槨。欧阳渐为之略叙行事。

欧阳东泐毙哀纪碑

东，宜黄欧阳渐之子也。年三岁，以目视日而不眴，入里社

庙视土偶人峥嵘而不惕，薄暮居空院，承尘走鼠，落其鼻，大声诵咒。山中无可学，拾芋栗而已。其姊梁，年十年歿江南，东乃于是岁辞家而至宁。是时，陈真如爱护之甚至。辗转宁、沪间，入学校者数年，学未得也，习染甚，体为之羸。东大恐，中夜愤悔，痛哭不可仰。熊子真挟与北学，幽燕水深土厚，不半年而体强。得友詹大权、王平叔、韩佯生诸君子，慨然有通中、西学，超古先哲人之志。乃习德文，入沪同济大学，为奋发权舆。谁知浴泳而溺以死哉！溺处，先有德人拉佩克者，同济物理教员，于九年五月十八日溺。而东又于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溺也。东年十九，英挺有大志。同一时，许一鸣死于宁；先一月，黄树因死于燕，皆能于玄学有发明。是岁也，倭人大难，横死无虑数十万人，吾如之何弗悲？徒碑以悲之无益，吾乃为东发愿，为一切众生发愿：

愿一切众生，如舍利弗，智慧第一。若在重缠，登高临深，旷野险巖，乘急戒急。或稍离缚，威仪庠序。除不得已，绝现神通，都无游戏。

愿一切众生，永无溺事。人如鱼游，水如空气。鳧浮龙潜，过涉厉揭。藕池香海，康逵坦地。

愿一切众生，匪徒无溺。罡威海啸，山烈地坼，霎时惶惑，虚空逼塞，雉经刀药，王难虫食，一切夭横，永兹除被。魔不得便，人不得隙。

—愿一切众生，匪徒不夭横，首丘贤善，终其天年。预知时至，脱然须臾，如比丘入三禅。

愿一切众生，心溺超度，净六根三毒。情缠灵汨，虎耽兽欲，鬼谋神蠹。滔滔洶洶，稽天沉陆。莫大心死，毋矜身续。心海波平，溺事焉触。

愿一切众生，无冤无债。亦恩者平，非仇者快。三业清净，祥光溢乎大宇，胡夷胡隘。

愿一切众生，有恨皆消，无症不释。沧桑精卫，胡伧胡厉。

胡殤胡彭，胡滇胡宁，胡薄胡情？大哉！死乎廓兮呈，解尔天刑，安尔识神，无伤尔乎无生！

陈金益墓志铭

陈公金益，自其祖炳传，由广西迁广东钦州防城县，遂世为粤人。生七十六年，盖清咸、同时人也。咸、同时，士怀奇才异能，非科举不见重。公既愤举业不就，教其子济恩，博弟子员。然怏怏不如意，乃以其子济棠入陆军小学，图革命，祸几不测而泰然。济棠久苦兵间，或时归，大义愤慨，督责不假借。虽弥留时犹不召济棠，济棠于是为粤军名将。与陈铭枢同事十余年，又得因铭枢而乞铭于余。公之气伸矣！公有子八，女一，孙十五。以民国十四年某月日卒，葬于某山之阳。铭曰：

陈之后大莫与京，济华居罗浮，济南居平葛，济岳居高营，济集居古古森那把，济隆居古古森版贞，济棠居思思勒大桥，济恩居思思凇那堆，维州居思思勒界排，八龙婉婉亦豪哉！

烈士杨鹤守墓志铭

儒者惧民偷，寡恩义，兄弟之仇不反兵。佛则惧冤冤相报无已时，究竟大悲，冤亲平等。常人不胜其不平之愤，非复仇不可。烈士则悲天愍人，死于仇而不恤。杨鹤庆之兄鹤守，勤民事，死于难。经年不复仇，人讥鹤庆愚，请予铭而解之。呜呼！鹤庆固习悲之说，而能以烈士视兄者也。若鹤守之难，岂非末世无悲，天下大噬欤！

鹤守世居陕西华县之东南龙潭堡，辛亥以来多匪。鹤守督修堡城无昼夜，城成，崇墉坚厚不破。十六年春，邻之土豪卯娃者，为潭峪团所执，鹤守缓颊不及，乃为其弟所啗。十七年五月，潼关战事起，溃兵迤南山而西，道过龙潭堡，逗留数十人，卯娃弟与焉。执堡之人，出采樵者使叩门。鹤守堕计而不忍委之也。

匪蜂入奔其家。鹤守一生务农，力能伙子弟，学东西洋。其为人沉毅，技能且不懈可知已。时方理农器，匪掳之无完肤。勒金尽，缚而不得绳。鹤守曰：“绳不在楼上耶？”遂缚以出南门。呼之曰：“卯娃与汝，有冤、有仇？”不应，枪之洞胸腹，乃大骂。复斫之，死。而龙潭堡毁掠一空矣。呜呼！悲之说不讲，天下皆兵之心，得势皆盗之行，而独惨于一鹤守哉？然而鹤守惨矣！子某、女某，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处。铭曰：

贞魂游太虚，无尔缠兮；生死去来，轮火旋兮；苦乐舍受，空则不坚兮；躯为民而捐兮；化而为祥风、灵雨，嘉谷、醴泉兮；陕之人终古宴然兮！

殷母孟太夫人墓志铭

滇将军殷承𪔐，脱难僧服，飘然而来学三年矣。去僧服，逍遥海上，母丧不得奔，又飘然来乞铭。母孟氏，贤诚有足称者。袁世凯盗帝，蔡锷挟承𪔐起义，事成有功于国。清末，锷曾以将官调用滇，因承𪔐故人依于母，朝出而暮入。一日，承𪔐自外来，告锷，今日桂议会电滇议会，嗾使逐汝，乃大费斡旋。锷漫骂广西狗，乃不择人而啮，愤益不可当。母曰：“汝毋然，但建树耳。若此种种，非史者资耶？吾曾不闻史不为成功者誉如是事。”锷为之动容。此一事也。庚申，滇大饥，士绅纷纷议赈。母不欲其子承雷与议，则戒家人日夜出谷碾米。六日、七日以互市，互市必赴场。以朴者主粿，命之曰：“毋使人知吾粿。”购者但一升十斤为度，减一、二成，而价弛，复减而价平，阅四月而食新。议赈犹未决，而荒出矣。此又一事也。贤哉母！乃能以教承𪔐者教锷。奇哉母！沉毅、英断不败于俗有如此，其他可知矣。承𪔐学道，苟彻悟，格亲易，胡斤斤予铭？然予不可以不铭。铭曰：

奇而德，在中帼。吾铭之，千古式。

秦文光雍孺人、国光李孺人墓记

秦公文光，少学书，壮学武，中年学农，慷慨好施与。娶于雍，得助，乡党宗族赖之。某年川大饥，公从雍请，尽力施济，独南充存活者无数。雍孝，姑病痾，侍汤涤秽，数年如一日；雍慈，孙受抚养，不自知其丧母失乳也；复严，海子有令则。秦氏中微，至其孙先声以儒起家，风节名于世。公寿七十二，雍八十三。子一，国光。

国光憨直不畏强御，轻财重意气，恶徒惮之。娶于李，世家女，温淑，数以义翊公。不幸短折，三十二而卒。生子先志、先声二，生女之适杨氏者一。公之风稍杀矣。继室刘，则又以勤俭胜。生子先哲、先烈二，生女之适周氏者一，居然大家。公五十六卒，刘孺人健存。

南充秦氏，诗礼望族也。先声树风，躬行君子。闻支那内学院讲学，不恤挈其家十数人，数千里迂折以赴，兵梗道，不果。末世胡可得哉！修先人两世墓，不可不铭，求记。王恩洋者，得养正之功于秦氏者也，因之以为求，宜黄欧阳渐为之记。

唐迪风墓志铭

民国十四年，支那内学院建法相大学。先三日，宜宾人唐琅，字铁风者至，坐定呈志，情急口吃，至于流涕。予已为之动。释奠之日，遍拜大众，忏悔生平，则涕泗交并，一时大众悚然。学幻三年，躬杵臼，妻炊爨，童子绕榻读，三数人歌声若出金石。妻陈大任，蜀奇女子也。能诗，有句：“今年更比去年穷，斗米兼旬簋不饛。”以是不可久，棹还蜀。乡居食粗粝，大任有句：“自砻麦面和麸饱，清煮鲜蔬入碗香。”铁风处之晏然。

呜呼！可以约矣！夫夺志之敌有三大势：曰贫、曰贱、曰险。迈往之士遇之而废然返者，盖累累也。三兹者备，而能悍然，可以适道。三兹者盛，御之而无术，必败。不能清静自然，力争之矜持，有过激行，亦无妨也欤！元年革命成，蜀之士不图建树而竞禄，铁风愤而有句：“武士头颅文士笔，竞纷纷化作侯门狗。谁共我，醉醇酒？”或劝之仕，曰：“君其往，吾已祝土神善固其土矣。”思以正论移易天下，主笔《国民公报》，视强御横势蔑如也。胡文澜督蜀，日杀不辜，封其报。执事匿，铁风出而自承，几不测。

八年，陈大任截发，非议蜂起。官禁示，铁风文喻众，呈愿官不稍退。亲情有貌似铁风者，积怨于其乡。乡农民设农民协会，杀人或任意，睚眦必报。逮铁风囹圄矣，铁风吟诗自若。尝扁舟溯江，滩急触舳舻，拯大任于水，抱儿行烈日中。夜则哺之，稍间秉烛读。舟泊绿林出没地，蒹葭白露之声，与微波幽月而徘徊。生平无一隙废诵，有资辄购籍。或卧病，则出其旧碑、名画、文石、古泉，把玩摩娑不已。教学二十年，语未尝不动人。教学月所得十余金耳，有乞资返里者，悉与之不吝，而亦不问其名，盖强制之力有如此。

然最后易名铁风为迪风，而别字渊嘿，则亦渐近自然矣。惜哉，不永年，以二十年五月十日死，生世四十六耳。葬于某处。子二，君毅、慈幼；女三，至、恂、宁。毅能继父志，以状来乞铭。铭曰：

乳狗噬，於菟避，无敌者气；塞堪舆，制夷狄，沛然孰御？国风靡，不若是，思吾狂士。

邱晞明居士墓志铭

江西三居士，伯华、端甫、晞明，皆刚健、笃实、孤僻。苟充其

用，皆足以光大法事。伯华治华严，端甫治中观，晞明治小乘，然皆不尽其天年而中道夭，悲夫！

古之设科也，因明、俱舍以植基，中观、瑜伽以充量，今复益以涅槃。盖量无基而用不济，基无量而体不全。商量生死大事，已约正刚、擷云、化中、晞明，而晞明死，悲夫！晞明姓邱，名之恒，易名槃，宜黄人。初入宜黄小学，从予学王阳明。纠乡里少年，慷慨急公益，去蝥贼。夜行露宿，为土豪所得，既又为人邀于国门，置诸狱。事解，入支那内学院，从予学法相唯识。料简《楞严》，蜀众哗然。校经得贻，尝不家恤。盖其憨直孤行，苟益世卫道，宁颠跻兆祸而不悔者，夫岂易能哉！志出家未遂，哀悯比丘逸、谚、既诞，必拯截其根本。以为佛法不遑大而先小，行戒律而义《阿含》。怀斯义以之四方，于崛港不行，入陕、入蜀又不行，最终则募建蜀藏编刻处于嘉定，专事刻经以贻后人。本秋一《杂含刊定记》，编刻《杂阿含经论》，得四十卷而卒。时夏历二十八年五月初九日也，年五十有五。子如理、玘璞，孙天键、陶颀、龙鸚麟，女慧、适、余。时难葬乌尤寺前。铭曰：

奇峰峻矗愿王逐，如持刀杖简除秃，蜀藏权舆乌尤麓。

蜀儒陶閬士墓表

一诚至无生死，狂狷是也。媚也求生，汨真性情，乡愿是也。国以乡愿亡，以狂狷存。都城陷入川，与閬士断断于此。而閬士惶亟，予曰：“无疑，子殆狷者乎！”今盖棺论定，追其生平，不愈信乎其为狷者乎！閬士幼随大父治田间草，冬寒，水刺胫如戟，视胫非己有。庐大母墓，寝藉地，地蒸湿，中寒，患咳，后终身病肺。熏药数十年，最后病心脏。经年淡食，枯坐。然其友杨庶甚至，则不护病，畅谈三昼夜，气下陷不治。此非诚至无生死者欤！

杨庶堪者，与閬士谋革命者也。盖川路归国有，志士抗争逮

狱，解救不得，而革命之图起。闾士散家财，给四方士。事定，富而贫。杨掌川政，熊克武督军。杨、熊隙起，川人争夺不熄。遂悟革命之难，入支那内学院学佛。数年苦费给，又返川教学。聚数十人植忠信，治小学，研词章，兼其课而不胜劳。学生感之至深切者曰萧刚，一钱肆徒耳。闻丧奔走数十里号哭而来，宿殓床，赙五十金，临穴号哭而去。盖不独感其教，又感其给膏火俾能学故也。闾士汲引后进恐恐如不及，峻拒非类岩岩不可渝。周济疾苦往往不遗余力，陶族老幼无依者岁廩之，婚嫁无力者任恤之。某戚落魄金陵，典裘医其疾，费遣以归之。凡若所为，苟非真性情披露，亦复谁能若是？然更有难能者，则其笃于师友，一若古道之复见于今也。大方之家，赵侍御熙，立朝有风骨，教后进则诗文字皆名贵。大弟子若冉慈、向楚二氏，闾士能从之游，才十四祀耳。冉有所说，昼录夜诵。疾作，母呵之不止，怪而曰：“此儿直以冉鼻息作长风，御行千里矣。”赵于渝主冉，高言既张，无间晨夕。闾士蹑足侧听户外，亦无间晨夕。向感，以其妹归之。赵名士，般若、瑜伽学易入，以闾士往返辩论，大肆其力于经藏，称闾士“天倪居士”而不名。闾士之住内院也，步行听讲于院之法相大学。日数四，久之体强，然熏药涕唾衣垢，不可近。而道友之来皆趣之，终日谈不退，有所商榷皆主之。盖必有以感人者欤！予入川主闾士，晨夕供给逾恒，贫犹然也，至足感也。

嗟乎！今之师友，授受若商贾，相处数年泛泛无所系若浮萍，师友之道亡矣！天下，非私也。师友，与人以公者也。公之至，舍生无我，而天下平，故曰国以狂狷存。无师友，公不植于衷，私则夺据于神明，唯私是听，唯乡愿是学。今日野而他日朝，则朝野上下无不皆私。私而可存乎？故曰国以乡愿亡。嗟乎！吾不复得吾闾士而再与之论狂狷学矣！闾士姓陶，名闾，四川江北人，家世、生歿、葬地详墓志，不再出。

诗(五十首)

无 题*

蔡君北仑从事朝鲜。朝鲜者，古箕子国也。箕子九畴，从政何有？而彼革命奇难。以吾散乱，何以助之？因事伤怀，遂成此绝。

箕子洪畴安得传，故宫禾黍自年年。
使君往事成空咏，今日何人为着鞭？

喜真弟脱皇家酒店火险

无端游戏到皇家，大费黄金父暗遮。
火宅已跳临壮道，欣君长驭白牛车。
(三界不缚火宅乃离，以菩萨大悲、般若空行驭一切事。)

无 题*

久不得弼刚消息，适其与李女士结婚柬至，诗以贻之。
弱岁观沧海，中年避要津。
乱时能澹泊，嘉偶事昏晨。
哲匠开新径，深闺有异人。
古今得所适，迈往乃无伦。

徘徊歌

(寄衡如，示化中閤士)
徘徊复徘徊，偃蹇复偃蹇。
一霎六十年，纳日将寅钱。
江河日月星，训诰命谟典。

古人诚不磨，尔业亦何葳？
业葳能几许？心志无舒卷。
一念照三千，念念三千转。
古人不可羁，鹤露声愈缅。
今人不可超，蚕死丝方鲜。
短景可奈何？风云谁能践？
流汇即渤瀛，土积乃绝巘。
愚公有操蛇，太行王屋遣。
愚公汝勿忧，操蛇已婉变。
操蛇汝何恃？愚公鬓不毡。

中秋(五年)

一番死去方能活，万事生来不自由。
老聃有身乃大患，漆园无我是天游。
九峰梵唄云霞窟，六代江山烟雨楼。
便学蠹鱼勤蠹字，丹铅朝暮忽中秋。

示晞明(清末年)

有感情时悲欲死，无因缘处却偷生。
灵山十万八千路，犹是尘中碌碌行。

漫漫长夜旦何时？挥日阳公事转奇。
唯有惺惺常不寐，悲歌慷慨听邻鸡。

盲人瞎马夜临池，不着惊忙不意迷。
时念弥陀时勒辔，自然光照大千西。

烈火烧空剧可哀，梵王天上跳身来。

灰飞片片原酬愿，却悔当初却转回。

别张广建将军

龙华闻法再来人，面目庐山各有真。
公自为霖我泉石，神通游戏九垓尘。

天涯万里高寒月，朗朗中秋唱和诗。
开府名流羊叔子，感人不独岷山碑。

汉家苑囿数千里，羽翼搏空纵大鹏。
背负青天莫夭阏，南溟海运北溟腾。

野鹤飘然云水乡，来鸣哀雅去昂藏。
人生离合原虚幻，但愧鸠摩入北凉。

夜坐(三年)

飒飒西风撼破棂，潇潇寒雨湿空庭。
更深寂寞欧阳子，穷老苍茫一卷经。

抱一夜梦，为人所食，诗以警之(三年)

人死为羊羊死人，殄肤啖血梦中身。
仙人难说无歌利，悲度宁先阿若陈。

和忤华(三年，用原韵)

不辨鸾骖与鹤乘，天风浩浩到金陵。
穿云歌管非凡响，已入通明最上层。

和姚玄木(民三年,用原韵)

只是牵缠不肯收,裂开世网鬼应愁。
胸中自有人间世,不作江南第一流。

病中吟(清末年)

骨软神昏懒莫支,频年学道有何知?
达观不荷刘伶锺,延命返需周术芝。
梦鹿分明称幻妄,狂猿无那总奔驰。
蓦天蓦地燎原火,刚灭东方又着西。

赴陇道中

晓风吹彻将残月,旷野平铺极远天。
鼙响骡铃来得得,遥空曙色一垂鞭。

五更残月一天风,万里征夫意未融。
梦里一声惊就道,乱山高下入秦中。

谢散原约游黄龙观双树并示悲鸿次彭(二十年)

胜有娑婆一散原,天工鬼使滞征辕^①。
才探《般涅槃经》奥,便示娑罗双树痕^②。
散木斧斤终莫夭,至人渊嘿总无言。
黄华翠竹都饶笑,秀北能南两弗援。

① 散原已上车赴北平,忽觉不适,返庐山。

② 作《涅槃叙》久不得成,住庐山月余,乃得脱稿。刚毕事而散原导游黄龙观娑罗,诚不可思议。

别衡如赴蜀省亲(十五年)

深夜迷茫一铄光，榻前幙拜告辞行。
三年沆瀣须臾别，明日巴巫万里航。
此去晨昏学尧舜，再来烟雨认齐梁。
要知人命如朝露，龟孔昙华那得常？

别文通(十四年)

学道哀心死，参禅要死心。
雨余华脉脉，风动壑沉沉。
彭泽人犹在^①，曹溪迹可寻。
五年弹指耳^②，伫望白云深。

① 文通赠予《陶集》一部。

② 相要再来以五年期。

和伯华东京赠别(用原韵)

山河平陆日悠哉，矫首狂歌去复来。
海外相看时一笑，域中乍别不为哀。
遥空寂寂千潭月，蓦地苏苏百里雷。
后者不来前者去，相光相网此灵台。

题许贞女芸窗小草

觑破沕空界，弥坚铁石心。
年年春色暮，夜夜碧灯深。
自昔闻高节，于今识苦吟。
男儿惭劲草，卷地疾风临。

和俞生

黄运无衰敢说衰，移天人昔岭南来。
应多上士承丹诀，莫向胡僧话黑灰。
浩气果存无戾气，后台华发映前台。
何堪绣壤弥凶物，快上谯明接孟槐。

和魏建侯（改名庄叟，用原韵）

金刚心在浩气在，如是契佛如是儒。
南渡不耻小朝廷，学术却喜儒佛区。
夏声歇吼尽虫声，啾啾乱鸣四海隅。
庄叟慷慨犹昔时，宁人远探青主居。
西江不能一口吸，业脞那堪片纸糊？
共逐罗睺揭日轮，干戈不用有附疏。

和庄叟法孝游山（用原韵）

无生未成仍老病，胜事于今付无竞。
穿巷倚墙偶观灯，移时酸楚折腰脰。
登山涉水那可求，谢公双屐还君收。
脱粟积苏稽化人，八骏不驾导神游。
人生行乐得及时，朝快雄谈暮赏诗。
凌烟不必画兄弟，凛凛飘飘二髯髭。
山水之游亦让之。

宜黄兵退山，妻放还。閻士、衡如、

东明诸友邀游玄武湖，并有诗和之（用原韵）

罹难龙钟妇，如鱼脱釜游。

感予方外侣，慰我水中洲。

碧漪一湖寂，黄华万朵秋。
茗谈修竹里，慷慨话时流。
灭国千螭有，降魔一杵无。
江山孰夷夏，醉饱即唐虞。
文字何灵气，心肝况病夫。
烹鱼怀健者，鬻溉献区区。

和陶阇士(用原韵)

乡愿同尘我见山，螺音狗行野狐禅。
何当霹雳撼天地，惊破横流烂圣贤。
是说三玄又三要，解人无却亦无前。
因缘和合毋相强，但冀寒灰痛拨然。

不管吴山与蜀山，一条生命一灯禅。
死生今此止呼吸，寂寞古来几圣贤？
岂为钟期音奏妙，应多智炬^①暗除前。
相如工病冯唐老，身世怆然宁独然？

① 智炬如来。

和赵尧生赠诗

地覆天翻日，腐儒入蜀来。
人皆嗤大道，公独筑高台。
风骨弥千载，云英奏九垓。
却惭曾子固，三径枉陶开。

和陶阇士(用赵韵)

《五柳先生传》，《田园》、《归去来》。

如今更萧瑟，大幻起楼台。
镇日仍诗酒，春风畅土垓。
何当慰高士，三益径方开？

无 题 *

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同陶闾士相曲水双山，率尔至华严，访宗镜上人。晞明居士率书数语，书竟，掷笔下山。

无端到上刹，斯意一毫端。
相共陶彭泽，眉攒心已安。

无 题 *

人日支那内学院蜀院成立大会，院友于江津，书籍适至，闾士喜赋和之（用原韵）。

世界灭亡人类绝，波旬得势作如来。
赐秦鹑首天胡醉，兴晋梗楠楚有材。
水火不为金石蚀^①，悲歌能使鬼神哀。
鸡园鹿苑皆吾党，岁已回阳运已开。

① 书籍从烈焰中抢出

和道恕

昨夜伤心话罗刹，黑风急浪马头来。
儒子师王真可教，仲由过我我能材。
黄农虞夏将归适，树鸟林池亦雅哀。
看取灵山今法会，前台华映后台开。

无 题 *

郭君易明往返西藏，皆以步。道行二百余日，一山、一水、一

曲、一人家，皆入测绘，成巨幅者数。事仗此精神，何事不克？心醉其刚健、笃实，不忍不以无上大道以端其趣。既费言词，复纪于律，用人日大会陶阁士韵。

风雨鸡鸣二三子，至人畸行忽前来。
太行移尽又王屋，成德功宁不达材。
千里毫厘永嘉惧，百年丘垄孟尝哀。
顶行要上遮那佛，信伪莫为商丘开。

悲鸿画庐山黄龙寺双树，安置予于其间石上

双树何因边地来，后身菩萨阐提裁。
何妨据石作师子，闻见颦呻眼见开。

和梁寒操

（寒操见示近作，仓卒未能和。真如过我，代索字，和而书之）

难安火宅隐江阳，翻动文星下放光。
赤县神州赖百越，白驹空谷亦三梁。
威音直欲探无始，尧舜犹思铸秕糠。
甘露未晞同厌饮，百千万劫此时将。

（三句，此次抗战，粤、桂军最先、最力。四句，梁任公、梁漱溟、梁寒操皆百越人。五句，皆向道。六句，皆从政。）

送别黄朋其

郑国公孙猛，罗幢无厌狩。
翻疑狼大快^①，苦泥慎勤清。
来去原沕幻，公侯孰干城？
安危终倚仗，嗟尔万夫征。

① 胡展堂语予：中山先生至言，干非常事，须狼、须大、须快

阎士病，不与人日会，赋诗不乐，和以广之

不用悲秋不感春，村之巷陌水之滨。
病中参透魔皆佛，个里翻空腐亦新。
我是大罗天上客，君非五浊世间人。
汪洋瀛渤凭尸渡，商主原来有宿因。

和真如人日大会诗，并示德三、佛心诸友

逢场作戏又逢春，卜筑生涯一水滨。
好揖盟鸥吾丧我，问谁大象旧更新。
参禅已悟当前定，和曲都非去岁人。
世界自由世外乐，正凭吾党有根因。

休憩得句寄渝诸友

牢落苍茫七十春，老来得意此江滨。
胸中芥蒂浑忘旧，世上籐枝尽是新。
镇日潺湲净洗耳，多情葱翠竞娱人。
未生兜率先无憾，云水光中饱种因。

长参生死十余春，总是横流不泊滨。
墙堑淤泥尝怖梦，光明灿烂未知新。
桃华开放吾归路，楮叶工夫汝误人。
度苦分明圣量在，行深般若大缘因。

（三句，尝梦在污秽中，四塞无路，墙堑污泥，出《瑜伽》喻生死海。四句，悟入有多门，或富贵尊严去，或古庙香炉去，或光明灿烂去，渐所得境，适宜于光明灿烂一途。六句，列子仿造楮叶，三年逼似，入楮叶中，不辨真假，然卒非真）。

示格儿

灭项亡秦让信越，规随宁壹在萧曹。
冬山睡熟春山笑，林下何妨暂晦韬。

读李煜词

莫怪文人大宝持，文章此处亦须奇。
国亡正干千秋业，写到株林哀以思。

寿梅撝芸

神州罗刹剧，西极化人来。
慧命全生命，今梅是咀梅。
十王储德业，五浊净尘塵。
入洛机云誉，奔衢管乐才。
申韩探法海，韬略刺瀛隈。
鹦鹉州前讞，飞鸢泮水裁。
岂同能吏断，相沐圣人孩。
谁昔龙华日，圆音鹫岭雷。
依依杨柳意，密密象龙胎。
旧雨柴桑感，春风石埭哀。
章江肥水远，縞带纁衣隈。
十二部经论，三千界劫灰。
黄金匝地尽，丹槩手民开。
纠合龙无义，商量慧护猜。
一言千往复，卅载几徘徊？
昨夜妖星陨，邗江绛帟催。
龙蟠虎踞壮，山鬼野狐唉。
狼狽几遭厄，鸡鸣已熟醅。

秦淮巴字水，梁殿禹王台。
忠愤普天急，元戎六月焯。
犬羊凶水草，猘狁卒污莱。
溅血心同颈，施轮法胜财。
降魔应杖杵，说法善根栽。
赖有毗耶辨，终将黑海皐。
狮威容伏窟，鸥渡不惊杯。
无量佛长寿，大王路永恢。

五更

饮水自家知冷暖，悬崖绝处定升沦。
铜墙铁壁无纤隙，白日青天辊六尘。
百岁蹉跎人已老，五更清醒我求真。
死心蓦直前途趁，大道漫漫好绿茵。

聚奎教授碧柳逝世八周年纪念

相应寂灭唯悲智，恒河沙数身命施，
庶几天下贪残斲。碧柳天生大人器，
文章诗句其余事。栽松道人望来跂，
或其狮儿能继志。

竟无小品

题庐山散潭

予亟称龙潭，散原谓有胜潭所创见者。予曰：若是，当以散潭字之。是夜梦失鞋，不能步，友人以鞋予之。既明，应讲小天池。覩面而鞋，山宛然，奇也！讲竟，游潭。涉险已半，不觉鞋落水中，赤足造极。而鞋、山又在，不谓之奇，得乎？梦耶？真耶？山耶？人耶？潭耶？予不得而知也。

题匡老反韩复孟室

寂叟腊月三十日，为蒙文通题额。腊月三十日，段食、触食、思食、识食，一切杂陈，不可不知味。文通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将知味矣。长安无缓步，况值岁将暮，朝市趁忙，谁有工夫咽得食下，嚼得味出？而又遑问腊月三十日食耶？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小节不修，大德终累。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其所以“文”也。等觉行，十定、十通。定则通，通则慧，夫然后文，此其所以“通”也。大哉“文通”，刘、陶何足云。

跋王阳明客座私祝

予子东，天性厚，聪明有大志。初以恶友，导之弄阴出精，体大损。后以良友，导之学圣人，遂有干云直上之志。善德文，入同济大学肄业。然尝恨体亏，无以副研求。十二年九月，以游泳，蹈东海死，年十九耳。不知其恨伤于怀耶？抑鬼术不工使然耶？要之教护之失，实不掩于予也！

题平山堂

(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八日)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

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

莫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此东坡平山堂吊文忠词也。万事皆空，原来是梦，有何贪恋、猜忌？有何顾虑、恐怖？大无畏精神但知义在，干非常事亦家常事耳。而鬬茸欺自，宰割依人，泥马渡江，神州易种，天胡为如此醉耶？不到山穷水尽，天下事尚可为，宁曰“不殊风景供诗酒，半壁江山应帝王”欤？

卢冀野《中兴鼓吹》题语

词作苏辛体，句硬而难醇，语熟而难新，何也？硬句以郁积出之，又无不醇；熟语而现前用之，乃无不新，何也？不真不诚，不能动人，真诚所至，攸往咸宜故也。然则能词不必限于词，亦不必限于词客欤？卢君《鼓吹》，悲愤雄豪，心念国耻未雪，词唯苏辛体乃足兴起。吾知其已得骊珠矣，而不知其词境若何。虽然，吾不知词，吾谓能词者必若是也已。

昔有一群人，深夜度旷野，行经淡泊路，惧旷野鬼出祟，衣毛悉竖，举身颤动，不堪步。中有一人大声疾呼，大胆向前去。一群人应声气作，皆大声疾呼，且行且号，须臾出险。忆昔少时，与友扃试院，交卷至门，不得行。乃聚六七八人，齐声疾搥扉，阍者应声至。篙启，蜂拥出门矣。诵《楞严咒》一声“迦吒补丹那”，而奇臭小鬼应声走不及。疾雷裂空，魇沉噩梦者应声而清醒，得未曾

有。临济一声喝到，应声而三日耳聋，遑能野心勃勃？光音天一声响到，应声而魂悸失度者三月。自是充无穿窬之心而又不可胜用也。冀野《中兴鼓吹》，意在斯夫！意在斯夫！苏、辛自写其抑郁不平之气，冀野方便即用是鼓吹也。

作苏辛词，第一要胆大，俯视一切，敢发大言。第二挂书袋子，开口、闭口，总是吃现成。第三情挚，一肚子不合时宜，不堪久郁，不管是非，滂薄而出之。河山沉痛，身世苍茫，又在三者之外。冀野能词，已于初一桃得三昧矣！

予过时失学，不能文，不敢强作解人。国家多难，鬼蜮罔极。他日曾言“安得夏声警狂溺”，然愧不能，亦不暇。今某君为夏声主，卢冀野大鼓大吹，不可谓国无人望不易副。

昔者南宋之有声也，朱晦庵、张敬夫以“诚意、正心”之学鸣，而辛稼轩、刘改之诸人则一倚声于词。予致力内学，犹晦庵等。复与冀野周旋，非稼轩堂上有朱、张迹耶？而冀野鼓吹，遂欲强予饶舌，岂知予乃不能。虽然，谁似东坡老，能词、能诗、能文、能书画、能政事，却复参彻禅心，出语可人意耶？天下无成人，合一材、一艺之多身，作多材多艺之一身。庶几哉！五明大菩萨，三十二应身也。吾于冀野《鼓吹》，亦勉以周旋之意而已矣。

跋龚秋秣《元明以来书法评传墨迹大观》

人以作圣为充量，水以观海为充量。书法以两汉分隶，李斯《史籀》为其基，而逻辑、陶融于商周之钟、鼎、盘、彝为充量。盖真草无异分隶，即亦无异篆虫。非形格之不分，而气势、韵味与夫笔法运用之无别，故充量之说可得而言。右军见受禅华岳，悔学卫徒劳。参枕中诸秘，中州众碑，始造诣殊特。蔽亏乎八角垂芒，几驾而上之。此自是南帖之祖，已见其必量充而艺始绝也。真《书断》自中郎太傅，过则禁谈，量已嫌隘，而况乎弃北朝诸碑

而专事江左诸帖者哉！

永嘉渡后，江山异趣，乌衣子弟潇洒风流，天时、地势、人事，固应有一段新蕴结垂显艺林。然泽国之气柔，耽逸之风靡，偏地之资蓄。长此千年，精尽糟存，亦何取哉！晋书以疏冷胜，唐、宋失之紧严，姑置不论，论元、明、清。右军大令之风，宛延至于海岳，吴兴远得其传，而高资积学，遂一跃而入晋侣，张帜数百年。迄乎香光，亦由米入，而潇逸古秀，纯任自然，取径独殊，夺松雪席。清帝爱媚，得天石庵诸家，出入颜、米，而莫不以玄宰成。赵、董势力驱策、骇汗，数百载人才，俾不出雷池一步地，猥俗委靡无一毫丈夫气。虽有片长，诚不足观矣。安、吴革弊，能集众益，然刚健、笃实光辉，殊难梦想。犹是力靡无能树帜者，何也？不充其量，甘阱帖奴，有以致其死命者在也。中多豪杰不无思想，顾篆不出阳冰、铉，锴隶不过《娄寿》、《曹全》，《猛龙》、《敬邕》视为峰极，则亦何充量之足云哉！复乎完白，天纵殊资，甘苦八年，大类禹迹，直追秦汉矣。而刚健不克光辉，变化殊少风云者，犹量之不充而取资之未弘欤！

近时有龚君秋秣，闻其于书法致力垂数十年，周君邦道持其所著《元明以来书法大师评传及其墨迹大观》一书见示，观其论断，融仪征安、吴南海诸说，而不局于一隅。于元扬鲜于而抑松雪，于明推南宫枝指而不重香光，于清则以怀宁、涇县并为一谈，而犹不重乎得天、退谷，眼光识力迥出寻常。至其三部叙述诸名大家，搜罗既富，简别亦精。艺苑捃华，一览赅备。创作也，切作也，亦无背乎充量之说也。

嗟乎！河山破碎，强虏纵横，民气不扬，国魂安傅？丰腴柔媚，软骨之鸩；铁石冰霜，强根之锻。要使耳濡目染，意匠心营，无不皆岳峙、渊停，而绝尽山温、水软，然后斯民浩气，勃然兴而沛然盛也！是故经必孟子，史必马迁，文必昌黎，诗必少陵，词必稼轩，而字必分篆者，胥作气之资粮也。卓哉龚君，其极必上于

一桃乎！若是，诚“先民是程”而“大猷是经”乎！

跋《石鼓文》

（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敌军陷京师，内院版籍图书，百不出一，都付荡然。独此精拓，随予入蜀。物固有一定主人，水火刀兵，强虏浩劫所不可得而夺者。正刚居士，假我此碑，三年之约，过其时矣。送连城还旧府，临别惘然。

题《缪篆文集》

此其是稷下谈士，放言高论搜陈迹。
尽跋赵帜立其帜，谈者故技臧三耳。

跋桂写《唯识论》

（民国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此吾故友九江桂伯华手写《成唯识论》也。伯华最勤且饬，毕其一生垂数十年，未见其书一行书字。以予所见其所钞书，若《毛诗》、《尚书》、《公羊》、苏诗、杜诗，不下数十种。内典所录应益多，惜易箧时回禄尽，仅此册存，能不宝诸！

写陶诗寄言

余性生涩，虚灵生活之气恒少。束发以来，迭遭家难，不能猝遣于怀。时若与忧病为伍，壮立之年，几同髦及。《传》曰“心之精爽，是为魂魄”，魂魄亡矣，予奚能为？然而生我非偶，一息

尚存，若“颠木之有由槩”，苟日夜无违其灌溉，宁遂已焉乎哉！舍下有薄田数亩，岁乱年荒，不足以供事蓄。诸友以余曾学时好，可以因事求食，遂尔依违俯仰，年复一年，既啬调和，复悼时过。嗟乎！古人幸矣！琴瑟在堂，师友在晤，清沂舞雩，间咏以归；渣滓消融，筋骸可束。故乡有佳山水，梦游而已。亦有良朋，同兹奔走。屢年一室，朝夕面墙，经史倦余，无复生趣，亦可以知其苦矣！陶公，知道者也，志趣精神，一见于诗。书写读之，时若慰诲；微风扇和，稿木欲茁；唐虞非远，慨独在余！余不能诗，顰蹙必效。公不云乎，不解音律，抚弄以寄其意可矣。

纪王心三事

王心三，浙之奇垓士也。家富于资，与陶焕卿、徐锡麟、秋瑾革命。事败，与凌湘洲图袁世凯。事泄，黄兴北伐，率百余众发难于绍。不成，与夏次严谋浙自治。中变，遂赤贫矣。民国纪元，攀附而富贵者比比也，而心三不为官，垦植于如皋有年，为强有力者攫去，而心三不与校，以故穷而无所之。居于沪，鬻文以活命，然常不给。章太炎介绍于余，学唯识法相学，是不亦奇乎！心三八岁失怙，娶方亲迎，女暴亡。续娶，未婚而失明，然养于家。纳妾，一年死。最后继室，生子，已四十矣。家贫，复毁于火。夫穷而逃禅者，图后福；惕生死而逃佛者，羨极乐国。谁有如心三，为唯识法相而学佛者欤？学佛大丈夫冒险事，心三稔之，奇矣！

心三之见余也，甚执恭。余念心三年大，貌不扬，或非弘法健者。然予为内院事走沪，沪之人屡奔走而屡攸助者唯心三。耦耕垂死病中，半窗孤影，屡省而慰安之者唯心三。恭俭勤劳，弥久而匪懈，乃扩充唯识法相学于沪也。予亦几乎失心三矣，奇哉！

耦耕与心三习，习见其嗒焉若丧。嗟乎心三！士大夫捉襟见肘，歌声若出金石；行杜多行者，目烁烁有光棱。予与子有所归矣，独不足自豪耶？出其尘垢秕糠，犹将卵而翼乎一世，独不足自壮耶？得一邱、一壑，一方、一隅，一国、一天下者，有所恃而不恐，而况乎于性命之际有所得耶？得有所得者，有所恃而不恐，而况乎归无所得耶？嗟乎心三！行当与子为大千沙界中一大奇垓之士。

复孙思昉一

书甚恭而著述甚通，间气所钟，吾独何能间然？唯圣人然后能言，唯西方入地大乘乃真圣人。渐愚，止足知此耳。鸡鸣风雨，乱世士君子大有事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渐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复孙思昉二

得书：“家贫糊口四方，三、四年内积负可偿，便思闻音以解弢”，此语不可渝。吾敬恭复敬恭，持而盟诸三宝，而后所以为师资者定。天下大乱，原于士大夫事事苟简，驯至于朝野上下，事事浮沉。不知有他人，不知有他日。人相食，三途近矣！治生于政，政生于学，学生于师，师也而可苟哉？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吾移而易之曰：当今之世，非但资求师，师亦求资。师资互求，非为己也，所以成物也。程门有籍而立雪无期，吾不敢知也；游欲逍遥而锱铢市朝，吾不敢知也；“积负可偿”、“闻音以解弢”，吾所敢知也。日月逝矣，何待来年？如不得已，商量咨感，先之于匝月，或数日可乎？

复孙思昉三

函来，“三年闻音”之约，誓必践之匝月、数日之会，来夏图之。此心昭朗，使我爱慕，他何足谈？此学晦盲垂数千年，不经晤辨，千里、毫厘，无已。近作《楞伽疏决》，先寄探讨。读书不得法，越多越毒，驯至不可救疗，可惧哉！将此身心奉尘刹，万两黄金亦消得。若杂他念或自了，一介不取亦三途。黄梅土音说者事，闻者识上自有会。丈夫担当大事，是戈戈者容措意哉！

与蒯若木

令弟来，备述病状痛苦。既不可使来，计惟藉作佛事。此身非我有，一切硬放下，是在勇者，过得此关，另有境界。若不得过此关，与常人怕死贪生者等。此病安知不是诸佛、菩萨慈悲促进现行耶？学问吃紧，全在事到头来。若闲暇时悠悠冉冉，一万年无长进，一万卷书、一万件事毫无所益也。我亲爱、钦敬之老友，勉之！勉之！

复崔树萍

奉函，虚心详询，无任钦迟。近学多议论，不失之拘，即失之杂。稗贩利用者，且无论矣。豪杰之士，无文犹兴。总之办必为圣人之志，誓彻究竟，则一切皆干矢橛、闲家具，自然有个人处。读大乘经，持大乘戒，亦自能抉择了达。不堪琐琐，已饶舌，罪过！四月八日佛诞，此间讲演，能一来听说也好。

赠友《藏要》

启者：智超三有，悲澈万灵，宇宙人生，学其所必须者，其唯佛典乎！擷叶梵于五天，译师时出；涌思潮于六代，哲匠寢滋。顾琼瑰盈庭，从无收拾；遂乱流四下，不得津涯，学者苦之。窃以为整理之道，厥有三端：第一，学忌凌芜，应本西竺论说编成一系。第二，法有真面，应将异文、异译，刊定一尊。第三，读有方便，应将凡书文义，提要钩玄。循兹三事订为一书，名曰《藏要》，至德要道之所在也。分为三辑，辑数十种。兹其一种，敬奉台端。伏愿锡以南针，指其纰缪，婆心所至，法味斯腴。并悬珠玉随同，发九天之咳唾；遂使琳瑯普雨，充十界之饥虚。

致张孟劬

大著《清后妃传》两册，盥籀略过。如晔寿周旋，寤叹奚似！文雄也，取用慎也，可观也。然有谬论，受尽言者，或不斥为狂也。泽感兴赤，不讳马、班。下嫁昭然，关外之俗犹狙，似亦不必辩之。清末宫闱，一何幽愤；若稍行志，何必黍离？讳深于官书者，必不忍尽泯于野录。不识子长对此，悲感乃若何耶？呜呼，难矣！

致龙伯纯

缟带纓衣，侨向如旧；至情一往，何论古今？贺握百里符，行与民亲善。循吏续传，堕泪立碑也。然吾党道人，越有颂言，青天进为神仙，神仙进为菩萨。晨钟暮鼓，拯慧命于生命之余，不亦为泰民之佛国欤？

与李正刚

培老之诗，本未带来，忽有郑成武少年为我带到湖南，由彼寄到渝，由德潜揭到津，现亦安然在案头。奇极不可理喻耳！

答符九铭赠铜刻小印

承赐感谢。枯稿之士亦佩金章，本是幻场，谁非荣贵？渐自此豪矣。

谢陈独秀寿仪

老者不以筋骨为礼，公亦何必以货财为礼耶？人生刹那，何寿之有？昔年诸友，不忘世尚，不得已内诸刻藏中，公固不必拘拘也。

复毛邦汉

许筱堂君带到十五日函。宣纸太坏，勉强书就一联。又接十七明信片，殷勤之意不能却，谨月书一小条，应命而已。作书极难：第一，无硬笔（羊毫万不可写字）；第二，无饱墨；第三，无好纸；第四，难得好天气（太阴天不可，太阳亢天不可）；第五，难得有兴会（视为结账、会客迫不得已，必无好字）；第六，难得有精神（一日之中，午食打盹，后精神稍完足而已）；第七，难得有闲暇（总为主要事用了时光）；第八，难得有安排（一切笔墨、牵纸、收拾、盖印、挂号、寄还，种种部署，不堪麻烦。作书全仗机到，为此种种机全失矣）；第九，难得临池一助（胸中无规矩，意趣、结构茫

然。临池时搜不得一副称意之作，仍若抄书，焉有奇趣）；第十，难得清静（每每因客、因事，几将临池，而忽休歇）。有此十阻碍，是以不能书也。以渐之才，若能去此十碍，专力为之十年、八年，何难把臂古人？而今老矣，无能为役。虽然，大丈夫各有己事，斯艺让古人擅之而已，有什么了不得耶？谬承过奖，感而论此，幸拨弃之。若有要渐书者，请以十碍相告，非吝不施也。

与黄朋其

君为书画展览会征求列品，罗刹弥天，琳琅扫地。不惜搜残剔缺，护硕果孤存；行将发润摩光，看天华四坠。洵贤有司，为邦国瑞。是宜声应、气求，不敢龟藏、鸳嚇。谨将四品，奉为一观。

致陈真如

小范老子胸中有十万甲兵，自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慎尔优游，他日为国贤劳。胡润之十年林下晦养，清中兴之业乃建。弟诚如之，然亦不忘我格儿也。

谕格儿

台儿庄惊人胜利，已得最后胜利之大半。敌倾国而来，亦无能为役，盖先夺其魄矣。敌、我丧亡百数十万人，神鬼哀号，天地惨痛，慰我忠魂，应在幽冥中，有以交于神明。且必以超玄究竟，以利万民，以垂永久者施之。而后切当，则唯刊刻全藏，每卷后附刻战死人名。经存则其名亦存，经有益于人者几何，则其受报之益亦几何。舍此无以为慰，幸体而见诸事实欤。

与吴生

夫树植不深固，不足禁风雨；锻炼不淬厉，不足胜魑魅；智识不明敏，不足驭进止。尽情伪而备艰难，虽以重耳犹十九年，惊涛骇浪中，檣倾楫摧，莫知所届，于焉丧溺。甚矣，其憨也！干云直上者其志，暗然日章者其趣，死而后已者其力。充之保四海，寒之生不易。儒者之道，思诚其始，无息其继，为物不贰，生物不测，不可诬也。两河之间，不辨牛马，遂济于海若，多见其不知量也。子扬井里蛙耳，不识符命，御宇六龙，岂不冤哉！夫醉生梦死，知志奇难。而智能及，诚可贵也。乃不旋踵，摧折之唯恐不及，抑又何哉？垓始茁芽，胎始天日。欲视不能睛，欲语不能音，欲步不能行。方恃乳臭，遽离阿保。气矜之隆，乘长风、破万里浪。达者观之，天下宁有斯事？此之谓浪语，亦出于不得已。

与院友语

止有是非而无利害，以是非为立场者，但是非昭于天壤，一切败坏灰烬而不恤，烈火弥空，跳身而入；以利害为立场者，苟有私毫不利，宁亡国灭种而不顾，忍心害理，安心狗彘。

再与院友语

平等无倖，同业无阂。道以为人，艺以为生。陷非易拔，陷是难拔。

赠盛成中

朝曦乍浴，嫣红姹紫固新，疏柳残荷亦新。新不在物换星移，而在精神常住也。为佛之母，象帝之先，而后乃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牛鬼蛇神，方便善巧，书生纯洁者不能；火宅荒村，金刚不坏，老于世故者亦不能也。铸鼎而利用，溺棹而征凶，视所谓常住者何如耳？变易、交易系乎不易，是以君子假年学《易》。二十年春雪，成中世兄北行，书以贻之。

赠聚奎学校中华青年救国团

小子当洒扫、进退、应对，常时事也；能执干戈以卫社稷，非常时事也。诗曰：“夙兴夜寐，洒扫庭内，为民之章。修尔车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逖蛮方。”呜呼！日军残暴极矣！三日於兔气食牛，唯尔青年能吞灭之。

赠翁照垣

器量学识，囊括大陆。神州大丈夫，改玉光族。

邹母蒋太夫人诔词

（邹荫鸿，字梅孙之母）

地藏度狱，药王度疾，菩萨行中，精进第一。长年护病，彦无孝弟，即此一德，福不思议。矧起家佐夫，克家训子，是宜命终，正念不替。呜呼悲哉！悠悠浊世，率醉梦生，谁贤善死？

温鲁生先生诔词

(温晋城之父)

龙蛇起陆，天地反覆。
在赣之南，受祸奇笃。
楚无於兔，鲁有鸛鹄。
转徙流离，君子胡淑？
毋恨毋悲，在我求福。
国家将兴，言归斯复。

公苻先生像赞

(云南人，毁家舒难)

民之疮痍，不忍拥费。
利物求学，貽家之肥。
唯哲不愚，如公者稀。

余氏黄太夫人像赞

(余鹤祥、止祥之母)

乐氏太平寰宇，余氏天人性理。风其替矣，有弟兄六人继起，乃黄太夫人之子。黄太夫人，孝弟睦姻任恤，食报若是。瞻仰旧真，劬劳渊懿。式之邦国，大有感移于乡里。

鹄颺先生像赞

(汪升远字鹄颺，六合人，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巳翰林。老年

学佛，禅净并修，歿之明日，头顶犹温，芝孙之师也。）

唯一转依，方便群机。

禅净土妙，町畦一拘。

世间渊云，古德莲池。

是有夙根，众人所归。

题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公墓

昆阳钜鹿，遂定汉族。

烈日蒸空，么魔尽扑。

死生沕幻，志节河岳。

援溺重来，悲光晃煜。

无 题*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我皆令人涅槃而灭度之。

一赠张溥泉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孔家标语也；“我皆令人涅槃而灭度之”，佛家标语也。月在上方，光被四表，明德之象也；沉渊止水，澄澈不摇，涅槃之象也。此心本体，光明寂照遍河沙也。是大丈夫，内不轻己，外不轻人。要使大千光光相网，达其所极，非第谋其幸福已。凌霄之志超然，必不以极乐国、乌托邦、大同世界乃一大妄语也。

二赠王竹邨

竹邨居士爱此二语。此之所爱，诚作圣之真种子也。孔子

救世于明德，非救世于饱食、暖衣、逸居；佛度生于涅槃，非度生于有涯之福。竹邨乃能爱此，非圣种发现而何？此之谓善法欲，此之谓可欲之谓善。循至大而能化，入正性离生，皆意中事。念念相续，无有间断，斯可矣。七年不晤，晤乃畅谈三日。得此语以去，亦不负殷勤相访之忱也欤！

三赠刘抱一

述而不作，古之欲也；唯吾独尊，我皆令也，所以异也。明明德于天下，乃非自了汉，是“皆”字意；明天下以明德，乃免于操切，即“涅槃”意。孔化与佛化又无不同也，皆大悲为人之学，而大智究竟之学。天下溺援之以道，道在是也。呜呼！谁知之也！抱一将指导广西党部，以是道语之。

四赠胡展堂

为民求幸福，纳民于轨物，轻民也。必使充人之量，复心性本净，乃不轻于民。充人之量为平等，复心性本净是自由也。无生灭、染净、增减乃能平等，然非涅槃寂然又谁能无生灭、染净、增减？非如理如量、相摄相即不能自由，然不到涅槃寂然又乌能如理如量、相摄相即？夫知之难也。求一时幸福且不得信徒，况不可思议之涅槃？虽然，君子之道，唯有是非而无成败。苟见真，坐断乾坤。

无 题^{*}

五蕴皆空除苦厄；
一切如幻大牟尼。

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半，遣而作此。恩洋翌日将谓“一切法语，师自知不必言”，答之曰：“诚是，然恃在行，此

行之当境。而遥遥无定力，姑如是而已。”

挽孙中山先生

并世而生，分河而饮；
小盗移国，大惑移心。

挽程衡玉丈

先生浊世翩翩谢安石，围棋谈笑，与兵戎礼乐；
父老晨星落落丁令威，化鹤归来，看城郭人民。

程世家大族，美丰姿。七十老人，如四十壮年。诙谐豁达，
患难急遽时，从无窘态。然诙谐太甚，遂成风俗，乡事每因之堕
弛不振矣。

无 题 *

竟如斯琐尾流离，不及太平鸡犬；
问谁是绸缪牖户，长歌阴雨鸱鸢。
周邦道太夫人死于宁都乱军中。

挽李觐臣

元龙豪气未消，卧百尺高楼，俯视群盲真琐琐；
鲍叔知交何在，入千年长劫，也同迸电灭纷纷。
李为人不畏权势，是则是，非则非，而又谦虚慕学。与予
甚厚。

无 题 *

方便大悲来，干宝搜神，东坡说鬼；

后先游戏去，旌阳铁柱，长吉玉楼。

许忍堂、李静孙，宜黄先辈也。一日遇谭公词，谈因果报应，娓娓动人。不数日李谢世，许亦随亡。

无 题 *

拜麻姑寿，曾几何时，世界沧桑，如今安问？

现大家身，而为说法，慈悲方便，能可再来？

吴伯臣太夫人谢家女，慈悲任恤，六十称觴，旋即谢世，正辛亥革命清帝逊位时也。

挽梁任公

政不忍焚，学不忍焚，海鹤神龙，风雪长空飞舞；

赏心亦梦，伤心亦梦，离骚孤愤，悲歌何处清凉？

任公于予颇恭敬相信，于内院颇多赞辅。

无 题 *

先世金石幽兰，更灸下春回，又与鳧雏同傍母；

炙手科名仕宦，正樊中神旺，飘然羽化而登仙。

吴伯臣之太翁，与先大夫拜盟兄弟。伯臣幼病已危，先母用火功活之，遂依膝下呼母作儿。十五入学，二十通籍，历为显宦，赫赫不可逼近，忽报谢世矣。

挽符九铭夫人李夫人

则百斯男，遂尔劬劳殒命；
玉京朝帝，何歆夫婿封侯。

无 题 *

执斑管，戴黄冠，有醇酒，无妇人，便海市，终世佯狂，不见垂
十年，到处龙蛇飞动；

公官箴，急国难，我佛教，护法藏，昔石城，同遭围困，深情施
一钵，如今鸾鹤空悬。

清道人，辛亥革命同困宁城。道人与我大洋十元，遂得待兵
解出城也。

无 题 *

嫁得好郎君，未饜糟糠，先填狗马；

慰尔奇女子，魔宫翳尽，玄海莲开。

吕蕴君嫁得缪赞虔，而肺病缠绵，医治不得。

追悼“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日死难

天地有正气，仁义有神奇，陶写到碧血淋漓，凡百君子生
敬信；

罗刹无悲心，弊魔无道德，降伏尽金刚威力，大千沙界放
光明。

代真如挽树因

东海不桴浮，亦自哂有勇知方归去来，湖山师友；
西州长策恸，问谁是高瞻远迈已焉哉，书剑人琴。

无 题 *

死亦何奇，痛法苑神龙，丧其夭矫；
生真无味，看人间鹜獍，肆大凶顽。

十四年，院开试学班。蕙庭比丘，其中翘楚。毕业后长超岸
寺，能以所学开办学堂。倏尔辞尘，又弱一个矣。

无 题 *

兄弟睦，子孙贤，必有余庆，莫恨艰难潦倒；
名利场，生死事，都无实义，何妨游戏神通。
吴巨川赤手致富，旋复破产以歿。

无 题 *

固郑国北门，乘韦犒师，公是弦高明大义；
系汉家东鼎，被裘垂钓，我惭严子激清流。
婿挽泰山，其人能助湘军巨饷（代）。

无 题 *

井臼佐耕耘，蓆蓑丰殷，百世子孙基业；

岩阿倚村落，驰驱上下，十年恭敬周旋。

颜如忠力农致裕，娶上山欧阳女，住九峰山下。予移家九峰，登山入城必经其处，呼应极灵，得未曾有。

无 题*

上古坵陇民，为歌蟋蟀，堂前鼓钟弗考；

孤峰云雾窟，苦忆鹁鸪，村里邻曲时来。

颜如舜亦力农致裕，节啬过甚。然待予极谨，书信上下必亲到山，以其子云昌就予学。云昌不好读书，父歿不数年，寸草不留矣。

无 题*

何事扰达人，盆鼓一弹再三叹；

犹当慰孝子，椿阴满院八千秋。

散原夫人余夫人及其嗣师曾，先后逝世。

无 题*

宰官中尊，长者中尊，居士中尊，佛不般涅槃，舍一根身，入一器界；

四摄示我，五明示我，六度示我，谁欤萨婆若，人海知己，学海大观。

沈乙盦先生，当代大儒，予常拟之东坡。予编刻经论，每成一序，即赴沪呈评，无不激叹。曾示读藏之方，不惜以齿牙拔擢后辈。有毁予者，辄资捍御。予初作《瑜伽序》，谦让未遑，促之再四。又谓事不胜势，学足自植，不必争金陵刻经处，当本其所

学，别创规模，以是支那内学院成立。尝举东坡相警，谓东坡梦观音呵斥，尔奈何视天下无一好人？东坡忏悔乃免沦堕，汝其鉴诸。又尝促予序其诗稿，和其寿诗。予都未应，谓尔学瑜伽万能之学，乃若是耶？又商予倩学生好学深思者一人，汇其散乱零稿，写其胸次所宿，而作宗门相契之声以送予。予因谓忏华，尔可相应，取彼万宝琳琅来。忏华不从，诚可惜矣，念之惘然。

挽许学荣之母

诸姑伯姊数十人，虽绕膝齐眉，亦登鸾筵；

烽火故园三千里，有同怀灵槎，尚寄龙泉。

时予二姊之枢尚在龙泉寺未葬也。

无 题 *

欲吊老仙翁，惆怅吟春风杨柳；

应生极乐国，清凉趁秋水芙蓉。

座师吴炯斋先生，三十年不瞻颜色。闻师环境殊恶，乃郁郁缠病以终也。

哭黄树因

我唯知此法门，冰天雪窖，来古庙香炉去；

汝已闻熏净种，虚妄分别，有生死涅槃无？

树因十九从游，其母不许，竟能顺移母意。脑病，不能思想，终日趺坐。入夜独往十里外学拳术，风雪甚不间，如是数年体坚。习梵文于齐、鲁间。又数年，将返院储游竺资粮，倏尔逝世矣。

无 题*

奇峰云拥，苦海澜翻，三千界浩浩无边，公自独来独往；
深柳风微，柴桑月落，十二部沉沉未展，我惟如醉如醒。

伯华幼慧，其德化先辈蔡冬孙教而字，以女，女未归而短折。伯华感知遇，终身不娶。移居南昌，仗书院膏火活一家生命。戊戌变政，事败，株治康党。伯华感人情冷暖、成败无常，遂学佛于金陵。于时学风简陋，斥佛异端。伯华晓音瘖口如常不轻，不避辱骂。洪贞一，儒者，戒予，如延伯华来，当撕其扇，唾其面。伯华至，蜂辩竟日，贞一竟屈服。予时治阳明学，伯华不能屈，然强聒不舍。导拜杨门，竟亦为之转移。其妹圆成归正刚，夫妇居室不苟，如迦叶金色女故事。伯华乃挟圆成东渡，又奉太夫人以东，事蓄仗留学费。如南昌时，母妹楼居，自处楼下三铺席，饮食、睡眠、读书、会客，咸在于是，如是者八年。太夫人卒，伯华亦病死。病革，予命陈铭枢东渡省之。昏至，伯华跃然起坐，为饭一盂，娓娓达中夜。谓当回国，先住宁半年，养病研教，然后垦植东北，弘化蒙、藏也。乃东方乍白，邻火焚庐。铭枢负之避，惊魂乍定而卒。圆成以两棺运沪，沪友会而哀悼之。

无 题*

非惠复非夷，万石一生惟谨愿；
斯人有斯疾，孤魂九死亦烦冤。

（二儿皆服官，起家数十万。无故得花柳病命终）。襄藩最初在予门，颇习文艺。以家贫逐什一利，然大义不渝，能以其身扞乡里。不避艰险，所全至大，亦何愧乎古人欤？奄然谢世，曾不须臾。悲哉！

无 题^{*}

蓬莱忽遇，甘凉忽遇，幽燕忽遇，世界本沕空，一切葛藤齐放下；

内院而来，刻藏而来，讲学而来，因缘不思议，临终佛号最难能。

若木夫人龚圆常居士，同居日本东京。伯华、奇田、圆成及予五人，轮炊分役，终日禁声。入暮哗然，如是年余而散。若木官阌，予往。而圆常无限凄凉，大非昔象。又数年，见于北平，则已病革不能动作、语言。逾日逝，予与少猷数千声佛号送之。

无 题^{*}

本巴塘而衍滁阳，开泰岳，支派自敦化川流，伟业艳前王，必追溯锡圭声教，尝胆精神，天子诸侯礼不祖；

学庐陵之蓄道德，能文章，大孝在立身行己，春华传秋实，又何难博士尚书，率更真草，汉经唐艺世其家。

宜黄欧阳氏，系本仝公，非修公后。沿误数百年，由三修谱改之。仝子翦避仇崇仁石仓，孙暹徙居巴塘，暹六传至价，徙宜黄阳坊。价十二传至才立公，徙宜黄城内岳前。

无 题^{*}

黑暗一女郎，冤缠万苦，智井内葛藤延伫，又来啮鼠长蛇，问舍家趣家，兰若尘城谁得了？

昂藏双健者，腰大十围，道场中酣畅淋漓，有是驯龙香象，胡休去歇去，巴山吴水两难回。

十四年秋，院开法相大学。比丘、居士共四十余人。有比丘演藏、居士吴梅修者，魁梧奇伟，都有所闻。十五年暑假，都请回籍，将以所得化及同侪。一为四川人，一在苏州住持，欣然就道，倏尔赴闻。人生如朝露，死亦何常之有？独伤弘法无人，漫漫长夜何时旦耳！

新厦落成，仲子授室（代）

美哉奂，美哉轮，学于公，大启规模，鸠工匪易，所冀龙文才逸，骥子名驰，努力爱春华，不负门高容驷马；

宜尔家，宜尔室，喜敬仲，初成伉俪，凤侣其昌，唯期弋雁鼓琴，闻鸡结纵，抗心希古道，莫教梦暖宿鸳鸯。

无 题 *

母以子贵，子以母贵，一霎驭长空，相到通明金殿阙；
周梦蝶耶？蝶梦周耶？逍遥游物外，平吞颠倒铁浑仑。
余稚鸿之夫人及其嗣君，一时俱逝。

无 题 *

芥子纳须弥，岂遍览芳园，容不了亚、美、欧、非、澳？
小鲜烹大国，但一腔春意，已簇新汉、满、藏、蒙、回。

五洲公园，附吴麟伯一联云：“眼界放开，几人霸？几人王？
算一湖菱藕冲风，菰蒲战雨；指头涌现，这边亭，这边榭，补六代
华林泛月，台柳笼烟。”

无 题 *

今夕趁婵娟，圆缺阴晴原幻化；

至人梦蝴蝶，彭殇哀乐自齐观。

梁任公之夫人李夫人中秋去世。

刘衡如挽吴梅修

无端追往事，令我倍凄怆，每古庙香炉，玄参枯窘，总春花秋月，连袂登临，虎踞龙盘，东南天堑，鸡笼牛首，西北云屏，王气黯金陵，凭吊故宫禾黍，后庭悲玉树，徘徊深井胭脂，一鞭策蹇忆当时，风景不殊，举目有身世凄凉之感；

久弗动乡情，因君颇枵触，既禅心慧质，飞絮缠绵，便楚尾吴头，予怀晻曖，瞿塘夔府，洄溯岷源，鱼鳧蚕丛，咨嗟蜀道，大江流日夜，幽忧巴峡鹃啼，阴崖落鬼神，清梦巫峰猿啸，万里扁舟归故国，山庄如过，招魂比巫阳兮些而哀。

衡如灵敏有余，精悍不足。然此才不可多得，是文气局开展，为润色之。

代黄延庆挽吕秋一之母郭太夫人

无术飞渡江关，触目蕙帋，又不能即位而哭；

虽羨等身著作，伤心棘草，却亦难春日再阳。

延庆任事内院，时亦得内艰凶问。而萑蒲满路，欲归不能也。

无 题*

左右有注经台，读书室，文心锦绣，不坏金刚，矧兹七尺浮图，六和灵骨；

今古谈中流砥，石堆离，贞质江山，如旋轮火，何况三生遗蜕，五蕴空身。

听讲比丘满智，倩予纪嘉定乌尤寺比丘丛塔。寺临江，江有石，极险阻，凿而夷之曰“离堆”。寺左有台，晋郭璞注《尔雅》处。寺右有室，宋苏轼读书处。寺内有“中流砥柱”四大字，宋黄庭坚所书。

陈真如挽十九路军抗日烈士(改)

黑风海吼，黄族陆沉，为一字精忠，亿兆黔黎，倚我熊罴背嵬；
契若金兰，情逾玉树，伤十年甘苦，八千子弟，半成猿鹤虫沙。

挽曾孟朴

秋水为神玉为骨；
文章无命国无人。

挽李正刚太翁

林下居常，相见惟葛巾布服；
人间何世，迎眸尽楚雨凄风。

翁自台湾县令归隐，常相过从。予丁内艰时，适谢世也。

挽大嫂张夫人

慷慨恨无朝士见；

兔狐已净旅魂归。

《世说》谢安云：家嫂辞情慷慨，恨不令朝士见之。

无 题^{*}

流通功德藏；

接续人天师。

如来藏、法藏、功德藏为三藏，结集流通、译事流通、编刻流通为三功德。宋、元、明私家刻经，多梵本式。用书本式者，武林径山外有金陵刻经处，为三书本刻经。佛度人、天，曰圆满师；菩萨、二乘随分化生，曰分证师；大心凡夫能使正法不坠，曰接续师，为三师。以是因缘至斯地者，谁能忘情于深柳大师耶？人往风微，怆然纪之。中华民国二十二年重识。

挽大讷、西莲

赍恨填膺，凝血磷磷沾宿草；

再来迟汝，破头历历认栽松。

世尊遗囑，曰教、曰戒。教者，大乘大涅槃经见性是也；戒者，由戒而定，由定而慧，由慧证一切智智而般涅槃是也。是故比丘住持佛法，应研龙树、无著学以明其般若、瑜伽之教。应于大乘戒外，若《四分》、《五分》、《僧祇》、《十诵》、有部《饮光》及南《善见》较短取长，不失戒意，与此土宜斟酌可行，以实现其讥嫌之戒。怀此意以望比丘有年矣。顾奢其望而无其人，有其人而

促其龄，比比非一者，甚可哀也！大讷、西莲、德潜三君子，自闽南来。大讷垂入院而病，病逾年而死。西莲两度入院，未竟学。初怀整理羯磨，身创受戒之志，以兵革散归，败也。继欲肆力群籍，又以病，养庐山而不复返矣。德潜惧曰：逃威也，出院入川学者一年，强健愈恒哉。今日追悼大讷、西莲，遍征文辞，寓书请语，凄婉悱恻，又复不已。呜呼！天欲教兴，愿晦必显，死亦再来，又何哀乎？然吾所谓“比比非一者”，谓十五年悼演藏、吴梅修有句云云是也；谓二十二年悼蕙庭有句云云是也；谓今二十四年悼大讷、西莲有句云云是也。

无 题^{*}

才华金马玉堂，精悍茧丝保障，何来富贵，春梦一场酣，莫天问激昂，冀北群空翻系枥；

林下葛巾布服，个中清磬蒲团，共话兴亡，夕阳无限好，胡神依云树，江东槎泊反哀离。

挽程澄斋，程为余表兄。同里、同学，能文、工书，英迈不可逼视。登贤书后，屡不第。捐湖北县令，潦倒白头。二十二年来江南，舟方至浦口，病发，返棹卒。

赠许学荣婚

桴鼓八千寒朔虏；

钵罗五百证菩提。

韩世忠以八千人破兀术十万而不敢渡江，得梁夫人桴鼓之力；迷伽以七茎殒钵罗华供放光如来，遂蒙授记作佛，得莲城女子五百羯利买价之力。炜甥昔曾助为法事，近且从军凯旋，与孙宗勤女士结婚。祝其夫妇今日共同报国，他日亦应共同学佛而

作佛也。

挽梅斐予

杨柳拂方塘，春风同问字；
沧桑辞浊世，旧雨独怆怀。

挽胡展堂

城可倚，国可恃，天可柱，地可维，何不忍死须臾，长使英雄襟满泪；

坚若山，深若渊，虚若谷，雅若玉，况复解知吊诡，谁能太上物无情？

代挽尼玛鄂特索尔

狙击死刘琨，国难频仍，美人零落；
大招哀宋玉，江南草长，漠北云寒。

又

奇士丧刘琨，五夜雄心，荒鸡独听；
中兴谁吉甫，万邦为宪，荆蛮来威。

尼字冠洲，蒙王德王代表，中央委员。奉中央命联络德王，被某国暗害于途。

无 题 *

日永金萱，代承珠树；
通鉴司马，孽海董狐。

孟朴六十，为母尤太夫人八十寿，为三子光叔授室。司马温公六十作《通鉴》，孟朴六十续《孽海花》也。

挽曾孟朴母尤太夫人

万恨写哀文，悲泉共幽咽；
多生报母德，寂照遍河沙。

母亡于孟朴病亟之时，家人匿，不俾知。病间悲甚，哀启之，沉痛悔恨，使人不能卒读。挽语有以慰之也。

再挽梁任公

天下有公，知世界，知学问，知险难危亡，赖此晨钟，清响一声惊大梦；

沧海予末，何开悟，何神奇，何德业闻望，止余悲愿，绕行三匝竟虚怀。

挽吕秋一之母李太夫人

瞻仰老慈颜，石火电光过现未；
胎生诸哲匠，医方工巧内因声。

魏紫侯八十寿

隔数千里，别三十年，想彦博精神，香山兴会；
龙蛇起陆，天地反覆，有子由共老，童乌预玄。

挽章太炎

一木难支，烈士暮年唯讲学；
百忧尚寐，桐江汉鼎孰垂纶。

寿周少猷七十

浙东孤月白，江北劫灰红，都别离，兜率楼台何处，尊故人
一勺；

宰肉爱桑榆，割鸡供菽水，更精进，密严宫殿无疆，祝君子
万年。

挽陈散原

大雅予怀，莫年诗句动江关，壮岁訏谟新运命；
考槃独寐，何处潇湘来彼美，老成凋谢到先生。

再挽陈散原

浩气已无前，何不忍死须臾，看猗猗于襄，匈奴就灭；
危邦宁可入，久矣安心解脱，便维摩示病，彭泽停杯。

挽修庵太夫人

猩血染山河，呼吸不离生死路；
龙钟长老病，愤悻直上广寒宫。

哭挽晞明

此生已矣，他生再来，种福在人天，悲智有金刚仙种；
病日侵寻，学日细碎，及门多活脱，始终一枯木悬崖。

挽文伯鲁

五鹿谈经，低徊樽酒；
六龙御宇，扫荡凶顽。

挽陶闾士

知不可为乃大有为，孔门原宪、曾参，佛侣拘絺、罗怙；
既伤往者谁是来者，立国文章、性道，空山趺坐、弦歌。

《楞伽》疏决

读《楞伽》有四难、六利、四最。难者疏而通之，利者、最者抉而出之，名之曰《楞伽疏决》。四难、六利、四最者：

一、百八句詮难。文有三聚：大慧问佛一聚，世尊牒问一聚，世尊述古一聚。若遗义牵文，聚聚不合。难一。百八之数，宋、魏、唐译都缺不足，不符百八，不合圣言。难二。分别意量，须以四句方摄得尽，故凡言句，皆是四句。不明此例，生句、不生句必致误作一反一正、一俗一真之解。宋译不过以不生文写生文上作不生句、生句。《楞伽宗通》遂望文生义，竟据以为宗门唯一要旨是不生义，“不生弁首经有深意”云云，误俗义为真义，强超义于堕义。何啻认贼作子、咒龟成蛇！究其受害，在不明凡言句义，皆属四句所致。遇此著述，莫判泾渭。难三。九事之开，古为百八；九事之约，今为五法。此而不知，则百八句文凌乱散沙，苦无条贯。文尚难知，况得其旨。难四。依事詮义，义在法外，是故法唯蕴谛，义则无量（《无量义经》）；义唯无相，法则百八。迭相善巧，谁少谁多。不明乎此，法内求义，动辄障疑，况能得旨？难五。凡此五难，开卷堕雾，跬步而墙，今欲疏而通之。应信《瑜伽》诸佛语言九事所摄之文，应信《杂舍》九诵四分之意。《瑜伽》了义相应，《阿舍》转展传来，据以詮古，舍此无由。先詮百八句，后詮问牒偈。百八三詮，句事与义，详见下文，五难冰释。

二、文字不便难。名相代有不同，与惯见异则易生误。难一。句法颠倒，虚字全无；文既改观，义无从得。难二。句义略极，文少义多；隐晦涩艰，思索不得。难三。凡此三难，目不数行，况能终卷？今欲疏而通之。有明员珂《楞伽会译》在，宋、魏、唐三，融取即明，缺一仍昧。宋译文晦，其义不彰，唐善伸文，魏时出义。借唐解文，以魏补义，罄无不宜。然今则径取唐文，折衷宋、魏，而三难涣矣。

三、启滕无钥难。宗匠式微，三关谁勘；唯识绝学，委细谁研？

故凡不得其解者，都付诸“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识、二无我俱遣”以了之。唯一大言，宫商同调；庐无真面，望国街哀。经可通欤？今为牖举全经，“皆空”、“俱遣”不如是谈。经云：如来藏者，生死流转、涅槃苦乐之因。凡愚不知，妄著于空（卷六二左）。如何乃有皆空之言？经云：诸取根灭，诸谛解脱，而实未舍、未转如来藏藏识之名（卷六十八右）。如何乃有俱遣之语？十有五处，遍稽不得。相似法流，正法难见。十五处者，摄法有三：曰一切佛法悉皆摄入此五法中（卷五二十一）。曰此五种法，三性、八识及二无我一切佛法，普皆摄尽（卷五二十二）。曰唯愿为我说心、意、意识、五法、自性相众妙法门，此是一切诸佛菩萨入自心境，离所行相，称真实义，诸佛教心（卷二一右）。即真有三：曰凡愚不了五法、自性，诸识无我，于心所现（卷五十九右）。曰五法为真实，三自性亦尔，修行者观此，不越于真如（卷二二十三）。曰觉二无我是佛体性（卷四三左）。执计有四：曰五法诸心自性等中如言取义，则堕建立及诽谤见（卷四十左）。曰离心、意、意识妄分别想（卷五十五左）。曰舍五法、自性诸分别见，是故我说虚妄分别执著，种种自心所现诸境界生（卷四八右）。曰识种转依，即说此恶名为真如（编者按：通行本皆为“即说此妄名为真如”，此处似有误），是故真如离于心识。离分别者，悉离一切诸分别故（卷三十一右）。此所应舍，亦但舍执。入位有五：曰了心、意、意识、五法、自性、二无我境，住第八地（卷二二十左）。曰愿为我说五法、自性、诸识、无我差别之相，知此渐修至如来位（卷五十九右）。曰菩萨摩訶萨当善知三自性相（卷二十三左）。曰我今当说，妄计自性差别相，善知此义，证圣智境（卷三二十右）。曰菩萨善知心、意、意识、五法、自性三、无我相，已示现佛身，说唯心法（卷二十六左）。空遣之言，都无所有。《楞伽》述古百八句法，以“无相”为宗；《楞伽》创今五法，以“一切唯心所现，自证所行”而为其宗。是故以圣事说空法，谈如幻而舍不生（卷四十三右）。奈何自堕空无，因诬圣教？圣教为恶取空者说，宁可我见如须弥山，不可空见怀增上慢。但空詮唱，奇难阻生，今欲疏而通之。法当由唯识言说法相，入唯心宗趣法相（二法相见卷四六右）；法当由禅宗宗趣法相，参印心言说法相（菩提达摩指示四卷《楞伽》以印心）。宗匠需人，唯识有籍，是在智

者择而趣之。

四、杂厕无叙难。雅颂失所，琴瑟不调。增我繁芜，安能纯绎？读杂乱书，倍阻机颖。今欲疏而通之，如治世籍，典志以通，事纪本末，不嫌学颦。割裂全部，以义类萃。凡得六聚：曰知法义，曰辨中边，曰解深密，曰超一切量，曰五法、三自性，曰八识、二无我。既循辙埳，风云可通。

五、知法知义利。扫除文字，一法不立，是为知义而不知法；奔逐名相，数宝说食，是为知法而不知义。《解深密经》，修奢摩他、毗钵舍那诸菩萨众，知法知义。五相知法，十相知义，云何而可缺法遗义？《楞伽》明明别意说须知法。其于自利，曰言说显义，第一义因言而入，曰因语言灯入自证境；其于利他，曰菩萨善观句相而了其义，疾得菩提，开悟众生，曰方便度生说九部教。《楞伽》明明别意说须知义。曰实义是涅槃，因言说是生死流，实义从多闻得，多闻谓善于义；曰言语分别不能显示自证，不可如言取义。《楞伽》又明明合意说须知法、知义，曰义、语不一不异。今欲决而出之，聚知法、义，都凡十节。应如是学。

六、辨析中边利。空者是妄计性句义（卷二十六），则如幻者是缘起性句义，如实者是圆成性句义。既说证智行相矣，云何而言诸识行相？既说观察离相智矣，云何而言建立执著智？既说证智相由如幻三昧起，愿持相由本愿加持起矣，云何而言无影像相由外、小习惯起？空斯净矣，云何以事说空？不生寂矣，云何而谈如幻？圆融周遍，上下四旁，无欠无余，中义斯在。大哉观乎！语海拘虚。今欲抉而出之，聚辨中边，都凡五节。应如是学。

七、释解深密利。方便则三权一实，机异则三实一权，一聚讼也。《楞伽》解之，声闻依他无自，舍三说一；声闻未觉法执，舍一说三。执性者，阐提有佛姓，五逆皆授记；执相者，障重则姓无，姓无则障重，一聚讼也。《楞伽》解之，佛不舍众生，善根或时生。执顿者，渐为初大；执渐者，顿为恶空，一聚讼也。《楞伽》解之，净自现流，法尔相渐；自证圣境，法尔是顿。妙义重重，于斯观止。今欲抉而出之，聚解深密，凡十六节。应如是学。

八、超一切量利。外法实无，量于何有？自证自心，超于何有？

说此岸量,说彼岸超,仍依方便。有漏法中,一切皆是执著分别;无漏法中,一切皆是自心所现。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是大涅槃,是不思议,是大波罗蜜,是佛体性,是自觉性。今欲决而出之,聚超一切量,凡十六节。应如是学。

九、五法三性利。分别有二:诸法如幻,自心所见妄分别起。依彼分别心、心所起,是缘起性。此之分别,现妄为相缘起分别,起心为见缘起分别,是为缘起分别;自心所现生执著时,八分别起,是妄计性,此之分别,是为执起分别。妄计亦有二:缘起分别是妄,所谓圣亦现妄;执起分别,方是妄计。能所取亦有二:藏识影像相现,属缘起分别事;愚堕二见分别有无,属执起分别边。如是种种皆有二相。二相不明,说有堕世,说无堕空,皆外道种。《楞伽》文在,镜日明光,纤悉不遁。今欲抉而出之,聚五法、三自性,凡十三节。应如是学。

十、八识无我利。佛以性空,实际涅槃不生,是等句义说如来藏,是为净八识(卷二);无始伪习所熏名为藏识(卷六),是为染八识。八识谓如来藏(名藏识)、意及意识并五识身(卷五),是为染净一处。《摄论》无漏寄赖耶中,据是圣言,稽考《楞伽》,凡称如来藏必曰如来藏藏识。文不一见,略举六条:一而未舍如来藏藏识之名;二应净如来藏藏识之名;三若无如来藏名藏识者,则无生灭;四如来藏藏识本性清净;五如来藏藏识与七识俱起;六如来藏名藏识与意等习气俱。因是而谈,则凡言如来藏者,非独特说无我如来藏也,亦连类说同居阿赖耶识藏也。故曰如来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兴造一切趣生,是以赖耶为不善因也。若非赖耶,无漏如何能为不善因耶?故曰“甚深如来藏,而与七识俱”,八以七为俱有依也。客尘七识也,为客尘所染,八七俱有依相依也。现识以不思議熏变为因,赖耶为无明熏变,非如来藏为无明熏变也。七八异体而能熏变,故称不思議熏也。慧日容光,纤毫难混。《楞伽》不明,相似教兴。长夜迷沦,哀我众人!如何无明能熏真如?如何真如受无明熏?如何心性本净,客尘所染,心性非识,唯是真如?如何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楞伽》:外道有实性相,名不生灭(卷二)。内法但以凡夫虚妄起生灭见不如法性,而言诸法离于生灭(卷五)。遮义则是,表义则非。有尘、有根、有识称三和合;有不生不灭、有生灭称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

是岂如《楞伽》圣言耶？是岂合《胜鬘》如来藏藏识与七识俱起耶？熟读《楞伽》，霾云障雾，一扫而空。今欲决而出之，聚八识、二无我，凡十二节。应如是学。

十一、最早出。《般若》、《法华》大乘经外，《阿毗达摩》、《如来出现功德》未来。《华严》略境，《密严》唐出。《深密》虽亦同译，然未全文。故读《楞伽》，颇知古义。

十二、最博大。禅宗法性、法相而外兼摄真言，胎、藏顿现，金剛渐修。《楞伽》同意，顿渐两谈，无相何次？而三昧加持，乃在初地；灌顶加持，必在极觉。金剛藏菩萨，成就功德菩萨，即身成佛，仗教行事，而仍位在极喜。故读《楞伽》，无宗不备。

十三、最整简。或卷尽而义出，或数卷而旨彰，每惮繁重，向若望洋。《楞伽》不然，一段一事，文多数百，文少数十。故读《楞伽》，引人入胜。

十四、最紧切。唯识法相，每苦散碎，数千百卷，贯通綦难。《楞伽》节节朝宗，段段归义，赅备诸法，极利观行。故读《楞伽》，无殊入定。

谈十四事已，更有一语郑重相谈。一切唯有识，详说起义；一切自心所现，总观现相。应如是学。

百八句第一

唐译开始,有《罗婆那王劝请品》一卷。其文分二段:初段,世尊示自心分别实境事;次段,楞伽王用四寻思得四如实智。盖舍法非法即生自证圣智,得现观入初地,乃是见道边事也。又,楞伽王问法非法,与大慧问百八句同旨,确是初品相貌,但以二译都无,今不入聚。唐译最后有《偈颂品》二卷,宋译亦无,亦不入聚。百八句者,先佛事义,应入知法义聚。然以今古事异,百八句判为一谈。若云:此之第一特是诠释古佛之法,古佛之义;第二以后乃是今佛五法,今佛一切自心所现义耳。百八句以三种叙:曰詮,曰事,曰义。

初詮。句者,四句也。盖一事四义为四句,非四事为四句也。一事四句者,如说生句,不生句,生不生句,非生不生句,四句也。经不出后二句者,俱句非句,熟习法句者一望而知,不必赘文也。经必出前二句者,根本具也。生句对不生句,为根本;生不生句对非生不生句,为推增是也。今以本经言四句者证之。有曰诸佛说法离于四句,谓离一异、俱不俱及有无等建立诽谤,此但三事耳(卷三六)。有曰离有无等四种句故,此但一事耳(卷三十九)。有曰四句者谓一异、俱不俱、有非有、常无常等(卷三十八),此虽四事,然与三事、一事皆置等言。则数不唯四,断可知耳。句义何以必须四耶?言四句者,但依世俗而有言说(卷五)。“诸因及与缘,从此生世间”,与四句相应耳(卷五)。若超过四句,不可度量矣(卷五)。

次事。《瑜伽》诸佛语言九事所摄,先佛世尊辗转传来,是称

《阿含》。《阿含》九诵，实维九事。是则先佛之法，定必九事，确乎无疑。本经云此百八句，皆是过去诸佛所说（卷二二十二右），离诸根、量、宗、因、譬喻。魏译“量”，为《阿含》圣经所说（卷五二十一），又云言说法相者，谓说九部种种教法（卷四七左），是则百八句为先佛之法。百八之事，开于九事，又确乎无疑。是故详释百八，应根九事。初释古百八句，后释问牒两偈。

初，释古百八句。此应作两番读。初番读得四十八句，如下：

百八句	九事
生一 常二	谛
③三（相分之“相”） 住异四 刹那五	缘起
自性六	菩提
	（《显扬》，四寻思提入菩提分，仿之）
空七 断八	谛
④九 边（唐无） 中十	谛
（苦、集，亦可是第八识也。 与下四七之心不同。 宋、魏作“边”，非中为边）	
⑤十一 缘十二 因十三	缘起
（魏作变，与缘因一类。 应是变，非变为恒）	
烦恼十四 爱十五	谛
方便十六 善巧十七 清净十八 相应十九	菩提分
譬喻二十	
弟子二十一 师二十二 种姓二十三 三乘二十四	说者
无影像二十五 愿二十六 三轮二十七	谛
（宋作无所有， 魏作非寂静）	
⑥标相二十八	
（宋、魏作相）	
有二十九 无三十（宋、魏缺） 俱三十一	谛
自证圣智三十二 现法乐三十三	菩提分

刹三十四 尘三十五 水三十六	界
弓三十七 大种三十八	
算数三十九 神通四十	界
虚空四一 云四二	界
巧明四三 技术四四	界
(宋工巧、技术处句合为一句。魏、唐开二。唐五明处不再出,魏再出)	
风四五 地四六	界
④四七(意识、意处)	处
假立四八 体性四九	蕴
蕴五十 众生五一	蕴
觉五二 涅槃五三 所知五四	菩提分
外道五五 荒乱五六	谛
幻五七 梦五八 阳焰五九 影像六十	菩提分
火轮六一 乾闥婆六二	
天六三	蕴
饮食六四 淫欲六五	食
见六六	谛
波罗蜜六七 戒六八	菩提分
日月星宿六九	界
谛七十 果七一(四沙门果) 灭七二(灭、道之灭)	谛
灭起七三(魏作起灭尽定)	菩提分
医方七四 ⑤七五(相人之相)	界
支分七六(因明三支)	
禅七七(不乱之意) 迷七八	谛
现七九 护八十	谛
(《大论》作藏护,追恋过去、未来之意,与现一类)	

种族八一	仙八二	王八三	蕴
摄受八四	宝八五	记八六	谛
(魏作捕取)	(贪财物)	(贪取事)	
一阐提八七	女男、不男八八	蕴	
味八九	作九十	缘起	
(宋作事。《摄论》 法性缘起与爱非 爱缘起为二缘起， 味者爱也)			
身九十一		处	
计度九二(宋作觉)	动九三	缘起	
根九四		处	
有为九五	无为	因果九六	缘起
(唐无此句，宋有。 宋译第三十句缺 无品句，而唐译既 加无句，今唐缺无 为句，例应仿宋而 加之)			
色究竟九七		蕴	
时节九八		界	
树藤九九	种种一百	界	
演说百一	决定百二	界	
毗尼百三		谛	
比丘百四	住持百五	说者	
文字百六		界	

应加无为句为百七，或仍心句加边句得百八，然须对勘梵本。

次番读得九事，如下：

生、常、空、断、边、中、烦恼、爱、无影像、愿、三轮、标相、有、无、俱、外道、荒乱、见、谛、果、灭、禅、迷、现、护、摄受、宝、记、毗尼，如是

诸法，摄属于谛。

自性，方便、善巧、清净、相应、譬喻，自证圣智、现法乐，觉、涅槃、所知，幻、梦、阳焰、影像、火轮、乾闥婆，波罗蜜、戒，灭起，如是诸法，摄属菩提分。

相、住异、刹那，变、缘、因，味、作，计度、动，有为、因果，如是诸法，摄属缘起。

刹、尘、水、弓、大种，虚空、云、风、地，日月星宿，时节，树藤、种种，算数、神通。巧明、技术。医方、相、支分。演说、决定。文字，如是诸法，摄属于界。

假立、体性。蕴、众生。天。种族、仙、王。一阐提、女男、不男，如是诸法，摄属蕴与众。

饮食、淫欲，摄属于食。

心、身、根，摄属于处。

弟子、师、种姓、三乘，比丘、住持，如是诸法，摄属说者。

后释问牒两偈。问偈为四十八偈有半，作二十聚读之，多是问法中之义。《楞伽》全部，答此不多，至极要义，约略谈得，疑犹有文。如《法华》、《涅槃》、《华严》都非全品，然广读他经，可答此问者，不妨取用也。

计度，迷惑。——一聚

刹土，化相，外道，无影、次第（依魏译）。——二聚

佛子名、解脱处、缚解人，禅境界，三乘道（依宋译）。——三聚

缘生，作、能作，二俱异（四句说），诸有起，无色定、灭尽定、想灭、定觉。——四聚

所作生，持身、进去，见诸物，入诸地。——五聚

佛子德，破三有、处身、生住处，神通、自在、三昧心相。——六聚

藏识、意识，起诸见、退诸见，性非性，唯心、立相，无我、无众生、

随俗，不起常断见，佛外不违、来世、异部，性空、刹那灭，胎藏起、世不动，世间如幻、梦、乾城、阳焰、水月，菩提分、觉分起。——七聚

国土乱、见诸有，知世法、离文字、如空花、不生灭。——八聚

真如，度心，如虚空，离分别，地次第，得无影，二无我，所知净。——九聚

圣智、戒、众，摩尼宝，语言、众生、诸物。——十聚

伽他、长行，道理、解释。——十一聚

饮食，爱欲。——十二聚

转轮王、诸小王，王守护，天众，地日月星宿。——十三聚

修行师，阿闍梨，弟子，如来，本生事，众魔、异学。——十四聚

自性，心，假设，风云，念智，藤树。——十五聚

象、马、兽，捕取，卑陋人，六时摄，一阐提，女男、不男，修行进退、瑜伽师，诸趣、形色相，得富饶自在，释迦、甘蔗种，仙人苦行，佛现名色、大众围绕。——十六聚

食肉，断肉。——十七聚

国士、日月形、须弥、莲花、德字、师子，陀罗宝成，无垢日光，花果、筌篲、腰鼓。——十八聚

三身佛，色界成佛，持正法，佛住、正法住，悉檀、诸见，毗尼、比丘，佛子、独觉、声闻，转依，得无相，得世通，得出世，心住七地，僧、破僧。——十九聚

为众说医方，迦叶等佛是我，不说唯心而说断常、我无我，仙人等满男女林等中。——二十聚

牒偈有三十九偈。初十偈，牒其已问，而总答以唯心无境，无次无相义；次九偈，诘其应问，云何不问（须弥、巨海、日月，前但问相，此与身尘说量）；后十八偈，又牒已问；而以最后二偈，总答百八句是离诸见、离言说之法。

后义。是圣智事，离诸见言说，以无相为义。如经所言，唯愿为说百八句差别所依圣智事自性法门（卷二五左）。如经所言，如先佛所说一百八种句，一一相，相应远离诸见过，亦离于世俗言说所成法（卷一二十右）。如经所言，次第令住一百八句无相法中（卷三六左）。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大海滨摩罗耶山顶楞伽城中，与大比丘众及大菩萨众俱，皆从种种诸佛国土而来此会。其诸菩萨摩诃萨，游戏无量自在三昧神通诸力，大慧菩萨摩诃萨为其上首。一切诸佛手灌其顶，善知境界自心现义，随众生心现种种形，方便调伏，悉已通达五法、三性、诸识、无我（依员珂《楞伽会译》本，录入《罗婆那王劝请品》前六行）。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与摩帝菩萨俱，游一切诸佛国土。承佛神力，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曲躬恭敬，而说颂言：

世间离生灭，譬如虚空花，
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
一切法如幻，远离于心识，
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
世间恒如梦，远离于断常，
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
知人法无我，烦恼及尔焰，
常清净无相，而兴大悲心。
佛不住涅槃，涅槃不住佛，
远离觉不觉，若有若非有。
法身如幻梦，云何可称赞，
知无性无生，乃名称赞佛。
佛无根境相，不见名见佛，

云何于牟尼，而能有赞毁。

若见于牟尼，寂静远离生，

是人今后世，离著无所取。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偈赞佛已，自说姓名：

我名为大慧，通达于大乘，

今以百八义，仰咨尊中上。

时，世间解闻是语已，普观众会而说是言：

汝等诸佛子，今皆恣所问，

我当为汝说，自证之境界。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蒙佛许已，顶礼佛足，以颂问曰：

云何起计度？云何净计度？

云何起迷惑？云何净迷惑？

云何名佛子，及无影次第？

云何刹土化，相及诸外道？

解脱至何所？谁缚谁能解？

云何禅境界？何故有三乘？

彼以何缘生？何作何能作？

谁说二俱异？云何诸有起？

云何无色定？及与灭尽定？

云何为想灭？云何从定觉？

云何所作生，进去及持身？

云何见诸物？云何入诸地？

云何有佛子？谁能破三有？

何处身云何？生复住何处？

云何得神通，自在及三昧？

三昧心何相？愿佛为我说。

云何名藏识？云何名意识？

云何起诸见？云何退诸见？

云何性非性？云何唯是心？
何因建立相？云何成无我？
云何无众生？云何随俗说？
云何得不起，常见及断见？
云何佛外道，其相不相违？
何故当来世，种种诸异部？
云何为性空？云何刹那灭？
胎藏云何起？云何世不动？
云何诸世间，如幻亦如梦，
乾城及阳焰，乃至水中月？
云何菩提分？觉分从何起？
云何国土乱？何故见诸有？
云何知世法？云何离文字？
云何如空花，不生亦不灭？
真如有几种？诸度心有几？
云何如虚空？云何离分别？
云何地次第？云何得无影？
何者二无我？云何所知净？
圣智有几种？戒众生亦然？
摩尼等诸宝，斯并云何出？
谁起于语言，众生及诸物？
明处与技术，谁之所显示？
伽他有几种，长行句亦然？
道理几不同？解释几差别？
饮食是谁作？爱欲云何起？
云何转轮王，及以诸小王？
云何王守护？天众几种别？
地日月星宿，斯等并是何？

解脱有几种？修行师复几？
云何阿阇梨？弟子几差别？
如来有几种？本生事亦然？
众魔及异学，如是各有几？
自性几种异？心有几种别？
云何唯假设？愿佛为开演。
云何为风云？念智何因有？
藤树等行列，此并谁能作？
云何象马兽？何因而捕取？
云何卑陋人？愿佛为我说。
云何六时摄？云何一阐提？
女男及不男，此并云何生？
云何修行进？云何修行退？
瑜伽师有几，令人住其中？
众生生诸趣，何形何色相？
富饶大自在，此复何因得？
云何释迦种？云何甘蔗种？
仙人长苦行，是谁之教授？
何因佛世尊，一切刹中现，
异名诸色类，佛子众围绕？
何因不食肉？何因令断肉？
食肉诸众生，以何因故食？
何故诸国土，犹如日月形，
须弥及莲花，卍字师子像？
何故诸国土，如因陀罗网，
覆住或侧住，一切宝所成？
何故诸国土，无垢日月光，
或如花果形，莛篴细腰鼓？

云何变化佛？云何为报佛？
真如智慧佛？愿皆为我说。
云何于欲界，不成等正觉？
何故色究竟，离染得菩提？
如来灭度后，谁当持正法？
世尊住久如？正法几时住？
悉檀有几种？诸见复有几？
何故立毗尼，及以诸比丘？
一切诸佛子，独觉及声闻，
云何转所依？云何得无相？
云何得世通？云何得出世？
复以何因缘，心住七地中？
僧伽有几种？云何成破僧？
云何为众生，广说医方论？
何故大牟尼，唱说如是言：
迦叶拘留孙，拘那含是我？
何故说断常，及与我无我？
何不恒说实，一切唯是心？
云何男女林，诃梨庵摩罗，
鸡罗娑轮围，及以金刚山？
如是处中间，无量宝庄严，
仙人乾闥婆，一切皆充满。
此皆何因缘？愿尊为我说。

尔时，世尊闻其所请大乘微妙诸佛之心最上法门，即告之言：“善哉，大慧！谛听，谛听！如汝所问，当次第说。”即说颂曰：

若生若不生，涅槃及空相，
流转无自性，波罗蜜佛子。
声闻辟支佛，外道无色行，

须弥巨海山，洲渚刹土地。
 星宿与日月，天众阿修罗，
 解脱自在通，力禅诸三昧。
 灭及如意足，菩提分及道，
 禅定与无量，诸蕴及住来。
 乃至灭尽定，心生起言说，
 心意识无我，五法及自性。
 分别所分别，能所二种见，
 诸乘种性处，金摩尼真珠。
 一阐提大种，荒乱及一佛，
 智所知教得，众生有无有。
 象马兽何因，云何而捕取？
 云何因譬喻，相应成悉檀？
 所作及能作，众林与迷惑，
 如是真实理，唯心无境界。
 诸地无次第，无相转所依。
 医方工巧论，技术诸明处。
 须弥诸山地，巨海日月量。
 上中下众生，身各几微尘？
 一一刹几尘？一一弓几肘？
 几弓俱卢舍，半由旬由旬，
 兔毫与隙游，虬羊毛麤麦？
 半升与一升，是各几麤麦？
 一斛及十斛，十万暨千亿，
 乃至频婆罗，是等各几数？
 几尘成芥子？几芥成草子？
 复以几草子，而成于一豆？
 几豆成一铢？几铢成一两？

几两成一斤？几斤成须弥？
此等所应请，何因问余事？
声闻辟支佛，诸佛及佛子，
如是等身量，各有几微尘？
火风各几尘？一一根有几？
眉及诸毛孔，复各几尘成？
如是等诸事，云何不问我？
云何得财富？云何转轮王？
云何王守护？云何得解脱？
云何长行句，淫欲及饮食？
云何男女林？金刚等诸山，
幻梦渴爱譬？诸云从何起？
时节云何有？何因种种味，
女男及不男，佛菩萨严饰？
云何诸妙山，仙闕婆庄严？
解脱至何所？谁缚谁解脱？
云何禅境界？变化及外道？
云何无因作？云何有因作？
云何转诸见？云何起计度？
云何净计度？所作云何起？
云何而转去？云何断诸想？
云何起三昧？破三有者谁？
何处身云何？云何无有我？
云何随俗说？汝问相云何，
及所问非我？云何为胎藏，
及以余支分？云何断常见？
云何心一境？云何言说智，
戒种姓佛子？云何称理释？

云何师弟子，众生种姓别，
 饮食及虚空，聪明魔施設？
 云何树行布？是汝之所问。
 何因一切刹，种种相不同，
 或有如箜篌，腰鼓及众花，
 或有离光明，仙人长苦行？
 或有好族姓，令众生尊重，
 或有体卑陋，为人所轻贱。
 云何欲界中，修行不成佛？
 而于色究竟，乃升等正觉？
 云何世间人，而能获神通？
 何因称比丘？何故名僧伽？
 云何化及报，真如智慧佛？
 云何使其心，得住七地中？
 此及于余义，汝今咸问我。
 如先佛所说，一百八种句，
 一一相相应，远离诸见过。
 亦离于世俗，言语所成法。
 我当为汝说，佛子应听受。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何者是一百八句？”
 佛言：“大慧！所谓生句非生句，常句非常句，相句非相句，住异句非住异句，刹那句非刹那句，自性句非自性句，空句非空句，断句非断句，心句非心句，中句非中句，恒句非恒句，缘句非缘句，因句非因句，烦恼句非烦恼句，爱句非爱句，方便句非方便句，善巧句非善巧句，清净句非清净句，相应句非相应句，譬喻句非譬喻句，弟子句非弟子句，师句非师句，种性句非种性句，三乘句非三乘句，无影像句非无影像句，愿句非愿句，三轮句非三轮句，标相句非标相句，有句非有句，无句非无句，俱句非俱句，自证圣智

句非自证圣智句，现法乐句非现法乐句，刹句非刹句，尘句非尘句，水句非水句，弓句非弓句，大种句非大种句，算数句非算数句，神通句非神通句，虚空句非虚空句，云句非云句，巧明句非巧明句，技术句非技术句，风句非风句，地句非地句，心句非心句，假立句非假立句，体性句非体性句，蕴句非蕴句，众生句非众生句，觉句非觉句，涅槃句非涅槃句，所知句非所知句，外道句非外道句，荒乱句非荒乱句，幻句非幻句，梦句非梦句，阳焰句非阳焰句，影像句非影像句，火轮句非火轮句，乾闥婆句非乾闥婆句，天句非天句，饮食句非饮食句，淫欲句非淫欲句，见句非见句，波罗蜜句非波罗蜜句，戒句非戒句，日月星宿句非日月星宿句，谛句非谛句，果句非果句，灭句非灭句，灭起句非灭起句，医方句非医方句，相句非相句，支分句非支分句，禅句非禅句，迷句非迷句，现句非现句，护句非护句，种族句非种族句，仙句非仙句，王句非王句，摄受句非摄受句，宝句非宝句，记句非记句，一阐提句非一阐提句，女男不男句非女男不男句，味句非味句，作句非作句，身句非身句，计度句非计度句，动句非动句，根句非根句，有为句非有为句，因果句非因果句，色究竟句非色究竟句，时节句非时节句，树藤句非树藤句，种种句非种种句，演说句非演说句，决定句非决定句，毗尼句非毗尼句，比丘句非比丘句，住持句非住持句，文字句非文字句。大慧，此百八句，皆是过去诸佛所说。”

知法义第二(凡十节)

[种法相(卷四六右至七右)。三乘皆有二法相:无漏自证离文字相,为宗趣法相;方便度生离相九部教,为言说法相。]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请佛言:“世尊!唯愿为说宗趣之相,令我及诸菩萨摩诃萨善达此义,不随一切众邪妄解,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言:“谛听!当为汝说。”

大慧言:“唯!”

佛言:“大慧!一切二乘及诸菩萨,有二种法相。何等为二?谓宗趣法相,言说法相。宗趣法相者,谓自所证殊胜之相,离于文字语言分别,入无漏界,成自地行,超过一切不正思觉,伏魔外道,生智慧光,是名宗趣法相。言说法相者,谓说九部种种教法,离于一异、有无等相,以巧方便,随众生心,令人此法,是名言说法相。汝及诸菩萨当勤修学。”

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宗趣与言说，自证及教法，
若能善知见，不随他妄解。
如愚所分别，非是真实相，
彼岂不求度？无法而可得。
观察诸有为，生灭等相续，
增长于二见，颠倒无所知。
涅槃离心意，唯此一法实，
观世悉虚妄，如幻梦芭蕉。
无有贪患痴，亦复无有人，

从爱生诸蕴，如梦之所见。

[四大修行(卷二十九右至二十右)。一、观是自心；二、离我；三、无作；四、无去来；五、执习所熏；六、色行名言系缚，身及器世间随计之所显现。为第一观自心所现。一、观法如幻；二、俱不生；三、随心现；四、无外物；五、识不起；六、无积缘；七、分别为缘起。为第二离生住灭见。一、外法无性；二、戏论所起；三、如阳焰、梦境、毛轮非无非实。为第三善知外法无性。第四专求自证圣智。]

尔时，大慧菩萨普观未来一切众生，复请佛言：“愿为我说具修行法，如诸菩萨摩诃萨成大修行。”

佛言：“大慧！菩萨摩诃萨具四种法，成大修行。何者为四？谓观察自心所现故，远离生、住、灭见故，善知外法无性故，专求自证圣智故。若诸菩萨成此四法，则得名为大修行者。大慧！云何观察自心所现？谓观三界唯是自心，离我、我所，无动作，无来去。无始执著过习所熏，三界种种色行名言系缚，身、资、所住分别随入之所显现。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察自心所现。大慧！云何得离生、住、灭见？所谓观一切法如幻梦生，自他及俱皆不生故，随自心量之所现故，见外物无有故，见诸识不起故，及众缘无积故，分别因缘起三界故。如是观时，若内若外一切诸法皆不可得，知无体实，远离生见，证如幻性，即时逮得无生法忍，住第八地，了心、意、意识、五法、自性、二无我境，转所依止，获意生身。”

大慧言：“世尊！以何因缘名意生身？”

佛言：“大慧！意生身者，譬如意去，速疾无碍，名意生身。大慧！譬如心意，于无量百千由旬之外，忆先所见种种诸物，念念相续，疾诣于彼，非是其身及山河石壁（原作壁）所能为碍。意生身者，亦复如是，如幻三昧，力、通自在，诸相庄严，忆本成就众生愿故，犹如意去，生于一切诸圣众中。是名菩萨摩诃萨得远离于生、住、灭见。大慧！云何观察外法无性？谓观察一切法，如阳焰，如梦境，如毛轮，无始戏论种种执著，虚妄恶习为其因故。

如是观察一切法时，即是专求自证圣智。大慧！是名菩萨具四种法，成大修行。汝应如是勤加修学。”

[二行相(卷三二十三右)。一、依教，二、观悟，三、离见，四、升进，名自证智行。离能所取如实而住，为一乘行。]

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自证圣智行相及一乘行相。我及诸菩萨摩诃萨得此善巧，于佛法中不由他悟。”

佛言：“谛听！当为汝说。”

大慧言：“唯！”

佛言：“大慧！菩萨摩诃萨依诸圣教，无有分别，独处闲静，观察自觉，不由他悟，离分别见，上上升进，入如来地。如是修行，名自证圣智行相。云何名一乘行相？谓得证知一乘道故。云何名为知一乘道？谓离能取所取分别，如实而住。大慧！此一乘道唯除如来，非外道、二乘、梵天王等之所能得。”

[四言说(卷三一左至二右)：相、梦、计著过恶、无始妄想。]

(分别为因，起言语，言语显义。)

(第一义非说所说，是圣乐处。因言而入，言语分别不能显示自证。)

(先说相似法，后演自证实。)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愿为我说言说分别相心法门，我及诸菩萨摩诃萨善知此故，通达能说、所说二义，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令一切众生于二义中而得清净。”

佛言：“大慧！有四种言说分别相，所谓相言说，梦言说，计著过恶言说，无始妄想言说。大慧！相言说者，所谓执著自分别色相生。梦言说者，谓梦先所经境界，觉已忆念，依不实境生。计著过恶言说者，谓忆念怨仇先所作业生。无始妄想言说者，以无始戏论妄执习气生。是为四。”

大慧复言：“世尊！愿更为说言语分别所行之相，何处、何因，云何而起？”

佛言：“大慧！依头、胸、喉、鼻、唇、腭、齿、舌和合而起。”

大慧复言：“世尊！言语分别为异不异？”

佛言：“大慧！非异非不异。何以故？分别为因，起言语故。若异者，分别不应为因；若不异者，语言不应显义。是故，非异亦非不异。”

大慧复言：“世尊！为言语是第一义，为所说是第一义？”

佛告大慧：“非言语是，亦非所说。何以故？第一义者是圣乐处，因言而入，非即是言。第一义者，是圣智内自证境，非言语分别智境，言语分别不能显示。大慧！言语者，起灭，动摇，辗转因缘生。若辗转缘生，于第一义不能显示。第一义者无自他相，言语有相不能显示。第一义者，但唯自心，种种外想悉皆无有，言语分别不能显示。是故，大慧！应当远离言语分别。”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诸法无自性，亦复无言说，
不见空空义，愚夫故流转。
一切法无性，离语言分别，
诸有如梦化，非生死涅槃。
如王及长者，为令诸子喜，
先示相似物，后赐真实者。
我今亦复然，先说相似法，
后乃为其演，自证实实际法。

[离法之言，离言之说（卷三十左至右）。龟毛、兔角，世起言说。一、瞪视，二、现异相，三、扬眉，四、动目，五、微笑，六、颦呻譬歎，七、意念动摇，以如是等显法，蝇蚁无言而成事。]

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有言说故，必有诸法。若无诸法，言依何起？”

佛言：“大慧！虽无诸法，亦有言说。岂不现见龟毛、兔角、石女儿等，世人于中皆起言说。大慧！彼非有，非非有，而有言

说耳。大慧！如汝所说，有言说故，有诸法者，此论则坏。大慧！非一切佛土皆有言说。言说者，假安立耳。大慧！或有佛土瞪视显法，或现异相，或复扬眉，或动目睛，或示微笑、颦呻譬歔、忆念动摇，以如是等而显于法。大慧！如不瞬世界、妙香世界及普贤如来佛土之中，但瞪视不瞬，令诸菩萨获无生法忍及诸胜三昧。大慧！非由言说而有诸法，此世界中蝇蚁等虫，虽无言说成自事故。”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如虚空兔角，及与石女儿，
无而有言说，妄计法如是。
因缘和合中，愚夫妄谓生，
不能如实解，流转于三有。

[离文说法，随义善修(卷五五左至六右)。令众知唯心，非为成立自证。实义是涅槃因，言说是生死流。实义从多闻得，多闻谓善于义，善义谓不随外。]

“大慧！如来不说堕文字法，文字有无不可得故，唯除不堕于文字者。大慧！若人说法堕文字者是虚诳说。何以故？诸法自性离文字故。是故，大慧！我经中说，我与诸佛及诸菩萨，不说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一切诸法离文字故，非不随义而分别说。大慧！若不说者，教法则断。教法断者，则无声闻、缘觉、菩萨、诸佛。若总无者，谁说为谁？是故，大慧！菩萨摩訶萨应不著文字，随宜说法。我及诸佛，皆随众生烦恼解欲，种种不同而为开演，令知诸法自心所见，无外境界，舍二分别，转心、意识，非为成立圣自证处。

“大慧！菩萨摩訶萨应随于义，莫依文字。依文字者堕于恶见，执著自宗而起言说，不能善了一切法相、文辞、章句，既自损坏，亦坏于他，不能令人心得悟解。若能善知一切法相、文辞、句义，悉皆通达，则能令自身受无相乐，亦能令他安住大乘。若能令他安住大乘，则得一切诸佛、声闻、缘觉及诸菩萨之所摄受。

若得诸佛、声闻、缘觉及诸菩萨之所摄受，则能摄受一切众生。若能摄受一切众生，则能摄受一切正法。若能摄受一切正法，则不断佛种。若不断佛种，则得胜妙处。

“大慧！菩萨摩訶萨生胜妙处，欲令众生安住大乘，以十自在力现众色像，随其所宜，演真实法。真实法者，无异无别，不来不去，一切戏论悉皆息灭。是故，大慧！善男子、善女人不应如言执著于义。何以故？真实之法离文字故。大慧！譬如有人以指指物，小儿观指，不观于物。愚痴凡夫亦复如是，随言说指，而生执著，乃至尽命终不能舍文字之指，取第一义。大慧！譬如婴儿应食熟食，有人不解成熟方便而食生者，则发狂乱。不生不灭亦复如是，不方便修则为不善。是故，宜应善修方便，莫随言说，如观指端。大慧！实义者，微妙寂静是涅槃因。言说者，与妄想合，流转生死。大慧！实义者，从多闻得。多闻者，谓善于义，非善言说。善义者，不随一切外道恶见。身自不随，亦令他不随，是则名曰于义多闻。欲求义者应当亲近，与此相违，著文字者宜速舍离。”

[语与义(卷四九右至十右)。分别为因，依喉舌等，出声音谈说为语。以闻思修慧观向涅槃智境，转习气，行于诸地为义。义、语不一不异，因语言灯，入离言自证境，不可如言取义。]

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说言：‘如我所说，汝及诸菩萨不应依语而取其义。’世尊！何故不应依语取义？云何为语？云何为义？”

佛言：“谛听！当为汝说。”

大慧言：“唯！”

佛言：“大慧！语者，所谓分别习气而为其因，依于喉、舌、唇、腭、齿、辅，而出种种音声文字，相对谈说，是名为语。云何为义？菩萨摩訶萨住独一静处，以闻思修慧，思惟观察，向涅槃道自智境界，转诸习气，行于诸地种种行相，是名为义。复次，大

慧！菩萨摩诃萨善于语义，知语与义不一不异。义之与语，亦复如是。若义异语，则不应因语而显于义。而因语见义，如灯照色。大慧！譬如有人持灯照物，知此物如是，在如是处。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因语言灯，入离言说自证境界。复次，大慧！若有于不生不灭、自性涅槃、三乘一乘、五法、诸心、自性等中如言取义，则堕建立及诽谤见。以异于彼，起分别故，如见幻事，计以为实，是愚夫见，非贤圣也。”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若随言取义，建立于诸法，
以彼建立故，死堕地狱中。
蕴中无有我，非蕴即是我，
不如彼分别，亦复非无有。
如愚所分别，一切皆有性，
若如彼所见，皆应见真实。
一切染净法，悉皆无体性，
不如彼所见，亦非无所有。

[言说如实二法(卷四十七右至十八左)。凡愚不了如实及言说法，著方便说，不能离四句。随生说方便教为言说法，超识，离因缘、相应、见相，为如实法。]

“复次，大慧！愚痴凡夫无始虚伪、恶邪分别之所幻惑，不了如实及言说法，计心外相，著方便说，不能修习清净真实离四句法。”

大慧白言：“如是如是，诚如尊教。愿为我说如实之法及言说法，令我及诸菩萨摩诃萨于此二法而得善巧，非外道、二乘之所能入。”

佛言：“谛听！当为汝说。大慧！三世如来有二种法，谓言说法及如实法。言说法者，谓随众生心，为说种种诸方便教。如实法者，谓修行者于心所现，离诸分别，不堕一异、俱不俱品，超度一切心、意、意识，于自觉圣智所行境界，离诸因缘、相应、见

相，一切外道、声闻、缘觉堕二边者所不能知，是名如实法。此二种法，汝及诸菩萨摩诃萨当善修学。”尔时世尊复说颂言：

我说二种法，言教及如实，

教法示凡夫，实为修行者。

[名、句、文(卷三十四左至右)。善观句相而了其义，疾得菩提开悟众生。]

“复次，大慧！我当说名、句、文身相。诸菩萨摩诃萨善观此相，了达其义，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能开悟一切众生。大慧！名身者，谓依事立名，名即是身，是名名身。句身者，谓能显义，决定究竟，是名句身。文身者，谓由于此能成名句，是名文身。复次，大慧！句身者，谓句事究竟。名身者，谓诸字名各各差别，如从阿字乃至呵字。文身者，谓长短高下。复次，句身者，如足迹，如衢巷中人、畜等迹。名谓非色四蕴，以名说故。文谓名之自相，由文显故。是名名、句、文身。此名、句、文身相，汝应修学。”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名身与句身，及字身差别，

凡愚所计著，如象溺深泥。

[句义(卷五一左至右)。如来句义，非随世间。若非因果、超四句，是如来句义。]

佛言：“大慧！如来应正等觉，若非因非果，则非有非无。若非有非无，则超过四句。言四句者，但随世间而有言说。若超过四句，唯有言说，则如石女儿。大慧！石女儿者，唯有言说，不堕四句。以不堕故，不可度量。诸有智者，应如是知如来所有一切句义。大慧！如我所说诸法无我，以诸法中无有我性，故说无我，非是无有诸法自性。如来句义，应知亦然。”

辨中边第三(凡五节)

[二佛说法(卷二八右)。法佛建立自证智行相,化佛说诸识行相,学自证智境界相,离自心所现分别见相。]

“大慧!法性佛者,建立自证智所行,离心自性相。大慧!化佛说施、戒、忍、进、禅定、智慧、蕴、界、处法及诸解脱、诸识行相,建立差别,越外道见,超无色行。复次,大慧!法性佛非所攀缘,一切所缘,一切所作根、量等相,悉皆远离,非凡夫、二乘及诸外道执著我相所取境界。是故,大慧!于自证圣智胜境界相,当勤修学;于自心所现分别见相,当速舍离。”

[二智(卷三十八左至右)。观一切法离四句为观察智,量立虚妄分别为取相分别执著建立智。以二智达二无我,以无相智入地。]

“复次,大慧!有二种觉智,谓观察智,及取相分别执著建立智。观察智者,谓观一切法,离四句不可得。四句者,谓一异、俱不俱、有非有、常无常等。我以诸法离此四句,是故说言一切法离。大慧!如是观法,汝应修学。云何取相分别执著建立智?谓于坚、湿、暖、动诸大种性,取相执著,虚妄分别,以宗、因、喻而妄建立,是名取相分别执著建立智。是名二种觉智相。菩萨摩訶萨知此智相,即能通达人、法无我,以无相智于解行地善巧观察,入于初地,得百三昧,以胜三昧力见百佛、百菩萨,知前后际各百劫事,光明照耀百佛世界。善能了知上上地相,以胜愿力变现自在,至法云地而受灌顶,入于佛地,十无尽愿成就众生,种种应现无有休息,而恒安住自觉境界三昧胜乐。”

[圣智三相(卷二四右至五左)。无影像相,由惯习外、小相起;一切诸佛愿持相,由佛本愿力加持起;自证智所趣相,由如幻三昧起。得此三相,

即入八地。]

“复次，大慧！菩萨摩訶萨，若欲了知能取所取分别境界，皆是自心之所现者，当离愤闹、昏滞、睡眠，初中后夜勤加修习，远离曾闻外道邪论及二乘法，通达自心分别之相。复次，大慧！菩萨摩訶萨住智慧心所住相已，于上圣智三相，当勤修学。何者为三？所谓无影像相，一切诸佛愿持相，自证圣智所趣相。诸修行者获此相已，即舍跛驴智慧心相，入菩萨第八地，于此三相修行不舍。大慧！无影像相者，谓由惯习一切二乘、外道相故，而得生起。一切诸佛愿持相者，谓由诸佛自本愿力所加持故，而得生起。自证圣智所趣相者，谓由不取一切法相，成就如幻诸三昧身，趣佛地智故，而得生起。大慧！是名上圣智三种相。若得此相，即到自证圣智所行之处。汝及诸菩萨摩訶萨应勤修学。”

[以事说空，舍不生，谈如幻（卷四十三右至十六左）。凡所分别法实无，圣慧眼见法自性实有。于寂静法，以圣事说，令闻者不生恐怖，入唯识理。不立一切法不生，一切法本无有故，一切法不生之言自坏故。故说一切法如幻，令闻者不生恐怖，入大乘教。]

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由种种心分别诸法，非诸法有自性，此但妄计耳。世尊！若但妄计，无诸法者，染净诸法将无悉坏？”

佛言：“大慧！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一切凡愚分别诸法，而诸法性非如是有，此但妄执，无有性相。然诸圣者以圣慧眼，如实知见有诸法自性。”

大慧白言：“若诸圣人以圣慧眼见有诸法性，非天眼、肉眼，不同凡愚之所分别。云何凡愚得离分别，不能觉了诸圣法故？世尊！彼非颠倒，非不颠倒。何以故？不见圣人所见法故，圣见远离有无相故，圣亦不如凡所分别如是得故，非自所行境界相故。彼亦见有诸法性相，如妄执性而显现故，不说有因及无因故，堕于诸法性相见故。世尊！其余境界既不同此，如是则成无

穷之失，孰能于法了知性相？世尊！诸法性相不因分别，云何而言以分别故而有诸法？世尊！分别相异，诸法相异，因不相似，云何诸法而由分别？复以何故，凡愚分别不如是有？而作是言：‘为令众生舍分别故，说如分别所见法相，无如是法。’世尊！何故令诸众生离有无见所执著法，而复执著圣智境界，堕于有见？何以故，不说寂静空无之法，而说圣智自性事故？”

佛言：“大慧！我非不说寂静空法，堕于有见。何以故？已说圣智自性事故。我为众生无始时来计著于有，于寂静法以圣事说，令其闻已，不生恐怖，能如实证寂静空法，离惑乱相，入唯识理，知其所见无有外法，悟三脱门，获如实印，见法自性，了圣境界，远离有无一切诸著。复次，大慧！菩萨摩訶萨不应成立一切诸法皆悉不生。何以故？一切法本无有故，及彼宗因生相故。复次，大慧！一切法不生，此言自坏。何以故？彼宗有待而生故，又彼宗即入一切法中，不生相亦不生故，又彼宗诸分而成故，又彼宗有无法皆不生，此宗即入一切法中，有无相亦不生故。是故一切法不生，此宗自坏。不应如是立，诸分多过故，辗转因异相故。如不生，一切法空无自性亦如是。大慧！菩萨摩訶萨应说一切法如幻如梦，见不见故，一切皆是惑乱相故，除为愚夫而生恐怖。大慧！凡夫愚痴堕有无见，莫令于彼而生惊恐，远离大乘。”尔时世尊重说颂曰：

无自性无说，无事无依处，
凡愚妄分别，恶觉如死尸。
一切法不生，外道所成立，
以彼所有生，非缘所成故。
一切法不生，智者不分别，
彼宗因生故，此觉则便坏。
譬如目有翳，妄想见毛轮，
诸法亦如是，凡愚妄分别。

三有唯假名，无有实法体，
由此假施設，分别妄计度。
假名诸事相，动乱于心识，
佛子悉超过，游行无分别。
无水取水相，斯由渴爱起，
凡愚见法尔，诸圣则不然。
圣人见清淨，生于三解脱，
远离于生灭，常行无相境。
修行无相境，亦复无有无，
有无悉平等，是故生圣果。
云何法有无？云何成平等？
若心不了法，内外斯动乱，
了已则平等，乱相尔时灭。

[不生不灭是如来异名，非无体性(卷五三左至五左)。说是生灭义不生灭，说堕文字，义不堕文字。]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佛经中分别摄取不生不灭，言此即是如来异名。世尊！愿为我说不生不灭，此则无法，云何说是如来异名？如世尊说，一切诸法不生不灭，当知此则堕有无见。世尊！若法不生，则不可取。无有少法，谁是如来？唯愿世尊为我宣说。”

佛言：“谛听！当为汝说。大慧！我说如来非是无法，亦非摄取不生不灭，亦不待缘，亦非无义。我说无生即是如来意生法身别异之名，一切外道、声闻、独觉、七地菩萨不了其义。大慧！譬如帝释、地及虚空乃至手足，随一一物各有多名，非以名多而有多体，亦非无体。大慧！我亦如是，于此娑婆世界，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诸凡愚人虽闻虽说，而不知是如来异名。其中或有知如来者，知无师者，知导师者，知胜导者，知普导者，知是佛者，知牛王者，知梵王者，知毗纽者，知自在者，知是胜者，知迦毗罗

者，知真实边者，知无尽者，知瑞相者，知如风者，知如火者，知俱毗罗者，知如月者，知如日者，知如王者，知如仙者，知戌迦者，知因陀罗者，知明星者，知大力者，知如水者，知无灭者，知无生者，知性空者，知真如者，知是谛者，知实性者，知实际者，知法界者，知涅槃者，知常住者，知平等者，知无二者，知无相者，知寂灭者，知具相者，知因缘者，知佛性者，知教导者，知解脱者，知道路者，知一切智者，知最胜者，知意成身者，如是等满足三阿僧祇百千名号，不增不减。于此及余诸世界中，有能知我如水中月，不入不出。但诸凡愚心没二边，不能解了，然亦尊重、承事、供养，而不善解名字句义，执著言教，昧于真实，谓无生无灭是无体性，不知是佛差别名号，如因陀罗、释提罗等。以信言教，昧于真实，于一切法如言取义。彼诸凡愚作如是言：‘义如言说，义说无异，何以故？义无体故。’是人不了言音自性，谓言即义，无别义体。大慧！彼人愚痴，不知言说是生是灭，义不生灭。大慧！一切言说堕于文字，义则不堕，离有离无故，无生无体故。”

解深密第四(凡十六节)

[渐顿二净(卷二七左至八左)。净自心现流,如果熟陶成,木生枝就,法尔是渐。为净流现无相境,为净过示佛智境,报佛成熟色界众生,自证圣境现曜法相,法尔是顿。]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为净自心现流故,而请佛言:“世尊!云何净诸众生自心现流,为渐次净,为顿净耶?”

佛言:“大慧!渐净非顿。如庵罗果,渐熟非顿。诸佛如来净诸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如陶师造器,渐成非顿。诸佛如来净诸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而非顿。譬如大地生诸草木,渐生非顿。诸佛如来净诸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而非顿。大慧!譬如人学音乐、书画种种技术,渐成非顿。诸佛如来净诸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而非顿。譬如明镜顿现众像而无分别,诸佛如来净诸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顿现一切无相境界而无分别。如日月轮一时遍照一切色像,诸佛如来净诸众生自心过习,亦复如是,顿为示现不可思议诸佛如来智慧境界。譬如藏识顿现于身及资生、国土一切境界,报佛亦尔,于色究竟天,顿能成熟一切众生,令修诸行。譬如法佛顿现报佛及以化佛光明照曜,自证圣境亦复如是,顿现法相而为照曜,令离一切有无恶见。”

[地次(卷五十三右至十六左)。为不了诸地相续次第,即堕恶见而说第次,其实无有。三界往来,皆自心现。七地能念念入灭定,八地与二乘皆心、意、识分别想灭。八地三昧同小涅槃,若佛不加持,则入灭不度生,亦即断绝如来种姓。]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愿为我说一切声

闻、缘觉入灭次第相续相，令我及诸菩萨摩诃萨善知此已，于灭尽三昧乐，心无所惑，不堕二乘及诸外道错乱之中。”

佛言：“谛听！当为汝说。大慧！菩萨摩诃萨至于六地，及声闻、缘觉入于灭定。七地菩萨念念恒入，离一切法自性相故，非诸二乘。二乘有作，堕能所取，不得诸法无差别相，了善不善自相共相入于灭定，是故不能念念恒入。大慧！八地菩萨、声闻、缘觉，心、意、意识分别想灭，始从初地乃至六地，观察三界一切唯是心、意、意识自分别起，离我、我所，不见外法种种诸相。凡愚不知由无始来过恶熏习，于自心内变作能取所取之相而生执著。大慧！八地菩萨所得三昧，同诸声闻、缘觉涅槃。以诸佛力所加持故，于三昧门不入涅槃。若不持者，便不化度一切众生，不能满足如来之地，亦则断绝如来种性。是故诸佛为说如来不可思议诸大功德，令其究竟不入涅槃。声闻、缘觉著三昧乐，是故于中生涅槃想。大慧！七地菩萨善能观察心、意、意识，我、我所执，生法无我，若生若灭，自相共相，四无碍辩，善巧决定，于三昧门而得自在，渐入诸地，具菩提分法。大慧！我恐诸菩萨不善了知自相共相，不知诸地相续次第，堕于外道诸恶见中，故如是说。大慧！彼实无有若生若灭诸地次第，三界往来，一切皆是自心所见，而诸凡愚不能了知。以不知故，我及诸佛为如是说。

“大慧！声闻、缘觉至于菩萨第八地中，为三昧乐之所昏醉，未能善了唯心所见，自共相习缠覆其心，著二无我，生涅槃觉，非寂灭慧。大慧！诸菩萨摩诃萨见于寂灭三昧乐门，即便忆念本愿大悲，具足修行十无尽句，是故不即入于涅槃。以入涅槃不成果故，离能所取故，了达唯心故，于一切法无分别故，不堕心、意及以意识、外法性相执著中故。然非不起佛法正因，随智慧行如是起故，得于如来自证地故。大慧！如人梦中方便度河，未度便觉。觉已思惟向之所见，为是真实，为是虚妄？复自念言，非实非妄。如是但是见闻觉知，曾所更事，分别习气，离有无念，意识

梦中之所现耳。大慧！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始从初地而至七地，乃至增进入于第八，得无分别，见一切法如幻梦等，离能所取，见心、心所广大力用，勤修佛法，未证令证，离心、意、意识妄分别想，获无生忍。此是菩萨所得涅槃，非灭坏也。大慧！第一义中无有次第，亦无相续，远离一切境界分别。此则名为寂灭之法。”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诸住及佛地，唯心无影像，
此是去来今，诸佛之所说。
七地是有心，八地无影像，
此二地名住，余则我所得。
自证及清净，此则是我地，
摩醯最胜处，色究竟庄严。
譬如大火聚，光焰炽然发，
化现于三有，悦意而清凉。
或有现变化，或有先时化，
于彼说诸乘，皆是如来地。
十地则为初，初则为八地，
第九则为七，第七复为八。
第二为第三，第四为第五，
第三为第六，无相有何次？

〔（卷三八左至九左）二加持：为初地令入三昧加持，为十地灌顶加持。加持为：一、远魔，二、不堕小，三、速入极地，四、倍增长法。（金刚藏成就功德，位在初地，龙树位亦初地，密宗由龙树创立。）〕

“复次，大慧！诸佛有二种加持，持诸菩萨，令顶礼佛足，请问众义。云何为二？谓令入三昧，及身现其前，手灌其顶。大慧！初地菩萨摩訶萨蒙诸佛持力故，入菩萨大乘光明定。入已，十方诸佛普现其前，身语加持，如金刚藏及余成就如是功德相菩萨摩訶萨者是。大慧！此菩萨摩訶萨蒙佛持力入三昧已，于百

千劫集诸善根，渐入诸地，善能通达治所治相，至法云地，处大莲花微妙宫殿，坐于宝座，同类菩萨所共围绕，首戴宝冠，身如黄金瞻萄花，色如盛满月放大光明。十方诸佛舒莲花手，于其座上而灌其顶。如转轮王太子受灌顶已而得自在，此诸菩萨亦复如是。是名为二。诸菩萨摩诃萨为二种持之所持故，即能亲见一切诸佛，异则不能。复次，大慧！诸菩萨摩诃萨入于三昧，现通说法，如是一切皆由诸佛二种持力。大慧！若诸菩萨离佛加持，能说法者，则诸凡夫亦应能说。大慧！山林草树、城郭宫殿及诸乐器，如来至处，以佛持力尚演法音，况有心者？聋盲喑哑，离苦解脱。大慧！如来持力有如是等广大作用。”

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何故如来以其持力，令诸菩萨入于三昧及殊胜地中，手灌其顶？”

佛言：“大慧！为欲令其远离魔业诸烦恼故，为令不堕声闻地故，为令速入如来地故，令所得法倍增长故，是故诸佛以加持力持诸菩萨。大慧！若不如是，彼诸菩萨便堕外道及以声闻魔境之中，则不能得无上菩提，是故如来以加持力摄诸菩萨。”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世尊清净愿，有大加持力，

初地十地中，三昧及灌顶。

〔（卷四一左至右）三意成身。大乘非乘、非声、非字、非谛、非解、非无相，自在庄严。三、四、五不起识浪，了心所现，为入三昧乐意成身。八地住如幻定，现一切色相，为觉法自性意成身。十地了佛自证法相，为种类俱生无作行意成身。（一切得度）〕

尔时，佛告大慧菩萨摩诃萨言：“今当为汝说意成身差别相。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大慧言：“唯！”

佛言：“大慧！意成身有三种。何者为三？谓入三昧乐意成身、觉法自性意成身、种类俱生无作行意成身。诸修行者入初地

已，渐次证得。大慧！云何入三昧乐意成身？谓三、四、五地入于三昧，离种种心，寂然不动，心海不起转识波浪，了境心现，皆无所有，是名入三昧乐意成身。云何觉法自性意成身？谓八地中了法如幻，皆无有相，心转所依，住如幻定及余三昧，能现无量自在神通，如花开敷，速疾如意，如幻，如梦，如影，如像，非四大造，与造相似，一切色相具足庄严，普入佛刹，了诸法性，是名觉法自性意成身。云何种类俱生无作行意成身？谓了达诸佛自证法相，是名种类俱生无作行意成身。大慧！三种身相，当勤观察。”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我大乘非乘，非声亦非字，
非谛非解脱，亦非无相境。
然乘摩诃衍，三摩提自在，
种种意成身，自在花庄严。

[三乘(卷三二十三右至二十四右)。小但依佛说修解，故舍三说一。然小究未觉法无我，未名不思議死，故舍一说三。若小能除过，亦获法身，不定说声闻一向趣寂。]

大慧白言：“世尊！何故说有三乘，不说一乘？”

佛言：“大慧！声闻、缘觉无自般涅槃法故，我说一乘。以彼但依如来所说调伏、远离，如是修行而得解脱，非自所得。又彼未能除灭智障及业习气，未觉法无我，未名不思議变易死，是故我说以为三乘。若彼能除一切过习，觉法无我，是时乃离三昧所醉，于无漏界而得觉悟。既觉悟已，于出世上上无漏界中修诸功德，普使满足，获不思議自在法身。”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天乘及梵乘，声闻缘觉乘，
诸佛如来乘，诸乘我所说。
乃至有心起，诸乘未究竟，
彼心转灭已，无乘及乘者。
无有乘建立，我说为一乘，

为摄愚夫故，说诸乘差别。
 解脱有三种，谓离诸烦恼，
 及以法无我，平等智解脱。
 譬如海中木，常随波浪转，
 声闻心亦然，相风所漂激。
 虽灭起烦恼，犹被习气缚，
 三昧酒所醉，住于无漏界。
 彼非究竟趣，亦复不退转，
 以得三昧身，乃至劫不觉。
 譬如昏醉人，酒消然后悟，
 声闻亦如是，觉后当成佛。

〔(卷二九左至右)声闻二相。明见苦、空、无常、无我、谛、境、离欲、寂灭，了知三科自相共相，住自证乐，而未离习气，为自证圣智境界相。虽知法非作者生，而执教理自共相，为分别执著相。菩萨不同。〕

“复次，大慧！声闻乘有二种差别相，所谓自证圣智殊胜相，分别执著自性相。云何自证圣智殊胜相？谓明见苦、空、无常、无我、诸谛、境界、离欲、寂灭故，于蕴、界、处，若自、若共，外不坏相，如实了知故，心住一境。住一境已，获禅解脱三味道果而得出离，住自证圣智境界乐，未离习气及不思议变易死，是名声闻乘自证圣智境界相。菩萨摩訶萨虽亦得此圣智境界，以怜愍众生故，本愿所持故，不证寂灭门及三昧乐。诸菩萨摩訶萨于此自证圣智乐中不应修学。大慧！云何分别执著自性相？所谓知坚湿暖动，青黄赤白，如是等法非作者生，然依教理，见自共相分别执著，是名声闻乘分别执著相。菩萨摩訶萨于此法中应知应舍，离人无我见，入法无我相，渐住诸地。”

〔(卷三十五右至十八左)四果相。初向及果有下中上别，不取禁戒。想受灭定不能超自心所现境。四圣依心妄有。〕

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白佛言：“世尊！愿为我说诸须陀

洹，须陀洹果行差别相。我及诸菩萨摩诃萨闻是义故，于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方便相，皆得善巧，如是而为众生演说，令其证得二无我法，净除二障，于诸地相渐次通达，获于如来不可思议智慧境界，如众色摩尼，普令众生悉得饶益。”

佛言：“谛听！当为汝说。”

大慧言：“唯！”

佛言：“大慧！诸须陀洹，须陀洹果差别有三，谓下中上。大慧！下者于诸有中极七反生，中者三生五生，上者即于此生而入涅槃。大慧！此三种人断三种结，谓身见、疑、戒禁取，上上胜进，得阿罗汉果。大慧！身见有二种，谓俱生及分别，如依缘起有妄计性。大慧！譬如依止缘起性故，种种妄计执著性生，彼法但是妄分别相，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凡夫愚痴而横执著，犹如渴兽妄生水想，此分别身见，无智慧故，久远相应。见人无我，即时舍离。大慧！俱生身见，以普观察自他之身，受等四蕴无色相故，色由大种而得生故，是诸大种互相因故，色不集故。如是观已，明见有无，即时舍离。舍身见故，贪则不生。是名身见相。大慧！疑相者，于所证法善见相故，及先二种身见分别断故，于诸法中疑不得生。亦不于余生大师想，为净不净。是名疑相。大慧！何故须陀洹不取戒禁？谓以明见生处苦相，是故不取。夫其取者，谓诸凡愚于诸有中贪著世乐，苦行持戒，愿生于彼。须陀洹人不取是相，唯求所证最胜无漏无分别法，修行戒品，是名戒禁取相。大慧！须陀洹人舍三结故，离贪、瞋、痴。”

大慧白言：“贪有多种，舍何等贪？”

佛言：“大慧！舍于女色缠绵贪欲，见此现乐，生来苦故，又得三昧殊胜乐故。是故舍彼，非涅槃贪。大慧！云何斯陀含果？谓不了色相，起色分别，一往来已，善修禅行，尽苦边际而般涅槃，是名斯陀含。大慧！云何阿那含果？谓于过、未、现在色相，起有无见、分别过恶、随眠不起，永舍诸结，更不还来，是名阿那

含。大慧！阿罗汉者，谓诸禅、三昧、解脱、力、通，悉已成就，烦恼、诸苦、分别永尽，是名阿罗汉。”

大慧言：“世尊！阿罗汉有三种，谓一向趣寂，退菩提愿，佛所变化。此说何者？”

佛言：“大慧！此说趣寂，非是其余。大慧！余二种人，谓已曾发巧方便愿，及为庄严诸佛众会，于彼示生。大慧！于虚妄处说种种法，所谓证果、禅者及禅，皆性离故，自心所见得果相故。大慧！若须陀洹作如是念，我离诸结，则有二过，谓堕我见及诸结不断。复次，大慧！若欲超过诸禅、无量、无色界者，应离自心所见诸相。大慧！想受灭三昧，超自心所见境者不然，不离心故。”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诸禅与无量，无色三摩提，
及以想受灭，唯心不可得。
预流一来果，不还阿罗汉，
如是诸圣人，悉依心妄有。
禅者禅所缘，断惑见真谛，
此皆是妄想，了知即解脱。

[五姓(卷二十一左至十三左)。不定说一阐提不生善根，不定说必生善根，而说或生。若必生，佛则有舍众生时；若必不生，佛亦则有舍众生时。]

“复次，大慧！有五种种姓。何等为五？谓声闻乘种姓，缘觉乘种姓，如来乘种姓，不定种姓，无种姓。大慧！云何知是声闻乘种姓？谓若闻说于蕴、界、处自相共相，若知若证，举身毛竖，心乐修习，于缘起相不乐观察，应知此是声闻乘种姓。彼于自乘见所证已，于五、六地断烦恼结，不断烦恼习，住不思議死，正师子吼言：‘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修习人无我，乃至生于得涅槃觉。大慧！复有众生求证涅槃，言能觉知我、人、众生、养者、取者，此是涅槃。复有说言，见一切法因作

者有，此是涅槃。大慧！彼无解脱，以未能见法无我故。此是声闻乘及外道种姓，于未出中生出离想。应勤修习，舍此恶见。

“大慧！云何知是缘觉乘种姓？谓若闻说缘觉乘法，举身毛竖，悲泣流泪。离愤闹缘，无所染著。有时闻说现种种身，或聚或散，神通变化，其心信受，无所违逆。当知此是缘觉乘种姓，应为其说缘觉乘法。

“大慧！如来乘种姓所证法有三种，所谓自性无自性法，内身自证圣智法，外诸佛刹广大法。大慧！若有闻说此一一法，及自心所现身、财，建立阿赖耶识不思議境，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此是如来乘姓。

“大慧！不定种姓者，谓闻说彼三种法时，随生信解而顺修学。大慧！为初治地人而说种姓，欲令其入无影像地，作此建立。大慧！彼住三昧乐声闻，若能证知自所依识，见法无我，净烦恼习，毕竟当得如来之身。”尔时世尊即说颂言：

预流一来果，不还阿罗汉，
是等诸圣人，其心悉迷惑。
我所立三乘，一乘及非乘，
为愚夫少智，乐寂诸圣说。
第一义法门，远离于二取，
住于无境界，何建立三乘？
诸禅及无量，无色三摩提，
乃至灭受想，唯心不可得。

“复次，大慧！此中一阐提，何故于解脱中不生欲乐？大慧！以舍一切善根故，为无始众生起愿故。云何舍一切善根？谓谤菩萨藏言：‘此非随顺契经，调伏、解脱之说。’作是语时，善根悉断，不入涅槃。云何为无始众生起愿？谓诸菩萨以本愿方便，愿一切众生悉入涅槃。若一众生未涅槃者，我终不入，此亦住一阐提趣。此是无涅槃种性相。”

大慧菩萨言：“世尊！此中何者毕竟不入涅槃？”

佛言：“大慧！彼菩萨一阐提，知一切法本来涅槃，毕竟不入，非舍善根。何以故？舍善根一阐提，以佛威力故，或时善根生。所以者何？佛于一切众生无舍时故。是故菩萨一阐提不入涅槃。”

[五逆(卷四二左至三左)。随眠罗汉，罗汉但存习气，依此说断或证真为逆。]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五无间业，何者为五？若人作已，堕阿鼻狱。”

佛言：“谛听！当为汝说。”

大慧言：“唯！”

佛告大慧：“五无间者，所谓杀母，杀父，杀阿罗汉，破和合僧，怀恶逆心出佛身血。

“大慧！何者为众生母？谓引生爱与贪喜俱，如母养育。何者为父？所谓无明，令生六处聚落中故。断二根本，名杀父母。云何杀阿罗汉？谓随眠为怨，如鼠毒发，究竟断彼，是故说名杀阿罗汉。云何破和合僧？谓诸蕴异相和合积聚，究竟断彼，名为破僧。云何恶心出佛身血？谓八识身妄生思觉，见自心外自相共相，以三解脱无漏恶心，究竟断彼八识身佛，名为恶心出佛身血。大慧！是为内五无间。若有作者，无间即得现证实法。

“复次，大慧！今为汝说外五无间，令汝及余菩萨闻是义已，于未来世不生疑惑。云何外五无间？谓余教中所说无间。若有作者，于三解脱不能现证，唯除如来、诸大菩萨及大声闻，见其有造无间业者，为欲劝发令其改过，以神通力示同其事，寻即悔除，证于解脱。此皆化现，非是实造。若有实造无间业者，终无现身而得解脱。唯除觉了自心所现身、资、所住，离我、我所分别执见，或于来世余处受生，遇善知识，离分别过，方证解脱。”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贪爱名为母，无明则是父，
识了于境界，此则名为佛。
随眠阿罗汉，蕴聚和合僧，
断彼无余间，是名无间业。

[四平等(卷四三右至四左)。字、语、身、法，诸佛无异。(十名号，六十四梵音，三十二相，三十七菩提分法。)依此说诸佛是我。]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以何密意，于大众中唱如是言：‘我是过去一切诸佛’，及说百千本生之事：‘我于尔时，作顶生王、大象、鹦鹉、月光、妙眼如是等’？”

佛言：“大慧！如来应正等觉，依四平等秘密意故，于大众中作如是言：‘我于昔时作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云何为四？所谓字平等、语平等、身平等、法平等。云何字平等？谓我名佛，一切如来亦名为佛，佛名无别，是谓字等。云何语平等？谓我作六十四种梵音声语，一切如来亦作此语，迦陵频伽，梵音声性，不增不减，无有差别，是名语等。云何身平等？谓我与诸佛，法身色相及随形好等无差别，除为调伏种种众生现随类身，是谓身等。云何法平等？谓我与诸佛皆同证得三十七种菩提分法，是谓法等。是故如来应正等觉，于大众中作如是说。”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迦叶拘留孙，拘那含是我，
依四平等故，为诸佛子说。”

[自证、本住二法(卷四四左至五左)。自证法离言，本住法非作。依此言成佛、涅槃、中间，不说一字。]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我于某夜成最正觉，乃至某夜当入涅槃，于其中间不说一字，亦不已说，亦不当说。不说是佛说。’世尊！依何密意作如是语？”佛言：“大慧！依二密法故，作如是说。云何二法？谓自证法及本住法。云何自证法？谓诸佛所证，我亦同证，不增不减。证智所

行，离言说相，离分别相，离名字相。云何本住法？谓法本性如金等在矿，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位，法界法性，皆悉常住。大慧！譬如有人行旷野中，见向古城平坦旧道，即便随入，止息游戏。大慧！于汝意云何？彼作是道及以城中种种物耶？”

白言：“不也。”

佛言：“大慧！我及诸佛所证真如常住法性，亦复如是。是故说言，始从成佛乃至涅槃，于其中间，不说一字，亦不已说，亦不当说。”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某夜成正觉，某夜般涅槃，
于此二中间，我都无所说。
自证本住法，故作是密语，
我及诸如来，无有少差别。

[不堕有无二法(卷四五左至六左)。世间堕二见，非出世想。为恶取无者，说事起我见如须弥山。]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愿说一切法有无相，令我及诸菩萨摩诃萨离此相，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言：“谛听！当为汝说。”

大慧言：“唯！”

佛言：“大慧！世间众生多堕二见，谓有见、未见。堕二见故，非出世想。云何有见？谓实有因缘而生诸法，非不实有。实有诸法从因缘生，非无法生。大慧！如是说者，则说无因。云何未见？谓知受贪、瞋、痴已，而妄计言无。大慧！及彼分别有相，而不受诸法有。复有知诸如来、声闻、缘觉，无贪、瞋、痴性而计为非有。此中谁为坏者？”

大慧白言：“谓有贪、瞋、痴性，后取于无，名为坏者。”

佛言：“善哉！汝解我问。此人非止无贪、瞋、痴名为坏者，亦坏如来、声闻、缘觉。何以故？烦恼内外不可得故，体性非异、非不异故。大慧！贪、瞋、痴性，若内若外，皆不可得，无体性故，

无可取故。声闻、缘觉及以如来本性解脱，无有能缚及缚因故。大慧！若有能缚及以缚因，则有所缚。作如是说，名为坏者，是为无有相。我依此义密意而说，宁起我见如须弥山，不起空见怀增上慢。若起此见，名为坏者，堕自共见乐欲之中，不了诸法唯心所现。以不了故，见有外法刹那无常，辗转差别，蕴、界、处相，相续流转，起已还灭。虚妄分别，离文字相，亦成坏者。”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有无是二边，乃至心所行，
净除彼所行，平等心寂灭。
不取于境界，非灭无所有，
有真如妙物，如诸圣所行。
本无而有生，生已而复灭，
因缘有及无，彼非住我法。
非外道非佛，非我非余众，
能以缘成有，云何而得无？
谁以缘成有，而复得言无？
恶见说为生，妄想计有无。
若知无所生，亦复无所灭，
观世悉空寂，有无二俱离。

[非常无常二法(卷五十六左至十七左)。如来无分别，非常无常，依法性、法住、法位说常住。]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应正等觉，为常为无常？”

佛言：“大慧！如来应正等觉，非常非无常。何以故？俱有过故。云何有过？大慧！若如来常者，有能作过，一切外道说能作常。若无常者，有所作过，同于诸蕴，为相所相，毕竟断灭而成无有，然佛如来实非断灭。大慧！一切所作如瓶、衣等，皆是无常，是则如来有无常过，所修福智悉空无益。又诸作法，应是如

来无异因故。是故如来非常非无常。复次，大慧！如来非常，若是常者，应如虚空，不待因成。大慧！譬如虚空非常非无常，何以故？离常无常、若一若异、俱不俱等诸过失故。复次，大慧！如来非常，若是常者，则是不生，同于兔、马、鱼、蛇等角。

“复次，大慧！以别义故，亦得言常。何以故？谓以现智证常法故。证智是常，如来亦常。大慧！诸佛如来所证法性、法住、法位，如来出世，若不出世，常住不易，在于一切二乘、外道所得法中，非是空无，然非凡愚之所能知。大慧！夫如来者，以清净慧内证法性而得其名，非以心、意、意识、蕴、界、处法，妄习得名。一切三界皆从虚妄分别而生，如来不从妄分别生。大慧！若有于二，有常无常。如来无二，证一切法无生相故，是故非常亦非无常。大慧！乃至少有言说分别生，即有常无常过。是故应除二分别觉，勿令少在。”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远离常无常，而现常无常，
如是恒观佛，不生于恶见。
若常无常者，所集皆无益，
为除分别觉，不说常无常。
乃至有所立，一切皆错乱，
若见唯自心，是则无违诤。

[七恒沙喻(卷五二十二左至二十四左)。为发胜希望说佛易值。恒沙喻德貌，非喻出现。]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如经中说，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如恒河沙，此当云何，为如言而受，为别有义？”

佛告大慧：“勿如言受。大慧！三世诸佛，非如恒沙。何以故？如来最胜，超诸世间，无与等者，非喻所及，唯以少分为其喻耳。我以凡愚、诸外道等心，恒执著常与无常，恶见增长，生死轮回，令其厌离，发胜希望，言佛易成，易可逢值。若言难遇，如优昙华，彼便退怯，不勤精进。是故我说如恒河沙。我复有时观受

化者，说佛难值，如优昙华。大慧！优昙钵华无有曾见、现见、当见，如来则有已现、当见。大慧！如是譬喻非说自法。自法者，内证圣智所行境界，世间无等，过诸譬喻，一切凡愚不能信受。大慧！真实如来超心、意、意识所见之相，不可于中而立譬喻。然亦有时而为建立言恒河沙等，无有相违。

“大慧！譬如恒沙，龟、鱼、象、马之所践踏，不生分别，恒净无垢。如来圣智如彼恒河，力、通自在以为其沙，外道龟、鱼竞来扰乱，而佛不起一念分别。何以故？如来本愿以三昧乐普安众生，如恒河沙无有爱憎，无分别故。大慧！譬如恒沙，是地自性，劫尽烧时，烧一切地，而彼地大，不舍本性，恒与火大俱时生故。诸凡愚人谓地被烧，而实不烧，火所因故。如来法身亦复如是，如恒河沙终不坏灭。大慧！譬如恒沙，无有限量，如来光明亦复如是，为欲成就无量众生，普照一切诸佛大会。大慧！譬如恒沙，住沙自性，不更改变而作余物。如来亦尔，于世间中不生不灭，诸有生因悉已断故。大慧！譬如恒沙，取不知减，投不见增。诸佛亦尔，以方便智成熟众生，无减无增。何以故？如来法身无有身故。大慧！以有身故，而有灭坏。法身无身，故无灭坏。大慧！譬如恒沙，虽苦压治，欲求酥油，终不可得。如来亦尔，虽为众生众苦所压，乃至蠢动，未尽涅槃，欲令舍离于法界中深心愿乐，亦不可得。何以故？具足成就大悲心故。大慧！譬如恒沙，随水而流，非无水也。如来亦尔，所有说法，莫不随顺涅槃之流。以是说言诸佛如来如恒河沙。大慧！如来说法不随于趣，趣是坏义。生死本际，不可得知。既不可知，云何说趣？大慧！趣义是断，凡愚莫知。”

大慧菩萨复白佛言：“若生死本际不可知者，云何众生在生死中而得解脱？”

佛言：“大慧！无始虚伪，过习因灭，了知外境自心所现，分别转依，名为解脱，非灭坏也，是故不得言无边际。大慧！无边

际者,但是分别异名。大慧!离分别心,无别众生。以智观察内外诸法,知与所知悉皆寂灭。大慧!一切诸法唯是自心分别所见。不了知故,分别心起,了心则灭。”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观察诸导师,譬如恒河沙,
非坏亦非趣,是人能见佛。
譬如恒河沙,悉离一切过,
而恒随顺流,佛体亦如是。

[六密(卷六一左至三左)。一、为令小器欣进修大;二、化佛与化声闻,非法佛于余二声闻;三、但据断惑障一味,密与声闻授记。依本住法言,不说一字。如来不待思虑说法。转识是刹那非流转,现识不尔。化佛神护,非真实佛。化佛不能说自证圣智所行之境。不了唯识有断常见,离彼分别即涅槃。]

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何故授阿罗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何故复说无般涅槃法,众生得成佛道?又何故说从初得佛至般涅槃,于其中间不说一字?又言如来常在于定,无觉无观,又言佛事皆是化作,又言诸识刹那变坏,又言金刚神常随卫护,又言前际不可知,而说有般涅槃。又现有魔及以魔业,又有余报,谓旃遮婆罗门女、孙陀利外道女,及空钵而还等事。世尊既有如是业障,云何得成一切种智?既已成于一切种智,云何不离如是诸过?”

佛言:“谛听!当为汝说。大慧!我为无余涅槃界故,密劝令彼修菩萨行。此界、他土有诸菩萨,心乐求于声闻涅槃,令舍是心,进修大行,故作是说。又变化佛与化声闻而授记莂,非法性佛。大慧!授声闻记是秘密说。大慧!佛与二乘无差别者,据断惑障,解脱一味,非谓智障,智障要见法无我性乃清净故。烦恼障者,见人无我,意识舍离,是时初断。藏识习灭,法障解脱,方得永净。大慧!我依本住法作是密语,非异前佛,后更有说,先具如是诸文字故。大慧!如来正知,无有妄念,不待思虑,

然后说法。如来久已断四种习，离二种死，除二种障。大慧！意及意识、眼识等七，习气为因，是刹那性，离无漏善，非流转法。大慧！如来藏者，生死流转及是涅槃苦乐之因。凡愚不知，妄著于空。大慧！变化如来，金刚力士常随卫护，非真实佛。真实如来离诸根、量，二乘、外道所不能知。住现法乐，成就智忍，不假金刚力士所护。一切化佛不从业生，非即是佛，亦非非佛。譬如陶师，众事和合而有所作。化佛亦尔，众相具足而演说法，然不能说自证圣智所行之境。

“复次，大慧！诸凡愚人见六识灭，起于断见；不了藏识，起于常见。大慧！自心分别是其本际，故不可得。离此分别，即得解脱。四种习断，离一切过。”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三乘及非乘，无有佛涅槃，
悉授如来记，说离众过恶。
成就究竟智，及无余涅槃，
诱进怯劣人，依此密意说。
诸佛所得智，演说如是道，
唯此更非余，故彼无涅槃。
欲色有诸见，如是四种习，
意识所从生，藏意亦在中。
见意识眼等，无常故说断，
迷意藏起常，邪智谓涅槃。

[断肉(卷六三左至九左)。为报习所熏食肉众生而说。今舍肉味求于法味，慈念众生成无上道。断食十七种因，而摄归断慈悲、害有缘、不清净三义。]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愿为我说食不食肉功德过失。我及诸菩萨摩诃萨知其义已，为未来、现在报习所熏食肉众生而演说之，令舍肉味，求于法味，于一切众生起大悲心，更相亲爱，如一子想，住菩萨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

二乘地暂时止息，究竟当成无上正觉。世尊！路伽耶等诸外道辈，起有无见，执著断常，尚有遮禁，不听食肉，何况如来应正等觉，大悲含育，世所依怙，而许自他俱食肉耶？善哉，世尊！具大慈悲，哀愍世间，等观众生犹如一子。愿为解说食肉过恶，不食功德，令我及与诸菩萨等闻已奉行，广为他说。”尔时大慧菩萨重说颂言：

菩萨摩诃萨，志求无上觉，
酒肉及与葱，为食为不食？
愚夫贪嗜肉，臭秽无名称，
与彼恶兽同，云何而可食？
食者有何过，不食有何德？
唯愿最胜尊，为我具开演。

尔时，佛告大慧菩萨摩诃萨言：“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大慧！一切诸肉有无量缘，菩萨于中当生悲愍，不应啖食，我今为汝说其少分。大慧！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在生死中轮回不息，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属，乃至朋友、亲爱、侍使，易生而受鸟兽等身，云何于中取之而食？大慧！菩萨摩诃萨观诸众生同于己身，念肉皆从有命中来，云何而食？大慧！诸罗刹等闻我此说，尚应断肉，况乐法人？大慧！菩萨摩诃萨在在生处，观诸众生皆是亲属，乃至慈念如一子想，是故不应食一切肉。大慧！衢路市肆诸卖肉人，或将犬、马、人、牛等肉，为求利故而贩鬻之，如是杂秽，云何可食？

“大慧！一切诸肉皆是精血污秽所成，求清净人云何取食？大慧！食肉之人，众生见之悉皆惊怖，修慈心者云何食肉？大慧！譬如猎师及旃陀罗，捕鱼网鸟诸恶人等，狗见惊吠，兽见奔走。空飞水陆一切众生，若有见之，咸作是念：‘此人气息，犹如罗刹，今来至此，必当杀我。’为护命故，悉皆走避。食肉之人，亦复如是。是故菩萨为修慈行，不应食肉。大慧！夫食肉者，身体

臭秽，恶名流布，贤圣善人不用亲狎，是故菩萨不应食肉。大慧！夫血肉者，众仙所弃，群圣不食，是故菩萨不应食肉。大慧！菩萨为护众生信心，令于佛法不生讥谤，以慈愍故，不应食肉。大慧！若我弟子食啖于肉，令诸世人悉怀讥谤，而作是言：‘云何沙门修净行人，弃舍天仙所食之味，犹如恶兽，食肉满腹，游行世间，令诸众生悉怀惊怖，坏清净行，失沙门道？是故当知，佛法之中无调伏行。’菩萨慈愍，为护众生，不令生于如是之心，不应食肉。大慧！如烧人肉，其气臭秽，与烧余肉等无差别。云何于中有食不食？是故一切乐清净者，不应食肉。

“大慧！诸善男女，冢间、树下、阿兰若处寂静修行，或住慈心，或持咒术，或求解脱，或趣大乘，以食肉故，一切障碍，不得成就，是故菩萨欲利自他，不应食肉。大慧！夫食肉者，见其形色，则已生于贪滋味心。菩萨慈念一切众生犹如己身，云何见之而作食想？是故菩萨不应食肉。大慧！夫食肉者，诸天远离，口气常臭，睡梦不安，觉已忧悚，夜叉恶鬼夺其精气，心多惊怖，食不知足，增长疾病，易生疮癣，恒被诸虫之所啖食，不能于食深生厌离。大慧！我常说言，凡所食啖，作子肉想，余食尚然，云何而听弟子食肉？大慧！肉非美好，肉不清净，生诸罪恶，败诸功德，诸仙圣人之所弃舍，云何而许弟子食耶？若言许食，此人谤我。大慧！净美食者，应知则是粳米、粟米、大小麦豆、酥油、石蜜。如是等类，此是过去诸佛所许，我所称说。我种姓中诸善男女，心怀净信，久植善根，于身、命、财不生贪著，慈愍一切，犹如己身，如是之人之所应食，非诸恶习虎狼性者心所爱重。

“大慧！过去有王名师子生，耽著肉味，食种种肉，如是不已，遂至食人。臣民不堪，悉皆离叛。亡失国位，受大苦恼。大慧！释提桓因处天王位，以于过去食肉余习，变身为鹰，而逐于鸽。我时作王，名曰尸毗，愍念其鸽，自割身肉，以代其命。大慧！帝释余习尚恼众生，况余无惭常食肉者？当知食肉，自恼恼

他，是故菩萨不应食肉。大慧！昔有一王乘马游猎，马惊奔逸，入于山险，既无归路，又绝人居。有牝师子，与同游处，遂行丑行，生诸子息。其最长者名曰班足，后得作王，领七亿家。食肉余习，非肉不食。初食禽兽，后乃至人，所生男女悉是罗刹。转此身已，复生师子、豺狼、虎豹、雕鹫等中，欲求人身终不可得，况出生死涅槃之道？

“大慧！夫食肉者，有如是等无量过失。断而不食，获大功德。凡愚不知如是损益，是故我今为汝开演。凡是肉者，悉不应食。大慧！凡杀生者，多为人食。人若不食，亦无杀事。是故食肉，与杀同罪。奇哉世间，贪著肉味，于人身肉尚取食之，况于鸟兽有不食者？以贪味故，广设方便，置罗网罟，处处安施，水陆飞行皆被杀害。设自不食，为贪价直而作是事。大慧！世复有人心无慈愍，专行惨暴，犹如罗刹，若见众生其身充盛，便生肉想，言此可食。

“大慧！世无有肉非是自杀，亦非他杀，心不疑杀，而可食者。以是义故，我许声闻食如是肉。大慧！未来之世有愚痴人，于我法中而为出家，妄说毗尼，坏乱正法，诽谤于我，言听食肉，亦自曾食。大慧！我若听许声闻食肉，我则非是住慈心者，修观行者，行头陀者，趣大乘者。云何而观诸善男子及善女人，于诸众生生一子想，断一切肉？大慧！我于诸处说遮十种，许三种者，是渐禁断，令其修学。今此经中，自死他杀，凡是肉者，一切悉断。大慧！我不曾许弟子食肉，亦不现许，亦不当许。大慧！凡是肉食，于出家人悉是不净。

“大慧！若有痴人，谤言如来听许食肉，亦自食者，当知是人恶业所缠，必当永堕不饶益处。大慧！我之所有诸圣弟子，尚不食于凡夫段食，况食血肉不净之食？大慧！声闻、缘觉及诸菩萨尚唯法食，岂况如来？大慧！如来法身，非杂食身。大慧！我已断除一切烦恼，我已洗涤一切习气，我已善择诸心智慧，大悲平等，普观众生犹如一子，云何而许声闻弟子食于子肉，何况自食？

作是说者，无有是处。”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悉曾为亲属，众秽所成长，
恐怖诸含生，是故不应食。
一切肉与葱，韭蒜及诸酒，
如是不净物，修行者远离。
亦常离麻油，及诸穿孔床，
以彼诸细虫，于中大惊怖。
饮食生放逸，放逸生邪觉，
从觉生于贪，是故不应食。
邪觉生贪故，心为贪所醉，
心醉长爱欲，生死不解脱。
为利杀众生，以财取诸肉，
二俱是恶业，死堕叫唤狱。
不想不教求，此三种名净，
世无如是肉，食者我诃责。
更互相食啖，死堕恶兽中，
臭秽而颠狂，是故不应食。
猎师旃荼罗，屠儿罗刹婆，
此等种中生，斯皆食肉报。
食已无惭愧，生生常颠狂，
诸佛及菩萨，声闻所嫌恶。
象胁与大云，涅槃央掘摩，
及此楞伽经，我皆制断肉。
先说见闻疑，已断一切肉，
以其恶习故，愚者妄分别。
如贪障解脱，肉等亦复然，
若有食之者，不能入圣道。
未来世众生，于肉愚痴说，

言此淨无罪，佛听我等食。
淨食尚如药，犹如子肉想，
是故修行者，知量而行乞。
食肉背解脱，及违圣表相，
令众生生怖，是故不应食。
安住慈心者，我说常厌离，
师子及虎狼，应其同游止。
若于酒肉等，一切皆不食，
必生贤圣中，丰财具智慧。

超一切量第五(凡十六节)

[自觉性非一切量(卷五一左至三右)。自觉性非作所作,作则无常,非作无体。非因非果,超过四句。非相所相,诸法中无有我性,非是无有诸法自性。如来与蕴,如来与解脱,智与所知,非异不异及俱。]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愿为我说如来应正等觉自觉性,令我及诸菩萨摩诃萨而得善巧,自悟悟他。”

佛言:“大慧!如汝所问,当为汝说。”

大慧言:“唯!世尊!如来应供正等觉,为作非作,为果为因,为相所相,为说所说,为觉所觉?如是等为异不异?”

佛言:“大慧!如来应正等觉,非作非非作,非果非因,非相非所相,非说非所说,非觉非所觉。何以故?俱有过故。大慧!若如来是作,则是无常。若是无常,一切作法应是如来,我及诸佛皆不忍可。若非作法,则无体性,所修方便悉空无益,同于兔角、石女之子,非作因成故。若非因非果,则非有非无。若非有非无,则超过四句。言四句者,但随世间而有言说。若超过四句,唯有言说,则如石女儿。大慧!石女儿者,唯有言说,不堕四句。以不堕故,不可度量。诸有智者,应如是知如来所有一切句义。大慧!如我所说诸法无我,以诸法中无有我性,故说无我,非是无有诸法自性。如来句义应知亦然。大慧!譬如牛无马性,马无牛性,非无自性。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有自相,而非有即有,非诸凡愚之所能知。何故不知?以分别故。一切法空,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自性,悉亦如是。大慧!如来与蕴非异非不异。若不异者,应是无常,五蕴诸法是所作故。若异者,如牛二角,有异不异。互相似,故不异;长短别,故有异。如牛右角异

左，左角异右，长短不同，色相各别。然亦不异，如于蕴，于界、处等，一切法亦如是。

“大慧！如来者依解脱说，如来、解脱非异非不异。若异者，如来便与色相相应，色相相应即是无常。若不异者，修行者见应无差别，然有差别，故非不异。如是智与所知，非异非不异。若非异非不异，则非常非无常，非作非所作，非为非无为，非觉非所觉，非相非所相，非蕴非异蕴，非说非所说，非一非异，非俱非不俱。以是义故，超一切量。超一切量故，唯有言说。唯有言说故，则无有生。无有生故，则无有灭。无有灭故，则如虚空。大慧！虚空非作非所作。非作非所作故，远离攀缘。远离攀缘故，出过一切诸戏论法。出过一切诸戏论法，即是如来。如来即是正等觉体。正等觉者，永离一切诸根境界。”尔时世尊重说颂曰：

出过诸根量，非果亦非因，
相及所相等，如是悉皆离。
蕴缘与正觉，一异莫能见，
既无有见者，云何起分别？
非作非非作，非因非非因，
非蕴非不蕴，亦不离余物。
非有一法体，如彼分别见，
亦复非是无，诸法性如是。
待有故成无，待无故成有，
无既不可取，有亦不应说。
不了我无我，但著于语言，
彼溺于二边，自坏坏世间。
若能见此法，则离一切过，
是名为正观，不毁大导师。

[佛体性非四种二(卷四三左)。觉二无我，除二障，离二死，断二惑，是佛体性。小得此亦名佛，故但说一乘。]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愿为我说诸佛体性。”

佛言：“大慧！觉二无我，除二种障，离二种死，断二烦恼，是佛体性。大慧！声闻、缘觉得此法已，亦名为佛。我以是义，但说一乘。”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善知二无我，除二障二恼，
及不思議死，是故名如来。

[境无所得非隐覆(卷四十六左至十七右)。境以隐覆，不得非知。智不得境，则实是智。外法实无故，了但自心所现一切法，唯心建立。]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若知境界但是假名，都不可得，则无所取。无所取故，亦无能取。能取所取二俱无故，不起分别，说名为智。世尊！何故彼智不得于境，为不能了一切诸法自相共相、一异义，故言不得耶？为以诸法自相共相种种不同，更相隐蔽而不得耶？为山岩、石壁、帘幔、帷障之所覆隔而不得耶？为极远极近，老小盲冥诸根不具而不得耶？若不了诸法自相共相、一异义，故言不得者，此不名智，应是无智，以有境界而不知故。若以诸法自相共相种种不同，更相隐蔽而不得者，此亦非智，以知于境，说名为智，非不知故。若山岩、石壁、帘幔、帷障之所覆隔，极远极近，老小盲冥而不知者，彼亦非智，以有境界，智不具足而不知故。”

佛言：“大慧！此实是智，非如汝说。我之所说非隐覆说。我言境界唯是假名不可得者，以了但是自心所见，外法有无，智慧于中毕竟无得。以无得故，尔焰不起，入三脱门，智体亦忘(编者按：通行本皆为“忘”)。非如一切觉想凡夫，无始已来戏论熏习，计著外法若有若无种种形相。如是而知，名为不知，不了诸法唯心所见，著我、我所，分别境智，不知外法是有是无，其心住于断见中故。为令舍离如是分别，说一切法唯心建立。”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若有于所缘，智慧不观见，
 彼无智非智，是名妄计者。
 无边相互隐，障碍及远近，
 智慧不能见，是名为邪智。
 老小诸根冥，而实有境界，
 不能生智慧，是名为邪智。

[迷心执外十二喻(卷三二右至六左)。热焰乾城，梦像毛轮，火轮水泡，树影镜像，谷响焰水，木人起尸，现如是相为依他。诸佛说法以谛、缘起、灭、道、解脱而为其首，非与胜性、自在、宿作、自然、时、微尘等而共相应，为净惑障说法，令住百八句无相法中，而善分别诸乘地相。]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愿为我说离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无、常无常等，一切外道所不能行，自证圣智所行境界，远离妄计自相共相，入于真实第一义境，渐净诸地，入如来位，以无功用本愿力故，如如意宝普现一切无边境界，一切诸法皆是自心所见差别，令我及余诸菩萨等于如是等法，离妄计自性自共相见，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普令众生具足圆满一切功德。”

佛言：“大慧！善哉，善哉！汝哀愍世间，请我此义，多所利益，多所安乐。大慧！凡夫无智，不知心量，妄习为因，执著外物，分别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无、常无常等一切自性。大慧！譬如群兽为渴所逼，于热时焰而生水想，迷惑驰趣，不知非水。愚痴凡夫亦复如是，无始戏论分别所熏，三毒烧心，乐色境界，见生、住、灭，取内外法，堕一异等执著之中。大慧！如乾闥婆城，非城非非城，无智之人无始时来，执著城种，妄习熏故，而作城想。外道亦尔，以无始来妄习熏故，不能了达自心所现，著一异等种种言说。大慧！譬如有人梦见男女、象马、车步、城邑、园林种种严饰，觉已忆念彼不实事。大慧！汝意云何，如是之人是黠慧不？”

答言：“不也。”

“大慧！外道亦尔，恶见所噬，不了唯心，执著一异、有无等见。大慧！譬如画像无高无下，愚夫妄见作高下想。未来外道亦复如是，恶见熏习，妄心增长，执一异等，自坏坏他，于离有无无生之论，亦说为无。此谤因果，拔善根本，应知此人分别有无，起自他见，当堕地狱。欲求胜法，宜速远离。大慧！譬如翳目见有毛轮，互相谓言，此事希有。而此毛轮，非有非无，见不见故。外道亦尔，恶见分别，执著一异、俱不俱等，诽谤正法，自陷陷他。大慧！譬如火轮实非是轮，愚夫取著，非诸智者。外道亦尔，恶见乐欲，执著一异、俱不俱等一切法生。大慧！譬如水泡似玻璃珠，愚夫执实奔驰而取，然彼水泡，非珠非非珠，取不取故。外道亦尔，恶见分别习气所熏，说非有为生，坏于缘有。

“复次，大慧！立三种量已，于圣智内证，离二自性法，起有性分别。大慧！诸修行者，转心、意、识，离能所取，住如来地，自证圣法，于有及无，不起于想。大慧！诸修行者，若于境界起有无执，则著我、人、众生、寿者。大慧！一切诸法自相共相，是化佛说，非法佛说。大慧！化佛说法，但顺愚夫所起之见，不为显示自证圣智三昧乐境。大慧！譬如水中有树影现，彼非影非非影，非树形非非树形。外道亦尔，诸见所熏，不了自心，于一异等而生分别。大慧！譬如明镜无有分别，随顺众缘，现诸色像，彼非像非非像，而见像非像，愚夫分别而作像想。外道亦尔，于自心所现种种形像，而执一异、俱不俱相。大慧！譬如谷响依于风、水、人等音声和合而起，彼非有非无，以闻声非声故。外道亦尔，自心分别熏习力故，起于一异、俱不俱见。大慧！譬如大地无草木处，日光照触，焰水波动，彼非有非无，以倒想非想故。愚痴凡夫亦复如是，无始戏论，恶习所熏，于圣智自证法性门中，见生、住、灭、一异、有无、俱不俱性。大慧！譬如木人及以起尸，以毗舍阁机关力故，动摇运转，云为不绝，无智之人取以为实。愚

痴凡夫亦复如是，随逐外道起诸恶见，著一异等虚妄言说。是故大慧！当于圣智所证法中，离生、住、灭、一异、有无、俱不俱等一切分别。”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诸识蕴有五，犹如水树影，
 所见如幻梦，不应妄分别。
 三有如阳焰，幻梦及毛轮，
 若能如是观，究竟得解脱。
 譬如热时焰，动转迷乱心，
 渴兽取为水，而实无水事。
 如是识种子，动转见境界，
 如翳者所见，愚夫生执著。
 无始生死中，执著所缠覆，
 退舍令出离，如因檐出檐。
 幻咒机所作，浮云梦电光，
 观世恒如是，永断三相续。
 此中无所有，如空中阳焰，
 如是知诸法，则为无所知。
 诸蕴如毛轮，于中妄分别，
 唯假施設名，求相不可得。
 如画垂发幻，梦乾闥婆城，
 火轮热时焰，实无而见有。
 如是常无常，一异俱不俱，
 无始系缚故，愚夫妄分别。
 明镜水净眼，摩尼妙宝珠，
 于中现色像，而实无所有。
 心识亦如是，普现众色相，
 如梦空中焰，亦如石女儿。

“复次，大慧！诸佛说法离于四句，谓离一异、俱不俱及有无

等建立诽谤。大慧！诸佛说法以谛、缘起、灭、道、解脱而为其首，非与胜性、自在、宿作、自然、时、微尘等而共相应。大慧！诸佛说法为净惑、智二种障故，次第令住一百八句无相法中，而善分别诸乘地相，犹如商主善导众人。”

[三智(卷四十右至十一右)。世、出世、出世上上三智。知自共相、知生灭、知不生灭三智。生灭、相无相、有无因、积集、著境界相、有得是识，离此种种是智。三和相应生是识，无碍相应生是智。]

“复次，大慧！我当为汝说智识相。汝及诸菩萨摩诃萨，若善了知智识之相，则能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慧！智有三种，谓世间智、出世间智、出世间上上智。云何世间智？谓一切外道凡愚计有无法。云何出世间智？谓一切二乘著自共相。云何出世间上上智？谓诸佛菩萨观一切法皆无有相，不生不灭，非有非无，证法无我，入如来地。大慧！复有三种智，谓知自相共相智，知生灭智，知不生不灭智。复次，大慧！生灭是识，不生灭是智。堕相无相及以有无种种相因是识，离相无相及有无因是智。有积集相是识，无积集相是智。著境界相是识，不著境界相是智。三和合相应生是识，无碍相应自性相是智。有得相是识，无得相是智。证自圣智所行境界，如水中月，不入不出故。”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采集业为心，观察法为智，
慧能证无相，逮自在威光。
境界缚为心，觉想生为智，
无相及增胜，智慧于中起。
心意及与识，离诸分别想，
得无分别法，佛子非声闻。
寂灭殊胜忍，如来清净智，
生于善胜义，远离诸所行。
我有三种智，圣者能明照，

分别于诸相，开示一切法。
我智离诸相，超过于二乘，
以诸声闻等，执著诸法有。
如来智无垢，了达唯心故。

[四禅(卷三六左至七左)。愚行、观义、缘如、如来四禅，住自证智，乐为众作不思議事。]

“复次，大慧！有四种禅。何等为四？谓愚夫所行禅，观察义禅，攀缘真如禅，诸如来禅。大慧！云何愚夫所行禅？谓声闻、缘觉诸修行者，知人无我，见自他身，骨锁相连，皆是无常、苦、不净相，如是观察，坚著不舍，渐次增胜至无想灭定，是名愚夫所行禅。云何观察义禅？谓知自共相、人无我已，亦离外道自他俱作，于法无我、诸地相义，随顺观察，是名观察义禅。云何攀缘真如禅？谓若分别无我有二是虚妄念，若如实知彼念不起，是名攀缘真如禅。云何诸如来禅？谓入佛地，住自证圣智三种乐，为诸众生作不思議事，是名诸如来禅。”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愚夫所行禅，观察义相禅，
攀缘真如禅，如来清净禅。
修行者在定，观见日月形，
波头摩深险，虚空火及画。
如是种种相，堕于外道法，
亦堕于声闻，辟支佛境界。
舍离此一切，住于无所缘，
是则能随入，如如真实相。
十方诸国土，所有无量佛，
悉引光明手，而摩是人顶。

[三六波罗蜜(卷五二十五左至二十六右)。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

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常说六波罗蜜，若得满足，便成

正觉。何等为六？云何满足？”

佛言：“大慧！波罗蜜者，差别有三，所谓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大慧！世间波罗蜜者，谓诸凡愚著我、我所，执取二边，求诸有身，贪色等境，如是修行檀波罗蜜，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成就神通，生于梵世。大慧！出世间波罗蜜者，谓声闻、缘觉执著涅槃，希求自乐，如是修习诸波罗蜜。大慧！出世间上上波罗蜜者，谓菩萨摩訶萨于自心二法，了知唯是分别所现，不起妄想，不生执著，不取色相，为欲利乐一切众生，而恒修行檀波罗蜜。于诸境界不起分别，是则修行尸波罗蜜。即于不起分别之时，忍知能取所取自性，是则名为羼提波罗蜜。初中后夜勤修匪懈，随顺实解，不生分别，是则名为毗梨耶波罗蜜。不生分别，不起外道涅槃之见，是则名为禅那波罗蜜。以智观察，心无分别，不堕二边，转净所依，而不坏灭，获于圣智内证境界，是则名为般若波罗蜜。”尔时世尊重说颂曰：

愚分别有为，空无常刹那，
分别刹那义，如河灯种子。
一切法不生，寂静无所作，
诸事性皆离，是我刹那义。
生无间即灭，不为凡愚说，
无间相续法，诸趣分别起。
无明为其因，心则从彼生，
未能了色来，中间何所住？
无间相续灭，而有别心起，
不住于色时，何所缘而生？
若缘彼而起，其因则虚妄，
因妄体不成，云何刹那灭？
修行者正受，金刚佛舍利，
及以光音宫，世间不坏事。

如来圆满智，及比丘证得，
诸法性常住，云何见刹那？
乾城幻等色，何故非刹那？
大种无实性，云何说能造？

[涅槃(卷三七左至右)。内四涅槃：一、识、性习气及见习转，二、自证所行离断常，三、不坏不死，四、无舍无得、不一不异。]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诸佛如来所说涅槃，说何等法名为涅槃？”

佛告大慧：“一切识、自性习气，及藏识、意、意识、见习转已，我及诸佛说名涅槃，即是诸法性空境界。复次，大慧！涅槃者，自证圣智所行境界，远离断常及以有无。云何非常？谓离自相共相诸分别故。云何非断？谓去、来、现在一切圣者自证智所行故。复次，大慧！大般涅槃不坏、不死。若死者，应更受生。若坏者，应是有为。是故涅槃不坏、不死，诸修行者之所归趣。复次，大慧！无舍无得故，非断非常故，不一不异故，说名涅槃。复次，大慧！声闻、缘觉知自共相，舍离愤闹，不生颠倒，不起分别。彼于其中生涅槃想。”

[(卷三十九右至一十左)外四涅槃：一、法自性无性，二、种种相性无性，三、觉自相性无性，四、断蕴自共相流注。]

“复次，大慧！涅槃有四种，何等为四？谓诸法自性无性涅槃，种种相性无性涅槃，觉自相性无性涅槃，断诸蕴自共相流注涅槃。大慧！此四涅槃是外道义，非我所说。大慧！我所说者，分别尔焰识灭名为涅槃。”

[(卷二十右)小怖苦计根灭涅槃。小不知自证智境界，转所依藏识为大涅槃。]

“复次，大慧！诸声闻畏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生死涅槃差别之相，一切皆是妄分别有，无所有故，妄计未来诸根、境灭以为涅槃，不知证自智境界，转所依藏识为大涅槃。彼愚痴人说

有三乘，不说唯心无有境界。大慧！彼人不知去、来、现在诸佛所说自心境界，取心外境，常于生死轮转不绝。”

〔（卷四二十二右至二十五左）二十三种涅槃。唯第二十三唯心是正见。〕

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白佛言：“世尊！佛说涅槃，说何等法以为涅槃，而诸外道种种分别？”

佛言：“大慧！如诸外道分别涅槃，皆不随顺涅槃之相。谛听，谛听！当为汝说。大慧！或有外道言：‘见法无常，不贪境界，蕴、界、处灭，心、心所法不现在前，不念过、现、未来境界，如灯尽，如种败，如火灭，诸取不起，分别不生，起涅槃想。’大慧！非以见坏名为涅槃。或谓至方名得涅槃，境界想离，犹如风止。或谓不见能觉所觉，名为涅槃。或谓不起分别常无常见，名得涅槃。或有说言，分别诸相发生于苦，而不能知自心所现。以不知故，怖畏于相，以求无相，深生爱乐，执为涅槃。或谓觉知内外诸法，自相共相，去、来、现在，有性不坏，作涅槃想。或计我、人、众生、寿命及一切法无有坏灭，作涅槃想。

“复有外道无有智慧，计有自性及以士夫，求那转变作一切物，以为涅槃。或有外道计福非福尽，或计不由智慧诸烦恼尽，或计自性是实作者，以为涅槃。或谓众生辗转相生，以此为因，更无异因，彼无智故，不能觉了。以不了故，执为涅槃。或计证于谛道虚妄分别，以为涅槃。或计求那与求那者而共和合，一性异性、俱及不俱，执为涅槃。或计诸物从自然生，孔雀文彩，棘针铍利，生宝之处出种种宝，如此等事是谁能作，即执自然以为涅槃。或谓能解二十五谛，即得涅槃。或有说言，能受六分，守护众生，斯得涅槃。或有说言，时生世间，时即涅槃。或执有物以为涅槃，或计无物以为涅槃，或有计著有物无物为涅槃者，或计诸物与涅槃无别，作涅槃想。

“大慧！复有异彼外道所说，以一切智大师子吼，说能了达

唯心所现，不取外境，远离四句，住如实见，不堕二边，离能所取，不入诸量，不著真实，住于圣智所现证法，悟二无我，离二烦恼，净二种障，转修诸地，入于佛地，得如幻等诸大三昧，永超心、意及以意识，名得涅槃。大慧！彼诸外道虚妄计度，不如于理，智者所弃，皆堕二边，作涅槃想。于此无有若住若出，彼诸外道皆依自宗而生妄觉，违背于理，无所成就，唯令心意驰散往来，一切无有得涅槃者。汝及诸菩萨宜应远离。”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外道涅槃见，各各异分别，
 彼唯是妄想，无解脱方便。
 远离诸方便，不至无缚处，
 妄生解脱想，而实无解脱。
 外道所成立，众智各异取，
 彼悉无解脱，愚痴妄分别。
 一切痴外道，妄见作所作，
 悉著有无论，是故无解脱。
 凡愚乐分别，不生真实慧，
 言说三界本，真实灭苦因。
 譬如镜中像，虽现而非实，
 习气心镜中，凡愚见有二。
 不了唯心现，故起二分别，
 若知但是心，分别则不生。
 心即是种种，远离想所相，
 如愚所分别，虽见而无见。
 三有唯分别，外境悉无有，
 妄想种种现，凡愚不能觉。
 经经说分别，但是异名字，
 若离于语言，其义不可得。

〔（卷五六右至十右）不生不灭，如幻非实，见此即涅槃。外说有实性

相，名不生灭。内非无非有，如幻梦色，种种见故，色相自性非是有故。]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承佛威神，复白佛言：“世尊！如来演说不生不灭，非为奇特。何以故？一切外道亦说作者不生不灭，世尊亦说虚空、涅槃及非数灭、不生不灭。外道亦说作者因缘生于世间，世尊亦说无明、爱、业，生诸世间。俱是因缘，但名别耳，外物因缘亦复如是。是故佛说与外道说无有差别。外道说言微尘、胜妙、自在、众生主等，如是九物不生不灭，世尊亦说一切诸法不生不灭，若有若无，皆不可得。世尊！大种不坏，以其自相不生不灭，周流诸趣，不舍自性。世尊！分别虽稍变异，一切无非外道已说，是故佛法同于外道。若有不同，愿佛为演。有何所以，佛说为胜？若无别异，外道即佛，以其亦说不生不灭故。世尊常说一世界中无有多佛，如向所说，是则应有。”

佛言：“大慧！我之所说不生不灭，不同外道不生不灭、不生、无常论。何以故？外道所说，有实性相不生不变，我不如是堕有无品，我所说法，非有非无，离生离灭。云何非无？如幻梦色，种种见故。云何非有？色相自性，非是有故，见不见故，取不取故。是故我说一切诸法，非有非无。若觉唯是自心所见，住于自性，分别不生，世间所作悉皆永息。分别者是凡愚事，非贤圣耳。大慧！妄心分别不实境界，如乾闥婆城，幻所作人。大慧！譬如小儿见乾闥婆城及以幻人商贾入出，迷心分别，言有实事。凡愚所见，生与不生、有为无为，悉亦如是。如幻人生，如幻人灭，幻人其实不生不灭。诸法亦尔，离于生灭。大慧！凡夫虚妄，起生灭见，非诸圣人。言虚妄者，不如法性，起颠倒见。颠倒见者，执法有性，不见寂灭。不见寂灭故，不能远离虚妄分别。是故，大慧！无相见胜，非是相见，相是生因。若无有相，则无分别，不生不灭，则是涅槃。大慧！言涅槃者，见如实处，舍离分别心、心所法，获于如来内证圣智。我说此是寂灭涅槃。”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为除有生执，成立无生义，
我说无因论，非愚所能了。
一切法无生，亦非是无法，
如乾城幻梦，虽有而无因。
空无生无性，云何为我说？
离诸和合缘，智慧不能见，
以是故我说，空无生无性。
一一缘和合，虽现而非有，
分析无和合，非如外道见。
如梦及垂发，野马与乾城，
无因而妄现，世事皆如是。
折伏有因论，申述无生旨，
无生义若存，法眼恒不灭，
我说无因论，外道咸惊怖。
云何何所因，复以何故生？
于何处和合，而作无因论？
观察有为法，非因非无因，
彼生灭论者，所见从是灭。
为无故不生，为待于众缘？
为有名无义？愿为我宣说。
非无法不生，亦非以待缘，
非有物而名，亦非名无义。
一切诸外道，声闻及缘觉，
七住非所行，此是无生相。
远离诸因缘，无有能作者，
唯心所建立，我说是无生。
诸法非因生，非无亦非有，
能所分别离，我说是无生。

唯心无所见，亦离于二性，
如是转所依，我说是无生。
外物有非有，其心无所取，
一切见咸断，此是无生相。
空无性等句，其义皆如是，
非以空故空，无生故说空。
因缘共集会，是故有生灭，
分散于因缘，生灭则无有。
若离诸因缘，则更无有法，
一性及异性，凡愚所分别。
有无不生法，俱非亦复然，
唯除众缘会，于中见起灭。
随俗假言说，因缘递钩锁，
若离因缘锁，生义不可得。
我说唯钩锁，生无故不生，
离诸外道过，非凡愚所了。
若离缘钩锁，别有生法者，
是则无因论，破坏钩锁义。
如灯能照物，钩锁现若然，
此则离钩锁，别有余诸法。
无生则无性，体性如虚空，
离钩锁求法，愚夫所分别。
复有余无生，众圣所得法，
彼生无生者，是则无生忍。
一切诸世间，无非是钩锁，
若能如是解，此人心得定。
无明与爱业，是则内钩锁，
种子泥轮等，如是名为外。

若言有他法，而从因缘生，
 离于钩锁义，此则非教理。
 生法若非有，彼为谁因缘？
 辗转而相生，此是因缘义。
 坚湿暖动等，凡愚所分别，
 但缘无有法，故说无自性。
 如医疗众病，其论无差别，
 以病不同故，方药种种殊。
 我为诸众生，灭除烦恼病，
 知其根胜劣，演说诸法门。
 非烦恼根异，而有种种法，
 唯有一大乘，清凉八支道。

[常不思议(卷二九右至十右)。外作者为因相，内证智所行为相，第一义智为因。外所作法有已还无，无常已，知是常。外比知，内自证。]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来所说常不思议，自证圣智第一义境，将无同诸外道所说常不思议作者耶？”

佛言：“大慧！非诸外道作者得常不思议。所以者何？诸外道常不思议因自相不成。既因自相不成，以何显示常不思议？大慧！外道所说常不思议，若因自相成，彼则有常，但以作者为因相故，常不思议不成。大慧！我第一义常不思议，第一义因相成，远离有无，自证圣智所行相故有相，第一义智为其因故有因。离有无故，非作者，如虚空、涅槃、寂灭法故，常不思议。是故我说常不思议，不同外道所有诤论。大慧！此常不思议，是诸如来自证圣智所行真理，是故菩萨当勤修学。复次，大慧！外道常不思议，以无常异相因故常，非自相因力故常。大慧！外道常不思议，以见所作法有已还无，无常已，比知是常。我亦见所作法有已还无，无常已，不因此说为常。大慧！外道以如是因相，成常不思议，此因相非有，同于兔角。故常不思议唯是分别，但有言

说。何故彼因同于兔角？无自因相故。大慧！我常不思议，以自证为因相，不以外法有已还无，无常为因。外道及此（编者按：通行本为“反此”），曾不能知常不思议自因之相，而恒在于自证圣智所行相外，此不应说。”

[无常（卷五十右至十三左）。外七无常，内四因非常非无常。一、非外法而唯心；二、不说相大种不生灭，非能所造；三、能所取从分别起，而唯心现；四、离有无见，不分别能所造。]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一切外道妄说无常，世尊亦言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未知此说是邪是正？所言无常复有几种？”

佛言：“大慧！外道说有七种无常，非是我法。何等为七？谓有说始起即舍，是名无常，生已不生，无常性故。有说形处变坏，是名无常。有说色即无常。有说色之变异是名无常。一切诸法相续不断，能令变异，自然归灭，犹如乳酪，前后变异虽不可见，然在法中坏一切法。有说物无常。有说物无物无常。有说不生无常，遍住一切诸法之中。其中物无物无常者，谓能造所造其相灭坏，大种自性本来无起。不生无常者，谓常与无常、有无等法，如是一切皆无有起，乃至分析至于微尘亦无所见。以不起故，说名无生，此是不生无常相。若不了此，则堕外道生无常义。有物无常者，谓于非常非无常处，自生分别。其义云何？彼立无常自不灭坏，能坏诸法。若无无常坏一切法，法终不灭，成于无有，如杖槌瓦石能坏于物而自不坏，此亦如是。

“大慧！现见无常与一切法，无有能作所作差别，云此是无常，此是所作。无差别故，能作所作应俱是常，不见有因，能令诸法成于无故。大慧！诸法坏灭，实亦有因，但非凡愚之所能了。大慧！异因不应生于异果，若能生者，一切异法应并相生，彼法此法、能生所生应无有别。现见有别，云何异因生于异果？大慧！若无常性是有法者，应同所作，自是无常。自无常故，所无

常法皆应是常。大慧！若无常性住诸法中，应同诸法堕于三世。与过去色同时已灭，未来不生，现在俱坏。一切外道计四大种体性不坏。色者，即是大种差别。大种造色，离异不异，故其自性亦不坏灭。

“大慧！三有之中能造所造，莫不皆是生、住、灭相，岂更别有无常之性，能生于物而不灭耶？始造即舍无常者，非大种互造大种，以各别故。非自相造，以无异故。非复共造，以乖离故。当知非是始造无常。形状坏无常者，此非能造及所造坏，但形状坏。其义云何？谓分析色乃至微尘，但灭形状长短等见，不灭能造所造色体，此见堕在数论之中。色即是无常者，谓此即是形状无常，非大种性。若大种性亦无常者，则无世事。无世事者，当知则堕卢迦耶见。以见一切法自相生，唯有言说故。转变无常者，谓色体变，非大种变。譬如以金作庄严具，严具有变，而金无改。此亦如是。

“大慧！如是等种种外道，虚妄分别见无常性。彼作是说，火不能烧诸大（疑为火）自相，但各分散。若能烧者，能造所造则皆断灭。大慧！我说诸法非常无常。何以故？不取外法故，三界唯心故，不说诸相故，大种性处种种差别不生不灭故，非能造所造故，能取所取二种体性一切皆从分别起故，如实而知二取性故，了达唯是自心现故，离外有无二种见故，离有无见则不分别能所造故。大慧！世间、出世间及出世间上上诸法，唯是自心，非常非无常。不能了达，堕于外道二边恶见。大慧！一切外道不能解了此三种法，依自分别而起言说，著无常性。大慧！此三种法所有语言分别境界，非诸凡愚之所能知。”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始造即便舍，形状有转变，

色物等无常，外道妄分别。

诸法无坏灭，诸大自性住，

外道种种见，如是说无常。
彼诸外道众，皆说不生灭，
诸大性自常，谁是无常法？
能取及所取，一切唯是心，
二种从心现，无有我我所。
梵天等诸法，我说唯是心，
若离于心者，一切不可得。

[财利法利(卷四十八左至二十二右)。财利二十七世论，法利唯心所现。]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一时说卢迦耶陀咒术词论，但能摄取世间财利，不得法利，不应亲近，承事供养。世尊何故作如是说？”

佛言：“大慧！卢迦耶陀所有词论，但饰文句，诳惑凡愚，随顺世间虚妄言说，不如于义，不称于理，不能证入真实境界，不能觉了一切诸法，恒堕二边，自失正道，亦令他失，轮回诸趣，永不出离。何以故？不了诸法唯心所见，执著外境，增分别故。是故我说，世论文句，因喻庄严，但诳愚夫，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忧悲等患。

“大慧！释提桓因广解众论，自造诸论。彼世论者有一弟子，现作龙身，诣释天宫，而立论宗，作是要言：‘僇尸迦！我共汝论。汝若不如，我当破汝千辐之轮。我若不如，断一一头，以谢所屈。’说是语已，即以论法摧伏帝释，坏千辐轮，还来人间。大慧！世间言论，因喻庄严，乃至能现畜生之形，以妙文词迷惑诸天及阿修罗，令其执著生灭等见，而况于人？是故，大慧！不应亲近，承事供养，以彼能作生苦因故。大慧！世论唯说身觉境界。大慧！彼世论有百千字句，后末世中恶见乖离，邪众崩散，分成多部，各执自因。大慧！非余外道能立教法，唯卢迦耶以百千句，广说无量差别因相，非如实理，亦不自知是惑世法。”

尔时大慧白言：“世尊！若卢迦耶所造之论，种种文字，因喻庄严，执著自宗非如实法，名外道者，世尊亦说世间之事，谓以种种文句言词，广说十方一切国土，天人等众而来集会，非是自智所证之法。世尊亦同外道说耶？”

佛言：“大慧！我非世说，亦无来去。我说诸法不来不去。大慧！来者集生，去者坏灭。不来不去，此则名为不生不灭。大慧！我之所说，不同外道，堕分别中。何以故？外法有无，无所著故，了唯自心，不见二取，不行根境，不生分别，入空、无相、无愿之门而解脱故。

“大慧！我忆有时于一处住，有世论婆罗门来至我所，遽问我言：‘瞿昙！一切是所作耶？’我时报言：‘婆罗门！一切所作，是初世论。’又问我言：‘一切非所作耶？’我时报言：‘一切非所作，是第二世论。’彼复问言：‘一切常耶？一切无常耶？一切生耶？一切不生耶？’我时报言：‘是第六世论。’彼复问言：‘一切一耶？一切异耶？一切俱耶？一切不俱耶？一切皆由种种因缘而受生耶？’我时报言：‘是第十一世论。’彼复问言：‘一切有记耶？一切无记耶？有我耶？无我耶？有此世耶？无此世耶？有他世耶？无他世耶？有解脱耶？无解脱耶？是刹那耶？非刹那耶？虚空、涅槃及非择灭，是所作耶？非所作耶？有中有耶？无中有耶？’我时报言：‘婆罗门！如是皆是汝之世论，非我所说。婆罗门！我说因于无始戏论诸恶习气而生三有，不了唯是自心所见，而取外法，实无可得。如外道说，我及根、境三和合生。我不如是，我不说因，不说无因，唯依妄心似能所取，而说缘起，非汝及余取著我者之所能测。’大慧！虚空、涅槃及非择灭，但有三数，本无体性，何况而说作与非作。

“大慧！尔时世论婆罗门，复问我言：‘无明、爱、业为因缘故，有三有耶？为无因耶？’我言：‘此二亦是世论。’又问我言：‘一切诸法皆入自相及共相耶？’我时报言：‘此亦世论。婆罗门！

乃至少有心识流动，分别外境，皆是世论。’大慧！尔时彼婆罗门复问我言：‘颇有非是世论者不？一切外道所有词论，种种文句，因喻庄严，莫不皆从我法中出。’我报言：‘有，非汝所许，非世不许，非不说种种文句义理相应，非不相应。’彼复问言：‘岂有世许非世论耶？’我答言：‘有，但非于汝及以一切外道能知。何以故？以于外法虚妄分别生执著故。若能了达有无等法，一切皆是自心所见，不生分别，不取外境，于自处住。自处住者，是不起义。不起于何？不起分别。此是我法，非汝有也。婆罗门！略而言之，随何处中，心识往来，死生求恋，若受，若见，若触，若住，取种种相，和合相续，于爱于因而生计著，皆汝世论，非是我法。’大慧！世论婆罗门作如是问，我如是答，不问于我自宗实法，默然而去，作是念言：‘沙门瞿昙无可尊重，说一切法无生、无相、无因、无缘，唯是自心分别所见。若能了此，分别不生。’大慧！汝今亦复问我是义，何故亲近诸世论者，唯得财利，不得法利。”

大慧白言：“所言财、法是何等义？”

佛言：“善哉！汝乃能为未来众生思惟是义，谛听，谛听！当为汝说。大慧！所言财者，可触，可受，可取，可味，令著外境，堕在二边，增长贪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我及诸佛说名财利，亲近世论之所获得。云何法利？谓了法是心，见二无我，不取于相，无有分别，善知诸地，离心、意、识，一切诸佛所共灌顶，具足受行十无尽愿，于一切法悉得自在，是名法利。以是不堕一切诸见戏论，分别常断二边。大慧！外道世论令诸痴人堕在二边，谓常及断。受无因论，则起常见。以因坏灭，则生断见。我说不见生、住、灭者，名得法利。是名财、法二差别相，汝及诸菩萨摩訶萨应勤观察。”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调伏摄众生，以戒降诸恶，
智慧灭诸见，解脱得增长。
外道虚妄说，皆是世俗论，

横计作所作，不能自成立。

唯我一自宗，不著于能所，

为诸弟子说，令离于世论。

能取所取法，唯心无所有，

二种皆心现，断常不可得。

乃至心流动，是则为世论，

分别不起者，是人见自心。

来者见事生，去者事不现，

明了知来去，不起于分别。

有常及无常，所作无所作，

此世他世等，皆是世论法。

[有无色空(卷二五左至七左)。知妄计性差别义门，入如幻境，成等正觉，唯是自心所现分别之相。外则计无计有，执色执空。]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知诸菩萨心之所念，承一切佛威神之力，白佛言：“唯愿为说百八句差别所依圣智事自性法门，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为诸菩萨摩诃萨堕自共相者，说此妄计性差别义门。知此义已，则能净治二无我观，照明诸地，超越一切二乘、外道三昧之乐，见诸如来不可思议所行境界，毕竟舍离五法、自性，以一切佛法身智慧而自庄严，入如幻境，住一切刹、兜率陀宫、色究竟天，成如来身。”

佛言：“大慧！有一类外道，见一切法随因而尽，生分别解，想兔无角，起于未见。如兔角无，一切诸法悉亦如是。复有外道，见大种、求那、尘等诸物，形量、分位各差别已，执兔无角，于此而生牛有角想。大慧！彼堕二见，不了唯心，但于自心增长分别。大慧！身及资生、器世间等，一切皆唯分别所现。大慧！应知兔角离于有无，诸法悉然，勿生分别。云何兔角离于有无？互因待故。分析牛角乃至微尘，求其体相终不可得。圣智所行远离彼见，是故于此不应分别。”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彼岂不以妄见起相，比度看待，妄计无耶？”

佛言：“不以分别起，相待以言无。何以故？彼以分别为生因故。以角分别，为其所依，所依为因，离异不异，非由相待显兔角无。大慧！若此分别异兔角者，则非角因。若不异者，因彼而起。大慧！分析牛角乃至极微，求不可得。异于有角言无角者，如是分别决定非理。二俱非有，谁待于谁？若相待不成，待于有故，言兔角无，不应分别。不正因故，有无论者执有执无，二俱不成。大慧！复有外道，见色、形状、虚空分齐而生执著，言色异虚空，起于分别。大慧！虚空是色，随入色种。大慧！色是虚空，能持所持，建立性故。色空分齐，应如是知。大慧！大种生时，自相各别，不住虚空中，非彼无虚空。大慧！兔角亦尔，看待牛角，言彼角无。大慧！分析牛角乃至微尘，又析彼尘，其相不现。彼何所待而言无耶？若待余物，彼亦如是。大慧！汝应远离兔角、牛角、虚空及色所有分别。汝及诸菩萨摩诃萨，应常观察自心所见分别之相，于一切国土，为诸佛子说观察自心修行之法。”尔时世尊即说颂言：

心所见无有，唯依心故起，
身资所住影，众生藏识现。
心意及与识，自性五种法，
二无我清净，诸导师演说。
长短共看待，辗转互相生，
因有故成无，因无故成有。
微尘分析事，不起色分别，
唯心所安立，恶见者不信。
外道非行处，声闻亦复然，
救世之所说，自证之境界。

上架建议 佛教文化

淘宝店铺热搜：东方出版社 <http://dfyxcbs.tamll.com>

微博、微信、博客热搜：东方讲堂

释大愿 主编



欧阳竟无著述集 下

欧阳竟无 著述
赵 军 点校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天柱文化丛书]

释大愿 主编

欧阳竟无著述集

(下)

欧阳竟无 著述

赵 军 点校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阳竞无著述集/欧阳渐 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9
(天柱文化丛书)

ISBN 978-7-5060-7760-6

I. ①欧… II. ①欧…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7660 号

欧阳竞无著述集(上下册)
(OUYANGJINGWU ZHUSHUJI)

作 者: 欧阳竞无
点 校: 赵 军
责任编辑: 简以宁 冯文丹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1030 毫米 1/16
印 张: 90
字 数: 104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760-6
定 价: 160.00 元(上下册)
发行电话: (010)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64258029

《楞伽》疏决(续)

五法三自性第六(凡十三节)

[法性诠释(卷五十九右至二十二左)。诸法如幻、焰、水月,自心所现,妄分别起。根尘为“相”,以名显“相”,决定为“分别”。名、相互客,识心不起为“智”。智观名、相,非有非无。名、相及识本来不起为“如”。]

(三性、八识、二无我,悉入五法中。相、名是妄计性,依彼分别心、心所起是缘起性,智、如不坏是圆成性。)

[自心所现生执著时,八分别起。(自性差别,总执我、我所,爱非爱,俱非)自妄计性,缘起分别是妄,执起分别是妄计。如日与光,缘但变现,计则增起。]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愿为我说五法、自性、诸识、无我差别之相。我及诸菩萨摩诃萨,善知此已,渐修诸地,具诸佛法,至于如来自证之位。”

佛言:“谛听!当为汝说。大慧!五法、自性、诸识、无我,所谓名、相、分别、正智、如如。若修行者观察此法,入于如来自证境界,远离常断、有无等见,得现法乐甚深三昧。大慧!凡愚不了五法、自性、诸识、无我,于心所现,见有外物,而起分别,非诸圣人。”

大慧白言:“云何不了而起分别?”

佛言:“大慧!凡愚不知名是假立,心随流动,见种种相,计我、我所,染著于色,覆障圣智,起贪瞋痴,造作诸业,如蚕作茧,妄想自缠,堕于诸趣生死大海,如汲水轮循环不绝,不知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自心所见,妄分别起,离能所取及生、住、灭,谓从自在、时节、微尘、胜性而生,随名相流。大慧!此中相者,

谓眼识所见，名之为色。耳、鼻、舌、身、意识得者，名之为声、香、味、触、法，如是等，我说为相。分别者，施設众名，显示诸相，谓以象马、车步、男女等名而显其相，此事如是，决定不异，是名分别。正智者，谓观其相互为其客，识心不起，不断不常，不随外道、二乘之地，是名正智。大慧！菩萨摩訶萨以其正智观察名相，非有非无，远离损益二边恶见，名、相及识本来不起，我说此法，名为如如。大慧！菩萨摩訶萨住如如已，得无照现境，升欢喜地，离外道恶趣，入出世法，法相纯熟，知一切法犹如幻等，证自圣智所行之法，离臆度见，如是次第乃至法云。至法云已，三昧诸力，自在神通，开敷满足，成于如来。成如来已，为众生故，如水中月，普现其身，随其欲乐，而为说法。其身清净，离心、意、识，被弘誓甲，具足成满十无尽愿。是名菩萨摩訶萨入于如如之所获得。”

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白佛言：“世尊！为三性入五法中，为各有自相？”

佛言：“大慧！三性、八识及二无我悉入五法，其中名及相是妄计性。以依彼分别，心、心所法俱时而起，如日与光，是缘起性。正智、如如不可坏故，是圆成性。大慧！于自心所现生执著时，有八种分别起。此差别相皆是不实，唯妄计性。若能舍离二种我执，二无我智即得生长。大慧！声闻、缘觉、菩萨、如来，自证圣智，诸地位次，一切佛法悉皆摄入此五法中。复次，大慧！五法者，所谓相、名、分别、如如、正智。此中相者，谓所见色等形状各别，是名为相。依彼诸相立瓶等名，此如是，此不异，是名为名。施設众名，显示诸相，心、心所法，是名分别。彼名彼相毕竟无有，但是妄心展转分别，如是观察乃至觉灭，是名如如。大慧！真实、决定、究竟、根本、自性、可得，是如如相。我及诸佛随顺证入，如其实相开示演说。若能于此随顺悟解，离断离常，不生分别，入自证处，出于外道、二乘境界，是名正智。大慧！此五种

法，三性、八识及二无我，一切佛法普皆摄尽。大慧！于此法中，汝应以自智善巧通达，亦劝他人令其通达。通达此已，心则决定，不随他转。”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五法三自性，及与八种识，

二种无我法，普摄于大乘。

名相及分别，二种自性摄，正智与如如，是则圆成相。

[分别(卷四七右至九右)。分别是妄现，虚妄分别是执起。]

(分别不生不灭：一、不起有无相；二、所见外法皆无有；三、了唯自心所现。)

[虚妄分别生灭：一、不了种种境是自心所现；二、计能计所；三、虚妄执著；四、起诸分别(此分别与前分别异)，堕有无见；五、增长外见习气；六、心、心所起外义可得。]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愿为我说虚妄分别相。此虚妄分别云何而生？是何而生？因何而生？谁之所生？何故名为虚妄分别？”

佛言：“大慧！善哉，善哉！汝为哀愍世间天人而问此义，多所利益，多所安乐。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大慧言：“唯！”

佛言：“大慧！一切众生于种种境，不能了达自心所现，计能所取，虚妄执著，起诸分别，堕有无见，增长外道妄见习气，心、心所法相应起时，执有外义种种可得，计著于我及以我所，是故名为虚妄分别。”

大慧白言：“若如是者，外种种义，性离有无，起诸见相。世尊！第一义谛亦复如是，离诸根、量、宗、因、譬喻。世尊！何故于种种义言起分别，第一义中不言起耶？将无世尊所言乖理，一处言起，一不言故？世尊又说虚妄分别，堕有无见，譬如幻事，种种非实，分别亦尔，有无相离，云何而说堕二见耶？此说岂不堕于世见？”

佛言：“大慧！分别不生不灭。何以故？不起有无分别相故，所见外法皆无有故，了唯自心之所现故，但以愚夫分别自心种种诸法，著种种相，而作是说，令知所见皆是自心，断我、我所一切见著，离作、所作诸恶因缘，觉唯心故，转其意乐，善明诸地，入佛境界，舍五法、自性诸分别见。是故我说，虚妄分别执著种种，自心所现，诸境界生，如实了知，则得解脱。”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诸因及与缘，从此生世间，
与四句相应，不知于我法。
世非有无生，亦非俱不俱，
云何诸愚夫，分别因缘起？
非有亦非无，亦复非有无，
如是观世间，心转证无我。
一切法不生，以从缘生故，
诸缘之所作，所作法非生。
果不自生果，有二果失故，
无有二果故，非有性可得。
观诸有为法，离能缘所缘，
决定唯是心，故我说心量。
量之自性处，缘法二俱离，
究竟妙净事，我说名心量。
施設假名我，而实不可得，
诸蕴蕴假名，亦皆无实事。
有四种平等，相因及所生，
无我为第四，修行者观察。
离一切诸见，及能所分别，
无得亦无生，我说是心量。
非有亦非无，有无二俱离，

如是心亦离，我说是心量。
 真如空实际，涅槃及法界，
 种种意成身，我说是心量。
 妄想习气缚，种种从心生，
 众生见为外，我说是心量。
 外所见非有，而心种种现，
 身资及所住，我说是心量。

[能所取(卷二十右至十一左)。情器界皆藏识影像所取能取二种相现。愚堕生灭二见，于中妄起有无分别。二取是藏识影像相，执起为有则妄计性。]

“复次，大慧！去、来、现在诸如来说一切法不生。何以故？自心所见非有性故，离有无生故，如兔马等角，凡愚妄取。唯自证圣智所行之处，非诸愚夫二分别境。大慧！身及资生、器世间等，一切皆是藏识影像，所取能取二种相现。彼诸愚夫，堕生、住、灭二见中，故于中妄起有无分别。大慧！汝于此义当勤修学。”

[妄幻(卷三十右至十四左)。阳焰、火轮、垂发、乾城、梦幻、镜像，种种妄法，无智倒解。圣人不然，然非不现，以于妄法有少分想则非圣智。圣不见妄，唯见一真。凡圣三乘，观妄不同。妄法差别而非无常，离有无故。妄法是常，相不异故。即彼妄法，识习转依，即说此妄名为真如。(逆说如此经无弊，向还灭故；《起信》顺说有弊，趋流转故。)]

[幻事无分别。从他咒起，非从自分别习力起，故幻事不妄惑，妄惑唯愚心执著(妄法与妄惑大异)。]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所说常声依何处说？”

佛言：“大慧！依妄法说。以诸妄法，圣人亦现，然不颠倒。大慧！譬如阳焰、火轮、垂发、乾闥婆城、梦幻、镜像，世无智者生

颠倒解，有智不然，然非不现。大慧！妄法现时无量差别，然非无常。何以故？离有无故。云何离有无？一切愚夫种种解故。如恒河水，有见不见。饿鬼不见，不可言有；余所见故，不可言无。圣于妄法，离颠倒见。大慧！妄法是常，相不异故。非诸妄法有差别相，以分别故，而有别异。是故妄法，其体是常。

“大慧！云何而得妄法真实？谓诸圣者于妄法中不起颠倒、非颠倒觉。若于妄法有少分想，则非圣智。有少想者，当知则是愚夫戏论，非圣言说。大慧！若分别妄法是倒、非倒，彼则成就二种种性，谓圣种性、凡夫种性。大慧！圣种性者，彼复三种，谓声闻、缘觉、佛乘别故。大慧！云何愚夫分别妄法生声闻乘种性？所谓计著自相共相。大慧！何谓复有愚夫分别妄法成缘觉乘种性？谓即执著自共相时，离于愤闹。大慧！何谓智人分别妄法而得成就佛乘种性？所谓了达一切唯是自心分别所见，无有外法。大慧！有诸愚夫分别妄法种种事物，决定如是，决定不异，此则成就生死乘性。大慧！彼妄法中种种事物，非即是物，亦非非物。大慧！即彼妄法，诸圣智者，心、意、意识、诸恶习气、自性、法转依故，即说此妄名为真如，是故真如离于心识。我今明了显示此句，离分别者，悉离一切诸分别故。”

大慧菩萨白言：“世尊！所说妄法为有或无？”

佛言：“如幻，无执著相故。若执著相，体是有者，应不可转，则诸缘起，应如外道说作者生。”

大慧又言：“若诸妄法同于幻者，此则当与余妄作因。”

佛言：“大慧！非诸幻事为妄惑因，以幻不生诸过恶故，以诸幻事无分别故。大慧！夫幻事者，从他明咒而得生起，非自分别过习力起，是故幻事不生过恶。大慧！此妄惑法，唯是愚夫心所执著，非诸圣者。”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圣不见妄法，中间亦非实，
以妄即真故，中间亦真实。

若离于妄法，而有相生者，
此还即是妄，如翳未清净。

“复次，大慧！见诸法非幻，无有相似，故说一切法如幻。”

大慧言：“世尊！为依执著种种幻相，言一切法犹如幻耶？为异依此执著颠倒相耶？若依执著种种幻相，言一切法犹如幻者，世尊！非一切法悉皆如幻。何以故？见种种色相不无因故。世尊！都无有因，令种种色相显现如幻。是故，世尊！不可说言依于执著种种幻相，言一切法与幻相似。”

佛言：“大慧！不依执著种种幻相，言一切法如幻。大慧！以一切法不实速灭如电，故说如幻。大慧！譬如电光见已即灭，世间凡愚悉皆现见。一切诸法，依自分别自共相现，亦复如是，以不能观察无所有故，而妄计著种种色相。”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非幻无相似，亦非有诸法，
不实速如电，如幻应当知。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说，一切诸法皆悉无生，又言如幻，将非所说前后相违？”

佛言：“大慧！无有相违。何以故？我了于生，即是无生，唯是自心之所见故，若有若无，一切外法，见其无性，本不生故。大慧！为离外道因生义故，我说诸法皆悉不生。大慧！外道群聚共兴恶见，言从有无生一切法，非自执著分别为缘。大慧！我说诸法非有无生，故名无生。大慧！说诸法者，为令弟子知依诸业摄受生死，遮其无有断灭见故。大慧！说诸法相犹如幻者，令离诸法自性相故。为诸凡愚堕恶见欲，不知诸法唯心所现，为令远离执著因缘生起之相，说一切法如幻如梦。彼诸愚夫执著恶见，欺诳自他，不能明见一切诸法如实住处。大慧！见一切法如实处者，谓能了达唯心所现。”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无作故无生，有法摄生死，
了达如幻等，于相不分别。

[三性诠释(卷二十三左至右)。依缘起事相显现,生诸计著,为妄计自性。有内外法名相计著,有自共相、事相计著二种。从所依所缘起,为缘起自性。离名相、事相计著,为圆成自性。]

“复次,大慧! 菩萨摩诃萨当善知三自性相。何者为三? 所谓妄计自性、缘起自性、圆成自性。大慧! 妄计自性从相生。云何从相生? 谓彼依缘起事相种类显现,生计著故。大慧! 彼计著事相,有二种妄计性生,是诸如来之所演说,谓名相计著相、事相计著相。大慧! 事计著相者,谓计著内外法。相计著相者,谓即彼内外法中计著自共相。是名二种妄计自性相。大慧! 从所依所缘起,是缘起性。何者圆成自性? 谓离名相、事相一切分别,自证圣智所行真如。大慧! 此是圆成自性,如来藏心。”尔时世尊即说颂言:

名相分别,二自性相,

正智真如,是圆成性。

“大慧! 是名观察五法自性相法门,自证圣智所行境界,汝及诸菩萨摩诃萨当勤修学。”

[十二妄计自性(卷三二十右至二十三右)。十二妄计性差别相,凡愚执著若有若无。于缘起中执著妄计性,如依幻见物。]

“复次,大慧! 我今当说妄计自性差别相,令汝及诸菩萨摩诃萨善知此义,超诸妄想,证圣智境,知外道法,远离能取所取分别,于依他起种种相中,不更取著妄所计相。大慧! 云何妄计自性差别相? 所谓言说分别,所说分别,相分别,财分别,自性分别,因分别,见分别,理分别,生分别,不生分别,相属分别,缚解分别。大慧! 此是妄计自性差别相。

“云何言说分别? 谓执著种种美妙音词,是名言说分别。云何所说分别? 谓执有所说事是圣智所证境,依此起说,是名所说分别。云何相分别? 谓即于彼所说事中,如渴兽想,分别执著坚湿暖动等一切诸相,是名相分别。云何财分别? 谓取著种种金

银等宝，而起言说，是名财分别。云何自性分别？谓以恶见如是分别此自性，决定非余，是名自性分别。云何因分别？谓于因缘分别有无，以此因相而能生故，是名因分别。云何见分别？谓诸外道恶见，执著有无、一异、俱不俱等，是名见分别。云何理分别？谓有执著我、我所相，而起言说，是名理分别。云何生分别？谓计诸法若有若无，从缘而生，是名生分别。云何不生分别？谓计一切法本来不生，未有诸缘而先有体，不从因起，是名不生分别。云何相属分别？谓此与彼递相系属，如针与线，是名相属分别。云何缚解分别？谓执因能缚，而有所缚，如人以绳方便力故，缚已复解，是名缚解分别。大慧！此是妄计性差别相，一切凡愚于中执著若有若无。大慧！于缘起中，执著种种妄计自性，如依于幻，见种种物。凡愚分别，见异于幻。大慧！幻与种种非异非不异。若异者，应幻非种种因；若一者，幻与种种应无差别，然见差别，是故非异非不异。大慧！汝及诸菩萨摩诃萨于幻有无，不应生著。”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心为境所缚，觉想智随转，
 无想最胜处，平等智慧生。
 在妄计是有，于缘起则无，
 妄计迷惑取，缘起离分别。
 种种支分生，如幻不成就，
 虽现种种相，妄分别则无。
 彼相即是过，皆从心缚生，
 妄计者不了，分别缘起法。
 此诸妄计性，皆即是缘起，
 妄计有种种，缘起中分别。
 世俗第一义，第三无因生，
 妄计是世俗，断则圣境界。
 如修观行者，于一种种现，

于彼无种种，妄计相如是。
如目种种翳，妄想见众色，
彼无色非色，不了缘起然。
如金离尘垢，如水离泥浊，
如虚空无云，妄想净如是。
无有妄计性，而有于缘起，
建立及诽谤，斯由分别坏。
若无妄计性，而有缘起者，
无法而有法，有法从无生。
依因于妄计，而得有缘起，
相名常相随，而生于妄计。
以缘起依妄，究竟不成就，
是时现清静，名为第一义。
妄计有十二，缘起有六种，
自证真如境，彼无有差别。
五法为真实，三自性亦尔，
修行者观此，不越于真如。
依于缘起相，妄计种种名，
彼诸妄计相，皆因缘起有。
智慧善观察，无缘无妄计，
真实中无物，云何起分别？
圆成若是有，此则离有无，
既已离有无，云何有二性？
妄计有二性，二性是安立，
分别见种种，清静圣所行。
妄计种种相，缘起中分别，
若异此分别，则堕外道论。
以诸妄见故，妄计于妄计，

离此二计者，则为真实法。

[法性所流佛说四相法(卷二八左至右)。自相、共相、自心现习气因相、妄计性所执因相。妄计性生，由著境习气力，于缘起性中有妄计性种种相现。]

“复次，大慧！法性所流佛说一切法自相、共相、自心现习气因相、妄计性所执因相，更相系属种种幻事皆无自性，而诸众生种种执著取以为实，悉不可得。复次，大慧！妄计自性执著缘起自性起。大慧！譬如幻师以幻术力，依草木瓦石幻作众生若干色像，令其见者种种分别，皆无真实。大慧！此亦如是，由取著境界习气力故，于缘起性中，有妄计性种种相现，是名妄计性生。大慧！是名法性所流佛说法相。”

[二执由起(卷三七右至八左)。执言说性，由无始戏论执言说习气起；执法性，由不觉自心所现起。]

“复次，大慧！有二种自性相。何者为二？谓执著言说自性相、执著诸法自性相。执著言说自性相者，以无始戏论执著言说习气故起；执著诸法自性相者，以不觉自心所现故起。”

[九转变现(卷四十一右至十二右)。诸法皆自心所现，凡愚从自分别习气起，执体转变，而实无有。]

“复次，大慧！诸外道有九种转变见，所谓形转变，相转变，因转变，相应转变，见转变，生转变，物转变，缘明了转变，所作明了转变，是为九。一切外道因是见故，起有无转变论。此中形转变者，谓形别异见。譬如以金作庄严具，环钏璎珞种种不同，形状有殊，金体无易，一切法变亦复如是。诸余外道种种计著，皆非如是，亦非别异，但分别故。一切转变，如是应知。譬如乳酪、酒果等熟，外道言此皆有转变，而实无有。若有若无，自心所见，无外物故。如此皆是愚迷凡夫从自分别习气而起，实无一法若生若灭，如因幻梦所见诸色，如石女儿说有生死。”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形处时转变，大种及诸根，
中有渐次生，妄想非明智。
诸佛不分别，缘起及世间，
但诸缘世间，如乾闥婆城。

[十一种执著(卷四十二右至十三右)。此等密执有量种，皆是凡愚自分别执而密执著。若了唯心，悉见寂静，无缚无解，执三和合缘，诸识密缚次第而起。]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为我解说于一切法深密义及解义相，令我及诸菩萨摩诃萨善知此法，不堕如言取义深密执著，离文字语言虚妄分别，普入一切诸佛国土，力、通、自在、总持所印，觉慧善住十无尽愿，以无功用种种变现，光明照耀，如日、月、摩尼、地、水、火、风，住于诸地，离分别见，知一切法如幻如梦，入如来位，普化众生，令知诸法虚妄不实，离有无品，断生灭执，不著言说，令转所依。”

佛言：“谛听！当为汝说。大慧！于一切法如言取义执著深密，其数无量，所谓相执著，缘执著，有非有执著，生非生执著，灭非灭执著，乘非乘执著，为无为执著，地地自相执著，自分别现证执著，外道宗有无品执著，三乘一乘执著。大慧！此等密执有无量种，皆是凡愚自分别执而密执著，此诸分别如蚕作茧，以妄想丝自缠缠他，执著有无，欲乐坚密。大慧！此中实无密非密相，以菩萨摩诃萨见一切法住寂静故，无分别故。若了诸法唯心所见，无有外物，皆同无相，随顺观察，于若有若无，分别密执，悉见寂静。是故无有密非密相。大慧！此中无缚亦无有解，不了实者见缚解耳。何以故？一切诸法若有若无，求其体性不可得故。复次，大慧！愚痴凡夫有三种密缚，谓贪、恚、痴，及爱来生，与贪喜俱。以此密缚，令诸众生续生五趣。密缚若断，是则无有密非密相。复次，大慧！若有执著三和合缘，诸识密缚次第而起。有执著故，则有密缚。若见三解脱，离三和合识，一切诸密皆悉不

生。”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不实妄分别，是名为密相，
若能如实知，诸密网皆断。
凡愚不能了，随言而取义，
譬如蚕处茧，妄想自缠缚。

[四建立诽谤(卷二十五左至十六右)。立蕴等自共相，为无有相建立相；于蕴等立人、我、众生等见，为无有见建立见；初识本无，后眼、色等为因如幻生，为无有因建立因；建立无作性，为无有性建立性。此等皆是不了唯心而生分别。]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愿说建立诽谤相，令我及诸菩萨摩诃萨离此恶见，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菩提已，破建立、常、诽谤、断见，令于正法不生毁谤。”佛受其请，即说颂言：

身资财所住，皆唯心影像，
凡愚不能了，起建立诽谤。
所起但是心，离心不可得。

尔时世尊欲重说此义，告大慧言：“有四种无有有建立。何者为四？所谓无有相建立相、无有见建立见、无有因建立因、无有性建立性，是为四。大慧！诽谤者，谓于诸恶见所建立法求不可得，不善观察，遂生诽谤，此是建立诽谤相。大慧！云何无有相建立相？谓于蕴、界、处自相共相本无所有，而生计著：‘此如是，此不异’，而此分别从无始种种恶习所生，是名无有相建立相。云何无有见建立见？谓于蕴、界、处，建立我、人、众生等见，是名无有见建立见。云何无有因建立因？谓初识前无因、不生，其初识本无，后眼、色、明、念等为因，如幻生，生已有，有还灭，是名无有因建立因。云何无有性建立性？谓于虚空、涅槃、非数灭、无作性，执著建立。大慧！此离性非性，一切诸法离于有无，犹如毛轮、兔、马等角，是名无有性建立性。大慧！建立诽谤，皆

是凡愚不了唯心而生分别，非诸圣者。是故汝等当勤观察，远离此见。

“大慧！菩萨摩訶萨善知心、意、意识、五法、自性、二无我相已，为众生故，作种种身。如依缘起起妄计性，亦如摩尼随心现色，普入佛会，听闻佛说，诸法如幻、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水中月，远离生灭及以断常，不住声闻、辟支佛道。闻已成就无量百千亿那由他三昧。得此三昧已，遍游一切诸佛国土，供养诸佛，生诸天上，显扬三宝，示现佛身，为诸声闻、菩萨大众，说外境界皆唯是心，悉令远离有无等执。”尔时世尊即说颂言：

佛子能观见，世间唯是心，

示现种种身，所作无障碍。

神通力自在，一切皆成就。

[空、无生、无二、无自性(卷二十六右至十八右)。空者，是妄计性句义，为执著妄计自性，说空、无生、无二、无自性。七种空，彼彼空最粗。无生者，自体不生，非无生灭。以无生故，密说自无性。以刹那不住，见后变异，说无自体性。法相待立，独则不成，是名无二相。]

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请佛言：“愿为我说一切法空、无生、无二、无自性相。我及诸菩萨悟此相故，离有无分别，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言：“谛听！当为汝说。大慧！空者，即是妄计性句义。大慧！为执著妄计自性故，说空、无生、无二、无自性。大慧！略说空性有七种，谓相空，自性空，无行空，行空，一切法不可说空，第一义圣智大空，彼彼空。云何相空？谓一切法自相共相空，展转积聚互相待故，分析推求无所有故，自他及共皆不生故，自共相无生亦无住，是故名一切法自相空。云何自性空？谓一切法自性不生，是名自性空。云何无行空？所谓诸蕴本来涅槃，无有诸行，是名无行空。云何行空？所谓诸蕴由业及因和合而起，离

我、我所，是名行空。云何一切法不可说空？谓一切法妄计自性，无可言说，是名不可说空。云何第一义圣智大空？谓得自证圣智时，一切诸见过习悉离，是名第一义圣智大空。云何彼彼空？谓于此无彼，是名彼彼空。譬如鹿子母堂无象、马、牛、羊等，我说彼堂空，非无比丘众。大慧！非谓堂无堂自性，非谓比丘无比丘自性，非谓余处无象、马、牛、羊。大慧！一切诸法自共相，彼彼求不可得，是故说名彼彼空。是名七种空。大慧！此彼彼空，空中最粗，汝应远离。

“复次，大慧！无生者，自体不生而非不生，除住三昧，是名无生。大慧！无自性者，以无生故，密意而说。大慧！一切法无自性，以刹那不住故，见后变异故，是名无自性。云何无二相？大慧！如光影，如长短，如黑白，皆相待立，独则不成。大慧！非于生死外有涅槃，非于涅槃外有生死，生死、涅槃无相违相。如生死、涅槃，一切法亦如是，是名无二相。大慧！空、无生、无二、无自性相，汝当勤学。”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我常说空法，远离于断常，
生死如幻梦，而业亦不坏。
虚空及涅槃，灭度亦如是，
愚夫妄分别，诸圣离有无。

尔时，世尊复告大慧菩萨摩訶萨言：“大慧！此空、无生、无自性、无二相，悉入一切诸佛所说修多罗中。佛所说经皆有是义。大慧！诸修多罗随顺一切众生心说，而非真实在于言中。譬如阳焰诳惑诸兽，令生水想，而实无水。众经所说亦复如是，随诸愚夫自所分别，令生欢喜，非皆显示圣智证处真实之法。大慧！应随顺义，莫著言说。”

[四记(卷三十四右至十五右)。邪智恶觉，一切非正问者，皆止记答，欲令外离作者见故。又以根未熟，且止说故。]

[一切法不生，离能所作及作者故。(一量)]

[一切法无自性，证智观自共相不可得故。(二量)]

[一切法无去来，自共相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故。(三量)]

[一切法不灭，法无性相不可得故。(四量)]

[一切法无常，诸相起无常性故。(五量)]

[一切法常相起，即是不起，无所有故，无常性常故。(六量)]

复次，大慧！未来世中有诸邪智恶思觉者，离如实法，以见一异、俱不俱相，问诸智者，彼即答言：‘此非正问。’谓色与无常，为异为不异，如是涅槃诸行，相所相，依所依，造所造，见所见，地与微尘，智与智者，为异为不异，如是等不可记事，次第而问。世尊说此，当止记答。愚夫无智非所能知，佛欲令其离惊怖处，不为记说。大慧！不记说者，欲令外道永得出离作者见故。大慧！诸外道众计有作者，作如是说，命即是身，命异身异，如是等说名无记论。大慧！外道痴惑说无记论，非我教中。大慧！我教中说离能所取，不起分别。云何可止？大慧！若有执著能取所取，不了唯是自心所见，彼应可止。大慧！诸佛如来以四种记论为众生说法。大慧！止记论者，我别时说，以根未熟，且止说故。

“复次，大慧！何故一切法不生？以离能作所作，无作者故。何故一切法无自性？以证智观自相共相不可得故。何故一切法无来去？以自共相，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故。何故一切法不灭？谓一切法无性相故，不可得故。何故一切法无常？谓诸相起无常性故。何故一切法常？谓诸相起即是不起，无所有故，无常性常，是故我说一切法常。”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一向及返问，分别与置答，如是四种说，摧伏诸外道。

数论与胜论，言有非有生，如是等诸说，一切皆无记。

以智观察时，体性不可得，以彼无可说，故说无自性。

八识二无我第七(凡十二节)

[如来藏(卷五十七左至十九左)。如来藏是善不善因,能遍与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儿现趣无我,三缘果生,外执作者。]

(无始伪习所熏名为藏识,生于七识无明住地。譬如海波,其体恒注。本性清静,离无常,离我。其余七识,念念生灭,因缘合生,不了自心计起种种。)

(因缘取根灭不生分别苦乐受,即入解脱,而实未舍如来藏中藏识之名。若无藏识,七识则灭,因彼及缘彼而得生故。)

(欲得胜法,应净如来藏藏识之名。)

(若无如来藏,名藏识者则无生灭,然生圣悉有生灭。故住现乐,不舍精进。)

(如来藏藏识本性清静,客尘所染而为不净。佛为胜鬘说如来藏名藏识,与七识俱起,此偈说如来甚深藏而与七识俱。)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 唯愿为我说蕴、界、处生灭之相。若无有我,谁生谁灭? 而诸凡夫依于生灭,不求尽苦,不证涅槃。”

佛言:“大慧! 谛听,谛听! 当为汝说。大慧! 如来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兴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儿变现诸趣,离我、我所,以不觉故,三缘和合而有果生。外道不知,执为作者。无始虚伪恶习所熏,名为藏识,生于七识无明住地,譬如大海而有波浪,其体相续,恒注不断,本性清静,离无常过,离于我论。其余七识,意、意识等念念生灭,妄想为因,境相为缘,和合而生,不了色等自心所现,计著名相,起苦乐受。名相缠缚,既从贪生,复生于贪,若因及所缘。诸取根灭,不相续生,自慧分别苦乐受者,或得灭定,

或得四禅，或复善入诸谛、解脱，便妄生于得解脱想，而实未舍未转如来藏中藏识之名。若无藏识，七识则灭。何以故？因彼及所缘而得生故。然非一切外道、二乘诸修行者所知境界，以彼唯了人无我性，于蕴、界、处取于自相及共相故。若见如来藏、五法、自性、诸法无我，随地次第而渐转灭，不为外道恶见所动，住不动地，得于十种三昧乐门。为三昧力诸佛所持，观察不思议佛法及本愿力，不住实际及三昧乐，获自证智，不与二乘、诸外道共，得十圣种性道，及意生智身，离于诸行。是故，大慧！菩萨摩诃萨欲得胜法，应净如来藏藏识之名。

“大慧！若无如来藏名藏识者，则无生灭。然诸凡夫及以圣人悉有生灭。是故，一切诸修行者虽见内境，住现法乐，而不舍于勇猛精进。大慧！此如来藏藏识本性清净，客尘所染而为不净，一切二乘及诸外道臆度起见，不能现证。如来于此分明现见，如观掌中庵摩勒果。大慧！我为胜鬘夫人及余深妙净智菩萨，说如来藏名藏识与七识俱起，令诸声闻见法无我。大慧！为胜鬘夫人说佛境界，非是外道、二乘境界。大慧！此如来藏藏识是佛境界，与汝等比净智菩萨随顺义者所行之处，非是一切执著文字外道、二乘之所行处。是故汝及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来藏藏识，当勤观察，莫但闻已便生足想。”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甚深如来藏，而与七识俱，
执著二种生，了知则远离。
无始习所熏，如像现于心，
若能如实观，境相悉无有。
如愚见指月，观指不观月，
计著文字者，不见我真实。
心如工技儿，意如和技者，
五识为伴侣，妄想观技众。

〔（卷二十八右至十九左）修多罗中说如来藏本性净，在众生身

中，为蕴等垢衣所缠，贪等妄分别垢之所污染。]

（佛以性空、实际、涅槃、不生、无相、无愿等句义说如来藏。）

（为令愚夫离无我怖，说无分别、无影像处如来藏门，于远离分别相无我法中，以智慧巧便或说如来藏，或说无我，欲离外见应知无我如来藏义。）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修多罗中说如来藏本性清净，常恒不断，无有变易，具三十二相，在于一切众生身中，为蕴、界、处垢衣所缠，贪、恚、痴等妄分别垢之所污染，如无价宝在垢衣中。外道说我是常作者，离于求那，自在无灭。世尊所说如来藏义，岂不同于外道我耶？”

佛言：“大慧！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大慧！如来应正等觉，以性空、实际、涅槃、不生、无相、无愿等诸句义，说如来藏。为令愚夫离无我怖，说无分别，无影像处如来藏门。未来、现在诸菩萨摩诃萨不应于此执著于我。大慧！譬如陶师于泥聚中，以人功、水杖、轮绳方便作种种器，如来亦尔，于远离一切分别相、无我法中，以种种智慧方便善巧，或说如来藏，或说为无我，种种名字，各各差别。大慧！我说如来藏，为摄著我诸外道众，令离妄见，入三解脱，速得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诸佛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若欲离于外道见者，应知无我如来藏义。”尔时世尊即说颂曰：

士夫相续蕴，众缘及微尘，

胜自在作者，此但心分别。

[七依缘六，而生灭实依缘八（卷三二十左至右）。意识分别境界起执著时，生诸习气，长养藏识。由是意俱我执，思量随转，无别体相。藏识为因，为所缘，执著自心所现境界，心聚生起，展转为因。]

大慧言：“世尊！岂不建立八种识耶？”

佛言：“建立。”

大慧言：“若建立者，云何但说意识灭，非七识灭？”

佛言：“大慧！以彼为因及所缘故，七识得生。大慧！意识分别境界起执著时，生诸习气，长养藏识。由是意俱我、我所执，思量随转，无别体相，藏识为因，为所缘故。执著自心所现境界，心聚生起，展转为因。大慧！譬如海浪，自心所现境界风吹，而有起灭。是故意识灭时，七识亦灭。”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我不以自性，及以于作相，
分别境识灭，如是说涅槃。
意识为心因，心为意境界，
因及所缘故，诸识依止生。
如大瀑流尽，波浪则不起，
如是意识灭，种种识不生。

〔（卷六二左末至二右）凡愚见六灭，起断见；不了藏识，起常见。〕

“复次，大慧！诸凡愚人，见六识灭，起于断见；不了藏识，起于常见。大慧！自心分别是其本际，故不可得。离此分别，即得解脱。四种习断，离一切过。”

〔刹那（卷五二十四左至二十五左）。八识谓如来藏名藏识，意及意识并五识身。〕

（五与六俱，善不善相展转差别，相续不断，无异体生。）

（意俱取相，刹那不住，名刹那法。如来藏名藏识，与意等习气俱，是刹那法。无漏习气非刹那法。）

（五识：一、非流转，二、不受苦乐，三、非涅槃因。如来藏：一、受苦乐，二、与因俱，三、有生灭，四、四种习气之所迷覆。）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愿为我说一切诸法刹那坏相。何等诸法名有刹那？”

佛言：“谛听！当为汝说。大慧！一切法者，所谓善法、不善

法，有为法、无为法，世间法、出世间法，有漏法、无漏法，有受法、无受法。大慧！举要言之，五取蕴法以心、意、意识习气为因而得增长。凡愚于此而生分别，谓善不善。圣人现证三昧乐住，是则名为善无漏法。复次，大慧！善不善者，所谓八识。何等为八？谓如来藏名藏识，意及意识并五识身。大慧！彼五识身与意识俱，善不善相展转差别，相续不断，无异体生，生已即灭。不了于境自心所现，次第灭时，别识生起。意识与彼五识共俱，取于种种差别形相，刹那不住，我说此等名刹那法。大慧！如来藏名藏识所，与意等诸习气俱，是刹那法。无漏习气，非刹那法。此非凡愚刹那论者之所能知。彼不能知一切诸法有是刹那非刹那故，彼计无为，同诸法坏，堕于断见。大慧！五识身非流转，不受苦乐，非涅槃因。如来藏受苦乐，与因俱，有生灭，四种习气之所迷覆。而诸凡愚分别熏心，不能了知，起刹那见。大慧！如金、金刚、佛之舍利，是奇特性，终不损坏。若得证法有刹那者，圣应非圣，而彼圣人未曾非圣。如金、金刚，虽经劫住，称量不减。云何凡愚不解于我秘密之说，于一切法作刹那想？”

〔（卷六二左）意及意识、眼识等七，习气为因是刹那性。离无漏善，非流转法。如来藏者，生死流转、涅槃苦乐之因，凡愚不知，妄著于空。〕

“大慧！意及意识、眼识等七，习气为因，是刹那性。离无漏善，非流转法。大慧！如来藏者，生死流转及是涅槃苦乐之因，凡愚不知，妄著于空。”

〔诸识种种义（卷一二十二右至二十五右）。现识及分别事识互为因，非异不异。〕

（现识以不思議熏变为因，分别事识以分别境界戏论习气为因。）

（赖耶分别习气灭即根识灭，为相灭。戏习依因心见所缘灭，为相续灭。）

（外道相续识从作者生。）

（以如来法自性第一义心，成就如来世出世最上法，以圣慧眼入自共相安立。）

（外不得现法根本，计物依时，住有及非有。又，外蕴依缘生而本无识，沙应出油。）

（观法无自性、如幻等，断分别缘及所取名义，知一切是藏识境界。）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诸识有几种生、住、灭？”

佛言：“大慧！诸识有二种生、住、灭，非臆度者之所能知，所谓相续生及相生，相续住及相住，相续灭及相灭。诸识有三相，谓转相、业相、真相。大慧！识广说有八，略则唯二，谓现识及分别事识。大慧！如明镜中现诸色像，现识亦尔。大慧！现识与分别事识，此二识无异相，互为因。大慧！现识，以不思議熏变为因。分别事识，以分别境界及无始戏论习气为因。

“大慧！阿赖耶识虚妄分别种种习气灭，即一切根识灭，是名相灭。大慧！相续灭者，谓所依因灭及所缘灭，即相续灭。所依因者，谓无始戏论虚妄习气。所缘者，谓自心所见分别境界。大慧！譬如泥团与微尘非异非不异，金与庄严具亦如是。大慧！若泥团与微尘异者，应非彼成，而实彼成，是故不异。若不异者，泥团、微尘应无分别。大慧！转识、藏识若异者，藏识非彼因。若不异者，转识灭，藏识亦应灭，然彼真相不灭。大慧！识真相不灭，但业相灭。若真相灭者，藏识应灭。若藏识灭者，即不异外道断灭论。大慧！彼诸外道作如是说：取境界相续识灭，即无始相续识灭。大慧！彼诸外道说相续识从作者生，不说眼识依色、光明和合而生，唯说作者为生因故。作者是何？彼计胜性、丈夫、自在、时及微尘为能作者。

“复次，大慧！有七种自性，所谓集自性，性自性，相自性，大

种自性，因自性，缘自性，成自性。复次，大慧！有七种第一义，所谓心所行，智所行，二见所行，超二见所行，超于地所行，如來所行，如來自証聖智所行。大慧！此是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法自性第一義心。以此心成就如來世間、出世間最上法。以聖慧眼，入自共相種種安立。其所安立，不與外道惡見共。大慧！云何為外道惡見？謂不知境界自分別現，于自性第一義，見有見無而起言說。大慧！我今當說，若了境如幻自心所現，則滅妄想三有苦及無知愛業緣。大慧！有諸沙門、婆羅門，妄計非有及有，于因果外显现诸物，依时而住，或计蕴、界、处依缘生住，有已即灭。大慧！彼于若相续，若作用，若生，若灭，若诸有，若涅槃，若道，若业，若果，若谛，是破坏断灭论。何以故？不得现法故，不见根本故。大慧！譬如瓶破不作瓶事，又如焦种不能生牙，此亦如是，若蕴、界、处法已现当灭，应知此则无相续生，以无因故，但是自心虚妄所见。

“复次，大慧！若本无有识三缘合生，龟应生毛，沙应出油，汝宗则坏，违决定义，所作事业悉空无益。大慧！三合为缘是因果性，可说为有，过、现、未来，从无生有，此依住觉想地者，所有理教及自恶见熏习余气，作如是说。大慧！愚痴凡夫恶见所噬，邪见迷醉，无智妄称一切智说。大慧！复有沙门、婆罗门，观一切法皆无自性，如空中云，如旋火轮，如乾闥婆城，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梦所见，不离自心，由无始来虚妄见故，取以为外。作是观已，断分别缘，亦离妄心所取名义，知身及物并所住处，一切皆是藏识境界，无能所取及生、住、灭，如是思惟，恒住不舍。大慧！此菩萨摩訶薩不久當得生死、涅槃二種平等，大悲方便，无功用行，观诸众生如幻如影，从缘而起，知一切境界离心无得，行无相道，渐升诸地，住三昧境，了达三界皆唯自心，得如幻定，绝众影像，成就智慧，证无生法，入金刚喻三昧，当得佛身，恒住如如，起诸变化，力通自在。大慧！方便以为严饰，游众佛国，离诸

外道及心、意、识，转依次第，成如来身。大慧！菩萨摩訶萨欲得佛身，应当远离蕴、界、处、心、因缘、所作、生、住、灭法戏论分别，但住心量，观察三有无始时来妄习所起，思唯佛地无相无生，自证圣法，得心自在，无功用行，如如意宝，随宜现身，令达唯心，渐入诸地。是故，大慧！菩萨摩訶萨于自悉檀，应善修学。”

〔（卷二一左至四右）四种自因缘眼识转，本识但应之，如瀑流生浪。〕

（五与五俱意生，不能于自心所见境界，以无差别相各了自境。灭定现灭，种不灭。）

〔藏识行相细微，唯佛及住地能知，唯修如实行者（一、了地相，二、达句义，三、集善根，四、不妄分别自心所见）为能知之。〕

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我说心、意、意识、五法、自性、相众妙法门。此是一切诸佛菩萨入自心境，离所行相，称真实义，诸佛教心。唯愿如来为此山中诸菩萨众，随顺过去诸佛，演说藏识海浪法身境界。”

尔时，世尊告大慧菩萨摩訶萨言：“有四种因缘，眼识转。何等为四？所谓不觉自心现而执取故，无始时来取著于色虚妄习气故，识本性如是故，乐见种种诸色相故。大慧！以此四缘，阿赖耶识如瀑流水，生转识浪。如眼识，余亦如是，于一切诸根微尘毛孔眼等，转识或顿生，譬如明镜现众色像；或渐生，犹如猛风吹大海水。心海亦尔，境界风吹起诸识浪，相续不绝。大慧！因所作相，非一非异，业与生相，相系深缚，不能了知色等自性五识身转。大慧！与五识俱，或因了别差别境相有意识生。然彼诸识不作是念：‘我等同时展转为因，而于自心所现境界，分别执著，俱时而起。’无差别相，各了自境。大慧！诸修行者入于三昧，以习力微起而不觉知，但作是念：‘我灭诸识，入于三昧。’实不灭识而入三昧。以彼不灭习气种故，但不取诸境，名为识灭。大慧！如是藏识行相微细，唯除诸佛及住地菩萨，其余一切二

乘、外道定慧之力，皆不能知。唯有修行如实行者，以智慧力，了诸地相，善达句义，无边佛所广集善根，不妄分别自心所见，能知之耳。大慧！诸修行人宴处山林，上中下修，能见自心分别流注，得诸三昧、自在、力、通，诸佛灌顶，菩萨围绕，知心、意、意识所行境界，超爱、业、无明、生死大海。是故汝等应当亲近诸佛菩萨，如实修行大善知识。”尔时世尊如说偈言：

譬如巨海浪，斯由猛风起，
洪波鼓溟壑，无有断绝时。
藏识海常住，境界风所动，
种种诸识浪，腾跃而转生。
青赤等诸色，盐贝乳石蜜，
花果日月光，非异非不异。
意等七种识，应知亦如是，
如海共波浪，心俱和合生。
譬如海水动，种种波浪转，
藏识亦如是，种种诸识生。
心意及意识，为诸相故说，
八识无别相，无能相所相。
譬如海波浪，是则无差别，
诸识心如是，意亦不可得。
心能积集业，意能广积集，
了别故名识，对现境说五。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以颂问曰：

青赤诸色像，众生识显现，
如浪种种法，云何愿佛说？

尔时世尊以颂答曰：

青赤诸色（原作赤）像，浪中不可得，
言心起众相，开悟诸凡夫。

而彼本无起，自心所取离，
能取及所取，与彼波浪同。
身资财安住，众生识所现，
是故见此起，与浪无差别。

尔时大慧复说颂言：

大海波浪性，鼓跃可分别，
藏识如是起，何故不觉知？

尔时世尊以颂答曰：

阿赖耶如海，转识同波浪，
为凡夫无智，譬喻广开演。

尔时大慧复说颂言：

譬如日光出，上下等皆照，
世间灯亦然，应为愚说实。
已能开示法，何不显真实？

尔时世尊以颂答曰：

若说真实者，彼心无真实，
譬如海波浪，镜中像及梦，
俱时而显现，心境界亦然。
境界不具故，次第而转生。
识以能了知，意复意谓然。
五识了现境，无有定次第。
譬如工画师，及画师弟子，
布彩图众像，我说亦如是。
彩色中无文，非笔亦非素，
为悦众生故，绮焕成众像。
言说则变异，真实离文字。
我所住实法，为诸修行说。
真实自证处，能所分别离，

此为佛子说，愚夫别开演。
 种种皆如幻，所见不可得，
 如是种种说，随事而变异。
 所说非所应，于彼为非说，
 譬如众病人，良医随授药。
 如来为众生，随心应量说，
 世间依怙者，证智所行处。
 外道非境界，声闻亦复然。

[内外二缘生(卷二十右至二十二左)。六因、四缘、渐顿生起，皆愚分别，但有心现而非是生。]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请佛言：“愿说一切法因缘相，令我及诸菩萨摩诃萨了达其义，离有无见，不妄执诸法渐生顿生。”

佛言：“大慧！一切法因缘生有二种，谓内及外。外者谓以泥团、水杖、轮绳、人功等缘和合成瓶。如泥瓶、缕叠、草席、种芽、酪酥悉亦如是，是名外缘前后转生。内者，谓无明、爱、业等生蕴、界、处法，是为内缘起。此但愚夫之所分别。大慧！因有六种，谓当有因，相属因，相因，能作因，显了因，观待因。大慧！当有因者，谓内外法作因生果。相属因者，谓内外法作缘生果，蕴种子等。相因者，作无间相生相续果。能作因者，谓作增上而生于果，如转轮王。显了因者，谓分别生能显境相，如灯照物。观待因者，谓灭时相续断，无妄想生。大慧！此是愚夫自所分别，非渐次生，亦非顿生。何以故？大慧！若顿生者，则作与所作无有差别，求其因相不可得故。若渐生者，求其体相亦不可得。如未生子，云何名父？诸计度人，言以因缘、所缘缘、无间缘、增上缘等，所生能生互相系属，次第生者，理不得成，皆是妄情执著相故。大慧！渐次与顿皆悉不生，但有心现身、资等故，外自共相皆无性故，唯除识起自分别见。大慧！是故应离因缘所作和合相中渐顿生见。”尔时世尊重说颂言：

一切法无生，亦复无有灭，
于彼诸缘中，分别生灭相。
非遮诸缘会，如是灭复生，
但止于凡愚，妄情之所著。
缘中法有无，是悉无有生，
习气迷转心，从是三有现。
本来无有生，亦复无有灭。
观一切有为，譬如虚空花，
离能取所取，一切迷惑见。
无能生所生，亦复无因缘，
但随世俗故，而说有生灭。

[缘起(卷三九左至十左)。缘起由作起，非自体起。]

(诸法唯心所现，无能取所取，说此有故彼有，非是无因及因缘相待无穷过失。)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佛说缘起，是由作起，非自体起。外道亦说胜性、自在、时、我、微尘，生于诸法。今佛世尊，但以异名说作缘起，非义有别。世尊！外道亦说以作者故，从无生有。世尊亦说以因缘故，一切诸法本无而生，生已归灭。如佛所说，无明缘行乃至老死，此说无因，非说有因。世尊说言此有故彼有，若一时建立非次第相待者，其义不成。是故外道说胜，非如来也。何以故？外道说因不从缘生而有所生。世尊所说，果待于因，因复待因，如是展转成无穷过。又此有故彼有者，则无有因。”

佛言：“大慧！我了诸法唯心所现，无能取所取，说此有故彼有，非是无因及因缘过失。大慧！若不了诸法唯心所现，计有能取及以所取，执著外境若有若无，彼有是过，非我所说。”

[色识(卷三十八右至十九右)。大种真实不生，但心所现，但妄分别诸大种相，成内外诸界，离于虚空，执著蕴聚，名大种造色生。]

（识者以执著种种言说境界为因，于余趣中相续受生。）

（地等造色有大种因，非四大种为四大种因。非色诸蕴，犹如虚空，无有四数。）

“复次，大慧！菩萨摩诃萨当善了知大种造色。云何了知？大慧！菩萨摩诃萨应如是观，彼诸大种真实不生，以诸三界但是分别，唯心所现，无有外物。如是观时，大种所造悉皆性离，超过四句，无我、我所，住如实处，成无生相。大慧！彼诸大种，云何造色？大慧！谓虚妄分别，津润大种成内外水界，炎盛大种成内外火界，飘动大种成内外风界，色分段大种成内外地界，离于虚空。由执著邪谛，五蕴聚集，大种造色生。大慧！识者以执著种种言说境界为因起故，于余趣中相续受生。大慧！地等造色有大种因，非四大种为大种因。何以故？谓若有法、有形相者，则是所作，非无形者。大慧！此大种造色相，外道分别，非是我说。

“复次，大慧！我今当说五蕴体相，谓色、受、想、行、识。大慧！色谓四大及所造色，此各异相，受等非色。大慧！非色诸蕴，犹如虚空，无有四数。大慧！譬如虚空超过数相，然分别言此是虚空。非色诸蕴亦复如是，离诸数相，离有无等四种句故。数相者，愚夫所说，非诸圣者。诸圣但说如幻所作，唯假施設，离异不异，如梦如像，无别所有。不了圣智所行境故，见有诸蕴分别现前，是名诸蕴自性相。大慧！如是分别，汝应舍离。舍离此已，说寂静法，断一切刹诸外道见，净法无我，入远行地，成就无量自在三昧，获意生身，如幻三昧、力、通、自在皆悉具足，犹如大地普益群生。”

〔二无我（卷二十三右至十四右）。人无我智，十一喻。离八识、五法、三性妄计性，为法无我智，得此乃得入地。〕

“复次，大慧！菩萨摩诃萨当善观察二无我相。何者为二？所谓人无我相、法无我相。大慧！何者是人无我相？谓蕴、界、处，离我、我所，无知、爱、业之所生起，眼等识生，取于色等而生

计著，又自心所见身、器世间，皆是藏心之所显现，刹那相续，变坏不停，如河流，如种子，如灯焰，如迅风，如浮云，躁动不安如猿猴，乐不净处如飞蝇，不知厌足如猛火，无始虚伪习气为因，诸有趣中流转不息如汲水轮，种种色身威仪进止，譬如死尸咒力故行，亦如木人因机运动。若能于此善知其相，是名人无我智。

“大慧！云何为法无我智？谓知蕴、界、处是妄计性。如蕴、界、处，离我、我所，唯共积聚爱、业绳缚，互为缘起，无能作者。蕴等亦尔，离自共相虚妄分别种种相现。愚夫分别，非诸圣者。如是观察一切诸法，离心、意、意识、五法、自性，是名菩萨摩訶萨法无我智。得此智已，知无境界，了诸地相，即入初地。心生欢喜，次第渐进，乃至善慧及以法云，诸有所作皆悉已办。住是地已，有大宝莲花王众宝庄严，于其花上有宝宫殿，状如莲花。菩萨往修幻性法门之所成就，而坐其上，同行佛子前后围绕，一切佛刹所有如来皆舒其手，如转轮王子灌顶之法而灌其顶。超佛子地，获自证法，成就如来自在法身。大慧！是名见法无我相，汝及诸菩萨摩訶萨应勤修学。”

陀罗尼第八

尔时，佛告大慧菩萨摩诃萨言：“大慧！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为欲拥护持此经者，皆为演说楞伽经咒，我今亦说，汝当受持。”即说咒曰：

怛侄他（一） 睹吒睹吒（都駸切，下同。二） 杜吒杜吒（三）
钵吒钵吒（四） 葛吒葛吒（五） 阿么𑖀阿么𑖀（六） 毗么𑖀毗么
𑖀（七） 你谜你谜（八） 𑖀谜𑖀谜（九） 缚（扶荷切）谜缚谜（十）
葛𑖀葛𑖀（十一） 揭𑖀葛𑖀（十二） 阿吒末吒（十三） 折吒咄吒
（十四） 耆若（攘躬切，二合）吒萨普（二合）吒（十五） 葛地（稚计切，下
同）刺地（十六） 钵地（十七） 𑖀谜𑖀谜（十八） 第谜第谜（十九）
折𑖀折𑖀（二十） 般制般制（二十一） 畔第毗第（二十二） 按制
满制（二十三） 𑖀（𑖀庚切）茶（去声）𑖀（二十四） 杜茶𑖀（二十五）
钵茶𑖀（二十六） 遏计遏计（二十七） 末计末计（二十八） 斫结斫
结𑖀（二合，二十九） 地（依字呼）谜地谜（三十） 𑖀谜𑖀谜（三十一）
𑖀𑖀𑖀𑖀（三十二） 楮（答矩切）楮楮楮（三十三） 杜杜杜杜（并重
呼，三十四） 杜虎（二合）杜虎杜虎杜虎（三十五） 莎诃（三十六）

“大慧！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为他解说此陀罗尼，当知此人，不为一切人与非人、诸鬼、神等之所得便。若复有人卒中于恶，为其诵念一百八遍，即时恶鬼疾走而去。大慧！我更为汝说陀罗尼。”即说咒曰：

怛侄他（一） 般头迷（二） 般头摩第鞞（去声，三） 𑖀（去声
呼，下同）泥𑖀祢𑖀泥（四） 主𑖀主罗主𑖀（五） 虎𑖀虎罗虎𑖀（六）
𑖀𑖀𑖀𑖀（七） 跛𑖀跛罗跛𑖀（八） 𑖀（上声呼）第𑖀第（九）
畔逝末第（十） 般罗（二合）末第（十一） 尼罗迦𑖀（十二） 莎

诃(十三)

“大慧！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为他解说此陀罗尼，不为一切天、龙、夜叉、人、非人等诸恶鬼神之所得便。我为禁止诸罗刹故，说此神咒。若持此咒，则为受持《入楞伽经》一切文句悉已具足。”

民国十四年季冬支那内学院识

《解节经》真谛义

《〈解节经〉真谛义》

真谛《解节经记》、真谛《翻译目录》、真谛《般若记》、真谛《七事记》、真谛《金刚般若疏》、真谛《金光明记》、真谛《九识章》、真谛《无上依经释》、真谛《部执论记》、真谛《梁摄论疏》，都凡十种，见唐圆测《解深密经》“疏条”引中。全书佚亡，书名且不散见。法相先河，不明真谛义，不足见因革损益。即不征唐籍精微，片鳞幸在。条录系经，既便稽诵，且资窥古。若更以《决定藏论》会《大论》抉择，以《中边分别论》会《辩中边》，以十五卷《摄论》会十卷《世亲》（编者按：即指《世亲释论》），以《三无性论》会《显扬》成无性，以《大乘唯识论》会《二十唯识》，以《无相思尘论》会《观所缘缘》，而审诸显识、转识二种，抉其所异，聚其所同，古义虽隐，犹堪昭揭。不幸而幸，举告同志。欧阳渐识。

佛说解节经

陈天竺三藏真谛译

真谛《记》：言解节者，解即解释，节谓坚结。坚是坚固结缚，犹如木节及人骨节，并有坚固拘结缠缚。此经所明甚深密义，难可通达，难可解释，故非凡夫、新行菩萨所能解了，故说此义名为坚结。此经能解，故名解节。解节之义，凡有五种：一、深密义。如法身等难可通达，名为义节；此经能释，故名解节。二者，无明习气心惑，凡夫、二乘所不能破，故说此惑，名为坚结。由缘真实能灭此惑，故说真实，名为解节。三者，智慧缘此真实，亦说此智，名为解节，从境得名也。四者，此经文句，名为解节，从所显

得名。五者，一切三乘教中，所有微细、难可了义聚在此经，分明解释，故说此经，名为解节。

真谛《翻译目录》：陈时天嘉二年，于建造寺译《解节经》一卷，撰《义疏》四卷（唐圆测《解深密经疏》：西印度内优禅那国三藏法师拘那罗陀，陈云亲依，或名真谛。此三藏入汉国，历三朝，谓周、梁、陈）。

不可言无二品第一

如是我闻：

真谛《般若记》：七事者，一、如是者，标所闻法。一部文理决定可信。二、言我者，出能闻人，即是阿难（《金刚般若疏》引《闍王忏悔经》说三种阿难。三种之中第三阿难持此经也。《大乘集法经》：一者，阿难陀持声闻法；二者，阿难贤持缘觉法；三者，阿难海持摩诃衍法）。三、言闻者，亲承音旨（《解节经记》：如来言音，自有二种：一、从口出皆是法轮。二、威德所显，不从口出，不关法轮，如问阿难从何处来等。如佛说法时，前后悉见佛面对其说法，此亦佛威德所显）。四、一时者，显所闻法善合时机。五、佛世尊，出能说师。六、住处者，显说有处。七、大比丘，显非“独”、“闻”。然此七事，总唯四意。初，“如是”者，明所闻法；次“我闻”者，辨能闻人；次二，证所闻法；后二，证能闻人。

真谛《七事记》：问：何因缘一切经首皆说“如是我闻”等事？断三疑，故彼云。又微细律明其阿难当登高座出法藏时，身即如佛，具诸相好，若下高座，还复本形。众见此瑞有三种疑：一、疑大师释迦以慈悲故，从涅槃起，更宣深法；二、疑诸余世尊，从他方来；三、疑阿难比丘既是佛弟，堪代其兄转身成佛。今欲遣三疑，故云“如是我闻”等七事，明乃是我亲从佛闻，非关慈悲从涅槃起，亦非余佛他方来，又非我已转身成佛自说经也。又云，亲

闻曰“如是我闻”，传闻曰“我闻如是”。

《部执记》：亲闻曰“我闻”，传闻曰“所闻”。

真谛释：如是者，决定义，有其二种：一、文，二、理。文是能论，理是所论。

一时，

《七事记》：“一时”有十义：一、佛出世时，二、说正法时，三、听正法时，四、持正法时，五、思正法时，六、修正法时，七、下善种时（谓菩提心），八、成就善根时（谓生中国，修四念处），九、解脱善根时（谓听法、说法、持法、净心、修习。以此五缘得入解脱，故名解脱善根时），十、平等舍心时（若心多退，名为下心，听法不入；若心动踊，名为高心，听法不入；若作弃舍正法心，此是无明；不平等心，听亦不入。若能拔沉、抑浮，调停得中，念知舍平等，得入正法。故云平等舍心时。具此十义，故云“一时”也）。

佛婆伽婆

《七事记》：“婆伽婆”有二义：一、依《真实论》，佛具十义。故诸经初十种号中单置佛号。经中何故不列余九，而独称佛？解有十义：一、觉胜天鼓，二、不由他悟，三、离二无知（解脱障碍无知，一切智障无知），四、已过睡眠，五、譬如莲华，六、自性无染，七、具足三义（三义者：一、假名佛，即六神通。二、寂灭佛，惑不生故。三、真实佛，即是真如），八、具于三德（法身、般若、解脱三法），九、具三宝性，十、自知、令他知。二者，“佛婆伽婆”有其四句：一是佛非婆伽婆，即声闻二乘，观四谛证无余涅槃，在其自位中，得名为佛；不修功德行，非婆伽婆。二是婆伽婆非佛，即是菩萨，功德行满名婆伽婆。既在因位，智慧未满，不得名佛。三、非佛非婆伽婆，是凡夫。其不修智慧，不名为佛；不修功德非婆伽婆。四、亦佛亦婆伽婆，即是佛世尊。智慧圆满，故名为佛；功德具足，名婆伽婆。若但言佛，恐滥二乘；若单婆伽婆，滥于大菩萨及转轮王，故知合说即是如来。是故《无上依经》及《金刚般若》

皆作此言“佛婆伽婆”。

住王舍城耆闍崛山。

真谛释：住有八义：一、境界住（谓一切十六大国，四事供养之处，是佛所游履故，云境界住），二、依止住（是一切僧伽蓝、耆闍崛山、迦蓝陀竹林等，是所依止），三、威仪住（谓行、住、坐、卧四威仪），四、未舍寿命住（谓现在未般涅槃，住戒、定等五分法身中也），五者，梵住（谓四无量心。佛在大悲心中，故名梵住也），六者，天住（谓四禅，即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第四禅最胜，佛住此中），七者，圣住（谓是解脱，解脱有四：一、入无心定暂灭苦，二、入空定灭诸见，三、入无愿定灭贪爱，四、入无相定灭四谤。佛住无相定中，心惑都尽也），八、佛住（佛住无生、无灭、无处所法中。而具足在此八处，故名佛住）。三身而辨，前三住即是化身住，次三是应身，后二是法身。前二身是能住，后法身是所住也。经中多举八住，前两境界化白衣，依止化出家人，即举总、别二处。

《解节经记》：复次如来三转法轮，为三种人：一者，初度声闻于波罗柰鹿园仙人集处，初转法轮，即第一时。转四谛法轮，是法轮不可思议。是法轮不了义，有上、有难、有诤。次如来得道已第七年，在舍卫国给孤独园，即是第二时。为度大乘行人，显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显说轮相，名转法轮。转法轮者，波罗蜜十地等。是法轮希有不可思议，一切人天所不能转。是法轮不了义，亦有上、有难、有诤。去孤独园五里有江，人饮、浴者悉得智慧，昔人号云施智慧所，故佛于此地说大乘般若。江名沙罗底，此翻为智慧如河，此是女人所住处也。次佛未涅槃前七年，成道后三十八年，在毗舍离国鬼王法堂，为真实菩萨说《解节经》等，《维摩》、《法华》等，此第三时。世尊为度三乘行人，为显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显无分别相轮，是法轮最清净希有、不可思议，是法轮了义，

无上、无难、无诤。为众生根钝，如来次第说法轮。问：如来说法，何故有此三种？答：为二种谛故：一者，安立谛；二者，不安立谛。若鹿园说法，即是安立四谛；若祇园说法，即是安立二谛；若于毗舍离说法，名不安立谛（测《疏》，真谛谓：不定，名不安立谛）。相传说云，真谛师说，第一法轮，二月八日成道，四月八日于波罗柰初转法轮。又第二法轮，为诸菩萨兼为二乘说《般若经》（《金光明记》：《金光明经》三义不立同闻：一义者，耆闍之众，唯闻正说后分，不闻正说前分所明因果；王舍之众，闻前分因果，不闻后分缘用等事。时众有闻、不闻，所以不立同闻。二义者，说四德之果是四佛，明三身之因是释迦。非止听时众不同，亦是法主有异，故不安同闻。三义者，闻忏悔是信相。独自梦感，不得与多同闻。为此三义，不安同闻）。第三法轮，在两处说：一者净土，二者秽土。

真谛《记》：经初不说通序文者，译家略故。不安品目，故说为略，非无序文，名之为略。

渐案：通序详《佛地经》、《解深密经》。自“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最胜光曜七宝庄严”，乃至“穷未来际”是。

真谛释：“弗师罗伽”，此云黄色宝，即是金也。“旃陀罗乾多”，此云白色宝，即是银也。“吠琉璃”者，是正梵音；“毗琉璃”者，梵音讹也。或云“琉璃”者，略“吠”音也。或可此土无真琉璃，有似琉璃，故亦翻也。

真谛《梁论记》：琉璃是青色宝，火烧不坏。唯有鬼神有神力者，能破为器。或可是其金翅鸟卵。

真谛释：赤真珠者，即无价宝珠也。“阿湿摩揭拉婆”者，旧云马瑙，是赤色宝。“车渠”者，是杂色宝。夜叉，此翻轻捷鬼也。

真谛《记》：别德唯有二十句，通取结句，合成二十一句。

渐按：此皆真谛释通序文。真谛《解节》意存胜义，故译止四品，唯当《胜义谛相品》。此亦足知真谛是《中》、《百》、《瑜伽》过

度之学，唯识先路之人。更有数条附列最后，及与前条合观，审谛《深密》前文，自有详释。义疏所佚，安知非是？但未悉出经本，不妨先输己意，玄测历引，必及观也。

与大比丘众九万九千人俱，皆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办，舍诸重担，获得己利，尽诸有结，心善得解脱，善得自在，善得奢摩他、毗婆舍那。其名曰：净命阿若憍陈如等，乃至住阿罗那三昧定须菩提等。复有大比丘尼众三万六千人俱，摩诃波闍波提，乃至跋陀迦毗罗比丘尼等以为上首。复有无量无数优婆塞、优婆夷、频婆娑罗王等而为上首。复有菩萨摩訶萨无量百千，是贤劫中诸菩萨众，或住此土，或他方来。一生补处弥勒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等而为上首。皆悉通达大深法性，调顺易化，善行平等，修菩萨道，一切众生真善知识，得无碍陀罗尼，转不退法轮，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如是等众，皆悉聚集。

真谛释：“大”有三义：一者，数大。如言大军，以数多故，名为大也。二者，量大。如言大山，不以数多，名之为大，但以形量高广，故名大也。三者，胜大。如言大王，非关数多及以形量高广，但由德胜，故名为大。声闻亦尔，数非一故，即是数大；回求佛果，修菩提法，极高无上，即是胜大；广大无底，不可测量，即是量大。

尔时，如理正闻菩萨问能解甚深义节菩萨言：佛子！一切法无二，一切法无二，此言云何？

真谛释：能解甚深义菩萨者，解即解释，节是坚结义。解释甚深坚结义节，是故名为解释甚深义节菩萨，亦名宝冠顶。宝冠顶本是佛名，今此菩萨，彼佛弟子，从师立号。

真谛《记》：佛子有五义：一、种子义，谓信乐大乘能为得佛种子。二、母义，谓般若度，能生佛法，故名为母。三、胎处义，菩萨禅定是住处，故名胎处。四、乳母义，谓能长养菩萨，令得成道，故说慈悲为乳母。五、似父义，谓从初地乃至佛地，转依似佛，故

言似父。即呼解节菩萨为佛子也。

真谛释：佛子者，成众生身必具五事：一、父，二、种子，三、母，四、胎处，五、乳母。父是出子之根本，故先明父。父之遗体以为身种子，故第二明种子。虽有种子，若无母怀妊，不得成身，故第三明母。母虽怀之，若无胎里，亦不成身。胎是安身之处，故第四明胎处。出生以后，若无乳母饮养，即不成身，故第五明乳母。佛子亦尔，有五缘胜：一者，父胜，诸佛世尊为其父故。二、种子胜，以菩提心为种子故。三、生母胜，以其般若为生母故。四、胎藏胜，以福智住持为胎藏故。五、乳母胜，以大悲长养为乳母故。

真谛《记》：引经为问。重言“一切法无二”，为五义故：一、处处经说故，二、有为、无为无二故，三、内六根、外六尘无二故，四、凡圣无二故，五、因果无二故。今此所说文义云何是，菩萨以“所作”、“非所作”答也。

能解甚深义节菩萨言：善男子！是一切法不过此二，谓所作非所作。所作者，非所作，非非所作；非所作者，非非所作，亦非所作。

真谛释：“所作者，非所作，非非所作；非所作者，非非所作，亦非所作”，两句遣有为法，两句遣无为法也。

“所作者”，即有为法，有为法为因缘，聚集所作，故名所作。“非所作者”，即无为法，无为法本有是常，不为因缘聚集所作，名非所作。先约三义故遣有为：一、由乱识分别，故有所作。所作实无，但有分别。亦由有所取，故有能取。所取既无故，能取亦无，故非所作。二、由根本是无。有为诸法，根本由不正思惟。不正思惟生诸惑，诸惑生诸业，业生果报。不正思惟从执，境界实无，谬执为有。由境无故，不正思惟亦无；不正思惟既无，诸惑亦无；诸惑无故，诸业亦无；诸业无故，果报亦无。由其根本不实，故一切有为皆非实也。三、由无生。此所作法，不离分别、依

他二性。此二性既本无相、无生，有何作义？是故非所作也。“非非所作”者，此第二句遣非所作。所作既是有为，非所作即是无为，遂以三义遣此无为：一、无为亦由乱识分别，故有此所作。而乱识既无，非所作亦不有。亦由乱识分别，故有所作名。体非是实，有故不得成。既无所作之心，非所作即不得有。本以有对无，既其无“有”，理自无“无”。二、由根本是无。即以所作为根本，若实有所作，可说非所作名。如先有病，复称病差。病本是无，何差之有？三、由法本无相、无生，离有、离无。本非所作，亦非非所作也。“非所作者”下次两句遣无为法，初一句约三义显无为，故云“非非所作”；次一句约三义遣有为，故云“亦非所作”。三义并不异前，进退终不离有为、无为，故无异前辨也。此即是显“不可言”及“无二”义。所以略作此答者：一、为利根人，薄闻便悟者，不劳广说；二、为破高心人，令一闻未悟，再请方解。

真谛云：即是分别无相观，或依他无性观。

如理正闻菩萨问言：佛子！云何所作，非所作，非非所作；及非所作，非非所作，亦非所作？

能解甚深义节菩萨言：善男子！所作者，此是大师正教言句。若是大师正教言句，即是世间所立言说，从分别起。此世言说若分别起，由种种分别及所言说一向不成，故非所作。善男子！非所作者，属言教摄，若有法离所作及非所作，是法亦如是、亦如是。若如是者，大师说教可无义不？

非无有义。

若有义者，义相云何？所谓不可言体，惟是圣人无分别知见之所觉了，为欲令他了达如是不可言体，是故大师说此言教，谓是法所作。善男子！非所作者，此是大师正教言句。若是大师正教言句，即是世间所立言说，从分别起。此世言说若分别起，由种种分别及所言说一向不成，故非非所作。善男子！所作者，属言教摄，若有法离非所作及于所作，是法亦如是、亦如是。若

如是者，大师说教可无义不？

非无有义。

若有义者，义相云何？所谓不可言体，惟是圣人无分别知见之所觉了，为欲令他了达如是不可言体。是故大师说此言教，谓是法非所作。

真谛释：谓一切法皆离名言，而佛本师大慈悲力，假说所作。此即如来后得智中，分别起言词所说，还是究竟分别后得智所说，故非实所作。故作此言，“所作、非所作”也。

真谛《记》：问：若说并非实有，大师所说皆无义耶？答：由不可言体实有，不可言体即真实义也。但有四义故不可言：一、在真观心。无分别智能念真理，尔时无有分别，故不可言。二、出真观心。虽有言说，不在真境，故不可言。三、若言说，决定不离人法及能取所取、所作非所作。真理过此，故不可言。四者，真理但是证至二量境界，非是“比”、“信”二量境界，故不可言。此意说云，非无“实事”，实事即是离言法性，真如以为实事。为欲自、他无分别智，觉真如境，是故假说所作，以显实事也。

善男子！如巧幻师及幻弟子，于四衢道，或取草叶及木石等，聚集一处，现种种幻事，谓象兵、马兵、车兵、步兵、摩尼、真珠、珊瑚、玉石，及仓库等。若有诸人，婴儿、凡夫、愚痴、邪智，不能了别草等幻本，是人若见、若闻，作是思惟：谓实有说（编者按：依《大藏经》应为“此”字）象、马四兵及以库藏。若见、若闻，随能、随力，执著见闻，作是言说：此是真实，异此非真。是人则应重更思量。若有诸人，非婴儿、凡夫及愚痴、邪智，识知如是草等幻本，若见、若闻，作是思惟：无有如是象、马等物及以库藏。是人若见、若闻，随能、随力，不著见闻，作如是言：如我所思，此是真实，异此非真。虽随世言，为显实义，是人无须重更思惟。善男子！如此婴儿、凡夫，未得出世真如圣慧，未识诸法不可言体。是人若见、若闻，诸法所作及非所作，作是思惟：实有如是诸法所

作及非所作。何以故？可见、可知故。是人若见、若闻，随能、随力，执著见闻，随见闻说：此是真实，异此非真。是人应当须重思量。若有诸人，非婴儿、凡夫，已见真实，及得出世真如圣慧，已识诸法不可言体，若见、若闻，作是思惟：如所见知，诸法所作及非所作，皆非实有，但有假相，从分别起，如幻化事，欺诳凡心，于此中起所作、非所作名及余众名。是人如所见闻，不生执著，不作是言：此是真实，异此非真。虽随世言，为显实义，是人不用更思惟。

真谛《记》：说喻意者，此譬众生，由妄颠倒种种分别，久在生死，受诸苦报，不知幻本，及不可言无二真如，执为实有。圣人明了，识此非真。凡夫不知幻本，由有无知，未得圣慧故；圣人了知幻本，及无二不可言体，由断无知，得圣道故。幻师譬聪明凡夫，即是外道；幻弟子譬愚痴凡夫，即是阐提。又幻师喻烦恼，弟子喻业，由惑起业故。又幻师譬因，弟子譬果。于四衢道者，譬三界及无漏界四种生死，或譬根、尘、我、识四种境界。

真谛《金光明记》：又幻师即是阿赖耶识，无始以来能造虚妄幻。弟子者，喻七识也。“微细”妄法，赖耶所造；“中”即陀那；“粗者”六识所造。又见惑为师，爱惑为弟子。又心烦恼为师，皮肉惑为弟子。四衢道者，喻四谛之理。

真谛释：四兵譬因缘，珠等喻果。由四兵，故能为珠等。或可四兵喻有情类，末尼等者喻非情类。总释意云，赖耶幻师，七识弟子，住四识住，积集种种名言等种，而生三界、五趣、四生、情、非情等种种诸果。地前迷者，执有真实有为、无为种种诸法；地上悟者，觉知如幻，无实诸法。

善男子！如是圣人由圣知见已，能觉了不可言体，为欲令他见法实相，故说教句，谓是所作、非所作等。

真谛《记》：见已者，谓自见，即是幻师，喻聪明凡夫；闻已，谓从他闻，即是弟子，喻愚痴凡夫。

尔时，能解甚深义节菩萨即说偈言：

佛说绝言法，无二非凡境。愚夫于中迷，缘二著戏论。

不决邪决故，常轮转诸有。智人离见闻，简择中实义。

真谛疏：说偈略有六意：一为忘失，二为晚来，三为易受、易持，四为二智利钝不同，五为众生意乐不等，六显能说之人善巧方便。为有听众散乱异缘，忘失前义，欲令更得，故说偈颂。又为晚来不及闻者，以欲令得闻，故说偈颂。又为易受、易持，故说经及偈。若但说偈不说经者，则理细难受；若但说经不说偈者，则义散难持。为易受、易持，故具说经偈。又为利益二种智人具说经偈：一、分别智人。此人根钝，若为略说，不广分别，不能得义。为利此人，故广说经。二者，开智人。神根利故，略说义相，自能分别，得具足解。如舍利弗正闻一义，十重分别。若具广说，不利此人。为利、钝二人，具说经偈也。又众生有二种：一者乐说，由慈悲力多故；二者乐行，由心寂静故。为利此两人，故说经偈。又显能说之人，最为善巧，广而能略，略能广故。所说正法，最为当中，随广、略说，皆能利钝不相违故，具说经偈也。

过觉观境品第二

真谛疏：一、菩萨问，二、如来正说，三、譬说，四、合结，五、偈颂。

尔时，昙无竭菩萨白佛言：

真谛《记》：昙无竭菩萨，若存天竺正语，应云“檀兰无竭多”，此云“法上”。然此菩萨住居八地，依法身上起，故名法上。

世尊！从此娑诃世界，向东最远极东方世界，过七十七恒河沙数世界，有世界曰善名闻，佛号广大善闻。修伽陀住处，

真谛《记》：娑诃世界者，娑诃是梵王名，此云能忍。此人见他胜事，常生随喜，不起嫉妒，能忍许他有胜德事，故名为忍，非

关忍辱说名忍也。由此娑诃领千世界，即是千界主。从主立名，号曰娑诃也。

我于一时往彼佛所，

真谛《记》：神通有三：一者，举身，如鸟飞空。由定功能，单身远至，恒须神通摄持。若忘不摄，身即退落，故名举身。三中、下品。二、如意神通。随圣意欲，转远令近，转近令远，或内、或外。若内转者，世界不促，但身能远至；若外转者，身不远至，但促远世界令其在近，转步则著。此即中品。三、心速疾通，此通最胜。八地以上，独所能得，令身轻捷。至已成满，止于一心，即便至彼。故今菩萨，以心速通，往彼世界。

即于彼中见一方地，有七十七千诸外道众，以师为先聚集而坐，为欲思量诸法实相。时外道众思惟称量，简择安立诸法实相，依其所学求觅实相，无能得者。起种种执，相违斗争，乃至言相违害，由口刀杖，互相伤毁，便各分散。我见此已，作是思惟：希有，希有！诸佛世尊，出于世间，由佛出世，过觉观境，甚深法相，通达觉了，皆得显现。菩萨说已，

真谛《记》：夫论立义有其三义：一者，现量，二、依比量，三、圣言量。为思诸法胜义谛相，于彼思议，即是外道所说现量；言称量者，即是比量；言观者是圣言量。如四《韦陀》论等，依此三量遍寻求时，于胜义谛竟不能得。又解，立义有其三义：一者，立义即是立宗；二者，证义即是辨因；三者，立喻是同法喻。言思议者即是立宗，称量即是立因，观察是喻。依此三种遍寻求时，不得胜义。

佛即告言：如是，法上！如是实相，过觉观境。我觉了已，为他解说，安立正教，开示显现，令义浅易。

真谛（原作译）释：或说四教，四谛无相；或说法相，如《楞伽》等；或说观行，如《华严》等。又如来正教，即是经、律。《阿毗昙经》即五《阿含》，谓《长》、《增一》、《中》、《杂》、《百部》也。律不过

三部：一、《二百五十戒律》，二、《杂诵律》，三、《比丘尼律》。《阿毗昙》有九分：一分说戒，二分别说世间，三分别说因缘，四分别说界，五分别说同随得，六分别说名味句，七分别说集定，八分别说集业，九分说诸阴。一分有六千偈，六九五十四，合五万四千偈也。

何以故？我说真实，但是圣人自所证见。若是凡夫觉观境界，自他可证。法上！以是义故，应知实相过于一切觉观境界。复次，法上！我说真实非相、行、处，一切觉观缘相、行、处，以是义故，应知实相过觉观境。复次，法上！我说真实不可言说，一切觉观但由言说，故知实相过觉观境。复次，法上！我说真实绝于四事，谓见、闻、觉、知，一切觉观缘四事起，故知实相过觉观境。复次，法上！我说真相离诸斗争，一切觉观斗争境界，以是义故，应知实相过觉观境。

真谛《记》：相、行、处者，谓十八界。相即六尘，行即六识，处即六根。此根、尘、识，但觉观境，真如非觉观境，是故非十八界摄。

真谛解：斗争二种：一者，在家，于五尘境，由思惟烦恼，故起斗争；二、出家人，由相违所起诸见，故生斗争。

法上！譬如有人，尽一期寿，恒食苦味，复能觉观、比度、忆持蜜等甜味，无有是处。复次，有人恒乐欲尘，欲尘焦热之所烧然，复能觉观、比度、忆持不缘尘相，依内离乐，无有是处。复次，譬如有人，恒乐言诤，邪谈话戏，复能觉观、比度、忆持圣默然定，无有是处。复次，譬如有人，恒乐恒行见、闻、觉、知，复能觉观、比度、忆持绝四事处，灭离身见，是般涅槃，无有是处。复次，法上！譬如有人，由恒蓄财，乐行征伐，复能觉观、比度、忆持北郁单越，无有我所，无所积蓄，不相斗争，是现法乐，无有是处。

真谛释：配五种乐以为五喻，释上五法。言五乐者：一、出家乐，二、远离乐，三、寂静乐，四、正觉乐，五涅槃乐。五、乐次第

者，唯涅槃乐是最真实，所余四乐是方便。方便有四：初出家乐，是涅槃缘起，由信根成；次远离乐，是涅槃资粮，由精进根成；三寂静乐，是涅槃道依止，即涅槃缘，由定根成；四正觉乐，是涅槃正道，由慧根成。念根通此四处，皆识忆念故。由是四方便次第，得涅槃常乐我净。

法上！如是诸人，在于觉观，复能思量、比度、忆持非觉观境，无有是处。

真谛释：觉观、比度、忆持，世间三智，但得有漏尘境之味，未得出世三无漏根，自内所证，真如妙乐。

佛说经竟，重说偈言：

自证无相法，离言绝四事。无诤法通相，过诸觉观境。

真谛释：言重言者，有其四句：一、义重文不重，如说瞿名目九义等。二、文重义不重，如说帝释有千名等。三、文义俱不重，如说人天等。四、文义俱重，如以结偈重说前义。今依第四说重言。

过一异品第三

尔时，净慧菩萨白佛言：

真谛疏：净慧菩萨者，此菩萨位居九地，善答问，常转法轮，在净慧位。自有净慧，复能生他净慧，故名净慧。

世尊！是言正说，甚深希有。如世尊说，是真实理，微细甚深，难可通达，谓过一、异相。世尊！我于一时，见一方地大菩萨众修菩提行，在愿乐地。于此方所聚集而坐，为欲思量，诸法实相与诸行法为一、为异？是时众中，有诸菩萨说如是言：是真实相，不异诸行。复有菩萨说：真实相与行不一。复有菩萨起疑惑心，不信一异，说如是言：此一异中，何人说实？何人说虚？何者正行？何者邪行？为当执一？为当执异？世尊！我见此事，作

是思惟：诸善男子，婴儿、愚痴，无觉、无了，非如理行。何以故？是善男子，未能通达微细甚深真实之法与诸行等，过一异相。菩萨说已，

真谛《无上依经解》：微细甚深，难可通达者，或约三人：非凡所知，故名微细；非二乘所知，故名甚深；非地前菩萨所能证见，故名难可通达。或约三义：真如与行不一，故微细；不异，故甚深；过一异，故难可通达。又非闻慧境，故名微细；非思慧境，故说甚深；非凡夫、二乘、初学菩萨修慧境，故说难可通达。

佛即告言：如是，净慧！如是诸善男子，婴儿、愚痴，无觉、无了，非如理行。如来通达微细、甚深、真实之法与诸行等，过一异相。何以故？净慧！若执如此，依诸行法修真实观，能达、能证真如之理，无有是处。何以故？净慧！若真如与行相不异者，一切凡夫应见真如。复次，一切众生正在凡位，应得无上如安涅槃。复次，一切众生于凡位中，亦应能得无上菩提。

真谛《般若疏》：众生者，以前生、后生，生不绝故，名众生。若尔，亦有前、后灭义，应名众灭。答：非一例，生成众生，灭非成故。

若真如相异于行相，一切圣人已见真如，则应不能伏灭行相；由不伏灭诸行相故，虽见真谛，不能解脱众相系缚；若于众相不得解脱，亦不解脱粗重系缚；若不解脱二种系缚，则不能得无上如安无余涅槃，亦应不得无上菩提。净慧！由诸凡夫不见真如，在凡夫位，不得无上如安涅槃，亦不能得无上菩提。以是义故，真如之理与诸行一，是义不然。若有人说，真如与行相不异者，由此义故，当知是人不如理行。复次，净慧！一切圣人已见真如，已能伏灭诸法行相，非不能故；已能解脱一切相结及粗重惑，非不解脱。由二解脱，已得无上如安涅槃，乃至已得无上菩提。是故真如与行相异，是义不然。若有人说，真异行相，以是义故，当知此人不合理行。复次，净慧！若真如与行相不异者，

犹如行相堕于惑相，真相亦尔，应堕惑相。复次，净慧！若真如相异行相者，真如则非诸行通相。净慧！以此真如，不堕惑相，复为一切诸行通相。由是义故，真如与行亦一、亦异，义皆不然。若有人说，真如与行亦一、亦异，以是义故，当知是人不如理行。复次，净慧！若真如与行相不异者，如真实相，于诸行中，通无差别，行相亦尔，应通无别。是故修观行人，于诸行中，不应过此见、闻、觉、知，修胜真观。复次，若真如相异行相者，以是义故，一切诸行，但惟无我及以无性，应非真实。复次，一时净、不净品，各各别相。净慧！由诸行相但别不通，由观行人于诸行中，过见、闻、觉、知，修胜真观，由诸行无我、无性所显是真，乃至净、不净品，亦非一时各各别相。以是义故，真如与行亦一、亦异，是义不然。若有人说，真如与行亦一、亦异，当知是人不如理行。

真谛解：相缚、粗重缚者，相缚即是分别执相，谓一切六识、心识所缘外境是有，未达此并是自心分别所作故。若见相并是分别所作，欲、瞋等则无从即生。

真谛《记》：五识境名相系缚，意识名粗重系缚；又众相系缚即分别性，粗重系缚谓依他性。又解，一切苦谛名众相系缚，由解脱得离故；一切集谛名粗重系缚，由道所灭故。

净慧！譬如伤佉白色，不可安立与螺一、异；赤色与金不一、不异，亦复如是。譬如毗拏音声美妙，不可安立与毗拏一、与毗拏异。复如沉香，香气可爱，不可安立与沉一、异；亦如摩梨遮，其味辛辣，不可安立与摩梨遮为一、为异；阿梨勒涩亦复如是。复如绵纡，其触柔软，不可安立与绵一、异；酥与醍醐不一、不异，亦复如是。复如一切有流苦，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如是苦等，不可安立与法一、异；亦如贪欲、瞋恚、愚痴、慢等，无寂静相，不可安立与其一、异。净慧！如是真如与一切行，不可安立为一、为异。净慧！如是真如，微细、甚深，难可通达，我已觉了，为他解说，安立正教，开示显现，令义浅易。

真谛《记》：第三喻说，为显利、钝两种方便，若但说义不立譬者，唯利能入，钝不能入；若具足说义、喻二种，利、钝俱入，故借浅事，以显深理。此中具举六尘为譬，若解一种，余类可知。伤佉，即是白色螺也。白色与螺若言一者，则但色是螺，余三尘、四大皆应非螺。又如白色，唯眼境界，螺亦应尔。螺既不通，白色亦尔，不应通物。无此义故，不可言一。若言异者，义亦不可。见其白色，不应通螺，体别异故。又此白色，应无所依，不关螺故。又应此螺，不具八物，与色异故。赤色与金，乃至触，例皆如是。又毗拏者，是音乐器，此间毗巴，大略相似。又酥与醍醐，但举其触，不谈其味。

佛说经已，重说偈言：

真实与行法，无一异俱相。若执一异俱，说行不如理。

修行奢靡他，及毗钵舍那，是人能解脱，相惑粗重结。

一味品第四

尔时，佛告须菩提言：须菩提！汝见、汝知几多众生，在众生界有增上慢，由此慢心记自所得？复次，汝见、汝知几多众生，在众生界无增上慢，不由慢心记自所得？须菩提言：世尊！我见、我知少有众生，在众生界无增上慢，不由慢心记自所得。世尊！我见、我知无量、无数、不可称说诸众生等，在众生界有增上慢，由此慢心记自所得。

真谛《记》：言尔时者，有十一种：一、佛在世时，二、转法轮时，三、成就相续，人聚集时，四、闻、思、修时，五、下种成就解脱时，六、成立自正义时，七、破邪执所立义时，八、破坏生死牢狱义时，九、由说正义为欢喜，破除邪义所障众生时，十、正修行人领受宝祠时（佛为大众说能分张正法，授与大众，即是法宝祠大众也），十一、于修行正定智，拔起、抑下、舍置之时。由如是等义

故，言尔时也。

真谛《金刚般若记》：言须菩提者，东方世界青龙陀佛，于此影响也。此会唯告须菩提比丘，不告余三部者，有三义：一、初转法轮时，比丘先入道为佛弟子，余众后入故。二、百腊比丘尼礼敬一腊比丘，所以者何？由比丘力，成就戒故。又终身不离依止比丘。三、根性胜。丈夫根性坚利，女性暗弱，是故律明为女人说法过五、六语，波逸提。五语者，谓五阴；六语者，谓六入。为女说法不得阴、入外义，根性暗弱不能多受故。若广分别，不告余部及以菩萨，皆有五义。

真谛《记》：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名增上慢。今于此中，约慢有无，以发两问。前问有增上慢，后问无增上慢；前问凡夫，后问圣人；前问显示不可治人，后问可治人；又前问空果行人，后问不空果行人；又前问颠倒修人，后问不颠倒修人；又前问邪定聚人，后问正定聚人。然有慢、无慢各有四义。有慢四者：一、增上慢依止，谓有取五阴。二、慢因，谓慢随眠。三、慢体，即是上心。四、慢事用，即是因上心，慢能生诸业果报等。言知几有情者，显慢依止；怀增上慢者，显慢之因；增上慢所执持故者，显慢体也；记别所解者，显慢事用。无慢四者：一、无慢依止，谓无漏五阴相续。二、无慢因，即是未知欲根。三、无慢体，即是知根。四、无慢事用，即已知根。言知几有情者，无慢依止；离增上慢者，谓无慢因及无慢体；记别所解者，无慢事用。此中说有慢者，七、九慢中，但约增上异生，依有所得观以为真观，起上慢故。

世尊！我又一时，住阿练若远寂林中，有多比丘大众聚集，去我不远住练若处。我又一时，日中后分，见此大众互相聚集，随其所证种种法相，说已修行、记自所得。

真谛释：阿练若者，自有三义：一者，离声处，谓国邑音声所不至故。二者，离斫伐处，谓采薪所不至故。三者，离斗争处，谓一切烦恼总能动乱善法，名斗争。若住此处，能伏烦恼，故名离

斗争也。

真谛《记》：比丘者，在因名怖改（编者按：似应为“怖魔”）、乞士、破恶；至果转怖魔为杀贼，改乞士为应供，说破恶为不生。

有诸比丘，由证见阴，记其所得，有诸比丘证见阴相，或有比丘证见阴生，或有比丘证阴变异，或有比丘证见阴灭，或有比丘证阴灭道，如于阴中有六证相。或有比丘证见诸入，记自所得，乃至入灭及入灭道；或有比丘证见缘生，记自所得，乃至缘生灭、缘生灭道；或有比丘证见诸食；或有比丘证见四谛；或有比丘证见诸界，及界差别并种种界，乃至界灭及界灭道。

真谛云：问：此五蕴等八万法门，得一味义，其相云何？若依上座部，则有八万四千法门。今依正量部，但有八万。答：约六种法相，显一味义。或有比丘，由见阴者，记自所得，此则第一执有五阴。不能了别大师所说，但唯音声，无有别法名为五阴。由不了知此一味故，起如是执，谓实有五阴；由此执故，起于颠倒；由此倒故，起增上慢。或有比丘证见阴相者，此即第二显五阴相。或假名相或实法相、功德相、过恶相、因缘相、三世相、生住灭相、苦等四谛相、三界相、无漏界相、一向答相、分别答相及问答相、置答相、四食相乃至有漏色心、非色心等相，阴有如是种种道理，名为阴相。由不了别道理一味故，起此真实道理执；因此执故，起于颠倒；由颠倒故，起增上慢。或有比丘证见阴生者，此即第三显生相。由不了别因果一味故，执五阴真实有生；由此执故，起于颠倒；由颠倒故，起增上慢。或有比丘证阴变异者，此即第四显阴变异相。由不了别无灭一味故，起此实变异执；由此执故，起于颠倒；由颠倒故，起增上慢。或有比丘证见阴灭者，此即第五显阴灭相。不了别清净一味故，起此实清净执；由此执故，起于颠倒；由颠倒故，起增上慢。或有比丘证阴灭道者，此即第六显阴灭道。由不了别境智一味故，起实灭道执；由此执故，起于颠倒；由颠倒故，起增上慢。就五阴法门，既有此六义为六种

一味。如是十二入等一切法门中，例皆如此。又有别解：第一句，显言说品类，即是五阴，但有言说无有别故。第二句，显义及理品类。又有假名、实法、三世相等种种不同，如前所列道理一无我。第三句，显应灭品类，即是集谛烦恼业故。第四句，显应知品类，即是苦谛。第五句，显所证得品类，即是灭谛。第六句，显应修品类，即是道谛。于入等中，例有此六也。

或有比丘证见念处，及念处相、念处对治、念处对治道、念处修习，未生念处证见念生，已生念处证见念住，及不忘失增长圆满，记自所得。如证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力、觉分、圣道，圣道相、圣道对治、圣道对治道、圣道修习，未生圣道证圣道生，已生圣道证圣道住，及不忘失增长圆满，记自所得。世尊！我见此已，作是思惟：如诸长老，随所证见种种法相，记自所得，此诸长老有增上慢。由此慢心，记自所得，是事决尔。何以故？如其所说自证见法，当知是人未能了别，一味真如遍一切处。世尊！如世尊言：一味真实遍一切处，微细甚深，难可通达。此言希有，是无对说。世尊！若世尊正教中，勤修观行诸比丘等，一味真实遍一切处，尚难通达，况诸外道在正教外，岂能证知一味真实？

真谛《记》：问曰：经意“或有比丘证见念处”等十句，欲何所显？答曰：为显十义，说此十句。初句证见念处者，即是境界念处。第二念处相者，即是自性念处。第三念处对治者，显念处所治四倒。第四念处对治道者，显能治道。即是杂念处，治四倒故。第五念处修习者，即是修念处方便道。第六未生念处证见念生者，即是无碍道，谓八忍。第七已生念处证见念住者，即解脱道，谓八智。第八不忘失，即是修道乃至金刚心。第九增长者，即无学道，谓金刚后心。第十圆满者，即神通道，三轮利物也，谓神通、记心、正教。如四念处有此十句，四正勤乃至八圣道，例亦如此。

佛言：如是，须菩提！如是微细最微细，甚深最甚深，难见最

难见，遍一切处一味真实，我已觉了，为他解说，安立正教，开示显现，令义浅易。何以故？须菩提！于五阴中清净境界，是我所说，名为真实。须菩提！于十二入、十二缘生、四食、四谛、诸界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力、觉分、八圣道中清净境界，是我所说，名为真实。此清净境界，一切阴、处，平等一味，无差别相。如于阴中乃至圣道分中，清净境界平等一味，皆无差别。须菩提！以是义故，应知一味真如遍一切处。复次，须菩提！修行比丘，若已通达一阴真如，人、法无我，不劳更观一一余阴所有真如。于十二入、十二缘生、四食、四谛、诸界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力、觉分、八圣道分，若已通达一分真如，人、法无我，不劳更观余圣道分所有真如。离无分别后智，无有别观能顺真如，观所余法一味真实遍一切处。但以无分别后智，随顺前无分别智，观一切法一味真实，忆持至得。

真谛《记》：前文释通达三境，后文释审察趣证。此三别者，若依小乘，三无漏根有差别故，此即见、修、无学位差别故。今依大乘，地地皆有入、住、出分，如是次第，配属应知。

须菩提！以是义故，汝应当知，真实之理遍一切处，唯一味相。复次，须菩提！犹如诸阴，互有别相，如十二入、十二缘生、四食、四谛、诸界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力、觉分、八圣道分，互有别相。若诸法真如，人、法无我，互有别相，则诸法如如，人、法无我，不成真实，应由因生。若由因生，则成有为；若是有为，则非真实；若非真实，更应于此别求真实。须菩提！由此真实，不从因生，非是有为，非不真实，于中不劳求别真实。何以故？此法恒常，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界、法住，皆悉常住。须菩提！以是义故，汝应当知，一味真实，等一切处。须菩提！譬如众色，种种差别更互不同。于诸色中，虚空无相，无有差别，无有变异，于一切处同一味相。如是诸法，各各别异。汝应当知，于诸法中一味真如，等无差别，亦复如是。尔时世尊，说是经已，重

说偈言：

法相通一味，诸佛说平等。若于中执异，是人增上慢。

逆生死流道，微细深难见，欲染痴覆故，凡人不能得。

真谛《记》：于道前位中，先来本有，故名为恒，非佛出世方始有故。道中后位，此理无灭，故称为常，佛出世后理无尽故。法性者，即自性住。佛性者，约道前位，能为菩提以作根本，众生由此得发心故。法界者，即引出佛性，约道中位界，名为诸行根本，引出万行故。法住者，即至得果佛性，约道后位至涅槃，法体常住故。

尔时，观世音菩萨，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我今从佛闻得如是解节深法，得未曾有，顶戴奉持。世尊！当何名此经？云何受持？佛告观世音菩萨：此经名为了义正说，亦名真实境智正说，亦名十地波罗蜜依止正说。汝等应当如是受持。佛说是经已，八万菩萨皆得大乘威德三昧，无量无边诸菩萨众，于无生法得无生法忍，无数众生从于诸流，心得解脱，无数众生于大乘法生信乐心。

真谛解：去后流通，非此品内，乃是摄最后流通文，安此末了。前序亦然，钞经前序，安第一品也。

《解深密经》圆测疏引存真谛说录余

测《疏》十一卷二叶

真谛《记》云，广慧，对佛说法之人。一切菩萨无不具此广慧之德，但此中从广慧法门立名。

测《疏》十一卷五叶

真谛三藏，依《决定藏论》立九识义，如《九识品》说。言九识者，眼等六识，大同《摄论》。第七阿陀那，此云执持，执持第八为我、我所。唯烦恼障而无法执，定不成佛。第八阿黎耶识，自有三种：一、解性黎耶，有成佛义。二、果报黎耶，缘十八界。故《中边分别》偈云：“根尘我及识，本识生似彼。”依彼论等说，第八识缘十八界。三、染污阿黎耶，缘真如境，起四种谤，即是法执，而非人执。依安慧宗作如是说。第九阿摩罗识，此云无垢识，真如为体。于一真如，有其二义：一、所缘境，名为真如及实际等。二、能缘义，名无垢识，亦名本觉。又云阿摩罗识，反照自体。

测《疏》十一卷十七叶

问：前说六趣，何故复说四种生耶？答：《俱舍》第八云，《施設足论》作如是说，四生摄五趣，非五摄四生。不摄者何？所谓中有。由是道理，天等六趣，摄生不尽，故复重说卵等四生。问：若尔，何故更说六趣？答：欲显善恶受生差别，故说六趣。问：若尔？何故不说界耶？答：界通非情，故此不说。真谛三藏，亦同此意。

测《疏》十一卷二十叶

真谛三藏云，本识与父母遗体和合名为受生。于胎藏中略有五位：一者，柯罗逻，翻为凝滑。识与父母精血和合如薄酪，即执为根，尔时名为初受生。二者，第二七日名頞呼陀，翻为胎结。始有一胎结在凝滑中，如凝酥在白酪乳中。三者，第三七日名闭尸，翻为肉团。男则上阔下狭，女则下阔上狭，肉犹少软。四者，第四七日名伽诃那，翻为坚实。尔时肉团始坚强。五者，第五七日名彼罗舍佉，翻为枝枝。尔时始有头、手、脚等相貌，方有业风吹破，开九孔，生大苦受。次后以去，则有筋、肉、骨、发、爪等。梁《摄论疏》第五卷说。

测《疏》十二卷十叶

《解节经》云：依有识眼根，缘外尘、色，眼识得生。真谛解云，若死人眼，名无识眼。故言有识，以简无识（测云，此释不然。若舍命后，不成眼故也）。

测《疏》十二卷十一叶

真谛《记》：“水生浪”，譬六识与本识同生灭义；“镜生影”，譬诸识虽起，非本识体转作六识。

测《疏》十二卷十三叶

真谛《记》云：镜影生藉缘，镜不转作影。六识藉缘尘生者，并用前六识种子，生后六识，非为本识体转作六识。

测《疏》十二卷十五叶

真谛《记》云：菩萨若如此前来见识、色等，此依俗解，佛不记说，此人解心、意、识秘密义。由如实不见前来所明识义，佛方记

说，此人解心、意、识秘密义。此明识虚妄、无所有，即真。由达本秘密，于虚妄之末，方始明了也。

测《疏》十二卷十八叶

《解节经》曰：执持识深细，诸种子恒流，于凡我不说，彼勿执为我。

测《疏》十三卷五叶

真谛三藏所翻诸论，分别性、依他性、真实性；《楞伽经》云妄性自性、缘起自性、成自性者，译家别故。

测《疏》十三卷十四叶

真谛三藏说云，第八赖耶名依他起，眼等七识为分别性，依他无生、分别无相为真实性。又解，眼等八识为依他起，所变相分为分别性，依他无生、分别无相为真实性。又解，眼等八识见分、相分名依他起，妄所执境为分别性，依他无生、分别无相为真实性。

测《疏》十四卷十三叶

真谛三藏云，于一真如遣三性故，说为三种，无自性性。于中圆成实性，安立谛摄；三无性者，皆非安立。如《三无性论》（大唐三藏云，如《显扬》等，即依三性立三无性，以此为正。所以者何？世亲菩萨《三十唯识》作此颂言：“即依此三性，立彼三无性。故佛密意说，一切法无性。”护法释云，于有及无，总说无性，故名密意。又《显扬论》无著所造，与《摄大乘》等同显一义。又《瑜伽论》广引此经及三无性，通有及无。故知《三无性论》译家谬也云云）。

测《疏》十五卷九叶

真谛等一类诸师，依《法华》等诸经及论，皆作此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测《疏》十五卷十八叶

真谛《九识章》云，问：《大本》云缘觉十千劫到，到何位？是何宗？答：此是寂宗意，除三界惑，回心学大乘入十信，信法如如。

测《疏》十七卷十六叶

真谛《解节记》云，第一时波罗柰鹿园仙人集处，此处有三德，故三种人恒集此处。言三德者：一、谓林德。树枝覆荫，春则遮雨，夏能遮热，冬复遮风。二、谓水德。恒具有五：清、冷、软、美、香。三、谓地德。林外旷野，一切鸟兽皆来集聚，饮食无畏。又此地下有大宝藏，广四十里，深四十里，有时出现，但人不得取。若轮王出世，得用此宝。而鹿园自有二义：一、谓昔时此地有无量鹿。国王欲取鹿，鹿王白曰，日杀一，可得无量时羹。后日杀次，一怀胎鹿。鹿王愍念，自代就死。国王见之，因相顾访。鹿王仍为说菩萨道，国王闻之，即得解悟，遂放诸鹿（广说鹿王代鹿母死。如《智度论》第十六说也）。二、谓转法轮时，有三鹿恒来佛所听法。三种人者：佛未出世，世间仙人皆集此地修学仙道；二、佛未出世，一切缘觉皆集此地修缘觉道；三、佛既出世，与诸声闻共集此处。

测《疏》十七卷三十叶

真谛《记》云，初说小乘，见四谛，非无相，故“不了”；更有大乘，故“有上”；为大乘破，故“有难”；既与世间义异，故“与

彼斗争”。

测《疏》十八卷二叶

菩提留支《金刚仙论》第一云，应世间故说八部《般若》。第一部十万偈，第二部二万五千偈，第三部一万八千偈。此《小品》是第四部八千偈；此《小品》是第五部四千偈。第六部五百偈，第七部六百偈。此《文殊般若》，是第八部三百偈。此《金刚般若》，是前七部遣相未尽故，但称般若；此第八部遣相最尽故，别立金刚之名也。真谛三藏大同留支。

真谛《记》云，次说大乘异于小乘，故“不了”；犹有一乘，故“有上”；与小乘异，故“与小乘、一乘斗争”；为一乘所破，故“有难”。

测《疏》十八卷六叶

《解节记》云，第一为声闻人，第二为大乘人，第三为三乘人。

测《疏》十八卷七叶

依真谛《部执论记》第二卷说，小乘三藏，名初法轮，唯小非大；《涅槃经》名第二法轮，通为大、小；《华严》、《般若》，名第三法轮，唯大非小。故彼《记》云，佛教自有三种法轮：一、小乘法轮，即是三藏教。二、大乘法轮，说大乘与小乘异。如《涅槃经》合明大、小乘义。三、一乘法轮，明大、小无异。如《华严》等经、诸《般若》经，明三乘人同观二空理，同修真实智，故知大、小无异也。若依《解节疏》如前说：第一，说四谛法轮；第二，说大乘《般若》；第三，说《解节经》、《维摩》、《法华》等。

民国十三年孟冬支那内学院识

在家必读内典

佛说父母恩难报经

后汉安息国三藏安世高译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父母于子有大增益，乳哺长养，随时将育，四大得成。右肩负父，左肩负母，经历千年，更使便利背上，然无有怨心于父母，此子犹不足报父母恩。若父母无信，教令信，获安隐处；无戒与戒，教授获安隐处；不闻使闻，教授获安隐处；慳贪教令好施，劝乐教授，获安隐处；无智慧教令黠慧，劝乐教授，获安隐处。如是信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教信法，教授获安隐处。诸法甚深，现身获果，义味甚深。如是智者明通此行，教令信圣众。如来圣众甚清净，行直不曲常和合。法法成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所谓圣众，四双八辈，是谓如来圣众，最尊最贵，当尊奉敬仰，是世间无上福田。如是诸子，当教父母行慈。诸比丘！有二子：所生子、所养子，是谓比丘有二子。是故诸比丘，当学所生子，口出法味。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方便佛报恩经·孝养品

失译人(名在《后汉录》)

尔时,大众之中,有七宝莲华从地化生,白银为茎,黄金为叶,甄叔迦宝以为其台,真珠罗网次第庄严。尔时释迦如来,即从座起升华台上,结加趺坐,即现净身,于其身中现五趣身,一一趣身有万八千种形类,一一形类现百千种身,一一身中复有无量恒河沙等身。于四恒河沙等一一身中,复现四天下大地微尘等身。于一微尘身中,复现三千大千世界微尘等身。于一尘身中,复现于十方,一一方面各百千亿诸佛世界微尘等数身,乃至虚空法界不思議众生等身。

尔时,如来现如是等身已,告阿难言,及十方诸来大菩萨摩訶萨,及一切大众诸善男子等:“如来今者以正遍知,宣说真实之言。法无言说,如来以妙方便,能以无名相法作名相说。如来本于生死中时,于如是等微尘数不思議形类一切众生中,具足受身。以受身故,一切众生亦曾为如来父母,如来亦曾为一切众生而作父母。为一切父母故,常修难行苦行、难舍能舍。头目髓脑、国城妻子、象马七珍、辇舆车乘、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一切给与。勤修精进、戒、施、多闻、禅定、智慧,乃至具足一切万行,不休不息,心无疲倦。为孝养父母,知恩报恩故,今得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故,一切众生能令如来满足本愿故。是以当知:一切众生于佛有重恩。有重恩故,如来不舍众生。以大悲心故,常修习有方便,为一切三界二十五有,诸众生中不思己功,修平等慈,常修舍行方便,亦明鉴一切众生空、法空、五阴空。如是不退不没、不沉空有,修实相方便故,不舍二乘,修遍学方便。

以修如是甚深微妙方便故，得明鉴法相。佛法初终始末非一，然众生昏浊猖狂有三：渴爱所覆，没于苦海，为四倒之所颠倒。于有漏法中妄想所见，无我见我，无常见常，无乐见乐，不净见净。生老病死之所迁灭，念念无常。五盖、十缠之所覆蔽，轮回三有，具受生死，无有始终，譬如循环。是以如来教迹随宜，三藏九部乃至十二部经，分流道化，随信深浅故，说众经典辩缘使。封言者著，自以顿足，已得涅槃，是以如来慈悲本誓，显大方便，运召十方一切有缘。有缘既集，于此大众中，敷演散说此妙经典，垂训千载，流布像法，使一切众生常获大安。是故如来乘机运化，应时而生，应时而灭。或于异刹，称卢舍那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或升兜率陀天，为诸天师；或从兜率天下，现于阎浮提，现八十年寿。当知如来不可思议，世界不可思议，业报不可思议，众生不可思议，禅定不可思议，龙王不可思议，此是佛不可思议。佛欲令一切众生知佛心者，乃至下流钝根众生皆令得知。欲令一切众生能见得见者，即便得见；欲令不得见者，假令对目而不能见，正使声闻、缘觉，有天眼通亦不得见。又，佛放大光明，下至阿鼻地狱，上至有顶，所应度者，皆令得见；不应度者，对目不见。有时如来，或时许可，或时默然。当知诸佛世尊不可思议，不可测量，难得知。汝今云何能问如来如是甚深微妙难行苦行？汝作是问，真是大悲愍伤众生，闭三恶道，通人天路。阿难善听！吾当为汝略说孝养父母苦行因缘。”

尔时，世尊告于阿难及诸大菩萨摩訶萨一切大众，而作是言：“乃往过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尔时有佛（疑为“国”），号波罗奈。彼中有佛出世，号毗婆尸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寿命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于像法中有王出世，号曰罗闍王。波罗奈国王有二万夫人，大臣有四千之有五百

健象王，主六十小国、八百聚落。王有三太子，皆作边小国王。尔时波罗奈大王聪睿仁贤，常以正法治国，不枉人民。惟王福德力故，风雨时节，五谷丰熟，人民优壤。

“尔时，波罗奈大王有一所重大臣，名曰罗睺。罗睺大臣心生恶逆，起四种兵，所谓象兵、车兵、马兵、步兵，伐波罗奈国，断大王命。已杀王竟，复遣四兵往诣边国，杀第一太子，次复往收第二太子。其最小弟，作边小国王。其小王者，形体殊大，端正殊妙，仁性调善，语常含笑，发言利益，不伤人意。常以正法治国，不邪枉人民。国土丰乐，人民炽盛，多饶财宝，家计充盈。国土人民叹美其王，称善无量。虚空诸天一切神祇亦皆敬爱。尔时，其王生一太子，字须阇提，聪明慈仁，好喜布施。须阇提太子者，身黄金色，七处平满，人相具足，年始七岁。其父爱念，心不暂舍。

“尔时，守宫殿神语大王言：‘大王知不？罗睺大臣近生恶逆，谋夺国位，杀父王竟，寻起四兵，伺捕二兄，已断命根，军马不久当至。大王！今者何不逃命去也！’尔时大王闻是语已，心惊毛竖，身体掉动，不能自持。忧悲懊恼，暗嗟烦闷，心肝恼热，宛转躑地，闷绝良久乃苏，微声报虚空中言：‘卿是何人？但闻其声，不见其形，向者所宣，审实尔不？’即报王言：‘我是守宫殿神，以王聪明福德、不枉人民、正法治国，以是之故，先相告语。大王！今者宜时速出，苦恼衰祸，正尔不久，怨家来至。’尔时，大王即入宫中而自思念：‘我今宜应归投他国。’复自思惟：‘向于邻国而有两道：一道行满足七日乃到他国，一道经由十四日。’即便盛七日道粮，微服寻出。去到城外，而便还入宫中，呼须阇提太子，抱著膝上，目不暂舍，粗复惊起，而复还坐。

“尔时，夫人见其大王不安，其所似恐怖状，即前问言：‘大王！今者似恐怖状。何因缘故，坐不安所，身坐尘土，头发蓬乱，视瞻不均，气息不定，如似失国，恩爱别离，怨家欲至，如是非祥

之相？愿见告语。’王言：‘吾所有事，非汝所知。’夫人寻白王言：‘我身与王，二形一体，如似鸟之两翅、身之两足、头之两目。大王今者云何而言不相关预？’王告夫人：‘汝不知耶？罗睺大臣近生恶逆，杀父王竟，伺捕二兄，亦断命根。今者兵马，次来收我，今欲逃命。’即便抱须阇提太子，即出进路。尔时，夫人亦随后从去。

“时王荒错，心意迷乱，误入十四日道。其道险难，无有水草，前行数日，粮饷已尽。本意盛一人分粮，行七日道，今者三人共食，误入十四日道。数日粮食已尽，前路犹远。是时大王及与夫人举声大哭：‘怪哉怪哉！苦哉苦哉！从生已来，常未曾闻有如是苦，如何今日身自受之？今日穷厄，衰祸已至。’举手拍头，尘土自垒，举身投地，自悔责言：‘我等宿世造何恶行，为杀父母、真人罗汉？为谤正法、坏和合僧？为畋猎渔捕、轻秤小斗、劫夺众生？为用招提僧物？如何今日，受此祸对？’正欲小停，惧怨家至，若为怨得，必死不疑。正欲前进，饥渴所逼，命在呼吸。

“尔时，大王及与夫人，思是苦已，失声大哭。王悲闷绝，举身躃地，良久醒悟，复自思惟：‘不设方便，三人并命，不离此死。我今何不杀于夫人，以活我身并续子命？’作是念已，寻即拔刀欲杀夫人。其子须阇提见王异相，右手拔刀欲杀其母，前捉王手，语父王言：‘欲作何等？’尔时父王悲泪满目，微声语子：‘欲杀汝母，取其血肉，以活我身，并续汝命。若不杀者，亦当自死，我身今者，死活何在？今为子命，欲杀汝母。’尔时须阇提即白父言：‘王若杀母，我亦不食，何处有子，啖于母肉？既不啖，母子俱当死。父王今者，何不杀子，济父母命？’王闻子言，即便闷绝，宛转躃地，微声语子：‘子如吾目，何处有人能自挑目而还食也？吾宁丧命，终不杀子啖其肉也。’尔时须阇提谏父王曰：‘父王！今者若断子命，血肉臭烂，未堪几日，惟愿父母莫杀子身。欲求一愿，若见违者，非慈父母。’尔时父王语太子言：‘不逆汝意，欲愿何

等，便速说之。’须阇提言：‘父母今者，为愍子故，可日日持刀就子身上割三斤肉，分作三分：二分奉上父母，一分还自食之，以续身命。’尔时父母即随子言，割三斤肉，分作三分：二分父母，一分自食，以支身命，得至前路。二日未至，身肉转尽，身体肢节骨髓相连，余命未断，寻便倒地。尔时父母寻前抱持，举声大哭，复发声言：‘我等无状，横啖汝肉，使汝苦痛。前路犹远，未达所在，而汝肉已尽。今者并命，聚尸一处。’尔时须阇提微声谏言：‘已啖子肉，进路至此，计前里程余有一日。子身今者不能移动，舍命于此。父母今者，莫如凡人并命一处。仰白一言，为怜愍故，莫见拒逆。可于身诸节间，净刮余肉，用济父母，可达所在。’尔时父母即随其言，于身肢节更取少肉。分作三分：一分与儿，二分自食。食已父母别去，须阇提起立住视父母。父母尔时举声大哭，随路而去。父母去远不见，须阇提太子恋慕父母，目不暂舍，良久躃地。身体当时新血肉香，于十方面有蚊虻，闻血肉香，来封身上，遍体啖食，楚毒苦痛不可复言。

“尔时，太子余命未断，发声立誓愿：‘宿世殃恶，从是除尽，从今已往，更不敢作。今我此身以供养父母，济其所重。愿我父母常得十一余福：‘卧安觉安，不见恶梦，天护人爱，县官、盗贼、阴谋消灭，触事吉祥。余身肉血，施此诸蚊虻等，皆使饱满。令我来世得成作佛。得成佛时，愿以法食，除汝饥渴、生死重病。’发是愿时，天地六种震动，日无精光，惊诸禽兽四散驰走，大海波动，须弥山王踊没低昂，乃至忉利诸天亦皆大动。

“时，释提桓因将欲界诸天下阎浮提，怯怖须阇提太子，化作师子、虎狼之属。张目馘眦，跑地大吼，波踊腾蹀，来欲搏啖。尔时，须阇提见诸禽兽作大威势，微声语言：‘汝欲啖我，随意取食，何为见恐怖耶？’尔时天帝释言：‘我非师子、虎狼也，是天帝释，故来试卿。’尔时太子见天帝释，欢喜无量。尔时天帝释问太子言：‘汝是难舍能舍，身体血肉，供养父母，如是功德，为愿生天作

魔王、梵王、天王、人王、转轮圣王?’须阇提报天帝释言:‘我亦不愿生天作魔王、梵王、天王、人王、转轮圣王。欲求无上正真之道,度脱一切众生。’天帝释言:‘汝大愚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久受勤苦,然后乃成。汝云何能受是苦也?’须阇提报天帝释言:‘假使热铁轮,在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于无上道。’天帝释言:‘汝惟空言,谁当信汝?’须阇提即立誓愿:‘若我欺诳天帝释者,令我身疮始终莫合;若不尔者,令我身体平复如本,血当反白为乳。’即时身体平复如故,血即反白为乳,身体形容端正倍常,起为天帝释头面礼足。尔时天帝释即叹言:‘善哉善哉!吾不及汝。汝精进勇猛,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久。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愿先度我。’时天帝释于虚空中即没不现。

“尔时,王及夫人得到邻国,时彼国王远出奉迎,供给所须,称意与之。尔时,大王向彼国王说上事因缘,如吾子身肉孝养父母,其事如是。时彼邻国王闻是语已,感须阇提太子难舍能舍,身体肉血供养父母,孝养如是。感其慈孝故,即合四兵还与彼王伐罗睺。尔时,大王即将四兵顺路还归,至与须阇提太子别处,即自念言:‘吾子亦当死矣!今当收取身骨还归本国。’举声悲哭,随路求觅,遥见其子身体平复,端正倍常,即前抱持,悲喜交集,语太子言:‘汝犹活也!’尔时须阇提,具以上事对父母说。父母欢喜,共载大象还归本国。以须阇提福德力故,伐得本国,即立须阇提太子为王。”

佛告阿难:“尔时父王者,今现我父输头檀是;尔时母者,今现我母摩耶夫人是;尔时须阇提太子者,今则我身释迦如来是;尔时天帝释者,阿若憍陈如是。”

说此孝养父母品时,众中有二十亿菩萨,皆得乐说辩才,利益一切。复有十二万亿菩萨,皆得无生法忍。复有十方诸来微尘等数,皆得陀罗尼门。复有恒河沙等微尘数诸声闻、缘觉,舍离二乘心,究竟一乘。复有微尘数优婆塞、优婆夷,或得初果,乃

至二果。复有百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复有诸天、龙、鬼神、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或发菩提心，乃至声闻、辟支佛心。

佛告阿难：“菩萨如是为一切众生故，难行苦行，孝养父母，身体血肉供养父母，其事如是。”一切大众闻佛说法，各得胜利，欢喜作礼，右绕而去。

佛说孛经(亦云《孛经抄》)

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太子名祇，有园田八十顷，去城不远，其地平正，多众果树，处处皆有流泉浴池，其池清静，无有蚊蜂、蚊虻、蝇蚤。居士须达，身奉事佛，受持五戒：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见谛沟港，常好布施，赈救贫穷，人呼为“给孤独氏”。须达欲为佛起精舍，周遍行地，唯祇园好，因从请买。太子祇言：“能以黄金布地，令间无空者，便持相与。”须达曰：“诺！听随价数。”祇曰：“我戏言耳！”讼之纷纷，国老谏曰：“已许价决，不宜复悔。”遂听与之。须达默念：“何藏金足？”祇谓其悔：“嫌贵自止。”曰：“不贵也。自念当出何藏金耳。”即时使人象负金出，随集布地，须臾满四十顷。祇感念佛必有大道，故使斯人轻宝乃尔。祇曰：“教齐是止，勿复出金，园地属卿，我自欲以树木献佛。”因相可适，便立精舍已，各上佛。佛与千二百五十沙门俱止其中，是故名“祇树给孤独园”也。

其王名卑先匿，举宫中及人民，皆共事佛，奉诸沙门衣食、床卧、疾药所宜。世无佛时，诸异皆兴，譬如昏夜，炬烛为明。天下有佛，众邪皆歇，喻若日出，火无复光。国中本共事五百异道人，异道众邪，是时皆废。诸异道人乃共嫉妒，谋欲毁佛，以望敬事。其女弟子名孙陀利曰：“师莫愁也，我能令人不复敬佛，事师如故。便从今始，欲日日妆梳、衣服，往诣佛诸沙门所。至一月后，可默杀我，埋祇树间，佯行求索。众人当言，‘数见此女往来精舍’，即诣王告，乞吏搜索。啼哭出尸，道其淫乱无戒行意。国人闻是，必当舍佛来事诸师。”诸师曰：“善！”女如其言，往来一月，

师使四人共杀埋之。分布求已，诣阙告言：“生亡一女，众人悉见日日往来诸沙门所，乞吏搜求。”王即敕外部吏与行。诸师乃徘徊再三过，出尸舆载，遍行啼哭曰：“沙门之法，戒当清净，反淫人妇，恐事发觉，杀而藏之，有何道哉？”国人闻此，多有信者，惟得道之人知诈伪耳。

佛于是乃敕诸沙门：“且勿入城，七日之后，事情当露。”至八日旦，佛使阿难至巷说曰：“妄语谗人，天令口臭；诈诬清白，死入地狱；痴虐自怨，长夜受苦。”国人闻是语，皆相谓曰：“沙门必清净，故佛说此语耳。”王使人微密伺之，见异道家窃相劳贺，共赐四人。异道人法，知经多者得分多，一人顽暗得分独少，怒曰：“当反汝事，自共杀人而诈诬佛，反与我少！”伺人得之，牵将上闻。到以实对，即收谋者。王与群臣俱出诣佛，给孤独氏、诸清信士及国人民无数，皆行诣佛，到已作礼毕，各一面坐。

王叉手白佛言：“间闻此谤，莫不惘然，惟佛至真，清净无量，不识其故，何缘有此？”

佛告王曰：“诽谤之生，皆由贪嫉，而此久有，非适今也。”

王曰：“愿欲闻之。”

佛言：“宿命无数世时，我为菩萨道，常行慈心，欲度脱万姓。时有蒲邻奈国，广博严好，人民炽盛。中有梵志，姓瞿昙氏，才明高远，国中第一。有三子，其小子者，端正无比，父甚奇之。为设大会，请诸道人、中外亲戚，抱儿示之。众师相曰：‘是儿好道，有圣人相，必为国师。’因名为‘孛’。孛幼好学，才艺过人，悉通众经及天下道术九十六种。死生所趣、山崩地动、灾异祸福、医方镇厌，无所不知。能却淫心，消伏蛊道。武略备有，而性慈仁。瞿昙没后，二兄嫉之，数求分异，曰：‘孛幼好学，事师消费，与分当少。’母怜念之，数晓二子，二子不止。孛见兄意盛，自念人生皆为贪苦，我若不去者，兄终不息。因自报母，求行学道，母便听之。

“李即去近明师作沙门，于山中自得四意止：一、慈众生，如母爱子；二、悲世间，欲令解脱；三、解道意，心常欢喜；四、为能护，一切不犯。复得四意，诸佛所誉：一、制贪淫，二、除恚怒，三、去痴念，四、得乐不喜，逢苦不忧。又绝五欲：目不贪色，耳不贪声，鼻不贪香，舌不贪味，身不贪细滑。能以智慧方便之道，顺化天下，使行十善，孝顺父母，敬事师长。诸疑惑者，令信道德，知死有生，作善获福，为恶受殃，行道得道。见忧厄者，为解免之；疾病者，为施医药。服李教者，死皆生天。其有郡国，水旱灾异，李至即平，毒害悉除。时有大国，安乐饶人，王名蓝达。所任四臣专行邪谄，淫盗奸欺，侵夺无厌。民被其毒，王不觉知。李愍伤之，往到城外，从道人沙陀寄止七日，乃入城欲乞食。

“王于观上，见李年少，仪容端正，行步有异，心甚爱敬，即出问讯。王曰：‘愿道人留住，我有精舍，近在城外，可以中止，当给所须。’李曰：‘诺！’王喜曰：‘意欲相屈，明日已去，日日于宫食。’李曰：‘善！’王还向夫人说：‘李非恒人，汝明日当见之。’夫人心喜。床下有犬，犬名宾祇，闻之亦喜。明旦李来入宫，王与夫人迎为作礼，与施金床、氍毹毼毼。李欲就坐，犬前舐足。王自起行澡水，敬意奉食。已而俱出，到外精舍，李为王说治国正法。王大喜，因请李留，令与四臣共治国事。四臣愚怯，不习战阵，自知贪浊，常恐王闻。一臣曰：‘人死神灭，不复更生。’一臣曰：‘贫富苦乐，皆天所为。’一臣曰：‘作善无福，为恶无殃。’一臣自恃知占星宿。然皆佞谄，不为忠正。李性聪明，高才勇健，仁义恭敬，信顺寡言，言常含笑，不伤人意，清净无欲，节色少事。其政不烦，豫知灾异，能役使鬼神，却起死人。爱民如子，教之以道：不得酗酖、游猎畋渔、弹射鸟兽、杀盗淫欺、谗骂佞嫉、诤怒妖疑，皆化使善。其为政后，国界安宁，风雨时节，五谷丰熟。众官承法，不复扰民。李体无为，独贵奉佛，沙门四道，朝暮诵习。及其姊子，亦贤有志，常师仰李。国好学者，多依附之。王无复忧，一以

委孛。

“四臣畏忌，不得纵横，兴嫉妒意，谋欲治孛。共合财宝，人一亿数，伺王出时，以上夫人，而自陈曰：‘臣等至意，奉家所有，及身、妻子，当为奴婢，欲白一事，愿蒙听省。’夫人贪得，受其好宝，答谢四臣曰：‘便可说之。’四臣对曰：‘王所幸孛，被服粗陋，似乞人耳！见任过重，不念国恩，日道夫人恶，教王远房室。窃念夫人宜及少壮，当有立子，今若失时，则绝国嗣。愿熟思惟，不除孛者，恐后有悔。’夫人悲曰：‘王信此人，不知其恶，各且还归。今自忧之，比令明日，使不见孛也。’夫人遣四臣出，即以梔子黄面，乱头却卧。须臾王还，内妓白王：‘夫人不乐。’王素重之，入问再三，夫人不应。王即怒曰：‘何人有罪，应诛戮者，汝欲使我罪谁那尔？’夫人垂泣曰：‘王会不用我言耳。’王曰：‘便说，不违汝也。’夫人即曰：‘王旦适出，孛来谓我：今王老耄，不能听政，国中吏民，皆伏从我，可以图之，共此乐也！今反为此乞人所谋，我故愁耳。’王闻是语，譬若人噎，既不能咽，亦不得吐。不用恐悔，用之恐乱。念孛助我已十二年，常以忠正，忧国除患，远近赖之。此国之宝，不可治也。王曰：‘今治孛者，后必大乱，为万民故，且共忍之。’夫人便自掷床下，举声哭曰：‘不治孛者，我当自刺，自投楼下，不能见也。’王复晓曰：‘汝亦知法，此非小事，起共议之。’夫人还坐。王曰：‘道人不可刀杖加之，当以渐遣，稍减其养。明日来者，勿复作礼，擎卷而已；与施木床，于殿下坐；炊恶斲米，盛以瓦器。如是惭愧，极自当去。’王说此时，宾祇不悦。夫人明旦，即以王教具敕内厨。

“孛来入宫，宾祇于床下啜喋吠之。孛见狗吠，夫人擎卷，及所施設，即知有谋。自念：‘我欲无害于人，人反害我，如是当避入深山耳。小怨成大，不可轻也。彼以阴谋，我宜慎之！凡人身羸，行正为强，今我自有食钵、水瓶、革屣、繖盖、漉水之囊，斯足用矣。’孛食已，摄物欲去。王惊起曰：‘是何疾也！’顾谓夫人：

‘乃使我失圣人之意。’即前牵李问：‘欲何之？’李答曰：‘为王治国十二年矣，未曾见宾祇嚙喋如今也。是必有谋，故欲去耳。’王曰：‘实有！今见李意，觉微甚明，愿自敕励，当诛恶人，不须去也。’李曰：‘王前意厚，而今已薄，及我无过，宜以时去。去盛有衰，合会有离，善恶无常，祸福自迫。结友不固，不可与亲，亲而不节，久必泄洩，如取泉水，掘深则浊。近贤成智，习愚益惑，数见生慢，疏则成怨。善交接者，往来以时，亲而有敬，久而益厚；不善友者，假求不副，巧言利辞，苟合无信。接我以礼，当以敬报；待我以慢，当即远避。有相亲爱，迴相憎者，爱时可附，憎不可近。敬以亲善，戒以远恶，善恶无别，非安之道。人无过失，不可妄侵；恶人事已，不可纳前。人欲疏己，不可强亲；恩爱已离，不可追思。鸟宿枝折，知更求栖，去就有宜，何必守常？朽枝不可攀，乱意不可犯。人欲相恶，相见不欢，唱而不和，可知为薄；人欲相善，缓急相赴，言以忠告，可知为厚。善者不亲，恶者不疏，先敬后慢，贤愚不别，不去何待？夫人初拜，今但擎卷，若我不去，将见骂逐。初施金座，今设木床；初盛宝器，今用瓦瓯；初饭粳粮，今恶廝米。我不去者，且饭委地。知识相遇，主人视之，一宿如金，再宿如银，三宿如铜。证现如此，不去何待？’

“王曰：‘国丰民宁，李之力也。今弃去者，后将荒坏。’李曰：‘天下有四自坏：树繁花果，还折其枝；虺蛇含毒，反贼其躯；辅相不贤，害及国家；人为不善，死入地狱，是为四自坏。经曰：恶从心生，反以自贼，如铁生垢，清毁其形。’

“王曰：‘国无良辅，实须恃李，若欲相委，是必危殆。’李曰：‘凡人有四自危：保任他家，为人证佐，媒嫁人妻，听用邪言，是为四自危。经曰：愚人作行，为身招患。快心放意，后致重殃。’

“王曰：‘我师友李，常在不轻。当原不及，莫相捐去。’李曰：‘友有四品，不可不知：有友如华，有友如称，有友如山，有友如地。何谓如华？好时插头，萎时捐之；见富贵附，贫贱则弃。是

华友也。何谓如称？物重头低，物轻则仰；有与则敬，无与则慢。是称友也。何谓如山？譬如金山，鸟兽集之，毛羽蒙光；贵能荣人，富乐同欢。是山友也。何谓如地？百谷财宝，一切仰之；施给养护，恩厚不薄。是地友也。’

“王曰：‘今我自知，志思浅薄，听用邪言，使孛去也。’孛曰：‘明者有四不用：邪伪之友，佞谄之臣，妖嬖之妻，不孝之子，是谓四不用。经曰：邪友坏人，佞臣乱朝，嬖妇破家，恶子危亲。’

“王曰：‘相与爱厚，宜念旧好，不可孤弃也。’孛曰：‘有十事知爱厚：远别不忘，相见喜欢，美味相呼，过言忍之，闻善加欢，见恶忠谏，难为能为，不相传私，急事为解，贫贱不弃，是为十爱厚。经曰：化恶从善，切磋以法，忠正海厉，义合友道。’

“王曰：‘四臣之恶，乃使孛悲，不复善我。’孛曰：‘有八事知不相喜：相见色变，眄睐邪视，与语不应，说是言非，闻衰快之，闻盛不喜，毁人之善，成人之恶，是为八事。经曰：卒斗杀人，尚有可原，怀毒阴谋，是意难亲。’

“王曰：‘是我顽弊，不别明暗，恶人所误，遂失圣意。’孛曰：‘有十事知人为明：别贤愚，识贵贱，知贫富，适难易，明废立，审所任，入国知俗，穷知所归，博闻多识，达于宿命，是为十事。经曰：缓急别友，战斗见勇，论议知明，谷贵识仁。’

“王曰：‘自我得孛，中外恬安，今日相舍，永无所恃。’孛曰：‘有八事可以恬安：得父财，有善业，所学成，友贤善，妇贞良，子孝慈，奴婢顺，能远恶，是为八事。经曰：生而有财，得友贤快，诸恶无犯，有福佑快。’

“王曰：‘圣人之言，诚无不快。’孛曰：‘有八事快：与贤从事，得咨圣人，性体仁和，事业日新，忿能自禁，虑能防患，道法相亲，友不相欺，是为八事。经曰：有佛兴快，演经道快，众聚和快，和则常安。’

“王曰：‘孛常易谏，今何难留？’孛曰：‘有十不谏：慳贪，好

色，朦笼，急暴，抵突，疲极，僇恣，喜斗，专愚，小人，是为十。经曰：法语专愚，如与聋谈，难化之人，不可谏晓。’

“王曰：‘如我僇恣，不能远色，字得无为不复与我语乎？’字曰：‘人不与语有十事：傲慢，懵钝，忧怖，喜豫，羞惭，吃肋，仇恨，冻饿，事务，禅思，是为十事。经曰：能行说之可，不能勿空语，虚伪无诚信，明哲所不顾。’

“王曰：‘恶妇美姿，巧于辞令，如有外姝，卒何用知？’字曰：‘有十事可卒知：头乱髻倾，色变流汗，高声言笑，视瞻不端，受彼宝饰，闾看垣墙，坐不安所，数至邻里，好出野游，喜通淫女，是为十事。经曰：妇女难信，利口惑人，是以高士，远而不亲。’

“王曰：‘人情所近，亲信妇人，不知其恶。’字曰：‘人有十事不可亲信：主君所厚，妇人所亲，怙身强健，恃有财产，人（疑为六）水渍处，故屋危墙，蛟龙所居，辜较县官，宿恶之人，毒害之虫，是为十。经曰：谓酒不醉，谓醉不乱，君厚妇爱，皆难保信。’

“王曰：‘如字所语，爱习生恶，是可嫉也。’字曰：‘可嫉有五：粗口伤人，谗贼喜斗，譙说媚，嫉妒咒诅，两舌面欺，是为五。经曰：施劳于人，而欲蒙祐，殃及其躯，自遭广怨。’

“王曰：‘何所施行，人所爱敬？’字曰：‘爱敬有五：柔和能忍，谨而有信，敏而少口，言行相副，交久益厚，是为五。经曰：知爱身者，慎护所守，志尚高远，学正不昧。’

“王曰：‘何者为人所慢？’字曰：‘见慢有五：须长而慢，衣服不净，空无志思，淫态无礼，调戏不节，是为五。经曰：摄意从正，如马调御，无僇慢习，天人所敬。’

“王曰：‘愿字留意，共还精舍。’字曰：‘有十事不延于堂：恶师，邪友，蔑圣，反论，淫姝，嗜酒，急弊长者，无反复子，妇女不节，婢妾庄饰，是为十。经曰：远避恶人，淫荒勿友，从事贤者，以成明德。’

“王曰：‘字在我乐，四方无事，今日去者，国中必嗟。’字曰：

‘有八事可以安乐：顺事师长，率民以孝，谦虚上下，仁和其性，救危赴急，恕己爱人，薄赋节用，赦恨念旧，是为八事。经曰：修诸德本，虑而后行，唯济人命，终身安乐。’

“王曰：‘吾常念字，岂有忘时。’字曰：‘智者有十二念：鸡鸣念悔过作福，早起念拜亲礼尊，临事念当备豫，所止念避危害，言语念当至诚，见过念以忠告，贫者念哀给护，有财念行布施，饮食念以时节，分物念以平均，御众念用恩赐，军具念时缮治，是为十二。经曰：修治所务，虑其备豫，事业日新，终不失时。’

“王曰：‘安得大贤，使留字乎？’字曰：‘大贤有十行：学问高远，不犯经戒，敬佛三宝，受善不忘，制欲怒痴，习四等心，好行恩德，不扰众生，能化不义，善恶不乱，是为十行。经曰：明人难值，而不比有，其所生处，族亲蒙庆。’

“王曰：‘我过重矣！畜养恶人，使字恚去。’字曰：‘大恶有十五：好杀，劫盗，淫佚，诈欺，谄谀，虚饰，佞谗，诬善，贪浊，放恣，酗酖，妒贤，毁道，害圣，不计殃罪，是为十五。经曰：奸虐饕餮，怨潜良人，行己不正，死堕恶道。’

“王曰：‘晓字不止，使我惭愧！’字曰：‘人有十事可愧：君不晓政，臣子无礼，受恩不报，过不能改，两夫一妻，未嫁怀妊，习不成就，人有兵仗不能战斗，恠人观布施，奴婢不能使，是为十。经曰：世悦有人，能知惭愧，是易诱进，如策良马。’

“王曰：‘吾始今日，知有道者为难屈也！’字曰：‘有十二难：任使专愚难，怯弱御勇难，仇恨共会难，寡闻论议难，贫穷负债难，军无师将难，事君终身难，学道不信难，恶望生天难，生值佛时难，得闻佛法难，受行成就难，是为十二。经曰：人命难得，值佛时难，法难得闻，闻能行难。’

“王曰：‘今与字谈，益我有智。’字曰：‘略说其要，人所当知，有四十五事：修其室宅，和其家内，亲于九族，信于朋友，学从明师，事必成好，才高智远，宜守以善，富当行恩，治产宜慎，有财当

广方业，子幼勿付财，相善与交，苟合莫信，财在县官当早忧出，卖买交易以诚勿欺，凡所投止必先行视，所住当知贵贱，入国当亲善人，客宜依豪无与强诤，故富可求复，素贫勿大望，宝物莫示人，匿事莫语妇，为君当敬贤，厚勇取忠信，清者可治国，趣事能立功，教化之纪孝顺为本，师徒之义贵和以故（疑为敬），欲多弟子当务义诲，为医当有效验，术浅不宜施用，病瘦当随医教，饮食取节便身，知识美食当共，博戏莫财命抵，所施假贷当手自付，证佐从正勿枉无过，谏怒以顺，避恶以忍，人无贵贱性和为好，道以守戒清净为上，天下大道无过泥洹。泥洹道者，无生老病死、饥渴寒热，不畏水火、怨家盗贼，亦无恩爱、贪欲、众恶，忧患悉灭，故曰灭度。王当自爱，我今欲退。’

“王曰：‘孛欲去者，宁复有异诫乎？’孛曰：‘譬如大水，所荡突处，虽百岁后，不当于中立城郭也，其水必复，顺故而来。宿恶之人，虽欲行善，故不当信，本心未灭，或复为非，不可不戒。人所欲为，譬如穿池，凿之不止，必得泉水。事皆有渐，智者见微，能济其命，如人健洄，截流度也。’

“王曰：‘前后所说，我皆贯心，举国士女，靡不欢喜，旧恶低伏，无敢言者。愿闻其言：悦遭异人，何知其明？’孛曰：‘明者问对，种种别异，言无不善，师法本正，以此知之。明人之性，仁柔谨慤，温雅智博，众善所仰，无有疑也。观其言行，心口相应；省其坐起，动静不妄；察其出处，被服施为，可足知之。与明智谈，宜得其意，得其意难，如把刃持毒，不可不慎也。’

“王曰：‘欲事明者，不失其意，为之奈何？’孛曰：‘敬而勿轻，闻受必行。明者识真，体道无为，知来今往古，一归空无。人物如化，少壮有老，强健则衰，生者必死，富贵无常，是故安当念危，盛存无常。善者加爱，不善黜远。虽有仇恨，不为施恶。柔而难犯，弱而难胜。明人如是，不可慢也。’

“王曰：‘尽心爱敬，以事明智，宁有福乎？’孛曰：‘智者法圣，

以行其仁，乐开愚蒙，成人之智。治国则以惠施为善，修道则以导人为正。国家急难，则能分解，进退知时，无所怨尤。恩广德大，不望其报，事之得福，终身无患。王其勿疑！治政之法，不可失道，劝民学善，益国最厚。’

“王曰：‘谁能留孛，我心愁惨，忽忽如狂。’垂泣向孛，忏悔解过。孛曰：‘如人不能涸，不当入深水。欲报仇者，不当豫烧。亲厚中净，后更相谢。虽知和解善，不如本无净也。善不能赏，反听谗言。我如飞鸟，止无常处。道贵清虚，不宜人间。如野火行，傍树为焦。激水破船，毒虫害人。与智从事，不当扰也。草木殊性，鸟兽类分，白鹤自白，鸬鹚自黑。我与彼异，无欲于世，如田家翁，生习山藪，与之好衣，为无益也。天下有树，其名反戾，主自种之，不得食实。他人窃取，果则为出。今王如是，善安国者，而见驱逐；佞伪败政，反留食禄。宾客久留，主人厌之，我宜退矣。’

“王曰：‘人命至重，愿垂忆念，今欲自力，事孛胜前！’孛曰：‘王虽言之，犹不得施。夫人意恶，我不宜留。天下家家皆有炊食，沙门所以持钵乞者，自乐除贪，全戒无为，远罪咎也。’

“王曰：‘今孛既去，莫便断绝，愿时一来，使我不恨。’孛曰：‘如俱健者，犹复相见。且欲入山，以修其志。夫近而相念恶，不如远而相念善。智者以譬喻自解，请说一事：譬如有人以蜜涂刀，狗得舐之，以伤其舌，坐贪小甜，不知疮痛。四臣如是，但美其口，心如利刀，王其戒之！自今以后，若有惊恐，常念孛者，众畏必除。’孛复言曰：‘鸱枭乐豕，群鼠粪居，百鸟栖树，鹤处污池。物各有性，志欲不同。我好无为，如王乐国。器虽粗弊，不可便弃，各有所贮；愚贱不肖，亦不可弃，各有所用，王当识此！我犹知人言意所趣，如鸟集树，先从下枝，间关趣上。见宾祇吠，以知中外有谋，意欲厌故，更受新也。’孛曰：‘请退！’即起出城。王与夫人，啼泣送之。人民大小，莫不号怨。

“王行，且问孛：‘谁可信者？’孛曰：‘我姊子贤善，可与咨议。时时共出巡行国中，观民谣俗，可知消息。’王曰：‘受教！’即与傍臣、人民，为孛作礼，于是别去。

“孛去之后，四臣纵横于外，以佞辩为政；夫人于内，以妖蛊事王。王意迷惑，不复忧国，奢淫好乐，昼夜耽荒。众官群寮，发调受取，无有道理。征卒市买，不复雇直。强者陵弱，转相抄夺，至相杀伤，不畏法禁。良民之子，掠为奴婢。六亲相失，送（通行本作“送”）窜苟活。灾异相属，王不能知。风雨不时，所种不收，国虚民穷，饥饿满道。歌谣怨声，感动鬼神。人民愁怖，亡去略尽，号泣而行，莫不思孛。孛如鸱鸢，临众鸟上，压伏奸人，慈育民物，如天帝释。

“孛姊子道人，后适他郡，见国荒乱，聚落毁坏，人民单索，还为王说：‘大臣不正，放纵劫盗，掠杀无辜，残虐无道。人怨神怒，天屡降灾，远近皆知，而王不觉。今不早图，且无复民。’王乃惊曰：‘果如孛戒！我所任者，如狼在羊中，知民当散，如奔车逸马。道人既告，何以教之？’道人曰：‘孛去国乱，皆由奸臣，王宜更计，国尚可复。愿一巡行，目见耳闻，当知其实。’王即与道人私出，按行国界。见数十童女，年皆五六十，衣服弊坏，呼嗟而行。道人问曰：‘诸女年大，何以不嫁？’答曰：‘当使王家穷困如我，快也！’道人曰：‘汝言非也！王者位尊，何能忧汝？’女曰：‘不然！王治不正，使国饥荒，夜则困于盗贼，昼则穷于胥吏。衣食不供，谁当嫁娶我也？’

“王复前行，见诸老母，衣不盖形，身羸目瞑，啼哭而行。道人问曰：‘皆有何忧？’答曰：‘当使国王穷盲如我，快也！’道人曰：‘是言非也！老自目瞑，王有何过？’诸母曰：‘我夜为盗所劫，昼为吏所夺，穷行采薪，触犯毒螫，使我如此，非王恶耶？’

“王复前行，见一女子，跪搆牛乳，为牛所躅，蹙地骂曰：‘当躅王妇如我，快也！’道人问曰：‘牛自躅汝，王家何过？’答曰：‘王

治不正，使国荒乱，盗贼不禁，令我善牛见夺，为弊牛所踰，非王恶耶？”道人言：“汝自无德，不能搆牛。”女曰：“不然！若王家善，孛自当留，国不乱也。”

“王复前行，见乌啄虾蟆，虾蟆骂曰：‘当使恶王见啄如我，快也！’道人曰：‘汝自为乌所啄，王当护汝耶？’答曰：‘不望护也！王无恩泽，政治不平，祭祀废绝，天旱水竭，故使我身乌见啄耳。’虾蟆唤曰：‘知为政者，弃一恶人，以成一家；弃一恶家，以成一乡。不知政者，民物失所，天下怨讼。’

“道人曰：‘百姓无罪，呼嗟感天，神使虾蟆，降语如此。王自具见，宜退恶人，改往修来，与民更始，如种善地，雨泽以时，何忧不熟？’王曰：‘今当任谁？’道人言：‘宜急请孛，孛仁圣知时，反国必安。’王还，即遣使者入山请孛，言：‘若孛不还者，当向叩头，道我自知怨负万民，忧不能食，须待孛到。孛素慈仁，忧念十方，知我国荒，想必来也。’使者受命，往到孛所，稽首白言：‘大王殷勤，致敬无量。自知罪过深重，违失圣意，使国荒乱，百姓穷困。涕泣思孛，不能饮食，愿垂愍念，一来相见也。’

“孛哀人民故，随使者还。道见死猕猴，故剥取其皮，欲以生语。国人闻孛来，皆出界迎。

“孛到城外，止故精舍。王出相见，作礼问讯毕，一面坐，叉手谢孛言：‘空顽不及，虐负万民，请自悔励，幸遂原之。’孛曰：‘甚善！’四臣过，耳语。孛曰：‘卿等无过，何不公谈？’四臣悲曰：‘凡为沙门，欲望天福，人皆称善，不当杀猕猴，取其皮也！’孛曰：‘卿等自迷惑，不别真伪耳。是非好恶，天悉知之，苦乐有本，不可强力。为恶罪追，虽久不解；作善福随，终不败亡。祸福在己，愚谓之远。以我剥皮而杀猕猴，难此似是，卿曹默默为奸，不止相杀事耶！言命在天，谓善无益，为恶无殃，祸福之报，自然如响，响应随声，非从天堕，卿等作恶，岂不自识？虽欲诬之，自然不听。此非谤我，为自中耳！卿一人言：人死神灭，不复生者，是

圣语耶？从意出乎？自欲为恶，反言作善无福，为恶无殃。夫天之明象，日月星辰，列现于上，谁为之者？’四臣默然。

“李复曰：‘天地之间，一由罪福，人作善恶，如影随形，死者弃身，其行不亡。譬如种谷，种败于下，根生茎叶，实出于上。作行不断，譬如灯烛，展转然之，故炷虽消，火续不灭。行有罪福，如人夜书，火灭字存，魂随神行，转生不断。卿曹意志，自以为高，如人杀亲，可无罪乎？’四臣答言：‘夫荫其枝者，不摘其叶，何况杀亲而当无罪？’李曰：‘然！卿难我似是。吾取死皮，汝尚诬之，卿曹所为法当云何？卿一人言：人死神灭不复生；一人言：苦乐在天；一人言：作善无福，为恶无殃；一人自怙，知占星宿，外阳为善，内阴为奸，譬如伪金，其中纯铜，貌饰美辞，心行谗贼，如狼在羊中，主不能觉。天下恶人，亦称为道，被发卧地，道说经戒，专行谄欺，贪利欲得。愚人信伏，如雨掩尘；群妖相厌，如水流溢，不时入海，多所伤败。唯有圣人，能济天下，化恶授善，莫不蒙佑。若善无福、恶无殃者，古圣何故造制经典，授王利剑？夫行有报，其法自然，善者受福，恶者受殃。天之所疾，祸无久迟，阴德虽隐，后无不彰。故国立王，王政法天，任贤使能，赏善伐奸，各随其行，如响应声。人死神去，随行往生，如车轮转，不得离地。信哉！罪福不可诬也。人行至诚，鬼神助之。恶虽不觉，终必受殃，故当戒慎，远恶知惭。若皆为善，禀气当同。不善者多或有不平，或寿不寿、多病少病、丑陋端正、贫富贵贱、贤愚不均，至有盲聋喑哑、跛蹇癱残，百病皆由宿命行恶所致。其受百福，人所乐者，则是故世行善使然，积德忠正故。有日月星辰，有天有人，帝王豪贵，是明证也。何可言无？宜熟思之，勿谓不然！’李说是时，王与臣民，无不解悦。

“李复曰：‘古昔有王名为狗猎，池中生甜鱼，甘而少骨。王使一人监护，令日献八鱼，其监亦日窃食八鱼。王觉鱼减，更立八监，使共守护，八监又各日窃八鱼。守之者多，鱼为之尽。今

王如是，所任不少，为乱益甚。譬如人摘生果，既亡其种，食之无味。王欲为治，不用贤人，既失其民，后又无福。治国不正，则使天下有诤夺之心。如人治产，不勤用心，则财日耗。国有勇武习战阵者，不足其意则弱其国。为王不敬道德，不事高明，生则贤者不归，死则神不生天。掠杀无辜，使天下怨讼，则天降灾，身失令名。治国以法，为政得忠，敬长爱少，孝顺奉善，现世安吉，死得生天。譬如牛行，其导直正，余牛皆从。贵贱有导，率下以正，远近伏化，则致太平。为君当明，探古达今，动静知时，刚柔得理，惠下利民，布施平均，如是则世世豪贵，后可得泥洹之道。’众坐皆喜，称善无量。王即避座，稽首白言：‘今孛所语，譬如疾风，吹却云雨，幸本慈念，垂化如前。’孛即起行，随王入宫。四臣愚痴，于是见废。孛复治国，恩润滂流，风雨时节，五谷丰熟，人民欢喜，四方云集，上下和乐，遂致太平。”

佛言：“时孛者，今我身是也；姊子道人，则阿难是；时王蓝达，今卑先匿是；时夫人，则好首是；时犬宾祇者，车匿是；时四大臣，则今四道人杀好首者是；时语虾蟆者，今得罗汉沍陀耶是。我为菩萨，世世行善，勤苦积德无央数劫，为万民故，今自致得佛，所愿皆得。诸值我时闻经法者，宜各精进，为善勿懈！”

佛说是已，有三亿人得践道迹，皆受五戒，欢喜奉行。

佛说演道俗业经

乞伏秦沙门释圣坚译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菩萨无数、四辈之众、天龙鬼神、阿须伦会。时，给孤独氏与五百居士，出舍卫城，行诣佛所。稽首足下，却坐一面，叉手问佛：“居处治家，财有几辈？出家修道，行异同乎？当奉何法，疾成无上正真之道？复以何宜化众生耶？”

佛言：“善哉，问也！开发瞳矇，将来学施。”

佛言：“财有三辈：一曰下财，二曰中财，三曰上财。何谓下财？有人治产积聚钱财，不敢衣食，不修经戒，不能孝顺供养二亲，不乐随时给足妻子，欲其消息，充饥饱赐，奴客徒使，衣裁蔽形，食系口腹，抱愚守惜，如蜂爱蜜。不信先圣，不奉高士、沙门道人，不好布施，种福为德。心自计常，不虑对至。合者必散，祸福自迫。贪慕身地，不觉恼恨。咄嗟没过，入泥犁门。其身缘食，四大虺盛，神寄其中，假号为名，羸弱犹化，危脆不固。不解非常，倚世之荣，心怀万忧，谓亦长生。心存吾我，不达悉空。三界尚虚，况人物乎？汲汲迷惑，贪淫嫉妒。如斯行者，是谓下财。奉养父母，安和至心，出辞还返，不失颜色，晨定暮省，小心翼翼，念二亲恩，而无穷极。给足妻子，应时衣食，恩情归流，与共同欢，妻子如是也，终无私行。瞻视奴客、眷属、徒使，不令饥乏。不信死后当复更生，谓死灭尽归于无形。供孝所生，念乳养恩；给足妻子，恋恩爱情；瞻视仆使，欲得其力。不能奉敬沙门道人，不肯行善布恩施德。后当得福，与众殊特，是谓中财。”佛于是颂曰：

常能念乳养，孝顺供二亲。
给足其妻子，随时不失节。
奴客及徒使，慰劳不加恶，
下侍皆顺从，遣行不违教。
不信后世生，闻之惊不喜，
自计身有常，长存不终亡。
三界如幻化，当识此辞章，
己所为罪福，从本而受之。

佛复告长者：“上财业者，谓其人若有财宝，能自衣食，孝顺父母，不失时节，恒瞻颜色，不令怀戚。出不犯禁，入不违礼，造行清白，不使污染。恭敬尊长，谦逊智者，启受博闻，等心不邪。下劣贫厄，咸蒙仗荷。给赡妻子，常令丰备。除诸邪念，修以正治。消息、奴使，不令穷匮，不妄挝骂，加之慈愍。奉敬先圣、至学正士、出家顺法沙门、贤明，夙夜行礼，不失其意，布施所乏，使成道德，恣讲经典，并化痴冥。以善方便，不失其时，自安护彼一切众生。犹如牝牛，食刍出乳，乳出酪，酪出酥，酥出醍醐，醍醐最柔特妙。其自安身，愍哀十方，多所慈念，多所安隐，诸天人民皆得蒙度。是人最尊，无上无比，为无俦（原作涛）匹，为世大雄，独步无侣。”佛于是颂曰：

若有众财业，以自好衣食，
供养孝父母，不失其颜色。
出游不犯禁，还返不违礼，
造行常清白，顺法不荒迷。
恭敬奉尊长，谦逊明智者，
启受博闻士，等心不慕邪。
随时给妻子，各令得其所。
慈赐奴仆使，衣食常丰足。
奉沙门学士，布施授供养，

从受深妙法，弃捐痴聋盲。
 愍伤十方人，不独为身行，
 常自安其已，亦解一切厄。
 譬如酥醍醐，本从刍草出，
 既可用安身，身和无疹疾。
 普哀众生类，其心常平一。
 以是四等行，速速成至佛。

佛告长者：“出家修道，学有三品：一曰声闻，二曰缘觉，三曰大乘。何谓声闻？畏苦厌身，思无央数生死之难、周旋之患，视身如怨，四大犹虺，五阴处贼。坐禅数息，安般守意，观身恶露、不净之形，畏色欲本，痛想、行、识，怖地狱苦、饿鬼之厄、畜生恼结、人中之难、天上别离，不可称计，轮转无休，如狱中囚。欲断生死勤劳之罪，求无为乐，泥洹之安，但自为己，不念众生，常执小慈，不兴大哀。倚于音声，不解空慧，三界犹幻。趣自济己，不顾恩慈。是为声闻学。”佛于是颂曰：

畏无量生死，周旋之艰难，
 心已怀恐惧，唯欲求自安。
 坐禅而数息，专精志安般，
 观身中恶露，不净有若干。
 弃捐三界色，断欲得自安。
 不能修大慈，唯志乐泥洹。

佛告长者：“缘觉者，本发大意为菩萨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以用望想求为尊豪，天上天下咸令自归，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威神德重，巍巍堂堂，无能及者。不解如来色身所现，因世愚人不识大道，断生死流不能及源，尽生死本故，为现身相好严容。文辞言教以化愚冥，显示大明及著相好，谓审有色像。虽行四等、四恩、六度无极、三十七品，观十二缘欲拔其源，不解本无希望大道。正使积德如虚空界，不得至佛。所以者何？

用不达故。何谓不达？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四等、四恩有所希望。念救一切五趣生死，解空、无相、不愿诸法，晓一切法，如幻、化、梦、野马、影、响、芭蕉、泡沫，皆无所有。道慧无形，等如虚空，无所增坏，普度众生。”佛于是颂曰：

本发菩萨意，志慕大乘业，
但欲著佛身，不了无适莫。
布施戒忍辱，精进禅息智，
四等恩六度，惟己乐无为。
慕三十二相，八十好巍巍，
天上天下尊，脱五阴六衰。
但察其粗事，不能观深微，
虽欲度十方，心口自相违。
不了如幻化，水沫泡野马，
芭蕉如梦影，妄想甚众多。
正使作功德，犹如江河沙，
心怀无上真，不解除众魔。

佛告长者：“其大乘学，发无上正真道意，行于大慈，等如虚空，而修大悲，无所适莫。不自忧身，但念五趣一切众生，普欲使安。奉四等心：慈、悲、喜、护，惠施仁爱，益义等利，救济十方。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六度无极，无所希望，以施一切众生之类。观于三界，往返周旋，勤苦艰难，不可称计，念之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而无异，为之雨泪，欲令度厄，至于大道。”佛于是颂曰：

发无上大意，行慈悲喜护，
大哀如虚空，行等无适莫。
立德不为己，唯为十方施，
度脱诸群生，使至大道智。

“又有四事得至大乘：一曰布施给诸穷乏；二曰不择豪劣，行

轻重心；三曰所可施与，无所希望，不求还报；四曰以此功德施于众生。”佛于是颂曰：

布施摄贫穷，不行轻重心，
志惠无希望，不求还得报。
愍念于群黎，往来周旋者，
以此功德施，悉令至大道。

佛告长者：“奉戒有四事疾成大乘：一曰守口、护身、心不念非；二曰出入行步，不失礼节；三曰不愿生天、转轮圣王、释、梵之位；四曰以是禁戒，惠施众生。”佛于是颂曰：

常护身口意，心坚如太山，
若出入行步，未曾失礼节。
不愿生天上，释梵转轮王，
则以此正行，用惠一切人。

佛告长者：“忍辱有四事疾成大乘：一曰若骂詈者，不计音声；二曰若挝捶者，计如无形；三曰若毁辱者，谓如风吹；四曰有加害者，常怀大哀。”佛于是颂曰：

挝骂令默然，自计本无形，
设有恨意起，心辄还自止。
和心颜色悦，众人咸恭敬，
用是得成佛，三十二相明。

佛告长者：“精进有四事：一曰夙夜奉法，未曾懈怠；二曰宁失身命，不违道教；三曰勤讽深典，不以懈倦；四曰广欲救济，诸危厄者。是为四。”佛于是颂曰：

夙夜奉大法，未曾有忽忘。
宁自失身命，不敢违道教。
诵习深经典，不以为懈倦，
救济众危厄，不使心怀怨。

佛告长者：“禅思有四事：一曰乐习精修，闲居独处；二曰静

身口心，令不愤乱；三曰虽在众闹，常能定己；四曰其心旷然，而无所著。”佛于是颂曰：

恒好于精修，志闲居独处，
静其身口意，未曾念愤闹。
数处众乱中，心定无忽变，
一心见十方，道慧起神足。

佛告长者：“智慧有四事：一曰解于身空，四大合成、散坏，本无主名；二曰其生三界，皆心所为，心如幻化，倚立众形；三曰了知五阴，本无处所，随其所著，因有斯情；四曰晓十二缘，本无根源，因对而对现。是为四。”佛于是颂曰：

悉解其身空，四大而合成，
散灭无处所，从心而得生。
五阴本无根，所著以为名，
十二缘无端，了此至大安。

佛告长者：“智慧复有六事：一曰解色如聚沫，二曰了痛痒如水泡，三曰思想如野马，四曰晓生死如芭蕉，五曰察识如幻，六曰心神如影响。计本悉空，皆无处所。”佛于是颂曰：

解色如聚沫，痛痒如水泡，
思想犹野马，生死若芭蕉，
了识假譬幻，三界无一好。
分别悉空无，尔乃至大道。

佛告长者：“慈有四事：一曰慈念十方，二曰如母育子，三曰极愍念之，四曰如身无异。是为四。”佛于是颂曰：

慈念于十方，如母育赤子，
常怀极愍念，如身等无异。

佛告长者：“哀有四事：一曰愍之，二曰为之雨泪，三曰身欲代罪，四曰以命济之。喜有四事：一曰和颜，二曰善言，三曰说经，四曰解义。护有四事：一曰教去恶就善，二曰常训海归命三

宝，三曰使发道意，四曰开化众生。是为四。”佛于是颂曰：

愍念为雨泪，身欲代其罪，
舍命而济之，不以为怀恨。
和颜演善言，讲法分别义，
教去恶就善，诲归命三宝。

佛告长者：“有四法疾成无上正真之道：一曰解空，学无所求；二曰无想，无所希望；三曰无愿，不慕所生；四曰常等三乘之业，无去来今。是为四。”佛于是颂曰：

解空无所求，无想希望报，
不慕愿所生，常等三世行。

佛告长者：“有四事法疾成佛道：一曰一切皆悉本净；二曰而解万物，普如幻化；三曰生死断灭，皆从缘对；四曰计其缘对，本亦无形。”佛于是颂曰：

一切悉本净，解物如幻化，
生死从缘对，计本亦无形。

佛告长者：“有六法疾成正觉：一曰身常行慈，无怨无结；二曰口常行慈，演深慧义；三曰心慈仁和调隐，哀念十方；四曰护戒不造，想求大乘之业；五曰正观见十方空，道俗不二；六曰供足乏食救身之业，以济危厄，是为六。”佛于是颂曰：

身常行慈心，未曾怀怨结，
口恒修言愍，演深慧之谊。
心和仁调隐，哀念诸十方，
护戒不起想，正观十方空。

佛告长者：“有四事疾成佛道：一曰奉精进业，悉无所著；二曰教化众生，道心不断；三曰游于生死，不以患厌；四曰大慈大哀，不舍权慧。是为四。”佛于是颂曰：

精进无所著，教化未曾断，
不患厌生死，不废舍权慧。

佛告长者：“开化众生有四事：一曰不信生死者，则以现事祸福喻之；二曰不信三宝，显示大道；三曰迷惑邪径，指语三乘，佛道独尊而无有侣；四曰三界所有悉如幻化，无一真谛。是为四。”佛于是颂曰：

不信生死祸福示，堕邪见者显大道。

佛道独尊而无侣，三界悉空如幻化。

佛告长者：“开化复有七事：一曰慳贪者，教令布施；二曰犯恶者，海令奉戒；三曰瞋恚者，劝令忍辱；四曰懈怠者，化令精进；五曰心乱者，海令定意；六曰愚冥者，教令至学智度无极；七曰不知随时显权方便。是为七。”佛于是颂曰：

慳者教布施，犯恶令奉戒，

瞋恚劝忍辱，懈怠劝精进，

乱者使定意，愚冥教令学，

智慧度无极，随时发善权。

随时菩萨问佛：“何故学者有上中下，不悉普等至大乘乎？”

佛言：“学者其心，见有远近，解有深浅，志有优劣，故示三乘。计本无三，假引为喻。譬如有人，为国大臣，聪明智慧，王之所重，参议国事，一以委托，不怀疑虑。又斯大臣，有三亲友：一曰太子，二曰尊者，三曰凡人。大臣举治国之政，颇有漏失。众人潜入白之于王，谓图逆辟。王闻怀疑，问诸臣曰：‘当何罪之？’诸臣得便，各重罪之，或言斫头，或言截手断足，或言割耳及鼻，挑眼去舌。王察众臣所议甚重，告曰：‘不然！此人明达，偶有小失，不宜乃尔，当捉闭著狱。’诸臣唯从，不敢复言。告边臣曰：‘速下文书，令收敕臣，闭在刑狱。’时，凡亲友闻之悲念，欲使出狱，力劣不任。唯以衣被、饮食所乏，日日供之，亦不能令不见拷答。尊者友闻，心用辛酸。往至其所，解喻狱吏，不令拷答，痛苦休息不堪出狱。王太子闻，以为惘然：‘是吾亲亲，无有重罪，众臣憎之，谗之于王，不宜取尔。’往诣王所，具陈本末，谓无逆肆，

当用我故，愿赦其殃。王用爱子，即赦使出狱，与王相见，令业如故。其国王者，谓如来。其太子者，智慧度无极、善权方便菩萨，逮得无所从生法忍、权慧之宜，乃能得出于三界狱，得成为佛，广济众生。尊者亲友，谓行净戒，免三恶趣，不免三界，可受天上人间福，不得至道。凡知友者，谓布施业，此适能脱饿鬼之界，不免地狱、畜生之厄。所以者何？如其所种，各得其类，发无上正真道意，奉于大慈无极大哀，开化一切，故得至佛道。本兴大道，不达深法，不解进退，中止自废，故为缘觉；畏生死难，往返周旋，但欲自济，不念苦人，故堕声闻。各随本行，而获致之。”

说是经时，给孤独园居士五百长者，皆发无上正真道意，有数千人远尘离垢，诸法眼生。箜篌乐器不鼓自鸣，飞鸟走兽相和悲声。当是之时，莫不欢喜，自归佛者。

居士复问：“初学道者，始以何志？”

佛言：“先习五戒，自归于三。何谓五戒？一曰慈心，仁恩不杀；二曰清廉，节用不盗；三者贞良，鲜洁不染；四曰笃信，性和不欺；五曰要达，志明不乱。何谓三自归？一曰归佛无上正真；二曰归法以自御心；三曰归众圣众之中，所受广大，犹如大海，靡所不包。复有四法：一曰道迹，二曰往还，三曰不还，四曰无著。缘觉至佛无上大道，得天人身，皆由之生。次行四等、四恩、四辩、六度无极、大慈大哀，得成大道。前知无穷，却睹无极，教训十方，何智不逮？”

阿难问曰：“此经何名？云何奉行？”

佛言：“名曰解俗家业三品之财，出家修道无上正真。其要号曰：演道俗业。”

佛说如是，贤者阿难、给孤独居士、五百清信士，莫不欢喜。

善生经

（出《中阿含·小品》）

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饶虾蟆林。尔时，善生居士子父临终时，因六方故，遗敕其子，善教善诃曰：“善生！我命终后，汝当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

善生居士子闻父教已，白父曰：“唯！当如尊敕。”

于是善生居士子父命终后，平旦沐浴，著新舄摩衣，手执生拘舍叶，往至水边，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

彼时，世尊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王舍城而行乞食。世尊入王舍城乞食时，遥见善生居士子平旦沐浴，著新舄摩衣，手执生拘舍叶，往至水边，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

世尊见已，往至善生居士子所，问曰：“居士子！受何沙门、梵志教？教汝恭敬供养礼事，平旦沐浴，著新舄摩衣，手执生拘舍叶，往至水边，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

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耶？’”

善生居士子答曰：“世尊！我不受余沙门、梵志教也。世尊！我父临命终时，因六方故，遗敕于我，善教善诃曰：‘善生，我命终后，汝当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世尊！我受父遗教，恭敬供养礼事故，平旦沐浴，著新白摩衣，手执生拘舍叶，往至水边，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

世尊闻已，告曰：“居士子！我说有六方，不说无也。居士子！若有人善别六方，离四方恶不善业垢，彼于现法可敬可重，身坏命终必至善处，上生天中。居士子！众生有四种业、四种秽。云何为四？居士子！杀生者，是众生业种、秽种。不与取、邪淫、妄言者，是众生业种、秽种。”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杀生不与取，邪淫犯他妻，
所言不真实，慧者不称誉。

“居士子！人因四事故，便得多罪。云何为四？行欲、行恚、行怖、行痴。”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欲恚怖及痴，行恶非法行，
彼必灭名称，如月向尽没。

“居士子！人因四事故，便得多福。云何为四？不行欲、不行恚、不行怖、不行痴。”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断欲无恚怖，无痴行法行，

彼名称普闻，如月渐盛满。

“居士子！求财物者，当知有六非道。云何为六？一曰种种戏求财物者为非道，二曰非时行求财物者为非道，三曰饮酒放逸求财物者为非道，四曰亲近恶知识求财物者为非道，五曰常喜伎乐求财物者为非道，六曰懒惰求财物者为非道。居士子！若人种种戏者，当知有六灾患。云何为六？一者，负则生怨；二者，失则生耻；三者，负则眠不安；四者，令怨家怀喜；五者，使宗亲怀忧；六者，在众所说，人不信用。居士子！人博戏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居士子！人非时行者，当知有六灾患。云何为六？一者，不自护；二者，不护财物；三者，不护妻子；四者，为人所疑；五者，多生苦患；六者，为人所谤。居士子！人非时行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居士子！若人饮酒放逸者，当知有六灾患。一者，现财物失；二者，多有疾患；三者，增诸斗争；四者，隐藏发露；五者，不称不护；六者，灭慧生痴。居士子！人饮酒放逸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居士子！若人亲近恶知识者，当知有六灾患。云何为六？一者，亲近贼；二者，亲近欺诳；三者，亲近狂醉；四者，亲近放恣；五者，逐会嬉戏；六者，以此为亲友，以此为伴侣。居士子！若人亲近恶知识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居士子！若人喜伎乐者，当有六灾患。云何为六？一者，喜闻歌；二者，喜见舞；三者，喜往作乐；四者，喜见弄铃；五者，喜拍两手；六者，喜大聚会。居士子！若人喜伎乐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居士子！若有懒惰者，当知有六灾患。云何为六？一者，大早不作业；二者，大晚不作业；三者，大寒不作业；四者，大热不作业；五者，大饱不作业；六者，大饥不作业。居士子！若

人懒惰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种种戏逐色，嗜酒喜作乐，
亲近恶知识，懒惰不作业。
放恣不自护，此处坏败人。
行来不防护，邪淫犯他妻，
心中常结怨，求愿无有利，
饮酒念女色，此处坏败人。
重作不善行，狠戾不受教，
骂沙门梵志，颠倒有邪见，
凶暴行黑业，此处坏败人。
自乏无财物，饮酒失衣被，
负债如涌泉，彼必坏门族。
数往至酒炉，亲近恶朋友，
应得财不得，是伴党为乐。
多有恶朋友，常随不善伴，
今世及后世，二俱得败坏。
人习恶转减，习善转兴盛，
习胜者转增，是故当习胜。
习升则得升，常逮智慧升，
转获清净戒，及与微妙止。
昼则喜眠卧，夜则好游行，
放逸常饮酒，居家安得成？
大寒及大热，谓有懒惰人，
至竟不成业，终不获财利。
若寒及大热，不计犹如草，
若人作是业，彼终不失乐。

“居士子！有四不亲而似亲。云何为四？一者，知事非亲似

如亲；二者，面前爱言非亲似如亲；三者，言语非亲似如亲；四者，恶趣伴非亲似如亲。居士子！因四事故，知事非亲似如亲。云何为四？一者，以知事夺财；二者，以少取多；三者，或以恐怖；四者，或为利狎习。”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人以知为事，言语至柔软，怖为利狎习。

知非亲如亲，常当远离彼，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因四事故，面前爱言非亲似如亲。云何为四？一者，制妙事；二者，教作恶；三者，面前称誉；四者，背说其恶。”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若制妙善法，教作恶不善，

对面前称誉，背后说其恶。

若知妙及恶，亦复觉二说，

是亲不可亲，知彼人如是，

常当远离彼，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因四事故，言语非亲似如亲。云何为四？一者，认过去事；二者，必辩当来事；三者，虚不真说；四者，现事必灭，我当作不作认说。”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认过及未来，虚论现灭事，

当作不作说，知非亲如亲。

常当远离彼，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因四事故，恶趣伴非亲似如亲。云何为四？一者，教种种戏；二者，教非时行；三者，教令饮酒；四者，教亲近恶知识。”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教若干种戏，饮酒犯他妻，

习下不习胜，彼灭如月尽。

常当远离彼，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善亲当知有四种。云何为四？一者，同苦乐，当知是善亲；二者，愍念，当知是善亲；三者，求利，当知是善亲；四

者，饶益，当知是善亲。居士子！因四事故，同苦乐当知是善亲。云何为四？一者，为彼舍己；二者，为彼舍财；三者，为彼舍妻子；四者，所说堪忍。”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舍欲财妻子，所说能堪忍，

知亲同苦乐，慧者当狎习。

“居士子！因四事故，愍念当知是善亲。云何为四？一者，教妙法；二者，制恶法；三者，面前称说；四者，却怨家。”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教妙善制恶，面称却怨家。

知善亲愍念，慧者当狎习。

“居士子！因四事故，求利当知是善亲。云何为四？一者，密事发露；二者，密不覆藏；三者，得利为喜；四者，不得利不忧。”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密事露不藏，利喜无不忧。

知善亲求利，慧者当狎习。

“居士子！因四事故，饶益当知是善亲，云何为四？一者，知财物尽；二者，知财物尽已，便给与物；三者，见放逸教诃；四者，常以愍念。”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知财尽与物，放逸教愍念。

知善亲饶益，慧者当狎习。

“居士子！圣法律中有六方：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居士子！如东方者，如是子观父母，子当以五事奉敬、供养父母。云何为五？一者，增益财物；二者，备办众事；三者，所欲则奉；四者，自恣不违；五者，所有私物尽以奉上。子以此五事奉敬、供养父母，父母亦以五事善念其子。云何为五？一者，爱念儿子；二者，供给无乏；三者，令子不负债；四者，婚娶称可；五者，父母可意，所有财物尽以付子。父母以此五事善念其子。居士子！如是东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东方者，谓子、父

母也。居士子！若人慈孝父母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居士子！如南方者，如是弟子观师，弟子当以五事恭敬供养于师。云何为五？一者，善恭顺；二者，善承事；三者，速起；四者，所作业善；五者，能奉敬师。弟子以此五事恭敬供养于师，师亦以五事善念弟子。云何为五？一者，教技术；二者，速教；三者，尽教所知；四者，安处善方；五者，付嘱善知识。师以此五事善念弟子。居士子！如是南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南方者，谓弟子、师也。居士子！若人慈顺于师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居士子！如西方者，如是夫观妻子，夫当以五事爱敬供给妻子。云何为五？一者，怜念妻子；二者，不轻慢；三者，为做璎珞严具；四者，于家中得自在；五者，念妻亲亲。夫以此五事爱敬供给妻子，妻子当以十三事善敬顺夫。云何十三？一者，重爱敬夫；二者，重供养夫；三者，善念其夫；四者，摄持作业；五者，善摄眷属；六者，前以瞻侍；七者，后以爱行；八者，言以诚实；九者，不禁制门；十者，见来赞善；十一者，敷设床待；十二者，施设净美丰饶饮食；十三者，供养沙门、梵志。妻子以此十三事善敬顺夫。居士子！如是西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西方者，谓夫、妻子也。居士子！若人慈愍妻子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居士子！如北方者，如是大家观奴婢、使人，大家当以五事愍念给恤奴婢、使人。云何为五？一者，随其力而作业；二者，随时食之；三者，随时饮之；四者，及日休息；五者，病给汤药。大家以此五事愍念给恤奴婢、使人，奴婢、使人当以九事善奉大家。云何为九？一者，随时作业；二者，专心作业；三者，一切作业；四者，前以瞻侍；五者，后以爱行；六者，言以诚实；七者，急时不远离；八者，行他方时则便赞叹；九者，称大家庶几。奴婢、使人以此九事善奉大家。居士子！如是北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北方者，谓大家、奴婢使人也。居士子！若有人慈愍奴婢、

使人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居士子！如下方者，如是亲友观亲友臣，亲友当以五事爱敬供给亲友臣，云何为五？一者，爱敬；二者，不轻慢；三者，不欺诳；四者，施与珍宝；五者，极念亲友臣。亲友以此五事爱敬供给亲友臣，亲友臣亦以五事善念亲友。云何为五？一者，知财物尽；二者，知财物尽已，供给财物；三者，见放逸教诃；四者，爱念；五者，急时可归依。亲友臣以此五事善念亲友。居士子！如是下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下方者，谓亲友、亲友臣也。居士子！若人慈愍亲友臣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居士子！如上方者，如是施主观沙门、梵志，施主当以五事尊敬供养沙门、梵志。云何为五？一者，不禁制门；二者，见来赞善；三者，敷设床待；四者，施设净美丰饶饮食；五者，拥护如法。施主以此五事尊敬供养沙门、梵志，沙门、梵志亦以五事善念施主。云何为五？一者，教信、行信、念信；二者，教禁戒；三者，教博闻；四者，教布施；五者，教慧、行慧、立慧。沙门、梵志以此五事善念施主。居士子！如是上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上方者，谓施主、沙门、梵志也。居士子！若人尊奉沙门、梵志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居士子！有四摄事，云何为四？一者，惠施；二者，爱言；三者，行利；四者，等利。”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惠施及爱言，常为他行利，
众生等同利，名称普远至。
此则摄持世，犹如御车人。
若无摄持者，母不因其子，
得供养恭敬，父因子亦然。
若有此法摄，故得大福佑。
照远于日光，速利翻捷疾，
不粗说聪明，如是得名称。

定护无贡高，速利翻捷疾，
成就信尸赖，如是得名称。
常起不懒惰，喜施人饮食，
将去调御正，如是得名称。
亲友臣同恤，爱乐有齐限，
谓摄在亲中，殊妙如狮子。
初当学技术，于后求财物。
后求财物已，分别作四分：
一分作饮食，一分作田业，
一分举藏置，急时赴所须，
耕作商人给，一分出息利，
第五为娶妇，第六作屋宅。
家若具六事，不增快得乐，
彼必饶钱财，如海中水流。
彼如是求财，犹如蜂采花，
长夜求钱财，当自受快乐。
出财莫令远，亦勿令普漫，
不可以财与，凶暴及豪强。
东方为父母，南方为师尊，
西方为妻子，北方为奴婢，
下方亲友臣，上沙门梵志。
愿礼此诸方，二俱得大称，
礼此诸方已，施主得生天。

佛说如是，善生居士子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十善业道经

唐于阗三藏法师实叉难陀译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娑竭罗龙宫，与八千大比丘众、三万二千菩萨摩訶萨俱。

尔时，世尊告龙王言：“一切众生，心想异故，造业亦异，由是故有诸趣轮转。龙王！汝见此会及大海中，形色种类各别不耶？如是一切，靡不由心造善不善身业、语业、意业所致。而心无色，不可见取，但是虚妄，诸法集起，毕竟无主，无我、我所。虽各随业，所现不同，而实于中，无有作者。故一切法皆不思议，自性如幻。智者知己，应修善业，以是所生蕴、处、界等，皆悉端正，见者无厌。

“龙王！汝观佛身，从百千亿福德所生，诸相庄严，光明显曜，蔽诸大众，设无量亿自在梵王，悉不复现，其有瞻仰如来身者，莫不目眩。汝又观此诸大菩萨，妙色严净，一切皆由修集善业福德而生。又诸天龙八部众等大威势者，亦因善业福德所生。今大海中所有众生，形色粗鄙，或大或小，皆由自心种种想念，作身、语、意诸不善业，是故随业，各自受报。汝今当应如是修学，亦令众生了达因果，修习善业。汝当于此，正见不动，勿复堕在断常见中。于诸福田，欢喜敬养，是故汝等，亦得人天尊敬供养。

“龙王！当知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诸恶道苦。何等为一？谓于昼夜，常念思惟观察善法，令诸善法念念增长，不容毫分不善间杂，是即能令诸恶永断，善法圆满，常得亲近诸佛菩萨及余圣众。言善法者，谓人天身、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皆依此法以为根本而得成就，故名善法。此法即是十善业道。何

等为十？谓能永离杀生、偷盗、邪行、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瞋恚、邪见。

“龙王！若离杀生，即得成就十离恼法。何等为十？一、于诸众生普施无畏；二、常于众生起大慈心；三、永断一切瞋恚习气；四、身常无病；五、寿命长远；六、恒为非人之所守护；七、常无恶梦，寢觉快乐；八、灭除怨结，众怨自解；九、无恶道怖；十、命终生天。是为十。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佛随心自在寿命。

“复次，龙王！若离偷盗，即得十种可保信法。何等为十？一者，资财盈积，王贼水火及非爱子，不能散灭；二、多人爱念；三、人不欺负；四、十方赞美；五、不忧损害；六、善名流布；七、处众无畏；八、财命色力安乐，辩才具足无缺；九、常怀施意；十、命终生天。是为十。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证清净大菩提智。

“复次，龙王！若离邪行，即得四种智所赞法。何等为四？一、诸根调顺，二、永离喧掉，三、世所称叹，四、妻莫能侵。是为四。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佛丈夫隐密藏相。

“复次，龙王！若离妄语，即得八种天所赞法。何等为八？一、口常清净优钵华香；二、为诸世间之所信伏；三、发言成证，人天敬爱；四、常以爱语安慰众生；五、得胜意乐，三业清净；六、言无误差，心常欢喜；七、发言尊重，人天奉行；八、智慧殊胜，无能制伏。是为八。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

“复次，龙王！若离两舌，即得五种不可坏法。何等为五？一、得不坏身，无能害故；二、得不坏眷属，无能破故；三、得不坏信，顺本业故；四、得不坏法行，所修坚固故；五、得不坏善知识，不诳惑故。是为五。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

时，得正眷属，诸魔外道不能沮坏。

“复次，龙王！若离恶口，即得成就八种净业。何等为八？一、言不乖度，二、言皆利益，三、言必契理，四、言词美妙，五、言可承领，六、言则信用，七、言无可讥，八、言尽爱乐。是为八。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具足如来梵音声相。

“复次，龙王！若离绮语，即得成就三种决定。何等为三？一、定为智人所爱；二、定能以智，如实答问；三、定于人天，威德最胜，无有虚妄。是为三。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即得如来诸所授记，皆不唐捐。

“复次，龙王！若离贪欲，即得成就五种自在。何等为五？一、三业自在，诸根具足故；二、财物自在，一切怨贼不能夺故；三、福德自在，随心所欲，物皆备故；四、王位自在，珍奇妙物，皆奉献故；五、所获之物，过本所求百倍殊胜，由于昔时不慳嫉故。是为五。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三界天尊，皆共敬养。

“复次，龙王！若离瞋恚，即得八种喜悦心法。何等为八？一、无损恼心；二、无瞋恚心；三、无诤讼心；四、柔和质直心；五、得圣者慈心；六、常作利益安众生心；七、身相端严，众共尊敬；八、以和忍故，速生梵世。是为八。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无碍心，观者无厌。

“复次，龙王！若离邪见，即得成就十功德法。何等为十？一、得真善意乐、真善等侣；二、深信因果，宁殒身命，终不作恶；三、惟归依佛，非余天等；四、直心正见，永离一切吉凶疑网；五、常生人天，不更恶道；六、无量福慧，转转增胜；七、永离邪道，行于圣道；八、不起身见，舍诸恶业；九、住无碍见；十、不堕诸难。是为十。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速证一切佛法，成就自在神通。”

尔时，世尊复告龙王言：“若有菩萨依此善业，于修道时，能

离杀害而行施故，常富财宝，无能侵夺，长寿无夭，不为一切怨贼损害。离不与取而行施故，常富财宝，无能侵夺，最胜无比，悉能备集诸佛法藏。离非梵行而行施故，常富财宝，无能侵夺，其家贞顺，母及妻子，无有能以欲心视者。离虚诳语而行施故，常富财宝，无能侵夺，离众毁谤，摄持正法，如其誓愿，所作必果。离离间语而行施故，常富财宝，无能侵夺，眷属和睦，同一志乐，恒无乖诤。离粗恶语而行施故，常富财宝，无能侵夺，一切众会，欢喜归依，言皆信受，无违拒者。离无义语而行施故，常富财宝，无能侵夺，言不虚设，人皆敬受，能善方便，断诸疑惑。离贪求心而行施故，常富财宝，无能侵夺，一切所有，悉以惠舍，信解坚固，具大威力。离忿怒心而行施故，常富财宝，无能侵夺，速自成就，无碍心智，诸根严好，见皆敬爱。离邪倒心而行施故，常富财宝，无能侵夺，恒生正见敬信之家，见佛闻法，供养众僧，常不忘失大菩提心。是为大士修菩萨道时，行十善业，以施庄严，所获大利如是。

“龙王！举要言之，行十善道，以戒庄严故，能生一切佛法义利，满足大愿。忍辱庄严故，得佛圆音，具众相好。精进庄严故，能破魔怨，入佛法藏。定庄严故，能生念、慧、惭、愧、轻安。慧庄严故，能断一切分别妄见。慈庄严故，于诸众生不起恼害。悲庄严故，愍诸众生，常不厌舍。喜庄严故，见修善者，心无嫌嫉。舍庄严故，于顺违境，无爱恚心。四摄庄严故，常劝摄化一切众生。念处庄严故，善能修习四念处观。正勤庄严故，悉能断除一切不善法，成一切善法。神足庄严故，恒令身心轻安快乐。五根庄严故，深信坚固，精勤匪懈，常无迷妄，寂然调顺，断诸烦恼。力庄严故，众怨尽灭，无能坏者。觉支庄严故，常善觉悟一切诸法。正道庄严故，得正智慧常现在前。止庄严故，悉能涤除一切结使。观庄严故，能如实知诸法自性。方便庄严故，速得成满，为无为乐。

“龙王！当知此十善业，乃至能令十力、无畏、十八不共一切佛法，皆得圆满，是故汝等应勤修学。龙王！譬如一切城邑聚落，皆依大地而得安住，一切药草、卉木、丛林，亦皆依地而得生长。此十善道，亦复如是，一切人天依之而立，一切声闻、独觉菩提，诸菩萨行，一切佛法，咸共依此十善大地，而得成就。”

佛说此经已，娑竭罗龙王及诸大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优婆塞戒经·受戒品

北凉中印度三藏昙无讖译

善生言：“世尊！在家菩萨，云何得受优婆塞戒？”

“善男子！在家菩萨若欲受持优婆塞戒，先当次第供养六方：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言东方者，即是父母。若有人能供养父母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房舍、财宝，恭敬礼拜，赞叹尊重，是人则能供养东方。父母还以五事报之：一者，至心爱念；二者，终不欺诳；三者，舍财与之；四者，为聘上族；五者，教以世事。

“言南方者，即是师长。若有人能供养师长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尊重赞叹，恭敬礼拜，早起晚卧，受行善教，是人则能供养南方。是师复以五事报之：一者，速教不令失时；二者，尽教不令不尽；三者，胜己不生妒嫉；四者，持付严师善友；五者，临终舍财与之。

“言西方者，即是妻子。若有人能供给妻子衣服、饮食、卧具、汤药、璎珞、服饰，严身之具，是人则是供养西方。妻子复以十四事报之：一者，所作尽心营之；二者，常作终不懈慢；三者，所作必令终竟；四者，疾作不令失时；五者，常为瞻视宾客；六者，净其房舍卧具；七者，爱敬言则柔软；八者，僮使软言教诏；九者，善能守护财物；十者，晨起夜寐；十一者，能设净食；十二者，能忍教诲；十三者，能覆恶事；十四者，能瞻病苦。

“言北方者，即善知识。若有人能供施善友，任力与之，恭敬软言，礼拜赞叹，是人则能供养北方。是善知识复以四事而还报之：一者，教修善法；二者，令离恶法；三者，有恐怖时，能为救解；

四者，放逸之时，能令除舍。

“言下方者，即是奴婢。若有人能供给奴婢衣服、饮食、病瘦医药，不骂不打，是人则能供给下方。奴婢复以十事报之：一者，不作罪过；二者，不待教作；三者，作必令竟；四者，疾作不令失时；五者，主虽贫穷，终不舍离；六者，早起；七者，守物；八者，少恩多报；九者，至心敬念；十者，善覆恶事。

“言上方者，即是沙门、婆罗门等。若有供养沙门、婆罗门衣服、饮食、房舍、卧具、病痛医药，怖时能救，谨世施食，闻恶能遮，礼拜恭敬，尊重赞叹，是人则能供养上方。是出家人以五种事报之：一者教令生信，二者教生智慧，三者教令行施，四者教令持戒，五者教令多闻。若有供养是六方者，是人则得增长财命，能得受持优婆塞戒。

“善男子！若人欲受优婆塞戒，增长财命，先当咨启所生父母。父母若听，次报妻子、奴婢、僮仆。此辈若听，次白国主。国主听已，谁有出家发菩提心者，便往其所，头面作礼，软言问讯，作如是言：‘大德！我是丈夫具男子身，欲受菩萨优婆塞戒，惟愿大德怜愍故听受。’是时，比丘应作是言：‘汝之父母、妻子、奴婢、国主听不？’若言‘听’者，复应问言：‘汝不曾负佛、法、僧物，及他物耶？’若言‘不负’，复应问言：‘汝今身中，将无内外身心病耶？’若言‘无’者，复应问言：‘汝不于比丘、比丘尼所作非法耶？’若言‘不作’，复应问言：‘汝将不作五逆罪耶？’若言‘不作’，复应问言：‘汝将不作盗法人不？’若言‘不作’，复应问言：‘汝非二根、无根人？坏八戒斋，父、母、师病，不弃去耶？将不杀发菩提心人，盗现前僧物，两舌、恶口，于母、姊、妹作非法耶？不于大众作妄语乎？’若言‘无’者，复应语言：‘善男子！优婆塞戒极为甚难。何以故？是戒能为沙弥十戒、大比丘戒及菩萨戒，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作根本。至心受持优婆塞戒，则能获得如是等戒无量利益。若有毁破如是戒者，则于无量无边世中处三恶道，受

大苦恼。汝今欲得无量利益，能至心受不？’若言‘能’者，复应语言：‘优婆塞戒极为甚难。若归佛已，宁舍身命，终不依于自在天等；若归法已，宁舍身命，终不依于外道典籍；若归僧已，宁舍身命，终不依于外道邪众。汝能如是至心归依于三宝不？’若言‘能’者，复应语言：‘善男子！优婆塞戒极为甚难。若人归依于三宝者，是人则为施诸众生无怖畏已。若人能施无怖畏者，是人则得优婆塞戒，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汝能如是施诸众生无怖畏否？’若言‘能’者，复应语言：‘人有五事，现在不能增长财命，何等为五：一者，乐杀；二者，乐盗；三者，邪淫；四者，妄语；五者，饮酒。一切众生因杀生故，现在获得恶色、恶力、恶名、短命，财物耗减，眷属分离，贤圣呵责，人不信用，他人作罪，横罹其殃，是名现在恶业之果。舍此身已，当堕地狱，多受苦恼、饥渴、长命、恶色、恶力、恶名等事，是名后世恶业之果。若得人身，复受恶色、短命、贫穷。是一恶人因缘力故，令外一切五谷、果瓜悉皆减少，是人殃流及一天下。若人乐偷，是人亦得恶色、恶力、恶名、短命，财物耗减，眷属分离，他人失物于己生疑，虽亲附人，人不见信，常为贤圣之所呵责，是名现在恶业之果。舍此身已，堕于地狱，受得恶色、恶力、恶名，饥渴苦恼，寿命长远，是名后世恶业之果。若得人身，贫于财物，虽得随失，不为父母、兄弟、妻子之所爱念，身常受苦，心怀愁恼。是一恶人因缘力故，一切人民凡所食啖，不得色力，是人恶果殃流万姓。善男子！若复有人乐于妄语，是人现得恶口、恶色，所言虽实人不信受，众皆憎恶不喜见之，是名现世恶业之报。舍此身已，入于地狱，受大苦楚，饥渴热恼，是名后世恶业之报。若得人身，口不具足，所说虽实，人不信受，见者不乐，虽说正法，人不乐闻。是一恶人因缘力故，外物一切资产减少。善男子！若复有人乐饮酒者，是人现世喜失财物，身心多病，常乐斗争，恶名远闻，丧失智慧，心无惭愧，得恶色力，常为一切之所呵责，人不乐见，不能修善，是名饮酒现在恶

报。舍此身已，处在地狱，受饥渴等无量苦恼，是名后世恶业之果。若得人身，心常狂乱，不能系念、思惟善法。是一恶人因缘力故，一切外物资产臭烂。善男子！若复有人乐为邪淫，是人不能护自他身，一切众生见皆生疑，所作之事，妄语在先，于一切时，常受苦恼。心常散乱，不能修善，喜失财物。所有妻子，心不恋慕，寿命短促，是名邪淫现在恶果。舍此身已，处在地狱，受恶色力、饥渴、长命无量苦恼，是名后世恶业果报。若得人身，恶色、恶口，人不喜见，不能守护妻妾男女。是一恶人因缘力故，一切外物不得自在。善男子！是五恶法，汝今真实能远离不？’若言‘能’者，复应语言：‘善男子！受优婆塞戒，有四事法所不应作。何等为四？为贪因缘不应虚妄，为瞋恚、痴、恐怖因缘不应虚妄。是四恶法，汝能离不？’若言‘能’者，复应语言：‘善男子！受优婆塞戒，有五处所，所不应游：屠儿、淫女、酒肆、国王、旃陀罗舍。如是五处，汝能离不？’若言‘能’者，复应语言：‘善男子！受优婆塞戒，复有五事所不应作：一者，不卖生命；二者，不卖刀剑；三者，不卖毒药；四者，不得沽酒；五者，不得压油。如是五事，汝能离不？’若言‘能’者，复应语言：‘善男子！受优婆塞戒，复有三事所不应为：一者，不作罗网；二者，不作蓝染；三者，不作酿皮。如是三事，汝能离不？’若言‘能’者，复应语言：‘善男子！受优婆塞戒，复有二事所不应为：一者，擣蒲、围棋、六博；二者，种种歌舞伎乐。如是二事，如能离不？’若言‘能’者，复应语言：‘善男子！受优婆塞戒，有四种人不应亲近：一者，棋博；二者，饮酒；三者，欺诳；四者，酤酒。如是四人，汝能离不？’若言‘能’者，复应语言：‘善男子！受优婆塞戒，有法放逸所不应作。何等放逸？寒时热时、饥时渴时、多食饱时、清旦暮时、慵时作时、初欲作时、失时得时、怖时喜时、贼难谷贵时、病苦、壮少年衰老时、富时贫时、为命求财时，如是时中不修善法，汝能离不？’若言‘能’者，复应语言：‘善男子！受优婆塞戒，先学世事，既学通达，如法

求财。若得财物，应作四分：一分应供养父母、己身、妻子、眷属，二分应作如法贩转，留余一分，藏积俟用。如是四事，汝能作不？’若言‘能’者，复应语言：‘善男子！财物不应寄付四处：一者，老人；二者，远处；三者，恶人；四者，大力。如是四处不应寄付，汝能离不？’若言‘能’者，复应语言：‘善男子！受优婆塞戒，有四恶人常应离之：一者，乐说他过；二者，乐说邪见；三者，口软心恶；四者，少作多说。是四恶人，汝能离不？’若言‘能’者，应令是人满六月日，亲近承事出家智者。智者复应至心观其身四威仪。若知是人能如教作，过六月已，和合众僧满二十人，作白羯磨：‘大德僧听：是某甲，今于僧中乞受优婆塞戒，已满六月中净四威仪，至心受持净庄严地，是人丈夫具男子身。若僧听者，僧皆默然，不听者说。’僧若听者，智者复应作如是言：‘善男子！谛听谛听！僧已和合，听汝受持优婆塞戒。是戒即是一切善法之根本也，若有成就如是戒者，当得须陀洹果，乃至阿那含果。若破是戒，命终当堕三恶道中。善男子！优婆塞戒不可思议。何以故？受是戒已，虽受五欲，而不能障须陀洹果至阿那含果，是故名为不可思议。汝能怜愍诸众生故，受是戒不？’若言‘能受’，尔时，智者次应为说三归依法，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受三归已，名优婆塞。

“尔时，智者复应语言：‘善男子，谛听谛听！如来正觉说优婆塞戒，或有一分，或有半分，或有无分，或有多分，或有满分。若优婆塞受三归已，不受五戒，名优婆塞。若受三归，受持一戒，是名一分；受三归已，受持二戒，是名少分；若受三归，持二戒已，若破一戒，是名无分；若受三归，受持三、四戒，是名多分；若受三归，受持五戒，是名满分。汝今欲作一分优婆塞？作满分耶？’若随意说，尔时，智者当随意授。既授戒已，复作是言：‘优婆塞者，有六重法。善男子！优婆塞受持戒已，虽为天女乃至蚊子，悉不应杀。若受戒已，若口教杀，若身自杀，是人即失优婆塞戒。是

人尚不能得暖法，况须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优婆塞、臭优婆塞、旃陀罗优婆塞、垢优婆塞、结优婆塞。是名初重。优婆塞戒，虽为身命，不得偷盗，乃至一钱。若破是戒，是人即失优婆塞。是人尚不能得暖法，况须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优婆塞，臭、旃陀罗、垢、结优婆塞。是名二重。优婆塞戒，虽为身命，不得虚说：我得不净观至阿那含。若破是戒，是人即失优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暖法，况须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优婆塞，臭、旃陀罗、垢、结优婆塞。是名三重。优婆塞戒，虽为身命，不得邪淫。若破是戒，是人即失优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暖法，况须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优婆塞，臭、旃陀罗、垢、结优婆塞。是名四重。优婆塞戒，虽为身命，不得宣说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所有过罪。若破是戒，是人即失优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暖法，况须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优婆塞，臭、旃陀罗、垢、结优婆塞。是名五重。优婆塞戒，虽为身命，不得酤酒。若破是戒，是人即失优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暖法，况须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优婆塞，臭、旃陀罗、垢、结优婆塞。是名六重。善男子！若受如是优婆塞戒，能至心持不令毁犯，则能获得如是戒果。

“善男子！优婆塞戒名为瓔珞，名为庄严，其香微妙，熏无边界，遮不善法，为善法律，即是无上妙宝之藏，上族种姓大寂静处，是甘露味，生善法地。直发是心，尚得如是无量利益，况复一心受持不毁。善男子！如佛说言：若优婆塞受持戒已，不能供养父母、师长，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耽乐饮酒，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污恶不能瞻视病苦，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见有乞者，不能多少随宜分与，空遣还者，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若见比丘、比丘尼、长老先宿、诸优婆塞、优婆

夷等,不起承迎,礼拜问讯,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若见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毁所受戒,心生憍慢,言我胜彼,彼不如我,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一月之中,不能六日受持八戒、供养三宝,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四十里中,有讲法处,不能往听,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受招提僧卧具、床座,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疑水有虫,故便饮之,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嶮难之处无伴独行,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独宿尼寺,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为于财命,打骂奴婢、僮仆、外人,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若以残食施于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若畜猫狸,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畜养象、马、牛、羊、驼、驴一切畜兽,不作净,施求受戒者,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若不储蓄僧伽梨衣、钵盂、锡杖,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若为身命,须田作者,不求净水及陆种处,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为于身命,若作市易,斗秤卖物,一说价已,不得前却,舍贱取贵,斗秤量物,任前平用,如其不平,应语令平。若不如是,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若于非处非时行欲,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商估贩卖,不输官税盗弃去者,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若犯国制,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

持戒已，若得新谷、果瓜、菜茹，不先奉献供养三宝，先自受者，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僧若不听，说法赞叹，辄自作者，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道路若在诸比丘前、沙弥前行，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僧中赋食，若偏为师选择美好，过分与之，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若养蚕者，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行路之时遇见病者，不住瞻视为作方便付嘱所在，而舍去者，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善男子！若优婆塞至心能受持如是戒，是人名为优婆塞中分陀利华，优婆塞中微妙上香，优婆塞中清净莲华，优婆塞中真实珍宝，优婆塞中丈夫之人。善男子！如佛所说，菩萨二种：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萨名为比丘，在家菩萨名为优婆塞。出家菩萨持出家戒，是不为难；在家菩萨持在家戒，是乃为难。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恶因缘所缠绕故。”

佛说鹿母经

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

佛言：“昔者有鹿数百为群，随逐水草侵近人邑。国王出猎，遂各分迸。有一母鹿怀妊独逝，被逐饥疲，失侣怅快。时生二子，舍行求食。茆悸失错，误堕猎者弮中，悲鸣欲出，不能得脱。猎师闻声，便往视之，见鹿心喜，适前欲杀。鹿乃叩头，求哀自陈：‘向生二子，尚小无知，始自蒙蒙，未晓东西。乞假须臾，暂还视子，将示水草，使得生活，并与二子尽哀死别，长短命矣！愿垂恕恩，愍及有识。若蒙哀遣得见子者，诚非鹿兽所能报谢。天佑有德，福注罔极。见遣之期，不违信誓，旋则就死，兽意无恨。’是时猎者闻鹿所言，且惊且怪，衣毛为竖，其奇能言，识出人情。即问鹿曰：‘汝为鬼魅、山灵、树神？得无变惑，假借其形？以实告我，令明其故。’鹿即答曰：‘吾以先世贪残之罪，禀受鹿身。至心念子，故发口能言，非为鬼魅。唯见识怜，生放死还，甘心所全。’猎者闻之，信加其言，心怀贪欲，意不肯听。即告鹿曰：‘世人一切尚无志诚，况汝鹿畜！怜子惜身，尚全求生。从死得去，岂有还期？王命急切，恐必知之，罪吾失鹿，更受重责。虽心不忍，事不获已，终不相放。’鹿时惶怖，苦言报曰：‘鹿虽贱畜，甘死不恨，求期则返，岂敢违命？人受罪叠，唯乞假祚，为福所种。去则子存，留则子亡。听往时还，神信我言。夫死何足惜而违心信，顾念二子，是以恳恳。生不识母，各当没命，分死全子，灭三痛剧。’鹿母低头鸣噉，口说偈言：

我身为鹿兽，游食于林藪，
贱生贪躯命，不能故送死。

今来入君弼，自分受刀机，
 不惜腥臊身，但怜二子耳。
 唯我前世时，暴虐不至诚，
 不信生死苦，罪福之分明。
 行恶自招罪，今受畜兽形。
 若蒙须臾命，终不违信盟。

“于是猎者，闻鹿言诉之声，甚叹其奇，贪利成事，不欲放遣。即告于鹿，责数之曰：‘夫巧伪无实，奸诈难信，虚华万端，狡猾非一。侵暴生种，犯人稼穡，以罪投身，入于吾弼。今当杀送，供王厨食。不须妄语，欺吾求脱。重身畏死，谁能效命？人之无食，犹难为期，而况畜兽？全命免死，岂有还期？但当就死，终不相放。’鹿时忆子恐惧，前跪两膝，低头涕泪，悲诉鸣吟。重说偈言：

虽身为鹿畜，不识仁义方，
 奈何受慈恩，得去不复还？
 宁受分裂痛，无为虚伪存，
 哀伤二子穷，乞假须臾间。
 宿世罪自然，故受畜生体，
 为人所不信，殃祸自应尔。
 犹是招当来，欲脱畜生形，
 披肝露诚信，愿听重誓言。
 若世有恶人，斗乱比丘僧，
 破塔坏佛寺，及杀持戒人。
 反逆害父母，兄弟与妻子。
 设我不来还，罪大过于是。
 普世之极罪，劫尽殃不已，
 宛转更烧煮，之彼复到此。
 可思之深重，受痛无终始。
 设我不来还，罪大过于是。

“尔时猎者重闻鹿言，心益竦然。乃却叹曰：‘唯睹世间一切人民，稟受宿福，得生为人，愚惑痴冥，背恩薄义，不忠不孝，不信不仁，贪残无道，欺伪苟全。不知非常，识别三尊。鹿但畜生，恳恳辞言，信誓叩叩，有殊于人。情露丹诚，似如分明，识睹其验，以察其心。’便前解弮，放遣假之。于是鹿母出弮得去，且顾且驰，到其子所。低头嗅子，舐其身体，一喜一悲，踟蹰徘徊。叹息啼吟，并说偈言：

一切恩爱会，皆由因缘合，
合会有别离，无常难得久。
今我为尔母，恒恐不自保，
生世多畏惧，命如露著草。

“于是鹿母说此偈已，便将二子入于林藪，为别食稼，示好水草，诫敕丁宁，教生活道。念别子孤，泪下如雨，悲鸣摧伤，说偈别言：

前世行欺诈，负债著恩爱，
残暴众生命，自盗教彼杀。
身作如影随，今日当受之，
毕故不造新，当还赴彼期。
违佛不信法，背戾师父诫，
自用贪无厌，放情恣痴意。
罪报为畜生，当为人作饲，
自分不敢怨，毕命不复欺。
贪求取非道，杀盗于前世，
每生为畜兽，宿命所追逮。
结缚当就死，恐怖无生气，
未识三尊言，见遣尽恩爱。
吾朝行不遇，误堕猎者弮，
即当就屠割，破碎受宿殃。

念汝求哀来，今当还就死，
怜汝小双孤，努力自活已。
行当依群类，止当依众里，
食当随侣进，卧当惊觉起。
慎勿子独游，食走于道边。
言竟便长别，就死不复还。

“是时鹿母说此偈已，与子死别，迟回再三，低头俯仰，唱声感哀，委背而去。二子鸣啼，悲泣恋慕，从后追寻，顿弊复起。悲唤叫叫，说诉偈言：

贪欲慕恩爱，生为母作子，
始来受身形，受命贱畜体。
如何见孤背，断命没终此，
慕母情痛绝，乞得并就死。
自念我生来，未识东与西，
念母怜我等，当报乳养恩。
何忍长生别，永世不复存，
念母为我苦，不聊独生全。
无福受畜形，薄佑祸害至，
始生于迷惑，当早见孤弃。
凡生皆有死，早晚当就之，
今日之困穷，当与母同时。

“于是鹿子说此偈已，其母悲感，低头号泣，哀悼怨叹，回头还顾，抗声悲鸣，告其子言：‘尔还勿来！吾自毕故以寿当之，无得母子夭横并命。吾死甘心，伤尔未识。世间无常，皆当别离。吾自薄命，尔生无佑。何为悲哀，徒益忧患。但当速行，毕债于今。’鹿母复鸣，为子说偈言：

吾前坐贪爱，今受弊畜身，
世生皆有死，无脱不终患。

制意一离贪，然后乃大安，
宁就至诚死，终不欺殆生。

“于是鹿子闻母偈音，益更悲恋，鸣涕相寻，至于弥所。东西求索，乃见猎者卧于树下。鹿母径就其边，低头大声，以觉猎者，而说偈言：

投分全中实，毕寿于畜生，
见放不敢稽，还就刀几刑。
向所可放鹿，今来还就死，
恩慈于贱畜，得见辞二子。
将行示水草，为说非常苦，
万没无余恨，念恩不敢负。

“尔时，猎者闻鹿鸣声，说诚信之言，惊觉即起，心动竦然，慈心发中，口未得宣。鹿便低头，前跪两膝，重向猎者喜自陈说。以偈谢言：

仁前见放遣，德厚过天地。
贱畜被慈育，悲意不自胜。
一切悉无常，忻然副信死，
灭对毕因缘，怨尽从斯已。
仁惠恩难忘，感受岂敢违？
虽谢千万辞，不足报慈恩。
唯夫诚精诚，受福归自然。
今日甘心死，以子属仁君。

“于是猎者感诚即寐，又重闻鹿说偈，皆微妙之声，加其笃信，舍生就死，以副盟誓，子母悲啼，相寻而至，斯鹿之身，必非凡庸。‘吾睹世士未能比伦，虽复兽体，心若神灵。吾之无良，残暴来久。鹿乃立义，言信不负。可为明教，稽首稟受，岂复当敢生犯害心！’即时猎者加肃谦敬，辞谢遣鹿，而说偈言：

神鹿信天教，言誓志愿大，

今我心竦惧，岂敢加逆害！

宁自杀鄙身，妻子寸寸分，

何忍向天种，有想害灵神。

“猎者说此偈已，即以慈心遣鹿，重复辞谢，悔心自责。鹿见遣去，出就其子。子望见母得生出还，强驰走趣，跳踈悲鸣。子母相得，俱欢俱喜。一俯一仰，鸣声呦呦。悲感受活，生蒙大恩。即仰头谢猎者，而说偈言：

贱畜生处世，当应充厨宰，

即时分烹俎，宽假辞二子。

天人重爱物，复蒙放赦原，

德佑积无量，非口所能陈。

“尔时，鹿母说此偈谢已，将率二子还于深林，鸣群啸侣以游以集，安身草泽以宁峻山。猎者于后，深自惟言：‘鹿但畜生，信义佑身，既免即济，见者加称。我之为暴，何广于心！’即时启寐，散意归仁，放弩坏弦，无复杀心。诣于庙寺，请稟沙门，稽首颡面，自归自陈。奉顺慈义，毕志正真。便往白王，具说鹿言。王闻其说，心喜惊叹：‘鹿兽有义，我更贪残。又此鹿慧深达言教，知仰三尊。我国弊冥，事彼妖言。诚可舍弃，以保永全。’普国人民，无不闻知畜兽行义，现获信证。大道之化，无隐不彰。于是国王即请会群臣，宣令国民：‘吾之为暗，不别真伪，启受邪师，言畏伪神，妖祭无道，残暴众生。不如鹿畜，明识三尊。自今已后，普国率民，废彼邪宗，皆归正真。’诣于佛寺，请受圣众，冀以后世，长获其福。臣下群僚国民大小，皆信三尊，奉五戒十善。为期三年，国丰太平，民皆寿乐，鹿之佑矣。”

佛语贤者阿难：“唯吾善权，累劫行恩，恩救众生，其信如是。尔时，鹿母者，我身是也；二子者，罗云及朱离母昞是；国王者，舍利弗是；猎者，阿难是；界上民走白王者，调达是。”

佛时说已，于鹿膻肠放大光明，遍照东西南北四隅十方各千

佛刹。吾其光明所之，各有化导师子座及宝莲华，或为法师比丘现肉体者，或为帝王及长者子者，或凡人黎庶现卑贱者，或人群生为畜兽者，各各以光明导御说法。尔时所说鹿母信誓功德，以为法训。法音入心，莫不信受其者，皆归无上正真之道。佛即回光等接，遍照阎浮提内，悉令普彻，其蒙光者，逮安隐想。

尔时众中有八百比丘，意志四道以证道迹。闻说鹿母于畜生之中发起大意，以信成道，感悟变化，即时反悔。前白佛言：“愿立信誓为菩萨道，唯佛加哀助利我等。当以建行荷负众生，救济一切至死不离，即时逮得僧那僧涅弘誓之铠。”

尔时阿难整服长跪，白世尊言：“此诸比丘罔惑大乘，不受正谛，如今开悟逮得法证，离渊越堑何其疾也，诚非小道所能信明。大会有疑，唯愿世尊说其缘由，以释将来。”

佛言：“善哉，阿难！汝问快也。斯承先识，非今所造。是诸比丘，乃昔鹿游国民，信受王命，奉顺三宝，加鹿即感，皆愿无上正真意。中间痴暗，不复习行。虽以遇我得作沙门，忽弃本愿迷于大乘。今闻我说前世本末，闭结疑解得无想安隐，是其宿命，识神使然。”

佛说是时，八百比丘皆得阿惟越致。力士聚中，有八千人，见证心解，除放逸行，皆发无上正真之道，逮得入信声寻获、安隐无想之定。天龙、世人七亿二千，皆发无上正真道意。

佛语阿难：“我作畜生之时，以不忘菩萨弘济之心，应行导利，逮于今者。但为众生勤苦无极。假使一人亡本没流，未拯拔者，终不舍放。诸欲求安，逮是功德，疾成佛者，皆当尽心中诚，归信三尊，世世不废。如我今日现般泥洹，诚信所致也。阿难！汝当受持，广宣此经，无令灭绝。”阿难即前稽首作礼，受持讽诵。

银色女经

元魏天竺三藏佛陀扇多译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住舍卫国祇陀树林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言：“诸比丘！若有众生，能知布施所有功德及施果报，如我所知，于食食时，若初食转，若后食转，若不舍施，不应自食。”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若有诸众生，如佛之所说，
减食分而施，成就大果报。
或以初食转，或以后食转，
若不用布施，则不应自食。

尔时世尊说是偈已，告诸比丘言：“诸比丘！乃往过去过无量劫时，有王都，王号莲华。彼城有女名曰银色，端正殊妙，容相具足，成就最上胜妙色身。彼银色女有所须故，从自家出往至他舍。入他舍已，见彼家内，新产妇女生一童子，端正殊妙，身色成就。时产妇女以手擎子而欲食之，时银色女即问之曰：‘妹何所作？’彼即答言：‘我今甚饥，无有气力，不知何食，故欲啖子。’时银色女即语之言：‘妹今且止，此事不可。妹此舍中，岂更无食人所食者？’即答言：‘姊！我久积聚慳贪垢吝，是故于今无物可食。’银色女言：‘妹今且止，待我向家与妹取食。’彼复言：‘姊！我今二胁皆欲破坏，背复欲裂，心战不安，诸方皆暗。姊适出舍，我命即断。’时银色女作如是念：‘若将子去，彼妇命终；若不将去，必食此子。以何方便，救此二命？’即语之言：‘妹此室中，有利刀不？我今须之。’彼答言：‘有。’即便取刀授与银色。银色取刀，自割二乳，与彼令食，而语之言：‘食我此乳，即令妹身，离饥

渴苦。’彼取食已。复问之言：‘妹为饱不？’彼答言：‘饱。’银色女言：‘妹今当知，此子乃是我自身肉之所赎得，今且寄妹，我须向家取诸饮食。’作是语已，流血遍身，曳地而去。往至家中，银色眷属诸亲见已，皆共问言：‘是谁所作？’银色答言：‘是我自作。’彼复问言：‘何以故尔？’银色答言：‘我已起心，不舍大悲，为求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诸亲皆言：‘虽行布施，而心悔者，乃可是檀，非波罗蜜。’作是语已，复问之言：‘当割舍时，为欢喜不？勿以苦痛，至生悔恼。’时银色女即发誓言：‘我割二乳，不生悔心，心无异想。以是誓愿，令我二乳还复如本。’作是誓已，即时二乳还复如本。

“尔时，莲华城中诸夜叉等，发大声言：‘银色女今自舍二乳。’尔时地天闻已复唱，虚空中天闻已传唱，如是传声乃至梵天。时，帝释王作如是念：‘是事希有，此银色女愍众生故，自舍二乳。我今当往，至彼试之。’作是念已，即自变身作婆罗门，于左手中执金澡罐及捉金钵，于右手中捉一金杖，而便往诣莲花王都。到已，渐渐至银色女所居舍宅，在门外立，唱言乞食。时银色女既闻门外乞食声已，即便随时以器盛食，出在门外。时婆罗门而语之言：‘妹今且停，我不须食。’女言：‘何故？’婆罗门言：‘我是帝释。我于汝所甚生疑心，故来到此。如我所问，必当答我。’女语之言：‘大婆罗门！今者但问，随意所问，我当答之，必令称汝婆罗门心。’时婆罗门即问言：‘妹实割二乳，施他以不？’答言：‘实尔，大婆罗门。’婆罗门言：‘何以故尔？’银色女言：‘大悲之心，为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婆罗门言：‘此事甚难。甚难事者，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布施已而生悔心，彼乃是檀，非波罗蜜。汝当施时，欢喜以不？当割时苦，生异念不？’银色即答言：‘憍尸迦！我今立誓：我以求于一切智心，为求一切世间胜心，求救一切众生之心，割此二乳，实不生悔。若不悔者，令我女身变成男子。’时银色女作是誓已，即成男子。彼见女身

成男子已，心生欢喜，踊跃无量，至于余处树下睡眠。

“时莲华王忽然崩亡，其王无子。时甚大热，当于是时，诸大臣等，从树至树，从村至村，从城至城，从都至都，处处求觅有相之人，应为王者。诸臣皆言：‘我等今者，云何而得如法治王？’当尔之时，有一大臣，以热困故入华池中。时，彼大臣见树下人，相貌殊胜，具足众相，睡卧不觉，日虽移去，然其树影不舍彼人。时，彼大臣弹指令觉。彼既觉已，将至王舍，即与剃发，令被王服，首著宝冠，而语之言：‘当治王事。’彼即答言：‘我实不能治于王事。’复语之言：‘今者必须治于王事。’彼复答言：‘我若为王，如法治国，汝等诸人若当悉受十善业道，我则为王。’彼皆答言：‘臣等顺行。’即时皆受十善业道。彼人如是十善业道劝众生已，即治王事，名银色王。尔时国内诸人民等，寿命七万那由他岁，彼王于是无量百岁、无量千岁治王事已，尔乃命终。临命终时，作如是言：

一切皆无常，必有败坏事。

合会必有离，有命皆必死。

随所作事业，若善若不善，

一切有生者，命皆不久住。

“彼王命终，还生彼处莲华王都，于长者妻而便托生。可八、九月，便生童子，端正殊妙，具足众色。然彼童子过八岁后，五百童子而围绕之，将诣学堂。彼学堂处，先有五百童子学书。时，彼童子问旧者言：‘汝等于此为何所作？’旧者答言：‘我等学书。’又言：‘学书得何义利？汝等何须学此书为？汝等但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旧童子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何所作？’童子答言：‘必须修行六波罗蜜。何等为六？所谓檀波罗蜜、尸波罗蜜、羼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彼既闻已，即言：‘我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时彼童子，既令诸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已，作如是念：‘我今欲以微

少物施，我今当为二足、四足禽兽鹿等而行布施。’作是念已，而便往至尸陀林中，即以利刀刺身出血，涂身令遍，复以油涂，卧彼林中，而自唱言：‘诸有近远二足、四足鹿等禽兽，须食之者，愿来至此，食我身肉。’于时彼处飞鸟众中，有一鸟来，名曰有手，坐其额上，挽其右眼，挽已还放。彼问鸟言：‘汝今何故挽我右眼而复放耶？’彼鸟答言：‘我于人身余分肉中，一切无有美于眼者。’彼语鸟言：‘假使千遍挽我右眼而复放之，而我不生嫌恨之心。’彼鸟于是啖其二眼，无量鸟众集彼林中，彼鸟悉共食其肉尽，唯白骨在。

“彼舍身已，即复还生莲华王都，托生彼处婆罗门妇。足满十月，生一童子，端正殊妙，最上无比，身色具足。年二十后，于时父母而语之言：‘摩那婆！当须造舍。’时彼童子报父母言：‘为我造舍，为有何义？我心今者不在于舍，惟愿放我入于深山。’父母即听。彼出自舍，往诣山林。既往到已，见山林中，于前先有二婆罗门旧住仙人，在彼林中。时摩那婆至婆罗门二仙人所，问婆罗门二仙人言：‘梵仙在此山林之中，为何所作？’二仙报言：‘摩那婆！我等皆为利益众生故，在此林行于苦行，作种种事。’彼复语言：‘我于今者，亦为利益一切众生故，来至此欲作苦行。’彼摩那婆即至余处树林之中，量地作屋。彼摩那婆以修善业福德力故，忽得天眼，即时遥见于其住处相去不远，有一母虎住在彼处，而彼母虎怀妊将产。时摩那婆见已念言：‘而此母虎将产不久，此虎产已，或容饿死，或时饥饿极受困苦，或食自子。’念已，即问彼婆罗门二仙人言：‘谁能割身，与此虎者？’彼即答言：‘我等不能自割身施。’作是语已，复过七日，母虎便产。虎既产已，口衔诸子，复置于地，而复还取。时摩那婆见是事已，即便往到二仙人所语言：‘大仙！母虎已产，若为利益诸众生故，行苦行者，今正是时，可割身肉与此母虎。’时彼仙人二婆罗门，即便往至母虎左已，作是思惟：‘谁能忍受如是苦事而行大施，谁能自割

所爱身肉与此饿虎?’作是念已,彼产母虎即远逐之,彼二仙人惜身命故,飞空而去。时,摩那婆即便遥语彼婆罗门二仙人言:‘此是汝等誓愿事耶?’作是语已,即发誓言:‘我今舍身以济饿虎,愿令我身以此因缘,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作是愿已,于彼地处得一利刀,自坏其身,以施饿虎。

“诸比丘!我愍汝等,生于疑心。诸比丘!勿生异疑,莫作余观。何以故?汝等当知,尔时,于彼莲华王都银色女人割二乳者,岂异人乎?今我身是。诸比丘!勿生异疑,莫作余观。何以故?汝等当知,我是尔时莲华王都银色女也。诸比丘!勿生异疑,莫作余观。何以故?汝等当知,我是尔时名银色女,舍于二乳济彼子者。诸比丘!勿生异疑,莫作余观。何以故?汝等当知,罗睺罗者岂异人乎?即是尔时彼童子也。诸比丘!勿生异疑,莫作余观。何以故?汝等当知,尔时,于彼莲华王都尸陀林中,为诸鸟众割舍身者,岂异人乎?我身是也。诸比丘!勿生异疑,莫作余观。何以故?汝等当知,尔时二仙婆罗门者,岂异人乎?即是汝等诸比丘也。诸比丘!勿生异疑,莫作余观。何以故?汝等当知,我是尔时婆罗门子摩那婆也。诸比丘!是故我今为比丘说,若诸比丘知施功德及施果报,应施初转,若施后转,如是而食。”佛说此时,彼诸比丘皆大欢喜。

玉耶女经

失译人名(今附《西晋录》)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为诸四辈弟子说经。是时,国中给孤独家为子娶妇,得长者女,名曰玉耶,端正殊特,不以妇礼,轻慢公姑及以夫婿。

给孤独长者夫妇议言:“是妇不顺,当云何教?若加杖捶,非善法也;设不教诃,其罪日增。”

长者议曰:“惟佛能化。”

明旦严服,往诣佛所,稽首礼足,前白佛言:“我为子娶妇,得长者女,甚大憍慢,不以妇礼。惟愿世尊哀愍我等,并诸弟子,明日劝请到舍说经,令心开解。”佛即受请。长者欢喜礼佛而归。长者到舍广设调度,严饰床座。

明旦,佛来到长者舍,长者欣庆请如来入舍。众坐已定,皆各礼佛却住一面。佛饭食讫并为说经,惟有玉耶憍慢不出。佛念愍之,放大神力,变长者家皆化作水精色,内外相照无有障碍。玉耶见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衣毛为竖,战栗惶怖,即出礼佛,却住一面,合掌低头,默无所说。

佛语玉耶:“女人不以面貌端正,不顺夫婿非为端正,心端行正是为端正。女人身中有十恶事,不自觉知。何等十恶?一者,托生父母,甚难养育;二者,怀妊忧愁;三者,初生父母不喜;四者,养育无味;五者,父母随逐,不离时宜;六者,处处畏人;七者,常忧嫁之;八者,生已父母离别;九者,常畏夫婿;十者,不得自在。是名十恶也。”

玉耶惶怖白佛言:“世尊!愿佛教我妇人之礼,其事云何?”

佛语玉耶：“妇事夫婿、公姑、大长，有五善三恶。何等五善？一者，后卧早起，美食先进；二者，挝骂不得怀恚；三者，一心向夫，不得邪淫；四者，愿夫长寿，以身奉使；五者，夫婿远行，整理家中无有二心。是为五善。何等三恶？一者，轻慢夫婿，不顺大长，美食自啖，未冥早卧，日出不起，夫婿教诃，瞋目怒应；二者，见夫不欢，心常败坏，念他男子好；三者，愿夫早死更嫁。是为三恶。”玉耶默然，无言可答。

佛语玉耶：“世间下有七辈妇，为汝说之，一心善听：一者，母妇；二者，妹妇；三者，知识妇；四者，妇妇；五者，婢妇；六者，怨家妇；七者，夺命妇。汝今解不？”

玉耶答言：“不及此义。”

佛言：“善听！吾今解之。何等母妇？爱念夫主，如母爱子。昼夜长养，不失时宜。心常怜念，无有厌患。念夫如子，是为母妇。何等妹妇？承事夫婿，尽其敬诚。如兄如弟，同气分形。骨血至亲，无有二情。尊之重之，如妹事兄，是为妹妇。何等知识妇？奉事夫婿，敬顺恳至。依依恋恋，不能相远；私密之事，常相告示。行无违失，善事相教，使益明慧，相亲相爱。欲令度世，如善知识，是为知识妇。何等妇妇？供养大人，竭情尽行，无有一二。净修妇礼，终不废阙。进不犯义，退不失礼，常和为贵，是名妇妇。何等婢妇？心常畏忌，不敢自慢，忠孝尽节。口不粗言，身不放逸，以礼自防，如民奉王。夫婿敬幸，不得僇慢，若得杖捶，敬承奉受，及见骂辱，默然无辞。甘身苦乐，无有二心，慕修妇道，不择衣食。事夫如事大家，是名婢妇。何等怨家妇？见夫不欢，恒怀嗔恚。昼夜求愿，欲得远离。虽为夫妇，心常如寄。乱头勤卧，无有畏避。不作生活，养育儿子。身行淫荡，不知羞耻。陷入罪法，毁辱亲里。夫婿相憎，咒欲令死，是名怨家妇。何等夺命妇？昼夜不眠，毒心伺之；作何方便，得远离之？欲与毒药，恐人觉之。心外情通，雇人害之。复遣傍夫，伺而贼之。

夫死更嫁，适我愿之。是名夺命妇。”

佛语玉耶：“其有善妇者，当有显名，宗亲九族并蒙其荣，天龙、鬼神拥护其形，使不枉横，财宝日生。万分之后，愿愿不违，上生天上，宫殿浴池，在所自然，天人乐之。天上寿尽，还生世间，常为富贵侯王子孙，端正姝好，人所奉尊。其恶妇者，当得恶名，今现在身不得安宁，数为鬼神在于家庭，起病发祸，求及神明，会当归死，不得长生。恶梦恐怖，所愿不成，多逢灾横，水火日惊。万分之后，魂神受形，死入地狱、饿鬼、畜生，其身矧短，咽如针钉，身卧铁床，数千万劫。受罪毕讫，还生恶家，贫穷裸露，无丝无麻。孜孜急急，共相鞭撻，从生至死，无有荣华。作善得善，作恶自遮。善恶如此，非是虚也！”

佛语玉耶：“此是七辈妇，汝用何行？”

玉耶流泪前白佛言：“我本愚痴，不顺夫尊，自今已后，当如婢妇。尽我命寿，不敢憍慢。”即前长跪，求受十戒，三自归命：归佛、归法、归比丘僧。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佚，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恶口，七不绮语，八不嫉妒，九不瞋恚，十者信善得善，是名十戒，此优婆夷所行。

佛说经竟，及诸弟子皆各欲还。给孤独长者、眷属，欢喜礼佛而退。玉耶长跪重白佛言：“我本愚痴，憍慢夫婿。今蒙世尊化导，我等令心开解。”

佛语玉耶：“自今已后，拥护汝家。”

玉耶言：“诺！受佛言教，不敢有违。”稽首礼足，受退还归。

佛说长者法志妻经

失译人名(今附《凉录》)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千二百五十、菩萨万人俱。佛时清旦,著衣持钵,入城分卫。比丘、菩萨皆悉侍从,诸天、龙神及香音神、无善之神、凤凰神、山神、执乐神王,皆散华烧香,鼓诸音乐,歌叹佛德,而说颂曰:

从无数亿劫,积行难可量,
慈愍于众生,使发大道行。
三界犹幻化,一切悉空无,
能晓了此慧,度脱诸十方。
三十二相明,姿好八十种,
口出万亿音,功德自严容。
虽处现三界,开示三道场,
三垢今已灭,除于三界殃。
心如明月珠,处欲无所著,
等行离爱憎,一切无适莫。

于是人民,闻歌颂佛德,一国集会。观佛行来,举动进止,法则安徐。威容之颜,犹星中月,如日初出,普照天下,无所挂碍。譬如梵王处诸天中,如天帝释处忉利宫,诸天中尊。犹须弥山现于大海,四域之中,安不可动。欢喜踊跃,叉手归命。

佛至长者法志门外,进到中阁,放大光明,皆照十方。时长者妻,严庄床座,文饰身形众宝璎珞,服栴檀香面彩颜貌,五色焜煌谓可保常。奴客婢使,小有过失,挝捶苦毒,不问曲直。遥见佛明超于日光,心自念言:“此之显耀,非类日月、释、梵诸天凡俗

之光，其明清凉，安隐无量。我身蒙之，一切无患，不饥不渴，自然饱满。云何行杖，加于仆从？”速趣向阁，睹见世尊，相好威耀，难可为喻。诸根寂定，无有衰入，犹七宝山晃晃巍巍。惭惧悲喜，稽首佛足。悔过殃衅，所犯无状：“既为女人，不能自责，瞋喜由己，今首罪衅，不敢藏匿。”

佛言：“善哉，善哉！汝获善利，离一切衰。见身殃咎，改往修来。人身难得，佛经难值，亿世时有。所以堕女人身中者何？淫欲姿态在于其中，不能修身，放心姿意，嫉妒多口，贪于形貌而自恃怙。世间无常，豪富威势，须臾间耳。当视诸下，犹如赤子。豪富贫贱，如月进退，若日出没，水火风起，不久则衰。一切道俗，皆从心兴。上天、人间，地狱、饿鬼、畜生之类，皆由己耳。佛天中天，缘觉、声闻，亦复如是。今我斯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彻睹十方，悉从解达。”

女闻佛言，欢喜无量。重自归命，责己朦冥。唯受不及开化，未闻无上之诲。

佛言：“施行十善义：身不杀、盗、淫，口不妄言、两舌、绮语、恶口，意不嫉、悲、痴。当奉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遵四等心：慈、悲、喜、护。普弘大哀，自致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乃为奴客婢使，教以辛苦生死罪福，示语三途之患难也，诫以道禁义理之事，胜于挝杖。庄严瓔珞有四事，何等为四？一曰笃信，二曰戒禁，三曰三昧，四曰智慧。是为四事。菩萨自庄严，心计大乘。无男无女，犹如幻化，画师所作，随意辄成。晓了空慧，一切本净。得无名身，四无所畏，四事不护，独步三界，度脱一切。”

女闻佛教，心开踊跃，即发无上正真道意，立不退转地。时天帝释，来在佛后，谓女言曰：“佛道难得，不如求转女为男、日月天帝、转轮圣王。”于是女以偈颂曰：

天帝日月王，转轮四域主，

威势无几间，不可久恃怙。
仕豪如朝露，梦中有所睹，
觉已忽灭尽，不知所凑处。
五阴如幻化，三界由已作，
三世以平等，道心无等侶。
谛解作是了，谁男何所女？
天帝闻斯言，默然无所语。

佛言：“善哉，善哉！诚如所云，三处如幻化、影、响、野马、水月、芭蕉。俗人不解，计有吾我，便倚三界，不能自济。”女心即解，变为男子，踊在虚空，下礼佛足。

佛告女曰：“汝于后世恒沙来劫，当得作佛，号无垢王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佛，号天中天，世曰光净。”

时来会者，诸天人民，无央数千，见此变应，皆发无上正真道意。

时长者妻一切下使，前白佛言：“尊者卑者，本宁异乎？”

佛言：“一切本无，随心所存。虽为下使，发心为道，可得成佛。既为尊豪，恣心憍慢，不离恶趣地狱、饿鬼、畜生之中。犹月增减，如树盛衰，一切非常，无一可赖。唯道深慧，乃可保常。犹如虚空，无进无退。”

时诸下使，踊跃欣豫，发大道意，变为男子，得不起忍。

佛告阿难：“五阴无处，六情无根，十二因缘，而无端绪，四大寄因，何所是人？”

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七女经

吴月支国居士支谦译

闻如是：一时，佛游于拘留国，在分儒达树园，与千罗汉俱，菩萨有五百人，及诸天龙、鬼神。

尔时，拘留国中有婆罗门名摩诃蜜，慳贪不信佛法，大豪富，珍奇、珠宝、牛马、田宅甚众多，智慧无双，为是国中作师，常有五百弟子，复为国王大臣所敬遇。是婆罗门有七女，大端正无比，黠慧言语，从头至足皆著金银、真珠、瓔珞，随时被服，常与五百女人俱。喜自贡高，恃怙端正，憍慢众人，倚于富贵。谓呼有常，每与国中人民共说义理，常得其胜。

尔时，有迦罗越，名曰分儒达，闻此女大好，便至婆罗门所，谓言：“卿家中自呼是女端正，虽尔当遍将至国中示人，若有人呵此女者，卿当雇我五百两金；若不呵者，我当雇卿五百两金。”如是募九十日，遍至国中，无有道此女丑者。尔时，婆罗门即得五百两金。

分儒达告婆罗门：“今佛近在祇树园，佛知当来、过去、今现在事，又复至诚，终不妄言，当将往示佛。”

婆罗门言：“大善！”即与眷属五百婆罗门，国中复有五百女人俱，相随至佛所。

佛时为无数千人说法，各各前为佛作礼，却坐一面。婆罗门前白佛言：“瞿昙常游诸国，宁见有好人端正如是女者不？”

佛便逆呵之：“此女不好皆丑，无有一好处。”

婆罗门问佛：“是女，一国中人无有道此女丑，今瞿昙何以独道此女丑？”

婆罗门问佛言：“世间人以何为好？”

佛言：“世间人眼不贪色，耳不听受恶声，是则为好；鼻不嗅香，口不尝味，是则为好；身不贪细滑，意不念恶，是则为好；手不盗取人财物，口不说人恶，是则为好；不贡高、绮语，知生所从来、死有所趣，是则为好；信布施后当得其福，是则为好；信佛、信法、信比丘僧，是则为好。”

佛告婆罗门：“颜色好，不为好；身体好，不为好；衣服好，不为好；二言、绮语，不为好。心端意正，此乃为好。”分儒达即自还得五百两金。

佛告婆罗门：“昔者有城名波罗奈，从地底去佛、诸当来佛皆是上坐。尔时，有国王名机惟尼，作优婆塞，大明经，为佛作精舍。王有女，悉为优婆夷，明经智慧，端正无双，身上皆著金银、琥珀、珠宝，被服甚好。第一女字羞耽，第二女字须耽摩，第三女字比丘尼，第四女字比丘罗辐，第五女字沙门尼，第六女字沙门密，第七女字僧大萨耽。常以佛正法斋戒，布施乞竟，七女便相将至父王正殿白言：‘我曹姊弟，欲相随到冢间游观。’王言：‘冢间大可畏，但有死人骨、发、形骸，狼藉支散在地，诸悲哀者、啼哭者满其间，有虎狼野兽、鸱枭生啖死人肉血。汝曹姊弟，何为冢间？我宫中有园观浴池，中有飞鸟、鸳鸯相随而鸣，中有众华五色光目，芝草、奇树、众果清凉，恣意所食，极可游观。汝曹姊弟，何为冢间？’七女即报言：‘大王！众果美食，何益万分？我见世间人老时，命日趣死，人生无有不死者。我曹非小儿，尝为余食所惑。王哀念我姊弟者，当听我曹姊弟到城外观死人。’如是至三。王言：‘大善！听汝姊弟所为。’

“尔时，七女即与五百婬女，严驾出宫门。七女即解颈下璎珞散地，国中时有千余人见之，随后拾取珠宝欢喜。遂到城外冢间，大臭处不净，但闻啼哭声。诸婬女及人民，身体肃然，衣毛为竖。七女直前视诸死人：中有断头者，中有断手足者，中有断鼻

耳者，中有已死者或有未死者，中有梓棺者，有席中裹者，有绳缚者。家室啼哭，皆欲令解脱。七女左右顾视，死人众多。复有持死人从四面来者，飞鸟走兽共争来食之。死人臃胀脓血流出，数万亿虫从腹中出，臭处难可当。七女亦不覆鼻，直前绕之一匝。即自相与言：‘我曹姊弟，身体不久皆当复尔。’第一女言：‘宁可各作一偈，救死人魂魄耶？’六女皆言：‘大善！’第一女言：‘此人生时，好香涂身，著新好衣，行步众中，细目绮视，于人中作姿，则欲令人观之。今死在地，日炙风飘，主作姿则者，今为所在？’第二女言：‘雀在瓶中，覆盖其口，不能出飞，今瓶已破，雀飞而去。’第三女言：‘乘车而行，中道舍车去，车不能自前，主使车行者，今为所在？’第四女言：‘譬如人乘船而行，众人共载而渡水，得岸便系船，弃身体去如弃船去。’第五女言：‘有城完坚，中多人民，皆生长城中。今城更空，不见人民，为在何所？’第六女言：‘人死卧地，衣被常好，从头至足，无有缺减。今不能行，亦不能动摇，其人当今，为在何所？’第七女言：‘一身独居，人出去其舍，舍中空无有守者，今舍日坏败。’

“尔时，第二忉利天王释提桓因，坐即为动摇，闻七女说经，如伸臂顷，即从天上来下，赞七女言：‘所说大善！欲愿得何等所愿者，我能为汝得之。’七女俱言：‘卿是释天乎？梵天耶？不见卿来时，自然在我前，使我知之。’即报言：‘诸女！我是释提桓因。闻说善言好语，故来听之。’七女言：‘卿属者欲与我曹愿，卿是第二忉利天上最尊，当为我等得之，我姊弟请说所愿。’第一女言：‘我愿欲得无根、无枝、无叶之树，于其中生，是我所愿也。’第二女言：‘我欲得地上无形之处，无阴阳之端，愿欲于其中生。’第三女言：‘人于深山中大呼，音响四闻，耳不知所在，我愿于其中生。’释提桓因报言：‘且止！我不能得是愿。诸女欲得作释、梵、四天王日月中尊，是则可得。今女所愿，实我所不知。’七女答言：‘卿是天上独尊有威神，何以不能得此愿？卿譬如老牛不能

挽车，亦复不能耕犁，无益于主。’释提桓因报言：‘我闻说经，故来听之，非我所知，即便辞谢。’七女默然无报。

“尔时空中有天言：‘今迦叶佛近在，惟于陵聚中，何不往问迦叶佛？’七女闻之大欢喜，即与五百婬女、随来观者、冢间丧亡、悲哀啼哭者，复有五百人，俱发意往。时，迦叶佛为无数千人说法。悉各前为迦叶佛作礼，却坐一面。释提桓因白佛言：‘我向者闻国王七女说经，故来听之。七女便从我索是愿言：我欲得无根、无枝、无叶之树。无形之处，无阴阳之端。深山大呼，音响四闻，不知所在。我时不能报答，愿佛为七女解说其意。’迦叶佛言：‘善哉，发问！多所过度。是事罗汉、辟支佛，尚不能知此事，何况于汝！’是时迦叶佛便笑，五色光从口出，照满佛刹，还绕身从顶上入。侍者前长跪，问迦叶佛言：‘佛不妄笑，愿闻其意。’迦叶佛告萨波罗：‘汝见是女不？’‘唯然，已见。’‘此国王七女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已来，供养五百佛已，当复万佛，却后十劫悉当作佛，皆同一字号，名复多罗赅，刹土名首陀波。其佛寿三万岁，是时人民被服、饮食，譬如第二忉利天上所有。佛般泥洹后，经道留止八千岁乃尽。是佛时说法，当度七十五亿万人令得菩萨及罗汉道。’迦叶佛授七女别时，即踊跃欢喜，便住虚空中，离地二十丈，从上来下悉化成男子，即得阿惟越致。五百婬女及千五百天与人，见七女化成男，踊跃欢喜，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一千人远离尘垢，皆得法眼。”

佛告婆罗门：“此国王七女富乐端正豪贵，尚不恃身作绮好。所以者何？用念非常，是身不可久得故。一切世间人但坐愚痴故，堕十二因缘便有生死。人生苦皆由恩爱，从生致老，从老致病，从病致死，从死致啼哭得苦痛。人生苦皆从恩爱，当自观身，亦当观他人身。坐起当念身中恶露、涕唾、寒热、臭处、不净，如是何等类，身一坏时，还化作虫，自食其肉，骨节支解，消为灰土。还自念我身死亦当如是，不当恃身作绮好，当念非常。若人施行

善，不自贡高、绮语者，死后皆生天上。若施行恶者，当入泥犁中。女人所以堕泥犁中多者何？但坐嫉妒姿态多故。”

佛说是时，婆罗门女即踊跃欢喜，解身上珠宝，用散佛上。佛威神令所散住虚空中，化作宝盖，中有声言：“善哉！如佛所言无有异。”

佛尔时便感动放威神，于座上以足指按地，三千大千刹土皆为大动，光明照十方，百岁枯树皆生华果，诸空沟涧皆自然有水，箜篌乐器不鼓自鸣，妇女珠环皆自作声，盲者得视，聋者得听，哑者得语，伛者得伸，拘躄者得愈，手足病者得愈，狂者得正，被毒者毒不为行，拘闭者悉得解脱，百鸟、狸兽皆相和悲鸣。

尔时，拘留国中人民，无男无女皆大欢喜，和心相向若得禅。佛作是变化时，拘留国王旃珠踊跃欢喜，及百大臣婆罗门女与其眷属，及五百婆罗门，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复有五百比丘得罗汉道，国中五百人悉得须陀洹道。佛说是经已，菩萨、比丘僧、优婆塞、优婆夷、国王、大臣、长者、人民，诸天、鬼、神、龙，皆大欢喜。前持头面著地，为佛作礼而去。

佛说月上女经

隋天竺三藏法师阇那崛多译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毗耶离国大树林中草茅精舍，与大比丘五百人俱，皆阿罗汉，复有菩萨八千人俱，皆是大德。有大威力、有大神通，悉皆受持诸陀罗尼，得无碍辩，得诸禅定，得无生忍，具足五通。所言真实，无有虚妄，离诸誉毁。于己眷属及以利养悉不染著。不求报故，为人说法，得深法忍，能度彼岸。具足无畏，已过魔事，无有业结。于诸法性，无有疑滞。无量百千那由他劫修行成就。恒以悦色慰喻行者，终无嗔蹙。善巧辞句，心不变改，辩说无穷。亦皆成就平等忍法。能于大众说法无畏，说一法句过百千亿那由他劫，得巧方便无尽智慧。知诸三世犹如幻化，亦如阳焰，如水中月、如梦、如星、如空谷响。知诸法性空、无相、愿，心常寂灭，住真如法，离诸取舍。既得无量智巧方便，亦知众心所行智巧方便之事。随所化处，悉皆能为演说诸法。于众生心，无有损害，离诸爱染，无复烦恼，具足忍行，于诸法性，皆悉了知，已得成于诸佛刹土庄严之事。恒常成就念佛三昧，亦能成就劝请佛智，能断种种烦恼诸使，于诸三昧三摩钵帝，游戏其中，亦悉能得智巧方便。

其名曰文殊师利童子菩萨摩诃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难有菩萨、香象菩萨、不舍担菩萨、日藏菩萨、陀罗尼菩萨、放香光菩萨、雷音菩萨、分别金光明决定王菩萨、那罗延菩萨、宝手菩萨、宝印手菩萨、虚空藏菩萨、喜王菩萨、喜见菩萨、度众生菩萨、常精进菩萨、常喜根菩萨、破恶道菩萨、金刚游步菩萨、三界游步菩萨、行不动菩萨、不空见菩萨、功德藏菩萨、莲华德菩萨、

如香象菩萨、得深智辩菩萨、大辩菩萨、法上生菩萨、诸法无疑德菩萨、师子游步菩萨、散诸恐怖菩萨、蔽塞诸障菩萨、师子吼音菩萨、非不言菩萨、辩聚菩萨、弥勒菩萨摩诃萨等而为上首，复有如是百千菩萨摩诃萨俱。

尔时世尊，在毗耶离大树林中草茅精舍。时诸国王大臣、百官、大富长者、婆罗门等、居士、人民、远来商客，皆悉尊重，恭敬奉侍。尔时，彼城有离车，名毗摩罗诘，其家巨富，资财无量，仓库丰盈不可称数，四足、二足诸畜生等悉皆充溢。其人有妻，名曰无垢，可喜端正，形貌姝美，女相具足。然彼妇人于时怀妊，满足九月，便生一女，姿容端正，身体圆足，观者无厌。其女生时有大光明，照其家内处处充满。如是生时，大地震动，其家门外所有树木，并出酥油自然流溢。毗耶离城一切大鼓及诸小鼓，种种音乐不作自鸣。上彻虚空，天雨众华，于其宅内四角各有伏藏自开，微密杂宝皆悉出现。其女当生不曾啼哭，即便举手合十指掌，而说偈言：

由昔不造诸恶业，今得如是清净身。
若当造作恶业者，不生在此大豪贵。
故由昔断诸恶行，好施调顺不放逸。
恭敬严重所尊故，方得生此贤善家。
我念往昔迦叶佛，乞食来入毗耶离。
我在楼上见彼尊，如是见已心清净。
我心既得清净已，供养尊重彼如来。
尔时现在无香华，涂香末香饮食等。
遂即闻于空中声，佛于世间不求报，
慈愍一切诸众生，是故游行来乞食。
汝欲供养彼尊者，当发无上菩提心，
比于三界设供养，不如信发道心者。
我闻如是空声已，复见诸佛微妙相，

遂发不动菩提心，从于楼上坠身下。
 住空高一多罗树，复见十方一切佛，
 犹如杂宝须弥山，迦叶佛身亦复尔。
 是时诸佛神力故，曼陀罗花满我手，
 我时散于迦叶上，即成清净妙华盖。
 所见十方诸佛者，微妙相好庄严身，
 我见曼陀罗华盖，亦复同如迦叶上。
 我时空中说是语，愿作两足最胜尊，
 修行乃至尘数劫，不获菩提誓不退。
 天龙乃至非人等，八部其数有二千，
 闻我如是师子吼，亦发无上菩提意。
 我舍三十三天已，还来生于阎浮提，
 恒常不失贤善行，故劝汝等修福业。
 我在三十三天时，供养释迦牟尼佛，
 今生不为五欲故，唯还供养此如来。
 我念宿世诸业报，凡经八十九处生，
 所受福德皆如今，智者宜应供养佛。

尔时，彼女说此偈已，默然而住。其女往昔造诸善根业因缘故，其身自然著诸天服妙宝衣裳，于其身上出妙光明胜于月照，犹如金色耀其家内。然其父母见彼光故，即为立名称为月上。尔时月上生未几时，其身忽然如八岁大。彼女行住坐立之所，其地皆悉光明晃耀。身诸毛孔出栴檀香，口气香如优钵罗花。毗耶离城所有刹利王公子弟，及诸大臣、居士、长者、婆罗门等，及余大家、豪姓种族所有童子，遥闻彼女月上名声，端正可喜，世无双比。闻是事已，彼等悉皆欲火炽然，心怀热恼遍满身体，一一皆作如是思惟：“愿得彼女月上为妇。”尔时，一切诸童子等作是念已，皆悉往至毗摩罗诘离车之家，通传意趣，进止参承。各各皆许无量珍宝，驼驴象马诸财物等。或有共彼离车相见，口胁吓

云“我当抑夺”，或有呵喝作如是言“汝今若不与我女者，我必劫汝床褥、卧具、财物、衣裳、身诸璎珞、一切服饰，悉皆将去”，或言打者，或言缚者，将如是等恐怖之事而以告之。

尔时离车毗摩罗诘心生恐怖，举身毛竖，忧愁不乐，作如是念：“彼等或有以其势力将欲抑夺我女月上而将去者，或有欲来夺我命者。”然彼离车失其本念，烦冤懊恼，颦眉皱颊，眼目不瞬而向其女。遂即举声啼呼，涕泣泪下如雨。

尔时，月上见父如是忧愁啼哭，而问之言：“父于今者，何故烦恼啼哭如此？”

尔时，离车毗摩罗诘告其女言：“汝于今日可不知乎？为汝身故，城内一切所有人民，悉皆共我身为恶结，是故各各欲来争汝。我今将恐被其势力劫汝将去，损我身命，及诸财宝并皆丧失。”

尔时月上即以偈颂报其父言：

假使阎浮大地内，所有一切诸众生，
悉皆力如那罗延，人人手执利刀仗，
尽其身力趁逐我，彼终不能害得我。
慈心毒仗所不害，水火亦复不漂然。
不畏死尸诸鬼使，及以咒诅言说者，
慈心决定无瞋恨，慈心毕竟不畏他。
我今起此慈心念，护世犹如护身已，
现亦不与他人苦，是故谁当能害我。
厌欲自无有欲想，成慈亦无恚怒痴。
我无欲瞋及痴患，是故无能害我者。
我观一切诸众生，皆悉犹如父母想。
世间但有此慈者，他人决定不能欺。
假使虚空没于地，及以须弥入芥子，
四大海水处牛迹，亦复无能降我身。

尔时月上说此偈已，白父母言：“尊者父母！若必定有如此事者，愿于此处毗耶离城四衢道头振其铃铎，号令城内一切人民，作如是言：‘从今七日，我女月上定当出外，自求婚嫁选择夫主。汝等一切诸男子等未婚娶者，应当各各好自严饰，衣服璎珞，亦须扫除城内街巷，布散香华、烧香、末香及华鬘等悉各备办，竖立宝幢，张悬幡盖，如是种种好自庄严。以如是等诸种法用，咨请父母令作是事。’”

尔时父母闻女语已，即取其言，从家而出，依女所说，即便振铃遍告城内一切人民，作如是言：“我女月上，从今日后至于七日，当从家出，自求婚嫁，选择夫主。汝等应当各自努力，庄严衣服，扫治街巷，布散香华、烧香、末香，悉各备办，竖立宝幢及诸幡盖，如是种种好自严饰。”尔时，城内一切人民闻此语已，心生踊跃，各各自于当家门庭及以街巷，严饰壮丽，过上所陈。

尔时，城内刹利大臣及婆罗门居士、长者乃至工巧，所有童男，皆悉沐发、澡浴身体，涂治妙香，各各争竞，严饰衣服及诸璎珞。作如是已，方始复告左右眷属，作如是言：“汝等心意不得倾动，莫生余念。其女月上若不来向于我边者，汝等必须强力助我而夺取之。”

尔时月上至后六日，是月十五圆满之时，受八关斋。其夜明静，在于楼上往来经行。佛神力故，于其右手忽然有一莲华自出，黄金为茎，白银为叶，琉璃为蕊，玛瑙为台。其花合有一百千叶，光明晔晔，妙丽精华。华内有一如来形像，结跏趺坐，身如金色，自然显现，威光赫奕，明照彼楼，具三十二丈夫之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彼如来像所出光明，亦复遍照月上家内。尔时，月上于自右手忽见华已，瞻仰睹彼如来形像，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即便以偈问彼所化如来形像，作如是言：

不审仁者为天龙，为紧那罗夜叉等，
为是鬼神阿修罗，唯愿德聚为我说。

尊者此身不思議，犹如金色日天等，
或复变化黄色身，忽似玻璃红缥色。
我于身心无有想，见尊功德大欢喜。
仁者今为谁所使，未审又从何方来？
不知来意为何缘，来已还欲至何所？
尊严显赫如火聚，功德巍巍似须弥。

尔时，彼化如来形像，复以偈报月上女言：

我今非天亦非龙，又非夜叉乾闥婆，
师子释种佛世尊，今遣我来至尔所。
故非天龙及夜叉，非人亦非紧那罗，
非须轮等八部众，我真释种佛使者。

尔时，月上复以偈颂，白彼所化如来形像，作如是言：

仁今所言佛世尊，彼形色体何所似，
愿为我说彼形相，我得闻已如是思。
又自言我佛法使，而不为我说佛相，
我观仁威及神力，世间无比即如佛。

尔时，彼化如来形像复以偈答月上女言：

彼尊形体真金色，具三十二大人相，
能为众生作福田，是故其名号为佛。
自能觉知一切法，又复了知众生心，
若上若中若下者，是故其名号为佛。
于世间事悉知解，及以了知一切法，
知诸法已达彼岸，是故其名号为佛。
于诸一切众生心，自心一一能知见，
而于众生及与心，二处俱亦不染著。
彼因行施得作佛，及能常持清净戒，
又复忍辱及精进，禅定智慧等成佛。
于世事无不知者，所谓一切诸技艺，

常怀慈悲喜舍心，是故其名号为佛。
降伏一切诸魔等，名闻震动千万界，
自能觉悟无上道，是故其名号为佛。
彼昔恒常能轮转，一切诸法无上轮，
光明普照千万刹，常说苦空及无我。
诸佛刹土有千数，百数亿数那由他，
广大舌根能遍覆，是故其名号为佛。
诸佛刹土有千数，其数又如恒河沙，
彼出大声悉遍满，是故其名号为佛。
诸佛刹土千亿数，彼尊以手能执持，
一住不动千万劫，是故其名号为佛。
诸佛刹土千亿数，其刹所有诸须弥，
彼尊一毛系缚已，能持行至数亿刹。
闻往诸佛上妙句，于法自在度彼岸，
自觉证已能度众，是故其名号为佛。
自在十力皆具足，又能成就四无畏，
于诸佛法无有疑，是故其名号为佛。
佛无能作灌顶者，五眼成就悉具足，
五根五力等圆备，七觉分道无染著。
善持禁戒善共住，寂定调伏最无比，
无谄无曲心调顺，是故其名号为佛。
佛者恒入诸禅定，心无暂乱亦无畏，
利益众生说知时，是故其名号为佛。
一切功德悉具足，为诸众生等供养，
具一切智见诸法，是故其名号为佛。
我若经由一劫说，或经百数千万劫，
何故其名号佛者，说不可尽故名佛。

尔时，月上闻此偈已，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心生

渴仰，欲见如来。复以偈颂白彼化像，作如是言：

尊者如是说功德，我今欲见可得不？
智者若闻如此法，决应不乐在家住。
我今若不见佛者，必定不饮不食啖，
亦复不乐着睡眠，及以不坐本床铺。
我见尊者已欢喜，复闻彼德获净意，
若对见彼佛体相，当更发大欢喜心。
佛大丈夫世难闻，经由劫数百千亿，
我已闻斯漏尽名，彼尊今在何方所？
所化如来即报言，法王今在大林内，
其有徒众数百千，清净离垢悉勇猛。
一一能负三千界，手擎经劫不疲劳，
得定智慧辞无碍，具获多闻如大海。
神通能至数亿刹，一顷遍礼彼诸佛，
供养千万诸佛已，于一时顷还复来。
无有我想及佛想，无有刹想及法想，
一切诸想悉无染，于诸众生作利益。
汝若欲见彼世尊，及大菩萨声闻众，
听于微妙诸佛法，速往彼大导师边。

尔时，月上执彼莲华及以化佛，从楼阁上，下来往至父母之边，到已说偈，白其父母，作如是言：

父母观我所执华，微妙茎秆金刚色，
又观无上华中者，诸相庄严如山王。
如是微妙最胜尊，何人当可不供养。
我今见于遍家内，金色光曜母应知。
其身不可遍度量，须臾变成种种色，
赤白黄紫及颇黎，我等今须设供养。
大圣瞿昙在大林，速执华香及末香，

父母同往设供养，应获无量诸功德。

父母闻已唱善哉，月上此言大利益，

遂办种种诸香等，宝幢幡盖及花鬘。

月上父母及亲眷，悉著微妙上衣服，

无价珍宝及音声，种种庄严悉充备。

既严备已从家出，欲往大林世尊边。

尔时，月上所期之日，六日已过至第七日。时有无量千数大众集会，俱来看彼月上。于时众内或有诸人以欲恼心而来会者，或有因看毗耶离城，观其城上所有庄严，却敌楼櫓、雀噪寮窗、勾栏藻梲、诸雕饰事而来会者。时有无量男夫、妇女，因涉彼城而看月上。尔时，月上仍执彼华，其女父母及其眷属，赍诸花鬘、涂香、末香、种种烧香、上妙衣服、宝幢幡盖、种种音声，左右侍从周匝围绕，从家而出在于街巷。尔时月上诸眷属等出至街巷，如是行时，无量无边千数人众，见彼月上在于街巷进止行时，即诣其所，而口悉各唱如是言：“此是我妻，此是我妻！”尔时毗耶离大城之内，或有诸人一时走来，出声大叫向月上女。是时彼女见其大众速疾来故，遂即飞腾在于虚空，高一多罗，仍执彼华在空而住，以偈曰（疑为白）彼诸大众言：

汝等观我此妙身，犹如真金带火色，

非因昔发欲心故，能得如是微妙身。

弃舍淫欲如火坑，及诸世事不染著，

能行苦行调六根，及行清净诸梵行。

见他妻妾不贪欲，皆生姊妹及母想，

如是当生可喜身，众人乐见无厌足。

我身毛孔出妙香，汝岂不闻满此城，

此非欲心所熏得，皆由布施调伏果。

我今本无淫欲心，汝于无欲莫生欲，

今此尊像证明我，如我实语无有虚。

汝等昔或作我父，我或于汝昔为母，
互作父母及兄弟，云何于此生欲心？
我或往昔杀汝等，汝等或复杀我来，
各作怨仇互相杀，云何于此生欲想？
非因有欲得端正，有欲定当生不善，
有欲心者无解脱，是故今须舍欲心。
若堕地狱及饿鬼，及以畜生种类中，
鸠槃夜叉阿修罗，卑舍遮等皆因欲。
眼瞎无舌跛与聋，身体形容悉丑陋，
一切种种诸过恶，皆由往业多欲心。
若于来世作轮王，帝释三十三天主，
大梵自在诸天等，皆由广行净梵行。
生盲喑哑失本性，猪狗马驴及骆驼，
象牛虎蝇蚊蛇等，皆由多欲获此报。
生大地主喜乐家，豪富长者及居士，
如此皆因行梵行，现得欢喜常受乐。
负重煮炙烟熏鼻，枷锁杻械挝辱身，
斩截刳剝及挑眼，为人仆使皆因欲。
欲作缘觉及罗汉，众相庄严诸佛身，
自觉觉他广利益，皆由舍离有欲想。
行欲非唯一种患，多诸过恶无利益，
速望解脱诸欲者，共我往诣如来边。
更无归依能拔罪，唯有诸佛天人尊，
汝等速往彼尊边，无量劫数佛难睹。

尔时，月上说此偈句语诸人已，是时大地皆悉震动。于虚空中而有无量诸天子等，扬声大叫，舞弄身衣，咏歌啸调无量无数，雨诸天华百数千数，作诸音乐不可具宣。

尔时大众见闻是已，遂生厌离诸欲等想，生希有想，未曾有

想。当于尔时，举身毛竖，更无欲恼，无瞋、无恚、无贪、无痴、无怒、无妒、无嫉、无诤，无复烦恼，无有诸使，皆以欢悦润泽其身，各各互生父母、兄弟姊妹、诸亲尊长等想，既舍一切诸烦恼讫，各各头面礼月上女。尔时大众所执香华、末香、涂香、华鬘、衣服、诸瓔珞等，悉将散掷，向于月上。既散掷已，佛神力故，其物在彼化如来上成一伞盖，广半由旬。

尔时月上，还从空下，去地四指，足步虚空，经行来往。须臾即出毗耶离城，欲向释迦如来之所。尔时月上安足之处，地皆震动，而彼大众其数八万四千人俱，随从月上次第而去。

尔时长老舍利弗，共五百比丘，于晨朝时，整衣持钵，为乞食故，便来向于毗耶离城。时彼声闻诸徒众等，遥见月上与其大众，前后围绕，相向而来。

时，舍利弗遂白长老摩诃迦叶，作如是言：“长老迦叶！彼所来者是月上女，欲向佛边。我等且可逆问彼女，随意义趣，验试其女得忍已不。”

尔时长老舍利弗等五百比丘，前行既至月上女边，到已告言：“汝于今者欲何所去？”

其月上女即报长老舍利弗言：“尊舍利弗！今既问我作如是言‘汝今欲向何所去’者，我今亦如舍利弗，去如是去耳。”

尔时舍利弗复报月上作如是言：“我今欲入毗耶离城，汝于今者乃从彼出。云何报言‘我今亦如舍利弗，去作如是去’？”

尔时月上复报长老舍利弗言：“然舍利弗举足、下足凡依何处？”

舍利弗言：“我今举足及以下足，并依虚空。”

其女复报舍利弗言：“我亦如是，举足、安足悉依虚空，而虚空界不作分别，是故我言‘亦如尊者舍利弗去如是去’耳！尊舍利弗！此事且然，今舍利弗行何行也？”

舍利弗言：“我向涅槃如是行也。”

其女复白舍利弗言：“尊舍利弗！一切诸法岂不向于涅槃行也，我于今者亦向彼行。”

尔时长老舍利弗复问月上作如是言：“若一切法向涅槃者，汝今云何而不灭度？”

其女报言：“尊舍利弗！若向涅槃即不灭度。何以故？其涅槃行不生灭故。涅槃行者不可得见，体无分别，无可灭者。以是义故，行涅槃者即是涅槃。”

尔时舍利弗复问月上作如是言：“女于今者，行何乘也？为行声闻乘？为行辟支佛乘？为行大乘？”

尔时月上报舍利弗作如是言：“尊者舍利弗！今既问我行何乘者，我今还问尊者舍利弗，唯愿如是随意答我。如舍利弗所证法者，为行声闻乘？为行辟支佛乘？为行大乘？”

尔时舍利弗复报彼女作如是言：“非也，月上！所以者何？然彼法者，无可分别亦无言说，非别非一，亦非众多。”

尔时月上报彼尊者舍利弗言：“是故不应分别诸法一相、异相、无别异相。于诸相中无有可住，故涅槃者实无可灭。”

尔时长老舍利弗复告月上作如是言：“希有，希有！汝今乃能如此辩才无有滞碍，是故汝昔曾更奉侍几许佛来？”

尔时月上报舍利弗作如是言：“尊者舍利弗！今问于我‘汝昔曾更奉侍几许诸佛来’者，犹如实际与法界也。”

时舍利弗复问女言：“所言‘实际及与法界’，有几许也？”

女复答言：“如无明有及以爱，等无有异也。”

时舍利弗复问女言：“无明有爱，复有几许？”其女报言：“如众生界无有异也。”

时舍利弗复问女言：“众生界者，复有几许？”

其女报言：“如彼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境界。”

舍利弗言：“若如此者，汝说何事，是何解释？”

其女报言：“依尊者问，我还依答。”

时舍利弗复问女言：“我问何义？”

其女答言：“问文字也。”

舍利弗言：“彼文字灭，无有足迹。”

其女答言：“尊者舍利弗！如是灭相，一切法中，如有问者，如有答者，二俱灭相，不可得也。”

尔时，长老舍利弗复问月上作如是言：“汝于今者，在菩萨地有是忍相，汝当不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月上作如是言：“尊者舍利弗！夫菩提者，无有言说，但以假名文字说耳。所言成者，亦假名说，若久若近俱是名字。尊者！云何作如是言，‘汝当不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尊者舍利弗！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彼无生处，亦不可说，无有体性，其间亦复无可成者。何以故？菩提之体无有二相，是故菩提无二离二。”

尔时舍利弗告月上女作如是言：“汝今但当先向佛所，我等须臾为听法故，不久当还，向于彼处而来听法。”

尔时月上复白长老舍利弗言：“尊者舍利弗！如来不为听法者说，亦复不为乐法者说。”

舍利弗言：“如来若尔，为谁说法？”

彼女答言：“尊者舍利弗！若有所闻，不生著想，无欣乐相，如来乃为如是说法。”

尔时舍利弗复语月上作如是言：“若有众生诣佛听法，为闻法故，如来尔时，岂不为彼而说法也？”

尔时月上复答彼言：“若有众生作如是想：‘此是如来为我说法。’如是众生住于我想。若有真洞入法性者，则无是念，终不云：‘佛为我等故说如是法。’”

尔时，尊者摩诃迦叶告于长老舍利弗言：“尊者舍利弗！此女今既诣向佛边，今日必当有大法义，我等亦可回还而去。今日宁可不食为善，莫使我等身在于外而不得闻如是法义。”是故彼

等诸声闻众遂即回还，随逐月上向于佛所。

尔时，月上渐行至彼大林之内草茅精舍，诣于佛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所持香华、末香、涂香、衣服、资财、宝幢、幡盖所奉佛者，以散佛上，散已复散。彼时大众所持香华、华鬘、涂香及以末香，亦散佛上，散已复散。所散诸华于佛顶上成一华盖，纵广遍覆，满十由旬。

尔时童子文殊师利告月上女作如是言：“汝于往昔从何舍身而来生此，当舍此身复生何处？”

其女答言：“文殊师利！于意云何？我今所执如来形像坐莲华者，从何舍身而来生此，今舍此身当生何处？”

文殊师利复言“月上！此是化耳。夫言化者，无处舍身，后亦无生。”

其女报言：“如是，如是，文殊师利！一切诸法本体是化，我于彼法，不见舍时，不见生时。”

尔时不空见菩萨告月上女作如是言：“如是，月上！既不可以女身成佛，汝今何故不转女身？”

其女答言：“善男子！夫空体者，无回无转，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云何令我而转女身？”

尔时持地菩萨复告月上作如是言：“汝颇曾见如来已不？”

其女答言：“善男子！我见如来，如我手中所执化佛，如是如来等无有异。”

尔时辩聚菩萨复告月上作如是言：“汝今能辩法义已不？”

时女答言：“善男子！法界之体不可言说，亦不可以文字、算数之所摄受。”

尔时无碍辩菩萨复告月上作如是言：“汝于过去诸如来所，闻何等法？”

其女答言：“善男子！今可仰观如上虚空，如来说法与此虚空等无有异，其所听者亦复如是。善男子！而彼法相，等如虚

空，无异无别。”

尔时虚空藏菩萨告彼女言：“汝于往昔所施诸佛，云何奉施，云何回向？”

其女报言：“善男子！如我于此所化佛像，施彼佛僧，所获功德，其事云何？”

时虚空藏菩萨报月上言：“此佛是化，若于彼施，无功德相。”

其女答言：“善男子！我亦如是。在于昔日诸如来前，所行布施及以回向，亦作是相，亦作如是回向。”尔时不损他心菩萨复作是言：“汝今云何能于一切诸众生等，得以慈心而普遍也？”

其女答言：“善男子！如彼众生等无有异。”

菩萨复言：“彼诸众生，其事云何？”

女复答言：“众生之事，非是过去，亦非未来，亦非现在；而彼慈心亦复如是，非是过去，非是未来，非是现在之所摄也，亦复不可以言说也。善男子！而彼慈心，其事如是。”

尔时喜王菩萨复问彼女作如是言：“汝于今者得法眼不？”

其女答言：“善男子！我今肉眼犹尚不得，况得法眼？”

尔时坚意菩萨复告彼女作如是言：“汝行菩提经今几时？”

其女答言：“善男子！如彼阳焰，经今几时，我发菩提亦复如是。”

尔时弥勒菩萨告彼女言：“汝于何时当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其女答言：“亦如弥勒菩萨，何时得超凡夫行地？”

尔时长老舍利弗复白佛言：“世尊！希有此女，如是辩才，云何乃能与如是等铠甲大龙共相问答，卓立不坐，复不屈身礼诸菩萨？”

尔时月上白舍利弗作如是言：“尊者舍利弗！譬如小火，体能烧故，所有诸物悉皆能烧。如是如是，尊者舍利弗！诸菩萨等与于诸佛亦无有异，于诸行中，欲烧一切诸烦恼时，所有烦恼，或

自或他，莫不能烧。”

尔时舍利弗复问女言：“汝当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而彼佛刹当如之何？”

其女答言：“尊者舍利弗！我于当来佛刹之中，无有如是小行小智，名字狭劣，犹如今日舍利弗者。我必当取如是佛刹。”

尔时舍利弗复言：“月上！汝既说言一切法界与如来体等无有异，今者所见云何胜负？”

月上女言：“尊者舍利弗！譬如大海与于牛迹，然彼二水等（疑缺字，依《大正藏》，“等”字后有“无有异，而彼牛迹不受”数字），无量无边众生如大海者。如是如是，尊舍利弗！诸佛、声闻虽同法界，而诸声闻不能为于无量无边诸众生辈，作大利益如诸佛者。又舍利弗！譬如芥子内有虚空，十方世界亦有虚空，彼二虚空虽无有异，然芥子空不能容受聚落城邑，不能建立须弥、巨海，似如十方世界空者。如是，如是，尊舍利弗！虽于一空、无想、无愿，而有诸佛与声闻同。然彼声闻不能与彼无量无边诸众生辈作大利益，如似诸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者。”

尔时长老舍利弗言：“如是，月上！佛与声闻所得解脱岂不等也？”

月上答言：“尊舍利弗！勿作是说，乃言诸佛与彼声闻解脱同等。”

时舍利弗复问女言：“如是之事，其相云何？”

女复答言：“尊舍利弗！我于今者，欲有所问，如尊者意为我说之。尊者证得心解脱时，颇能令此三千大千如是世界平如掌不？颇有树木及以诸山，悉各倾低向汝已不？颇或能有除灭一切诸恶已不？颇有悉除一切众生烦恼已不？颇有能得一切诸天顶礼已不？颇有魔众聚集遍满三十由旬而来已不？颇有一念起智慧心得解脱已不？颇复能降一切诸魔眷属已不？”

时舍利弗答月上女作如是言：“我于如是一切诸事，悉无

有一。”

其女复言：“尊舍利弗！菩萨在于菩提道场，能有如是胜妙诸事，复有无量无边胜事。尊舍利弗！声闻解脱、诸佛解脱，乃有如是胜负优劣差别之事。尊者云何作如是念，谓‘佛如来与于声闻解脱等’也？”

尔时世尊赞月上女作如是言：“善哉，善哉，月上！汝今乃能如是无碍辩说。”

尔时所化如来形像，在月上女右手之中，即从华起，至世尊所，围绕世尊满三匝已，从脐而入。佛神力故，大地震动。尔时世尊，一一毛孔出一莲华，色如真金，白银为叶，功德藏宝以为莲台。彼诸华内，自然各各复出一佛，结跏趺坐。彼诸如来所化形像，众相庄严，遍至十方诸佛刹土，自然显现为彼说法。彼诸佛刹所说法句，以佛神力，声还闻此如来刹土。

尔时月上见如是等妙胜神通，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其女右手所执莲华，遂捉投掷如来身上。其华到已，在于佛顶成一华帐。其帐方整，下有四柱，纵广正等，如依绳墨。帐中自然化出一座，众宝庄严，无量天衣以覆座上。其座尔时忽复有一化佛，形像如释迦者，坐彼座上，结跏趺坐，分明显著。而月上女掷彼华时，作是愿言：“世尊！愿我藉此善根因缘力故，于未来世，若诸众生住我相者，为说其法，令除我相。尔时，彼住我相者，为说其法，令除我相。”

尔时，彼女以佛神力，忽然复有第二莲华现其右手。彼女于是复以其华掷向如来，其华至已，在如来上为第二帐，众宝庄严，如上所说。于时彼女复言：“世尊！愿我藉此善根因缘，于未来世，若有众生住我见者，为说其法，得除我见。”

尔时彼女以佛神力，忽然复有第三莲华现其右手。其女尔时复以此华掷向如来，于即化成第三华帐，众宝庄严，如上所说。是时彼女复言：“世尊！愿我藉此善根因缘，于未来世，若有众生

住于一切分别相者，我为说法，除其分别，及除贪欲、瞋恚、痴等。”

尔时彼女忽然复有第四莲华现其右手，其女亦复以彼莲华投掷如来，至于佛顶，寻复化成第四华帐，其所庄严，如上所说。复言：“世尊！愿我藉此善根因缘，于未来世，若有众生住四颠倒，我为说法，令除四倒。”

尔时彼女复以如来神通力故，忽然复有第五莲华现其右手。其女尔时复以其华向如来掷，其华至已，在于佛顶，亦即成其第五华帐，其帐庄严，亦如上说。其女于时复言：“世尊！愿我藉此善根因缘，于当来世，若有众生五盖覆者，为说其法，令除五盖。”

尔时彼女以佛神力，忽然复有第六莲华现其右手。其女亦复持彼莲华掷向如来，其华至已，在于佛顶，亦复化成第六华帐，其所庄严，如上所说。是时彼女复言：“世尊！愿我藉此善根因缘，未来世中，若有众生著六入者，我为说法，令离彼著。”

尔时彼女以佛神力，于其右手忽然复有第七莲华自然显现。其女尔时复以彼华掷向如来，至佛顶已，即复变成第七华帐，形状大小，如上所说。其女尔时复言：“世尊！愿我藉此善根因缘，于当来世，若有众生住著七识，我为说法，令其除断。”

尔时彼女以佛神力，忽然复有第八莲华现其右手。其女复持向佛而掷，其华至已，次第成其第八华帐，形状纵广，亦如上说。其女于是复言：“世尊！愿我来世藉此善因，若有众生著八颠倒，为说其法，令悉除灭。”

尔时彼女以佛神力，忽然复有第九莲华现其右手。其女复将遥掷佛顶，其华至已，次第复成第九华帐，其帐纵广，如上所说。其女于是复言：“世尊！愿我藉此善根因缘，于当来世，若有众生住九使者，我为说法，令除九使。”

尔时彼女以佛神力，忽然复有第十莲华现其右手。其女于是复以彼华掷如来顶，其华至已，次第复成第十华帐，庄严纵广，

如上所说。其女尔时复言：“世尊！愿我藉此善根因缘，于当来世，具足十力，如今世尊〔放大光明，照十方刹，等无有异。”尔时彼〕（编者按，依《大正藏》补充上述方括号中文字，今本缺）等所化华帐，高至梵宫，是以地居乃至大梵诸天子等，因彼华帐，复与无量千万天众同来集会。尔时世尊便有微笑，然诸佛等有如是法，微笑之时，从其口出种种色光，其光所谓青、黄、赤、白、玻璃等色，及以金、银如是等色，而彼光照至于无量无边佛土，普至梵天，覆翳日月，光明威力，胜盛无比，晃耀显赫，还入佛顶。尔时，众中长老阿难，从坐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合十指掌，以偈问佛微笑放光因缘之事：

一切诸智非无眼，于一切法无有疑，
 普照世间光平等，及以微笑有何缘？
 往昔劫数尊行施，清净戒行如宝珠，
 住忍不动如须弥，尊今光笑有何缘？
 常修精进及禅定，得免诸有生死等，
 意行深远犹如海，微笑放光有何缘？
 常行慈悲无休息，及以喜舍亦复尔，
 迷失路者能济拔，尊笑放光有何缘？
 尊一毛孔出光明，遍至十方无量刹，
 忽然覆蔽日月光，夺彼威力作他眼。
 所出音声妙清净，具六十种世独尊，
 所有闻者无厌足，复能除灭诸烦恼。
 于十方刹无量众，一切心有所行者，
 世尊知己决疑网，尊笑放光有何缘？
 谁今决定发道意，谁今乘佛广大乘，
 谁今如是满心愿，世尊微笑而放光？
 谁今降伏四种魔，谓烦恼魔及死魔，
 阴魔及以天魔等，微笑放光有何缘？

世尊今谁证大利，谁作法体人师子，
名闻谁至十方刹，如是微笑及放光？
一切智者灭不善，诸慈行中最胜慈，
于诸分别皆已断，微笑放光有何缘？
何谁今得广大利，谁复今得满愿心，
和合十力今是谁，如是放光及微笑？
千万诸天在虚空，夜叉金翅摩呼罗，
及诸天女合掌礼，瞻仰世尊欢喜心。
聚集无量诸菩萨，十方刹土悉瞻仰，
深智如海欲听法，净意光笑有何缘？

尔时，世尊即以偈句报阿难言：

阿难汝观此童女，合十指掌在我前，
彼见诸佛妙神通，即发无上菩提意。
过去曾见三百佛，生生世世所见者，
恒生恭敬而尊重，常愿云何证菩提。
愿不生于恶道里，唯愿生天及人中，
生处不忘菩提心，命终已后知宿命。
昔见如来名迦叶，在于楼上坠下身，
供养彼尊迦叶故，现得无生及顺忍。
复有佛号拘楼村，奉施一具妙衣服，
是故现得金色体，清净显赫如月天。
有佛迦尼迦牟尼，香华涂末供养彼，
以是口出妙香气，犹如栴檀优钵罗。
佛名尸弃两足尊，瞻仰彼尊满七日，
是故两目青莲色，诸类看者不知厌。
厌离诸欲五百世，常行清净诸梵行，
若人起欲来观者，乃得清净无欲心。
是故三十三天生，从彼来生离车种，

一切生处知宿缘，巧说诸偈微妙句。
教化父母及诸亲，利益无量众生等，
为欲教化发菩提，故生豪贵大离车。
童女男夫妇人等，教化令入佛乘中，
二万三千诸人类，成熟无量菩提道。
其女转此女人身，不久出家在我法，
广行清净大梵行，此处命终还生天。
从天命终复生此，于后恶世护我法，
与此众类作利益，舍命还生兜率陀。
当来弥勒下生时，僮佉轮王家作子，
其于彼众多才艺，可喜端正备诸德。
供养彼尊三月日，及诸左右众围绕，
于彼佛边得出家，六千三百众随逐。
受持彼佛正法已，然后往生安乐土，
既得往见阿弥陀，礼拜尊重而供养。
当于贤劫诸佛刹，十方所有诸世界，
及以恒河沙如来，悉为彼众作利益。
精进智慧禅定力，供养如是诸世尊，
劫数诸佛供养已，教化无量千万众。
于后八万俱胝劫，当得作佛名月上，
彼尊名号月上者，眉间白毫出妙光。
其光金色甚耀丽，显赫遍照彼佛刹，
日月火光及摩尼，星宿诸光悉不现。
昼夜岁月及四时，皆由彼光更无别，
彼刹当无辟支佛，声闻罗汉亦无名。
清净勇猛菩萨众，彼尊唯当有如是，
彼众身并黄金色，百种诸相具庄严。
悉名为人妙可喜，彼刹无欲胎生者，

莲华台中自化生，生已即有大威德。
于算数中不可量，无量神通至诸刹，
无生忍法无障碍，彼刹无魔及外道。
亦无破戒恶朋友，受净报如兜率陀，
若有彼刹所生者，诸受果报悉平等。
金银真珠微妙网，广大遍覆彼世间，
彼大世尊寿命长，住世七十三千劫。
寿尽涅槃灭度后，正法住世满一劫，
彼尊在世及灭度，法教一住无有殊。
我若一劫赞叹彼，世尊刹土诸功德，
今日所说诸譬喻，如海取于一滴水。

尔时月上，从佛对闻与已授记，闻已欢喜踊跃无量，飞腾虚空，去地高至七多罗树。既住于彼七多罗已，其女于即转彼女身变为男子。即时大地皆悉震动，出大音声，雨天华雨，出大光明，遍照世界。尔时月上菩萨即住彼空，以偈叹佛，作如是言：

假动须弥空倒地，修罗住处皆悉灭，
大海枯竭月天坠，如来终不出妄言。
假使十方众同心，或火成水水成火，
无量功德最大尊，利益众生无异说。
大地虚空成混沌，百刹同入芥子中，
罗网可用缚猛风，如来终不有妄语。
世尊如是真实言，故我决住菩提道，
今既大地遍震动，我证菩提定无疑。
我今既得菩提记，即转法轮无有别，
犹如世尊所说法，我百数劫已得闻。
利益天人八部辈，及诸比丘四众等，
又为无量诸菩萨，汝等于佛莫生疑。
当来悉成无分别，是故决发菩提心，

诸法皆悉如幻化，诸佛所说如梦想。
 是处无人无养育，众生命及富伽罗，
 如是诸法本性者，喻如虚空无有异。
 我先所有女人身，彼身空体亦无实，
 既无实体是为空，空体无物无可取。
 彼身颠倒分别生，分别犹如鸟飞空，
 意欲成就佛菩提，复欲降伏四魔众。
 复欲三千大千界，转于微妙大法轮，
 汝等猛发菩提意，尊重供养婆伽婆。
 不久当成功德尊，同于真体无有别，
 善利丈夫尊沙门，二足中尊我顶礼。
 能施爱物常得爱，能施法财得自在，
 佛是乐本能与乐，能伏怨仇及诸魔。
 我叹应叹最胜尊，又叹自在无美者，
 我意所观诸方处，愿见诸佛不思议。
 放光如今释师子，我亦当知十方佛，
 皆悉同体觉一法，于真如法悉无二。
 无量众生同实际，有此忍者当作佛。

尔时月上菩萨说此偈已，从空而下，头面作礼。彼作礼时，
 头未离地，而有无量百千数佛现其目前。彼等诸佛，同音授彼月
 上之记，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月上菩萨眼自对见彼百千
 佛授其记已，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即从如来求请出
 家。白言：“善哉！唯愿世尊，自说法中与我出家。”

佛即告彼月上菩萨：“若必然者，当问父母听汝已不？”

尔时，童子所生父母，对见如是变化神通，复从佛闻，为彼授
 记，而白佛言：“如是世尊！我等已许。唯愿世尊放彼出家，又愿
 我等于未来世，会如此法。”

尔时，世尊即放童子而出家也。时彼童子当出家时，即有一

万二千人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说如此法本之时，复有七十那由他诸天人等远尘离垢，于诸法中获得净眼。复有五百诸比丘等，于无为法获得漏尽，心得解脱。复有二百比丘尼等，与其同类二万人俱，其中或有未曾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亦得发于菩提之心。

佛说此经已，月上菩萨、长老阿难、诸菩萨众，及彼大会天、人、阿修罗、乾闥婆等八部之类，欢喜奉行。

民国五年冬十二月 金陵刻经处识

优婆夷净行法门经

出安公《凉土录》 失译师名

修行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弥伽罗母弗婆罗园欢喜殿中。于是毗舍佉母与千五百清信优婆夷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尔时佛告毗舍佉：“何缘晨朝而来至此？”

毗舍佉母白佛言：“世尊！已闻如来先所略说甚深难解无上之法，名曰优婆夷净行。唯愿世尊哀愍我等，广演分别微妙法相，令我等辈闻此法已，当来长夜安隐快乐，天上人中乃至菩提。”

佛语毗舍佉母：“善哉，善哉！善女人！汝于往昔无量劫中常乐闻法，与诸眷属曾于我所贪求广说。”

毗舍佉母闻佛所说往昔因缘，欢喜踊跃而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为我宣说，令得开解。”

佛告毗舍佉：“谛听，谛听！我当为汝分别略说。善女人！过去久远无量劫中，尔时有国名波罗奈，王号梵与，其王夫人名跋陀罗。王有一女名曰莲华，形貌端正，禀性儒贤，聪慧明了，志乐多闻，精勤勇猛，常修善行。于世技艺，善能通达，恒为父母之所爱重。尔时，雪山有一梵志名那罗驮，勤修梵行，得五神通，恒为大众广说诸法，名闻远彻，流于四方。尔时，彼女从善友所闻赞梵志神通如是功德难量，常为大众宣扬妙法，心生欢喜，便自念言：‘善人难见，法亦难闻，身命难保，是故我今宜应速往，礼拜’

问法。’作是念已，往父母所而自启曰：‘闻人称叹梵志修行，道德巍巍，唯愿父母听许我等往诣梵志，听受法味。’父母答言：‘汝今年幼，生长深宫，禀性柔软，初未曾出，雪山悬远，路险艰难，汝今云何当能到彼？吾国多有耆旧梵志，神智无二，善能宣说甚深妙法，我当为汝请入宫内讲论道法，恣汝所问，勿须去也！’女又请曰：‘波罗奈国耆旧梵志，皆悉尊重，推其道术，唯愿听许，得闻法要。’王以爱念，不违其愿，勉而许之。尔时，父王即敕四臣及宫中嫔女，庄严供养皆使具足。臣白王言：‘大王所敕皆悉已办。’于是王女心自念言：‘我求听法，今正是时。’便与宫中嫔女眷属千五百人，赍持香华，往诣梵志而便听法。”

佛告毗舍佉：“尔时王女者，汝身是也；雪山梵志者，即我身是。汝于往昔曾求广说，今亦如是。我当为汝分别演说净行法门。”

毗舍佉母白佛言：“善哉，世尊！如来大慈哀愍众生，愿为解说，我当修行。”

佛告毗舍佉：“汝等谛听！我今为汝广演分别优婆夷净行法门。如是法者，乃是诸佛之所护念，汝今应当精勤修学。毗舍佉！若善女人舍恶知识，亲近善友，应供养者而供养之，是则名为优婆夷净行。宿因所感，处好国土，善安置身，亦名净行。供养父母，奉事夫主，瞻视儿息，亦名净行。勿于小罪而生轻想，所应作者，次第作之，亦名净行。常乐布施，修习作法，爱念亲友，亦名净行。远离饮酒，不为众恶，常修爱语，亦名净行。多闻技艺，善学威仪，研寻所闻，不令废忘，亦名净行。恭敬尊重，少欲知足，受恩能报，亦名净行。不为八法之所动转，颜貌怡悦，亦名净行。心不忧戚，常得安隐，若能如是一切无退，众务休息，亦名净行。能于善法不生懈怠，疾证无上解脱涅槃，亦名净行。忍辱随语，乐见沙门，身行正直，猗于大荫，亦名净行。能以智火烧灭烦恼，具足善法，勇猛无退，亦名净行。不毁谤人，不行杖楚，善护诸根，摄心不乱，亦名净行。直心不贪，常乐静处，精勤修习，

永无退转，亦名净行。于菩提道，进而不退，厌恶三界，犹如死尸，深观如此，亦名净行。心常乐舍难舍之身，善能护持难持禁戒，乐修禅定而不散乱，亦名净行。无量众生于菩提道而生退想，而我能进，一切进者，而我不退，行住亦尔，是名净行。一切众生烧灭善根，而我生之，人所乐生，我今灭之，生死无极，我得其边，亦名净行。”

毗舍佉母闻佛所说，欢喜踊跃，得未曾有，而白佛言：“世尊！优婆夷法门复有几行？”

佛告毗舍佉：“有十行法，汝应修学。何谓为十？一者，见慳贪过，乐修行施；二者，见五根过，乐持禁戒；三者，见在家过，乐欲出家；四者，见疑惑过，乐修智慧；五者，见懈怠过，乐勤精进；六者，见瞋恚过，乐行忍辱；七者，见妄语过，而乐忠信；八者，见乱心过，常乐禅定；九者，见罪苦过，而乐慈悲；十者，见苦乐过，乐行舍心。”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从施得大富，能舍所爱身，
离欲乐出家，持戒摄诸根。
修学得智慧，精进断懈怠，
忍辱除瞋恚，实语不虚妄。
若遇世八法，安住心不动，
心常乐禅定，永无有散乱。
慈悲利众生，修舍离苦乐。
若能行此法，是名大勇猛。
得度法海岸，而证菩提道。

毗舍佉母闻佛所说，心生欢喜，白佛言：“世尊！初有几事应当远离？复有几法应当亲近？”

佛告毗舍佉：“有五十八法，应当修学，亦应远离。何谓也？谓离一切不净之法，亲近净法；应离恶法，亲近善法；不应育养，不将养之；不应往处，勿往亲近；所应往者，即便应往；不应作者，

终不妄作；所应作者，方便应作；非法求得，不应用之；如法而得，应当受用；善调身心，常乐静处；舍离欺诳，行于正语；厌离懒惰，乐行精进；善摄诸根，不令放逸；先意谦敬，舍于贡高；常行忍辱，不生瞋恚；自不净讼，善和合众；舍不覆藏，住于覆地；舍无义语，住于义语；舍于邪命，正命自活；善能量身，受于饮食；不乐多求，住于少欲；舍于刚强，住调柔地；修习软语，远离粗言；舍不安乐，住安乐处；舍不同见，共等类住；舍无问处，往咨问处；厌离三界，住不乐三界；舍一切作，住无所作；舍于我见，修学空法。毗舍佉！此五十八初法如是，汝应修行。”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若一切所学，初后无有余，
应远离亲近，已作得安乐。
一切法学已，所愿皆具足，
舍爱身命故，而证无上道。
若有如是学，于净行法门，
非声闻缘觉，亦非证菩萨，
于无量劫中，称叹其功德。

佛说偈已，毗舍佉母心大欢喜，更增上问：“世尊！净行法门复有几种名为大行？”

佛言：“有三大行，汝应修行。何者名三大行？一者，大信心；二者，大精进；三者，大智慧。”

“世尊！云何大信心？”

佛言：“大信心者，信佛是。佛是婆伽婆、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是名大信心。何者大精进？若能于中成精进行，一切恶法舍弃远离，一切善法应当摄取，于善法中勇猛不息，是名大精进。何者大智慧？若人以智慧眼，见生灭法，圣人所度无常苦尽，是名大智慧。是则名为三种大行。”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共大信心，深著不离，诸行具足，而求菩提。

共大精进，坚固难舍，勤修已满，而求菩提。

共大智慧，究竟明了，具波罗蜜，而求菩提。

初法增已，知大名闻，增长尽已，随所修行。

以此知故，解过人法。

佛说偈已，毗舍佉母心生欢喜，更增上问：“世尊！优婆夷净行法门，进趣佛地复有几行？”

佛告毗舍佉：“更有四行而取佛地。何谓为四？一者，翘勤精进；二者，无惑智慧；三者，逝定不退；四者，行慈利益众生。毗舍佉！以此四法进趣佛地。”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翘勤乐精进，智慧无迷惑，

逝定不退转，行慈利众生。

以此四法故，而证萨婆若。

佛说偈已，毗舍佉母心生欢喜，更增上问：“世尊！复于几法安住得观？云何法集无有分散？初合法者复有几事？”

佛告毗舍佉：“于四法中安住得观，谓慈、悲、喜、舍。其中法集无有分散，谓得声闻智、辟支佛智、萨婆若智、佛智。初合法者，有三十二观法，所谓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念阿那般那，观灭想，观身想，观寂静想，观地、水、火、风想，观青、黄、赤、白想，观虚空想，观识处想，观膨胀想，观臭秽想，观穿漏想，观烂坏想，观处处分散想，观骨肉纵横想，观骨湿想，观白骨色想，观一切无常想，观一切法无我想，是名三十二观法。四无量心，是名安住得观。声闻智、辟支佛智、萨婆若智、佛智，是名法集无有分散。”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若以下观，得声闻智；

善修中观，得缘觉智；

上观满足，得菩提智。

佛说偈已，毗舍佉母心大欢喜，更增上问：“世尊！于不净法门，云何心住，疾离烦恼，通达六门？”

佛告毗舍佉：“有三十二法门，于不净中，心所乐住，疾离烦恼，便通六门。何者三十二法门？谓身中有发毛爪齿、皮肉筋骨、肪膏髓脑、心肾肝胆、大肠小肠、脾肺肚胃、脓血痰汗、涕唾涎泪、屎尿不净。毗舍佉！是为三十二不净之观，令心乐住净行法门，疾舍烦恼，得通六门。”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犹如江流，聚入大海，于法门中，流观亦尔。

善观粗细，净以不净，无上智法，佛悉通达。

佛说偈已，毗舍佉母心大欢喜，更增上问：“世尊！菩萨于净行法门有几恋著，住于世间不得解脱？”

佛告毗舍佉：“净行法门前，诸菩萨有七缚著，住于世间。何谓为七？一者，若我得度，世间未度，我欲度之；二者，若我得脱，世间未脱，我欲脱之；三者，若我已觉，世间未觉，我欲觉之；四者，若我已调，世间未调，我欲调之；五者，若我已安，世间未安，我欲安之；六者，若我成道，世间未导，我欲导之；七者，若我已得涅槃，世间未得，我欲令其入于涅槃。毗舍佉！是为菩萨七种恋著，住于世间不得解脱。”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已度度众生，已脱脱众生，

已觉觉众生，已调调众生，

已安安众生，已导导众生。

我已得涅槃，令众生涅槃。

三界如火宅，贪欲如泥网，

一切灭断之，而证菩提道。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毗舍佉母心大欢喜，更增上问：“世尊！净行法门修几善行，一切法满？”

佛言：“修三善行，令一切法满。何谓为三善行法？一者身善行，二者口善行，三者意善行。此三善行满，令一切法满。所谓得布施满，得持戒满，得出家满，得智慧满，得精进满，得忍辱满，得真实满，得誓愿满，得慈悲喜舍满，得四思满，得四定满，得

四神足满，得五根满，得五力满，得七菩提满，得八正道满，得九智满，得十力智满，得须陀洹道智满，得须陀洹果智满，得斯陀含道智满，得斯陀含果智满，得阿那含道智满，得阿那含果智满，得阿罗汉道智满，得阿罗汉果智满，得四智满（所谓法智、未知智、名字智、他心智满），得尽智满，得无生智满，得双神力满，得大慈三昧智满，得一切智满，得无碍智满。毗舍佉！是名修三善行满，令一切法满。”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修三善行已，一切法皆满。

满一切法已，而证菩提道。

佛说偈已，毗舍佉母心大欢喜，更增上问：“世尊！净行法门，有几大人念？”

佛言：“有八大人念。何谓为八？一者，少欲非不少欲；二者，知足非不知足；三者，寂静非不寂静；四者，远离非不远离；五者，精进非不精进；六者，禅定非不禅定；七者，智慧非不智慧；八者，无碍非不无碍。毗舍佉！是名八大人念。”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善定诸念，念非善法，若毁此念，而生厌离。

善定诸念，念非善法，观练法相，得进无上。

修学品第二

佛说偈已，毗舍佉母心大欢喜，更增上问：“世尊！初学菩萨于净行法门，云何修学而得菩提？”

佛言：“初学菩萨有五十修学而得菩提。何者五十？所谓深入法性不舍、不减、不堕、不退，修学舍心，修学多闻，修学威仪，修学降伏众魔，修学光明，修学佛相好，修学禁戒，修学三昧，修学波若，修学大波若，修学善行，修学大善行，修学色相，修学无二语，修学如意足，修学上如意足，修学大如意足，修学妙如意

足，修学意行，修学已意行，修学大意行，修学佛所王领，修学自在，修学佛心相，修学满心相，修学神通，修学大神通，修学真实，修学王领正法令得久住，修学至极处，修学佛刹土，修学佛寿命，修学菩提树，修学莲华，修学佛说法，修学大法轮，修学转法轮，修学善知识，修学不舍众生，修学手圆满，修学劫波树衣，修学师子座，修学右胁卧床，修学佛所食味，修学毗臙阁，修学如来水相。毗舍佉！是为五十学法。初行菩萨应当修学深入，不舍、不減、不堕、不退，汝应当知。”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一切行具足，而求寂静法。

光明照佛刹，为慈众生故。

引导诸众生，得度三界难。

一切法无穷，如来已到彼。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毗舍佉母心大欢喜，更增上问：“世尊！如来有几光明？初学菩萨云何修行？”

佛告毗舍佉：“如来有六种光明。何谓为六？一者，青光；二者，黄光；三者，赤光；四者，白光；五者，红光；六者，光色照明。毗舍佉！是名如来六种光明。初学菩萨云何修行得此光明？毗舍佉！菩萨为得青光明故，恒以青华、青涂香末香、青麝、青宝而以供养。若入禅定常观青色，作已而愿当来之世愿得青光。云何菩萨修学黄光？恒以黄华、黄涂香末香、黄麝、黄宝而以供养。若入禅定常观黄色，作已而愿当来之世愿得黄光。云何菩萨修学赤光？恒以赤华、赤涂香末香、赤麝、赤宝而以供养。若入禅定常观赤色，作已而愿当来之世愿得赤光。云何菩萨修学白光？恒以白华、白涂香末香、白麝、白宝而以供养。若入禅定常观白色，作已而愿当来之世愿得白光。云何菩萨修学红光？恒以红华、红涂香末香、红麝、红宝而以供养。若入禅定常观红色，作已而愿当来之世愿得红光。云何菩萨修学光色照明？恒以光明华、光明涂香末香、光明麝、光明宝而以供养。若入禅定常观光

明，作已而愿当来之世愿得光明照耀。毗舍佉！是名菩萨修学如来六种光明。”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佛光有六种，青色黄色光，
赤白及红色，光相最照明。
若有智慧人，常当勤修行，
若乐妙色光，应学广大行。
华香灯供养，恒施无上尊。
修学六种行，所愿皆成就。

佛说偈已，毗舍佉母心大欢喜，更增上问：“世尊！大人之相凡有几种？初学菩萨云何修学？”

佛言：“大人之相有三十二，菩萨所修有二十行，与大人相合，得成二道，无有余也。何谓二道？若在家者，得作转轮圣王，王四天下，降伏诸国。七宝随从，一、金轮宝，二、白象宝，三、白马宝，四、摩尼宝，五、玉女宝，六、藏臣宝，七、主兵宝。复有千子勇健威猛，能伏怨敌。尽大海际，以法降伏，不用兵仗。若出家者，得成为佛，天上、人中最尊第一，具三十二大人之相。何者三十二相？所谓身黄金色，圆光一寻犹如融金，梵身方直，项后日光，顶有肉髻，其发绀青，佛身圆满如尼俱律树，眉间毫相如兜罗绵，上下俱眇目，睫绀青，舌能覆面，梵音八种如迦陵频伽声，口四十齿，齿白，齐密，师子颊，皮肤细薄、不受尘垢，一一孔一毛生，绀色细软皆起右旋，师子臆，胸有卐字，七合处满，手足合缦网，指纤长，手内外握，立手过膝，阴马藏，脚腩直，鹿腩肠，奁底相，千辐轮，足跟长，是名三十二大人之相身。毗舍佉！何者二十事修大人相？如来往昔作凡人时，于善法中成就坚固不易受持。身作善行，口为善行，心念善行。一切布施与众生共，坚持禁戒恒住布萨，供养父母、沙门、婆罗门、耆旧宿德、六亲眷属。于诸善法皆悉行已，修集满足积聚高广，生死无量乃至一生补处，如意自在，常受天乐，寿命、色力、王位、名闻、色、声、香、味、

触。受天乐已，下生人间，得大人相：成足下平，蹈地皆著，举足俱上，脚踏隆起犹如龟背。以此相故，若在家者，得作转轮圣王。若出家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永断生死，得常乐涅槃，内外怨家、梵、魔、沙门、婆罗门所不能坏，是名为佛。”尔时世尊重说偈曰：

于诸法调柔，恒持斋禁戒，
布施心平等，深观无常法。
一切所行业，坚固心受持，
以此行业故，常生天人中。
受天上乐已，还生于人中，
受世间福报，而得足下平。
蹈地皆悉著，随蹈地起迎。
若在家出家，皆有如是相。
若梵天魔王，沙门婆罗门，
一切诸怨家，皆悉已降伏。
出家行学道，断绝生死源，
众行已满足，得成无上尊。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千辐轮相？如来往昔作凡人时，荷负众生，除其恐怖，施无畏乐，凡所布施悉共众生。积业高广不可称计，于此命终，往生天上，常受妙乐，如是展转无量无边。下生世间，得大人相：足下千辐轮，轮相具足，如真金轮。得此相已，若在家者，作转轮圣王，王四天下，七宝随从，常为沙门、婆罗门、居士、大臣、长者及诸四兵之所围绕。若出家者，得成为佛，大众围绕，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恭敬尊重。”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我于无量世，展转三界中，
荷负众生乐，为除怖畏处。

善护不休息，以此功德业，
 常生人天中，至一生补处。
 两足千辐轮，光曜如金轮，
 千行业所感，记成人中尊。
 得大众围绕，降伏诸魔怨。
 若获刹利种，得成转轮王。
 若出家学道，得成无上尊，
 天人阿修罗，摩睺罗伽等，
 四足及非人，皆恭敬供养，
 名闻满十方，众生良福田。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三大人相？如来往昔作凡人时，不害众生，舍杀生想，不行杖楚，一切器仗悉不畜之，恒生惭愧，修习慈悲。积业高远，不可思议，生死无量乃至一生补处。下生人间，得三大人相：一者，足跟长；二者，指纤长；三者，梵身圆直。以此相故，记寿命长，现久住相，亦护寿命终不中夭。若出家者，得成为佛，寿命长远，一切世间天、人、沙门、婆罗门无有能害如来寿命。”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一切畏死怖刀仗，以己为喻勿行杖，
 是故远离不思念，以此善行生天上。
 受天果报无量乐，寿尽下生得三相，
 指足跟长梵身满，安置地上如金龟。
 柔软纤长如金杵，身体光曜如须弥。
 三相记成天人相，亦表如来寿命长。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七处满相？如来往昔无量劫中作凡人时，恒作施主，肴膳饮食、种种甘果、香美诸浆，勤修布施，积集高广，不可称计，乃至一生补处，常受天乐。下生世间，得七处满相：肩、颈、臂、脚皆悉圆满。以此相故，若在家者，得作转轮圣王，世间上味具足而得。若出家者，得成为佛，所受饮食，于天上

人间，味中最上。”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食啖舐尝无上味，施主恒修如是行，
以此善行无有量，难陀园中受快乐。
业报一生下世间，得大人相七处满，
手脚柔软无有比，以此相故得上味。
在家出家皆如是，如来永断三界漏，
是故得成无上尊。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手足柔软、合缦网相？佛于往昔作凡人时，常以四摄，摄取众生：布施、爱语、利益、同事。有所求索，不违众生，积业高广乃至一生补处，常受天乐。下生世间得二大人相：一、手足柔软，二、手足合缦网。以此相故，若在家者，作转轮圣王，摄四天下。若出家者，得成法王，善摄一切无量众生：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修布施爱语，行利益同事，
恒以四摄法，摄众无有余。
以此行业故，常生天人中，
下生于世间，得二大人相。
手足悉柔软，俱有合缦网，
微妙极细薄，外黄里红色。
以此二相故，在家转轮王，
若以善法化，一切皆顺行。
坚受持不犯，欢喜赞圣王，
施恩无有比，慈润于四方。
若弃舍五欲，出家得成佛，
为众生说法，闻者悉顶受。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如来脚相腩直、身毛旋起？”

佛告毗舍佉：“我于往昔作凡人时，恒以善法饶益众生，常行

法施，初未曾说无义之语。以此业故，增长广大乃至一生补处。下生世间得二大人相：一、脚腩直，踝骨不现。二者，毛端旋起。以此相故，若在家者，得作转轮圣王，人中最尊高妙上胜，于五欲中欢喜快乐，七宝千子随从侍卫。若舍家业入山学道，得成为佛，天上人中最尊最上无有二者，一切众生恭敬尊重。”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恒以善法，利益众生，恒以善语，教导众生。

恒以善力，将侍众生，欢喜快乐。恒行法施，
无有嫉妒。以此业故，积行无量。下生人间，
得大人相，一脚腩直，踝骨不现；二毛端起，
悉皆右旋。若在家者，作转轮王，王四天下。
若出家者，得成为佛，天上人中，最尊最上。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鹿腩肠相？如来于昔无量劫中作凡人时，善勤教人一切典籍、威仪、工巧、医方、咒术，教持禁戒，悉皆具足。恒自思惟：‘云何令人善解义趣，速得通达，不生疲倦厌恶之心？’以此业故，勤积高广乃至一生补处，常受天乐。下生世间得大人相，成鹿腩肠。若在家者，作转轮圣王，王四天下，一切所须供养之具，随念速得。若出家者，得成为佛，天上人中所须供养，皆悉疾得。”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诸典悉教学，工巧及咒术，
医方察众病，恒自作思念，
云何令速成，于学不疲倦，
展转教余人？以此行业故，
积聚不可量，至一生补处，
成大人相好，而得鹿腩肠。
纤好成圆满，皮细薄柔软，
毛起皆右旋。以此大人相，
记成人中尊，在家转轮王，

所求皆速得；若出家作佛，

一切诸供养，随念悉具足。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皮肤细软，不受尘垢？佛于往昔作凡人时，若沙门、婆罗门、刹利、居士来至我所，而问我言：‘大德！何者名善行？何者名不善？何者应亲近？何者应远离？何者行业得受安乐？何者行业而受苦恼？’我于往昔为人分别：是法应作，是不应作；是法应行，是不应行；是法得快乐，是法不安乐。以此业故，积行无量，乃至一生补处，受天福乐。下生人间，得大人相，皮肤细软，不受尘水。譬如莲华，虽在水中，水不能污，如来身相亦复如是。以此相故，若在家者，作转轮圣王，聪明智慧，于诸世间沙门、婆罗门、刹利、居士无有及者。若出家学道，得成为佛，智慧广大利疾，智慧最上最胜，诸天、世人、梵、魔、沙门、婆罗门诸有智慧，无能及者。”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佛于无量世，凡人时修行。

若有来问者，勤教令速成。

恒在出家地，善分别义趣。

以此行业故，若天上人中，

常得大智慧，一生下人中，

得皮肤细软。以此相好故，

成就大智慧，若获刹利种，

在家转轮王。若不乐在家，

出家得成佛，获一切种智。

天上及人中，无有能及者。

修学品第二之余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身黄金色，光明照耀，犹如金山？如来往昔无量劫中，常乐修善，不瞋不恚。若有众生，恶骂、捶打，悉皆能忍，不生瞋恨，恒自惭愧，生大悲想（原作悉，据《大正

藏》改)：‘皆是过去先业所报。’常自克责。复行布施，柔软毳毼、𦐇摩、劫贝、憍奢耶衣，如是等衣，恒以施人。如是展转无量世中，积功高大，常受天乐。下生人间，得大人相，身黄金色，于诸金色最上最胜。以此相故，若在家者，作转轮圣王，王四天下。于四天下，若有柔软毳毼、敷具、𦐇摩、劫贝、憍奢耶衣、钦婆罗衣，一切世间柔软之物，王悉得之。若出家者，得成为佛，人中细软衣服、卧具、劫贝、𦐇摩、钦婆罗衣，如是等物，如来悉得。”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不生瞋恚心，恒惭愧克责，
布施细妙衣，上毼无价物，
恒施与众生，施已心欢喜，
踊跃无吝惜。譬如人失火，
出物大欢喜。积善无有量，
生天受快乐。从此生人间，
而得大人相，身体黄金色，
犹如金山王。在家转轮王，
善护四天下，大得柔软触，
一衣直千万。若学道成佛，
化天人龙神，衣服亦如是。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阴马藏相？如来于过去无量劫中作凡人时，常乐修行，善和合众，若与父母、男女、兄弟、姊妹、亲戚、眷属、善友、知识乃至畜生，若有别离，乐和合者，悉随所乐，善能和合，令其欢喜。以此业故，所积高广，常生天上，受天福乐。下生人间，如是展转无量无边，至一生补处，得阴马藏。以此相故，记成千子作转轮王，王四天下，千子勇健，能伏怨敌。若出家者，得成为佛，从法生子过于千万，勇猛多力，能却魔怨。”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我于无量世，本作凡人时，

常为和合众，令得安乐住。
若父母男女，兄弟及姊妹，
亲戚诸眷属，善友知识等，
若离别苦者，善和合安乐。
以此行业故，常生天人中，
受天上快乐。下生于人间，
得阴马藏相。现成得千子，
勇健无有比，能降伏怨敌，
恒供养父母，令得欢喜乐。
若出家作佛，法子有千万，
戒定神通力，能摧伏魔怨。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梵身圆满，如尼俱律树，立身正直，手得摩膝？如来往昔作凡人时，恒修弘慈，善能观察善恶粗细、等不等法，此是智慧，此是愚痴，此是精进，此是懈怠，此是瞋恚，此是忍辱，如是分别，随其等类而教导之。以此业故，展转无量，天上、人中乃至一生补处。下生人间，得二大人相：一者，梵身圆满，如尼俱律树。二者，立身正直，手得摩膝。以此相故，若在家者，作转轮王，王四天下，财富无量，金银、琉璃、车渠、玛瑙、珊瑚、虎珀、真珠等宝，五谷丰熟，库藏盈溢。若出家者，得成为佛，具足七财：信、戒、施、闻、慧、惭、愧。如来亦有如是等物，无量无边。”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我于过去世，善称量众生，
选择分别已，观察悉平等。
能常别众生，随类应施与，
以此行业故，常生天人中。
下生于人间，立身直不曲，
两手得摩膝，犹如尼俱树，
从地生方圆，佛身亦如是。

从无量劫来，行业地所生，
二相现财富，令天下太平。
在家受五欲，得成转轮王。
舍五欲出家，得成无上尊。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三大人相？一者，师子臆；二者，项出日光；三者，肩颈团圆。如来过去作凡人时，恒利益众生，乐安乐住，信心持戒，多闻慧施，财谷、田宅、奴婢、牛羊、象马、车乘、妻妾、男女侍从、左右眷属、亲戚，令得增长。以此业故，常生天上。下生人间，得三大人相：一者，师子臆；二者，项出日光；三者，肩颈团圆。以此相故，若在家者，作转轮王，王四天下，法常增长，财物、田宅、五谷丰熟，妻子、眷属、奴婢、侍从、善友、知识，一切具足，无有减少。若出家者，得成为佛，七财具足，四部眷属，亦无减少。”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信心持戒，多闻慧施，奴婢象马，牛羊田宅，
妻子眷属，善友知识，恒作善念，云何令其，
色力安乐，得大增长？以此业故，常生天上。
下生人间，得大人相。半师子臆，项出日光，
肩颈圆直，三相记成。若在家者，眷属妻子，
奴婢象马，悉皆兴盛。若出家者，得成为佛，
眷属增长，得无减法。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胸有卍字？如来于往昔作凡人时，不恼众生，不行杖楚，亦不笼系。以此业故，积行高广，常生天上。下生人间，得大人相，胸有卍字。若在家者，作转轮王，无诸疾病，四时调适，不寒不热。若出家者，得成为佛，亦无诸病，常得调和，不冷不热，身体轻利，堪入三昧。”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不笼系众生，亦不行杖楚，
不以诸刀杖，加害于众生。
以此行业故，常生天人中，

受天上快乐，至一生补处。
下生于人间，而得大人相，
胸字有卅数。以此相好故，
无有诸疾病，若在家出家，
常得受快乐。若获刹利种，
得王四天下。若出家学道，
得成无上尊，纯受上妙乐。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眼下紺色如青莲华，目睫卷起，紺色光明？佛于过去无量劫中作凡人时，恒修善行，不以恶心张眼低目弃视众生，不以欲心眄睐看之，恒以喜心，离瞋、爱、痴直视众生。以此业故，常生天上，受天快乐。下生人间得二大人相：一者，眼下紺青，上下俱胸。二者，目睫细软，卷起纤长，紺色光焰。以此相故，若在家者，作转轮王，王四天下，一切人民、沙门、婆罗门、刹利、居士、妻子、眷属、群臣、侍人观视无厌；若出家者，得成为佛，为诸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人、阿修罗、摩睺罗伽、乾闥婆等一切众生善心欢喜，瞻仰如来无有厌足。”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佛于过去世，本作凡人时，
恒修诸善行，不以瞋恚心，
张眼低弃视，亦不以爱染，
欲心看众生。眼净离垢浊，
欢喜心直视。以此行业故，
常生天人中，至一生补处。
下生于人间，得眼睫紺色，
目如青莲华，上下俱眇明。
以此大人相，记聪明智慧，
一切诸众生，乐视无厌足。
在家转轮王，成就大智慧，

七宝悉具足，能伏四天下。

出家得成佛，而获一切智。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顶有肉髻，头发紺青？如来于过去世作凡人时，于功德中恒在人前，身、口、意业，布施、持戒，月修六斋，供养父母、沙门、婆罗门、亲友、眷属、耆旧宿德，复有善行不可称计。以此行故，积聚无量，常受天乐，乃至一生补处。下生人间，得二大人相：一者，顶有肉髻；二者，头发紺青。以此相故，若在家者，作转轮王，王四天下，为诸人民之所依凭。若出家者，得成为佛，为诸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所归依处。”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我于过去世，修善中导首，

恒修持梵行，为人所依凭。

命终生天上，受诸天快乐。

下生于人间，得二大人相，

顶上有肉髻，头发卷紺青。

在家转轮王，而王四天下，

以五戒十善，覆护于人民。

若出家学道，得成无上尊，

恒以戒定慧，教授诸众生。

常为诸天入，龙神夜叉等，

乾闥阿修罗，而作归依处。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一一毛孔一毛生，眉间白毫如兜罗绵？佛于往昔作凡人时，修不妄语，舍离妄语，恒修实语，护持实语，正心实语，亦不绮语，发言柔软，随顺众生。以此业故，常生天上，受天快乐。下生人间，得二大人相：一者，一一毛孔一毛生，其毛细软，皆起右旋，不受尘水。二者，眉间白毫光明鲜泽，如兜罗绵。以此相故，若在家者，作转轮王，王四天下，一切人民

炽盛增长，快乐无极。若出家者，得成为佛，增长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部眷属，无量无边，充满世界。”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我于过去世，恒修不妄语，
口初未曾说，空诳不实语，
随顺于世间，发言无过失。
以此行业故，常生天人中。
下生于人间，得二大人相，
眉间白毫光，柔软如兜罗，
毛孔无二生，一一皆右旋。
以此二相故，在家转轮王，
普王四天下，令人民增长。
若舍家学道，得成大法王，
教授诸天人，令正法增长。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口四十齿，齿白整密？如来于往昔无量劫中，恒修不两舌，弃舍两舌，远离两舌。从此闻已，不向彼说；从彼闻已，不向此说；彼此闻已，利益欢喜，乃为说之。以此业故，常受天乐。下生人间，得二大人相：一者，口四十齿；二者，齿白齐密。以此相故，若在家者，作转轮王，王四天下，无有盗贼，眷属清净，坚固无坏。若出家作佛，得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坚固受持如来法藏，不为四魔之所能破。”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如来过去世，修行不两舌，
不斗乱众生，善能和合众。
行业生天上，受诸天快乐。
下生于人间，得二大人相，
口有四十齿，齿白净齐密。
若获刹利种，在家王四地，

王有四兵众，坚固难沮坏，
刹利婆罗门，常不能动转。
若出家作佛，四部众亦尔，
当为诸天入，所恭敬尊重。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广长舌相，出梵音声如迦陵频伽声？佛于往昔作凡人时，不行粗语，弃舍粗语，远离粗语。恒修善语、柔软之语，能入其心，令其乐闻大慈悲语、不舍语、弘恩语，人所爱念。以此业故，勤积高广，常受天乐。下生人中，得二大人相：一者，广长舌出能覆面。二者，梵音柔软如迦陵频伽声，令人乐闻。以此相故，若在家者，作转轮王，王四天下，有所言说，一切人民皆悉乐闻，欢喜受持。若不乐在家，出家学道，得成为佛，若有所说，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人、非人等，皆悉顶受，欢喜奉行。”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佛于过去世，恒修行善语，
不瞋亦不恚，不斗乱粗语。
常修慈悲语，决定正柔软，
如是一味语，然后乃发言。
以此行业故，得舌广长相，
梵音清柔软，如迦陵鸟声。
以二大人相，在家转轮王，
若有所言说，人民皆受行。
出家得成佛，能转无上轮。
若所说妙法，天人阿修罗，
龙神夜叉等，闻者皆奉行。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师子颌？佛于过去世作凡人时，恒修不绮语，弃舍绮语，远离绮语。应时而语义语、法语、威仪语、常住语、有边语。以此业故，积功无量，常受天乐。下生人间，得大人相师子颌。以此相故，若在家者，作转轮王，王四天

下，一切人民无能伐者。若出家者，得成为佛，天、人、阿修罗、梵、魔、沙门、婆罗门、内外怨家无有能得伐如来者。”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我于过去世，恒修不绮语，
亦不自称誉，及以诸杂语。
断截无义语，常修应时语，
发言令喜乐，利益诸众生。
以此行业故，常受天人乐。
下生于人间，成就师子颌。
在家转轮王，威伏四天下，
以此大人相，现无有伐者。
出家得成佛，沙门梵魔王，
天人阿修罗，罗睺紧那罗，
内外诸怨家，无有能伐者。

“复次，毗舍佉！云何修行四牙齐密，白净光明？佛于往昔作凡人时，舍离恶活，正命自活，亦不行于斗秤欺诳，不以威势横取人物，以虚伪物欺诳于人，变形诳、爱诳、触诳、精进诳，如是一切欺诳之法，皆悉断灭。以此业故，积聚高广，命终生天，于天人中十处受乐。何谓为十？一者，天寿；二者，天妙色；三者，天乐；四者，天名闻；五者，天王；六者，天色；七者，天声；八者，天香；九者，天味；十者，天触，是名为十。受天乐已，下生人间，得大人相：一者，齿无大小；二者，牙色白净。以此相故，若在家者，作转轮圣王，王四天下，四部兵众、婆罗门众、刹利众、聚落城邑、大臣长者、妃后嫔女及诸千子，皆悉严净。若出家者，得成为佛，亦有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人、阿修罗、乾闥婆等，皆亦清静。”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我于过去世，舍离诸恶活，
以清静法利，修正命自活。

能除众生苦，令其得安乐。

以此行业故，受天十种乐，

常为诸天人所尊重赞叹。

娱乐快乐已，下生于人间，

积善之所感，得二大人相，

齿无有粗细，牙色光白净。

若获刹利种，在家转轮王，

四兵众围绕，清净无垢秽。

若出家作佛，常为诸四众，

比丘比丘尼，优婆塞婆夷，

天人阿修罗，龙神夜叉等，

清净无垢浊，悉恭敬围绕。

“毗舍佉！是名二十修行得三十二大人之相。以此相故，庄严如来微妙之身。复次，毗舍佉！佛身复有八十种好。云何名为八十种好？一者，指甲红赤；二者，指甲隆起；三者，指甲滑净；四者，指甲满足；五者，指团圆；六者，指纤直；七者，指间密；八者，指净洁；九者，手足肥腻；十者，手足里赤；十一者，手足平等；十二者，手足内满；十三者，掌文深现；十四者，掌文端直；十五者，掌文纤长；十六，手足润泽；十七，掌文不乱；十八，踝骨不现；十九，膝头圆满；二十，膝次第满足；二十一，行步齐正；二十二，师子王行；二十三，鹅王行；二十四，龙王行相；二十五，牛王行相；二十六，行不顾视；二十七，行步不乱；二十八，半身正直；二十九，佛身过人；三十，一切满足；三十一，佛身皆好；三十二，身体平正；三十三，身体满足；三十四，身体正直；三十五，身体滑泽；三十六，身次第大小；三十七，身体净洁；三十八，身体柔软；三十九，身体寂静；四十，身体紧细；四十一，身体紧密；四十二，身体端严；四十三，诸根方正；四十四，身色不黑；四十五，身体无廕；四十六，身毛净洁；四十七，腹相团圆；四十八，腹无横文；四

十九，身体明净，见诸色像；五十，脐深；五十一，脐孔团圆；五十二，脐文右旋；五十三，脐孔不凹；五十四，脐口不长；五十五，脐口不短；五十六，脐毛下连；五十七，得龙牙相；五十八，牙不过唇；五十九，四牙团圆；六十，四牙锋利；六十一，四牙纤长；六十二，四牙齐密；六十三，舌广柔软；六十四，舌色赤好；六十五，梵声深妙；六十六，象王声；六十七，迦陵频伽声；六十八，齿根肉满；六十九，鼻不下垂；七十，鼻高修长；七十一，鼻孔净洁；七十二，鼻修方广；七十三，目好广大，表里滑净；七十四，眼睛黑光；七十五，目睫次第；七十六，眉如半月，圆廓修长；七十七，眉毛黑泽，长短随次；七十八，眉毛纯色，滑净光明；七十九，耳普垂垂，内外俱净；八十，头发细软，右旋不乱，次第纤长，一切皆好。毗舍佉！是名如来随相之好，有八十种。”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长夜受持，一切禁戒，无量苦行，名大梵志。

三十二相，八十随好，瓔珞其身，天人中尊。

光明赫烈，照耀无极，青黄赤白，更相入间。

宛转旋起，遍满虚空，放大光明，照无量界。

中光照曜，三千世界，如来常光，照于一寻。

若放大光，日月隐蔽，犹如日出，众星不现。

若放中光，照于世界，日光如月，月色如星。

万行所感，得如是身，为诸众生，之所乐见，

欢喜瞻仰，无有厌足。

瑞应品第三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毗舍佉母欢喜踊跃，而白佛言：“世尊！菩萨处胎初生之时，有几奇特微妙之相现于世间？”

佛告毗舍佉：“菩萨生时，有十六种奇特瑞相。何谓十六种相？所谓菩萨舍兜率天身，忆念分明而处母胎，是为一未曾有奇特之法。菩萨舍天身已处胎之时，自然光明照于世间，世界中间

幽冥之处，日月星光所不能照，悉皆大明，其中众生各得相见，咸作是言：‘此中云何忽生众生，一切世间梵、魔、沙门、婆罗门，所有光明无能及者！’又复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诸须弥山震动不停，是为二未曾有奇特之法。菩萨处胎，有四天子执持威仪，四方侍卫守护菩萨及菩萨母，不令世间人、非人等之所恼害，是为三未曾有奇特之法。菩萨处胎，能令其母自然持戒，不杀、盗、淫、妄语、饮酒，是为四未曾有奇特之法。菩萨处胎，其母清静，无有欲心，外人见之亦不生染，是为五未曾有奇特之法。菩萨处胎，常令其母大得利养，色、香、味、触，自然而至，是为六未曾有奇特之法。菩萨处胎，母常安乐，无诸疾病、饥渴、寒热、疲极之患，菩萨亦然。菩萨胎中母常见之，譬如真摩尼毗琉璃宝，八楞清静，内外明彻，一切具足，以五色缕而以贯之，明眼之人执在手中，见珠八楞及五色缕，青、黄、赤、白，了了分明。菩萨处胎亦复如是，母见其身，头、目、手、足，一切身分，悉皆无有障碍，是为七未曾有奇特之法。毗舍佉！菩萨生七日已，其母命终生兜率天，受天快乐，是为八未曾有奇特之法。凡人受胎或九月日，或至十月而便产生，菩萨不尔，要满十月然后乃生，是为九未曾有奇特之法。世间女人临欲产时，身体苦痛，或坐或卧，不安其所，然后乃生。菩萨生时，其母安乐，无诸疾恼，欢喜游戏，举手立生，是为十未曾有奇特之法。菩萨出胎，天人承接，后为世人之所捧持，是为十一奇特之法。世人受已，有四天子捧接、敬受，置于母前，心大欢喜，俱发声言：‘善哉，夫人！生大威德勇健之子。’是为十二奇特之法。菩萨初生无有水血及以胎膜诸不净物，其身清静如摩尼珠，以加私国氈而以裹之，不相染著。何以故？彼此净故。菩萨初生亦复如是，清静无染如摩尼珠，其母鲜净亦如彼氈，是为十三奇特之法。菩萨生时，于虚空中自然而有二飞流水，一冷、二暖，浴菩萨身，是为十四奇特之法。菩萨生已北行七步，尔时空中，自然白伞覆菩萨身，行七步已，遍观十方，发师子

吼，唱如是言：‘一切世间，唯我为上，天人中尊，我为最大，从此生尽，无复后生！’是为十五奇特之法。菩萨生时，于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蠕动之类，皆大欢喜，是为十六奇特之法。毗舍佉！是名如来处胎初生有十六种奇特之法。”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兜率天命终，下生于人间，
处胎及初生，清净无所染。
十六种奇特，微妙未曾有，
胎中及生时，不与众生共。
生时无迷惑，名闻最第一，
现相非一种，佛生瑞如此。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毗舍佉母心大欢喜，更增上问：“世尊！菩萨生时，有几瑞相一时俱现？”

佛告毗舍佉：“菩萨生时，有三十二瑞相一时俱现。何谓三十二瑞？一者，三千大千世界地大震动，自然大明光照世界。二者，一切乐器自然音乐。三者，不鼓自鸣。四者，一切系缚自然解脱。五者，一切怨家生慈悲心。六者，一切疾病自然除愈。七者，生盲得眼，能见诸色。八者，生聋得耳，能闻音声。九者，生跛能行，随意游戏。十者，生狂得念，忆想分明。十一者，喑哑能言。十二者，乘船漂落，还得本处。十三者，地及虚空所有七宝，自然光明。十四者，众川万流，停住不行。十五者，一切飞鸟有翅之属，欢喜而住。十六者，风不动摇，一切寂然。十七者，一切众生相啖食者，皆生慈心。十八者，一切诸天还其宫殿，嬉笑快乐。十九者，阿鼻地狱，猛火自灭。二十者，饥得饱满。二十一者，一切饿鬼无有渴乏。二十二者，于四天下普兴大云，等注大雨。二十三者，月光明曜。二十四者，众星昼现。二十五者，日盛清明。二十六者，一切华树，即便生华。二十七者，一切果树，自然成果。二十八者，三千大千世界出大天香，无有臭秽。二十九者，菩萨生时，即行七步。三十者，虚空白伞，自然荫覆。三十

一者，行七步已，顾视十方。三十二者，作师子吼。毗舍佉！是名菩萨初生之时三十二法，一时俱现。”

毗舍佉母白佛言：“世尊！菩萨生时，以何因缘震动三千大千世界？”

佛告毗舍佉：“菩萨生时，地大震动者，菩萨现此生尽，无复烦恼。一切众生应得道者，烦恼将灭，是故地动。毗舍佉！菩萨生时，自然光明照世界者，菩萨为得三达智故。毗舍佉！菩萨生时，世间乐器自然鸣者，菩萨为得八三昧故。毗舍佉！菩萨生时，不鼓自鸣者，菩萨为欲击大法鼓故。毗舍佉！菩萨生时，一切系缚自然解脱者，菩萨为欲度脱一切众生老、病、死故。毗舍佉！菩萨生时，一切怨家生慈心者，菩萨为得四无量心故。毗舍佉！菩萨生时，疾病除愈者，菩萨为欲灭除一切烦恼病故。毗舍佉！菩萨生时，盲得眼者，菩萨为得圣智眼故。毗舍佉！菩萨生时，聋得耳者，菩萨为得圣天耳故。毗舍佉！菩萨生时，跛能行者，菩萨为得四神足力故。毗舍佉！菩萨生时，狂得念者，菩萨为得安那般那念故。毗舍佉！菩萨生时，哑能言者，菩萨为得通达如来所知法故。毗舍佉！菩萨生时，漂船还者，菩萨为得八直正道，开示众生故。毗舍佉！菩萨生时，地及虚空七宝光明者，菩萨为得四无碍智故。毗舍佉！菩萨生时，众川万流住不行者，菩萨为得烦恼四流已停住故。毗舍佉！菩萨生时，一切飞鸟欢喜住者，菩萨为破诸邪见故。毗舍佉！菩萨生时，风不动摇者，菩萨为得常乐灭尽三昧故。毗舍佉！菩萨生时，众生相啖生慈心者，菩萨为得四部眷属，尊卑、贵贱得和合故。毗舍佉！菩萨生时，诸天还宫喜笑住者，菩萨成佛时，诸善男子及善女人出家学道，得阿罗汉，所作已办，断绝三界生死之源，弃舍重担，无欲无求，常乐静处，熙怡喜笑，各相谓言：‘我等今者，已得度脱生、老、病、死，更不受胎，处于生死，清净无染，犹如水滴在莲荷上，无所染著。’毗舍佉！菩萨生时，阿鼻地狱猛火灭者，菩萨为欲灭

除众生三毒烦恼炽然火故。毗舍佉！菩萨生时，饥得饱满者，菩萨为得身念三昧故。毗舍佉！菩萨生时，饿鬼渴乏无渴乏者，菩萨为得解脱水故。毗舍佉！菩萨生时，大云注雨者，菩萨为欲雨大法雨，普润众生故。毗舍佉！菩萨生时，月光曜者，菩萨成佛时，为诸众生欢喜瞻仰故。毗舍佉！菩萨生时，众星昼现者，菩萨成佛时，为令声闻弟子现于世间故。毗舍佉！菩萨生时，日光赫烈者，菩萨为得六通大声闻故。毗舍佉！菩萨生时，华树生华者，菩萨为令声闻弟子得解脱华故。毗舍佉！菩萨生时，果树生果者，菩萨为令声闻弟子得四沙门果故。毗舍佉！菩萨生时，大千世界出天香者，菩萨为得如来戒香，遍满世间故。毗舍佉！菩萨生时，蹈地七步者，菩萨为得七菩提道故。毗舍佉！菩萨行时，白伞荫覆者，菩萨为得涅槃荫故。毗舍佉！菩萨行已，示东方者，为诸众生作导首故。毗舍佉！示南方者，为诸众生作良福田故。毗舍佉！示西方者，我生已尽是最后身故。毗舍佉！示北方者，于一切众生，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毗舍佉！示下方者，为欲破魔兵众，令其退散故。毗舍佉！示上方者，为诸天、人之所归依故。毗舍佉！作师子吼者，于天、人中最尊最上，一切众生无能及者故。”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世间之导首，无上大圣尊，
生时现瑞相，众生良福田。
轮转三界中，此为最后生，
于世间智慧，如来最第一。
破魔兵众已，应供大名闻，
世间未曾有，天人所归依。
世尊初生时，三十二瑞应，
微妙奇特相，悉皆一时现。
菩萨从胎出，地六种震动，
自然大光明，遍照于十方。

令众生毛竖，各各相谓言，
愿速得成佛，当雨大法雨。
洗除烦恼垢，令我得解脱，
是故我今者，归命无上尊。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告毗舍佉：“诸佛如来不可思议，佛所说
法不可思议，诸善男子及善女人信佛所说亦不可思议，所得果报
亦不可思议。譬如大雨，润泽一切人、非人等，皆得充足，及诸草
木亦得生长。如来法雨亦复如是，普润一切无量众生。应得度
者，闻此法已皆得道果。若于人天受果报者，随其所愿皆悉得
之。是故汝今应当专心受持此法，于未来世，令诸四辈皆得
修行。”

说是法时，六万天人得法眼净，余诸天、龙、阿修罗、乾闥婆、
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皆悉奉行。毗舍佉母得
法眼净，所将眷属千五百人，于佛法僧，得坚固信，无有退转，皆
大欢喜，作礼而去。

四十二章经抄

随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引“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

佛言：“辞亲出家为道，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常行二百五十戒，为四真道行，进志清净，成阿罗汉。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住寿命，动天地。次为阿那含。阿那含者，寿终魂灵上十九天，于彼得阿罗汉。次为斯陀含。斯陀含者，一上一还，即得阿罗汉。次为须陀洹。须陀洹者，七死七生，便得阿罗汉。爱欲断者，譬如四支断，不复用之。”

佛言：“剃除须发而为沙门受道法者，去世资财，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不再矣！使人愚弊者，爱与欲也。”

佛言：“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何等为十？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杀、盗、淫；口四者：两舌、恶骂、妄言、绮语；意三者：嫉、恚、痴。不信三尊，以邪为真。优婆塞行五事不懈退，至十事，必得道也。”

佛言：“人有众过而不自悔，顿止其心，罪来归身，犹水归海，自成深广矣！有恶知非，改过得善，罪日消灭，后会得道也。”

佛言：“人愚，以吾为不善，吾以四等慈护济之。重以恶来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气常在此也！害气重殃反在于彼。有人闻佛道，守大仁慈，以恶来、以善往，故来骂佛，佛嘿然不答，愍之痴冥狂愚使然。骂止，问曰：‘子以礼从人，其人不纳，实礼如子乎？’对曰：‘持归。’‘今子骂我，我今不纳，子自持归，祸子身矣！犹响应声，影之追形，终无免离，慎为恶也！’”

佛言：“恶人害贤者，犹仰天而唾，唾不污天，还污己身；逆风

玢人，尘不污彼，还玢于身。贤者不可毁，祸必灭己也。”

佛言：“夫人为道，务博爱，博哀施，德莫大施。守志奉道，其福甚大。睹人施道，助之欢喜，亦得福报。”质曰：“彼福不当减乎？”佛言：“犹若炬火，数千百人各以炬来，取其火去熟食、除冥，彼火如故，福亦如之。”

佛言：“饭凡人百，不如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饭持五戒者一人；饭持五戒者万人，不如饭一须陀洹；饭须陀洹百万，不如饭一斯陀含；饭斯陀含千万，不如饭一阿那含；饭阿那含一亿，不如饭一阿罗汉；饭阿罗汉十亿，不如饭辟支佛一人；饭辟支佛百亿，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亲；教千亿，不如饭一佛。学愿求佛，欲济众生也！饭善人，福最深重。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亲，二亲最神也。”

佛言：“天下有五难：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制命不死难，得睹佛经难，生值佛世难。”有沙门问佛：“以何缘得道，奈何知宿命？”佛言：“道无形相，知之无益，要当守志行。譬如磨镜，垢去明存，即自见形。断欲守空，即见道真知宿命矣。”

佛言：“何者为善？惟行道善。何者最大？志与道合大。何者多力？忍辱最健，忍者无怨，必为人尊。何者最明？心垢除，恶行灭，内清净无瑕，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未尝不见，得无不知，无不见，无不闻，得一切智，可谓明乎！”

佛言：“人怀爱欲不见道，譬如浊水以五彩投其中，致力搅之，众人共临水上，无能睹其影者。爱欲交错，心中为浊，故不见道。水澄秽除，清净无垢，即自见形。猛火著釜下，中水踊跃，以布覆上，众人照临，亦无睹其影者。心中本有三毒涌沸在内，五盖覆外，终不见道。要心垢尽，乃知魂灵所从来，生死所趣向，诸佛国土、道德所在耳！”

佛言：“夫为道者，譬如持炬火入冥室中，其冥即灭而明犹在。学道见谛，愚痴都灭，得无不见。”

佛言：“吾何念？念道。吾何行？行道。吾何言？言道。吾念谛道，不忽须臾也。”

佛言：“睹天地，念非常；睹山川，念非常；睹万物形体丰炽，念非常。执心如此，得道疾矣！”

佛言：“一日行，常念道行道，遂得信根，其福无量。”

佛言：“熟自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为无吾我者，寄生亦不久，其事如幻耳！”

佛言：“人随情欲，求华名。譬如烧香，众人闻其香，然香以熏自烧。愚者贪流俗之名誉，不守道真，华名危己之祸，其悔在后时。”

佛言：“财色之于人，譬如小儿贪刀刃之蜜甜，不足一食之美，然有截舌之患也！”

佛言：“人系于妻子、宝宅之患，甚于牢狱、桎梏郎当。牢狱有原赦，妻子情欲虽有虎口之患，己犹甘心投焉，其罪无赦。”

佛言：“爱欲莫甚于色，色之为欲，其大无外。赖有一矣，假其二，普天之民无能为道者。”

佛言：“爱欲之于人，犹执炬火逆风而行，愚者不释炬，必有烧手之患。贪淫、恚怒、愚痴之毒，处在人身，不早以道除斯祸者，必有危殃，犹愚贪执炬，自烧其手也。”

天神献玉女于佛，欲以试佛意，观佛道。佛言：“革囊众秽，尔来何为？以可诳俗，难动六通。去！吾不用尔！”天神愈敬佛，因问道意。佛为解释，即得须陀洹。

佛言：“夫为道者，犹木在水，寻流而行。不左触岸，亦不右触岸，不为人所取，不为鬼神所遮，不为洄流所住，亦不腐败，吾保其入海矣。人为道，不为情欲所惑，不为众邪所诳，精进无疑，吾保其得道矣。”

佛告沙门：“慎无信汝意，意终不可信。慎勿与色会，色会即祸生。得阿罗汉道，乃可信汝意耳。”

佛告诸沙门：“慎无视女人，若见无视。慎无与言，若与言者，敕心正行。”曰：“吾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华，不为泥所污。老者以为母，长者以为姊，少者为如妹，幼者如子。敬之以礼，意殊当谛。惟观自头至足自视内，彼身何有？唯盛恶露，诸不净种，以释其意矣。”

佛言：“人为道去情欲，当如草见火，火来已却。道人见爱欲，必当远之。”

佛言：“人有患淫情不止，踞斧刃上以自除其阴。佛谓之曰：‘若断阴不如断心，心为功曹，若止功曹，从者都息。邪心不止，断阴何益？斯须即死。’佛言：‘世俗倒见，如斯痴人。’”

有淫童女与彼男誓，至期不来，而自悔曰：“欲吾知尔本，意以思想生，吾不思想尔，即尔而不生。”佛行道闻之，谓沙门曰：“记之！此迦叶佛偈，流在俗间。”

佛言：“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畏。无爱即无忧，不忧即无畏。”

佛言：“人为道，譬如一人与万人战。被铠操兵，出门欲战，意怯胆小乃至退走，或半道还，或格斗而死，或得大胜还国高迁。夫人能牢持其心，精锐进行，不惑于流俗、狂愚之言者，欲灭恶尽，必得道矣。”

有沙门夜诵经甚悲，意有悔疑，欲生思归。佛呼沙门问之：“汝处于家，将何修为？”对曰：“恒弹琴。”佛言：“弦缓何如？”曰：“不鸣矣！”“弦急何如？”曰：“声绝矣！”“急缓得中何如？”曰：“诸音普矣！”佛告沙门：“学道犹然，执心调适，道可得矣。”

佛言：“夫人为道，犹所锻铁，渐深弃去垢，成器必好。学道以渐深去心垢，精进就道。暴即身疲，身疲即意恼，意恼即行退，行退即修罪。”

佛言：“人为道亦苦，不为道亦苦。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自病至死，其苦无量。心恼积罪，生死不息，其苦难说。”

佛言：“夫人离三恶道，得为人难；既得为人，去女即男难；既得为男，六情完具难；六情已具，生中国难；既处中国，值奉佛道难；既奉佛道，值有道之君难；既值有道之君，生菩萨家难；既生菩萨家，以心信三尊值佛世难。”

佛问诸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在数日间。”佛言：“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在饭食间。”佛言：“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呼吸之间。”佛言：“善哉！子可谓为道者矣！”

佛言：“弟子去离吾数千里，意念吾戒必得道；在吾左侧意在邪，终不得道。其实在行，近而不行，何益万分耶？”

佛言：“人为道，犹如食蜜，中边皆甜。吾经亦尔，其义皆快，行者得道矣！”

佛言：“人为道，能拔爱欲之根，譬如摘悬珠，一一摘之，会有尽时，恶尽得道也。”

佛言：“诸沙门行道，当如牛负行深泥中，疲极不敢左右顾，趣欲离泥以自苏息。沙门视情欲甚于彼泥，直心念道，可免众苦。”

佛言：“吾视王侯之位如过客，视金玉之宝如砾石，视麀素之好如敝帛。”

此本据宋刻校刊，故与坊间所行者文句歧异，读者勿疑。

读章断论

叙

法海难言，汪洋渊懿。学者尝以易解文字嘱请抉择，而苦无专籍。因思方便，于诸经论节取杂集，期不背乎《般若》、《瑜伽》，以应其求。凡十五章，名之曰《经论断章读》。《左传》赋诗断章，予取所求，盖斯意也。

舍生死身而取法身，犹儒者义利之辨，入德之门，如是读《维摩》之《方便》、《密严》之《胎藏生》二品。

如何能舍生死身，以解空法故，如是读《智论·十喻》。不能倏然与空相应，方便先观无常，数息以定心，不净以入境。龙树称法中甘露门也，如是读《般若·念住品》。定根于戒而成于慧，最初三皈，念佛、法、僧；三学之戒，念戒、舍、天；定，念息、死；如是读《智论·八念》。

三学之慧，般若真谛，瑜伽俗谛，如是读《大般若·空性品》、《智论·般若波罗蜜》、《瑜伽·胜义伽他》。

实相为无上菩提，方便为一切种智，佛之知见，方便为究竟，如是读《法华·方便品》。一乘绝唱，在不舍离一切众生，一百四十一“当愿众生”，信行位也；观察身语意业，佛法僧戒皆不可得，而勤修十智，住位行也，皆地前行也，如是读《华严·净行品》、《梵行品》。

地上菩萨，自在无碍行，如是读《华严·十忍品》。佛前佛后，皆本一行，如是读《华严·普贤行愿品》。

学佛所在，在决定死心，如是读《金光明》舍身饲虎故事。学佛所忌，忌决定死法，如是读《大涅槃》阿闍世王故事。探骊取珠，扫贼殄渠，何骇怪之有，何不可思议之有！？

民国二十八年四月欧阳渐叙于江津支那内学院蜀院

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

尔时，毗耶离大城中，有长者名维摩诘，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深植善本，得无生忍，辩才无碍。游戏神通，逮诸总持，获无所畏，降魔劳怨，入法深门。善于智度，通达方便，大愿成就，明了众生心之所趣，又能分别诸根利钝。久于佛道，心已纯淑。决定大乘，诸有所作，能善思量。住佛威仪，心大如海。诸佛咨嗟，弟子释、梵、世主所敬。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毗耶离。资财无量，摄诸贫民；奉戒清净，摄诸毁禁；以忍调行，摄诸恚怒；以大精进，摄诸懈怠；一心禅寂，摄诸乱意；以决定慧，摄诸无智。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眷属，常乐远离；虽服宝饰，而以相好严身；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若至博弈戏处，辄以度人；受诸异道，不毁正信；虽明世典，常乐佛法；一切见敬，为供养中最。执持正法，摄诸长幼。一切治生诸偶，虽获俗利，不以喜悦。游诸四衢，饶益众生。入治政法，救护一切；入讲论处，导以大乘；入诸学堂，诱开童蒙；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若在长者，长者中尊，为说胜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断其贪著；若在刹利，刹利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罗门，婆罗门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内官，内官中尊，化正宫女；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兴福力；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诲以胜慧；若在帝释，帝释中尊，示现无常；若在护世，护世中尊，护诸众生。

长者维摩诘，以如是等无量方便，饶益众生。其以方便，现身有疾，以其疾故，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等，及诸王子，并余官属，无数千人，皆往问疾。其往者，维摩诘因以身疾，广为说法：“诸仁者！是身无常、无强、无力、无坚，速朽之法，不可信

也。为苦为恼，众病所集。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焰，从渴爱生；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坚；是身如幻，从颠倒起；是身如梦，为虚妄见；是身如影，从业缘现；是身如响，属诸因缘；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是身如电，念念不住。是身无主为如地，是身无我为如火，是身无寿为如风，是身无人为如水。是身不实，四大为家；是身为空，离我、我所；是身无知，如草木瓦砾；是身无作，风力所转。是身不净，秽恶充满；是身为虚伪，虽假以澡浴衣食，必归磨灭；是身为灾，百一病恼；是身如邱井，为老所逼；是身无定，为要当死；是身如毒蛇、如怨贼、如空聚，阴界诸入，所共合成。诸仁者！此可患厌，当乐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从无量功德智慧生，从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生，从慈悲喜舍生，从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进、禅定解脱三昧、多闻智慧诸波罗蜜生，从方便生，从六通生，从三明生，从三十七道品生，从止观生，从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生，从断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从真实生，从不放逸生，从如是无量清净法，生如来身。诸仁者！欲得佛身、断一切众生病者，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是长者维摩诘为诸问病者如应说法，令无数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密严经·胎藏生品

尔时金刚藏菩萨摩诃萨，复告螺髻梵：天主应当知，一切有情身，九物以为性，有为相迁动，能造所造俱。精血共和合，增长于不净，为无量诸业之所常覆缠。如毒树所生，扶疏而蓊郁，贪瞋等烦恼，增长亦如是。九月或十月，生于满足时，既从胎藏出，颠危受诸苦。天主应当知，此诸有情类，皆由业力故，驱驰运动生。或自人中来，或以傍生趣，非天与罗刹，龙及于诸鬼。或以

持明族，天趣之胜身，或于瑜祇中，退失三摩地。轮王之贵族，而来生此中，如是既生已，诸根遂增长。随亲近宿习，复造于诸业，由斯业力故，轮回诸趣中。若有诸智者，闻法得觉悟，离文字分别，入三解脱门，得证真实理，清静之殊胜，上上最清静，即住于密严，能遍俱胝刹，随宜而应现。天主如是生，永脱诸险趣，是名为丈夫，亦名为智者，亦名天中天，佛子众围绕。天主应当知，胎藏身虚伪，非从自性生，非从痴爱业。以皆因相有，了达灭无余，亦离于分别，及以于文字。能如斯观者，即往密严场。若诸修定人，住定攀缘境，即便为声色，诳惑生取著，不能得坚固，亦名散动心。以斯邪定缚，流转生三界。若有胜瑜祇，善住三摩地，远离能所取，寂然心不生，是名真实修，无相观行者。欲生密严土，常应如是观。

《大智度论》十喻

解了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响、如犍闼婆城、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化。

（无明）是十喻，为解空法故。

问曰：若一切诸法空如幻，何以故诸法有可见、可闻、可嗅、可尝、可触、可识者？若实无所有，不应有可见乃至可识。复次，若无而妄见者，何以不见声、闻色？若皆一等空无所有，何以有可见、不可见者？如一指第一甲无，第二甲亦无，何以不见第二甲，独见第一甲？以是故，知第一甲实有，故可见；第二甲实无，故不可见？

答曰：诸法相虽空，亦有分别可见、不可见。譬如幻化象、马及种种诸物，虽知无实，然色可见、声可闻，与六情相对，不相错乱。诸法亦如是，虽空而可见、可闻，不相错乱。如《德女经》说：“德女白佛言：‘世尊！如无明内有不？’佛言：‘不。’‘外有不？’佛

言：‘不。’‘内外有不?’佛言：‘不。’‘世尊！是无明从先世来不?’佛言：‘不。’‘从此世至后世不?’佛言：‘不。’‘是无明有生者灭者不?’佛言：‘不。’‘有一法定实性，是名无明不?’佛言：‘不。’尔时，德女复白佛言：‘若无明无内、无外，亦无内外，不从先世至今世，今世至后世，亦无真实性者，云何从无明缘行乃至众苦集?世尊！譬如有树，若无根者，云何得生茎节、枝叶、花果?’佛言：‘诸法相虽空，凡夫无闻无智故，而于中生种种烦恼，烦恼因缘作身、口、意业，业因缘作后身，身因缘受苦、受乐。是中无有实作烦恼，亦无身、口、意业，亦无有受苦乐者。譬如幻师，幻作种种事，于汝意云何?是幻所作内有不?’答言：‘不。’‘外有不?’答言：‘不。’‘内外有不?’答言：‘不。’‘从先世至今世，今世至后世不?’答言：‘不。’‘幻所作有生者、灭者不?’答言：‘不。’‘实有一法是幻所作不?’答言：‘不!’佛言：‘汝颇见、颇闻幻所作妓乐不?’答言：‘我亦闻、亦见。’佛问德女：‘若幻空，欺诳无实，云何从幻能作妓乐?’德女白佛言：‘世尊，是幻相法尔，虽无根本而可闻见。’佛言：‘无明亦如是，虽不内有、不外有、不内外有，不先世至今世、今世至后世，亦无实性，无有生者、灭者，而无明因缘诸行生，乃至众苦集。如幻息，幻所作息。无明亦尔，无明尽，行亦尽，乃至众苦集皆尽。’”复次，是幻譬喻示众生，一切有为法空不坚固。如说：一切诸行如幻，欺诳小儿，属因缘，不自在，不久住。是故说诸菩萨知诸法如幻。

(男女)如焰者，焰以日光风动尘故，旷野中如野马，无智人初见，谓为水。男相、女相亦如是，结使烦恼日光诸行尘，邪忆念风，生死旷野中转，无智慧者谓为一相，为男、为女，是名如焰。复次，若远见焰，想为水，近则无水相。无智人亦如是，若远圣法，不知无我，不知诸法空，于阴、界、人性空法中，生人相、男相、女相；近圣法，则知诸法实相，是时虚诳种种妄想尽除。以是故，说诸菩萨知诸法如焰。

如水中月者，月在虚空中，影现于水。实法相月，在如法性实际虚空中，凡人心水中，有我、我所相现。以是故，名如水中月。复次，如小儿见水中月，欢喜欲取，大人见之则笑。无智人亦如是，身见故，见有吾我；无实智故，见种种法，见已欢喜，欲取诸相；男相、女相等，诸得道圣人笑之。如偈说：

如水中月焰中水，梦中得财死求生。

有人于此实欲得，是人痴惑圣所笑。

复次，譬如静水中见月影，扰水则不见。无明心静水中，见吾我憍慢诸结使影，实智慧杖扰心水，则不见吾我等诸结使影。以是故，说诸菩萨知诸法如水中月。

如虚空者，但有名而无实法。虚空非可见法，远视故，眼光转见缥色。诸法亦如是，空无所有，人远无漏实智慧故，弃实相，见彼我、男女、屋舍、城郭等种种杂物心著。如小儿仰视青天，谓有实色，有人飞上极远而无所见，以远视故，谓为青色。诸法亦如是，以是故，说如虚空。复次，如虚空性常清净，人谓阴瞋为不净。诸法亦如是，性常清净，淫欲、瞋恚等瞋故，人谓为不净。如偈说：

如夏月天雷电雨，阴云覆瞋不清净。

凡夫无智亦如是，种种烦恼常覆心。

如冬天日时一出，常为昏气雪阴瞋。

虽得初果第二道，犹为欲染之所蔽。

若如春天日欲出，时为阴雨所覆瞋。

虽离欲染第三果，余残痴慢犹覆心。

若如秋日无云瞋，亦如大海水清净。

所作已办无漏心，罗汉如是得清净。

复次，虚空无初、无中、无后，诸法亦如是。复次，如摩诃衍中，佛语须菩提：“虚空无前世，亦无中世，亦无后世，诸法亦如是。”彼经，此中应广说。是故说诸法如虚空。

问曰：虚空实有法，何以故？若虚空无实法，若举若下、若来若往、若屈若伸、若出若入等，有所作应无有，以无动处故。

答曰：若虚空法实有，虚空应有住处。何以故？无住处则无法。若虚空在孔中住，是为虚空在虚空中住，以是故，不应孔中住；若在实中住，是实非空，则不得住，无所受故。复次，汝言住处是虚空，如石壁实中无有住处，若无住处则无虚空，以虚空无住处，故无虚空。复次，无相故无虚空。诸法各各有相，相有故知有法，如地坚相、水湿相、火热相、风动相、识识相、慧解相、世间生死相、涅槃永灭相。是虚空无相，故无。

问曰：虚空有相，汝不知故言无，无色处是虚空相。

答曰：不尔！无色是名破色，更无异法，如灯灭。以是故，无有虚空相。复次，是虚空法无，何以故？汝因色故，以无色处是虚空相。若尔者，色未生时，则无虚空相。复次，汝谓色是无常法，虚空是有常法；色未有时，应先有虚空法，以有常故。若色未有，则无无色处；若无无色处，则无虚空相；若无相，则无法，以是故，虚空但有名而无实。诸法亦如是，但有假名而无实，以是故，诸菩萨知诸法如虚空。

（语言）如响者，若深山狭谷中，若深绝涧中，若空大舍中，若语声，若打声，从声有声，名为响。无智人谓为有人语声，智者心念是声无人作，但以声触故名为响。响事空，能诳耳根。如人欲语时，口中风名忧陀那，还入至脐，触脐响出，响出时触七处退，是名语言。如偈说：

风名忧陀那，触脐而上去，
是风七处触，项及断齿唇，
舌咽及以胸，是中语言生。
愚人不解此，惑著起瞋痴。
中人有智慧，不瞋亦不著，
亦复不愚痴，但随诸法相。

曲直及屈伸，去来现语言，
都无有作者。是事是幻耶？
为机关木人？为是梦中事？
我为热气闷，有是为无是？
是事谁能知？是骨人筋缠，
能作言语声，如熔金投水。

以是故，言诸菩萨知诸法如响。

(阴亦人中我法)如犍闼婆城者，日初出时，见城门、楼橹、宫殿，行人出入，日转高转灭，此城但可眼见而无有实，是名犍闼婆城。有人初不见犍闼婆城，晨朝东向见之，意谓实乐，疾行趣之，转近转失，日高转灭；饥渴闷极，见热气如野马，谓之有水，疾走趣之，转近转灭；疲极困厄，至穷山狭谷中，大唤啼哭，闻有响应，谓有居民，求之疲极而无所见。思惟自悟，渴愿心息。无智人亦如是，空众、界、入中，见吾我及诸法，淫瞋心著，四方狂走，求乐自满，颠倒欺诳，穷极懊恼。若以智慧知无我、无实法者，是时颠倒愿息。复次，犍闼婆城非城，人心想为城；凡夫亦如是，非身想为身，非心想为心。

问曰：一事可知，何以多喻？

答曰：我先已答，是摩诃衍如大海水，一切法尽摄。摩诃衍多因缘故，多譬喻无咎。复次，是菩萨甚深利智故，种种法门、种种因缘、种种喻，坏诸法，为人解故，应多引喻。复次，一切声闻法中，无犍闼婆城喻，有种种余无常喻：色如聚沫，受如泡，想如野马，行如芭蕉，识如幻，及《幻网经》中空譬喻。以是犍闼婆城喻异故，此中说。

问曰：声闻法中以城喻身，此中何以说犍闼婆城喻？

答曰：声闻法中，城喻众缘实有，但城是假名；犍闼婆城众缘亦无，如旋火轮，但惑人目。声闻法中为破吾我故，以城为喻；此中菩萨利根，深入诸法空中故，以犍闼婆城为喻。以是故，说如

犍闼婆城。

(结使)如梦者,如梦中无实事,谓之有实,觉已知无而还自笑;人亦如是,诸结使眠中,实无而著,得道觉时,乃知无实,亦复自笑,以是故言如梦。复次,梦者眠力故,无法而见;人亦如是,无明眠力故,种种无而见有,所谓我、我所、男女等。复次,梦中无喜事而喜,无瞋事而瞋,无怖事而怖;三界众生亦如是,无明眠故,不应瞋而瞋,不应喜而喜,不应怖而怖。复次,梦有五种:若身中不调,若热气多,则多梦见火,见黄、见赤;若冷气多,则多见水、见白;若风气多,则多见飞、见黑;又复所闻见事多,思惟念故,则梦见;或天与梦,欲令如未来事故。是五种梦,皆无实事而妄见。人亦如是,五道中众生,身见力因缘故,见四种我:色阴是我,色是我所,我中色,色中我。如色、受、想、行、识亦如是:四五二十,得道实智慧觉已,知无实。

问曰:不应言梦无实。何以故?识心得因缘便生;梦中识有种种缘,若无此缘,云何生识?

答曰:无也,不应见而见,梦中见人头有角,或梦见身飞虚空,人实无角,身亦不飞,是故无实。

问曰:实有人头,余处亦实有角,以心惑故,见人头有角。实有虚空,亦实有飞者,以心惑故,自见身飞,非无实也。

答曰:虽实有人头,虽实有角,但人头生角者,是妄见。

问曰:世界广大,先世因缘,种种不同;或有余国,人头生角,或一手一足,有一尺人,有九尺人。人有角,何所怪?答曰:若余国人,有角可尔,但梦见此国所识人有角,则不可得。复次,若人梦见虚空边、方边、时边,是事云何有实?何处无虚空、无方、无时?以是故,梦中无而见有。汝先言无缘云何生识?虽无五尘缘,自思惟念力转故,法缘生。若人言有二头,因语生想,梦中无而见有,亦复如是。诸法亦尔,诸法虽无而可见、可闻、可知。如偈说:

如梦如幻，如犍闼婆；
一切诸法，亦复如是。

以是故，说诸菩萨知诸法如梦。

(世未相)如影者，影但可见而不可捉；诸法亦如是，眼情等见闻觉知，实不可得。如偈说：

是实智慧，四边叵捉；
如大火聚，亦不可触；
法不可受，亦不应受。

复次，如影映光则现，不映则无；诸结烦恼遮正见光，则有我相、法相影。复次，如影，人去则去，人动则动，人住则住。善恶业影亦如是，后世去时亦去，今世住时亦住，报不断故，罪福熟时则出。如偈说：

空中亦逐去，山石中亦逐，
地底亦随去，海水中亦入。
处处常随逐，业影不相离。

以是故，说诸法如影。复次，如影空无，求实不可得；一切法亦如是，空无有实。

问曰：影空无有实，是事不然。何以故？《阿毗昙》说：云何名色入？青、黄、赤、白、黑、缥、紫、光、明、影等，及身业三种作色，是名可见色入。汝云何言无？复次，实有影，有因缘故。因为树，缘为明，是二事合有影生，云何言无？若无影，余法因缘有者，亦皆应无。复次，是影色，可见长短、大小、粗细、曲直，形动影亦动，是事皆可见，以是故应有。

答曰：影实空无，汝言《阿毗昙》中说者，是释阿毗昙义人所作，说一种法门，人不体其意，执以为实。如《毗婆沙》中说：微尘至细，不可破，不可烧，是则常有。复有三世中法，未来中出至现在，从现在入过去，无所失，是则为常。又言诸有为法，新新生灭不住。若尔者，是则为断灭相。何以故？先有今无故。如是等

种种异说，违背佛语，不可以此为证。影今异于色法，色法生必有香、味、触等，影则不尔，是为非有。如瓶二根知眼根、身根；影若有，亦应二根知而无是事。以是故，影非有实物，但是诳眼法。如捉火槽，疾转成轮，非实。若影是有物，应可破、可灭；若形不灭，影终不坏，以是故空。复次，影属形，不自在故空，虽空而心生眼见。以是故，说诸法如影。

(诸法因缘生相)如镜中像者，如镜中像非镜作，非面作，非执镜者作，亦非自然作，亦非无因缘。何以非镜作？若面未到，镜则无像，以是故非镜作。何以非面作？无镜则无像。何以非执镜者作？无镜、无面则无像。何以非自然作？若未有镜，未有面，则无像；像待镜、待面然后有。以是故非自然作。何以非无因缘？若无因缘应常有；若常有，若除镜、除面，亦应自出，以是故非无因缘。诸法亦如是，非自作，非彼作，非共作，非无因缘。云何非自作？我不可得故，一切因生法不自在故，诸法属因缘故，是以非自作。亦非他作者，自无故他亦无，若他作则失罪福力。他作有二种：若善、若不善。若善，应与一切乐；若不善，应与一切苦；若苦、乐杂，以何因缘故与乐，以何因缘故与苦？若共，有二过故：自过、他过。若无因缘生苦乐，人应常乐，离一切苦；若无因缘，人不应作乐因、除苦因。一切诸法必有因缘，愚痴故不知。譬如人从木求火，从地求水，从扇求风，如是等种种各有因缘。是苦乐，和合因缘生：先世业因，今世若好行、若邪行缘，从是得苦乐。是苦乐种种因缘，以实求之，无人作，无人受，空五众作，空五众受。无智人得乐，淫心爱著，得苦生瞋恚。是乐灭时，更欲求得。如小儿见镜中像，心乐爱著，失已破镜求索，智人笑之。失乐更求，亦复如是，亦为得道圣人所笑。以是故，说诸法如镜中像。复次，如镜像实空，不生不灭，诳惑人眼；一切诸法亦复如是，空不实，不生不灭，诳惑凡夫人眼。

问曰：镜中像从因缘生，有面、有镜、有持镜人、有明，是事和

合故像生。因是像生忧喜，亦作因，亦作果，云何言实空，不生不灭？

答曰：从因缘生，不自在故空。若法实有，是不应从因缘生。何以故？若因缘中先有，因缘无所用；若因缘中先无，因缘亦无所用。譬如乳中若先有酪，是乳非酪因，酪先有故；若先无酪，如水中无酪，是乳亦非因；若无因而有酪者，水中何以不生酪？若乳是酪因缘，乳亦不自在，亦从因缘生；乳从牛有，牛从水草有，如是无边，皆有因缘。以是故因缘中果，不得言有，不得言无，不得言有无，不得言非有、非无。诸法从因缘生，无自性，如镜像。如偈说：

若法因缘生，是法性实空；

若此法不空，不从因缘有。

譬如镜中像，非镜亦非面，

亦非持镜人，非自非无因。

非有亦非无，亦复非有无，

此语亦不受，如是名中道。

以是故，说诸法如镜中像。

(生住)如化者，十四变化心：初禅二：欲界、初禅；二禅三：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五：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是十四变化心，作八种变化：一者，能作小乃至微尘。二者，能作大乃至满虚空。三者，能作轻乃至如鸿毛。四者，能作自在，能以大为小、以长为短，如是种种。五者，能有主力（有大力人无所下，故言有主力）。六者，能远到。七者，能动地。八者，随意所欲尽能得：一身能作多、多身能作一；石壁皆过，履水蹈虚，手扞日月；能转四大：地作水，水作地，火作风，风作火，石作金，金作石。是变化复有四种：欲界药物、宝物、幻术，能变化诸物；诸神通人力故，能变化诸物；天龙鬼神辈得生报力故，能变化诸物；色界生报，修定力故，能变化诸物。如化人

无生、老、病、死，无苦、无乐，亦异于人生，以是故空无实。一切诸法亦如是，皆无生、住、灭，以是故，说诸法如化。

复次，化主无定物，但以心生，便有所作，皆无有实；人身亦如是，本无所因，但从先世心，生今世身，皆无有实。以是故，说诸法如化。如变化心灭则化灭；诸法亦如是，因缘灭果亦灭，不自在。如化事虽实空，能令众生生忧苦、瞋恚、喜乐、痴惑；诸法亦如是，虽空无实，能令众生起欢喜、瞋恚、忧怖等。以是故，说诸法如化。

复次，如变化生法，无初、无中、无后，诸法亦如是。如变化，生时无所从来，灭亦无所去，诸法亦如是。

复次，如变化相，清净如虚空，无所染著，不为罪福所污；诸法亦如是，如法性、如如，如真际，自然常净。譬如阎浮提四大河，一河有五百小河属，是水种种不净，入大海水中皆清净。

问曰：不应言变化事空。何以故？变化心亦从修定得，从此心作种种变化，若人、若法，是化有因、有果，云何空？

答曰：如影中已答，今当更答：此因缘虽有，变化果空。如口言无所有，虽心生口言，不可以心口有故，所言无所有便是有；若言有第二头、第三手，虽从心口生，不可言有头、有手。如佛说：观无生，从有生得脱；依无为，从有为得脱。虽观无生法无，而可作因缘，无为亦尔，变化虽空，亦能生心因缘。譬如幻、焰等九譬喻虽无，能生种种心。

复次，化事于六因、四缘中求不可得，是中六因、四缘不相应故空。

复次，空不以不见为空，以其无实用故言空。以是故，言诸法如化。

问曰：若诸法十譬喻皆空无异者，何以但以十事为喻，不以山河、石壁等为喻？

答曰：诸法虽空而有分别，有难解空，有易解空，今以易解空

喻难解空。复次，诸法有二种：有心著处，有心不著处，以心不著处解心著处。

问曰：此十譬喻，何以是心不著处？

答曰：是十事不久住，易生、易灭，以是故，是心不著处。复次，有人知十喻，诳惑耳目法，不知诸法空，故以此喻诸法。若有人于十譬喻中，心著不解，种种难论，以此为有，是十譬喻不为其用，应更为说余法门。

问曰：若诸法都空，不生不灭，是十譬喻等种种譬喻，种种因缘论议，我已悉知为空。若诸法都空，不应说是喻；若说是喻，是为不空。

答曰：我说空，破诸法有。今所说者，若说有，先已破；若说无，不应难。譬如执事比丘举手唱言：“众皆寂静”，是为以声遮声，非求声也。以是故，虽说诸法空，不生不灭，愍念众生故，虽说非有也。以是故，说诸法如化。

大般若经·念住等品

复次，善现！菩萨摩訶萨大乘相者，谓四念住。云何为四？一、身念住，二、受念住，三、心念住，四、法念住。身念住者，谓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虽于内身住循身观，或于外身住循身观，或于内外身住循身观，而永不起身俱寻思，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受念住者，谓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虽于内受住循受观，或于外受住循受观，或于内外受住循受观，而永不起受俱寻思，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心念住者，谓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虽于内心住循心观，或于外心住循心观，或于内外心住循心观，而永不起心俱寻思，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法念住者，谓菩萨摩訶萨修行般

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虽于内法住循法观，或于外法住循法观，或于内外法住循法观，而永不起法俱寻思，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

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内身住循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审观自身，行时知行，住时知住，坐时知坐，卧时知卧，如如自身威仪差别，如是如是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内身住循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审观自身，正知往来，正知瞻顾，正知俯仰，正知屈伸，服僧伽胝，执持衣钵，若食、若饮，偃息经行，坐起承迎，寤寐语默，入出诸定，皆念正知，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内身住循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审观自身，于息入时念知息入，于息出时念知息出，于息长时念知息长，于息短时念知息短。如转轮师或彼弟子，轮势长时知轮势长，轮势短时知轮势短。是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念知诸息若入若出、长短差别。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内身住循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审观自身，诸界差别，所谓地界、水、火、风界，如巧屠师或彼弟子，断牛命已，复用利刀分析其身，割为四分，若坐、若立，如实观知。是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观察自身，地、水、火、风四界差别，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

方便，于内身住循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审观自身，从足自顶，种种不净充满其中，外为薄皮之所缠裹，所谓此身，唯有种种发毛爪齿、皮革血肉、筋脉骨髓、心肝肺肾、脾胆胞胃、大肠小肠、屎尿涕唾、涎泪垢汗、痰脓肪腊、脑膜瞋瞋，如是不净充满身中。如有农夫或诸长者，仓中盛满种种杂谷，所谓稻、麻、粟、豆、麦等，有明目者开仓睹之，能如实知，其中唯有稻、麻、粟等种种杂谷。是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审观自身，从足至顶，不净充满，不可贪乐。是为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内身住循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往澹泊路，观所弃尸，死经一日，或经二日乃至七日，其身肿胀，色变青瘀，臭烂皮穿，脓血流出。见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脱，终归如是。是为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内身住循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往澹泊路，观所弃尸，死经一日，或经二日乃至七日，为诸雕鹫、乌鵒、鸱枭、虎豹、狐狼、野干、狗等种种禽兽，或啄或攫，骨肉狼藉，齧掣食啖。见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脱，终归如是。是为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内身住循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往澹泊路，观所弃尸，禽兽食已，不净溃烂，脓血流离，有无量种虫蛆杂出，臭秽可污，过于死狗。见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脱，终归如是。是为菩萨摩訶萨修

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内身住循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往澹泊路，观所弃尸，虫蛆食已，肉离骨现，肢节相连，筋缠血涂，尚余腐肉。见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脱，终归如是。是为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内身住循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往澹泊路，观所弃尸，已成骨锁，血肉都尽，余筋相连。见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脱，终归如是。是为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内身住循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往澹泊路，观所弃尸，但余众骨，其骨皓白，色如珂雪，诸筋糜烂，肢节分离。见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脱，终归如是。是为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内身住循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往澹泊路，观所弃尸，成白骨已，肢节分散，零落异方。见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脱，终归如是。是为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内身住循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往澹泊路，观所弃尸，诸骨分离，各在异处，足骨异处，腓骨异处，膝骨异处，髌骨异处，髌骨异处，脊骨异处，胁骨异处，胸骨异处，膊骨异处，臂骨异处，手骨异处，项骨异处，颌骨异处，

颊骨异处，其髑髅骨，亦在异处。见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脱，终归如是。是为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内身住循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往澹泊路，观所弃尸，骸骨狼籍，风吹日曝，雨灌霜封，积有岁年，色如珂雪。见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脱，终归如是。是为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内身住循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往澹泊路，观所弃尸，余骨散地，经多百岁，或多千年，其相变青，状如鸽色，或有腐朽，碎末如尘，与土相和，难可分别。见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脱，终归如是。是为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内身住循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

善现！诸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如于内身如是差别住循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于外身住循身观，于内外身住循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随其所应，亦复如是。

善现！诸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内外俱受、心、法，住循受、心、法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随其所应，皆应广说。善现！如是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内外俱身受、心、法，住循身、受、心、法观时，虽作是观而无所所得。善现！当知是为菩萨摩訶萨大乘相。

复次，善现！菩萨摩訶萨大乘相者，谓四正断。云何为四？善现！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

于诸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生欲策励，发起正勤，策心持心，是为第一。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诸已生恶不善法，为永断故，生欲策励，发起正勤，策心持心，是为第二。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未生善法，为令生故，生欲策励，发起正勤，策心持心，是为第三。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已生善法，为令安住，不忘增广，倍修满故，生欲策励，发起正勤，策心持心，是为第四。善现！当知是为菩萨摩訶萨大乘相。

复次，善现！菩萨摩訶萨大乘相者，谓四神足。云何为四？善现！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欲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依离、依无染、依灭回向舍，是为第一。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勤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依离、依无染、依灭回向舍，是为第二。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心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依离、依无染、依灭回向舍，是为第三。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观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依离、依无染、依灭回向舍，是为第四。善现，当知是为菩萨摩訶萨大乘相。

复次，善现！菩萨摩訶萨大乘相者，谓五根。云何为五？善现！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所修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善现！当知是为菩萨摩訶萨大乘相。

复次，善现！菩萨摩訶萨大乘相者，谓五力。云何为五？善现，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所修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善现！当知是为菩萨摩訶萨大乘相。

复次，善现！菩萨摩訶萨大乘相者，谓七等觉支。云何为

七？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所修念等觉支、择法等觉支、精进等觉支、喜等觉支、轻安等觉支、定等觉支、舍等觉支，依离、依无染、依灭回向舍。善现！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

复次，善现！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谓八圣道支。云何为八？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所修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依离、依无染、依灭回向舍。善现！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

《大智度论》八念

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舍、念天、念入出息、念死。

（除怖）问曰：何以故九想次第有八念？

答曰：佛弟子于阿兰若处、空舍、冢间、山林、旷野，善修九想，内外不净观，厌患其身而作是念：我云何担是底下不净屎尿囊自随？歔然惊怖，及为恶魔作种种恶事来恐怖之，欲令其退。以是故，佛次第为说八念。如经中说，佛告诸比丘：若于阿兰若处、空舍、冢间、山林、旷野，在中思惟，若有怖畏，衣毛为竖，尔时当念佛：佛是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乃至婆伽婆，恐怖则灭。若不念佛，当应念法：佛法清静，巧出善说，得今世报，指示开发，有智之人心力能解。如是念法，怖畏则除。若不念法，则当念僧：佛弟子众修正道，随法行，僧中有阿罗汉向、阿罗汉，乃至须陀洹向、须陀洹，四双八辈。是佛弟子众应供养，合掌恭敬，礼拜迎送，世间无上福田。作如是念僧，恐怖即灭。佛告诸比丘：释提桓因与阿修罗斗，在大阵中时，告诸天众：汝与阿修罗斗时，设有恐怖，当念我七宝幢，恐怖即灭；若不念我幢，当念伊舍那天子（帝释左面天王）宝幢，恐怖即除；若不念伊舍那宝幢，当念婆楼那天子（右面天王）宝幢，恐怖即除。以是故，知为

除恐怖因缘故，次第说八念。

问曰：经中说三念因缘除恐怖，五念复云何能除恐怖？

答曰：是比丘自念布施、持戒功德，怖畏亦除。所以者何？若破戒，心畏堕地狱；若悭贪，心畏堕饿鬼及贫穷中。自念我有是净戒、布施，若念净戒，若念布施，心则欢喜。作是言：若我命未尽，当更增进功德；若当命终，不畏堕恶道。以是故，念戒、施亦能令怖畏不生。念上诸天皆是布施、持戒果报，此诸天以福德因缘故生彼，我亦有是福德。以是故，念天亦能令怖畏不生。十六行念安那般那时，细觉尚灭，何况恐怖粗觉？念死者，念五众身，念念生灭，从生已来，常与死俱，今何以畏死？是五念，佛虽不说，亦能除恐怖。所以者何？念他功德以除恐怖则难，自念己事以除恐怖则易，以是故佛不说。

（一、念佛）问曰：云何是念佛？

答曰：行者一心念佛，得如实智慧，大慈大悲成就，是故言无错谬，粗细、多少、浅深，皆无不实，皆是实故，名多陀阿伽度。亦如过去、未来、现在十方诸佛，于众生中起大悲心，行六波罗蜜，得诸法相，来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此佛亦如是，是名多陀阿伽度。如三世十方诸佛，身放大光明，遍照十方，破诸黑暗；心出智慧光明，破众生无明暗冥；功德、名闻亦遍满十方，去至涅槃。此佛亦如是去，以是故，亦名多陀阿伽度。有如是功德故，应受一切诸天、世人最上供养，是故名阿罗诃。

若有人言：何以故但佛如实说，如来如去故，应受最上供养？以佛得正遍智慧故；正名诸法不动不坏相，遍名不为一法、二法故，以悉知一切法无余不尽，是名三藐三佛陀。是正遍智慧，不从无因而得，亦不从天得，是中依智慧、持戒具足故，得正遍智慧。智慧名菩萨从初发意，乃至金刚三昧相应智慧；持戒名菩萨从初发意，乃至金刚三昧身业、口业清净随意行；是故名鞞闍遮罗那三般那。若行是二行得善去，如车有两轮；善去者，如先佛

所去处，佛亦如是去，故名修伽陀。若有言佛自修其法不知我等事，以是故知世间，知世间因，知世间尽，知世间尽道故，名为路迦惫。知世间已，调御众生，于种种师中最为无上，以是故名阿耨多罗富楼沙县藐婆罗提。能以三种道灭三毒，令众生行三乘道，以是故名贯多提婆魔窞舍喃。

若有言，以何事故能自利益无量？复能利益他人无量？佛一切智慧成就故，过去、未来、现在，尽不尽，动不动，一切世间了了悉知故，名为佛陀。得是九种名号，有大名称，遍满十方，以是故名婆伽婆。经中佛自说如是名号，应当作是念佛。

复次，一切种种功德，尽在于佛。佛是劫初转轮圣王摩诃三磨陀等种，阎浮提中智慧、威德，诸释子中生，贵姓憍昙氏。生时光明遍三千大千世界，梵天王持宝盖，释提桓因以天宝衣承接，阿那婆鞞多龙王、婆伽多龙王以妙香汤澡浴。生时地六种动，行至七步，安详如象王，观视四方，作狮子吼：我是末后身，当度一切众生。阿私仙人相之，告净饭王：是人足下千辐轮相，指合缦网，当自于法中安平立，无能动、无能坏者。手中德字，缦网庄严，当以此手安慰众生，令无所畏。如是乃至肉骨髻相，如青珠山顶，青色光明从四边出，头中顶相无能见上，若天、若人无有胜者。白毫眉间峙，白光逾颇梨。净眼长广，其色绀青。鼻高直好，甚可爱乐。口四十齿，白净利好；四牙上白，其光最胜。唇上下等，不大不小，不长不短。舌薄而大，软赤红色，如天莲花，梵声深远，闻者悦乐，听无厌足。身色妙好，胜阎浮檀金。大光周身，种种杂色，妙好无比。以如是等三十二相具足，是人不久出家，得一切智成佛。佛身功德如是，应当念佛。

复次，佛身功德身力，胜于十万白香象宝，是为父母遗体力；若神通功德力，无量无限。佛身以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庄严，内有无量佛法功德故，视之无厌。见佛身者，忘世五欲，万事不忆；若见佛身一处，爱乐无厌，不能移观。佛身功德如是，应当

念佛。

复次，佛持戒具足清淨，从初发心修戒，增积无量，与怜愍心俱，不求果报，不向声闻、辟支佛道，不杂诸结使，但为自心清淨，不恼众生故，世世持戒。以是故，得佛道时，戒得具足，应如是念佛戒众。

复次，佛定众具足。问曰：持戒以身、口业清淨故可知；智慧以分别说法，能除众疑故可知；定者，余人修定尚不可知，何况于佛，云何得知？

答曰：大智慧具足故，当知禅定必具足。譬如见莲花大，必知池亦深大；又如灯明大者，必知酥油亦多；亦以佛神通变化力无量无比故，知禅定力亦具足；亦如见果大故，知因亦必大。

复次，有时佛自为人说：我禅定相甚深。如经中说：佛在阿头摩国林树下坐，入禅定。是时大雨，雷电、霹雳，有四特牛、耕者二人，闻声怖死。须臾便晴，佛起经行。有一居士礼佛足已，随从佛后，白佛言：世尊！向者雷电、霹雳，有四特牛、耕者二人，闻声怖死。世尊闻不？佛言：不闻。居士言：佛时睡耶？佛言：不睡。曰：入无心想定耶？佛言：不也。我有心想，但入定耳。居士言：未曾有也！诸佛禅定大为甚深，有心想在禅定，如是大声觉而不闻。如余经中，佛告诸比丘：佛入、出诸定，舍利弗、目犍连尚不闻其名，何况能知。何者是？如三昧王三昧、师子游戏三昧等，佛入其中，能令十方世界六种震动，放大光明，化为无量诸佛，遍满十方。如阿难一时心生念：过去然灯佛时，时世好，人寿长，易化度；今释迦牟尼佛时世恶，人寿短，难教化；佛事未讫而入涅槃耶？清旦以是事白佛，言已，日出。佛时入日出三昧，如日出光明照阎浮提。佛身如是，毛孔普出光明，遍照十方恒河沙等世界。一一光中出七宝千叶莲花，一一花上皆有坐佛，一一诸佛皆放无量光明，一一光中皆出七宝千叶莲花，一一花上皆有坐佛。是诸佛等遍满十方恒河沙等世界，教化众生。或有说法，

或有默然，或以经行，或神通变化，身出水火。如是等种种方便，度脱十方五道众生。阿难承佛威神，悉见是事。佛摄神足，从三昧起，告阿难：见是事不，闻是事不？阿难言：蒙佛威神，已见、已闻。佛言：佛有如是力，能究竟佛事不？阿难言：世尊！若众生满十方恒河沙等世界中，佛寿一日，用如此力，必能究竟施作佛事。阿难叹言：未曾有也！世尊！诸佛法无量不可思议。以是故，知佛禅定具足。

复次，佛慧众具足。从初发心，于阿僧祇劫中，无法不行，世世集诸功德，一心专精，不惜身命以求智慧，如萨陀波仑菩萨。

复次，以善修大悲智慧故，具足慧众，余人无是大悲，虽有智慧不得具足。大悲欲度众生，求种种智慧故，及断法爱，灭六十二邪见，不堕二边：若受五欲乐，若修身苦道；若断灭，若计常；若有、若无等，如是诸法边。

复次，佛慧无上，彻鉴无比，从甚深禅定中生故，诸粗细烦恼所不能动故，善修三十七品、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八背舍、九次第定等诸功德故，有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智、十八不共法，得无碍不可思议解脱故，佛慧众具足。

复次，能降伏外道大论议师，所谓优楼频螺迦叶、摩诃迦叶、舍利弗、目犍连、萨遮尼犍子、婆蹉、首罗、长爪等。大论议师辈皆降伏，是故知佛慧众具足。

复次，佛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聚，见是语言多故，知智慧亦大。譬如一居士，清朝见大雨处，语众人言：昨夜雨龙，其力甚大。众人言：汝何以知之？答言：我见地湿、泥多，山崩、树折，杀诸鸟兽，以此故知龙力为大。佛亦如是，甚深智慧，虽非眼见，雨大法雨，诸大论师及释梵天王皆以降伏，以是可知佛智慧多。

复次，诸佛得无碍解脱故，于一切法中智慧无碍。

复次，佛此智慧皆清静，出诸观上。不观诸法常相、无常相，

有边相、无边相，有去相、无去相，有相、无相，有漏相、无漏相，有为相、无为相，生灭相、不生灭相，空相、不空相，常清净无量如虚空，以是故无碍。若观生灭者，不得观不生灭；观不生灭者，不得观生灭。若不生灭实，生灭不实；若生灭实，不生灭不实。如是等诸观皆尔，得无碍智故，知佛慧众具足。

复次，念佛解脱众具足。佛解脱诸烦恼及习，根本拔故，解脱真不可坏，一切智慧成就故，名为无碍解脱。成就八解脱，甚深遍得故，名为具足解脱。

复次，离时解脱及慧解脱故，便具足成就共解脱。成就如是等解脱故，名具足解脱众。

复次，破魔军故得解脱，离烦恼故得解脱，离遮诸禅法故得解脱，于诸禅定入、出自在无碍故。

复次，菩萨于见谛道中，得深十六解脱：一、苦法智相应有为解脱，二、苦谛断十结尽，得无为解脱。如是乃至道比智，思惟道中得十八解脱：一、或比智或法智相应有为解脱。二、断无色界三思惟结故，得无为解脱，如是乃至第十八尽智相应有为解脱，及一切结使尽，得无为解脱。如是诸解脱和合，名为解脱众具足。

复次，念佛解脱知见众具足。解脱知见众有二种：一者，佛于解脱诸烦恼中，用尽智自证知，知苦已，断集已，证尽已，修道已，是为尽智解脱知见众。知苦已不复更知，乃至修道已不复更修，是为无生智解脱知见众。二者，佛知是人入空门得解脱，是人无相门得解脱，是人无作门得解脱，是人无方便可令解脱，是人久久可得解脱，是人不久可得解脱，是人即时得解脱，是人软语得解脱，是人苦教得解脱，是人杂语得解脱，是人见神通力得解脱，是人说法得解脱；是人淫欲多，为增淫欲得解脱；是人瞋恚多，为增瞋恚得解脱，如难陀、优楼频骡龙是。如是等种种因缘得解脱，如法眼中说。于诸解脱中了了知见，是名解脱知见众

具足。

复次，念佛一切智、一切见，大慈、大悲、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智、十八不共法等，念如佛所知无量不可思议诸功德，是名念佛。是念在七地中，或有漏、或无漏；有漏者有报，无漏者无报。三根相应：乐、喜、舍根。行得，亦果报得。行得者，如此间国中，学念佛三昧；果报得者，如无量寿佛国人，生便自然能念佛。如是等，如《阿毗昙》中广分别。

（二、念法）念法者，如佛演说，行者应念：是法巧出，得今世果，无热恼，不待时，能到善处，通达无碍。巧出者，二谛不相违故：所谓世谛、第一义谛，智者不能坏，愚者不起诤故。是法亦离二边：所谓若受五欲乐、若受苦行；复离二边：若常、若断，若我、若无我，若有、若无，如是等二边不著，是名巧出。诸外道辈自贵其法，毁贱他法故，不能巧出。得今世果者，离爱因缘世间种种苦，离邪见因缘种种论议、斗争，身心得安乐。如佛说：

持戒者安乐，身心不热恼，

卧安觉亦安，名声亦远闻。

复次，此佛法中因缘展转生果，所谓持戒清净故心不悔，心不悔故生法欢喜，法欢喜故身心快乐，身心快乐故能摄心，摄心故如实知，如实知故得厌，得厌故离欲，离欲故得解脱，得解脱果报得涅槃，是名得今世果。外道法空行苦，无所得。如阎浮阿罗汉得道时自说：我昔作外道，五十有五年，但食干牛屎，裸衣卧棘上。我受如是辛苦，竟无所得，不如今得见佛闻法，出家三月，所作事办，得阿罗汉。以是故，知佛法得今世果。

问曰：若佛法得今世果，何以故佛诸弟子有无所获得者？

答曰：行者能如佛所说，次第修行，无不得报。如病人随良医教，将和治法，病无不瘥；若不随佛教，不次第行，破戒乱心，故无所得，非法不良也。

复次，诸未得道者，今世虽不得涅槃，后世得受福乐，渐次当

得涅槃，终不虚也。如佛所说，其有出家为涅槃者，若迟、若疾，皆当得涅槃。如是等能得今世果。无热恼者，热恼有二种：身恼、心恼。身恼者，系缚牢狱，拷掠刑戮等；心恼者，淫欲、瞋恚、悭贪、嫉妒因缘故，生忧愁、怖畏等。此佛法中，持戒清净故，身无是系缚牢狱，拷掠刑戮等恼；心离五欲、除五盖，得实道故，无是淫欲、瞋恚、悭贪、嫉妒、邪疑等恼，无恼故无热。

复次，无漏禅定生喜乐，遍身受故，诸热则除。譬如人大热闷，得入清凉池中，泠然清了，无复热恼。

复次，诸烦恼若属见、若属爱，是名热。佛法中无此故，名无热恼。不待时者，佛法不待时而行，亦不待时与果。外道法，日未出时受法，日出时不受法；或有日出时受，日未出时不受；有昼受夜不受，有夜受昼不受。佛法中无受待时，随修八圣道时，便得涅槃。譬如火得薪便然，无漏智慧生时，便能烧诸烦恼，不待时也。

问曰：如佛说有时药、时衣、时食，若人善根未熟，待时当得，何以言无时？

答曰：此时者，随世俗法，为佛法久住故，结时戒。若为修道得涅槃，及诸禅定、智慧微妙法，不待时也。诸外道法皆待时节，佛法但待因缘具足。若虽持戒、禅定，而智慧未成就，不能成道；若持戒、禅定、智慧皆成就，便得果，不复待时。

复次，久久得果名为时，即时得不名时。譬如好染，一入便成。心净人亦如是，闻法即染，得法眼净，是名不待时。能到善处者，是三十七无漏道法，能将人到涅槃。譬如入恒河，必得至大海。诸余外道法，非一切智人所说，邪见杂故，将至恶处；或将至天上，还堕受苦，皆无常故，不名善处。

问曰：无有将去者，云何得将至善处？

答曰：虽无将去者，但诸法能将诸法去。无漏善五众断，五众中强名众生，将去入涅槃。如风吹尘，如水漂草，虽无将去者，

而可有去。

复次，因缘和合无有作，亦无有将去者，而果报属因缘，不得自在，是即名为去。通达无碍者，得佛法印故，通达无碍。如得王印，则无所留难。

问曰：何等是佛法印？

答曰：佛法印有三种：一者，一切有为法，念念生灭皆无常；二者，一切法无我；三者，寂灭涅槃。行者知三界皆是有为，生灭作法，先有今无，今有后无，念念生灭，相续相似生故，可得见知；如流水、灯焰、长风，相似相续故，人以为一。众生于无常法中常颠倒故，谓去者常住，是名一切作法无常印。一切法无我，诸法内无主、无作者、无知、无见、无生者、无造业者，一切法皆属因缘；属因缘故不自在，不自在故无我，我相不可得故。如《破我品》中说，是名无我印。

问曰：何以故但作法无常，一切法无我？

答曰：不作法无因无缘故，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故，不名为无常。复次，不作法中，不生心著颠倒。以是故，不说是无常，可说言无我。有人说：神是常遍知相。以是故，说一切法中无我。

寂灭者是涅槃，三毒、三衰火灭故，名为寂灭印。

问曰：寂灭印中，何以但一法，不多说？

答曰：初印中说五众，二印中说一切法皆无我，第三印中说二印果，是名寂灭印。一切作法无常，则破我所外五欲等。若说无我，破内我法；我、我所破故，是名寂灭涅槃。行者观作法无常，便生厌世苦。既知厌苦，存著观主，谓能作是观，以是故有第二法印，知一切无我。于五众、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中，内外分别推求，观主不可得。不可得故，是一切法无我。作如是知已，不作戏论，无所依止，但归于灭，以是故说寂灭涅槃印。

问曰：摩诃衍中说诸法不生不灭，一相所谓无相。此中云何说一切有为作法无常，名为法印？二法云何不相违？

答曰：观无常，即是观空因缘。如观色，念念无常，即知为空。过去色灭坏，不可见故，无色相；未来色不生，无作无用，不可见故，无色相；现在色亦无住，不可见、不可分别知故，无色相。无色相即是空，空即是无生无灭。无生无灭及生灭，其实是一，说有广略。

问曰：过去、未来色，不可见故，无色相；现在色住时可见，云何言无色相？

答曰：现在色亦无住时，如四念处中说：若法后见坏相，当知初生时坏相，以随逐微细故不识。如人著屐，若初日新而无有故，后应常新，不应有故。若无故应是常，常故无罪、无福，无罪、无福故，则道俗法乱。复次，生灭相常随作法，无有住时；若有住时，则无生灭。以是故，现在色无有住。住中亦有生灭，是一念中住，亦是有为法故，是名通达无碍。如是应念法。

复次，法有二种：一者，佛所演说三藏十二部、八万四千法聚。二者，佛所说法义，所谓持戒、禅定、智慧八圣道及解脱果、涅槃等。行者先当念佛所演说，次当念法义。念佛所演说者，佛语美妙，皆真实，有大饶益。佛所演说，亦深亦浅。观实相故深，巧说故浅。重语无失，各各有义故。佛所演说住四处，有四种功德庄严：一、慧处，二、谛处，三、舍处，四、灭处。有四种答，故不可坏：一、定答，二、解答，三、反问答，四、置答。佛所演说，或时听而遮，或时遮而听，或听而不遮，或遮而不听，此四皆顺从无疑。佛说得诸法相故，无戏论；有义理说故，破有、无论。佛演说随顺第一义，虽说世间法亦无咎，与二谛不相违故。随顺利益说，于清净人中为美妙，于不净人中为苦恶，于美语、苦语中，亦无过罪。佛语皆随善法，亦不著善法。虽是垢法怨家，亦不以为高；虽种种有所诃，亦无有诃罪；虽种种赞法，亦无所依止。佛言说中，亦无增、无减，或略、或广。佛语初善，久久研求亦善。佛语虽多，义味不薄；虽种种杂语，义亦不乱；虽能引人心，亦不令

人生爱著；虽殊异高显，亦不令人畏难；虽遍有所到，凡小人亦不能解。佛语如是有种种希有事：能令人衣毛为竖，流汗气满，身体战惧；亦能令诸天心厌，声满十方，六种震地；亦能令人于无始世界所坚著者能令舍，所不坚著者能令乐。佛语，罪恶人闻之，自有罪故，忧怖热恼。善一心精进入道人闻，如服甘露味，初亦好，中亦好，后亦好。复次，多会众中，各各欲有所闻，佛以一言答，各各得解，各各自见佛独为我说。于大众中虽有远近，闻者声无增减，满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无量世界，应度者闻，不应度者不闻。譬如雷霆震地，聋者不闻，听者得悟。如是种种念佛言语。

何等是法义？信、戒、舍、闻、定、慧等为道诸善法及三法印，如通达中说。一切有为法无常，一切法无我，寂灭涅槃，是名佛法义。是三印，一切论议师所不能坏，虽种种多有所说，亦无能转诸法性者，如冷相无能转令热。诸法性不可坏，假使人能伤虚空，是诸法印如法不可坏。圣人知是三种法相，于一切依止邪见各斗争处得离。譬如有目人见群盲诤种种色相，愍而笑之，不与共诤。

问曰：佛说声闻法有四种实，摩诃衍中有一实，今何以说三实？

答曰：佛说三种实法印，广说则四种，略说则一种。无常即是苦谛、集谛、道谛；说无我则一切法；说寂灭涅槃，即是尽谛。复次，有为法无常，念念生灭故，皆属因缘，无有自在；无有自在故无我、无常，无我、无相故心不著，无相不著故，即是寂灭涅槃。以是故，摩诃衍法中，虽说一切法不生不灭，一相，所谓无相，无相即寂灭涅槃。是念法三昧，缘智、缘尽，诸菩萨及辟支佛功德。

问曰：何以故，念佛但缘佛身中无学诸功德？念僧三昧缘佛弟子身中诸学、无学法？余残善无漏法，皆念法三昧所缘？

答曰：迦旃延尼子如是说，摩诃衍人说：三世十方诸佛，及诸

佛从初发意乃至法尽，于其中间所作功德、神力，皆是念佛三昧所缘。如佛所说及所说法义，从一句、一偈乃至八万四千法聚，信、戒、舍、闻、定、智慧等诸善法，乃至无余涅槃，皆是念法三昧所缘。诸菩萨、辟支佛及声闻众，除佛余残一切圣众及诸功德，是念僧三昧所缘。

（三、念僧）念僧者，是佛弟子众，戒众具足，禅定众、智慧众、解脱众、解脱知见众具足。四双八辈，应受供养、恭敬礼事，是世间无上福田。行者应念如佛所赞僧，若声闻僧、若辟支佛僧、若菩萨僧功德。是圣僧五众具足，如上说。

问曰：先以五众赞佛，云何复以五众赞僧？

答曰：随弟子所得五众而赞具足。具足有二种：一者，实具足，二者，名具足。如弟子所可应得者，尽得而赞，是名具足；如佛所得而赞，是实具足。

复次，为欲异于外道出家众、在家众故，作如是赞。外道在家众，赞其富贵、豪尊、势力；出家众，赞其邪见苦行，染著智慧，执论净竞。念僧众中，或有持戒、禅定、智慧等，少不足称，以是故佛自赞弟子众，一切功德根本住处，戒众具足，乃至解脱知见众具足。住是戒众中不倾动，引禅定弓，放智慧箭，破诸烦恼贼得解脱，于是解脱中生知见。譬如健人先安足，挽弓放箭，能破怨敌，得出二怖，免罪于王，拔难于阵。决了知见，贼已破灭，心生欢喜，是故以五众赞。应供养者，五众功德具足故。如富贵、豪势之人，人所宗敬。佛弟子众亦如是，有净戒、禅定、智慧财富、解脱、解脱知见势力故，应供养恭敬，合掌礼事。

世间无上福田者，施主有二种：贫者，富者。贫者礼事、恭敬、迎送，而得果报；富者亦能恭敬、礼事、迎送，又以财物供养而得果报，是故名为世间无上福田。譬如良田，耕治调柔，以时下种，溉灌丰渥，所获必多。众僧福田亦复如是，以智慧犁耕，出结使根，以四无量心磨治调柔。诸檀越下信施谷子，溉以念施恭

敬、清净心水，若今世、若后世得无量世间乐，及得三乘果。如薄拘罗比丘，鞞婆尸佛时，以一诃梨勒果供养众僧，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乐果，常无疾病，今值释迦牟尼佛，出家漏尽，得阿罗汉。如沙门二十亿，鞞婆尸佛时，作一房舍，以物覆盖地，供养众僧，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乐果，足不蹈地。生时足下毛长二寸，柔软净好，父见欢喜，与二十亿两金。见佛闻法，得阿罗汉，于诸弟子中精进第一。如是等少施得大果报，是故名世间无上福田。

僧中有四双八辈者，佛所以说世间无上福田，以有此八辈圣人故，名无上福田。

问曰：如佛告给孤独居士，世间福田应供养者有二种：若学人，若无学人。学人十八，无学人有九。今此中何以故但说八？

答曰：彼广说故十八及九，今此略说故八。彼二十七圣人，此八皆摄。信行、法行，或向须陀洹摄，或向斯陀含摄，或向阿那含摄；家家，向斯陀含摄；一种，向阿那含摄；五种，阿那含向、阿罗汉摄；信行、法行入思惟道，名信解脱见，得是信解脱见，得十五学人摄；九种福田，阿罗汉摄。

复次，行者应念僧，僧是我趣涅槃之真伴，一戒、一见，如是应欢喜，一心恭敬，顺从无违。我先伴种种众恶，妻子、奴婢、人民等，是入三恶道伴；今得圣人伴，安隐至涅槃。佛如医王，法如良药，僧如瞻病人。我当得清净持戒、正忆念，如佛所说法药，我当顺从。僧是我断诸结病中一因缘，所谓瞻病人，是故当念僧。

复次，僧有无量戒、禅定、智慧等具足，其德不可测量。如一富贵长者信乐僧，白僧执事：我次第请僧于舍食。日日次请，乃至沙弥。执事不听沙弥受请，诸沙弥言：以何意故不听沙弥？答言：以檀越不喜请年少故。便说偈言：

须发白如雪，齿落皮肉皱，
 偻步形体羸，乐请如是辈。

诸沙弥等皆是大阿罗汉，如打师子头，欬然从座起而说偈言：

檀越无智人，见形不取德，
舍是少年相，但取老瘦黑。

上尊耆年之相者，如佛说偈：

所谓长老相，不必以年耆，
形瘦须发白，空老内无德。
能舍罪福果，精进行梵行，
已离一切法，是名为长老。

是时，诸沙弥复作是念：我等不应坐观此檀越品量僧好恶，即复说偈：

赞叹呵骂中，我等心虽一，
是人毁佛法，不应不教诲。
当疾到其舍，以法教语之。
我等不度者，是则为弃物。

即时诸沙弥自变其身皆成老年，须发白如雪，秀眉垂覆眼，皮皱如波浪，其脊曲如弓，两手负杖行，次第而受请；举身皆振掉，行止不自安，譬如白杨树，随风而动摇。檀越见此辈，欢喜迎入坐，坐已须臾顷，还复年少形。檀越惊怖言：如是耆老相，还变成少身，如服还年药，是事何由然？

诸沙弥言：汝莫生疑畏，我等非非人。汝欲平量僧，是事甚可伤。我等相怜愍，故现如是化。汝当深识之，圣众不可量。如说：譬如以蚊嘴，犹可测海底；一切天与人，无能量僧者。僧以功德贵，犹尚不分别，而汝以年岁，称量诸大德。大小生于智，不在于老少。有智勤精进，虽少而是老；懈怠无智慧，虽老而是少。汝今平量僧，是则为大失。如欲以一指测知大海底，为智者之所笑。汝不闻佛说：四事虽小而不可轻？太子虽小，当为国王，是不可轻；蛇子虽小，毒能杀人，亦不可轻；小火虽微，能烧山野，又

不可轻；沙弥虽小，得圣神通，最不可轻。又有四种人如庵罗果：生而似熟，熟而似生，生而似生，熟而似熟。佛弟子亦如是，有圣功德成就，而威仪、语言不似善人；有威仪、语言似善人，而圣功德不成就；有威仪、语言不似善人，圣功德未成就；有威仪、语言似如善人，而圣功德成就。汝云何不念是言，而欲称量于僧？汝若欲毁僧，则为是自毁，汝为大失。已过事不可追，方来善心，除去诸疑悔，听我所说偈：

圣众不可量，难以威仪知，
不可以族姓，亦不以多闻，
亦不以威德，又不以耆年，
亦不以严容，复不以辩言。
圣众大海水，功德故甚深。

佛以百事赞是僧，施之虽少得果多。
是第三宝声远闻，以是故应供养僧。
不应分别是老少，多知少闻及明暗。
如人观林不分别，伊兰瞻蔔及萨罗。
汝欲念僧当如是，不应以愚分别圣。
摩诃迦叶出家时，纳衣价值十万金。
欲作乞人下贱服，更求粗弊不能得。
圣众僧中亦如是，求索最下小福田。
能教施者十万倍，更求不如不可得。
众僧大海中，结戒为畔际，
若有破戒者，终不在僧数。
譬如大海水，不共死尸宿。

檀越闻是事，见是神通力，身惊毛竖，合掌白诸沙弥言：诸圣人，我今忏悔，我是凡夫人，心常怀罪，我有少疑，今欲请问。而说偈言：

大德已过疑，我今得遭遇，

若复不咨问，则是愚中愚。

诸沙弥言：汝欲问者便问，我当以所闻答。

檀越问言：于佛宝中信心清净，于僧宝中信心清净，何者福胜？

答言：我等初不见僧宝、佛宝有增减。何以故？佛一时舍婆提乞食，有婆罗门姓，婆罗埵逝，佛数数到其家乞食。心作是念：是沙门何以来数数，如负其债？佛时说偈：

时雨数数堕，五谷数数成。

数数修福业，数数受果报。

数数受生法，故受数数死。

圣法数数成，谁数数生死？

婆罗门闻是偈已，作是念：佛大圣人，具知我心。惭愧取钵入舍，盛满美食以奉上佛。佛不受，作是言：我为说偈故得此食，我不食也。婆罗门言：是食当与谁？佛言：我不见天及人能消是食者。汝持去，置少草地，若无虫水中。即如佛教，持食著无虫水中，水即大沸，烟火俱出，如投大热铁。婆罗门见已惊怖言：未曾有也，乃至食中神力如是。还到佛所，头面礼佛足忏悔，乞出家受戒。佛言：善来！即时须发自堕，便成沙门，渐渐断结，得阿罗汉道。复有摩诃憍昙弥，以金色上下衣宝奉佛。佛知众僧堪能受用，告憍昙弥（原作弥昙）：以此上下衣与众僧。以是故，知佛宝、僧宝，福无多少。檀越言：若为佛布施，僧能消、能受，何以故婆罗埵逝婆罗门食，佛不教令僧食？诸沙弥答：为显僧大力故。若不见食在水中有大神力者，无以知僧力为大。若为佛施物而僧得受，便知僧力为大。譬如药师欲试毒药，先以与鸡，鸡即时死，然后自服，乃知药师威力为大。是故檀越当知：

若人爱敬佛，亦当爱敬僧，

不当有分别，同皆为宝故。

尔时，檀越闻说是事，欢喜言：我某甲从今日，若有人僧数中，若小、若大，一心信敬，不敢分别。诸沙弥言：汝心信敬于无上福田，不久当得道。何以故？

多闻及持戒，智慧禅定者，
皆入僧数中，如万川归海。
譬如众药草，依止于雪山，
百谷诸草木，皆依止于地。

一切诸善人，皆在僧数中。

复次，汝等曾闻佛为长鬼神将军赞三善男子：阿泥卢陀、难提、迦翅弥罗不？佛言：若一切世间天及人，一心念三善男子，长夜得无量利益。以是事故，倍当信敬僧。是三人不名僧，佛说念三人有如是果报，何况一心清净念僧？是故檀越当任力念僧名。如说偈：

是诸圣人众，则为雄猛军，
摧灭魔王贼，是伴至涅槃。

诸沙弥，为檀越种种说僧圣功德，檀越闻已，举家大小，皆见四谛，得须陀洹道。以是因缘故，应当一心念僧。

（四、念戒）念戒者，戒有二种：有漏戒、无漏戒。有漏复有二种：一者，律仪戒，二者，定共戒。行者初学，念是三种戒；学三种已，但念无漏戒。是律仪戒，能令诸恶不得自在，枯朽折减。禅定戒能遮诸烦恼。何以故？得内乐故，不求世间乐。无漏戒，能拔诸恶烦恼根本。

问曰：云何念戒？

答曰：如先说念僧中，佛如医王，法如良药，僧如瞻病人，戒如服药禁忌。行者自念：我若不随禁忌，三宝于我为无所益。又如导师指示好道，行者不用，导师无咎。以是故我应念戒。

复次，是戒，一切善法之所住处，譬如百谷药木，依地而生。持戒清净，能生长诸深禅定、实相智慧。亦是出家人之初门，一

切出家人之所依仗，到涅槃之初因缘。如说持戒故心不悔，乃至得解脱涅槃。行者念清净戒，不缺戒，不破戒，不穿戒，不杂戒，自在戒，不著戒，智者所赞戒。无诸瑕隙，名为清净戒。云何名不缺戒？五众戒中，除四重戒，犯诸余重者是名缺，犯余罪是为破。

复次，身罪名缺，口罪名破。

复次，大罪名缺，小罪名破。善心回向涅槃，不令结使种种恶觉观得入，是名不穿。为涅槃，为世间，向二处，是名为杂。随戒不随外缘，如自在人无所系属，持是净戒，不为爱等所拘，是为自在戒。于戒不生爱、慢等诸结使，知戒实相，亦不取是戒。若取是戒，譬如人在囹圄，桎梏所拘，虽得蒙赦，而复为金锁所系。人为恩爱、烦恼所系，如在牢狱，虽得出家，爱著禁戒，如著金锁。行者若知戒是无漏因缘而不生著，是则解脱，无所系缚，是名不著戒。诸佛、菩萨、辟支佛及声闻所赞戒，若行是戒，用是戒，是名智所赞戒。外道戒者：牛戒、鹿戒、狗戒、罗刹鬼戒、哑戒、聋戒，如是等戒，智所不赞，唐苦无善报。

复次，智所赞者，于三种戒中，无漏戒不破、不坏，依此戒得实智慧，是圣所赞戒。无漏戒有三种：如佛说正语、正业、正命。是三业义，如八圣道中说，是中应广说。

问曰：若持戒是禅定因缘，禅定是智慧因缘，八圣道中何以慧在前，戒在中，定在后？

答曰：行路之法，应先以眼见道而后行，行时当精勤；精勤行时，常念如导师所教，念已，一心进路，不顺非道。正见亦如是，先以正智慧，观五受众皆苦，是名苦；苦从爱等诸结使和合生，是名集；爱等结使灭，是名涅槃。如是等观八分，名为道，是名正见。行者是时心定，知世间虚妄可舍，涅槃实法可取，决定是事，是名正见。知见是事，心力未大，未能发行；思惟筹量，发动正见令得力，是名正思惟。智慧既发，欲以言宣，故次正语、正业、正

命戒。行时精进不懈，不令住色、无色定中，是名正方便。用是正见观四谛，常念不忘：念一切烦恼是贼，应当舍；正见等是我真伴，应当随，是名正念。于四谛中摄心不散，不令向色、无色定中，一心向涅槃，是名正定。是初得善有漏，名为暖法、顶法、忍法中义。次第增进，初、中、后心入无漏心中疾，一心中具，无有前后分别次第。正见相应，正思惟、正方便、正念、正定，三种戒随是五分行。正见分别好丑、利益为事。正思惟发动正见为事。正语等持是智慧诸功德，不令散失。正方便驱策令速进不息。正念七事所应行者，忆而不忘。正定令心清净，不浊不乱，令正见七分得成。如无风房中灯，则照明了了。如是无漏戒，在八圣道中，亦为智者所赞。

问曰：无漏戒应为智者所赞，有漏戒何以赞？

答曰：有漏戒似无漏，随无漏同行因缘，是故智者合赞。如贼中有人叛来归我，彼虽是贼，今来向我，我当由之，可以破贼，何可不念？诸烦恼贼在三界城中住，有漏戒善根，若暖法、顶法、忍法、世间第一法，与余有漏法异故，行者受用。以是因缘故，破诸结使贼，得苦法忍无漏法财，以是故智者所赞。是名念戒。

（五、念舍）念舍者，有二种舍：一者，施舍，二者，舍诸烦恼。施舍有二种：一者，财施，二者，法施。三种舍和合，名为舍。财施是一切善法根本故，行者作是念：上四念因缘故，得瘥烦恼病，今以何因缘故得是四念？则是先世、今世，于三宝中少有布施因缘故。所以者何？众生于无始世界中，不知于三宝中布施故，福皆尽灭。是三宝有无量法，是故施亦不虚，必得涅槃。

复次，过去诸佛初发心时，皆以多少布施为因缘。如佛说：是布施是初助道因缘。

复次，人命无常，财物如电，若人不乞，犹尚应与，何况乞而不施？以是应施，作助道因缘。

复次，财物是种种烦恼罪业因缘；若持戒、禅定、智慧种种善

法，是涅槃因缘。以是故，财物常应自弃，何况好福田中而不布施？譬如有兄弟二人，各担十斤金行道中，更无余伴。兄作是念：我何以不杀弟取金？此旷路中人无知者。弟复生念，欲杀兄取金。兄弟各有恶心，语言视瞻皆异。兄弟即自悟，还生悔心：我等非人，与禽兽何异？同生兄弟，而为少金故而生恶心。兄弟共至深水边，兄以金投著水中。弟言：善哉，善哉！弟寻复弃金水中。兄复言：善哉，善哉！兄弟更互相问：何以言善哉？各答言：我以此金故，生不善心，欲相危害，今得弃之，故言善哉。二辞各尔。以是故，知财为恶心因缘，常应自舍，何况施得大福而不布施？如说：

施名行宝藏，亦为善亲友，
始终相利益，无有能坏者。
施为好密盖，能遮饥渴雨；
施为坚牢船，能度贫穷海。
慳为凶衰相，为之生忧畏，
洗之以施水，则为生福利。
慳惜不衣食，终身无欢乐，
虽云有财物，与贫困无异。
慳人之室宅，譬如邱冢墓，
求者远避之，终无有向者。
如是慳贪人，智者所摈弃，
命气虽未尽，与死等无异。
慳人无福慧，于施无坚要，
临当堕死坑，恋惜生懊恨。
涕泣当独去，忧悔火烧身。
好施者安乐，终无有是苦。
人修布施者，名闻满十方，
智者所爱敬，入众无所畏，

命终生天上，久必得涅槃。

如是等种种诃慳贪，赞布施，是名念财施。云何念法施？行者作是念：法施利益甚大，法施因缘故，一切佛弟子等得道。

复次，佛说二种施中，法施为第一。何以故？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三界报，亦出三界报。若不求名闻、财利、权势，但为学佛道，宏大慈悲，度众生生、老、病、死苦，是名清净法施。若不尔者，为如市易法。

复次，财施施多，财物减少；法施施多，法更增益。财施是无量世中旧法，法施圣法初来难得，名为新法。财施但能救诸饥渴、寒热等病，法施能除九十八诸烦恼等病。如是等种种因缘，分别财施、法施，行者应念法施。

问曰：何等是法施？

答曰：佛所说十二部经，清净心为福德与他说，是名法施。复有以神通力令人得道，亦名法施。如《网明菩萨经》中说：有人见佛光明得道者，生天者。如是等虽口不说，令他得法故，亦名法施。是法施应观众生心性，烦恼多少，智慧利钝，应随所利益而为说法。譬如随病服药则有益。有淫欲重，有瞋恚重，有愚痴重；有两两杂，三三杂。淫重者为说不净观，瞋重者为说慈心，痴重者为说深因缘；两杂者说两观，三杂者说三观。若人不知病相，错投药者，病则为增。若著众生相者，为说但有五众，此中无我；若言无众生相者，即为说五众相续有，不令堕断灭故。求富乐者，为说布施；欲生天者，为说持戒；人中多所贫乏者，为说天上事；恼患居家者，为说出家法；著钱财居家者，为说在家五戒法；若不乐世间，为说三法印：无常、无我、涅槃。依随经法，自演作义理，譬喻庄严法施，为众生说。如是等种种利益故，当念法施。舍烦恼者，三结乃至九十八使等，皆断除却，是名为舍。念舍是法，如舍毒蛇，如舍桎梏，得安隐欢喜。

复次，念舍烦恼，亦入念法中。问曰：若入念法中，今何以更

说？答曰：舍诸烦恼，是法微妙难得，无上无量，是故更别说。

复次，念法与念舍异：念法、念佛法微妙，诸法中第一；念舍、念诸烦恼罪恶，舍之为快。行相别，是为异。如是等种种因缘，行者当念舍。念舍者，是初学禅智中，畏生增上慢。

（六、念天）念天者，有四天王天，乃至他化自在天。

问曰：佛弟子应一心念佛及佛法，何以念天？

答曰：知布施业因缘故报故，受天上福乐，以是因缘故念天。

复次，是八念，佛自说因缘。念天者应作是念：有四天王天，是天五善法因缘故生彼中：信罪福，受持戒，闻善法，修布施，学智慧。我亦有是五法，以是故欢喜。言天以是五法故，生富乐处，我亦有是。我欲生彼，亦可得生。我以天福无常故不受，乃至他化自在天亦如是。

问曰：三界中清净天多，何以故但念欲天？

答曰：声闻法中说念欲界天，摩诃衍中说念一切三界天。行者未得道时，或心著人间五欲，以是故佛说念天。若能断淫欲，则生上二界天中；若不能断淫欲，则生六欲天中，是中有妙细清净五欲。佛虽不欲令人更生受五欲，有众生不任入涅槃，为是众生故说念天。如国王子在高危处立，不可救护，欲自投地。王使人敷厚绵褥，堕则不死，差于堕地故。

复次，有四种天：名天、生天、净天、净生天。名天者，如今国王名天子。生天者，从四天王天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天。净天者，人中生诸圣人。净生天者，三界天中生诸圣人，所谓须陀洹、家家、斯陀含、一种，或于天上得阿那含、阿罗汉道。净生天，色界中有五种阿那含，不还世间，即于彼得阿罗汉。无色界中一种阿那含，离色界生无色界，是中修无漏道，得阿罗汉入涅槃。念是二种天：生天、净生天。如是等天，是名念天。

（七、念定）念安那般那者，如《禅经》中说。

（八、念死）念死者，有二种死：一者，自死，二者，他因缘死。

是二种死，行者常念：是身若他不杀，必当自死。如是有为法中，不应弹指顷生信不死心。是身一切时中皆有死，不待老，不应恃是种种烦恼、凶衰身，生心望安隐不死，是心痴人所生。身中四大各各相害，如人持毒蛇篋，云何智人以为安隐？若出气保当还入，入息保出，睡眠复得还觉，是皆难必。何以故？是身内外多怨故。如说：

或有胎中死，或有生时死，
 或年壮时死，或老至时死。
 亦如果熟时，种种因缘堕。
 当求免离此，死恶之怨贼。
 是贼难可信，舍时则安隐。
 假使大智人，威德力无上。
 无前亦无后，于今无脱者。
 亦无巧辞谢，无请求得脱，
 亦无择格处，可以得免者。
 亦非持净戒，精进可以脱。
 死贼无怜愍，来时无避处。

是故行者不应于无常危脆命中而信望活。如佛为比丘说死想义。有一比丘偏袒白佛：我能修是死想。佛言：汝云何修？比丘言：我不望过七岁活。佛言：汝为放逸修死想。有比丘言：我不望过七月活。有比丘言：七日。有言六、五、四、三、二、一日活。佛言：汝等皆是放逸修死想。有言从旦至食时，有言一食顷。佛言：汝等亦是放逸修死想。一比丘偏袒白佛：我于出气不望入，于入气不望出。佛言：真是修死想，为不放逸比丘。一切有为法，念念生灭，住时甚少，其犹如幻，欺诳无智。行者如是等种种因缘念死想。

问曰：法三世诸佛师，何以故念佛在前？是八念云何有次第？

答曰：是法虽是十方三世诸佛师，佛能演出是法，其功大故。譬如雪山中有宝山，宝山顶有如意宝珠，种种宝物。多有人欲上，或有半道还者，有近而还者。有一大德国王，怜愍众生，为作大梯。人民大小乃至七岁小儿，皆得上山，随意取如意珠等种种宝物。佛亦如是，世间诸法实相宝山，九十六种异道皆不能得，乃至梵天王求诸法实相亦不能得，何况余人？佛以大慈悲，怜愍众生故，具足六婆罗蜜，得一切智慧方便，说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聚梯。阿若憍陈如、舍利弗、目犍连、摩诃迦叶，乃至七岁沙弥苏摩等，皆得诸无漏法：根、力、觉、道。实相虽微妙，一切众生皆蒙佛恩故得。以是故，念佛在前，次第念法，次第念僧。僧随佛语，能解法故第三。余人不能解，僧能得解，以是故称为宝。人中宝者是佛，九十六种道法中宝者是佛法，一切众中宝者是僧。

复次，以佛因缘故，法出世间，以法因缘故有僧。行者念：我云何当得法宝，得在僧数中？当除却一切粗细身、口恶业，是故次第说持戒。

复次，云何分别有七众？以有戒故。欲除心恶，破慳贪，故念舍；欲令受者得乐，故破瞋恚；信福得果报，故破邪见。住持戒、布施法中，则为住十善道中，离十不善道。十善道有二种果：若上行得净天中生，中行得生天。以是故，戒、施次第念天。行禅定故，得二种天，灭诸恶觉，但集善法，摄心一处，是故念天。次第念安那般那，念安那般那，能灭诸恶觉，如雨淹尘。见息出入，知身危脆，由息入出，身得存立。是故念入出息，次第念死。复次，行者或时恃有七念，著此功德，懈怠心生，是时当念死。死事常在前，云何当懈怠著此法爱？如阿那律，佛灭度时说：

有为法如云，智者不应信，

无常金刚来，破圣主山王。

是名八念次第。问曰：是说声闻八念。菩萨八念有何差别？答曰：声闻为身故，菩萨为一切众生故；声闻但为脱老、病、死故，

菩萨为遍具足一切功德故，是为差别。复次，佛是中亦说，告舍利弗：菩萨摩訶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应具足檀波蜜，乃至应具足八念。不可得故，初有不住，后有不可得。有此二印，以是故异。不住、不可得义，如先说。

大般若经·第二分空性品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诸法等平等之性，皆本性空，此本性空，于一切法非能、所作，云何菩萨摩訶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动胜义，以四摄事饶益有情？”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一切法等平等之性，皆本性空。此本性空，于一切法非能、所作。然诸菩萨能为有情，以布施等作饶益事。若诸有情，自知诸法皆本性空，则诸如来及诸菩萨，不现神通作希有事：谓于诸法本性空中，虽无所动，而令有情，远离种种妄想、颠倒；谓令有情远离我想、有情想，乃至知者、见者想；亦令远离色乃至识想，眼处乃至意处想，色处乃至法处想，眼界乃至眼界想，色界乃至法界想，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想，眼触乃至意触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想，地界乃至识界想，无明乃至老死想；亦令远离有为界想，住无为界，解脱一切生、老、病、死。无为界者，即诸法空；依世俗说，名无为界。”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由何空故，说诸法空？”

佛告善现：“由想空故，说诸法空。复次，善现！于意云何？若变化身复作化事，此有实事而不空耶？”

善现对曰：“诸所变化，都无实事，一切皆空。”

佛告善现：“变化与空，如是二法，非合、非散。此二俱以空空故空，不应分别是空、是化。所以者何？非空性中，有空、有化二事可得，以一切法毕竟空故。复次，善现！无色非化，无受、想、行、识非化，诸是化者无不皆空。余法有情，应知亦尔。”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蕴、界、处等世间诸法，及诸有情，可皆是化；四念住等出世间法，及诸有情，岂亦是化？”

佛告善现：“一切世间、出世法等，无非是化，然于其中，有声闻化，有独觉化，有菩萨化，有如来化，有烦恼化，有诸业化。由此因缘，我说一切皆如变化，等无差别。”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一切断界：所谓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如来，永断烦恼习气相续，岂亦是化？”

佛告善现：“如是诸法，若与生灭二相合者，亦皆是化。”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何法非化？”

佛告善现：“若法不与生灭相合，是法非化。”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何法不与生灭相合？”

佛告善现：“不虚诳法即是涅槃，此法不与生灭相合，是故非化。”

具寿善现复（原作佛）白佛言：“如世尊说平等法性，一切皆空，无能动者，无二可得，无有少法非自性空，如何涅槃可说非化？”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无有少法非自性空。此自性空，非声闻作，非独觉作，非菩萨作，非如来作，亦非余作。有佛、无佛，其性常空，此即涅槃。是故我说涅槃非化，非实有法，名为涅槃，可说无生无灭非化。复次，善现！我为新学诸菩萨，说涅槃非化，非别实有不空涅槃，是故不应执此为难。”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云何方便教诫、教授新学菩萨，令知诸法自性常空？”

佛告善现：“岂一切法先有后无，而不常空？然一切法先既非有，后亦非无，自性常空，不应惊怖。应作如是方便善巧，教诫、教授新学菩萨，令知诸法自性常空。”

时薄伽梵说是经已，无量菩萨摩诃萨众，慈氏菩萨而为上首，具寿善现及舍利子、大采菽氏、大迦叶波、阿难陀等诸大声

闻，及诸天、龙、阿素洛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智度论·般若波罗蜜

论问曰：云何名般若波罗蜜？

答曰：诸菩萨从初发心求一切种智，于其中间，知诸法实相，是般若波罗蜜。

问曰：若尔者，不应名为波罗蜜。何以故？未到智慧边故。

答曰：佛所得智慧是实波罗蜜，因是波罗蜜故，菩萨所行亦名波罗蜜，因中说果故。是般若波罗蜜，在佛心中变名为一切种智。菩萨行智慧，求度彼岸故，名波罗蜜；佛已度彼岸故，名一切种智。

问曰：佛一切诸烦恼及习已断，智慧眼净，应如实得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即是般若波罗蜜。菩萨未尽诸漏，慧眼未净，云何能得诸法实相？

答曰：此义后品中当广说，今但略说。如人入海，有始入者，有尽其源底者，深浅虽异，俱名为入。佛菩萨亦如是，佛则穷尽其底，菩萨未断诸烦恼习，势力少故，不能深入。如后品中说譬喻：如人于暗室燃灯，照诸器物，皆悉分了，更有大灯，益复明审。则知后灯所破之暗，与前灯合住；前灯虽与暗共住，而亦能照物。若前灯无暗，则后灯无所增益。诸佛菩萨智慧亦如是，菩萨智慧虽与烦恼习合，而能得诸法实相，亦如前灯亦能照物；佛智慧尽诸烦恼习，亦得诸法实相，如后灯倍复明了。

问曰：云何是诸法实相？

答曰：众人各各说诸法实相，自以为是。此中实相者，不可破坏，常住不异，无能作者。如后品中佛语须菩提：若菩萨观一切法，非常、非无常，非苦、非乐，非我、非无我，非有、非无等，亦

不作是观，是名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是义，舍一切观，灭一切言语，离诸心行，从本已来，不生不灭如涅槃相。一切诸法相亦如是，是名诸法实相。如《赞般若波罗蜜偈》言：

（能所观）（所法）般若波罗蜜，实法不颠倒，

念想观已除，言语法亦灭。

（能入）无量众罪除，清净心常一，

如是尊妙人，则能见般若。

如虚空无染，（无戏观）无戏无文字，

若能如是观，是即为见佛。

（三德观）若如法观佛，般若及涅槃，

是三则一相，其实无有异。

诸佛及菩萨，能利益一切，

（出生）般若为之母，能出生养育。

佛为众生父，般若能生佛，

是则为一切，众生之祖母。

（异名）般若是一法，佛说种种名，

随诸众生力，为之立异字。

（无诤）若人得般若，议论心皆灭；

譬如日出时，朝露一时失。

（威德）般若之威德，能动二种人：

无智者恐怖，有智者欢喜。

若人得般若，则为般若主，

（不著）般若中不著，何况于余法。

（无来去）般若无所来，亦复无所去，

智者一切处，求之不能得。

（见缚解）若不见般若，是则为被缚；

若人见般若，是亦名被缚。

若人见般若，是则得解脱；

若不见般若，是亦得解脱。
 是事为希有，甚深有大名，
 (见如幻)譬如幻化物，见而不可见。
 (三乘)诸佛及菩萨，声闻辟支佛，
 解脱涅槃道，皆从般若得。
 (假说)言说为世俗，怜愍一切故，
 假名说诸法，虽说而不说。
 般若波罗蜜，譬如大火焰，
 (不取取)四边不可取，无取亦不取。
 一切取已舍，是名不可取；
 不可取而取，是即名为取。
 般若无坏相，过一切言语，
 适无所依止，谁能赞其德？
 (巨赞赞)般若虽巨赞，我今能得赞，
 虽未脱死地，则为已得出。

瑜伽师地论·胜义伽他

(遣增)都无有宰主，及作者受者，
 诸法亦无用，(遣灭)而用(法有)转非无。
 (诸法)唯十二有支，蕴处界流转，
 审思此一切，众生不可得。
 于内及于外，是一切皆空，
 其能修空者，亦常无所有。
 (圣)我(凡)我定非有，由颠倒妄计，
 有情我皆无，(染净成就)唯有因(用转)法有。
 诸行皆刹那，住尚无况用，
 即说彼(用转)生起，为用为作者。

(七无用)眼不能(一无作用)见色,耳不能闻声,
鼻不能嗅香,舌不能尝味,
身不能觉触,意不能知法。

(二无随转)于此亦无能,任持驱役者。

(三无生他)法不能生他,(四无自生)亦不能自生,
(五无转移)众缘有故生,非故新新有。

(六无灭他)法不能灭他,(七无自灭)亦不能自灭,
众缘有故生,(灭不待缘)生已自然灭。

(染有)由(在家、出家)二品为依,是生便可得,
恒于境放逸,又复邪升进。

愚痴之所漂,彼遂邪升进,
诸贪爱所引,于境常放逸。

(尘染依因)由有因(无明至受)诸法,(爱至老死)众苦亦复然,
(惑)根本二惑故,十二支分二。

(染)自无能作用,亦不由他作,
非余能有作,而作用非无。

(生染时分)非内(未不生)亦非外,非二种中间,
由行未生故,有时而可得。

设诸行已生,由此故无得,
未来无有相,(过生)过去可分别。

(现生)分别曾所更,非曾亦分别,
行虽无有始,然有始可得。

(观自相)诸色如聚沫,诸受类浮泡,
诸想同阳焰,诸行喻芭蕉,
诸识犹幻事,日亲之所说。

(观共相)诸行一时生,亦一时住灭。

(观世俗胜义)痴不能痴痴,亦不能痴彼,
非余能有痴,而愚痴非无。

不正思惟故，诸愚痴得生，

此不正思惟，非不愚者起。

(俗随胜不随)福非福(胜不随)不动，行又(去来今)三应知，

复有三种业，一切不和合。

现在速灭坏，过去住无方，

未生依众缘，而复心随转。

毕竟共相应，不相应亦尔，

非一切一切，而说心随转。

(俗随)于此流无断，相似不相似，

由随顺我见，世俗用非无。

若坏于色身，名身亦随灭，

而言今后世，自作自受果。

前后差别故，自因果摄故，

(四果)作者与受者，一异不可说。

(释业)因道不断故(后有)，和合作用转(非顿)，

从自因所生(非一切)，及摄受所作。

(显相)乐戏论为因，若净不净业，

诸种子异熟，及爱非爱果。

(所缘)依诸种异熟，我见而生起，

自内所证知，无色不可见。

(依止)无了别凡夫，计斯为内我，

我见为依故，起众多妄见。

(因果)总执自种故，宿习助伴故，

听闻随顺故，发生于我见。

贪爱(显集)及于缘，而生于内我，

摄受希望故，染习外为所。

世间真可怖，愚痴故摄受，

先起爱藏已，由兹趣戏论。

彼所爱藏者，贤圣达为苦，
此苦逼愚夫，刹那无暂息。
(计执)不平等缠心，积集彼众苦，
积集是愚夫，计我苦乐缘。
诸(痴障)愚夫固著，如大象溺泥，
由痴故增上，遍行遍所作。
(缚解)此池派众流，于世流为瀑，
非火风日竭，唯除正法行。
(缚遍知)于苦计我受，苦乐了知苦，
分别起此见，从彼生生彼。
(解脱遍知)染污意恒时，诸惑俱生灭，
若解脱诸惑，非先亦非后。
非彼法生已，后净异而生，
彼先无染污，说解脱众惑。
其有染污者，毕竟性清净，
既非有所净，何得有能净？
诸种子灭故，诸烦恼尽故，
即于此无染，显示二差别。
(无余解脱)自内所证故，唯(非全无性)众苦尽故，
永绝戏论故，一切无戏论。
众生名相续，及法想相中，
无生死流转，亦无涅槃者。

妙法莲华经·方便品

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告舍利弗：“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亲近百千万亿无数诸佛，尽行诸佛无量道法，勇猛精

进，名称普闻。成就甚深未曾有法，随宜所说，意趣难解。舍利弗！吾从成佛已来，种种因缘、种种譬喻，广演言教，无数方便引导众生，令离诸著。所以者何？如来方便知见波罗蜜，皆已具足。舍利弗！如来知见，广大深远，无量、无碍，力无所畏，禅定解脱三昧，深入无际，成就一切未曾有法。舍利弗！如来能种种分别，巧说诸法，言辞柔软，悦可众心。舍利弗！取要言之，无量无边未曾有法，佛悉成就。止！舍利弗！不须复说。所以者何？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难解之法，唯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世雄不可量，诸天及世人，
一切众生类，无能知佛者。
佛力无所畏，解脱诸三昧，
及佛诸余法，无能测量者。
本从无数佛，具足行诸道，
甚深微妙法，难见难可了。
于无量亿劫，行此诸道已，
道场得成果，我已悉知见。
如是大果报，种种性相义，
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
是法不可示，言辞相寂灭，
诸余众生类，无有能得解，
除诸菩萨众，信力坚固者。
诸佛弟子众，曾供养诸佛，
一切漏已尽，住是最后身，
如是诸人等，其力所不堪。
假使满世间，皆如舍利弗，

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
正使满十方，皆如舍利弗，
及余诸弟子，亦满十方刹，
尽思共度量，亦复不能知。
辟支佛利智，无漏最后身，
亦满十方界，其数如竹林，
斯等共一心，于忆无量劫，
欲思佛实智，莫能知少分。
新发意菩萨，供养无数佛，
了达诸义趣，又能善说法，
如稻麻竹苇，充满十方刹。
一心以妙智，于恒河沙劫，
咸皆共思量，不能知佛智。
不退诸菩萨，其数如恒沙，
一心共思求，亦复不能知。
又告舍利弗，无漏不思议，
甚深微妙法，我今已具得。
唯我知是相，十方佛亦然。
舍利弗当知，诸佛语无异，
于佛所说法，当生大信力。
世尊法久后，要当说真实。
告诸声闻众，及求缘觉乘，
我令脱苦缚，逮得涅槃者。
佛以方便力，示以三乘教，
众生处处著，引之令得出。”

尔时，大众中有诸声闻，漏尽阿罗汉，阿若憍陈如等千二百人，及发声闻、辟支佛心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各作是念：“今者世尊，何故殷勤称叹方便，而作是言？佛所得法，甚深

难解；有所言说，意趣难知，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及。佛说一解脱义，我等亦得此法，到于涅槃，而今不知是义所趣。”

尔时舍利弗，知四众心疑，自亦未了，而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殷勤称叹诸佛第一方便，甚深微妙难解之法？我自昔来，未曾从佛闻如是说。今者四众咸皆有疑，惟愿世尊敷演斯事。世尊何故殷勤称叹，甚深微妙难解之法？”尔时，舍利弗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慧日大世尊，久乃说是法。
 自说得如是，力无畏三昧。
 禅定解脱等，不可思议法。
 道场所得法，无能发问者。
 我意难可测，亦无能问者。
 无问而自说，称叹所行道。
 智慧甚微妙，诸佛之所得。
 无漏诸罗汉，及求涅槃者，
 今皆堕疑网，佛何故说是？
 其求缘觉者，比丘比丘尼，
 诸天龙鬼神，及乾闥婆等。
 相视怀犹豫，瞻仰两足尊。
 是事为云何？愿佛为解说。
 于诸声闻众，佛说我第一。
 我今自于智，疑惑不能了。
 为是究竟法？为是所行道？
 佛口所生子，合掌瞻仰待，
 愿出微妙音，时为如实说。
 诸天龙神等，其数如恒沙。
 求佛诸菩萨，大数有八万。
 又诸万亿国，转轮圣王至，

合掌以敬心，欲闻具足道。

尔时，佛告舍利弗：“止止！不须复说。若说是事，一切世间诸天及人皆当惊疑。”

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惟愿说之！惟愿说之！所以者何？是会无数百千万亿阿僧祇众生，曾见诸佛，诸根猛利，智慧明了，闻佛所说，则能敬信。”尔时，舍利弗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法王无上尊，惟说愿勿虑。

是会无量众，有能敬信者。

佛复止舍利弗：“若说是事，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当惊疑；增上慢比丘将坠于大坑。”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

诸增上慢者，闻必不敬信。

尔时，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惟愿说之！惟愿说之！今此会中，如我等比百千万亿，世世已曾从佛受化。如此人等，必能敬信。长夜安隐，多所饶益。”尔时，舍利弗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无上两足尊，愿说第一法。

我为佛长子，惟垂分别说。

是会无量众，能敬信此法。

佛已曾世世，教化如是等。

皆一心合掌，欲听受佛语，

我等千二百，及余求佛者。

愿为此众故，惟垂分别说。

是等闻此法，则生大欢喜。

尔时，世尊告舍利弗：“汝已殷勤三请，岂得不说？汝今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说此语时，会中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五千人等，即从座起，礼佛而退。所以者何？此辈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得谓得，未证谓证。有如此失，是以

不住。世尊默然而不制止。

尔时佛告舍利弗：“我今此众，无复枝叶，纯有贞实。舍利弗！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汝今善听，当为汝说。”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诸佛如来时乃说之，如优昙钵华，时一现耳。舍利弗！汝等当信佛之所说，言不虚妄。舍利弗！诸佛随宜说法，意趣难解。所以者何？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唯有诸佛乃能知之。所以者何？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舍利弗！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知见道故，出现于世。舍利弗！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

佛告舍利弗：“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诸有所作，常为一事，唯以佛之知见示悟众生。舍利弗！如来但以一佛乘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舍利弗！一切十方诸佛法亦如是。舍利弗，过去诸佛，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是诸众生，从诸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智。舍利弗！未来诸佛，当出于世，亦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是诸众生从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智。舍利弗！现在十方无量百千万亿佛土中，诸佛世尊，多所饶益，安乐众生。是诸佛亦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是诸众生从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智。舍利弗！是诸佛但教化菩萨，欲以佛之知见示众生故，欲以佛之知见悟众生故，欲令众生入佛之知见故。舍利弗！我今亦复如是，知诸众生有种种欲，深心所著，随其本性，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

便力，而为说法。舍利弗！如此皆为得一佛乘，一切种智故。舍利弗！十方世界中，尚无二乘，何况有三？舍利弗，诸佛出于五浊恶世，所谓劫浊、烦恼浊、众生浊、见浊、命浊。如是，舍利弗，劫浊乱时，众生垢重，慳贪嫉妒，成就诸不善根故。诸佛以方便力，于一佛乘分别说三。舍利弗！若我弟子，自谓阿罗汉、辟支佛者，不闻不知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罗汉，非辟支佛。又，舍利弗！是诸比丘、比丘尼，自谓已得阿罗汉，是最后身，究竟涅槃，便不复志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知此辈，皆是增上慢人。所以者何？若有比丘实得阿罗汉，若不信此法，无有是处。除佛灭度后，现前无佛。所以者何？佛灭度后，如是等经，受持、读诵、解义者，是人难得。若遇余佛，于此法中便能决了。舍利弗，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语。诸佛如来，言无虚妄，无有余乘，唯一佛乘。”

华严经·净行品

尔时，智首菩萨问文殊师利菩萨言：“佛子！（一、十三业）菩萨云何得无过失身、语、意业？云何得不害身、语、意业？云何得不可毁身、语、意业？云何得不可坏身、语、意业？云何得不退转身、语、意业？云何得不可动身、语、意业？云何得殊胜身、语、意业？云何得清净身、语、意业？云何得无染身、语、意、业？云何得智为先导身、语、意、业？（二、十具足）云何得生处具足、种族具足、家具足、色具足、相具足、念具足、慧具足、行具足、无畏具足、觉悟具足？（三、十慧）云何得胜慧、第一慧、最上慧、最胜慧、无量慧、无数慧、不思議慧、无与等慧、不可量慧、不可说慧？（四、十力）云何得因力、欲力、方便力、缘力、所缘力、根力、观察力、奢摩他力、毗钵舍那力、思惟力？（五、十善巧）云何得蕴善巧、界善巧、处善巧、缘起善巧、欲界善巧、色界善巧、无色界善

巧、过去善巧、未来善巧、现在善巧？（六、七觉三定）云何善修习念觉分、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空、无相、无愿？（七、六度四梵）云何得圆满檀波罗蜜、尸波罗蜜、羼提波罗蜜、毗黎耶波罗蜜、禅那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及以圆满慈、悲、喜、舍？（八、十智力）云何得处非处智力、过未现在业报智力、根胜劣智力、种种界智力、种种解智力、一切至处道智力、禅解脱三昧染净智力、宿住念智力、无障碍天眼智力、断诸习智力？（九、十护）云何常得天王、龙王、夜叉王、乾闥婆王、阿修罗王、迦楼罗王、紧那罗王、摩睺罗伽王、人王、梵王之所守护，恭敬供养？（十、十度生及十超众）云何得与一切众生为依、为救、为归、为趣、为炬、为明、为照、为导、为胜导、为普导？云何于一切众生中，为第一、为大、为胜、为最胜、为妙、为极妙、为上、为无上、为无等、为无等等？”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告智首菩萨言：“善哉佛子！汝今为欲多所饶益、多所安隐，哀愍世间，利乐天人，问如是义。佛子！（十问一答）若诸菩萨善用其心，则获一切胜妙功德。于诸佛法，心无所碍，住过去来今，诸佛之道，随众生住，恒不舍离，如诸法相，悉能通达，断一切恶，具足众善，当如普贤，色像第一，一切行愿皆得具足，于一切法，无不自在，而为众生第二导师。佛子！云何用心，能获一切胜妙功德？佛子！

菩萨在家，当愿众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

孝事父母，当愿众生，善事于佛，护养一切。

妻子集会，当愿众生，冤亲平等，永离贪著。

若得五欲，当愿众生，拔除欲箭，究竟安隐。

妓乐聚会，当愿众生，以法自娱，了妓非实。

若在宫室，当愿众生，入于圣地，永除秽欲。

着璎珞时，当愿众生，舍诸伪饰，到真实处。

上升楼阁，当愿众生，升正法楼，彻见一切。

若有所施，当愿众生，一切能舍，心无爱著。
众会聚集，当愿众生，舍众聚法，成一切智。
若在厄难，当愿众生，随意自在，所行无碍。
舍居家时，当愿众生，出家无碍，心得解脱。
入僧伽蓝，当愿众生，演说种种，无乖诤法。
诣大小师，当愿众生，巧事师长，习行善法。
求请出家，当愿众生，得不退法，心无障碍。
脱去俗服，当愿众生，勤修善根，舍诸罪轭。
剃除须发，当愿众生，永离烦恼，究竟寂灭。
着袈裟衣，当愿众生，心无所染，具大仙道。
正出家时，当愿众生，同佛出家，救护一切。
自归依佛，当愿众生，绍隆佛种，发无上意。
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当愿众生，统理大众，一切无碍。
受学戒时，当愿众生，善学于戒，不作众恶。
受阇梨教，当愿众生，具足威仪，所作真实。
受和尚教，当愿众生，入无生智，到无依处。
受具足戒，当愿众生，具诸方便，得最胜法。
若入堂宇，当愿众生，升无上堂，安住不动。
若敷床座，当愿众生，开敷善法，见真实相。
正身端坐，当愿众生，坐菩提座，心无所著。
结跏趺坐，当愿众生，善根坚固，得不动地。
修行于定，当愿众生，以定伏心，究竟无余。
若修于观，当愿众生，见如实理，永无乖诤。
舍跏趺坐，当愿众生，观诸行法，悉归散灭。
下足住时，当愿众生，心得解脱，安住不动。
若举于足，当愿众生，出生死海，具众善法。
着下裙时，当愿众生，服诸善根，具足惭愧。

整衣束带，当愿众生，检束善根，不令散失。
若着上衣，当愿众生，获胜善根，至法彼岸。
着僧伽黎，当愿众生，入第一位，得不动法。
手执杨枝，当愿众生，皆得妙法，究竟清淨。
嚼杨枝时，当愿众生，其心调淨，噬诸烦恼。
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瞋痴，蠲除罪法。
事讫就水，当愿众生，出世法中，速疾而往。
洗涤形秽，当愿众生，清淨调柔，毕竟无垢。
以水盥掌，当愿众生，得清淨手，受持佛法。
以水洗面，当愿众生，得淨法门，永无垢染。
手执锡杖，当愿众生，设大施会，示如实道。
执持应器，当愿众生，成就法器，受天人供。
发趾向道，当愿众生，趣佛所行，入无依处。
若在于道，当愿众生，能行佛道，向无余法。
涉路而去，当愿众生，履淨法界，心无障碍。
见升高路，当愿众生，永出三界，心无怯弱。
见趣下路，当愿众生，其心谦下，长佛善根。
见斜曲路，当愿众生，舍不正道，永除恶见。
若见直路，当愿众生，其心正直，无谄无诳。
见路多尘，当愿众生，远离尘坌，护清淨法。
见路无尘，当愿众生，常行大悲，其心润泽。
若见险道，当愿众生，住正法界，离诸罪难。
若见众会，当愿众生，说甚深法，一切和合。
若见大柱，当愿众生，离我淨心，无有忿恨。
若见丛林，当愿众生，诸天及人，所应敬礼。
若见高山，当愿众生，善根超出，无能至顶。
见棘刺树，当愿众生，疾得翦除，三毒之刺。
见树叶茂，当愿众生，以定解脫，而为荫映。

若见花开，当愿众生，神通等法，如花开敷。
若见树花，当愿众生，众相如花，具三十二。
若见果实，当愿众生，获最胜法，证菩提道。
若见大河，当愿众生，得预法流，入佛智海。
若见陂泽，当愿众生，疾悟诸佛，一味之法。
若见池沼，当愿众生，语业满足，巧能演说。
若见汲井，当愿众生，具足辩才，演一切法。
若见涌泉，当愿众生，方便增长，善根无尽。
若见桥道，当愿众生，广度一切，犹如桥梁。
若见流水，当愿众生，得善意欲，洗除惑垢。
见修园圃，当愿众生，五欲圃中，耘除爱草。
见无忧林，当愿众生，永离贪爱，不生忧怖。
若见园苑，当愿众生，勤修诸行，趣佛菩提。
见严饰人，当愿众生，三十二相，以为严好。
见无严饰，当愿众生，舍诸饰好，具头陀行。
见乐著人，当愿众生，以法自娱，欢爱不舍。
见无乐著，当愿众生，有为事中，心无所乐。
见欢乐人，当愿众生，常得安乐，乐供养佛。
见苦恼人，当愿众生，获根本智，灭除众苦。
见无病人，当愿众生，入真实慧，永无病恼。
见疾病人，当愿众生，知身空寂，离乖诤法。
见端正人，当愿众生，于佛菩萨，常生净信。
见丑陋人，当愿众生，于不善事，不生乐著。
见报恩人，当愿众生，于佛菩萨，能知恩德。
见背恩人，当愿众生，于有恶人，不加其报。
若见沙门，当愿众生，调柔寂静，毕竟第一。
见婆罗门，当愿众生，永持梵行，离一切恶。
见苦行人，当愿众生，依于苦行，至究竟处。

见操行人，当愿众生，坚持志行，不舍佛道。
见着甲冑，当愿众生，常服善铠，趣无师法。
见无铠杖，当愿众生，永离一切，不善之业。
见论议人，当愿众生，于诸异论，悉能摧伏。
见正命人，当愿众生，得清净命，不矫威仪。
若见于王，当愿众生，得为法王，恒转正法。
若见王子，当愿众生，从法化生，而为佛子。
若见长者，当愿众生，善能明断，不行恶法。
若见大臣，当愿众生，恒守正念，习行众善。
若见城郭，当愿众生，得坚固身，心无所屈。
若见王都，当愿众生，功德共聚，心恒喜乐。
见处林藪，当愿众生，应为天人，之所叹仰。
入里乞食，当愿众生，入深法界，心无障碍。
到人门户，当愿众生，入于一切，佛法之门。
入其家已，当愿众生，得入佛乘，三世平等。
见不舍人，当愿众生，常不舍离，胜功德法。
见能舍人，当愿众生，永得舍离，三恶道苦。
若见空钵，当愿众生，其心清静，空无烦恼。
若见满钵，当愿众生，具足成满，一切善法。
若得恭敬，当愿众生，恭敬修行，一切佛法。
不得恭敬，当愿众生，不行一切，不善之法。
见惭耻人，当愿众生，具惭耻行，藏护诸根。
见无惭耻，当愿众生，舍离无惭，住大慈道。
若得美食，当愿众生，满足其愿，心无美欲。
得不美食，当愿众生，莫不获得，诸三昧味。
得柔软食，当愿众生，大悲所熏，心意柔软。
得粗涩食，当愿众生，心无染著，绝世贪爱。
若饭食时，当愿众生，禅悦为食，法喜充满。

若受味时，当愿众生，得佛上味，甘露满足。
饭食已讫，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具诸佛法。
若说法时，当愿众生，得无尽辩，广宣法要。
从舍出时，当愿众生，深入佛智，永出三界。
若入水时，当愿众生，入一切智，知三世等。
洗浴身体，当愿众生，身心无垢，内外光洁。
盛暑炎毒，当愿众生，舍离众恼，一切皆尽。
暑退凉初，当愿众生，证无上法，究竟清凉。
讽诵经时，当愿众生，顺佛所说，总持不忘。
若得见佛，当愿众生，得无碍眼，见一切佛。
谛观佛时，当愿众生，皆如普贤，端正严好。
见佛塔时，当愿众生，尊重如塔，受天人供。
敬心观塔，当愿众生，诸天及人，所共瞻仰。
顶礼于塔，当愿众生，一切天人，无能见顶。
右绕于塔，当愿众生，所行无逸，成一切智。
绕塔三匝，当愿众生，勤求佛道，心无懈怠。
赞佛功德，当愿众生，众德悉具，称叹无尽。
赞佛相好，当愿众生，成就佛身，证无相法。
若洗足时，当愿众生，具足神力，所行无碍。
以时寢息，当愿众生，自得安隐，心无动乱。
睡眠始寤，当愿众生，一切智觉，周顾十方。

“佛子！若诸菩萨如是用心，则获一切胜妙功德。一切世间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乾闥婆、阿修罗等，及以一切声闻、缘觉，所不能动。”

华严经·梵行品

尔时，正念天子白法慧菩萨言：“佛子！一切世界诸菩萨众，

依如来教，染衣出家，云何而得梵行清净，从菩萨位逮于无上菩提之道？”

法慧菩萨言：“佛子！菩萨摩訶萨修梵行时，应以十法而为所缘，作意观察。所谓身、身业、语、语业、意、意业、佛、法、僧、戒。应如是观：为身是梵行耶？乃至戒是梵行耶？若身是梵行者，当知梵行则为非善，则为非法，则为浑浊，则为臭恶，则为不净，则为可厌，则为违逆，则为杂染，则为死尸，则为虫聚。若身业是梵行者，梵行则是行、住、坐、卧，左右顾视，屈伸、俯仰。若语是梵行者，梵行则是音声、风息，唇、舌、喉、吻，吐纳、抑纵，高低、清浊。若语业是梵行者，梵行则是起居、问讯，略说、广说，喻说、直说，赞说、毁说，安立说，随俗说，显了说。若意是梵行者，梵行则应是觉，是观，是分别，是种种分别，是忆念，是种种忆念，是思惟，是种种思惟，是幻术，是眠梦。若意业是梵行者，当知梵行则是思想、寒热、饥渴、苦乐、忧喜。若佛是梵行者，为色是佛耶？受是佛耶？想是佛耶？行是佛耶？识是佛耶？为相是佛耶？好是佛耶？神通是佛耶？业行是佛耶？果报是佛耶？若法是梵行者，为寂灭是法耶？涅槃是法（原作佛）耶？不生是法耶？不起是法耶？不可说是法耶？无分别是法耶？无所行是法耶？不合集是法耶？不随顺是法耶？无所得是法耶？若僧是梵行者，为预流向是僧耶？预流果是僧耶？一来向是僧耶？一来果是僧耶？不还向是僧耶？不还果是僧耶？阿罗汉向是僧耶？阿罗汉果是僧耶？三明是僧耶？六通是僧耶？若戒是梵行者，为坛场是戒耶？问清净是戒耶？教威仪是戒耶？三说羯磨是戒耶？和尚是戒耶？阿阇黎是戒耶？剃发是戒耶？着袈裟衣是戒耶？乞食是戒耶？正命是戒耶？如是观已，于身无所取，于修无所著，于法无所住；过去已灭，未来未至，现在空寂；无作业者，无受报者；此世不移动，彼世不改变。此中何法名为梵行？梵行从何处来？谁之所有？体为是谁？由谁而作？为是有，为是无？

为是色，为非色？为是受，为非受？为是想，为非想？为是行，为非行？为是识，为非识？如是观察，梵行法不可得故，三世法皆寂灭故，意无取著故，心无障碍故，所行无二故，方便自在故，受无相法故，观无相法故，知佛法平等故，具一切佛法故。如是名为清净梵行。

“复应修习十种法，何者为十？所谓处非处智，过现未来业报智，诸禅解脱三昧智，诸根胜劣智，种种解智，种种界智，一切至处道智，天眼无碍智，宿命无碍智，永断习气智。于如来十力，一一观察，一一力中，有无量义，悉应咨问。闻已，应起大慈悲心，观察众生，而不舍离；思维诸法，无有休息；行无上业，不求果报；了知境界，如幻如梦、如影如响，亦如变化。若诸菩萨，能与如是观行相应，于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疾得现前。初发心时，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

华严经·十忍品

尔时，普贤菩萨告诸菩萨言：“佛子！菩萨摩訶萨有十种忍，若得此忍，则得到于一切菩萨无碍忍地，一切佛法无碍、无尽。何者为十？所谓音声忍、顺忍、无生法忍、如幻忍、如焰忍、如梦忍、如响忍、如影忍、如化忍、如空忍。此十种忍，三世诸佛已说、今说、当说。

“佛子！云何为菩萨摩訶萨音声忍？谓闻诸佛所说之法不惊、不怖、不畏，深信悟解，爱乐趣向，专心忆念，修习安住。是名菩萨摩訶萨第一音声忍。

“佛子！云何为菩萨摩訶萨顺忍？谓于诸法，思惟观察，平等无违，随顺了知，令心清净，正住修习，趣入成就。是名菩萨摩訶萨第二顺忍。

“佛子！云何为菩萨摩訶萨无生法忍？佛子！此菩萨摩訶萨不见有少法生，亦不见有少法灭。何以故？若无生则无灭，若无灭则无尽，若无尽则离垢，若离垢则无差别，若无差别则无处所，若无处所则寂静，若寂静则离欲，若离欲则无作，若无作则无愿，若无愿则无住，若无住则无去无来。是名菩萨摩訶萨第三无生法忍。

“佛子！云何为菩萨摩訶萨如幻忍？佛子！此菩萨摩訶萨知一切法，皆悉如幻，从因缘起，于一法中解多法，于多法中解一法。此菩萨知诸法如幻已，了达国土，了达众生，了达法界，了达世间平等，了达佛出现平等，了达三世平等，成就种种神通变化。譬如幻，非象、非马，非车、非步，非男、非女，非童男、非童女，非树、非叶，非花、非果，非地、非水，非火、非风，非昼、非夜，非日、非月，非半月、非一月，非一年、非百年，非一劫、非多劫，非定、非乱，非纯、非杂，非一、非异，非广、非狭，非多、非少，非量、非无量，非粗、非细，非是一切种种众物。种种非幻，幻非种种，然由幻故，示现种种差别之事。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观一切世间如幻，所谓业世间、烦恼世间、国土世间、法世间、时世间、趣世间、成世间、坏世间、运动世间、造作世间。菩萨摩訶萨观一切世间如幻时，不见众生生，不见众生灭；不见国土生，不见国土灭；不见诸法生，不见诸法灭；不见过去可分别，不见未来有起作，不见现在一念住；不观察菩提，不分别菩提；不见佛出现，不见佛涅槃；不见住大愿，不见入正位，不出平等性。是菩萨虽成就佛国土，知国土无差别；虽成就众生界，知众生无差别；虽普观法界，而安住法性寂然不动；虽达三世平等，而不违分别三世法；虽成就蕴、处，而永断所依；虽度脱众生，而了知法界平等，无种种差别；虽知一切法远离文字，不可言说，而常说法辩才无尽；虽不取著化众生事，而不舍大悲，为度一切转于法轮；虽为开示过去因缘，而知因缘性无有动转。是名菩萨摩訶第四如幻忍。

“佛子！云何为菩萨摩訶萨如焰忍？佛子！此菩萨摩訶萨知一切世间同于阳焰。譬如阳焰，无有方所，非内、非外，非有、非无，非断、非常，非一色、非种种色，亦非无色，但随世间言说显示。菩萨如是，如实观察，了知诸法，现证一切，令得圆满。是名菩萨摩訶萨第五如焰忍。

“佛子！云何为菩萨摩訶萨如梦忍？佛子！此菩萨摩訶萨知一切世间如梦。譬如梦，非世间、非离世间，非欲界、非色界、非无色界，非生、非没，非染、非净，而有示现。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知一切世间悉同于梦，无有变异故，如梦自性故，如梦执著故，如梦性离故，如梦本性故，如梦所现故，如梦无差别故，如梦想分别故，如梦觉时故。是名菩萨摩訶萨第六如梦忍。

“佛子！云何为菩萨摩訶萨如响忍？佛子！此菩萨摩訶萨闻佛说法，观诸法性，修学成就，到于彼岸。知一切音声，悉同于响，无来无去，如是示现。佛子！此菩萨摩訶萨观如来声，不从内出，不从外出，亦不从于内外而出。虽了此声非内、非外、非内外出，而能示现善巧名句，成就演说。譬如谷响，从缘所起，而与法性无有相违，令诸众生随类各解，而得修学。如帝释夫人阿修罗女，名曰舍支，于一音中出千种音，亦不心念令如是出。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入无分别界，成就善巧随类之音，于无边世界中恒转法轮。此菩萨善能观察一切众生，以广长舌相而为演说，其声无碍，遍十方土，令随所宜，闻法各异。虽知声无起而普现音声，虽知无所说而广说诸法。妙音平等，随类各解，悉以智慧而能了达。是名菩萨摩訶萨第七如响忍。

“佛子！云何为菩萨摩訶萨如影忍？佛子！此菩萨摩訶萨，非于世间生，非于世间没；非在世间内，非在世间外；非行于世间，非不行于世间；非同于世间，非异于世间；非往于世间，非不往于世间；非住于世间，非不住于世间；非是世间，非出世间；非修菩萨行，非舍于大愿；非实，非不实。虽常行一切佛法，而能办

一切世间事，不随世间流，亦不住法流。譬如日月、男子、女人、舍宅、山林、河泉等物，于油、于水、于身、于宝、于明镜等清净物中而现其影。影与油等，非一非异，非离非合，于川流中亦不漂度，于池井内亦不沉没，虽现其中，无所染著。然诸众生，知于此处有是影现，亦知彼处无如是影；远物、近物虽皆影现，影不随物而有近远。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能知自身及以他身，一切皆是智之境界，不作二解，谓自、他别，而于自国土、于他国土，各各差别，一时普现。如种子中，无有根芽、茎节、枝叶，而能生起如是等事。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于无二法中分别二相，善巧方便，通达无碍。是名菩萨摩訶萨第八如影忍。

“菩萨摩訶萨成就此忍，虽不往诣十方国土，而能普现一切佛刹。亦不离此，亦不到彼，如影普现，所行无碍，令诸众生见差别身，同于世间坚实之相。然此差别即非差别，别与不别无所障碍。此菩萨从于如来种性而生，身、语及意清净无碍，故能获得无边色相清净之身。

“佛子！云何为菩萨摩訶萨如化忍？佛子！此菩萨摩訶萨知一切世间皆悉如化。所谓一切众生意业化，觉想所起故；一切世间诸行化，分别所起故；一切苦乐颠倒化，妄取所起故；一切世间不实法化，言说所现故；一切烦恼分别化，想念所起故。复有清净调伏化，无分别所现故；于三世不转化，无生平等故；菩萨愿力化，广大修行故；如来大悲化，方便示现故；转法轮方便化，智慧无畏辩才所说故。菩萨如是了知世间、出世间化，现证知，广大知，无边知，如事知，自在知，真实知，非虚妄见所能倾动，随世所行亦不失坏。譬如化，不从心起、不从心法起，不从业起、不受果报，非世间生、非世间灭，不可随逐、不可揽触，非久住、非须臾住，非行世间、非离世间，不专系一方、不普属诸方，非有量、非无量，不厌不息、非不厌息，非凡、非圣，非染、非净，非生、非死，非智、非愚，非见、非不见，非依世间、非入法界，非黠慧、非迟钝，非

取、非不取，非生死、非涅槃，非有、非无有。菩萨如是善巧方便，行于世间修菩萨道，了知世法，分身化往，不著世间，不取自身，于世、于身无所分别。不住世间，不离世间；不住于法，不离于法。以本愿故，不弃舍一众生界，不调伏少众生界，不分别法，非不分别，知诸法性无来无去，虽无所有而满足佛法，了法如化非有非无。佛子！菩萨摩訶萨如是安住如化忍时，悉能满足一切诸佛菩提之道，利益众生。是名菩萨摩訶萨第九如化忍。

“菩萨摩訶萨成就此忍，凡有所作，悉同于化。譬如化土，于一切佛刹无所依住，于一切世间无所取著，于一切佛法不生分别，而趣佛菩提无有懈倦，修菩萨行离诸颠倒，虽无有身而现一切身，虽无所住而住众国土，虽无有色而普现众色，虽不著实际而明照法性平等圆满。佛子！此菩萨摩訶萨于一切法无所依止，名解脱者；一切过失悉皆舍离，名调伏者；不动不转，普入一切如来众会，名神通者；于无生法忍已得善巧，名无退者；具一切力，须弥、铁围不能为障，名无碍者。

“佛子！云何为菩萨摩訶萨如空忍？佛子！此菩萨摩訶萨了一切法界犹如虚空，以无相故；一切世界犹如虚空，以无起故；一切法犹如虚空，以无二故；一切众生行犹如虚空，无所行故；一切佛犹如虚空，无分别故；一切佛力犹如虚空，无差别故；一切禅定犹如虚空，三际平等故；所说一切法犹如虚空，不可言说故；一切佛身犹如虚空，无著、无碍故。菩萨如是，以如虚空方便，了一切法皆无所有。佛子！菩萨摩訶萨以如虚空忍智了一切法时，得如虚空身、身业，得如虚空语、语业，得如虚空意、意业。譬如虚空，一切法依，不生不没，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一切法身不生不没。譬如虚空，不可破坏，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智慧诸力不可破坏。譬如虚空，一切世间之所依止而无所依，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一切诸法之所依止而无所依。譬如虚空，无生无灭，能持一切世间生灭，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无向、无得，能示向、得，

普使世间修行清净。譬如虚空，无方、无隅，而能显现无边方、隅，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无业无报，而能显示种种业报。譬如虚空，非行非住，而能示现种种威仪，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非行非住，而能分别一切诸行。譬如虚空，非色、非非色，而能示现种种诸色，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非世间色、非出世间色，而能示现一切诸色。譬如虚空，非久、非近，而能久住，现一切物，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非久、非近，而能久住，显示菩萨所行诸行。譬如虚空，非净非秽，不离净秽，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非障、非无障，不离障、无障。譬如虚空，一切世间皆现其前，非现一切世间之前，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一切诸法皆现其前，非现一切诸法之前。譬如虚空，普入一切而无边际，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普入诸法，而菩萨心无有边际。何以故？菩萨所作如虚空故。谓所有修习、所有严净、所有成就皆悉平等，一体、一味、一种，分量如虚空，清净遍一切处。如是证知一切诸法，于一切法无有分别，严净一切诸佛国土，圆满一切无所依身，了一切方无有迷惑，具一切力不可摧坏，满足一切无边功德，已到一切甚深法处，通达一切波罗蜜道，普坐一切金刚之座，普发一切随类之音，为一切世间转于法轮未曾失时。是名菩萨摩訶萨第十如空忍。

“菩萨摩訶萨成就此忍，得无来身，以无去故；得无生身，以无灭故；得不动身，以无坏故；得如实身，离虚妄故；得一相身，以无相故；得无量身，佛力无量故；得平等身，同如相故；得无差别身，等观三世故；得至一切处身，净眼等照无障碍故；得离欲际身，知一切法无合散故；得虚空无边际身，福德藏无尽如虚空故；得无断无尽法性平等辩才身，知一切法相唯是一相，无性为性如虚空故；得无量无碍音声身，无所障碍如虚空故；得具一切善巧清净菩萨行身，于一切处皆无障碍如虚空故；得一切佛法海次第相续身，不可断绝如虚空故；得一切佛刹中现无量佛刹身，离诸贪著如虚空无边故；得示现一切自在法无休息身，如虚空大海无

边际故；得一切不可坏坚固势力身，如虚空任持一切世间故；得诸根明利如金刚坚固不可坏身，如虚空一切劫火不能烧故；得持一切世间力身，智慧力如虚空故。佛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十种忍。”

华严经·普贤行品

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复告诸菩萨大众言：“佛子！如向所演，此但随众生根器所宜，略说如来少分境界。何以故？诸佛世尊，为诸众生，无智作恶，计我、我所，执著于身，颠倒疑惑，邪见分别，与诸结缚恒共相应，随生死流，远如来道故，出兴于世。佛子！我不见一法为大过失，如诸菩萨于他菩萨起瞋心者。何以故？佛子！若诸菩萨于余菩萨起瞋恚心，即成就百万障门故。何等百万障？所谓不见菩提障，不闻正法障，生不净世界障，生诸恶趣障，生诸难处障，多诸疾病障，多被谤毁障，生顽钝诸趣障，坏失正念障，阙少智慧障，眼障，耳障，鼻障，舌障，身障，意障，恶知识障，恶伴党障，乐习小乘障，乐近凡庸障，不信乐大威德人障，乐与离正见人同住障，生外道家障，住魔境界障，离佛正教障，不见善友障，善根留难障，增不善法障，得下劣处障，生边地障，生恶人家障，生恶神中障，生恶龙、恶夜叉、恶乾闥婆、恶阿修罗、恶迦楼罗、恶紧那罗、恶摩睺罗伽、恶罗刹中障，不乐佛法障，习童蒙法障，乐著小乘障，不乐大乘障，性多惊怖障，心常忧恼障，爱著生死障，不专佛法障，不喜见闻佛自在神通障，不得菩萨诸根障，不得菩萨净行障，退怯菩萨深心障，不生菩萨大愿障，不发一切智心障，于菩萨行懈怠障，不能净治诸业障，不能摄取大福障，智力不能明利障，断于广大智慧障，不护持菩萨诸行障，乐谤排一切智语障，远离诸佛菩提障，乐住众魔境界障，不专修佛境界障，不决定发菩萨弘誓障，不乐与菩萨同住障，不求菩萨

善根障，性多见疑障，心常愚暗障，不能行菩萨平等施故，起不舍障，不能持如来戒故，起破戒障，不能入堪忍门故，起愚痴、恼害、瞋恚障，不能行菩萨大精进故，起懈怠垢障，不能得诸三昧故，起散乱障，不修治般若波罗蜜故，起恶慧障，于处、非处中无善巧障，于度众生中无方便障，于菩萨智慧中不能观察障，于菩萨出离法中不能了知障，不成就菩萨十种广大眼故，眼如生盲障，耳不闻无碍法故，口如哑羊障，不具相好故，鼻根破坏障，不能辨了众生语言故，成就舌根障，轻贱众生故，成就身根障，心多狂乱故，成就意根障，不持三种律仪故，成就身业障，恒起四种过失故，成就语业障，多生贪、瞋、邪见故，成就意业障，贼心求法障，断绝菩萨境界障，于菩萨勇猛法中，心生退怯障，于菩萨出离道中，心生懒惰障，于菩萨智慧光明门中，心生止息障，于菩萨念力中，心生劣弱障，于如来教法中，不能住持障，于菩萨离生道，不能亲近障，于菩萨无失坏道，不能修习障，随顺二乘正位障，远离三世诸佛菩萨种性障。

“佛子！若菩萨于诸菩萨起一瞋心，则成就如是等百万障门。何以故？佛子！我不见有一法为大过恶，如诸菩萨于余菩萨起瞋心者。是故，诸菩萨摩诃萨欲疾满足诸菩萨行，应勤修十种法。何等为十？所谓心不弃舍一切众生，于诸菩萨生如来想，永不谤诽一切佛法，知诸国土无有穷尽，于菩萨行深生信乐，不舍平等虚空法界菩提之心，观察菩提入如来力，精勤修习无碍辩才，教化众生无有疲厌，住一切世界心无所著。是为十。

“佛子！菩萨摩诃萨安住此十法已，则能具足十种清净。何等为十？所谓通达甚深法清净，亲近善知识清净，护持诸佛法清净，了达虚空界清净，深入法界清净，观察无边心清净，与一切菩萨同善根清净，不著诸劫清净，观察三世清净，修行一切诸佛法清净。是为十。

“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此十法已，则具足十种广大智。何等

为十？所谓知一切众生心行智，知一切众生业报智，知一切佛法智，知一切佛法深密理趣智，知一切陀罗尼门智，知一切文字辩才智，知一切众生语言、音声、辞辩善巧智，于一切世界中普现其身智，于一切众会中普现影像智，于一切受生处中具一切智智。是为十。

“佛子！菩萨摩訶萨住此十智已，则得入十种普入。何等为十？所谓一切世界入一毛道，一毛道入一切世界；一切众生身入一身，一身入一切众生身；不可说劫入一念，一念入不可说劫；一切佛法入一法，一法入一切佛法；不可说处入一处，一处入不可说处；不可说根入一根，一根入不可说根；一切根入非根，非根入一切根；一切想入一想，一想入一切想；一切言音入一言音，一言音入一切言音；一切三世入一世，一世入一切三世。是为十。

“佛子！菩萨摩訶萨如是观察已，则住十种胜妙心。何等为十？所谓住一切世界语言、非语言胜妙心，住一切众生想念无所依止胜妙心，住究竟虚空界胜妙心，住无边法界胜妙心，住一切深密佛法胜妙心，住甚深无差别法胜妙心，住除灭一切疑惑胜妙心，住一切世平等无差别胜妙心，住三世诸佛平等胜妙心，住一切诸佛力无量胜妙心。是为十。

“佛子！菩萨摩訶萨住此十种胜妙心已，则得十种佛法善巧智。何等为十？所谓了达甚深佛法善巧智，出生广大佛法善巧智，宣说种种佛法善巧智，证入平等佛法善巧智，明了差别佛法善巧智，悟解无差别佛法善巧智，深入庄严佛法善巧智，一方便入佛法善巧智，无量方便入佛法善巧智，知无边佛法无差别善巧智，以自心、自力于一切佛法不退转善巧智。是为十。

“佛子！菩萨摩訶萨闻此法已，咸应发心，恭敬受持。何以故？菩萨摩訶萨持此法者，少作功力，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得具足一切佛法，悉与三世诸佛法等。”

尔时，佛神力故，法如是故，十方各有十不可说百千亿那由

他佛刹微尘数世界，六种震动，雨出过诸天一切华云、香云、末香云、衣盖、幢幡、摩尼宝等，及以一切庄严具云，雨众妓乐云，雨诸菩萨云，雨不可说如来色相云，雨不可说赞叹如来善哉云，雨如来音声充满一切法界云，雨不可说庄严世界云，雨不可说增长菩提云，雨不可说光明照耀云，雨不可说神力说法云。如此世界四天下菩提树下菩提场菩萨宫殿中，见于如来成等正觉，演说此法，十方一切诸世界中悉亦如是。

尔时，佛神力故，法如是故，十方各过十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外，有十佛刹微尘数菩萨摩訶萨来诣此土，充满十方，作如是言：“善哉善哉！佛子！乃能说此诸佛如来最大誓愿授记深法。佛子！我等一切同名普贤，各从普胜世界普幢自在如来所，来诣此土，悉以佛神力故，于一切处演说此法。如此众会，如是所说，一切平等，无有增减。我等皆承佛威神力，来此道场为汝作证。如此道场，我等十佛刹微尘数菩萨而来作证，十方一切诸世界中悉亦如是。”

《金光明经》舍身饲虎故事

过去世时，有一国王名曰大车，巨富多财，库藏盈满，军兵武勇，众所钦伏，常以正法施化黔黎，人民炽盛，无有怨敌。国大夫人生三子，颜容端正，人所乐观。太子名曰摩诃波罗，次子名曰摩诃提婆，幼子名曰摩诃萨埵。是时，大王为欲游观纵赏山林，其三王子亦皆随从。为求花果，舍父周旋至大竹林，于中憩息。

第一王子作如是言：“我于今日心甚惊惶，于此林中将无猛兽损害于我？”

第二王子复作是言：“我于自身初无吝惜，恐于所爱有别离苦。”

第三王子白二兄曰：“此是神仙所居处，我无恐怖别离忧，身心充遍生欢喜，当获殊胜诸功德。”

时诸王子各说本心所念之事，次复前行。见有一虎产生七子，才经七日。诸子围绕，饥渴所逼，身形羸瘦，将死不久。

第一王子作如是言：“哀哉此虎！产来七日，七子围绕，无暇求食，饥渴所逼，必还啖子。”

萨埵王子问言：“此虎每常所食何物？”

第一王子答曰：“虎、豹、豺、狮子，唯啖热血肉，更无余饮食，可济此虚羸。”

第二王子闻此语已，作如是言：“此虎羸瘦，饥渴所逼，余命无几。我等何能为求如是难得饮食？谁复为斯自舍身命济其饥苦？”

第一王子言：“一切难舍，无过己身。”

萨埵王子言：“我等今者，于自己身各生爱恋，复无智慧不能于他而兴利益。然有上士怀大悲心，常为利他忘身济物。”复作是念：“我今此身，于百千生虚弃烂坏，曾无所益，云何今日而不能舍，以济饥苦，如捐涕唾？”

时诸王子作是议已，各起慈心，凄伤愍念，共观羸虎目不暂移，徘徊久之，俱舍而去。

尔时，萨埵王子便作是念：“我舍身命，今正是时。何以故？我从久来持此身，臭秽脓流不可爱，供给敷具并衣食、象马、车乘及珍财。变坏之法体无常，恒求难满难保守，虽常供养怀怨害，终归弃我不知恩。复次，此身不坚，于我无益，可畏如贼，不净如粪。我于今日当使此身修广大业，于生死海作大舟航，弃舍轮回令得出离。”复作是念：“若舍此身，则舍无量痼疽、恶疾、百千怖畏。是身唯有大小便利，不坚如泡，诸虫所集，血脉、筋骨共相连接，甚可厌患。是故我今应当弃舍，以求无上究竟涅槃，永离忧患、无常苦恼，生死休息，断诸尘累。以定慧力，圆满熏修，百福

庄严，成一切智。诸佛所赞微妙法身，既证得已，施诸众生无量法乐。”

是时，王子兴大勇猛，发弘誓愿，以大悲念增益其心。虑彼二兄情怀怖惧，共为留难，不果所祈，即便白言：“二兄前去，我且于后。”尔时，王子摩诃萨埵还入林中，至其虎所，脱去衣服置于竹上，作是誓言：“我为法界诸众生，志求无上菩提处，起大悲心不倾动，当舍凡夫所爱身。菩提无患无热恼，诸有志者之所乐，三界苦海诸众生，我今拔济令安乐。”

是时，王子作是言已，于饿虎前委身而卧。由此菩萨慈悲威势，虎无能为。菩萨见已，即上高山投身于地，时诸神仙捧接王子，曾无伤损。复作是念：“虎今羸瘦，不能食我。”即起求刀，竟不能得。即以干竹刺颈出血，渐近虎边。是时，大地六种震动，如风激水，涌没不安。日无精明如罗睺障，诸方暗蔽无复光辉，天雨名花及妙香末，缤纷乱坠遍满林中。

尔时虚空有诸天众，见是事已，生随喜心，叹未曾有，咸共赞言：“善哉大士！”即说颂曰：“大士救护运悲心，等视众生如一子。勇猛欢喜情无吝，舍身济苦福难思。定至真常胜妙处，永离生死诸缠缚。不久当获菩提果，寂静安乐证无生。”

是时，饿虎既见萨埵颈下血流，即便舐血、啖肉皆尽，唯留余骨。

尔时第一王子见地动已，告其弟曰：“大地山河皆震动，诸方暗蔽日无光。天花乱坠遍空中，定是我弟舍身相。”

第二王子闻兄语已，说伽他曰：“我闻萨埵慈悲语，见彼饿虎身羸瘦，饥苦所缠恐食子，我今疑弟舍其身。”

时二王子生大愁苦，啼泣悲叹，即共相随，还至虎所。见弟衣服在竹枝上，骸骨及发在处纵横，血流成泥，沾污其地。见已闷绝，不能自持，投身骨上久乃得苏，即起举手，哀号大哭。俱时叹曰：“我弟貌端严，父母偏爱念。云何俱共出，舍身而不归？父

母若问时，我等如何答？宁可同捐命，岂复自存身！”时二王子悲泣懊恼，渐舍而去。

《涅槃经》阿阇世王故事

尔时，王舍大城阿阇世王，其性弊恶，喜行杀戮；具口四恶，贪、恚、愚痴。其心炽盛，唯见现在，不见未来。纯以恶人而为眷属，贪著现世五欲乐故，父王无辜，横加逆害。因害父已，心生悔热，身诸瓔珞，伎乐不御。心悔热故，遍体生疮，其疮臭秽，不可附近。寻自念言：“我今此身，已受华报。地狱果报，将近不远。”尔时其母，字韦提希，以种种药而为傅之，其疮遂增无有降损。王即白母：“如是疮者，从心而生，非四大起。若言众生，有能治者，无有是处。”

时有大臣，名曰月称，往至王所，在一面立，白言：“大王！何故愁悴，颜容不悦，为身痛耶？为心痛乎？”

王答臣言：“我今身心，岂得不痛？我父无辜，横加逆害。我从智者曾闻是义，世有五人不脱地狱，谓五逆罪。我今已有无量无边阿僧祇罪，云何身心而得不痛？又无良医治我身心。”

臣言：“大王！莫大愁苦。”即说偈言：“若常愁苦，愁遂增长，如人喜眠，眠则滋多，贪淫、嗜酒，亦复如是。如王所言，世有五人不脱地狱，谁往见之，来语王耶？言地狱者，直是世间多智者说。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身心者。今有大医，名富兰那，一切知见，得自在定，毕竟修习，清净梵行，常为无量无边众生，演说无上涅槃之道。为诸弟子，说如是法：无有黑业，无黑业报；无有白业，无白业报；无黑白业，无黑白业报；无有上业及以下业。是师今在王舍城中，唯愿大王屈驾往彼，可令是师疗治身心。”

时王答言：“审知如是灭除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一臣，名曰藏德，复往王所而作是言：“大王！何故面貌

憔悴、唇口干焦、音声微细？犹如怯人，见大怨敌，颜色皴皴，将何所苦？为身痛耶？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云何不痛？我之痴、盲，无有慧目。近诸恶友而为亲善，随调婆达恶人之言，正法之王，横加逆害。我昔曾闻智人而说偈言：‘若于父母、佛及弟子，生不善心，起于恶业，如是果报，在阿鼻狱。’以是义故，令我心怖，生大苦恼。又无良医而见救疗。”

大臣复言：“唯愿大王，且莫愁怖。法有二种：一者，出家，二者，王法。王法者，谓害其父则王国土，虽云是逆，实无有罪。如迦罗罗虫要坏母腹，然后乃生，生法如是，虽破母腹，实亦无罪。骡怀妊等，亦复如是。治国之法，法应如是，虽杀父兄，亦无有罪。出家法者，乃至蚊蚁，杀亦有罪。唯愿大王，宽意莫愁，何以故？若常愁苦，愁遂增长，如人喜眠，眠则滋多，贪淫、嗜酒，亦复如是。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身心者，今有大师名末伽黎拘舍离子，一切知见，怜愍众生，犹如赤子，已离烦恼，能拔众生三毒利箭。一切众生于一切法无知、见、觉，唯是一人独知、见、觉。如是大师，常为弟子说如是法：一切众生，身有七分。何等为七？地、水、火、风、苦、乐、寿命。如是七法非化、非作，不可毁害，如伊师迦草，安住不动如须弥山，不舍、不作，犹如乳酪，各不净讼。若苦、若乐，若善、不善，投之利刃，无所伤害。何以故？七分空中无妨碍故，命亦无害。何以故？无有害者及死者故。无作、无受，无说、无听，无有念者及以教者。常说是法，能令众生灭除一切无量重罪。是师今在王舍大城，唯愿大王往至其所，王若见者，众罪消灭。”

时，王答言：“审能如是除灭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一臣，名曰实德，复到王所，即说偈言：“大王何故，身脱璎珞，首发蓬乱，乃至如是？王身何故，颤栗不安，犹如猛风，吹动华树？王今何故，容色愁悴？犹如农夫，下种之后，天不降雨，

愁苦如是。为是心痛？为身痛耶？”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岂得不痛？我父先王，慈爱流恻，特见矜念，实无辜咎。往问相师，相师答言：‘是儿生已，定当害父。’虽闻是语，犹见赡养。曾闻智者作如是言：‘若人奸母及比丘尼，偷僧鬘物，杀发无上菩提心者，害及其父，如是之人，必定当堕阿鼻地狱。我今身心岂得不痛？’”

大臣复言：“唯愿大王，且莫愁苦。如其父王修解脱者，害则有罪；若治国法，杀则无罪。大王！非法者名为无法，无法者名为无罪。譬如无子名为无子，亦如恶子名之无子，虽言无子，实非无子。如食无盐，名为无盐；食若少盐，亦名无盐。如河无水，名为无水；亦如少水，亦名无水。如念念灭，亦言无常；虽住一切，亦名无常。如人受苦，名为无乐；虽受少乐，亦名无乐。如不自在，名之无我；虽少自在，亦名无我。如暗夜时，名之无日；云雾之时，亦言无日。大王！虽言少法，名为无法，实非无法。愿王留神听臣所说：一切众生，皆有余业。以业缘故，数受生死。若使先王有余业者，王今杀之，竟有何罪？唯愿大王，宽意莫愁。何以故？若常愁苦，愁遂增长，如人喜眠，眠则滋多，贪淫、嗜酒，亦复如是。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身心者。今有大师，名删阇耶毗罗胝子，一切知见，其智渊深犹如大海，有大威德，具大神通，能令众生离诸疑网。一切众生不知、见、觉，唯是一人独知、见、觉。今者近在王舍城住，为诸弟子说如是法：一切众中，若是王者，自在随意，造作善恶。虽为众恶，悉无有罪。如火烧物，无净、不净。王亦如是，与火同性。譬如大地，净秽普载，虽为是事，初无瞋喜；王亦如是，与地同性。譬如水性，净秽俱洗，虽为是事，亦无忧喜；王亦如是，与水同性。譬如风性，净秽等吹，虽为是事，亦无忧喜；王亦如是，与风同性。如秋髡树，春则还生，虽复髡斫，实无有罪；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此间命终，还此间生，以还生故，当有何罪？一切众生苦乐果报，悉皆不由现在世业，

因在过去，现在受果。现在无因，未来无果。以现果故，众生持戒，勤修精进，遮现恶果。以持戒故，则得无漏；得无漏故，尽有漏业；以尽业故，众苦得尽；众苦尽故，故得解脱。唯愿大王速往其所，令其疗治身心苦痛。王若见者，众罪则除。”

王即答言：“审有是师能除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一臣，名悉知义，即至王所作如是言：“王今何故形不端严？如失国者，如泉枯涸，池无莲华，树无华叶，破戒比丘身无威德。为身痛耶？为心痛乎？”

王即答言：“今我身心岂得无痛？我父先王慈惻流念，然我不孝，不知报恩。常以安乐，安乐于我，而我背恩，反断其乐。先王无辜，横兴逆害。我亦曾闻智者说言：‘若有害父，当于无量阿僧祇劫受大苦恼。’我今不久必堕地狱，又无良医救疗我罪。”

大臣即言：“唯愿大王，放舍愁苦。王不闻耶？昔者有王，名曰罗摩，害其父已，得绍王位。拔提大王、毗楼真王、那睺沙王、迦帝迦王、毗舍佉王、月光明王、日光明王、爱王、持多人王，如是等王，皆害其父得绍王位，然无一王入地狱者。于今现在，毗琉璃王、优陀耶王、恶性王、鼠王、莲华王，如是等王皆害其父，悉无一王生愁恼者。虽言地狱、饿鬼、天中，谁有见者？大王，唯有二有：一者，人道，二者，畜生。虽有是二，非因缘生，非因缘死。若非因缘，何有善恶？唯愿大王，勿怀愁怖。何以故？若常愁苦，愁遂增长，如人喜眠，眠则滋多，贪淫嗜酒，亦复如是。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身心者。今有大师，名阿耆多翅舍钦婆罗，一切知见，观金与土，平等无二。刀斫右胁，左涂旃檀，于此二人，心无差别，等视怨亲，心无异相。此师真是世之良医，若行、若立、若坐、若卧，常在三昧，心无分散。告诸弟子作如是言：‘若自作，若教他作，若自斫，若教他斫，若自炙，若教他炙，若自害，若教他害，若自偷，若教他偷，若自淫，若教他淫，若自妄语，若教他妄语，若自饮酒，若教他饮酒，若杀一村、一城、一国，若以刀轮杀一

切众生，若恒河以南布施众生，恒河以北杀害众生，悉无罪福，无施、戒、定。’今者近在王舍城住，愿王速往。王若见者，众罪除灭。”

王言大臣：“审能如是除灭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大臣，名曰吉得，复往王所，作如是言：“王今何故面无光泽？如日中灯，如昼时月，如失国君，如荒败土。大王！今者四方清夷，无诸怨敌，而今何故如是愁苦？为身痛耶？为心痛乎？有诸王子常生此念：‘我今何时当得自在？’大王今者已果所愿，自在王领摩伽陀国，先王宝藏具足而得，唯当快意纵情受乐，如是愁苦何用经怀？”

王即答言：“我今云何得不愁恼？大臣！譬如愚人，但贪其味，不见利刀，如食杂毒不见其过。我亦如是，如鹿见草，不见深阱；如鼠贪食，不见猫狸。我亦如是，见现在乐，不见未来不善苦果。曾从智者闻如是言：‘宁于一日受三百矛，不于父母生一念恶。’我今已近地狱炽火，云何当得不愁恼耶？”

大臣复言：“谁来诳王，言有地狱？如刺头利，谁之所造？飞鸟色异，复谁所作？水性润渍，石性坚硬，如风动性，如火热性，一切万物自死、自生，谁之所作？言地狱者，直是智者文辞造作。言地狱者，为有何义，臣当说之：地者名地，狱者名破。破于地狱，无有罪报，是名地狱。又复地者名人，狱者名天，以害其父故到人天。以是义故，婆薮仙人唱言：‘杀羊得人天乐，是名地狱。’又复地者名命，狱者名长，以杀生故得寿命长，故名地狱。大王！是故当知，实无地狱。大王！如种麦得麦、种稻得稻，杀地狱者还得地狱，杀害于人应还得人。大王！今当听臣所说，实无杀害。若有我者，实亦无害。若无我者，复无所害。何以故？若有我者，常无变易，以常住故，不可杀害。不破、不坏，不系、不缚，不瞋、不喜，犹如虚空，云何当有杀害之罪？若无我者，诸法无常；以无常故，念念灭坏；念念灭故，杀者、死者皆念念灭；若念念

灭，谁当有罪？大王！如火烧木，火则无罪；如斧斫树，斧亦无罪；如镰刈草，镰实无罪；如刀杀人，刀实非人，刀亦无罪，人云何罪？如毒杀人，毒实非人，毒药非罪，人云何罪？一切万物皆如是，实无杀害，云何有罪？唯愿大王，莫生愁苦。何以故？若常愁苦，愁遂增长，如人喜眠，眠则滋多，贪淫嗜酒，亦复如是。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恶业者。今有大师，名迦罗鸠驮迦旃延，一切知见，明了三世，于一念顷能见无量无边世界，闻声亦尔，能令众生远离过恶。犹如恒河，若内若外，所有诸罪皆悉清净。是大良师亦复如是，能除众生内外众罪。为诸弟子说如是法：若人杀害一切众生，心无惭愧，终不堕恶，犹如虚空不受尘水；有惭愧者即入地狱，犹如大水润湿于地。一切众生悉是自在之所作，自在天喜，众生安乐；自在天瞋，众生苦恼。一切众生若罪、若福，乃是自在天之所为作。云何当言人有罪、福？譬如工匠作机关木人，行、住、坐、卧，唯不能言。众生亦尔，自在天者喻如工匠，木人者喻众生身。如是造化，谁当有罪？如是大师，今者近王舍城住，唯愿速往，如其见者，众罪消灭。”

王即答言：“审有是人能灭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一臣，名无所畏，往至王所，说如是言：“大王！世有愚人，一日之中百喜、百愁，百眠、百寤，百惊、百哭，有智之人斯无是事。大王何故忧愁如是？如失侣客，如堕深泥无救拔者，如人渴乏不得浆水，犹如迷人无有导者，如困病人无医疗治，如海船破无救接者。大王，今者为身痛耶？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岂得不痛？我近恶友，不观口过，先王无辜，横兴逆害。我今定知当入地狱，复无良医而见救济。”

臣即白王：“唯愿大王，莫生愁毒。夫刹利者，名为王种。若为国土，若为沙门及婆罗门，为安人民，虽复杀害，无有罪也。先王虽复恭敬沙门，不能承事诸婆罗门，心无平等。心无平等故则非刹利。大王今者，为欲供养诸婆罗门，杀害先王，当有何罪？

大王实无杀害。夫杀害者，杀害寿命，命名风气，风气之性不可杀害，云何害命而当有罪？唯愿大王，莫复愁苦。何以故？若常愁苦，愁遂增长，如人喜眠，眠则滋多，贪淫嗜酒，亦复如是。如王所言，世无良医而疗治者。今有大师，名尼乾陀若提子，一切知见，怜愍众生，善知众生诸根利钝，达解一切，随宜方便，世间八法所不能污，寂静修习清净梵行。为诸弟子说如是言：‘无施、无善，无父、无母，无今世、后世，无阿罗汉，无修、无道。一切众生经八万劫，于生死轮自然得脱，有罪、无罪悉亦如是。如四大河，所谓辛头、恒河、博叉、私陀，悉入大海无有差别。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得解脱时，悉无差别。’是师今在王舍城住，唯愿大王，速往其所。若得见者，众罪消除。”

王即答言：“审有是师能除我罪，我当归依。”

尔时大医，名曰耆婆，往至王所，白言：“大王得安眠不？”王即以偈答言：

“若有能永断，一切诸烦恼，
不贪染三界，乃得安隐眠。
若得大涅槃，演说甚深义，
名真婆罗门，乃得安隐眠。
身无诸恶业，口离于四过，
心无有疑网，乃得安隐眠。
身心无热恼，安住寂静处，
获致无上乐，乃得安隐眠。
心无有取著，远离诸怨仇，
常和无诤讼，乃得安隐眠。
若不造恶业，心常怀惭愧，
信恶有果报，乃得安隐眠。
敬养于父母，不害一生命，
不盗他财物，乃得安隐眠。”

调伏于诸根，亲近善知识，
 破坏四魔众，乃得安隐眠。
 不见吉不吉，及以苦乐等，
 为诸众生故，轮转于生死，
 若能如是者，乃得安隐眠。
 谁得安隐眠？所谓诸佛是，
 深观空三昧，身心安不动。
 谁得安隐眠？所谓慈悲者，
 常修不放逸，视众如一子。
 众生无明冥，不见烦恼果，
 常造诸恶业，不得安隐眠。
 若为于自身，及以他人身，
 造作十恶业，不得安隐眠。
 若言为乐故，害父无过咎，
 随是恶知识，不得安隐眠。
 若食过节度，冷饮而过差，
 如是则病苦，不得安隐眠。
 若于王有过，邪念他妇女，
 及行旷路者，不得安隐眠。
 持戒果未熟，太子未绍位，
 盗者未获财，不得安隐眠。

“耆婆！我今病重，于正法王兴恶逆害，一切良医妙药、咒术善巧、瞻病所不能治。何以故？我父先王如法治国，实无辜咎，横加逆害，如鱼处陆，当有何乐？如鹿在檻，初无欢心；如人自知，命不终日；如王失国，逃进他土；如人闻病，不可疗治；如破戒者，闻说罪过。我昔曾闻智者说言：‘身、口、意业若不清净，当知是人必堕地狱。’我亦如是，云何当得安隐眠耶？今我又无，无上大医，演说法药，除我病苦。”

耆婆答王：“善哉，善哉！王虽作罪，心生重悔而怀惭愧。大王！诸佛世尊常说是言：‘有二白法能救众生：一、惭，二、愧。惭者，自不作罪；愧者，不教他作；惭者，内自羞耻；愧者，发露向人；惭者，羞人；愧者，羞天；是名惭愧。无惭愧者，不名为人，名为畜生。有惭愧故，则能恭敬父母、师长；有惭愧故，说有父母、兄弟姊妹。’善哉大王！具有惭愧。大王且听，臣闻佛说：‘智者有二：一者，不造诸恶；二者，作已忏悔。愚者亦二：一者，作罪，二者，覆藏。虽先作恶，后能发露，悔已惭愧，更不敢作。犹如浊水，置之明珠，以珠威力，水即为清；如烟云除，月则清明。作恶能悔，亦复如是。王若忏悔，怀惭愧者，罪则除灭，清净如本。大王！富有二种：一者，象马种种畜生，二者，金银种种珍宝。象马虽多，不敌一珠。大王！众生亦尔：一者，恶富，二者善富。多作诸恶，不如一善。臣闻佛说：‘修一善心，破百种恶。’大王！如少金刚，能坏须弥，亦如少火能烧一切，如少毒药能害众生。少善亦尔，能破大恶，虽名小善，其实是大。何以故？破大恶故。

“大王！如佛所说：‘覆藏者漏，不覆藏者则无有漏。发露悔过，是故无漏。若作众罪，不覆不藏，以不覆故，罪则微薄。若怀惭愧，罪则消灭。’大王！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善心亦尔，一一善心能破大恶。若覆罪者，罪则增长；发露惭愧，罪则消灭。是故诸佛说有智者不覆藏罪。善哉，大王！能信因果、信业、信报。唯愿大王，莫怀愁怖。若有众生造作诸罪，覆藏不悔，心无惭愧，不见因果及以业报，不能咨启有智之人，不近善友。如是之人，一切良医乃至瞻病所不能治。如迦摩罗病，世医拱手，覆罪之人亦复如是。云何罪人？谓一阐提。一阐提者，不信因果，无有惭愧，不信业报，不见现在及未来世，不亲善友，不随诸佛所说教诫。如是之人名一阐提，诸佛世尊所不能治。何以故？如世死尸，医不能治。一阐提者，亦复如是，诸佛世尊所不能治。大王今者非一阐提，云何而言不可救疗？

“如王所言无能治者，大王当知，迦毗罗城净饭王子，姓瞿昙氏，字悉达多，无师觉悟，自然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具足十力、四无所畏，一切知见，大慈、大悲，怜愍一切如罗睺罗，随善众生，如犊逐母。知时而说，非时不语，实语、净语、妙语、义语、法语、一语，能令众生永离烦恼。善知众生诸根心性，随宜方便无不通达。其智高大如须弥山，深邃广远犹如大海。是佛世尊有金刚智，能破众生一切恶罪，若言不能，无有是处。今者去此十二由旬，在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而为无量阿僧祇等诸菩萨僧，演种种法。若有、若无，若有为、若无为，若有漏、若无漏，若烦恼果、若善法果，若色法、若非色法、若非色非非色法，若我、若非我、若非我非非我，若常、若非常、若非常非非常，若乐、若非乐、若非乐非非乐，若相、若非相、若非相非非相，若断、若非断、若非断非非断，若世、若出世、若非世非出世，若乘、若非乘、若非乘非非乘，若自作自受、若自作他受、若无作无受。大王！若当于佛所闻无作无受，所有重罪即当消灭。

“王今且听：释提桓因命将欲终，有五相现：一者，衣裳垢腻，二者，头上华萎，三者，身体臭秽，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乐本座。时天帝释或于静处，若见沙门及婆罗门，即至其所生于佛想。尔时，沙门及婆罗门见帝释来，深自庆幸，即说是语：‘天主！我今归依于汝。’释闻是已，乃知非佛。复自念言：‘彼若非佛，不能治我五退没相。’是时御臣名般遮尸，语帝释言：‘僇尸迦，乾闥婆王名敦浮楼，其王有女，字须拔陀。王若能以此女见与，臣当示王除衰相处。’释即答言：‘善男子！毗摩质多阿多罗王，有女舍脂，是吾所敬。卿若必能示吾消灭恶相处者，犹当相与，况须拔陀？’僇尸迦，有佛世尊，字释迦牟尼，今者在于王舍大城。若能往彼咨禀未闻，衰没之相必得除灭。’善男子！若佛世尊，审能灭者，便可回驾至其住处。’御臣奉命即回车乘，到王舍城耆闍崛山，至于佛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天人之

中，谁为系缚？’‘憍尸迦！慳贪嫉妒。’又言：‘慳贪嫉妒，因何而生？’答言：‘因无明生。’又言：‘无明复因何生？’答言：‘因放逸生。’又言：‘放逸复因何生？’答言：‘因颠倒生。’又言：‘颠倒复因何生？’答言：‘因疑心生。’‘世尊！颠倒之法，因疑生者，实如圣教。何以故？我有疑心，以疑心故则生颠倒，于非世尊生世尊想。我今见佛，疑网即除；疑网除故，颠倒亦尽；颠倒尽故，无有慳心乃至妒心。’佛言：‘汝言无有慳妒心者，汝今已得阿那含耶？阿那含者无有贪心。若无贪心，云何为命来至我所？而阿那含实不求命。’‘世尊！有颠倒者则有求命，无颠倒者则不求命。然我今者实不求命，所欲求者，唯佛法身及佛智慧。’‘憍尸迦！求佛法身及佛慧者，将来之世必当得之。’尔时，帝释闻佛说已，五衰没相即时消灭。便起作礼，绕佛三匝，恭敬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今即死、即生，失命、得命，又闻佛说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为更生，为更得命。世尊！一切人天云何增益？复以何缘而致损减？’‘憍尸迦！斗争因缘，人天损减；善修和敬，则得增益。’‘世尊！若以斗争而损减者，我从今日更不复与阿修罗战。’佛言：‘善哉！善哉！憍尸迦！诸佛世尊说忍辱法，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尔时，释提桓因，即前礼佛，于是还去。

“大王！如来以能除诸恶相，是故称佛不可思议。王若往者，所有重罪必当得除。大王且听：有婆罗门子，字曰不害，以杀无量众生故，名鸯崛磨。复欲害母，恶心起时，身亦随动。身心动者即五逆因，五逆因故必堕地狱。后见佛时，身心俱动，复欲生害。身心动者即五逆因，五逆因故当入地狱。是人得遇如来大师，即时得灭地狱因缘，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故称佛为无上医，非六师也。

“大王！复有须毗罗王子，其父瞋之，截其手足，推之深井。其母矜愍，使人牵出，将至佛所。寻见佛时，手足还具，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大王！以见佛故，得现果报。是故称佛为

无上医，非六师也。

“大王！如恒河边有诸饿鬼，其数五百，于无量岁初不见水。虽至河上，纯见流火，饥渴所逼，发声号哭。尔时，如来在于河侧郁昙钵林，坐一树下。时诸饿鬼来至佛所，白佛言：‘世尊！我等饥渴，命将不远。’佛言：‘恒河流水，汝何不饮？’鬼即答言：‘如来见水，我则见火。’佛言：‘恒河清流，实非火也。汝恶业故，心自颠倒，谓为是火。我当为汝除灭颠倒，令汝见水。’尔时，世尊广为诸鬼说慳贪过。诸鬼即言：‘我今渴乏，虽闻法言都不入心。’佛言：‘汝若渴乏，先可入河恣意饮之。’是诸鬼等，以佛力故，即得饮水。既饮水已，如来复为种种说法。既闻法已，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舍饿鬼形，得于天身。大王！是故称佛为无上医，非六师也。

“大王！舍婆提国，群贼五百，波斯匿王挑出其目，盲无前导，不能得往至于佛所。佛怜愍故，即至贼所，慰喻之言：‘善男子！善护身口，更勿造恶。’诸贼即时闻如来音，微妙清彻，寻还得眼，即于佛前合掌礼佛，而白佛言：‘世尊！我今知佛，慈心普覆一切众生，非独人天。’尔时如来，即为说法。既闻法已，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故如来真是世间无上良医，非六师也。

“大王！舍婆提国有旃陀罗，名曰气嘘，杀无量人。见佛弟子大目犍连，即时得破地狱因缘，而得上生三十三天。以有如是圣弟子故，称佛如来为无上医，非六师也。

“大王！波罗奈城有长者子，名阿逸多，淫慝其母，以是因缘，杀戮其父。其母复与外人共通。子既知己，便复杀之。有阿罗汉是其知识，于此知识，复生愧耻，即便杀之。杀已即到祇洹精舍，求欲出家。时诸比丘，具知此人有三逆罪，无敢听者。以不听故，倍生瞋恚，即于其夜放大猛火，焚烧僧坊，多杀无辜。然后复往王舍城中，至如来所，求哀出家。如来即听，为说法要，令

其重罪渐渐轻微，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故称佛为世良医，非六师也。

“大王本性暴恶，信受恶人提婆达多，放大醉象欲令践佛。象既见佛，即时醒悟，佛便伸手摩其顶上，复为说法，悉令得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大王！畜生见佛，犹得破坏畜生业果，况复人耶？大王当知，若见佛者，所有重罪必当得灭。

“大王！世尊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魔与无量无边眷属至菩萨所。菩萨尔时以忍辱力，坏魔恶心，令魔受法，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有如是功德力。

“大王！有旷野鬼多害众生，如来尔时为善贤长者，至旷野村为其说法。时旷野鬼，闻法欢喜，即以长者授于如来，然后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大王！波罗奈国有屠儿，名广额，于日日中，杀无量羊。见舍利弗，即受八戒，经一日一夜。以是因缘，命终得为北方天王毗沙门子。如来弟子尚有如是功德果，况复佛也？

“大王！北天竺国有城，名曰细石。其城有王，名曰龙印，贪国重位，戮害其父。害其父已，心生悔恨，即舍国政，来至佛所，求哀出家。佛言：善来！即成比丘，重罪消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大王当知，佛有如是无量无边功德果。

“大王！如来有弟提婆达多，破坏众僧，出佛身血，害莲华比丘尼，作三逆罪。如来为说种种法要，令其重罪寻得微薄。是故如来为大良医，非六师也。

“大王！若能信臣语者，唯愿速往至如来所。若不见信，愿善思之。大王！诸佛世尊，大悲普覆，不限一人，正法弘广，无所不包，怨亲平等，心无憎爱，终不偏为一人，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余人不得。如来非独四部之师，普是一切天人、龙鬼、地狱、畜生、饿鬼等师，一切众生，亦当视佛，如父母想。大王当知，如来不但独为豪贵之人拔提迦王而演说法，亦为下贱优波离等；

不独偏受须达多阿那邠祇所奉饭食，亦受贫人须达多食；不但独为舍利弗等利根说法，亦为钝根周利槃特；不但独听大迦叶等无贪之性，出家求道，亦听大贪难陀出家；不但独听烦恼薄者优楼频伽、迦叶等出家求道，亦听烦恼深厚、造重罪者波斯匿王弟优陀耶出家求道；不以莎草恭敬供养拔其瞋根，鸯崛磨罗恶心欲害舍而不救；不但独为有智男子而演说法，亦为极愚判合智者女人说法；不但独令出家之人得四道果，亦令在家得三道果；不但独为富多罗等舍诸勿务，闲寂思惟而说法要，亦为频婆娑罗王等统领国事，理王务者而说法要；不但独为断酒之人，亦为耽酒郁伽长者荒醉者说；不但独为入禅定者离婆多等，亦为丧子乱心婆罗门女婆私吒说；不但独为己之弟子，亦为外道尼乾子说；不但独为盛壮之年二十五者，亦为衰老八十者说；不但独为根熟之人，亦为善根未熟者说；不但独为末利夫人，亦为淫女莲华女说；不但独受波斯匿王上馔甘味，亦受长者尸利毬多杂毒之食。大王当知，尸利毬多往昔亦作逆罪之因，以遇佛闻法，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大王！假使一月常以衣食供养、恭敬一切众生，不如有人一念念佛所得功德十六分一。大王！假使锻金为人车马载宝，其数各百以用布施，不如有人发心向佛举足一步。大王！假使复以象车百乘载大秦国种种珍宝，及其女人身佩璎珞，数亦满百，持用布施，犹故不如发心向佛举足一步。复置是事，若以四事供养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犹亦不如发心向佛举足一步。复置是事，若使大王供养、恭敬恒河沙等无量众生，不如一往娑罗双树，到如来所诚心听法。”

尔时，大王答言：“耆婆！如来世尊，性已调柔，故得调柔以为眷属，如旃檀林，纯以旃檀而为围绕；如来清静，所有眷属亦复清静，犹如大龙，纯以诸龙而为眷属；如来寂静，所有眷属亦复寂静；如来无贪，所有眷属亦复无贪；佛无烦恼，所有眷属亦无烦

恼。吾今既是极恶之人，恶业缠裹，其身臭秽，系属地狱，云何当得至如来所？吾设往者，恐不顾念接叙言说。卿虽劝吾令往佛所，然吾今日深自鄙悼，都无去心。”

尔时，虚空寻出声言：“无上佛法将欲衰殄，甚深法河于今欲涸，大法明灯将灭不久，法山欲颓，法船欲沉，法桥欲坏，法殿欲崩，法幢欲倒，法树欲折。善友欲去，大怖将至，法饿众生，将至不久，烦恼疫病，将欲流行，大暗时至，渴法时来，魔王欣庆，解释甲冑，佛日将没，大涅槃山。大王！佛若去世，王之重恶更无治者。大王！汝今已造阿鼻地狱极重之业，以是业缘，必受不疑。大王！‘阿’者言无，‘鼻’者名间，间无暂乐，故言无间。大王！假使一人独堕是狱，其身长大八万由延，遍满其中，间无空处，其身周匝受种种苦。设有多人，身亦遍满，不相妨碍。大王！寒地狱中，暂遇热风，以之为乐；热地狱中，暂遇寒风，亦名为乐。有地狱中，设命终已，若闻活声，即便还活，阿鼻地狱都无此事。大王！阿鼻地狱四方有门，一一门外各有猛火，东、西、南、北，交过通彻八万由旬，周匝铁墙、铁网弥覆，其地亦铁，上火彻下，下火彻上。大王！若鱼在煎，脂膏焦然，是中罪人，亦复如是。大王！作一逆者，则便具受如是一罪；若造二逆，罪则二倍；五逆具者，罪亦五倍。大王！我今定知，王之恶业必不得免。唯愿大王，速往佛所，除佛世尊，余无能救。我今愍汝，故相劝导。”

尔时，大王闻是语已，心怀怖惧，举身颤栗，五体掉动，如芭蕉树，仰而答曰：“汝为是谁，不现色像而但有声？”

“大王！吾是汝父频婆娑罗。汝今当随耆婆所说，莫随邪见六臣之言。”

时王闻已，闷绝躄地，身疮增剧，臭秽倍前，虽以冷药涂而治之，疮蒸毒热，但增无损。

尔时，世尊在双树间，见阿阇世王闷绝躄地，即告大众：“我今当为是王，住世至无量劫不入涅槃。”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当为无量众不入涅槃，何故独为阿阇世王？”

佛言：“善男子！是大众中无有一人谓我必定入于涅槃。阿阇世王定谓我当毕竟永灭，是故闷绝，自投于地。善男子！如我所言，为阿阇世王不入涅槃，如是密义，汝未能解。何以故？我言为者，一切凡夫、阿阇世者，普及一切造五逆者。又复为者，即是一切有为众生，我终不为无为众生而住于世。何以故？夫无为者，非众生也。阿阇世者，即是具足烦恼等者。又复为者，即是不见佛性众生。若见佛性，我终不为久住于世。何以故？见佛性者，非众生也。阿阇世者，即是一切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又复为者，即是阿难、迦叶二众。阿阇世者，即是阿阇世王、后宫妃后，及王舍城一切妇女。又复为者，名为佛性。言阿阇者，名为不生，世者名怨。以不生佛性故，则烦恼怨生；烦恼怨生故，不见佛性。以不生烦恼故，则见佛性；以见佛性故，则得安住大般涅槃。是名不生，是故名为为阿阇世。善男子！阿阇者名不生，不生者名涅槃，世名世法，为者名不污，以世八法所不污故，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不入涅槃。是故我言，为阿阇世，无量亿劫不入涅槃。善男子！如来密语不可思议，佛、法、众僧亦不可思议，菩萨摩訶萨亦不可思议，《大涅槃经》亦不可思议。”

尔时世尊，大悲导师，为阿阇世王，入月爱三昧。入三昧已，放大光明。其光清凉，往照王身，身疮即愈，郁蒸除灭。王觉疮愈，身体清凉，语耆婆言：“曾闻人说，劫将欲尽，三月并现，当是之时，一切众生，患苦悉除。时既未至，此光何来照触吾身，疮苦除愈，身得安乐？”

耆婆答言：“此非劫尽，三月并照，亦非火日，星宿、药草、宝珠天光。”

王又问言：“此光若非三月并照，宝珠明者，为是谁光？”

“大王当知，是天中天所放光明。是光无根，非有边际。非

热、非冷，非常、非灭，非色、非无色，非相、非无相，非青、非黄、非赤、非白，欲度众生，故使可见，有相可说，有根、有边，有热、有冷，青、黄、赤、白。大王！是光虽尔，实不可说，不可睹见，乃至无有青、黄、赤、白。”

王言：“耆婆，彼天中天，以何因缘，放斯光明？”

“大王！今是瑞相，似相为及，以王先言世无良医疗治身心，故放斯光，先治王身，然后及心。”

王言：“耆婆！如来世尊，亦见念耶？”

耆婆答言：“譬如一人而有七子，是七子中，一子遇病，父母之心，非不平等，然于病子，心则偏多。大王！如来亦尔，于诸众生，非不平等，然于罪者，心则偏重。于放逸者，佛则慈念；不放逸者，心则放舍。何等名为不放逸者？谓六住菩萨。大王！诸佛世尊，于诸众生，不观种姓、老少、中年、贫富、时节、日月、星宿、工巧、下贱、僮仆、婢使，唯观众生有善心者。若有善心，则便慈念。大王当知，如是瑞相，即是如来入月爱三昧所放光明。”

王即问言：“何等名为月爱三昧？”

耆婆答言：“譬如月光，能令一切优钵罗华开敷鲜明，月爱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众生善心开敷，是故名为月爱三昧。大王！譬如月光，能令一切行路之人心生欢喜，月爱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修习涅槃道者心生欢喜，是故复名月爱三昧。大王！譬如月光，从初一日至十五日，形色光明渐渐增长。月爱三昧亦复如是，令初发心诸善根本渐渐增长，乃至具足大般涅槃，是故复名月爱三昧。大王！譬如月光，从十六日至三十日，形色光明渐渐减损。月爱三昧亦复如是，光所照处，所有烦恼能令渐减，是故复名月爱三昧。大王！譬如盛热之时，一切众生常思月光，月光既照，郁热即除。月爱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众生除贪恼热，是故复名月爱三昧。大王！譬如满月，众星中王，为甘露味，一切众生之所爱乐。月爱三昧亦复如是，诸善中王，为甘露味，一切众生之所

爱乐，是故复名月爱三昧。”

王言：“我闻如来不与恶人同止、坐起、语言、谈论，犹如大海不宿死尸，如鸳鸯鸟不住圜厕。释提桓因不与鬼住，鸠翅罗鸟不栖枯树，如来亦尔，我当云何而得往见？设其见者，我身将不陷入地耶？我观如来，宁近醉象、师子、虎狼、猛火绝焰，终不近于重恶之人。是故我今思忖是已，当有何心往见如来？”

耆婆答言：“大王！譬如渴人速赴清泉，饥夫求食，怖者求救，病求良医，热求荫凉，寒者求火，王今求佛，亦应如是。大王！如来尚为一阐提等演说法要，何况大王非一阐提，而当不蒙慈悲救济？”

王言：“耆婆！我昔曾闻，一阐提者，不信、不闻，不能观察，不得义理，何故如来而为说法？”

耆婆答言：“大王！譬如有人身遇重病，是人夜梦升一柱殿，服酥油脂及以涂身，卧灰、食灰，攀上枯树，或与猕猴游行坐卧，沉水没泥，堕坠楼殿，高山林木，象、马、牛、羊，身着青、黄、赤、黑色衣，喜笑歌舞；或见乌鹭、狐狸之属，齿发堕落，裸形枕狗，卧粪秽中；复与亡者行、住、坐、起，携手食啖，毒蛇满路而从中过；或复梦与被发女人共相抱持，多罗树叶以为衣服，乘坏驴车正南而游。是人梦已，心生愁恼，以愁恼故，身病逾增；以病增故，诸家亲属，遣使命医。所可遣使，形体缺短，根不具足，头蒙尘土，着弊坏衣，载故坏车，语彼医言：‘速疾上车。’

“尔时良医，即自思惟：‘今见是使，相貌不吉，当知病者，难可疗治。’复作是念：‘使虽不吉，复当占日，为可治不。若四日、六日、八日、十二日、十四日，如是日者，病亦难治。’复作是念：‘日虽不吉，复当占星，为可治不。若是火星、奎星、昴星、阎罗王星、湿星、满星，如是星时，病亦难治。’复作是念：‘星虽不吉，复当观时。若是秋时、冬时及日入时、夜半时、月入时，当知是病，亦难可治。’复作是念：‘如是众相，虽复不吉，或定不定。当观病

人，若有福德，皆可疗治；若无福德，虽吉何益？’思惟是已，寻与使俱。在路复念：‘若彼病者，有长寿相，则可疗治，短寿相者，则不可治。’即于前路见二小儿，相牵斗诤，捉头拔发，瓦石、刀杖共相撩打；见人持火，自然殄灭；或见有人，斫伐树木；或复见人，手曳皮革随路而行；或见道路有遗落物，或见有人执持空器，或见沙门独行无侣，复见虎狼、乌鸢、野狐。见是事已，复作是念：‘所遣使人，乃至道路所见诸相，悉皆不祥，当知病者定难疗治。’复作是念：‘我若不往，则非良医；如其往者，不可疗治。’复更念言：‘如是众相虽复不祥，且当舍置，往至病所。’思惟是已，复于前路闻如是声，所谓亡失、死丧，崩破、坏折，剥脱、堕坠，负烧不来，不可疗治，不能拔济。复闻南方有飞鸟声，所谓乌鸢、舍利鸟声，若狗若鼠、野狐、兔、猪。闻是声已，复作是念：‘当知病者难可疗治。’

“尔时，即入病人舍宅，见彼病人数寒、数热，骨节、头痛，目赤流泪，耳声闻外，咽喉结痛，舌上裂破，其色正黑，头不自胜，体枯无汗，大小便利壅隔不通，身卒肥大，红赤异常，语声不均，或粗、或细，举体斑驳异色青黄，其腹胀满，言语不了。医见是已，问瞻病言：‘病者昨来意志云何？’答言：‘大师！其人本来敬信三宝及以诸天，今者变异，敬信情息；本喜惠施，今者悭吝；本性少食，今则过多；本性弊恶，今则和善；本性慈孝，恭敬父母，今于父母无恭敬心。’医闻是已，即前嗅（原作臭）之：优钵罗香、沉水杂香、毕陵迦香、多伽罗香、多摩罗跋香、郁金香、旃檀香；炙肉臭、葡萄酒臭、烧筋骨臭、鱼臭、粪臭。知香臭已，即前触身：觉身细软犹如缁绵劫贝娑华，或硬如石，或冷如冰，或热如火，或涩如沙。尔时，良医见如是等种种相已，定知病者必死不疑，然不定言是人当死，语瞻病者：‘吾今遽务，明当更来。随其所须，恣意勿遮。’即便还家。明日使到，复语使言：‘我事未讫，兼未合药。’智者当知，如是病者必死不疑。

“大王！世尊亦尔，于一阐提辈，善知根性而为说法。何以故？若不为说，一切凡夫当言如来无大慈悲。有慈悲者，名一切智。若无慈悲，云何说言一切智人？是故如来为一阐提而演说法。大王！如来世尊，见诸病者常施法药，病者不服，非如来咎。大王！一阐提辈分别有二：一者，得现在善根；二者，得后世善根。如来善知一阐提辈能于现在得善根者则为说法，后世得者亦为说法。今虽无益，作后世因，是故如来为一阐提演说法要。一阐提者复二有种：一者，利根；二者，中根。利根之人于现在世能得善根，中根之人后世则得。诸佛世尊不空说法。大王！譬如净人堕坠圜厕，有善知识见而愍之，寻前捉发而拔出之。诸佛如来亦复如是，见诸众生堕三恶道，方便救济令得出离。是故如来为一阐提而演说法。”

王语耆婆：“若使如来审如是者，明当选择良日吉辰，然后乃往。”

耆婆白王：“大王！如来法中，无有选择良日吉辰。大王！如重病人，犹不看日、时、节吉凶，唯求良药。王今病重，求佛良医，不应选择良时好日。大王！如旃檀火及伊兰火，二俱烧相，无有异也。吉日、凶日亦复如是，若到佛所，俱得灭罪。唯愿大王，今日速往。”

尔时，大王即命一臣，名曰吉祥，而告之言：“大臣当知，吾今欲往佛世尊所，速办供养所须之具。”

臣言：“大王！善哉！善哉！所须供具，一切悉有。”

阿阇世王与其夫人，严驾车乘，一万二千，殊壮大象，其数五万，一一象上各载三人，资持幡盖、华香、伎乐，种种供具无不备足，导从马骑，有十八万，摩伽陀国所有人民寻从王者，其数足满五十八万。尔时，拘尸罗城所有大众满十二由延，悉皆遥见阿阇世王与其眷属寻路而来。

尔时，佛告诸大众言：“一切众生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近

因缘者，莫先善友。何以故？阿闍世王若不随顺耆婆语者，来月七日，必定命终堕阿鼻狱，是近因缘莫若善友。”

阿闍世王复于前路，闻舍婆提毗琉璃王乘船入海，遇火而死，瞿迦离比丘生身入地至阿鼻狱，须那刹多作种种恶，到于佛所，众罪得灭。闻是语已，语耆婆言：“吾今虽闻如是二言，犹未审定。汝来，耆婆！吾与汝同载一象。设我当入阿鼻地狱，冀汝捉持不令我堕。何以故？吾昔曾闻得道之人不入地狱。”

尔时，佛告诸大众言：“阿闍世王犹有疑心，我今当为作决定心。”

尔时，会中有一菩萨名持一切，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说，一切诸法皆无定相，所谓色无定相，乃至涅槃亦无定相。如来今者，云何而言为阿闍世作决定心？”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我今定为阿闍世王作决定心。何以故？若王疑心可破坏者，当知诸法无有定相，是故我为阿闍世王作决定心，当知是心为无决定。善男子！若彼王心是决定者，王之逆罪云何可坏？以无定相，其罪可坏，是故我为阿闍世王作决定心。”

尔时，大王即到娑罗双树间，至于佛所，仰瞻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犹如微妙真金之山。尔时，世尊出八种声，告言：“大王。”

时阿闍世王左右顾视：“此大众中，谁是大王？我既罪戾，又无福德，如来不应称为大王。”

尔时，如来即复唤言：“阿闍世大王。”

时王闻已，心大欢喜，即作是言：“如来今日顾命语言，真知如来，于诸众生，大悲怜愍，等无差别。”白佛言：“世尊！我今疑心永无遗余，定知如来真是众生无上大师。”

尔时，迦叶菩萨语持一切菩萨言：“如来已为阿闍世王作决定心。”

尔时，阿阇世王即白佛言：“世尊！假使我今得与梵王、释提桓因坐起饮食，犹不欢悦，得遇如来一言顾命，深以欣庆。”尔时，阿阇世王即以所持幡盖、华香、伎乐供养，前礼佛足，右绕三匝，礼敬毕已，却坐一面。

尔时，佛告阿阇世王言：“大王！今当为汝说正法要，汝当一心，谛听！谛听！凡夫常当系心观身，有二十事，所谓我此身中，空无无漏（一）。无诸善根本（二）。我此生死，未得调顺（三）。堕坠深坑，无处不畏（四）。以何方便，得见佛性（五）。云何修定，得见佛性（六）。生死常苦，无常我净（七）。八难之难，难得远离（八）。恒为怨家之所追逐（九）。无有一法，能遮诸有（十）。于三恶趣，未得解脱（十一）。具足种种，诸恶邪见（十二）。亦未造立，度五逆津（十三）。生死无际，未得其边（十四）。不作诸业，不得果报（十五）。无有我作，他人受果（十六）。不作乐因，终无乐果（十七）。若有造业，果终不失（十八）。因无明生，亦因而死（十九）。去、来、现在，常行放逸（二十）。大王！凡夫之人当于此身，常作如是二十种观。作是观已，不乐生死；不乐生死，则得止观。尔时，次第观心生相、住相、灭相；次第观心生、住、灭相，定、慧、进、戒亦复如是。观生、住、灭已，知心相乃至戒相，终不作恶，无有死畏、三恶道畏。若不细心观察如是二十事者，心则放逸，无恶不造。”

阿阇世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我从昔来，初未曾观是二十事，故造众恶。造众恶故，则有死畏、三恶道畏。世尊！自我招殃，造兹重恶，父王无辜，横加逆害，是二十事，设观不观，必定当堕阿鼻地狱。”

佛告大王：“一切诸法，性相无常，无有决定。王云何言，必定当堕阿鼻地狱？”

阿阇世王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无定相者，我之杀罪亦应不定。若杀定者，一切诸法则非不定。”

佛言：“大王！善哉！善哉！诸佛世尊说一切法悉无定相，王复能知杀亦无定，是故当知杀无定相。大王！如汝所言，父王无辜，横加逆害者，何者是父？但于假名众生五阴，妄生父想。于十二入、十八界中，何者是父？若色是父，四阴应非；若四是父，色亦应非；若色、非色合为父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色与非色性无合故。大王！凡夫众生于是色阴，妄生父想。如是色阴亦不可害。何以故？色有十种，是十种中，唯色一种，可见可持，可称可量，可牵可缚。虽可见缚，其性不住；以不住故，不可得见，不可捉持，不可称量，不可牵缚。色相如是，云何可杀？若色是父，可杀、可害，获罪报者，余九应非。若九非者，则应无罪。大王！色有三种：过去、未来、现在。过去、现在则不可害。何以故？过去过去故，现在念念灭故。遮未来故，名之为杀。如是一色，或有可杀，或不可杀。有杀、不杀，色则不定；若色不定，杀亦不定；杀不定故，报亦不定。云何说言定入地狱？

“大王！一切众生所作罪业凡有二种：一者，轻，二者，重。若心、口作，则名为轻；身、口、心作，则名为重。大王，心念、口说，身不作者，所得报轻。大王昔日，口不敕杀，但言削足。大王若敕侍臣立斩王首，坐时乃斩犹不得罪，况王不敕，云何得罪？王若得罪，诸佛世尊亦应得罪。何以故？汝父先王频婆娑罗，常于诸佛种诸善根，是故今日得居王位。诸佛若不受其供养，则不为王；若不为王，汝则不得为国生害。若汝杀父当有罪者，我等诸佛亦应有罪。若佛世尊无得罪者，汝独云何而得罪耶？

“大王！频婆娑（原作婆）罗往有恶心，于毗富罗山游行猎鹿，周遍旷野悉无所得，唯见一仙，五通具足，见已即生瞋恚恶心：‘我今游猎所以不得，正坐此人，驱逐令去。’即敕左右而令杀之。其人临终生瞋恚，退失神通而作誓言：‘我实无辜，汝以心口横加戮害，我于来世，亦当如是，还以心口而害于汝。’时王闻已，即生悔心，供养死尸。先王如是，尚得轻受，不堕地狱，况王

不尔，而当地狱受果报耶？先王自作还自受之，云何令王而得杀罪？如王所言父王无辜者，大王云何言无？夫有罪者则有罪报，无恶业者则无恶报。汝父先王若无辜罪，云何有报？频婆娑（原作娑婆）罗于现世中，亦得善果及以恶果，是故先王亦复不定。以不定故，杀亦不定；杀不定故，云何而言定入地狱？

“大王！众生狂惑，凡有四种：一者，贪狂，二者，药狂，三者，咒狂，四者，本业缘狂。大王！我弟子中有是四狂，虽多作恶，我终不记是人犯戒。是人所作不至三恶，若还得心，亦不言犯。王本贪国，逆害父王，贪狂心作，云何得罪？大王！如人耽醉逆害其母，既醒悟已，心生悔恨，当知是业亦不得报。王今贪醉，非本心作。若非本心，云何得罪？大王！譬如幻师，四衢道头，幻作种种男女、象马、璎珞、衣服，愚痴之人谓为真实，有智之人知非真有。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

“大王！譬如山涧响声，愚痴之人谓之实声，有智之人知其非真。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有怨，诈来亲附，愚痴之人谓为实亲，智者了达，乃知虚诈。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执镜自见面像，愚痴之人谓为真面，智者了达，知其非真。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热时焰，愚痴之人谓之是水，智者了达，知其非水。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乾闥婆城，愚痴之人谓为真实，智者了达，知其非真。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梦中受五欲乐，愚痴之人谓之实，智者了达，知其非真。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

“大王！杀法、杀业、杀者、杀果及以解脱，我皆了之则无有罪。王虽知杀，云何有罪？大王！譬如有人，主知典酒，如其不饮，则亦不醉，虽复知火亦不烧然。王亦如是，虽复知杀，云何有罪？大王！有诸众生，于日出时作种种罪，于月出时复行劫盗，

日月不出则不作罪。虽因日月，令其作罪，然此日月，实不得罪。杀亦如是，虽复因王，王实无罪。大王！如王宫中常敕屠羊，心初无惧，云何于父独生惧心？虽复人畜，尊卑差别，宝命、畏死二俱无异，何故于羊心轻无惧，于父先王生重忧苦？大王！世间之人，是爱僮仆，不得自在，为爱所使，而行杀害。设有果报，乃是爱罪，王不自在，当有何咎？大王！譬如涅槃，非有非无而亦是有。杀亦如是，虽非有非无而亦是有。惭愧之人，则为非有；无惭愧者，则为非无；受果报者，名之为有；空见之人，则为非有；有见之人，则为非无；有有见者，亦名为有。何以故？有有见者，得果报故；无有见者，则无果报。常见之人，则为非有；无常见者，则为非无；常常见者，不得为无。何以故？常常见者，有恶业果故，是故常常见者，不得为无。以是义故，虽非有非无而亦是有。

“大王！夫众生者，名出入息，断出入息，故名为杀，诸佛随俗亦说为杀。大王！色是无常，色之因缘亦是无常，从无常因生，色云何常？乃至识是无常，识之因缘亦是无常，从无常因生，识云何常？以无常故苦，以苦故空，以空故无我。若是无常、苦、空、无我，为何所杀？杀无常者，得常涅槃；杀苦得乐，杀空得实；杀于无我，而得真我。大王！若杀无常、苦、空、无我者，则与我同，我亦杀于无常、苦、空、无我，不入地狱，汝云何入？”

尔时，阿阁世王，如佛所说，观色乃至观识。作是观已，即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色是无常，乃至识是无常。我本若能如是知者，则不作罪。世尊！我昔曾闻诸佛世尊常为众生而作父母。虽闻是语，犹未审定，今则定知。世尊！我亦曾闻，须弥山王四宝所成，所谓金、银、琉璃、颇梨，若有众鸟随所集处，则同其色。虽闻是言，亦不审定。我今来至佛须弥山则与同色，同色者则知诸法无常、苦、空、无我。世尊！我见世间从伊兰子生伊兰树，不见伊兰生栴檀树，我今始见从伊兰子生栴檀树。伊兰子者，我身是也；栴檀树者，即是我心，无根信也。无根者，我初不

知恭敬如来，不信法、僧，是名无根。世尊！我若不遇如来世尊，当于无量阿僧祇劫，在大地狱受无量苦。我今见佛，以是见佛所得功德，破坏众生所有一切烦恼恶心。”

佛言：“大王！善哉！善哉！我今知汝必能破坏众生恶心。”

“世尊！若我审能破坏众生诸恶心者，使我常在阿鼻地狱，无量劫中为诸众生受大苦恼不以为苦。”

尔时，摩伽陀国无量人民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如是等无量人民发大心故，阿闍世王所有重罪即得微薄。王及夫人、后宫采女悉皆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阿闍世王语耆婆言：“耆婆！我今未死，已得天身，舍于短命而得长命，舍无常身而得常身，令诸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是天身、长命、常身，即是一切诸佛弟子。”说是语已，即以种种宝幢、幡盖、香华、璎珞、微妙伎（原作技）乐而供养佛。复以偈颂而赞叹言：

实语甚微妙，善巧于句义，
甚深秘密藏，为众故显示。
所有广博言，为众故略说，
具足如是言，善能疗众生。
若有诸众生，得闻是语者，
若信及不信，定知是佛语。
诸佛常软语，为众故说粗，
粗语及软语，皆归第一义。
是故我今者，归依于如来。
如来语一味，犹如大海水，
是名第一谛，故无无义语。
如来今所说，种种无量法，
男女大小闻，同获第一义。
无因亦无果，无生及无灭，

是名大涅槃，闻者破诸结。
如来为一切，常作慈父母，
当知诸众生，皆是如来子。
世尊大慈悲，为众故苦行，
如人著鬼魅，狂乱多所作。
我今得见佛，所得三业善，
愿以此功德，回向无上道。
我今所供养，佛法及众僧，
愿以此功德，三宝常在世。
我今所当得，种种诸功德，
愿以此破坏，众生四种魔。
我遇恶知识，造作三世罪，
今于佛前悔，愿后更莫造。
愿诸众生等，悉发菩提心，
系心常思念，十方一切佛。
复愿诸众生，永破诸烦恼，
了了见佛性，犹如妙德等。

尔时，世尊赞阿闍世王：“善哉！善哉！若有人能发菩提心，当知是人则为庄严诸佛、大众。大王！汝昔已于毗婆尸佛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从是已来至我出世，于其中间未曾堕于地狱受苦。大王当知，菩提之心乃有如是无量果报。大王！从今以往，常当勤修菩提之心。何以故？从是因缘当得消灭无量恶故。”尔时，阿闍世王及摩伽陀举国人民从座而起，绕佛三匝，辞退还宫。

四书读

《中庸》读

叙

中庸，以一言之，曰诚；以二言之，曰中庸、曰中和、曰忠恕；以三言之，曰费而隐、曰微之显。无所谓天地万物、中外古今，止是一诚；无所谓天下国家、礼乐政刑，止是一诚；无所谓智愚、贤不肖、知能大小、曲直险夷，止是一诚。诚至，则生天、生地、生物不测；诚不至，则一切俱无，心非其心，境非其境，事非其事。以之为己，乌乎能存；以之为人，乌乎能信；以之为天下国家，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变态谁究，又乌乎能行？及其至也，不敢知其人，不足以为国，岂不哀哉！

诚者，物之终始，但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而天下之大本以立；但庸德庸言之行谨，而天下之达道以经纶。天下大本，非贯彻于无声无臭、不睹不闻之无可贯彻，不足以立也；天下达道，非推极于继志述事、参天赞地之无可推极，不足以经纶也。中庸之实，一曰费而隐，逆而穷其源也；一曰微之显，顺而竟其委也。不如是，不足尽终始之量也；不如是，不足尽中庸之量也。道通为一，非畛非域，中即渊深，庸即高明，亦何怪哉！道之不明也，一言中庸，而一切过、不及之名，平常之名以至。何者过、不及，何者平常？但是空言，都无实事。明明经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观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即行实地，不劳揣摩。明明经文“庸德之行”，继以“素位而行”，素患难，行患难，为人君止于仁，即庸德之行也。

千有余年，后儒之说行而圣训晦，名句之学徇而实事疏，否塞晦盲，酿为风俗，沉渊剖股，致死藐诸孤，精诚格鬼神，独不利儒者之口。天下奇男子，行人所不能行，而不能以一盼。乡党自好者流，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全家保妻子，簞食豆羹见于色，又何恤乎邦之阨陉？黠者于是乘其弊，窃其器，以钳制一世，而复任艰无伎，私炽无智。于是乎，日蹙国百里，强者乃吞噬不已。揆厥病源，皆不识中庸之道之所致也，而岂细故哉？

或问：如子之言，中庸之道高深若此，圣人之事，常人乌能？

答曰：万物皆备，四端固有，但是有心，皆是圣人。圣人与人同，人自异于圣，直下自承，念念悉诚，则亦博厚配地、高明配天而已。若本非圣，而求作圣，望空出华，宁非虚妄？！

又问：直下自承，心若不纯，险不可言，敢卤莽耶？

答曰：诚者自成也，待他而成，杂而不纯；现成自成，焉得不纯？不学而知，其良知也，何险之有？不此之恃，复何所恃？若他可恃，何必定此？惟其门外天涯，皆荆棘也。

又问：世态万变，而独一诚，迂不可行，不合世情，奈何？

答曰：至诚无息，不言而信，参前倚衡，夫然后行。诚为物体，情伪无物，无物必反，为时不远。

又问：天下国家，万几丛脞，独以一诚耶？

答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所以行之者，一也。

又问：若是，则枯坐寂然，大道是禅，何须学耶？

答曰：禅亦须学，况此非禅。中庸有所以为中庸者，“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也。为性而学，学以尽性，是宗旨也。认明宗旨，学问思辨大有事在。唯天下至诚，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然后溥博渊泉而时出之。谁谓是诚，而顾可以不学哉！

呜呼！千有余年，中庸不明，人不务诚，失其本心，大义不

行，浩然之气不存，盖已非复人间世矣。南渡君臣，偷安寡耻，河山恢复，初亦未始无心，但恨不能作气。日月骎骎，安然无事，自有肺肠，俾虏卒狂，父母苍天，人之无良。陆象山发愤，作《大人诗》曰：“从来胆大胸膈宽，虎豹虬龙亿万千，从头收拾一口吞。有时此辈未妥帖，哮吼大嚼无豪全。朝饮渤海水，暮宿昆仑巅，连山以为琴，长河为之弦。万古不传音，吾当为君宣。”嗟乎，象山！天下大乱，孔学将亡，吾乌得其人，而旦暮遇之！

民国二十一年十月欧阳渐叙于支那内学院

《中庸》读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惟天之命，于穆不已。”天之所以为天也，尽心知性，则知天矣。天命、性，一物也，而二名之。在天之道曰天命，在人之道曰率性，自诚明谓之性。）修道之谓教。（修道以仁，礼所生也。有至德而作礼乐，谓之为教，自明诚谓之教。此示天道、人道之实。）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须臾贯始终，始隐终显。君子之道费而隐，故其功在戒惧于不睹闻而存诚以致中。）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鬼神之德微之显，故其功在慎独，而知几以致和。此示存养省察之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费而隐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微之显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本立于隐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达极于显也。）致中和，（知、仁、勇以为致，戒慎以为致，诚以为致，一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育，礼也；亲亲之杀，尊贤之等，位也。以言位，极之天地位。然六合以外独非所位乎？丧祭之礼，称情以立文，凡所以畅达其情者，育也。以言育，极之万物育。然无征不测之端，独非所育乎？此示圣神功化之极。）

以上子思立义作中庸之书。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常戒惧于不睹闻是中庸，无忌惮是反中庸。人至无忌惮、反中庸，则机械变诈无所用其耻，而无所不至。其害于尔家、凶于尔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此言小人反中庸。）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

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则气禀之为害也。此言民鲜能中庸。）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问察，素隐也；隐恶，遏恶也。《易·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执其两端，知费隐微显之全体也。用其未发之中于天下，成己以成物也，是知能中庸也。）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学者不能择善固执。颜子闻一知十，三月不违仁，知及之仁能守之。是仁能中庸也。）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南北方之强。）中庸不可能也。”（君子不流、不倚之强。）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发而皆中节，夫谁流？）中立而不倚，强哉矫！（立天下之大本，夫谁倚？）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君子非强于刚柔，而强于正直，是勇能中庸也。）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隐，即下文费而隐之隐也。素隐，善道也，然素隐不以行道而行怪，非知也；行道而不终，非仁也。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不变之神勇也。承上三德而重言以申明之。此言君子能中庸。）

以上明不能中庸与能中庸。

君子之道，费而隐，《楚辞》王注：费，光貌也。下文数以察言也。道非常见所及，亦非迹象所求，但见明显，而彻幽玄，诚体

如是也。)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道非知能大小之事,不可以一端泥。吾有知乎哉?实无知也。丘未能一焉,实无能也。鸢、鱼察上下,夫妇察天地,又可以一曲拘乎?凡此言道不可执于近也,费而隐故也。)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为,谓也。道何以与人不远?人之谓道也。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下文不言以道治人,而言以人治人也。)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又反言以明之。《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而,汝也。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在止于至善,而止是以人治人;吾道一以贯之,而止是忠恕;思事亲不可以不知天,而止是庸德庸言。凡此言道不可离于近也,费而隐故也。道不执于近,亦不离于近,此则所谓道体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博雅、素,本也。本其位而行而不愿外,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也。天下何思何虑?无妄之往何之矣。)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

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子曰：“父母其顺矣乎！”（君子体费而隐之义。而知道无方体，随其所现皆全体现。一息之安，天下举安，故行亦不执于近，不离于近，此则所谓体道而行也。右详费而隐之义。）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死归于土，谓之为鬼，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百物之精。谓之为神。总一诚之为之也，不诚则其气不能发扬于上为昭明也。诚为物体，即言鬼神为物体也。）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弗见弗闻，微也；体物如在，则之显矣。诚不可掩，言神不可度也。此就神言微之显，下就人言微之显。）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舜至微之德，而之受命之至显也。）

子曰：“无忧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武、周至微之德，而之受命制礼之至显也。礼生于仁，丧祭，礼之大本也，先言丧礼。）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后言祭礼。事上帝则玄远如昭明，祀乎其先则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一日之有事，如一国之化治。丧以其哀之隐而发扬之，祭以其敬之隐而发扬之。微之至于极显也如此夫！右详微之显之义。）

以上明中庸之道无方体。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为政在修身，修身在知天，尽性知天，至诚之事，然止是事亲。）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必知及之，仁能守之，勇以宏毅之，而一之以诚，始曲尽其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成德有利钝。）“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入德有道引。）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止是尽性。）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

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九经之目。）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九经之效。）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廩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九经之事。）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右明自修身以至治天下国家，壹是皆以诚为本。）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跲，蹉也。）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右明凡事皆以诚为先。）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标句。）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不勉而无不仁，不思而无不知，从容而无不勇，天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择善，知也；固执，仁、勇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是择善事，笃行是固执事。学知利行也。）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困知勉行也，皆诚之者，人之道也。）

自诚明，谓之性；（天之道也。）自明诚，谓之教。（人之道

也。)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则、即,字通。及其成功,天人一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有生之类,性无不同,亦无不通。充极性量,生无不赅,与天地合其德矣。然其所以尽者,诚也,致中和也,天之道也。)其次致曲,(释名。曲,局也。得一善则拳拳服膺,是谓致曲。可欲之谓善。)曲能有诚,(有诸己之谓信。)诚则形,形则著,(充实之谓美。)著则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就成己言,《中庸》就成物言。)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天道人道,就成、功、圣、神言,固一致也。然由其次而来,则人道也。右明诚有天道、人道之差等。)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物待诚成,诚不待物成。自成现成,道体如是,体道而行亦如是。但不自欺,信得自及,如是而已。君子知诚、物不二,其于物也,见诚不见物,诚贯始终,故物有始终;众人离诚、物为二,其于物也,见物不见诚,终始无诚,故终始无物。孔学在诚,诚之为训,深切著明无逾于此,学者宜尽心焉。)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为物体,故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仁能守之,而有诸己。)成物,知也。(聪明睿知,足以有临。)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故至诚无息。(诚合外内,宜时措,故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至诚不息之呈象如此。)天地之道,可壹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

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鼉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天地不息之呈象如此。）《诗》曰：“惟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天之所以，文之所以，止是至诚无息而已。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诚不息，故人天一致。右明诚之所以为诚。）

以上明中庸之行功在于诚。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其人，谓在位之圣人也。礼必德而行，故君子修德以崇礼，不骄倍以轻礼。）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此言君子修德以崇礼也。尊而无导，枯槁不生；导而不尊，纷鹜无得。君子为性而学，学以尽性。尊德性而导问学，其主张有如此也。道之用，甚费显；而道之体，则隐微。君子体道以为德，故既致其广大而复尽其精微，其贯彻有如此也。极其功效于高明配天，而其率履，止是时中庸德，其妙善有如此也。时习其故有，而增进其新知，如是笃实修德，以钦崇于礼焉。）是故居上不骄，（不骄则必求征。）为下不倍。（不倍则不越尊。）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素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子曰：“愚而好自用，（骄不求征。）贱而好自专。（倍越其尊。）生乎今之世，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事不师古，动辄得咎，此言君子不骄倍以轻礼也。小人反是。）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

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有德而又必在其位。）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能言而又必有其征。）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无征不尊，民弗信从，礼可行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德位征备，有如上言。是以作礼，必身及庶民、天地、鬼神、前圣、后圣，六事备应也。君子作礼之备如此。）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君子作礼之效如此。）

以上明中庸之行事极于礼。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仲尼集圣天之大。）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帔。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并育不害，并行不悖，天地极覆载之大。此以如天赞圣。）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生知之美，四端之尽。）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充积盛而发现神。）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貉；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对，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化被广大与天齐。此以配天赞圣。）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和也。）立天下之大本，

(中也。)知天地之化育,(位育也。)夫焉有所倚?(生天生地,谁能偶之?而况作依?)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唯圣人之徒乃知圣。此以其天赞圣。)

以上赞孔子明中庸之效。

《诗》曰:“衣锦尚絺。”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淡、简、温,状暗然之象;不厌而文且理焉,状日章之象。远之近,见于彼者由于此;风之自,著乎外者由乎内,道之所谓费而隐也。知费而隐,则戒惧于不睹闻矣;知微之显,则慎其所独矣。精神在隐微之地,乃所以为入德之方欤!)《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不疚不愧,省察事,慎其所独事。)(《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无言不显存养事,戒惧于不睹闻事。)

《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状隐征之象,简声色而輶毛,简輶毛而无声无臭。夫至无声无臭,则贯彻于无可贯彻之处,而人欲净尽,天理纯全矣。然后溥博渊泉而时出之,则其费显所及,岂言语形容所能罄哉?毋浅之乎读《中庸》矣。)

以上示学者入中庸之德。

《〈大学〉王注》读

叙

擅一世之雄者，以其能欺人也。虽然，人不可欺，自欺而已。自欺者无志，不图胜事而甘劣迹；自欺者无气，不胜艰巨，巧于趋避；自欺者无耻，不恤鳏寡，但畏强御；自欺者丧心，不事清明，而工虚妄；自欺者自戕，未有虚妄而不速亡。末世不自欺者，谁哉？宜救火追亡，讲大学之道。阳明之言曰：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道，毋自欺而已矣。人禽判，此也；圣狂判，此也；治乱兴亡判，此也。如是其重大也，如是其切近也，如是其易简也！或以为高远难行，或以为迂阔无当，终不胜其人欲之私，而不一试焉，可痛哉！

阳明又言曰：意者心之动，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是则知也者，即心之体，心之动体也。是则此知非知见之知，而心体之知也。知为心体，即《中庸》之诚也。诚者物之终始，无物非诚，即无物非知也。如其诚而诚之，谓之致知，即谓之诚意。用当而体复，谓之格物，即谓之诚意，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谓之诚意，即谓之致知。慎独谓之诚意，即谓之格物。夫道一而已矣，屋漏是独，大庭亦独；进德是慎独，修业亦慎独。道不可须臾离，慎独可须臾离乎？此《淇澳》之诗所以为格物事也。道学者，道问学也；自修者，尊德性也；恂慤者，尽精微也；威仪者，致广大也；优优大哉，威仪三千是也。是则《中庸》之所以主张而贯彻者，皆格物事也。孔道至大，一言以蔽之，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

下者，天下一人也，万物一体也。黍黍以量乌乎丈，铢铢以称乌乎钩？器原有若是之广且大也，必先治其国，乃至致知在格物者，费而隐也；物格而后知致，乃至国治而后天下平者，微之显也，皆诚之事也。故曰：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其心之谓忠，如其心之谓恕，忠恕之道，诚意而已矣。忠恕所以正心，所以修齐治平，亦诚意而已矣。忠恕之道不行，忿懣四者有所，心不在不正，而身不修也。忿懣何害？害于有所故也。王赫斯怒，临事而惧，仁者乐山，作《易》者有忧患，心在无所，亦何害也！忠恕之道不行，亲爱五者而辟，身不修而家不齐也。老安、友信、少怀之志，明德于天下之志，忠恕之志也。曰孝者所以事君，曰上老老而民兴孝，非老者安之乎？曰弟者所以事长，曰上长长而民兴弟，非朋友信之乎？曰慈者所以使众，曰上恤孤而民不悖，非少者怀之乎？而曰所藏乎身必恕，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非忠恕之是事乎？则亦诚意而已矣！

民为邦本，长国家者，其知之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民具尔瞻，辟则天下僂，峻命不易，失众则失国。圣人所以重民，所以垂示于为民上者，丁宁反覆，深且切矣。长国家者亦知惧乎？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亦知反乎？孔子殁，大学废，秦汉数千年来，体国经野，建官分职，岂为民极？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视民之疾痛，固若秦越人之肥瘠。国有大灾，民自拯之；道路桥梁，民自理之；强邻噬食，民自起而抗之。匪唯忽之，又从而挠之、害之。媚嫉有技，聚敛悖入，亦既灾害并至，善者无如之何矣。嗟乎！天下不忠恕，死丧无日哉。呜呼！为民上者，庶几念民而忠恕哉！

民国二十一年十月欧阳渐叙于支那内学院

序

《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动而后有不善。意者，其动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诚意，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复而体正，体正而无不善之动矣，是之谓止至善。圣人惧人之求之于外也，而反覆其辞。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支与虚，其于至善也远矣！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复旧本，旁为之释，以引其义，庶几复见圣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罪我者其亦以是夫！

守仁序

《大学》古本旁注

汉·戴 圣 撰

明·王守仁 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爱也。明明德、亲民，犹言修己、安百姓。至善者，心之本体。尽其心之本体，谓之止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至善，惟在吾心，则求之有定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致知，致吾心之良知也；格物，格正事物也。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发，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如意之用于事亲，即事亲之孝而格之，必尽夫天理，则吾心事亲之良知无私欲之间，而得以致其知矣。知至，则意无所欺而可诚矣；意诚，则心无所放而正矣。）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知修身为本，斯谓知本，斯谓知至。非实能修身，未可谓之知修身。）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修身惟在于诚意，故特揭诚意以示人修身之要。诚意只是慎独，工夫只在格物上用，犹《中庸》之“戒惧”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犹《中庸》之“莫见”

莫显”也。)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诗》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诚意工夫实下手处只在格物,引诗言格物之事。)(《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亲民之功,至于如此,亦不过自明其明德而已。))《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自明不已,即所以亲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君子之明明德、亲民,岂有他哉?亦不过止于至善而已。)(《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缙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止于至善岂有他哉?惟求之吾身而已。)(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又即亲民中听讼一事,要在其极亦必本于明德,则信乎以修身为本矣。))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修身工夫只是诚意。就诚意中体当自己心体,令廓然大公,便是正心。正心之功,既不可滞于有,亦不可堕于无,犹《中庸》“未发之中”。)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

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人之心体，不能廓然大公，是以随其情之所向而辟。亲爱五者无辟，犹《中庸》“已发之和”也。）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僨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只是修身，只是诚意。）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僂矣。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

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进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

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又说到修身上，工夫只是诚意。）

《〈大学〉王注》读

欧阳渐学

读《〈大学〉王注》竟，有须阐明者十义，录之为行远升高之助。一曰大人之学也。大人亦不过充人之量而已，四端皆具而谁非人？大人亦不过与天地合其德而已，尽性知天而谁无性？故人亦第为大人，又何事而非大人？然而人皆可尧舜，而尧舜不

再见，何耶？风气力强，习非成是。自有生而少长而老死，自家庭而朋友而国人，曾不闻先王之法言，日夜与非圣为伍，交相习也，成自然也。冉冉悠悠，沓沓泄泄，溺淖失知，自视日卑，见义不为，危机无惕。譬如二人俱值非常，有鸿鹄志者，仓卒定谋，化家为国；作富家翁者，徘徊终夜，恋栈而亡。盖一则有触斯通，一则本无其事故也。而况穷性命之源，了生人之本者哉！国可亡也，种可灭也，人类可熄也，而终不胜其一己之私也。非故污也，非自戕也，非不欲为也，而终不能一鼓作气也。然而掷一粒于平沙万顷之地，而见雨即芽也，多方以植之，而蔽日参天也。苟试为之何如也，群而习之又何如也！作圣而日臧，不作圣而日亡，亦何惮而不为大人之学哉！夫大学者，大人之学也。

二曰天下之欲也。板屋之材，不足供明堂之用；斗筲之器，不足作釜钟之归；乡党自好者流，不足临大事、决大疑、任天下艰巨。推己及物云者，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也，非谓小知而可扩之大受也。有圣人之量者，然后可以圣人；有天下之欲者，然后可以天下。始之函乎天下者，乃终之尽乎天下者也。为仁之方，己欲立而立人也，诚者所以成物也。明明德者，非明明德于一己也，而明明德于天下也。是故格物者，为天下而格物也；致知者，为天下而致知也；诚意者，为天下而诚意也；正心、修身者，为天下而正心、修身也。是故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鞭辟近里著己，崖岸高，门户隘，异同之祸烈。宋明以来，儒者之学，非孔子之事，洁身之概量，非万物一体之气象。

三曰孔子之志也。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又云：大道之行，丘有志焉：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是谓大同。又云：盖各言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大学》平天下则曰：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数者合，有以异乎？无以异也！孔子天下至圣，以言所达，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帔。以言所本，则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是则孔子之志，本其不忍之心，而达之为大同之政而已矣。《春秋》太平世，内外受治，老安少怀，则不独亲其亲、子其子。絜矩之道，上下前后左右，全体均平，皆大同之政。吾故曰是数者合，无以异也。虽然，《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天子大事制礼，而礼生于仁。“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盖《诗》亡然后《春秋》作，彰善瘅恶之秋霜，乃继于温柔敦厚之春露也。五始之元，即四德之元。元者善之长，而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也。平天下不言夏时商辂，而曰好恶无辟，慎德好仁也。以是知大同之政其达，而其本乃在不忍之心也。孔子不得位，大同之政不容现，谓之为志，而至悲天悯人之怀，则又无息而非实现者。学者于此三致意焉！若夫侈口大同，毫无悲愍，空谈圣志，不解圣心，乱天下者，必此人也。故下之为夸诞之学，而上之有优伪之政。

四曰忠恕之道也。格致诚正修者，忠也；齐治平者，恕也。先修其身，乃至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者，忠也；而后家齐，乃至而后天下平者，恕也。自明不已，所以亲民止是修身、止是诚意者，忠而后恕也。惟囊括宇宙、包并六合者能恕，惟大公无我者能恕，惟舍己从人者能恕，惟顺其几之自然者能恕，惟行其所无事者能恕。而不然者，则矫揉造作矣，功必自我成，名必自我居矣，不以欲从人，而以人从欲矣，此天下所以骚然矣。夫亡国之君亦自有才，但恨其不能恕耳！夫千圣百王，岂有神奇，亦不过行其恕耳。是恕也，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五曰得国之实也。水积成渊，蛟龙生焉；土积成山，风雨兴焉；众志成城，而国立焉。毋谓兵强，民不畏死，强于兵者亡于兵。毋谓财聚，生之不众，而源竭不来。毋谓政柄在我，民可得而欺，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毋谓今不与于古，情切而无迂，明明箪食以迎师、火热而望霓，不诬也；挾秦楚之坚甲利兵，不诬也；外患不足患，天灾不足灾，民涣而国涣，不诬也。吾所恃

以敌强梁者民，奈何并民而敌之？吾所恃以植基本者民，奈何舍民而他植之？锄异而异炽，噬我不我恤，而民不然，奈何独于民而弃之？得国之实，在得民心，得心有道，无逾《大学》。《大学》之言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民性，而灾必及身，彦圣不通、有技媚嫉者，仁人放流之，是谓能好人、能恶人，民具尔瞻，辟则为天下僂矣，峻命不易，失众则失国矣。征诸近事，岂迂谈哉！长国家者，顾不求实哉！

六曰格物之功也。泥德性者，先立乎其大者而无事矣，及其弊也，六艺废，礼乐崩，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泥问学者，穷致事物之理而多事矣，及其弊也，支离于文字，逐物而谁归？私意补经，欺今诬后。格物之不明，圣学之不行，千有余年矣。阳明释《淇澳》之诗曰：引诗言格物之事，于是而格物之说明，证之于《中庸》，而格物之说愈明。自修而道学，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也。为性而学，学以尽性，以是为格物之主张也。威仪而恂慄，即致广大而尽精微也，以是为格物之贯彻也。君子之道费而隐，所以知远之近、知风之自，极于无声无息者，为格物事也。鬼神之道微之显，所以知微之显，极于参天赞地者，亦格物事也。《中庸》言可以入德矣，《大学》言格物而后知致，乃至天下平矣。夫道若大路然，未有若一丘一壑一先生之言者矣。格物之说建立不摇，天下自此平欤！

七曰孔颜之乐也。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诚之事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诚之有得也，快也，足也，所谓乐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君子造道自得，则居安资深，左右逢源，有诸己之谓信也。是则乐也者，诚也，而即信也。仁义之实，事亲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是也。是则乐也者，诚也，信也，而即所谓乐也。仁义智礼信，而即仁义智礼乐

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之谓孔颜之乐。与其云蔬食而乐在其中、陋巷而不改其乐，谓之为孔颜之乐，曷若云不厌不倦、拳拳服膺，谓之为孔颜之乐欤！学孔颜之乐，毋宁学孔颜之诚欤！或问：何谓孔颜之诚即孔颜之乐？曰：当下心安而已。又问：有杀身以成仁者，乐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八曰真实之知也。知止而后有定，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于是学者谈行，必求其知；于是学者求知，不求于盲师，必求于故纸。夫知也，不求诸自我，不求诸现在，而顾可得而真实哉？阳明之言曰：非实能修身，未可谓之知修身。此言乎知，为其证知，非徒解知也。骤言证知，凭何而能，是有妙术不可思议，则必为圣人之志是也。譬如复仇，怀必死之心者是也。制之一处，无事不办也，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也，是之谓真实之知也。

九曰《学》、《庸》之事也。夫学有区径，有方术，有效果也。《中庸》之书，三者具备，孔学之概论也。费而隐、微之显者，道也，区径也。诚者，行也，方术也。赞圣者，极也，效果也。若夫《大学》，止示方术，唯是圣行也。格致诚正，止于至善也；修齐治平，止于至善也，皆行也。君子欲学问思辨，读《中庸》；君子欲笃行，读《大学》。

十曰《学》、《庸》之序也。常言《学》、《庸》，先《大学》而后《中庸》，为曾子之师，先于子思之弟，此说出朱晦庵，而不知其所据，故不从。《史》记子思作《中庸》，而未言曾子作《大学》，一也。《戴记》明明《中庸》列前，《大学》列后，二也。程子亦言：《大学》，孔氏遗书，不言曾子所作，三也。阳明《旁注》，径题“汉戴圣撰”，四也。今之意，先欲明孔学概论，而后谈孔学圣行也，故《中庸》先，而《大学》次也。

嗟乎！孔学之不行久矣，盖支离之为弊，而迂阔之误视故也。《王注》读，而支离之为弊祛；十义明，而迂阔之误视除。盖实有不能已于言者，而岂好事之徒，哓哓不已者哉？

《论语》十一篇读

叙

佛学有结集，有毗昙，三藏浩瀚，循其统绪而可读。孔学无是，既厄秦火，又复年湮，于是老师宿儒，曾不能答具体之求，而世无真孔。世既不得真孔，尊亦何益于尊，谤亦乌乎云谤？苟可取而利用，崇之如天，或不利于其私，坠之如渊，于孔何与哉！东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而愚者不然，曰此禅也，非圣也，死于门户之拘，一任众芳芜秽，天下不知务者又如此也。呜呼！孔学亡矣。

若能精内典，娴般若，兴晋以秦者，文武之道犹不尽坠于地欤？般若直下明心，孔亦直下明心。盖墨子短丧薄葬，一切由事起；孔子食旨不甘、闻乐不乐，一切由心起。直下明心，不愿乎外，是之谓一；无入而不自得焉，是之谓贯也。然因是而有疑意见之心直下危险者，而不知般若固自性离言，但行于义也，般若固无知也。般若离言行义，孔亦离言行义，所谓时行物生，天亦何言也。般若无知，孔亦无知，所谓问我空空，叩端而竭也。然因是而又有疑乎？纯任天然堕落无事甲里者，而不知般若固相似相续而不绝也。般若相似相续，孔亦相似相续，所谓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也。

于穆不已，天之所以为天；至诚无息，人之所以为人也。非尽心知性不足以知天，非知天之所以为天，不足以知人；非知人之所以为人，不足以知仁。仁者，人也，孔之所以为孔也。如是

集《性天篇》而读也。直下明心，不由事起，故求仁得仁，无与于父命天伦，殷有三仁，无与于去奴与死，忠清难行而无与于仁，欲仁至仁而无与于远。仁也，性天也，一也，然达于事，则分别非一也。事亲，仁也；从兄，义也；知不去乎二者，智也；节文斯二者，礼也；乐斯二者，而乌可以已，乐也。义集而快足也，意诚而快足也，有诸己之谓性也，是则乐也者，信也。兴诗立礼而成于乐也，知之好之不如其乐之也。是故孔颜之乐，岂吟风弄月以归而仓卒可寻也？如是集《仁篇》而读，集《礼篇》而读，集《达道篇》而读，集《为政篇》而读也。直下明心有诸己而信，循至美大圣神而高坚前后不可为象，然有其方，则下学而上达是也。博文而约礼，文行而忠信，不息悠久则博大而高明，如是集《为学篇》而读也。温恭而安，悲愍而为，如是集《圣德篇》而读也。始之集《劝学》、《君子小人篇》而读，以定其趣也；终之集《群弟子》、《古今人篇》而读，以博其义也。

孙辈读经，苦无课本，类而聚之，曰《论语十一篇读》也。仓卒应求，粗疏无当。若必组织成统绪谈，须萃群经，大其结集，然后有济，此儒者所有事也。呜呼！先畴畋亩，芜秽如斯，在我后之人，又安能忍与此终古哉！

民国二十年辛未十月欧阳渐叙于支那内学院

劝学第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与三隅反，则不复也。”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诚不以富，亦只以异其斯之谓与？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以议也。”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

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簣，进，吾往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以夫！秀而不实者，有以夫！”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君子小人第二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尚。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乎，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为学第三

子曰：“君子不器。”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辞达而已矣。”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子曰：“其言之不作，则为之也难。”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

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子曰：“可以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以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輹，小车无軌，其何以行之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子曰：“可以共学，未可以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然，小硁人哉（编者案：通行版本均为“硁硁然小人哉”，此处似为排版错误）！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訕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智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怍怍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仁第四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

“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

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于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讷。”曰：“其言也讷，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讷乎？”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人焉。’其从之也？”子曰：“何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礼第五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蒺，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鄫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如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以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编者案：通行版本皆为“启予者”。）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性天第六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而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夫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赞之弥坚（编者按：通行版本皆为“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

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达道第七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为政第八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予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予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

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有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

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阵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与？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乎，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乎！”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以下录原本《尧曰第二十》而除其卒章。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

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圣德第九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子曰：“有教无类。”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

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韞匱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子击磬于卫，有荷蕢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硠硠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以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以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

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子之所慎：齐、战、疾。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谏曰：

‘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之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

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以下录原本《乡党第十》全文不动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诤诤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闕。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蹢蹢，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君子不以绀緌饰，红紫不以为褻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麕裘；黄衣，狐裘。裘裘长，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齐，必有明衣，布。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齐必变食，居必迁坐。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饔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瓜，祭（编者案：通用版本均为“虽疏食菜羹，必祭”，此处“瓜”字，疑为衍字，是“必”字之误），必齐如也。

席不正，不坐。

乡人饮酒，仗者出，斯出矣。乡人傺，朝服而立于阼阶。

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

寝不尸，居不容（编者案：通行版本均为“居不客”）。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

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群弟子第十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亡，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鞶，犹犬羊之鞶。”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编者按：通行版本均为“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笱豆之事，则有司存。”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无。”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子曰：“由，海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

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乎！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毋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奭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縲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于予与何诛？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

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闵子侍侧，阏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

从也。”

古今人第十一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以正南面而已矣。”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騫。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与，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子曰：“晋文公谄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谄。”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如知礼，孰不知礼？”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何如其知也？”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谓贼。”以杖叩其胫。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孟子》十篇读

叙

生孟子后二千余年，取其书而读之，若周穆王游化人之居，光影所照，目眩不得视；音响所来，耳乱不能听。何物圣言，夺人神识若是！盖浩然之气，盛大流行，穷天地、亘万古而常新者也。浩然之气集义所生，是故孔子言仁，孟子言义。羞恶之心之谓义，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名节事极大，生死事极小，唯一义行，恣肆纵横，举之而无上，挥之而无旁，敌之而无当，至大至刚，何弱何强，天下若此而可侮哉！生死事极大，名节事极小，转移于时势，有人而无己。偷习中于膏肓，无往而非畏葸，一却一前，自伐自毁。轻河山于一掷，坐以待毙而已。均之为国也，择术不可不慎也。

月征日迈，锲而不舍于物质之有形，货财而甲兵；月征日迈，锲而不舍于道义之无形，磅礴而弥纶。其致力也平，其充分也等，固无足轻重于其间者矣。然而有形有律，受配于数，常不能越量而非常。听命于时势，不敢自主而超势；倚物而后起，不能凭虚而愤起，一机械之器而已矣。若夫无形，履虚若实，变动不居，匪守故常，不可思议。优败而劣胜，甚险而至平，自倚于长城，其游于天之庭乎！是谋国之桢干也，奈何骇视扶苏而忘其桢干乎！桢干先拔而扶苏不害乎！利或时不利，义则无不利。吾故曰：均之为国也，择术不可不慎也。今天下亡矣，横议炽矣。有奋勇自拔者，弹之曰“唱高调”，而上达之机斩矣；有坏法逾闲

者，护之曰“私德不干涉”，而下流之居保障矣。上之日偷日懦，而无所谓国矣；下之自衣自食，而无所谓国矣。佻佻倪倪行，直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矣！沉渊溺淖，至矣极矣！疾雷破山风振海，十日并出，金石流，土山焦，振聩瞶于今日者，其唯《孟子》乎！

人之所以为人者，气节也；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也；是三者，天下之大本也，如是读《气第一》、《士第二》、《民第三》。仲尼之徒，崇本而黜末，如是读《义利王霸第四》。民往而归之曰王，归之于仁也，如是读《仁政（上下）第五》。事亲者，仁之实也；孝弟者，尧舜之道也，如是读《孝弟第六》。父子主恩，君臣朋友以义合，如是读《君臣朋友第七》。仁义根于学，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孔子之学诚而已矣；孟之学孔，易简而快足是矣。性善也，义内也，四端固有、万物皆备也，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立乎其大、小不能夺也，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也，凡若此者，易简也。充其量也，尽其才也，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也，自得居安，左右逢源也，凡若此者，快足也。如是读《学第八》。孔子之学一贯，当下心安，孺子入井之惻隐，即亲死委壑之颡泚也。墨子兼爱，二本而失本，孰不可忍也。如是读《非彼第九》。有私淑艾者，如是读《自宗第十》。疾雷破山风振海，十日并出，金石流，土山焦，振聩瞶于今日者，其唯《孟子》乎！

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欧阳渐叙于支那内学院

气第一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睢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

君子不患矣。”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日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孟子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粢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淳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磽，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蒺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

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曰：“嗜秦人之炙，无以异于嗜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嗜炙亦有外与？”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

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噤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

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檟，养其槭、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

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嚒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曰：“何以是嚒嚒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

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孟子曰：“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欿然，则过人远矣。”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饕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饕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矐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饕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

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痼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

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仇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

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憊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何谓知言？”曰：“谗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乎。’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

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士第二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谓宋句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

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曰：“广士（通行本为士）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

与？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邱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万章曰：“士之不托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礼也；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义也？”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问其不敢何也？”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曰：“君馈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廩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廩备，以养舜于畎亩

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问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万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然则孔子非与？”曰：“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犹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孟子曰：“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

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曰：“请无以辞却之，以

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孥。’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赐乎？”曰：“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曰：“事道也。”“事道奚猎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

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民第三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

“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百姓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使之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之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已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

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物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挹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

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豢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

宜乎？”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睨睨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太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其诗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鰥，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糒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爰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

则寡人罪也。”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哂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哂。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

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廩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仁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筐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筐，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泰誓》曰：‘我

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

义利王霸第四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赧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齐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镒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

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仁政第五(上)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与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

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以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如耻之，莫若

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圯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鹬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仁政第五(下)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的不忍也。”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

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为是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王曰：“若是其甚与？”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曰：“可得闻与？”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曰：“楚人胜。”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

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

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孟子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有知虑乎？”曰：“否。”“多闻识乎？”

曰：“否。”“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予既已知之矣。’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孟子谓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汝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汝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公孙丑问曰：“何谓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

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鲁欲使惧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釐所不识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天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自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

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

孝弟第六

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

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廩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天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

‘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怙父母，是以不告也。”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阶，瞽瞍焚廩。使浚井，出，从而揜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箠，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曰：“然则舜伪喜者与？”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

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谓也。”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已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飧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

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为我问孟子。”然友复之邹问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诚在我。”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

孟子曰：“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

齐宣王欲短丧。公孙丑曰：“为期之丧，犹愈于已乎？”孟子曰：“是犹或紵其兄之臂，子谓之姑徐徐云尔，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公孙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虽加一日愈于已，谓夫莫之禁而弗为者也。”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君臣朋友第七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

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公孙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万章问曰：“敢问友。”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于

亥唐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飧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学第八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栝橛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栝橛。”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栝橛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栝橛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栝橛，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

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心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舐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舐之也，是皆穿逾之类也。”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

孟子曰：“君子不亮，恶乎执？”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孟子曰：“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

不成章不达。”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

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

孟子曰：“于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已；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其进锐者，其退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才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茆，又从而招之。”

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有业屨于牖上，馆人求之弗得。或问之曰：“若是乎从者之廋也？”曰：“子以是为窃屨来与？”曰：“殆非也。”“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非彼第九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固愿见，今吾尚

病，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他日，又求见孟子。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藁槨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怍然，为间，曰：“命之矣。”

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蠹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避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蹙曰：‘恶用是鶩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鶩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孟子曰：“仲子，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

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屨，织席以为食。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廩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然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濬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

有叙，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鵯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屨大小同，则贾相若。”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饗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

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

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诋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自宗第十

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簞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

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缪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絺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储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孟子

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撓。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屋庐子喜曰：“连得间矣。”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曰：“非也。《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屋庐子悦。或问之，屋庐子曰：“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驩也。”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王驩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乐正子从于子敖之齐，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曰：“子来几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馆未定。”曰：“子闻

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餽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餽啜也。”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公曰：“将见孟子。”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曰：“否，谓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为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无度，中古，棺七寸，槨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恻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孟子谓蚺蛙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蚺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蚺蛙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

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斋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

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觉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如已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

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亦无有乎尔。”

《论》、《孟》课

《〈论语〉课》叙

能使其国必亡而无可救药者，偷与私也；能使偷私之祸深锢而不拔者，乡愿也。求生则害仁，谋道不谋食。而乡愿同流合污，奄然媚世。积习中于人心，豆羹箪食是图，而何有于国？大厦将倾之势，而聊乐我员；流血百万，乃视若无睹，听若无闻。若之，何其救之也！疾雷破山风振海，僦足以动之；烈日当空，僦足以明之。

其必曰：孔子真精神，严之以义利之界也欤！义利之界明，譬之播种，始可以言耕耨，以是谈学，志不离道而游不废艺，学祛其蔽而思通其神，忠必参前倚衡，恕必人立人达，诗必于思，礼必于本，性天必至寂，而上达乎不可思议。若夫为政，则大同之世，必极于均和而安。孔子之道有如此夫！义利之界不明，二千余年晦盲否塞，反覆沉锢，以极于今日也。《论语》至言，视之如秋日惨淡而无光也，嚼之如土饭陈羹而无味也。以是谈学，乡愿也，伪孔也。国危如是，人心如是。孔子真精神，严义利之界，于《论语》中表而出之，课己课天下，溺以是援，愤以是启，诞先登岸，德以不孤，诚先务之急哉！诚先务之急哉！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叙于江津支那内学院蜀院

《论语》课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乡愿，德之贼也。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士如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

可谓好学也已矣。

衣敝缁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欤？

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诚不以富，亦只以异。其斯之谓与？

以上义利之辨。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当仁不让于师。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以上学道之要。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輶，小车无軹，其何以行之哉？”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以上忠恕之事。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以上思学相须。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夫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以上诗书执礼。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

子曰：“莫我知也乎！”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以上性与天道。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以正，南面而已矣！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

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何谓五美？”“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何谓四恶？”“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子击磬于卫，有荷蓑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以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恍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以上为政之道。

《孟子》

叙

文武之政在方册，人存政举，人亡政熄，故为政在人。然久之而不得其人者，其故何哉？一、畏言圣人，二、不畏乡愿，三、生死事大、仁义事小，四、贵势不贵自，五、不知轻利而重义，六、不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七、不知心之为圣，八、不知学之至易，九、不知学惟不已，十、不知虚名可耻。以是十因，而草野无贤。一、不知民为贵、君为轻，二、不知政乃不忍之心之所寄，三、不知废兴、存亡之系于仁政，四、不知御侮之在于自强，五、不知时势之易为，六、不知政外之政，七、不知巧便以行其政，八、不知王霸之辨，九、不知杀人兵战之不可用，十、不知人民、土地、政事有根本之创制。以是十因，而国家无政。一、不知事功之非极，二、不知势禄之非泰，三、不知圣教之差别，四、不知成人之差等。以是四因，而天下无道。无道则无人，无人则无政，无政而天下乱，乃至于亡。反而言之，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有政，有政而国理以强。若是乎，教之至足重哉！夫教必自童蒙始，蒙以养正，圣功也，先入者主之。人皆可以为尧、舜，植基之教，不择而施焉。乃断章取义于《孟子》，得八十课而课之。

民国二十五年叙于支那内学院

《孟子》课

言圣人：

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成睨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否？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与恶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

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如已推而纳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闵。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

孟施舍之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

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憊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北宫黝之敌人，不如孟施舍之守己也；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言乡愿：

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愿，恐其乱德也。”

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乡愿，德之贼也。”

言生死、仁义：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欲恶有甚于生死者，人皆有是心也，贤者能勿丧耳。

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言贵自不贵势：

公孙衍、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聘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言轻利重义：

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

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视天下大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

孔子至卫，主颜仇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

言忧患生、安乐死：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入则无法家弼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人之有德慧术智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言心之谓圣：

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苦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言学不难：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兄，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挟太山，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耳。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言学不可已：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仁、义、礼、智，我固有之也；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

持其志，无暴其气。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言虚名可耻：

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言民：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得乎丘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祭祀以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之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而已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而已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矣。

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刳菟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民不以为大。

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民以为过大也。

梁惠王顾鸿雁、麋鹿于沼上，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

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民谓之台“灵台”、“灵沼”，文王故能乐也。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桀故不能乐也。

齐宣王问：“取燕何如？”孟子曰：“民悦则取之，武王是也；民不悦则勿取，文王是也。”

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言政为不忍之寄：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齐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曰：“牛何之？”对曰：

“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

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心足以王矣。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言废兴存亡之在仁政：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犹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

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

小国师大国，小役大，弱役强。

言御侮之在自强：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

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

言时势之易为: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镒基,不如待时。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当今之时,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

言政外有政:

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与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言行政有巧便:

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

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言政有王霸之分: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

言杀人兵战之不可用：

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曰：“定于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今天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民引领望之，若旱苗之得雨，若水之就下也。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是天时不如地利也；高城深池，多粟利兵，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

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君不行仁政，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战，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

言根本之制：

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

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士愿立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商愿藏其市矣。关，讥而不征，旅愿出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农愿耕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民愿为之氓矣。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

老而无妻曰鰥，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言事功不足限圣贤：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仁、义、礼、智根于心，晬然见于面，盎于背。

言势禄不足拘圣贤：

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犹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非其道，则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

言圣教之差别：

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才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言成人之差等：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毛诗》课

叙

迨天之未阴雨，绸缪牖户，谁敢侮予？今则流血百万，惨不可言矣。事前有备，谓之未雨绸缪；事后追随，谓之亡羊补牢。然今日之亡羊补牢，又他日之未雨绸缪也。绸缪在作新，作新在作气，作气在观感而愤悱。声音之感人也，成于乐而兴于诗。古人于诗，朝会燕飧则歌，乡饮乡射则歌，迎寒逆暑则歌，一室琴书歌声，若出金石。盖无时无处、无人无事不歌，此其所以日新不已也。合乐曰歌，乐亡而歌亦亡，吾独奈何哉！王阳明歌诗，二人堂上舒徐节奏，十余人堂下随其节奏密咏酣吟。徒歌曰谣，亦善权方便而可法欤？沪战烈，渡江栖六合，两阅月成《毛诗读》三册，节彼三百篇之三十，以为课也。绕梁裂石，奋然起矣！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叙于江津支那内学院蜀院

目 录

- 六月 元戎先启,师干之试,猷猷服而荆蛮威,国基立矣。
采芑 歌《六月》、《采芑》。虽妇人、女子亦知其勇于赴敌。
小戎 秦之强也,歌《小戎》。
- 七月 民为邦本,衣食住以福之。民莫不用情,悦之以使
东山 之。歌《七月》、《东山》。
- 鸛鵒 未雨绸缪,忧深思远,朝野上下得自强之道,歌《鸛
蟋蟀 鵒》、《蟋蟀》。
- 蒹葭 疾之命寄于医,政之命寄于贤。执有我而不知有
白驹 人者,败也。为天下得人难,尧不得舜而忧,歌《蒹
卷阿 葭》、《白驹》、《卷阿》。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
柏舟 死。贤倾国瘁,疾痛呼天,歌《柏舟》、《黄鸟》。善
黄鸟 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坐谈而已。好贤如《缁
缁衣 衣》,恶恶如《巷伯》,天下不足治也。歌《缁衣》、《巷伯》。
- 巷伯
- 版 君子道长则泰,小人道长则否。幽暗厉虐,暗则昏
荡 耄,一任小人。虐则自恣不恤下情,亡国杀身,百
抑 不一失。于厉王歌《版》、《荡》、《抑》、《十月之交》、
《雨无正》,于幽王歌《节南山》、《正月》。
- 十月之交
- 雨无正
- 节南山
- 正月

常棣 亲亲而民有族也，中国延数千年命，以是而存，所谓
 葛藟犹能庇其本根，而纵寻斧焉者，何耶？思深者，
 伐木 笃于亲，歌《常棣》、《伐木》。昏耄者，残及骨肉，歌
 角弓 《角弓》、《小弁》。化行国俗，夫妇之道大坏，歌《谷
 小弁 风》、《氓》。

谷风

氓

泉水 天地间有至情，诗之所以为诗也。托之于家国，歌
 匪风 《泉水》、《匪风》、《载驰》。

载驰

黍离 《诗》亡然后《春秋》作，歌《黍离》。

凡三十篇

注用毛、郑，节约之而系于经文两旁。郑《笺》用圈记别。断句用诸家古韵，而录江有诰《古韵二十一部总目》于最后，以判部。序中笺、释、传文亦节录之，而用括弧记别。

编者按：原书的排版极其复杂，有眉批，有单句后的注释（主要标明音和韵），有句子右边的注释，句子左边的注释等等。在句子右边和左边的注释中，有的是针对某个字或词的注释，有对单句的注释，还有是对于几个单句的注释，不一而足。这次横排处理，为便于读者阅读，我们采取以下方式处理：眉批，我们用括号标明“段首眉批”，单句后的注释，用括号保留在单句后。句子右边和句子左边的注释，我们用括号标明“句右注”或“句左注”。句右或句左注释中，针对字或词而作的注释，我们先标明被注释的词，冒号后加注释；针对单句或整句而作的注释，我们标明被注释的单句或标明整句的起止，冒号后加注释。

《毛诗》课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鸣》废则和乐缺矣，《四牡》废则君臣缺矣，《皇皇者华》废则忠信缺矣，《常棣》废则兄弟缺矣，《伐木》废则朋友缺矣，《天保》废则福禄缺矣，《采薇》废则征伐缺矣，《出车》废则功力缺矣，《杕杜》废则师众缺矣，《鱼丽》废则法度缺矣，《南陔》废则孝友缺矣，《白华》废则廉耻缺矣，《华黍》废则蓄积缺矣，《由庚》废则阴阳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鱼》废则贤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废则万物不遂矣，《南山有台》废则为国之基坠矣，《由仪》废则万物失其道理矣，《蓼萧》废则恩泽乖矣，《湛露》废则万国离矣，《彤弓》废则诸夏衰矣，《菁菁者莪》废则无礼仪矣，《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段首眉批）一段，言君臣之敬。一、王命匡国。

六月栖栖（与骀叶），戎车既饬（绎）。四牡騤騤（脂部），载是常服（蒲北反）。

（句右注）六月：盛夏明急。栖栖：简阅貌。戎车：革路之等。饬：正。常：日月为常。服：韦弁服。

猷猷孔炽（入声），我是用急（绎）。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古逼反，绎、之通）。

（句右注）我是用急：吉甫谓王急遣我也。于：曰也。王于出征：王命吉甫也。匡王国：正封畿。

（段首眉批）二、王命佐天子。

比物四骊，闲之维则（音稷）。维此六月，既成我服（蒲北

反)。我服既成(与征叶),于三十里(与子叶)。王于出征(耕部),以佐天子(之部)。

(句右注)物:毛物。闲:教战。服:戎服。于三十里:于,曰也。戒之三十里舍息。于:曰。以佐天子:佐王御敌。

(段首眉批)三、群臣服命。

四牡修广,其大有颙(东)。薄伐玁狁,以奏肤公(东)。有严有翼(职),共武之服(蒲北反)。共武之服(蒲北反),以定王国(之部)。

(句右注)修:长。广:大。颙:大貌。奏:为。肤:大。公:功。严:威严者。翼:恭敬者。共武之服(第一句):共典兵事。共武(第二句共武之服):文武人备。以定:国必安矣。

(段首眉批)二段,言伐事。一、寇深,军行神速。

玁狁匪茹(语),整居焦获(扶雨反,鱼部)。侵镐及方(阳),至于泾阳(阳)。织文鸟章(阳),白旆央央(阳)。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户郎反,阳部)。

(句右注)茹:度。整居焦获:玁狁之全营周地,接玁狁处。镐、方:皆北方地名。至于泾阳:泾水之北,言狄大恣也。织文鸟章:鸟隼之文章,将以下衣。旆:继兆曰旆。央央:鲜明貌。元:大。

(句左注)元戎: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元戎。

(段首眉批)二、寇退难平。

戎车既安(寒),如轻如轩(元)。四牡既佶,既佶且闲(山)。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元)。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愿,元部)。

(句右注)戎车既安:先良也。如轻:从后视之。如轩:从前视之。佶:正。闲:调。薄伐玁狁至至于太原:逐出而已。吉甫:尹吉甫。宪:法。

(段首眉批)三段劳师。

吉甫燕喜(止),既多受祉(止)。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几)。饮御诸友(以),炰鳖脍鲤(止)。侯谁在矣(止)?张仲孝友(以之部)。

(句右注)多受祉:多受赏赐。侯:维。张仲:吉甫友。

(句左注)吉甫燕喜:伐狄而归,王燕乐之。来归自镐至我行永久:又以远来久时,待以旧好,加以美饌,极勤之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段首眉批)一段,言军容。

薄言采芑(止),于彼新田(先,与千叶),于此菑亩(满以反)。方叔莅止(止),其车三千(先,真部),师干之试(喜,上声)。方叔率止(止),

(句右注)芑:菜。“于彼新田”至“于此菑亩”: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方叔:以卿为将。莅:临。其车三千:《司马法》: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试:用。方叔率止:三军有捍敌之用。

(句左注)师:众。干:捍。

(段首眉批)一、车马。

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职)。路车有奭(职),簟第鱼腹(蒲北反),钩膺鞶革(棘、职、之部)。薄言采芑(止),于彼新田(先与千叶),于此中乡(阳)。方叔莅止(止),

(句右注)翼翼:壮健貌。奭:赤貌。簟第鱼腹:蔽也,鱼之蔽饰,象席文。钩膺:樊缨。鞶革:轡首垂。中乡:地名。

(句左注)鱼腹:矢服。

(段首眉批)二、旂服。

其车三千(先),旂旐央央(阳)。方叔率止(止),约軹错衡(户郎反),八鸾玼玼(阳)。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唐),有玼葱珩(户郎反,阳部)。

(句右注)旂:交龙。旐:龟蛇。约軹:长轂之軹,朱而约之。玼玼:声。“服其命服”至“朱芾斯皇”:王命之服,韦弁朱衣裳。朱芾:黄朱芾也。皇:犹煌煌。玼:珩声,苍也。葱珩:三命葱珩。

(句左注)错衡:文衡。

(段首眉批)二段,言战象。

𨔵彼飞隼(喜),其飞戾天(先,与千叶),亦集爰止(止)。方叔莅止(止),其车三千(先,真部),师干之试(上声)。方叔率止(止,之部),鉦人伐鼓(姥),陈师鞠旅(语,鱼部)。显允方叔,伐鼓渊渊(先),振旅闐闐(先,真部)。

(句右注)𨔵彼飞隼:喻士勇能攻。鉦人伐鼓:鉦以静之,鼓以动之。陈:列。鞠:告也。渊渊:鼓声,进战时。振:止。闐闐:鼓声也,将归时。

(段首眉批)三段,言乱平。

蠢尔荆蛮,大邦为仇(尤)。方叔元老,克壮其犹(尤)。方叔率止,执讯获丑(筹,幽部)。戎车啍啍,啍啍焞焞,如霆如雷(累,三句一韵)。显允方叔,征伐玃狁,蛮荆来威(微,脂部)。

(句右注)蠢:动。荆蛮:荆州之蛮。大邦:列国之大者。壮:大。犹:道。讯:可言问。丑:敌众。啍啍:众。焞焞:盛。

(句左注)方叔元老:五官之长,出于诸侯,曰天子之老。“显允方叔”至“蛮荆来威”:先与吉甫征玃狁,今特伐荆蛮,来服宣王之威。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小戎，美襄公也。备其兵甲，以讨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国人则矜其车甲，妇人能闵其君子焉。（夸车甲之盛，有乐之意也。妇人闵其君子，恩义之至也。作者叙内外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

（段首眉批）一、二，车；三、四，马；五、六，车驾焉；七、八、九、十，人。

小戎儻收（尤），五檠梁辔（尤，幽部）。游环胁驱（蓝），阴鞿鋈续（烛）。文茵暢轂（转屋），架我騏驎（居六反）。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烛）。在其板屋（屋转乌），乱我心曲（烛，侯部）。

四牡孔阜（有），六轡在手（有，幽部）。騏驎是中（东），𩇑𩇑是驂（转淙，中部）。

（句右注）儻：浅也。收：轡也。五檠：辔五束，束有檠，厯录也。梁辔：辔上勾衡曰梁辔。胁驱：胁驱，著服马之外，以止驂之入。阴鞿鋈续：掩轨也。掩轨在轼前垂辔上，其内即续鞿之环。鋈饰白金。文茵：虎皮也。暢轂：长轂也。騏：綦文。驎：左足白曰驎。温其如玉：玉有五德。心曲：心之委曲也。六轡：四轡御服，二轡御驂。驎：赤身黑鬣。中：服也。𩇑：黄马黑喙。驂：两驂也。

（句右注）小戎：群臣之兵车曰小戎。游环：游环在马背上无常处，所以贯驂之外轡以禁其出。续：续鞿也。

（段首眉批）一、二、三、四，马；五，兵器；六，车；七、八、九、十，人。“方何为期”，望速赴敌。

龙盾之合（胡急反），鋈以𩇑𩇑（奴急反）。言念君子，温其在邑（緝，緝部）。方何为期之？胡然我念之（之部）。

（句右注）合：合而载之。𩇑：驂内轡为𩇑。方：今也。

（句左注）𩇑𩇑：𩇑系于轼前，𩇑之𩇑以白金饰。《说文》：𩇑，环之有舌者。

(段首眉批)一、马,二、三、四、五、六、兵器,七、八、九、十、人。

伐驷孔群(文),公矛鋈錡(纯,魂)。蒙伐有苑(转问,转闻,文部),虎韞鏐膺(蒸)。交韞二弓(肱),竹闭緼滕(登)。言念君子,载寝载兴(蒸)。厌厌良人,秩秩德音(转於陵反,蒸部)。

(句右注)群:和调也。公矛:三隅矛。鋈:鑄也。蒙:画杂羽之文于伐曰蒙。伐:伐,讨羽也,中干也。苑:文貌。虎韞:虎皮弓室。膺:马带也。交韞二弓:交二弓于韞室也。闭:继。緼:绳。滕:约。

(句左注)鏐:刻金饰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东都,作诗以教成王。)

(段首眉批)第一段,言衣之事。一、御寒须衣,因寒而及寒后之时节、人事。

七月流火(煖),九月授衣(上声,脂部)。一之日觶发(月),二之日栗烈(薛)。无衣无褐(曷),何以卒岁(雪,祭部)?三之日于耜(止),四之日举趾(止)。同我妇子(止),饁彼南亩(满以反),田峻至喜(止,之部)。

(句右注)流:下。火:大火。九月授衣: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一之日:十之余也。觶:风寒。二之日:殷正月。栗:寒气。褐:毛布。三之日于耜:夏正月,豳风晚寒,始修耒耜。四之日举趾:周四月,民无不举趾而耕矣。饁:饷。喜:读为饔,酒食也。

(句左注)七月流火:大火为寒暑之候火星,中而寒暑退。将言寒,先著火所在也。

(段首眉批)二、女功桑蚕之始。

七月流火(燬),九月授衣(上声,脂部)。春日载阳(阳),有鸣仓庚(冈)。女执懿筐(阳),遵彼微行(户郎反),爰求柔桑(唐,阳部)。春日迟迟(脂),采繁祁祁(脂)。女心伤悲(脂),殆及公子同归(微,脂部)。

(句右注)载:则。仓:离黄。懿筐:深筐。柔桑:墙下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迟迟:舒缓。繁:皤蒿。祁祁:众多。女心伤悲:春女悲,秋士悲,感物化也。公子同归:幽公子率民,同出同归。

(句左注)七月流火:言女功之始。女心伤悲:女感事苦,欲归于公子,是谓“幽风”。(编者按:通行本皆作“幽风”。)

(段首眉批)三、蚕事毕,继以绩染、女红。

七月流火(燬),八月萑苇(尾,脂部)。蚕月条桑(唐),取彼斧斨(阳),以伐远扬(阳),猗彼女桑(唐,阳部)。七月鸣鴈(锡),八月载绩(锡,支部),载玄载黄(唐),我朱孔阳(阳),为公子裳(阳,阳部)。

(句右注)萑苇:乱葭。斨:方釜。远扬:枝远条扬。猗: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葇桑。鴈:伯劳。玄:黑而有赤。朱:深纁。阳:明也。祭服玄衣纁裳。

(句左注)七月流火:言女功自始至成。七月鸣鴈:将寒,鴈鸣。幽晚寒,七月鸣。载绩:丝事毕,麻事起。

(段首眉批)四、因春衣,皮冬裘;因取裘,而及田猎。

四月秀萋(忧),五月鸣蜩(绸,幽部)。八月其获(铎),十月陨箨(铎)。一之日于貉(铎,鱼部),取彼狐狸(之),为公子裘(渠之反,之部)。二之日其同(东),载缵武功(东),言私其豸(东),献豸于公(东,东部)。

(句右注)秀萋:不荣而实。萋:草。蜩:唐。获:禾可获。陨:

对。穉:落。纘:继也。功:事也。豨、豮:豕一岁曰豨,豕生三日豨,三岁曰豮。

(句左注)“四月秀萋”至“十月陨穉”:夏小正四月,王萋秀萋,其是乎物成自秀萋始。秀萋也、鸣蜩也、获禾也、陨穉也,四者物成将寒之候也。“一之日于貉”至“取彼狐狸”:搏貉自为裘,狐狸以奉尊。二之日其同:君民俱出田,不用仲冬,亦幽地晚寒也。

(段首眉批)第二段,言住之事。

五月斯螽动股(姥),六月莎鸡振羽(虞)。七月在野(神与反),八月在宇(虞),九月在户(姥),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户)。穹窒熏鼠(语),塞向瑾户(姥)。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语三句一韵,鱼部)。

(句右注)斯螽:蚣蝱、斯螽、莎鸡、蟋蟀,一物也。穹:穷。窒:塞。向:向北出牖。瑾:涂也。

(句左注)“嗟我妇子”至“曰为改岁”:岁终辟寒,至此而女工止。

(段首眉批)第三段,言食之事。一、养老食农。

六月食郁及薁(屋),七月亨葵及菽(屋),八月剥枣(子叟反),十月获稻(徒叟反)。为此春酒(有),以介眉寿(有,幽部)。七月食瓜(孤),八月断壶(模),九月叔苴(鱼)。采荼薪樗(鱼),食我农夫(虞,鱼部)。

(句右注)郁:棣属。薁:蓰薁。剥:击。春酒:冻醪。介:助。眉寿:豪眉。壶:瓠。叔:拾。苴:蔴子。樗:恶木。

(句左注)“六月食郁及薁”至“食我农夫”:既以郁下及枣助男功,又获稻而酿酒以助其养老之具,是为幽雅。“八月断壶”至“食我农夫”:瓜瓠之畜,麻实之糝,干荼之菜,恶木之薪,亦所以助男养农夫之具。

(段首眉批)二、田野事毕,继治庐舍。

九月筑场圃(虞),十月纳禾稼(古)。黍稷重穆(叶音力),禾麻菽麦(明逼反,之、幽通韵)。嗟我农夫(虞,鱼部),我稼既同(东),上入执宫功(东,东部),昼尔于茅(矛),宵尔索綯(徒愁反,幽部),亟其乘屋(屋),其始播百谷(屋,侯部)。

(句右注)场圃:春夏为圃,秋冬为场。纳:内。重穆:后孰曰重,先孰曰穆。同:聚。“昼尔于茅”至“宵尔索綯”:尔当日取茅归,夜作绞索,以待时用。乘:升也。亟其乘屋:十月定中,急治野庐。

(句左注)“九月筑场圃”至“其始播百谷”:于时男女之野功毕,上入都邑之宅,治宫中之事。

(段首眉批)第四段,继备寒事,而言备暑事。

二之日凿冰冲冲(东),三之日纳于凌阴(於容切,中侵合)。四之日其蚤(子叟反),献羔祭韭(有,幽部)。

(句左注)“二之日凿冰冲冲”至“万寿无疆”: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觐而出之,朝之祿位,宾食、丧祭用之。上章备寒,此章备暑。后稷、先公礼教备。

(段首眉批)第五段,事功毕而燕饮。

九月肃霜(阳),十月涤场(阳)。朋酒斯飧(平声),曰杀羔羊(阳)。跻彼公堂(唐),称彼兕觥(光),万寿无疆(阳,阳部)。

(句右注)肃:缩。涤:扫。朋:两尊曰朋。“朋酒斯飧”至曰“杀羔羊”:乡人饮酒也。乡人以狗,大夫加羔羊,国君飧臣也。公堂:学校。“称彼兕觥”至“万寿无疆”:所以誓众也。飧正齿位,因是誓焉。

(句左注)“九月肃霜”至“万寿无疆”:男女事毕,无饥寒忧。国君政闲,以飧群臣。“称彼兕觥”至“万寿无疆”:饮酒乐祝无量寿,是为幽颂。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七章圃稼夫，前后叶，中间稼麦叶。）

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乐男女之得及时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闵其劳，所以说也。说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东山》乎！（成王得金縢之书，迎周公归，摄政。三监淮夷叛，周公东伐之，三年而后归。）

（段首眉批）一章，言无行放之事，有独宿之苦。

我徂东山（仙），惓惓不归（叶音涓，脂元合）。我来自东（东），零雨其濛（东，东部）。我东曰归（微），我心西悲（脂）。制彼裳衣（微），勿士行枚（迷，脂部）。蜎蜎者蠋（烛），烝在桑野（神与反）。敦彼独宿（烛），亦在车下（户，鱼部）。

（句右注）惓惓：久。士：事。枚：微。蜎蜎：蠋貌。蠋：桑虫。烝：寘。

（句左注）“我徂东山”至“零雨其濛”：归路遇雨，四句序归士之情。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女制兵服来，初无行阵衔枚之事。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敦敦然独宿车下，此诚有劳苦之心。

（段首眉批）二章，言征者思家。

我徂东山（仙），惓惓不归（叶音涓，脂元合）。我来自东（东），零雨其濛（东，东部）。果臝之实（质，与室叶），亦施于宇（麋）。伊威在室（质，脂部），蠨蛸在户（姥，鱼部）。町疃鹿场（阳），熠熠宵行（户郎反，阳部）。不可畏也（平声），伊可怀也（胡威反，脂部）。

（句右注）果臝：括楼。伊威：委黍也。蠨蛸：长跗也。町疃：鹿

迹也。熠熠宵行：火燐也，燐萤火也。

（句左注）“果羸之实”至“熠熠宵行”：此五物者，家无人则然，令人感思。

（段首眉批）三章，言家思征者。

我徂东山（仙），惓惓不归（叶音涓，脂元合）。我来自东（东），零雨其濛（东，东部）。鸛鸣于垤（屑），妇叹于室（质）。洒扫穹窒（质、屑），我征聿至（之日反，脂部）。有敦瓜苦，烝在栗薪（真）。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奴因反，真部）。

（句右注）垤：螳塚。穹窒：穷塞鼠穴。我征聿至：妇望。敦：尊也。烝：众。栗：析。

（句左注）鸛鸣于垤：将阴雨，穴处先知之。鸛好水，长鸣而喜。妇叹于室：行者于阴雨，尤苦妇念之而叹也。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言思君子，心苦如瓜，事苦如薪。

（段首眉批）四章，言归时之乐。

我徂东山（仙），惓惓不归（叶音涓，脂元合）。我来自东（东），零雨其濛（东，东部）。仓庚于飞（微，与归叶），熠熠其羽（麌）。之子于归（微，脂部），皇驳其马（姥，鱼部）。亲结其缡（罹），九十其仪（俄）。其新孔嘉（歌），其旧如之何（歌部）？

（句右注）仓庚于飞：仲春鸣，嫁娶之候。熠熠其羽：羽鲜明也，序其情以乐之。皇：黄白。驳：駟白。缡：妇人之祔也；母戒女施衿结悦。其新孔嘉：又序其情乐而戏之。

（句左注）九十：多也。

《东山》四章，章十二句。

鸛鸣，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鸛鸣》焉。（周公之志，欲摄政之意也。）

(段首眉批)乞怜何益?

鸛鵒(宵)鸛鵒(宵部)! 既取我子(止),无毁我室(赏职反,之部)。恩斯(痕)勤斯(欣),鬻子之闵斯(闵,文部)。

(句右注)鸛鵒:鸛鵒。无毁我室:宁亡二子,不可毁我周室。室,巢也。鬻子:鬻,稚也。稚子,成王也。

(句左注)“鸛鵒鸛鵒”至“鬻子之闵斯”:周公竟武王之丧,欲摄政致太平。管、蔡流言,成王不知,罪其党属。周公故托鸛鵒言喻:尔诛杀皆世臣子孙,无绝其官位,夺其土地。先臣殷勤于此,尔稚子成王,亦宜哀悯之。

(段首眉批)自强无侮。

迨天之未阴雨(虞),彻彼桑土(姥),绸缪牖户(姥)。今女下民,或敢侮予(语,鱼部)?

(句右注)迨:及。彻:剥。桑土:桑根之皮。绸缪:缠绵。

(段首眉批)舍身急难。

予手拮据(鱼),予所捋荼(模),予所蓄租(模),予口卒瘕(模),曰予未有室家(姑,鱼部)。

予羽谿谿(宵),予尾脩脩(《注疏》作“消消”),予室翘翘(宵),风雨所漂摇(宵),予维音哓哓(萧,宵部)!

(句右注)拮据:撻揭。荼:萑苕。蓄:为。瘕:病。谿谿:杀。脩脩:敝。翘翘:危。哓哓:惧。

(句左注)予口卒瘕: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鸟之难。

《鸛鵒》四章,章五句。

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忧深思远,谓究其死矣,百岁之后之类。)

(段首眉批)一、二叹逝一折,三、四及时行乐一折,五、六临乐而思一折,七、八节之以礼,又一折。

蟋蟀在堂(与康荒叶,阳部),岁聿其莫(莫胡反,模)。今我不乐,日月其除(鱼)。无已大康(唐),职思其居(鱼)。好乐无荒(唐),良士瞿瞿(虞,鱼部)。

(句右注)蟋蟀在堂:蛭也,九月在堂。聿:遂也。我:僖公也。除:去。已:甚也。康:乐也。职:主也。荒:大也。瞿瞿:顾礼义也。

(句左注)“蟋蟀在堂”至“良士瞿瞿”:农功毕不乐,日月且过去,当复命农耦耕,然君虽当乐,亦无甚大,用礼为节,思国中政令。

蟋蟀在堂(唐,与康荒叶,阳部),岁聿其逝(祭)。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夬)。无已大康(唐),职思其外(泰)。好乐无荒(唐),良士蹶蹶(祭,祭部)。

(句右注)外:礼乐之外。蹶蹶:勤敏于事。

(句左注)外:谓国外至四境。

蟋蟀在堂(唐,与康荒叶,阳部),役车其休(尤)。今我不乐,日月其慆(他侯反)。

(句右注)役车:庶人乘役车。慆:过也。

(段首眉批)居外,忧。愈思愈远。

无已大康(唐),职思其忧(尤)。好乐无荒(唐),良士休休(尤,幽部)。

(句右注)忧:可忧之事。休休:乐道之心。

(句左注)忧:谓邻国侵伐。

《蟋蟀》三章,章八句。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周之旧土，被教日久，襄公未习周礼，故国人未服。或以为此诗，但思求贤隐而不可得之作。）

（段首眉批）前四言有其人，后四上下求之不可得。中央、中坻、中沚，不知其定所。

蒹葭苍苍（唐），白露为霜（阳），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阳）。溯洄从之（之），道阻且长（阳）。溯游从之（之），宛在水中央（阳，阳部）。

（句右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露为霜，岁事成。政有礼，国家兴。伊人：知周礼之人。在水一方：喻言远。溯洄：逆流而上曰溯洄。逆礼莫至。溯游：顺流而涉曰溯游。顺礼来迎。

（句左注）溯洄从之：不敬顺往求，则渺不得见。溯游从之：敬顺求之，则似可近。

蒹葭萋萋（齐），白露未晞（微），所谓伊人，在水之湄（脂）。溯洄从之（之），道阻且跻（微）。溯游从之（之），宛在水中坻（脂，脂部）。

（句右注）晞：干也。湄：水隈也。跻：升也。坻：小渚也。

蒹葭采采（海），白露未已（止），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止）。溯洄从之（之），道阻且右（以）。溯游从之（之），宛在水中沚（止，之部）。

（句右注）涘：厓也。右：迂回也。沚：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白驹，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贤也。）

（段首眉批）思望其至。

皎皎白驹，食我场苗（宵）。絜之维之，以永今朝（宵）。所谓伊人，于焉逍遥（宵，宵部）？

皎皎白驹，食我场藿（呼，入声）。絜之维之，以永今夕（暮各反）。所谓伊人，于焉嘉客（若各反，鱼部）？

（句右注）絜：紕。维：系。絜：饰也。

（句左注）“皎皎白驹”至“以永今朝”：贤乘驹去，愿彼来食，永絜维之。于焉逍遥：于何游息乎？思之甚也。

（段首眉批）终不得见。

皎皎白驹（钩），赅然来思（之）。尔公尔侯（侯），逸豫无期（之）。慎尔优游（尤），勉尔遁思（之，之部。一、三、五句，幽、侯合韵）。

（句右注）赅然来思：愿其来而得见之。尔公尔侯，逸豫无期：尔公耶？尔侯耶？何逸乐而无返期耶？慎尔优游：使待时也。勉尔遁思：终不得见而决之辞也。

（段首眉批）终不绝望。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屋）。生刍一束（烛），其人如玉（烛，侯部）。毋金玉尔音（侵），而有遐心（侵，侵部）。

（句右注）空：大。

（句左注）“皎皎白驹”至“而有遐心”：戒之曰，女行舍主人，饥虽云薄，要就贤人，其德如玉。女母爱尔声音，而有远我之意。

《白驹》四章，章六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

（段首眉批）贤来。

有卷者阿（与歌叶），飘风自南（奴森反）。岂弟君子，来游来

歌(歌,歌部),以矢其音(侵,侵部)。

(句右注)卷:曲。阿:大陵。飘风:回风。岂弟:指贤者。矢:陈。

(句左注)“有卷者阿”至“以矢其音”:恶人被化而消,犹飘风之入曲阿。贤者屈就,如风入阿。

(段首眉批)任贤时,事成、泽大、命长。

伴奭尔游矣(尤),优游尔休矣(尤)。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尤,三句一韵,幽部)。

(句右注)伴奭:广大有文章。优游:任贤故逸。俾:使。弥:终。似:嗣。酋:终。似先公酋矣:言终其命而无病,嗣前功而终成。

尔土宇畷章,亦孔之厚矣(厚)。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百神尔主矣(朱掇反,侯部)。

(句右注)尔土宇:居民以土地屋宅。章:法。百神尔主矣:群神佐尔也。

(句左注)尔土宇畷章,亦孔之厚矣:言得贤,治民有大法,惠亦甚厚也。

尔受命长矣(阳),萑禄尔康矣(唐)。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纯嘏尔常矣(阳,阳部)。

(句右注)萑:福。纯:大。嘏:予福曰嘏。常:常受福也。

(段首眉批)宜敬事之。

有冯有翼(职),有孝有德(德),以引以翼(职)。岂弟君子,四方为则(德,之部)。

(句右注)冯:几。翼:助。孝:成王。德:群臣。引:道。翼:扶。则:效法。

(句左注)“有冯有翼”至“四方为则”:祭祀,择贤为尸。有饌

几，有佐食，有孝子，有群臣。尸之入也，祝引道之、扶翼之。尸至设几，佐食助之。尸者神象，事之如祖考。

(段首眉批)宜版从之。

颙颙昂昂(唐)，如圭如璋(阳)，令闻令望(阳)。岂弟君子，四方为纲(唐，阳部)。

(句右注)颙颙：敬顺。昂昂：高朗。纲：能张众目。

(句左注)“颙颙昂昂”至“令闻令望”：与群臣礼义相切磋，貌敬而志高，有声誉，有威仪。

(段首眉批)贤能得多士以忠君。

凤凰于飞，翯翯其羽，亦集爰止(止，三句起韵)。蔼蔼王多吉士(止)，维君子使(止)，媚于天子(止，之部)。

(段首眉批)贤能得多人以爱民。

凤凰于飞，翯翯其羽，亦傅于天(先)。蔼蔼王多吉人(真)，维君子命(平声)，媚于庶人(真，真部)。

(句右注)傅：戾。庶人：群士爱民。

(段首眉批)君明臣良，是何盛世。

凤凰鸣矣(庚，与生叶)，于彼高冈(庚)。梧桐生矣(庚，耕部)，于彼朝阳(阳，阳部)。萋萋(平声，与雝叶)萋萋(齐)，雍雍(东，东部)喈喈(饥，脂部)。

梧桐生矣：明君出。于彼朝阳：仁德被。萋萋：谓梧桐。雍雍：谓凤鸣。

(段首眉批)王能礼贤，公卿献诗。

君子之车(麻，与马叶)，既庶且多(歌)。君子之马(姥，鱼部)，既闲且驰(陀)。矢诗不多(歌)，维以遂歌(歌，歌部)。

(句右注)“君子之车”至“既闲且驰”：上能锡以车马，行中节，

驰中法也。大夫有乘马二车。不多：多。维以遂歌：公卿献诗，工师乐歌。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

（段首眉批）泛置不用。

泛彼柏舟（尤），亦泛其流（尤）。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尤）。
微我无酒，以敖以游（尤，幽部）。

（句右注）泛：流也。柏舟：柏木宜为舟，不以济渡。微我无酒，
以敖以游：非无酒敖游而忧不可忘。

（句左注）泛彼柏舟，亦泛其流：不用舟载物而与物泛流，不用
贤为政而与群小并列。

（段首眉批）孤立无助。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语）。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御）。薄言
往诉（暮），逢彼之怒（姥，鱼部）。

（句右注）鉴：鉴所以察形而不能度心。茹：度也。兄弟：同察。
据：依也。

（句左注）我心匪鉴：我心乃能度众人之心。

（段首眉批）我德备矣。

我心匪石（余，入声，与席叶），不可转也（狝）。我心匪席
（徐，入声，鱼部），不可卷也（狝）。威仪棣棣，不可选也（狝，元
部）。

（句右注）石：石坚可转。席：席平可卷。棣棣：富而闲习。选：
数也。物有其容，不可数也。

（句左注）我心匪石，不可卷也：我心志坚平，过于石席。不可
选也：德备而不遇。

(段首眉批)忠益深矣。

忧心悄悄(小),愠于群小(小)。覯闵既多,受侮不少(小)。静言思之,寤辟有標(宵,小部)。

(句右注)悄悄:忧貌。愠:怨也。闵:病也。静:安也。辟:拊心也。標:拊貌。

(段首眉批)君之微而我不去。《离骚》所谓:仆夫悲予马怀兮,蜷曲顾而不行。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微)。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微,胜部)。

(句右注)微:亏也;日如月而亏。如匪浣衣:衣可浣则愤辱。

(句左注)日居:君象也。月诸:臣象也。不能奋飞:于此不去,亘(编者按:疑非此字)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三良从死,谓奄息、仲行、针虎自杀以从死。)

(段首眉批)一、二、三,命无保障;四、五,才不竞展;六、七,惨极威极;八、九,痛极悲极;十、十一,爱极惋极。

交交黄鸟,止于棘(职)。谁从穆公?子车奄息(职)。维子奄息(职),百夫之特(德,之部)。临其穴(屑),惴惴其慄(质)。彼苍者天(铁因反),歼我良人(真)。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真,真部)!

(句右注)交交:小貌。交交黄鸟,止于棘:鸟以时往来为得所,人以寿命终为得所。子车:氏。奄息:名。百夫之特:百夫中最雄俊。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谓一身百死犹为之,惜善人之甚。

(句左注)交交黄鸟,止于棘:止棘求安,不安则移。臣而从死,

不得黄鸟止棘之意。临其穴，惴惴其慄：秦人哀奄息死，临视其旷，皆为之悼慄。

交交黄鸟，止于桑（唐）。谁从穆公？子车仲行（户郎反）。维子仲行（户郎反），百夫之防（防，阳部）。临其穴（屑），惴惴其慄（质，脂部）。彼苍者天（先），歼我良人（真）。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真，真部）！

（句右注）防：当也。

交交黄鸟，止于楚（语）。谁从穆公？子车针虎（姥）。维此针虎（姥），百夫之御（语，鱼部）。临其穴（屑），惴惴其慄（质，脂部）。彼苍者天（先），歼我良人（真）。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真，真部）！

（句右注）御：当也。

《黄鸟》三章，章十二句。

缁衣，美武公也。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父，桓公也。司徒之职，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

（段首眉批）一、二，衣；三，住；四，食。极人生所须而奉之，不止（编者案：此字不清晰）诚之所寄如是。

缁衣之宜兮（鱼何反），敝予又改为兮（谯）。适子之馆兮（眷），还予授子之粲兮（才见反，元部）。

（句右注）缁衣：黑色。卿士听朝正服。改为：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适子之馆兮：适之馆舍。粲：餐也。诸侯入为卿士，受采禄。

（句左注）缁衣：缁衣，居私之服。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

缁衣之好兮(呼叟反),敝予又改造兮(此叟反)。适子之馆兮(眷),还予授子之粦兮(才见反,元部)。

(句右注)适子之馆兮:卿士所之之馆,在天子之宫。还:自馆还,在采地。

缁衣之席兮(徐,入声),敝予又改作兮(租,入声)。适子之馆兮(眷),还予授子之粦兮(才见反,元部)。

(句右注)席:本也。

《缁衣》三章,章四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谗人谮寺人,寺人伤其将及巷伯,故以名篇。巷伯,内小臣奄官也。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于宫中为近,故谓之巷伯,与寺人之官相近。)

(段首眉批)谗施毒。

萋兮(齐)斐兮(平声,脂部),成是贝锦(今)。彼谮人者,亦已太甚(寻,侵部)!

(句右注)贝:文。

(句左注)萋兮斐兮:萋、斐,文相错也。成是贝锦:女工集采成锦,谮人集过成罪。

(段首眉批)谗谋巧。

哆兮(昌果反)侈兮(昌果反,歌部),成是南箕(之)。彼谮人者,谁适与谋(怡,之部)?

(句右注)箕:星。适:往也。

(句左注)“成是南箕”至“谁适与谋”:箕踵狭而舌广,因其哆而又侈,大之。谗因寺人近嫌,而又成言以罪之,往就谁谋乎?何言多而巧耶?

(段首眉批)冀翻悟耳。

緝緝翩翩(先),谋欲潛人(真)。慎尔言也,谓尔不信(申,真部)。

(句右注)緝緝:舌声。翩翩:往来貌。慎:诚。

(句左注)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女诚言乎?王将谓女不信而不受矣。

(段首眉批)冀久觉耳。

捷捷幡幡(元),谋欲潛言(元)。岂不尔受?既其女迁(仙,元部)。

(句右注)捷捷:犹緝緝。幡幡:犹翩翩。迁:讪。

(句左注)岂不尔受:仓卒女受。既其女迁:久亦讪女矣。

(段首眉批)冀天监耳。

骄人(与劳叶)好好(呼叟反),劳人(宵部)草草(此叟反,幽部)。苍天苍天(先)!视彼骄人(真),矜此劳人(真,真部)!

(句右注)好好:喜,喜谗也。草草:劳心。

(句左注)苍天苍天:忧将妄得罪。

(段首眉批)谗欲展转除之。

彼潛人者(渚),谁适与谋(模虎反)?取彼潛人,投彼豺虎(之、鱼,借韵)。豺虎不食(职),投畀有北(德,之部)。有北不受(有),投畀有昊(呼叟反,幽部)。

(句右注)有北:北方寒,不毛地。昊:天。

(句左注)有昊:天制其罪。

(段首眉批)戒巷伯以毋忽。

杨园之道,倚于亩丘(去其反)。寺人孟子(止),作为此诗(之)。凡百君子(止),敬而听之(之,之部)。

(句右注)杨园:园名。倚:加。亩丘:丘名。

(句左注)杨园之道,倚于亩丘:欲往杨园,先历亩;欲谮大臣,先近小。寺人:王之正内五人。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板,凡伯刺厉王也。(凡伯,周公之胤也,入为卿士。)

(段首眉批)君溺近习,无远大志,不忍不言。

上帝板板(鞭远反),下民卒瘁(丁履反)。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阮)。靡圣管管(音卷),不实于亶(丁展反)。犹之未远(阮),是用大谏(音茧,元部)。

(句右注)上帝:以称王。板板:反也。瘁:病也。然:善。犹:行也。靡圣:无圣人法度。管管:无所依也。亶:诚也。不践实于诚信之言也。犹之未远至是用大谏句:所图甚小,是以为谏。

(段首眉批)臣偷安罔觉,以忧为乐,无匡救改革意,言虽切而无补。

天之方难(奴言反),无然宪宪(平声,元部)。天之方蹶(祭),无然泄泄(祭,祭部)。辞之辑矣(緝),民之洽矣(胡急反,緝部)。辞之忤矣(余,入声),民之莫矣(摸,入声,鱼部)。

(句右注)天之方难:王将作难于天下。宪宪:欣欣也。蹶:动也,变更先王之道。无然泄泄:随顺之意。辞:政教也。辑:和也。洽:合也。忤:说也。莫:定也。

(句左注)天之方难:以下皆戒语大臣。

我虽异事(与谋服叶),及尔同僚(萧)。我即尔谋(谖备反),听我嚣嚣(宵)。我言维服(扶备反,之部),勿以为笑(平声)。先民有言:询于刍蕘(宵,宵部)。

(句右注)异事:职事不同。僚:官也,俱为卿士。即:就。我即尔谋:忠告善道。嚣嚣:不受意。服:今之急事。刍蕘:采薪之匹

夫、匹妇。

天之方虐(宜照反),无然谑谑(所教反)。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小)。匪我言耄(号,与焯叶),尔用忧谑(所教反)。多将皤皤(苦浩反),不可救药(要,宵部)。

(句右注)谑谑:喜乐也。灌灌:欸欸然。蹻蹻:骄傲貌。耄:八十曰耄。尔用忧谑:非我言失乃尔,以忧为乐。将:行也。皤皤:惨毒之恶。

(段首眉批)君臣无度,言者无路,民困无助。

天之方憯(齐),无为夸毗(脂)。威仪卒迷(齐),善人载尸(脂)。民之方殿屎(脂),则莫我敢葵(脂)。丧乱蔑资(脂),曾莫惠我师(脂,脂部)。

(句右注)憯:疾怒也。夸毗:面从也。威仪卒迷:君臣失度。迷:乱也。善人载尸:清议无声,厉王虐而弭谤使然。殿屎:呻吟也。葵:揆度也。蔑:无也。资:财也。莫惠我师:无赍贍之。

(句左注)“民之方殿屎”至“曾莫惠我师”:政民但呻吟,莫敢穷诘。既遭丧乱,又疲赋敛,不聊生矣,曾无恩恤。

(段首眉批)欺民愚而邪辟是务。

天之牖民,如埏如篴(徂奚反),如璋如圭(齐),如取如携(齐)。携无曰益(昔),牖民孔易(昔)。民之多辟(昔),无自立辟(昔,支部)。

(句右注)牖:道也。如埏如篴:相和也。如璋如圭:相合也。如取如携:必从也。多辟:邪辟。立辟:法也;立邪辟之法也。

(句左注)“天之牖民”至“无自立辟”:主道以礼乐民和合而从。王无谓民但知从,何益于治?然道善道恶,皆易从也。民今多邪僻者,亦女君臣立邪辟以为法也。

(段首眉批)去多助而不畏独。

价人维藩(元),大师维垣(元),大邦维屏(青),大宗维翰(胡连反,元部)。怀德维宁(青),宗子维城(清,耕部)。无俾城坏(胡危反),无独斯畏(平声,脂部)。

(句右注)价:甲也。价人维藩:被甲之人,卿士掌军事者。大师:三公也。垣:墙也。大邦:成国诸侯也。大宗:同姓世适子。翰:干也。怀:和也。宁:安也。无俾城坏:酷政祸及适子,是为城坏。无独斯畏:城坏则乖离,独居而畏矣。

(句左注)藩:屏也。宗子维城:和德安国,为适子之城。《左传》引此,谓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段首眉批)乃复警其昏瞢,戒其放逸,丁宁反覆至深切矣。

敬天之怒(姥、暮),无敢戏豫(御,鱼部)。敬天之俞(奴钩反,侯),无敢驰驱(乌侯反,侯,侯部)。昊天曰明(弥郎反),及尔出王(阳,阳部)。昊天曰旦(翰),及尔游美(线,元部)。

(句右注)戏豫:逸豫也。俞:变也。驰驱:自恣也。王:往也。旦:明也。游美:行也,溢也。

(句左注)“敬天之怒”至“及尔游美”:昊天与女出入往来,游溢相从,视女所行,善恶可不慎乎?

《板》八章,章八句。

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

(段首眉批)君政多邪,民失其初而国必亡,托词诡谏以为救。

荡荡上帝(的),下民之辟(昔)。疾威上帝(的),其命多辟(昔,支部)。天生烝民(真),其命匪谌(神,侵部)。靡不有初(转葱),鲜克有终(冬,中部)。

(句右注)上帝:以托王。辟:君也。疾威:重赋以病疾人。其

命多辟：政教多邪，不由旧章。烝：众也。湛：诚也。不当命之忠诚乎？今则不然。

（句左注）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民始则庶几善道，后更化于恶俗。

（段首眉批）一、排贤自伐之人，用而君臣竞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合七章为韵）。曾是强御，曾是掊克（德）。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扶逼反）。天降惛德（德），女兴是力（职，之部）。

（句右注）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厉王弭谤，穆公不敢直言王恶，乃上陈。文王嗟殷紂以为刺。强御：强梁排善。掊克：自伐胜人。服：政事。天：君也。惛：慢也。女：群臣也。君臣竞恶。

（段首眉批）二、内主之举措乖，而君臣猜忌。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而秉义类（至），强御多怼（队）。流言以对（队），寇攘式内（队，脂部）。侯作侯祝（陟柳反），靡届靡究（举有反，幽部）。

（句右注）秉义类：秉，用也。应用善人。强御多怼：而反用强御多慙恶之人。流言以对：贤则流言毁之，奸宜则举以对。寇攘式内：而王使用事于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君臣日相猜疑、祝咀，求凶无极矣。

（段首眉批）三、聚群不逞之徒以为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炁怙于中国（德），斂怨以为德（德）。不明尔德（德），时无背无侧（职，之部）。尔德不明（弥郎反），以无陪无卿（羌，阳部）。

（句右注）炁怙：矜气貌。斂怨以为德：聚群不逞，为有德而用之。背：相倚之臣。侧：相辅之人。陪：陪贰也。卿：卿士也。

（段首眉批）四、洒洒不视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尔以酒，不义从式（职）。既愆尔止（止），靡明靡晦（海，之部）。式号式呼（去声），俾昼作夜（豫，鱼部）。

（句右注）湏：颇有酒色。义：宜也。式：法也。不宜以饮酒为法。愆：过也。俾昼作夜：不视政事。

（段首眉批）五、恶充盛于遐迩。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阳）。如蜩如螗（唐），如沸如羹（冈）。小大近丧（唐、宕），人尚于由行（户郎反）。内鬻于中国，覃及鬼方（阳，阳部）。

（句右注）蜩：蝉也。螗：匿也。如蜩如螗：饮酒呼号之声。人尚：时人化之。鬻：不醉而怒。

（句左注）如沸如羹：笑语沓沓，如汤沸羹熟。鬼方：远方也。

（段首眉批）六、放弃典刑而国无本。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是），殷不用旧（忌，之部）。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青）。曾是莫听（青），大命以倾（清，耕部）。

（句右注）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非其生不得时，乃不用先王之法所致。老成人：伊陟臣扈之属。

（段首眉批）七、国无本而必亡。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祭，月薛），枝叶未有害（胡折反），本实先拨（鬻）。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设，祭部）。

（句右注）颠：仆也。沛：拔也。揭：根见貌。拨：绝也。殷鉴不远：今鉴不远，在殷之世。

《荡》八章，章八句。

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自警，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

（段首眉批）暴世贤逃于愚。

抑抑威仪，维德之隅（乎侯反，侯）。人亦有言：靡哲不愚（鱼侯反，侯，侯部）。庶人之愚，亦职维疾（去声）。哲人之愚，亦维斯戾（霁，脂部）。

（句右注）抑抑：宁也。隅：廉隅也。靡哲不愚：贤皆佯愚不为，容于暴世。职：主也。“庶人之愚”至“亦维斯戾”：众人以愚为主，贤则惧罪而然。戾：罪也。

（段首眉批）然必贤而天下始治。

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问）。有觉德行，四国顺之（稗，諄，文部）。訏谟定命，远犹辰告（叶棘）。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德，之部）。

（句右注）无竞维人：为政莫强于得人。训之：可教成俗。觉：大也。四国顺之：天下从其政。訏：大也。谟：谋也。犹：图也。辰：时也。则：法也。

（句左注）訏谟定命，远犹辰告：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也。

（段首眉批）乃用小而乱政、涵酒，不一求贤，何耶？

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征、清，与刑叶）。颠覆厥德，荒湛于酒（有）。女虽湛乐从，弗念厥绍（殖酉反，幽部）。罔敷求先王，克共用刑（青，耕部）。

（句右注）兴迷乱于政：尊尚也，用乱政小人。弗念厥绍：不念后人效尤乎？绍：继也。敷：广也。共：执也。刑：法也。

（句左注）罔敷求先王，克共用刑：不求先典与能，执法之贤乎？

（段首眉批）毋君臣自绝俱亡，要矜细行而图远略。

肆皇天弗尚（阳），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与章叶，阳部）。

夙兴夜寐(至),洒扫庭内(奴位反,队,脂部),维民之章(阳)。修尔车马,弓矢戎兵(必良反)。用戒戎作,用遏蛮方(阳,阳部)。

(句右注)章:表也。用戒戎作:戒备兵事之起。遏:治也。

(段首眉批)政法戒备,教令威仪,必皆安善,而教令尤要。

质尔人民,谨尔侯度(暮、模),用戒不虞(虞,角部)。慎尔出话,敬尔威仪(俄),无不柔嘉(麻)。白圭之玷(忝),尚可磨也(戈);斯言之玷(忝),不可为也(譌,歌部)。

(句右注)质:平也。“质尔人民”至“用戒不虞”:戒乡邑之大夫及邦国之君,平女治民之事,慎女为君之法,用备女意外之急。出话:教令也。柔嘉:安也,善也。玷:缺也。

(句左注)“白圭之玷”至“不可为也”:玉缺以鑢而平,政教失,谁能反复?

(段首眉批)教令出效尤速。

无易由言,无曰苟矣(曳)。莫扞朕舌,言不可逝矣(祭,祭部)。无言不仇(去声),无德不报(布瘦反,幽部)。惠于朋友(以),庶民小子(止,之部)。子孙绳绳(蒸),万民靡不承(蒸,蒸部)。

(句右注)无易由言:无轻汝教令,一发不可。苟:苟且也。扞:持也。逝:已也。仇:贾也。无言不仇,无德不报:无令而不分贵贱,无泽而不知感激。“惠于朋友”至“万民靡不承”:当顺道于诸侯,下及庶民、子弟、后人,奉法承流,天下如一矣。

(段首眉批)尔臣皆面谏,助祭夫不敬。

视尔友君子,辑柔尔颜(刚),不遐有愆(仙,元部)。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后)。无曰不显,莫予云覲(垢,候部)。神之格思(铎),不可度思(铎),矧可射思(余,入声,鱼部)。

(句右注)视尔友君子:观尔之诸侯、卿大夫。辑柔尔颜:贪肩

谄笑，和安尔之颜色。不遐有愆：将不远于过乎？相：助也。屋漏：室西北隅。

（句左注）“相在尔室”至“矧可射思”：女诸侯、卿大夫助祭庙室，尚不肃敬，不惭于屋漏之神，谓神幽昧莫之我见，然不可尔！神之去来不可知，而况于祭末而可厌倦耶？礼祭奠毕，设饌于西北隅。扉隐处谓之末祭。

（段首眉批）尔应敬事，政流阴、小，则动受欺诬。

辟尔为德，俾臧俾嘉（麻）。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俄，歌部）。不僭不贼（德），鲜不为则（德）。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止）。彼童而角，实虹小子（止，之部）。

（句右注）辟：法也。辟尔为德，俾臧俾嘉：以法施行，使民善美。愆：过也。不僭：不信也。贼：残也。则：则，傲也。彼童而角：童羊无角，王后也。自谓有角，干预政事。小子：天子未除丧之称。

（句左注）“淑慎尔止”至“实虹小子”：以敬为容，威仪无过，行事忠厚，可以范民，民无不化。若政权付于女子、小人，则乱矣。虹：溃乱也。

（段首眉批）唯善人能受尽言。

荏染柔木，言缙之丝（之）。温温恭人，维德之基（之，之部）。其维哲人，告之话言（元），顺德之行（亶，元部）。其维愚人，覆谓我僭（侵），民各有心（侵，侵部）。

（句右注）荏染：柔忍也。缙：被也。“荏染柔木”至“维德之基”：柔木可被弦为弓，宽大可基以为德。话言：古之善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哲、愚之心各异。

（段首眉批）尔昧臧否。

於乎小子（止）！未知臧否（喜）。匪手携之（之），言示之事

(史)。匪面命之(之),言提其耳(止)。借曰未知(兹),亦既抱子(止,之部)。民之靡盬(清),谁夙知而慕成(清,耕部)?

(句右注)於乎:伤王昏昧。匪手携之:非以手携挈亲示以事乎?匪面命之:非对面语之亲撕其耳乎?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假日年少无知,已抱子,非幼也。

(段首眉批)尔不听教。

昊天孔昭(宵),我生靡乐(效)。视尔梦梦,我心懔懔(皓)。海尔谆谆,听我藐藐(小)。匪用为教(效),覆用为虐(宜照反)。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号,宵部)。

(句右注)梦梦:乱也。懔懔:不乐也。谆谆:诚恳也。藐藐:不入也。匪用为教,覆用为虐:不用我言施于政教,反谓有害于政。虐:害也。耄:老也。

(段首眉批)然须听信,回德必亡。

於乎小子(止)!告尔旧止(止)。听用我谋(谏丕反),庶无大悔(海)。天方艰难(奴言反,与远叶),曰丧厥国(德)。取譬不远(阮,元部),昊天不忒(德)。回遹其德(德),俾民大棘(职,之部)。

(句右注)旧:久也。庶:幸也。悔:恨也。艰难:下灾星,生兵寇。曰丧厥国:将以灭亡。“取譬不远”至“俾民大棘”:今我为王喻解,极近易知,天道无差也。王邪辟其行,则民大困而国必亡。忒:差也。棘:困急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其在于今”第三章(政、刑协,酒、绍协,如《丰攻》五章之例,前后叶,中间叶。又《东方未明》第三章亦然。如本篇下章、亡章前后叶,中间寐内叶,亦是。)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当为刺

厉王作。《节》刺师尹不平，此讥皇父擅恣。《正月》恶褒姒灭周，此疾艳妻煽方处。又，幽王司徒乃郑桓公友，非此所云番也。）

（段首眉批）一段，政乖而灾现。一、君微而日食。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米九反）。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有，幽部）。彼月而微（微），此日而微（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脂，衣部）。

（句右注）十月：夏之八月。交：日月交会。辛：金。卯：木。丑：恶。彼月：臣道。微：不明。此日：君道。

（句左注）“十月之交”至“亦孔之哀”：八月日食，阴侵阳，臣侵君之象。日为君，辰为臣。又，木侵金，是以可恶，君臣失道，下民可哀。

（段首眉批）二、贤废而日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户郎反）。四国无政，不用其良（阳）。彼月而食（职），则维其常（阳）。此日而食（职），于何不臧（唐，阳部）。

（句右注）行：度也。天行不用度，国政不用贤。臧：善也。

（句左注）告凶：告天下凶亡之征。

（段首眉批）三、小人用、君子弃而雷动，山川、陵谷颠倒。

烨烨震电（杜信反），不宁不令（去声，真部）。百川沸腾（登），山冢岑崩（登）。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蒸）。哀今之人，胡憯莫惩（蒸，蒸部）？

（句右注）烨烨：震电貌。震：雷也。不宁：天下不安。不令：政教不善。百川沸腾：小人溢势。冢：山顶。岑：崔嵬。高岸为谷：君子居下。深谷为陵：小人处上。今之人：在位者。憯：曾。惩：止也。何无德以止之？

（段首眉批）二段，政乖。一、群小把持。

皇父卿士(止,与宰史叶),番为司徒(模)。家伯维宰(海),仲允膳夫(虞)。聚子内史(止),蹶维趣马(姥),梏维师氏(止),艳妻煽方处(语,鱼部)。

(句右注)司徒:卿也,掌土地人民之数。宰:卿也,掌邦之六典。膳夫:上士也,掌王饮食膳羞。内史:中大夫也,掌生杀予夺,爵禄废置。趣马:中士也,掌马政。师氏:中大夫也,掌朝得失之事。

(句左注)“皇父卿士”至“艳妻煽方处”: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梏,皆氏。七子皆妻党。艳妻煽方处:七子布外,一妻在内,皇父为之端首。

(段首眉批)二、操切不恤。

抑此皇父,岂曰不时(之)?胡为我作,不即我谋(谟丕反)?彻我墙屋,田卒污莱(釐)。曰予不戕,礼则然矣(平声,之部)。

(句右注)抑:抑作噫。时:是也;不自知恶。彻我墙屋:乃毁我室,令不得趋农。污莱:下则污,高则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反曰非败尔田,下宜供上。

(句左注)胡为我作,不即我谋:汝作室,胡不先告我?使得迁徙。

(段首眉批)三、营私厚自。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相、漾)。择三有事,亶侯多藏(唐、宕)。不懋遗一老,俾守我王(阳、漾)。择有车马,以居徂向(相、漾,阳部)。

(句右注)向:邑也。三有事:三卿也。亶:信也。侯:维也。多藏:贪淫也。遗:留也。有车马:富民也。

(句左注)“皇父孔圣”至“以居徂向”:皇父自谓圣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尽驱臣民居向,不留以卫王。

(段首眉批)三段,述怀。一、以谗伪而灾,非天降。

龟勉从事,不敢告劳(豪)。无罪无辜,谗口嚣嚣(豪,宵部)。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先)。噂沓背憎,职竞由人(真,真部)。

(句右注)嚣嚣:众多貌。噂沓:对谈貌。

(句左注)龟勉从事,不敢告劳:劳苦无失而见桷于谮。下民之孽,匪降自天:相违灾害也,此非从天降也。噂沓背憎,职竞由人:暗则相对谈,背则相憎逐,此之为孽主乎人耳。

(段首眉批)二、以不遇而节自我操。

悠悠我里(止),亦孔之瘵(海,之部)。四方有美,我独居忧(尤)。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尤,幽部)。天命不彻(屑,千结反),我不敢效,我友自逸(质,脂部)。

(句右注)里:居也。瘵:病也。四方有美,我独居忧:人皆裕而闲,我独困而劳。彻:道也。“天命不彻”至“我友自逸”:王不循天之政教,我则不学友之放逸。

(句左注)悠悠我里,亦孔之瘵:居今之世,亦甚困病。

《十月》十章,章八句。

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当为刺厉王。下教令如雨,而无正。国政多门,贤者离居,新属之臣则义不得去。)

(段首眉批)国政多门。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德)。昊天疾威(与罪叶),弗虑弗图(模)。舍彼有罪(与威叶),既伏其辜(模)。若此无罪(脂部),沦胥以铺(模,鱼部)。

(句右注)降:下也。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死丧,谷不熟,菜不熟,天下诸侯更相侵伐。威:以刑威天下。舍:除也。沦:率也。

胥：相也。铺：遍也。

（句左注）“浩浩昊天”至“既伏其辜”：王不长德，既天灾人祸相寻，又苛政以疾人，峻刑以威人，无所审谋，一味刑戮。沦胥以铺：牵率相引而遍得罪。

（段首眉批）贤及亲臣皆离居。

周宗既灭（寐），靡所止戾（霁）。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勩（祭，脂祭通韵）。三事大夫（虞），莫肯夙夜（余，豫入声）。邦君诸侯，莫肯朝夕（徐，徐入声）。庶曰式臧，覆出为恶（无，乌入声，鱼部）。

（句右注）戾：止也。我：我王也。勩：劳也。

（句左注）“周宗既灭”至“覆出为恶”：民不堪命，流王于彘。王无所安定，长官、大夫则已离散，三公、诸侯随王行者，无晨夜朝暮之礼。庶几王悟，改用善人，反出教令，以遂其恶。

（段首眉批）然亲臣义不得去。

如何昊天（先），辟言不信（申）。如彼行迈，则靡所臻（臻）。凡百君子，各敬尔身（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先，真部）。

（句右注）辟：法也。

（句左注）“如何昊天”至“则靡所臻”：天乎！如何在位不信法言，如无定之行乎！“凡百君子”至“不畏于天”：宜敬尔位，尽君臣礼。岂上下不相畏，而不畏天乎？

（段首眉批）今唯小臣忧难，亲臣直恣其媚嫉而已。

戎成不遄（怵、术），饥成不遂（术）。则我誓御，憯憯日瘁（慈恤反，术）。凡百君子，莫肯用谄（术）。听言则答，谏言则遄（怵、术，脂部）。

（句右注）戎成：王已流彘也。不遄：无御止也。饥成不遂：已无食也，无输粟归饩也。誓御：侍御小臣。憯憯：忧也。瘁：病

也。莫肯用谗：不忧王事也。听言：可听之言。则答：距离也。谮言：非毁之言。遄：排退也。

（句左注）“戎成不遄”至“莫肯用谗”：王蒙难乏食，但有小臣忧。大臣不念，唯恶直丑正，以恣其为耳。

（段首眉批）媚嫉行则言不可进。

哀不能言（元），匪舌是出（术），维躬是瘁（术，脂部）。哿矣能言（元），巧言如流（尤），俾躬处休（尤，幽部）。

（句右注）瘁：病困也。

（句左注）“哀不能言”至“俾躬处休”：贤不得进言，非但不可，出于舌乃言出而身困随之。彼能言之人，但从俗如流，身转安利。

（段首眉批）事不可为，无挽救之机矣。

维曰于仕（止），孔棘且殆（海）。云不可使（止），得罪于天子（止）。亦云可使（止），怨及朋友（以，之部）。

（句左注）“维曰于仕”至“怨及朋友”：乱世难仕，不从俗则得罪，从俗则召怨。

（段首眉批）因诘责亲臣，何以背义离居，不恤国难如是。

谓尔迁于王都（模），曰予未有室家（姑，鱼部）。鼠思泣血（屑），无言不疾（质）。昔尔出居，谁从作尔室（质，脂部）？

（句右注）鼠：忧也。泣血：无声曰泣血。

（句左注）“谓尔迁于王都”至“谁从作尔室”：同姓从王于彘者，谓离居之大夫“女可迁彘”，彼辞以无家可迁。本忧思欲迁，乃言近状，无非病困，故未能迁。然此非理，尔离居之时，谁随尔为家而离耶？

《雨无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段首眉批)不监国斩。

节彼南山，维石岩岩(术)。赫赫师尹，民具尔瞻(都甘反，谈)。忧心如惓(谈)，不敢戏谈(谈)。国既卒斩(尖、谈)，何用不监(兼，銜，谈部)？

(句右注)节：高峻貌。岩岩：积石貌。赫赫：显盛貌。师尹：太师，周之三公，尹氏所职。具：俱也。瞻：视也。惓：燔也。卒：尽也。斩：断也。监：视也。

(句左注)“节彼南山”至“何用不监”：三公尊严如山，民皆视尔所为。然畏尔威，忧而不敢言。诸侯相侵，国已灭绝，奈何不察耶？

(段首眉批)莫惩民言。

节彼南山，有实其猗(于戈反)。赫赫师尹，不平谓何(歌)？天方荐瘥(歌)，丧乱宏多(歌)。民言无嘉(麻)，憯莫惩嗟(麻，歌部)。

(句右注)有实：草木满也。猗：绵长也。不平谓何：为政不如山之平，何耶？荐：重也。瘥：病也；天重民以灾疫。多：大也。民言：皆相吊唁。憯：曾也。惩：止也。憯莫惩嗟：曾不以恩德止之耶？

(段首眉批)此尹氏之不可用。

尹氏大师(脂)，维周之氏(平声，齐)。秉国之均(与天叶)，四方是维(脂)。天子是毗(脂)，俾民不迷(齐)。不吊昊天(真部)，不宜空我师(脂，脂部)。

(句右注)氏：本也。秉：持也。均：平也。毗：辅也。吊：善也。空：穷也。

(句左注)“尹氏大师”至“不宜空我师”：太师为周之本，持政之

平，维制四方，上辅天子，下化天下。任重如此，诉之昊天，不宜使尹氏居此尊位，而困于民。

（段首眉批）王亲政远小，善也。

弗躬弗亲（真），庶民弗信（申，真部）。弗问弗仕（止），勿罔君子（止）。式夷式已（止），无小人殆（海）。琐琐姻亚，则无膺仕（止，之部）。

（句右注）仕：察也。勿：末也。夷：平正也。已：纪理其事。殆：近也。琐琐：小貌。姻：婿之父。亚：两婿相谓。膺：厚也。

（句左注）“弗躬弗亲”至“则无膺仕”：王之为政，不躬而亲泽，不信于民，不问不察，民则欺罔其上。当用平正理事之人，无与宵小近，妻党不可当大任也。

（段首眉批）政不平。

昊天不傭（钟），降此鞠讟（钟，东部）。昊天不惠（霁），降此大戾（霁）。君子如届（结、屑），俾民心阕（屑）。君子如夷（脂），恶怒是违（微，脂部）。

（句右注）傭：均也。降：下也。鞠：多也。讟：讼也。惠：顺也。戾：乖争也。届：至诚也。阕：息也。夷：平也。

（句左注）“昊天不傭”至“恶怒是违”：天乎为政不均，使民多讼；为政不顺，使民乖争。若在位至诚，则讼自息；在位平易，则争自违。

（段首眉批）乱不已。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零、青）。式月斯生（庚），俾民不宁（青）。忧心如酲（清），谁秉国成（清）？不自为政（征、清），卒劳百姓（星、青，耕部）。

（句右注）定：止也。式：用也。月斯生：月见其生也。酲：病酒也。谁秉国成：观此君臣，谁能平政？成：平也。不自为政：政不

自出，民困穷矣。

（段首眉批）贤不用。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零、青）。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呈、清，耕部）。

（句右注）项：大也。项领：马养不用，大臣不为王侯。蹙蹙：缩小貌。靡所骋：夷狄日侵，何处任我驰骋？

（段首眉批）好恶乱。

方茂尔恶（乌，入声，与怵叶），相尔矛矣（尤）。既夷既怵（余，入声，鱼部），如相酬矣（尤，幽部）。

（句右注）茂：勉也。怵：服也。既夷既怵：如仇又如宾。

（段首眉批）君臣之心不正。

昊天不平（庚），我王不宁（青）。不惩其心，覆怨其正（征、清，耕部）。家父作诵（雄），以究王讟（钟）。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博工反，东部）。

（句右注）惩：止也。不惩其心，覆怨其正：师尹不自止其邪心，而反憎人之正己。作诵：作诗为王诵之。讹：化也。畜：养也。

（句左注）以究王讟：穷究多讼之由，在格君心耳。

《节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篇中，“天”、“天子”、“昊天”、“君子”、“我王”，皆谓王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段首眉批）民讹言。

正月繁霜（阳），我心忧伤（阳）。民之讹言，亦孔之将（阳）。念我独兮，忧心京京（疆）。哀我小人，疢忧以痒（阳，阳部）。

（句右注）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讹：伪也。将：大也。京

京：忧不去也。癩、痒：癩、痒皆病也。

（句左注）“正月繁霜”至“癩忧以痒”：纯阳用事而霜多，伤害万物，心为之忧也。伪言陷王，酷刑致灾，忧之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奴钩反）？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厚）。好言自口（厚），莠言自口（厚）。忧心愈愈（奴钩反），是以有侮（莫厚反，侯部）。

（句右注）瘡：病也。不自我先，不自我后：适当其政。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讹言无常。莠：丑也。愈愈：忧惧也。有侮：侵侮也。忧政、讹言，殊途招辱。

（段首眉批）王酷刑。

忧心惓惓，念我无禄（屋）。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屋）。哀我人斯，于何从禄（屋）？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屋，侯部）？

（句右注）惓惓：忧意。无禄：自伤其生。民之无辜，并其臣仆：既杀无罪，并及其家。古者有罪，不入刑役之圜土为臣仆。仆九台十。于何从禄：民何从得禄免难。瞻乌爰止，于谁之屋：乌集富人之屋，民归明德之君。

（段首眉批）用小人。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蒸）。民今方殆，视天梦梦（莫滕反）。既克有定，靡人弗胜（蒸）。有皇上帝，伊谁云憎（登，蒸部）？

（句右注）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林惟薪蒸，朝惟小人。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民方危亡，王昧且乱。天：王也。既克有定，靡人弗胜：王既能有定乱之志，无人不为王胜其事。有皇上帝，伊谁云憎：天乎徒使王暴乱如是，是谁为可憎者乎？

（段首眉批）弃故老。

谓山盖卑，为冈为陵（蒸）。民之讹言，宁莫之惩（蒸）。召彼故老，讯之占梦（莫滕反，登）。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于陵

反，蒸，蒸部)？

(句右注)谓山盖卑，为岗为陵：谓山为冈、陵，喻贤者之行有时为卑，况凡庸人行耶？民之讹言，宁莫之惩：民陷于讹言，小人宁能止之耶？惩：止也。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岂无元老召问？占梦而已，“不问苍生问鬼神”。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君臣皆自谓圣人，谁能鉴其愚智？

(段首眉批)昧格言。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寂、锡)。谓地盖厚，不敢不跼(昔)。维号斯言，有伦有脊(昔)。哀今之人，胡为虺蜴(昔，支部)？

(句右注)局：曲也。跼：繫足也。伦：道也。脊：理也。蜴：蜥也。虺、蜴之性，见人则走。

(句左注)“谓天盖高”至“胡为虺蜴”：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沦，民呼此可怖之言，皆有道理。哀今小人，胡为如是阴霾耶？

(段首眉批)求贤不能用。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徒力反，德)。天之扝我，如不我克(枯力反，德)。彼求我则(德)，如不我得(于力反，德)。执我仇仇，亦不我力(职，之部)。

(句右注)特：茂也。扝：动也；苗也。彼：王也。执我仇仇，亦不我力：征聘既礼矣，及其执留，又赘赘然。力：功也。

(句左注)“瞻彼阪田”至“亦不我力”：畸田有茂苗，草野有贤俊。风雨之动苗迅急，王之罗贤甚急。然唯有贪贤之名，而岂有用贤之实？亦不我力：然亦不问在位之功也。

(段首眉批)宗周亡矣。

心之忧矣，如或结之(陟劣反，辞)。今兹之正，胡然厉矣(或得反，辞)？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辞)？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辞，祭部)。

(句右注)燎:火田也。宁或灭之:燎无能灭之者,周则有灭之。
褒姒:褒国姓也。灭:灭也。

(段首眉批)大事去矣。

终其永怀(诘),又窘阴雨(慶)。其车既载(稷),乃弃尔辅(慶)。载输尔载(稷),将伯助于(语,鱼部)。

(句右注)永:长也。怀:忧。又窘阴雨:又将有泥陷之难。其车既载:大车载重。乃弃尔辅:乃贤助是弃。载输尔载:则堕汝戟。将:请也。伯:长者也。

(句左注)终其永怀:终王所行,长可忧矣。将伯助于:至是始呼贤助,不亦晚乎?

(段首眉批)尚不倚贤田。

无弃尔辅,员于尔辐(方逼反)。屡顾尔仆,不输尔载(稷)。终逾绝险,曾是不意(入声,之部)。

(句右注)员:益也。

(句左注)“无弃尔辅”至“曾是不意”:女不弃贤辅,数视尔从者,卒能过险陷,女宁不以为意耶?

(段首眉批)我亡无所。

鱼在于沼(去声),亦匪克乐(效)。潜虽伏矣,亦孔之炤(照)。忧心惻惻,念国之为虐(鱼照反,宵部)。

(句右注)惻惻:戚戚也。

(句左注)“鱼在于沼”至“念国之为虐”:鱼不能乐于沼,又不能逃于渊,朝野无所处,为可悲也。

(段首眉批)尹氏得势。

彼有旨酒(叶焦),又有嘉殽(有,幽,宵,迕韵)。洽彼其邻(芹、欣),昏姻孔云(文)。念我独兮,忧心殷殷(殷、欣,文部,亦文、真通韵)。

(句右注)彼有旨酒:尹氏独与兄弟相亲友,为朋党。念我独兮:贤者则自伤孤特。殷殷:痛也。

(段首眉批)民不胜苦。

岵岵彼有屋(屋),蔌蔌方有谷(屋)。民今之无禄(屋),天天是桮(丁木反,屋)。哿矣富人,哀此惲独(屋,侯部)。

(句右注)岵岵:小也。蔌蔌:陋也。谷:禄也。小人宴而富陋将贵。哿矣富人,哀此惲独:富人犹可,惲独奈何?

(句左注)民今之无禄,天天是桮:百姓无福,君天之在位桮之。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棠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左传》僖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诸侯于成周,而作是诗。)

(段首眉批)兄弟以危恩胜。

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尾)。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荠,脂部)。

(句右注)棠:移。鄂:华外发。韡韡:当作柎鄂足也,光明也。

(句左注)鄂不韡韡:鄂足得华光而成,兄弟相敬覆而恩义显。

(段首眉批)怀丧。

死丧之威(微),兄弟孔怀(皆,脂部)。原隰哀矣(茅),兄弟求矣(尤,幽部)。

(句右注)威:怖畏。怀:恩。哀:聚。

(句左注)原隰哀矣,兄弟求矣:原隰相聚见高下,兄弟相求自荣显。

(段首眉批)急难。

眷令在原(元),兄弟急难(寒、翰)。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寒、翰,元部)。

(句右注)脊令:鹳渠。每:虽。况:兹。永:长。

(句左注)“脊令在原”至“况也永叹”:水鸟在原,鸣求其类;兄弟当难,则相急济。朋友唯付之一叹而已。

(段首眉批)御侮。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侯、东对转)。每有良朋,烝也无戎(侯、东对转)。

(句右注)阋:狠。务:侮。烝:久。戎:助。

(段首眉批)朋友以安。

丧乱既平(庚),既安且宁(青)。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庚,耕部)。

(句左注)“丧乱既平”至“不如友生”:安宁之时以礼义相琢磨,则朋友急。

(段首眉批)男燕于堂。

宾尔笾豆(胡后反),饮酒之饫(于口反)。兄弟既具(忌救反),和乐且孺(呼后反,侯部)。

(句右注)宾:陈。饫:私也,脱履升堂谓之饫。和:九族会曰和。孺:属。

(句左注)饮酒之饫,兄弟既具:议大疑于堂为私,听朝为公。和乐且孺:王与亲戚燕尚毛。

(段首眉批)女燕于房。

妻子好合(胡急反,与翕叶),如鼓瑟琴(侵)。兄弟既翕(緝,緝部),和乐且湛(真深反,侵部)。

(句右注)翕:合。

(句左注)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王与族人燕,宗妇、内宗之属亦从后于房中。

(段首眉批)斯举诚是。

宜尔室家(姑),乐尔妻帑(模)。是究是图(模),亶其然乎(模,鱼部)?

(句右注)帑:子。究:深。图:谋。亶:信。

(句左注)乐尔妻帑:族人和,得保乐家中大小。

《棠棣》八章,章四句。

[难]本无情于急难,庾子山作平声读。

[戎]“东”——《旄丘》。“虫”、“蠹”、“忬”同韵——《出车》。“务”——《常棣》。“父”、“祖”——《常武》。《民劳》、《崧高》、《烝民》、《韩奕》并训“汝”,疑戎有“汝”音。

[饬]《魏都赋》:“法”作“醢”,于昼反。

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

(段首眉批)燕朋友。

伐木丁丁(耕),鸟鸣嚶嚶(耕,耕部)。出自幽谷(屋),迁于乔木(屋,侯部)。嚶其鸣矣(庚),求其友声(清)。相彼鸟矣,犹求友声(清)。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庚)?神之听之(清),终和且平(庚,耕部)。

(句右注)丁丁:伐木声。嚶嚶:相切直。矧:况。平:齐。

(句左注)“伐木丁丁”至“终和且平”:昔在农时,伐木山岩,相为勤苦事,犹相切正于道德,今移高位而不诚求善友乎?心诚求之,神必听之,使得如志,则友终相和而齐其功也。

(段首眉批)燕故旧。

伐木许许(姥),酾酒有藇(语)。既有肥羜(语),以速诸父

(虞)。宁适不来？微我弗顾(暮，鱼部)。於粲洒扫(之九反)，陈馈八簋(九)。既有肥牡(密久反)，以速诸舅(有)。宁适不来？微我有咎(有，幽部)。

(句右注)许许：柿貌；削木札朴也。酺：以筐曰酺，以藪曰滑。矜：未成羊。速：召。父：天子谓同姓诸侯，诸侯谓同姓大夫，皆曰父，异姓曰舅。粲：鲜明貌。簋：员曰簋，天子八。咎：过。

(句左注)酺酒有蕝：即前此伐木之友，而饮以酒，本其故也。

(段首眉批)燕饮事大，需之后以说师朝聘、会盟皆飧燕，以之安天下。

伐木于阪(阮)，酺酒有衍(狝)。笱豆有践(狝)，兄弟无远(阮)。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上声，元部)。有酒湑我(语)，无酒酤我(上声)。坎坎鼓我(姥)，蹲蹲舞我(虞)。迨我暇矣(音户)，饮此湑矣(语，鱼部)。

(句右注)衍：美貌。践：阵列貌。兄弟：父之党，母之党。失德：见谤讪。餱：食。愆：过。湑：茜之也。酤：宿酒也。蹲蹲：舞貌。

(句左注)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民尚以食获愆，况天子乎？有酒湑我，无酒酤我：王有酒则涕茜之，无酒则酤买之。饮此湑矣：共相乐饮，欲其无不醉之意。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亲九族而好谗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诗也。

(段首眉批)王应亲九族。

骅骝角弓，翩其反矣(阮)。兄弟昏姻，无胥远矣(阮，元部)。

(句右注)骅骝：调利。

(句左注)翩其反矣:不善縹縢巧用,则翩然而反。兄弟昏姻,无胥远矣:九族无恩则怨。

(段首眉批)上行下效。

尔之远矣(平声),民胥然矣(仙,元部)。尔之教矣(效),民胥效矣(效,宵部)。

(句右注)胥:皆。

(段首眉批)上不宜远九族。

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余昼反)。不令兄弟,交相为瘡(同上,侯部)。

(句右注)绰绰:宽。裕:饶。瘡:病。

(段首眉批)下化之必至于亡。

民之无良(阳),相怨一方(阳)。受爵不让(平声),至于已斯亡(阳,阳部)。

(句左注)“民之无良”至“至于已斯亡”:民化于九族,比周而党俞少,鄙争而名俞辱,求安而身俞危。

(段首眉批)又王应敬九族之老。

老马反为驹(构),不顾其后(去声)。如食宜飪(于昼反),如酌孔取(趋昼反,侯部)。

(句右注)飪:饱。孔:量。

(句左注)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已老而孩童慢之,不念尔后来乎?如食宜飪,如酌孔取:王行族食、族热之礼。食老宜令其饱,饮老宜度其量。

(段首眉批)民性善易化。

毋教猱升木(去声,茂),如涂涂附(阜,浮昼反)。君子有微猷,小人与属(去声,瘦,侯部)。

(句右注)附:木桴。徽:美。猷:道。属:连。

(句左注)“毋教猱升木”至“小人与属”:猱性善升,教之升必升;涂性善着,以木桴使着必着。人皆具仁义,教之则进。君子以美道获声誉,小人亦乐连属。其如王禁教何?

(段首眉批)其如王无化何?

雨雪濛濛(宵),见睍曰消(宵)。莫肯下遗,式居娄骄(宵,宵部)。雨雪浮浮(尤),见睍曰流(尤)。如蛮如髦(迷侯反),我是用忧(尤,幽部)。

(句右注)濛濛:盛貌。睍:日气。遗:随。式:用。居:处。娄:歛。蛮:南蛮。髦:夷髦。

(句左注)“雨雪濛濛”至“我是用忧”:但见日气,谓雪已消;但兴善政,谓小人已灭。王不行善,谁肯卑小随人,敛其骄慢?夷狄之行,甚可忧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段首眉批)为王放逐之悲。

弁彼莺斯(支),归飞提提(支,支部)。民莫不谷,我独于罹(罗)。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歌)?心之忧矣,云如之何(歌,歌部)?

(句右注)弁:乐。莺:卑居雅鸟。提提:群飞貌。谷:养也,父子相养。罹:忧。

(句左注)“弁彼莺斯”至“我独于罹”:雅鸟野食群飞而归,父母兄弟相与饮食,出入宫庭。今太子不然。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号泣于旻天、于父母。

(段首眉批)政教不行于四方。

踧踧周道(徒叟反),鞠为茂草(此叟反)。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多叟反)。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卢叟反)。心之忧矣,疢如疾首(有,幽部)。

(句右注)踧踧:平身。鞠:穷。惄:思。捣:心疾。疢:病。

(句左注)鞠为茂草:听信褒姒,政教不通于四方。假寐:不脱衣冠而寐。

(段首眉批)恩情不及于骨肉。

维桑与梓(止),必恭敬止(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满以反)。不属于毛?不罹于里(止)?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才里反,海,之部)?

(句右注)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无不瞻仰父而法则,无不依恃母以长大。辰:时。

(句左注)“维桑与梓”至“靡依匪母”:子于父所树木尚不敢不敬,父于子瞻依毛里之亲而曾无爱命也,何如?不属于毛,不罹于里:毛外阳以言父,里内阴以言母。

(段首眉批)大无不容,乃被放逐。

菀彼柳斯,鸣蜩嘒嘒(霁),有漙者渊,萑苇淠淠(祭)。譬彼舟流,不知所届(既),心之忧矣,不遑假寐(媚至脂、祭,通韵)。

(句右注)菀:茂。蜩:蝉。嘒嘒:小声。漙:深貌。淠淠:众。

(句左注)“菀彼柳斯”至“不遑假寐”:柳盛多蝉,渊深生苇,大则无不容也,乃放逐使无所归耶?

(段首眉批)放逐而妃匹不从。

鹿斯之奔,维足伎伎(支)。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支)。譬彼痍木,疾用无枝(支)。心之忧矣,宁莫之知(支,支部)?

(句右注)伎伎:舒貌。雊:鸣。痍:坏。

(句左注)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太子放弃,妃匹不从,子无

由生。

(段首眉批)恩则毆免且死之不如。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思不反)。行有死人，尚或瑾之(震)。
君子秉心，维其忍之(軫)。心之忧矣，涕既陨之(軫，文部)。

(句右注)投：掩。先之：先毆走之。瑾：路冢。君子：指幽王。
秉：执。陨：队。

(段首眉批)罚则伐木析薪之不如。

君子信谗，如或酬之(去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幽部)。
伐木掎矣(居我反)，析薪扈矣(徒可反)。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上声，歌部)。

(句右注)酬：敬酬。惠：爱。掎：倚其颠也。扈：观其理也。
彼：褒姒。佗：加。

(句左注)“不舒究之”至“予之佗矣”：谋也不爱，故放置谗言而不谋。直伐木析薪之不如，但加予罚而已。

(段首眉批)刺得其隐谗之为祸极矣。

莫高匪山(仙)，莫浚匪泉(仙)。君子无易由言(元)，耳属于垣(元，元部)。无逝我梁，无发我笱(厚)。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厚，侯部)！

(句右注)垣：壁。逝：之。

(句左注)“无逝我梁”至“遑恤我后”：之梁发笱为盗鱼，淫色来壁为盗宠。王信谗不已，后必复有被害者，然亦何能忧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谷风，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
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

(段首眉批)一段,陈述夫妇之道。

习习谷风(方凡反𩇛),以阴以雨(麋)。黽勉同心(侵部),不宜有怒(姥,鱼部)。采葑采菲(尾),无以下体(荠)。德音莫违(微),及尔同死(豸,脂部)。

(句右注)习习:和舒貌。谷风:东风。黽勉同心:勉思与君子同心。不宜有怒:嗤怒非夫妇之宜。葑:须。菲:芴。下体:根茎。

(句左注)“习习谷风”至“不宜有怒”:阴阳和而谷风至,夫妇和而室家成,室家成而继嗣生。“采葑采菲”至“及尔同死”:蔓青与蒿,皆上下可食。根有美时、恶时,不可根恶时而弃。叶喻夫妇,不可色衰而弃,其相与之礼。

(段首眉批)二段,言离绝时情事。一、见弃叙别。

行道迟迟(脂),中心有违(微)。不远伊迓(纸),薄送我畿(微)。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荠,脂部)。

(句右注)迟迟:舒行貌。违:徘徊也。畿:门内。

(句左注)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人将离别,舒行而徘徊,君子于己不然。不远伊迓,薄送我畿:诀别之送,载于门内,无恩之甚也。

(段首眉批)二、伤新旧之道。

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止)。宴尔新昏,不我屑以(止,之部)。毋逝我梁,毋发我笱(厚)。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厚,侯部)。

(句右注)湜湜:持正貌。沚:小渚。屑:絜,用也。逝:之。梁:鱼梁。笱:所以捕鱼。

(句左注)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泾以渭而见浊,旧以新而见恶,然已持正如沚。“毋逝我梁”至“遑恤我后”:女无之我家,取我为家之道。然我身尚不容,何暇忧及子孙?

(段首眉批)三段,言今昔所经历。一、竭力家事。

就其深矣,方之(与泳叶)舟之(尤)。就其浅矣,泳之(音养,阳部)游之(九)。何有何亡(与丧叶,阳),黽勉求之(尤)。凡民有丧(唐、阳),匍匐救之(鳩,幽部)。

(句右注)方:泝也。舟:船。泳:潜行。有:富。亡:贫。

(句左注)“就其深矣”至“匍匐救之”:君子家事何有难易、贫富?勤力为之而已。邻里尚急凶祸,况君子家事乎?

(段首眉批)二、已见效果。

不我能慙(收),反以我为仇(尤)。既阻我德,贾用不售(尤)。昔育恐育鞠(屋),及尔颠覆(屋)。既生既育(屋),比予以毒(屋,幽部)。

(句右注)慙:思骄也。仇:憎恶也。阻:难也。育鞠:育稚也,穷也。及:与也。生:财业也。育:长老也。

(句左注)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既隐蔽我之善,如卖物之不售。“昔育恐育鞠”至“比予以毒”:昔幼稚时,恐至老穷匮,与尔同败,故尽力事。今既有财业,又既长老,乃视如毒螫乎?

(段首眉批)三、有劳无报。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冬)。宴尔新婚,以我御穷(中部)。有沕有溃(惠),既诒我肆(至)。不念昔者,伊予来墜(至,脂部)。

(句右注)旨:美。御:禦。沕:武。溃:怒。诒:遺。肆:劳。墜:息。

(句左注)我有旨蓄,亦以御冬:蓄聚美菜,防御冬月缺乏。宴尔新婚,以我御穷:乃君子亦但以我御穷而已,至于富贵,则情尽乎新昏。“有沕有溃”至“伊余来墜”:而其相遺无温润之色,曾不念我往者始来之时而安息之也。

《谷风》六章,章八句。

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段首眉批)一段,奔诱。

氓之蚩蚩(之),抱布贸丝(之)。匪来贸丝(之),来即我谋(怡)。送子涉淇(之),至于顿丘(去其反)。匪我愆期(之),子无良媒(怡之)。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之,之部)。

(句右注)氓:民。蚩蚩:敦厚貌。抱布贸丝:季春始蚕,孟夏卖丝。顿丘:一成为顿丘。愆:过也。期:无媒告期。将:愿也。

乘彼坵垣(元),以望复关(删)。不见复关(删),泣涕涟涟(仙)。既见复关(删),载笑载言(元)。尔卜尔筮,体无咎言(元)。以尔车来,以我贿迁(仙,元部)。

(句右注)坵:毁。复关:君子所近。卜:龟曰卜。筮:著曰筮。体无咎言:兆卦之体。贿:财。迁:徙。

(段首眉批)二段,悔悟。

桑之未落(铎),其叶沃若(药,鱼部)。于嗟鸠兮,无食桑葚(平声)!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多森反,侵部)!士之耽兮(侵),犹可说也(薛)。女之耽兮(侵),不可说也(薛,祭部)。

(句右注)桑之未落:女功之所起;仲秋时也。沃若:犹沃沃然。鸠:鹁鸠也。无食桑葚:过食桑葚,醉而伤性。耽:乐也,谓伤礼义。说:解也。

(句左注)“士之耽兮”至“不可说也”:士有百可,功过相除。女维以贞信为节。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平声)。自我徂尔,三载食贫(文、真,通文部)。淇水汤汤(阳),渐车帷裳(阳)。女也不爽(平声),士

貳其行(户郎反,阳部)。士也罔极(职),二三其德(德,之部)。

(句右注)桑之落矣:季秋时也。陨:堕。徂:往也。汤汤:水盛貌。帷裳:妇人之车。爽:差。极:中。

(句左注)“自我徂尔”至“二三其德”:我不以汝贫而不往,不以水深冒难而有二意,而汝不然。

(段首眉批)三段,情苦。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豪)。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宵)。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号)。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笑)。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号,宵部)。

(句右注)妇:有舅姑曰妇。靡室劳矣:不以妇事见困。靡有朝矣:非一朝然。言既遂矣,至于暴矣:我也,久也,三岁之后乃至酷暑。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愿)。淇则有岸(翰),隰则有泮(换)。总角之宴(霰),言笑晏晏(谏)。信誓旦旦(断,翰),不思其反(泛去声,元部)。反是不思(之),亦已焉哉(哈,之部)!

(句右注)泮:厓。总角:结发。宴:安。晏晏:和柔。旦旦:恳切也。

(句左注)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欲与尔俱至于老,汝反使我怨也。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淇、隰皆有厓岸,尔曾无拘制。

《氓》六章,章十句。(妇与寐遂知之协)

泉水,卫女思归也。嫁于诸侯,父母终,思归宁而不得,故作是诗以自见也。(国君夫人,父母在归宁,没则大夫宁于兄弟。卫女思归,虽非礼而恩之至也。)

(段首眉批)一段,志意恩情之感发。一章,一、二物亦不能自由一折,三、四然不能不怀一折,仍自家志意与弱龄谋又一折。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之)。有怀于卫，靡日不思(之)。爰彼诸姬(之)，聊与之谋(怡，之部)。

(句右注)毖彼泉水：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名。爰：好貌。诸姬：同姓未嫁之女。谋：观其志意。

(句左注)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泉流入淇，归嫁异国。

(段首眉批)二章，有志意之恩感。《左传》曰：礼谓其姊亲而先姑也，故志意第一也。

出宿于沛(荠)，饮饯于祢(荠)。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荠)。问我诸姑，遂及伯姊(旨，脂部)。

(句右注)沛、祢：由其国适卫所经之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出嫁远亲，礼缘人情，使得归宁。姑：父之姊妹称姑。

(句左注)饯：祖而舍輶，饮酒其侧曰饯。

(段首眉批)二段，发乎情止乎礼义。“有害”，发乎情也；“永叹”，止乎礼义也。惟有志意乃能不然越轨，不然阳生(编者按：原本不清晰，不确定是“阳”字)。

出宿于干(寒)，饮饯于言(元，元部)。载脂载辖(辖转害，又例反)，还车言迈(夬，又蔑，去声)。遄臻于卫(祭，又悦，去声)，不瑕有害(泰，祭部)。

(句右注)干：言国郊地。还车言迈：乘嫁时之车，以还卫也。不瑕有害：无过于行，有何不可，而止我？

(段首眉批)举杯消愁愁更愁，然自是方便。

我思肥泉(仙)，兹之永叹(寒，元部)。思须与漕(愁)，我心悠悠(尤)。驾言出游(尤)，以写我忧(尤)。

(句右注)肥泉：卫水名。须、漕：卫邑。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既不得归宁，且乘车出游以除忧。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匪风，思周道也。国小政乱，忧及祸难，而思周道焉。

（段首眉批）思周道灭。

匪风发兮（月），匪风偁兮（薛）。顾瞻周道，中心怛兮（曷，祭部）。匪风飘兮（去声，笑），匪车嘌兮（去声，笑）。顾瞻周道（皓），中心吊兮（去声，啸，宵部）。

（句右注）发：发发飘风，非有道之风。偁：偁偁疾驰，非有道之车。怛：伤也。飘：回风为飘。嘌：无节度也。

（句左注）顾瞻周道，中心怛兮：下国之乱，周道灭也。

（段首眉批）思周道存。

谁能亨鱼，溉之釜鬻（侵）。谁将西归，怀之好音（侵，侵部）。

（句右注）溉：涤。鬻：釜属。怀：归也。好音：周旧政令。

（句左注）谁能亨鱼，溉之釜鬻：亨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亨鱼则知治民矣。西归：周道在乎西，郛在周之东。

《匪风》三章，章四句。

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敌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君死于位曰灭，懿公也。露于漕者，宋桓迎卫遗民，渡河于漕，立戴公也。）

（段首眉批）归唁。

载驰载驱（莖），归唁卫侯（侯部）。驱马悠悠（尤），言至于漕（愁）。大夫跋涉，我心则忧（尤，幽部）。

（句右注）载驰：辞也。归唁卫侯：吊失国曰唁。卫侯，戴公也。

悠悠：远貌。漕：卫东邑。跋涉：草行、水行。大夫跋涉：卫大夫告难于许时。

（段首眉批）怨阻。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阮）。视尔不臧，我思不远（阮，元部）。既不我嘉，不能旋济（霁）。视尔不臧，我思不閤（至，脂部）。

（句右注）既不我嘉：许人不善我归唁。视尔不臧，我思不远：视尔不施善道救卫，我思则不能远卫也。济：止。閤：闭也。

陟彼阿邱，言采其蕞（芒）。女子善怀，亦各有行（户郎反）。许人尤之，众稚且狂（阳，阳部）。

（句右注）阿邱：偏高曰阿邱。蕞：贝母也。尤：过也。

（句左注）“陟彼阿邱”至“众稚且狂”：升高采蕞将以疗疾，远嫁异国仗力助宗。妇思有道，犹升邱采蕞，而许人过之，毋乃稚狂但取一概之义。

（段首眉批）思救。

我行其野，芄芃其麦（明逼反）。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职）？大夫君子，无我有尤（音怡）。百尔所思（之），不如我所之（之，之部）。

（句右注）野：卫野。芄芃：方盛貌。控：引。不如我所之：不如我思笃厚。

（句左注）控于大邦，谁因谁极：所引助之大国，亦谁因乎，由谁至乎，欲归问之。

《载驰》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宗周，镐

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宗周灭于幽王。平王东迁，政微弱，下列诸侯。其诗不复雅，而同于风焉。）

（段首眉批）一、二、三、四悲伤一折，五、六、七、八世感一折，九、十怨恨一折。

彼黍离离（罗，与靡叶），彼稷之苗（宵）。行迈靡靡（摩，歌部），中心摇摇（宵，宵部）。知我者，谓我心忧（尤）。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尤，幽部）。悠悠苍天（先），此何人哉（真部）！

（句右注）彼黍：彼宗庙、宫室。靡靡：犹迟也。摇摇：忧无所诉。悠悠：远意。苍天：以体言之，尊而君之称皇天，元气广大称昊天，仁覆闕下称旻天，自上降鉴称上天，据远视之苍苍然称苍天。

（句左注）彼黍离离：黍离之时，稷则尚苗。

彼黍离离（罗），彼稷之穗（至）。行迈靡靡（摩），中心如醉（至，脂部）。知我者，谓我心忧（尤）。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尤）。悠悠苍天（先），此何人哉（真）！

（句左注）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自黍离离，见稷之穗，历道其所更见。

彼黍离离（罗），彼稷之实（质）。行迈靡靡（摩），中心如噎（屑，脂部）。知我者，谓我心忧（尤）。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尤）。悠悠苍天（先），此何人哉（真）！

（句右注）噎：忧不能息。

（句左注）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自黍离离，见稷之实。

《黍离》三章，章十句。

江有诰古韵二十一部总目

(最近之部为通韵,隔一部为合韵)

- (一)之 唐:之哈止海志代职德 又灰贿队尤有宵屋三之一
顾:江合二部段一部
- (二)幽 唐:尤幽有黝宥幼 萧肴豪筱巧皓啸效号之半 沃
之半 屋觉锡三之一
顾:合五部江十一段三部
- (三)宵 唐:宵小笑萧肴豪篠巧皓啸效号之半 沃药铎之半
觉锡三之一
顾:五部江六段二
- (四)侯 唐:侯厚候烛 虞麌遇之半 屋觉三之一
顾:合三部江合十一段四
- (五)鱼 唐:鱼模语姥御暮陌虞麌遇麻马禡之半 药铎麦昔
之半
顾:江三部段五部
- (六)歌 唐:歌戈哿果箇过麻马禡之半 支纸真三之一 无
入声
顾:六部江七段十七
- (七)支 唐:佳蟹卦 齐荠霁之半 支纸真三之一 麦昔之半
锡三之一
顾:江二部段十六部
- (八)脂 唐:脂微皆灰 纸尾骇贿 至未怪队 质术栻物迄没
屑 齐荠霁暨黠之半 支纸真三之一
顾:江合二部段十五部
- (九)祭 唐:祭泰夬废 月曷末鎋薛 黠之半 无平上
顾:江合二部段合十五部

(十)元 唐:元寒桓山删仙 阮旱缓潜产猕 愿翰换谏衲线
先铎霰三之一 无人声

顾:合四部江五段十四

(十一)文 唐:文欣魂痕 吻隐混很问恹恩恨 真轸震三之
一 淳准稕之半 无人声

顾:江四部段十三

(十二)真 唐:真臻先 轸铎 震霰 淳准稕之半 无人声

顾:江合四部段十二

(十三)耕 唐:耕清青 耿静回净劲径 庚梗映之半 无人声

顾:八部江九段十一

(十四)阳 唐:阳唐 养荡漾宕 庚梗映之半 无人声

顾:七江八段十

(十五)东 唐:钟江 董腫讲 用绛 东送之半 无人声

顾:江一部段九

(十六)中 唐:冬 宋 东送之半 无上入

顾:江合一部段合九部

(十七)蒸 唐:蒸登 拯等 证嶝 无人声

顾:九部江十段六

(十八)侵 唐:侵覃 寢感 沁勘 咸赚陷凡范梵 之半 无人声

顾:十部江十二段七

(十九)谈 唐:谈盐添严銜敢琰忝俨檻 阨艳恹醖鉴咸赚陷
凡梵之半 无人声

顾:合十部江十三段八

(二十)叶 唐:叶帖业狎乏 盍洽之半 无平上去

顾:合十部江入八段合八

(二十一)缉 唐:缉合 盍洽之半 无平上去

顾:合十部江入七段合七

一九六一年三月金陵刻经处补刻

词品甲

叙

菩萨视众生将堕三途而不得不悲，视罗刹之必赤人族而不得不愤。既悲且愤，不得不奔走呼号。盖亦异乎大愚不灵，大哀心死者矣。山河破碎，上下晏然；秉国不均，民将无气。若使无气，则砧俎宰割固无妨，赧颜事仇亦何害！人生至此，尚足问哉？吾焉能忍与此终古？国之强也，气之炽也；国之亡也，气之馁也。谁能使气之炽而终于不馁耶？要此锥心刻骨之事，常目在之而后可也。

昔吴王以阖闾之死也，出入必使人呼曰：“夫差！汝忘越王之杀汝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遂报越。吾不惧乎国破家亡也，吾惧乎灭亡之事，与时俱去，曾不一怵惕也！悲愤之激，不得其平，要使穷天地、亘万古而不没者也。果穷天地、亘万古而不没也，无涯之悲愤必得其平，会有时也。身、语、意业无有疲厌，林、池、树、鸟皆演法音，且将转五浊恶世于极乐国而无难也。痛定思痛，奔走呼号；冤霜夏零，杞哭城崩，天地亦为之动容矣，独有情乎哉？精卫衔木石，群马悲鸣而不食，百族且为之伤感矣，独人类乎哉？农伤于陇，工叹于肆，商忿于市，乃至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殒，举国黔首，日夜腐心，咸扼腕裂眦而不可已矣，独士君子乎哉？士君子者，怀宝楮珣，坐视陆沉，帝胄左袵，歌声裂石穿云，振古而今。是故此一篇者，乃奔走呼号之一声也欤！凡物写真，其状至蹟。司空图继梁钟嵘作二十四《诗品》，词亦何独不然？花间大晟，秦、黄、耆卿，后梦窗而前美成，此一品也；浩气超尘，东坡、芗林，此一品也；仙风清爽，世外希真，此一

品也；胸中不平，议论纵横，稼轩、后村，此一品也；去国哀思，羁愁沉郁，李煜而后，遗山、彦高之伦，此一品也。既谈斯事，应区品类，曲尽其致。然今天下溺矣，救火追亡，直奔走呼号而无及，故其他一俟承平，而先发奔走呼号之一声。事竣，格儿请梓，愿出资。急国难，应如是，从之。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欧阳渐叙于支那内学院

贺新郎(九首)

游西湖有感

文及翁

《古杭杂记》云：蜀人文及翁，字时学。登第后游西湖，一同年戏之曰：西蜀有此风景否？时学伤感赋此。

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

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送胡邦衡侍制赴新州

张元干

仲宗坐送胡铨及寄李纲词除名，胡铨上书论王伦、秦桧，谪吉阳军，又贬新州。张棣曰：“铨何以未过海？”铨偶为词云：“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棣即迎桧意，奏铨怨望。于是送南海编管，流落几二十年。又王庭珪送铨有句曰：“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又曰：“百辟动容观谏草，几人回首愧朝班。”亦贬辰州。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雨。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寄李伯纪丞相

张元干

曳杖危楼去，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鼙鼓。谁伴我，醉中舞？

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漫暗拭铜华尘土。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风浩荡，欲轻举。

无题*

刘克庄

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

国脉微如缕，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试看取，当年韩五。岂有谷城公付授，也不干，曾遇骊山母。谈笑起，两河路。

少时棋析曾联句，叹而今，登楼揽镜，事机频误。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屡舞。君莫道，投鞭虚语。自古一贤能制难，有金汤，便可无张许。快投笔，莫题柱。

送陈子华赴真州

刘克庄

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案，怎生分付？记得太行兵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君去京东豪杰喜，看投戈下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

两淮萧索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这事业须由人做。堪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空目送，塞鸿去。

杜子昕凯歌

刘克庄

尽说番和汉，这琵琶，依稀似曲，蓦然弦断。作么一年来一度，欺得南人技短。叹几处，城危如卵。元凯后身居玉帐，报胡儿，休作寻常看。布严令，运奇算。

开门决斗雌雄判，笑中宵，奚车毡屋，兽惊禽散。个个巍冠横尘柄，谁了君王此段？也莫靠，长江能限。不论周郎并幼度，便仲尼，复起嗟微管。驰露布，筑京观。

次玉林感时韵

冯取洽

知彼须知此，问筹边，攻守规模，云何则是？景色愔愔犹日暮，壮士无由吐气。又安得，将如廉李？燕坐江沱甘自蹙，笑腐儒，枉植朝家紫。用与舍，徒为耳。

黄芦白苇迷千里，叹长淮，篱落空疏，仅余残垒。读父兵书宁足恃，击楫谁盟江水？有识者，知其庸矣。多少英雄沉草野，岂堂堂，吾国无君子？起诸葛，总戎事。

兵后寓吴

蒋捷

深阁帘垂绣，记家人，软玉（通行本为“语”）灯边，笑涡红透。万叠城头哀怨角，吹落霜花满袖。影厮伴，东奔西走。望断乡关知何处，羡寒鸦，到著黄昏后。一点点，归杨柳。

相看只有山如旧，叹浮云，本是无心，也成苍狗。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趁未发，且尝村酒。醉探柁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翁不应，但摇手。

无 题*

刘学基

近闻北虜衰乱，诸公未有劝上修饬内治以待外攘者。书生感愤不已，用辛稼轩《金缕词》韵述怀。此词盖鹭鹭林寄陈同甫者，韵险甚。稼轩自和凡三篇，语意俱到。捧心效颦，辄不自揆，同志毋以其迂而废其说。

往事何堪说？念人生，消磨寒暑，漫营裘葛。少日功名频看镜，绿鬓鬢未雪。渐老矣，愁生华发。国耻家仇何年报？痛伤神，遥望关河月。悲愤疾，付湘瑟。

人生未可随时别，守忠诚，不替天意，自能符合。误国诸人今何在？回首怨深次骨。叹南北，久成离绝。中夜闻鸡狂起舞，袖青蛇，戛击光磨铁。三太息，眦空裂。

六州歌头(五首)

无 题*

张孝祥

此调或作三叠，“亦羶腥”止第一段，“且休兵”止第二段。《朝野遗记》云：安国在建康留守席上赋此歌阕，张魏公为罢席而入。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朔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羶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长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吊武穆岳鄂王忠烈庙

刘 过

中兴诸将，谁是万人英？身草莽，人虽死，气填膺，尚如生。年少起河北，剑三尺，弓两石，定襄汉，开虢洛（通行本为“洛”），洗洞庭。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

说当年事，知恨苦，不奉诏，伪耶真？臣有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万古分茅土，终不到，旧奸臣。人世夜，白日照，忽开明。袞佩冕圭百拜，九原下，荣感君恩。看年年三月，满地野花香，鹓簿迎神。

无 题*

刘 过

镇长淮，一都会，古扬州。升平日，朱帘十里春风，小红楼。谁知艰难去，边尘暗，胡马扰，笙歌散，衣冠渡，使人愁。屈指细思，血战成何事，万户封侯。但琼花无恙，开落几经秋。故垒荒丘，似含羞。

怅望金陵宅，丹阳郡，山不断绸缪。兴亡梦，荣枯泪，水东流，甚时休？野灶炊烟里，依然是，宿貔貅。叹灯火，今萧索，尚淹留。莫上醉翁亭看，濛濛雨，杨柳丝柔。笑书生无用，富贵拙身谋，骑鹤来游。

无 题*

贺 铸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闲呼鹰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

空，乐匆匆。

似黄梁梦，辞丹凤，明月共，漾孤蓬，官冗从，怀倥偬，落尘笼，簿书丛。鹖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

江 都

汪元量

绿芜城上，怀古恨依依。淮山碎，江波逝，昔人非，今人悲。惆怅隋天子，锦帆里，环珠履，丛香绮，展旌旗，荡涟漪，击鼓挝金，拥琼璈玉吹，恣意游嬉。斜日晖晖，乱莺啼。

销魂此际，君臣醉，貔貅弊，事如飞。山河坠，烟尘起，风淒淒，雨霏霏，草木皆垂泪。家国弃，竟忘归，笙歌地，欢娱地，尽荒畦。惟有当时皓月，依然挂，杨柳青枝。听堤边渔叟，一笛醉中吹，兴废谁知？

满江红(五首)

述 怀

岳 飞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和岳武穆

文天祥

拭拂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最堪怜，风波狱。

岂不念，靖康辱？岂不恤，中原蹙？但徽钦一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彼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欲。

玩鞭亭

张孝祥

乾道元年正月十日。

千古凄凉，兴亡事，但悲陈迹。凝望眼，吴波不动，楚山空碧。巴滇騄骏追风远，武昌云旆连天赤。笑老奸，遗臭到如今，留空壁。

边书静，烽烟息，通轺传，销锋镝。仰太平天子，圣明无敌。蹙踏扬州开帝里，渡江天马龙为匹。看东南，佳气郁葱葱，传千亿。

无题*

刘克庄

夜雨凉甚，忽动从戎之兴。

金甲凋戈，记当时辕门初立。磨盾鼻，一挥千纸，龙蛇犹湿。铁马晓嘶营壁冷，楼船夜渡风涛急。有谁怜，猿臂故将军，无功级。

平戎策，从军什，零落尽，慵收拾。把《茶经》、《香传》时时温习。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叹臣之壮也不如人，

今何及！

无 题*

辛弃疾

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人尽说，君家飞将，旧时英烈。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想王郎，结发赋从戎，传遗业。

腰间剑，聊弹铗，尊中酒，堪为别。况故人新拥，汉坛旌节。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但从今，记取楚台风，庾楼月。

沁园春(十一首)

题张许双庙

文天祥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嗟哉人生，翕歔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沉，遗容俨若，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丁酉岁感事

陈经国

(按：陈经国，系理宗嘉熙、淳祐间人。)

谁使神州，百年陆沉，青毡未还？怅晨星残月，北州豪杰，西风斜日，东帝江山。刘表坐谈，深源轻进，机会失之弹指间。伤心事，是年年冰合，在在风寒。

说和说战都难，算未必，江沱堪宴安。叹封侯心在，鱣鲸失水，平戎策就，虎豹当关。渠自无谋，事犹可做，更剔残灯抽剑看。麒麟阁，岂中兴人物，不尽儒冠？

深源，殷浩字。浩遣兵击姚襄，败走譙城。桓温谓：阿源有德、有言，使作令仆，足以仪型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晋书》作深源，避唐讳也。

张路分秋阅作

刘 过

万马不嘶，一声寒角，令行柳营。见秋原如掌，枪刀突出，星驰铁骑，阵势纵横。人在油幢，戎韬总制，羽扇从容裘带轻。君知否？是山西将种，曾系诗名。

龙蛇纸上飞腾，看落笔，四筵风雨惊。便尘沙出塞，封侯万里，印金如斗，未惬平生。拂拭腰间，吹毛剑在，不斩楼兰心不平。归来晚，听随车鼓吹，也带边声。

上郭殿岩

刘 过

玉带猩袍，遥望翠华，马去似龙。拥千官鳞集，貂蝉争出，貔貅不断，万骑云从。细柳营开，团花袍窄，人指汾阳郭令公。山西将，算韬铃有种，五世元戎。

旌旗蔽满寒空，鱼阵整，从容虎帐中。想刀明似雪，纵横脱鞘，箭飞如雨，霹雳鸣弓。威撼边城，气吞胡虏，惨淡尘沙西北风。中兴事，看君王神武，驾馭英雄。

寄辛稼轩

刘 过

古岂无人，可以似吾，稼轩者谁？拥七州都督，虽然陶侃，机

明神鉴，未必能诗。常袞何如，公羊聊尔，千骑东方侯会稽。中原事，纵匈奴未灭，毕竟男儿。

平生出处天知，算整顿乾坤终有时。问湖南宾客，侵寻老矣，江西户口，流落何之。尽日楼台，四边屏障，目断江山魂欲飞。长安道，算世无刘表，王粲畴依。

无 题^{*}

刘 过

寄辛承旨，时承旨招，不赴。或作风雪中，欲诣稼轩。久寓湖上，未能一往，赋此以解。

辛得此词大喜，竟邀之去，酬赠千金。改之竟荡于酒不问也。尝以此词语岳倦翁，有得色。翁曰：“词固佳，但恨无药疗白日吃耳。”辛帅浙时，朱晦庵、张南轩为仓宪使。改之欲见，不纳。二公谓：“但喧争之。”门者以告，辛怒。二公因言：“改之豪杰，善诗。”见之，改之长揖不拜。辛问：“能诗乎？”曰：“能。”方进羊腰肾羹，命赋。改之曰：“甚寒，乞卮酒。”酒罢乞韵。手颤，余沥流于怀，以“流”字为韵。曰：“拔毫已付管城子，烂胃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身外物，也随尊俎伴风流。”辛大喜，命尝此羹。南轩谓改之：“先公一生，公忠为国，挽者无一称是，愿拔幽潜。”改之赋一绝：“背水未成韩信阵，明星已陨武侯军。平生一点不平气，也作祝融峰上云。”南轩为之堕泪。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坡仙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照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传杯。

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阁开。爱纵横二涧，东西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不若孤山先访梅。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

游 湖

刘 过

柳思花情，湖山应怪，先生又来。想旧时谈舌，依然解使，六丁奔走，驱斥风雷。翠袖传觞，金貂换酒，痛饮何妨三百杯。人间世，算谪仙去后，谁是天才？

碧窗画鼓船斋，胸次与乾坤一样开。试云间招手，下呼余子，逡巡去矣，但觉尘埃。若是花时，无风无雨，一日须来一百回。教人道，这玉山自倒，不用人推。

丙辰十月十日

吴 潜

夜雨三更，有人欹枕，晓檐报晴。算顽云痴雾，不难扫荡，青天白日，元自分明。权植油幢，聊张皂纛，坐听前驺鼓角鸣。君休诧，岂宣申南翰，成旦东征。

鸿冥哽噎秋声，正万里榆关未罢兵。幸扬州上督，为吾石友，荆州元帅，是我梅兄。约束鲸鲵，莫安鼯鼠，更使嵎夷海宴清。连宵看，怕天狼隐耀，太白沉枪。

无 题*

王 迈

尹和靖，宣政间，不为权臣诤，隐于洛中。及兵起，全家受祸，老先生独以身免。贤者之不出如此。杨龟山屡出，不合又去，未几又出。靖康之变，以谏议大夫从驾入金营。贤者之出竟如此。谨详二先生出处之节，求质正于西山真先生，遂成此词以呈。

人物渺然，蕙兰椒艾，孰臭孰香？昔尹公和靖，与龟山老，虽同名节，却异行藏。尹在当年，深居养道，亲见兵戈兴洛阳。杨

虽出，又何异于蔡，何救于章？

公今为尹为杨，这一著须平心较量。正南洲潢弄，西淮鼎沸，廷绅噤舌，举国如狂。招鹤亭前，居然高卧，许大乾坤谁主张？公须起，要擎天一柱，支架明堂。

寄九华叶贤良

刘克庄

一卷《阴符》，二石硬弓，百斤宝刀。更玉花骢喷，鸣鞭电抹，乌丝阑展，醉墨龙跳。牛角书生，虬髯豪客，谈笑皆从折简招。依稀记，曾请纓系粤，草檄征辽。

当年目视云霄，谁信到，凄凉今折腰。怅燕然未勒，南归草草，长安不见，北望迢迢。老去胸中，有些磊块，歌罢犹须著酒浇。休休也，但帽边鬓减，镜里颜凋。

梦方孚若

刘克庄

何处相逢，登宝钗楼，访铜雀台。唤厨人斫就，东溟鲸鲙，圉人呈罢，西极龙媒。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车千乘，载燕南代北，剑客奇材。

饮酣鼻息如雷，谁信被晨鸡催唤回。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推衣起，但凄凉四顾，慷慨生哀。

摸鱼儿（二首）

无 题*

辛弃疾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赋。

罗大经云：辛赋《摸鱼儿》一阕，词意颇怨。使在汉、唐，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有君人之度。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曾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黄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浙江潮

吴 易

问天吴，鞭江驱澥，为谁簸弄如许？一丝练影摇天末，瞬息鱼龙啸舞。流传误，道白马素车，果否英雄怒。訇訇雷鼓，看贝阙翻鲸，鳌山蹴雪，琼岛飞仙坠。

伤心事，不阻投鞭飞渡，鸱夷巨手何处？霸图牛斗曾雄踞，气压回澜万弩。今又古，只恐怕，蓬莱清浅迷归路。归时记取，有精卫心痴，麻姑眼老，盼望久延伫。

水调歌头(二十三首)

送张德茂大卿使虏

陈 亮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羶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

当中。

和赵周锡

陈 亮

事业随人品，今古几麾旌。向来谋国，万里尽出汝书生。安识鲲鹏变化，九万里风在下，如许上南溟。斥鷃旁边笑，河汉一头倾。

叹世间，多少恨，几时平。霸图消歇，大家创见又成惊。邂逅汉家龙种，正尔乌纱白纈，驰骛觉身轻。尊酒从渠说，双眼为谁明。

凯歌寄湖南安抚刘舍人

张孝祥

腥鬼啸篁竹，玉帐夜分弓。少年荆楚剑客，突骑锦襜红。千里风飞雷厉，四校星流彗扫，萧斧挫春葱。谈笑青油幕，日奏捷书同。

诗书帅，黄阁老，黑头公。家传鸿宝秘略，小试不言功。闻道玺书频下，看即沙堤归去，帷幄且从容。君王自神武，一举朔庭空。

闻采石战胜

张孝祥

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燃犀处，骇浪与天浮。

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犹在，功业故优游。赤岸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送吕居仁召赴行在所

张元干

戎虏乱中夏，星历一周天。干戈未定，悲咤河洛尚腥羶。万里两宫无路，政仰君王神武，愿数中兴年。吾道尊洙泗，何暇议伊川。

吕公子，三世相，在凌烟。诗名独步，焉用儿辈更毛笺。好去承明说论，照映金狨带稳，恩与荔枝偏。回首东山路，池阁醉双莲。

多景楼

陆游

江右占形胜，最数古徐州。连山如画，佳处缥缈著危楼。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往事忆孙刘。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

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

无题*

叶梦得

九月望日与客习射西园，余病不能射。

霜降碧天静，秋事促西风。寒声隐地初听，中夜入梧桐。起瞰高城回望，寥落关河千里，一醉与君同。叠鼓闹清晓，飞骑引雕弓。

岁将晚，客争笑，问衰翁，平生豪气安在，走马为谁雄？何似当筵虎士，挥手弦声响处，双雁落遥空。老矣真堪愧，回首望云中。

无 题*

叶梦得

秋色渐将晚，霜信报黄花。小窗低户深映，微路绕欹斜。为问山公何事，坐看流年轻度，拼却鬓双华。徙倚望沧海，天净水明霞。

念平昔，空飘荡，遍天涯。归来三径重扫，松竹本吾家。却恨悲风时起，冉冉云间新雁，边马怨胡笳。谁似东山老，谈笑净胡沙。

送张左司(二首之一)

石孝友

男儿四方志，岂久困泥沙。束书剑匣，依旧旅食在京华。蹭蹬青云未遂，奔走红尘何计，敛衽且还家。草木渐黄落，风月正清嘉。

友猿鹤，宅丘壑，乐生涯。几时雷雨轰磕，平地起龙蛇。尺箠可鞭夷狄，寸舌可孟社稷，无路踏云车。今古万千事，洒泪向黄花。

燕山九日作

陈三聘

有客念行役，劲气凛于秋。男儿未老，衔命如虏亦风流。决定平戎方略，恢复旧燕封壤，安用割鸿沟。莫献肃霜马，好衣白狐裘。

我何人，怀壮节，但凝愁。平生未逢知己，吟伍实堪羞。金马文章何在，玉鼎勋庸何有，一笑等云浮。拼断好风月，羯鼓打梁州。

客有言持志者，未知其用，因赋

汪莘

志可洞金石，气可塞堪舆。问君所志，安在富贵胜人乎？看取首阳二子，叩住孟津匹马，天讨不枝梧。特立浮云外，大块可齐驱。

铁可折，玉可碎，海可枯。不论穷达生死，直节贯殊途。立处孤峰万仞，袖里青蛇三尺，用舍付河图。睎汝阳阿上，濯汝洞庭湖。

无题*

汪莘

寄语山阿子，何日出幽篁。兰衣蕙带，为我独立万寻冈。头上青天荡荡，足下白云霭霭，和气自悠扬。一阵东风至，灵雨过南塘。

招山鬼，吊河伯，俟东皇。朱宫紫阙，何事宛在水中央。长望龙辀雷驾，凭仗箫钟交鼓，宾日出扶桑。我乃援北斗，子亦射天狼。

无题*

汪莘

尧舜去已远，稷契不重来。周流青天上下，我马亦悠哉。君向云中独立，知与何人相俟，孔盖逐风回。长忆目成处，却苦别离催。

被明月，佩宝璐，冠崔嵬。可怜幼好奇服，年老在尘埃。天地与吾同性，日月与吾同命，何事有余哀？故国空乔木，野鹿上高台。

无 题*

吴 潜

每怀天下士，要与共艰危。谁知暗里摸索，得此世间奇。却笑当年坡老，过眼翻迷五色，遇合古难之。访我鸳湖上，真足慰心期。

醉谈兵，愁论世，夜阑时。自怜磊块，近来鬓底两三丝。目送云帆西去，肠断风尘北起，老泪欲垂垂。骐驎思长坂，好鸟择高枝。

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

辛弃疾

落日塞尘起，胡马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镝血污，风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

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

《史通》：佛狸饮马长江，宋之武功不竞。佛狸，魏道武小字。李广射南山虎，旦日视羽没石中。数奇，不封侯。车千秋代刘屈氂为丞相，封富民侯。

醉 吟

辛弃疾

四坐且勿语，听我醉中吟。池塘春草未歇，高树变鸣禽。鸿雁初飞江上，蟋蟀还来床下，时序百年心。谁要卿料理，山水有清音。

欢多少，歌长短，酒浅深。而今已不如昔，后定不如今。闲处直须行乐，良夜更教秉烛，高会惜分阴。白发短如许，黄菊倩谁簪。

快哉亭

（时在黄州，赠张偓佺）

苏 轼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春日赋示杨生子掞（五首）

张惠言

东风无一事，妆出万重花。闲来阅遍花影，惟有月钩斜。我有江南铁笛，要倚一枝香雪，吹彻玉城霞。清影渺难即，飞絮满天涯。

飘然去，吾与汝，泛云槎。东皇一笑相语，芳意落谁家？难道春花开落，又是春风来去，便了却韶华。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其一）

百年复几许，慷慨一何多？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招手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

生平事，天付与，且婆娑。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看到浮云过了，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劝子且秉烛，为驻好

春过。（其二）

珠帘卷春晓，胡蝶忽飞来。游丝飞絮无绪，乱点碧云钗。肠断江南春思，粘著天涯残梦，剩有首重回。银蒜且深押，疏影任徘徊。

罗帷卷，明月入，似人开。一尊属月起舞，流影入谁怀？迎得一钩月到，送得三更月去，莺燕不相猜。但莫凭阑久，重露湿苍苔。（其三）

今日非昨日，明日复何如？裼来真悔，何事不读十年书？为问东风吹老，几度枫江兰径，千里转平芜。寂寞斜阳外，渺渺正愁予。

千古意，君知否，只斯须。名山料理身后，也算古人愚。一夜庭前绿遍，三月雨中红透，天地入吾庐。容易众芳歇，莫听子规呼。（其四）

长铗白木柄，斲破一庭寒。三枝两枝生绿，位置小窗前。要使花颜四面，和著草心千朵，向我十分妍。何必兰与菊，生意总欣然。

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是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便欲诛茅江上，只怕空林衰草，憔悴不堪怜。歌罢且更酌，与子绕花间。（其五）

无 题*

刘 过

刀剑出榆塞，铅槊上蓬山。得之浑不费力，失亦匹如闲。未必古人皆是，未必今人俱错，世事沐猴冠。老子不分别，内外与中间。

酒须饮，诗可作，铗休弹。人生行乐，何事催彼鬓毛斑？达则牙旗金甲，穷则蹇驴破帽，莫作两般看。世事只如此，自有识雕鸾。

念奴娇(五首)

登多景楼

陈 亮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五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疆对。

（编者按：“势成宁问疆对”，见有两种，一为“势成宁问强对”，另一为“势成宁问疆场”。）

驿中别友用东坡韵

文天祥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惜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

那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送扁舟齐发。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睨柱吞羸，回旌走懿，千古冲冠发。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

感怀呈洪守

刘仙伦

吴山青处，恨长安路断，黄尘如雾。荆楚西来，行旆远，北过淮堧严扈。九塞貔貅，三关虎豹，空作陪京固。天高难叫，若为得诉忠语。

追念江左英雄，中兴事业，枉被奸臣误。不见翠华移跸处，枉负吾皇神武。击楫凭谁，问筹无计，何日宽忧顾。倚筇长叹，满怀清泪如雨。

赤壁怀古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中秋

苏轼

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侵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

我醉拍手狂舞，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水龙吟(三首)

从商帅国器猎同裕之赋

王 涯

太原王仲泽，擢弟为省掾。使宋回，官迁右司都事。天兴中，出援武仙，战歿。

短衣匹马清秋，惯曾射虎南山下。西风白水，石鲸鳞甲，山川图画。千古神州，一时胜事，宾僚儒雅。快长堤万弩，平冈千骑，波涛卷，鱼龙夜。

落日孤城鼓角，笑归来，长围初罢。风云惨淡，貔貅得意，旌旗闲暇。万里天河，更须一洗，中原兵马。看鞬囊呜咽，咸阳道左，拜西还驾。

西湖怀古

陈德武

东南第一名州，西湖自古多佳丽。临堤台榭，画船楼阁，游人歌吹。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四山晴翠。使百年南渡，一时豪杰，都忘却，平生志。

可惜天旋时异，藉何人，雪当年耻？登临形胜，感伤今古，发挥英气。力士推山，天吴移水，作农桑地。借钱塘潮汐，为君洗尽，岳将军泪。

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

辛弃疾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莺啼序(一首)

有 感

赵 文

秋风又吹华发，怪流光暗度。最可恨，木落山空，故国芳草何处。看前古兴亡堕泪，谁知历历今如古。听吴儿唱彻，庭花又翻新谱。

肠断江南，庾信最苦，有何人共赋？天又远，云海茫茫，鳞鸿似梦无据。怨东风，不如人意，珠履散，宝钗何许？想故人，月下沉吟，此时谁诉？

吾生已矣，如此江山，又何怀故宇。不恨赋归迟，归计大误。当时只合云龙，飘飘平楚。男儿死耳，嚶嚶昵昵，丁宁卖履分香事，又何如，化作胥潮去。东陵岂是无能，成败纷纷，归来手种瓜圃。

膏残夜久，月落山寒，相对耿无语。恨前此，燕丹计早，荆庆才疏，易水衣冠，总成尘土。斗鸡走狗，呼卢蹴鞠，平生把臂江湖。旧约何时，共话连床雨。王孙招不归来，自采黄花，醉扶山路。

西河(一首)

无 题*

王 埜

天下事，问天怎忍如此？陵图谁把献君王，结愁未已。少豪气概总成尘，空余白骨黄苇。

千古恨，吾老矣，东游曾吊淮水。绣春台上一回登，一回搵

泪。醉归抚剑倚西风，江涛犹壮人意。

只今袖手野色里，望长淮，犹二千里，纵有英心谁寄！近新来，又报烽烟起，绝域张骞归来未？

无愁可解(一首)

无 题^{*}

苏 轼

国士范日新，作《越调解愁》，洛阳刘九伯寿，闻而悦之，戏作俚语之诗，天下传咏，以谓几于达者。龙丘子犹笑之，此虽免乎愁，犹有所解也。若夫游于自然而托于不得已，人乐亦乐，人愁亦愁，彼且恶乎解哉！乃反其词，作《无愁可解》。

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来不识愁味。问愁何处来，更开解个甚底？万事从来风过耳，何用不著心里？你唤做，展却眉，便是达者，也则恐未。

此理本不通言，何曾道，欢游胜如名利？道则浑是错，不道如何即是？这里元无我与你，甚唤做，物情之外。若须待醉了，方开解时，问无酒，怎生醉？

满庭芳(一首)

题 壁

徐君宝夫人

《词综》：夫人岳州籍，被掳至杭，其主者数欲犯之，辄以计脱。主者强焉，告曰：俟祭先夫，然后为君妇。主者许诺，乃焚香再拜，题词壁上，投池中死。

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

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

永遇乐(一首)

京口北固亭怀古

辛弃疾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声声慢(一首)

无 题*

辛弃疾

夜读《李广传》，不能寐。因念晁楚老、杨民瞻，约同居山间，戏用李广事，赋以寄之。

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

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

昼锦堂(一首)

上李真州

宋自逊

荷叶龟游，庭阜鹤舞，应是秋满淮涯。昨夜将星明处，仿佛峨眉。干戈已净银河淡，尘沙不动翠烟微。邦人道，半月中秋，当歌不饮何为？

谁知心事远，但感慨登临，白羽频挥。恨不明朝出塞，猎猎旌旗。文南一矢澶渊劲，夔门三箭武关奇。挑灯看，龙吼传家旧剑，曾斩吴曦。

八声甘州(一首)

送湖北招抚吴猎

刘 过

问紫岩去，后汉公卿，不知几貂蝉？谁能借留侯箸，著祖生鞭？依旧尘沙万里，河洛染腥膻。谁识道山客，衣钵曾传。

共记玉堂对策，欲先明大义，次第筹边。况重湖八桂，袖手已多年。望中原驰驱去也，拥十州，牙纛正翩翩。春风早，看东南王气，飞绕星躔。

木兰花(一首)

送张魏公浚

张孝祥

拥貔貅万骑，聚千里，铁衣寒。正玉帐连云，油幢映日，飞箭天山。锦城起方面，重对筹壶，尽日雅歌闲。休遣沙场虏骑，尚

余匹马空还。

那堪更值春残，斟绿醕，对朱颜。正宿雨催红，和风换翠，梅小香慳。牙旗渐西去也，望梁州，故垒暮云间。休使佳人敛黛，断肠低唱阳关。

百字令(一首)

德祐乙亥

德祐太学生

半堤花雨，对芳晨，消遣无奈情绪。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鹃促归期，莺收佞舌，燕作留人语。绕栏红药，韶华留此孤主。

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新塘杨柳，小腰犹自歌舞。

词见《湖海新闻》。三、四谓众宫女行，五谓朝士去，六谓台官默，七指太学上书，八、九谓只陈宜中在。“东风”谓贾似道；“飞书传羽”，北军至也；“新塘杨柳”谓贾妾。

祝英台近(一首)

德祐乙亥

德祐太学生

倚危栏，斜日暮，萋萋甚情绪。稚柳娇黄，全未禁风雨。春江万里云涛，扁舟飞渡，那堪听，塞鸿无数。

叹离阻有恨，流落天涯，谁念泣孤旅。满目风尘，冉冉如飞雾。是何人惹愁来，那人何处？怎知道，愁来不去。

“稚柳”谓幼君，“娇黄”谓太后，“扁舟飞渡”谓北军至，“塞

鸿”指流民也，“人惹愁来”谓贾出，“那人何处”谓贾去。

石州慢(一首)

己酉秋吴兴舟中

张元干

雨急云飞，瞥然惊散，暮天凉月。谁家疏柳低迷，几点流萤明灭。夜帆风驶，满湖烟水苍茫，菰蒲零乱秋声咽。梦断酒醒时，倚危樯清绝。

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塞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

陇头泉(一首)

无题*

张元干

少年时，壮怀谁与重论。视文章，真成小技，要知吾道称尊。奏公车，治安秘计，乐油幕，谈笑从军。百镒黄金，一双白璧，坐看同辈上青云。事大谬，转头流落，徒步出修门。三十载，黄粱未熟，沧海扬尘。

念向来，浩歌独往，故园松菊犹存。送飞鸿，五弦寓目，望爽气，西山忘言。整顿乾坤，廊清宇宙，男儿此志会须伸。更有几，渭川垂钓，投老策奇勋。天难问，何妨袖手，且作闲人。

汉宫春(一首)

初自南郑来成都作

陆 游

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

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敝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蓦山溪(一首)

遣 闷

谢应芳

(至正丙申作)

无端汤武，吊伐功成了。赚尽几英雄，动不动，东征西讨。七篇书后，强辨竟无人，他两个，至诚心，到底无分晓。

髑髅满地，天也还知道。谁解挽银河，教净洗，乾坤是好。山妻笑我，长夜饭牛歌，这一曲，少人听，徒自伤怀抱。

江城子(四首)

凯 旋

张 铉

春风旗鼓石头城，急麾兵，斩长鲸。缓带轻裘，乘胜讨蛮荆。蚁聚蜂屯三十万，均面缚，赴行营。

舳舻千里大江横，凯歌声，犬羊惊。尊俎风流，谈笑酒徐倾。
北望旄头今已灭，河汉淡，两台星。

无 题*

赵 雍

五陵衣马恣轻肥，竞新奇，亦何为？混处贤愚，谁与辨雄雌？
任尔刺天何足道，终不肯，羡雄飞。

燕山花落暮春时，杜鹃啼，劝谁归？耿耿孤忠，惟有此心知。
天赋我才还有用，应不至，负心期。

无 题*

苏 轼

乙卯，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晚泊分水

黄 铢

秋风袅袅夕阳红，晚烟浓，暮云重。万叠青山，山外叫归鸿。
独上高楼三百尺，凭玉楯，睇层空。

人间日月去匆匆，碧梧桐，又西风。北去南来，消尽几英雄。
掷下玉尊天外去，多少事，不言中。

诉衷情(二首)

无 题^{*}

陆 游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无 题^{*}

陆 游

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蜡封夜半传檄，驰骑论幽并。

时易失，志难成，鬓丝生。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

浣溪沙(二首)

无 题^{*}

张孝祥

只倚精忠不要兵，卷旗直入蔡州城，贼营半夜落妖星。

万旅连屯看整暇，十眉环坐却娉婷，白麻早晚下天庭。

荆州约马举先登城楼观塞

张孝祥

霜日明霄水蘸空，鸣鞘声里绣旗红，澹烟衰草有无中。

万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浊酒戍楼东，酒阑挥泪向悲风。

南乡子(一首)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辛弃疾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小重山(一首)

无 题*

岳 飞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武穆《贺讲和赦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末后二句，盖指和议之非也。

西江月(一首)

贺 词

刘 过

(或刻辛稼轩)

堂上谋臣樽俎，边头将士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

今日楼台鼎鼐，明年带砺山河。大家齐唱《大风歌》，同日四方来贺。

阳关曲(一首)

军中——赠张继愿

苏 轼

受降城下紫髯郎，戏马台南旧战场。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

破阵子(一首)

为陈同甫赋壮诗以寄之

辛弃疾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鹧鸪天(一首)

无 题*

辛弃疾

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觥，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相见欢(一首)

无 题*

朱敦儒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

霜天晓角(一首)

无 题*

史 浩

荧荧巨阙，左右凝霜雪。且向玉阶掀舞，终当有用时节。
唱彻，人尽说宝，此刚不折。内使奸雄落胆，外须遣，豺
狼灭。

太常引(一首)

无 题*

辛弃疾

建康中秋夜，为吕潜叔作。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
奈何？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
光更多。

浪淘沙(一首)

无 题*

王安石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农。假使当时俱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及至而今千载下，谁与争功！

谢池春(一首)

无 题*

陆 游

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烟夜举。朱颜青鬓，拥雕弓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

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漫悲歌，伤怀吊古。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

菩萨蛮(一首)

书江西造口壁

辛弃疾

罗大经云：南渡初，金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鸬鹚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渔家傲(一首)

无 题*

卢象升

搔首问天磨巨阙，平生有恨何时雪？天柱孤危疑欲折，空有舌，悲得独洒忧时血。

画角一声天地裂，熊羆蠢动惊魂掣。绝影骄骢看并逐，真捷足，将军应取燕然勒。

点绛唇(一首)

咏御射

曹 组

秋劲风高，暗知斗力添弓面。靶分筠干，月到天心满。
白羽流星，飞上黄金碗。胡沙雁，云边惊散，压尽天山箭。

六州歌头(一首)

追伤项籍

李 冠

李冠，齐人。为《六州歌头》，道刘、项事，慷慨雄伟。刘潜大侠，每喜诵之。然《历代诗余》载冠《六州歌头》，但有道明皇事，而无道刘、项事。遍搜诸籍，亦不获得，遂置之。偶读《朝野遗记》，是词宛在，而选刻过半，又无术掺入，不忍弃遗，姑存篇后。

秦亡草昧，刘项起吞并。鞭寰宇，驱龙虎，扫欃枪，斩长鲸。血染中原战，视余耳，皆鹰犬。平祸乱，归炎汉，势奔倾。兵散月明风急，旌旗乱，刁斗三更。共虞姬相对泣，听楚歌声。玉帐魂

惊，泪盈盈。念花无主，凝愁苦，挥雪刃，掩泉扃。时不利，骓不逝，困阴陵。叱追兵，呜咽摧天地，望归路，忍偷生。功盖世，何处见遗灵？江静水寒烟冷，波纹细，古木凋零。遣行人到此，追念益伤情，胜负难凭。

词 品 乙

叙

建国于自由、平等，非建国于杂霸、功利。杂霸、功利，欧祸蔓延，不可已已。中国数千年神圣之教，不受尔汝之义根于心。以之抗敌，即以之建国。不受尔汝之义，忠于己，曰自由；恕于人，曰平等。以之建国，即以之大同、致太平世。世界先导师产生母，今中国也。宜知是时，宁用终日？夫以不受尔汝之忠为自由，则必不以纵横恣睢、唯吾不违为自由也。又以不受尔汝之恕为平等，则必不以均势分利、各霸一隅为平等也。有自由平等之心，然后有自由平等之行；有自由平等之行，然后有自由平等之果。福生有基，祸生有胎；植种不纯，趋势演绎。日寻干戈，安所望于饮和食德？无自由平等之行，而得自由平等之果者，未之有也。

见群龙无首吉，是故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舜视五臣，皆舜之才，皆为舜事，是为五舜。五舜皆为，一舜乃可无为。若乃以一为五，量局小康，苟简自用，上行下效，捷于影响，则割据嚣然，凌驾竞起。民亦各有其家，各利其利。四亿五千封建国制，有何公益？无自由平等之心而能自由平等之行，未之有也。夫所谓自由平等之心者，何耶？天下何思、何虑？由仁义行，非行仁义者，孔子之教也；息其烦扰、恼乱，而现其寂灭、寂静者，释氏之教也。顺化也，息机也，不事安排，大公无我，天然自然也，此则自由平等之心也。

相貌难言，诗人言者，取酒、取懒。夫所取以酒者，忘机天籁之是取，非沉湎昏昧之是取也；而所取以懒者，不事安排之是取，

非消极废事之是取也。昏昧废事，则尔汝甘受，有何人性，以视杂霸且天上人间？不娴斯意，不能读斯词也。抗敌以不受尔汝之忠，气不愤悱不能忠，《词品甲》语，悲歌慷慨；建国以不受尔汝之怨，气不和顺不能怨，《词品乙》语，清静幽闲。非相违也，而相从也。不娴斯意，不能读是词也。人日大会，真如、超如、孟如、冶公、德三、佛心、茂芹，相率远至，报之斯册，公之天下，傥亦邦家之基欤！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欧阳渐叙于江津支那内学院蜀院

沁园春(一首)

赞 佛

丘处机

净梵王宫，太子殷勤，雪山六期。把世情我态，丝毫断念，云根水谷，麻麦充饥。芥纳须弥，毛吞大海，自古男儿了悟时。超生灭，任循环宇宙，不管东西。

圆成无得无知。信法界，空空寂灭机。又勿劳习定，安禅作用，偷闲终日，打坐行治。大理无时，真功非相，动静昏昏合圣规。无高下，但能般若，总镇牟尼。

六州歌头(一首)

寻 梅

张 翥

孤山岁晚，石老树楂牙。逋仙去，谁为主，自舒花，破冰芽。乌帽骑驴处，近修竹，侵荒藓，知几度，踏残雪，趁晴霞。空谷佳人，独耐朝寒峭，翠袖笼纱。甚江南江北，相忆梦魂奢。水绕云遮，思无涯。

又苔枝上，香痕沁，么凤舞，冻蜂衙。瀛屿月，偏来照，影横斜，瘦争些。好约寻芳客，问前度，那人家。重呼酒，摘琼朵，插鬓鸦。唤取春娇扶醉，休辜负，锦瑟年华。怕流芳不待，回首易风沙，吹断城笳。

好事近(十三首)

渔父词

朱敦儒

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生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
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

眼里数闲人，只有钓翁潇洒。已佩水仙宫印，恶风波不怕。
此心那许世人知，名姓是虚假。一棹五湖三岛，任船尖儿耍。

渔父长身来，只共钓竿相识。随意转船回棹，似飞空无迹。
芦花开落任浮生，长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

拨转钓鱼船，江海尽为吾宅。恰向洞庭沽酒，却钱塘横笛。
醉颜禁冷更添红，潮落下前碛。经过子陵滩畔，得梅花消息。

短棹钓船轻，江上晚烟笼碧。塞雁海鸥分路，占江天秋色。
锦鳞拨刺满篮鱼，取酒价相敌。风顺片帆归去，有何人留得？

猛向这边来，得个信音端的。天与一纶钓线，领烟波千亿。
红尘今古转船头，鸥鹭已陈迹。不受世间拘束，任东西南北。

绿泛一瓯云，留住欲飞蝴蝶。相对夜深花下，洗萧萧风月。
从容言笑醉还醒，争忍便轻别。只愿主人留客，更重斟金叶。

失却故山云，撒手指空为客。莼菜鲈鱼留我，住鸳鸯湖侧。
偶然添酒旧葫芦，小醉度朝夕。吹笛月波楼下，有何人相识。

深住小溪春，好在柳枝桃叶。风澹水轩人静，数双飞蝴蝶。
日长时有一莺啼，兰佩为谁结？销散旧愁新恨，泛琴心三叠。

我不是神仙，不会炼丹烧药。只是爱闲耽酒，畏浮名拘缚。
种成桃李一园花，真处怕人觉。受用现前活计，且行歌行乐。

无 题*

陈三聘

我欲御天风，飞上广寒宫阙。撼动一轮秋桂，照人间愁绝。
归来须著酒消磨，玉面点红缬。起舞为君狂醉，更何须邀月。

无 题*

陆 游

岁晚喜东归，扫尽市朝陈迹。拣得乱山环处，钓一潭深碧。
卖鱼沽酒醉还醒，心事付横笛。家在万重云外，有沙鸥相识。

无 题*

杨万里

(七月十三日夜，登万花川谷望月作)

月未到诚斋，先到万花川谷。不是诚斋无月，隔一林修竹。
如今才是十三夜，月色已如玉。未是秋光奇绝，看十五十六。

卜算子(十三首)

无 题*

朱敦儒

古涧一枝梅，免被园林锁。路远山深不怕寒，似共春相趲。

幽思有谁知，托契都难可。独自风流独自香，明月来寻我。

闻李正之茶马计音

辛弃疾

欲行且起行，欲坐重来坐。坐坐行行有倦时，更枕闲书卧。
病是近来身，懒是从前我。净扫瓢泉竹树阴，且恁随缘过。

饮酒成病

辛弃疾

一个去学仙，一个去学佛。仙饮千杯醉似泥，皮骨如金石。
不饮便康强，佛寿须千百。八十余年入涅槃，且进杯中物。

饮酒不写书

辛弃疾

一饮动连宵，一醉长三日。废尽寒温不写书，富贵何由得。
请看冢中人，冢似当时笔。万札千言只恁休，且进杯中物。

饮酒败德

辛弃疾

盗跖僇名丘，孔子如名跖。跖圣丘愚直到今，美恶无真实。
简策写虚名，蝼蚁侵枯骨。千古光阴一霎时，且进杯中物。

用庄语

辛弃疾

一以我为牛，一以我为马。人与之名受不辞，善学庄周者。
江海任虚舟，风雨从飘瓦。醉者乘车坠不伤，全得于天也。

漫 兴

辛弃疾

夜雨醉瓜庐，春水行秋马。点检田间快活人，未有如翁者。
扫秃兔毫锥，磨透铜台瓦。谁伴杨雄作解嘲，乌有先生也。

无 题^{*}

辛弃疾

珠玉作泥沙，山谷量牛马。试上累累丘垅看，谁是强梁者？
水浸浅深檐，山压高低瓦。山水朝来笑问人，翁早归来也。

无 题^{*}

辛弃疾

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
芸草去陈根，笕竹添新瓦。万一朝廷举力田，舍我其谁也。

海棠盛开遇风雨

刘克庄

片片蝶衣轻，点点猩红小。人道东君不惜花，百种千般巧。
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人道东君解惜花，雨打风吹了。

无 题^{*}

赵 可

明月在青天，借问今时几。但见宵从海上来，不觉云间坠。
流水古今人，共看皆如此。惟愿当歌对酒时，长照金尊里。

无 题*

苏 轼

惠州有温都监女，颇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闻坡至，甚喜。每夜闻坡讽咏，则徘徊窗下。坡觉而推窗，则其女逾墙而去。坡从而物色之，曰：吾当呼王郎与之子为姻。未几，而坡过海。女遂卒，葬于沙滩侧。坡回惠为赋此词。

张惠言《词选》云：此东坡在黄州作。鲕阳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无 题*

李 吕

心空道亦空，风静林还静。卷尽浮云月自明，中有山河影。
供养及修行，旧话成重省。豆爆生莲火里时，痛拨寒灰冷。

水调歌头(八首)

无 题*

朱敦儒

中秋一轮月，只和旧青冥。都缘人意，须道今夕别般明。是处登临开宴，争看吴歌楚舞，沉醉到金尊。各自心中事，悲乐几般情。

烛摧花，鹤警露，忽三更。舞茵未卷，玉绳低转便西倾。认

取眼前流景，试看月归何处，因甚有亏盈？我自阖门睡，高枕笑浮生。

盟 鸥

辛稼轩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履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

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

别庐山题龙湖阁

方 岳

宇宙一杯酒，暝色倚重湖。青青杳杳何处，烟水渺愁予。别岸风涛喷薄，半夜鱼龙悲啸，能撼我诗无？李白醉不醒，唤起问何如。

是耶非，天莽苍，雪模糊。苍颜白发如此，空复笑今吾。寄语鹭朋鸥侣，好在风餐水宿，底处不烟芜。吾亦从此逝，从我者谁欤？

晚 春

刘 过

（一作春半）

春事能几许，密叶著青梅。日高花困，海棠风急想都开。不惜春衣典尽，只怕春光归去，片片点苍苔。能得几时好，追赏莫徘徊。

雨飘红，风换翠，苦相催。人生行乐，且须痛饮莫辞杯。坐

则高谈风月，醉则恣眠芳草，醒后亦佳哉。湖上新亭好，何事不曾来？

无 题*

汪 莘

东坡云“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本于太白《问月》云“青天有月来几时”。太白云“今人不见古时月”，本于《抱朴子》云“今月不及古月之朗”。抱朴子言，非绮语也。深思而得之，诚有此理。嘉定元年中秋日，因赋“水调”，其夜无月。

听说古时月，皎洁胜今时。今人但见今月，也道似琉璃。君看少年眸子，那比婴儿神彩，投老又堪悲。明月不再盛，玉斧亦何为？

约东坡，招太白，试寻思。凭谁斫却，里面桂影数千枝。忆在无怀天上，仍向有虞宫殿，看月到陈隋。别有一轮月，万古没成亏。

无 题*

苏 轼

欧阳文忠公尝问予：“琴诗何者最善？”答以“退之《颖师琴》诗最善”。公曰：“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櫟括，便就声律以遗之。

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怨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冥。

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烦子指间风雨，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推手从君去，无泪与君倾。

无 题*

苏 轼

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城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因（通行本为“困”）轩冕，遗恨寄沧州。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中秋怀子由

苏 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西江月（八首）

无 题*

朱敦儒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
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
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如今现在。

琴上金星正照，砚中鸛眼相青。
闲来自觉有精神，心海风恬浪静。
且喜面前花好，更听林外莺新。
甕头青辣洞庭春，醉里徐行路稳。

元是西都散汉，江南今日衰翁。
从来颠怪更心风，做尽百般无用。
屈指八旬将到，回头万事皆空。
云间鸿雁草间虫，共我一般做梦。

穷后常如囚系，老来半似心风。
饥蚊饿蚤不相容，一夜何曾做梦。
被我不扇不捉，廓然总是虚空。
寺钟官角任西东，别弄些儿骨董。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
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
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
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

无 题*

张孝祥

满载一船明月，平铺千里秋江。
波神留我看斜阳，唤起粼粼细浪。
明日风回更好，今朝露宿何妨。

水晶宫里奏霓裳，准拟岳阳楼上。

无 题*

苏 軾

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觉已晓，乱山葱茏，不谓人世也。书此词于桥柱上。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暖暖微霄。

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琼瑶。

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数声春晓。

无 题*

宋自逊

何敢笑人干禄，自知无分弹冠。

只将贫贱博清闲，留取书遮老眼。

世上风波任险，门前路径须宽。

心无妄想梦魂安，万事鹤长凫短。

减字木兰花(七首)

无 题*

朱敦儒

无人惜我，我自殷勤怜这个。恁峭惺惺，不肯随人独自行。
乾坤许大，只在棘针尖上坐。依旧多情，搂著虚空睡到明。

虚空无碍，你自痴迷不自在。撒手游行，到处笙歌拥路迎。
天然美满，不用些儿心计算。莫听先生，引入深山百丈坑。

有何不可，依旧一枚闲底我。饭饱茶香，瞌睡之时知上床。
百般经过，且喜青鞵踏不破。小院低窗，桃李花开春昼长。

年衰人老，矍铄支离君莫笑。白日青天，我自心情胜少年。
超凡入妙，游戏神通随意到。酒圣诗仙，舞棹虚空驾铁船。

无 题*

陈 瓘

华胥月色，万水千山同一白。南北相望，独醉香山旧草堂。
淮岑妙境，十载醺酣犹未醒。一腹便便，也读《春秋》也爱眠。

无 题*

李东阳

危峰欲堕，岩背老翁方稳坐。落叶无声，树底风来了不惊。
只缘诗癖，纵有闲心闲未得。刚道忙来，世事何曾一挂怀。

琴

苏 轼

神闲意定，万籁收声天地静。玉指冰弦，未动宫商意已传。
悲风流水，写出寥寥千古意。归去无眠，一夜余音在耳边。

临江仙(七首)

无 题*

苏 轼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僮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徙，沧海寄余生。

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陈与义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无 题*

朱敦儒

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尘劳何事最相亲？今朝忙到夜，过腊又逢春。

流水滔滔无住处，飞花忽忽西沉。世间谁是百年人？个中须著眼，认取自家身。

生长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记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

莫笑衰容双鬓改，自家风味依然。碧潭明月水中天。谁闲如老子，不肯作神仙。

信取虚空无一物，个中著甚商量？风头紧后白云忙。风元无去住，云自没行藏。莫听古人闲语话，终归失马亡羊。自家肠肚自端详。一齐都打碎，放出大圆光。

自洛阳往孟津道中作

元好问

今古北邙山下路，黄尘老尽英雄。人生长恨水长东。幽怀

谁共语，远目送归鸿。

盖世功名将底用，从前错怨天公。浩歌一曲酒千钟。男儿行处是，未要论穷通。

无 题*

韩世忠

香林园苏仲虎尚书宴客，留饮，醉。翌日，谢以羊羔，并词二首。（录一）

冬日青山潇洒静，春来山暖花浓。少年衰老与花同。世间名利客，富贵与贫穷。

荣华不是长生药，清闲不是死门风。劝君识取主人翁。单方诚足味，尽在不言中。

朝中措（五首）

无 题*

张 抡

鸣榔惊起鹭鸶飞，山远水弥弥。
米贱茅柴酒美，霜清螃蟹螯肥。
人生所贵，逍遥快意，此外皆非。
却笑东山太傅，几曾梦见衰衣。

无 题*

朱敦儒

先生筇杖是生涯，挑月更檐（通行本为“担”）花。
把住都无憎爱，放行总是烟霞。
飘然携去，旗亭问酒，萧寺寻茶。
恰似黄鹂无定，不知飞到谁家。

夜来听雪晓来看，惊失却尘寰。
摇撼琼林玉树，心疑身是仙官。
乘风缥缈，凌空径去，不怕高寒。
却被孤鸿相劝，何如且在人间？

新来省悟一生痴，寻觅上天梯。
抛失眼前活计，踢翻暗里危机。
莫言就错，真须悔过，休更迟疑。
要识天苏陀味，元来只是黄齋。

登临何处自销忧，直北看扬州。
朱雀桥边晚市，石头城下新秋。
昔人何在，悲凉故国，寂寞潮头。
个是一场春梦，长江不住东流。

满庭芳（五首）

赠刘跛子

陈 瓘

跛子，青州人，拄一拐，每岁必至洛阳看花。馆范家园，春尽即还。后又见于兴国寺，以诗戏之。“相逢一拐大梁间，妙语时时见一般。我欲从公蓬岛去，烂银坑里见青山。”

槁木形骸，浮云身世，一年两到京华。又还乘兴，闲看洛阳花。闻道鞦红最好，春归后，终委泥沙。忘言处，花开花谢，不似我生涯。

年华，留不住，饥餐困睡，触处为家。这一轮明月，本自无瑕。随分冬裘夏葛，都不会，赤水黄芽。谁知我，春风一拐，谈笑

有丹砂。

无 题*

朱敦儒

鹏海风波，鹤巢云水，梦残（原作我）身寄尘寰。老来穷健，无闷亦无欢。随分饥餐困睡，浑忘了，秋热春寒。清平世，闲人自在，乘兴访溪山。

鱼竿，要老伴，浮江载酒，舣棹观澜。倩轻鸥假道，白鹭随轩。直到垂虹亭上，惊怪我，却做仙官。中秋月，披襟四顾，不似在人间。

无 题*

苏 轼

蜗角虚名，蝇头小利，算来著甚乾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原作祇）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幔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自黄移汝留别

苏 轼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载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饮，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际，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蒙恩放归美阳(通行本为“阳美”)作

苏轼

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桥西畔，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

无何，何处是，银汉(通行本为“潢”)尽处，天女停梭？问人间何事，久戏风波？顾问同来稚子，应烂汝，腰下长柯，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缕挂烟蓑。

清平乐(五首)

无题*

戴复古

今朝欲去，复有人留处。说与江头杨柳树，系我扁舟且住。

十分酒兴诗肠，难禁冷落秋光。借取春风一笑，狂夫到老犹狂。

题倦耕图

张炎

一犁初卸，息影斜阳下。角上《汉书》何不挂？老子近来慵跨。

烟村草树离离，卧看流水忘归。莫饮山中清味，怕教洗耳人知。

无题*

杨基

狂歌醉舞，俯仰成今古。短发萧萧才几缕，听遍江南春雨。

归来茅屋三间，桃花流水潺潺。莫向窗前种竹，先生要看西山。

无 题^{*}

辛弃疾

(《词综》题为“独宿博山王氏庵”)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无 题^{*}

辛弃疾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看剥莲蓬。

(编者按：通行本最后二句为“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浪淘沙(五首)

与外甥吴晋良游落石

江 莘

天末起凉风，云气匆匆。如今何处有英雄？独佩一壶溪上去，秋水澄空。

绝壁耸云中，倒挂青松。醉歌汉殿与秦宫。日现山西留不住，目送飞鸿。

山寺夜半闻钟

辛弃疾

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

梦入少年丛，歌舞匆匆。老僧夜半误鸣钟。惊起西窗眠不得，卷地西风。

赋虞美人

辛弃疾

不肯过江东，玉帐匆匆。只今草木忆英雄。唱著虞兮当日曲，便舞春风。

儿女此情同，往事朦胧。湘娥竹上泪痕浓。舜目重瞳堪痛恨，羽又重瞳。

无 题*

吕 岩

我有屋三椽，住在灵源。无遮四壁任萧然。万象森罗为斗拱，瓦盖青天。

无漏得多年，结就因缘。修虚功行满三千。降得火龙伏得虎，陆地神仙。

题酒家壁

周文璞

还了酒家钱，便好安眠。大槐宫里着貂蝉。行到江南知是梦，雪压渔船。

磐薄古梅边，也是前缘。鹅黄雪白又醒然。一事最宜君记取，明日新年。

南歌子(三首)

山中夜坐

辛稼轩

世事从头减，秋怀彻底清。夜深犹送枕边声。试问清溪，底事未能平。

月到愁边白，鸡先远处鸣。是中无有利和名。因甚山前，未晓有人行。

独坐蔗庵

辛弃疾

玄入《参同契》，禅依不二门。细看斜日隙中尘。始觉人间，何处不纷纷。

病笑春先到，闲知懒是真。百般啼鸟苦撩人。除却提壶，此外不堪闻。

新开池戏作

辛弃疾

散发披襟处，浮瓜沉李时。涓涓流水细侵阶。凿个池儿，唤个月儿来。

画栋频摇动，红蕖尽倒开。斗匀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做镜儿猜。

行香子(三首)

无 题*

天目中峰

短短横墙，矮矮疏窗，一方儿小小池塘。高低叠嶂，曲水边

旁。也有此风，有些月，有些香。

日用家常，竹几藤床，尽眼前水色山光。客来无酒，清话何妨。但细烘茶，净洗盏，滚烧汤。

无 题*

天目中峰

阆苑瀛洲，金谷琼楼，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莫也风流。却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

酒熟堪筇，客至须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闲是好，著甚来由。但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

无 题*

天目中峰

水竹之居，吾爱吾庐，石粼粼乱砌阶除。轩窗随意，小巧规模。却也清幽，也潇洒，也安舒。

懒散无拘，此等何如，倚阑干临水观鱼。风花雪月，赢得工夫。好炷些香，图些画，读些书。

念奴娇(二首)

无 题*

朱敦儒

老来可喜，是历遍人间，谙知物外。看透空虚，将恨海愁山，一时掇碎。免被花迷，不为酒困，到处惺惺地。饱来觅睡，睡起逢场作戏。

休说古往今来，乃翁心里，没许多般事。也不蘼仙，不佞佛，不学栖栖孔子。懒共贤争，从教他笑，如此只如此。杂剧打了，戏衫脱与呆底。

戊午生日作

郑 域

嗟来咄去，被天公把做，小儿调戏。蹀雪龙庭归未久，还促炎州行李。不半年间，北胡南越，一万三千里。征衫着破，着衫人可知矣。

休问海角天涯，黄蕉丹荔，自足供甘旨。泛绿依红无个事，时舞斑衣而已。救蚁藤桥，养鱼盆沼，是亦经纶耳。伊周安在，且须学老莱子。

感皇恩(二首)

游□□园感旧(三首之一)

朱敦儒

一个小园儿，两三亩地。花竹随宜旋装缀。槿篱茅舍，便有山家风味。等闲池上饮，林间醉。

都为自家，胸中无事。风景争来趁游戏。称心如意，胜活人间几岁。洞天谁道在，尘寰外。

山居客至

辛稼轩

白露园蔬，碧水溪鱼。笑先生钓罢还锄。小窗高卧，风展残书。看北山移，盘谷序，辋川图。

白饭青刍，赤脚长须。客来时，酒尽重沽。听风听雨，吾爱吾庐。叹苦无心，刚自瘦，此君疏。

蓦山溪(二首)

效“樵歌体”

吴 儆

清晨早起，小阁遥山翠。颊面整冠巾，问寝罢，安排菽水。
随家丰俭，不羨五侯鯖，软煮肉，熟炊粳，适意为甘旨。

中庭散步，一盞云涛细。迢迢竹洲中，坐息与行歌随意。逡
巡酒熟，呼唤社中人，花下石，水边亭，醉便颓然睡。

无 题*

吴 儆

林园何有，修竹摇苍翠。春到小桃蹊，看绿满，一池春水。
花开日暖，儿侄竞追随。挑野蔌，网溪鱼，有酒多且旨。

去来聚散，无必亦无意。说地或谈天，更休问，语言粗细。
谁强谁弱，谁是又谁非，过去事，未来事，一枕腾腾睡。

昭君怨(二首)

赋松上鸥

杨万里

晚饮诚斋，忽有一鸥来泊松上，已而复去。感而赋之。
偶听松梢扑鹿，知是沙鸥来宿。稚子莫喧哗，恐惊他。
俄倾忽然飞去，飞去不知何处。我已乞归休，报沙鸥。

咏荷上雨

杨万里

午梦扁舟花底，香满西湖烟水。急雨打蓬声，梦初惊。

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聚作水银窝，泻清波。

江城子(二首)

无 题*

(方壶诗余题为再赠孟使君)

汪莘

鹧鸪声里别江东。绿阴中，夕阳红。一点离愁，相对景重重。目断大罗天上客，朝玉帝，把芙蓉。

紫阳山下偶相逢。醉金钟，跨苍龙。归去故山，犹带白云封。洞口桃花如恨我，飘满地，任春风。

王温季自北都归

蔡 珪

鹊声逢客到庭除。问谁欤？故人车。千里归来，尘色半征裾。珍重主人留客意，奴白饭，马青刍。

东城入眼杏千株。雪模糊，俯平湖。与子花间，随分倒金壶。归报东垣诗社友，曾念我，醉狂无？

水龙吟(二首)

自和前韵(二首)

刘克庄

山翁一榻萧然，不知世有欢娱事。雀罗庭院，载醪客去，催租人至。报答秋光，要些酒量，要些诗思。奈长鲸罢吸，寒蛩息响，茶瓯外，惟贪睡。

穷巷幸无干贄，或相遇，莫知谁氏。柴门草户，阙人守舍，任

伊题字。自和山歌,《国风》之变,《离骚》之裔。待从今去,愿年年强健,插花高会。

己亥自寿

刘克庄

年年岁岁今朝,左弧悬罢浑无事。吾衰久矣,我辰安在,老之将至。懒写京书,怕看除日(通行本为“目”),败人佳思。把东篱掩定,北窗开了,悠然酌,颓然睡。

客有过门投贄。道先生,访华胥氏。谁能辛苦,陪他绮语,记他奇字?屈指先贤,戴花老监,岂其苗裔?待异时约取,宽夫彦国,入耆英会。

贺新郎(二首)

无 题*

辛稼轩

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停云,水声山色,竞来相娱。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明(通行本作“名”)者,岂识浊胶(通行本作“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无 题*

苏 轼

余倅杭日，府僚湖中高会，群妓毕集，惟秀兰不来。营将督之再三，乃来。仆问其故，答曰：“沐浴倦卧，忽有扣门声急。起询之，乃营将催督也。整妆趋命，不觉稍迟。”时，府僚有属意于兰者，见其不来，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兰含泪力辨，而仆亦从旁冷语，阴为之解。府僚终不释然也。适榴花开盛，秀兰以一枝藉手献座中。府僚愈怒，责其不恭。秀兰进退无据，但低首垂泪而已。仆乃作一曲名《贺新郎（原作凉）》，令秀兰歌以侑觞，声容妙绝。府僚大悦，剧饮而罢。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歇，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雨蓊蓊（通行本为“两簌簌”）。

如梦令（二首）

无 题*

苏 轼

元丰十年十二月十八日，浴泗州雅熙塔下，戏作《如梦令》阙。此曲本唐庄宗制名《忆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庄宗作此词，辛章云“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因取以为名。

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无 题*

朱郭儒

真个先生爱睡，睡里百般滋味。转面又翻身，随意十方游戏。游戏游戏，到了元无一事。

南乡子(一首)

无 题*

王安石

嗟见世间人，但有纤毫即是尘。不住旧时无相貌，沉沦，只为从来认识神。

作磨有疏亲，我自降魔转法轮。不是摄心除妄想，求真，幻化空身即法身。

点绛唇(一首)

杭 州

苏 轼

独倚胡床，瘦(通行本作“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

双鸂鶒(一首)

无 题*

朱敦儒

拂破秋江烟碧，一对双飞鸂鶒。应是远来无力，梢下相偎砂

磧。小艇谁吹横笛？惊起不知消息。悔不当时描得，如今何处寻觅？

柳梢青(一首)

三山归途代白鸥见嘲

辛弃疾

白鸟相迎，相怜相笑，满面尘埃。华发苍颜，去时曾劝，须早归来。

而今岂是高怀，为千里莼羹计哉？好把移文，从今日日，读取千回。

渔家傲(一首)

赏心亭送客

苏轼

千古龙蟠并虎踞，从公一吊兴亡处。渺渺斜风吹细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

公驾飞车凌彩雾，红鸾骖乘青鸾驭。却讶此洲名白鹭，非吾侣，翻然欲下还飞去。

鹊桥仙(一首)

赠鹭鸶

辛稼轩

溪边白鹭，来吾告汝，溪里鱼见堪数。主怜汝，汝又怜鱼，要物我欣然一处。

白沙远浦，青泥别渚，剩有虾跳鳅舞。听君飞去饱时来，看

头上，风吹一缕。

风中柳(一首)

饮山亭留宿

刘 因

我本渔樵，不是白驹空谷。对西山，悠然自足。北窗疏竹，南窗丛菊。爱村居，数间茅屋。

风烟草履，满意一川平绿。问前溪，今朝酒熟。幽禽歌曲，清泉琴筑。欲归来，故人留宿。

柳枝(一首)

无 题*

朱敦儒

江南岸(柳枝)，江北岸(柳枝)，折送行人无尽时。恨分离(柳枝)，酒一杯(柳枝)，泪双垂(柳枝)。君到长安百事违，几时归(柳枝)?

霜天晓角(一首)

折 花

蒋 捷

人影窗纱，是谁来折花？折则从他折去，知折去，向谁家？檐牙枝最佳，折时高折些。说与折花人道：须插向，鬓边斜。

凤栖梧(一首)

无 题*

李 吕

一岁光阴寒共暑，一日光阴，只个朝还暮。有物分明能唤寤，晚钟晨角君听取。

扰扰胶胶劳百虑，究竟思量，没个相干处。只有一般携得去，世人唤作闲家具。

声声慢(一首)

无 题*

元好问

林间鸡犬，江上村墟，扁舟处处经过。袖里新诗，买断古木沧波。山中一花一草，也留教，老子婆娑。任人笑，风云气少，儿女情多。

不待求田问舍，被朝吟暮醉，惯得蹉跎。百尺高楼，更问平地如何？朝来斜风细雨，喜红尘，不到渔蓑。一尊酒，唤元龙来听浩歌。

一枝花(一首)

醉中戏作

辛稼轩

千丈擎天手，万卷悬河口。黄金腰下，印大如斗。更千骑弓刀，挥霍遮前后。百计千方久，似斗草儿童，赢个他家偏有。

算枉了，双眉长皱，白发空回首。那时闲说向，山中友。看

丘垄牛羊，更辨贤愚否？且自栽花柳，怕有人来，但只道，今朝病酒。

永遇乐(一首)

无 题*

辛稼轩

俭校停云，新种杉松，戏作。时欲作亲旧报书，纸笔偶为大风吹去，末章因及之。

投老空山，万松手种，政尔堪叹。何日成阴，吾年有几，似见儿孙晚。古来池馆，云烟草棘，长使后人凄断。想当年，良辰已恨，夜阑酒空人散。

停云高处，谁知老子，万事不关心眼。梦里东窗，聊复尔尔，起欲题书简。霎时风怒，倒翻笔砚，天也只教吾懒。又何事，催诗急雨，片云斗暗。

红芍药(一首)

无 题*

王 观

人生百岁，七十稀少。更余(通行本作“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都来五十载，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十五载之中，宁无些个烦恼？

仔细思量，好追欢及早。遇酒逢花堪笑傲，任玉山倾倒。对酒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幸新来，有酒如渑，要结千秋歌笑。

眼儿媚(一首)

泊松洲

方岳

霜天雁带几多愁，和月落沧洲。桂花如许，菊花如许，怎不悲秋？

湖山例合闲人管，也白几人头。去年曾此，今年曾此，烟雨孤舟。

一剪梅(一首)

舟过吴江

蒋捷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度与泰娘娇，风又飘飘，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虞美人(一首)

大光祖席醉中赋长短句

陈与义

张帆欲去仍搔首，更醉君家酒。吟诗日日待春风，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

歌声频为行人咽，记著樽前雪。明朝酒醒大江流，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

视英台近(一首)

六月十一日送叶正则如江陵

陈 亮

驾扁舟，冲剧暑，千里江山去。夜宿晨兴，一一旧时路。百年忘了白头，被人钁破，故纸里，是争雄处。

怎生诉？欲待细与分疏，其如有凭据。包裹生鱼，活底怎遭遇？相逢尊酒何时，征衫容易，君去也，自家须住。

八声甘州(一首)

无 题*

苏 轼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剔银灯(一首)

与欧阳公席上分题

范仲淹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騷，老成恁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

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将进酒(一首)

亦名小梅花

贺 铸

城下路，凄风露，今人犁田古人墓。岸头沙，带蒹葭，漫漫昔时流水今人家。黄埃赤日长安道，倦客无浆马无草。开函关，掩函关，千古如何不见一人闲？

六国扰，三秦扫，初谓商山遗四老。驰单车，致缄书，裂荷焚芰接武曳长裾。高流端得酒中趣，深入醉乡安稳处。生忘形，死忘名，谁论二豪初不数刘伶？

苏幕遮(一首)

无 题*

朱敦儒

瘦仙人，穷活计，不养丹砂，不肯参同契。两顿家餐三觉睡。闭着门儿，不管人间事。

又经年，知几岁？老屋穿空，幸有天遮蔽。不饮香醪常似醉，白鹤飞来，笑我颠颠地。

忆帝京(一首)

无 题*

朱敦儒

元来老子曾垂教，挫锐和光为妙。因甚不听他，强要争工巧。只为忒惺惺，惹尽闲烦恼。

你但莫，多愁早老，你但且，不分不晓。第一随风便倒拖，第二君言亦大好。管取没人嫌，总道先生俏。

桃源忆故人(一首)

无 题*

朱敦儒

谁能留得朱颜住？枉了百般辛苦。争似萧然无虑，任运随缘去。

人人放着逍遥路，只怕君心不悟。弹指百年今古，有甚成亏处？

诉衷情(一首)

无 题*

朱敦儒

月中玉兔日中鸦，随我度年华。不管寒暄风雨，饱饭热煎茶。

居士竹，故侯瓜，老生涯。自然天地，本分云山，到处为家。

蜂蝶令(一首)

无 题*

朱敦儒

试看何时？元来总是空。丹砂只在酒杯中，看取乃公，双颊照人红。

花外庄周蝶，松间御寇风。古人漫尔说西东，何似自家，识取卖油翁。

相见欢(一首)

无 题*

朱敦儒

秋风又到人间，叶珊珊，四望烟波无尽欠青山。
浮生事，长江水，几时闲？幸是古来如此且开颜。

酹(疑为酌)江月(一首)

无 题*

黄玉林

吾庐何有？有一湾莲荡，数间茅宇。断榭疏篱聊补葺，那得粉墙朱户。禾黍西风，鸡豚晓日，活脱田家趣。客来茶罢，自挑野菜同煮。

多少甲第连云，十眉环座，人醉黄金坞。回首邯郸春梦破，零落珠歌翠舞。得似衰翁，萧然陋巷，长作溪山主。紫芝可采，更寻岩谷深处。

附 录

心学大意

诠解名义分

心学者何？禅学也，定学也。然禅名局于静虑（静虑只色界义，无色界及欲界定非静虑故。禅只局于有心定，二无心定非禅故），定名不能赅慧（有定无慧乃同木石，故定慧不相离）。《解深密经》一心为止，多心为观，止观皆从心诠。奘师译《大论》、《摄论》等，三学名皆为戒、心、慧。兹从其例名为心学，不循通例名为定学。

敷演因缘分

曷为而说心学耶？机已动故，示行轨故，防邪修故。且述其说。道无定则，贵在当机。迺来承学之士，多有以如何修持乃能入其所悟之理为问者，是宜可及时而开示心学矣！吾为兹喜。

多闻熏习，如理作意，吾所揭以自启启人者也。人亦有言：知者知所行，行者行所知。舍教而冥行，其为唐劳，固无论矣！倘徒博观经论，而不图切实证会，则空持名相，以兴诤论，烦恼仍存，执障不破，为益于实际者几何？吾为是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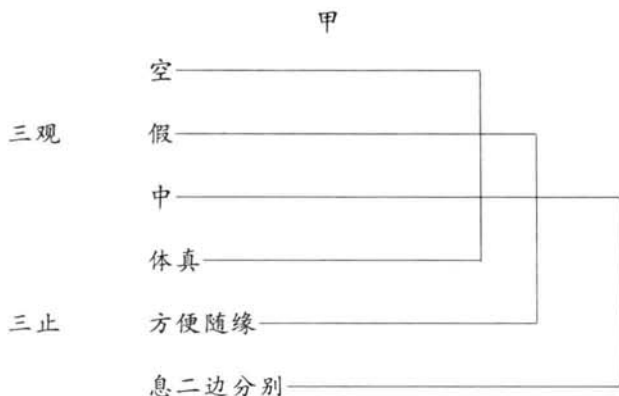
院中同人，或以课余修观，或以养痾习定，是则是矣；然心学也，不先讲究而遽从事，宁不虞其为邪道之归乎？吾为此惧。

综上三故，特讲斯门。本意原在总《般若》、《华严》、《瑜伽》、《舍利弗毗昙》、《显扬》、《杂集》、《法蕴足论》、《解脱道论》、《俱舍论》、《成实论》等外，更合《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华严·十定

品》)、《如幻三昧经》(《宝积·善住意天子会》)、《菩萨念佛三昧经》(《大集经·念佛三昧分》)、《般若三昧经》、《月灯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慧印三昧经》(三乘)、《力庄严三昧经》、《无极宝三昧经》(似《维摩诘经》演说众多三昧)、《金刚三昧不坏不灭经》、《寂照神变三摩地经》、《超日明三昧经》、《成具光明定意经》、《如来独证自誓三昧经》、《佛印三昧经》、《法华三昧经》、《金刚三昧经》、《四童子三昧经》、《集一切福德三昧经》(以上大乘经)、《杂阿含经》(阿练若杂事)、《正法念处经》、《大安般守意经》、《禅秘要法经》、《治禅病秘要法》、《有部毗奈耶杂事》、《阴持入经》、《身毛喜竖经》(九次第定、十力、四无畏)、《治意经》(说安般守意)、《身观经》(身不净无可爱)、《禅行三十七品经》(少时修三十七品)、《禅行法想经》、《法律三昧经》、《五门禅经要用法》、《坐禅三昧经》、《禅法要解》、《思维略要法》、《菩萨呵色欲法经》、《禅要经》、《小道地经》、《修行道地经》(僧伽罗刹集)、《道地经》、《达磨多罗禅经》、《内身观章句经》、《法观经》(教息)、《修禅要诀》(以上小乘经律等),四十五种至教,类别部居,观同较异,详加检择,勒为一书,俾言定者有所法守。以成就需时,先举体要焉。

料简余宗分

定之为事,内外之所共有也,而宗旨途径殊焉。古之外道不必谈,今之外道不屑谈,姑先举中土所有诸宗关于心学部分与印土交歧者略论之。



(一)天台宗。此宗精华在于止观，其要籍为《六妙门》、《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摩诃止观》三书。顾《六妙门》说安般守意(数息)，诚便于初学矣，而未详十六事(身、受、心、法四法各具四事，异生至无学皆修，是为十六事)。似此乃为有头无脑，准之而行，不见果利之所在也。《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说世间禅、非世非出世禅，论九次第定(色界四、无色界四，加灭尽定一，为九)。只具大意，而不说出世禅，师子奋迅三昧亦未道及，盖伤缺矣。至《摩诃止观》，于此宗最为要典，其中心在于本般若宗龙树《中观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偈之缘生胜义，而立三止三观(见甲图)。初则止观双运，更进则融三为一而即空即假即中，于一刹那打成一片，圆通之义于焉叶矣。特以瑜伽宗圆成实义格之，圆则圆矣，而未实也。彼三止三观者，仅具总相通相，分析以求其实在则彼为无，是尚有待于商量者欤？

(二)贤首宗。此宗宗《华严》，即无殊宗《瑜伽》。应讲各各无量三昧，而彼用法界观，亦仅言总相通相。其谓一摄一切、一即一切，而发挥四无碍、四摄、四即之理，固为精到，然于各各无量三昧亦未有明；故从之者多以宕然无藉之玄谈自困，而于禅学卒亦无由而入也。

(三)罗什派。什公言定之书，如《集禅秘要法》等，皆从小

乘。小乘以涅槃为总相，以对治贪等为别相，而以不净为胜定。盖以淫为生死之本，所宗在了生死，故首之也。按：什公本宗般若，其言小乘定不足以尽所学。盖中国禅学，源于安世高等，所译有《安般守意经》等。睿法师不了所学，适什公在关中，时从质疑焉。什公乃顺机集此以应其求，非修禅扼要之典则也。

标示正旨分

印土正宗有二：一、般若宗；二、瑜伽宗。就心学言，般若主空、无相、无愿三三昧，推而广之则为百八三昧。此百八三昧摄入三三昧中，皆用无所得，于《大品》（第二分）《问乘品》具明之，可覆按也。

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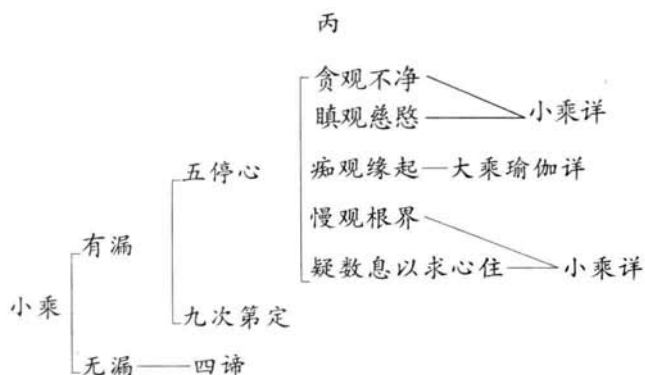


此四名义，见《摄论·增上心学分》，《唯识述记》五十六，及《佛地经论》卷五。

瑜伽宗主大乘光（智）、集福王（悲）、贤守（一切善法守而不失）、健行（强健之行菩萨不及）四三昧（见乙图），推而广之，则为百三三昧。此百三三昧，入一切佛自在坚固，善现决定无相，于晋译《华严》四十五卷具明之，可详览也。此三三昧、四三昧高矣远矣，吾之宗旨于是乎在。

三三昧空后事，四三昧地上事，众生何由而及之乎？曰：事

有其序，安可骤企。登高自卑，则当由小乘世间出世间禅，而入于出世间无上之禅也。众生烦恼所缚，顿超直入，谈何容易？譬于定乱，对治为先。贪观不净，瞋观慈愍，痴观缘起，慢观根界，疑则数息。此五停心实为初步（见丙图）。此观稍得相应，即可改修世间一切不可乐观，欣上厌下而入初禅。渐入九次第定，引生五通。此小乘世间有漏禅一路也。其出世间无漏禅不必由五停心入，直捷由四谛入。



复次，当知佛法住于二缘：一教，二证。教则十二部三藏，证则三十七菩提分法。就小乘言，非由六《足》、《婆沙》、《俱舍》、《成实》、《舍利弗毗昙》、《解脱道论》以入于《瑜伽·声闻地》，则教不得通。非由四念住（三十七菩提分以四念住为主。《大智度论》慧多名念处，精进多名正勤，定多名如意足，十二法钝根人名根，利根人名力，力则疾趋办事，事未办名道，正思办名觉，故三十七菩提以四念住为主。《瑜伽·声闻地》析心为三十六，受为二十一，身为二十，法为二十）以通五停心（如数息十六事），则证无从冀。明夫四念住十六事，则由五停心历四禅而加行而见道，入四三昧，得百三三昧可也；由四谛观入空三昧，得百八三昧可也。或根利障轻，不从五停四谛，而直从大乘光下手亦可也。惟是行依于法，法依于教，修心学人不务明教，师心自用而无失者，匪我攸闻。

条申体义分

止故能定，观故能慧，定慧交长，止观不离，此为大小乘通义。故《解深密·分别瑜伽品》十八门分别中，其同异门主张止与观非有异（以观所缘境为所缘故），非无异（一心为止，多心为观），其双单门主张一向修和合修，此为大乘止观不离之证。若小乘之言止观不离者，莫详于《成实·止观品》三能十五喻。三能者，止能遮结，观能断惑；止能舍乐，观能离苦；止能断贪，观能离痴；皆是共作一事，止以始之，观以成之也。十五喻者，止如捉草，观如镰刈等十五也。（如丁表）

上来既总标纲要已，兹更条申体义以穷幽致。佛法所诠，尽于因果，定为佛事，自莫能外，述因果第一。一行之立，有名有数，有体有相，是名物相，述法相第二。一行之立，不能无待，内外处所，缘具理彰，述观行第三。药至病腾，道高魔奋，攻守有道，乃克奏功，述护持第四。

丁

止如	捉草	观如	镰刈
	扫地		除粪
	揩垢		水洗
	水浸		火熟
	附痛		刀决
	起脉		刺血
	调心		没心
	洒金		火灸
	牵绳		用铲
	镊镊刺		剪刀剪发
	器钾		兵杖
	平立		发箭
	服腻		投药
	调泥		印印
	调金		造器

因果第一

果之发起为因，因之圆满为果，因果相即，二者循环。先且明因，言因则有二：有以所求为因者，智其首也；有以资粮为因者，戒其首也（如戊、己二表）。若为求得通而修定，则与外道同，外道有五通有定。若为求除障而修定，则与世间同，界系由下障除，乃能升上而得上定。若为求涅槃而修定，则与小乘同，小乘极果入无余涅槃，由四谛出世定而得。是故大乘所为独求而修定者，乃在无上菩提也。菩萨地云智是悲之等流，吾谓因智求定，定亦是智之等流。观苦自起悲，闻法乃知苦，有慧乃闻法，得定乃有慧。故定可谓之道，亦可谓之修。《杂集》说定皆摄属修道，职是故也。定非恰到好处不能得，得定则一切洞然，无挂无碍。习之既久，行住坐卧乃至梦中无不时，如是乃可称定。世途以兀坐如槁为定。此死定，非智定也。



戒为马埵，定如马行。循循而行，固云是定，超速而行，亦可云定，如奋迅三昧、如超禅皆是。《深密》云：以尸罗为因，净慧为果。《瑜伽·声闻地》初持详戒，四持详慧。《解脱道论》、《婆沙》、《成实》等，莫不以戒为始，五通、四谛为究竟。定资于戒，无戒不定，大小共信，此其征矣。

复次，所求因以慧为首者，更征诸《深密·分别瑜伽品》十八门而益明白。初依住门言，以法假安立（十二部经模仿法尔道理，假施設以资人），及不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依为住。三能求门，谓由闻思起身心轻安（于所闻法了然明白，轻安自生），如是获得止观。九依法依人门，谓随法行、随信行，从他闻法忆念所从闻法。会而观之，义具见矣。于此而谈，定是修事，必从闻思得来。故学定，一要师，二要教。然教为胜，一以师难寻、教具在故；二以随法根利、随信根钝故。

复次，更陈十障十治（如庚表），并略发之。（《大论·三摩呬多地》、《舍利弗毗昙》、《俱舍》、《成实》皆有修光明想法。）

庚

十障十治	贪命——死想	光明想	十一种定患，一光明想即可治之。 修此想者，须知唯识托质自变影像相分而缘之义，或外托日月之光为质，或内托教典法义为质。
	定散——灭想		
	味定——离欲想		
	强沉思		
	弛见闻		
	好起净		
	惊灭怖空		
	掉		
	定患 潜利养		
	身心疲		
	睡蔽心		
	身粗重		
	疑业果		
	大劣退		
	戏论——一切世间不可乐想		
	段食——厌食想		
	身见——苦无我想		
	身行——无常想		
	母邑——不净想		

法相第二

法相有四：名、数、体、相。凡学一法，凡作一事，先须了别其名，次须略了容积区别多少，次须了其性质，次须了其作业，四者

备而法相得矣。《杂集》云：初地无量三昧，除佛菩萨，余尚不知其名，况复能入？《婆沙》六十二云：佛涅槃入不动明等至，舍利弗入师子奋迅三昧，目犍连入香象嚙呻三昧，阿难入旋风等至；舍利弗等所入定，除舍利弗等，余不能知；佛所入定，余声闻人舍利弗等不能知。据大小乘教欲习定学须讲名数，不可以其名数而遂忽之也。

先审名。名有总别，第一总名。定名等引，亦名等持，又名等至，名静虑，名心一境性，名止，名现法乐住。（如辛表）

辛

新译梵文	旧译梵文	新译义	差别
三摩呬多 (大论分品)	三摩提	等引(一平等能引、二能引平等、三平等所引发)	心通有无，位唯在定，就功德言，就总概言。
三摩地	三昧	等持(《大论》前后同影，平等任持)	心唯其有，位唯在定。
三摩钵底	三摩跋提	等至(平等至极)	心通有无，位唯在定。就体性言，就胜盛言。
驮衍那	禅那 持阿那	静虑(《大论》系心内缘，不外流散)	义同等持，唯局色界。
质多翳迦 阿羯罗多	——	心一境性(定不定地系心于定)	位通定散，心唯其有。
奢摩他	——	止(《大论》寂静安止)	——
——	——	现法乐住	——

从基师义，七名一法是为总名，名之为定。然有分别，等持等至四句料简，大小不同。（如壬表）

壬

• 大乘如《大论》十三有四句

《大论》又四句

是三三昧，
等持非等至 非胜处遍处灭尽
等至非等持 是胜处遍处灭尽，
非三三昧。

{ 善知名句文差别，
非入诸行状相。
随一能入诸行状相，
而不知文句差别。

俱非俱句可知

同

• 小乘如《婆沙》一百六十三有四句

等持非等至不定心相应等持。

《婆沙》又二义差别，等持一物为

等至非等持二无心定。

体，等至五蕴为体；等持一刹

俱非俱句可知

那间，等至相续。

第二别名，如空、无相、无愿之类，繁多不举，但括其数，详在数中。次审数。

小乘有定数，大乘初地即有无量三昧，即不能举数。凡诸经论所举者，犹是略举总数为言也。（如癸表）

癸

• 大乘三昧数

《摄论》、《唯识》

四三昧

《佛地经论》

《华严》

百三三昧（散见者菩萨十，六地十，七地十一，十地十一，菩萨正受十等。）

《般若》

《大论》

百八三昧

• 小乘三昧数

三摩呬多地五十八三昧，声闻地二十三昧。

《身子毗昙》

二百六十三三昧

《法蕴足论》

十六三昧

《解脱道论》

九十八三昧

《俱舍论》

十六三昧

《成实论》

十二三昧

《婆沙》

十九十六三昧

且明七法	未中四本——各百六十四——共九百八十四			合一千又九十六
	空处——	五十二	共一百一十二	
	识处——	三十六		
	无所有处——	二十四		

次审体。一切定以九次第为体。超出三界此其路故，欲界有定无定犹未决故，然言九次第定则无欲界定故，其胜处遍处等定则属四空故，体又有总别，总以别境心所念、定、慧为体，别则大立十，小立十一。（如子表）

子

• 《大论》十

• 《婆沙》、《杂心》、《俱舍》十一

初禅	寻——	寻
	伺——	伺
	喜乐——	喜
		乐
	定——	定
二禅——内净——内净		

三禅	念——	念
	舍——	舍
	正智——	正智
	乐——	乐

四禅——不苦不乐——不苦不乐

前已明克实支数，兹更陈绮互配合支数。（如丑表）

丑

• 《大论》六十八支

四禅三十六	根本十八	（初二等五后二齐四）
	近分十六	（同根本）
四空三十二	根本十六	
	近分十六	

• 《身子对法》四十支

四禅三十六 中四（观喜乐心） 四空不立支分

• 上座部十一支

• 正量部十一支

初定五 二定三（除寻伺） 三定二（乐定） 四定一（一心）

• 《大集经》十七支

• 《本业经》三十八支

四禅十八（同《大论》）

四空五支（想念止观一心）

据《成实》言，则欲界亦有定，即所谓如电三昧，以一刹那五停心依心一境性为体者是也（《舍利弗毗昙》亦有此说）。欲界身亦可入色无色界定，盖身触虽系于欲界，而所缘影像相分则色无色界也。

后审行相。行相入观行第三中讲，可考行相之书有四十五种，应善理之而汇其通。

观行第三

先述三圆满。盖事必待缘，缘具而事始顺成也。

（一）处所圆满。言夫地，则以息诸纷扰离诸愤闹为急，故应处阿练若林间空室岩穴。而修不净观者，更宜栖处冢间，以便摄取尸骸坏胀朽恶之状。若不得其处，则绘画其相悬于坐卧之处，俾自识得，托以为质变现影像相分以力所缘，使所作成办也。言夫事，则以取求悉给挂碍都无为要。故须无怖、无毒、无匱、无牵，而又有善知识调护扶掖于其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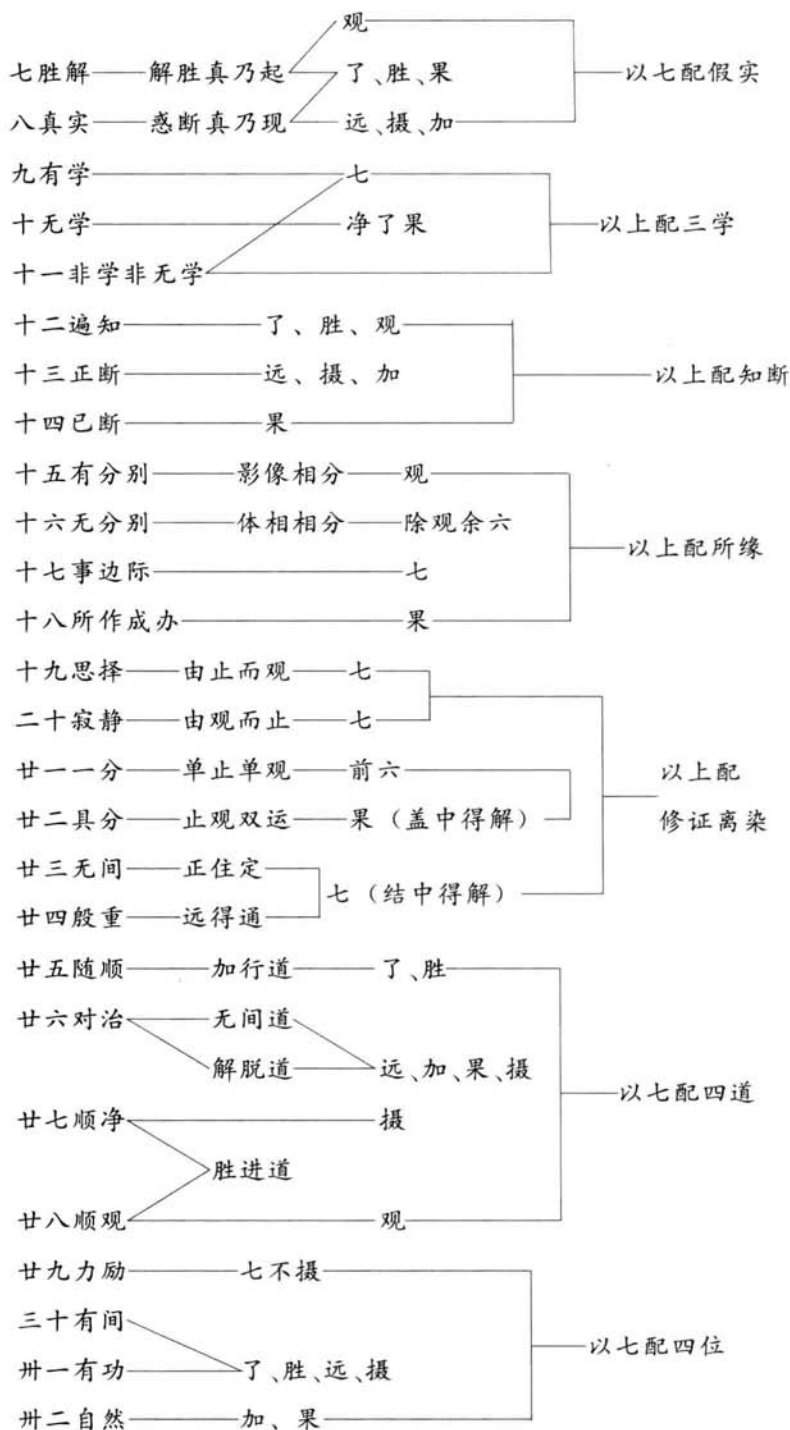
（二）威仪圆满。行则分散行、经行、大众行。住则分直立、翘足立等。坐则须坐具绵软，衣服轻松，肾囊须空，谷道勿遏（道家行气，肾囊谷道中间而过，伦《记》基师谓无道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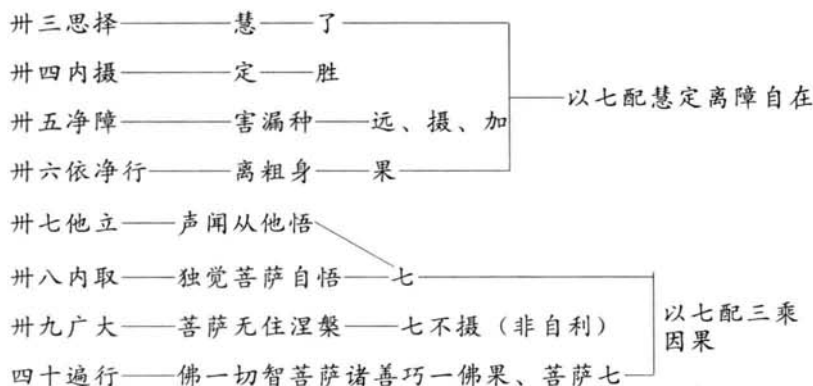
通。《舍利弗毗昙》气入即散，出则一尺以外即散，故修定者须保护尺地，目视亦以尺地为限，不拘开闭），眼视一尺以内，手放脐轮之间，全跏（右上左下）、半跏（左上右下）各随其便（按密宗，刚日或修金刚界则右压左，柔日或修胎藏界则左压右），而尤当注意者，口则闭七留三，鼻则正对于脐，坐之前后颈部腰部均数数揉之，揉七八反，刚合其度乘势勿移，良以禅病之生往往由此也。卧则右胁而卧，以学师子王反耽欲故。

（三）远离圆满。内则屏绝一切恶见，外则杜绝一切恶友，由此正行无阻，正觉随生也。次述七作意。定即作意，盖必策心警心念念相续乃能得定故，作意实引发定之根本也。作意有七：（一）了相作意，于对治方便之能所二相，仗闻思力明了无疑故。（二）胜解作意，起粗细观，由观至禅，欣净妙离厌苦粗障，此为六行伏惑，修以是为初步故。（三）远离作意，远离上品惑故。（四）摄乐作意，得静妙断中惑故。（五）观察作意，审察烦恼断未，静妙得未，进修对治故。（六）加行作意，欲界一切烦恼不行故。（七）果作意，证初静虑根本故。能观七作意为瑜伽师，凡修瑜伽者，皆称瑜伽师。摄初修、已习、已度三位，于修习善法欲至抉择分未起修前四作意者（自凡至资粮满已触未触心一境性），名初修业位。于前六作意（四加行），名已习行位。于证入正性离生之果作意（二见道），名已度行位。七作意配三位，则见瑜伽行人深浅差别。若配众多法相为四十作意，则彼彼法门深浅差别咸得其概。（如寅表）

寅







若以四十作意之例，更推而配于一切法，则直可贯通三藏。故心学行相，作意而已。止事在九心，而所用作意乃在所配四位。观事在四慧，而所用作意乃在所配四所缘。当次第说之。

次述止九心。（一）内住，令心住内不使向外驰逸也。（二）等住，挫心令微细也（上二为力励运转）。（三）安住，安置内境也。（四）近住，近于念住不令驰外也。（五）调顺，挫心令不流散也。（六）寂静，无五盖也。（七）最极寂静，视前更进也（以上为有间运转）。（八）专注（以上为无间运转）。（九）等持（以上为无功用运转）。初学习止，但能使心不外驰，挫令微细，七作意行望尘莫及，唯是力励运转而已。牛若嚼青，扭转其鼻，除余无法。然此力励，又非都无方便一味逞强所能办得，当知有六种力，能成九心：一、听闻力；二、思惟力；三、忆念力；四、正知力；五、精神力；六、串习力。惟此六力，一、二为力励运转所摄，三、四为有间运转所摄，五为无间运转所摄，六为无功用运转所摄。是则欲习奢摩他者，始于力励，力励之始，仍不外乎多闻熏习，如理作意已也。

次述观四慧，而及于三门六事。其就观位浅深而言，则有

三门。三门者：一、随相行，于教授未思推也；二、随寻行，于教授推察也；三、随伺行，于教授审观也。若就能观正务而言，则有四慧。四慧者：一、正思择，于净行善巧净惑三所缘思择尽所有性也；二、最极思择，即于三所缘思择如所有性也；三、周遍寻思，取彼相状也；四、周遍伺察，审谛于求也。亦就所观而言，则有六事。六事者（五停心皆有六事）：一、观义（语必有义）；二、观事（内外二事）；三、观相（自共二相）；四、观品（黑白功过）；五、观时（事在三世）；六、观理（观待、证成、作用、法尔四道理）。本其四慧，运行乎六事，修观业用于焉庶几。

上来汇萃群言，于观行之义，略已周尽，然仅明大纲，未及详释，乐寻绎其义者，应循斯目，更求之也。

护持第四

修定过患，曰魔与病。魔有四魔、八魔之称，病则为数无量，略言之有七十二治禅病法。四魔者：蕴魔，烦恼魔，死魔，天魔也。八魔者：一、出离善法退善耽欲也；二、密护根门乐趣相好也；三、于食知量乐趣美味也；四、恬寤瑜伽妙趣睡眠也；五、妙女妙事多作众处也；六、疑三宝四谛也；七、怖畏人至也；八、心乐利誉慳恚也。祛彼魔病，禅乃无妨，所事护持，为数非简，容俟他日委细条陈也。说大意竟。

民国十三年五月内院第六次研究会讲演记录（韩孟钧记）

（选自《内学》第一辑）

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 今时所必需

今日承贵会要请，来此与诸位讲演佛法，此是鄙人最愿意事。但是鄙人没有学问，今日只将我对于佛法一点意思说出，与大家共同研究而已。

今日讲演题目是：《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内中意义向后再说，先将佛法名词解释一过。

何谓佛？何谓法？何谓佛法？按佛家有所谓三宝者：一佛宝，二法宝，三僧宝。佛宝指人，法宝指事，僧者众多弟子义。宝者，有用有益之义，言此三者能利益有情，故称为宝。已得无上正等菩提的人，是称为佛。法则范围最广，凡一切真假事理，有为、无为，都包在内。但包含既如此其广，岂不有散乱无章之弊耶？不然。此法是指瑜伽所得的。瑜伽者，相应义，以其于事于理，如如相应，不增不减，恰到好处，故称为法。此法为正觉者之所证，此法为求觉者之所依，所以称为佛法。

宗教、哲学二字，原系西洋名词，译过中国来，勉强比附在佛法上面。但彼二者，意义既各殊，范围又极隘，如何能包含得此最广大的佛法？正名定辞，所以宗教、哲学二名都用不着，佛法就是佛法，佛法就称佛法。

次言义。云何说佛法非宗教耶？

答：世界所有宗教，其内容必具四个条件，而佛法都与之相反，故说佛法非宗教。何者为四？

第一，凡宗教皆崇仰一神或多数神，及其开创彼教之教

主，此之神与教主，号为神圣不可侵犯，而有无上威权，能主宰赏罚一切人物，人但当依赖他，而佛法则否。昔者佛入涅槃时，以四依教弟子。所谓四依者：一者，依法不依人；二者，依义不依语；三者，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四者，依智不依识。所谓依法不依人者，即是但当依持正法，苟于法不合，则虽是佛，亦在所不从。禅宗祖师，于“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语，而云：我若见时，一棒打死与狗子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前之诸佛但为吾之导师善友，绝无所谓权威赏罚之可言。是故，在宗教则不免屈抑人之个性，增长人之惰性，而在佛法中绝无有此。至于神我梵天种种谬谈，则更早已破斥之，为人所共悉，此即不赘。

第二，凡一种宗教，必有其所守之圣经。此之圣经，但当信从，不许讨论，一以自固其教义，一以把持人之信心，而在佛法则又异此。曾言依义不依语、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即是其证。今且先解此二句名词。实有其事曰义，但有言说曰语，无义之语是为虚语，故不依之。“了”有二解：一、明了为了；二、了尽为了。不了义经者，权语略语；了义经者，实语尽语。不必凡是佛说皆可执为究竟语，是故盲从者非之，善简择而从其胜者，佛所赞叹也。其容人思想之自由者如此。但于此有人问曰：佛法既不同于宗教，云何复有圣言量？答：所谓圣言量者，非如纶音诏旨更不容人讨论，盖是已经证论，众所公认共许之语耳。譬如几何中之定义公理“直角必为九十度，过之为钝角，不及为锐角；两边等，两角必等”之类，事具如此，更又何必讨论耶！此而不信，则数理没从证明。又，圣言量者，即因明中之因喻。因明定法，是用其先已成立共许之因喻，比而成其未成将立之宗。此而不信，则因明之学亦无从讲起。要之，因明者，固纯以科学证实之方法以立理破邪，其精实远非今之论理学所及，固不必惧其迷信也。

三者，凡一宗教家，必有其必守之信条与必守之戒约。信条、戒约即其立教之根本，此而若犯，其教乃不成。其在佛法则又异此。佛法者，有其究竟唯一之目的，而他皆此之方便。所谓究竟目的者，大菩提是。何谓菩提？度诸众生，共登正觉是也。正觉者，智慧也；智慧者，人人固有。但由二障，隐而不显，一烦恼障，二所知障。此二障者，皆不寂净，皆是扰攘昏蒙之相。故欲求智慧者，必先定其心，犹水澄清乃能照物耳。而欲水之定，必先止其鼓荡此水者。故欲心之定，心先有于戒。戒者，禁其外扰，防其内奸，以期此心之不乱耳。然则，定以慧为目的，戒以定为目的；定者慧之方便，戒又方便之方便耳。是故，持戒者菩提心为根本，而大乘菩萨利物济生，则虽十重律仪，权行不犯，退菩提心则犯。此其规模广阔，心量宏远，固不同拘拘于绳墨尺寸之中以自苦为极者也。夫大乘固然，即在小乘，而亦有不出家、不剃发、不披袈裟而成阿罗汉者（见《俱舍论》）。佛法之根本有在，方便门多，率可知矣。

四者，凡宗教家类必有其宗教式之信仰。宗教式之信仰为何？纯粹感情的服从，而不容一毫理性之批评者是也。佛法异此。无上圣智要由自证得来，是故依自力而不纯仗他力。依人说话，三世佛冤，盲从迷信，是乃不可度者。《瑜伽师地论》“四力发心：自力、因力难退，他力、方便力易退”是也。然或谓曰：汝言佛法既不重信仰，何乃修持次第资粮位中，首列十信；五十一心所十一善中，亦首列信数？答之曰：信有二种，一者，愚人之盲从；一者，智人之乐欲。前者是所鄙弃，后者是所尊崇。信有无上菩提，信有已得菩提之人，信自己与他人皆能得此菩提，此信圆满金刚不动，由斯因缘始入十信。此而不信，永劫沉沦。又，诸善心所信为其首者，由信起欲，由欲精进，故能被甲加行，永无退转。是乃丈夫勇往奋进之精

神，吾人登峰造极之初基，与夫委己以依人者异也。

如上所言，一者，崇卑而不平；一者，平等无二致。一者，思想极其锢陋；一者，理性极其自由。一者，拘苦而昧原；一者，宏阔而真证。一者，屈己以从人；一者，勇往以从己。二者之辨，皎若白黑，而乌可以区区之宗教与佛法相提并论哉！

所谓佛法非哲学者，按哲学之内容，大约有三，而佛法一一与之相反，故佛法非哲学。何者为三？

第一，哲学家唯一之要求在求真理。所谓真理者，执定必有一个什么东西为一切事物之究竟本质，及一切事物之所从来者是也。原来，哲学家心思比寻常聪明，要求比寻常刻切。寻常的人见了某物某事便执定以为某物某事，一例糊涂下去。譬如宗教家说有上帝，这些庸人便承认以为有上帝，牧师教人崇拜耶稣，这些人便崇拜耶稣，一味盲从，更不思索，千百年来只是糊涂下去。自有哲学家以来，便不其然。你说有上帝，他便要问问上帝是个什么东西，眼可以看得见么？耳可以听得到么？如谓世界人类都是上帝造的，上帝又是谁造的？上帝如果不待谁个造他，世界又何必要上帝造他？所以自从有了哲学，一切人便不肯一味糊涂了。哲学家在破除迷信一方面，本来是很对的，是可崇拜的。但是，他一方面能够破除迷信，他果真能不迷信么？他能破人谬执，他果能不谬执么？他天天求真理，他果能求得到真理么？翻开一部西洋哲学史，中间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如像破除有人格的上帝过后，便迷信一个无人格的上帝；破除独神论过后，便迷执一种泛神论。不信唯物的便主张唯心，不信唯心的便主张唯事。笛加尔善于怀疑，于是便破坏世界一切事实，都以为非真理，但随即迷信一个我，以为我既能怀疑一切非真，我便是真。到了现在的罗素，便说他那个我能怀疑，我固是真还靠不住。罗素既能破一切唯物唯心非

真理，然而随又执定一切现象是真。仔细想来，他那种现象是真，与笛加尔的我是真，有何分别呢？总而言之，西方一切哲学家对于世间一切事物，你猜过去我猜过来，纷纭扰攘，相非相谤，皆是执定实有一理。甲以为理在此，乙以为理在彼，别人诚都可破，自己却不能有个不可破的学说服人。破一立一，不过增加人许多不正确的见解而已。

问者曰：如你说世间既无真理，到底还有什么？如谓一切都无，则彼虚无主义无世界、无人类，岂非是唯一独尊的学说吗？答曰：虚无主义，克实亦只是一种妄见，如说真理者一样，但名辞不同耳。并且当知，此种见解为害更大。彼辈计一切都无，趋向断灭，主张破坏与自杀，使人横生邪见，思虑颠倒，行为悖乱，危于世界，盖难尽言。诸君又当知，此种异说非但在现在的时候方有，从前印度亦复如是，所谓断灭外道，所谓恶取空者皆是也。今复质问彼曰：如谓一切皆假，此假又何所从来？如谓一切都无，云何复有断灭？且既一切无矣，何以你又起如是见，立如是论？又何以要怀疑？又何以要破坏？此种自语相违，自行矛盾，是为诞妄之极。但其立说肤浅，也可不必多辨了。

问者曰：你谓哲学家之真理无有，又说真理不可求，而又不许人计空计灭，然则你们到底说什么、作什么呢？答曰：佛法但是破执，一无所执便是佛也。故佛之说法，不说真理而说真如。真如者，如其法之量不增不减，不作拟议揣摩之谓。法如是，说亦如是，体则如其体，用则如其用，决不以一真理范围一切事物，亦不以众多事物奔赴于一真理。所谓在凡不灭，在圣不增，当体即是，但须证得，凡物皆然，瞬息不离者也。夫当体即是，何待外求？如彼所计之真理本来无有，但属虚妄，则又何可求耶？有则不必求，无则不可求，故云不求真理也。

问曰：如你所说，既云真如即吾本体，不待外求，云何又为吾人所不知？且既当体即真，物物不二矣，云何又有此虚妄耶？答曰：兹先设一喻：诸君夜静三更时，寝于床榻，忽生一梦，倏见山河草木、宫室楼台，更有人物或亲或怨。汝时感情激发，喜怒爱恶，或泣或歌，或欣或惧，及至醒时，了无一物。当汝梦中见山河人物时，汝能知其假否？当汝梦中喜怒悲惧时，汝能知汝妄否？然虽假虽妄而实不离心，如离汝心，汝又安能有梦？然又不可谓汝梦即是真实，如谓汝梦即真，醒时何以又知其颠倒不实？诸法真如亦复如是。未至真觉，终在梦中；既在梦中，虚妄颠倒，昏蔽缠心，云何得识真如本性？然虽不识真如本性，而此世间种种山河大地、人禽动植，一切喜怒哀惧，一切心行语言，要皆不离真如本性。此虽不离真如本性，而又非即真实，及成佛果，大觉菩提，始知当时颠倒有如昨梦。然虽大觉，契证真如，此觉此如亦非从外而得，非从无忽有，仍亦即汝当日自体。是故，既不可以不识而拨无，又不可以执假以为实也。真如自性，如是如是。

问曰：真如既如所言，吾人又如何证得耶？答曰：此间有一句格言，闻者应深信受，即所谓“不用求真，但须息妄”是也。夫本体既恒不失，自可不必徒劳，独妄为真障，是以当前不识，彼障既除，真体自现。譬之人处梦中，亦能思虑察觉，然任汝若何推寻，终始总是梦中伎俩；任汝推寻有获，所得仍惟是梦。及一旦醒时，而昔之虚妄，不求知自有知；今之真实，不求觉而自觉。故吾人真欲了知真实，惟当息此虚妄，跳出此虚妄之范围耳。

虽然，所谓息妄者，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吾人历劫以来，种种颠倒烦恼种子，蒂固根深，岂能一期拔尽？园师艺园尚须时节，农人播谷且历春秋，况欲跳此生死范围，证得菩提硕果，而可不历劫修持？但求速效，乌能济也！故必境、行、

果三，明了无蔽，由闻而思，由思而修，三大僧祇，始登究竟。若不明此，徒以少数功德，片刻时光，见彼无成，退然思返，且谓无效，堕人信心，此乃愚痴谬妄，可悲可痛者也。

复次，所谓息妄，亦非如伐木拔草，斩斫芟夷。应知依他起性，有相是空，空自不必除，有则不可除。但权衡审度，应识其机，用舍黜陟，唯辨其性，善者既伸，恶自无由，如秤两头，低昂时等。此中妙用，未可悉言，真发心人，应自探讨。

然又当知，夫妄亦何过？妄本无过，过生于执。譬如吾人开目则妄见山河人物、珠玉珍奇，此乃自识相分，妄而非实，不离自体。然眼识变现，任运起灭，都无执着。不生好恶，则虽此幻妄，抑又何害？唯彼俱时意识，寻思执着，认为实有，而曰：此实山河也，此实人物也，此实珠玉珍奇也。又从而推究之曰：此实有山河种种者，必有其从来之真理也。持之而有故，言之而成理，执之而益深，遂为天下之害根。所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者”是也。盖由执生爱，由爱生取，与爱相违，复生于瞋。由此，好恶逞情，争讼斯起，相杀相淫，相盗相欺，恶业轮回，终古不已。夫果何过，过生于执耳。苟能不执，物物听他本来，起灭任其幻化，都无好恶，取舍不生，身语意业，悉归乌有，云何异熟招感，而起生死轮回？迷苦永消，登彼大觉。是故，执破为佛，破执为法，非别有佛，非别有法。

二者，哲学之所探讨即知识问题，所谓知识之起源、知识之效力、知识本质、认识论中种种主张，皆不出计度分别。佛法不然，前四依中说依智不依识。所谓识者，即吾人虚妄分别是也。所谓智者，智有二种：一者，根本智；二者，后得智。根本智者，亲缘真如，和合一味，平等平等，都无分别是也。后得智者，证真如已，复变依他与识相应，而缘俗谛以度群生

是也。此后得智既缘一切，是故真妄虚实、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世间出世间，尽无不知，尽无不了。由斯建立法相学，由斯建立唯识学，由斯建立一切方便学。彼所谓认识论者，从彼之意俱可了达。如是设问知识之来源何如乎，则可答曰：有阿赖耶识含藏一切名言种子（具受熏持种之性，而非是种，但是持种）无始传来，种（种子）现（现行）熏习；八、七、六、五，展转变现，能了能别，所谓知识由斯而起。彼不达此阿赖耶者，或谓知识出于先天，而先天为是什么？不了其体，何以示人？又或谓出于经验者，经验何以存而不失？又复何以无端发此经验？此疑不解，何以取信！其为批评论者，则又不过调停两是，舍百步之走，而取五十步之走而已。然彼二既是徒虚，更何长短可说？今既了达赖耶，一者，识有自种，为生识因缘，故不同于经验论但执法尘。二者，诸识现行复熏成种，复由此种能生后识，故不同于先天论但执一常。种生于现，现生于种，八识因依，执持含藏，理实事真，不复同彼调停两可论但有言说。吾敢断言之曰：若必谈知识之本源，惟有佛法为能知也。

所谓知识之效力如何耶？在彼未达唯识者，则或以为吾人知识无所不了，是谓独断论；其或以吾人之知识了无足恃、一无所能者，是为怀疑论；其或以吾人之知识实有范围，越此范围则在所不悉，是谓积极论。今唯识家言，俱异于彼。一者，众生之识，各局其量，详彼哲学家知识之范围体性，不出唯识家所谓之率尔寻求决定之六识也。六识局于法尘，八识、七识之缘得着者，六识尚缘不着，况乎与净识相应之四智之缘得着者，而谓六识能缘得着耶？恒河沙数世界外一滴之雨咸知头数，而谓六识能知耶？故不同于独断论。二者，凡属有情，皆具八识五十一心所，此心、心所，由见、相、自证、证自证四分成就。见缘相分，自证缘见，内二互缘，皆亲所缘，皆现

量得。虽或见分缘相有比有非，而自证缘彼亦属现量，自证为见果，证自证为自证果，自证复为证自证果，而皆现量（柏格森直觉非现量，但是率尔寻求之独头意识），是故无无穷过。是以，无染无净，无比无非，一入自证，悉成真实。七识执我虽为非量，然若疏缘我影，任缘第八，而不执八为我以我为八，亦复无过（六识遍计同此）。过生于执，非生于缘，是故一切真实一切决定。以是理故，不同于怀疑论。彼积极论者，但为调停两可，而此于彼一切俱非，是故不同于彼积极论。

所谓识之本质为何耶？彼未了达唯识者，或谓知识本质唯吾观念，或谓知识本质存于实在之物体，或谓非心非物但现象耳。了达唯识义者，始知凡识四分合成：一者，见，谓能识。二者，相，谓所识。三者，自证，此见、相二分皆依自证而起，此自证分是称自体，此体若无，便无相、见，亦无量果。四者，证自证，此证自证分复为自证分之量果，而复以彼以为量果，俱如前说。如谓无相则无所缘，既无所缘即不成识，非于龟毛而生识故，是故不同于观念论。如谓无见则无能缘，亦不成识，非彼虚空亦能了故，是故不同于实在论。如无自证即无相、见，相、见俱无即不成识，非无蜗头起二角故，假依实有，现象依自体有，是故不同于彼现象论。从上说来，所谓知识问题，在彼则谬妄重重，乖舛莫定；在此则如实正智，金刚不摇。如何佛法同彼哲学？今之哲学非特不知知识之来源、效力、本质而已，即曰彼知，亦只是知散乱意识之一部分耳，识量之广大，彼俱不知也。

问：人有此知识，止知有此知识可耳，更求识量之广大，有何必要耶？答：即此知识，不能孤起，相系相成，不能独立，故有求识量广大之必要。知识之本体名自性，自性之起必有所依，此依名根。自性依根而起矣，起必有所及，此及名尘。一识之起必有其伴，此伴名心所。自性、所依、所及、所

伴四者合，而识起之事得矣。然此识起亦非徒然而起，起必有所为，此所为名作业。必有此五事，而后知识之事始毕。此事虽毕，经数十年后复能记忆之，则必有摄藏此事者为之摄藏，此摄藏名八识。知识自性名六识，与知识同起之眼、耳、鼻、舌、身识名五识。五识有依根，六识亦有依根，名七识。此其识量之广如是，而俱与知识有密切关系，知识不能离是而独立也。是故独隘一知识而求知识之来源、效力、本质，决不能得其真相也。是故，哲学者无结果之学也。（上来说理稍近专门，如欲求精详，当研唯识。）

三者，哲学家之所探讨为对于宇宙之说明，在昔则有唯心、唯物，一元、二元论，后复有原子、电子论，在今科学进步相对论出，始知宇宙非实物。不但昔者玄学家之唯心论、一元论无存在之理由，即物质实在论亦复难以成立。今之科学之所要求者唯方程式耳，世界之所实有者惟一项一项的事情，非一件一件的物质也。罗素之徒承风而起，由是分析物、分析心，物析而心，心析而物，但有现象不见本体。夫既无本体，现象复何由而生？且既执现象实有，亦是离识有境。此种论说，以较西方旧日，诚见高明，以彼西方学说旧无根柢，而科学勃兴于二三百年间能有此成功，亦良足钦佩。然佛法之言，犹异夫此。兹以唯识之义略为解释于后。唯识家但说唯识，不言宇宙。心即识也，色亦识也。譬如于眼，能见于色是为眼识，此色非离眼识实有，以离识不起故。相分不离自证，亦犹见分不离自证，是故色非实有，但有眼识；声香味触法，亦复如是。一切色法，但为识之相分。山河大地亦有本质，而此本质即为八识相分。故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故宇宙离识非是实有。

复次，又当知此识亦即是妄，都无自性。何者？仗因托缘，方得起故。譬如眼识生时，非自然生，待因缘合，其数为

九：一者根，二者境，三者作意，四者空，五者明，六者分别依六识，七者染净依七识，八者根本依八识，九者识自种子。如是，耳识生时因缘必八，鼻舌身识因缘需七，六识需五，七识需五，八识需四。既有所仗托和合而起，故非实有，但如幻耳。既无主宰，亦非自然，是为依他起性。

复次，又应当知此因缘，有亦不常。何者？以其顿生顿灭，刹那不停故。盖识之生，众缘既合，种起现行，现行起时，复熏成种，才生即灭，现谢灭已，种复生现，现又熏种，种又生现。如是刹那刹那，相续前后，于现生时，山河大地历历在目，生已即灭，又复寂然。是故，吾人一日半日中，已不知历尽许多新天地矣。

或曰：既云顿生顿灭，何以吾人目视山河但见其生未见其灭？但见其有不见其无？曰：此无可疑，譬如电影，以彼电力迅速，遂乃见彼影像确然，前后始终宛如为一，而不知彼数分钟之间，顿灭顿生，旧去新来，已易百千底片矣。宇宙幻妄，顿灭顿生，亦复如是。复次，此虽幻有，而即是识。识虽起灭无恒，而种子功能永无消灭。但有隐显之殊，绝无生灭之事，既无有始，亦无有终。是故，不同彼现象论者谓无心有事，从无忽有；又不同彼断灭论者，有已忽灭。虽则顿起顿灭，而实不生不灭。复次，当知一人八识，各有相、见，是故山河大地有情各变，而非多情共一山河大地。以俗语表之，即人各一宇宙是也。虽同居共处，而亘始亘终彼此不能相离。彼不能越出彼之宇宙，而搀杂此之宇宙；此亦不能越出此之宇宙，搀杂彼之宇宙。是故，对语一室，而天地各殊；同寝一榻，而枕衾各异。此中妙理，更复难言。或曰：既云彼此之天地各殊，何以复能共处一室而不相碍？又，有情所变既异，云何复能共证一物耶？答：此亦设一喻，譬如灯光，于一室中燃彼多灯，一一灯光都非相碍，一一灯光都能照室。有情变相亦复如是，业力

既同，处所无异，所变相似，不相障碍，如众灯明，各遍似一，光光相网，胡为相碍？业力既同，处所既一，故所缘虽别，亦互证而知。虽互证知，而实各证所知，非共证一知也。何者？以业力异者，虽同一处所证别故。如无病人与有病者共尝一味，甘苦各别，由此故知境非实有，唯有心耳。

复次，既知心外无境，大地山河与吾为一，由此当悟吾人之身非复局于七尺之躯，吾人之心量广阔，如同法界，遍于虚空。自从虚妄分列，遍计固执，遂乃把握七尺臭皮以为自我，自此之外别为他物。爱憎劫夺，横起狂兴，历劫沉沦，永无超拔，弃舍羸渤，认取浮沤。是故，佛告文殊“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犹如迷人，四方易处，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譬彼病目，见空中华，及第二月。善男子，空实无华，病者妄执”，吾等众生，无始时来，长处梦中，沉痾莫治，今当发无上菩提之心，息此一切虚妄，复吾本性，识取自身，是为丈夫唯一大事。

总而言之，彼诸哲学家者所见所知，于地不过此世界，于时不过数十年间，不求多闻，故隘其量，故局其慧。若夫佛法，则异乎此。彼诸佛菩萨，自发起无上菩提心、广大心、无边心以来，其时则以一阿僧祇劫明决此事，二劫见之，三劫修满而证之，然后随身现化，普度有情，以彼真知，觉诸后起。其说为三世诸佛所共证而莫或异，其地则自一世界至无量无边世界而不可离。舍此不信，徒自暴绝，以萤火之光当日月之明，高下之辨不待言矣。

问者曰：如汝所云，类为常情所难了，亦为世理所未经。汝斥宗教为迷信，汝言得亦非迷信耶？曰：佛法之与宗教，其异既如上言，此即不辨。至佛法，亦有难信难解者，虽然，稍安无躁。世间难信难解之事理亦众也，然勿谓其难信而遽斥其迷焉。譬如，物质实在，此亦常人之恒情也，然在罗素等，则

谓无有物质，只有事情，吾人遽可以常理而斥彼迷信乎？又如万有引力之定律，二百年来人所不敢否认者也，自安斯坦相对律出，而彼万有引力之定律乃失其尊严，吾人遽可以旧日之见，而斥安斯坦之迷信耶？抑又如任何三角形，三角之和必等于二直角，此亦自希腊以来人所公认之定理也，然近日新几何出，复云三角之和有大于二直角者，亦有小于二直角者，吾人又安可以常情而斥其为迷信耶？以一指翻动太平洋全体，人必曰此妄人也，此妄语也，然事有诚然，如将入此一指于太平洋中，其近指之水必排动其邻近之容积而后能纳之，此邻近又必排其邻近，则虽谓太平洋全体翻动亦可也。牵一发而全身动，故必知三阿僧祇劫，然后知此一刹那也；故必知无量无边世界，而后知此一世界也。是故，人智原有高下之不齐，而断不可用常情以度高明之所知。彼科学家、哲学家与吾人同处梦中者耳，智虑不齐尚不可以常情测，佛与众生一觉一梦，则又乌可以梦中人之知解，而妄测大觉者之真证耶！如真欲斥佛法之迷妄者，亦非不可，但必先读其书，先达其旨，而后始可从事。苟于彼之书尚未曾读，或尚未能读，而动以逸出常情相非难，且将见笑于科学家矣，于佛法奚损毫发耶！（以上言佛法与宗教哲学之异既尽。）

（恩洋按，上来所谈，妙味重重，俱达问题深处。洋六月自北大来谒吾师，朝夕侍侧，渥闻胜义，玄音一演，蒙妄顿消。始知昔日所治哲学种种迷执，有同说梦，安身立命，别有在也。晨钟木铎，更焉求之。由是踊跃，爱莫忍去。今以记录之便，备以平日所闻，具列如上，以饷好学。嗟乎！同志尽其归哉！）

此篇系欧阳竟无先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研究会讲演。由其弟子王君恩洋笔记。当时讲题，系《佛法非宗教非哲

学而为今时所必需》。因限于时间，未毕其半。《佛法为今时所必需》一段，系王君恩洋续成。附录篇后。顷承欧阳先生邮寄来粤，特由同人印成单行本流布。（又，此篇曾付刊南京高师《文哲月刊》，后《民铎杂志》李石岑先生函索此稿，拟刊诸《民铎》三卷三号。）刊者志。

附：佛法为今时所必需

王恩洋

云何谓佛法为今日所必需耶？答此问题，先需声明几句话。便是一切有情，但有觉迷两途，出迷还觉，舍佛法别无二道，是故欲出迷途，必由佛法。佛法者非今日始需，非现在始需，又非特中国人始需，又非特人类始需。“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訶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遍极大千沙界，穷极过现未来，一切一切，无量无边，皆佛法之所当覆，皆菩萨之所当度者。而于时间则分现在，于空间则分中国，于众生则分人类。而曰人类当学佛法，中国人必需佛法，现在当弘佛法。若是舍弃菩萨大愿，是为谤佛法，非弘佛法也。然而，谓佛法为今日所必需者，谓夫时危势急，于今为极，迫不及待，不可稍缓之谓耳。

所以者何？答曰：纵观千古，横察大地，今日非纷乱危急之秋乎？强凌弱，众暴寡，武力专横，金钱骄纵，杀人动以千万计，灭国动以数十计，阴惨横裂，祸乱极矣。虽然，此犹非所最痛，亦非所最危。所谓最痛最危者，则人心失其所信，竟无安身立命之方；异说肆其纷披，竟无荡荡平平之路。庄生有云：“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心既失其所信，而无可适

从，于是言语莫知所出，手足不知所措，行为不知所向。潦倒终古，醒痿一生，如是而生，生曷如死！且夫人心不能无所用，不信于正则信于邪；人身不能无所动，不动于道则动于暴。如是，则盗窃奸诡，何恶不作矣！

然则，今日世界之乱，特其果耳；今日人心之乱，乃其因也。盖彼西欧，自希腊、罗马之末，国势危惴，学说陵夷，于是北方蛮族，劫其主权，复有犹太耶教，劫其思想，千余年间，是称黑暗时代。然人心不能久蔽而不显，思想不能久屈而不伸。爰有哲学家破上帝造物之说，除迷信，研形而上学，而一元、二元之论，唯心、唯物之谈，纷纭杂出；嗣有科学家，研物质学，创造极多，而利用厚生、日用饮食之事，于兹大备。二者之间，科学盛行。持实验主义者，既不迷信宗教，亦不空谈玄学，以为人生不可一日离者，衣食住也，要当利用天然，以益人事，本科学之方法，谋人类之幸福耳。夫利用厚生，亦何可少？人类一日未离世间，一切有情，皆依食住，是故科学家言，甚盛行也。

虽然，人心不能无思，所思不能以此衣食住为限；人心必有所欲，所欲不必唯在物质之中。而欲人之尽弃哲学妙理而不谈，而不思，而不欲，此大不可能之事也。又况唯是主张人生，于生从何来，歿从何去，一切不问，但以数十年寒暑之安乐为满足，其或有鄙弃此数十年之寒暑为不足，而更思其永久者，则又将奈何？又况科学进步，物质实在之论既已不真，彼盖安斯坦辈之所要求者唯一方程式耳，罗素辈目中所见之物非物也，所见之人非人也，一件一件的事情，由论理学而组织之耳。由此以谈，则所谓人者何？一方程式耳；物质者何？现象之结合耳。如是，一切虚幻，除虚幻更无有实。是人生之价值既已完全取消，又何必劳劳终日，苦心焦思，以事创造，以事进取耶？是故，今之哲学家之言，科学家言，大势所趋，必归

于怀疑论。然于此际有异军起，一切哲学理智及科学方法、论理学概念、观念废而不用，以为此皆不足以求真，皆不足创造，而别有主张，号为直觉，谓此直觉但事内省，便可以得一切真，见一切实，便可以创造进步，使生命绵延于无穷，则所谓伯格森者是也。

平心论之，人类之行为岂果出于理智？一举一动而必问其所以然，而必推其结果，则天地虽大，实无所措其手足矣。是故，为行为之动力者，纯属感情，则欲事创造生活，良以直觉为当。虽罗素主张理性，而于行为则认冲动为本，故欲生命之绵延，柏氏主张诚非无见。又科学之组织，纯以概念观念为具，以方程为准。概念也，方程式也，皆名言也，皆假说也。名言所得，唯是名言；假说所得，唯是假说。欲求本体，亲证真实，愈趋愈远。是故，柏氏之反对科学，亦非无故。虽然，彼所主张之直觉，遂至当乎？遂无弊乎？当知吾人同在梦中，于此梦中，一切之意志、感情、知识均不可恃，则彼直觉亦胡可恃？盖杂染种子，纷措混淆，随缘执我，所得常为非量故也。直觉之说非至当也，而彼主张理性、主张科学者，又即以修正此情感冲动之错误为其理由。故罗素反对伯格森曰：文明人都由理智，野蛮人反之；人类都用理智，动物反之。如尚谈直觉，则请回到山林中可也。

以吾观之，使今人准柏氏之道而行之，弃科学规律而不用，盲参瞎证，取舍任情，其不流入武断派者鲜也。是故今日哲学界之大势，一面为罗素之现象论，一面为柏氏之直觉论，由前之势必走入怀疑，由后之道必走入独断。平心而论，罗氏、柏氏果非昔日之怀疑派、独断派乎？不过科学进步，其所凭藉以怀疑、独断者根据既厚，以视昔之怀疑、独断者为有进步焉耳。然在昔怀疑、独断风行一世之日，又岂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莫可夺者？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二者之

辨，相差何能以过也。抑又以理推之，今后之哲学当何如耶？吾意继罗、柏而起者，必有风行一世之虚无破坏断灭派。何者？西方哲学于相反两家学说之后，必有一调和派出现。而二氏之学，果有调和之余地乎？以吾观之，于善的一面不无调和之余地，于坏的方面，则融洽乃至易也。何者？由罗氏之推论，归于一切皆虚，然怀疑至极，终难舍我。要知我执至深，随情即发，纵理论若何深刻，此我终不能化，罗氏既于哲理一面破坏所谓人之实在也，然而仍复主张改造，主张进化。我既虚伪，改造奚为？故知其非真能忘我也。由我见之存，则柏氏直觉之说即可乘机而入。其必曰：一切皆假，唯我是实，但凭直觉，无为不可。以罗氏之理论，加入柏氏之方法，自兹而后，由怀疑而武断，由武断复怀疑。于外物则一切皆非，于自我则一切皆是。又复加以科学发达以来，工业进步，一面杀人之具既精，一面贫富之差日远，由兹怨毒潜伏，苦多乐少，抑郁愤慨之气，充塞人心，社会人群既无可聊生，从而主张破坏，主张断灭，机势既顺，奔壑朝东。是故吾谓二氏之后，必有风行一时之虚无破坏断灭派出世也。诸君诸君，此时非远，现已预见其倪，邪思而横议，横议而狂行，破坏家庭，破坏国家，破坏社会，破坏世界，兽性横流，天性将绝，驯至父子无亲，兄弟相仇，夫妇则兽合而禽离，朋友则利交而货卖。当斯时也，不但诸佛正法滞碍不行，即尧舜周孔所持之世法亦灭亡净尽，人间地狱，天地铁围，危乎悲哉！

吾人又当思之，宗教果无死灰复燃之日乎？吾意当彼支离灭裂之际，人心危脆，必有天魔者出，左手持经，右手持剑，如模罕默德之徒，芟夷斩伐，聚歼无辜；又必有若秦始皇坑焚之举，今古文献，荡灭无余，以行其崇奉一尊之信仰。何者？狂醉之思想，非宗教固不足以一之；纷乱之社会，非武力固不足以平之；而脆薄弱丧之人心，又至易以暴力、宗教惕服之

也。若是，则全球尽为宗教、暴力所压服，而人类黑暗之时代复至矣。

罗素在北京末次讲演告我国人曰：“中国人切莫要单靠西方文明，依样模仿地移殖过来。诸君要知，西方文明到现在已经走入末路了。近几十年来，引入战争一天甚似一天，到得将来也许被他文明所引出的战争，将他那文明摧灭了。”此语之发，非无故也。吾人今日而不急起直追，破人类一切疑，解人类一切惑，除宗教上一切迷信，而与人类以正信；辟哲学上一切妄见，而与人类以正见，使人心有依，而塞未来之患，是即吾人之罪，遗子孙以无穷之大祸矣。诸君诸君，心其忍乎！

方今时势之急，既有若此，然而求诸近代学说能有挽此狂澜，预防大祸者，纵眼四顾，除佛法曾无有二。盖佛法者，真能除宗教上一切迷信，而与人以正信者也；佛法者，真能除哲学上一切邪见，而与人以正见者也。何以故？宗教家之信仰唯依乎人，佛法则唯依于法；宗教以上帝为万能，佛法则以自心为万能；宗教以宇宙由上帝所造，佛法则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山河大地与我一体，自识变现非有主宰；宗教于彼教主视为至高无上，而佛法则种姓亲因唯属自我，诸佛菩萨譬如良友但为增上。又当知：即心即佛，即心即法，心、佛、众生平等无二，从此则依赖之心去，而勇猛之志坚矣。仰又当知：彼诸宗教唯以天堂为极乐，以自了为究竟，实亦不能究竟；而佛法者，发大菩提心，发大悲心，自未得度而先度他，三大僧祇皆为度众。是故，菩萨不舍众生、不出世间，宁自入地狱而不愿众生无间受苦。然则，佛法与宗教之异，非特真妄有殊，抑亦公私广狭、博大卑陋永异矣！

复言佛法与哲学异。哲学家所言之真理乃属虚妄，佛法言真如乃纯亲证；哲学家求真理不得便拨无真实，佛法则当体即是，更不待外求；哲学之言认识但知六识，佛法则八识五十一

心所无不洞了；哲学家惟由六识计度，佛法则以正智亲知；哲学家不走绝端则模糊两是，佛法则如如相应，真实不虚；哲学家于宇宙则隔之为二，佛法则与我为—；哲学家则迷离而不知其所以然，佛法则亲亲切切起灭转变—唯由我。以是之故，哲学家不走入怀疑而一切迷妄，则走入武断而一切固执。佛法则真真实实，是是非非，有则说有，依他幻有、圆成实有故；无则说无，遍计俱空故。由是，一切诸法，非有非无，亦有亦无，实有实无，不增不减，不迷不执，远离二边，契会中道。

由上之故，一切哲学唯是说梦，于人事既无所关，于众生且极危险，怀疑武断易入邪见故。入邪见者，执断执常，计有计无。计无之祸其害尤烈。何以故？一切虚幻都无所有，善既无功，恶亦无报，更何为而修习功德？更何为而济度众生？由彼之言，必至任情取夺，异见横生，破坏一切世间出世间善法故。而在佛法则异乎此，所谓依他如幻，以因缘生故；如幻有相，相复有体，即真如故。所谓一切唯识，但遮外境，而不遮识。当知一切有情，皆有八识五十一心所，无始以来与我光光相网，俱遍法界，必发大悲大愿之心，与之同出苦海；不似计灭者，竟至忘情背恩入险薄故。又当知，依他起性如幻起灭，而真如体如如不动，不增不减，无生灭故，现识虽复时起时灭，而八识持种，永无坏故。由斯过去、现在、未来恒河沙劫，永非无有，以是因缘，当勤修学，自利利他，善恶果报，毫发不爽故。故哲学为危险之论，佛法为真实之谈，取舍从违，理斯准矣。

诸君应知：吾言佛法非宗教非哲学，非于佛法有所私，非于彼二有所恶也。当知一切宗教家、哲学家皆吾兄弟，彼有信仰之诚，是吾所敬；彼有求真之心，尤吾所爱。惟彼不得其道，不知其方，是用痛心，欲其归正。又应当知：佛法陵夷，于今为极，诸信佛法者流，不同二乘之顛愚，则同外

道之横议，坦坦大道，荆棘丛生。自近日西化东来，乃复依稀比附，或以拟彼宗教而类我佛于耶稣，或以拟彼哲学而类三藏于外道，婢膝奴颜，苟且图活，此非所以弘佛法，是乃所以谤三宝也。

诸君应知：天地在吾掌握，吾岂肯受宗教之束缚？万法具吾一心，吾岂甘随哲学而昏迷？一切有情，但有觉迷两途，世间那有宗教、哲学二物！当知我佛以三十二种大悲而出于世，三十二种大悲者，即悲众生起一切执，生一切见耳。一切见中，差别有五：一、我、我所见；二、断常见；三、邪见；四、见取；五、戒禁取。见取者何？谓于诸见及所依蕴，执为最胜，一切斗争所依为业。戒禁取者何？谓于随顺诸见戒禁及所依蕴能得清静，无利勤苦所依为业。所谓哲学，即是见取，一切斗争之所由兴故。所谓宗教，即戒禁取，一切无利勤苦所由起故。是二取者，佛法之所当辟，而何复比附依违之也？

或复难曰：佛法诚高矣广矣！虽然，当今之世有强权而无公理，使人皆学佛，则国不亡、种不灭乎？又况乎佛法以出世为归，以厌世为始，一切都是消极主义，于人类之生存，世道之混乱，有何关乎？答曰：凡此之难，如前所言，俱可解答。彼辈之惑，盖一则以宗教例佛法，一则以二乘目大乘故耳。今后总答此问，一者，当知佛法根本乃菩提大愿；二者，当知佛法方便多门不拘形式；三者，当知学佛要历长劫。菩提大愿者，求正觉而不求寂灭故，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故，由此大愿以为根本，曰定曰戒皆其方便。所谓方便多门不拘形式者，佛度众生，其徒有四，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在家出家俱无碍故。佛有三乘，曰人天乘、曰小乘（中分二：声闻、独觉）、曰大乘，种姓不定，应机说法故。佛法制戒，有大乘律，有小乘律。大乘法持戒，菩提以为根本，是以经权互用，利物济生，犯而不犯故。所谓学佛要历长劫者，佛由

一切智智成，一切智智由大悲起，大悲由不舍众生起，自未得度而先度人者，菩萨发心，众生成佛菩萨成佛，菩萨以他为自故，他度为自度故。以是因缘，菩萨不厌生死，不住涅槃，历劫修行，俱在世间，化度愈宏，种姓斯生，驯而不已，即成正觉。而三身化度，穷未来际，是故佛不出世，佛不厌世，佛法非消极，佛法非退屈。治世御侮，济乱持危，亦菩萨之所有事也。总之，佛法之始，唯在正信，唯在正见，唯在正行；佛法之终，唯在正觉。然则，根本决定，金刚不摇，外此则随时方便，岂执一也。然则，种种危惧，皆属妄情，一切狐疑，非达佛旨。

如上所明，于佛法要义略示端倪，如欲求精详，当专研经论。诸君诸君，今何世乎，众生迷妄，大乱迫前，我不拔度，而谁拔度！又复当知，我佛大悲，说法良苦，诸大菩萨，惨淡经营。我国先哲，隋唐诸彦，传译纂记，垂统綦劳；宋明以来，大道微矣，奘师、窥师之学，唯识、法相之义，若浮若沉，几同绝响。是则，贤圣精神，掷诸虚牝，大道橐籥，漫无迪人。譬诸一家，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既内疚于神明，徒虚生于宇宙。谁有智者，而不奋然以正法之弘扬为己任，以众生之危苦而疚心？先业中兴，慧轮重耀，勃乎兴起，是在丈夫。

（恩洋按：此文吾师在南京高师哲学研究会之讲演录也。师以局于时间，未尽其意，词亦未毕其半。恩洋复以平日所受，备而录焉，以供同志研讨。自“云何佛法为今日所必需耶”以下，洋谬以己意续成之者。前后文词未及修正，知不雅驯，阅者但求其意可耳。）

据民国十一年四月广州惠爱中路
壬癸坊即庐印行《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单行本

支那内学院研究会开会辞

今日此会为内院第一次研究会。此会规模须贯彻到底，即贯彻到佛陀众会说法之时，故不能尽效世俗学会办法。现就会名研究略为解释，以见此意。

其一，研究性质

可分二层：一、与寻常师弟之授受不同。诸佛以苦谛为师，师法不师人，今之研究亦依传法之接续师。师非唯以行果为标准也，有果上师，佛菩萨是；有行上师，观行有得者是；有境上师，精研法相者是。若学有师承不悖佛说，且能提出精华，资益后学，使慧命相续者，则接续师也。学依接续师，即于古人立义不应轻易改动；改动立义即非师承。有如法相家立种子义，今言法相而谓种子不可立，则失其师承也。（他宗或不赞成种子，亦有道理，须研；然是他宗，即非此宗师承。）但宗义创自先哲，推阐亦留待后人，或详其所略，或厘其所杂，或疏失之纠修，或他义之资发；破弃盲从，革除侏侗，有果有因，整然不乱。此乃真所谓师承，与标宗定义之授受不同，亦与泛尔皈依之师弟有异也。

二、与世间从多数不同。世间事从多数，期其能相安无害而已，不必求彻底也。今言学则不然，处处须得真相，即处处须以教理为断。初言教者，由无漏智等流而出，非世间见之比。吾人今日既未见道，未起无漏，念念之心杂彼烦恼，舍教而外无足凭依。儒家者言人皆本有昭灵不昧者，可为依归，此乃过信世智，与佛家根本不同，不可无辨。次言理者，由教引

起，演绎而不离其宗，非徒凭直觉随意立义可以相拟。教理皆
为研究探讨之所取决，故公认熟于教理者有批评之职，乃属当
然之事。研究者信其人之批评，不异即信教理也。今更有一点
须附及之，吾人现在研究，乃结论后之研究，推阐发挥，皆不
能外于已定之结论，非由研究遂别得一新结论也。此非迷信之
谈，处有漏而究无漏，其理则然耳。设不尔者，必须见道以得
其教，再用因明以成其理，始得别作主张也。

其二，研究规模

此须从学派言之，又从资粮言之。以学派论，此间研究不
可不景仰旧时天竺之那烂陀寺。此寺规模，佛灭以来允为第
一，虽我国昔日关中慈恩之盛，不足方其百一也。如寺中每日
讲座百余，性、相、密三，鼎足传弘，小乘、外道，无一不
备，此其派别可谓繁极。今之规模，期在于此，余十年以来规
画内院者，亦在于此。再由资粮言，《大论》一序具提纲要，
可以参研，且不赘说。今日研究，诚当以法相为主，其余研究
则皆归束于此。

其三，研究效果

言其大果，成佛与一切佛事无一不是。若在今时，缩小范
围，且说一种，即以研得各派学说精确无错且堪传布为目的
也。此当今日事杂言庞之际，尤为急要。佛谓五逆之罪破僧第
一，方今庞杂之言违背教理，断人慧命，皆破僧之类也。吾人
急宜于继续慧命着眼，教理各端当求精确堪于流布，更何待
言！于是有研究略法四条，须知遵守。

（一）凡学公例如因明之因喻，不待再用商量。如果别有
所见，亦须种种发明，然后再立新例。

（1）必旧例实有缺点。

(2) 必所立新例种种无缺。

(3) 必真能立量破他，不蹈似破似立之过。

(二) 虚心容顺，不可轻易违反旧说。浅人谤深语，如初犍斗虎。然谓凡人一时揣摩，能胜菩萨数十年亲证，世间宁有此理？故于旧说，须抱发明主义，不可抱违反主义。

(三) 研究须灵活超脱，不可死煞句下。佛教依义不依语，如果于义缘得纯熟，亦无不解之语（依义即缘义作观之谓）。又以喻语为法语，是学者通病，所谓不观月而观指也，切忌。

(四) 读书宜多作零碎笔记，不可动辄作长文。

读书宜勤手录，遇到稍有意义之处，虽一字一句之少，亦必如见深仇，眼明手快即时录下，不可一丝放松。

读书须一条一条商榷，不可自怨自是。

此会之研究，以上述种种为标的、为方法，必须切实做到。同人其共勉之。

民国十二年七月内院第一次研究会录

（选自《内学》第一辑）

法相大学特科开学讲演

今日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特科开学。创此大学者，为本人宜黄欧阳渐。渐创此学，固必有其所创之宗旨，与其所经之历史。

今先述历史。明清以来，随手掇拾一经一论，顺文消释，就义敷陈，如是讲坛，无时不有。兴设学校，编制学科，三乘教义抉要示人，如是规模，则向来无。世法且忌躐等，学佛自当有序。印土学人通例，先治小乘三年。降逮中国，鄙夷声闻，小固可轻，然复何易？彼惟无悲，斯与大异；九事所摄，法则共同。小非外大，大实涵小；不知此小，焉足称大？吾华昧此，遗弃小乘，任彼高谈，终嫌笼统。因其基础，继长增高，固当大小通谈，融求的当也。学校制度，通行东西，既著攸功，何妨采撷。我亲教师杨老居士首创祇洹精舍，余亦曾观发起。意在陶铸真士，重入五天，考求文献。一时学人有太虚、仁山上人、晞明居士等。旋因款绌，半载即停。谛闲、月霞二大法师，相继设学。今兹所存，惟武昌佛学院与本院，实承祇桓精舍而来也。

次揭宗旨。《瑜伽》三十五云：菩萨发心由四种缘：一、见佛神变；二、闻佛说法，此二为佛在时而发心者；三、哀正法灭；四、悲众生苦，此二为佛灭后而发心者。吾人不幸不能见佛闻法，因于佛后感而发心，遂不得不立二种宗旨：

第一，哀正法灭，立西域学宗旨。正法能传，赖真师承；真师承者，渊源于印度也。佛后真师，龙树、无著，位皆初地，说法独正。何以故？缘藏识中无漏、有漏二类种子绝对不

蒙。下士凡夫无漏种隐、有漏种现，初地菩萨有漏种隐、无漏种现，无漏种现乃所谓正法也。初登地时，欢喜至极，说法遂详，详则易解，接近世俗。马鸣八地，语略难知。若夫智者，自谓五品，等是凡夫；其在贤首，多袭天台，所有说言，更无足恃。是故非西域龙树、无著之学不可学。

第二，悲众生苦，立为人学宗旨。为人云何？无我之谓。所谓无我，非先有我，后使之无，如先有树，执柯伐之。为己为人，方向不同，东西异步，为人则生心动念止知有人，即至无上菩提亦非为己，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盖以他为自，非推己及人耳。今来学者自问：是否发心因法欲灭？是否发心因众生苦？吾志在此，合者都来破釜沉舟，同向毗卢遮那顶上行去也。

民国十二年七月内院第一次研究会记录

（选自《内学》第二辑）

今日之佛法研究

解释此题可分数层：

一、佛法。（此即研究之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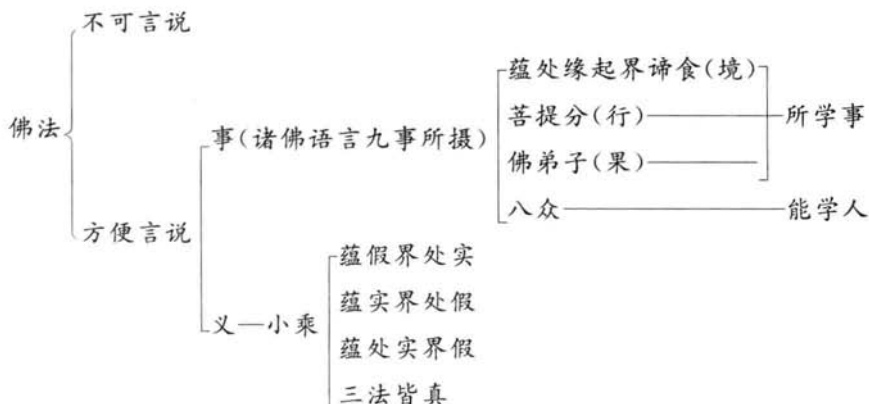
二、佛法研究。（此即研究者之行）

三、今日之佛法研究。（此即研究者随分之果）

第一，云佛法者，其详可列一表如次。

依表解释，若说佛法实有胜法可学，此即魔说而非佛说。佛法乃日常应用恰到好处之事，亦犹人生眠食起居，不足希奇。无论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安住，法住法界，法尔如是。佛有所说，但老实人说本分事而已，论其实在固不可言说也。

然凡愚未能遽语于此也。凡外造三恶趣因，堕于有见。小乘偏执我空，堕于断见。二皆增损，皆非老实，更不是说本分事。佛以大悲心悯凡愚之迷惘，从旁面反面而为说之，惟避忌讳不说正面。所谓从反面说之者，有如空宗说一切俱非而显法性。从旁面说之者，有如有宗以二空所显而说真如。凡此皆方便之说也。



大乘—三法皆真 $\left[\begin{array}{l} \text{空宗—涅槃—寂静} \\ \text{相宗—知见—圆明} \end{array} \right]$ 结论— $\left[\begin{array}{l} \text{寂静而圆明} \\ \text{圆明而寂静} \end{array} \right]$

余二十年来，谈空谈有，谈小谈大，时苦不能贯通。然今依教法，乃得文字上之一贯，悟佛说方便之法门。一贯之说无他，事义之分别而已。大小空有所依之事皆同，所谓诸佛语言，九事所摄；又谓乘则有三，教则唯一也（九事详如表列）。然三乘于同依之事，说义即有不同。小乘解释三法有假有实，乃随少分所见以谈，未能圆满。大乘证见既周，乃说三法皆假。其中复具空有两轮，不可倾动。不知空而言有，此乃空前法相，所谓毫发不可有者。既知空而言有，此乃空后法相，所谓毫发不可无者。二轮相成，不可缺一。然复分二宗言之者，如云遍计一切非是；又云依、圆一切皆是，比之是非一时不能并举，并举适成自违，以是各就一端言说，遂成两面也。空宗说无余涅槃一切皆空，寂静不起，此指体言。若正说之，即错同外道，故但从遮而显。相宗说涅槃同时之菩提知见，相貌圆明，无一毫之欠缺，此就用言，故从善巧方便而说也。二宗之不相蒙如此。

由空有二宗以谈佛法结论，则寂静而圆明、圆明而寂静二语而已。合圆明寂静为一片，而后言寂静，不失于枯槁，言圆明又不失于浮嚣。禅家所谓月在上方诸品净者，仿佛似之。然此皆言说事，学佛究竟，犹不可拘此言说也。

第二，云佛法研究者，因寂静圆明之境非世间众生所知，必无漏人乃见得到。此境既非世智所知，即不可以世智相求，于是研究上有两种困难：

一、苦无出世现量。

二、苦世智不足范围。

正面无路，乃不得不假借：

一、假圣言量为比量。此虽非现量，而是现量等流，可以

因藉。此为假借他人。

二、信有无漏本种，久远为期。以是发心最应注意。此为假借他日。

准是研究，有二要语应知：

一切佛法研究，皆是结论后之研究，非研究而得结论。

举例释之。如以佛说诸行无常为结论，而研究得其因于生灭。又以有漏皆苦为结论，而研究得其因于无常。又以诸法无我为结论，而研究得其因于苦。如是展转相比，道理尽出，即是研究。否则但知言苦，不详因缘，他人何不可无因而言乐。故学佛者全须用心思惟，径路绝而风云通，学佛有之。然不先有结论，专凭世智思量，则亦漫无归宿而已矣。

于是，又得一研究之重要方法曰：

多闻闻持，其闻积集（此较会通），熏生无漏。

是数语也，亦可易辞言之曰：

多闻熏习（他力），如理作意（自力）。

第三，云今日之佛法研究者，其事有二：

一、须明递嬗之理。

（一）佛在世时说法随机。此在当时未即记载，但于大小空有，义理皆具。后来菩萨详细发挥，总不外其范围。若并此一层亦不置信，则魔外并起，无从分割。

（二）佛灭度后，二十部小乘兴诤。此皆切实可资研究。今人对于大乘立义，每有望尘莫及之叹，而小乘思想接近，亦可藉以引导也。

（三）龙树破小，此为大小转移之一关键。所云一切皆空者，空其可空，乃最得我佛之意。

（四）无著详大，此继龙树之说而圆满之。故二家缺一不可。

（五）唐人荟萃，此于无著以来各家学说皆得会通。然其

后绝响及千余载，今继唐人，须大家担当。

二、须知正期之事。

（一）整理旧存。此有二事：简别真伪，一也；考订散乱，二也。真伪之简别，在不轻置信，在读书细心，终于无漏引生，知其相应与否。至为此初基者，则多闻也。多闻乃胆大，乃心细，乃眼明，而有判别。又旧存之书多有散乱，必考较异译，论其短长，为之勘定，而后可读。

（二）发展新资。此亦有二事：借助梵藏文，一也；广采时贤论，二也。梵藏文中要籍未翻者极夥，如能参阅其书，多所依据，立论乃确。时贤议论不必尽当，惟读书有由反面而见正面者。如法相要义散漫难寻，吾昔年读《掌珍论》中驳相应论师数行，而得相宗大概；又如因大乘非佛说而得研究途径，证明大乘实有演绎佛说而成之义，皆其例也。

本题解释且尽于此，其中精微，他日当自为文以发之。

民国十二年九月内院第二次研究会讲演记录

（选自《内学》第一辑）

谈内学研究

今谈内学研究，先内学，后研究。

内学之谓内，有三义：

一、无漏为内，有漏为外也。《杂集论》云：堕于三界为漏。其有漏法即流转法，与还灭法截然二事，犹水与火，犹黑与白，以其种子即成二类也。昔人于此每每讲错，以为真如本净也，烦恼染之则流转，烦恼远离则还灭。二者相替如轮转焉，而不知其实不相谋也。

因此而谈，儒家所云人欲净尽、天理纯全，措语亦有病。孟子亦云：养心莫善于寡欲。宋儒注云：寡者非绝。于此知其夹杂不纯也。此在佛家谓之杂染，一分染亦是染法。染则须绝，非徒寡之。故儒家所云寡欲，表面似有理，实则杂理欲二者，成黑白业，仍属杂染，不究竟也。儒家又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赤子之心即杂染，而以为天理，故理终属不净，亦犹驴乳终不可为醍醐矣。儒家而外，如现行耶教讲爱，亦属偏颇，不能及物，故杀生非所禁戒。此皆成其为有漏与外而已。从无漏种发生，即不如是。故云：有无漏可判内外。其理应于《大论·真实品》中详求。四真实中，烦恼障净智所行与所知障净智所行，皆以纯净得名真实，内学即应认清此真实。又此虽就现行立说，所从来者乃在种子。此无漏种子之义虽自后人发明，然其道理建立不可倾动。

二、现证为内，推度为外也。如今人言哲学，研究真理而不得结论。以其出于推度，人各不同，遂无定论也。若出诸现证，则尽人如一，无有异说。如见物然，同见者则说同，出于

想像则不同也。以是先佛、今佛、当佛皆言四谛，大小、空有、显密乃至诸宗疏释，亦莫不说四谛，以其现证同而立说同也。又如诸佛以苦空、无常、无我为教，乃至涅槃言常，亦为无常之注脚，此又现证同而立说同也。由此即得结论与哲学有异。

余常云：内学为结论后之研究，外学则研究而不得结论者也。此为内外学根本不同之点。由此内外方法亦不同。哲学每用比方，以定例为比量，即有范围限制。如以三百六十度测圆周，二直角测三角内和，皆属一定限制，不论圆角之形大小如何，皆不出此限制。哲学家用心思推测，无论各人推测如何，而均在不得结果之一范围内，人心所限制然也。内学则不如是，期在现证，无用比度，如说四谛，即是现证，即是结论。研求结论，乃有种种解析方法。又如不能理会苦而说苦由无常，复由种种分析以明无常，此皆为教导上不得已之办法。故内学所重在亲证也。然学者初无现证，又将如何？此惟有借现证为用之一法，所谓圣教量也。有圣教量，乃可不凭一己猜想。若不信此，亦终不得现证。世间哲学家即不肯冒险置信圣言，以为迷信，处处须自思一过，遂终堕于推度矣，此又内外分途之一点也。

三、究竟为内，不究竟为外也。经云：止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故佛说法无不究竟者。惟此就起点含有全体而言。虽始有未竟，而至终则究竟，如不了义经，得其解释终归了义也。《无量义经》云：四十九年皆说《法华》，其间虽实说三乘法，意则均在《法华》也。故云：教则为一，乘则有三。乘以被机有三，实亦各究竟也。由此内学者，应生心动念皆挟一全法界而来，大悲由此起，大智从此生。即如大乘唯识说阿赖耶，亦以其挟全法界而得究竟也。此种全体大用上讲求是为内学，反此皆属外学。

次言内学研究。

即知所研究者，为无漏现证究竟之学，而起研究也。此可分人、法两者言之：法是所学，人是能学，各有四端。

法有四者：一、研究之必要；二、研究之范围；三、研究之所务；四、研究之方法。

今一，言研究之必要，先以理对学论之。

其一，理是法尔，学是模填。法尔八万四千法门，言议不及，禅家每用但字调，以为但得即是，然此意仍可商。今谓法尔未得，先事模填，如画作模填彩也。学问即模填之事，可以由得法尔，故属方便，非真实。

其二，理是现在，学是过、未。以学过念即非，落第二着。即云参究，亦落次念，成为过去，惟由此方便，得到现在。

其三，理是现量，学是比量。学为方便，则属借用现量，信解道理。能处处作此观，开眼生心，皆此道理，则可以发生现量。此义见《真实品》。故学虽比量，而是现量方便。

其四，理是无为，学是观察。此乃本其所有而精细审量，亦得证会无为。

其五，理是不动，学是建立。理皆法尔常住，有佛无佛不稍动移。学由人兴，故出建立。但由学可证理。

其六，理是真如，学是正智。

其七，理是无分别，学是有分别。

其八，理是离心意识，学是猛用六识。此皆如前分别可知。

次以教对学言之。教待机感，而有权实、半满、渐顿，又有详略异门。由学研理，教仍是一，以是各端研学有必要也。

二、研究之范围。但研究教，即概括宗在内。宗是总持，非差别，非分析，而亦不能违背三藏，实亦是教，今即总谈教

而不别开。

教分西方、东方。西方教先有三藏。经律则为阿难等在王舍城所结集，以十二分教摄大小乘，摄论议。又有律，为耶舍等在吠舍离之结集。又有论，为帝须等在华氏城之结集。自此以后，有小大、空有、显密等别，而其学悉荟萃于那烂陀寺。盖自佛灭以后，讲学范围之宽，无能逾此地者。西方佛学亦以此为终。

东方佛学，如关中之空，慈恩之有，匡庐之净，曹溪之禅，南山之律等，皆本诸西土。此中禅宗虽杂有我国思想，然理与空宗相合之处，仍出西方也。

今兹研究范围，应全概括诸教。范围不宽则易衰歇，昔日空有诸家，其前车也。但佛教范围虽大，内容仍是一贯，仍有条理充实。今之研究，亦将由分而合，以期成一整体之佛教。言余素愿，乃在建立支那之那烂陀矣。

三、研究之所务。此宜择要而谈，又分两端：

其一，要典。依余见解，必由唯识入门。故应诵习之籍，初为一本十支论，次为《掌珍》四论，次为《俱舍》、《成实》、《毗昙》，次为四《含》，次为四律五论。余有密典，重在事相，必明理相而后可习。

其二，要事。读要典竟，应做以下各事：（1）经论异译比较。旧译不必尽误，仍有所本，仍有其学问。如《楞伽经》，由会译比较，乃见旧时魏译最好。又有翻译经久不得定本者，则须参互考订以定之。此为吾人应做之事，凡不能翻译者，尤宜肆力于此。

（2）藏梵未译研求。此有赖于翻译。

（3）密典纯杂考证。又咒印汇考。由此乃能习密宗。

（4）律典各部比较。由此可见各派异同，又可改正旧行各律之不合佛制者。

四、研究之方法。此宜知四入、四忌。

四入者：（1）猛入。此如数百卷书之一气连读，又如任何种类之取裁，不分昼夜之思，又如空宗之般舟三昧。教中盖有如此猛晋之事，未可忽视也。

（2）徐入。此谓融贯、浸润、结胎、伺鼠、凑拍、节取，而后有生发。

（3）巧入。此有反证、借径等法，三藏十二部皆反覆申明之言，而能入之法不一。如佛法本甚庄严，宗门之悟道，乃向青楼浪语中得之。

（4）平入。此谓循习而纯熟。

四忌者：（1）忌望文生义。（2）忌裂古刻新。（3）忌蛮强会违（此谓泥古不化）。（4）忌模糊尊伪（如华严学者之尊《起信论》）。

次言研究人。有四者：一、研究之因力；二、研究之可能；三、研究之缘助；四、研究之兴趣。

一、研究之因力。平常但言求离生死，因犹不真。今谓另有二语曰：亲证法尔，大往大来。证法尔即发菩提心，所谓菩提心为因也。大往来即大悲，所谓大悲为根本也。因须通盘打算，而后有力。因谓依，是人依我，非我依人。因又谓自，仗自不仗人。所谓法尔，即自也。万法皆由法尔缘起，故有力能生。儒家亦有知此理者，如象山云：六经皆我注脚。佛学亦然，从亲证法尔下手，则十二分教皆我注脚。毗卢遮那顶上行，禅宗境界亦不过尔尔。

大往大来，由于信得因果，因果须合三世观之。业有生受、现受、后受，不能拘拘一生以谈因果。信此，则得大往大来。此虽老生常谈，然今之学者不于此致意也。学者如以信因果心为根本，闻熏亦可依恃，不定须念佛等。此非反对彼等法门，但于此见出因力不退之理。《大论》有云：自因力不退，

可以为因；他力加持力皆退，但可为缘。故求不退，应熏因力大往大来，时间则三无数大劫，空间则大千沙界无量众生，以他为自而思及众生，此特扩而张之，即是因力，前所云挾法界以俱来也。此是大悲为本，是真佛学。

二、研究之可能。此谓六度，乃为自凭藉者也。

(1) 布施。无我归命为布施。不留一毫私用，将此身心奉尘刹，乃有力量，孟子所云能尽其才者也。佛希望人皆尽其才，皆以出世法为目标而归命。

(2) 持戒。此就可能为言，制之一处，事无不办。戒如马捋，马受捋则力强而行速。学亦以戒为方便，而后有可能。吾人经验中亦有此证明。如作事不废时光，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但乱念极耗岁月，去乱念即是戒，此不可作陈腐语看。

(3) 忍辱。谛察法忍之为忍辱。谛察则有味。《易》云：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有味乃不穷，乃有生发，触处洞然，而后能耐。又道理一种涵万，必细察乃省。前云四入之徐入，与此相应。

(4) 精进。此是能力根本。佛力充足，全在精进。如世亲治小乘则由有部而经部，而《俱舍》。继而舍小入大，则又先法相，而后唯识。健行不息，此最能精进者也。精进为因，般若为果；般若为相为体，精进为可能为功用。又般若为总相，精进为条理。故佛智骨髓在此。空宗贯六度以般若，相宗贯六度以精进，即是意矣。

(5) 禅定。毕生定向无他志，是为定。

(6) 智慧。此应注射于无师智、自然智。此虽非当下可得，然应随顺趣向，乃至临入。读书多闻，尤须于此致意。

三、研究之缘助，有三：

(1) 指导门径。欲学之省时省力，不可无师，不可我慢。然今人时习甚重，每每趋向无师。另有颞固者流，如天台家解

说《梵网》四十二轻“曲为说法”一戒，以为不可为在家人说，在家无师范故。此则限制师道于极小范围，心地何等狭隘！后来太贤即引《缨络》夫妇可以互授之说而驳之。《缨络经》虽待考，然此驳固是。依《大论》所说，比丘可在在家人边学，故维摩为文殊说法。如天台家言，此又谓之何？可知其说或出于我慢耳。凡指导学者门径者，不限出家或在家。师义亦有三类：圆满师，分证师，接续师。不知接续师，即不能担任，即是轻法犯戒，极宜慎之。

(2) 问辨释疑。此乃朋友之事，因其能委婉曲折而尽之。

(3) 多籍参考。或乃求师友于古人，或闻时论于异域。

四、研究之兴趣。研究须合众，离群索居，则无生趣。故研究此学：(1) 须朝夕之过从。(2) 须风物之怡快，以畅天机。(3) 须有暮鼓晨钟之深省。具三事，而后兴趣勃勃也。

民国十三年九月第八次研究会讲演记录

(选自《内学》第二辑)

龙树法相学

佛灭后弟子学惟二大系：一、龙树；二、无著。提婆乃至智光皆龙树会中人，世亲乃至戒贤皆无著会中人也。吾人于无著学既发明门径，详为寻讨，惟龙树学犹未遑及焉。今欲提其大要，俾研究者自此有所遵循，特分两项言之：初法相，后龙树法相。

初法相，且依理教而说。所谓理者，龙树《智论》卷二云：如是我闻是阿难等佛大弟子辈说，入佛法相，故名为佛法。故法相范围至广，有同佛法，于此即无性相之分。如《庄严经论》说三法印：

一、入修多罗；二、显示毗尼；三、不违法空。此第三在《入大乘论》即云不违法相。可知法性、法空皆法相也。是故法相是总，大乘、小乘空等义门多就其一分而言，皆得不违法相总趋涅槃。以理言法相盖如此。

所谓教者，经律论三皆涉法相。世亲《摄论》释三藏，经有四门：一、依，由此为此而有所说，此即为法相。二、相，此谓二谛，即法相。三、法，谓九事，亦法相，乃相貌之相也。四、义，谓意趣，如对有说空，对恶取空说唯识，皆是义，亦是法相，此乃实相之相也。

其次言律。经为佛法相，律乃入佛法相者。佛于涅槃时反复说律，即以律与涅槃相应，故云持成人无悔信顺得定生慧与涅槃相应。凡律皆不可着死，《智论》第一云：毗尼结界是世界中实相，非第一实法相。盖律又是法相方便，非即法相也。

又次言论。经为法相，论乃类治法相者。因说经有详略浅

深不同，故论亦有种种。优波提舍、摩若理迦，皆为本母，依佛说整理之，能使人生智慧故名。当佛在世时，所说法中既有本母，如《般若》、《华严》之经整理者皆是。后人本佛说解经，亦为本母（显揭论解与此微异。《论》六云：摩理迦所但摄谓十七地及四种摄。意指《大论》，以《大论》文多释经之类也）。又有阿毗达磨，多单独组织，不定解经，如《中论》等即是。经解法相，故入经之律与依经律之论亦均解法相，以教言法相如是。

以上所言理教，其实相通。如法相之教归趋涅槃，即教而兼理者也。今更释法相之义，凡有实相、相貌之别。盖总别相皆有自性差别，自性即实相，差别即相貌。总相法谓真如涅槃，秦译《大品》卷一云：欲得知诸法如法相实际，当学般若波罗蜜（唐译《大般若》四百一卷云，如如法性云云）。《智论》（三十二）解云：如有三品九种，所谓世间下中上品俱有九也。此即于真如说差别相者。

又论说真如法相有数义。有人言：九事有法体名如，譬如地法坚重等；法中性名法性，惟九法得果证名实际。又有说：实相名如，各法实相定有差别名法性。一、用无著心分别各法自性；二、名无量法，所谓诸法实相实际广说如前。二解相反，龙树未加断语，可知总别之分不一定也。但以自性为实相，差别为相貌，是特通途之说耳。至于法相与法性亦有数义可附此言之。

一、法相法性义无别而总别有殊，观秦唐异译可知。又解：法性亦为差别，故知性与相不别。

二、法相或法性皆有总别，别亦有别性，总亦有总相。

三、般若即法相，即总即别，举一般若而一切法相皆在，至矣尽矣。如讲瑜伽义亦即般若，同其性质，同说实相，所谓无所得也。唯识亦然。

后讲龙树法相。此须知龙树之为人与时地等。考龙树传，于佛灭后七百余年生南天竺。时去佛灭既久，因地方而各种学说不同，菩萨不离众生，随机说法，利用外论，自与当地邪说反对，故其立说与此地方学说有关。当时佛法大宗不出上座、大众二系，北方盛行上座之一切有，南方盛行大众之说假。说假之极，病在恶取，龙树对执乃说般若。其在北方学说随机者有经部，说有而稍变。后无著随顺经部而说瑜伽，随其性，对其执，盖说有而不执也。故龙树破空执，无著破有执，皆讲法相，但时地易之耳。

龙树著作颇多，见于传记者，如下出：

(一)《摩诃衍优波提舍》(十万偈《智论》在其中)

(二)《无畏论》(十万偈《中论》出其中)

(三)《庄严佛道论》(五千偈)

(四)《大慈方便论》(五千偈)等

又有流入此方已译出者，如下列：

(五)《十二门论》一卷

(六)《菩提心离相论》一卷

(七)《又资粮论》六卷

(八)《壹输卢迦论》一卷

(九)《六十颂如理论》一卷

(一〇)《大乘二十颂论》一卷

(一一)《大乘破有论》一卷

(一二)《方便心论》一卷(或说非龙树作)

(一三)《回诤论》一卷

(一四)《中论》四卷

(一五)《十八空论》一卷

(一六)《菩提行经》四卷

(一七)《十住毗婆沙论》十七卷

(一八)《大智度论》一百卷

(一九)《劝发诸王要偈》一卷

(二〇)《为禅陀迦王说法偈》一卷

(二一)《劝诫王颂》一卷

(二二)《赞法界颂》一卷

(二三)《广大发愿颂》一卷

(二四)《福盖正行所集经》十二卷

都计二十种，一百五十卷（西藏译存龙树论尚有多种，另详）。

考龙树所著书皆言实相，不但谈空，此实相即法相也。《智论》十八云：菩萨从初发心求一切称智，于其中间知诸法实相慧，是般若波罗蜜。龙树之般若即依于法相又可知也。盖菩萨观一切法非常非无常、非有非无等，亦不作如是观，是名般若。从本以来，不生不灭，如涅槃相，如诸法实相，是般若所知。是故龙树所讲，唯此实相，非常人所计之法性或空等也。

又通途每说龙树就世俗谛说有，第一义谛说空，此亦僦侗之见。《智论》一明言如如法性（相）实际，世界故无，第一义故有；人等亦如是，第一义故无，世俗故有（人等谓我法执所取义）。是则真俗谛中各有其应有矣！通途讲龙树空，忘却如如法性第一义有，即属大错。亦犹讲法相，忘却人等第一义无也。

或问龙树亦说依他耶？曰：有说。如《中论》卷三（二十一左）云：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是所空者，惟有见未见，本不妨说一切法也。又《中论》讲因缘，即讲依他。如《论》卷一（四右）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名中道义。未尝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有不空者。是其所云空者，但因缘法无自性

为空，非并因缘亦空之。无因无缘而徒空，则几何不同于外道矣！此因缘即依他，他是因缘，故不妨说有，但须知无我而已。所谓名则是假，义则是中，此龙树之立义也。

又《智论》二十六云：为堕断见说有我，为堕常见说无我。然无我为实法印，一名为诸法实相故。若了了说，则言一切法空，若方便说，则言无我。佛说是二种法，皆入般若波罗蜜。故说空则就遍计说，说无我则就依他说，二者无别，孰谓龙树不言依他耶？

复次，因缘即空，《中论》、《十二门论》皆有文释。如《十二门论》观性门，问：若一切法空，则无生无灭乃至世出世法亦无，此事不然，是故不应空？此问以空为无，乃不知空依因缘，故答云：若法不从因缘生，则应各有定性，五阴定性则无生灭，乃至无出世法；此则不然，是故一切法空。此纯以空为因缘，既有因缘，亦即有依他也。《中论》说此义亦有多处，可勘（又《智论》六谓，毗昙说空是一种法门，释毗昙人不知其意，此亦可见空之本意）。

空法即是因缘，说八不义乃就空言，后广为十二不则就因缘而谈。如《智论》三十四：诸法实相名为佛法，是实相法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一、不异、不来、不去、不受、不动、不着、不依、无所有涅槃相云云。此中不生乃至不去，《中论》已说。不受者，不相知，不相到。不动者，实相如是，即《智论》二十七所谓实相智慧无坏无动。不着者，不执一切可说，即《智论》三十二所谓般若于一切法无所舍、无所破、毕竟清静、无诸戏论。不依者，现成故。又当下即是不待推求故。即是《智论》三十一所谓因缘不定，譬如父子，乃至最后因缘无所依止，本无依，末亦无依（推论因缘，则犯无穷过，故后无依）。是诸义盖皆说因缘法也。

又《论》卷六有十喻以解诸法空：（一）幻，无明相，法

尔虽无根本，而可见闻（此可以证《起信》说无明熏习之非）。（二）焰，男女相，皆假。（三）水中月，人我相。（四）虚空，法我相。（五）响，语言相。（六）建闍婆城，阴界入中我与法相。（七）梦，结使相。（八）影，业相。（九）镜中像，诸法因缘生相。（十）化，无生灭相。以十喻解空，即是在讲法相。意云空者即幻，即无明相。又空者即焰，即男女相，如是十句例知。

又龙树亦讲赖耶义，如《智论》三十六云：意有二种：一者念念灭；二者心相续。为是心相续故，诸心名为一意，是故依意而生识，九十六外道不说依意故生识，但以依神为本。此段因说五众中说六识为六觉，以内缘力大故，名为眼识等。

问：如意即是识，何故名为意，缘力故生识？

答：如上文，即是说第七识也。既有第七，即应有第八。因外未推论及第八识境，故未详说，而其意固见于《中论·业品》（卷四）矣！如云：不失法如券，业如负财物，此性则无记，分别有四种，见谛所不断，但思惟所断，以是不失法，诸业有果报。此龙树所破不失法，盖说似阿赖耶而不精者。破彼是常，而龙树自有说。如《论》同卷云：虽空亦不断，（相续）虽有亦不常，（相似）业果报不失，是名佛所说。是说相似相续业果，赖耶法已存于其间矣！故《智论》二十七云：得无生忍时断烦恼，得佛时断烦恼习。是则声闻谓菩萨不断结使，摩诃衍谓无生法忍习都断尽，皆错。故《智论》一亦云：着常颠倒不知诸法相似相续，诸法相续者但相似耳。此佛法最要处，岂龙树反不知？昔人讲龙树学拘拘《中论》，乃不知此义，故不能按实。然不知无著说，固未易论此矣！

由上之说，龙树与无著之论大同，遂一无所异乎？曰：此亦不然。龙树说意重在法无自性，无著说意着重依他起，如是各有详略，则其异也。

龙树所谈法相，大致如是。然其所凭借依据者果如何乎？此可总为之说曰，《智论》二十六云：

诸佛二种说，先分别诸法，后说毕竟空。如说三世通达无碍，是分别说；说三世一相无相，是毕竟空。此为龙树立说之根本，故其说有二大特点：一、法相分别义，二、说空不证一切智智义。不证者以空为用，而学一切智智，盖有空乃于诸法无碍可得一切智也。

又第一分别义者，《智论》十八卷云：因缘故无常，无常故苦，无常苦故空，空无我故可舍。佛法说有说无等异，无智闻之以为乖错，智者入三种法门知皆是实，入此三门则知佛法义不相违背。然能知是事是般若力，若不得般若力，入三门皆有过的，堕有、无、有无中。此三法门，皆为知因缘。所谓三者：（一）毘婆舍那门，佛在时迦旃延所立，如随相门说一例余，对治门等说病知药等。（二）阿毗昙门，或佛说，或佛说法，诸弟子说义，广为分别何相何界，系何因何缘何果等门。此又三类，身义多不可取，六《足》及《舍利弗》则多取用，尤以千难品为多取，昔所谓众事分也。（三）空门，有声闻空、摩诃衍空之别，所谓观真人先有无量布施、持戒、禅定，其心柔软，诸结使薄，然后得真空；邪见人但欲以忆想分别取一空。此二空之别也。

第二，修空义者，《智论》十九云：菩萨学一切法，乾慧乃至佛地，即九地不取证，佛地亦学亦证三十七菩提分。又谓菩萨以般若箭射三解脱门空中，后以方便箭射般若箭令不堕涅槃地。以般若正智缘真如，是为解空方便，不令堕地，即是观空不证之意。龙树所谓大悲为祖母，方便为父，般若为母，亦在于此。合斯二义，而龙树法相说之特质见矣！

难荊汉微言成内色义

先明唯识旨意，后辩解外难。先明唯识旨意者，若论圆成，非色非心，世间遍计，既执有色，又执在外，执到究竟，则与大觉全不相应，是故遍计为无。今许依他有杂乱识，但去其执，则与大觉非全不应，是故依他是有而不真实。此唯识旨意也。论者方便善巧，就俗名言，诤不执法，以破遍计，须得其旨，方不堕负。若许其色，则唯是内，世间无外之一字。盖内则色识浑融，虽言是色，与识无异，是为不执之色，故曰内色非无。若许其外，则唯是识，世间无色之一字。

盖识则内外浑融，虽言是外，与内无异，是为不执之外，故曰他心是有。故唯识家但涉外境明言，必加似字，曰似外境。因明定例，置汝执意；若不置似言，必堕自教相违、相符极成诸过。

后辩解外难者，抄来云云，有三番辩论，皆未得唯识本旨。今复论之，第一段难言，内色似外境现，自心相分，同时同处，何不普现，而以远近去来，成此隐显。应答彼言，远近去来，是内色差别，末那分别，执所成故。执此差别，亦普现故（内色之中，中分别若者为似外境，为远为来，似而执之，此是遍计分别。缘此分别而不执以为真，则为依他，依他乃是能缘，非所执故）。第二段难梦中无空明缘，应答彼言，梦中有梦中之识，与觉异，即梦中有梦中之空明缘，亦与觉异。设如彼作梦者，梦为人遮闭其眼，则梦中忽不见物。此两段若许其色，则唯是内，唯是无外之内，不许此内为对外之内，故不堕负。第三段难言，既无外境，有何所以求此果者。此因犯随

一不成过，我宗识果，不以汝外境成故。《成唯识论》：虽无外缘，由本识中一切转变差别，及以现行八种识等展转力，彼二分别而得生。转变云者，由因缘、所缘、增上三缘助种，从生位转，至熟时，而生分别；然此三缘，皆识所变，并非外境。展转力云者，谓现行心王、心所及所变二分不相应无为诸法为缘，相助以力，而成分别；然此现法缘，并不离识，亦非外境。此段但许其识，不许其境，故不堕负。

至抄中所救云，一切矿物皆有藏识，此语有过。一、外道执无情有命根，诸论已破故；二、情器世间应无差别故；三、教中明明说无情故；四、论说外谷麦等是识所变，非实种子，无熏习故；五、若许物各一识，一身之中，含矿非一，则有多识，应成多人，云何一身故？然唯识家许物唯是识者，许物是有情所变，唯是有情之识故，非许物各一识故；又许有多识者，许多有情之多，非无情之多故。亲光菩萨《佛地经论》：外物岂是极微合成，实有体性，多因共感。但是有情，异识各变，同处相似，不相障碍，如众灯明，如多所梦，因类是同，果相相似。处所无别，假名为共，实各有异。诸佛净土，亦复如是。各别识所遍法界，同处相似，说名为共。据此所说，净土是诸佛识变，土属于人，故唯有各变各识为各土。同处相似，姑假名共，另立一土为共物有，然且不许，况说矿物另含有识耶？《楞严》十二类生，所诠各别，非此所难。

《观所缘缘论释》解

观者，察义，为能虑，为能缘，为见分。所缘者，有境义，为所虑，为相分。缘者，能生义，为所托，为实体。观所缘缘者，谓能缘起时，带此相分有境，此境体实，能生识现，观察之为所缘缘也。《成唯识论》谓，若有法，是带己相；心或相应，所虑所托，是也。此所缘缘，有亲有疏。亲为挟带，为体相之相分，为智缘真如；疏为变带，为相状之相分，八识本质，变相状故，为识缘生灭。一切法界，相分摄尽。《成唯识论》：若与能缘，体不相离，是见分等内所虑托，应知彼是亲所缘缘；若与能缘，体虽相离，为质能起内所虑托，应知彼是疏所缘缘，是也。悲夫凡外愚迷，不了山河大地，为共有之相分；小乘差谬，不了眼色为缘，实带起之自性；执境执外，长劫沉沦。陈那哀之，所以造论。护法增释，理更加详。萨婆多执极微，具体而缺相，为无所缘。经部执和合，具相而缺体，为非缘义。《正理》执和集，克实等极微，同前所破。立三破量，成一唯识。

若论真空，内有分别，同是执情。但依世谛，缺过既彰，便非能立。为自净之地，开纵许之门，破量所以神，因明所以妙也。论文易晓，释说难明。引而伸之，为便讽谏，岂有别见，矜著于篇。

若言能令毒智人，为令其慧极明了，及为消除于罪恶，稽首敬已观其义。

此护法将欲释论归敬偈也。不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能所爱憎，日相寻逐，是为毒智。

了则一真自性，平等如如；是如清除罪恶，稽首三等。观此论义以观自性之义。

论曰：诸有欲令（眼等五识以外色作所缘缘）者，或执极微许有实体能生识故，或执和合以识生时带彼相故。

眼等五识（有法），以极微作所缘缘（宗），许有实体能生识故（因）。眼等五识（有法），以和合作所缘缘（宗），以识生时带彼相故（因）。外二量如此。

释曰：诸许限等识者，于所弃事（析须弥为七分，弃六用一，辗转相析相弃，成极微事）及所收事（收极微，六以合一而成七，辗转相收相合，成和合事），或舍或取，是观察果故。所舍事体及颠倒因，是所显示（无正因，名颠倒因，为彼宗所取因）。

诸执识缘外色之小乘，于极微事及和合事，或舍或取，是彼宗观察抉择之智。而所舍所取之事体，是彼宗显示教人之法。

此中等言，谓摄——他许依其色、根五种之识，他许五识，依外色、依外根，由他于彼一向执为缘实事故；意识不然，非一向故。许世俗有缘车等（实事），故从许意识缘实事境有其片分，亦能将识相似之相离无其境，于根等识，境不相离得成就已方为成立，是故于此不致殷勤。

此中等言，彼宗等摄前五识，而简意识由外小之旨，前五识缘实事能一向长远，故意识不能一向长远。虽世间有意识缘实境之事，非是一分之缘耳。共一分随即能将此车等，变为影质境，而离弃车等之实事境也；必五识于实事，境长不相离，成就事后，方为成立。故等之为言简六识，而不取。

又复于串修果智所了色（假想观中极微色），诚非呿迦（意识名）所行境故，及如所见而安立故（意识缘本质色，安立名言；即彼妄执假想观中，分析极微者）。今此但观闻思生

得智（意识名）之境也；如斯意识所缘之境全成非有，此于自（极微）、聚（和合）不能缘故。复缘过未非实事故，犹若无为。为此等言，摄五识身。

又复意识于假观极微色，及其分析极微色，诚不能缘，而但缘闻思生得之非有境也；是意识所缘之境，全成非有境，不能缘极微、和合故也。又缘过未，事既非实，犹若无为，与不缘等。故等之为言，摄五识而非余。

若尔，根识引生所有意识，斯乃如何？此非共其根识同时；或复无间皆灭，色等为所缘故；或缘现在此非根识曾所领故。斯乃意识自能亲缘外境体性，此则遂成无聋盲等。复违比量，知有别根此遮增色（五识，缘本质自相色，复从此色起长、短、方、圆假相之色，是名增色。比量者，如见地、水、火、风，比知是坚、湿、暖、动，必托增色，推明增色，既遮比量，遂缺），是所欲故。

诘之云：若如尔说，意识既非长远，又非实事，简而不取，是诚然矣！然根识是实，则引生之意识，亦不为不实，斯又何说？

外有三答：一、引生意识非同时答；二、引生意识乃缘已灭之色答；三、引生意识所缘之现在非根识已曾所缘答。据此三答，斯乃意识与根识两不相涉，不藉根识自缘外境，则色不待目而见，声不待耳而闻，天下遂绝聋盲之种，此一谬也。又复与比量相违，何以故意识之知，既不待根引而生，则别有其根；别根既有，增色遂遮，以是为欲，比量之路斯绝，此二谬也。

然于意识不复存怀，眼等诸识，色为依缘而方有故。无表但是不作性故，自许是无，本意如此。

二谬虽彰，然彼于此意识，仍是简去不复存怀，以为眼识等许极微。色如缘者，极微体既自然有不作性，又德本坚常而

能生识，乃可为所依之缘。有此二者，方得为有故也。眼识等不许无表色为缘者，无表如意识所缘之色，但有不作之性，而无坚常之德，缺一不生故也。彼宗自许简去意识之本意，乃如此。

此于所缘将为现量，是所取性故，深履邪途故。为此正意遮所缘性，因便方遮斯所依性。同时之根，功能之色，将设许之。

彼意以极微为所缘缘，遂将以为五识现量者，是彼有所执取之性，深陷邪途之所致也。为此应一一破之，然意有所属，遮破其所缘缘性，则彼所依性，因便而亦遮破，正不必缕缕细陈也。所依既破，则执五识，而简意识之能依，更不待破而解矣！破所缘缘，具下二量，同时之根为五根，功能之色为极微、和合，量中不但遮之，方将设许之耳。

言外境者，彼执离斯（识也），而有别境；此显其倒，显彼执有异事可取，故言境也。如何？当说或言总聚，由非总聚实事应理。识如来难，彼自前后道理相违，余复何失。

论言：以外色作所缘缘者，何言及外境耶？盖彼宗执离识外而有别境，为显其颠倒，显其执取有异识之事，故以外境立言也。如何为异识之事？当为明说，以彼宗或有言和合者；由不言和合，则又执极微为应理也。诚如上来诸难之义，彼过既彰，于我何失。

缘其实事及缘总聚是所许故，将欲叙其别过，为此且放斯愆，或许极微。虽复极微，唯共聚已而见生灭，然而实体一一皆缘，不缘总聚；犹如色等。设自诸根悉皆现前，境不杂乱，彼根功能各决定故，而于实事断割有能，一一极微成所缘境。彼因性故，彼眼等识之因性故，是彼生起亲支分义。然而有说其所缘境，是识生因在诸缘故。

极微实事、和合总聚，彼宗所许，我宗不许犯，所别不极

成过，将欲叙其因中缺过之义，为此且置宗过不论，既不置论，何妨言陈。论中或执极微云；云者，谓彼宗虽以积微至聚始见生灭，然缘微不缘聚；犹如五尘，都缘别相，从五根齐发；五尘亦必齐应，不相凌乱。彼五根决定，于诸极微，分别不紊，微亦如是。一一极微，分别不紊，成所缘境，斯乃因性如是，眼识等之因性如是，是生识之亲支，非疏支之义也。汝大乘亦有说，共所缘境，是生识因在诸缘故之言，可引为证；彼极微宗所执之义如此。

或复于彼为总聚者。彼诸论者，执众极微所有，合聚为此所缘，相识生故。由于总聚而生其智，是故定知彼为所缘。如有说，云若识有彼相，彼是此之境。此二论者，咸言彼相，应斯理故。

又论中或执和合云；云者，谓彼宗执微之聚为所缘缘，识从此相发生故；由于和合而生其识，是故定知和合为所缘缘。汝大乘亦有说，若识有彼和合相；和合即是识境之言，可引为证；彼和合宗所执之义如此。凡此二宗，自以极微、和合之相，与理相应，故立为宗。

论曰：二俱非理，所以者何？极微于五识，设缘非所缘，彼相识无故；犹如眼根等。所缘缘者，谓能缘识带彼相起，及有实体，令能缘识托彼而生。色等极微，设有实体能生五识，容有缘义；然非所缘，如眼根等，于眼等识无彼相故。如是极微，于眼等识无所缘义。论文易知。

释曰：若不言因，此因无喻；犹如因等成因等性，极微总相是所缘性而成之。又能自许不于识外缘其实事，应有有法自相（缺一相字）违过。

若不立量言因，破其过失，则执见何由开悟；此极微之能生，因和合之有境。因不能一因具全二义，为不定因；因既不定，喻中有能立不成过，是为无喻；凡因明例用已成因。成、

未成宗；以因成宗，非以宗成因。今之立宗，犹若为能生因性，而立极微，为有境。因性而立，和合以成，是所缘缘之二义。非先有一因，具二之性，以成是极微、和合。则因既不定，喻则无有；宗亦非净，三支互缺，故必立量言因，破其执而开悟也。又若立内色如外现（有法），为识所缘，宗自许不于识外缘共实事故（因）。彼外现有法，为自宗所不许。如今立之，应有有法、自相相违过。出过量云：汝所言内色，为非内色；汝所言似外现，乃实外现；宗自许不于识外缘其实事故（因）。实事明明言陈意许，但不缘耳为示他悟；为防自失，都以设立破显，为安妥故，论立量言因也。外小不明唯识，特在不知所缘、相分义，故陈那造论，辨明所缘缘义；则唯识无境，昭朗若揭。然止是能破而非能立；盖破极微、和集为缺有相义，与破和合为缺能生义，则具此二义之为内色有者，不言而喻。故内识如外现之四句偈，非立量言，乃明义言也。

唯识真量，至唐玄奘，始乃成立。量云：真故极成色（有法），定不离眼识（宗）；此宗除寄言简过外，克实言之，为相分色不离自证分识也。量云：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因），此因克实言之，为不于识外缘色故，即相见俱依自证起之意也。初三为眼界之尘识根，尘为相，识为见；根在相、见外，他宗妄执，自证所无，在所不摄（然今所谓眼根实，亦识上色功能。但他所不及知，岂如兔角）。量云：同喻如眼识，异喻如眼根；此同喻之眼识为见分，与相分同依自证，故用为同品。自宗不许之眼根外色，为他宗所执者，故用为异品。克实言之，同如见分，异如外色也。此量变所缘缘之有境、能生二义为一名言；盖初三之中，具相分有境之所缘义；摄之为言，具自证能生之缘义。因义虽宽，因性实狭；狭因能立宽，因非立故。陈那许彼相在识及能生识故者，非立量言，乃明义言，用能破即是能立之例故也。

然法称不许，斯乃于他亦皆共许；即以为喻。若但如所说，应于所立义而属当之前量。意云：论本二因，但是明因所以，不即是因，以无共成之喻；为此须出彼相应因。

所以立破他之量如是。然破之为言，立敌俱诤在宗中之法，余所不诤也。今法中既不许其所缘义，乃又于缘义，而共许之者，何也？盖明其因中违悖二义，则此违二义之喻，亦难为言，以一义而纵许之，即得以一因之义，立其异喻故也。若但如正破之说，应于自所立义而相属，相当以为对诤，然前所陈彼宗之量，其意盖云：彼论本非决定之一因，乃犹预之二因；但是以极微、和合成因义之所以，而不即是一定之因，以无二义共成之喻，为此之故。所以须设许彼有相应之半因，以便能破之立言也。

何以如此？次复显己所论之理是无谬妄，明他共许，置第五声（第五声者，八转声中第五相从，就义名为从声纵许之辞，非实辞也）。设许为因，犹如共许诸非有事、非有性故。非因极微，而且纵许诸极微体是其因性；但说不合是所缘性。

极微原非缘，何以纵许？岂独无过。故次复显非所缘，谓我论无谬，不妨许彼非有之事，非止许彼极微为因，又且许其极微有因性；但不许其为所缘性。则彼过已彰，于我无失。

由非彼相、极微相，故此云根识、极尘非境。如根者言，犹如于根，纵实是识亲依之因，无根相故非彼之境，极微亦尔。

上来破彼立宗之意如此。今彼因中所言，由以彼极微之相，为非相故；所以此云：五根识上，非有极微尘境。今彼喻中所言，根纵为识亲依，然识不见于根，根非识上境，眼根喻如是，极微宗亦然。

诸无其相，彼非斯境者，何谓也？为此说其名境者等。言自性者，谓自共相（境之自相，具二种功能，名自共相），了

者定也。如何此复名如了耶！如彼相生故，此言意者，同（同者，带也）彼相貌而识生起，由随彼体故；此则说明了彼境也，而实离识无别所了，可与其识为因性耶！然而但有前境相状，于其自己犹如镜像，而安布之共许，名斯为了其境，然非极微（一一自体识，随彼状）；由此极微，而为境体。

彼极微相，非此识境，何也？说彼与名言假境等，非与此自性实境等。称自性实境者，独为明了自共相者，定其称也。云何为了？如彼相故，谓能缘生时，带起所缘相貌，并随托所缘实体而缘之；两义具备，名了斯境，而实离自证分，识无别所了。彼极微离识，岂可许为所缘缘之因性耶！但所缘缘虽具二义，亦止如依他起之相状，而安布在镜体实性中，名为了境耳。然此一一自体之识，随彼相状之义，绝非属于极微；而言极微为彼境体，故曰彼非斯境也。

纵有因性，由非因义所缘。如根，虽是因性，不为所缘；若由因性，许作所缘，根亦同斯应成彼也。斯言前说彼相应理故，因有不成过。然而意显非唯因性，即是其根所缘之相。若如所说，因将为能立者，则彼因性故为所缘性耶，于根亦有成不定过。

极微非彼境矣！纵许彼为有缘之因性，而非许彼为有所缘之因义。譬如眼根，虽有缘义，无所缘义；若许极微如所缘义，则根亦应同彼许，殊非当理之论。此言谓前许彼相，与缘义之理相应者，以无所缘，因不遍是宗法性，有一分随一不成过，业已显其因过也。然而以喻合成，更有过在；以意中所显，非惟以因性所缘，亦即喻根所缘，如是以喻成因为能立者，无此道理。又为以喻根合成其因中，同品一分转异品遍转之过（同答如眼识有缘义一分转异，喻如眼根，非所缘遍转）。

若如是者，由非彼相，其义何也？为明成立自己之宗，由非但述他宗过故，己义便成，此言为彰。非即能生自识相故

(因)；境非极微(宗)，犹如眼等(喻)，若其是彼因性之言，将为论主前立他宗，明他共许。此时意在遮他显己，能破义成，置斯言矣！宗许，定彼不定，他宗恐其不许。

问曰：彼立极微，有过如是，斥之为非所缘斯已，何必又立量言因？

答曰：欲明自宗之义，非但斥他便成，故必立破他之量，此由非彼相之言，为彰明破他之因量也。若设许之言，如前时宗中言耳，此言因之时，则在夺他显己成就破，必弃置纵许之名言矣！因中夺而宗中许者，将以所许，定彼不定过也；他宗固惟恐人不许耳。

向者与他出不定成即是能破，何假自宗更申比量。凡言不定，未必决定不成。恐致疑惑，是故更须立量；或可由斯非彼相者，于诸极微非定了性。如相识生是谓决了，既彼非故明知决了此，亦无由应可说非决了性故，唯出此因不是所缘。

又问：论前言二俱非理，已成彼不定过，即是能破，何必又申量言因，乃为能破耶？

答：空言不定，犹未决定其故，敌必致疑，故须立量言其所以。因量既立，彼宗或可由此得悟，极微非自证分之了性。盖如彼相生乃为决了者；极微既非此境，则决了之性必为明知也。然此宗中所陈，亦不必真说非决了性。唯言极微之因不是所缘，彼必由因量，而悟及之因明之听以最妙也。

如根极微，有余复作诸识差别，显其成立眼识不能了极微色(宗)，无彼相故(因)，如余根识(喻)。如是余识，翻此应言；如根之言，诚为乘也。共喻别须义准而出，又复纵是因性之言为无用矣！彼虽因用非所缘性，此亦如是，实为有用。然非声等，所有极微可是余根之识生因。

如陈那破量之根喻，与极微宗，有余师复另以诸识差别之喻，显其成立之量云云。又以余识，如其量翻成多量，则如根

之喻，犹如轮乘，诚可通转为用也。其喻止须，义准其量而出之耳。又复此师之量宗中不用纵许矣！北师量中无彼相因，虽用非所缘之意，而陈那之因，亦复如是，惟纵许稍异；显纵许之妙，实为有用。此师不用，未为善因明者。然声等上色，不能生余根等上之识，则如决定之理。

论曰：和合于五识，设所缘非缘，彼体实无故；犹如第二月色等和合，于眼识等，有彼相故；设作所缘，然无缘义。如眼错乱，见第二月，彼无实体，不能生故。如是和合于眼等识，无有缘义。论文易知。

释曰：有说于识自体无聚现（极微聚，而现相，名聚现），故非是所缘；如根众微，由境相状，安布于识，是彼相性，此非有故；理即说其无有聚现，如是且述钵罗摩怒（极微名）不是所缘。彼之能立不相应，故及（非境性量）善成故。

有诸余乘，心服破量；乃即说言，于识自体中无极微，故诚非所缘；盖如根之喻，众微之宗所成之破量，言彼由所缘具在识中，为相性者而乃无有，理应说无极微。以如是量意，故以极微为非所缘也。他宗能立不成，则论主破量善成矣！

若尔总聚是境，然由所说诸有能立，若望谟阿（大乘名）宗皆有不成性，理实如此。然而总聚实有，彼相有是所缘。无因性，故由彼相，识不能生。其总聚相，识总聚不生。彼既不生此识，如何令此缘彼所缘之相。不相应故，非所缘义。由此前云：彼相应理，斯乃不成。

有余诸乘，虽心服善，执迷未空，旋即转计；若如所说，极微非境，则和合为境；然彼宗之种种能立，若较大乘，皆不成性，理诚如是，非故斥之。盖和合有相，设为所缘，而无实体；识不能从彼相上而生，既和合之识，不生于和合境，则境不生识，两不相到，如何令不相到之识，缘不相到之境？此理诚不相应，绝非所缘缘，以是之故，彼宗于前，自许应理，斯

乃不成。

若尔，何谓所缘之相？凡是境者，理须生其似自相识，随境之识。彼是能生，彼是所缘。有说凡为境者，理必须是心及心生起之因也；此既生已，随境领受而与言论，于时（是也）名此为所缘境。若义具斯二种相者，此乃方合名为所缘，是能生性、所缘之境。引《阿笈摩》（大众部经名），此即便是说生（能生义）、缘（所缘义）性，由是生因，彼识生缘；共许是其所缘之境，自体相现。此中无益，故不言之。

问曰：极微、和合，皆非所缘缘，则汝大乘以何为相？

答曰：凡是识境，当生似尘之识，名随境之识。此之一法，具二功能。若者为能生，若者如所缘；斯为大乘所缘缘义。岂惟大乘，汝小乘亦有说言；凡为识境者，理必须心及心生起之因，以是生识，识生之后，随逐其境而作领受言论诸事，于是得名此境为所境、缘境。义具二相，方合名为所缘缘；所谓能生性及所缘境之二相也。上来所引《阿笈摩》，即是汝小乘所说能生及所缘二相，由是能生因，令彼识得生于所缘，乃大小二乘共许为所缘缘之体相；更有言说，非此所取，略而不论，所缘缘相如此。

能非总聚，是能生者，非实事故；由其总聚不是实事，此于有聚一、异二性不可说故。又复无有不实之事，能有生起果用功能；犹如二月，如第二月不能生识。

论主和合破量云。云所以能破其计，和合为能生者，以恃彼体实无之因故也。和合不是实事者，一性异性，俱不可得。以言一，则和合有极微；以言异，则极微为和合故也。又复无有假事，能生诸法之理。故论言二月；如第二假月，本无所有，不能发起瞻视故也。

第二月相若尔，何因有斯相现？根损害故，若时眼根，由翳等害损其明德，遂即从斯损害根处，见二月生，非实境故；

由此二月纵有彼相，然非斯境。如第二月，纵令此识有彼相状，由不生故，不名斯境。此由非实事，有性等总聚，不是识之生，因非实性故。如第二月，由斯方立非因性故；不是所缘还如二月。又复将此第二月喻，于彼相因，应知说其不定之过。复由识，义理成就故，至是相违。

问曰：二月与和合同相如是；和合以极微成假，二月以何因成相？

答曰：根损害故，眼根由翳损明，遂从损处见月，并非实有其境；则二月纵有相现，非眼根真缘之境也。以喻合法，二月如足，则此识纵亦似有和合相现，以和合不生，而亦非此识真缘之境也。此法执之由，由于破其极微，遂转计此无体之和合，岂识本能生，而本为非实。又以喻合法，二月如是；以喻之假月相，而成法之非因性，意有所属，岂所缘是实，而还加月假。又复以喻合法，则彼相之因，有同品一分转异品遍转之过。复由辨明唯识之后，则其过全成比量相违，立纵许宗，以喻合因，如是而已。

复缘眼识（有法），不缘青等聚集极微（宗），为由彼体非生性故（因），如余根识（喻）。此喻共许，故不别言。第二月喻非实事故，应知此是于非因性，而成立之。如所说之，纵有相性，然非彼境；斯言复是非彼因。

又复有余师，缘立别量云云。此量之喻，众所共知，不为特别之言。然二月非实之喻，为成彼非因之性，而特别立之，意有所属也；如是而言，宗中之一纵、一夺，其言亦为破彼因义，而特别立之耳。

若言无有第二月者，如何现见有二相生？谓从内布功能，差别均其次已，似相之识而便转生；犹如梦时，有见境起，由此令似妄作斯解，于其月处乘更睹余。

问曰：前以根损，证二月无有；若言无有，如何现见

相生？

答曰：从其内境所作，先损根，后现月，次第布已，似二月识转生；如梦见境，因作妄解，于真月处转更睹余。所陈正义，唯识无境。

诸有说云：而于眼识双现之时，此二次第难印定故，将作同时于斯二种相貌之后，意识便云：我见月之第二月也。或复有云：于共许月数有错乱，由根损故。若望（不许外境）之宗，如斯众见，但是妄执。

诸师解二月者，第一师说云：月及二月双现之时，眼识难为印定，将于二相同现之后，意识执取名为二月也。第二师云：一月频乱，为第二月由根损，故止见第二耳；众见如是。

若以大乘唯识所观，执境、执色，都无实义。

由非眼识所缘，无间引生意识供于一时双缘二相，作如斯解，见二月耶！又于声等缘彼之识，不知其次，应有二声等见同时起耶！好眼之人，意识次第，尚多难解，何况依于色根之识，测其差别，便成多有二相等见一旃达罗（月名），若时离识许实有者，斯乃何劳妄增二月，而言于数有其错乱。

汝第一师所云者：由我破汝二月，非眼识所缘；遂将眼识无间引生之意识能缘二相，作如是解，以为眼见二月耶！眼识所计如是；不又于声等处，耳识等不知其次，应有二声如二月等见同时起耶！好眼人用，意识悬揣二月之真妄次第，尚多难解，何况以亲依色根之现识，而能测其真妄差别；是则便成于一月上有二相等见，于理难通。汝第二师所云者：谓其时二月双现，离识实有，则二月非假，斯乃何劳增月为妄，而立数有错乱之言。

论曰：故外二事，于所缘缘互缺一支，俱不应理。

释曰：离识之外，执有二种极微、总聚，此皆缺其一分义故。又如所说，能立能斥道理力故。以之为境，成不相应缺一

分故。自体相现及能生性具斯二分，方是所缘。于极微处，即缺初支；于第二边便亡第二。若如是者，如向所论二种过失，重更收摄，令使无差。

彼宗于识外执极微、和合，二者皆缺一分义。论主能立量斥之者，据理为言耳，彼以极微、和合为境，不应道理，互缺一分之义故也。必自体相与能生性二分义具，方为所缘缘。彼极微缺相，和合缺体，以如是故。论主所以斥其过失，欲使彼宗谨飭，归至无差；乃菩萨方便慈悲，开示迷悟之至意，立破逞能，仰扬人我，方斯误矣！

论曰：有执色等各有多相，于中一分是现量境；故诸极微相资，各有一和集相。此相实有，各能发生似已相识；故与五识作所缘缘。此亦非理，所以者何？和集（有法），如坚等（喻），设于眼等识，是缘非所缘（法），许极微相故（因）。如坚等相，虽是实有，于眼等识，容有缘义，而非所缘；眼等识上无彼相故。色等极微诸和集相，理亦应尔，彼俱执为极微相故。

极微和集既破，乃执外色有多种假相，于中一分本极微相，是现量真相；为诸假极微所资，诸极微资之，遂亦一一极微，各有一一相，名为和集。此和集相，固是实有，而又不离极微之体，能发生似已相识。二支不缺，为所缘缘。论主立量破之，谓极微于本极微相；如山水之于坚湿；坚湿离山水，无别实坚湿之相。则极微无相，和集亦无相也，所破之文可知。

释曰：有说集相者，于诸极微处各有集相，即此集尘而有相现，随其所有多少极微，此（和集也）皆实有。在极微处，有总聚相，生自相识实有性故（有和合相，具一支，以其实有体性，能生自相识，又具一支），应是所缘，斯乃双支皆是有故。此即于前所有成立，求进无由，为聚集相即是极微，为不尔耶！

彼宗转计和集如此，此盖于前所成立之极微、和合，皆有过失，无由进计，遂转以聚集相，即是极微，而自以为然。由诸境义有众多相，即此诸微，许有微状，亦有集相。如何得令二相，共居一事，为应理乎！

然有六种妨难证汝过失：第一，为二相一事难。汝许诸微，有微相，有集相；是以一事中，同居二相。二则不一，一则不二；而汝违此，岂为应理。

有众多相；凡诸有色合聚之物，皆以地等四大为性。彼皆自性有胜功能，青黄等相，随事随根而为了别。即此于其众多相处，极微之处有总集相；即将此相为眼等识所行境故，是现量性。若如是者，于诸微处，识有聚相，何不言之？

第二，聚相生识难。汝解众多相，谓凡现见之物，皆以四大为性。性有功能，变青黄等相，为色声等事，随事随根相对了别。为众多相，即此众多相以四大为性之处，比知极微上有总集相，而用为五识缘境。若如尔说，微处有相，则于诸微处生眼识时者，亦应即有总聚相，共生眼识也，何不言之耶！

尘有聚相，何不言识有聚相耶！

第三，识有聚相难。谓所缘尘上之聚相既可言，则能缘识上之所作相，亦应可见，何不言耶！

所以复云：然于微处有总聚相，即以此言为其方便，亦显识有极微总相。若尔，一一极微有此相者，何故？复云：总集相也。

第四，赘说总集难。汝言微处有总聚，为汝方便，许识中亦有。若尔，一一极微已具总集，止言极微已足，何必复言总集，岂非赘说。

色聚众多，极微分别，是论所许。此即是其总聚性故，不是实有。如前已陈，何劳重述，有别意趣（何有别意而劳重述）。纵令实事（极微名），别别体殊（具总集相）。然此相状，

但于集处更相藉故，而可了知，说观集相更无余矣（纵极微有总相，但可于总处了知其有，更无余处可了）！

第五，余处了知难。谓总集于总集处见，不能于极微处见。

又复设使诸有极微合聚为性，然而一事有其胜劣（和集易见为胜，极微不见为劣，胜能隐劣），随事观之，且如苍色（喻和集）是其地界（喻极微），如是等说，诚为应理。纵许如是，如极赤物，初生起时多事皆强（青、黄、白、黑与苍、赤等名为多事），遂无容（容隐也）矣！依容有处，作此诤议。

第六，胜劣不隐难。谓极微具合聚者，合聚胜相能将极微劣相隐夺，使根不见；然苍色隐地界。若多色齐苍色，则地界不能隐，证知和集隐极微。若多集齐和集，则极微又安能隐耶！尚得有处有隐可凭，为此诤张之议耶！六难如是，和集已破。

若尔，如何说诸极微非根所见，又复何如唯有如知（意识名）能见极微。由其尘相非是识义，非是依根识之境界，故曰非根。非根之义，独是如知之所观察。复如何理现见极微，尘形不睹如坚性等，如坚润等，于彼青等纵有其事，非是眼等识之境界。根之功能各决定故，尘亦如是，无违共许，岂非显微。无其坚性由别体故。此对宗法许其十处，但是大种斯言无过，然此已陈。

问曰：如何五根不见极微，惟意识能见？

答曰：由极微，无能缘识体上变带之义，非根识境界，故曰非根所见。此非等识所见之假物，独意识妄现耳，更有何理，能见妄现之极微耶！尘形难睹，如坚性等，纵彼坚润于青等色上有其实事，然眼识不到，无其境界；犹如五根功能，分途各定，耳不闻色，眼不见声，尘亦如是，眼根所及，不见极微，乃共许之理，无所违悖，岂非显明极微为不可见乎！是则

眼识上无其坚性及无其极微之别体，有断然者。坚性为能变，根尘十处为所变，许是实有，然已陈言，但极微是假，不同坚性是实，又为必然之理也。

论曰：执眼等识，能缘极微、诸和集相，复有别生。瓶瓿等觉相，彼执应无别，非形别故别，形别非实故。瓶瓿等物，大小等者，能成极微，多少同故，缘彼觉相应无差别。若谓彼形物相别，故觉相别者，理亦不然。瓶等别形，惟在瓶等假法上有，非极微故；彼不应执极微，亦有差别形相，所以者何？极微量等故，形别惟在假，析彼至极微，彼觉定舍故。非瓶瓿等能成极微，有形量别（有别形量），舍微圆相故（相不可析，是名圆相，析则失相成空故），知别形在假非实。又形别物析至极微，彼觉定舍，非青等物析至极微彼觉可舍。由此形别惟世俗有，非如青等亦在实物。是故五识所缘缘体非外色等，其理极成。

论文易知，一以极微多少，成形大小，同是极微一相所成，破其相别为妄，所形别非极微别，析彼别形至一极微，异见即一，破其觉别为妄。

释曰：汝瓶瓿等觉者，汝如是证者，于瓶及瓿便成根觉相似，而观于其自境识不差故。复由根觉随现有境而相生，故识境不别。

论主破极微、和合已；彼即转计极微体具和集，以显二法皆有。论主又以如坚之喻破之，彼又转计和集之体，即是极微，谓有别生。论主复以瓶瓿等喻破之；今释最后之破，如汝以觉瓶瓿之觉，证有别生者，此乃于瓶瓿上生其相似之觉，其自体实境之识仍不差别。如是例推，即凡根觉于诸有现物上，随而相生者，亦其自体实境之识仍不差别也。

如何得知？由匪于其瓶瓿等处，众微有别而此言说。

问：如何得知彼为妄计？

答：由彼不于瓶瓿处，审其众微有别、无别，而漫然言说故也。

然诸极微，以总聚相而为其境；固非于彼缸等自体了别之时，于众多聚，体有片（分也）别。彼之实事相貌之外，无别积聚体可得故。缘彼根识便成相状，无有差殊；由此方成于尘自体是所缘性，复非于彼无别相处覆审之缘，异解性故。

彼以总聚为极微境者，以了别瓶等时之缸等，与他众聚，体无分别；缸等即众聚故也。极微相外无众聚可得；缘聚之根，亦无相貌差殊；是则仍以极微自体为所缘性，复非于极微处，为瓶等所覆有审度而知之缘故；但是彼宗异解执性。

如缘青等，若相殊故；所言殊者相，谓形状布置有殊，于其缸（音缸，长颈瓶名）、瓿（瓶颈）、腹（瓶腹）、底（瓶足）等殊异状故。由境有别觉乃遂殊，诚为应理。无如是事，非于根识所观境处极微，有殊。然此总聚，是三佛粟底（即三摩钵底，此云假）。而此总聚非根识境，此已斥破。复非非境有别（无别境即极微），而令识相有殊，可为应理。

汝言境别觉殊，诚为应理。无如境是极微，极微无殊，总聚假境，已破为非；固非一相之极微，能令识相有异，是顾可为应理耶！

复如何知诸极微处，别状非有。极微形相，无别异故。凡诸事物有支分者，必有别状于方处转，然诸极微体无方分，至穷极处，斯即何曾得有形别；于缸瓿等纵令事别，而极微性曾无有殊，斯乃一体无增减故。是故定知于总聚处非实物有，凡有方偶布列形状，皆非根识所行之境。

问：极微何无别状？

答：极微体，无有方分。凡有方分，必是合聚假相，乃有别状，非实识境。

上来如此众多诘责，愈欲显其有别相故。

上来诘责之意，为汝宗欲显极微有别而然。

缸瓿等觉，非以别事为所缘境；犹若苏佉（此云乐）、毒佉（此云苦）情矣！然而极微是不别境，即是彰其非彼境性。

对缸瓿而生觉相，此相不以缸瓿别事为境，意许以极微为境也。极微、和合，颠倒妄计，本不生识；犹如众生颠倒，而生其苦乐之情，实则本无所有矣！然而虽言极微不别之非境，此中惟在彰彼缸瓿非境，而破之耳。

若相殊故方言殊者。此言意显向云：非以不别之事而为境（非以不别极微为境，是以和合为境）者，是立已成。彼意说，言极微为辖，其实无殊；然为形相别，故别也。

汝若谓缸瓿相殊，方言觉殊者；盖汝意以前执和合为境，我大乘已纵许所缘，为已成立。

又意以极微为境，其实与和合无殊；止为和合、极微形相有别，故名称有别，实则和合成，极微亦成也。

极微无殊，我亦共许，是立已成；由诸极微量无别故。此显殊事，是其别境。答非已成或可。

汝欲成此极微无殊，我亦许是生，因为已立成，共以微量为无别故。今此缸瓿殊事有别，则极微破量中，有已成及非已成二义，我可可用非已成义答汝也。

此明诸根之识；于缸瓿等（有法），无有极微相状性故（因）。极微无有此别状性故，非是所缘（法），犹如余识（喻）。余识，谓意或余根识（释喻），但缘青时无黄相故。于诸极微，虽体众多无差别故；而诸根识差别相故，斯乃共成，非尘状性（释因）。

上来皆明，极微上无此别相，则缸瓿相假，何能有所缘义。

颂于极微差别之言，同前问答。若其总聚，许覆相已，形非实境，理方可成，如斯胜理，是应成立。若言离（析也）极

微如是等，如离彼者，彼觉便无故，犹如军等；此言缸等是非实义。由非实事（瓶等），此显余宗诸非不实（极微），皆非舍彼相违事也；如于声等，青觉非有，此形相别，是覆相有（隐覆极微之相而有者），以其缸等为境性故。虽引众多异见道理，而竟不能显其极微实事之体，有其差别。

颂极微量等故，形别惟在假，析彼至极微，彼觉定舍故之言。前问：复如何知诸极微处别状非有？前答：极微形相无别异故。已明释矣！今再释之，颂前二句云者，谓若彼知极微量等相无差别，乃总聚之形盖覆；而此总聚别形，是假非实理，乃特胜应是成立。颂后二句云者，谓形别所生，觉相亦以之差别；若析彼形相至极微时，所生觉相，决定无有。凡此颂言以缸等为非实义，由缸等及余宗极微，皆不能舍弃比量相违之过也。如耳对声，于眼觉青上为无，此缸等为盖覆极微而有，实相既覆，安能引生差别之识？识不能生，汝以缸等假有为境性故。汝虽引比多见，究不能显一相极微，为有差别。

论曰：彼所缘缘岂全不有，非全不有；若尔，云何？内色如外现，为色所缘缘，许彼相在识，及能生识故。外境虽无，而有内色似外境现，为所缘缘；许眼等识，带彼相起，及从彼生，具二义故。问曰：此内境相，既不离识，如何俱起能作识缘？答曰：决定相随故，俱时亦作缘；或前为后缘，引彼功能故。境相与识定相随故，虽俱时起亦作识缘。因明者说，若此与彼有无相随（此即五识，彼即五根。有是现行，无是种子。谓识与根俱有现种，而不相离，是唯识义），虽俱时生，而亦得有因果相故。或前识相，为后识缘，引本识中，生似自果功能，令起不违理故。问曰：若五识生，惟缘内色，如何亦说眼等为缘？答曰：识上色功能，名五根应理。功能与境色，无始互为因。以能发识比知有根，此但功能非外所造。故本识上五色功能名眼等根，亦不违理，功能发识理无别故。在识、在

余，虽不可说，而外诸法理非有故，定应许此在识非余。此根功能与前境色，从无始际展转为因；谓此功能至成熟位，生现识上五内境色。此内境色，复能引起异熟识上五根功能。根、境二色，与识一异，或非一异，随乐应说；如是诸识，唯内境相为所缘缘，理善成立。

论文易知。

释曰：据内境体，谓立自宗所缘之事；若也，总拨无所缘境，便有违世、自许宗过，四种缘性于经说故。

陈那内相分色，自宗立为所缘，若亦概拨不立。而唯言唯识，则世以五识缘境，经中说所缘有境，俱与相违，便犯世间相违、自教相违二过。经说四缘者，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境上缘也。

此中内声，为显不离于识，而有所缘。言境体者，是所取分（相分色，名所取分），是识变为境相之义。然在识外别分而住（然世皆以境在识外，而住于极微、和合），将以为境，违世之过，如前尚在（今以为内如前犯世间相违过）。由诸世俗共许于境在外而住，应云如外；此不离识其所取分（相分色），如外而现。云：我见境生其慢想（我、见、慢、想，并是五识刹那后之意识），实此为因，如于眼识现其发等（目劳，则灯现毛轮；色虽似外，实不离心）。外境虽无，谓实无其在外之境非了性故。以理究寻，不可了其自体定在于外，纵令许彼实有外相，然非识缘非彼相性；故非极微相现，如似外相显现之时，此即是其所缘缘也，彼相相应故。

颂言：内色如外现，为识所缘缘。内色者，谓相分色，是识变为境之义。如外现者，寄言简过，而实亦是生识之因，为识所缘缘者；加长行中，言外境虽无云云。外极微境非了性，即非识相，不为识缘；则如外之内，为识所缘缘，与理相应。

由若与相，理相应故者；此即是此（此即是此能生，此即

是此所缘），如因性等（能生因）。由与自相，理相应故，复显所缘差别体相。如云：识有彼相故等，明不假藉外事为境，如情所计，境相随生（意识、情识计度，独影境相随生）。又情所计，若离于识，非外有故（独影亦不离识，但是疏所缘缘）。此之境相，原不离识，由此名为内境相也。

颂言：许彼相在识及能生识，故由内相与理相应者，二义俱具，内足自办，不藉外事。亦如六识，随情生境；又六识境，亦非外有，不离于识，故名内境相也。

此中内声，言不离识，本无其外，望谁为内，及从此生（外法，若无内亦不立。本无其外，望谁为内，及从此内而生识耶）。有此方生（定先打此相分，方乃生此五识），或可从此（从有相、从生义，相分与识相从而起，为五识。从有、从生义，依相分变现，即从变现而得生起，为六识，此言从生义）。由第六、五义有别故；由非离境得有其识，是故有此方乃识生，不言第五（第五声纵许之名），二法合故，明其所缘道理合故，显能立也。此即但以共相（能生、所缘）之境为其能立。若差别者，共他若南（识蕴即意识名）不缘外事，于其梦位以为显示，如说二种为一能立，识有彼相，复是识生，缘此二用，方成一量。

问：外既无有，何必有内？

答：有内相分，五识方与同生，六识方得从此而生。六、五虽云有别，皆非离识有境，是故有此相分，六、五乃生；既具二义，理合所缘缘；故不纵言，直显能立也。此但显六、五能立，若就差别而论，六识亦非缘外，所缘梦假，虽与五异，然具二能立，亦为梦中之识，有梦境相；梦境之相，复是识生，所以者何？由有此二义之用，方成比量，名为能立。

且复纵许有其内相，但观外境妄有相，故言无他相；如情计境生，其领受境之相状，列在于内，将为应理。如何是彼一

分得，作同生之缘，其所取分离识无故。斯之一分复还生识，便成自体相违之过。复还是彼一分性故，如能取分，斯乃便成匪能生性。但由外相染识而生此，即相分与识同起，非二同时有因果性；如牛两角。又匪于其不异之事，同在一时，以同伴声而合说之，亦非于识别说有境。

意识决实为内，若谓意识但观外境妄相，纵许为内，而言无他外相；如彼情计境生，领受相状，列之于内，将为应理。如此而言，则如和合之纵许所缘，止具一分之义；如何一分义得，作同生之所缘缘，其所取分之所缘，既离识外而为无境，以此一分复还生识，便成自教相违之过。又复一分所缘，如彼能取分之能缘，俱为一分，俱不成立，斯乃断成为匪能生之性。是则外境不生，绝实为内也。然则六五差别，以何而知？彼六识但由已生之似外染识为境，更复而生其识。此五识即相分与识同起，为此不同耳。七识有三种差别之义：一种，非相见二义，同时亲起，有因果性；如蜗牛两角。一种，非相见不异之事，同在一时，以同伴声而合说之。一种，依识妄见之梦境，非如五识，相见各别实有。

斯乃如何名同伴性。理实如是，然由相状差别力故，猜卜为异而表宣之。由有见分、相分之殊，遂得此识而有差别。

问：相见既分，何名同伴？

答：理实如是，但由相状差别，圣者猜卜为异，而为言说。由相、见有殊，遂名识有差别。其实相、见俱依自证而起，自证有何差别？

若如是者，缘性亦应但是所执，非分别事有自性体，斯乃应成非真缘性，此罔相违。由其缘义，于余所执差别之境亦共许之；如等无间灭，同分之识为断割时，此识亦以四种多缘而为缘也。

问：若如猜卜为异，则所立分相缘性，亦是执情，分别无

体，非真缘性破极微等，以为相违；斯诚谬罔。

答：由其所缘缘义，于极微、和合亦纵许之，但各缺一支，不能成立；相分能立，意俱不拣执情，如等无间缘灭，不能引生同分意识之时，此五识独生，亦将以四种多缘，而为其缘，则所缘之为必有也。

《摄论》大意

欲明白佛学，须于空有二字上求。佛因众生执着实法而说空，又因众生执空而说有。说此空有，皆须善巧。若比较言之，说空犹易，说有最难，因须知得有而不实之义也。此关键全在种子。有种子一义，则谓其有实在相貌欤，然寻不着痕迹。谓其纯属空虚欤，然又有其功能。如是方能有而不实。此犹从道理上求也，别于史实，亦有可证者。

小乘萨婆多以说有立宗。其说色有也，极至无表色亦实有。无表系业色，无所表白于外，不同身语意之可征，但在内而有发动之力而已。以此类同四大所造，说为实有，较为困难。然小乘视为动作心身之关键，却多说之。至于表色之解释，各部亦不一律。有部说是形，正量说是动，其间已有虚实之分，而仍执着实在。是皆说有不善巧也。经部改正其说，以为无表是种子，表业是为心发而动者，合二家之义以归之思。其间学说之相因，盖甚显然。

经部又于种子之说以为旧解难通，别须建立，故依理推求而云有心种、色种之别。推至其极，无想天无心定皆无心，心种如何存在？又无色界等无色，色种如何存在？如有部说诸法续生或依于命根众同分等，其说极粗。今则进一步谓心种可依于色，色种可依于心，心中又心依心所，心所依心。如是于无心、无色之时皆得碍。

然经部互依之说所依不遍，又不永久，等于无依。此但因旧说之罅隙而略弥补之，其立说之不圆满如故。于是阿赖耶识不可不建立矣。种子已甚微细，所依之赖耶自更微细。即如经

部所云色种依心，此心亦不得为第六意识一类，其粗细不侔故，今应云有不可知之赖耶。建立赖耶，而后得一结论曰，为种子而立第八识，第八识法又自种子而生，此即互为因果之义也。知此乃可见《起信论》等不立种子却有赖耶，于理极为不合。今人或谓赖耶之说创自无著、世亲，一若此说可随宜创之者，不知无著、世亲之意乃大有准据也。

然空宗不详说赖耶，何耶？曰彼之所宗则尔也。空宗不说有而明空，无轻重于绪法之间。一法空则一切法空，三科五蕴，遍历皆空，故有七善巧之说。即观自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亦照空五蕴。此即视五种蕴无所侧重也。讲五蕴即摄第八识于蕴，不须另开矣。若重视识而摄蕴于识，此特有宗之义耳。故于有宗详说种子赖耶，于空宗则不尔，非不能详，意不在此也。

由种子义乃立赖耶，由赖耶义而著《摄论》，《摄论》宗旨在此。从前解论或有未善，今特发挥种子所依之义而解释之。《摄论》十殊胜语先提赖耶，为一切依据，即表示种子之所依也。至于法相差别之用且针对他宗者，在于第二殊胜语之依他起。此二分皆为境。入境为唯识性即入所知相，能入行相为六波罗蜜多，行相位为十地。又由六度开为三学，皆属于行。菩提是智，涅槃对缚而为解脱，就所断得名为断。断惑证智事不可混，故初地菩萨发二种愿，得果亦即为二。此皆属果。

法相义根本之书为《中边论》，唯识义根本之书则《摄论》也。法相譬之全身发露，唯识则犹画龙点睛。根本原委虽详法相，然无唯识，亦无睛之龙而已。

《摄论》详讲十殊胜语，今言其最难读者，唯所知依一分，其文大科应如次分为三段。

一、教理成立赖耶二

一、教成立此中最初至具有四缘又二

一、异门（释名）皆先引教后释名

二、相（出体）皆先释义后引教（教即《阿毗达磨经》伽陀）

二、理成立如是已安立至转依不应理

二、赖耶差别复次此阿至应不得成

三、赖耶性何因缘故至无覆无记

第三差别段最要。因系唯识通于法相之点，成《唯识论》犹有未详，故须着意发挥。且讲教成立一段，以见大略。世亲、无性释此段皆无科判，虽无性释稍有端倪可寻，而条理犹待组织。且此段明何事耶？一言蔽之曰：本识转识互为因缘一义而已。论文发挥皆在于此。此说因缘，即概果相。以受熏持种而莒，受熏即是转识为本识因，持种即本识为转识因。论文以二事概括因果。自相合因果而言，故明因果而已足。因相即本为转因，果相即转为本因。论文建立二相，实不外互为依之一依字也。然《摄论》安立此互为因缘义果何为耶？曰，有多义。一者不可思议义，二者如幻义，三者亲而无外义，四者依义。余义且略不说。余段论文亦应准此细读。

民国十三年七月第七次内院研究会纪录

问：《摄论》以何为宗耶？

答：世亲闻《十地经》悔小悟大，无著授此，俾之作释。据此则《摄论》学，十地学也，《摄论》十殊胜，实俱系属十地。凡谈教理，有境、行、果别，依境起行证果。故所知依，所知相，境也。入所知相，入因果体，因果修及其三学，行也。果断，果智，果也。果由行而证，与境必起行，故注意在行，所谓乘故。行中之修，十地也。入所知，十地前之加行也。六度为因果体，乘是入唯识，唯识者无所得也。十地有无相杂，六地以还为见修，六地以后纯无相行为修，归无所得

也。三学已摄，六度中特举而别之，种种区于小乘故也。然则《摄论》学，十地学也，何以异耶？曰：十地直叙地上事，《摄论》针对小乘，抉择料简之语多。然则谓之为阶梯可乎？是虽亦可，然《摄论》境行果具，一切菩萨藏提纲挈领之书，又非第十地阶梯已也。

问：唯识、法相分立二宗，何所据而云然耶？

答：《论》二：若有欲造大乘法释略有三相应造其释，一者，由说缘起；二者，从缘所生法相；三者，由说语义。由第一相本宗建立唯识宗，由第二相本宗建立法相宗，由第三相唯识、法相之所诠表。二宗分途，以此文为据。

问：《摄论》何宗耶？

答：唯识宗。无著以前唯识多谈一分，无著详明相见二分，陈那立三，护法加四，唯识至四无过无遗。驯至樊师立量标准，然后言之而有名，释之而有义，持之而有故，对内对外本本源源，唯识一宗卓然成立。顾其所祖，则在《摄论》初说相见二摄相归识，故《摄论》为唯识宗之鼻祖。摄相归识者，以法相贯唯识，则唯识而法相；以唯识贯法相，则法相而唯识。《摄论》谈法相云，有相有见，识为自性，所谓回相入识也。按此方隅，触处皆是，故曰唯识宗。

问：遍计所执性二宗何别耶？

答：法相家诠一切施設性，以如理心了知无相证彼真如，名为心善巧差别。若唯识家诠此，《摄论》所谈，灭已不生，才生即灭，如是灭无为小乘有，毕空无惟大乘得。

问：依他起性二宗何别耶？

答：法相家诠体虽不实有种种相，既许乱性惟是事摄，所谓蕴处界事无量无边。若以唯识家诠此，《摄论》所谈八识种子虚妄所摄，诸识名言我见有支一切显现，皆是虚妄分别，唯识为性。

问：所知依即阿赖耶，何不以赖耶名而以所知依耶？

答：小乘断烦恼障，不断所知障，《摄论》为拣小之书，则注意在断所知障一面。障所知者赖耶种子，对治所知障者无漏种子，皆系所知，且蕴积一处。言赖耶嫌不备故，多就有漏说故，无漏寄其中未说表故言所知依有无漏皆举故。

问：所知依与转依别耶？

答：依地不殊，但执舍别，断果分言。断谓无住涅槃，不舍生死，转依为相，转依即依他起性，对治起时舍染得净。虽赖耶未转依之广大，不殊菩提涅槃已转依之广大，然以依训词通已未转，赖耶不通，故无著立所知依篇取赖耶。

问：《摄论》必建立所知依，何耶？

答：《论文》：声闻不于一切境智处转，故虽离此说，然智得成；若诸菩萨定于一一切智处转，若离此智，不易证得一切智故。则知大乘发趣在一切智智，目注心营，举念动言，莫不属广大之区、无边之境。如初举所知依，后所知相入所知、入因果等，无不皆然，读诵思维，义应络绎。

问：此土空宗破《摄论》立赖耶，何耶？

答：空宗破赖耶为不失法，堕于常见，一不明时量之幻无有过未，二不明等无间缘之巧用，能破还成似破耳。何以言之？处梦谓经年，寤乃须臾顷，故时虽无量，摄在一刹那。空劫以前之种，刹那刹那等无间缘持至末劫遇缘发生，发生以来转展因果，转依时灭。若知时幻与才生即灭不异，虽实无量与刹那同，如称两头，低昂互等。所谓生住异方一刹那，即灭一刹那也。空宗不明幻时，谓赖耶为有过未之不失法，殊非本论所谓。又不识等无间之妙用，刹那刹那等无间灭，便非是常；刹那刹那相似相续，便非是断。空宗云：虽空亦不断，虽有亦不常。虽空亦不断，彼之所以立宗；虽有亦不常，彼之所以破别。然彼所谓不常之有，以法颠倒虚妄无实为宗。此无实宗，

本论缘起如幻，何独不然，此则犯相符过。宗且有过，所破岂成！

问：论颂有云：若对治转依，非断故不成，因果无差别于永断成过，是对治不足言断，转依乃足言断。《大论》烦恼起时，对治起时平等平等，如称两头，如何会通？且诸小乘之断亦有可取者耶？

答：经部一念许引多生，不染污者般涅槃时方灭，中间数死数生，法尔分分不同。此说与大乘不殊，正是此论断义。此论说因果差别者皆现在断，无过未断。其因为数数之分证，其果为永永之总无。几分总断皆现在断。《大论》据分，此论据总；分名对治，总名转依，分数数断，总永永无。又《大论》说断相貌，此论说断分齐（断无相见，对治起为相见）。自来地论师、摄论师有误会断义，学者为蔽不浅，准《瑜伽论》记正之，摄录于下。

地论师：非初非中后，前中后取故。

（误）据此偈即言圣道一运相续，前后相资，诸惑不生，名为断惑；非是别以一念无碍，正断烦恼，深证解脱。

（正）此偈总就三世明断不断。过惑已断不可断，未来未有不可断，现在自灭不可断。此就三世惑性以求，皆不可断，当非初非中后句。三世惑种缚不得脱，由圣道起无惑种起惑因不成名断过去，未来应生不生名断未来，圣道既生即惑种灭名断现在，当初中后取故句。

摄论师：集想修刹那，能灭诸惑聚。

（误）即言义同小乘，无碍与所断惑种同时俱入过去，名为断惑。

（正）圣生现在，惑入过去，解惑相违，如明破暗。

问：分总之说如何与一运相资、前后相续异耶？

答：大异。众生必变幻，或对治起，或不对治起，非长时

对治起。但起时即断时，不起时即不断时，是为分断，非如一物节节分析之分也。若如有物节节分析，是必至总，然后事毕，则一运相资、前后相续之说也。惑属气分，本无实物，对治亦属功能，本无实物。两幻登场，彼演此歇，彼歇此演。曰断云者，转易之谓，非消灭之谓。是则一日对治起，一日即毗卢，万年皆对治毕竟大牟尼，亦视奋发如何耳，道究何常之有哉。

问：心、意、识三名之差别，因心释意，何不因意释识耶？

答：唯识为此论后广释，此论注意区别大小，六识大小乘同，惟同时意识或有昧者，然亦少分，故所知相，文中举一类师立唯有意之说，因叙唯识第三相异义及之已耳。六识已立，今特不释，非不立也。

问：《大论》境有九地，此论所知依、所知相二分，详略太远，何耶？

答：此论菩萨藏提纲挈领之书，《大论》乃广论种种之籍，故详略悬绝。然义莫外唯识、法相二宗。此论二分，初谈缘起，次谈缘生，缘起缘生摄境已尽，《大论》九地就中别开故耳。又此论承十地而作，故论云，此中教者如《十地经》薄伽梵语，如是三界，皆唯有心。此论既决为唯识宗，所知相中皆属唯识谈。示此方隅为一切唯识宗准。其法相宗，集论八识隶系识善巧中，说如之。

问：入所知为地前加行，其种姓发心何略耶？

答：此分前摄多闻熏习之种姓分，及三种练磨其心之发心分，后摄地上之见道修道分，叙一切位尽，而皆关键于四寻思、四如实智。加行以前四十心，四十心以前之凡心，皆可以相似寻思、相似如实智入手。极至入地而由假入空，缘不能外。虽非寻思，而是现观，特判粗细，所谓以楔出楔者此也。

则此一分之人言，意有攸在，而所摄悉尽，更无有遗矣。

问：论言加行智、后得智皆无分别智，何耶？

答：唯识家以无分别智贯加行、后得，见诸此论。法相家以后得智贯加行根本，见诸《瑜伽》。读《摄论》满眼皆是唯识，赞《集论》满眼皆是法相。

问：既说六度，又说戒定慧三学，何耶？

答：六度、三学本无别异，诠旨有殊，固应别说。施、戒、忍、进为定加行，而以戒摄四度，故独言戒。定为慧加行，而归宿生慧，由加行因得一切智果。唯识家总摄边言，以根本慧度摄后得智度，故恒说六。法相宗别开边言，慧不摄智，故别说十。又大乘所依在六度，六度为发生菩提根本，故《摄论》义不能略，而名仍舍六度取因果言，且趋向唯识而说。又《摄论》对小乘义三学增上，显戒四种殊胜，显定六种差别，显无分别智自性等种种诠表，皆小乘中所无。

问：唯识见道在入地，《摄论》见道在地上，何耶？

答：唯识见道得三身，初地已得三身，至十地乃善清净，是之谓修得三身故。《摄论》六地前有相无相杂行，六地后无相纯行，谓之为修，无相行故。

问：彼果断分独言无住涅槃，与《大论》立有余、无余异。何耶？

答：《大论》广被，涅槃灭共。此论拣小，独说无住。因是以明，断义为转义，何尝有灭义！无始以来尽未来际，初赖耶有为，后无漏有为，涅槃假名，实则不住，安有化城可以息眉。小乘惰逸，佛种是断，况复异彼，侈言无为。

问：有情界周遍，具障而缺因。二种决定转，诸佛无自性。此论立无种姓，何耶？

答：真如不动，不受熏习。智障二法，依于所知，转展对敌。全智大觉，全障阐提，有所知障为小乘种，二障薄有立为

不定。皆是正智有无，不系真如增损。真如所缘，正智能缘，种子习气属能缘边。带彼功能，纵横法界，有漏无漏，奚恤区分。此义详悉具《金光明》，学者详之。

弥勒、无著、世亲相传一脉皆谈本有，护法本有始起并说，胜军始起，驯至基师仍复古义立无种姓，是种种说皆有深密意义，非肆奇异。为引摄一类，及任持所余，由不定种姓，诸佛说一乘，法无我解脱等，故姓不同，得二意乐化，究竟说一乘，斯偈殊可味也。

《藏要》第二辑叙

八经、六律、十三论总：

一、《佛母宝德藏经》

二、《能断金刚经》

三、《华严·十回向品》

四、《涅槃·师子吼品》

五、《无尽意经》

六、《维摩诘经》

七、《长阿含经·第一分》

八、《法句经》

九、《四分戒本》

十、《五分戒本》

十一、《解脱戒经》

十二、《有部戒经》

十三、《僧祇戒本》

十四、《萨婆多部律摄》

十五、《十二门论》

十六、《百论》

十七、《广百论本》

十八、《中观释论》

十九、《宝性论》

二十、《瑜伽·抉择分·五识意地》

二十一、《庄严经论》

二十二、《观所缘缘论释》

二十三、《佛地经论》

二十四、《因明入论》

二十五、《菩提行经》

二十六、《成实论》

二十七、《俱舍论》

《藏要》二辑，举经律论二十七种，仍本一辑主旨继续而营者也。般若道场，闻者记录或广或略，或以长行，或以偈颂。一辑于长行略广，五分中撮其大凡；二辑则举《宝德藏经》三十二品偈颂。读者若先颂后长行，此经犹前喁陀南；若先长行后颂，此经则后喁陀南也。《心经》谈空三昧，是舍利子般若类；《金刚》谈无相三昧，是须菩提般若类也。一辑举《华严》根本为《十地》，二辑举《华严》临入为《十向》，小大、自他、理事，无不资力回向以为转移也。一辑《涅槃》，举《迦叶》法用；二辑《涅槃》，举《师吼》法义，用以示善巧义以示切要也。《般若》以殊特义，说行中因果义；《无尽意经》则以平等义，说行中因果义也。又《般若》、《华严》诸经，以殊特义说境、行、果义；而《维摩诘经》，亦以平等义说境、行、果义也。方便利他，真俗神通，行菩萨行，见十方佛。世俗以之为神奇，大道以之为通途也。《杂含》五诵，深于谈禅；《长含》四分，详于破执。一辑、二辑，都举其初而已。《法句经》者，要偈多存，古经犹聚，诚根据之有由，而小藏之精要欤！上来辑经，大举其六，小举其二，凡八种也。

此方律籍，可称该备，正量未来，而有明了，一辑所举，《十诵》、《善见》而已。二辑则法藏之《四分》、化地之《五分》、饮光之《解脱》、有部之《戒经》、大众之《僧祇》，无不次第举其戒本，而使八家部执，详略异同，比例研求，堪资取舍，则戒学之大营也。复举有部《律摄》，以四句颂摄戒多事，复叙戒文随事分释。文则视广律为简，义则较广律为繁。研戒

之初，莫此为便，又戒学之切要也。上来辑律，凡六种也。

龙树《中论》，大小染净，三科十二支，二取二空，赅摄于四百四十六偈，阐扬空义，汪洋大哉，而无以示入德之门，于是抉择《中论》，约为十二以示之门。初三因缘观空，次三相观空，次二生灭变异观空，后四因果、作者、时、生以观空是也。提婆推演《中论》，作瑜伽行四百颂，未能全来，所来者《百论》十品，罪福、神我、一、异、情、尘、因、果、常、空而已。又《广百论》八品，常、我、时、见、根、边、相、诚，为四百颂之后二百颂而已。然外内之论义，既已详尽，《中论》之法门，亦复增多。谈空之义，至矣极矣！虽然，教诫弟子毋恶取空，当留意也。诠释《中论》，此土唯三。青目既举于前，安慧当续于后，故继于《中观释论》也。《宝性论》者，依《陀罗尼自在王经》，以七金刚句摄一切佛法。《自在王经》与《大涅槃经》，均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菩提功德，利众生业，皆所以见性。三宝一归，但指不同，初无歧异。然所谓一切空者，见性涅槃是也。上来五论，皆龙树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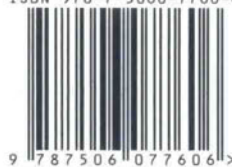
一辑举菩萨行，二辑举菩萨境。五识意地抉择，则唯识了义境也。《庄严》与《菩萨地》诸品，名同而义别，西域不娴不能弘法，盖菩萨行之推广谈，与菩萨地功用无或殊也。《观所缘》，则唯识相分自内而已。此宗谈果，莫详于《佛地论》。四智心品为用，清净法界为体，菩提、涅槃二转依义，体用须明也。一辑《门论》，谈因明原理。二辑《入论》，谈因明作法而已。上来五论，皆无著学也。《菩提行经》者，抉集群经，赞发菩提心，修行六度，回向众生。非龙树所作，而谈空义大破瑜伽，倘亦龙树学欤？小趣大者，《成实》入《般若》之半途，《俱舍》造《瑜伽》之中路。欲探大乘由来，二论诚不可不读也。上来三论，皆系于龙树、无著学也。总论所辑，凡十三也。

要之，此二十七种经律论，约略而谈，经之所的，无非般若、瑜伽法门；论之所趣，无非龙树、无著之学；而律则八家所立，罄无不宜；大道正轨，诚在于斯，老马示途，诚慰饥渴，世有智者，行远升高，其必以是辑作厥权輿欤？

上架建议 佛教文化

淘宝店铺热搜：东方出版社 <http://dfyxcbs.tamil.com>
微博、微信、博客热搜：东方讲堂

ISBN 978-7-5060-7760-6



9 787506 077606 >

(上下册) 定价：160.00元